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九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CU6/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九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九四冊目次

經部·禮類

禮記手說十二卷(存卷一至十)

〔明〕陳鴻恩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四年唐振吾廣慶堂刻本

..... 一

檀弓通二卷

〔明〕徐昭慶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檀弓通考工通合刻本

..... 三五

禮記意評四卷

〔明〕朱泰禎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楊師孔刻本

..... 四五

說禮約十七卷

〔明〕許兆金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天啓七年郎九齡等刻本

..... 六七五

禮記手說十二卷（存卷一

至十）

〔明〕陳鴻恩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四年唐振吾廣

慶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手書

十卷》提要

叙禮記手說

禮記何以孺孤終也曰篇帙繁
也夫以其繁如此重之傳經而
訓詁家更於自傳註推演之且
其得者既無取於相明而其失
者復不足以相正有錢士有
駁棄爲蒙少者其中盡覽諸
家范爲混或進採諸儒大全旁
蒐歷科程墨因直取白文邇
先王創制之原與夫聖賢之言

之者收視近聽以即於心自覺
 隱有會久而敝帚遺也雲
 署間甚偶以課子手錄成
 人有同是業者見之曰是可梓
 付之剞劂

崇祿四年辛未冬日袁國陳鴻
 恩無補以自識男公珩書

禮記手說目錄

卷之一

曲禮上 曲禮下

卷之二

王制 月令

卷之三

文王世子 禮運

卷之四

禮器 郊特牲 內則

卷之五

禮記手說 目錄

玉藻 明堂位 大傳 少儀

卷之六

學記 樂記

卷之七

祭法 祭義 祭統

卷之八

經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坊記

卷之九

表記 緇衣

卷之十

深衣

投壺

儒行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聘義

卷之十一 侯後補刻

檀弓上

檀弓下

卷之十二

曾子問

喪服小記

雜記上

雜記下

喪大記

奔喪

問喪

服問

間傳

三年問

喪服四制

禮記手說卷之一

黃岡無補陳鴻恩著

男琮

公瑩

孫乾清

公珩

珣

健

珽

珪

確

公瑾

惕習

繡谷後學

丁元陳王誥

訂

培甫唐必登梓

曲禮上

黃叔陽曰：冠婚喪祭朝聘射鄉禮之全體也。而其行之則在乎升降抑揚進退周旋。揚棄言動服器之間。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禮記手說卷之一

蓋微文不謹，則全體不行。是以先王教人，每謹于微，而以曲禮為之首篇。

之首篇

曲禮曰毋不節

此約全體于一敬也。記者謂禮之用，委曲多端，然一言蔽之曰毋不敬。蓋人能內省，惺惺不敢幾微淪佚，此即無意為禮，而禮之大本于此焉立矣。是故動而為容，儼然嚴恪，無思而若有思，出而為辭，安閒而不急遽，堅定而不一二，容貌詞氣一敬之符。君子所以與天下精神相攝也。安民之理，寧有外于是哉？為國以禮，而行禮以敬，其要哉之要也。

毋不敬，乃靜存不愧屋漏的工夫，無體之禮也。容貌詞氣皆其要也。

處切勿三句作三事。儼字亦不虛。正神凝氣守模樣安民主理處。凡看禮書不拘何項精粗大小都要會入禮意。

教不可長

節

此見以禮治心也。人心易忽為教。教而長焉。則喪德矣。禮在慎以消之。不可長也。人心易動為欲。欲而從焉。則敗度矣。禮在理以遏之。不可從也。心之疑聚處曰志。人知志之貴滿。而不知志滿之招損也。禮在虛以化之。而不可滿焉。心之望適處曰樂。人知樂之貴極。而不知樂極之必返也。禮在節以持之。而不可極焉。教與欲似屬于失。而有禮則失亦得。志與樂似屬于得。而非禮則得亦失。此治心所以貴有禮也。

禮記正義手說卷之一

教不可忒說壞了。人亦有當教者。如孔子取瑟而歌。孟子隱几而卧。是欲如飲食男女。但不可長與從耳。有若無。實若虛。則志不流。發乎情。歸乎性。則樂不極。

賢者狎而敬之

節

此見以禮制情也。吾人身與物接。未免有情。而一陷于偏。鮮能中節。惟賢者于所狎能敬之。于所畏能愛之。于所愛能知其惡。于所憎能知其善。非不積財也。而能散施。非不安于安也。而能徙義。用情與人同。而中節與人異。非有禮而能如是乎。

用六而字轉語。重看狎非褻狎。乃平居親暱之人。長非畏懼。乃事禮最重之意。安安只作心所便安。與積字例。註隨所安而安下一

隨字便與能遷有碍。又曰安者仁之順。連安安都當莫德非是。二句渾中二句兩知字。末二句兩能字。皆變換互法。亦要體貼。

臨財毋苟得

節

此見以禮應務也。臨財之禮。在毋苟得。臨難之禮。在毋苟免。一朝之狠。不可求勝于人。一物之分。不可求多于己。不如是皆非禮矣。

二臨字要看忽然當前。人之所最易苟者。我無得心。我無免心。自無苟得苟免之事。我無勝心。我無多心。自無求勝求多之私。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此處疑事之禮也。凡人有疑則思問。禮也。若但執已見而不肯問。已見既成。名之曰質。禮可有質乎。即已問于人。既直陳矣。聽人參酌矣。

禮記正義手說卷之一

三

而猶執已見。已見不化。名之曰有。禮在直而勿有也。蓋天下事。本非一人意見所盡。况疑乎。毋質勿有。總還其心之虛。心虛則理明而疑自解矣。

直即問時所直。陳于人者。質在未問之先。有在已直之後。要知執

一曰質。錯綜曰文。執已見而不肯問。人無所用其參伍。是質而不文也。故曰質。有者雖參伍而仍是執一。文之則化而不有矣。

若夫坐如尸立如齋

此坐立之禮也。舉坐立則無斯須去禮可知。

若夫二字即在坐立之外。事之大者看出。不必他承。

禮從宜便從俗。

此見執一之非禮也。禮雖有一定之體，而至于當時，則必從其宜，不從宜，則禮不可行矣。使乃禮之大者，使雖有一定之節，而至于彼國，則必從其俗，不從俗，則使不可通矣。合宜而從俗，此禮之所以妙也，與。

要得註禮常盡變意，禮字指得廣，使乃禮中之一舉，使以明禮，不平。

夫禮者所以 節

此見無物而不在禮也。人之一身，情有所用而隆殺殊施，事有所交而幾微難晰，位有所值而推移靡定，理有所運而得失互乘，欲一以處之難矣。有禮焉，孰為與禮近者？孰為與禮遠者？愈近愈合，愈遠愈分，而情始各得焉。是親疎未定，而禮定之；親疎本定，而禮則所以定之也。孰為真者宜存？孰為似者宜去？真不交似，似不亂真，而事始截然焉。是嫌疑未決，而禮決之；嫌疑本決，而禮則所以決之也。孰為本同？孰為本異？今同中有異，異中有異，而禮正所以別之矣。孰為得理者是？孰為失理者非？是有非，非中有是，而禮正所以明之矣。禮之用，其廣大而精微如此，人何可無禮也。

禮記主意手說 卷之一

四

親疎以情，言嫌疑以事，言同異以人，言是非以理，言。

禮不妄說人 二節

此見禮之貴中也。說人有禮，情義真藹者是。妄則流于誚修詞有禮，理意條達者是。費則傷于支。

說字無妨禁在妄字

事上有禮，不至僭而踰節，接下有禮，不至陵而侵侮，待同等有禮，不至怠敬而好狎。凡此皆禮之禁也。知其禁，乃能善其動矣。

修身踐言 節

此見禮有實修也。學者但知求禮于禮之文，而不知求禮于禮之質。言行君子之大端也。而行尤要焉。能修身以踐其言，則言非徒言，言之善行矣。行修而言踐，是乃禮之質也。若夫品節度數，特禮之文耳。有質而文之不難，無質而文亦何取？甚矣善行之要也。

工夫全在首句行修言道過脉語，道即踐字，不必添合于道。

禮聞取於人 節

禮記主意手說 卷之一

五

此見禮在自守也。君子之于天下，達則以行道為心，然正己而後能止天下，枉己未有能直人。故禮聞取于人，不聞取于人。窮則以傳道為貴，然師嚴而後道尊，道尊而後民知敬學，故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明于禮，用行含藏，決無枉道徇人之事矣。

新義分兩項甚妙，舊總作師道說者複。

道德仁義 八節

各節禮字都要在心上看得一樣，有就題作八樣看者，非也。蓋一也推之雖有七者，合之只是一箇恭敬。敬節退讓，恭之見為恭敬，傳節退讓，而要之不外一心。能以是心體是禮，則渾身皆恭敬。所周流觸處皆節文之顯設，安往而不宜哉。

此見禮爲家室之紀也以言乎修己知道德仁義諸善皆以禮而成
益禮以敬爲本非敬則諸善不聚即有偶合不可言成矣

新義人心惟主敬則在物理上所以收斂這段清明之氣而不使
之外逆防閑那段昏濁之物而不使之內侵舊說四者虛而禮實
四者漸造而禮徹始終非禮則齋莊輟而檢束踈安肆偷而精神
渙始不知從人之門終亦難底于成熟之地矣

以言乎治人如正民俗者或教之以身訓之以言然所以通其教訓
者禮也非禮則制度品節必有闕略而不備者矣

剖民情者或分其爭事或辨其訟言然所以致其分辨者禮也非禮
則是非曲直必有疑似而不決者矣

禮記集說卷之一

君臣上下主于義父子兄弟主于恩非禮則恩義混淆故不定

自上下而推之凡以義屬者統于君臣自兄弟而推之凡以恩屬
者統于父子非禮則無以統其宗而協于類

官事師以講求政事學事師以講求義理非禮則師道不尊故不親
師弟之間必相親而後能傳道必相敬而後能相親非禮則誠敬
不至情意不流故不親不親何貴于事師矣

班朝廷上之位治軍旅左右之局蒞職守之官行政教之法四者
皆以威嚴而行非禮則心自慢易不威不嚴人必玩之而不行矣
新義云毋論不威不嚴卽威嚴矣貌不敢犯而非心不敢犯遂不
敢違而非心不敢違亦謂之行也

禮以求爲意祠以文爲主祭以養爲事祀以安爲道凡以供給鬼神
四者必以誠莊而格非禮則心自虛僞不誠不莊神必吐之而不享
矣

以上諸禮分之雖有七者合之只是一心是以君子有見于此恭養
焉而心常端肅樽節焉而心常收斂退讓焉而心常謙抑如是卽心
卽禮世人所求之節文而不足者君子惺之于一心而有餘所謂
至序之宗而會同節之妙也何明如之矣

舊程起語事之治忽係諸禮禮之晦明存乎人

鸛鳴能言 二節

此以禮立人道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不以其言以其心試觀禽獸亦
有能言者人無禮不亦言人而心禽獸乎禽獸無禮聚處人無禮亦
何所不至矣

鸛鳴能言 卷之一

七

鸛鳴鳥之慧者鹿蜀嶺南皆有之猩猩人面豕身出交趾封豨
處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鸛鳴不曰獸而
曰猩猩曰禽也禽獸之心心字可味論禮須要在心體上融會不
徒在節文間也

是故聖人作而在位憫人之淪于禽獸乃制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
禮正使人以有心知自別于禽獸也此人道所由以立也

使人以有禮有字重看固有也定有也有許大體驗之功在

○○○太上貴德

節

此見禮之為德。因也。人知禮至三王而備。而不知太上之時。人皆以德相先。是德即太上之禮也。其次風氣漸開。人皆務為施報。而三王制禮。乃因人情尚往來焉。是禮即三王之德也。是故往而不來。則往有德。而來無德。非禮也。來而不往。則來有德。而往無德。亦非禮也。尚禮之意如此。太上貴德而不必立禮之名。三王尚禮而乃以妙德之用。皆時為之。可謂禮自三王始哉。

禮與天地終始。太上貴德。特渾人我施受之迹耳。可謂非禮乎。其次務施報以人情言。禮尚往來。方是為禮。以教人也。說者謂民為日增。恐不然。德失而後有禮。出滅禮家。非禮經之旨。

人有禮則安 三節

禮記主志手說卷之一

此見無人而不在禮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有禮則循理而身安。無禮則從欲而身危。禮為安危所係如此。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所以去危而即安也。

安危以身言。禮以心言。照下好字。

且夫禮者非他。自卑而尊人。是是心也。恭敬退讓。人皆有之。雖微如負販。未嘗無也。而况富貴乎。

必有尊尊字。即自卑尊人之禮。是禮也。人人有之。人人可學也。

特人不知好耳。富貴而知好禮。內得而外不能為之失。則不驕不。貧賤而知好禮。內重而外不能為之輕。則志不攝怯。凡此皆安道也。反是則危矣。

二知字。好字。要有好。正學之深處。新義不驕不淫。自不至高亢。肆取取禍。不攝。自不至放溢。為非以取禍。覺多一轉。不必。

人生十年曰幼 節

新義云。一生事業。以幼學為本。蒙養基聖功也。以後及時有為。固年知止。俱是學中事。

此先王四年。顧名之禮也。人生十年曰幼。血氣方生也。此時始學。養端矣。二十曰弱。血氣未定也。趨向善惡。判于此。故責以成人之道。而冠焉。三十曰壯。血氣既定也。始有妻室。責以帥人之知。望以理陽之事焉。四十曰強。血氣強盛。道明德立之時。故可出而仕。為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五十曰艾。髮蒼白如艾也。仕至此。更歷世故。諸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九

練人情。道愈明。德愈成。故服官政。為大夫以長人。與開邦國之大。也。六十曰耆。稽久之稱。有指意之使。無服役之勞。優之也。七十曰老。血氣既衰也。時則傳子。不勞以國事。并不勞以家事也。八十九曰耄。謂昏忘也。七年曰悼。謂憐愛也。耄者老而知已衰。悼者幼而知未及。雖或有罪。非其故也。故皆不加刑。人壽以百年為期。故曰期。飲食居處動作。無不待養。故曰頤。蓋人之生也。受天地之塞。以為體。則貴有全歸之心。故先王每十年而異其名。使知盛衰之候。以定其血氣。稟天地之帥。以為性。則富有克肖之道。故先王每十年而異其。知修為之方。以定其志氣。且使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辱。強者。無投閒之嗟。少與老者。無

用之弊。人皆修德。天下治。安有由然哉。

補註。學則思立。冠則思成人之道。有室則思才知。帥人仕則思。事。政則思任重。指使則思執衆。齊物不言而喻之方。傳則思。之善。老則思昏忘之戒。

大夫七十而致事

五節

此記大夫處老之禮也。大夫七十而致事。還其職事于君。所以示知止也。

新義。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天之道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之幾也。

其待謝者。無論矣。若不得謝。是人君留賢也。豈可不待以殊禮乎。則

禮記手說

卷之一

十

必賜之几。倚之杖。使自安適。

行役而在外。則隨以婦人。欲其雖在外。而如在內。遠而邇。四方則乘安車。欲其雖任勞而不失逸。皆殊禮也。

行役在境之內。如省耕省斂。是四方在境之外。如聘問。隣國是

寵盛居功。臣道所戒。老臣何以自處哉。自稱于他國曰。老夫。明其老而爲君用。謙也。于本國則稱名。并不敢以老自優。又謙也。

其有越國而來問焉者。老臣必告之以本國之典制。蓋老成論事。不爲無稽。而文獻有徵。使彼易信。既足昭本國之法。守又不欺天下之

紛更。此言之所以重。而德之所以隆也。合而觀之。眷留優待。在君爲使臣以禮。始終全節。在臣爲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愈久而情愈

篤古治之盛如此。

來問。必是關係典禮的事。彼國疑似未明。煩贅未一者。老成不爲浮游之語。必告之以其制。且聽彼決擇。不自定擬。皆篤見也。

謀于長者

節

此事長之禮也。就謀于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示服役也。長者問其謀。必辭讓而後對。執謙虛也。蓋平交之禮。有謀則就。不必執役。有問則對。不必辭讓。惟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可不知哉。

凡爲人子之禮

節

此事親之禮也。凡爲人子之禮。冬則溫以禦其寒。夏則清以致其涼。此一歲之禮也。昏喪則定其祔席。晨興則省其安否。此一日之禮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一

十一

不特此也。即在羣衆儕輩之中。一于退讓而不爭。凡恐貽親之憂也。何莫而非事親之禮也哉。

養體養志。不可分屬。

○夫爲人子者

節

此見孝之理大也。夫爲人子者。受君之命。至于三賜。而猶不及車馬。不敢並于親。則孝可知矣。孝篤于衷。則行孚于衆。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從其素行之符。得名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孝之厚者。必不。從其恩愛之推。得名也。僚友稱其弟也。孝之順者。必不悖。從其退讓之序。得名也。執友稱其仁也。孝之純者。必不濇。從其輔益之胞。得名也。交遊稱其信也。孝之定者。必不浮。從其往來之真切。處得名也。

也總之所謂醜夷不爭之孝也世之以一節名孝者陋矣

三賜不及車馬舉一大節以見孝非卽以是爲孝也纂註周禮二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爵受服則已有車馬而備尊貴之體今至三命猶不及車馬乃自卑以尊親也與陳註小異

見父之執

節

此錫類之孝也見父同志之友一切進退對問之節皆惜命而不敢專非徒敬父執也進退不敢專一舉足不忘親也對問不敢專一出言不忘親也此所以爲孝子之行也

夫爲人子者出

二節

此爲子之禮也夫爲人子者出必告違欲親知其往反必告歸意皆

禮記手記

卷之一

十一

親之面所遊必有常不易其告往之方所習必有定不易其承命之業

平常言語之間不敢自稱老蓋自稱老則父母爲過于老矣皆所以曲安親心禮也

年長以倍

二節

此事長之禮也年長以倍則父事之隨行可知矣十年以長則兄事之隨行可知矣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友事亦可知矣

父事兄事說得廣卽肩隨亦借以明友事耳禮之小者其寓意實大二節之旨非專爲行坐也

羣居一席容四人長者居席端若五人則長者一人必異席所以

長也

羣居講論之會有禮則敬業而樂羣

爲人子者居不

五節

此人子之禮也爲人子者居不主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四者皆不敢自擬于親也

與與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尊者所由

遇有食饗則當順親之心而不敢拘己之限

如曾子之養問有餘必曰有是緊限量也管子金鼓滿則人概之入滿則天概之緊同

遇有祭祀則雖取子之行而不敢爲尸之尊

禮記手記

卷之一

十二

雖不于有聲于無聲視不于有形于無形蓋志意相通形聲無聞也孝之至者通乎性命與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同新義孝子嚮指而心動亦無聲無形之一證也無字作未字看較差

不登高恐其墜不臨深恐其陷不苟嘗爲其近于說不苟笑爲其近于誚不但此也服闋雖未至如嘗笑之苟而嫌疑不避非所以保護登危雖未至于高深之甚而險絕可畏非所以安身孝子不服闋不登危正懼虧形損性辱及其親也此人子所當戒也

服闋只如納履整冠事淺看註總不必泥

父母存

節

此人子二大戒也髮膚以上皆親之體高者雖死是有忌親之心

果結。皆親之財。卑者重財是有離親之心。

為人子者父母存

二節

新說。純如字。謂純全而無間也。與註。準字不同。備之註。準。也。飾深木領緣也。

此人子衣冠之禮也。父母存。禮當盡。故衣冠不純素。不子當室。禮當致思。故衣冠不純素。

幼子常視

三節

此蒙養貴端也。子之幼也。常示之以不可欺誑。所以習其誠。

童子不衣裘裳。蓋裘之溫。非所宜。裳之飾。非所便。欲其強而質也。立必正所向之方。恐其偏也。不傾聽。習其直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一

古

長者有時與之提携而行。則童子兩手奉長者之手。所以承長者之意敬也。童子或在長者左。傍如負長者之劍。而長者傾首就其口旁。詔語之。則童子掩口而對。不敢使氣觸長者。亦敬也。

信說負劍二字。二義。謂童子負長者長者帶童子如帶劍。固非新

義。謂長子負童子于背。即如負劍。而以史記王負劍為証。亦未是。蓋史記負劍。遂負以擊。非負于背也。古人帶劍在左。童子。在長者左。傍帶劍之處。即如負劍。庶幾得之。

從于先生

節

此事師之禮也。從于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不敢分其教也。此禮行之禮也。遭先生于道。恐有教令。則趨而進。正立拱手以俟之。先生

之言則對。承其命也不與之言則趨而退。承其意也。此道中相遇之禮也。

年德俱高謂之先生

從長者而上丘陵

節

此從長登高之禮也。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向長者所視。恐有問可仰。所見以對也。城高人所屬目。有所指。則惑見者有所呼。則駭聞者。故登者兩禁之禮也。

新義登城二句推開說。不但從長者下。

將適合

四節

此為客之禮也。將適主人之舍。誠不能無所求。然執平日之須。而堅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五

欲得之。則非為客之義。故求毋固焉。此假館之禮也。

將上主人之堂。聲必揚者。使內人知之也。若戶外有二屨。則并戶內長者之屨為三矣。三人而所言聞于外。則可入。若言不聞于外。必是密謀。則不入也。此升堂之禮也。

此節合下至視瞻毋回。皆嫌于干人之私也。禮客脫屨戶外。惟長者一人脫屨戶內。大全范氏曰。其事雖小。最禮之要。推而廣之。有正心誠意之道焉。使心術不正者處之。必將潛聲于升堂。直前而入戶。違瞻迴顧。為睚眦伺伺之態。則其人之薄德可知矣。夫大抵以制形為用。以制心為本。一念不正。發于方寸者甚微。而形于外錯者不可掩。流于放僻邪侈而不自知。故升堂入戶。日用之禮。而

君子致嚴如此以心之邪正係焉。

將由堂而入戶視必下不舉目以遠視入戶之時兩手當心如奉魚然雖有視瞻而不為回轉皆嫌于干私也至于戶之開闔皆如前不違主人之意也但恐有後入者故雖闔而勿遂焉此入戶之禮也母踐長者之屨母踵他人之席掘水以示便趨隅以示謙此即席之禮也既坐定又當謹于應對一唯一諾敢有愆德也哉

新義趨隅者坐于席角不敢中席也舊說由席角升坐乃是踏席矣

大夫士出入 節

此敬君之禮也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避君也不踐闕致恪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一

十六

大門兩旁之木為棖中間兩扉相合處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曰闕君出入皆由左此出入只是自行註臣從君賓敵主皆無闕新義堂簾之間與君相近君門在外入時與君尚遠出時與君漸遠因其遠而有肆心由左踐闕拜上之漸也可不慎哉大全戴氏曰君門雖遠有君在焉臣子安得而不敬出入君門如見其君以習其恭敬卑下之意推此也其敢喧譁于殿陛之間乎

凡與客入者 三節

大全戴氏曰禮宰制萬物役使羣動其端則起于辭讓之心而已觀大賓大客之禮送迎登降一先一後一左一右為主入者極其恭敬不敢慢之心為客者不勝其愧縮不敢當之意周旋揖讓

避不遑使人起敬起慕于此乎可以觀禮樂豈有忿戾不平之憂也哉

此客主交盡之禮也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于客敬客也客至于內殿之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使入而客遂入焉此入門之禮也

新義凡者通貴賤而言每門謂自大門至寢門也天子五門諸侯三大夫二士庶一寢門最內門也禮有三辭初禮辭再固辭三終辭肅客而入客入也不可以而入只作主人入首入字即延進之謂與下文入字不同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入右所以趨就東階入左所以趨就西

禮記手說

卷之一

十七

階此常禮也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不敢當客禮也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承主人之意也此就階之禮也主人與客讓登主人以階級不平非入門時平地之比故先登以導而客從之其階之級則兩足前後相合步步相繼而上不躡等也上于東階則先右足上于西階則先左足禮以相向為敬也此登階之禮也

新義先登作導非謂降等者大全張氏曰拾級聚足等但敬事耳至如此非着意安排可到

帷薄之外 節

此步趨之禮也禮以趨為敬然亦有不趨者帷薄之外無人不必要

也堂上地迫不可趨也執玉器者不敢趨也堂上不趨故足跡相連
堂下可趨故布展其武室中地又迫不但不趨且手容不翔皆敬也
趨翔皆致敬之容不趨不翔亦有時而簡步武有一定之則接
布武亦有時而異

並坐不橫肱 節

此並坐相授之禮也與人並坐則不橫肱為妨並坐者以物授人之
立者則不跪以物授人之坐者則不立皆為不便于受者禮也

凡為長者糞 節

此糞掃之禮也凡為長者糞之禮初往時必加帚于箕上則兩手舉
箕無惰慢之容矣及掃時一手舉帚一手以衣袂掩掃帚前且掃且

禮記手說 卷之一

還而退不使其塵及長者其敬也以箕自向而提取其糞不敢以箕
向長者皆敬也

拘鉤同障也扱音吸斂取也

奉席如橋 七節

此主賓即席之禮也賓至主人布席則弟子奉席如橋之高如橋之
平奉席之儀也

其請設席也弟子問尊者面鄉何方若卧席則問足鄉何方矣此席
之禮也

設賓主席入衽趾一句因弟子請席及之不平坐為陽面亦
為陰足亦陰故所請不同

帝鄉既定如南鄉北鄉之席則以西方為上尊者在西以次而東
鄉西鄉之席則以南方為上尊者在南以次而北此布席之禮也

東向南向之席皆尚右西向北向之席皆尚左者蓋東南為陽西
北為陰向在陽則坐在陰陰道尚右向在陰則坐在陽陽道尚左
也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上西所以滿實主之心溫厚之氣盛于
南上南所以厚賓主之交陰始而陽盛者陽可過陰不可過也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講說之席兩席相對中間相去可容一丈使其
地寬足以揖遜周旋而不至于迫其分嚴足以致敬肅禮而不至于
玩非若飲食徒欲便于斟酌以為歡此亦布席之禮也
席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遠近間三席是函丈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主人敬客跪而正席客不敢當則跪撫席而辭以荅之客敬主人
重席主人欲伸敬則固辭以荅之客踐席將坐主人乃坐主人坐在
客後禮也

坐定主人不問客不便先舉主人問在客先亦禮也

主人以客自外來必非無事故當先有所問而客乃可舉舉其
非徒對其問也

方其即席也詳緩謹飭使容端嚴而無懈作兩手握衣齊大袖尺而
防跌踵及其既坐也整疊前衽無有掄開敏勝安靜毋使驟動其
主自致其敬禮也

先生畫象 節

此敬師之禮也。弟子將行若遇先生。耆策琴瑟之物當已之前則避而遷移之。戒慎不得踰越。所以廣敬也。

專策先生所誦讀者。琴瑟先生所操弄者。遇物且然。況于人乎。

虛坐盡後

二節

此敬長前盡之禮也。古者席地而俎豆在其前。虛坐盡後。謙也。食坐盡前。惡汙席也。坐必安。不宜動搖。執爾顙。不宜變異。長者有言不他及。少者不可更舉。錯雜長者之言。禮也。

正爾一身之容。恭聽長者之言。若自己有言。毋望取他人之說。爲已說而勸說。毋聞人之言而附和之。而雷同。必法則古昔之所行。而稱先王之人以寔之事。必有徵。語皆心得。乃可爲請益耳。

禮記手說

卷之一

子

凡就正長者。必其中先有所得。而未敢自信也。踴躍登由中之寶。附和。非獨得之見。華而不實。辨而好勝。最少年大戒。必字正與二。毋字相應。古昔。卽先王之時。先王卽古昔之人。如論道德。稱堯舜。論征伐。稱湯武。是。

侍坐于先生

二節

此侍先生之禮也。侍坐于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未終不敢先。既終不敢後也。

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參雜尊者之言。只是終字意。則字亦參聽之。審則對之速也。

請業求當習之事。則起以致敬。請益再問未盡之蘊。則亦起以致敬。

新義起雖是致敬然精神悚惕意氣鼓舞于所請有領悟處全在于起也。

父召無諾

節

此明事師如父也。唯與諾皆應之聲也。而諾之應緩。唯之應速。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生我者恩。成我者道。其敬同也。

侍坐于所尊

五節

此侍尊者之禮也。侍坐于所尊敬。無餘席。審應對也。見同等不起。不爲私敬也。

所尊敬兼有爵有德有齒之人。無餘席。謂已之席與尊者之席相近。則坐于其端。不使有空餘處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主

然亦有起者。燭至起。以時之變也。食至起。以禮之行也。上客起。以其非同等也。

燭不見所餘之殘本。恐客欲辭行也。

尊客之前不叱狗。不以至賤駭尊者之聽也。

常讓食之時。則不吐。嫌于似鄙惡主人之饌也。

侍坐于君子

三節

此侍君子之禮也。侍坐于君子。本以請益。然遇君子有倦容。或氣乏而欠。或體疲而伸。候杖似欲舉之而起。候屨似欲着之而行。視日暮莫有嚮晦宴息之意。諸如此類。侍坐者請出矣。不取煩瀆。所以體其安也。

侍坐于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問對其常也。更端則起。因事有所變而起敬也。

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必執事之欲密者。則左右屏而待。既不敢干其私。且防君子之召也。

居左則屏于左。居右則屏于右。

毋側聽

四節

大全游氏曰。大率人之所患。在乎徇其意之所安。而不由于正。君子持身。未論其他。獨于此自克焉。則思過半矣。世之妄者曰。君子學以致道。吾惟道之知。其他皆末節也。不知此聖人之所甚忌。視聽游行坐立。卧起衣冠之際。有不防焉。而傾邪放縱。惰惰倨慢。輕

禮記手鏡

卷之一

五

易五者之病。乘之。故夫禮者。內以正人之心。而外以正其形者也。新義曰。側聽。曰淫視。此傾邪者也。曰怠荒。曰立而跛。曰冠而免。而袒暑而褰裳。此偷惰者也。曰傲應。曰斂髮而髻。此輕易者也。曰遊而倨。曰坐而箕。曰寢而伏。此放縱倨惰者也。此五者。皆禮之禁也。

此見禮以制身也。毋側聽。而聽必恭。毋傲應。而聲必平。毋淫視。而動邪盼。毋怠荒。而容止緘錄。

遊毋倨。而舉步端謹。立毋跛。而兩足整齊。坐毋展其足。而如箕。髮毋伏其體。而如尸。

斂髮而以纓緇之。毋使垂如髦。古人重髮類如此。

冠毋免而露頂。勞毋袒而露臂。暑毋褰裳而露體。皆敬也。

○新義免與袒對。所謂岸幘露頂。是註喪有喪冠。吉有吉冠。非當免不免。人非至愚。豈有吉而冠喪冠者。

侍坐于長者

三節

新義腰之為物。甚微而解。腰取屨。事亦甚小。古人致謹如此。敬長之心。誠一舉足而不敢忘矣。孝弟之風。安得不行于天下哉。

此舉屨之禮也。侍坐于長者。屨不上于堂。避長者也。解屨不敢當階。懼瀆也。

或有事暫退。而長者不送。則就屨階側。跪而舉之。又必屏退于側而看之。不令長者見也。

禮記手鏡

卷之一

五

先已解置階側矣。又曰。屏于側者。階側之側也。

至禮畢。退去為長者所送。則當面向長者而着屨。恐背尊也。將屨之時。就階側跪取。稍移近前。欲其着也。方屨之時。則不跪。但俯身而納之。取其便也。

跪還俯納。正向長者而屨也。跪則足向後。不便于着。

離坐離立

節

此謹微之禮也。人有離而坐者。有離而立者。俱毋得往參。而三其坐。三其立焉。豈但不往參。離立者不得出其中間而行。恐亂人序。非敬也。

兩相離為離。三相成為參。

男女不雜坐 十二節

此男女遠嫌正始之禮也。男女不雜坐，男在堂，女在房也。不同櫛，櫛以置衣服，不同中以浣濯，櫛以理髮，不親授，奠而後取，皆所以遠私褻之嫌也。

註櫛，櫛皆置衣服之具。

嫂叔不通問，無問遺之往來，遠嫌也。諸母不使漱裳，敬父之道，亦遠別也。

諸母，父妾之有子者，漱浣也，裳，賤服。

外言不入于梱，男不言內也。內言不出于梱，女不言外也。

外言如天地四方之事，男子所當言者；內言如絲麻中饋之事，女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主

子所當言者，不入不出，是不相干涉侵越之意，非謂傳聞也。兩

出題重男子身上。

女子許嫁，已繫纓矣，于是處于梱內之別室，自非有大故，男子不入其門。

許嫁繫纓，示有所繫屬也。

姑父之姊妹也，姊妹已之姊妹也，女子子之姊妹也，若已嫁而

其兄弟皆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遠同等之嫌也。

父子不同席，尊卑之等異也。

新義承上女子子言，不惟兄弟不與同席，即父子亦不與同席。

若男子則不必言矣。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婚禮納采而後問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納吉而後納徵。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先王重其禮，故明而尊者莫如君，書日月以告之，幽而嚴者莫如鬼神，致齋戒以告之，近而親者莫如鄉黨僚友，爲酒食以召之，若此者，所以厚其有別之禮，而不嫌于太重，不妨于過慎也。

此主有位者言，厚其別其字，指昏禮與厚別不同，註慎重男女之倫是。

取妻不取同姓，附遠厚別也。

故買妾于賤者，世無繫本，不知其姓，則必卜之。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主

故字承上，正見同姓之必不可也。

寡婦之子，非有才德著見焉，則弗與爲友，蓋必有好德之實，乃可以遠好色之嫌也。

取妻不賀，然有遺問之禮，則以爲賀，其詞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蓋爲有酒食之召，則佐其供具之費，而非賀也，故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貧者不以節

此見大禮貴因也，禮不責人之所不能備，故貧者不以貨財爲禮，禮不強人之所不能行，故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蓋禮者敬而已矣，心苟在敬，財力不足，非禮之咎也，若語貧者曰：無財不可以爲悅，語老者

曰非強有力不足以行禮則不知禮矣

黃汗行潦可薦于鬼神。菹菜魚苴不以饗薄廢禮。此不以貨財者也。五十杖于家。至一坐再至此。不以筋力者也。

名子者 節

此父子之禮也。名者人之稱也。以國則慢君。以日月則慢天。以隱微則慢身。以山川則慢神。皆非所以敬敬。故名子者謹之。

男女異長 四節

此稱名稱字之禮也。男女異長。各為伯仲。不別也。

男子二十冠而字。不稱其名。敬成人也。

然亦有當稱名者。子在父前。凡在家者。無長幼皆名。而不稱伯仲。尊父也。臣在君前。凡在朝者。無貴賤皆名。而不稱爵位。尊君也。

禮記

卷之一

五

家無二長。國無二上。見尊其敬。而不敢致其私意。註引春秋鄭駁之。戰樂書欲載首疾。其子鍼曰。書退。此君前臣名。雖父亦名也。

女子十五許嫁。則笄而字。亦以其成人也。

凡進食之禮 十四節

此詳飲食之禮也。凡進食之禮。左般右肅。分剛柔也。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分燥濕也。膾炙異饌。故在微載之外。醢醬食之主。故在微載之內。葱蒜加豆。故處席末。酒漿從右。便于酌也。以脯脩置者。一器之中。左胸右末。以食脯脩者。先末。便于食也。此主人進食之禮也。肉帶骨曰胾。純肉切曰臠。臠而切之曰膾。火灼曰炙。薄析曰脯。搗

而施薑桂曰臠脩。葱蒜漬類胸中屈也。

客若降等。不敢當客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致辭于主人。主人亦起。而致辭于客。客乃復就坐。此降等客之禮也。

食者主人所供。客不敢先祭。必待主人導之。而後祭。祭食。但祭其所先進者。若般則順其先後之序。而徧祭之。此祭食之禮也。

古人飲食。每品皆少許。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祭酒于地。祭食于豆間。有板盛之。卒食徹去。祭食祭般。疑間分兩項。極是。蓋食只一物。後進者可不祭。般則牛羊豕醢。各一其物。是不可不徧祭也。

新義從之。舊註勿泥。

禮食三食。而以飯為加。三飯竟。主人延客食。然後徧食。般客不敢

先食也。

禮記

卷之一

食必主導。非謂降等。辯徧同。

若主人未辦。客不先虎口。此皆客食之禮也。

食竟。而以飲滂口。用漿曰漱。以清潔為義。用酒曰醑。醑訓演。演安其氣也。

侍食于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凡以稱禮之施而已。此侍食之禮也。

簞註侍長者而為客。非自為客也。故雖少。無執食與辭之禮。但稱主人之施而答之耳。

共食而厭。飲為飽。非讓也。故不飽。共飯而手有汗澤。人將惡之。故不

澤手此共食之禮也

食非一品飯則一也故不同

毋搏飯惡取多也毋放飯食有節也毋流歎飲有節也

取飯作搏則易得多放飯大飯也流歎長歎如水之流而不止也

毋啗食惡氣之怒也毋齧骨嫌聲之聞也毋反魚肉為已歷口人所

穢也毋投于狗骨不收賤主人之物也毋固復嫌食食也

啗食謂當食而叱啗反魚肉謂以所餘反于器固復謂必欲取之

也

毋揚飯嫌欲食之急也飯黍毋以箸貫七之便也

揚飯謂以手散其熱氣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主人

毋嚙羹毋絮羹毋刺齒毋飲醢羹羹刺齒皆為失容絮羹飲羹未嘗

失容而亦禁之何哉蓋客之絮羹為其和之缺也則主人以不能烹

飪為詞客之飲醢為其味之淡也則主人以貧窶乏味為辭夫既致

主人報焉致辭則客之心何安哉此所以不可也

羹有某宜用挾不宜以口嚙取食之絮就器中調和也刺齒以物

刺於齒也飲醢以醢為飲也醢性宜鹹淡則可飲後四句釋毋絮

羹毋飲醢之故

濡肉齒決以齒斷之乾肉不齒決以手治之炙宜細齧嚼之是食食

也故毋嚼炙此凡食之禮也

濡肉飯藏之類乾肉脯脩之類一舉併食曰嚼

卒食客自前跪徹飲齊以授相者蓋以飯齊主人親饋故欲親徹以

客之主人興辭于客然後客坐此亦降等客之禮也

敵者不親徹跪而徹者古人席地跪乃可徹也

待飲于長者酒進不敢直受則起而拜受于尊所長者辭少者乃反

席而飲又非連飲也必待長者之酌而後飲若長者舉未酌則少者

不敢飲此待飲之禮也

酒進不敢直受故禮有拜受酒受不敢直飲故禮有待酬飲盡罷

曰酬

長者賜 節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主人

此敬長之禮也辭而後受平交之禮若長者賜則少者賜者不敢辭

以不辭為敬也

賜果于君前 二節

新義一是不敢棄君惠一是不敢褻君惠核尚懷之而吾事君之

物有不懷之者乎器尚不污而吾事君之衷有不潔白者乎看來

兩節俱有上下泰交君仁臣敬的意

此敬君之禮也賜果于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不敢棄去敬君賜也

御食于君君賜之餘若陶器木器之可洗滌者固即食之矣其餘如

荏竹之器不可洗滌者則傳寫于他器而食之不欲口澤之漬敬也

御即待也

此祭不欲褻也。人君有賜，人臣莫祭，禮也。然或助祭而得所餽，歸則不以之祭。其先非但祭先，雖父之尊，不以祭子。夫之尊，不與祭妻。以餽餘之物，褻也。

看來後註作每食必祭之祭，甚是。謂每食必祭，而亦有不祭者。則食人之餘及子進饌，下父妻進饌于夫，是益敬主人之饌，故祭而食。食人之餘而祭，則祭施于卑者，則非尊者之道，故也。

御同于長者 節

此不辭之禮也。禮以辭為敬，而亦有不辭者。則御同于長及偶坐者，是益御同長者，則辭饌之多，本為長者設。故雖二不辭，偶坐者，此席原非為已設，故亦不辭也。執辭之常，則非禮矣。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三

偶坐者，固有賓而已，亦配偶于坐也。

羹之有菜 節

此食羹之禮也。挾箸也。無菜，則直飲之。

為天子削瓜 節

大舍戴氏曰：一瓜之微，橫斷中裂，何與尊卑？而聖人拳拳若此。天下之事，微之不敢忽，所以為大之必謹也。由此推之，庶人共有食侯食者乎？臣下其有作威福而玉食者乎？

此食瓜之禮也。為天子削瓜者，削之，先刊皮，次四拆，又橫斷，而中以細締覆之，而進。禮獨隆也。為國君者，華之一刊皮，即中破，而橫斷，不四拆矣。且中以粗締，非締比也。為大夫累之，不中覆矣。士羹之，但上

其羹，不刊皮，乘席人斂之，又不橫斷矣。惟半破下達，因分而異其制如此。

但用即然，非必公庭禮會一時差等也。註謂斷辟，華半破也。累保也。豈花處斂，蓄也。大夫以上曰為者，有司為之。士庶人不曰為者，自為也。

父母有疾 節

此親疾之禮也。冠者不櫛，不為飾也。行不翔，不為容也。言不惰，不及他事也。琴瑟不御，無樂故也。雖食肉，不至厭飫，而口味變，雖飲酒，不至醺酣，而顏色變，笑不至甚，而矧怒不至甚，而胃皆有憂故也。疾止乃復故，與親俱慶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三

齒本曰矧，新義此為中人立制也。文王行不能正履，不但不能矧齒，已色憂，不但言不惰，不笑，不置而已。武王視文王一飯再飯，不以不變味貌而已。

有憂者 節

此變坐之禮也。

註有二說：側者，席之偏坐，其偏變于正席也。專席者，不與人同坐也可從。

水潦降 八節

下于上曰獻，上于下曰賜。敵者曰道，此詳獻上之禮也。水潦降，不獻魚鱉。

註水涸魚鱉易得不足貴故不獻。纂註水潦降時魚鱉方衆故不取以獻。

獻鳥者佛其首以獻。恐喙傷人。若首鳥者則勿佛以獻。以其馴狎也。佛帶同。振轉其首也。

獻車馬者但執策以獻。以車馬不上堂也。

策馬杖。綬上車之繩。

獻甲者執冑以獻。蓋甲冑一事而甲大冑小。小者易舉也。獻杖者執末以獻。蓋杖末拄地不淨。故以目向也。

獻民虜者。操右袂以獻。防其異心也。

民虜征伐之俘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三

獻栗者執右契以獻。數多可儲。合符而取也。獻米者操量鼓以獻。數少易運量之爲便也。

右契者。兩書一札。右者獻之爲尊。左者存之待取。鼓。量器名。

獻熟食者操醬齊以獻。以其爲食主也。

獻田宅者操書致以獻。詳書其多寡之數。而致之一覽爲便也。

凡遣人弓者

十四節

此詳問遣之禮也。凡遣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取其勢之順也。主人在左。故客右手執簫。左手承弣以授之。客主尊卑相等。授受辭折各以垂。覲爲節。若主人先拜。則弓尚在客手。不能答。而第逡巡還延以避主人之拜。此客授弓之儀也。

弓之體角內而筋外。簫稍也。弣中央把處也。新義物有重于弓者。皆不着其儀。獨此必謹焉者。蓋射以觀德。而弓者觀德之具也。于授受不謹。則異時執弓挾矢。支左屈右。必有失其儀者矣。此聖人所深慮也。

主人自受。不使人受也。由客之左以右讓客也。客方承弣。不能容手。主先以左手接客之下而承其弣。此時主客並立而俱向南。既承弣。然後以右手執簫而受之。此主人受弓之儀也。

分明是接下承弣。然後受中。棟卿與客並一句耳。須善體貼。

進劍者左首。劍首爲尊。主人在左。以尊處與主人也。

進亦遣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三

進戈者。前其鐔以受主。後其刃以自向。敬也。

刀在頸而利。鐔在尾而鈍。故不敢以刀授。

進矛戟者。前其鏃。矛戟柄尾平底。以平向人。敬也。亦不以刃向之意。

進几杖者。拂之去塵而潔。便馮執也。

效馬效羊者。右牽之。以右手爲便也。

效。傳獻也。

執禽者左首。即進劍之儀也。

飾羔鴈者以纁。卿大夫之贊。以文爲貴也。

畫布爲雲氣。文采可觀。曰纁飾。覆之也。此句擬題。

受珠玉者以櫛。珠玉重寶。致其慎也。

掬兩手共承之也。

受弓劍者以袂不露手敬也。

謂以衣袂承接之。

飲王爲者弗擇恐失墜也。

弗擇謂不可擇去餘酒。

此以弓劍爲首飾簡問人者使者操持諸物以進受尊者之命卽習其威儀進退如彼彼之儀容則臨時不至周章而失禮矣上言親獻之儀此言爲使之儀也。

○凡爲君使者 三節

新義人君親馭一世其權全在于命人臣不重主命則王言特空

禮記年說

卷之一

三節

文耳君權不重是玩命自我始也爲臣者使君命之行也如常問星馳則君威赫使君命之臨也如天降神子則光寵昭使君命之我邀也如奉玉承鼎則天恩重

此敬君命之禮也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則君言不宿于家朝受君命夕舍于郊非必使事如此其急也不敢慢君之命也此出使受命之儀則其不辱君命可知矣

不宿于家只是精神專一不遑寧處意若以家事羈留便是宿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拜迎拜送非拜使者也拜君命也此在家受命之儀則上奉君命而致之可知矣

若使人于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朝服而遣下堂受命非嚴使者也嚴君命也此自請君命之儀庶于至誠足以感動而上下情上通矣

○博聞強識 節

此進爵之禮也天下惟道爲難窮惟心爲易滿以易滿之心窺難窮之道此君子所以不可幾也夫惟博聞強識而識乎有若無實若虛有深造而已敦善行而不忘乎如不及猶恐失之奮發而已以此進道愈精愈密所知所行寧有限量故謂之君子

只重讓與不忘字言進而不已也君子上不必又補聖人

○君子不盡人 節

禮記年說

卷之一

三節

此全交之禮也君子之于人也人有用情于我者有盡心于我者此亦人之自用其情自盡其心也君子未嘗要之也君子方求自用其情自盡其心也況敢盡人之歡而竭人之忠乎夫如是彼此兩忘人已各盡即終身歡終身忠可矣交豈有不全者哉

大凡交之所以不全者以其責人之心勝而不知反已也盡人之歡竭人之忠已之歡與忠何在全交在自反已上非第不盡人不竭人已也

禮曰君子抱 節

此敬尸之禮也古禮經有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何謂也蓋自孫可以王父尸以昭穆之同子不可以爲父尸以昭穆之異也故曰也

孫不抱子也。為君尸者，散齊之日，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示敬也。此待尸之禮也。君下，則尸必式，尸乘必以几，示尊也。此為尸之禮也。

曾子問孫幼，則使人抱之，抱之為言生于孫幼，且明尸必以孫也。大夫士言見君，言知者，蓋君或不能識，有以告則下之也。式車前橫木為之以禮人，首必小俛，尸不下君而式之者，廟門外，尸尊未全，不敢亢禮而答，客則下之矣。且尸神象故也。凡尊者所馮以養安也。古者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外神不同同姓異姓，但卜之吉則可為尸。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為尸，惟祭弔無尸。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五

齊者不樂不弔

此致齊之禮也。齊以致精明之德，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于齊，故不樂不弔，全其志也。

新義齊不樂不哀，至祭則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何也？齊之所謂哀樂，以防外物為主，祭之所謂哀樂，以齊內志為主，其義一也。

居喪之禮

二節

此居喪之禮也。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敢滅性也。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不敢忘親也。

不形者，不露骨也。骨為形主，故謂骨為形。阼階，主階，隧，中門道也。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必疾止乃復。

初蓋有疾而遂至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矣。此禮之以權制者也。下不足以傳後，故比于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于不孝。曰比者，原其初心，實非不慈不孝也。

五十始衰，故不極毀。六十又衰，故不可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于內，并喪禮可略矣。所以全其易盡之期也。此以年制者也。主與來日死與往日死。

此慎終謹微之禮也。成服，生者事也，則自死之明日數之為三日；故曰生與來日殯殮，死者事也，則自死之日數之為三日。故曰死與往日。

與猶數也。大矣死者日遠，則生者日忘，故聖人制禮察于人情之。禮記手說 卷之一 五

故而致意于一日二日之間，其意深矣。以此教民，而猶有朝祥暮歌者，悲夫。

知生者弔

節

此禮貴稱情也。知生者弔，禮之恤乎外也。知死者傷，情之痛乎中也。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蓋傷則近于僞，故不傷也。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蓋弔則近于諂，故不弔也。

弔喪弗能賻

節

此禮戒虛情也。弔喪弗能賻，則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則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則不問其所舍。三者皆以徒問為可恥也。以貨財助喪事曰賻。

賜人者 節

此賜與之禮。賜人與人。不分君子小人為是。

此禮貴同人也。賜君子者。不曰來取。蓋君子有守。必將之以禮也。與小人者。不同其所欲。蓋小人無厭。必節之以禮也。

此姑從註。賜者。君子與者。小人之說。精意不然。上下曰賜。賜人者。易子。故不曰來取。蓋雖有賜。尤必將之以禮也。平等之人。有施而無報。曰與。與人者。宜與則與之。故不問其所欲。蓋一問。則恐彼之所欲。未必我之所有。反有吝而不與之心。必徇其所欲而與之。亦非可繼之道也。

適墓不登 九節

禮記手記

卷之一

哭

內惟揖人必違其位。當食不嘆。臨樂不嘆。及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四句。餘俱喪禮。

此泛言謹禮之事也。適墓不登。為不敬也。助葬必執紼。為致力也。塋墳堆也。紼。引棺索也。

臨喪不笑。以哀為主也。

揖人必違其位。禮以變為敬也。

出位而揖也。

望柩不歌。哀相感也。入臨不翔。不為容也。當食不嘆。惟食忌憂也。

望柩者。望之入臨者。臨其所而哭也。

鄰有喪。春不相。恤隣也。

歌以助春為相。

里有殯。不巷歌。亦相恤之義也。適墓不歌。動於哀也。哭日不歌。情常也。

巷歌。歌於巷也。哭日。弔哭之日也。

送喪不由徑。不倚取速也。送葬不辟塗潦。嫌于憚勞也。臨喪則必有哀色。哀不可偽也。執紼不笑。無笑理也。

臨樂不嘆。情不可反也。

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戎容暨暨。稱其服也。合而觀之。君子之于禮也。家人之所親也。一有失於中。必有失於色。一失禮于已。必失色于人。故君子戒慎。常存此心。使一切威儀。無常無變。皆自性天中流出。

禮記手記

卷之十

哭

庶不失色于人。而可則可象也。此禮之所以可貴也。

國君撫式 三節

此禮以辨分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式。若國君撫式。則大夫下車。若大夫撫式。則士下車。所以為辨也。禮不下庶人。禮以治貴為主也。

庶人賤且貧。不能備物。古之制禮者。皆自士而始也。若合一節。則註後相遇于塗。君撫式。以禮大夫。則大夫下車。大夫撫式。以禮士。

則士下車。庶人則否。故云禮不下庶人也。

刑不上大夫。刑以治賤為主也。

大全庶人愚且賤者也。不可以待君子之事責之。大夫賢且貴者也。

也不可以待小人之法辱之。庶人有事假士禮而行非禮之正也。權也。八議不赦則適同師氏。非法之正也。勢也。

刑人不有若同。人君當近有德以養心。遠有怨以防變也。

註開禁餘祭刑人在側之禍。

兵車不式

九節

前二節主盟會言。後七節主行師言。然盟會亦為征伐故也。

此軍依之禮也。乘車以式為禮。兵車尚武。無推讓。故又以不式為禮。意但不式。建千車之上者。曰旌。尚武之車。其旌舒散若垂。緩然武之威在外也。若尚德之車。但纏結其旌于竿。不尚赫奕。德之美在中也。此其異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一

車

華路為兵車。亦即武車。王金象木。四路不用兵。皆德車也。

人君將有出。征。戰。會之事。必備職以待用。禮也。于是史官則載筆以

從。司士則載言以從。蓋載筆所以書未然之事。庶人君畏後人之議。而不敢肆。載言所以開已然之事。庶人君修先王之法。而不敢專。

載者載之。兵車。筆者簡牘之主。言者盟會舊事也。

師行號令。非可言傳。而眾所易見。莫如旗物。故前有不變異。則取類而

舉示之。使之為備。如有水。則載青雀之旌。蓋青雀水鳥也。

青雉者。畫青雀于旗上也。鳴鳶飛鴻亦然。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之旌。蓋鳶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也。

塵埃者。車騎士師遠不可見。而塵埃已可望也。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之旌。蓋鴻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也。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蓋虎形威猛。兵眾之象也。

車騎。車兵騎兵也。士師。徒兵也。新義師眾在前。或恐其前而偵我。

或疑而誘我。或微而截我。是不可不識。故取旗以示之。舊誤士師

為刑官。夫當出軍之際。安得有刑官在其前。且刑官與出軍何與。

而舉旗以示備。可於一笑。

前有鞶獸。則載龍虎。亦取其威猛也。

虎皮龍虎。當俱是畫形。皮字亦勿泥。

師之行也。四方不正。則戎陣不整。故先王取天之象。建五旗以正之。

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則在上。以指正四方。若此

禮記手說

卷之一

車

者。欲使士卒觀天象之嚴肅。因物采之鮮明。而奮其敵愾之氣。是乃

急作其怒。庶幾踴躍赴敵。而一往莫禦也。蓋王師之出。本為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士卒以王者之怒為怒。安在其不可作而致之也哉。

前為南朱雀。南方之宿。故舉鳥旗。七旂以象鳥火。後為北玄武。北

方之宿。故建龜蛇四旂。以象管室。東為左青龍。東方之宿。故建龍

旗。九旂以象大火。西為右白虎。西方之宿。故建熊旂。六旂以象伐。

北斗居四方宿之中。招搖隨十二月建而指之。故建之在上。以指

正四方。急迫之也。繙作而致之謂。

師出以律。貴有節制。一進一退。必有常法之度。而不輕。或左。或右。有

部分之局。而不亂。有局。非他人。若當出師時。還將任將。各有司。其

局者司局得人止而有局戰而有事所謂節制之師所向無敵矣
各司其局何重看人君選將任材之道也

○父之節

此復讐之禮也父之讐弗與共戴天言一日不可殺也兄弟之讐不
反兵言一念不可忘也交遊之讐不同國直絕之而已無必復之事
也恩義之不同也

註呂氏殺人者死今古之達刑也殺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弗讐
人之職是也殺而不義則殺者當死宜告于有司而殺之士師之
職是也二者皆無事于復讐也然復讐之文雜見于經傳考其所
以必其讐勢盛後則不能執故遇則殺之不暇告有司也新義凡

禮記手記

卷之一

聖

此之類皆宜隨事斟酌平心自反若夫公羊論九世之讐則禮失
于太過而所報非所敵矣漢文時孝子見讐而不敢復則法失于
太嚴而孝弟之情無所伸矣皆非曲禮之道也

○四郊多壘

節

此責臣道以實功也卿大夫士世之所謂極榮者也亦知其有辱乎
四郊多壘誰謂人國而令至是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
誰任人事而令至是此亦士之辱也蓋大君心以修文德治軍實以
振武功則萬邦協和而四夷來王矣何郊壘之有開地以蕃民物
時以相農功則百姓阜安而四民樂業矣何不治之有如是則榮
如是則辱臣道之未易盡如此而卿大夫尤甚蓋其榮大則其辱亦

多即地之不治士之不職皆卿大夫之不職也故曰此亦士之辱
所首論者有在矣吁貌榮而心辱名榮而實辱今之卿大夫類然可
慨也夫

聖者屯軍之壁多壘者被人侵伐也

臨喪不惰

節

此見喪禮之不可苟也臨喪不惰心在乎喪也祭服敵則焚之祭
敵則埋之龜策敵則埋之牲死則埋之蓋四物皆用之以交于神者
不焚不埋移于他用皆非禮也

可焚則焚不可焚則埋呂氏陰陽之說似迂

凡祭于公

節

禮記手記

卷之一

聖

此助祭徹俎之禮也凡祭于公者執臣子之敬毋敢視賓客故必
徹其俎以出也

此呂氏外註可從疏專指士非本文凡字之指

卒哭乃諱

七節

此諱名之禮也卒哭乃諱葬而虞而卒哭明生事于此畢死事于
此始也禮不諱嫌名諱音同也二名不偏諱可單舉也

新義始死而諱是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也卒哭而不諱是之死而
致生之不智也故將葬則有賜諱易名之禮卒哭則有舍舊諱
之公韓文諱辨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可笑其未聞不諱嫌名之
禮與

違事父母聞父母之諱其祖則諱王父母不違事父母不聞父母之諱其祖則不諱王父母此庶人之禮有廟事者不然也

君所無私諱重國諱也大夫之所有公諱則諱其先君矣

在君之所并大夫之公諱亦謂之私

詩書不諱也諱學者臨文不諱恐誤承用也

廟中不諱如祝嘏詞說不以尊遠卑禮也

夫人之諱雖在君之前臣不諱也以婦諱不出門故也大功小功不諱恩輕服殺也

婦諱止于宮中

入境而問禁處得罪于君也入國而問俗處得罪于衆也入國而問

禮記手記

卷之一

四節

諱處得罪于主人也古人之重諱如此

外事以剛日

四節

此卜筮之禮也日以甲丙戊庚壬爲剛乙丁己辛癸爲柔外事如遷

符朝聘盟會之類則用剛日內事如冠昏喪祭之類則用柔日禮也

此正起下文卜筮之意下文兩基字即指剛柔也新義外事以義

勝主于決斷故用剛內事以恩主于和婉故用柔

凡卜筮日者若用日在旬之外則告筮者曰欲用遠剛日或用遠柔

日若在旬之內則曰欲用近剛日或近柔日此其辭也喪事先遠日

蓋孝子不忍必不得而後及近日吉事先近日蓋人情所樂亦不得而後及遠日此用遠近日不同之故也

註以旬外爲大夫祭日旬內爲士祭日不知何據又每月三旬乃云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爲旬外恐非

其命龜筮之詞卜則命龜曰爲日假爾太龜有常筮則命筮曰爲日假爾太筮有常明筮也卜筮之禮一不吉至再至三終不吉則止

而不行故曰不過三其禮也卜筮之禮一不吉至再至三終不吉則止不可因而更卜故曰不復相筮也

爲讀去聲爲日者爲諱吉日也假因也託也泰者尊上之詞有常敬信之詞也左傳獻公卜納繼姬不吉公曰筮之此相襲也洪範

有龜從筮從或龜從筮逆是龜筮並用左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筮之遇大有之腰亦龜筮並用也出註呂氏

禮記手記

卷之一

聖

卜筮何由起也龜上圓象天下方象地具五行八卦之文萃兩儀四

方之氣此介物之至靈者故用之卜而觀其折以視吉凶此卜禮所

由起也筮則上有青雲以覆之下有神龜以守之其生之稠榮視月

之朔望此植物之最靈者故用之筮而觀其動以辨吉凶此筮禮所

由起也卜筮作于先王而傳于後世是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

信時日而不敢專敬鬼神而不敢慢畏法令而不敢恣也蓋鬼神禍

善福淫得卜筮之吉凶而即善去淫法令賞善罰惡得卜筮之吉凶

而爲善去惡是也二物皆可用而未決謂之嫌疑二事皆可行而未定謂之猶豫卜筮則無不決不定是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先王以神道設教如此故人不可不極其尊信故曰疑而筮之則不以

爲非也得吉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古語所云豈非尊信而不敢停之謂乎卜筮之重如此

註以敬鬼神爲得吉日畏法令爲君且不敢專况下民乎皆不切新義猶與卽猶豫二獸名猶獵屬豫象屬進退多疑人之多疑者似之後事而疑者猶也先事而疑者豫也

○君車將駕

六節

新義馳驅鳴和爲人君乘車之禮也而調閑服習駕馭消除之功皆須僕贊相維持之故命駕選僕不減于任相遺將以乘車之禮重也

此僕御君之禮也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于馬前所以防奔逸也此

禮記手說

卷之一

果

未駕之禮也

已駕畢僕者展視軫轄徧卽入而效白于君言車駕竟此已駕之禮也

車行由轄故特重之言展軛則徧視矣

僕先出就車于車後自振其衣從右升車乃取副綬跪而乘之蓋君位在左故從右君用正綬故取副綬君在車則立而御時君未出故跪乘皆敬也

車一轅而四馬駕之四馬八轡以駉馬內二轡繫于軾前其外二轡及兩服馬四轡六轡在手右手執杖以三轡執空中以三轡執於手中是執策分轡也恐車有未安試驅行之五步卽止而倚立以

君出此試車之禮也

中間兩馬夾轅名服馬兩邊名駉馬亦曰駉馬詩云兩服上駉駉駉行也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置右手中以左手取正綬授君令登車于是車行則左右辟除行人使辟君也

據註言左右辟除避車似于懷字不切

車上君在左僕在中必有勇士在右防非常也先是君登車車右僕于門及車驅而駉從至于大門君乃撫止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既就車矣遇門問溝渠則車右必下車而步此君既登車之禮也

駉註音驟新義駉如字駉從也有理宜從之門問溝渠必步者一

禮記手說

卷之一

聖

則君子不誣十室過門問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一則溝渠險阻恐有傾覆故須下扶持之也僕不下者車行由僕也

○凡僕人之禮 二節

此僕相御之禮也御爲六藝之一古者無貴賤皆爲之故凡僕人之禮必以正綬授人其受綬者若僕有降等則受非降等者則不敢受此授綬受綬之禮也

若僕者降等則受矣然非遠受也猶撫止僕之手如不欲其親授然後受之非降等者不敢受矣然綬所必用者則自從下拘取之僕致其敬主致其謙也

與上雖有兩層只是一時事非前受而後又謙讓前不受而後又

拘取也。

客車不入 二節

此乘車之禮也。客車不入大門，所以敬主。婦人乘安車，故不立乘。大馬充庭，故不上手堂。

獻大馬者，統轡轡而已。

故君子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敬大臣也。入國不馳，恐車馬蹢躅，人愛人也。入里必式，恐里有賢人，禮賢也。

下卿位，禮君出則過卿位而登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

君命召 二節

此禮之變也。禮不遜賤，然君命召，則雖賤人，大夫士必自迎之，所以

禮記序統

卷之十

中本

敬君也。

禮必有拜，然介者則不拜，為其拜而獲拜，故不拜也。

介者，甲冑之士也。蓑言有所技柱，不利屈伸也。

祥車曠左 九節

此皆乘車之禮也。祥車曠左，以安魂也。乘君之乘車，則不敢曠左，避祥車也。既在左，則不敢自安，故必式以致敬禮也。

祥車，葬時魂車也。乘君之乘車者，副車也。王者五路，自乘其餘。

四路皆從行，則臣乘之也。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蓋婦人在左，進左手持轡，使身微相背。

遠嫌也。

僕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儼蓋，禮以相向為敬。又既御不得式，故俯也。

國君不乘奇車，心安于正，所以養德也。車上不廣欬，聲聞于遠，感聽人聽也。不妄指手，貴于恭，慮駭人視也。

奇車，奇邪不正之車也。大舍馬氏曰：先王之時，作奇技奇器，刑淫巧，蕩上心者，禁車不中度，不嚮國君可以乘奇車哉？造車之法，輪方象地，蓋圓象天，輪輻象日月，蓋弓象星，員中規，方中矩，立中衡，中水，玉格象德，美金路象義，和象路象禮，辨革路象制，水路象

仁。凡欲人君俯仰觀之，則思合天地之德，周旋觀之，則思合日月星辰之明，出入不踰規矩，權衡言動不離道德仁義，然後奇邪不

禮記序統 卷之十一

禮記序統

卷之十一

禮記序統

萌于心中，正可律于下，彼非禮之奇車，何以乘哉？周官道右，詔主

之車，儀則不廣欬，口之儀，不妄指手之儀，立視式視目之儀，顧不

過轂首之儀。

車上立容平，立視五萬，立視之則也。式容俯，式視馬尾，式視之則也。

車中不內顧，顧不過轂，顧視之則也。

嵩規也。車輪一周為一規，以規步計之，五規得九十九尺，則前十六步半也。

六步半也。

國中不馳，故但以策之。策，近馬體，勿勿搔摩之，使驅之，塵不飛揚而

出軌外，緩故也。

策，謂策之，策，鞭末帶竹葉也。卽勿，讀忽沒，搔摩也。

國君乘車過宗廟則下敬先也見齊牛則式敬神也大夫士下公馬式路馬敬君也

本文國君下齊牛式宗廟誠當云下宗廟式齊牛

乘君之路馬乘車也必朝服而來之敬也不放杖馬故但載鞭策而不施君乘車則僕授綬臣則自挽而升不敢同君也左必式左為君位不敢當尊也此合下皆言人臣習儀之節也

步君之路馬步馬也必中道者以道邊卑狹不敢或傾跌也以足履路馬之芻者有誅齒路馬者亦有誅戒其慢防其漸也

步行步而調習之也蹙蹙同踐踏也芻飼馬草也齒評量年數也誅罰也註呂氏察馬之力必以年數馬之年必以齒凡此皆戒其

禮記手說 卷之一 十

慢君物也先王制禮圖難于其易為大乎其細凡以止邪于未彰而已耳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 三節

新義當心當帶是因物以為高下之則平常之禮然耳若臣為君執器則又因分以為高下之則不復以當心當帶為拘矣然奉之儀雖異而敬謹之心則同故凡執主器云敬也

此執器之禮也凡物有宜奉持者有宜提挈者奉者仰手當心提者屈臂當帶此其則也

帶深衣之帶

若執天子之器則上衡高于心也執國君之器則平衡與心平也大夫則綏之下于心也為士則提之綏下當帶也

衡平也平正當心

凡執主之器者所執雖輕如不克勝蓋敬客也試思執主器如操盤主器雖重而體則輕然必以右手持其下而尚左手以協贊之行也不敢舉足但起其前而曳引其踵如車輪之運地以防傾跌所謂如不克敬之至也

主字通上天子諸侯大夫士言之下操幣圭璧正是執主器手足二項正見如不克也只要舉他敬謹之至處尊陽等意不必用

立則磬折 節

禮記手說 卷之一 十一

聯上節則不舉足為待客此為立客若舉就本節則古者視朝立以終事其立節皆當如此不但執玉以聘也

此立客之敬也立則磬折垂佩此其常也然臣主異等又當觀其下之節而倍致焉如主佩倚則臣可佩垂若主佩垂則臣佩委矣此

禮以時制者也

磬折垂佩者磬折如磬之背而玉佩從兩傍懸垂也微俛則俯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于地皆于佩見其節

執玉 節

此執玉衣制之宜也執玉所以行禮也禮之行也以人而服之不齊則亦禮之害也如享禮璧如束帛之上是玉有藉者禮尚文則微

執之以文為敬。聘禮圭璋特達不加束帛。是玉無藉者。禮尚質。則雖而執之以質為敬。皆欲其相稱也。

古人之衣。宜體則有袍。禕之屬。其外則夏葛冬裘。裘葛之上。皆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服。如深衣皮弁服之屬。則不見出其表。為則為。若掩而不見。則為。只就文質上論。不必細到禮之輕重。玉之貴賤上。

國君不名 二節

此正名之禮也。凡尊者于卑者呼名。然亦有不名者。國君則不名。卿老世婦。大夫則不名。世臣。婦婣。士則不名。家相。長妾。皆敬之也。

大全卿老世臣。家相。尊卑不同。輔贊則一。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外

禮記手記 卷之十一 至

之有所統也。世婦。姪。姊。長妾。分雖不敵。女君。貴。隆于諸御。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內之有所統也。內外各有所統。則受其敬者。莫不竭忠而盡職。睹其敬者。莫不知畏而稟命矣。

列國之君。與天子之大夫。其子皆不敢自稱余小子。列國之大夫。與士之子。不敢自稱嗣子某。蓋稱余小子。便與天子之子同名。稱嗣子某。便與諸侯之子同名。不稱者。皆不敢與世子同名故也。

新義今日之余小子。即他日之子一人也。今日之嗣子。即他日繼體之嗣王也。此見世子與諸臣之子甫生。便有正名之意。按此來句。只辭上名與稱為一字。註前四句。作避嗣天子之稱。避嗣諸侯之稱。而末句名字。另作命名看。與稱不同。又是一說。言不但避

已也。世子君之適子。諸臣之子。其本生命名。不敢與之同。亦避其也。出外註呂氏。且云。若名之在世子之前。則世子為君。亦不避。梁傳曰。齊惡。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附記之。

君使士射 二節

此言語之禮也。射者。男子之事。古之人皆能之。若君使士射。而偶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斯之憂。寧以疾辭。而不可以不能對。見射之必當能也。

負新賤役。疾則不能矣。故云。

待于君子。有問固當對。然必顧左右而相讓。望顏色以致察。若不顧

禮記手記 卷之十一 至

望而對。非禮也。不可不慎也。

君子行禮 二節

此不忘故國之禮也。卿大夫士有徙居他國者。其行禮也。不可變其故國之俗。如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當如其國之故。謹修其典法。而審慎以行之。蓋去國非君子得已也。故其禮如此。而喪從先祖。則尤禮之大者。

謹修審行。就是皆如其故。不作兩層。亦正是不求變俗意。然則何時而從新耶。蓋去國雖已三世。而舊君猶仕其族人。以承祖祀。是爵祿有列于朝也。此人往來他國。仍告本國之君。是出入有照于國也。有列于朝。是君不棄其後。有詔于國。是君不絕其好。若兄

宗族猶存則反告于宗後蓋有宗族則必有宗子冠娶妻必告死於
起不忘親也若去國三世爵祿無列于朝出入無詔于國時已久而
義已絕可以改其國之故矣然猶必待興起而為卿大夫乃從新國
之法而此未忍變也厚之至也

新義反告宗後則不變故國之俗可知興起而後從新則不忍忘
舊之心益見

君子已孤 二節

此孤子之禮也名者父所命也父沒而更之是棄父命故已孤不更
名也

謚者書所有也已孤暴貴則父先無謚矣乃以已爵當謚而追作是
謚記其說 卷之一 五十四

居喪未葬 節

此誦習語言之禮也當喪祭之時必有喪祭之事有喪祭之事必有
喪祭之禮為其事而不知其禮不可也故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
祭禮喪復常乃讀祭章皆習其所有事也吉凶之事不相干故居喪
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私之事不可雜故公庭不言婦女皆致一也

振書端書 節

此敬事之禮也人臣以職事事君每事皆當謹之于素又書簿領止
至君前乃始振拂其塵埃而端整之卜筮之官龜策其所奉以周旋
者于君前而有顛倒反側之狀此皆不敬其職業而慢上者故皆有

罰也

龜策几杖 三節

此敬公門之禮也龜策幾于問國几杖幾于自尊席以坐卧蓋蔽雨
日幾于安安水冠皆嫌于凶衿締綰帶皆不入公門敬也
龜策為幾也板板板板其板也版冠無縫無帶之冠也皆凶服
故不可以入公門

苞謂薦以薦廟之草為齊衰之屨也板板者親始死孝子號踊屨
踐為妨故以溪水前板板之于帶也版伏也吉冠有纓有梁喪冠
無之版帖然也

書方者條錄送死物件于方板之上也幾五服之衰也凶器者棺槨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五十五

牆裏明器之屬也此數物不以告不入公門蓋臣妾有死于宮中者
君亦許其殯而成喪然必先告乃得將入也

公事不私議

此謀國之禮也凡國家有大政事人君當與其卿大夫士合聚一朝
而公議之庶國是定而人心一矣若只與一二人議或人自為議實
謂私議私議起而公定掩非謀王斷國之體也故采禮者謹之

君子將營宮室 三節

君子通稱有位者家造專指大夫蓋大夫有家始進家事也
此營造之禮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所以奉先故先營之版養馬庫
藏物皆所以備用故次之居室則安身而已故在後急于安葬

凡有家始造家事者。祭器尊鼎之屬爲先。牲具盥漱之類爲次。若食器則直爲後。急于奉神。緩于自奉也。

禮大。人土無田則薦。故無田祿者不設祭服。有田則祭。故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皆所以重祭也。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十直木。皆守其物而不敢忘其先也。

大夫士去國節

此承上祭器不粥言也。大夫士去國則不止于貧。祭器不踰竟則必

五六

不鬱矣然則如之何大夫寓祭器于大夫士寓祭器于士爲其同也而可用也

大夫士去國

節

此言去國之禮也。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喪禮也。素衣素裳。素冠。徹緣。褫屨。服不爲飾也。素篋。乘車。馬。乘不爲飾也。不爲容也。不祭食。不盛饌也。皆心喪之禮也。不說人以無罪。君子去國。不潔其名。忠厚之至也。婦人不當御。亦喪禮也。凡此皆爲去父母之邦。捐親戚。去墳墓。失祿位。亦一家之故也。必待三月。而後服其常服者。三月爲一時。天氣小變也。

塤位除地爲位也鄉國鄉其本國也徹緣去中衣之采緣純素也
鞮屨屨也周禮註四夷舞者之屨素屨鞮卽玉藻帶字重覆

也。用素白狗皮爲之。旣夕禮。公主人乘惡車。白狗辟是也。髦馬不
期。馬之髦。革以爲飾也。蚤。治手足爪也。髡。剔治鬚髮也。祭食。盛饌
則祭也。御。侍御寢宿也。

大夫見于國君

七節

此拜客之禮也。大夫出聘他國見于主君居告問勞其道路之勤者則旋轉退避不敢當勞乃再拜稽首拜君勞也。此以拜爲敬也。

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賓則退却還辟不敢答拜禮賓主之禮此以不拜爲敬也

七

聘賓與主國大夫士相見或士見大夫或大夫見士是貴賤不敵也然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此以相先爲敬也

禮弔喪助執喪役而來、非行賓主之禮、故不答主人之拜。士喪禮有

賓則拜之。賓不荅拜。是也。大夫士見聘國之君。不敢抗賓主之禮。故

不答主君之拜上文迎拜不答拜是也此皆變例非是則謂之賓主

無有不答拜者。禮以相答爲敬也。

新義賓主無不答拜惟弔喪與見國君既疑于爲賓而又不答

故特舉之。註謂士見本國之君云則與下文君與士不荅拜云

意重矧本文止曰見國君未常曰士見國君且所云不答拜據

者見者而言若就君說文氣又不類矣

大夫初見于國。國君其辱示不敢臣也。士初見于大夫。大夫其辱不敢當先施也。此常禮也。

此為初為大夫初為士者言。

君與士不答拜。尊卑懸也。然非其臣。則答拜之。不以施之他國之士。是同。一士而異也。大夫于其臣。雖賤必答拜之。避國君之禮也。是同一臣而異也。

男女嫌避之。避多端。然拜而相答。禮也。不以行禮為嫌也。

國君春田 節

此春田之禮也。國君春田。勢可以圍澤而不圍澤。大夫勢可以掩覆而不掩覆。旋外易取。而士不取。旋外皆于發育之時。存樽節之愛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一

卷之一

歲凶年穀 三節

此恤災之禮也。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不殺牲盛饌也。馬不食穀。不奪民食也。馳道不除。不用民力也。祭祀不懸。不作樂也。大夫不食梁。不加食也。士飲酒不樂。去琴瑟也。此皆自貶損以愛民也。

肺同人重肺也。馳道大道。不除不掃。除也。樂有鐘磬之懸。故曰。大夫食黍稷。以梁為加。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後。乃設稻粱。所謂加也。

樂以和人。致樂治心者之所必資。故有故。則或不得已而去。若君無故。王不去身矣。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非以禮樂不可斷。須去身乎。

士有獻于國君 二節

此敬君之禮也。士于國君無獻禮。若有獻于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取彼則再拜稽首。而後對。以非常問。故重致敬也。

古他日者。因便致問故。

大夫以行出。雖必請。及必有獻。是獻者大夫之常也。士私行出。雖必請。反必告。是獻者非士之常也。君若慰勞其道路之勞苦。則拜謝其勞也。詢問其游歷之所至。則先拜而後對。謝其問而謹于對也。此大夫士之所同也。

人臣義無外交。故大夫士私行。出疆必請。

國君去其國 節

禮記手說

卷之一

卷之一

此見國無去理也。國君去其國。止之者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社稷宗廟墳墓。未可去。則國未可去矣。以禮諭之。國君當守社稷。國滅則死。是死社稷也。大夫討罪。敵軍敗則死。是死眾也。士受命居官。臨難則死。是死制也。皆無去理也。然則世之輕去其國者。其亦未思止之者之義乎。

大夫士不曰死宗廟墳墓者。大夫士不得下君。有去之理。受君之職。則無可去也。新義此雖以經權並言。然觀止之之辭。則守經之義居多。當其事者。勿以去為禮之所許。而求苟免可也。

君天下 五節

此天子正名之禮也。人君君臨天下。天下臣民之所共尊也。其禮

之曰天子蓋以繼天立極為天子之必善繼善述事法天而後克肖之謂也其朝諸侯而分職授政任功也天子自稱則曰予一人蓋統一任責無他諉且示謙讓若孤寡不穀之意此自稱之禮也

新義正月林云君天下三字虛不可與朝諸侯四事相對當另起而以本節自稱下一節代稱作一頭兩脚亦是細看即朝諸侯亦不可與下三事對蓋分其職守授以政事任以功能皆朝諸侯時事也予一人不可以獨斷意入講恐太矜張了

其履主階而臨祭祀之時祝詞所稱內事則曰孝王其孝者示為先祖後而追養不忘也外事則曰嗣王其嗣者示為神明主而嗣續永替也

禮記年說

卷之一

本

踐履也昨主階也宗廟之事為內郊社之事為外

其巡守臨諸侯而接于鬼神也祝詞稱之則曰有天王其甫係王于天表其位之尊加其于甫表其德之美且有者顯其為侯國未有非常之舉也蓋侯國羣神稍卑故不稱名而稱字如此皆代稱之禮也新義吟接也某甫總是字若謂某是字而又加以丈夫之美稱則二字為兩義矣外註方氏吟祭名望秩之禮必于野外祭于吟而謂之吟猶祭于郊而謂之郊也與接義不同

王者崩史書于冊曰天王崩始復時持衣者升屋而呼曰天子復矣赴告侯國曰天王登假言其所升高遠也措之廟立之主乃曰帝之也

復者人死則神形離古人持死者之衣升屋北面呼名招魂令其再生也復必稱名呼天子復臣不名君也措置也立主者始祀則樂本為重以依神既虞而理之乃別作主也

天子未除喪而木成君自稱曰予小子不收稱予一人也不幸而死生者之曰小子王死亦名曰小子王也

註晉有小子侯是爵號呂氏曰春秋書王子猛卒不言小子者臣下之制與史策之詞異也新義春秋景王崩悼王未踰年入于王城不稱天王而稱王猛所謂生名之也死不稱天王崩而稱王子猛卒所謂死亦名之也與註不同

天子有后 節

禮記年說

卷之一

空

此天子治內之禮也后君也配至尊以君天下而毋儀之本立亦後也後于天子陰不先陽而天地之分定夫扶也以德扶助也婦服也服事天子以其貴故加世也嫡賓禮之也妻齊也進御而齊體也接也得以接見而已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則禮在世婦之前

天子建天官 九節

此天子治外設官分職之禮也天子之職莫大于法天故首建天官以奉天道其權至重其職至煩不能獨理故先設六太以佐之曰太宰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各典司六者之典而天官實總其綱欽若之道得矣

新義有辨姑從舊說太宰亮天工太宗事鬼神太史祝天文太廟奉宗廟太士察殺祥太卜辨吉凶其所典者皆天道之常典也六太與下五眾皆屬官獨詳大官之屬其職特重也合下三節天子奉天地四時之道而設官以理天下天官欽若天道五官分理治道則國政修天子因天地自然之理而成物以利天下六府備職之藏六工制器物之用則細務舉

天子之五官與大官為六卿者曰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司空掌邦土司士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司寇掌邦禁各典司五屬之職如天官之于六太而五官之職舉矣

如小胥大胥司徒司馬司士司馬司士之輪人輿人司空司之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主

鬱人鬱人司土司之鄉士遂士司寇司之俱有考績意萬物生于天長于地人所賴以為養者所以先王急于成物以利之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各典司六者之職而六府之藏裕矣

司土典農稅司水典山虞之稅司水典澤虞之稅司草典而稅用器典工稅司貨典而稅是典司六職也聚之于人則曰六府分之所治則曰六職新義司土土均司水山虞林衡山師司水川衡虞川師司草草人稻人司器用人司貨非人此司徒之屬既有物必有工人治之乃適于用故天子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各典制六者之材而六工之業修矣

土工以土而塲埴金工以金而錐鑄石工以石而刮磨木工以木而採斲獸工以皮而攻治草工以色而繪畫是典制六材也造之于人則曰六工見之于用則曰六材土工陶人泥人金工築氏冶氏氏氏栗氏段氏桃氏石工玉人彫人雕人器人矢人木工輪人輿人工人庸人匠人車人梓人獸工函人鮑人暉人韋氏裘氏葛工

既備矣功罪不進于上則下之情不通黜陟不行于下則上之權不立故歲終五官各致其功而獻于王其名曰享蓋正己率屬役職自靖而聽一人之秉裁此天子之所以受成獨尊無為而治也

內而六卿天子于其中擇賢者二人為伯是五官之長曰伯也任為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主

左右而分主畿外諸侯二伯于是職主其所治之方不相侵越也伯也其擅于天子也擅者之詞曰天子之吏謂奉行天子命令者卑也天子親之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下賢也自稱于諸侯曰天子之老繫老于天子尊也老成之臣賢也言此以威遠國非僭于外曰公從其爵也于其國曰君以采邑皆吾臣民章主朝封邑之龍也

分頒詞天子稱自稱三項看公者無私無為之義君者出命正果之義也外本封采邑之外國者采邑之內也外而九州天子于九州之中各擇其賢者一人加之一命使主一州內諸侯是九州之長也朝覲而入天子之國其頒詞則曰牧謂為天

子牧養下民亦卑稱也天子親之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稱降于二伯亦下賢也此牧稱于封國之外則曰侯于其國曰君亦與伯同義也

今上五官之長即王制分天下為左右之二伯也兼統于內故其稱極隆九州之長即王制八伯也分統于外故稱稍降見重內輕外意若合下夷狄見尊中國卑外夷也

九州之外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之長者有大國焉以其近夷故稱于天子雖大曰子不敢比內諸侯也于內自稱曰不穀謙也于外自稱曰王老以王命重也

有小國焉以其小故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并不敢稱子也于外曰子禮記手說卷之一

從小爵也自稱曰孤謙也

此二節皆在九州之外而近于四夷者故分大小言之新義夷蠻戎狄的為四夷之君而註謂為牧古未聞有四夷之牧者庶方小侯明是中國如春秋稱邾人莒人某人之謂也而謂為四夷之君于理不當宜改正

天子當依 四節

此明朝聘聘問之禮也天子之于諸侯也相臨以分而相通以情以相去之遠不可久而不見故有朝覲之禮時而秋也天道嚴肅天子廟堂之上當斧依南面而立諸侯以序北面而見天子其禮亦嚴肅以辨分為主故曰覲取敬謹飲飭之義時而春也天道和厚天子門

屏之間當宁而公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其禮亦和厚以合情為主故曰朝取和氣充溢之義一歲之中有覲以辨分有朝以通情而待諸侯之禮盡矣

依之為言依也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繡為斧文亦曰斧依南堂之上肅東戶西設之天子自之南面而立以對諸侯也宁之為言宁也在門屏之間門路門也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宁居其間天子親朝宁立以待諸侯之至也註鄭氏春朝受鑒于朝受享于廟秋覲一受之于廟朝者位于內廟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太游氏尊卑之分不統于一聖人固以為為不可然一于金而無恩聖人之心亦有所不安此親親之恩賓主之禮所以行于

禮記手說卷之一

奎

春朝而異于親禮之受于廟而臣皆北面也

諸侯彼此有聘問之禮然亦有未及期而相見者其名曰遇遇者草次之詞禮宜從殺也及期相見于卻地者其名曰會會者正見之詞禮宜從隆也

至若諸侯比年必使大夫問于諸侯以伸信其禮曰聘聘者和合有常之義也

○新義合下見平常以禮相與而爭亂之端以杜有變以禮相命而匡國之忠以竭

其或有國故而以言語相要統為信其禮曰誓誓以言為主也猶懼其不至則蒞牲而要之于神其禮曰盟盟以神為主也此皆諸侯相

屬以禮也

合上近者主、遠者賓、簡略曰、遇賓主各盡其道、禮備曰、會、私而執、親、致饗、遠主璋曰、聘、替則勒之金石、大約宗彝有書、小約丹圖、有書盟則質之鬼神、制牲耳、盛以珠盤、取牲血、盛以玉敦、種血諸書、坤牲坎內也、盟禮先祭地為方坎、役牲其上用血為盟書、諸書、鼎置於坎中、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

諸侯見天子

四節

此諸侯正名之禮也、諸侯見天子、橫者辭曰、臣某侯某、稱臣稱國、稱爵稱名、恪守侯度也、其與民言、自稱約寡人、謙乏君德也、其在凶屬、曰適子孤、亦損者告君之詞

禮記手說

卷之一

本

臣某侯某如云臣齊侯小白、臣晉侯重耳也

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稱孝不殺于天子者、孝親之心、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蓋天子德厚流光、故稱嗣、諸侯不敢言繼嗣、但推始封之君而祖之、明已之有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敢專也、死曰薨、幽晦之義也、復稱字、曰某甫復矣、亦臣不名君也

堯之言帶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蓋德類先君、乃得受國而見天子也、為親請類、亦曰類、蓋類先君之善而稱之、不敢誣也

諸侯小聘、使大夫使于諸侯、若上大夫則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天子穆穆

節

此正容之禮也、人之有容德之著也、而亦以分異焉、天子穆穆、幽深和敬也、諸侯皞皞、莊盛顯明也、大夫濟濟、修飾齊一也、士瞻瞻、翔舉舒揚也、庶人不為容、進退趨走、促數無儀而已、此其別也

主朝會時說、幽深和敬有四意、莊盛以下各有二意、雋然只一意、雖是隨分而異容、亦本德之所養來、庶人與朝會服役于上也

天子之妃

四節

此後夫人正名之禮也、天子之妃曰后、後之義也、諸侯曰夫人、扶之義也、大夫曰孺人、屬之義也、士曰婦人、服之義也、庶人曰妻、齊之義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一

本

妃配也、孺之言屬屬于夫、不專制也、餘見前

諸侯曰夫人矣、諸侯一娶九女、以廣嗣續、故夫人之外、又有世婦、有妻、有妾、世婦妻妾以次而論、不敢與夫人並、所以正名分、杜亂原也、夫人因助祭、或獻酬、得見天子、其自稱則曰老婦、老者以年婦者以等自卑也

上文后夫人孺人婦妻、五者之名通于天下、然上常得以兼乎下、故雖天子有妻、下不得以兼乎上、故雖公侯亦自夫人始、新義者婦猶言老臣老夫之類、註謂稱老所以任事、稱婦所以事人、無相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夫人自稱于他國之諸侯、則曰寡小、從君為謙也

其自稱于君曰小童，謙未成人也。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婢之爲言卑也。

子于父母 二節

此亦正名之禮也。凡爲人子，于父母之前，則自稱其名，禮也。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其摯詞曰某士，蓋以列國大夫，其命數與天子之士等也。自稱曰陪臣某，蓋諸侯爲天子之臣，已又爲諸侯之臣也。于外摯詞曰子，有德之稱也。于其國，自稱曰寡君之老，從君爲尊也。若以私事使他國，而與彼君語，則使者自稱曰某，以名謙也。

晉韓起聘于周，摯者曰晉士起，是某士之証也。春秋閏二年齊高子來盟，高孫是也，是曰子之証也。陪重也，新義一說按上文使者

禮記手說

卷之十

卷之十

自稱曰寡君之老，則此曰寡君之老，使者七字當爲衍文，直謂于其國自稱曰某，與上篇于其國則稱名意同亦通。

○天子不言出 節

此書法之禮也。天子無外，故不書出。諸侯貴，故不生名，然亦有言出生名者。蓋此天子諸侯必有大惡，萬世之公非一人所可私，故君子不黨而諱之也。是故義莫大于保國，仁莫大于親親。若諸侯不能保國而失地，則不義而惡，雖生名之不能親親而滅同姓，則不仁而惡。雖生亦名之。書法如此，凡以不親惡故，言諸侯而天子可知矣。

○親黨也。外註陳氏言出所以外之，生名所以賤之。春秋書天子居于鄭，讓之也。書以蔡侯獻舞歸失地也。書衛侯毀滅邢，滅同姓

也。然亦有書天王居于某地者，二而不言出，諸侯失地而外者，有五滅同姓者，三而有不生名者，莫非出居而事有同異，莫非失地滅同姓，而罪有輕重也。

爲人臣之禮 三節

此臣子之禮之異也。爲人臣之禮，君有過，則當諫，然其道在于委曲婉順，反覆開諭，不在顯諫也。顯諫而不聽，非君之不聽，臣激之也。不顯諫而不聽，至于再，至于三，是終不聽矣。我不可令，則逃之，不欲爲苟容也。

子之事親也，卽三諫而不聽，義無可逃，有號泣而隨之已耳。此君與父之所不同也。

禮記手說

卷之十

卷之十

號泣而隨，有至情感動之意。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此以謹疾故也。此君與父之所同也。

醫三世，則治人多，用藥熟，功已試而無疑矣。

○擬人必于其倫

此論人之禮也。千古聖賢行事，不必盡同，而惟見隱微，其於則一。擬人者，不可不于其倫。倫類也。于其倫，則雖以貴擬賤，或以賤擬貴，而不以爲過，不于其倫，則雖以貴擬賤，或以賤擬貴，而摠爲不知人，故必明于倫，而後可以擬人也。

○禹稷顏回，時不同矣。孔子俱以爲賢，擬之以道也。伯夷伊尹，迹不

同矣。直于俱以為聖，優之以心，也是乃所謂倫也。

○問天子之年 九節

此問對之禮也。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于尺矣。蓋天子之尊，雖小，不敢言不能，故但以服衣之長短對之也。

天子問君之年，問其臣也。故對曰：聞之始服衣，若于尺矣。蓋天子之尊，雖小，不敢言不能，故但以服衣之長短對之也。也。故對之詞謙，凡問俱是少者觀之。始字，四能字，可見長是稍長。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蓋為國以禮而禮莫重于祭，故以為言能從則知其長，未能則知其幼也。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蓋御者六藝之一，幼則未能也。

禮記手說

卷之十

年

外註御謂主事也。官有世功，子學父業，故有御事之因。大、全、方、氏亦作治人之事，見後。

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講矣。幼曰未能典講也。蓋士賤無官，有賓客皆請禮節，皆以其子典之故也。

典講與主講同也。

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蓋負薪者，庶人力役之事也。

大、全、方、氏曰：貴賤雖不同，莫不有為以用事，從事宗廟社稷事神之事也。御則于事有所治，蓋治人之事也。典講則與主講同，蓋也。

人之事也。負薪則力役之事而已。事神重于治人，治人尊于事人。事人逸于力役，此重輕尊卑逸勞之別也。

問國君之富，則數地以對。及山澤之所出，蓋數地則知所入之多寡。數山澤則知所生之多寡。皆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而非聚斂所致也。地廣狹，如百里、五十里、三十里之類。山澤所出，如魚鹽金石之類。皆天子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天下共見，不須問也。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蓋有宰則知有采地。食力則知有賦稅。祭器衣服不假，則知有田祿。皆謂有功德之賜，而非聚斂故也。

宰，邑宰也。食力，食民賦稅之力也。

禮記手說

卷之十

年

問士之富，以車數對。蓋上士三命，得賜車馬，祭君賜故也。

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蓋庶人受田有定制，惟畜牧之多寡，則存乎人故也。

天子祭天地 節

此祭祀辨分之禮也。天子有天下，天下之神屬焉，故祭天地祭四方。又望祭其方之山川，祭五祀，皆每歲而徧。諸侯有國，故祭所居之方。及境內山川，亦祭五祀，而歲徧。大夫有家，故祭五祀，而歲徧。士但得祭其先祖祠而已。德有隆殺，故神有大小。業有廣狹，故禮有遠近。必歲徧者，取不疎不數之義。註中天子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四時各祭其方，及方之山川，以迎氣。春祭戶，夏祭灶，季夏中霽，秋門。

行所謂歲倫也

○凡祭有其廢 節

此凡祭之禮也凡祭有其廢之如已毀之宗廟變置之社稷是義所當廢者則其敢舉而復祀之也有其舉之如已脩之壇墠已正之昭廟是義所當舉者則其敢廢而輒毀變之也不特此也非其所祭而祭之毋論不正之神即天地山川法所不得祭者非謂即借名曰注祀淫祀者神不享之故無福也此皆所當戒也

○新義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也魯郊禘祀文王季氏旅太山僭也魯祀爰居諂也皆非所祭而祭也

天子以犧牛 節

禮記手說 卷之十

此辨分之禮也犧牛肥牛皆在滌三月者而犧又毛色之純天子以犧牛取其純諸侯則取其肥而已大夫臨用求之不得在滌士以羊豕不得用牛也

支子不祭 節

此正嫡之禮也嫡子承宗祀故曰宗子庶子為旁支故曰支子祖稱廟在嫡子之家庶子賤不敢輒祭若宗子有故而支子攝之猶必告于宗子然後祭不敢專也

○凡祭宗廟 二十一節

大呂氏曰祭宗廟之禮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所謂盡物者盡其物之至美者以薦之然後可以不歉于心鬼神其來享也故祝

皆舉其美而言于物不敢不盡也新義若內志不盡而徒以美名侈之豈孝子享親之心乎

此盡物美稱之禮也凡祭宗廟之禮其獻也必有取于物而物又有取于美如禽獸之獻以肥腍為美故祝者之詞牛曰一元大武豕曰肥則述大也

元頭也武足跡也

豕曰剛鬣蓋豕肥則鬣剛也

豚曰腍肥取充滿之義也

羊曰柔毛蓋羊肥則毛細而柔弱也

鷄曰翰音蓋鷄肥則鳴聲長也

禮記手說 卷之十一

翰長也新義一說翰羽也鷄鼓翰以鳴故曰翰音雉醜趾間無趾其足疏故曰疏趾

雉曰疏趾蓋雉肥則兩足開張也

兔曰明視蓋兔肥則目開而視明也

一說兔明月之精視月而孕故曰明視以上皆禽獸之類也

魚腊鮮羹以得宜為美故補曰尹祭專割方正也

尹正也

烹魚曰商祭商度其燥濕之宜也

烹乾也

鮮魚曰艇祭艇然而直不餒敗也

水與酒以潔清爲美。故水曰清滌。謂可澆濯清之至也。酒曰清酌。取既淨之義也。

古酒醴有清有糟。未涉者爲糟。既涉者爲清。

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爲美。故黍曰香合。蓋黍熟則粘聚不散。其氣又香也。

粱曰薺。其蓋穀之強者。其莖葉亦香也。

稷曰明粢。蓋明則足以交神也。

祭祀之飯。謂之粢。稷粱也。

稻曰嘉蔬。蓋立苗疏則茂盛嘉美也。

蔬與蔬同。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主

非以根本豐盛爲美。故非曰豐本。

鹽以味之厚爲美。故鹽曰鹹醢。

玉以不瑕爲美。故玉曰嘉玉。

幣以中廣狹長短之制爲美。故幣曰量幣。凡此皆隨其物而美其體。以祝于神。所謂外盡物也。而內志之盡可知矣。

天子死曰崩

三節

此喪祭正名之禮也。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床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

新義大夫有德有位。死則事已終。故曰卒。士方有祿而不能終。故曰不祿。庶人無德無名。與身俱盡。故曰死。註死。漸也。消盡無餘之

謂尸陳也。未殯歟。陳列在床也。柩久也在棺者。無使土親膚。欲其久也。羽鳥。飛翔之物。降下則死矣。獸能動之物。腐敗則死矣。漬。謂其體腐敗漸漬也。兵者。死寇難之稱。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註曰。皇以君之稱尊之也。考成妣。絕辟法也。妻所以法式也。爲之宗廟。以鬼享之。不得不異其稱謂也。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書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註嬪。猶賓也。夫所賓敬也。短折。夭橫而死也。此言卒與不祿。與上文大夫士同者。彼以位之尊卑言。此以數之脩短言也。新義有子考無咎意。承考也。書言大傷厥考心。又事厥考厥長。聽聽祖考之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主

彙訓。倉頡篇云。考妣延年。書又云。嬪于虞。詩大明嬪于京。周禮九嬪之官。皆非死而後稱。蓋古者通稱後世乃異之耳。

○天子視

二節

此端視之禮也。人之精神係于目。故目之所視。卽心之所注。而禮之所行。而況于森嚴之地乎。視人者。禮當平視其面。但天子尊。臣對之。其容宜俯。故視當在衿之下。帶之上。視國君亦俯。當在面之下。衿之上。惟視大夫。乃得平視其面。至視士。又得旁及五步之間。此視之禮也。

天子視。謂視天子也。疑問直作天子視中。俯仰亦有難通處。似不必。

大禮之所以必謹于視者。蓋以凡視之禮。可以觀人。上于面則微。視仰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以下人矣。下于帶則憂。蓋視俯者其神憂。知其憂在手心矣。傾則姦。蓋視流者其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乎胸中矣。此君子之所以慎也。

君命大夫 節

此肆命之禮也。人君有命。人臣肆之。所以為豫也。而大夫與士。猶當同心共濟。蓋區畫之詳。悉利害之故。不至臨時有參差迷謬而後可。其體維何。如命在于官。則所肆而言者。惟在于官。命在于府。則所肆而言者。惟在于府。命在于庫。則所肆而言者。惟在于庫。命在于朝。則所肆而言者。惟在于朝。蓋居是位也。不敢以侵他事。治是事也。不敢以有他慮。此所以志無所分。而政無不舉。謀無不合。而道無不同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主

。四在字。正君命之所在。四言字。正大夫士之所肆。官主職司。則預緝版圖文書以待稽考。府主藏貨。則預儲寶藏貨物以待匪頒。庫主貯器。則預治車馬兵甲以待徵發。朝主出治。則預極謀謨政要。以待設施。

朝言不及 二節

此言動謹微之禮也。朝言不及犬馬。微賤之類。非所當言者也。朝儀貴肅而有常。雖輟朝矣。猶不宜為左右之顧。蓋敬心不存。則必形諸外。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矣。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不

知禮而罔此所以當謹也。

。新義凡非所治者皆異事。非所謀者皆異慮。

在朝言禮 節

此見為國以禮也。朝廷之上。禮教為大。故言者必依之。如已有不知而問之。禮也。即人有問而我對之也。亦以禮也。所謂言禮也。非禮則何問何對而何言矣。

。大享不問卜不饒富

此貴誠之禮也。凡祭祀之禮。吉日未定者。用卜。大享之禮。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素定。不問卜也。禮有主于備物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牲用饋酌用陶匏。席用蒲藉。視天下之物。無可以稱。以少為貴焉。

禮記手說

卷之一

主

不饒富也。蓋存養不懈。故日月有常。而饒于內心。非饒于外物。此大享之所以為大禮也。

凡擊天子 二節

此辨擊之禮也。凡執物以為相見之禮者。天子交神。則用鬯酒。芬香條暢。明德惟馨也。諸侯朝覲于天子。則執圭。精白承休。端方治國。如王之德也。卿執羔。同寅協恭。持廉守貞。如羔之羣而不失類。且潔素也。大夫執鴈。進退以時。上下有序。如鴈之賓鄉不爽。飛有行列也。士執雉。耿介有文也。庶人之摯。匹安分不遷也。童子未成人。不敢當賓主。或見師友。則以摯奠委于地。而退避。或野外或軍中。無物可持。為摯。以纓拾夫。隨所有用之可也。

新義庶人以上。因分而異。勝之常也。至于有擊者。乃不。擊者乃不可廢。禮則又禮之變也。禮。酒曰拒。以。之。曰。曰。不以。直謂之。天子無。惟交。乃。之。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不言璧者。舉圭以。也。馬之。即馬鞅也。拾射。也。矢。箭也。纓。拾矢。不必分。也。野。曰。是。家。曰。鷺。

納女于天子 節

此納女之詞也。凡納女于天子者。其詞曰。備百姓。于國君曰。備。于大夫曰。備。皆不敢以伉儷自期。但備妾媵之數而已。自中之詞也。

禮記手說卷之二

黃岡無補陳鴻恩著 男 琮 公瑩 孫乾清

公珩 珣 健

珪 珽 確

公瑾 暢 習

續谷後學 了元陳王話 訂

培甫唐必登 梓

王制

盧植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新義三代立國。紀剛制度。較若。一雖有辟王而維持者不亂。享國長久。職此故也。周衰暴君汚吏。

禮記手說

卷之二

慢其經界。而井田之制壞。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而班爵祿之制不詳。至秦開阡陌制郡縣。古法掃地盡矣。然其書幸有存者。漢文令博士諸生。雜取傳記。作為此篇。其書推明班爵制祿之法。祭祀養老之義。雖與周官孟子少異。然先王良法美意。賴以有傳。文帝之功。于是為大矣。

王者之制 七節

首句總起。公侯伯子男。合次節。爵之制也。天子之田。至末節。君士卿祿祿之制也。

此王者爵祿之制也。爵以貴之。非王爵之則無貴。祿以富之。非王祿之則無富。而古王者之制。祿爵何如。建侯崇德為首。故制君之爵。公。

侯伯子男以漸而殺凡五等所以差其德而尊崇之萬民之上以爲國表則也

大司馬爵以德制祿以功德有厚薄故爵有崇卑功有多寡故祿有隆殺新義王者有純王之心又有純王之政其崇功顯庸太宰以馭其官大司徒以庸制祿而王定主之多寡必當其功則受祿者各自懋功以承之矣其尚賢詔德太宰爵以馭其官大司徒以賢制爵而王定主之尊卑必稱其德則受爵者各自懋德以報之矣

設官分職爲次故制臣之爵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以漸而殺凡五等所以奉天子佐佑其君之德而致之民者也此

禮記并說

卷之二

二

皆爵之制也

其制祿也祿以田而制天子之田方千里矣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各隨其爵以漸而殺而此外又有不能五十里者非他則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者是此外諸侯之田之制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所以示本大而末細也要知此句不重只要起下文耳不能以下是倒裝句不能猶不足也不合不與王朝之聚

會也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于天子故曰附庸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百里天子之卿視伯七十里天子之大夫視子男五十里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不能五十里此內諸侯之田之制也

大全徐氏分田之法內必視外者蓋先王之制出爲列國之君則

入爲王朝之臣出入均勞以一內外此所以內諸侯祿視外諸侯而爲之制也若畢公保釐東土衛侯以列國入相于周周公于東復相成王山甫祖齊式謚其歸春秋鄭武公爲周司徒鄭莊公爲平王卿士而滕侯亦曰我周之小正

因田制祿何如制農田百畝此其有定者也百畝之分其中有肥饒者上農也有瘠瘠者下農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此其無定者也由是庶人在官之祿以是爲差而要之士大夫卿之祿皆自農田而推廣之矣

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之屬多者不得過食九人少者不得下食

禮記并說

卷之二

三

五人隨其勞逸爲五等故曰以是爲差也此節說農田只要起庶人在官然其意亦不重此只要引起下兩節耳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十八人上士倍中士三十六人下大夫倍上士七十二人此三等之國所同者也夫國之卿四大夫祿得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十卿祿得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

夫國之卿三大夫祿得食二百一十六人君十卿祿得食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得食一百四十四人君十卿祿得食一千四百四十八人此三等之國所異者也蓋由卿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由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苟亦必之制

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此所以多寡同異也此皆祿之制也

次國之上卿 二節

前節大夫而士三等之國命不同故位亦不同次節士而下三等之國命同故位亦同類與聘為命與聘行各二事故各以並會總此詳三等國其卿大夫士並會之位序也大國次國小國固各有上中下卿士大夫下大夫矣然有時類聘而並會也則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中卿當其下卿下卿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卿當其上大夫下卿當其下大夫其不同者凡以命不同故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四

新義前言上大夫卿是上大夫即為卿也後言大國三卿通曰下大夫五人不言上大夫是卿即為大夫矣此乃于上中下卿之外別有上大夫下大夫且後言小國二卿而此亦言三卿前後刺繡大國次國小國各有士二十七人有時為介或特行而並會也則以大國之士為上而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矣其有次國之士為中小國之士為下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上九當其上九中九當其中九下九當其下九其同者凡以命同故也

徐註云此錯簡當在後章小國上士二十七人之下蓋其所言三國之制自上士止故又言此以足之非謂類聘之士可空國而出也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謂天子及三等之國其中士皆三倍于

上士下士皆三倍于中士也細玩較理勝且本文明曰中士下士而乃以次國之士為中士小國之士為下士牽強殊甚

凡四海之內 三節

首節畿外封國之制二節畿內封國之制末節總計其數也搜義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庶封建于天下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于王朝

此封建之制也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其大約也每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惟名山大澤在其境內者以其為神物所藏寶貨所出非諸侯所得專則不以封焉其餘封而未盡者則以為不能五十里之附庸或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五

以為開田而待有功一州如此八州州二百一十國此畿外之制也新義先王建萬國諸侯亦是相山川形勢以分列之未有拘泥開方之法鑿鑿定限而毫無短長多寡于其間也且當時太山屬魯牛山屬齊名山大澤何常不以封也哉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惟名山大澤不以盼賜其餘以為元士視附庸者之祿或以為開田而待匪須此畿內之制也

總而計之凡九州王畿國九十三八州國一千六百八十共一千七百七十三國算皆自五十里止者其不能五十里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尚不與此數蓋本無私以眾建既萬國相親而且山澤之禁

繞手一尊開田之餘待于無盡此又制之最善處也

天子百里 節

此畿內租稅之制也天子王畿之地方千里矣然近而百里之內其租稅之入則王朝百官府文書之具泛用之需皆于是乎共之蓋百官分甲用輕故百里所出不爲不足但以近者爲主則欲其易給而無勞耳遠而千里之內其租稅之入則天子服用于是乎取之蓋分專用重故千里所出不爲有餘但以遠者爲主則欲其難致而有節耳

雖兩平出題重天子句百里千里只當遠近字看蓋皆以王畿言百里即在千里內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六

千里之外 節

此畿外方伯之制也天子東建諸侯不可無所統一也故千里之外設方伯其制維何五國地稍廣易于渙散則合爲一屬聯屬之義即于五國中擇一賢君爲長言其才足以長人也倍爲十國地又廣易于睽貳則合爲一連連比之義即于十國中擇一賢君爲帥言其知足以帥衆也又三倍爲三十國地愈廣矣恐有卒然之變則合爲一卒制變之義即于三十國中擇一賢君爲正言其德足以正人也合二百一十國乃爲一州有伯八命作牧而得專征伐是爲方伯合而言之州一伯八一伯一州七正則八州五十六正一州三十一帥則八州一百一十帥一州四十二長則八州三百三十六

長八伯各以其所屬上屬于天子之老二人此二人爲誰則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者是蓋方伯下統于正帥長其僅重見上下之相維上又屬于二老其權不敢擅見內外之相一此制之所以爲善也

新義三百一十國無以摠之則權分而彼此不相爲用地遠而賢否無所干請大令徐氏先王舉天下以封建諸侯而然無所紀綱于其時則強弱相吞而大小無以相維非經久長治之策也蓋方伯之設所謂褒著功德深根固本而不可拔其所係大矣哉

千里之內 節

此分服之制也王畿有內外則道里有遠近朝貢之期不可以不定也故分服于千里之內其名曰甸取治田之義治甸田者納稅視外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七

常厚食甸邑者朝覲視外常密以其在王畿之內故綜理甚詳也若夫千里之外其近于侯服者名曰采采取美物爲貢以當穀稅者也其遠於荒服者名曰流放罪人之地也凡居此者納貢漸薄君此者朝見漸疎雖在王畿之外而經畧有序也

註方氏王畿千里之外莫近于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者莫遠于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舉最近最遠則綏要之服在其中矣按五服甸侯綏要荒

天子三公 節

此內外建官之制也天子總理天下不可無人以輔之也故有三公論道經邦佐萬機而調萬化國有大事如大興作大利害則卿之任

也故三之而九等而下之或典禮樂或應簿書則大夫士之任也故三之而二十七又三之而八十一為蓋職隆者事益簡職卑者事益衆且必陽數者天子理陽道也

諸侯一國亦不可無人以輔之也故大國三卿然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國大者宜專其命而反命于天子國小者宜自上出而反命于其君又聖人控制大國優假小國之意也

若看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皆命于其君亦說得去

天子使其節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八

此三監之制也方伯既屬于二伯矣先王尤慮其專征一方而二人處內遠弗及問也于是使王朝大夫為三監之官監于其國國三人焉使大夫者見王命之尊雖大夫得以制方伯庶方伯權重而不致專又大夫位卑而不敢肆必以三者一人勢孤而不能偏察二人是偏而未免異同三人則更相贊助以歸于一此皆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

天子之縣節

此內外世爵之異也天子之縣內諸侯但世祿而不世官是內諸侯祿也至外則不但世祿而且世爵是外諸侯嗣也蓋內諸侯輔佐王化必選賢而用而外諸侯統服王朝推有功而封且內諸侯若有能

則權移于下而人主孤立外諸侯不專國則藩屏無助而人主亦危立故其制不同如此

方氏曰祿所以養其人嗣所以傳其國葉氏曰內以世祿為主惟外以世爵為主惟外以世爵為主惟有惡不肖者乃止世祿

80制三公

二節

此見制之重也王者有制所以防僭踰而消窺伺也故三公八命尊冕加一命為上公得服衮冕是三公一命衮也人臣九命而衮尊冕已極無可加矣若有加則特恩賜物可耳至命數不得過九命蓋以衮雖無窮德雖有餘而制不可易也

賜賜物也註作為三公而有加衮者似添足按衮冕天子十二旒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九

纁十二龍上公九旒纁九龍衮衣天子十二章其龍一升一降上公九章但有降龍無升龍衮冕上公八旒纁八龍諸公七旒纁七龍

至若次國之君不過七命過七命則擬公小國之君不過五命過五命則擬侯伯大國之卿不過三命過三命則擬國君以至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凡以制不可過故耳先王之為後世防也嚴矣哉

君卿只言命服以命異可例見也侯伯七命服鷩冕子男五命服毳冕三命玄冕再命緇冕一命爵弁新義前以公侯為大國伯為次國此以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者彼以地言此以命言也

凡官民材 二節

此官人之制也。凡民之材有大小不同。官民材者必先評論其道德。行義多實而觀其材之所有焉。如德則有知仁聖義中和行則有孝友睦姻任恤。藝則有禮樂射御書數。皆其論之所必審也。是故論未辨其材也。論辨然後使之才大者任大才小者任小也。事未任不遽爵也。任事然後爵之。任大者爵崇任小者爵卑也。位未定不遽祿也。位定然後祿之。爵崇者祿厚爵卑者祿薄也。凡此皆慎也。而行之必以公焉。蓋爵者天命有德天下人之所共與爵人于士所會之朝正與士共與之義也。猶刑者天討有罪天下人之所共弃刑人于眾所聚之市正與眾共弃之義也。公之至也。

禮記手說

卷之十

十

使使之任專也。位爵位也。使之時猶虛至此乃定。故曰位定也。新義工夫全在一論論得仔細則可使何事可辭何官可食何祿俱有定案了。然後使之爵之祿之漸漸加去不是做一節方加一節。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惟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皆弃之之意也。

周官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官者守內則者守圉鬻者守積則不畜刑人商制也。惟其所之者量其罪之所當往之地而居之。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不及以政賦役不與也。示弗故生不授之田不賜其之示不故欲其生也。

諸侯之于天

十節

新義諸侯受封在外。天子建極在內使彼此不相門問。則君臣之間際隔甚矣。故制為朝聘之禮。所以致臣節于天子。制為巡守之禮。所以宣上德于諸侯。

此朝聘巡守之制也。諸侯之于天子有聘以通好。有朝以述職。通好不欲疏。故比年一小聘使大夫。三年一大聘使卿。述職不欲數。故五年一朝君親行。此朝聘之禮也。

天子亦五年而一行巡狩之典。巡所守察吏治焉。

搜義四方諸侯分四年來朝畢。適五年之期。天子乃巡守。

其禮維何。歲二月東巡守。春主東方。順天時也。必仲月用其中也。至于東嶽岱宗燔柴以祭天告。至。遂望祀東方山川之常祭者。于是覲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十一

見諸侯君臣之禮。神人之序也。問有百年者就而見之。所以乞老者之言。教孝也。

命太史之官。采錄民間歌謠之詩。陳之于以觀民間風俗之貞淫而移風之化。卽于此焉。禹又命司市之官。備書民間貨物之賈。納之于以觀民間好惡之端。辟而平情之化。卽于此焉。蓋非徒觀民也。其志淫者其好辟。由上有以感之。而其心端者其風貞。豈民之自為風也哉。此觀政者所以必于民焉。觀也。

前二句只是觀民。末句一志字。方在上人感化上說。大分氏分承極有理。志好不皆淫辟。獨言淫辟者。舉失以例得。舉好以例惡。宜舉好惡以例風。蓋巡守之觀。原為防其淫辟故也。淫之反為貞。

時之反爲正詩有貞淫則風有貞淫貨物有端辟則好惡有端
提出于上之所感時說美惡奢儉貴賤等字太多反把題面混了
且于觀風下補出政令之得失于觀好惡下補出表率之邪正
亦似多一層非是

命典之官正朔有間時月日此頒自王朝者得無威侮五行怠弃
三正其考而定之所以奉天道也王制有法律禮樂制度衣服
此統于畫一者得無變亂成法紛更舊典乎汝其同而正之所以明
土制也

大分方氏王者必頒曆以一正朔故考之作曆者不能無縮及
其久也日不能無差故必定焉蓋考之虛其不一定之欲其無差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十三

律有輕重禮樂有隆殺清濁制度有大小長短衣服有文質未嘗
同也此所謂同欲其同出于天子而已同出于天子則正于一矣
故言正之

諸侯外祭有山川神祇有廢其祭祀而不舉者是爲慢神而不敬不
敬者君削以地蓋山川地之望故也

內祭有宗廟有素昭穆之次失祭祀之時而不順者是爲忘先而不
孝不孝者君削以爵蓋爵者宗祖所傳故也

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寬之遠方革制度衣服者爲畔
者君討聲罪致戮以上皆所以示懲也

不從違戾也

其有有功德于民者如善民之風俗齊民之好惡奉天道而民事
緩連王制而民道不生祀乎山川而民知有敬順于宗廟而民知有
親蓋國君一舉動無不與下民相關而王者時巡行正以使斯民
循其舊章而進之律凡以爲民而已此所以示勸也此皆東巡守之
意及民上加地進律中有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
巡守之禮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事畢而歸告
至于祖廟之廟牲用特牛殺于時祭也

天子將出 節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十三

此祭禮之異也天子爲巡守而將出其事大其禮隆類乎上帝以其
禮類于正祭也宜乎社以其義有稱于事也造乎禘造而告之如生
時之出必告也諸侯爲朝覲而將出亦重其事宜乎社造乎禘蓋天
子父天母地而禘正身之所自出諸侯社以守土而國則先君所傳
故耳

○天子無事 節

此明天子之所以尊也凡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無論朝宗親遇
名曰朝是朝禮也尊天子也而抑知其所所以尊乎非天子不議禮
侯平日固已敬而用之矣而至此必考之以得毋有違錯否非天子
不制刑諸侯平日固已奉而行之矣而至此必正之曰得毋有偏任

不考禮非考天子之禮也。考其所以敬用天子之禮之心。正刑非正天子之刑也。正其所以奉行天子之刑之心。所謂德也。諸侯平日固無不以清白自矢。而至此兢兢業業。惟恐一毫有失。無以懾獨知而當此獻捷是心也。德其有不二者乎。若是乃所以尊于天子耳。蓋君之於臣相臨以分。而自制以心。以分尊之。不若以心尊之。之為其以二三之心尊之。又不若以純一之心尊之。之為至。彼夫趨踰進退之飾。擊曲恭敬之容。皆尊之末務耳。豈其所以尊也哉。事君者審之矣。考禮正刑只是惟恐有失意。非真有違僭偏枉可考正之謂。平常守禮奉法。至此考正。正是一德。不可禮刑德三平。德乃尊君之本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十四

天子賜諸侯 四節

首節兩則字。以天子辨。分為主。下三節然後字。以諸侯奉命為主。白虎通諸侯能和民人者。賜樂。能征不順者。賜弓矢。能討有罪者。賜鈇鉞。能備孝道者。賜圭瓚。命之教。以始立學言。非如樂器之類次第而賜也。

此見禮樂征伐教化皆自天子出也。諸侯有能和民人者。天子賜之樂。其賜諸侯樂也。則以祝將之。蓋祝節一曲之始。立事實。而諸侯地闊澤遠。施故以祝將命也。賜伯子男樂也。則以將之。蓋鼓節一唱之終。其事疾。而伯子男地小。澤不及遠。故以將將命也。將之謂使者執以將命也。祝形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

中有推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之始。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插之。則旁耳自擊。所以合樂之終。

諸侯能征不順者。天子賜之弓矢。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未賜不敢專征。也能討有罪者。賜之鈇鉞。賜鈇鉞然後得專殺。未賜不敢專殺也。

弓矢利用遠。征者以行于遠。為主。鈇鉞利用近。殺者以制于近。為主。

諸侯能備孝道者。天子賜之圭瓚。然後自為粢。若未賜圭瓚。不敢為粢也。而宗廟之禮不可廢。則求粢于天子。而用璋瓚焉。因粢親而益見尊君矣。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十五

廣慶堂藏板

大全馬氏曰。獻奠重于裸。則是粢為禮之至也。孔子亦曰。粢者敬之至也。故未賜圭瓚。不敢為。

諸侯始立國。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蓋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所以一道德也。小學在公宮南之左。以方生而進者。宜養之于內。大學在郊。以已成而定者。可達之于外也。諸侯之學。其名曰辟雍。以明達諸和為義。非徒取環壁之形而已。諸侯之學。其名曰類官。以頒政正人。頒教化人為義。非徒取半璧之形而已。此立學之制也。

論諸侯立學。因及其名。而以。句形起。非兩平語。新義諸侯。士由內以升于外。故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天子選士。由外以升于內。故大學在內。小學在外。小學者。洒掃應對之事。大學者。格物致

知之道

天子將出征 二節

上節王師討罪人而出之禮下節獲罪人而歸之禮新義師出以禮而討罪人而歸之禮預定而無潰敗之虞師旋以禮則功伐善之形而有謙恭之美代之師如時雨凡以禮而已

此王師征伐之制也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廟乃禘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非一人之私怒也受成于學集眾士之嘉謀也奉天討以正有罪故謂之征禘師祭名祖曰受命則類宜造皆稟命也先禘後祖者祖尊而禘親也舊言受命為卜于廟師固有卜未必卜廟出徐註

禮記

卷之十一

十六

廣雅釋義

出征執有罪及則釋奠于學以訊誠意蓋于文德之地告武功之成以明用武以文任威以德也

訊謂其魁首當訊問者敵所截彼人之左耳

天子諸侯無 四節

新義先王為祭祀賓客不得已而取禽獸然對時育物之意常流益于其中如合園掩羣及取之非時用之無制則其心有惻然不自安者故此章于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獨加詳焉易曰先王以是對時育萬物正是此意

此田獵之禮也天子諸侯無事則每歲為三事而田獵三田者一為乾豆敬神也二為賓客敬賓也三乃為充君之庖先奉神次奉賓而

後自奉此其義也

乾豆腊之以為祭祀之豆實也

無事而不田則乾豆賓客之用缺矣故曰不敬若田不以禮則上下無節盡物而取之不曰暴天物也哉田之禮何如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皆為盡物惡非禮也

天子殺而獲所驅則下大綏以示不田于是而諸侯田矣諸侯殺則下小綏于是而大夫田矣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終之此於有序之中寓止殺之意田之禮也

言只言尊卑貴賤之次序新義細玩下大綏下小綏止佐車分明有止殺之意這便是取之有制與下取之以時意甚聯合

禮記

卷之十一

十七

孟春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以取魚季秋豺祭獸然後田獵以取獸仲秋鴈化為鷹然後設罝羅以捕鳥季秋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以伐木順時序也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廣仁恩也此皆田之禮也

昆明也凡虫得陽而生得陰而藏故謂之昆

冢宰制國 五節

此國用之制也冢宰之制國用也必于歲抄五穀皆入之時然後制國用焉必于歲抄者蓋地有大小用之此一定者也年有豐耗視之此不一定者也制國用者于是歲之抄計地與年之所入者以三年通融之法制之而量入以為出焉蓋由入而出為國用曰量曰

正所以制之矣

新式三國制國用通虛直到量入為出方是制之寔大小是一定的故直日用豐耗是或然之故故必曰視用字視字總是要起下文以字以三十年之通亦只是虛說個通融無弊可常行的法非若後節節時填定算出也說不可犯

國用既制喪祭正用之大者祭則總計一歲之數為十而用其一焉禮其重于祭故也

喪又視祭不同三年之喪不祭為其忘哀也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縉而行事不以卑廢尊也非是則不祭矣喪事之大如此中間禮節煩難故又總計三年經費之數為十而用其一焉亦以死喪異變三年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六

始除故也

喪祭相較祭是吉是常喪是凶是變

喪祭二者之用既視其功之多寡矣若功多而用少則殘敗而不整曰暴功少而用多則汎濫而沒禮曰浩皆非也惟豐年用豐年之份而不奢凶年用凶年之份而不儉則無暴與浩之失言祭而喪可知矣

夫何以為三十年之通也于積貯見之蓋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是以先王務廣儲蓄于天下大要每歲所入均拆為四而用其三每年餘一則三年餘三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也積至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又積至三十

年必有十年之食此非所謂三十年之通乎以三十年之通母論歲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而天下可永保無事矣

此三十年之通覺此與前稍別者前主制國用就所用三分者而言此則就所餘一分者而言也

天子七日 四節

此喪禮之同異也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者蓋送終禮物尊者多而難備卑者少而易備故殯之日數不同天子七月同軌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士三月同位至故葬月亦不同也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者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十九

無貴賤皆然也

庶人縣封懸繩而下之不得碑緯也葬不為雨止以禮儀少也不積土為封不標墓以樹不須顯異也惟喪不二事天子庶人皆然

徐註檀弓仲尼曰王崩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是天子不二事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朱子曰言君薨則諸侯亦然語是諸侯不二事也曾子問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若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是卿大夫不二事也若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非也註引以明士以上有二事也誤矣

自天子達于庶人喪從死者衣衾棺槨死者得以安其分祭從生者

牲牢諸幣生者得以盡其情

支于不祭說見曲禮

天子七廟 節

此廟祭之制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蓋廟以名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廟而祭之仁之至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一。義之盡也。庶人無廟。分所制也。

天子諸侯 節

此言內祭之同名也。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杓。杓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夏曰禘。禘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也。秋曰嘗。新穀熟而嘗也。冬曰蒸。蒸衆也。冬時物成者衆也。

天子祭天地 節

此言外祭之異禮也。天地者有域之址。大天子者域中之所尊。故天子祭天地。社稷者土谷之神。諸侯爲天子守土。故諸侯祭社稷。大夫有家。故祭五祀。名山大川有功于民而所取財用也。天子君天下而所報者衆。故祭天下名山大川。其祭之禮五。嶽則視三公。九年九獻。四瀆則視諸侯。七年七獻也。諸侯君一國而所報者寡。故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又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蓋建國多因前代故墟。今無主祭之子孫。則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祭之。以其昔常有功德于民也。

三公葵、鰒、九牢。饗禮九獻。簠十、簋十二、豆四十也。侯伯七牢。七獻。簠八、簋亦十二、豆三十二也。

天子禘祫 三節

主之食于本廟曰禘。牲者禮殺。主之合食于太廟曰祫。祫者禮合。天子將祭而三時祫。諸侯因王事而廢其二祭。不得如天子之四時皆祭矣。又適王尊而禘一禘一祫。不得如天子之三時皆祫矣。于孝享之中寓尊王之意。亦仁之至。義之盡也。

此言內祭之異禮也。天子四時之祭。禘祫者春物未備。省而從禘也。祫禘祫嘗禘者。物以漸而成。見天時之威。若享以漸而豐。昭民力之普存。此天子所以獨隆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三

二十一

諸侯有南方者。春祭畢而夏來朝。則闕禘祫。是初則不禘也。三方皆然。是禘則不嘗。嘗則不禘。禘則不禘。重王事也。

諸侯約固植矣。禘則今歲植。來歲祫。祫之明歲又植。是禘一植一祫也。嘗祫禘祫。其中禘之異者。避王尊也。

徐註。祫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之廟。而毀廟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此則謂時祭之祫也。

天子社稷 節

此亦祭禮之異制也。天子社稷主天下土谷。故祭用太牢。其禮隆。諸侯社稷主一國土谷。故用少牢。其禮殺。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

而上綴國君無田則存而下同庶人庶人春荐韭夏荐麥秋荐黍冬荐稻並配以卵麥配以魚黍配以豚稻配以鴈各順其時之所有而

田主曰也祭則禘祫嘗烝是祭有常月春無常時祭必卜日春不擇日祭有尸春無尸祭以三牲黍稷苴蕡牲此其異也

祭天地之節

此天子用牲之義也大禮必簡則內心而貴誠故祭天地之牛角翦栗宗廟之牛角握小禮必繁則外心而貴味故賓客之牛角尺

主天子言賓客者諸侯來朝為賓大夫來聘為客也中有天神人鬼事神待人之不同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諸侯無故節

此臣民用物之制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凡以行禮宜豐自奉宜薄也

庶羞不踰二節

此節是不敢以奉已者厚于神兼天子諸侯大夫言後節是不敢以祀神者後于已專主大夫言

此明祭禮之重也庶羞不得踰牲燕衣不得踰祭服寢不得踰廟自奉宜薄事神宜厚也

羞不踰牲如牲是羊則不以牛肉為庶羞也

大夫有田祿故祭器不假言必造也若祭器未成則不造燕器言先

造也

古者公田七節

此詳古王者賦役之善政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但藉民力以耕而不稅其私所以寬農也

藉而不稅但賦其地之屬以抑末而不征其貨所以寬商也

藉川澤以時入而不禁但禁其非時而不禁其採取所以寬萬民也

夫主田者祿外之田以供祭故無征所以厚賢也

新義一說夫餘夫也餘夫業外之田故亦不稅此說較可不然夫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二

字無着落以上總是定賦用民節是定後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所以寬民力也

大全陳氏曰起一人之繇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則千畝不舉

先王知其如此故用不過三日以寬之用民力義也不過三日也

也

田里不粥蓋受田有定則生者不得兼併而民無憾于養生墓地不請蓋族葬有序則死者有所安厝而民無憾于送死

司空執度九節

冢宰見前後接司徒司馬司寇則此九節當為一章專主司空以

備五之職也百師執度度字心也舊訓丈尺謂量度

字居民材節因乎正司空所執之度也。度地居民且虛居民只作安民。看不專指民居。下文使居民材井田居民皆是新義居民。于中國則脩其教。齊其政而見化導之。有方于四夷則達其志通其欲而見歸服之。有法必欲強而易焉。其母乃以居之者擾之乎。提要見他必因處。

此詳舉司空之職。見民居所由安。以起興學之端也。司空掌邦土。執心計之度而度地。居民其職也。彼居民之處有山川有沮澤。此一定之體也。而天之氣寓于其中者。則有春夏秋冬之不同。遠近之形。出于其外者。則有東南西北之或異。執度者。時去四時之所宜為。而不迫其所難為。量地遠近之所易致。而不苦其所難致。由是興舉民事。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主事

任用民力。斷無有違天時而悖地宜者矣。

與事任力。司空之職也。規天條地。司空之道也。有是道而後其職可舉。裁成輔相以左右民。所謂執度度地居民也。古官重司空。禹平水土。司空之職舊說泥甚。

至使民亦有道焉。凡使民但任以老者之事。而不竭其力。仍食以壯者之食。而不薄其養。舉其中。施從其厚。所謂合乎人心者此也。善居民者。先居民之材。蓋日用所必需也。然必因天地寒煖燥濕之異而為之備。其故何也。蓋天地間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異而為之備。其故何也。蓋天地間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豈但異俗性情之剛柔輕重遲速亦覺異者。然則五味安得不異。和器械安得不異制。衣服安得不異宜乎。聖人于此亦豈能強之使同也。

哉。修其教以一民之性。至於俗則不易之以俗不可易也。齊其政以一民之情。至于宜則不易之以宜不當易也。

廣谷六句散說為是。由是推之中國而外五方之民皆有俗宜之性也。而不可推移焉。性即俗宜之性。所謂習慣成自然。是非天命之性也。註中氣稟字似多一層費周折。

是故人未有不火食者。乃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人未有不粒食者。乃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雕刻其額。以丹青涅之。東南地氣煖。故有不火食者。西北地寒少。

禮記手說

卷之三

主事

五谷故有不粒食者。

不火食。不粒食。何以為生。中國夷蠻戎狄皆有所安之居。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隨地以資其生。無不足者。此所以不必同也。

惟是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則不可無以處之耳。言語不通。達其志而後通。嗜欲不同。通其欲而後同。則設官是已。設官于東方。其名曰寄。謂寄託其意于事物而通之。設官于南方。其名曰象。謂以意做象其形似而通之。西方曰狄。觀遠履其事而知其意言之。所通之北方曰譯。以彼此言語相騰釋而通之。此正所謂達志通氣也。

。狄猶迷也。緩猶履也。

至居民之法。莫善于畫井。凡畫井居民者。自一井而推之邑。自一邑而推之天下。大要邑有大小。必量地之廣狹以制之。而民有多寡。又度邑之大小以居之。有如是之地。制如是之邑。有如是之邑。居如是之民。是地也。邑也。民居也。必參相得而無相失。此所以為良法也。

而居民說得。此居民單指井田說。畫井是一定的。三相得。又是調停井田的妙處。孟子所謂潤澤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三十一

之民而歸于禮教道德之化也。使非司空之舉職。則司徒之教亦何自而興也哉。

樂公事而忘勞。勸成功而非勉。是不愛其力。尊君而有遜志。親上而無離心。是不愛其情。二句猶是民心自善。非教則良心發而終不得遂矣。故與學也。然後字重。先富後教意。

司徒脩六十五節

此承上文興學而詳舉教民取士之制也。司徒掌邦教。知民有大小之性。不可以不節也。則修六禮以節之。而藉外以制內焉。民有固陋之德。不可以不與也。則明七教以興之。而由中。以達外焉。衆欲之性。愚其棄感而入也。則齊八政以防之。於外而不使之入。五方之俗。愚

其逐境而移也。則一道德以同之于內。而不使至于移。養耆老而民

知推愛親之心。于是為至。恤孤獨而民知損有餘之心。無所不及。此皆教民之道也。然民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淺深。又不可無以勸懲之也。于是有升與黜之典焉。全德性而遠邪淫。超習俗而敦仁孝。是賢而有德者也。則上之以示崇。升禮教而即注。修習流俗而悖孝慈。是不肖而惡者也。則簡之以示絀。于是而取士之法。即行于其中矣。

禮記正義曰。教惡乎。愚故曰。明六禮七教。八政見篇末。道即

上文所節之性德。即上文所興之德也。以此一句作總亦可。淫是不好。俗者。五方不同之俗也。入國而問俗。使從俗。無不可同。但有道德以一之。則不同者可同。無道德以一之。則同者不勝其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三十一

不同矣。養耆老二句。致逮字。似着教者言。而教民慈孝意。自寓其中。不必補出。

以簡不肖之事言之。入鄉學一年終。大司徒命鄉學。簡不帥教者以舍。乃會合鄉大夫之耆老。皆求此鄉學中。以二年元日。行射鄉禮。射禮以中而有功者居上。使不帥教者。知心中平。體正之為德。鄉飲以老而齒長者居上。使不帥教者。知長幼尊卑之為禮。其行禮也。大司徒率國之俊士。與執禮事焉。正欲使不帥教者。得于觀感。而自新自厚也。何莫而非所以教之也哉。

不變。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左右對移。以易其藏修游習之所。新其師友講習之方。庶幾其

變也如初禮仍行射鄉禮事也。

不變移之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四郊在鄉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下以漸遠之意也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四次示之禮法而後則其人終不可與入德矣于是乃屏并之。

前章合前作三年終考校五年終考校七年終考校以至九年終考校之九年需之四不變重絕人之意也。

以上皆之等言之命卿大夫論運鄉士之秀出者而升之司徒曰選士言美而可擇也司徒又論運選士之秀出者而升之國學曰俊士言才過千人敏而可用也此進之以漸也。

論者論其德藝而保舉之也苗之穎出曰秀士德藝穎出同章。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二十九

故亦曰秀升之司徒猶在所擇故曰選升之國學皆在所用故曰俊。

才德之湮廢多起于肄業之不專先王慮之故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并不征于司徒曰造士蓋不征則庶物無以雜其念而日就其德于高明達其才于光大矣。

征徭役也給社事田賦鄉之役供祭祀禮事司徒之役造也搜義進之而復征之則徭役不暇矣暇深造耶選士俊士自士所至言造士自士待士言太全方氏秀而為選士則出于一鄉之士秀而為俊士則出于六鄉之士有選士之造有俊士之造選士之造不征于鄉俊士之造不征于司徒此其異也不征所以優賢也。

此以上言鄉學以下言國學也樂正掌國學之教者自學者入焉。

曰術而術有四也樂正則以心崇之自教者垂法言曰教而教有四也樂正則以身立之崇四術立四教非他總是以先王詩書禮樂儀節嚴備古義與遠非可以粗莽跳越為者順以造之使學者從容和婉探討淡洽而自然有得乃為貴耳是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既不可兼舉于一時又不欲作輟以間斷亦順之之意也。

崇以心言有尊尚意立以身言有表樹意四術四教總是詩書禮樂順以造士正崇立之寔也順字深下順時之教亦是順之一節不可使當順者。

所造之士維何王太子天子之元子王子天子之眾子當封者皆后之太子繼嗣為諸侯者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承襲父爵者皆所謂國子也國之俊選即前俊士所謂民俊也此皆有統理之責或佐理之寄者故皆造而預教焉凡入學則國子與民俊皆以齒蓋次長幼不分貴賤正所以教禮讓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二十九

將出學九年之前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自貶自責而後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欲其遷尊之也東方曰寄言寄寓之暫也蓋國十皆世族之親與庶人疎賤者其故雖終身不齒而猶冀望之之意于絕之之中焉此國學之簡不也。

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自貶自責而後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欲其遷尊之也東方曰寄言寄寓之暫也蓋國十皆世族之親與庶人疎賤者其故雖終身不齒而猶冀望之之意于絕之之中焉此國學之簡不也。

大樂正于是論進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其名于司馬名曰進士蓋以自外而進之內自下而進之上而致君澤民從此始也必司馬者以命德之典雖出自天子而入仕之權則掌于司馬故也司馬掌邦政辨論官材正其職也于是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蓋所升之進士雖無不賢者屬于其內而人之才德各有攸長如其長于治賦其長于為宰皆所謂進士之賢者是不可不一論列而求其定也論定然後因其能而官之任官然後因其任而爵之位定然後因其爵而祿之此官人之序也

三然後序雖見有序意然總之官有大小爵有高卑祿有厚薄皆因才德之高下則在論定時已都有了註劉氏古者鄉學教庶人禮記手說 卷之二 三十一

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俊而其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選士不過用為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進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權在司馬此鄉學國學世家編戶之別也然庶人進士亦有二道選士司徒用之一也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弟同二也

大夫有廢其事者終身不仕死則以士禮葬之生而殉葬死復貶降所以重德廢事也此亦司馬職也

廢其事如戰陳無勇而敗國殄民或荒淫失行而悖常亂俗古者文武一道國家有軍旅之發鄉學國學之士皆得與戎事焉天子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蓋司徒掌邦教平日講之有司

此又申論戒嚴之所謂有文事必有武備是也教車甲即教之坐作進退之方攻圍擊刺之法也

此因論取士而并及之上賢崇德固矣此外有等執技之士不可以不論也又不可以德論則但論其力而已或有故適四方而事君于外則慕其股肱以決射御之任此乃所以為力與蓋共用之謂勇有勇之謂力不如是亦無可論者矣

凡執技以事上者自射御而外又有祝史醫卜及百工不必皆有力論者也凡執技以事上者不二事欲其有常習而所業彌至于精不移官欲其有常守而他職又非所長亦既榮之別于無位者矣而出鄉則不與士齒非以技賤不得與執德者序乎猶仕于大夫之家者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三十二 出鄉不與士齒亦以其賤故也

司冠正刑 十四節

此詳刑禁之制也司冠掌邦禁正刑法明罪辟以聽獄訟其職也道在仁恕行之如已聽者猶在訊之于人必三刺是也無實者先不聽之于己有言無簡不聽是也附而人罪則寧從其輕赦而出人罪則寧從其重仰體天子好生之德而時存哀矜勿喜之心乃為正刑明辟者矣

上之法曰刑刑有典而或失其平則言正下之罪曰辟辟有列而或失其情則言明訟不決係于罔圖為獄以曲直言于公曰訟禮一訊羣臣欲其左右可也再訊羣吏欲其大夫可也三訊

五刑重刑也。凡制五刑，必參合乎天理。所謂大討有罪也。豈但五刑五過五罰亦必與事相附麗乃可坐之不然則人之私而非天之理矣。

五刑之訟訟之大者也。父子君臣倫之大者也。人之犯刑多是爲此。

下卷之十一

三

二者。故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將此二者大倫。原本出來。立個杆子在那裡。如物之有衡。然後可以權之。而得其平也。如一訟也。有爲父子君臣親義而犯者。有恃父子君臣親義而犯者。輕重至懸也。則以意而論之。而毫不紊其序。有直率徑行。誤犯親義。而情罪顯著者。有委曲婉折。故犯親義。而情罪隱伏者。淺深不一也。則必慎以測之。而毫不爽其量。予以別其輕與重。不同。科淺與深。不一律焉。乃所謂權也。其在人。則有藏奸餘僞。而敢于欺者。亦有蓄疑懷畏。而涉于欺者。悉其聰而無遺。聰悉其明而無遺。而奸僞者志懾。致其忠而忠可親。致其愛而愛若保。而疑畏者悅。而奸僞者志懾。致其忠而忠可親。致其愛而愛若保。而疑畏者悅。而奸僞者志懾。致其忠而忠可親。致其愛而愛若保。而疑畏者悅。

8 前三段釋之段。提起虛看。下二段正所以權之也。大要父子君臣。衡也。寧憫慎測權也。聰明忠愛權之本也。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察其小者。比于小成。一小罪獄詞。而以其疑而赦之。察其大者。比于大成。一大罪獄詞。而亦以其疑而赦之也。赦而必成之者。戒其再犯也。前三段重權之疑獄段。重赦之。

其獄之無可疑者、既成辭矣、于是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三十一

命三公叅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于是三宥。然後制刑。則以其聽之審。刑之平。雖欲宥之而不可得也。

新義卿位植棘取其赤心而外刺也聽之于此亦欲其內輪忠赤而外示威嚴與三聽字皆主覆審說聽其人非聽其詞也又當作宥周禮三宥一曰不識再曰過失三曰遺忘歐陽公曰求其生面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矣。是此節意。

法之行也。固有附有赦矣。而立法制刑之意。則又不然。凡作刑罰。無赦。蓋雖輕無赦。正所以使人難犯也。亦猶之夫赦之心也。夫刑之爲言。何也。衆詞皆具。猶人之百體皆具也。側之爲言。又何也。辭具而成獄。猶形具而成人也。故辭一成。則刑必加。而不可變。習之

刑者安得不盡心于聽斷之始而使貽悔于不可及也乎

刑者制也三句連遞下只要透出個成字以起下文耳盡心何如即前即天倫權人倫是也若合上即市看惟制刑以嚴故用刑當慎

獄之德也貴慎也然亦不必聽者剖析言辭以破壞法律變亂名物以更改制度或執異端邪道同惑愚民皆足以亂政故在所當殺作淫聲非先王之聲異服非先王之服機械之奇技淫巧之奇器以其足以疑衆也則殺之所行雖僞而堅不可攻所言雖僞而辨不可屈所學雖非而涉獵甚廣難于窮詰所行雖非而善于順飾滑澤無滯此足以疑衆也則殺之假託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禮記手說

卷之二

三十四

答亦足以疑衆也則殺之此四誅者亂政者一疑衆者三皆失然殺之不復審聽亦以其害大而其罪易明也蓋害一人之害小害衆人之害大害一事之害小害政事之害大也

卜筮之類先王所不廢此乃假降邪術私習天文妖言妖書者聖王制刑以遏惡又設禁以防奸禁政司寇之所掌而分寄于關市者也故凡執禁以齊衆者雖小過不赦蓋先示之以赦過之令則人將輕于犯禁矣豈能齊之乎

刑者刑于已然禁者禁于未然禁于未然則不至陷于刑辟矣故因論刑並及之

以司市言之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車不粥于市宗廟之器

不粥于市犧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此所以禁民之不仁也金璋以金飾璋也考工記大璋中璋黃金勺青金外者是

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姦色亂正色不粥于市此所以禁民之不法也

用器日用之器數升縷多寡之數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飲食不粥于市此所以禁民之不儉也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獸魚鱉不中

禮記手說

不卷之二

五十五

殺不粥于市此所以禁民之不仁也以上凡十有四事皆司市所禁以齊其衆于市者也

以司關言之即市所禁不敬不法不儉不仁之類司關者亦執此以訊察之于關有犯禁者舉其貨罪其人蓋關乃商貨出入之扼會禁之于市不若禁之于關禁之于關自不至犯之于市也且兼禁異服并識異言如此則非先王之法服與言僞而辨者皆無所容矣

衣服易見故直曰禁言語難知故必曰識大舍燕氏先王一道德以同俗明刑以析言異服者殺所以誅其已然立法而異言異服者訊所以禁其未然

太史典禮

四節

大全方氏曰齊所以齊其內志之勳戒所以防其外物之侵古之人將有思也將有為也末有不齊戒者凡以致謹而已故君之齊戒所以謹所受之諫于下臣之齊戒所以謹所受之質于上今歲終來歲始交朔易之事將有所成在始和之政將有所布宜既驗者可因為之監未驗者可預為之防所以一歲內諫質雖多而歲終乃齊戒也

此言齊戒之法也太史典歷代禮儀之籍而正其事國有大事預執簡策一以記所當行之儀節及所當避之諱惡合而進之天子是以禮諫也天子則齊戒以受其諫焉

按方氏則此節當作歲終太史進來歲所當行所當避者為是齊

禮記手說

不卷之二

三六

戒受諫四字可味註訓諫猶教詔陋甚人知言之為諫而不知禮之為諫人知此諫逆耳之為諫而不知恭敬奉持之為諫天子當大禮事太史恐其有當行而不行當避而不避者而豫以簡進此非諫之義乎諫而受受而齊戒斯為萬世納諫者法矣

考課之典不嚴則天工之職或曠故有歲終質成之法焉司會冢宰之屬掌財用之會計歷置事者也歲終以其計要質于天子而先之冢宰則冢宰齊戒以受其質焉

大樂正大司寇司市三官各以其計要之成從司會之後質于天子而先之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則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亦齊戒以受其質焉

方氏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而樂正則崇四術立四教司馬掌邦統六師而司寇則詰姦惡刑暴亂司空掌邦事居四民而司市則掌貨賈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各十有二焉受之非各以其類乎

至若百官位卑又不敢專達故但各以其成質于三官三官達于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而為之質于天子天子受而平斷謬報其平于下則百官齊戒以受其質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天工天職不敢忽也正官之事既畢然後休養若老蠟祭勞農成歲事而計今歲之所入制國用而待來歲之所出王者之于歲事可謂謹終始者矣方氏物作于春長于夏飲于秋藏于冬則歲終固可休之時也帝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三七

廣慶堂藏本

出乎震且乎離說平分勞平坎則歲終固可勞之時也老者血氣既衰是為可休之人農之稼穡已勤是為可勞之人于可休之時休其可休之人于可勞之時勞其可勞之人所以奉天時而為政也約說成歲事即制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備之

凡養老 二十三節

養老之禮其目有四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于國事之父祖二也致仕之老三也庶人之老四也老更及致仕摠謂之國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摠謂之庶老

此詳養老之禮也凡養老之禮有虞氏以燕禮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至于醉是禮也恩勝禮也

燕取安之義。周氏曰：以燕享對食，則燕享以酒為主，食以食為主。以燕對享，則燕以恩為主，享以禮為主。

夏后氏以饗禮，禮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為飲，數畢而止，足禮也。禮勝恩也。

立，取敬之義。

殷人以食禮，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食為主，是禮也。酌恩禮之中者也。周人脩而兼用之，春夏則用虞之燕，夏之享，飲以養陽氣也。秋冬則用殷之食，食以養陰氣也。蓋監三代而加文矣。

五十養于鄉，鄉學也。六十養于國，國中小學也。七十養于學，大學也。達于諸侯者，天子養老之禮，諸侯通得行之，見老之當養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主人

廣義堂藏板

陳氏曰：年彌高者養彌厚，養彌厚者禮彌敬。故五十養于鄉而不從力政，六十養于國而不與服戎，七十養于學，則天子祖而割牲饋醕，此禮所以彌敬也。按此養于鄉養于國泛說，不指鄉學小學與註不同。

八十九十者不堪來學受養，則君致享食之禮于其家，而八十之拜君命也。僅一坐再至，與尊者同。蓋禮人臣拜受君命，惟八十與無目者為難備禮，故其拜也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以備再拜之數。九十則又不必親拜，特使人代受其禮如此，凡以優年高也。

轉亦如之帶說

五十異養精粗與少者殊也。六十宿肉，謂恒隔日備之，不使求而不

得也。七十二膳，食之美者，每有副，二不使闕乏也。八十常珍，常食珍味也。九十則寢處之所，宜有度閣之飲食，故曰不離寢，美食之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備具可也。此老者養生之禮也。棧，糧也。

人漸老則漸近死期，當預為送終之備，棺不易可成，故六十歲制衣物之難得者，須三月可辦。故七十時制衣物之易得者，則一月可就。故八十月制至九十，則棺衣皆具，無事制作，但每月修整之，惟絞紼衾冑四物死而後制，以其易成故也。此老者送死之禮也。

絞，所以收束衣服為緊急者，給單被衾所用，以飲者冑，所以輅尸者制如直囊，下曰殺，輅足而上上曰質，輅首而下齊于手。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三九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非肉不飽，非帛不煖，故先王有衣帛食肉之政。非人不煖，故孝子有以身溫被之禮。杖所以扶衰弱也。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而以珍從，致其尊養也。

巡守就見百年，泛言衆庶之老，此就見九十有爵者也。祭義又言八十君問則就之，亦異禮也。

七十不俟朝，朝君時入至朝位，君出揖即退，不待朝事畢也。此當致仕之年，而不得謝者。八十月告存，君知其存，每月使人致膳問之。九十日有秩，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也。此優國老之禮也。

告問也秩常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此優庶老之禮也

力政力役之事服戎兵戎之事事之常者五十已不從事之變者六十然後不與從謂行其事與則與之而已及則勿有所及之謂以其老甚非特不能從與于事而事固不當及于我也

五十而爵命爲大夫也六十不親學非備弟子禮之時也七十致政不任職任之勞也惟衰麻爲喪事備服而已其他禮節皆在所不責也

養老以致孝學校以明倫故必于學燕行之而國老尊庶老卑又不

禮記手說 八卷之二

四十

可以無辨也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大學養庶老于下庠小學

庠之爲言養也

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大學養庶老于西序小學

序者射也

殷人養國老于右學大學養庶老于左學小學

學者覺也

周人養國老于東膠大學養庶老于虞庠小學虞庠何在在國之西郊者是合而言之上庠東序右學東膠歷代之名不同而同爲大學下庠西郊左學虞庠同爲小學國老庶老皆養之者仁也國老尊庶老卑養于小學者義也

膠者飾也飾物以致其文

以歷代冠服之制言之有虞氏皇而祭燕衣而養老皇冠冠制簡星深衣衣布倫素虞氏風氣醇朴故也

祭祭宗廟也泰養國庶也冠服互見皇大也冠形制大也深衣白布衣也

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收以歛髮燕取黑也尚忠之制也

燕衣燕飲之服衣裳皆黑夏尚黑也

殷人皐而祭編衣而養老皐以覆首編取白素尚質之制也

編衣白布衣也皐尚白衣與裳俱白

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藻冕視收皐而加美玄衣合黑白而成章

禮記手說

八卷之二

四十一

則尚文矣祭先養老禮之大經故四代皆同冠服時王之制故不相襲也

國庶之老固各有以養之矣然四海之內老者甚衆安能一一周養故凡三王養老皆行引戶杖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焉如寬力後實旬徒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之類皆是則王者之仁自主裁而推及于天下無不周遍矣

八十一 二節

此歷舉王政之所恤也力役國家之大政也夫有無事而不從政者惟八十者則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

于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蓋夫人莫衰于老莫苦于疾莫憂于喪莫勞于徙皆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政焉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人民之窮而無告者也人君皆宜有常餼以養之不必以器食也

孤顧望無所瞻見也獨鹿鹿無所依也矜愁抑不寢如魚目恒不閉也寡保然單獨也

瘠者不能言聾者不能聽跛者一足廢跛者兩足俱廢斷者支節脫絕侏儒身體短小此六者雖為廢疾然以其有百工之技購各以其

禮記手說

卷之三

四十二

所能之器而食之瘠者以實土聾者以司火則者以守固侏儒以扶爐在下者無廢材而人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虛用而事事各極其精矣

道路男子 四節

劉氏曰帝王之治不出人倫天下之人入于五品故行路之民皆服教化

此盛世風俗之美見于道路也道路男子山右婦人山左而隔車從中央之地此道路遠嫌之禮也

舊說由右由左則嫌疑以遠車從中央則車徒各便不知車未有不從中央者何須盛世乎

父之齒隨行而後兄之齒隨行而稍後朋友不相踰而並行此道路敬長之禮也

輕任雖分必并之于已不妨獨勞也重任雖人必分之于已不敢獨逸也若曰者自不至提挈况任乎蓋少者代之也此道路任恤之禮也

君子而耆老者則不徒行蓋人皆好德而士自不失職豈有賢而無車以行者乎庶人而耆老者則不徒食蓋人各有養而俗又尚孝敬豈有老而無珍以食者乎盛世之風可想見者如此

方一百里 六節

此禮記篇百井田分服之制也經與註疏各說所算俱不應姑闕

禮記手說

卷之三

四十三

廣慶堂藏板

之

方一百里者為田九百畝

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則上百字衍文註云百為畝是長一百步濶一步則百為夫是一頃長濶一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頃濶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則九百畝也長濶一里

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此上三節皆言井田之制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海

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遙近者朝貢常數遠者朝貢常疏此分服治內之法也九州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夷也此分服治外之法也搜義不盡者言此聲教所暨內尚有未盡貢賦之地非謂流沙以外也前三節分田以方計以爲賦祿之制此節分服以表計以爲朝貢之節後節總計其數也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林陵薈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禮記手說

卷之二

聖古

康慶堂義板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方千里者 九節

此覆解篇自封建之制也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

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

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

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新義合上四節州方千里畫爲百區區方百里是爲方百里者百以開方之法推之蓋萬里也萬里之地以封公侯方百里之國三十占地方三千里尚餘方七千里是謂方百里之國七十此下則以加一倍法算之自明一州畫爲百區區方千里是合十萬里也自七十里之國開方四百九十里則是一區建七十里之國二尚餘二十里故六十國古地二十九區四十里也子男五十里之國問方二百五十里則是一區建五十里之國四故百一十國占地三十區也餘地十區之六此說上下相合分毫不爽以紙畫之自見

禮記手說

卷之二

聖古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于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

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

里者二十九

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

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

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諸侯之下 六節

此覆解篇自食祿之制也諸侯之下士食祿九人中士食十八人

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

此大司之數

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八人

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八人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于方伯之地

天子之大夫視子男今祿視諸侯之卿則殺矣量地所出也爵視次國之君則五命加為七命矣重其權也祿取諸方伯之地為其易給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四六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為齊潔以見君故曰湯沐春秋傳謂朝宿之邑方伯有湯沐邑者體大臣也視元士則九有謹其制之意焉

諸侯世子節

此申明駟爵之典也諸侯世子世國而不世爵天子之大夫不世爵蓋先王之待臣使之任事必以德無德則不使之命數必以功無功則不爵此所以皆不世爵也世子惟不世爵故必有功而君賜之若未賜則但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天子之大夫不世爵猶得世祿若諸侯之大夫并不世爵祿爵祿之重也如此

新義天子所以榮辱廢置天下全在于爵爵一輕則視官為世及

之物而激勸之權輕矣況且官世及則未必得人害政廢事不可勝言不比祿但以租稅養之而已雖濫及不失為厚道

六禮冠昏二節

此申明六禮七教八政之實也六禮者冠禮以責成人昏禮以明若代哀死追養所以孝親養老尊賢所以致敬司徒修之以節民性者此也

七教者教父子以與慈孝之德教兄弟以與友恭之德教夫婦以與義順之德教君臣以與仁敬之德教長幼以與愛敬之德教朋友以與信施之德教賓客以與謙讓之德所謂明七教以興民德者此也八政者飲食有節衣服不二民生日用所不可闕者故居首事為者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四七

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異別者五方之械器有同有異度則不使之有長短量則不使之有大小數則不使之有多寡制則不使之有廣狹所謂齊八政以防淫者此也

月令

呂不韋集諸儒者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新義王者奉若天道莫先于敬授人時故舜者七政周用五紀自堯以來未之有改秦先去古未遠典籍未焚傳聞有在故不韋得來取焉其為書雖成于諸儒而寔撫歷代之遺文雖集于巨奸而寔備帝王之善制使後世人主設誠而致行之則承天之治可復見矣孔子曰不以人廢言此篇是也

孟春之月 七節

此總是驗天象紀時令。占氣候而順居養之宜也。天象日與月。每月之會各有次舍。而古者人君面南。以南方為中。故每月星之昏旦。見南方者。謂之中星。馬孟春建寅之月。則日在營室。屬亥。姬訾。是與月會之次也。而昏時則參星見于南方。將旦則尾星見于南方。非昏以參為中星。且以尾為中星乎。

日行不及天一度。月行不及天十三度。日與月常相參。孟故每歲而十二會。孟春寅與亥合。故日月會姬訾之次。方氏曰。日在營室者。日月會于營室也。獨稱日者。陽以成歲為事。而陰特從之。二十八宿分布四方。晝夜運而歲一周。故每月之內。或見乎昏而中者。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四八

或見乎旦而中者。建寅之月。則昏參中。且尾中也。推此餘月可知。中星見左傳。

十千分。攬于五行。用事者旺甲乙木于也。故用事于春。以甲乙之日為木旺焉。

凡主令者曰帝。相令者曰神。太皞伏羲。以木德王。故祀之為主。春令之帝。句芒者。木正重也。祀之為相。春令之神焉。

蒼龍木屬。其類為鱗。故春則其蟲鱗。其音角者。調樂于春。以角為主。角木屬也。律中太簇者。候氣之管。應乎太簇。太簇寅律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其數八。木曲直作酸。故其味酸。物以木化。故其臭羶。其祀戶者。陽氣內出也。祭元脾。木克土也。

馬氏曰。味生于形。臭生于氣。故形成而後有味。氣化而後有臭。春以陽中生木。木之成形而曲直。曲直作酸。故其味酸。物以木化。其氣為羶。故其臭羶。夏以陽極生火。火之成形而炎上。炎上作苦。故其味苦。物以火化。其氣為焦。故其臭焦。秋以陰中生金。金之成形而從革。從革作辛。故其味辛。物以金化。其氣為腥。故其臭腥。冬以陰極生水。水之成形而潤下。潤下作醢。故其味醢。物以水化。其氣為朽。故其臭朽。中央以陰陽中氣生土。土之成形。可以稼穡。作甘。物以土化。其氣為香。土主四時分王。故五味以甘為主。五臭以香為主。方氏曰。正祀有功于人。故祀以報之。而報之之時。又各從其類焉。祭必有牲。特各以其氣為之先耳。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四九

東風解凍。陽氣至而陰氣散矣。而物類應之。虫之蟄者。始振動也。魚乘陽而上水。而獺乃祭魚也。鴻鴈自南而來北也。此寅月之候也。明堂之制。如井田。東為首陽。首陽者。少陽之稱也。孟春少陽之始。故居左个。東堂之北偏。

乘鸞路。車有鸞鈴也。四時皆鸞。春則鸞路之青者耳。駕蒼龍。戴青旂。衣青衣。服食玉。皆木之色也。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刻鏤之器。春主發散也。

馬八尺以上曰龍。服玉冠冕之飾及佩也。食麥與羊。新義四時之食。俱不可曉。姑闕以俟知者。

是月也以立春 二節

此迎泰布和令也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謂之天子曰其
日立春天地生育之盛德在于東方木位天子乃齊以敬其事立春
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迎生育之盛德
也禮記之白郊及之于朝天地之盛德即為天子之盛德矣于是
賞公卿大夫十朝禮賢也恐所及有限也命相即以此德意廣布之
而和其公為宜慶以禮者行之而勿止宜惠以物者施之而勿積由
此而下及兆民使奉行此慶此賜遂行而無有遺也而且慶者宜
慶賜者宜賜而毋有不當也于是而天子之盛德遍及于天下矣
布德和令串行慶施惠即和令也下及三句即行施之實也
此命治曆者以逐時推步之法也占象授時王政首務乃于歲首命
禮記手說手說卷之二

五十

太史焉載天文有典汝其守之而可徵推天文有法汝其奉之而可
變如是而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也與時推步其宿其離可不戒矣又
要毋失其進退速分毫微抄之經紀而以初時之盡善者使之愈
久愈合隨差隨正而視為有常焉斯為守典奉法者矣

大都治曆者初未常不善及其後也分抄未盡積久成差因而不
改初之有常者至是而不常矣故古者設官以主之隨時推步以
求其合非若後世一曆既成行之數百年而不易也以初為常
者初是一代所用初造之曆妙在愈久愈合隨差隨正使無常者
有常故曰為常非依舊舊時死本子之謂時說初即上文典法亦
非天與日月星辰各不同行司天者以恒星與辰即天為經以日

月五星為緯守其大曰宿去其宿曰離中間遲留伏逆行疾順鬼
之總會曰經紀宿離易定故直曰不忒經紀難一故戒以毋失
新義又引徐註太史掌六典逆邦國之治八法逆官府之治蓋
法之書藏于太史邦國官府有爭其舊典是非者必就太史考之
其與所藏不合者治之以刑所謂守典奉法似亦不必
是月也天子乃節

此祈年耕籍之禮也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郊祭天矣而配以后稷
者何后稷穀神也配以后稷為祈穀也祭天而配后稷祈穀于上帝
也是于敬天之中而寓愛民之意矣郊之後乃擇吉日元辰天子親
載耒耜措之于泰畤若保介之御問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行躬耕
禮記手說手說卷之二

五十

帝籍之禮躬耕者何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九推之後
人終畝及而執爵于太寢也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侑命曰勞酒示
勸勞也是于祀先之中而寓重農之意矣事天事親何莫而非所以
為民也哉

天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為祭祀之粢盛故曰帝籍保介之御問
在勇士與御者之間遠天子也

是月也天氣節

此勸農之政也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而草木之發
生者萌動此正可耕之候也王者心切養民既命宜布農事之令于
天下矣而又命田畯舍東郊者何蓋出有大界之封小界之疆此

田之外，衆所共者，則皆修之而不使壞焉。田有步道之徑，水道之遂，此在田之內，衆所獨者，則審端之而不使之岐焉。田有高下不一而五穀因之，如丘陵之高，阪原之平，陰陽之下，則善相之于以知土地所宜之五穀，而五穀所殖之土地焉。此三者，或正經界，或備旱潦，或時宜殖，皆民之所未易知者，田疇以此法教民，使能其事，道民使達其理，而尤必躬親教道之使易于信從，此所以令東郊也。民既自饒其田事，又有教道以先定之，如準直之不可易，于是農乃曉然無所疑惑，而東作之事舉，使非王者留心民瘼，則斯民亦安得盡心于農事也哉。

是月也命樂 四節

禮記手記

卷之二

王三

此皆春和之政也，是月也，陽氣發動，命樂正入學，教國子習舞，所以動盪其血脉也。

歲首乃修正一年當祭之典，如定其序，條其儀，列其品，是命祀山林川澤，祈生物利民，正此時，祭典之宜舉者，則犧牲毋用牝，恐傷生育故耳，非修之一端也哉。

禁止伐木，爲發生故也。

註爲盛德在木，恐非。

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麝，毋卵，皆愛物之心也。毋聚大衆，以興兵，毋置城郭，以興作，恐奪農時也。非掩骼埋胔以澤死，皆仁民之政也，總是順時氣也。

無殺直骨到飛鳥，孩蟲蟲之稚者，胎未生者，天方生者，飛鳥鳥初學飛者，麝獸子之通稱，枯骨曰骸，骨尚有肉曰髒。

是月也不可以 節

此奉時成作兵也，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其或有稱兵者，則不得已而禦寇可耳。若兵我不起，必不可從我始，其矣，其不可稱兵也。蓋兵者殺事也，春者生氣也，當春時而行殺事，是變易天之生道，斷絕地之生理，而紊亂人之生紀矣，其天殃也不有可必者哉。兵我不起二句，見不得已而後可，正見不可以稱兵也。

孟春行夏令 三節

此著及今之應也，月令者，乃每月各有當行之政令也，若孟春而行

禮記手記

卷之二

王三

夏之政令，則孟夏之氣乘之爲災，雨水不時，以陽氣益至，故雨少也。草木蚤落，以長養之蚤，故彫落亦蚤也。國時有恐，火說相驚，盛陽之氣所迫也。

註已火之氣所泄，疏曰：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季依此，所以然者，以同爲孟仲季，氣情相通也。新義四時之令分而言之，雖有對時育物之異，合而言之，亦有相通互發之機，如此云反其令，則有其應，則是四時各專其政，而不可相通，其限于時而廢闕者多矣。洪範論休咎，繫配五行，孔子作春秋，不著事，應欲人君無所不謹也。若必著之一有不中，其有不忘且玩乎。

行秋令，則其民大疫，森風暴雨，總至，麥秀蓬蒿並興。

此句擬題、

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亥水之氣所淫也。蟄傷折也。與蟄獸蟲之義同。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種。春寒傷且種故不入入收也。

仲春之月 四節

仲春之月日在奎屬戌降婁之次而月會焉昏弧其中星也旦建星其中星也據二十八宿法當云昏井中旦斗中乃云弧與建星者蓋井八星三十二度斗六星二十六度多星體廣俱難的指而弧星近井之南形如弧矢號曰天弓建星近斗之北狀如連珠號曰天旗

禮記手說

卷之二

辛四

故舉以定昏旦之中焉此月令中星之變例也

續記手說

卷之五

五十四

故舉以定昏旦之中焉此月令中星之變例也

卯與戌合故日月會降婁之次寅與亥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
與未合子與丑合倣此

律中夾鍾，卯律也。

始雨水東風散之也桃始華花發也倉庚鳴鵲和鳴也鷹化為鳩生有氣盛蟄鳥咸之而變也此卯月之候也

凡自上而下者皆曰雨。北風凍之則凝而爲雪。東風解之乃散而爲水。倉庚鵽黃也。鳩布穀也。孔氏化者及歸舊形之謂。鷹化爲鳩。鳩復化爲鷹。田鼠化爲智鼯。又化爲田鼠。麋鹿爲蜚。蜚爲蜉蝣。蜉蝣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是川也安萌
三節

此體孤幼之仁也是月也生氣可見如草木之萌芽尚思安而不忍摧折之矣而況于人乎人而幼少者養而育之使遂其長死事存之諸孤存而問之無使失所也皆所以助陽氣之生發也

崔說萌芽植物幼少動物諸孤方是人之幼而無父者于養字說不去

擇元日命民祭社所以祈足民之食與民之居也

元日是甲日之善者蓋郊特牲社用甲日也又召諸社用戊日不

禮記手說

卷之七

五

同、

刑陰事也。命有司。囹圄不可無者。則省而察之。已。桎梏不可用者。則去而除之。肆掠之行主乎吏。故曰。毋所以禁之也。獄訟之作自乎下。故曰。止所以息之也。皆所以消陰事而順生德也。

周曰圖土殷曰姜里夏曰釣臺圉圖秦獄名在手曰脛在足曰脛皆木械肆掠大施捶治也

是月也玄鳥節

此祠祿祈嗣之禮也。天子之嗣爲宗廟主。爲天下本。故祠以祈之。是月也。玄鳥至。正祈嗣之候也。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因祭天而祀之焉。斯禮也。天子親往。重其禮也。后妃帥九嬪往侍。奉禮事也。宗廟

乃酌酒以禮天子所常御幸有娠者而因帶以弓韜授以弓矢于高禩之前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帶以弓韜示其有能受之資授以弓矢予之以所求之祥于高禩之前顯之以神賜也禮也

燕以施生時集人堂宇而乳故以其至為祈嗣之候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鄭注乃有墜卵吞孕之事與詩生民註姜嫄履巨跡生棄皆涉怪妄高禩先媒之神高者尊之稱變媒言禩神之也是月也日夜分 五節

此陽中之政令也是月也日夜分晝夜各五十刻陽之中也

方氏曰陽長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陽消則夜長日短皆非陰陽之中也夫陽生于子終于午至卯而中分陰生于午終于子至酉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五十六

而中分故二分月陰陽適中而日夜無短長之差

雷乃發聲雷陽聲也始電電陽光也于是物類應之蟄虫感動而啟戶始出矣

先雷三日即春分前三日也恐人不知敬畏天威

故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動靜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醒之也

註謂房室之事褻慢天威則生子形體損缺而父母凶災

日夜分則同度量不使之有長短大小鈞衡石不使之有偏歛輕重角斗而較其同異正權概而矯其枉天時中矣以人事之中應之亦平政之大端也

丈尺以度斗斛以量稱上曰衡百二十斤以石亦斛也權稱錙也概執以平量器者

是月也耕者 節

此亦重農之意也是月也耕耨之功既就而布種之力未施則耕者少舍矣闔閭人所居寢廟神所宅皆在上所欲畢備而小事之不得已者乃借農隙以修之可耳若作大事勞民動衆則曠日持久而勢必至妨農之事矣故戒以毋作焉其矣民事之不可緩也

曰少舍見不可久妨曰乃脩舉其小者正起大之不可作也提只重毋妨上

是月也毋竭 四節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五十七

此皆春和之政也是月也生氣著矣川澤水之大者陂池水之小者

山林木之盛者毋竭毋漉毋焚皆為傷生意故也

漉亦竭也萬曆甲辰合試出

開水待用古者以為節宜陰陽之氣正補相調燮之一事也故特重之其未開也不遽開也天子乃獻羔以祭司寒之神而後開焉其既開也不遽用也必先荐寢廟而後用焉禮也

丁干屬火文明之象樂由陽來正教習之時故此月上旬丁日

命樂正入學教國子習舞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為重道也仲丁又命樂正入學教國子習射樂教之重如此人才之成就有由然矣

舞不可眩樂樂可以眩舞搜義仲丁習樂不釋藝不親往上下已行禮故也

是月也祀不用節

此見有物之仁也孟春犧牲毋用牝是月也陽氣漸盛祈禱小事并不用犧牲也然則如之何稍重者用圭璧稍輕者更易之以皮幣既不廢祀神之禮又可以全茂對之慈矣

神非有大小輕重祀事則有大小輕重

仲春行秋令 三節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

門金之氣所傷也新義多雨故大水水氣寒故寒氣總至寇戎來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五十八

征感金氣而然也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

于水之氣所淫也新義亦以陽不勝陰也

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午火之氣所泄也新義陽亢故大旱大旱故煖氣早來虫螟煖氣

所生

季春之月 四節

季春之月日在胃屬西大梁之次而月會焉皆七星其中星也旦春

牛其中星也

律中姑洗辰律也

桐始華桐樹發榮也由風化爲鴛陰類之思者遷乎陽而其性利也虹始見陰就交于陽而成質也萍始王陰物浮以承陽也此辰月之候也

田鼠順風鳴者鴛鴦之屬虹蜺蜺陰氣所成時陽已過中故陰就交于陽而見也

天子居青陽右个東堂南偏少陽之終也

是月也天子乃 二節

此祈禘之禮也農桑衣食之源也孟春祈穀矣是月也春事將舉天

子行祈禘之禮乃春耨耒于先帝焉衣者何明春之所成也耨者何

象桑之始色也先帝先代始耨之君存之與神配之而春事有登耳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五十九

一夫不獲受之寒聖王之世豈有是哉

此親漁之禮也春先敬禮也籍必親耕漁可不親漁乎命舟牧獲舟

覆之法覆以視表反以視裏五覆五反慎之至也乃告舟備具于天

子焉夫子始乘舟既親漁矣春大者之節于寢廟麥將實乃爲麥祈

實何莫而非愛民之心也哉

其親漁也爲春祈也敬先也其春祈也爲春麥實也愛民也一念

在親即一念在民此祭之所以有祈而獲福也與告備具者禮有

告具告備見精粗無不至也祈麥實若合上節正作農桑衣食者

親漁春祈也爲春麥實也

是月也生氣

二節

此見德惠之不可內也。愈厚府庫天子內之以爲有弓旌延訪天子內之以爲惟不知其不可內也。試觀之天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物之句者畢出而萌者盡達矣。是天道之不內也。天子應天出治如之何而可以內也哉。

氣一也以能生育故曰生以其屬陽故曰陽。曲生者萌直生者內之則爲者爲而不內則爲德爲惠矣。內之則爲開爲藏不內則爲布爲行矣。故天子布德行惠焉其實何如。命有司發倉廩賜長無之貧窮振短無之乏絕而天下無不足于食者矣。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而天下無不足于衣者矣。勉諸侯聘致聞望之名士賓禮才德之賢者而草野無沉淪朝廷皆師濟矣。在下者無一人之不被其澤在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六十

上者無一戕之不得其人乃爲不可以內也。不然而有所本及何所當于畢出盡達之天氣也哉。

慈愛在心曰德。利澤及人曰惠。德爲惠之本。惠乃德之發也。

是月也命司空 二節

此見治水貴豫也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矣。蓋春時物生雨露潤故雨謂時雨也。然或過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爲災。汝掌邦土可無所以豫備之乎。內而國邑則循行之而存。外而原野則周視之而無遺。此國邑原野中有隄防以蓄水以障水者。情而利之而使無害。有溝瀆以受水以洩水者。道而達之而使無壅。凡此皆欲開通車馬往來之路。毋使被水而有障塞也。如是而司空之職舉矣。

此厲傷生之禁也。方春發生鳥獸字乳有人心者其忍傷之乎。故田獵所用之物。置罟羅網畢翳及侵獸之藥。此七物禁不得出九門。施用于外以其適生道也。

且其禁捕獸之罟羅網皆指鳥之罟畢以掩兔。弱射者用以自隱。饑渴之也。禁毋樂也。

是月也命野 三節

此親蚕之禮也。民以蚕爲衣食以桑爲食是月也命野虞母伐桑柘。蓋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此正蚕生之候也。于是具曲植遺簪桑柘之器而登事典焉。

曲植也植槌也所以架遠與遠者遠國四方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六十一

奉天子之命而主其事者后妃也。后妃齊戒致敬親東鄉以迎時氣躬采桑爲天下先。斯時也禁止婦女觀飾固矣。而歲練縫製之婦事亦必減省之。凡以勸勉盡力于奉事。盡事貴一而心不可分也。

至于奉事既登分廟而使之縵稱絲而累其數衆婦效其功于后妃于以共天子郊廟祭祀之服其重如此安得不致其敬而敢有惰也哉。

是月也命工師 二節

器之法也。審材所以制器制器所以利用。正王政自務也是月師令百工審五庫之材。務有餘用可焉。量審矣如金鐵一皮角齒羽箭幹四脂膠丹漆五其中又無得有不良者。蓋

欲其多而又欲其良也

審于直實到母或不良審其量是欲庫材之多審其良是欲庫材之美幹者諸器所用之木材也

庫材具矣美矣于是百工各理治其所作之事而工師監臨之其日之號非直爲督工也一若曰母悖于時蓋一悖于時則所造之器必不堅利不可也又若曰母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蓋若心者萬化之原也一蕩上心則踰禮敗度天下國家之失將有不可言者此其實戒豈但悖于時害于器而已耶善輔君者如監工無一事而不爲君心防可耳

爲弓之法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二材寒定體是不悖時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六十二

是月之木 節

此見樂教之成也五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又命習舞習樂至此則教當有可觀矣故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聲容皆備歌舞相成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蓋因陽氣之盛而風化天下也

是月也乃合樂 節

此紀牧政之大也牛馬牛齒歲月盛蓄可以供祭祀之犧牲壯軍國之儀衛故聖王重之是月也芻草暢茂牛馬之牝者既遊于牧地矣而景係之牛騰躍之馬則壯者也乃縱而令之于遊牧之牧地焉使其就而聚萃其已生而中犧牲者及馬之駒牛之犢聚畜其數以備

稽考以養息之多寡爲牧圉之術勤先王之牧政何其善也

此謂變之微禮也季春陽氣盛而陰氣終時之則爲疫癘望之則爲吾樂備者聚衆戲劇以盛其喜樂之氣又犧牲接除不祥曰磔攘亦是動作發舒之意使人和氣充盈足以勝天下之於氣此正先王養理之一事而微其儀百姓由之而不知者也故命國中饗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之終焉

季春行冬 三節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靡國有大恐

丑土之氣所應也新義冬氣寒故寒氣時發肅者枝葉減縮而忌栗也大恐水能相驚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六十三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

未土之氣所應也新義疾疫亢陽之氣襲人也陽亢而爲旱故時雨不降高者又易被旱故山林不得收成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

戌土之氣所應也天多沈陰感少陽之氣也淫雨霖雨也雨三日以上爲霖陽爲暘陰爲雨故淫雨早降金氣動故兵革並起

孟夏之日 七月

孟夏之月日在畢屬申寔沈之次而月會焉昏翼其中星也旦婺女其中星也

其日丙丁火于也其帝炎帝大庭氏神農火精之君也

其神祝融顓頊氏之子名黎火官之臣也

其蟲羽飛鳥火屬其音徵火音也律中中呂已律也其數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也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火之養人者祭先肺火克金也

蟬鳴陰而寂青乘陽而鳴蟬蛻陰而伏者乘陽而出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秀此已月之候也

王瓜註云草字本草作接蔓音同亦可釀酒

天子居明堂左个南之東室盛陽之始也

乘朱路駕赤騂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淺者赤深者朱皆火之色也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用器高而粗大象物之盛長也

禮記年說

卷之二

六十四

是月也以立夏 三節

此迎夏之禮也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大地長養之盛德在南方火位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迎長養之盛德也迎天還反于朝而天子之盛德可見者內則行賞公卿大夫士錫以典服是外則封諸侯公侯伯子男昨之茅土是又且宜慶者慶且賜者賜及時遂行而無留惠焉斯無有不欣悅者矣

此見禮樂之貴豫也耐飲將行君臣歡會樂可謂盛矣乃命樂師將飲酌所用禮樂預時講習而會合之習必有素至時行禮奏樂無有不得其序不得其和者此其命之意也

此見用人之貴當也國家爵祿之柄操之天子而人才登進之寄不能無所先也于是命太尉焉桀俊有才者贊而助起之賢良有德者

遂而登進之長大力者舉而任用之然不可以不慎也既贊既遂既舉則授之以位而爵祿序及之矣贊遂舉而可輕也將爵祿而可輕乎哉爵之行也必當其所宜爵之位祿之出也必當其所宜祿之位不然不官非其人則用違其才矣

不但天官非其人即長才庸才短駁小知隆以大受猶之未當也不可以功德添入

。是月也繼長 節

此明贊化之理也萬物所以長而前者陽上達故也長之者天地所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六十五

以繼長者人高之者天地所以增高者人則人終天地之功焉是月也繼長增高非真有以繼增之也只無有壞墮其長高之勢便是物類且然而況于人乎起土功發大衆皆妨養農之事伐大樹且傷稼達之氣故禁之即繼增之義也

是月也天子始 三節

此順時勸農也綽涼所以禦暑是月也暑之始也故天子始耕春耕之後繼以夏耘農不可以不勸也故外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蓋田原之民素服乎農勞之而又勸之所以作勤也

勞者勞其春耕勸者勸其夏耘野虞外官故出行田原司徒內官

故衙行縣部

內命司徒循行縣部命農于田勸作而母休于都蓋縣部之民恐有閒遊勉之而必其所以警情也皆天子之盡心于農事也

是月也驅獸 二節

此夏之禮也是月也五穀方生恐有獸害禾苗者獵而驅之夏獵曰前正此義耳順母因此而大田獵也所以添戒之也

此春麥之禮也五穀惟麥最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視嘗麥慶有成也先春麥不敢先嘗也且報祈實也

8 是月也聚畜 三節

此見醫事之重也醫者人之生道也是月也聚畜百藥為供醫事焉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六十六

蓋靡草已死麥秋已至此正藥物可聚畜之時故也

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陰類陽盛則死百穀以秋為成此下時雖夏于麥則秋故云麥秋

此祥刑之政也天氣始衰罪人在繫或以鬱蒸成疾故聖王念之刑者上之所施薄而斷之不必繫也罪者下之所犯小而決之不宜繫也即有繫者輕而出之不復繫矣固圜之虛以此

季春養事既登要其成而言至此養事始畢矣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乃收外命婦之繭稅蓋外命婦養奉皆用公桑故稅其繭之什一稅之法以桑為均受桑多則稅繭多少則稅繭少貴賤長幼如一而不一于以給郊廟之服后妃內外命婦安得而不重其事也哉

后妃受內命婦獻繭盛以副律禮以少半見特牲

○是月天子飲酎用禮樂

此見奉養之義也是月也養事畢東作成天子乃與群臣燕而飲酎蓋盛舉也洽明良之情交地天之泰矣禮樂即前樂師所習合者至此用之禮中而不亂知臣皆首以成禮若答拜以禮臣是樂和而不流如君歌鹿鳴以悅臣臣歌天保以祝君是古君臣之和樂如此非極盛之世烏觀此乎

孟夏行秋 三節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

申金之氣所泄也新義苦雨兩多而人苦之也苦雨數來陰氣所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六十七

召也兩固能滋五穀苦則反傷故五穀不滋四鄙四面邊鄙之邑也保與堡同人保而依以為安避侵掠也

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玄水之氣所傷也新義草木早枯感肅殺之氣也大水敗城郭冬德王也

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寅木之氣所淫也新義蝗之為蟲殘物之末不傷其本春不盛故蟲之為災者殘其末而已春于方為東東方主風故暴風來格春氣盛于木故草秀而不成

仲夏之月 四節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屬未鳴首之次而月會焉昏元其四星也口危
其中星也

律中蕤賓十律也

小暑至暑氣未盛也蟬鳴也感陰而生鳴鳥之屬陰者
感微陰而鳴反舌陽鳥也感陽中而鳴故感微陰而無聲焉此午月
之候也

賜博夢反舌百舌鳥

天子居明堂太廟南之中室盛陽之中也

養壯佼

此修容之政也壯形體碩大者佼儀容佼好者擇此類而養之亦順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六

長養之令也

新義養壯佼何為此所以為泰政與

是月也命樂師

三節

此零祀之禮也是月也陽氣盛而多旱零事將舉故命樂師預樂
焉鞀鞀鼓三者皆章音修之而理其聲琴瑟絲竹管簫竹音均之而
平其聲下戚戈羽四者皆舞器執之而操以習學字笙篳三者皆者
簧亦竹音調之而和其音節鐘磬金音祝故木音飭而整治之皆所
以待盛樂之用也

零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帝者天之主宰零帝也而山川百
能興致雲雨古先自辟卿士有益于民是皆不可以不祈祀也于是

內則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天子乃大零帝而用盛樂焉此
禮大者其樂盛且聲音上徹乎天與動天之聽而兩耳

乃外又命百縣零祀古先百辟卿士之有益于民者零祀之徧如此
凡以新穀實焉耳何一而非足民食之心也哉

總之零祀之徧不必說不忌本源由早達尊意祈穀實通結二節
按盛樂只用零帝若百源百辟不用樂矣

是月也農乃 八節

此荐黍之禮也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舍桃亦時
新也先荐稷廟不敢先嘗也

此皆順時之政也藍之色青青者赤之母令民毋刈藍以染恐傷時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六

氣也

火之滅者為灰母燒灰亦為傷火氣也

○新義灰呂紀作灰註謂火之滅者恐死灰無復然理如何燒
布者陰功所成母暴之于日不以小功干盛陽也

○疑問布是日用所需且夏日宜暴易為禁蓋是時厥民因無所事
布當是時而妄用亦暴殄之一節或者其禁是與說似有理按灰
布二條註說不覺當改正

門問母用一則順時氣之宜通一則使暑氣之宜散也

關市有索者搜索商旅隱微之物也當盛大之時行寬大之政故

重囚禁繫嚴密者。放出而寬假之。且加其食。亦寬大之政也。

此見馬政之修也。季春合牧。為妊孕也。至此妊孕已遂。遊牝別群。則拘繫其騰躍之駒。斯時也。乃班布養馬之政令焉。如周禮校人辨屬馬。廄人趣馬。節節。巫馬掌疾牧馬。掌地。使人掌閑。圉人掌養。皆是馬政。修而軍國之用。無有受不足者矣。

○是月也日長 四節

此陽道持勝之理也。是月也。六陽極而日長至矣。陽極則陰生。陽雖盛而謝權。陰方生而未已。是為陰陽爭。物之應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是為死生分。

君子于此。何以為扶陽計也哉。人之一身。正氣為陽。邪氣為陰。心氣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七十

正氣也。耳目口體之氣。邪氣也。道在定其心氣。而使陽常勝也。齊戒以齊其心。掩蔽以防其身。內外一矣。以舉動則母躁動靜一矣。五聲淫耳。五色淫目。止之而無或進焉。滋味爽口。薄之而母致和焉。諸事之嗜慾。攻心節之而裁于制焉。心氣為主。則邪氣不敢交。至于邪氣不敢交。而心氣愈益堅定。而不可提。此陽之所以常勝也。

齊戒掩身母躁。即中庸齋明盛服。非禮不動三項也。如此心氣已勝了。又必聲色滋味者慾之類。一無以干之。而後常勝常定也。

天下之政。實善為陽。罰惡為陰。刑勝則是助陰抑陽矣。故百官助宣長養。尤必安靜其事。而無刑焉。大抵人身之疾。天下之災。皆陰之侵陽。為之。定心氣。不使陰疾之干。止刑罰。不為陰事之擾。二者皆抑陰

也。而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必陽勝陰。陰不敢與陽爭。正為得其道。無爭矣。而陰之晏安者。亦得定之而底于成。此盛世陰陽之所以和也。

○定陰句。兩節。雙承。晏安。是陰之名。晏安。也。陰道安靜。故名晏。陰若一節。單承。亦可。陽主動。君子順陽。常有為。陰主靜。君子順陰。常無為。定陰之道。惟順其靜而已。

此又言午月之候也。鹿以陽為體。以陰為末角。未也。故應陰而解。蟬陰類。感微陰而始鳴。半夏生。以其居夏之半。故名之。木董感微陰而榮。其華則榮。暮落。

是月也母用火 二節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七十二

齊民要術

此王氣戒盛也。夏火王。南方火位。因其位而盛其用。則為微陰之害。故母用火南方焉。

此順陽之義也。人之居高明也。為遠眺遠也。而非可以常居。時值陽明。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矣。山陵自然高明之所也。故可以升。樹人為高明之所也。故可以處。陽明之當順也如此。

仲夏行冬令 三節

仲夏行冬令。則霜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

子水之氣所傷也。新義以陰包陽。故霜凍傷穀。久為閉塞。故道路不通。陰賊氣感。故暴兵來至。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自勝時起。其國乃饑。

卯木之氣所淫也。新義春主生，生日長，則熱日晚，故五穀晚熟。蟲之食苗葉者，春氣盛于木，故蟲食葉晚熟而勝起，故其國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實成，民饑于疫。

酉金之氣所泄也。新義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秋之氣候也。當盛暑之月而感風，故相薄而眾成疾。

季夏之月 四節

季夏之月，日在柳，屬午，鶉火之次，而月會焉，皆火其中星也。旦奎其中星也。

律中林鍾，未律也。

溫風始至，暑之極也。蟋蟀生土中，此時羽翼未成，遠飛但居其穴之

禮記月令 卷之二 十一

壁，屬乃學習，搏搏矣。腐草得暑濕之氣，變而為螢，幽類化為明類，此未月之候也。

新義物類得氣之生，涼風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于壁，殺氣未盡而驚蟄之鳥已習于擊矣。

天子居明堂右個，雨之西室，盛陽之終也。

命漁師 二節

此水衡之政也。暑盛入水為便，故命漁師伐蛟取龜，登龜取龜。

蛟暴政言伐龜，龜故言登龜，龜故言取。

蒲葦之屬生于澤中而可為用，故曰計。此時柔朝可取，故命澤人納之。

是月也命四 節

此見為民之意也。祭祀重典也，遠而尊者曰神，近而親者曰靈，皆不可以不祀，而祀必用犧牲。是月也，草卉零落，命虞衡四監之官，大合百縣之族，易以養犧牲焉。各之雖在百縣，出之實自民力。令民無不咸出其力，非輕民力也。以此秩芻所養之犧牲，外以共皇天上帝名，由大川四方之神，內以祠宗廟社稷之靈，凡以為民祈福故耳。敘民力以事神，祈神休以佑民，何莫而非為民也哉。

周官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即四監也。

是月也命婦 節

此染人辨分之政也。是月也，當文明之時，宜有文明之色，故命婦官

禮記月令 卷之三 十二

染采焉。染之法，黼黻文章，皆兩色間染者，必用舊法故事，而無或差貸。黑黃倉赤，皆一色單染者，皆欲質正良善，而毋敢詐偽。蓋兩色者，所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一色者，所以為旗常旌旄之章，而服有章數，旄有旒數，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貴賤等級之度，皆于是焉別之，所以不可不謹，而法故於良之是命也。

新義未用口采已用白，色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皆祭服所用，黑黃倉赤，皆方色，旂章所用，祭服如司服所掌，王祀天帝，大裘無章，享先王，服裘衣白龍而下衣五章，裳四章，享先公，服鷩衣，自華蟲而下衣三章，裳四章，祝四望山川，服毳衣，自宗彘而下衣三章，裳二章，祭社稷五祀，衣絺衣。

自粉米而下一章案三章祭群小祀服玄衣無文裳惟散而巳公自衰衣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衣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衣而下如侯伯之服孤自絺衣而下如子男之服大夫自玄衣而下如孤之服旅章如司常所掌日月爲常王建之交龍爲旂龍侯建之通帛爲旂孤卿建之雜帛爲物大夫士建之熊虎爲旗卿都建之鳥雉爲旗州里建之龜蛇爲旐縣鄙建之全羽爲旐道車載之析羽爲旐旌車載之皆盡其象是也

是月也樹木 二節

此虞人之禁也是月也樹木方盛木之盛氣之盛也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慮傷方盛之氣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七十四

此見養氣之不可挫也萬物作于春而氣主生長于夏而氣主養故夏曰養氣不可以與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蓋三者大事也大事舉而養氣挫且未舉之先勢不得不發令民因發令而待則妨神農之事矣故母舉大事者正恐挫養氣而待發令而待正恐妨神農之事也未月東井主水爲水潦盛昌之月土神司農事而得位是神農將主持稼穡之功長養之氣稼穡之本也一動挫而發洩無餘無以爲後來生物之本故舉大事必有人殃爲其逆天而悖神也然則養氣豈可挫也哉

三個不可字且以理言兩個母字方着人君說長養之氣原自發散的一再一挫動則發洩無遺無以爲後來生物之本母操者正是

要培植此養氣也水潦盛昌神農持功養氣盛而稼穡舉矣

8 是月也土潤 節

此治田除草之法也東井主水土神用事故是月也土之氣潤蒸鬱而爲溼若大雨正以時行則艸可除矣除草之法先芟薙之俟乾燥之而又加以雨是燒薙行水也火蘊水沸草無生理重以酷日非利以殺草如以熱湯乎于是艸之燒爛者可以爲田疇之糞可以使土壅之美治田之有貴于除草也如此

季夏行春令 至末

季夏行春令則穀寔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

辰土之氣所應也新義鮮落謂生熟不均也國多風欬與孟夏恭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七十五

風來格同義以多風故肺受疾而欬嗽也自下上曰遷令此適彼曰徙春主發散故民遷徙

行秋令則土濕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

戊土之氣所應也新義金生水故高下皆被水害而禾稼不熟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之故姪孕多敗

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丑土之氣所應也新義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當暑而寒是不時也鷙擊也鷹隼待秋而擊今感肅殺之氣故蚤鷙于夏也春夏主出秋冬主人故四鄙入保

中央土 十一節

此揭土令以成五行之序也。土之于四時無乎不在者也。無定位無專氣而寄旺于辰戌丑未之末各一十八日。未月居一歲之中又當火金子母之際故特揭中央上一令于此。

其帝黃帝黃精之君軒轅氏也。

其神后土土官之臣顓頊氏之子黎也。

初句龍為后土後配為社后土官闕則以祝融兼之。

其蟲保人類也。

新義保露也。露見不隱藏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類為保。

土于四時無定位不必調樂以為之主但取象以為之配則宮音焉蓋五音得宮而統猶五行得土而成也。土于十二月無專氣不必候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土

氣以為之管但取象以為之配則黃鍾之宮焉蓋八十四調皆起于黃鍾之宮猶四時之氣皆根于土也。

其數五。天五生土也。四時皆舉成數土獨舉生數者土以生為本也。

其味甘其味香甘香皆屬土也。

其祀中霽當室之中土居中之象也。祭先心。心者居中君象又火生

土也。

古未有宮室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露光明而雨霽之後因名室

中為中霽。

天子居太廟太室中央之室也。四季之末于此居之以行政也。

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皆土之色也。食稷與羊其

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皆土之色也。食稷與羊其

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皆土之色也。食稷與羊其

圈以闔闔象土之周匝四時闔象土之能容萬物也。

孟秋之月 七節

孟秋之月日在翼為已鴉尾之次而月會焉昏建星其中星也旦畢

星其中星也。

建星說見仲春

其日庚辛金干也其帝少皞金天氏白精之君也其神蓐收少皞氏

之子名該金官之臣也其蟲毛金屬也其音商金音也律中夷則申

律也其數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也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陰氣出

也祭先肝金克木也。

季夏溫風始至溫厚之極也此涼風至則嚴凝之始矣白露降除乘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七七

陽也寒蟬得風露乃鳴鷹乃先祭焉而用始行戮感肅殺之氣也此

申月之候也。

天子居總章左个西南室也。

乘戎路兵車也駕白駟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皆金之色也食麻與

犬其膳康以深廉稜角矩方之義深則收斂之意也。

白馬黑鵝白駟

是月也以立秋 節

此迎秋之禮也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秋天地肅殺之盛德在西方金位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帥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迨夫返反而天子應之賞軍帥

武人于朝示振武也。天下有不義者焉，暴慢是也。天地間之正氣，為義氣。人間之正，直為義人。天地方以義正萬物，而天子可令不義之人橫行于天下乎？乃命將帥征之，征之道，士欲其遂，而人無不能于事，兵欲其利，而器無不利于用。有桀、紂者，簡之而無不操練之，而無不熟，又必有已試之功者，乃專任之，而不置疑，不中制焉。于是乃以征不義而誅暴慢者，蓋罪致討也。兵以義舉，所好在義，所惡在不義，于以明之，而合乎天下之公心，順彼遠方，此王師之所以無敵也。

有功不任，何貴于功？任而不專，何貴于任？故專任有功，征不義者，扶生人之義理，仰以扶上天之義氣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主本

是月也命有司

三節

此制刑之義也。是月也，天氣始肅，人君宜以肅應之。命有司修法制，欲其整也。繕囹圄，欲其固也。具桎梏，備其用也。非過嚴也。姦在于心者，宜止禁以止之，而姦不生邪。露于外者，宜罪慎以罪之，而邪不作。此所以移傳執而不事姑息也。是刑期無刑之理也。

又命理官，瞻其傷而損皮膚者，察其創而損血肉者，視其折而損筋骨者，審其斷而損肢體者，皆調治獄囚之法也。蓋人之形體，孰不整全？至獄訟而傷創折斷，則聽決之時，其可忽乎？必端焉而無偏頗，于焉而無輕重。如是則有罪後戮而不及于無辜，斷刑以嚴而不失于輕易矣。

審斷為是，若作審斷決上下，非文理新義，嚴非一千嚴之謂，嚴中有寬，不一于嚴者之謂也。一于嚴，則謂之慘刻，而不謂之嚴矣。王者用刑之恕，正所以成其嚴也。

當秋時而用刑，固以應肅，然用刑而以恕，定以制威。蓋以陽道常饒，陰道常乏，當天地始肅之時，人君扶陽抑陰，不可使陰氣之盛，正參贊調變之理，當如是耳。豈但用刑一事而已哉。

扶陽抑陰，自是至理，新義駁之非是。

是月也農乃

節

此順時收歛之政也。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矣。此正收歛之時也。乃命百官自上而下，凡所當收歛者，無不謹其始焉。完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主本

堤坊之大者，謹壅塞之小者，以備水潦于外，修宮室，垣墉，補城郭，以固民居于內。此皆天子之自為收歛者也。而百姓之收歛可知矣。穀稷也，粟也，備水潦者，月也。西，西中有畢星好雨也，搜義收歛，命民收歛也。下二段自收歛而廣其備也。

是月也毋以封

二節

此亦收歛之義也。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皆以其違收歛之令也。

註記者，但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不知古者嘗祭有出田邑之制。然味三大字，則并諸侯割地皆謂其大者耳。若平常小小慶，以出田邑之類，自可不妨舉也。

孟秋行冬令 至末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盛介蟲敗穀戎兵乃來

亥水之氣所泄也新義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太盛介蟲如稻蟹之類介蟲敗穀戎兵乃來皆以陰大盛而主殺故也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定寅木之氣所傷也新義陽亢故致旱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今行春令故陽氣復還也五穀數華于陽而成實于陰今陽復還故

五穀無實也

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

已火之氣所傷也新義火王于南方故國多火災火氣熱熱極生

禮記手記

卷之二

全

寒故寒熱不節民感寒熱之氣故多瘡疾

仲秋之月 四節

仲秋之月日在角屬辰壽星之次而月會焉昏牽牛其中星也旦嘴觜其中星也

律中南呂西律也

盲風至疾風也鴻鴈來自北而來南也玄鳥歸來以陽中去以陰中也羣鳥養羞藏其食以備冬也

養羞也羞者所美之食羣註自音閉暗之稱

天子居總章大廟西之中室也

是月也養衰

三節

此順時養老之政也時以陽衰陰勝為秋人以陽衰陰盛為老是月也養衰老順時令也凡杖所以安其身糜粥飲食所以養其體皆養之之具授而行之正所以養之也而恩及天下之老矣

此正服之政也流火授衣王政所先也故乃于司服有具飭之命服以養衣裳言之衣綺文而裳刺繡是有恒也小而玄衣之一章大至袞衣之九章而制有大小衣被于上而長裳垂于下而短而度有長短是衣裳之具飭也以維燕衣服言之其上下長短亦有劑量必循其故法而不得自為新異焉則常服亦具飭矣至若冠加于首帶束于身皆所以稱是服者各有常制又豈非兩司服之所當具飭者哉

禮記手記

卷之二

全

衣裳衣服冠帶分三項具飭二字總貫下五個有字通以自然者言工夫都在具飭內

刑肅令也孟秋已命有司嚴斷刑矣至此乃命有司中嚴百刑焉百刑之中斬殺為大申嚴之者必求其當毋或有屈曲而枉撓也若枉撓而不當違上天肅殺之義舉必反受其殃可不慎哉

曰反者明殃不在罪人而在有司也

是月也乃命宰 二節

此省牲之政也饗嘗將舉犧牲是虔是月也乃于宰祝有頒行之命焉循行之法有視色不雜而全否體無損而具否有按何以爲養羊之賜何以爲養犬豕之養有瞻得其養而肥失其養而瘠有類

物色之騁者比陽祀之類。騁者比陰祀之類。是也。有唐虞夏禮之大小視角之長短皆中乎度。如天地犢角。牛大角。握是也。全具也。肥瘠也。物色也。小大也。長短也。五者備而日常。則外之盡物者。內之盡志用之于祭。上帝不飲饗之手。

此天子饗禮也。季春國饗。畢春氣也。此則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非諸侯以下可用。故惟天子乃饗焉。暑氣退。涼氣通。是以達秋氣也。以人嘗麻。先春農。農登麻也。

是月也可以祭 二節

此重收斂之備也。農事將畢。王功可興。城郭環于外。都邑聚于內。人之所恃以爲安固而功作于上者。故可以祭之。建之。實害困乎地。困

禮記手說

卷之十

八十二

倉成于器人之所恃以爲儲蓄而工作于下者。故可以穿之修之也。孟秋已有收斂之命矣。至此乃命有司趣民收斂。以時不可緩也。葉所以助穀之不給。故務蓄之爲備。又不但葉已也。凡可以爲歲計者。無不貯儲而多積聚焉。此足民食之道也。

既斂今歲之收矣。又欲開來歲之利焉。麥所以續舊穀之盡。而及新穀之登。種之政其時也。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赦。罪其愆正所以作其勤。何莫而非爲民之實也哉。

是月也日夜分 二節

此陰中之政令也。是月也。日夜分。陰盛陽衰。不能相薄。故雷始收聲。蟲雖蟄而穴猶未塞。但坏益其通明之處。使稍小耳。被氣浸盛。陽氣

日衰。水春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故此涸之始也。日夜分。則同度量。權衡。正鈞石。角斗。甬。與仲夏同。

是月也易關市 二節

此寬商之政也。國之所天者民。民之所利者商。王者寬商。正所以爲民。是月也。秋物告成。財貨可交通矣。而關者出入之途。市者貿易之會。道在易關市焉。蓋政嚴則關市難。政寬則關市易矣。易關市所以來商旅。來商旅所以納貨財。通功易事。農末相資。而民事有不便焉者乎。且不但便民已也。四方散而不一。今則來集。遠鄉邇而在外。今則皆至。財者原上下之所通。豈有商賈皆欲藏于市而財有匿又豈有財不賈而上有乏用者。將軍國朝聘燕享大小百事。無所不得其

禮記手說

卷之十

金

成遂矣。一寬商而民事與國事均利如此。此關市之所以當易也。貨謂化之以爲利。賄謂有之以爲利。舊照註貢賦職脩。真是費解。新義駁之是也。獨易關市易字。還作難易之易。覺有味。古字法多如此。

此順時舉事之理也。人君操縱在心。以爲天下事。惟其所爲。不知有天運在一舉一動。無不與之相關。凡舉大事。不可逆天運之大數也。如慶賀之事。屬陽。順陽氣發生之時舉之。則陽事與陽時相類。刑罰之事。屬陰。順陰氣肅殺之時舉之。則陰事與陰時相類。有一事必有一類。必順其時而慎因其類。恭慎者。正以入合天之理也。斯爲毋逆大數者矣。

事者王政之舉數者天時之運類者。天人相屬之機。慎者以人合天之理。時即大數上二句反說。下二句正說。一直下此四句。可與月令一篇。但綴在仲秋月。實就收斂之事。肅殺之時。為合耳。

仲秋行春令 三節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

卯木之氣所應也。新義。秋雨為成物之雨。雨不降。故草木生榮。而不枯死也。木生火。故火訛相驚。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

午火之氣所傷也。新義。陽亢故旱。氣煖故蟄蟲不藏。陽盛故五穀復生。

禮記手說

卷之二十一

全四

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子水之氣所泄也。新義。風災數起。此風殺物也。收聲之雷。先時而動。以愆陽也。雷風不節。故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 四節

季秋之月。日在房。屬卯。大火之次。而月會焉。昏虛其中星也。旦柳其中星也。

律中無射。戌律也。

鴻鴈來賓。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也。爵入大水為蛤。雉始雊。物化為潛物。陽為陰所化也。鞠有黃華。菊色以黃為正也。豺乃祭獸。養禽。肅殺之盛也。此戌月之候也。

天子居總章 節

天子居總章。右个。西之北室也。

是月也申嚴 二節

此收斂之政也。孟秋命收斂。仲秋趣收斂。是月也。乃更申嚴收斂之號。今馬。蓋秋氣寒。肅天地之藏。于是為在矣。此而少有宣泄焉。是人與天地不相會也。于是命百官貴賤。不任財用一節。凡事在收斂者。無不一于務內。使人之藏。與天地之藏。其道兩相會而無間焉。而敢有宣出以悖之也乎。

新義。務內。內字。正與季春不可以內。內字相應。會字。下得極妙。蓋天地氣藏。而吾所為發散。便與天地兩不相會。新義云。藏之特以合此時閉藏之令耳。其寔異時。服濟施食。賴以廣散財發粟之仁。藏之正。所以散之也。豈曰為朽蠹之計而已乎。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全五

乃又命冢宰。農事備收。會計正其時矣。五穀之入者。聚其大要之數。以制國用焉。籍田之收者。藏之神倉。以供家盛焉。此國家大禮事而最不可忽者。祇以謹其事。敬以一其心。又必飭而內外無所不致也。斯為克稱爾職者矣。

是月也霜始降 二節

此禦寒之令也。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當休矣。蓋天氣向寒。作者不便。正入室之候也。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以避之。何莫而非心乎民也哉。

百工以農為主，非專為工人也。纂註：器無不堅者，非新義。詩：言入此室處，言厥民隩，皆入室之謂也。此乃冬月之事，而係之于季秋者，是期而命之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為季冬大合吹也。

若為享嘗，豈有是月享嘗，是月習吹之理。

是月也大饗 二節

此享嘗之禮也。常物成之時，而饗以報于帝，嘗以薦于親，皆大禮也。故是月也大享嘗焉。其禮大，則其事宜豫，所用犧牲，蓋仲秋所命宰祝循行者，至此告備于天子也，而無所不敬可知矣。

仲夏大雩為祈，此月大饗為報。

禮記手說

卷之十一

公本

此頒正朔定稅貢之令也。王者每歲正朔有頒，所以大一統也。稅貢有定，所以一王制也。頒之定之，此其時矣。于是合命諸侯，分制百縣，大約為來歲受朔日，與其貢稅之事焉。蓋諸侯下有所稅于民，上有所貢于天子，稅者田穀，其法有輕有重，貢者方物，其數有多有寡，何以度之，道里遠近，期之度也。土地所宜，物之度也。稅貢何為，千以給天子郊廟之事，天子非私貢稅也。天子非私諸侯百縣，豈得更捨京而有所私乎。正朔至公，而稅貢又無私，此所以為天子之令也。與是月也天子乃 三節

之馬教之者何。五戎有器也，厲其器而習之，知弓矢利于遠及，矛戈戟利于近，是養馬有政也。其政而班之，如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之類，是民習兵而兵馬，以是教于田獵，而獵事修，武事亦大備矣。

大令方氏攷于田獵，習五戎，與車攻因田獵選車徒同意。上教之，故下習之也。田獵得利，軍旅致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先王之深意也。大司徒秋獮教治兵，其以是與馬政。詩六月比物四驥，車攻我馬既同。註云：宗廟齊整尚純，戎事齊力尚強。田獵齊足尚疾，又曰：凡文事毛馬而頒之，軍事物馬而頒之，養馬之政尚多，此則據戎事言耳。

禮記手說

卷之十一

公本

未田之先，命僕與七驂，咸駕六馬，車上載旌旄之九旗，而授車于乘者，以爵之尊卑為等級，軍行宜肅，整其行列，向背陳設，軍門之屏外，是時軍皆南向，故司徒指教刑之朴于帶，而北面誓之，其誰敢有犯令者乎。

新義：僕，謂戎僕，周禮中大夫二人，掌御戎車者，七驂，謂趣馬，主駕稅者，天子六馬，種戎齊道田駕各一驂，主之，又有總主者，合為七也。旌旄，謂司徒所掌九旗之屬，常旂，旛，物旗，旗，旟，旐，旄，旌，獨言旌旄，錯舉二者以該之也。司徒掌邦教誓者，方田之時，天子戎服，乃嚴厲其威武之態，而執弓挾矢以獵焉，示觀事也。天子殺羣臣以次而殺，而習五式，班馬政之教，于是乎行矣。

畢乃命典祠之官先祭此所獲之會于四方之神然後留以供祭也
天子之田獵也如此

是月也草木黃

四節

此順時而設之政也是月也草木黃落木可伐矣乃伐薪為炭備樂
寒也

其蟲咸俯而垂頭在內穴之深處且皆墜其戶其禦寒也如此

周宣子陰者也乃遲獄刑刑于罪相得即決之母留有罪以俾時令
焉

賞行于陽者也祿秩有不應得而恩命濫賜者為不當供養有不應
用而侈階踰制者為不宜而此未收今則盡收之亦順秋令之嚴肅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全

供養膳服之具

是月也天子

節

解見前此時嘗稻則前此之登穀為稷粟矣

季秋行夏令

至未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饑饉

未土之氣所應也新穀水潦盛昌在于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國大

水而實害之所藏為水所浸而殃敗也孰者氣窒于鼻噴者發

于口皆肺疾也夏火克金故然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

丑土之氣所應也盜賊陰類盜賊多故邊竟不寧來而故地圯
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情師與不居

辰土之氣所應也春氣暖故暖風來至氣寒則縮果暖則解煖少
陽動作故兵興而不得止息

孟冬之月

合

孟冬之月日在尾屬寅析木之次而月會焉皆危其中星也旦七星
其中星也

其日壬癸水于也其帝顓頊黑精之君也其神玄冥少皞氏之子曰
修曰熙相代為水官之臣也其蟲介水屬也其音羽水音也律中應

鍾亥律也其數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道

禮記手說

卷之二

全

路往來之處以冬陰往而陽來也祭先賢三時皆先所勝冬當先心
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屬又冬主靜不尚克制故也

水始凝而為冰地因冰而始凍雉入大水為蜃陽為陰所化也陰陽
氣交而為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此亥月之候也

天子居玄堂左個北之西室也

乘玄路駕鐵騶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黑深玄淺皆水之色也食黍
與蔬其器固以卷中寬而上窄也

是月也以立冬 節

此迎冬之禮也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月
方冬天地閉藏之盛德在北方水位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冬于北郊遠反賞死于國事者而因恤其妻子蓋因殺戮之盛而思死事之臣也

是月也命太史 二節

此卜筮之用也是月也萬寶告成龜策發矣命太史殺牲取血以索其吉凶所以豫其理也皆太史之事也

吉凶總兆卦二項言

此為治罪者警也法之于罪也附輕赦重而治罪者藉以行其阿黨之私下是有察之者焉察其于罪人果有阿黨與否于罪果有掩蔽與否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此察吏之法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九十

是月也天子始裘 六節

此順時閉藏之政也裘所以禦冬之寒是月也冬之始也故天子始裘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是天地不交通矣所以閉塞而成冬天地且然而況于人乎

蓋藏在于官者也命百官謹之而上無散佚矣積聚在民者也命有司循行之毋有不敘而下無露棄矣

城郭欲其厚實則坏補之門閭以禦非常則禁戒之鍵閉或有破壞則修整之管輪不可妄開則慎重之所以嚴為于畿甸之近也

封疆不可開隙則堅固之邊竟不可玩寇則戒備之要塞可以防守

則完整之關梁用以訊察則謹嚴之候徑可以往來則杜塞之所以慎守于斤候之遠也皆所以順天地之閉塞也

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修鍵閉而管輪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邊竟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後徑不塞無益也疑問後德是關梁中勿跌曲徑可以滑通者註野獸往來之路亦即其意非為野獸也

喪者人所自盡然任人之欲而莫為之節則富者營而過分貧者歛而不足將不安其性命之情矣冬者歲之終死者人之終故于此時而飭正喪事之紀律焉衣裳之服制有精粗製斂有多寡辨之稱于情也棺槨之厚薄塋之大小丘壟之高卑皆有厚薄之度而一視其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九十一

貴賤之等級審之協于分也此所以為喪紀之飭也

審字貫至末

是月也命工師 節

此考工之法也霜降工休器物既成矣是月也命工師獻百工之功焉獻功之法祭器其大者也陳列祭器按其合法度否程式否淫巧者非度程母或作為以蕩上心也度程矣又必功力審斂者乃為上凡物之成令工人自勸其名于物以考之功上者工之法也功有不當不誠者也則必行其罪以窮其情焉蓋不功斂者其情必隱者也不度程者其情必疊君者也此所以當罪也古者考工之法雖所以為君德防也哉

8新義此與季春命工師只是一事彼因其作而戒之此又因其成而戒之舉祭器者舉諸器也不必又添出時說以淫巧句為諸器與祭器句對似泥

○是月也大飲 三節

此祭器之義也歲功之成也祖考庇之于上臣工相之于下是月也大飲蓋因祭而舉燕臣之典也何其厚于臣也

農事之修也群神用事于幽庶民致力于明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矣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矣臘先祖五祀矣祈祠臘皆蜡祭也因勞農以休息之蓋因蜡祭而舉勞農之禮也何其厚于民也上下交禮神人胥慶此王者之祭所以受福也與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九十二

天宗日月星辰皆天神也公社門閭之神地神也先祖五祀室廟也

此講武之政也季秋天子致于田獵矣至是天子乃命將帥講武蓋不明其理不可以師也習射御焉蓋不能其事不可以師也且角力焉蓋齊力不剛亦非所以禦侮也此安不忘危之意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 節

此川澤之政也天子不盡利以遺民其賦也有常者也而奉行者不實可乎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焉蓋水主冬潤常賦可收其收水泉池澤之賦也務仰體德意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蓋利歸于己害及于民而怨且歸于上是不忠之大者其有若此

者行罪無赦可不戒哉

孟冬行春令 三節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

寅木之氣所泄也新義孟春東風解凍故凍閉不密而地氣漏泄于上也春主發散故民多流亡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

已火之氣所損也新義日出而風為暴暴風不寒皆盛陽之所作也不寒故蟄蟲復出

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申金之氣所損也新義雪霜不時寒氣遲也小兵時起金氣勝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九十三

土地侵削蟄斂之所致也

仲冬之月 四節

仲冬之月日在斗屬丑星紀之次而月會焉昏東辟其中星也且移其中星也

律中黃鍾子律也

孟冬水始冰至此水益壯矣孟冬地始凍至此凍甚始圻矣鴈且感微陽之生而得其所求故不鳴虎陰物而感陽故始交此子月之候也

天子居玄堂太廟北之中室也

飭死事 三節

此固閉之理也。冬殺令也。戰死事也。飭戒六軍之士。以戰當勝必死之志焉。蓋因殺之盛而誓訓之。其教為易入也。

天時則矣。無人事以應之。則閉者不固。命有司曰。土事母作。為民之休息也。母發益。恐物不得其藏也。母發室屋。恐人不得其處也。及起大衆。恐求不得其靜也。凡此皆所以堅固其閉藏也。

天地之閉氣。猶房室之安藏人也。若閉不同。則地氣因破壞而宜泄。是謂發天地之房。由是害及于物。而諸證皆死。害及于民。而民必疾。變又隨以死矣。所以不可沮泄者。以是月萬物皆克實于內。命之曰暢月。固豈可不固也哉。

疑問按季冬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此命之曰。禮記手說 卷之二 九十四

暢月即命之曰達之文法也。蓋一陽生于五陰之下。其氣尚微。惟是安靜以固養之。斯可為他日發生之本。如反是而沮泄。則驚死。民疫而死。喪隨之。命之曰暢月。謂其反閉為暢。失時令之特甚也。此解甚妙。新義錄之。

是月也命奄 三節

此宮令之閉也。宮令宜嚴。而時當固閉。故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焉。審外之門。謹內之房室。必重閉。內外皆閉也。減省婦人之事。順陰靜也。母作淫巧之功。恐蕩心也。是令也。雖天子之戚。及嬖幸之近。皆母有不禁。則法行自貴近矣。

此釀酒之法也。酒以奉祭祀。供燕享。其用為重。則製造不可無法。而

監臨不可無人也。故于既獲之後。值可釀之時。而乃有大酋之命焉。秫稻酒材也。必齊而多。寡中人。麴蘖酒資也。必時而備。備于先。湛而漬滌之。藏而熟炊之。必潔而不汚。和以水泉。必香而不穢。盛以陶器。必良而不漏。尤必自始釀至成熟。晝夜溫養。寒熱皆適其宜。而火齊之得焉。如是而釀。用六物。酒本有不美者矣。然必大酋監之。母使有差。乃可不然。安得六物之盡善也哉。

大酋酒官之長。六物謂必齊以下六事。

此祀水之禮也。冬令方中。水德至盛。天子乃命有司祈而祀之。曰祈者。祈其來歲無旱乾泛溢之虞。而有潤澤之功也。四海水所歸。大川水所流。名源水所出。淵澤水所鍾。井泉水所注。皆有神以主之。禮無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九十五

不備。孰非所以為民也哉。

大川江河之類。名源崑崙桐栢岷山之類。淵澤孟諸雲夢之類。井泉寒冽汎濫也。

是月也農有 二節

此嚴固閉之禁也。秋令趣收斂。孟冬循積聚。凡以固民居。足民食也。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猶有放佚者。則民之游惰可知。不遵上令。取之而不詰宜矣。

山林藪澤。有能取菓草蔬食。及田獵取禽獸者。皆野虞教道之。示公利而不禁也。上公之而民自私之。可乎。其有相侵奪者。罪之而重。亦宜矣。

是月也日短 四節

此陽道保微之理也。是月也。六陰極。日短至矣。一陽始生。陰盛陽微。故陰陽爭。陽以生物為道者也。一陽生而萬物之生機。實已蕩動。陽道之大也如此。

君子何以為微陽計也哉。齊戒以齊其心。掩蔽以防其身。身欲寧而毋躁。所以定其心氣者。猶之仲夏也。聲色仲夏。言止而此則直去之。者欲言節。而此則直禁之。蓋仲夏之陽正盛。而此日之陽猶微。陽盛者宜定心之氣于內。而陽微者。并宜安形之性于外。至于一切動作之事。俱欲靜而勿為。子以使陰陽不爭。無可乘之隙。而待其自定也。蓋交爭則交勝。自定則適得其常。然陽自饒而陰自乏。此陽之所以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九十六

常勝而陰皆退聽也。與

8 寧者躁之反。身欲寧。即毋躁也。土三句。與仲夏同。安形性者。安形之性也。在去禁二字見出。與仲夏異。蓋心之性。保固有常。而形性。防護尤力。形性安而後。心性乃定。此所以為盛陽微陽之別也。此又言十月之候也。芸香草始生。荔挺亦香草。而始出。蓋凡草之性。感陰者腥。感陽者香也。蚯蚓結。屈而未伸也。麋以陰為體。以陽為味。故陽生而角解。水者天一之陽所生。水泉動。枯涸者漸滋發也。日短至。陰盛則材成。可收以備用矣。木可伐。伐之。竹箭可取。取之。順其勢也。

大曰竹。小曰箭。

是月也可以 二節

此順時閉藏之政也。官以權宜而設。器以權宜而造。皆暫為之事。是月也。值閉藏休息之時。故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關廷而填其陷。塗門閭而塞其隙。察園固而補其壞。此皆以助天地之閉塞也。

仲冬行夏令 至末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其冥。雷乃發聲。午火之氣所克也。新義。火氣乘之。故來年主旱。氛妖氣也。燠氣所蒸。為氛霧冥冥暗昧之貌。陰不能固。陽故雷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九十七

酉金之氣所淫也。新義。雪無水。雜雨而下。如物之有汁。嚴凝之氣未固也。瓜瓠柔脆。為金所傷。故不成。金氣盛。故有大兵。甚于孟冬也。

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癩。

卯木之氣所泄也。新義。木盛。故蝗蟲為敗。敗甚于災也。水泉咸竭。以感發散之氣也。疥癩虛陽所作也。

季冬之月 四節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屬于玄枵之次。而月會焉。昏婁其中星也。且其

律中大呂丑律也。

鴈此鄉順陽而復也。鴈始巢向太陰所建而歲更之。雉火肅威于陽而有聲故雉。雞木畜覺于陽而成形。故乳此丑月之候也。天子居玄堂右個北之東室也。

命有司 三節

此大雩之禮也。季春國祲仲秋天子雩。皆非大雩也。此則自天子命有司通及庶人皆雩。為大雩焉。季春九門磔攘。此則四方之門皆磔。其牲以攘除陰氣謂之旁磔。不但九門而已。月建丑丑為牛。以土作而出之。土能制水。凡此皆以畢送寒氣也。

鷹隼之屬。名曰征鳥。征鳥善征。此時猛厲而迅疾。亦殺氣為之也。此報歲之禮也。歲既將終。歲功成矣。故徧舉群祀以報功焉。山川有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九元

生物之功。帝之大臣贊襄于四時。天之神祇調燮于一歲。皆其所享祀者也。

是月也命漁 五節

此荐魚之禮也。是月也水涸。魚性定。正取魚之時也。故命漁師始鱣焉。天子親往為荐先也。乃嘗魚。先荐寢廟。不敢先嘗也。

此藏冰之禮也。冰之藏也。先王以節宣陰陽之氣。非特為備暑用已也。初凝惟水面。至此水方盛。水澤徹上下皆凝。是腹堅矣。藏冰正惟其時。于是命取水而冰以入焉。

此東作之豫也。冰入之後。大寒將退。令典農之官告民出其所藏五穀之種。命農計度耨耕之事。修整耒耜及治田所用之器。皆欲其備。

具焉及陰事之終。開陽事之始。先王之為民計也周矣。新義冰之入為陰事之終。種之出為陽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

此合族之禮也。歲將終。天子大合族人。飲酒于太廟。而命樂師吹竽。吹有節次。奏終而飲罷。蓋于饗恩之中。而不流之節也。

舊註一年暫停曰罷。疑問云。致休息之意。恐俱非。

此祭祀薪燎之備也。凡祭祀必有薪以備炊。有燎以明夜。而萬物告成。收之此其時矣。乃命四監收常秩之薪柴焉。收之何為。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先王小物之必謹如此。

是月也日 七節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九元

此憲天維新之理也。天之所以成歲者。日月星也。君之所以成歲者。公卿大夫農也。是月也。日之所舍。周天一次。而日窮于次。月之會日。周天一紀。而月窮于紀。星之所經。與日月同復于故度。而星回于天。在天之數。將幾一終。以其有餘度也。在人之歲。則且更始。蓋周而復始矣。

歲更始。則東作可興。農民一歲之事。動與天時相應。在上者當專一之。毋得他有所使。蓋一有所使。則奪其時。將政令皆虛。而憲天悉矣。是修政者之所當首計者也。

至若國家有常行之典。四時有當行之令。最不可以不宜也。天子于是乃與公卿大夫共飭而論之。飭者飭其變。變而後可常。論者論其

通也而後可久。其飭共論君臣交勉。祭酌考訂。此所以協贊維新而待來歲之宜也。蓋天下無久而不變之法。而有窮則必通之教。宜于今歲者。未必宜于來歲。不飭不論。何以有待。而非君臣自盡其道。又何以飭論也哉。

國典如禮樂刑政之類是也。時令如宣洩閉藏之類是也。飭字論字與宜字相應。

此定來歲之祭賦也。典令之大者莫重于祭祀。乃命太史次第諸侯之等列。賦之犧牲。以其皇天上帝社稷之饗。蓋外祭之神耳。以異姓之臣供外祭之神。所以尊之也。

乃又命同姓之邦。其饗廟之飭。蓋內祭之神親。以同姓之臣供內祭之神。所以親之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二

命宰歷次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多寡之數。而賦犧牲。以其山林名川之祀。蓋群祀之神不一。以群姓供群祀。為其禮殺而多辨也。

自諸侯以至庶民。盡乎天下之民矣。而莫不有犧牲芻豢之賦。可見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饗廟山林名川之祀。蓋天子有賦。原以為神。而祀神正以為民。所謂昭民之。普行而致神祇之降格者。而豈其不愛民力也哉。

季冬行秋令 至末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

戌土之氣所應。新義。謂旦也。白露應秋而降。介蟲應金而妖。民

畏介蟲為其兆。故入保。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達。

辰土之氣所應。新義。胎未生者。天方生者。生氣早至。故不克其性。而多傷也。固疾。謂久而不瘥。亦以不克其性也。歲終而行歲始之令。故曰達。

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土之氣所應。新義。夏時水潦盛昌。故水潦敗國。冬者雪之時。故謂之時雪。時雪不降。冰凍消釋。皆盛陽燥之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二

一

禮記手說卷之二終

禮記手說卷之三

黃岡無補陳鴻恩著 男 琮 公瑩 孫乾清

公珩 珣 珵 健

珪 珽 確

公瑾 惕 習

繡谷後學 了元陳王誥 訂 培甫唐必登 梓

文王世子第八

人主之一身。關一時之天下。世子之一身。關異日之天下。故教不可不豫也。此篇皆記教世子之事。而首舉文王。欲人知所法。故以

禮記手說

卷之三

一

命篇

文王之爲世子 四節

此歷舉周文武成王世子之事也。文王止孝。武周達孝。皆性孝也。而可以立世子之極焉。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其早朝也。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此之謂三朝。

按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昧爽而朝。日入而夕。世子之記。亦止言朝夕。而此雞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則盥漱之時。猶未雞鳴。朝之時。猶未昧爽。又有日中之朝。此皆聖人之行。新義只是時刻放親不下。這正是天性工夫。蓋本來孩提真念。原是與親爲

文王全此赤子之心。所以時時見親。纔過得一日。註過人之行。不是有意做出來的。要善看。

問。安乃喜矣。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蓋心有所懼。故憂形于色也。行不能正履。蓋急於侍親。故履不能正也。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此每朝問安之禮也。其進膳食上也。必身在而視其寒。煖之節。其食畢徹下也。則問所膳之多寡。於是命膳宰曰。未有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應曰。諾。然後退。此每朝視膳之禮也。此文王之性孝也。

不安節。節時也。謂不安之時。新義在視言上膳時。必身在其所親。臨視之也。註在訓察。則與視視矣。未。猶勿也。原。再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三

二

武王於是帥而行之。一如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而不敢有加焉。蓋其性同。故其行自無不同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跣步不離也。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志不在飽。惟親之視也。旬有二日乃間。然後亦復初焉。

帥字不敢字。要看得活。若祇遵行故事。聖人之意荒矣。新義文王有疾以下。又在不取有加之外。另指其處變一事言之。非證其實也。

有間之後。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有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之中。我不足三。而爾多三。吾與

爾三焉。蓋謂至九十七爾。九十三也。聖人心通造化。當茲靜攝時。思慮專一。父子年齡壽數。自有可知之理。故其夢其占如此。其後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一與其夢合。此武王之性孝也。○吾與爾三焉。乃算法亦文法也。非損我以與爾之謂。曾記補註如此說。今存之。若如註所疑。則誕妄甚矣。年之長短。命也。聖人豈能與其子哉。

至若成王幼。不能泄昨。周公相踐阼而治。斯時也。既不知世子之道。而又非爲世子之時。周公何以使之知哉。抗舉世子事父事君事長之法。以教伯禽。非教伯禽也。欲令成王與之游處。有所視效。而知爲子然後可以爲父。爲臣然後可以爲君。爲弟然後可以爲長之道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三

三

成王出入起居。未免有過。則以不能輔導。捷伯禽。非捷伯禽也。所以警教成王。而示之以世子事父事君事長之道也。世子之道。非他文王之爲世子也。蓋文王爲世子之道。正當日諸侯之禮。而家法之相承。抗之伯禽。不爲過。修之成王。亦易入矣。此成王世子之教。正萬世教世子者所當知也。

○分明是教成王。却以之教伯禽。以教君者。教臣。這便是抗。以善臣者。善君。則抗而實忠矣。又王之爲世子。注意亦不可少。但不主爲周公辨白。新義亦饒古。

凡學世子

三節

必時作總舞。則春夏干戈。秋冬羽籥。業則春補夏弦。秋禮冬講。正

所謂時教也。地與官。豈不重教世子教士。亦只重世子。觀及字。可見小樂正大。胥簫師簫師。丞大師執禮典書。皆時教之官。東序警宗上庠。皆時教之地。

此明教之貴時也。世子繼體。有主治之道。選士入官。有輔治之任。皆不可以不豫教者。故凡學世子及學士。必以時焉。蓋四時各有所教。則習有常。而不曠。志一定。而不分矣。時教者。何。干戈武舞也。則于春夏教之。蓋陽氣發動之時。宜有事也。羽籥文舞也。則於秋冬教之。蓋陰氣凝寂之時。宜安靜也。然其教之也。皆于東序。則教有定所矣。

其教干也。則小樂正爲主。而大胥贊之。其教戈也。則簫師爲主。而簫師丞贊之。教者主其容節。贊者輔其不逮。而教有專官矣。然大胥不

禮記手說

卷之三

四

但贊教干也。施人教國于南夷樂之時。亦大胥以鼓節其音曲焉。蓋大胥之職如此。

胥鼓南句。輕因大胥贊。并及之。先王用四夷之樂者。彰德化之遠服也。纂註教舞之時。大胥歌二南之詩。而擊鼓以爲節。蓋二南者修身正家之要。故特歌之。則舞以樂爲節。樂以舞爲成。而風化遠矣。備之新義。古之聖王。神其德行。以成變化。以參天地。以和神人者。樂與舞存焉耳。故使國子習之。由其舞以志厥功。由其聲以想厥德。然後中和生於誠明。志氣超於聖智。大全陳氏書曰。比爾于極爾戈。干則直兵。而其形欲立。戈則勾兵。而其形欲倒。皆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古之教舞者。朱干玉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

尚威

春夏不但教干戈已也。春誦詩之篇章。夏調弦之音律。皆太師詔之。瞽宗太師樂官之長。瞽宗樂祖所居也。此因陽用事而教之以聲也。秋冬不但教羽籥已也。秋學禮揖讓威儀之節。則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設訓誥之詞。則典書者詔之。其詔禮也。亦在瞽宗。以禮樂同歸一道也。其詔書也。則在上庠。以上庠虞學。而序書自唐虞始也。此因陰用事而教之以事也。

凡祭與養老 三節

上言祭養老乞言合語。下言舞干戚語說命乞言互文也。只在兩個東序上見。小樂正詔儀節在東序。大司成論說義理亦在東序。

禮記手說

卷之三

五

而大樂正只附在大司成內。若作三人平看。便於兩個東序不結矣。末節專言大司成。見其道之尊也。

此明教之有序也。學者之於禮教。始則要習其儀節。既則貴明其義理。而要皆不可無專官也。故凡祭也。養老乞言也。合語也。之三禮者。其間威儀容節。皆須有以詔教之。而小樂正則詔教之于東序之中焉。

祭凡內外之祀皆是。養老乞言。謂行養老之禮之時。因乞善言之可行者。于此老人也。合語。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飲。旅酬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合會義理而相告語也。搜義祭有。獻饋奠之儀節。養老乞言有法德納言之儀節。合語有旅酬言說。

之儀節。劉氏曰。祭禮自始至終。其儀百出。禮意深遠。苟不素習。預講。則與祭執事。違悞必多。養老有國之大教。教孝教弟。俾知所重。而後教之以乞言之義。謂虛已以納其言也。不意不納。民不效之矣。馬氏曰。古者旅酬之際。必合之以語。而道之以禮樂之意。以示其和而不流。安燕不亂也。

義理之精。不可以無論說也。大樂正之教。此舞干戚語說命乞言也。三者皆大樂正授之以篇章之數。于是大司成乃即其數。而講論詳說之。亦在東序之中焉。

舞干戚。即上節祭中之舞也。大全王氏論說者。即舞干戚語說乞言之數。為講論而詳說之。今說主此。新義論說舊作考校義理之。

禮記手說

卷之三

六

淺深才能之優劣。與前後俱不貫。不可從。舊說小樂正詔儀。大樂正授數。而大司成考其成。明其理。有淺深。能其事。有優劣。論說者。評論辨別。有勸勉意。

習其儀者事也。明其義者道也。大司成。正道之所在也。故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函丈之地。遠不至於不相聞。近不至於太過。故可以問也。問終。則却就後席。背負牆壁而立。以避進問之人。此問後之禮也。其問事時。尊者有教而已。未達。則必待其言盡。然後問之。若陳列未竟。不敢先問。以參錯尊者之言。此問時之禮也。孰非所以敬道也哉。

新義問者何。問其論說所未明。併其所未及也。若以前論說為。

較則何謂之有可以開其訛矣

凡學春官 三節

此明釋奠之禮也。凡學四時教業，必行釋奠之禮，所以重道也。以春言之，則掌教于春之官，行釋奠之禮于春時之先師。至秋冬亦如之，此四時之釋奠也。

四時釋奠禮，若始立學，則禮重矣。故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與四時之不及先聖者異也。及行事也，必以幣焉。與四時之不用幣又異也。重始故也。

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然後立學，所謂始立學也。

凡釋奠者，無論四時始立，必有合樂之事。惟有國故則否。蓋樂所以

禮記手說

卷之三

七

節禮故必合也。然常時合樂，不可言大合樂。大合樂，天子視學則其禮又重矣。故凡大合樂，必遂行養老之禮焉。又豈始立學之所可與也哉。始立學重於四時之學。天子視學，又重於諸侯始立學。故釋奠之禮，其隆殺有如此。

凡語于郊者 節

此選士之法也。凡語于郊者，何為也。欲得天下有道之士，為國家之用，故必錙籍而賢者，乃錄取之。發露而才者，乃收歛之焉。其法何如。或以德行稱而有德，或以事功稱而有事，或以言語稱而有言，皆謂賢才也。德則自外而進之內，事則自下而舉之上，言則自隱而揚之顯，皆所謂取賢歛才也。然此外有一等曲藝者，將何以自見乎。則

又有語之法焉。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者，明其非道成而上，故退之也。又語之時，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者，明其為藝成而下，故進之也。以其語于郊，故謂之郊人。天子重道而輕藝，故踈遠之。然有時飲酒于成均，以郊人及取爵于堂上之尊，以相旅勸，所以榮之也。曲藝之得其用也如此。

誓戒也。戒之使退，而謹習所能，以待後次。又語之時，其又語時，果說三事而一事有可取，即于同等中，拔而升進之，以其所能高下為次序。郊人，方氏以為非長民之美，猶近乎鄙，看來自語郊，郊字生出為是。

始立學者 節

禮記手說

卷之三

八

此明釋菜之禮也。釋菜之禮，簡于釋奠。始立學者，既置器用幣，釋菜告成矣。然後釋菜以告用焉。蓋告用之禮，輕于告成也。釋奠合樂用舞，則授舞者以所執之器，今釋菜不用舞，故亦不授器。其自虞庠乃退禮賓于東序也。惟行一獻而無酬酢之煩，不必傳命而無將命之介，不必合語而無言語之文，于禮亦可也。是禮也，行之于學也，謂非所以教世子也哉。

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制作之成，塗墻既畢，即用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繼又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也。諸侯有功德者，立異代之學，東序在東，虞庠在西，乃退饋于東序者，先釋菜在虞庠之中，禮畢，乃從虞庠而退，饋禮助祭之賓于東序之中也。

○○凡三王教世子 三節

此世子禮樂之教也。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何也。蓋樂由中出所以消人邪慝之蘊而修內也。禮自外作所以範人莊肅之儀而修外也。然此自教者分言之也。修之久而一原之理出焉。禮之和處即是樂。樂之序處即是禮。渾融交錯於一心之中而發揮形見於四達之外。有何禮樂之可分。是之謂成。學者至此身心內外渾是一團生理生趣鼓舞動盪是故其成也。惟有得而已。無所得其慢易也。何恭敬也。而非有心於勉強也。恭敬而溫文也。斯之謂其成也。懌而於禮樂之教致之此教之所以必以也。

○禮教如上禮書乞言合語皆是樂教如上干戈羽籥箏瑟誦皆是曰

禮記手說

卷之三

九

必以禮樂則一切刑名法術無益身心者皆所屏去可知矣。禮樂其始教也可分若歸到身心上去如何分得所謂功能內外之義修理將融會以成性是已。交錯發形以下總是言其合一之妙。前後以其成也擇一句言之時說分屬俱非亦不必辨。

此世子倫常之教也。道莫大於人倫。教莫貴於善養。三王之教世子也。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從容啓迪開發本來正欲其融會父子君臣人倫之道於心也。太傅以身養者也。養父子君臣之道修之於身以示之使有所觀法。少傅以言養者也。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詳審開喻之使明其義理。于是乎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矣。不但此也。入則有保之養出則有師之養前後出入罔非正人。食息起居莫不有

養夫是以世子于人之教不覺其自喻而于己之德不覺其自成也。天下無事外之德。師也者教世子以事父事君之事而使自喻于仁敬孝慈之德者也。其爲教也尊而嚴故出則有師天下無身外之德保也者慎保世子之身耳目口體不以欲動所誘齊力日覺堅強于以輔之立盟之行而歸諸仁敬孝慈之道者也。其爲教也親而密故入則有保師保傳之道如此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蓋言能其道乃使之居其任不然是以世子輕也何以成其德也哉。

○新義父子君臣臣臣子道兩審字不同上是行之審慎下是言之詳審教喻之喻就世子說與上下二喻字不同德行喻諸德歸諸

禮記手說

卷之三

十

道俱指父子君臣而言

此贊世子德成之妙也。古人重德有言必歸諸德。今記者若曰德之成于世子也如此所以古之君子曰德蓋貴其實有於己也。德其可不成乎。德一成則正心以正朝廷而敦尊敦尊則正朝廷以正百官而官正官正則正百官以正萬民而國治官正國治正君之所以爲君之謂也。世子而成君之德矣不已備君之理矣哉。

君子曰德作古之君子重德語熟而記者稱引之中有許多詠嘆抽繹意思方妙舊說俱難解疑問君國子民必由成德尤割裂不可從。

○○仲尼曰昔者周公

四節

此再舉周公善成王之道以反覆明世子之當教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非自教其子，所以善成王也。夫不以君之道教成王，而以世子之法教成王，又不直以之教成王，而教伯禽以教成王，迂亦甚矣。而周公卒以是善其君，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迂其身未至於殺而善其君，不止有益於君乎？宜乎周公為之，而且優為之也。蓋使他人為此身迂矣，未必能善其君，惟周公大聖乃綽綽乎有餘裕，此萬世善世子者之法，程也。

蓋世子異日之君也，君之所以為君者，以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而于何知之？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世子之德，正為子為臣事人之德也。故不可不知也。成王幼，不能蒞阼，是不能為君為父使人矣。然以之為世子，則又無為臣為子事人之處，是故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周公之于君，且如此，而況君之于世子也乎？君之于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非若周公之為臣者比也。父親直須有父之親以教之，而世子知為人子矣。君尊直須有君之尊以教之，而世子知為人臣矣。可以為父，可以為君，是君之有天下也，而知為人子，知為人臣，是世子之有天下也。後兼天下而有之一教世子而論，謀之遠如此，是故養世子不可以不慎也。為天下也，不然古人何為而迂身善君若此也哉。

禮記手記

卷之三

十一

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若就世子說，則接上二句不下，故主此就養。後世子說，三有字重看，自己盡父道，又能使世子盡子道，終是有父之親，自己盡君道，又能使世子盡臣道，終是有君之尊，自己盡天下成，一忠孝之世界，又能使世子之天下成一忠孝之世界，終是兼天下而有之大全。呂氏看兼字雖明，亦覺無味，且于通節義不貫，成化順天理，天下人心，固已尊親我矣，然不能保其長久也。儲副有人，然後可以繼承嗣續，而常保其所尊親焉。嘉靖福建程三有字似就世子說，新義備之。

此世子齒讓之教也。世子備禮樂之修，慎尊親之養，不患其無可成之德，而第患其有挾貴之心，于是有教焉。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何謂行一物，其齒於學之謂也。何謂三善得，故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有曉之者曰：有父在，則讓讓退如此也。如是而眾知父子之道矣。是一善也。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着于君臣之義也。是又一善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是又一善也。夫齒讓長長易知也，何以為尊君親親也？蓋世子父在斯，為子愛親者不敢惡于人齒讓，居子之節也。君在斯，謂之臣尊君者不敢慢於人齒讓，居臣之節也。居子與臣之節，正所以事君親親也。豈但長長而已哉。此所以一齒讓而三善皆得也。故為君者有見於此，教之齒讓而教之為父子焉，教之齒讓而教之為君臣

禮記手記

卷之三

十二

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若就世子說，則接上二句不下，故主此就養。後世子說，三有字重看，自己盡父道，又能使世子盡子道，終是有父之親，自己盡君道，又能使世子盡臣道，終是有君之尊，自己盡天下成，一忠孝之世界，又能使世子之天下成一忠孝之世界，終是兼天下而有之大全。呂氏看兼字雖明，亦覺無味，且于通節義不貫，成化順天理，天下人心，固已尊親我矣，然不能保其長久也。儲副有人，然後可以繼承嗣續，而常保其所尊親焉。嘉靖福建程三有字似就世子說，新義備之。

焉教之齒讓而教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世子之德成矣以是治國國其有不治者乎語曰樂正司業父司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正世子道得而國治之謂也然則齒讓之教顧不大也哉

通節反覆只重在世子得三善上而得三善由于齒讓見齒讓之教大也惟世子惟字蓋平等齒讓是自然道理惟世子齒讓去其扶貴之心乃能得此三善新義他人爲子不兼爲臣事人不兼使人非是國人觀之三段總只發明三善之意註不知禮者疑知禮者曉亦要活看父在斯爲子四句又申明前二段意若長長段不須說了父子言道天性至情也君臣言義以義相合也長幼言節

禮記手說

卷之三

十一

有等級也斯謂之臣者世子與君號曰君臣異于義合故云謂之臣也大全葉氏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蓋乾始于元而終于貞世子有君道也體元之善則仁以長人立事之幹則貞以及萬國周公踐阼衍文

庶子之正于公族者 十七節

此詳正公族之道與教世子相表裏也王道親親世子固有教矣至若公族人衆不可無以正之也于是設庶子官以正公族焉正之如何亦教之以孝弟睦友慈愛而已教之以孝與慈愛所以明父子之義也教之以弟與睦友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此其正之大端也

善事父之孝即父子之義善事兄之弟即長幼之序睦者和于族

友者和于兄弟之推也子者慈於子愛者慈於幼孝之推也新義教世子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正公族教之以孝弟睦友慈愛之道入道大經原不出此

其朝於公也內朝則惟公族在焉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蓋一以昭穆之長幼爲序父兄雖賤必上子弟雖貴必下親親之恩也

新義其朝于公句通官兩節前節內朝使之知一體之誼聯其心也後節外朝使之知官守之嚴抑其志也

其在外朝則公族與異姓之臣皆在焉故一以官之高卑爲序不復論齒貴貴之義也此則司士爲之蓋司士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者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三

十四

其與祭而在宗廟之中也則與異姓雜列如在外朝之位焉其所任之事則宗人序而授之焉其位何以爵貴者在前列賤者在後也其事何以官尊者供大事卑者供小事也

新義其在宗廟之中句亦通官兩項外朝之位爲一項宗人授事爲一項末句兩承以爵屬定位以官屬授事如外朝只是言其班行若說次序便涉以爵了

其登堂而餼尸之餘也禮之終也而餼先有獻尸之禮獻先有受爵之禮此三禮者皆以公族中適子之長上嗣爲之禮有專屬非但異姓之長賓不得與而同姓之長兄弟亦不敢僭矣

皇尸之載起登堂而餼餘是餼之禮行於終者莫爵之既受洗爵

以獻尸是獻之禮行于中者因加爵之既舉飲鉶南之奠爵是受爵之禮行于始者

外朝司士爲之宗廟宗人授事皆以有異姓在若內朝之以齒則惟庶子治之蓋子弟雖有三命之貴其位次不得踰越無爵之父兄而居其上所謂以齒者如此

卽前內朝之禮曰三命者舉其極貴者也

其有若喪大事庶子序列公族位次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以次于君蓋臣爲君皆斬衰而升數之多寡仍各依本親衰麤者在前衰精者在後也非但公喪雖於公族之喪庶子亦如是序以次主人喪主此治喪之位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三

十五

前面只補出以次于君來便明主人喪主豈有上喪主之禮註似多了此一解

若公與族人燕食而庶子治其禮既不可以賓道外之則以異姓一人爲賓使膳宰爲主人而公與族人皆不在賓主之列而特治親親之情焉公與父兄齒示親也其族食則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大功三會小功再會總麻一會此其別也

軍行奉遷主載于齊車謂之公祧公祧不可以無守也庶子在軍則守于公祧焉

新義二節守公祧使神雖在外而常有所依守官室使君雖出外而若有其主

君若有朝覲會同出疆之政公官不可以無守也庶子則以公族之不從行及無職守者守於公官焉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官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太廟貴官貴室下宮下室皆公官也正室諸父諸子諸孫皆守公官者也

正室嗣君太廟太祖之廟貴官高曾祖之廟貴室路寢之室下宮諸廟下室謂燕寢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是親屬未絕也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練祥之祭則告不以貴賤之異而忘吉凶之間焉

不但此也族之相爲也六世以往宜弔而不弔五世之內宜免而不免有司庶子罰之又不但弔免也至于賵以車馬賵以貨財承舍以

禮記手說

卷之三

十六

珠玉隨其親疎皆有正禮焉皆所以肅禮教也

賵以車馬賵以貨財舍以珠玉又褻以衣服四者總謂之賵皆賵子官治之有司卽庶子也

凡罪以大辟爲死罪以墨劓腓官小辟爲刑罪惟公族則犯死罪者懸磔繼之謂之磔其犯小辟者織刺剗割之謂之織刺凡罪之刑皆于市惟公族之刑于甸人蓋甸人郊野之官不于市也故公族其有死罪則磔于甸人其刑罪則織刺亦告其罪狀于甸人且刑罪之小公族無官刑不忍絕其類也此皆庶子治之也

其公族之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

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殺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其常禮示憫惻也仍如其親疎之倫之喪但弗爲弔服親哭之異姓之廟凡以示親親也

此賈解上文庶子正公族之事也公族朝于內朝進之內者親之也非外人所得與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蓋昭穆不可紊也外朝以官一體異姓之臣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爵尊者德亦尊所以崇之也宗人授事以官惟賢者能任事所以尊之也登假授爵以上嗣上嗣繼祖者也是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疎之倫也公與族燕則以齒推事父之道於諸父推事兄之道於諸兄

禮記手說

卷之三

十七

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者親親不可以無殺也戰則守於公禱者事生之道不若事死之爲至居安之節不若居危之爲難是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太廟尊廟也以正室宗子守之是尊宗室也宗子所係者重有君道庶子所係者輕有臣道宗室尊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以卑讓尊而讓道達矣體異姓者異姓與同姓一體也註作體貌未切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宗子有君道庶子有臣道凡名分殊絕者皆得言君臣有作太廟死者君臣非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者蓋親屬未絕不敢忘親也親既未絕而已列於庶人是又因其無能賤之蓋不以

天官私非人也族人有喪君必敬謹其弔臨賻贈之禮者皆和睦友愛族人之道也庶子官之正公族者如此豈但公族正也哉孝弟睦友慈愛之道人心所同而父子長幼義序之倫天性具足又況有以表樹之乎古者庶子之官治而近而邦國各有倫紀而不亂由是選而天下之衆皆知趨鄉而有方矣此王者之所以重庶子官而庶子官之所以貴治也

邦國諸說都指公族看來庶子以公族爲官則必以公族之感化爲官治矣邦國以近言衆以遠言俱推開去說爲是

公族之罪雖君之親聽有司治之而不敢犯蓋正法術也所以體百姓而不受公族之侵害也刑于甸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慮兄

禮記手說

卷之三

十八

弟之過惡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爲其忝辱祖先故遠之也雖遠之而猶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者骨肉之親無斷絕之理也官族無官刑者不忍剪其生生之類也此皆正公族之事也

天子視學 七節

此明視學養老之禮也天子視學是日也大昕初旦之時學中擊鼓以徵召學士蓋所以警衆早至精神振起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學官有司行事典舉常秩禮節而祭先師先聖焉有司釋奠事畢復命于天子蓋虞庠終而東序始矣

天子視學必行養老之禮故此言養老先言視學視學在虞庠養老在東序註虞庠事畢反國明日乃之東序養老亦不必說明也

行孝老禮之始自虞庠適東序先釋其于先世之老者示不忘本也釋奠畢遂設三老賓五更介群老衆賓之席位焉

始之養如云養之始照下終之以仁終字看末節慎終始正此始字時說泥註作始立學不成文理不可從先老先世之爲三老五更有功德而祀于學者年老而知三才之近日三老更事而知五行之道曰五更三老五更各一人群老無定數

設席位畢天子親至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及養老珍羞之具省畢遂出迎老更作樂發詠以進進之焉老更既入即位天子乃退而酌醴以獻與奉珍上饌之事一切修舉是推孝親之心而致其養之道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三

十九

諸說泥註末節通饌二句一事爲愛之以敬發詠延進一事爲行之以禮退酌醴獻一事爲脩之以孝養看本文脩之以孝養原通承一節饌醴珍具正孝養事如何可分大全方氏愛之以敬釋其設席也行之以禮發詠登歌合語下管也合禮之大禮字紀之以義正位別等也合上下之義行義字可從馬氏又散說不拘承上文今從方氏

老更受獻在席之外反而就席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既歌矣老更乃語說善道以發擲歌中之蘊語得歌以開其始歌得語以成其終矣蓋歌乃文王道德梅致之音其義隱而語乃人生日用倫常之事其理彰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之德音之致而又出自老更之言

皆其身体力行而精要簡切者真是可傳可誦此正養老中所謂乞言之禮禮之至大而非他儀節音韻之可比聽之者反之身心關之倫理可以爲空談而忽之也哉

新義致字指德音言文王之音皆爲德音而此咏文王之盛德極致而不可加疑問云合字不宜作集合之合解登歌清廟肅廟雍雍德音之極致具在聲音中今所言父子君臣之道與此德音之致相合而無間是語言之昭示即登歌之感動所謂語以成之也不特此也堂下以管吹象舞之曲庭中舞大舞之舞大合衆以樂事而樂之所感懽忻思洽通達人心自有之神興起本來固有之德于是焉在也此養老中之樂教也天子愛篤高年而老更名分愈顯

禮記手說

卷之三

二十

正君臣之位焉天子思均奉養而群老儀度愈明正貴賤之等也樂而不流安燕而不亂上下之義不於是而行乎此養老中之禮教也諸說禮畢天子升自阼階正位南面老更降自西階正位北面是正君臣之位三老五更群老各以尊卑序列是正貴賤之等亦不必拘

有司告以樂闋禮將終矣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卿遂群吏之與諸者曰及國之時各養老幼於東序是天子之仁恩徧及天下終之以仁也合養老之禮觀之是故聖人之紀述前代而舉事也親其親以及人

之親長其長以父人之長人道莫大於孝弟非慮之以大乎釋奠設席而愛之以敬發咏登歌合語下管而行之以禮省醴具珍而脩之以孝養正位別等而紀之以義命侯國通行而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此養老之事而眾皆知其孝弟禮義仁敬諸德之備也何也古之人舉大事自適東序之始以至樂闋之終中間微儀末節無所不慎慎則禮肅而義自著而眾安得不喻乎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正此慎其終始之謂也然則有天下者視學養老之禮顧可不講哉

舉事貴慎必慎所以德備而眾喻也引說命只証始終之義大全方氏設席位為愛敬發咏登歌合語下管為行禮正位別等為紀

禮記手說

三

王

義通饌省醴珍具為脩孝養馬氏曰慮之以大者孝弟仁之本也孝弟所以示愛愛而弗敬獸畜之也故愛之以敬所以行敬之禮而曲致者存乎禮行之不以禮則直情徑行行之以禮則無所不盡而養之不可以無具故脩孝養然自慮大以至脩孝養則君臣又嫌於不分故紀之以義以定上下之分紀之以義所以致其事而亦不可不致其親故又終之以仁慮之以大者仁之本終之以仁者仁之成君子始終所依者仁而已矣

世子之記

四節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

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

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令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齎玄而養膳宰之俎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祭註文武之所為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中人之行也聖人制行不以已豈一以文武之道責人哉故錄此於篇末使可貶而及也

禮運
運天之運也惟天有運惟人乘之有如是之運宜有如是之禮故曰禮時為大是則自有天運以來禮固無日不在天地間古帝王

禮記手說
三
王
各因其時為之變通耳而棄禮者曰禮者後王制作夫禮之初諸飲食未制禮以前人將不飲食乎嬰兒始生即知乳哺而父母不欲使傷之便是乳哺之禮然則范金合土即是管窺樽棊醴醑烹炮即是汗尊杯飲故曰皆從其初皆從其朔也此篇論禮皆從天道上來帝王因革與陰陽造化相為流通故曰禮運言極精微定非漢儒所及

昔者仲尼
十一節
此聖人三代之志也昔者仲尼在魯與于蜡祭之賓事畢出遊於兩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之可為而不為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天上有行世之道尤貴有行道之人古昔大道之

行于天下也。道之行也。與夫三代之英。所以得時而行其道於天下者。人之行道也。我皆未之及見也。而有志焉。蓋升降隨運。既不能望道之自行。而轉移在人。竊有慕于人之行道。而時又不我遇也。吾能已於嘆哉。

以大道之行言之。在上者。天下爲公。選賢能者授之。而不私于孫。而不知有爲。僭竊而不知有爭。故天下之人化之。親以及親。不親其親。子以及子。不獨子其子。使老者得其安。而有所終。壯者成其才。而有所用。幼者遂其生。而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不至無告。而有所養。男有職業之分。女有良與之歸。貨惡其棄於地也。則不聚於地矣。而以待天下之用。又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則必

禮記手說

卷之三

出於身矣。而以成天下之務。又不必爲己。風俗之淳厚。至於如此。故一切規爲圖畫之謀。無所事用。一切盜竊亂賊之事。無有作者。夜無虞。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大同之世道之自行道。即是禮者也。

8 天下爲公二句一串說。是一項。講信修睦。是一項。通是在上人事。至下文露出個人字。方說到衆人上去。註于講信修睦。便說當時之人。不是。故字亦該承兩項。舊只頂講信修睦一句。亦不是。蓋在上之人。無私無偏。無爭。故化天下之人如此也。講信講字。只當就字看。修如修好之修。勿作講習修爲。大全方位。天生其利。人乃不取。是以人逆天也。故貨棄於地。爲可惡。人犯其勞。我享其效。是

人成事也。故力不出於身。爲可惡。惡字不必字俱活。見無心自意。不暴殄土。且便是不棄不棄。便是惡棄不棄。便藏於己。而又不必藏於己。無形骸爾。我便是必出於身。必出於身。便是惡不出於身。必出於身。便爲己之事矣。而又不必爲己。舊云。親親長長。既已合天下爲一家。則凡聚是財者。皆吾一家也。是雖推之以與人。且猶不知爲我之惠者。而又爲知自封之爲利乎。親之長之。既已合中國爲一人。則凡用是力者。皆吾一人也。是雖舍之以從人。且猶不知我爲之勞者。而又安知夫自圖之爲便乎。精絕大同正所謂大道之行。非聖人用力致之也。中間使字亦下之人自相使。非上使之。壯有所用。一句可以出題。謂無所以整亂其性情。而不志

禮記手說

卷之三

德立人人得盡其用也

以三代之英言之。大道既隱。在上者。天下爲家矣。在下之人。各親其

人。各子其子。貨力爲己矣。有大人者出焉。既相傳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而使無所以紀綱。其間何以當大道之隱。使大道之行。故有禮義以爲之紀也。以禮義爲終倫之紀。則君臣以禮正。父子以禮篤。兄弟以禮睦。夫婦以禮和。以禮義爲政事之紀。則制度以禮。禮田里以禮立。以禮辨賢。而勇知者進。以禮序功。而保我子孫。黎民大故。規爲圖畫之謀。所以善禮義之用者。用是而作。征誅弔伐之兵。所以肅禮義之防者。由此而起。當斯任者。爲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遠也。所謂大人。而三代之英也。此六君子者。順天應人。行

出治功業非一然皆未有不謹於禮以爲運量之本者也。義蘊於中而難明則禮以著之信實於內而未文則禮以成之。過伏于隱而易飾則禮以著之以禮刑仁而推恩之有序以禮明讓而卑遜之中能如此凡以示威有常使得由于信義之中服于仁讓之化而寡過于其身此正六君子謹禮之意而禮義以爲紀者故民戴之而興也。如有所不由此而棄禮者雖在勢位者必去蓋衆以爲殃故耳。是謂得禮則興失禮則亡。小康之世以禮爲道人之行道者也。蓋聖人處道行之世固能運無爲之化處道隱之世要亦無不盡之心。夫惟無不盡之心而後能化小康爲極治以道隱爲道行。古帝王有異時而無異道如此此禮之所以爲用大而與道合體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三

五

新義說者都謂世道不古綱維愈密于是謀作兵起而天下亂矣。不有謹禮之君何能撥亂反正乎可發一笑。謂禮義爲紀是何物乃至召亂謹禮之禮又何物乃能撥亂耶。通節以禮義爲紀一句作主大道隱只于貨力爲已上見之惟大道既隱此大人起而繼之以禮大人卽後六君子這樣人試看正君臣以下諸事何者可一息無則知禮義之所關甚大禮義以爲紀雖不能謀閉而不興然規爲制作之間俱關世教則謀因禮義而作何可無謀當大隱隱既不能盜竊亂賊而不作則計勦懲之法自所必嚴兵由禮義而起何可無兵然其在非可以易勝必如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乃堪此選也玩末有不三字乃見成語正見禮義爲紀乃不可少

者耳若義教不外用於繁倫政事但前泛言此者六君子說義爲人心之裁制制度一定而義目昭忠信禮之質禮文既定而信自成以至示民有常正六君子謹禮之意蓋處小康之世無不盡之心如此

此因上言禮合于道而道原于天故禮爲承天之道下遂極言禮之所由始與其所以備以見其承天也言懼復問曰大道之行道卽是禮大道之隱禮卽是道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禮豈但急而已哉人之所以爲人者道也大道隱而人喪道矣夫禮者先王所以承天之道而使之行于以治人之情而使之各得者也禮人之性命也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豈但急而已哉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

禮記手說

卷之三

三

無禮胡不遘死蓋言禮之爲人體也是故禮之大綱不外喪祭射鄉冠昏朝聘八者然而先王制禮必推本於一元之天效法于兩位之地昭列于散殊流動屈伸之鬼神而後通達於喪祭射鄉冠昏朝聘八者之禮是禮正天地鬼神道之所在人之所得以生者也人而無禮也可無所以生乎哉人不可一日無禮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蓋以天之道治人之情是卽以人之情治人之情也不然天下國家人情不一其可得而正乎

承天之道道字就根上文大道之行道字來失死得生死生字正答急字之問禮爲人體見人自不可一日無禮而非先王強以治之也天道人情天地鬼神看到合一處禮之精蘊出矣時說俱未觀

言禮復問曰承天道治人情禮之極也如此古帝王制作皆立禮之極者夫子之極言之也可得而開歟孔子曰禮不可以極言也禮之失其傳也我欲觀夏道是故常之杞以求夏之禮而不足徵也僅於杞而得夏時之書焉我欲觀殷道是故常之宋以求殷之禮而不足徵也僅於宋得坤乾之書焉坤乾論陰陽其義有可推夏時明氣微其言可序書始以是義與等觀二代之道焉耳道者禮之意也故前代之禮皆不可得而極言所可言者禮之意而已

吾以是觀之觀字正與明兩觀字相應謂夏道殷道也王氏謂乾夏時不足以證禮是不知禮與道一者

夫禮非自制禮者始也禮之初其始諸飲食乎自有生人以來必有

禮記手記

卷之三

三七

飲食之欲有飲食之欲必不能無過不及而節文遂已生於其間即所謂禮也故自飲食而推之當時之人致敬鬼神其燔黍捭豚即今世之鬻飪不是過也汗尊而杯飲即今世之尊壺不是過也青葵而土鼓即今世之聲樂不是過也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矣蓋風氣未明禮在因陋就簡人文漸著禮在開物成務總以將人心之敬而致之可謂今世為禮而上古非禮也哉

惟上古有禮故後聖制禮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皇其復此復也如是而不生然後行死事飯腥合而直執遺奠故天望而地載禮也蓋以体魄則降而下知氣則升而上以至死者之頭向化生實之居向南諸如此類皆是從古初之所有非後世之創為也

新義後世雖或增其文而不能損禮之實雖或異其迹而不能易禮之意故曰皆從其初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即今世之官室也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即今世之飲食也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即今世之衣服也皆上古之禮也

後聖有作知火之利大然後修火之利焉以火而范金合土以為宮室闢戶則巢穴之居有代以火而炮燔烹炙以為醢醢則血毛之食有代以火而治其麻絲以為布帛則羽皮之衣有代于是以養生送死于明以事鬼神上帝于幽而禮制其大備矣然非私意特創如官室之修取法巢穴飲食之修取法毛血衣服之修取法羽皮是

禮記手記

卷之三

三八

皆從其朔也

陳氏曰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而有始謂之朔

夫禮制至後王固大備矣然而所以致敬鬼神豈徒以其物之備而已哉故玄酒在室醴醕在戶粢醕在堂澄酒在下所以致其味陳其犧牲備其鼎俎所以致其養刻其琴瑟管磬鐘鼓所以致其樂修其視聽所以致其文此固足以降上神與其先祖矣然而人道未修則天道未合不可以言禮也故必禮以正君臣而君臣正禮以篤父子而父子篤禮以睦兄弟而兄弟睦禮以齊上下而上下齊禮以別夫婦而夫婦別如此平日一舉一動無不足以合天心是謂承天之道承天之道者承天之祗而祭時特假物以將之豈謂假物修備便可

俸福也乎

玄酒水也。醴即醴醴醴即醴齊。二者用之朝饌。聚醴是醴齊用之。饋食。澄酒即沈齊用之。尸卒食三獻。酒齊所設之不同。蓋重古而畧今。又以酒之清濁用之。神人爲序也。犧牲者鼎俎之實。則俎者犧牲之寓。未殺故言陳。未實故言備。祭祀之樂其類不一。故言列。祝者代子之詞。以告孝于其父。報者代父之詞。以告慈于其子。二者各有其職。故言修。有說上神即先祖于與。字不協成化程以之。而祭上神則可以降上神。以之而祭先祖則可以降先祖。此節承上節事。鬼神上帝來泛論祭禮。不專指廟祭爲是。正君臣五句就平日倫理言。註引祭統似泥。

禮記手記

卷之三

无

然而饌物又不可不大備也。作爲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詞。固矣。且玄酒必設。存其血毛。腥其俎。而祭初用上古之禮焉。孰其湯燭之備。與其蒲越之席。粗布之罍。滌帛之衣。醴酒饌酒之獻。燔肉炙肝之荐。若與夫人交獻而祭。中用中古之禮焉。于以嘉善死者之魂。魄是之。契合于冥漠矣。而猶以爲未愜也。然後退取燔肉。更合而烹煮之。伴別大豕牛羊骨之貴賤。實之于簠簋豆銅羹之中。祝以孝告于神。綴以慈告其福。而祭終用當世之禮焉。取法古先。猶是精氣感通。舉當世極其暢治美善是之謂大祥矣。是禮也。古今並用。頂文獻。于是而後謂之大成也。向使一有未備。將外之不盡物者。內之必不盡志。其何以致敬於鬼神也哉。

其其備矣者。若獻尸賓長以肝從。夫人獻尸賓長以燔從。交獻者。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也。新義嘉其魂魄者。蓋死者魂魄既分。惟是祭極其物。君親與夫人交獻之。儼若所以事生者。然已分之魂魄。其或復屬而與我相嘉會乎。是所謂其魂魄也。是所謂合莫也。

孔子曰嗚呼 節

此明魯事之非禮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之盛。至幽厲而傷之。吾舍魯而適矣。蓋魯周公之後。爲其能守周禮也。然而魯之郊禘則又非禮也。周公制禮之盛。因子孫之僭禮其衰矣。自魯而外。杞宋皆有郊。然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契也。一爲夏之盛王。一爲殷之始祖。是皆天子之事。而後世得遵守之也。魯則何居。禮天子得祭天地。諸侯不過祭社稷耳。夫例之以事中。則非其比。律之於禮。則非其分。故曰魯之郊。締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不愈可傷也哉。

禮記手記

卷之三

三

新義周公之盛。盛于制禮以開百世之治。周公之衰。衰于子孫之僭禮。以踰萬世之防。按外紀路史。平王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禘之禮。王使史角往止之。魯之郊始此。非成王賜也。陳氏辨之極詳。禮家不知何據。而程子亦有皆非之斷。遂令讀者相沿莫正。

○祝嘏莫敢 十四節

此歷舉僭禮之失。而因明治政之不可無禮也。祭禮祝于始。嘏于終。禮之成也。行禮者自始至終。中間許多儀節。一遵常用之古道。而不

敢變易禮不變古人之禮則心亦不變古人之心此心何等凝愛最謂大報矣章待以福澤言也哉

。祝嘏只當始終二字疑問云自古以來所常用者曰常古不必分常事古法吉祥善事天所假以緩有逆者詩云假樂君子不必假嘏字亦有見莫敢易書說有諸侯不敢僭天子大夫不敢僭諸侯意所不必定是僭擬但有一徇今之便好新之心便是變易祝嘏詞說禮之文也禮無文不行周禮大宗伯掌詔六號重其事至而何至藏於宗祝巫史之家蓋葉世君臣使禮惟祝史習而記之則非禮也是謂幽國國無禮何以昭明政治也哉

祝嘏詞說詩曰令終有淑公尸嘉告

禮記手說

卷之三

三

酸夏之爵尊股之爵惟祀宋得而用之今列國皆用酸學以及于尸君則非禮也是謂僭其君蓋列國宜用時王之器耳

尸君君之尸也

見弁朝廷之尊服兵革國家之武衛大夫而藏于私家則非禮也是謂脇其君其強橫為何如耶

大夫不能具官而具官祭器可假而不假不得用樂而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蓋僭擬而尊卑無等故耳

故仕于公者曰臣仕于大夫之家者曰僕謂公臣不當與家僕居禮也三年之喪比之新有婚者期年之內君不使之謂齊衰不以入朝禮也今乃以齊衰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則非禮也是謂君與臣

同國蓋混亂無朝家貴賤之分故耳

此見制度之當正也承上幽僭脇亂君臣同國總原于制度之未正而制度之大莫若有以處其子孫蓋人之子孫上承先祖之祀下繼本支百世之傳處置稍有不宜而天下之僭從此起矣故天子千里有田以處其子孫中間正嫡支庶功德爵祿無不合宜則諸侯不得僭矣諸侯百里有國以處其子孫卿大夫不得僭卿大夫各有食邑有采以處其子孫家臣不得僭是謂駁富駁貴自近者始以及于遠則制度一定上下截然安得有前五者之失也哉

子孫中各包正嫡支庶功德爵祿在內處者位置而區處之各得其宜也陳氏曰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天子不曰天下而曰國

禮記手說

卷之三

三

所以明其止于千里以與天下共之也諸侯不曰田而曰國所以明其專于百里而非與天下共之也大夫食其所有事者故其稱命之曰采采者事也凡此言其大法而已若夫諸侯大夫之子其不自者固不可以世食而大夫之子苟其賢之過人又不止于食舊者焉應氏曰大者謹其禮而無濫恩小者安其分而無歉志以制度不可踰也制度一定則人欲偏厚其子孫者固無所容其心而侵削枝葉兼併同姓者亦不容薄于所厚矣按此看田國采及處字俱活正註似泥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者廟尊於朝也太史執簡記奉諱畢不以天子之尊慢人之宗廟也而有知不以禮籍人是謂天子自

法度亂紀綱天下焉者何所取則乎

諸侯于其臣有問疾弔喪之禮故得入諸臣之家非是而往是謂廢臣爲讎敗禮之禍恒必由之矣

此見君不可以無禮也承上天子壞法亂紀諸侯君臣爲讎皆君之無禮者也抑知禮者君之大柄乎器無柄用器者何所運量國無禮者何所操持且執簡可以御煩守約而能施博柄之要者即柄之大者人君不可不謹操之也何也君者出政者也政之治否君之安危係焉是故政之嫌者易治治則不治故貴于別而禮則所以別之政之微者易隱隱則不治故貴于明而禮則所以明之有見神之政焉幽不可測而禮則所以偵之如接賓者然則難格者格矣有

禮記手說

卷之三

三

度之政焉紛而無紀而禮則所以考之如畫一然則不齊者齊矣有仁義之政焉仁主於愛義主於斷最不可同者故亦貴于別而禮亦所以別之用恩用威各得其當則難正者正矣禮之用其關於政如此用政而以禮政之治也用禮而極禮之用政之所以治也而君有不

嫌微鬼神制度仁義政也別明備考治政也所以別明備考即所以治政也政治則君安矣兩所以字指禮君安由于有禮正見禮爲君之大柄也

此反言無禮之害也政治則君安故政不治則君位危君位危者大

臣違倍小臣貪竊刑罰峻極而風俗敗敗甚至法非常法不止刑罰也始焉由禮不用而至法無常究則法無常而禮愈無列禮無列則士不脩職矣刑罰而俗敗則民心離叛矣上自大臣下至庶民無一可者是謂疵病之國禮其可以已也哉

此明君身藏於天道也承上政治則君安政不治則君位危故庸禮之政非君之所以治政而正君之所以藏身也蓋身欲其藏藏欲其固不善藏者藏身于人善藏者藏身於天禮承天道而治人情是故庸禮之政必本於天而極法之以降命于下焉天之命降于地聖人敬之是之謂貴賤尊卑之政天之命降於祖廟聖人敬之是之謂仁親義尊之政天之命降於山川聖人敬之是之謂興事率作之政

禮記手說

卷之三

三

天之命降於宮室聖人敬之是之謂有裁有限之政夫聖人之政一本於天道之自然如此政信君之所以藏身而此本於天之政乃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蓋天道有藏而後有發聖人有發而必有藏藏于身者不固則發於政者易窺而政之出也有原見身之藏也愈固此堯之則天無名而舜之無爲而治也而豈其于君位間論安危也哉

禮以爲政上說已盡了此則推其本於天以見其藏之固也命即天命之命降即降衷之降天道至微亦至顯聖人直探其原本之

認作祭祀只是天有自然之命默寓於數者之中而非聖人不效之以出政耳此節政字都作禮字看社字作地字看即前數于地也祖廟作宗廟字看五祀作官室制度字看聖人之身與天道合聖人之政與天之降命令知天道之藏則知聖人之藏矣此理極精非可淺解

此責政本於君身也政必本天殺命則政豈易治者故天下有聖人覆載之德參天地而為三動靜之端並鬼神而為一夫然後可以本天殺命而治政也所以然者蓋天地鬼神一理耳自其主宰凝聚直曰存聖心亦有存焉亦即此理是處天地鬼神之所存也于是親臨貴賤截然不易禮之序而政治矣自其機緘活潑言曰樂聖心亦有

禮記手說

卷之三

三

樂焉亦即此理是玩天地鬼神之所樂也于是情意暢洽上下交樂民之和而政治矣不謂此也政者正也天地間無非自然之政顧人心之正謂何耳故如天生時而地生財天地養民之政也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天地教民之政也君心不正而四者不為君用君心一正而四者皆為君用雖以君用之實以正用之故君者必平時正身修德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可不然政本之地先自傾矣安望其能正用也哉

處存玩樂即參並禮序民治即治政處存曰禮序玩樂當曰樂和曰民治互文耳約說民治仰民和所謂百官和于朝萬民和于野正合此意正在君心上看正用者明時敬授利用厚生裁成天地

之道休養生息道德齊禮曲成父師之功正用在用之時無過又在平日之修前言治政在參並及處存玩樂言極微妙後言政不外于教養君心不外一正則微妙即平實矣前後一意非有兩層總是責成君身為政之本也

人君之所以治天下者禮也分也禮者分之所由定而君者又禮之所自出故正身無過人皆則之矣是君者所則效者也非則效入者也即以奉養論所奉養也非奉養人者也以服事論所服事也非服事人者也故使所則者及而則人則其身不正而非立于無過之地所養者反而養人則其勢不足而難供億兆之養所事者反而事人則以專事卑而失其君臨之位此所以非則人養人事人者也今

禮記手說

卷之三

三

蓋君道而所則所養所事焉故百姓從上所好以自治其身賦役供上以自安其生竭忠盡職以自榮其身矣所則所養所事者之禮而即君之分則君養君事君民之禮而即民之分禮教一達而分不有此定乎天下之患莫大乎分之分不安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守分而死患其犯分而生斯之謂禮達非正身之化烏觀此乎

故用人之二節

此明用人之道也凡中人之才有所長必有所短而人君用人當取其長棄其所短故知謀者易流于欺詐用人之知當去其詐而不論也剛勇者易至于猛暴用人之勇當去其怒而不論也仁厚者易天於貪愛用人之仁當去其貪而不論也如是而國家多知仁厚之

用亦不受許怒貪之害矣。

中人之才有所長必有所短修己者貴補其所短用人者當取其
所長新義要玩一用字一去字天下真知者必不詐而詐者往往
似知真勇者必不怒而怒者往往似勇真仁者必不貪而貪者往
往似仁故一用必一去使國家收仁知勇之用而不被詐怒貪之
害則能去正所以能用備之

此明致死之道也故國有患若死其社稷謂之義者得世守之正也
大夫死君之宗廟謂之變者通達權之變也

註讀變爲辨謂其死有分辨非可以無死而死也大夫死宗廟
衛君之宗廟而致死也然已之宗廟亦在本國不棄君之宗廟即

禮記手說

卷之三

三

是不棄已之宗廟矣

故聖人耐 三節

此明治情之由于禮也天下非一家也聖人能使之爲一家若家人
父子然中國非一人也聖人能使之爲一人若手足腹心然非以意
意臆度之也天下國家之人情原一所以不一者不得其治也聖人
下其情之至一與所以不一處皆知得十分透徹知而治之關于此
義之路而使情之合宜明于其利之趨而使情之相安達于其患之
避而使情之遠害人情還于至一夫然後能爲一家一人也何謂人
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天性固有故謂之人情何謂人
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經綸

當謂之人義講信修睦有生安之樂謂之人利爭奪相殺有死亡之

苦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
去爭奪也然舍禮何以治之哉蓋禮者義之實利之和而患之防也
有禮則倫理敦篤利興而害息人情治矣無禮則十義乖謬讓隱而
爭鬪人情不治矣禮之關于人情如此故曰禮承天道而治人情者
也

前言治情在辟義明利達患後言治情在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
讓去爭奪知者治之原治者知之實然總之歸于禮也

此明欲惡之情也何謂欲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之謂欲何謂
惡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是之謂惡人心雖有七情而欲惡二者

禮記手說

卷之三

三

足以盡之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治情者知之矣

愛喜欲總謂之欲怒哀懼惡總謂之惡

此明知情之由于禮也甚矣人之不易知也蓋人藏其心不可測度
也如使美惡見於色則人得而測度之今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
也如之何而測度也人之不易知如此因其不易知而不一窮之則
已如欲一以窮之也舍禮何以哉蓋人與人相接各有一段天然不
可已之情實呈露于威儀動作之間是色所不必見而心所不能
者也知禮者于是以禮觀之其一與禮合必其心之美者也其一
一不與禮合必其心之不美者也如是而從來之邪正起念之真偽
自不能逃矣若已不知禮必不能以禮觀人是人已兩失之也何

之能知

八 故入者其 七節

此論人道之大也。人生於天地而參天地。抑知人之爲人乎。天地有實理曰德。生而爲人。亦全具此實理。性之所以渾然。心之所以有是。是人其天地之德也。實理分而爲陰陽。陰陽一天地也。而人有是德。人其陰陽之交。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非獨而不運者矣。實理變而爲鬼神。鬼神一天地也。而人有是德。人其鬼神之會。鬼凝于神。神凝于鬼。非散而不聚者矣。實理列而爲五行。五行者。得天地五者之秀氣。而錯綜焉者也。而人有是德。人其備五行之秀氣也乎。理充而氣秀。氣秀而理顯。非盡而不靈者矣。人之爲人如此。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記手說

卷之三

五九

陽鬼神同其運。與五行板其秀。止以名其爲人。不然。何以爲人哉。只重天地五行。天地之妙。又全在五行。而陰陽鬼神包括其中。觀下文自見。

此推原五行功用之妙也。五行何以爲秀氣也。天秉陽位上。而星月之光垂於下。地秉陰位下。而山川之竅通於上。由是陰變陽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五行。分播於春夏秋冬之四時。五行之原如此。但是天地陰陽四時日月。無非和氣。各循其軌。而後月之生明。一如其日之麗天。而不忒也。是以三五而盈。爲生之終。三五而闕。爲生之始。皆所謂月生也。皆所謂四時之和也。而五行播於其中。此天道之所以有常運也。

時說都云。人備理氣。以有生。必資物用。以爲養。而天下之物皆本之五行。如此。則五行只爲養人設矣。恐非理。

自有五行以來。天地生人生物。無不受氣於五行。而聖人萬事萬化。亦莫不取正於五行矣。以五行之妙言之。其動也。迭相竭也。所謂土克水。水又克土。土克火。火又克土。土克金。金又克土。是也。此自其動而言也。乃其播於四時。而爲十二月有常之運。則還相爲本也。所謂冬水生春木。春木生夏火。夏火生季土。季土生秋金。秋金生冬水。冬水又生春木。而相續于不窮焉。蓋竭者。竭其過也。過盛則必妄竭。乃所以保其盛爲生生之本。蓋相克正所以相生。此五行之所以妙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三

四十一

迭相竭曰動。動變動也。以相克之理言。若四時十二月有常之運。則今是相生。無相克矣。註已往者爲見在者。所竭恐非動字之義。且以子竭母。亦無此理。照下三節。此節首二句。只作起下語。言五行固有相克之理。而至其運行則相生而不窮。勿兩平。

五行發而爲聲。是爲宮商角徵羽之五聲。其寓於陽六律。陰六律。而爲十二月之管也。則還相爲官也。如調樂於春。以角爲官。而四聲皆濁。各以序從之。夏以徵爲官。秋以商爲官。冬以羽爲官。四季以官爲官。還而不窮。五聲之妙。一五行之妙矣。

六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合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爲十二管。管雖爲候氣設。而樂音亦寓其中。蓋五音有聲無

氣必被之律管而後成也。還相爲官者主之義。

五行滋而爲味。是爲酸苦辛鹹甘之五味。加滑爲六和。其爲十二月之食也。則還相爲質也。如春主酸而餘味間之。夏主苦秋主辛冬主鹹。四季主甘。還而不窮。五味之妙。一五行之妙矣。

五行形而爲色。是爲青赤黃白黑之五色。加天玄爲六章。其爲十二月之衣也。亦還相爲質也。如繪衣于春。則以青爲主而餘色間之。夏主赤秋主白冬主黑。四季主黃。還而不窮。五色之妙。一五行之妙矣。

合而觀之。天地之性情妙于五行。而五行之功用發于萬物。聖人修而參之。察而法之。天道之所以不息者。由人道而後見之。然則人之爲人可知矣。天地無心。人就是天地的心。蓋天地界其体。人身妙其

禮記手說

卷之三

聖

用。始猶代天意而運天工者。故曰心也。五行無端。人就是五行的端。蓋五行運其氣。而人身顯其靈。始猶物在其中。而結見於外者。故曰端也。爲天地立心。爲五行開端。食味則當有以知其味。聞聲則當有以別其聲。被色則當有以休其色。如是而生。所以人爲貴也。不則補之生。幸而免耳。何以爲人也哉。

食味別聲被色。味中間一別字。則食字與被字皆可並悉。國語曰。不辨五色之章。爲盲等語。本此時說作人之生養。獨厚于物。何其淺也。新義此章說人的妙處。全在心端二字。前言德會交氣。只隨人的禀受。如造化是匠人。人是匠人雕塑的木偶人。造化是活的人。人是死的。到此說出個心端二字。則世間靈妙變化。出有入無。

機關天地做不成的事。人去倣五行造不就的物。人去造人是造的。造化是呆的。方見得天地之間。人爲貴。然皆是實理所爲。總來只完得個德字。故曰天地之德。盡之。

故聖人作則 二節

此詳聖人作則之善也。天道與人事相爲流通。故聖人有所作爲。則必以天地爲一原之本。不本於天地者。不敢作也。以陰陽爲兩在之端。不端於陰陽者。不敢作也。以四時爲執持之柄。不柄于四時者。不敢作也。以日星爲昭望之紀。不紀於日星者。不敢作也。此其作之自上者也。至下之人。則而行之。則有月以爲可程之量。有鬼神以爲可依之徒。有五行以爲取正之負。然豈有他道哉。禮義以爲日用之

禮記手說

卷之三

聖

器。人情以爲恒產之田而已。于是休嘉應之而四靈以爲首焉。以天地爲本。則萬物皆末。本既得。末斯從之。故物可舉也。而作之也。無遺蘊矣。以陰陽爲端。萬物之情。不外陰陽二者。光明之類屬陽。幽暗之類屬陰。故情可觀也。而作之也。無蔽理矣。以四時爲柄。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類。事之大綱。因時興起。故可勸也。而作之也。不拂其理矣。以日星爲紀。如東作南譌。西成朔易之類。事之節目。因星垂布。故可列也。而作之也。不紊其序矣。此皆上之示乎下者。其合天道如此也。下焉者。有月以爲量。而無廢時廢事。故事功滋長。如樹藝然。日新而月盛也。有鬼神以爲徒。而凡事有所憑藉。故食息起居。莫不有依。可據守以爲常也。有五行以爲質。而凡事有所取正。故小而玉聲五

色五味大而五官五倫五德無不與五行相應天之所以與我相親
全而歸之于天可復而不失也此皆下之應乎上者其合乎天道如
此也有禮義以爲器而習之而不合則施爲自然中節舉動自然合
宜譬如器未有不適于用者矣故事行有成也有人情以爲田而治
之而不獲則無邪僻害正之虞有宿道向方之所如室然非復遠
逆旅者矣故人以爲與也此上與下常行所謂人事即天道如此
由是四靈以爲畜天下太平天子優游而享玉食之奉一人有道百
姓合哺而樂日用之常故飲食有由也而豈聖人之倖福也哉此所
以爲作則之善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三

聖

月以爲量六句六以字在下俱見成無工夫主下之人故法者
月鬼神五行與上天道相照禮義人情則歸到人事上至四靈句
則言其效之所致也看來四時爲柄日星爲紀與月以爲量一類
陰陽爲端與鬼神爲徒一類天地爲本與五行爲質一類下段可
舉可親可勸可列尚是虛字到有藝可守可復有考爲與皆著實
字蓋凡事作之雖在上而成之則在下也四靈畜字活即鳳麟傳
出是若當馴畜則與田器等字非例矣可用之以供庖厨更覺
甚

何謂四靈麟體仁厚鳳儀治亂龜兆吉凶龍神變化皆不常有之物
而爲聖世瑞者也故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滄而驚故

以爲畜故鳥不獮而驚飛麟以爲畜故獸不狘而驚走龜以爲畜故
人情不失而飾詐執非聖世品物咸宜之象也哉

總是聖世仁獲品物咸亨氣象勿作飲食解石梁王氏曰何所無
龜恐不然蓋此曰四靈即堯禹時神龜之類堯時有神龜千歲方
三尺餘背有科斗文記開闢以來堯命錄之謂之龜歷禹治水有
神龜負文出於洛以此治人所謂人情不失也信如註說豈但好
跡決非記者本旨

故先王秉節

此見爲國以禮也治國不可以無禮故先王于祭祀之期也既秉耒耜
龜以定其疑而不敢專矣然後陳列祭祀當行之禮及當備之物而

禮記手說

卷之三

聖

不敢忽爲中間埋幣贈神以將誠敬宣祝嘏詞說以告慈孝諸如此
類自始至終其設制度之詳明如此故治國可謂有禮也朝廷設官
原以典禮事國有禮於是官各有所御之事百官修職原以明禮教
官有御于是事各有所職之官無職官無事則禮豈有不得其序
者哉爲國以禮而禮貴有序此所以爲有禮也

國有禮以下推開就國家諸大典禮說不單承祭祀官者行禮之
人事者禮之所在官有御二句乃交互意如云官各有所治之事
事各有所治之官也方氏曰國有禮禮之體禮有序禮之用

故先王惠禮 二節

此明禮教之所由達也禮之爲教也欲其達諸天下也然必先明于

上而後可以達於下。故先王患其不達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而致其尊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而致其報也。祭祖廟。所以本一
體之仁。而致其親也。祭山川。所以備鬼神而致其興作之誠也。爲制
度祭五祀。所以本所事而致其制度之實也。有一體必有一義。有一
禮之義必有一義之敬。敬致而義明矣。此就祭時論也。宗廟朝廷學
校。無非禮教所出之地。故有宗祝在廟。焉有三公在朝。焉有三老在
學。焉各脩其職。各舉其事。官正而教尊矣。然若心者。禮教之原也。巫
在王前以鬼神之事告。史在王後以墳典之事告。卜筮以吉凶諫。瞽
以歌誦諫。伯以音樂諫。皆在王之左右。而王居其中。此心無私可係
無物可牽。何所爲哉。惟凜危微之防。儼精一之訓。守君道之至正而
禮記手說 卷之三 聖

已。君心一正。用人舉祭。無之非正。禮教之達也何有。
。五個所以字。皆以祭之義言。定天位。實在尊天上看。因其尊而事
之故定。列本儀俱要見誠敬之至意。敬不至。則義不明。義不明。則
禮之教不達矣。本事者。五祀各有所司之事。本其事以報之。而君
人修政立事。不僭不怠之實。亦于是而寓。此皆祭之意也。四段中
皆如此。可以意會。

且禮非虛舉也。舉一禮必有一應。故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風雨
節寒暑時。天不愛道也。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物無遺利也。不愛
寶也。禮行於祖廟。而天下皆知服行孝慈之道焉。各得其心無勉強
也。禮行於五祀。而天下皆知法則之正焉。各守制度無僭怠也。此皆

天人自然之感通也。故天位不定。百神不職。雖行郊禘。不明郊義。地
利不列。百貨不極。雖行社稷。不明社義。仁事不本。鬼神不償。孝慈不
服。法則不正。雖行其禮。不明其義。惟以君心之守正者行之。故自郊
社祖廟山川五祀。斯禮也。皆義之修於外。而禮之藏於中也。禮之所
尊。尊其義耳。而何禮教之不達也哉。

。義之修於外。便是禮。禮之藏於中。便是義。修者整飾。而無虧欠。藏
者包含。而無滲漏也。

。是故夫禮 二節

前節在天道上看。後節俱在人道上看。蔣氏曰。言官於天。懼天下
之言禮者。實於人而忘於天。言居人曰義。俱言禮者。感於天而不

體於人。

此明禮之合天人也。人知禮之爲人用矣。抑知其本乎。是故夫禮必
本於太乙。天地一原之理是也。太乙分而爲天地。禮因以有。高卑上
下之等。太乙轉而爲陰陽。禮因以有。吉凶刑賞之事。太乙變而爲四
時。禮因以有。歲月久近之差。太乙列而爲鬼神。禮因以有。報本反始
之情。是禮非聖人制也。太乙在天。其所降以示人者。至微而至顯。
若命令然。而聖人制之。正主于法天耳。豈有所私意於其間哉。
時說法天意。至末句方見。不知首揭夫禮二字。則此法天之禮。實
先便有了。末二句。特明其意耳。

夫禮主法天。至精矣。然豈其不切于人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乙之天。

動而之地則太乙判上下。殊而禮制行矣。聖人於是以其有常者。而之事以示人。禮之所以常而不易也。其不可常者。聽人之變而從時焉。禮之所以變而不窮也。然時非有他。又要協於人名分之所宜受才德之所能為。禮之切于人如此。所以其居人也。亦曰當然之義而已。且其行之也。則以貨力辭讓飲食為資。而所行之禮。不外冠婚喪祭。則御朝聘行禮之資。因人而具。而所行之禮。人道之常。曾何遠人以爲道也哉。

首二句。卽上官天事時分藝。皆就人事上說。其居人也曰義。正見天道卽人事之宜。而盡人卽所以合天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伍員伍尚亦然。所謂協于藝也。

禮記手記

卷之三

聖

故禮義也者 節

此明禮之至切也。聖人制禮一本於當然之義。人之於禮不可須臾離。故禮義也者。關於身心性命。是人之大端。而非小節之謂也。何也。人之一身。肌膚思其不會。筋骸思其不束。會矣束矣。思其不固。而要其所以不固者。心不誠也。禮也者。所以講信修睦。以誠其心。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是爲身心計者。何可無禮也。人之一身。明則有生。幽則有鬼神。生欲養。死欲送。而鬼神欲事。禮也者。所以養生送死。祀鬼神之大端也。是爲幽明計者。何可無禮也。人之生理。在天曰道。在人曰情。而天道人情。總欲其通而無塞。曰實。禮承天道而治人情。由之則通。不由之則塞。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實也。是爲天

人計者。何可無禮也。禮之不可已也如此。然人未必能知。故惟聖人爲能知之。所以身心內外。上下天人。各得其宜。而致藏身之固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失其禮耳。禮其可去乎哉。

故禮之於人 節

此明禮之貴厚也。人知禮不可去矣。抑知禮之貴厚乎。人以禮而成。人猶酒以麴而成。酒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麴也。未有酒而無麴者。而厚薄異焉。人之於禮。何以異是。君子者。習其粗而必求其精。居乎人而必通乎天。學問以漸漬之。歲月以醞釀之。禮化而爲道。所謂以厚也。若小人。則麴儀飾。飾觀美。爲薄已耳。烏足與君子之禮也哉。

故聖王修 十三節

禮記手記

卷之三

聖人

此歷敘聖人治情之事。始于禮而達于順也。聖人之治天下也。知天下之大。不外乎人情。而何以治之。人情之所以治者。禮之所以序者。義。聖王修其在中之義。使有柄而可持。而達於在外之禮。使有序而不紊。于以治人之情。乃爲得其要也。何也。聖王之禮。由內以達外。人情之禮。由外以及內。聖王任之重。計之審矣。故人情者。聖王之由也。豈有農夫不善治田。聖王不善治情者哉。治之始。在修禮以耕之。蓋人情放縱。不有以防範之。無以爲入德之地。修禮者。明其軌度。實其儀節。使知規矩準繩之不可踰。如農夫之治荒蕪。而未耨開墾者然。其既也。在陳義以種之。蓋人情拘檢。不有以開導之。彼將執其外。而

禮記內陳義者陳列其禮中之義。使知矩度非強設。儀飾非彌文。一出於本體之所固有。如既耕之後。布種於地。而萌芽漸生者然。未生之前。患其不生。既生之後。患其煩生。此時而不求真是之所在。未免誤賊。存子故在講學以釋之。析理于微。剖欲于危。猶釋之去莠。養苗也。

敬之為萬不厭其多。聚之為一。貴有其本。此時而不求歸復之所在。何以藏萬於一。故在本仁以聚之。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猶穀之熟而歛之于家也。

此心之理雖已禽聚。然非優游厭飫。無望其自得也。又必播之于衆。以發其性情之妙。聲詩歌詠。合乎天籟之鳴。舞蹈周旋。動于不已之

禮記手記

卷之三

聖

蘊。此則如既獲而安食之。有不自知其至足者矣。凡此皆先王治情之所必至者也。

情之治也。固有多端。要而言之。不外修禮。陳義本仁三者。而原非二物。故禮也者。義之實也。蓋義隨時處宜。原虛懸于擬議化裁之際。惟既定于禮。則專卑貴賤輕重隆殺。一一始有定分。而秩然其可循。生王制禮。政是以義為之權度者。誠使今日協之于義。而真能協而不差。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而契其所同然矣。何害為創始哉。未有禮之先。禮悉裁諸義。一有禮之後。義即寓於禮。故曰禮也者。義之實也。此治情之所以在修禮也。

新義實字對虛字看註定制二字。只好解禮字。解不得實字。

藝之用乎事者多變。而不窮。故貴於有分。仁之發乎心者。隨感而應。故貴乎有節。義者非他。正藝之分限。而仁之節制也。義居心與事之會。如此。故欲使協合於藝之分。而事皆合宜。請明于仁之節。而心若有制。是有得于義矣。得義。言心之所由主。而事之所以有執也。卓然自立於天下。何強如之。此治情之所以在陳義也。

藝之分二句。就義言。協于藝二句。就行言。即所謂得之者也。藝分仁節。大意與事之宜。心之制。同。但藝是應事之才。仁是居心之理。字解略有間耳。細看此三節。禮在外面事上看。仁在內裏心上看。而義則貫通於心與事之間者也。

進之則為仁。仁非他。即此義之本也。蓋生理既具。而後變化無方。仁

禮記手記

卷之三

五

其本而義其枝葉矣。由是而推之。天下國家有所謂順焉。仁即此順之體也。蓋元善无暢。而後協氣嘉流。仁其體而順其功用矣。天之尊爵人之良貴。無論勢位名分。舉不足言。而眾妙之門。開自順之源。是凡一德片善。有莫之與京矣。得之者不其尊乎。此治情之所以貴本仁也。

本對末看。休對用看。得之者尊。與上強字。皆是論理。註休仁足以長人便滯。

先王治情之要如此。反而言之。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于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

而弗食也。此所以修禮陳義講學。本仁播樂。其功不可殫。而其原不可奪也。

新義此節雖反上言之。却要引出個順字。來以終治情之效。不曰治情而曰治。治者治人之情。便是治國也。

治情而至安之。以衆則治之極矣。就一人之情而言爲治。令天下人之情而言爲順。安之以樂而不達之于順。猶食而弗肥也。以達順之效言之。如人之一身。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推之一家。父子爲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推之一國。大臣盡道而法。小臣有守而廉。官職相序。尊者總職以帥其下。卑者分職以奉其上。君臣相正。君不安于姑息。而以賞罰正其臣。臣不苟于雷同。而以獻替正其君。

禮記手記

卷之三

至

國之肥也。推之天下。天子以仁義之德爲常行之道。而又以樂之自然爲運德之官。猶駕輕車就熟路。而又得善御者。操縱疾徐。中和聲而清節奏矣。諸侯以禮相與。朝聘以時。大小竭藩屏之誠。大夫以法相序。等威以辨。上下安靖共之位。士以信相考。而敦忠實之行。百姓睦以睦相與。而修和厚之風。天下之肥也。此則一人和于上。臣民和于下。順道其達于天下矣。不謂之大順乎。至于大順。天下之人更無他慕。但知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而已。此禮教之極功也。

註解大臣法曰。盡道者。蓋必謝元贊化。格上刑下。無忝鈞衡台鼎之位。而後謂之盡道也。廉曰不虧所守者。蓋必敬事後食。正誼不謀利。而後謂之介如石。心如水。可以稱其職。非徒苞苴不行。直

必似而已也。于大臣曰法于小臣曰廉者。蓋大臣祿厚易廉。而小臣重易至于不法。小臣勢輕必法。而祿薄易至於不廉。故耳。以爲車二句。玩單傳二字。非兩平語。亦不可作譬。看是謂大順緊接天下之肥。說順至于此。而猶曰常。可見聖人在上。只是遷得人。情之常耳。然治國而不大順者。反其常者也。新義疑問云。說至大順是說至。而爲大同矣。此篇通用是謂文法。直至此照應極得細。然則所謂大順者。節節俱不外禮義。則禮義爲紀。應爲禮運之綱領。若之何其曰道隆而後有禮。禮設而遂召亂耶。

此極言大順之道。而因及守順之理也。治至于大順。則天下無事矣。非無事也。萬幾運來。庶務總至。其大積然也。以順處之。自有其序。可

禮記手記

卷之三

至

無花結威福並用。剛柔迭施。其並行然也。以順施之。自得其實。可無錯謬。一頓一笑。而關人休戚。一好一惡。而係人向背。其細行然也。以順爲之。自中其節。可無過失。事理雖幽遠未形。而推見至隱。知明處當是深而通。事端雖紛紜繁密。而條理井然。群分類別。是茂而有間。兩物接連。如見在者未往。而方來者隨至。此易于相及也。而不相及。則有得于劑量之微權。兩事俱動。如幾不容以先後。勢有至于相持。最易于相害也。而不相害。則有得于兼舉之至計。此所謂行其所無事。而事事就理者也。豈非大順之極至乎。然未順也。患其不順。順之事也。貴于能守。蓋至順之反。卽爲不順。而至安之中。卽爲至危。不順者守其安。則危者至矣。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而守危正所以守順。

也又何至于危也哉此在大順之後所當善為守計者也

新義明得順之所以來處有這許多禮義學仁工夫在若此等工夫一或因其治化已極而少輟便到危的地位守者守此修禮義之功而兢兢不失也明守二字又有先後見得到方纔守得定

守危如何究竟只能守此禮耳故禮之不同也驕者欲其豐吝者欲其殺皆情之不易持者也禮以別之而宜儉者不豐也宜隆者不殺也所以維持人情不使之驕吝而合危亡之戒者也乃所謂守危也

禮記手記

卷之三

五

用民雖曰持之實必順之矣蓋危亂之禍多起于情禮之踰越持情則人各相安于分守乃所謂順也聖王之以禮守順如此故順氣應之天無水旱昆蟲之災人無凶饑妖孽之疾豈倖致也哉

合危正與上守危相應註保合上下不使之危亂文義割裂矣要知人情不能自治故賴聖王以治之聖王制禮所以持人之情持情便是治情治情便是順情雖若拂之實以順之也通節俱是說禮為聖王之世政皆是禮時說制禮行政分作二項顯甚

至順之感召不但是也故天有道則不愛其道地有寶則不愛其寶人有情則不愛其情三才協應矣于是諸瑞之卓異者致焉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擗龜龍在宮

況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備而窺也則是豈無故也哉修禮者修在外者也而以達其在中之義休信者休其在內者也而以達之在外之順則惟先王能之蓋先王一身承天道之原便能會天下國家之極故三才應諸瑞臻符順之華而此修禮休信之能乃順之直實處也自是實而華者始不虛矣不然亦安足貴也哉

禮記手記卷之三終

禮記手說卷之四

黃岡無補陳鴻恩清男

琮 公瑩 孫乾清

公珩 珣 健

珪 珽 確

公瑾 惕 習

續谷後學

了元陳王誥 培甫唐必登 梓

禮器

註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取用器之制

禮器是故 節

禮記手說

卷之四

此明以禮成德之化也先王貴禮教所以成人之德也

未成政緣禮之多浮飾耳誠能食息起居一以禮為治

須不去焉是故大備其成人之行至於大備而德無有不

何也天之生人原與以自然之美質所謂德也回邪誘於其

質漸為之減禮本天則治人情日檢束收斂於其中而回邪如

乎回邪一釋美質若增而還其固有此所以盛德也由是措之

則無往不正施之於事則無往不達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

松栢之有心乎竹箭松栢二者居天下美質之大端矣故貫四時

不改柯易葉君子有禮則亦君子之心筠也將見外人之疎遠者

和而內人之親近者無怨豈倖致也哉故物無不懷者仁也見

不繫者德也仁與德正所謂美質盛德也此所以措正而施行也

得力在禮器二字正是不斯須去身意大備其所行在散殊上

盛德其所得在統體上看二項相起說下盛德於大備上見禮之

由外以反中也釋回增美而措正施行禮之由中以達外也上與

工夫言此又以禮之用言也疑問云什回增美質何宜重正則盛

德之故回什美增則措正施行有不期然而然者竹箭有筠松栢

有心美質之謂也舊說什回二句禮善於內措正二句禮善於外

有筠致飾於外有心貞固於內失輕重矣故君子有禮以下方實

着在君子上大要此一節盛德美質懷仁之仁譽德之德通作一

樣看譬之則竹箭之筠松栢之心也大備措正施行內外無怨

禮記手說

卷之四

懷神響通作一樣看譬之則四時之不改柯易葉也

先王之立禮 節

此見學禮者當會本文之全也禮制始于先王而先王之立禮也

本焉藏於禮之中如木之根本也有文焉達于禮之外如木之枝葉

也何謂本人心中原有一段真誠懇實的意思隱而不可過而禮

以出焉忠信非禮之本乎何謂文發露處必有一段委曲明辨矜

度然而不可紊而禮斯可觀焉義理非禮之文乎有義禮而無忠

是無本文無所託以立有忠信而無義理是無文本亦無所附以

學禮者由本及文而忠信義理合焉斯得先王立禮之意矣

首二句言禮制備本文之全中二句指本文之實末二句則展其

所以有本有文之意也。正是創立與下立字不同。

禮也者合 二節

此明禮之妙於因也。禮也者。範圍天地。役使羣動。宰制萬物。豈有道哉。合于天時。設於地財。順于鬼神。合於人心。而德萬物之理焉。是故天時各有所生之物。何可不合于天時也。地理各有所宜之土。何可不設於地財也。人官各有一定之能。官人者。何可不合乎人心也。物曲各有自然之利。制物者。何可不理萬物也。故天不生之物。地不養之物。君子不以爲禮。鬼神亦不饗也。以天地鬼神人心一理也。居山以負簞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反地利而違天時。君子謂之不知禮。然則違人情而外物理者。亦豈得爲禮也哉。甚矣禮之貴因也。

禮記手說

八卷之四

三

新義舊說合天時。設地財。由是順見神。合人心。理萬物。則人官有能。二句。殊爲無用。又以君子不以爲禮。應合人心。鬼神弗享。應順鬼神。則特置前二句于何地。決不可從。上說合于天時。凡五件。天時有生以下。似止說四件。中間着鬼神弗享一句。便完備無遺。此是文章之妙。地財之設有虞。量得宜之意。若單出人官有能一句。就朝廷官人上說。蓋禮之大者在朝廷。朝廷之大者在用人。用人各當其能。此所以合於人心也。

此明制禮之貴節也。禮非財不行。而財非制不節。故制禮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行禮經常之法焉。定國之數者。何。地與年二者而已。禮之倫類。以地之廣狹。地廣者所入多。宜備。地狹者所入寡。宜降。此

一定而不易者也。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上年所入多。宜厚。下年所入少。宜薄。此隨時而不同者也。此所謂禮之大經也。禮與財常相稱。而不相離。是之謂節。是故年雖大殺。祭不臣。則以上之制禮也。節耳。若計其有而不慮其無。其備而不受其困。聖人之于禮也。而然哉。

起語故字不必承上定國之數。猶言國之定數也。

禮時爲大 三十四節

此明禮出於天成。于人而詳歸之人道之稱也。人謂禮爲一定之制矣。抑知禮不可執一泥乎。時者。天之運也。天有一時之運。人即有一時之禮。禮因乎天。非時爲大乎。其次則人道之大倫。而不可易者。爲

禮記手說

八卷之四

四

順。又其次則大倫中之肢體。而不得不具者。爲體。又其次則大倫之委曲。而不得不盡者。爲宜。又其次則大倫之權度。而不得不平者。爲稱。以其成於人。故曰次也。蓋天道無定。人道有定。而歸之于稱。則無定矣。此禮不可執一泥也。何謂時。堯授舜。舜授禹。時當阻而因。放桀。武王伐紂。時當革而革。禮之時也。詩大雅有聲篇云。文王既勤。于成已之謀。惟欲追先人之事。而致其方來。孝此文王之時。而帝王因革之時。可例見矣。禮非時爲大乎。

雖有五者名目。其實時出于天。順成于人。體心皆在順中。而後盡之人道之稱稱者。人道之時。時者。天道之備。天。無一定之禮。而神明變化之在人。也。此解諸家所無。然諸家皆不明暢。故正之。

下四節解自見

何謂順天。上天下地。而有郊社之祭。祖專稱親。而有宗廟之事。內則父子。而有慈孝之道。外則君臣。而有仁忠之義。此四者。皆人道之大倫。而不可易者。故曰順次之。

有天地而推之。有社稷山川之事。有宗廟而推之。有鬼神之祭。人道之變。下幽者。正大倫中之威體。而不可不具者也。故曰體次之。

體。即鬼神體物不可遺之體。

有父子之道。而極之。於是乎有喪祭之用。有君臣之義。而極之。於是乎有賓客之交。人道之交。乎明者。正大倫中之義理。而不可不重者也。故曰宜次之。

禮記手記

卷之四

五

此明稱之義也。何謂稱。燕居而祭。宜若不足。而有官皆是大宰而祭。宜若有餘。而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之義也。不但此也。諸侯以龜為祭。決國疑也。以圭為瑞。申國信也。大夫有家。則不寶龜。不藏圭。而亦不。蓋門蓋臺。門諸侯壯國體。總非有家者事也。蓋言諸侯大夫。各有其分守之稱也。

上段以祭禮之多寡言下段以國禮之有無言。總是舉以明稱之意。而所以稱不在此。蓋稱之道。與時參焉者也。

此詳貴多之稱也。禮有以多為貴者。以廟制言之。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大全許氏曰。裁奪物制庶事。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究其衷多益寡。

別嫌明微。使禮之或多或寡。或大或小。或高或下。或文或素。各當其位。而不相亂。各稱其情。而不相悖。循其名。列其器。而義以修焉。

禮以藏焉。則非聖人莫能為。故祧廟之設。天子則七。餘以漸降。特以誠敬孝篤。獨隆於天子也。蓋以天下有王。尊祖親親之道。當如是也。堂上正。蓋天子獨備餘漸殺。非以備味多品。獨宜於天子也。不如是。無以極四海九州之美。備四時之和也。牢介異數。庸異宜。以至抗齒柳髮之數。五三。八六。天子諸侯之儀。亦或幾于亂矣。夫其間不能以寸。聖人德意焉。蓋以毫釐之際。所以明嫌表微者。舍是無自見也。

以豆數言之。天子之豆二十有六。朝饌八。饋食八。加豆八。羞豆二。註此天子期食之豆數。新嘉豆以實地產為主。故年朔陰數。天子之祭。二十六豆。故朔食亦如之。

禮記手記

卷之四

六

諸公十有六。朝饌八。饋食八也。上公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諸侯十有二。朝事六。饋食六也。

通侯伯子男。亦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上大夫八。朝事之豆也。下大夫六。去茅菹麋膾也。

若謂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以介牢之數言之。諸侯朝天子。七介七牢。大夫為君聘。天子五介五牢。降其君二等也。

牢。降其君二等也。

以席數言之。天子之席五重。莞蒲茨蒲熊也。諸侯之席三重。莞蒲也。大夫再重。莞蒲也。

以葬禮言之。天子崩七月而葬。杭木與茵。五重八綦。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綦。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綦。合上廟制豆數。介半。重半之類。總是多者貴。少者賤。故曰此以多為貴也。

此詳貴少之稱也。有以少為貴者。以介言之。至貴莫如天子。而天子無介。以特犢言之。天子至敬莫如天。而祭天止用特牲。

介所以佐賓。天子無介。無為賓之義也。祭天特牲。貴誠也。

諸侯至敬莫如天子。而天子通諸侯。諸侯膳之。亦止以犢牛。以酒言之。諸侯相朝。禮重於聘。而主君享畢獻賓。用爵之酒。無進豆之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七

薦大夫來聘。禮輕于朝。而主君酌以酒。又薦以脯醢矣。

膳以饋者。諸侯尊天子。亦如天子之尊天也。用爵豈無進豆者。以其主于相接。芬芳之德。不在殺味也。

以食數言之。天子一食告飽。諸侯再食告飽。大夫士三食告飽。皆食德也。若庶人食力。則無食數。飽即自止矣。

一食再食三食。皆待勸侑更食也。新義位尊者禮重。不必論到饌上。

以路就言之。大路乘以祭天。而馬繁縷一就。致飾少。次路供卑雜之用。而馬繁縷七就。致飾反多矣。

大路次路皆殷車各轡。馬腹帶也。縷馬腹前之鞅也。漆絲而縷以

為屬五色。一曰就。繁與縷皆以此屬為之。

以玉言之。圭璋玉之貴者。而朝時特遠。不以他物為儼。

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執璋。圭以馬。璋以皮。然皮馬不上堂。是獨用也。

琥璜玉之次者。而享禮獻幣。必藉醢醢而將。不得如特遠矣。

天子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至酌酒時。則以幣將。送酌爵。又有琥璜之玉。以將幣也。

以席言之。祭以攸敬。而鬼神之祭。單席。不如人之多重矣。

鬼神異于人。不假多重。以為溫煖。

以揖數言之。諸侯視朝。於大夫每人特揖。于士則旅之。象人一揖。而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八

已合上介牲酒食路玉席掛之類。總是少者貴。多者賤。故曰此以少為貴也。

此詳貴大貴小之稱也。有以大為貴者。官室之量。周官典命官室以命數為節。自上公至于子男。或以九。或以五。各有差。此官室貴大也。

血之度。天子之路謂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斗謂之大斗。房謂之大房。此器血貴大也。棺槨之厚。尊者之棺至四重。卑者止一重。棺周於棺。

此棺槨貴大也。丘封之大。周官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此丘封貴大也。故曰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以宗廟之祭言之。主人之

貴者。獻尸以一升之爵。佐食之饌者。獻尸以五升之散。皇尸之尊。舉三升之觶。以自飲。主人之卑者。舉四升之角。以自飲。是士祭之屬。

爵尚其小也。以五獻之享禮言之。諸臣之尊用缶。缶客四石而陳於門外。壺客一石而陳於門內。君之尊用瓦甒。僅容五斗而陳於堂上。是享禮之設。尚其小也。故曰此以小爲貴也。

享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五獻。子男享禮也。於瓦甒言君事。則知缶壺爲諸臣之尊。缶壺曰門。則瓦甒在堂矣。在堂者。人君而尊事也。

此詳貴高之稱也。有以高爲貴者。以堂言之。天子之堂。堂上高于堂下九尺。諸侯高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堂之制。隆於尊而漸殺于卑也。以門言之。天子諸侯臺門。是門之制。專於尊而不及於卑也。故曰此以高爲貴也。

禮記手說

八卷之四

九

方氏曰。陽數窮于九。天子體陽道之極。故堂階之高。其尺以九爲節。自是而下。降殺以兩。前言家不臺門。惟有國者得用之也。

此詳貴下之稱也。有以下爲貴者。以壇祭言之。至敬祭天。則不壇。但掃地而祭。以尊禁言之。天子諸侯之尊。則廢其禁而不用。大夫用錡足之。士用有足之禁。夫以壇視地。則壇高而地下。以禁視錡。則有足高而無足下。以於視廢禁。則用者高而廢者下。故曰此以下爲貴也。

祭天之禮。不用其高而用其下。設尊之禁。不用於尊而用於卑。皆貴下之義。按設尊用樹禁者。樹則欲其不流。禁則欲其不犯。皆所以爲酒戒也。樹禁總名曰禁。禁戒之義。故天子諸侯不用曰廢禁。

廢禁者。德盛禮重。無事禁戒也。天子諸侯享禮。大夫士卿飲。

此詳貴文之稱也。禮有以文爲貴者。以服言之。天子繪龍於衣。則極文矣。諸侯繡斧形之黼。大夫繡兩已相背之黻。士玄衣纁裳。不得繡。皆以漸而殺。是服飾貴文也。以冕言之。天子之冕。以朱綠二色之藻繩貫玉而垂爲旒。前後各十有二。則極文矣。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亦以漸而降。是冕飾貴文也。故曰此以文爲貴也。

龍袞飛龍在天。象其德也。斧形若道取其斷。兩已相背。臣道取其辨。皆刺於裳者。衣用正色。裳用間色。玄以象道之在上。纁以象事之在下。自天子至士。皆玄衣纁裳。所異者綉績之功。或多或寡。或有或無耳。旒數十二。則天數之全。天子全體天道者。故諸侯大夫皆不敢及之。大要此節。只重文意。餘意皆輕。十二旒以數多有爲文也。

禮記手說

八卷之四

十

此詳貴素之稱也。有以素爲貴者。郊禮至敬。無文飾之美。父黨至親。無脩容之觀。以郊禮言之。大主無刻琢之功。大羹無調和之齊。大路尚朴素。而且用蒲越爲席。犧草。疏布爲覆。而且用白理木爲沃盥。皆所謂無文也。而父黨之無容可知矣。至尊莫若天。至親莫若父。而不貴文。故曰此以素爲貴也。

犧尊對大路看。覆盥沃具。皆用于犧尊者。此原稱之要於省也。禮之所貴。其不同者如此。孔子常曰。禮不可不致其省察也。蓋禮之爲用不同。而大要不外豐殺二者。當豐而豐。不

名爲豐。當殺而殺。不名爲殺。夫子所謂不豐。即多大高文爲貴之類也。恭言稱其豐之分。故不覺其豐也。夫子所謂不殺。即少小下素爲貴之謂也。恭言稱其殺之分。故不覺其殺也。一不省而豐與殺。悉不稱焉。禮何可不省也哉。

豐而稱名爲稱。不名爲豐。殺而稱名爲稱。不名爲殺。如此說稱字。合前說不豐。即少小下素之謂。不殺。即多大高文之謂。疑問云不豐不殺。禮之中也。皆不得稱字出。

此明外心內心之稱也。原稱於省已歸到心上矣。然心亦有內外之別。而稱從此分焉。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而備物者也。蓋天地間之物。天地之德之所生也。天地之德。齊發振揚。能翕張乎萬物。以禮記手說

卷之四

士

廣慶堂藏板

是理之所該也。大而物之所成者博。生物之功如此。行禮者非備物何以稱之。則安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有見于此。樂其心之發于外而備物也。

德發揚。謂萬物是生物之原。大理物博。方是生物之功。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只承生物之功說。蓋此節重生物之功。下節重生物之德也。多字正與大博字相應。方氏訓謂能翕張也。舊說大德。即德發揚物博。即謂萬物如此似複。非是。德以主宰言。即天地之心。理以流行賦予言。即天地之命。揚謂大博。天地之發也。外心備物。君子之發也。樂其心之發。即樂天地之發。此君子與天地合德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而存誠也。蓋天地之德。所以生產萬物。

者其道雖粗。而其致則精。所謂至純至粹。統元化於無爲者也。其雖顯而其致則微。所謂無聲無臭。渾大造於無朕者也。德產之致如此。即備物何以稱之。則安得不以少爲貴乎。故君子有見於此。主於內心慎獨而存誠也。

獨字正與精微二字相應。蓋以吾精微之心。或可稱天地精微之德也。若把密緻精微三項平看。與本文句法不類。且密緻意何關貴少新義。二節貴多貴少。自是截然兩時事。兩舉之者。正見君子之禮之妙。當其多便若必不可少。當其少便若必不可少。隨其心之所在。自與天地之德冥相契。此禮之所以爲稱也。舊都作知社言。及一作制禮一作行禮者。俱欠妥。二者皆行禮也。豈有制之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士

廣慶堂藏板

而行之者。平徐註以貴多爲大享明堂之禮。貴少爲冬至圓丘之禮。亦不可據。摘訓云二節乃一事而各言之。不應如此抵牾。只虛虛還他二項便了。

惟心有內外。所以古之聖人。內心之爲尊。而誠敬不失。外心之爲卑。而情意必舒。內心尊。故少物亦足以爲貴。外心卑。必多物乃可以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宜多而多也。不可寡也。宜寡而寡也。惟其外心內心之稱也。蓋稱則多而不爲多。寡而不爲寡矣。

先王聖人作一人。看上泛論理。下言制禮之實。非上行禮下制禮也。

此推言貴稱之意。而約之于慎也。惟禮貴于稱。是故君子太牢而祭。

於分爲稱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於分不稱謂之接攘非禮也故禮不可不稱也

馬氏曰天子諸侯卿大夫之賁者皆曰君子其禮可以致隆故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攘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管仲之干禮也雕鏤其益以爲備朱色其紘以繫冠刻山于節畫藻于梲是豐而不稱者也君子以爲濫矣濫者溢而無所制所謂難爲上者也

紘冠之系以組爲之自領下而屬于兩旁之笄垂餘爲纆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

晏平仲之祀其先人也一豚肩其小至不揜豆滌衣濯冠以朝是殺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三

而不稱者也君子以爲隘矣隘者陋而無所容所謂難爲下者也

大夫祭用少牢而止用豚豚宜在俎俎大豆小而豚之小不但不可揜俎而至不可揜豆曰豚肩者周人貴肩也

濫與隘皆非所以行禮也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以其爲衆之紀也蓋執禮以執物猶執紀以理衆目也紀散而衆亂何可不慎也哉慎之惟何亦曰稱而已矣

記者所謂慎即前夫子所謂省此節主在上之人以禮教化成天下人說故曰衆之紀所以通結前論禮之意也

○孔子曰我戰節

此令禮於道也國之大禮在祀與戎戎事至危神道至幽而孔子曰

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豈臆倖也哉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夫子之戰也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子之祭也蓋得其道於先而克與病自因事而應矣此禮之所以貴有道也

君子曰祭祀節

此見禮有常道也君子曰行禮無他慎守其常而已即如祭祀也有常禮祈私福則惑而不誠故不祈也有常時以蚤爲快則煩而不敬故不應蚤也罷幣之大小長短自有定制如以蓀大爲樂則豐而不稱故不樂蓀大也冠昏奠牢皆有常儀若以嘉事爲喜而多設奠則侈而瀆神故不善嘉事也牲之蘭栗握入各有宜用不必並及肥大薦之春韭夏麥各有定數不以多品爲美此皆祭祀之所當戒者知其戒則知其所當行矣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古

周禮大祝掌六祈小祝有祈禱祥之文皆是有故行之不在常祀之列

孔子曰臧文二節

此夫子正魯禮之失也曰人之稱文仲也知禮矣自今觀之安知禮乎夏父弗基無禮其祀也後閔公置僖公之下遂君臣嫡庶之分而文仲爲大夫弗能止其失也是不知禮之大者矣

魯莊公薨立適子閔公閔公薨立僖公僖公者莊公之庶子閔公之庶兄也僖公薨于文公立二年八月拾祭太廟弗基爲宗伯移閔公置僖公之下

弗基爲禮官。又有燔柴於爨之祭。夫爨者老婦之祭。禮祭畢。祭爨。宗婦祭。爨者祭。其神先。次惟盛肉於盆。盛酒於甔。已耳。今以火神燔柴之禮祭之。是失禮也。而文仲不止。是又其不知禮者矣。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有大火之災。故祭火神則燔柴。弗基。禮也者。三節。

此論禮之備而究其原於一也。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禮不備。君子謂之不成。禮矣。然何謂不備。設之不備。猶不備也。蓋當乃謂之備也。禮有人有小有顯有微。可謂備矣。然必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是之謂當。乃所謂備也。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十五

夫當而備。豈徒是應酬交錯之迹。而無其致也乎。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究其極。致總歸於一。蓋禮本於太乙也。不得其一。則三千三百不勝其備。以何者爲要領。是入室而不由戶矣。未有人室而不由戶者。豈行禮而可不得其一也耶。是知禮也者。成於備而統於一者也。總是以備字起出一字來一字。即對備字看。不必又作別解。當字原藏在備字內。當乃謂之備也。不重當字。

此論禮合內外而一於誠也。誠者。心之實理也。心之流通口情。心之凝聚曰慎。心之純一曰敬。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矣。而要其所以竭。所以盡。所以致者。誠也。非誠必有虧欠。而不到者矣。心之昭著而品物精華曰美。心之錯綜而儀具輝煌曰文。君子之于

禮也。有美而文矣。而要其所以美而文者。誠也。非誠必有汶黯而無色者矣。此用禮者。所以誠之爲貴也。

此見禮不可執一也。君子之於禮也。情切於中。而文略於外。故有直情徑行而不嫌爲倨者。然尊有所伸。則卑有所屈。是以又有曲而後者。人情之極。而天理之常。故有經常之禮。一等行之。而不嫌爲同者。然若臣有一定之分。貴賤有不踰之則。是以又有順其序而討去之者。撤取在上之物。而播設於下。則上恩常流。而不賈。推卑者使得行尊者之禮。則下情常通。而不壅。此恩意之所以周流也。分極尊者則觀象效法。而盡其文。分漸卑者。則雖效法而不盡其文。此名器之所以有別也。有順而撫者。雖拾取尊者之禮行之。不謂之僭逆。蓋微文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十六

未節。不必致嫌也。禮之爲義。各隨其宜。大要有此九者。不可不知也。新義如親始死。哭踊無節。直而行也。如父在。則爲母菽。尊者在。則卑者不杖。曲而殺也。父母之喪。無貴賤皆三年。大夫士魚。祖皆十五經而等也。若自天子而下。每等降殺以兩。順而討也。如祭祖之肉。及群臣。雖賤如胞。亦受惠。漸而播也。如二王之子孫。得用王者之禮。族時之禮。皆得舉解於其長推而進也。如冕服。旗裳之章。采尊。壘之刻畫。放而文也。諸侯之服。自鷩冕而下。旗自龍而下。放而不致也。如君沐梁。士亦沐梁。又有君大夫士。皆同者。順而據也。此節註解甚明。但放而不致。吾有疑焉。依註講。不過順討中之一節耳。何必又複言之。細玩不致字。對文字看。則此二句。當照前以

文爲貴以素爲貴例講始得

三代之禮一 四節

前二節素日無方制作之未與也夏造殷因其禮亦然綱常之禮同也正所謂三代之禮一也其道一也總原禮所以同也夏殷其色周舉尸有互見總是末節意夏立尸二節補足上文

此明經常大禮之所以同也綱常之禮萬世無弊雖以三代之異其而其禮則一也民共由之此其不可與民變革者也中間制作之未或有不相因者如尚素尚青之類若禮之大體則夏造之於前殷因之於後未之有改矣

周之異於夏殷者亦坐尸詔侑無方之類皆末節耳若夫禮之不敗禮記手說 卷之四 七

則亦猶夫夏造殷因然所以然者蓋以綱常之禮出於天命人心之大道三代之道一也則禮安得而不一也哉

周禮尸卽位而坐詔者告尸以威儀之節侑者勸尸爲飲食之進詔與侑皆祝官之職祝不止一人無方謂無常人也宗廟中可告之事皆得告之也

夏立尸而卒祭則與周之坐尸異矣殷惟坐尸無詔侑則與周之詔侑無方異矣此夏殷尸禮之異也

夏禮尸當飲食暫坐非飲食則立以俟祭祀之終殷則尸雖無事亦坐

承上言周之異於夏殷者不但詔侑無方已也又有旅酬六尸之禮

所以曾子曰周禮其猶醴醢蓋美其均和也正謂此六尸旅酬之禮也

周禮祫祭之時群廟之主皆聚於后稷廟中后稷尸尊不與子孫時雖變廟之祖又無尸故惟六尸自以昭穆行旅酬之禮醴飲錢共飲酒也錢之所飲者均則酒之所飲者和此六尸之旅酬如醴飲之均和也

君子曰禮之 四節

此論情之當遠而因歷舉情之當致者以明治情之道也禮之設也爲人情也而情亦有當遠者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蓋嗜欲之情卑褻之情也禮而近之則亦卑褻之禮而非極至之禮矣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六

何以明之也郊祭天大饗祫祭宗廟至禮也郊之薦血而大享之薦腥皆非致味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群小祀非至禮也三獻之薦爛一獻之薦熟爛近乎味熟致味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近人情比情欲皆是下舉飲食一端明之黃叔陽曰禮者稱情以立文者也而言近人情者非至何也蓋人情有二有道心之情原于性命之正者也故聖人稱情而立之文有人心之情發于形氣之私者也故聖人緣情而爲之戒此謂近人情者非至乃飲食之欲人心之情也看來下三節致其情慎之至溫之至正誠敬之積也道心之情也兩至字正與首節至字照應

夫情之不可近者固遠之以爲至矣而情有不得已者又在致之以

爲至焉是故君子之于禮也非作意而致其情也情之當致先王知之矣此有由始也以賓禮言之是故七介以相見也所以通兩君之意也不如是則太愿慤而無禮之文矣三辭三讓而後至所以舒步趨之節也不如是則太迫蹙而無禮之容矣已慤已感皆情之不致也此致情之一証也

致情在儀文委曲禮度從容上有蓋儀文之中政誠敬之所寓先王孰籌于天理人情之極而不得不假此以將之者原非作意後世遵行之正由始于古耳下三舉以明之一是有禮一是祭禮一是泛論行禮用樂之輔通諸禮言也

以祭禮言之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類自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非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十九

繁也又三月繫牲七日致戒三日致齋而後祭非過迂也積之以誠而行之以漸皆慎之至也使不先配不積誠則亦失于慤且感而非慎矣此又致情之一証也

魯郊祀以后稷配先於類官告后稷然後郊也齊池河之從祀配林泰山之從祀也

不特此也故凡行禮賓主相見必有揖相以詔告之作樂樂工無異必有扶相其行步者賓主相度而後禮行群相相資而後樂作如此乎緩而不迫和而無乖溫之至也使不揖詔不相步則亦失于慤而不溫矣此皆情之所不得不致者而豈作而爲之也哉

溫字註作承藉畔贊甚今從大全方氏新義以上三段不可平看是因朝禮推到祭禮上又因祭禮推到擯詔相步上皆舒徐安閒而不失之慤慤也慎之至溫之至俱從已慤已感生來疑問云擯詔相步舊解固是自愚庸見禮行於聘問則有擯禮行於祭祀則有詔觀下文詔於庭詔於堂詔於室可見註謂有擯相以詔告之恐未必然又按樂之奏也有文武相雅其舞也有步武綴兆總若是其不寢猶禮之有擯有詔若是其從容也故摘取相步二字對擯詔言此就行禮樂之時說註以相樂工之行步對擯詔之和禮禮膚淺未得旨甚有見存之

禮也者反本

三節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二十

此明禮之有主也禮有本末逐末之流而不知其所反則非禮故禮在反之於本心禮有古今從今之便而不知其所係則非禮故禮在脩之於古制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反之脩之是不忘其初者也何謂本死喪凶事不待詔告而哀此哀之本也朝廷養老尊賢之章事不待詔告而以樂此樂之本也知其本而反之則哀樂無非禮矣古人文字多用互見註解不詔以樂繫甚本末一物欲追還之而已故於本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焉故於古曰脩

何謂古今世醴酒之用美矣而冽尊則古玄酒之是尚今世割刀之用利矣而宗廟中則古鬻刀之是貴今世上簞可謂安矣而郊祀之席則古景縣之是設此三者皆脩古之事也

禮之反本。自古如此。是故先王之制禮也。雖多而難學。然必有主於多之中者。蓋本者。木之主。古者今之主。反之脩之。是之謂有主也。一有主而衆禮自從之。故可多其稱述而學之不厭也。不然。惑也。惑甚。何以有得也哉。

○方氏曰。主。猶賓主之主。以其衆之所從故也。

○君子曰。無節。節。

此重禮之節於內也。禮者。節也。顧人皆求節於外。而不知求節於內。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胸中無主。以觀天下之物。無非足以惑亂我者。弗之察矣。豈但弗察。就是欲察物。而不由禮。已之探索。愈詳。物之條理。愈隱。弗之得矣。豈但觀物。故作事不以禮。事先之敬已弛。弗之敬。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主

矣。出言不以禮。言前之信已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正以其節於內也。非內之節。何以爲物之致也哉。

○三個不以禮。皆本節於內。說觀物察物。作事出言。皆是節于外事。外之節。由于內之節。物之致者。物之各得其節也。

○是故昔先王。節。

此明報功之禮也。祭以報功。是故昔先王之制祭禮也。因其有生成財物之功。而致其報之義焉耳。是故天時日月物之所以受氣也。五陵川澤物之所以受質也。皆生成財物者也。故佐郊祀之大事。必順乎天時。爲朝夕之祭。必放乎日月。爲高上之祭。必因乎丘陵。爲在下之祭。必因乎川澤。皆以其有生成財物之功也。而總之不外于天時。

是故當天時之降雨澤也。君子達夫天地生物之功。如此乎寧臺而巳焉。而先王之祭禮。若是其報之之稱也。非心通造化。烏能制乎。舊說首二句。只作用財物行禮。至末句。方露出生物之功。而中間六句。皆無着落。無殊殊其今斷主此首尾出先王君子者。此等禮。非先王不能制。非君子不能達也。

○是故昔先王。節。

此明用賢舉祭之大化也。賢才者。國家之楨幹也。祭祀者。昭格之實理也。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三者皆所謂賢人也。平時既舉而置之位矣。而至于祭也。則以此衆賢執事。聚而誓戒之焉。祭之大者。莫過於天地。是故因天之位上。而事天。因地之位下。而事地。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主

事天之禮有二。在巡守則因名山而升中於天。在王幾則因吉土以享帝于郊。豈彌文也哉。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瑞物效靈也。享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百神受職也。蓋多賢群集。合而在之心。而臨事致誠。獲昭假之應。幽而遠者。如此明而近者。可知是故聖人順而而立。而天下大治矣。此恭已無爲之極化也。

中平也。成也。巡守而至方岳之下。因此有名之山。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以告于天。舜典崇信宗。即其禮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建都之地。兆于南郊。歲有常禮。

○天道至教。節。

此見禮樂之爲至德也。天道陰陽之運。肇聖人之禮樂。是至教也。而

聖人禮樂之作法天地之陰陽示其爲至德乎以時祭之禮言之最禮樂有從廟堂之上。墨尊在阼而犧尊在阼。一爲前代之祀。一爲時王之器。尊西也。廟堂之下。縣鼓在西而。鼓在東。一大而主倡。一小而主和。亦尊西也。行禮樂有人。君爲祭主而在阼。夫人助祭而在西。房在阼者。大明生于東陽之分。而夫之位也。在西房者。月生于西陰之分。而婦之位也。此以其分而言之也。君在阼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墨尊。是禮交動乎上矣。縣鼓倡而應鼓和。是樂交應乎下矣。禮交動而陰陽之體見於禮樂交應。而陰陽之聲發于樂。正如天地訢合。而陰陽相得者然。豈非和之極致乎。聖人之禮樂。一本于至教如此。此所以爲至德也。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五

新義至教至德。不重聖人。句下以諸侯之祭証之。禮樂先分而。言之。後合而言之。然不可兩平。只要以漸說到和上。和之至就在交動交應上。見禮樂之和極其至。不可說太深了。

禮也者反其節

此明禮樂之有本也。人與人相與。有禮樂矣。抑知其所以與人者。于禮不徒儀文。有生是禮者。心之序也。而禮也者。在反其所自生。樂不徒聲容。有成是樂者。心之和也。而樂也者。在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非。以事節也。是其所自生也。脩樂以道志非。以樂事也。是其所自成也。禮樂之原于心如此。夫心也者。出身加民。發達見遠之物。而于禮樂乎。高焉。於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還伯玉曰。

君子之人。通達故觀其罷良。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善。而知其人之知。此知治也。而知亂可知矣。以是知與人者。禮樂也。所以與人者。所自生。所自成也。必慎之于此。而後發于禮樂者。有和序而無淫慝。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而尊從致慎於儀節聲容之末也哉。

太廟之內 四節

此詳廟祭之敬也。行禮以敬爲主。而况太廟之祭乎。人君于太廟之內。合內外。貫始終。蓋無所不致其敬者矣。何以明其敬也。君親牽牲告殺。則大夫贊佐執幣而從。殺牲畢。君親割制牲肝以祭。則夫人薦盞齊。薦熟時。君又親割牲體。則夫人薦酒。此夫婦親之也。斯時也。卿大夫則從君。命婦則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之表裏無間也。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五

屬屬乎其忠之聯續不絕也。勿勿乎其憂勉。惟欲其神之我享也。不特此也。納牲焚幣。則告神于庭。薦血及毛。則告神于室。盛饗及定。則告神于堂。此三詔者。各有其位。蓋言求神而未之得也。三詔。易可已也。

又不特此也。既設祭于堂矣。明日又繹祭于廟門之外。故曰。不知神于彼享之乎。于此享之乎。繹祭又烏可已也。合而觀之。祭必夫婦親之。而且求之非一方。祭之非一日。皆無所不致其敬。故曰太廟之內敬矣。

一獻質 二節

此見神有尊卑而禮有隆殺也。一獻祭。群小祀其神卑。其禮質。而繹

略三獻祭社稷五祀其神稍尊其禮文而致飾五獻祭四望山川其神又尊其禮察而顯盛詳著七獻祭先公之廟禮重心肅則神而洋洋乎致其如其不同如此

一三五七只以神言贊文祭神方以禮言贊文察皆以禮文言神則儀極心之所存也新義先公本人思曰神者神明之而不致致也照下節此言諸侯之禮大饗九獻乃天子之禮

此詳天子祭之禮也諸侯之禮止於七獻大饗祭宗廟其禮九獻其王者之事而非諸侯以下所得借者與何以明王事也三牲之外又有魚腊備四海九州之美味示王者能得四海九州之歡心于其明也邊豆之薦皆四時和氣之生成示王者能贊天地之化育于禮記手說

卷之四

主

廣慶堂藏板

其幽也內侯邦所貢之金于廟金性至和示諸侯之和如金之和也東帛加璧此璧亦諸侯來朝之物尊天子之德如玉之德也陳列之序危為前列重其能先知也金反次之見人情之欲有節情輕欲之義也并漆絲纁竹箭亦並陳之示王者共有衆人之財也其餘無常之貨雖夷之國各以其所有來貢亦必陳之示王者德澤被能致遠物也諸侯皆來助祭祭畢而出歌肆夏以送之和之以樂也語陳列則極華夷之美語奔走則盡內外之官語始終則備禮樂之盛禮之重大而非有天下之大德有天下之大分未易可舉者也此以明其為王事也

8 見情舊說見人情之和不但與示和犯重且無次之意金龜

前面有了此只在次之上見義也新義形容太廟中富貴氣象已極了但美陳尊德等句是陳設的意思要見得王人報祖功宗德全在意義處不在備物上王者奉這許多意義以報先王是大舜祿位名符必得的意思一般豈不是王事搜義金玉等皆以陳列于廟中者言註或言貢或言朝據所從來言耳末句與首句相應惟其重禮所以為王事註肆夏讀陔夏周禮鍾師掌九夏尸出入奏九夏客醉而出奏陔夏故知此當為陔也

祀帝于郊 節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主

廣慶堂藏板

此見禮為觀心之要也君子之行禮也非虛文也皆心之所發也祀帝于郊何為也敬天之至發而為貴賈之敬也宗廟之祭何為也仁親之至發而為事公之仁也喪禮何為也忠愛之至發而為直情徑行之忠也備服器何為也仁愛之至發而為必誠必信之仁也賓客之用幣何為也義所當然之至發而為將敬之義也敬與義忠與仁總之皆心之自然與不得不然之仁義而託之禮以行之是禮雖出于仁義而及其行也則仁義之成體乃在于禮矣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合禮而仁義中藏何自而觀之也哉

新義敬仁忠義隨在異名總是盡吾心耳故約而言之曰仁義之道又究而言之曰禮其本也搜義賓客句主天子禮言諸侯來朝為賓大夫來聘為客朝聘畢行享宴後用燕故註云朝聘燕享也享時賓客用束帛加幣奉天子燕時天子用賄贈束帛賜賓客也

謂用幣須包主人言。賓客見用下敬上之義。主見用上敬下之義。蓋不如是。不足以將是義。所不得不用者。故曰義之至。數至字。有極至而無弗盡意。心之藹然曰仁。忠者心之盡。亦仁也。心之然曰義。敬者心之肅。亦義也。故以仁義括之。

○君子曰甘受和 節

此見禮以人行也。天下不患無可行之禮。而患無行禮之人。君子曰甘之受和也。白之受采也。忠信之人之受禮也。一也。故有甘而後可。和有白而後可。采有忠信之人而後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謂無其受之地也。是以禮必得忠信之人之為貴也。人其可以不忠信乎哉。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主

廣慶堂藏板

○重看受字。有這點實心。方發受得此禮。諸說把受字當學字看。便不醒。

○孔子曰誦詩 節

此見禮貴實行也。世之議禮者。大都逞其詞說。而不實踐諸躬行。不知此禮精微。非真實踐驗。有未可易言者。孔子曰誦詩三百。特能言之而已。禮雖小。貴于能行。故不足以一獻也。能一獻之禮矣。小祀耳。不足以大饗也。蓋大饗大禮也。能大饗之禮矣。內神也。不足以大族。蓋五帝與代之神。為難格也。大族具矣。人神也。不足以饗帝。蓋天神尤難格也。夫行其事者。其難如此。則言其義者。可不重乎。慎耳。輕議禮也。不輕議如何。亦曰主忠信以立其體。明義理以究其義。謹節。

以悉其文。觀會通以窮其變。擬之而後言。言之必可行。而其於禮也合矣。

庚辰辰春。禮者體也。議禮者。當實體于身。而空言不足以悉其體。禮者履也。議禮者。當言而履之。而徒言不足以盡其與。

于路為季氏 二節

此見行禮者。當略煩文而全恭敬也。于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非不早也。中間煩文太多。而日不足。繼之以燭。于是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至跋。所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偏任為跋。依物為倚。

他日祭。于路與。擊其失也。如有事于室內。則交乎戶外之執事者。有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主

廣慶堂藏板

事于堂上。則交乎階下之執事者。夫內外異位。以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以上而交乎下。則易為力矣。所以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而恭敬終事也。孔子問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蓋君子行禮。固不欲速。然久而怠。又不若速而敬。蓋禮以敬為主也。于路此舉。雖不必合于先王之法。而可謂知禮之意。且能救一時之弊。所以為善也。室事。謂有事于室。如血毛。詔于室之類。堂事。謂有事于堂。如夷室。詔于堂之類。

郊特牲

石梁王氏曰。此篇皆記祭祀。而雜昏冠兩段。

郊特牲而社稷 三節

此明禮之貴誠也。天子所敬惟天，然天子郊天，止用特牲，而祭社稷反用太牢。諸侯所敬惟天子，然天子適諸侯，諸侯膳止用特牲，而諸侯適天子，天子反賜之禮太牢，蓋以牲犧未有此壯之情，貴誠之義。下此也，惟其貴誠，故牲孕則誠散矣。天子弗食，豈可以膳？祭帝弗用，豈可以祭？舉一用牲之誠，而誠之無所不致，可知矣。

天子于天，諸侯於天子，無所不致其誠，其義則寓于此也。說者俱在牲犧上講，淺甚。方氏曰：犧特牲互備也。天子有天地之德，故諸侯以事天地者事天子。諸侯有社稷之功，故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

此亦貴誠之意也。誠之至者，不致文。故祭天之車止繁縷一就，而先

禮記年說 卷之四 廣慶堂藏板

路三就，次路五就，反致其文。此不貴文而貴質之義也。敬之至者，不致味。故郊祭之薦用血，而大饗腥三獻，燔一獻，熟新致于味。此不

味而貴氣臭之義也。然不饗味，貴氣臭，不但郊禮為然，諸侯為賓，廟中行三享畢，天子以

爵之酒灌之，蓋灌用臭而非味也。大饗時雖有太牢之饌，然設于筵前者，惟尚服脩而已矣。此皆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

舊以貴氣臭不饗味兩分非理。

大饗君三重 節

此主君饗客之禮也。諸侯之席三重，大饗諸君來朝，主君三重席而受賓酢酌焉。同矣。至大夫從卿來聘，而在三獻之介也。君反專席，

酢而不三重席焉。此何為者？蓋以大夫雖卑，客也。主君雖尊，主也。皆伸賓主之情，故不妨降國君之尊，以就大夫之卑也。禮所謂曲而敬，此類是也。

卿聘則大夫為介，卿禮三獻，故云三獻之介。大夫席再重，為介降一等，止合專席。新義大享有四，大享不問卜，以天地言。大享腥以拾祭言。大享尚服脩，以王享諸侯言。此大享以諸侯相享言。

○饗禘有樂 節

此明用樂之義也。春饗孤子，春禘宗廟，皆有樂。秋食耆老，秋嘗宗廟，皆無樂。其故何也？凡人無不稟陰陽以有生，則日用之間無不順陰陽以致用。而其義已寓于用樂不用樂之中也。何以明其順陰陽也？

禮記年說 卷之四 廣慶堂藏板

凡飲之為物也，清虛養陽氣者也。凡食之為物也，體質養陰氣者也。故春禘秋嘗不同，同為事死。春養孤子，秋食耆老不同，同為恤生。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非食之輕于饗，而嘗之輕於禘也。正謂此飲養陽氣也。饗禘主于飲，故有樂以順其養陽。食養陰氣也，食嘗主于食，故無樂以順其養陰。凡樂之聲有氣無形，正陽之屬，而陰之反，宜于養陽，而不宜于養陰也。此所以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也。

而食嘗無樂以前都是泛論虛明，後五句方是實發其義一也。養字與陰陽之義義字不同，說者把其義作養陰養陽之義，便一贊文氣都難通轉矣。然養陽氣句前半着一凡字，可知是虛論。

興祖奇 節

此祭禮器具品物之義也。自一鬯至九鼎皆奇數而俎亦如之。自六豆至二十六豆皆偶數而邊亦如之。其故何也。鼎俎以盛天產。天產陽也。故其數奇。邊豆以盛地產。地產陰也。故其數偶。陰陽之義也。邊豆之實。麥、苽、芹、蒲之類。產於水。栗、棗、菁、韭之類。產於土。是水土之品也。非人所常食之義味也。又或水或土。不一而多品。如是不敢用。常糗味而貴多品者。蓋以神道與人既異。當其糗味而以多大為功。常貴多品。是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卽是而推。祭禮中一器一物。夫孰無其義也哉。

首二句奇偶之義。後四句。總是邊豆之實。之實。麥、苽、栗、棗。豆之實。芹、蒲、菁、韭。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三

賓入大門 節

此明樂以和禮之妙也。君子之行禮也。不患其不敬。而最患其不和。故先王行禮。必佐樂以和之。賓入大門。禮初行天。而奏肆夏之樂。章者何。蓋以示賓主相接。敬不徒敬。而和易以安其嚴敬之節也。不但此也。中間獻爵。禮行樂作矣。每至卒爵時。禮暫止。而樂亦闌。禮行樂行。禮止樂止。皆有禮樂相須之意焉。所以孔子有味其中。而嘆美之不置也。又不但此也。當其爵行酌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所以發揚賓主之德。欲其大洽而無餘也。其用樂也。則歌者在上面。斝竹在下。貴人聲之自然也。行禮用樂之意如此。此以知人之一身。情意舒暢曰陽。樂由陽道之舒暢而來者也。威儀收斂曰陰。禮由陰道

之收斂而作者也。樂以和禮。陰陽和矣。而施之儀節。歷容。萬有不齊之物。無不得者。然則賓禮之行。而用樂也。不其有深意也哉。

易以敬。如云敬不徒敬。而易以敬也。是嚴敬中有和易之妙也。莊和易中有嚴敬之節。倒解了。總是不待樂以和禮之意耳。使非樂以和禮。卒爵而樂闌。孔子何以屢嘆之也哉。後而陰陽雖分。歸重。在陰陽和句。蓋陰陽原非二物。則禮樂不可相離。大抵人行禮時。忌者亦能知敬。但敬而不和。則勉強而失于局迫矣。所以貴樂以和之也。此節當與射之以樂。何以聽。何以射。參看。

旅幣無方 節

此明陳賁之義也。天子富有天下。四方各以其物來貢。禮也。而其陳之千庭也。夫豈無其義乎。但見所陳之幣。非一方之物。其故何也。土地所生。有宜有否。各使貢其所宜。而不強其所難得。道里相去有遠。有邇。各使定其常期。而不責其所難至。是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陳列之序。龜為前列。龜先知。示明能燭遠也。以鐘次之。鐘聲和以和居參之。示和能附眾也。虎猛之皮。示威能服猛也。束帛加璧。示四方皆往于有德也。卽是義而思之。而天子君臨天下之道。在是矣。豈徒居其位而享其貢也哉。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三

此與前大享不同。前和字。以金之性言。此以鐘之聲言。陳氏曰。用官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其交有六物之異。六物之異。別宜六歲之差。節期也。疑問云。人所向往。將在德矣。非往進之說。甚是。

庭燎之百 八節

此歷舉失禮之事而究其所由也。朝禮羣臣夜入庭中設炬火以照之。謂之庭燎。其制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今之侯國皆百燎。非禮也。由齊桓公始也。

大射。公升仰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是諸侯之禮也。今大夫之奏肆夏非禮也。由晉大夫趙文子武始也。

大室。陳氏曰。齊桓之幣以強。趙文子之幣以奢。濫觴一時而致淫。溢于天下後世。陸氏曰。齊桓公賢諸侯也。而幣天子如此。則餘諸侯可知。趙文子賢大夫也。而幣諸侯如此。則餘大夫可知。應氏曰。齊桓仗義以服人者也。而自誇其尊。則何以責夫諸侯。趙文子輔

禮記手說

卷之四

至聖至

其君以伯者也。而自僭肆夏。則何以責夫大夫。

朝覲之禮。國君親往而大夫從。則大夫不得以已物私親主君。故私覲非禮也。蓋大夫專執執圭而使。則有私覲。所以申已之信也。從君而來。則不敢私覲。所以專君之敬也。而今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乎。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二君也。庭實私覲。是有外交而二君矣。故曰非禮也。

陳氏曰。檀弓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左傳。名委質。二乃辟也。此所謂無外交而不二君也。

禮臣不召君。大夫而具饗禮。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大夫強而容君。由魯之三桓始也。

註疏三桓以強盛被殺。誤。世新義三代之制。刑不上大夫。伯者之

法。無專殺大夫。此云殺之為義者。就後世僭達者言之耳。用人而至于殺。亦無及矣。人召監此。蓋亦謹於微哉。

禮。天子無為客之禮者。何也。以其尊無對。莫敢為之主焉。故也。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以臣不敢有其室也。其敢為主而待君為客乎。天子之尊如此。故親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

大禮也。由夷王以下。周室衰而天子微矣。夷王即東遷之平王也。周懿王子名燮。新義諸侯大夫之僭禮。皆起于天子之失禮。故從天子說起。

禮記手說

卷之四

至聖至

白祭正牲用白牡。諸侯尊時制。則不得用白牡也。而今用白牡。天子樂器玉磬。諸侯則石磬也。而今擊玉磬。諸侯雖得舞大武。不得朱于設鉦。冕服而舞也。而今朱于設鉦。冕而舞大武。殷祭天乘大路。諸侯當用時制之車也。而今乘大路。此數者皆非制也。諸侯之僭禮也。書言鳴球。是天子玉磬也。干盾也。錫者盾背之餘金為之。

之兩旁起土為臺。臺上架屋而門當其中。曰臺門。樹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曰旅樹。站在兩楹間。兩君好會。獻酬反爵。其上曰反玷。繡刺斧形之黼。為中衣之領。繪渠丹朱之色。為中衣之緣。此數者皆諸侯之禮。大夫而為之。則非禮也。大夫之僭禮也。

中衣。朝服祭服之裏衣也。

諸侯大夫之僭禮皆起於天子之失禮由是觀之故天子微則諸侯僭大夫強而諸侯見脅從此相賁以等而天子爵不足以馭其賁相親以貨而天子祿不足以馭其富相賂以利而天子予不足以馭其幸夫太宰八柄詔王馭臣以三者爲先三者失而天下之禮亂矣勢利之極不奪不厭也前言三桓之僭不但魯君已也禮諸侯不敢制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亦由三桓始也

相賁以等是相尚以勢相親以貨相賂以利是相尚以利新義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立始祖而有五廟之制大夫不敢祖諸侯故立別子而有五宗之法失禮雖由於三桓然推其原則由魯立文王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之廟而三桓效尤耳

天子存一代 二節

此天子待前代之禮也方周之時夏殷二代厝已改矣而天子猶存其後以爲上公以其先世之賢而猶尊之厚之至也雖厚不可太過故尊先世之賢不過二代黃帝堯舜但備三恪而已義之盡也

陸氏曰猶之言可以已也雖可以已猶如此所以爲厚也新義其實先帝王有功德在萬世當食萬世之報不止二代已也

此諸侯待萬公之禮也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饗之國諸侯不敢以之爲臣以其常爲君也然寓公死則臣其子矣故古者寓公不繼世亦仁之至義之盡也

○君之南鄉 節

此責君臣以盡義也君之南鄉者何明位在南人君體陽之剛用陽之明無念不思所以答陽而其義則已寓于此也臣之北面者何君位在北人臣體君之陰食君之祿無念不思所以答君而其義則已寓於此也不盡其義則有負于其答此君臣之所以當交盡也

大夫之臣 二節

此見大夫接下奉上之禮皆一于尊君也禮臣于君稽首惟大夫之臣于大夫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避國君之體而尊君也

註國在一國大夫已稽首于君若家臣又稽首于大夫則似一國兩君故避之

禮記手說 卷之四

禮獻以親爲敬拜以面爲敬惟大夫有獻于君則拜使人往而弗親君有賜于我惟往拜謝而不見君面皆爲煩君之答已拜故也皆所以尊君也

鄉人禘 節

此安室神之禮也室之有神依人而安者也鄉人禘驅逐強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朝服立于阼以存安之敬之至也

註禮大大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孔子曰射也 二節

此明射禮之重也禮之有射也說者曰容比禮節比樂也而不知此禮非難比禮而又比樂爲難孔子曰射之以樂節也射者一心于容

節矣。何以射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若一心于音節矣，何以聽而又能備射之容節？與音節相應乎？聽之於耳而得之于心，得之于心而應之於手，其妙至于如此，而非可以言喻。甚哉禮樂之一而相爲用也。

二何以互說正見其難

孔子又曰：禮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而不敢辭以不能，何也？蓋以男子生而懸弧門左，此時已有射義，至爲士而猶可不能乎？士之學何事不可不能？故不敢以不能辭也。甚哉射之貴能也。

懸弧之義只是見不可不能耳。註與初生未能相似，謬甚。

孔子曰：三日二節

禮記手說 卷之四 美

此見祭之貴敬也。孔子曰：祭之有齊，所以致敬也。故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今乃二日伐鼓，其義何所處乎？禮齊者不聽樂，爲散其志慮也。未有伐鼓而敬者也。

方氏曰：家語曰：季桓子將祭，齋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絕，蓋其事矣。

此亦訊失禮之事也。孔子曰：禮之有位也，皆有深意存焉者也。是故釋禮當于廟門外西堂，今乃于庫門內，祊禮當于廟門外西室，今乃于廟門外東方，朝時而市，當于市內近東，今乃于市內西方，皆違于禮，故曰失之矣。未聞習于禮者之可有失也。

釋祭之明日又祭也，釋是堂上接尸，祊是于室內求神，皆一時事。

8 社祭土而主 七節

此詳社禮之義也。禮之有社也，所以祭土也。而祭之有主也，則主于陰氣也。蓋土有體而氣無形，陰氣非土則無所附麗，土非氣則塊而不神。故祭之主之如此也。主設于壇上北面陰位，若來北牖下南鄉。祭之，答陰之義也。祭之日用甲申，爲十干之首，是用日之始也。

方氏曰：陽始于甲而生物，陰極于辛而成物，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然則郊用辛，用日之成與天子立社，謂之大社，大社之立，必受霜露風雨者，所以達天地之氣而示其能生成萬物也。蓋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一不達則其功息矣，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陽不入，則物不生，喪

禮記手說 卷之四 美

社屋而北牖，使其陰明，陰明則物死也，皆不達之義，所以示戒也。薄即毫，殷社也。于周爲喪國之社，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社，示有存亡也。

此明立社之意也。社何爲而立也？人日在地之中，患其迹而不神，人制爲之祭，所以神乎地之道也。何以見其神也？蓋地載萬物而人則垂象，載物者利民用，故取財于地，垂象者示民則，故取法乎天，取法則有所教，教者父道也，取財則有所養，養者母道也，是以尊天而親地也。地之功同天如此，故聖人制爲之社，而教民美進其報，所以神地之道乎？美報何如？家之祭主中霤，中霤土神也，而國之祭則主社，凡祭皆有分限，社則家國無所不通，皆以示其爲載物生財

之本也

焉氏曰天以生物爲功。而其功幽。聖人聞之而爲郊。所以明天之道也。地以成物爲功。而其功顯。聖人歛之而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新義地載萬物五句。把天來配說。正見地道之神。而人當神之。也不重天上。

凡事未有盡出里者。惟爲社事。則盡出里中各一人。毋敢私焉。

凡事未有畢作者。惟爲社而田獵。則國人皆行。無畱家焉。

凡事未有丘乘盡供者。惟社則丘乘供饗。盛母敢不供焉。蓋以物之體資乎人。而本于地物之用。終于人而始乎地。衣食之原本始所在。報反之心。人人所同。社者所以報本反始也。則安敢有愛其力而愛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四

其財者哉。此所以爲神地之道也。

○非社事不必如是。故三言惟報本反始。與前示本相對。總是美報。乃所謂神地之道也。

此因社田而教軍旅也。凡田必教軍旅。月令所謂教于田獵。以習五戎。車攻所謂因田獵而選車徒。是也。是故季春出火爲禁草也。而獵田舉矣。然後簡其車職。而歷其卒伍。如戰陣之法。而君親誓戒之。于社以習軍旅焉。習之之法。左之右之。各有其位。坐之起之。各有其法。以觀其習應變之節也。而設驅逐之車。驅其禽而流行以示之。而諸利。蓋以田之獲禽。猶戰之獲虜。戰之獲虜有賞。而田之獲禽有賞。然夫伍而獲禽。則所利者小。所害者大。必有罰焉。小人見利而忘法。

故能諸利以觀其不犯此失伍之命也。能利而不犯焉。則其不犯矣。

凡此皆以求服士卒之志。使之平日有勇知方。守禮明義。不貪其所。得之功耳。夫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如此則戰之備矣。無事不田。曰不教。此則祭之備矣。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夫豈倖致也哉。

○牧師凡田事。皆焚柴。出周禮。蓋焚其宿草。而後可田也。故先言出火爲禁。下兩以觀。不平。求服其志。二句。只承後段。所謂有制之兵也。時說未四句。分應上兩項。非是。田獵之賞。如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是當賞之意也。

○天子適四方 十二節

此詳郊禮之義也。天子所敬者天。故巡守而適四方。所至之處。必先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四

祭以告天。此祭天之禮。在歲郊之外者也。

應氏曰。所適必先祭。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也。其與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者異矣。

郊之祭也。用冬至。蓋一陽初動。前此日短極而今漸長。天地生物之心。見于日。是迎長日之至之義也。

祭必有主。大報乎天。而主則以日。蓋天秉陽。而日爲陽之精。同一體而可見。故也。爲北域則于南郊。南爲陽。就陽之位也。掃壇地而即祭。至敬無文。就其質也。盛酒之器用陶。酌酒之器用匏者。蓋天地之性。自然而然。不假雕琢作爲。所以象之也。

主日不必蒙迎長日。只照社主陰氣自明。主陰氣所以神之。主陽

精亦所以明之也。于其質就祭者言，象天地之性，方就天地言。義天地之性質，任自然，若加以人為之巧，便與天地之性不相。性只就形氣上淺說，兼言地性者，地道無為而代有終，象地之性，所以歸功于天也。

祭之名郊者，以兆在南郊，天子于郊祭之，故謂之郊也。牲用騂騂者，赤色時尚赤也。用犝者，猶未有牝牡之情，貴誠也。至郊之用辛日，何謂也？

古人始郊，適遇至日是辛日，後人因之，遂用冬至後辛日也。

郊有定日，不問卜，而其中牲具如帝牛不吉之類，亦有用卜者，其卜郊也，則先受命于祖廟，而後作龜於禰宮，蓋祖遠而尊，祭事必請命。

禮記手說

卷之四

望

乃尊祖之義，禰近而親，吉凶惟其所示，此親考之義也。

卜之日卜，竟有司以祭中執事，誓戒命令，此為助祭者耳。而王亦在于澤宮親聽之，蓋天子于臣，平日陳善閉邪，兼容虛納，無非教諫之可受者，而其義則已寓於此，是為受教諫之義也。

祭典森嚴，執事人眾，非天子親戒之不可也。于是有司獻王以命官之事矣。而王乃親戒之，其于庫門之內命者，戒百官之執事者也。而于太廟之內命者，戒族姓之執事者也。總欲其存誠于未祭之先，而致謹于當祭之地也。

疏異姓，親同姓，意不甚重。

祭之日，宗伯報時節，宗祝報牲事，王必服皮弁朝服以待而聽之，如

此其嚴者，所以示民嚴上，而知所畏避，知所供奉也。于斯時也，民之有喪者不敢哭，不敢凶服，恐干王之吉禮也。汜埽反道，以致路之新，恐妨王路之行也。鄉民各于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早也。凡此皆民自致其嚴上之心，弗命而聽者也。豈非上之敬，有以感之也哉。

摘訓示民嚴上，若說示民敬君如君之敬天，便說壞郊天之意矣。祭之日，王被袞衣，袞有日月星辰之章，所以象天之日月星辰也。

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十有二月之數也。乘素車，貴天道之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十二天數，飛龍在天，日月繫于天，皆以象天也。日月星辰也，十有二月之數也。質也，龍也，皆天所垂之象也。而

禮記手說

卷之四

望

聖人則之于袞冕車旂如此，天道運于無形，至教昭于有象，郊之報天，正所以明天之道也。而豈徒為儀物之飾而已哉。

大舍王氏，天道遠而難知，神而莫測，郊之儀物，觀象而作，則所以明之也。疑問神明二字，本不宜分，此篇曰社所以神，地道郊所以

明天道，非以取財之大而故神之乎？非以垂象之顯而故明之乎？知其分又知其不必分于神明觀其深矣。

此明推祖配天之義也。郊祀后稷配天，牲有帝牛，稷牛，其或至期，帝

牛不吉，則以稷牛為之，而別選稷牛，蓋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取其具，以帝為天神遠而尊，稷為人鬼近而親，故事之不同如此，所以別之也。夫天神人鬼既不同，然必以稷配帝者何？蓋萬物皆天之所

生而本乎天。人為祖之所生而本乎祖。是天為物之祖。祖為人。之本。相與天合矣。此所以祖配天也。即是而觀。郊之祭也。不惟報物之本。而人之本。亦報不惟反物之始。而人之始。亦反是。乃大報本反始之禮也。而安得不大其報本反始之敬也哉。

天子大蜡 十一節

馬氏曰。萬物之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功。于其幽則報之。民有以致力。于其明則勞之。按此章皮弁節以前。言報神之事。黃衣節以下。言勞民之事。

此詳蜡祭之義也。天子蜡謂之大蜡。有八神是禮也。始于伊耆氏。其來久矣。何以謂之蜡蜡也者。求索之義也。歲十二月。萬物已合聚矣。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四

而神實相其功。于是求索其神而祭。饗以報之。此所以謂之蜡也。

新義八神當以經文為正。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緹五。禽獸六。坊七。水庸八。鄭氏去百種。增昆蟲。不知昆蟲乃害稼者。豈可祭耶。方氏亦去百種。分衛虎為二。亦非。

祭必有主。蜡之祭也。主先嗇神農。而配祭者。司嗇后稷也。又祭百種之神。皆所以報其有功于嗇事也。

古之田。噉有功。為農田。噉所居。即今耕。為郵表緹。又禽獸亦有功。于田者。今皆饗而及之。祭報其功。仁也。祭所當祭。義也。而由人及物。兼而祭之。則報反之心已極。而處置之宜已備矣。仁之至。義之盡也。

至盡意全于及字見之

禽獸何為而祭也。蓋以古之君子。莫不各因其才而使之。使之有功。必有以報之。此使人之術也。今之迎。猶為其食田廩之功也。迎虎為其食田禾之功也。迎而祭之。所以報之也。不特此也。祭坊與水庸。坊能畜水。障水庸能受水。洩水能畜能受。則不苦旱。能障能洩。則不苦潦。皆為農事之備。亦報之之義也。

搜養猶與虎去田害。坊與庸為水備。皆其本性。君子雖未嘗使之。然我為民之心。欲其如是。而彼能為我除害。備農。苦為役使。然。是即使之。故迎祭而報之也。

祭之其祝詞曰。土爰稼穡。反其宅而無崩圯之患。水潤稼穡。歸其壑。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四

而無乏溢之虞。昆蟲害稼。穡母作于田野之中。草木妨稼。穡歸其澤。而不生于所耕之土。惟神之功。故報之以祈來年之始也。

其正祭也。天子冠皮弁。而服則素服。蓋以冬者。歲之終。老者人之終。物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終。以送終之禮。送之。故素服也。雖送終而帶以葛。非麻。杖以梓。非竹。未全于喪。喪禮之殺也。合而觀之。蜡之祭也。報功之仁。徧物而不遺。送終之義。委曲而盡。變仁之至。義之盡也。

蜡祭皮弁素服矣。蜡畢而獵。則服黃衣冠黃冠。而祭。蓋勞農之禮。方舉。所以息田夫也。息田夫。何以必黃衣黃冠。蓋以野夫黃冠。黃冠正草野之服。息其人所以服其服也。

方氏曰。黃者土之色。土者田夫之事。野夫即田夫也。曰息者。蓋作

三之于始息之于終雖人之情亦是道也道終則有始今歲之息所以兆來歲之作息猶氣之息也往來未常息乃所以為息也

諸侯常仲冬而來過者必助祭祀故得從蠶獵而貢其禽于天子大羅氏天子之掌爵職者也諸侯之貢禽者屬焉其使者即卿大夫亦必載章而王蓋以明諸侯及其臣皆野服馳驅從禽助王以是為可尊也

羅氏既受草豎之獻則致鹿與女子于庭而詔獻禽之客還告其君也以天子之戒戒諸侯曰天子非好田也以供祭祀也爾諸侯有好遊田以肆禽荒好女色以肆情欲者必亡其國蓋以民終歲之勞而有一日之逸為上者豈可以好樂無厭而淫德不倦也乎此其戒之之意也

禮記手說

卷之四

果

鹿者田獵所獲女則所係于亡國者註鹿可歲得而亡國之女不恒有其詳未聞

又曰天子樹瓜華者何以其為不飲藏之種而貴時新供養廟非與民爭利也爾諸侯中有廣樹殖而務聚飲者否蓋以民終歲之勤而有一時之積為上者豈可以好貨無厭而貪利無已也乎此又其戒之意也

且八蜡之舉非徒為祭已也天子肅心四方正所以記四方之豐凶而與民同其憂樂也是故四方有年不順成者則八蜡不舉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謹節民財也此謂記其以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也

豐財裕稍可寬舒用之而縱其酣暢飲酒以為樂也此謂記其豐故曰以記四方也既蜡而物既收民亦息一歲之事已矣故既蜡君子不與功以勞之蓋因民之息而息也此皆蜡禮之義也

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移註訓實縱二義不可太分

恒豆之豆 三節

此明設祭交神之義以質為宜也每日常進之豆與祭禮朝事饋食之豆曰恒豆常進有加之豆與祭未醑尸之豆曰加豆皆有菹有醢菹醢皆有水陸而恒豆之菹則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之菹則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此其不兼用者也

菹酢菜醢肉醬水菹若苴本菹菹陸醢若鴈醢兔醢陸菹若菁菹

禮記手說

卷之四

聖

非菹水醢若魚醢醢醢新義天子恒加豆菹醢兼用水陸諸侯則各有所用而不得兼故鄭氏以此為諸侯之祭然此亦大約言之義在起下交神不在天子諸侯之別也

由是言之宗廟中遠豆之為菹醢之類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養味而貴水土之冬品所以交于神明之義自有其道也非食味之道也蓋神明之道與人情遠交神明之道與交人情遠先王知之矣是故人之情在嗜好安樂先王之薦但可食也而不可以為嗜欲也也晁路車但可陳以為儀也而不可以為玩好也萬舞大武但可舞以壯容而不可以為娛樂也宗廟之威嚴但可祭以行禮而不可以為安養也宗廟之器但可用以盛物而不可便其利于用也凡以交于

神明者誠敬而質未可同于所安樂之義也。

舊說二節分郊廟固非然。竊謂新義亦覺未妥。看來此二節總是說尚質之道。與神明相宜也。此節自薦食而推之。只說祭禮尚質。下節舉其美者以形之。益見其尚質。而更以美為安樂之甚。是進一步意。用蓋神明之道與質相宜。彼所謂美安樂之美耳。美其安樂。其愈安樂。愈達于神明。而豈所以交于神明也哉。

不但已也。非無酒醴之入也。而玄酒明水之尚。蓋未有五味之初。先有水。貴五味之本也。非無黼黻文繡之美也。而疏布之尚。蓋未有黼黻。先有麤布。反女功之始也。非無莞簟之安也。而蒲越蓐藋之尚。明其不貴于安也。大羹可和。而不和。貴其味自然之質也。大圭可琢。而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哭

不琢。美其玉本然之質也。非無丹漆雕幾之美也。而素車之乘。尊素車之樸而質也。凡此六者之類。皆貴其質而已矣。不貴其美也。蓋美者安樂之美也。美愈甚。安樂愈甚。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同于所安樂之甚也。必如是之質。而後為與神明相宜耳。彼不質者。何以宜哉。此祭禮交神之義也。

方氏味以淡為本。感于醢。作于酸。化于苦。窮于甘。變于辛。玄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貴五味之本。女工之作。始于粗。久而後至于精。楊雄曰。務殺之組麗。女工之蠶也。以疏布尚。故曰反女工之始。明水註。周禮司烜氏。掌以鑒取明水于月。蓋取其潔也。丁未說。祭禮之貴潔者。蓋有白貴之質。斯有中孚之誠也。

鼎俎奇 二節

此亦明祭禮品物之義也。鼎俎奇而進豆偶。一盛天產。一盛地產。陰陽之義也。黃目有名黃目者。所以盛醇醴。而甬有芬芳之氣。用以灌神。非他白醴可比。是爵氣之上尊也。何取于黃目也。黃者土色。土位在中也。日者以水為體。而其氣清。以火為用。而其氣明。氣之清明者也。言時此清明之氣于中。而酌以達之於外也。是以有取也。

方氏曰。大孝子將祭。虛中以治之。此非酌於中之義乎。至於不御肉。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此非清明於外之義乎。

祭天之禮。掃地而祭焉。無所事文。於其質而已矣。非無醴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之自然也。割刀之用。而薦刀之貴。貴其義之妙也。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哭

蓋刀能割。斷莫不為義。此則斷不徒斷聲。和而後斷。夫和非斷則事斷。非和則斷。和而斷。此其所以可貴也。即是而觀。祭禮中之一事。一物。何不有義也哉。

陳氏曰。天以秋肅萬物。而和之以兌。聖人以義制萬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按諸說。貴其義也。句虛止云。貴其有意義在焉。甚無味。又前二段郊禮。此段廟禮。亦不重。

冠義始冠之 八節

此詳冠禮之義也。禮必有義。冠禮之義何如。冠有三加。其始冠之。則緇布之冠也。蓋太古冠布。齊則緇之。是緇布冠。乃太古之齊冠。始冠用之。不忘古也。然而無綬。其有綬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以其為始

冠無用但冠而徹棄之可也。蓋本欲不忘古而反失古制則無謂之甚矣。

疑問凡存古禮者宜遵古制失古之制則非古之意矣。故孔子感

適子冠于昨昨者主位所以顯其代父當勉力以承付託也。酌而無
國時曰冠于客位以賓禮崇之以其有成人之道故以是禮加之也。
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緇布之冠不若皮弁之精皮弁
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是三加而彌尊。蓋服彌尊則志宜彌大所以喻
之使充廣志意以彌尊服也。冠畢而賓字之則不名矣以其成人故
敬其名而不稱也。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季

註庶子則冠于房戶外南面。醴亦戶外夏殷之禮。醴用酒每一加
而一醴。周則用醴三加畢乃總一醴。方氏曰以冠禮考之非特冠
彌尊而衣履亦然至祝詞離詞亦然所以喻其志一而已。

其始加之冠有口委貌者以安正容貌為義。周道也有曰章甫者以
表明丈夫為義。殷道也有曰毋追者但以形之椎為義。夏后氏之道
也其實皆緇布冠太古之制也。

其三加之冠。周曰弁言光大也。殷曰兕言覆飾也。夏曰收言收斂其
髮也。雖同名爵弁而各有時制三代所不同者也。

其再加之冠三王共用皮弁以白鹿皮為之。服則以素為裳而辟蠶
其要中白與冠稱故曰皮弁素積也。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何也。古者五十而後爵二十而冠何大夫
冠禮之有豈唯大夫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古亦無諸侯冠禮
也。

豈唯諸侯天子之元子其冠也亦行士之冠禮也何也。天下無生而
貴之理也是故繼世以立諸侯必其能法前人之賢行而後立之是
雖繼世而實象賢也。至于以官爵人必稱其德之大小而為隆殺。若
則天子之元子諸侯大夫之子其初德未成皆未嘗居其位位未定
安得有其冠禮哉。夫有位者古無冠禮猶無位者古無諡禮死而諡
今也古者生無爵則死無諡而今皆有之變禮可勝道哉。

天下無生而貴五句。總證天子諸侯大夫無冠禮之故。時說分三

禮記手說

卷之四

至

項似拘

此以義尊禮而見義之當知也。即冠義而推之先王制禮必有其義
義者禮之精意也。禮之所以為尊正以其義之可尊耳。義何寓于
數若失其義而徒陳其數則禮特祝史之事而不足尊矣。故禮之數
顯于迹象祝史之類可得而陳易知也。禮之義原于性命非虛知之
人不可得而盡難知也。知其義而又能敬以守之是必明聖述作以
義起禮者宰制萬物範圍天地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而豈習其教
者之可得而與也哉。甚哉義之尊也。

若單論不節不必承冠禮

天地合而五節

此詳昏禮之義也。夫昏禮合二姓者也。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二姓合而後萬世嗣焉。萬世之傳託始于此也。其禮可不重與。取于異姓者。人情近則愛遠則別。所以附于遠而厚其別也。幣以將昏姻之義。必誠而無飾。辭以通昏姻之情。必腆而不輕。正以此告戒為婦者。以正直誠信之道。蓋信者。事人之道。即為婦之德也。為婦者。信以盡事人之道。信以體為婦之德。而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即夫死亦不嫁。凡以直信故耳。則安得不告之于始。而致其誠腆也哉。

遠對近看。即指女家言也。註託于遠嫌之義。非是欲其別。故取于遠。而遠不附。則情無以通。遠附而別厚。故曰附遠厚別也。方氏取異姓。所以附遠。不取同姓。所以厚別。此節分二段看。上是異姓之

禮記手說

卷之四

聖

義幣必誠至末是幣誠辭腆之義

男女親迎。男先于女者。男陽剛。以倡為義。女陰柔。以從為義。剛柔之義也。豈惟男女。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天道君道造始。而地道臣道代終。其為剛先于柔之義一也。此義之所以為大也。其相見也。必執鴈而奠。鴈者。行敬以明其有別。不敢褻也。蓋男女有別。不但男女已也。閨門之內。倫理明而恩義篤。然後父子親。父子親。有是相親之恩。必有相親之義。然後養生。養生于父子。推而至于兄弟。君臣朋友之間。皆有義。則燦然有文。以相接。然後禮作。禮作而大小貴賤尊卑上下無不秩然有分。以相正。然後萬物安。此別之所以為大也。親迎以明義。執鴈以章別。其所關之大如此。若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安能

剛柔而安萬物如此也哉

此節亦分二段。男先為義。執鴈為別。故結曰無別無義。

婿親御婦車而授之綏。示親其事也。親其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重也。親不徒親而敬而親之。恩義兼至。先王之所以得天下。其道不外此也。出於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出門始也。蓋婦人以順為事。從人者也。故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今之從男。非明此義之由始。于夫之為言。丈夫之美稱也。丈夫之為言。謂其能以才知帥人而不帥于人者也。今之帥女。非明此義之由始乎。

此節亦分二段。前是親之義。後是先之義。而先亦有二段。一是從

禮記手說

卷之四

聖

男之義。一是帥女之義。新義從人帥人。兩人字。說得潤。夫既以知帥人。便當端其所為帥者。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以象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不明知帥之義。必蹈從婦之凶。丈夫宜審所帥哉。

親迎之時。服用玄冕。先之齋戒。以事鬼神之道。而施諸陰陽之配。是鬼神陰陽也。何致敬若是也。蓋昏禮非為一身也。將以為社稷主而祭有內助。為先祖後。而世有續嗣。是故為社稷敬敬之。為先祖敬敬之。而可以不致敬乎。此所以敬而親敬章別也。

致敬說得潤。玄冕齋戒。舉以明之耳。鬼神陰陽。詳出大方氏新義。註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甚無謂。前云敬章別敬而親之。此

云可以不致敬乎三敬字極下得好蓋敬則克終苟則易離故不可不致敬也

其半也婦與夫齊體示尊卑之同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婦之尊卑生以夫之齒齒之尊卑而其義寓諸此也器用陶匏者太古賢朴所尚之禮然也故三王雖作其半之禮而自組以外仍用陶匏示不忘古也厥明婦盥漱致饋養于舅姑舅姑卒介婦餽餼所以示私而親之以恩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示授之室使為主也昏禮不用樂者昏禮屬婦幽陰之美也樂陽氣也不以陽事于陰事故不用樂也昏禮不賀者子承父婦代姑相承之序則然非孝子之所忍故不賀也此皆昏禮之義也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五節

陳氏曰樂由陽來而聲為陽氣禮由陰作而音為陰義故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不以陽事于陰事也昔裴君會酒中作樂薛方士非之知其義矣

有虞氏之

五節

此論三代祭尚之異而歸于慎之同也有虞氏之祭也以鬼神之靈在誠而不在物故一以用氣為尚初以血詔神于室次薦腥於堂又薦爛亦于堂皆非熟物而血純乎氣又先用之是尚氣之道也殷人以聲音所感無間顯幽故其祭尚聲樂當牲之未殺是臭味未成也先滌揚播蕩其聲樂至三闋然後出廟門迎牲聲音之呼號如此所以詔告鬼神于天地之間庶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此尚聲之

道也

尚人之祭尚臭以臭可達于陰陽也陰灌必用鬯有臭而又播金草之汁合之必有芬芳之臭以是灌地而求諸陰于是乎臭陰達于淵泉之下矣其灌也正灌用圭瓊亞灌用瑋瑋以玉鍾山川精潤之氣故用之也既灌然後迎牲所以先致其求陰之氣而神饗之也不特此也以蕭蒿加牲之脂膏合黍稷而燔之以是蕭蒿而求諸陽于是乎臭陽達於牆屋之上矣香是禮也行於薦熟酌奠之後故既奠然後燔蕭合體鄭是其時也此皆尚臭之道也合而觀之三代之祭也雖有尚氣尚聲尚臭之不同然尚氣者慎諸氣尚聲者慎諸聲尚臭者慎諸臭凡祭慎諸此蓋禮之所尚雖因時異而心之所慎則無不同也此禮所以貴敬也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五節

搜養尚氣求陰尚聲求陽尚臭者裸鬯先求陰燔蕭後求陽凡祭慎諸此句總承慎在心之敬上看

氣歸于天

五節

此詳祭禮之義也祖考魂氣為陽陽輕清而上浮歸于天形魄為陰陰重濁而下凝歸于地故祭者所以求魂魄于陰陽而報之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非不求陰周人先求諸陰非不求陽特各有所重耳其求諸陰陽一也然豈特求諸陰陽已哉朝事之時祝告神于室爽瀋尸之後又坐尸于堂焉既殺牲于廟庭矣又升牲之首于室焉薦熟正祭之時祝以祝詞告于神主矣求索不一之時祝又行祭于坊

焉禮如此乎其煩多者其心以為神不可測或于彼室乎或於此室乎或又遠離於人而在廟門之內外乎皆未可知故堂室之間無不祭矣而又祭于祊尚虛幾曰求諸遠于人之地而得之與孝子之心凡以無所不用其求而後已也

朝事時祝取牲脾骨燎于爐炭而入告神于室是詔祝于室也後尸生尸西南面是坐尸於堂祭以薦饌為正祭直祭正祭也祊有二一是正祭時故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而祭之詩云祝祭于祊則與祭同日一是明日釋祭于廟門之外

由是言之初求諸遠祊之為言倭之義也祭有所祖是主人親設教尸者所之為言敬之義也人君敬謂為富富也者廟之義也升牲必

禮記手說

卷之四

美

以首肯也者取其與神坐相直也立祝以相尸詔侑者欲神之樂此饌也謂詞何以謂福如曰降爾遐福以壽為言長之義也如曰以介景福以祿為言大之義也尸者象神而陳也祭以毛血告神血在內告幽之物毛在外告金之物也告幽金之物者皆其妻妾皆善之也

所祖有說尸食之餘歸之于祖是為敬尸之祖纂註尸未入前既使尊賓客設神俎以事其先矣及尸入正祭之時主人親設所祖蓋加敬于尸也皆未知所據

以血祭者何有血有氣乃為生物血由氣以凝所以表其氣之盛也祭肺肝心者何肺金氣所主肝木氣所主心火氣所主貴氣之主也

尸隋祭時以黍稷兼肺而祭正祭時以五齊加明水而祭黍稷兼地產肺屬金明水屬水金水皆陰物形俱歸並為陰此以陰物而祭陰靈也先取脾骨燔燎後升牲之首蓋燎火司烜氏所取于日者陽之體燔升皆陽之事鬼氣歸天為陽此以陽物而報陽靈也設明水及說祭者其新潔足以將精明之德也說齊何以為新凡洗滌以白茅和以明酌主人新之也明水何以為新蓋明水取自太陰之精用以方諸之鑑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此所以為貴新也

肺肝心三者以三代所用言也報陽處註加黍稷正文所無今從方氏

祭禮君再拜又稽首又肉袒親割此三者乃敬之至也不徒曰敬而

禮記手說

卷之四

美

曰敬之至者以其心之服順焉也蓋拜已是心之服順稽首則服順之甚而肉袒親割則又服順之盡也因服見其敬因服之甚且盡見其敬之至矣祭主于孝故凡祭稱孝孫孝子以祭之義稱也諸侯有國得祭曾祖以上大夫有家得祭曾祖故稱曾孫某謂有國家者非他所得僭也主人之禮如此而祭祀之相初不告尸以讓者蓋以主人自致其誠敬之心盡其嘉善之儀而無所與讓也

陸氏曰凡祭稱額不必肉袒兼之者此與蓋朝饒以前以素為貴父子之事多饋食以後以文為貴君臣之事多服者君臣之事非父子之事也按此服字當服事看

祭禮或以腥體或以解剔或以湯燂或以醢熟豈知神之果何所樂

也主人不遂自盡其敬心而已矣尸始即席舉觥角之時祝詔王人拜尸以妥安其坐蓋以古者尸無事則立有飲食之事然後得坐也夫尸何以坐也蓋尸為神象則坐乃其事安得而不妥也祝何以詔也蓋祝為將命則妥其所司安得而不詔也此皆祭禮之義也

○縮酌用茅 三節

此因祭用酒而詳說酒之法也先王之酒樽醴為上五齊次之三酒又次之醴齊者五齊之一用之朝饌者也醴齊濁沛之而後可酌故曰縮酌沛之法以茅覆齊之又先以三酒之明酌和之而後沛之此沛酌齊之法也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五

縮、醴、齊、沛也。縮酌醴齊也。明酌事酒也。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為事而新作者，其色清明，謂之明酌。昔酒一名醴酒者，亦五齊之一，用之饋食者也。醴酒差清，故欲沛之，先和以清酒，而不用茅。此沛蓋齊之法也。汁獻即酌也，用之灌獻者也。有香氣且其體尊，故欲沛之，則先和以蓋齊，而不用三酒。此沛齊之法也。

五齊卑則用三酒和之，饋則用五齊和之

夫齊卑不同，所和亦異。蓋沛酒之法當然，此酒雖盛而明清醴酒，沛于舊醴之酒，則今時通行之齊也。沛法和法，亦猶明酒醴酒于舊醴之酒也。知其法而尊卑之所貴，宗廟之所用，可存古禮于不墜矣。

祭有祈焉 二節

此見祭之因乎人情也。欲神之有子也，所以求之，故祭有所為。因神之有施也，報以反之，故有報焉。因其有意外之患也，有由以弭之，故有由辟焉。祈于未然，報于已然，弭于將然，此三者皆祭之所有。聖人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

纂註：欲神之禦災捍患，故用祭以辟之作弭者，非新義祭以報本為主，則報者其常也。祈與報皆變例也。

此明齊玄之義也。祭必有齊，齊者玄衣玄冠，其故何也？蓋幽陰之色也。順鬼神幽陰之色，而致其思也。惟思之至，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精誠之極，此所貴于齊也。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五

方氏曰：凡物之理，陰則靜，陽則動。靜則幽，動則明。天機之動，不處以守靜。天機之淺，不足以涵深，而哀樂欲惡，二其心矣。豈所以致思哉？故必貴乎以陰幽也。服象其德，齊之服，其色若是，豈不其哉？內則

疏曰：闔門之內，職儀可則。故曰內則。石梁王氏曰：此篇于曲禮之義為多。

○王后命冢宰 節

此揭治天下之要于齊家也。天子為天下民之君師而冢宰六卿之長，佐天子掌邦教者也。是故古者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最重脩之為教。固先王之禮，而體之于身，實本來之德。德雖民所同，而

得上以先之有所效法如上所降子者矣。

搜義須本天子修身齊家有此德來包內則一篇說如子事父母之道婦事舅姑之禮少時事尊貴男女別內外恭老慈幼之節敬宗養子之宜皆從教也蓋欲治天下之國必先齊天下之家此君相以及乎天下為王道也呂氏曰三代所以教天下以此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為問矣。

子事父母 二節

此前五節言子事父母在鵲初鳴時風興而具冠服也而所陳則有序焉先盥漱遂梳髮以緹緇髮作髻訖即橫插簪以固髻又以總束髮而垂餘于髻後以為飾然後拂去髻上之塵加之而著冠冠有緹

記手說

卷之四

子

則垂之有纓則結之此上皆在首者也乃服玄端著緇加紳插笏于帶中此與下二節佩用皆在身者也。

新義洗手曰盥漱曰口漱理髮曰緇緇髮口緇用黑緇加簪曰笏束髮而垂其餘口總用練緇髮者也子生三月剪其胎髮為鬋養之于首男左女右逮其冠笄則采飾之加于冠不意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母則去之緩者緩之餘緇者冠之緇端玄端服也衣用緇布而裳不同緇以蔽膝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也在見服謂之韞在他服謂之紳紳大帶之垂者笏所以記事恐其忽忘也。

服畢則左右佩物以待用以左佩言之紛以拭書說以拭手刀以割

物礪以擊刀小鴈以解小結金燧以取火于日中皆小物以左旁用力不便故也。

紛說皆以大巾曰紛鴈砥石也鴈狀如鉅以象骨為之以右佩言以問弓捍以鞞管以貯筆遺以納刀大鴈以解大結木燧以鑽火于木皆大物以右旁用力為便故也。

玦以玉為之著于左手大指所以鉤弦而開弓體也捍以皮為之著于左臂而拾袂以利弦也此二物皆射者所用管筆張遺刀室備詩所謂抑幅也偏束其腰自足至膝故謂之偏即今之裹脚也。

履鞋也著猶施也鞋口之帶曰鞶縛個納履處鞶在足者也此皆

記手說

卷之四

子

子之所當自具者也。

此二節言婦事舅姑亦如是其冠服而同往也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鵲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畢乃著玄端緇衣而加紳其上焉。

玄端緇衣士妻之服也。

左佩紛說刀礪小鴈金燧與男子同而右佩則箴管箴在管中線緇施紫紱皆屬施之為貯箴線緇也大鴈木燧亦同又有衿衣小帶纓香囊以及鞶帶衣冠既具則可行早朝之禮矣故同適父母舅姑之所也。

此詳問安視瞻之禮也及所下氣而不盈怡聲而不厲問衣之煖寒燠則減寒則加也疾病苛瘞而敬抑搔之疾病則抑按苛瘞則搔摩

也出入則或導其前或隨其後而微扶持之此問安之禮也延坐少者奉盤爲勞長者奉水稍遲請沃盥盥畢授巾問意所欲食而敬進之又要茶色以溫之蓋茶者敬之至也子能作其敬而爲親亦花其嚴而爲溫足子之茶色所以溫親之色矣

8 茶色以溫可結上三箇敬字蓋敬猶是禮文而茶色全是深愛和氣發出來也

何謂所欲飲他酒醴也羹飲之飲也穀麥苴稻黍稷食之飲也唯其所欲所謂敬進者也

新義唯所欲正應上問所欲註饌厚粥醴薄粥羹羹以菜雜肉爲羹也善大麻子

禮記手說

卷之四

至

束栗餼以甘之華蓋粉榆免毫滌澁以滑之脂膏以膏之三者皆調和飲食之味也父母以姑必嘗之而後退此視膳之禮也

餼餼也華蓋名黃似華而葉大榆之大者名粉榆免新鮮者乾陳者華蓋粉榆四物或用新或用舊也滌澁滑之滑者凝者爲脂釋者爲膏

此少者事父母之禮也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而總角蓋總髮也髮束之爲髻童子之飾也亦有紵纓皆佩容臭香物可助容飾故曰容臭不佩用而佩臭者幼不能即事也味燕而朝問父母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有視且蓋視膳之事未能專但可佐長者而已

昧晦也昧明也昧直欲明未明之時也新義少者事父母雖視身者爲略然其意則已至矣

不但事父母舅姑爲然也凡內外一切之人俱要鷄初鳴咸盥漱服畢則欬梳簪不以私裝示人酒掃室堂及廷以致其潔布席以養尊者之坐然後各從其事男服事于外女服事于內也惟孺子不能供事者則早晚寢食起唯所欲食無時但優養之而已此則禮之行于一家者也

由命士以上

八節

此言有位者事父母舅姑朝夕之禮也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敬也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敬昧爽而朝晨省也慈以甘旨蓋不有

禮記手說

卷之四

至

有甘以達慈則與無位者無異矣日出而退各復其事廣孝也日入而夕慈以甘旨皆定也

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故日治所當爲之事者爲親廣孝也新義朝夕皆慈以甘旨惟日中則各從其事亦見爲子者只有孝養一節爲極大旨甘上加慈以二字極妙慈是老之所以

字幼者無所不用其極者也幼者能復將此以養其老是謂孝此亦定省之禮也父母舅姑將坐來席請何鄉問面向何方也將起長者奉席請何趾問足向何方也卧而起少者執牀與之坐御者幾几以與之憑席與單則收歛之食則束而懸之枕則以篋貯之篋既歛而又以獨輶之蓋單在席上最爲親身猶當敬也

此敬其親之禮也。父母舅姑之衣衾簾席枕几此六物御者。目有常處不敢傳而移置他所。杖履服御之重者。祇敬之勿敢近而。此其敬之禮也。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饌。勉之使食。而後饌其。餘重饌也。既食而後盡食其常食之餘也。父沒母存。家子御食。恐母。獨食而心傷也。子婦佐饌如初。如父在時也。且甘柔滑孺子。使。其慈幼之心也。

此一身之容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則應以唯速也。有問則。以對不敢忽也。孝之發于口也。進退周旋則謹慎齊莊。孝之發于足。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卷

也。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噉噉。咳欠伸跛倚。睥視不敢垂淚。孝之發于四體也。

此不敢通便之禮也。寒不敢襲。瘞不敢搔。敬也。服勞御。敬其事也。不有敬事則不敢祖。涉水寒寒恐其濡也。不涉則不敢暑。近身衣衾不敢見。裏恐有穢也。

此父母去垢補綻之禮也。父母有唾淚即刷除之。不以見于人。也。垢垢和灰請漱。手洗也。衣裳垢和灰請洗足也。潔以去其垢也。衣裳綻裂初線于箴而請補綴。完以補其闕也。

此父母沐浴之禮也。五日則灋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澣。頤足垢。燂湯請洗。惟恐親之有垢是禮也。少事長。賤事貴。共循是凡。

以事人者不敢不致敬故耳。

燂溫也。灋澣米汁也。灋洗面也。

男不言內 二節

此內外正位之禮也。男正位乎外。不于外而言內庭之事。女正位乎內。不于內而言梱外之事。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蓋祭為嚴肅之地。喪當急遽之時。乃無他嫌也。其非二者相授。則女必執簪。授者之筐中而受之。其無筐則男女皆跪。授者跪而置諸地。受者亦跪而就地以取之也。

外內不共井而汲。不共浴室而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裘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觀聽。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卷

禮記

也。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此皆遠嫌有別之禮也。

子婦孝者 十六節

前三節子婦之孝。勤勞二節。父母舅姑之慈。父母有過。至必不果。皆子事父母之禮。舅沒姑老。至婦若有私親兄弟。節皆婦事舅姑之禮。

此詳子婦孝敬之事也。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必愛之矣。然恐其待愛而或有所違也。故于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焉。所以戒之也。此二節明勿違勿怠之意也。若父母舅姑飲食之已。雖不者必當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所以待者皆謂侯尊者察其不者。

欲而改命之則或置之或藏去乃敢如已意也

尊者加之以事已既爲之矣或念其勞而使人代之已意雖不以爲勞而不欲其代然必順尊者之意而姑與之慮其爲之不如已意而姑教使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已復爲之也此所謂勿違勿怠也

此父母舅姑之慈于子婦也子婦有勤勞之事父母舅姑雖甚愛之而不忍其勞然姑縱使爲之而寧數數休息之必使終竟其事而後已不可以姑息爲愛而使之不事事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用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而譴責之又不改而不可怒雖放逐其子出棄其婦而不表明其失禮之罪爲示不終絕之皆慈道也

禮記手記

卷之四

矣

廣慶堂藏板

此人子幾諫之道也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則宜不諫矣然與其使父母得罪于鄉黨州里也寧孰諫焉至于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亦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哉容一息忘哉

真氏曰起者悚然興起之意熟者反覆純熟之謂不諫是陷其親于不義得罪于州里等而上之諸侯不諫則使其親得罪于國天子則得罪于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新義要看四起字人子與父母議論不合之間便未免有厭數任他所爲之心此念一生把平日愛敬之心都委頓了這起是孝心愈懇到敬心愈敦篤定要

一段精神去感動他蓋言之所不能回者神能挽之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皆微賤而易忽者然而父母甚愛之則雖父母沒猶當終身敬之不衰不特加愛而已

如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母取視父母所愛不敢以私愛違父母之情也雖父母沒不敢忘也由自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皆不敢順已情而違父母也

大戴禮婦七出不順父母一無子二淫三妬四惡疾五多言六竊盜七三不去有所受無所歸不去曾經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

禮記手記

卷之四

矣

廣慶堂藏板

貴不去

人之爲善爲不善其始在乎能思其終存乎果決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蓋父母身後之榮辱惟視其子之善惡何如况親沒無教則易入于惡故戒之如此以上皆爲子之禮也以下論爲婦之禮舅沒則姑老家事傳于家婦矣然家婦猶不敢專故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若介婦但請于家婦明有統且懼賈尊也

方氏曰將者明其始之謂果者成其終之謂舅姑若以事使家婦則家婦自任其勞不可怠于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友愛禮敬之此家婦之禮也

舅姑若使介婦則介婦自任之不可謂已與家婦為敵耦欲求均睦其勢此介婦之禮也

介婦之與家婦非但任事毋敢敵耦已也亦且不敢比肩而行不敢並受命于尊者並出命于卑者蓋介婦當請命于家婦也坐次亦必異列凡以分有尊卑故耳

凡婦不論家婦介婦舅姑不命之適私室則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于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蓋家事統于尊也

婦或有私親兄弟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喜之至也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六

廣義禮記

賜不自安之心也然亦必藏以待尊者之乏不敢自用也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即前所獻于舅姑而不受者則必復請其故于舅姑待舅姑賜而後與之即所謂藏以待乏也此皆為婦之禮也

適子庶子

三節

此敬宗子之禮也古者宗法大宗百世不遷族中適子庶子其敬事宗子宗婦也貧賤無論矣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尊祖敬宗之心也故車徒雖衆必舍于外而以寡約入焉

方氏曰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則祗事宗子所以嚴宗廟也何謂富貴不入宗子之家蓋子弟中若猶有以功德顯榮而尊上尊

遺之以器用衣服裘衾車馬等物者則必獻其上等者于宗子而不敢服用其次所以致敬也若非宗子之爵所當服用而不可獻則已乃不敢服用之以入宗子之門所謂不以富貴入宗子之家者也所以然者執謙卑而廣孝敬雖父兄宗族通不敢以富貴加也而況猶子乎

自雖衆車徒至于宗子之門正是不敢以貴富加宗子之實蓋但不敢加宗子雖富貴亦不敢加父兄宗族也

若士而富可以祭則必具二牲獻其賢者于宗子而私用其次宗子祭夫婦皆齊往而宗敬助祭為助祭終事而後敢私祭祖禰此皆敬宗之道也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六

廣義禮記

貴富不敢入宗子者不以支臨宗也終事而後敢私祭者不敢以旁出先正統也

飯黍稷稻 二十八節

此詳飲食之禮也飯之品有黍稷稻粱又有白黍黃粱居六其數而穠之則曰稭生獲之曰稭

註此諸侯之飯天子又有麥與苽旅雕胡也

膳之品牛膳為膳羊膳為膳豕膳為膳并牛之炙此四物為四豆共一行也

白文醢字衍

牛載之醢及牛載牛膾之醢及牛膾此四物為四豆是第二行也

陸氏曰：炙小肉也，肅大肉，膾，腥肉。

羊炙，羊載，豕炙之醢，及豕炙，此四物為四豆，是第三行也。

豕載之醢，及豕載，芥醬，魚膾，此四物為四豆，是第四行也，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

雉兔鵲鷄，此四物為四豆，為第五行，共二十豆，上大夫之禮。

飲之品六，有重醢，清醢，配設口重，已沛者為清，未沛者為醢，以黍稻梁為之，故有稻醢，清醢，黍醢，清醢，梁醢，清醢，皆謂重醢，飲之一也，或以醢粥，醢為醢，其醢以黍為之，飲之二也，醋水曰漿，煮醢為之，味薄而淡，曰水，梅醬曰醢，以糗飯之屬和水，曰醢，所謂六飲也。

重醢，醢醢，漿水醢，醢為六品。

禮記手說

卷之四

牛

廣慶堂藏板

酒之品二，清者清酒也，白者事酒，昔酒也。

註：祭祀之酒，事酒，昔酒，俱白，有事而飲，名事酒，無事而飲，名昔酒。羞之品二，炒乾米，麥為糗，以水漉之，令而蒸之，曰餌，以豆屑之粉，炊稻米為餅，而糝豆粉其上，曰糝。

白文醢，當作糝，養之言滋也，周禮羞，遷之寔。

此天子進飯之宜也，每食蠲醢，其所同也，養以潤飯者，太食則難養，麥食則肺萎，鵲鷄，折稌則犬羹，兔羹，其所異也，飯之品三，羹之品五，亦取其味之相宜耳，此五羹者，以五味和之，以水屑為糝，而不須加麥，此調羹之法也。

有飯必有餼，而烹膾之法，何如膾豚者，包裹之以苦菜，而實麥子腹。

中膾，鵲鷄則和之醢醬，而實麥其中，膾魚則和之以卵醬，而實麥其中，膾蟹亦和之醢醬，而實麥其中，四物皆以麥烹者也，此烹殺之法也，有飯必有配，食服修以醢醢，配食膾，以兔醢配食糜，膾以魚醢配食魚，膾以芥醬配食糜，膾以醢醬配食桃，菹梅菹則和以卵醢，此配食之法也。

蚺醢以蚺蜍子為醢也，麋鹿之大者，膾切肉也，麋腥生麋肉也，諸菹也，桃梅皆為菹，大菹形似烏卵，故名卵醢。

此言四時制視之法，春氣溫，飯宜溫，故凡四時食飯，皆視春時，用溫羹，宜熱，視夏之熱，羹宜涼，視秋之涼，飲宜寒，視冬之寒，羹四物一時兼用，而各有所視耳。

禮記手說

卷之四

牛

廣慶堂藏板

齊者，剝量之謂，新義二節，要知人身內具有一天時，飲食以養生者，必外合天時，斯內調人性，按寒涼溫熱以養性也，按金木水火土以養氣也。

此言五味各主之法也，凡和五味俱有，而春則宜多木之酸，夏則宜多火之苦，秋則宜多金之辛，冬則宜多水之鹹，多其時味，所以養氣也，四時皆調以滑甘，象土之寄也。

此言食膳之用，牛之膳宜配稌之食，羊宜配黍，豕宜配稷，犬宜配粱，馬宜配麥，魚宜配苽，各有所宜也。

註：上云折稌，犬羹，兔羹，此云牛宜稌者，上是人君燕食，以滋味為美，此據尊者正食言也。

此煎膏厚味之法也。羔豚羊豚之小者，方春品物之小致，食宜宜而煎之以牛膏之類。牛屬土，春木克土，畜也。脂鱸、雉魚之乾者，方夏有餒敗之患，故宜脂鱸而煎之以大膏之豚、大屬金，夏火克金，畜也。秋則物成而可嘗之時，故宜與脂鱸皆宜嘗之而煎之以鷄膏之類。鷄屬木，秋金克木，畜也。冬則物聚而可進之時，故宜潛之魚、鮮與魚之屬，皆宜進之而煎之以羊羔之類。羊屬火，冬水克火，畜也。皆以其易于克也。

要旨煎之以膏恐其味薄也，新義不用五行之說為渾。

此列庶羞之品也。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膾、膾、又麋、鹿、田豕、膾，不但為脯皆可腥食，以膏蒸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雉、兔為羹，皆有

禮記手說

卷之四

生

芼菜以和之，故云皆有芼也。

鄭氏曰：軒讀為憲，謂膏菜切也。

魯鵲、蜩、范、芝、栢、菱、棋、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此二十一物合前脯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

蜩、蟬、范、蜂、芝、木耳之類，栢、小栗也，菱、菱也，棋，一名白石李，鄭氏周

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

此燕食尊卑之等也。言庶羞多品，為有國者設耳。若大夫燕食，則有膾無脯，有脯無膾，蓋膾脯為珍羞，雖大夫不得兼也。羹醢為食之本，雖士不可闕，但不得二降及庶人，惟耆老不徒食者，必有肉饌，非耆老不得食矣。

疏曰：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

此用物之宜也。膾春用葱，取其暢也。秋用芥，取其辛也。豚春用韭，取其溫。秋用藟，亦取其辛也。脂用葱，膏用薤，皆以散之。三牲體大，恐有毒，不足以解之，故用藟、薤、葱、薑也。和之則用醢，獸之和則用梅，醢梅皆酸物，所以收其味也。

鷄羹、鵲羹及鷄之蒸者，而不為羹者，此三味皆切蓼以雜和之，故曰醢之。鰾、魴、鱮二魚之蒸者，雖鳥之燒者，雉之或燒或蒸或羹皆可者，其蒸燒皆調和之以香草，無用蓼，故曰薤無蓼也。此亦言用物之宜也。

此明不食之戒也。不食之物，雖饗則全不食，後則去其腸，狗去其腎。

禮記手說

卷之四

生

廣雅

狸去其正脊，兔去其尻，狐去其首，豚去其腦，魚去其乙，鱉去其腹，此九者皆為不利于人也。

此詳治擇之名也。肉曰脫之，剝削其筋膜也。魚曰作之，運動之以觀其鮮。鰾，且削其鱗也。黍曰新之，拭治而使之新也。栗曰撰之，栗多蟲，宜選擇之也。桃曰臠之，桃多毛，拭治令清滑如臠也。粗梨曰櫟之，櫟治其蟲處也。

此可食中有不可食者，亦以明戒也。牛之夜鳴者，其肉腐臭，羊之毛本稀冷而毛端羸結者，其肉羶氣，狗股赤無色而舉動急躁者，其肉臊惡，鳥嚙色無潤澤而鳴聲沙嘶者，其肉腐臭，豕望視舉目高而目睫毛交者，其肉星肉中生小息肉如米者也，馬黑脊而般臂前脰毛

此亦明不可食之物也。雞尾之不盈握者弗食矣。舒鴈之翠鷁鶩之
胖舒是之翠鷁之肝鴈之腎鶩之與鹿之胃此九物亦不可食也。

舒鴈起也舒鳬鴨也鵠似鴈而大無後指翠尾肉也胖脅側薄處也與胛肱藏之深奧處也

此肉膠之治法也肉腥細切者爲膾大片切者爲軒或又有曰麋鹿魚爲蒲麋爲辟鷄野豕爲軒兔爲宛脾者今菹辟鷄宛脾之制不可考矣其爲膾軒也或用葱或用薤故云切葱若薤肉與葱薤皆置之醋中故云實諸醢浸漬而熟則柔軟矣故曰柔之

此常食糗膳之宜也。食之以羹配也。人所日用。惟稱有無。故自諸侯

卷之四

以下至于庶人不制豐儉而預爲之等若膳則有等矣大夫五十醵命未爲甚老故無常膳至七十而有闕則有秩膳矣

閣以板爲之所以度飲食也方氏曰無等自諸侯以下若夫四海之奉一人之尊安得無等乎前言士不二羹臠則士羹亦有等矣

蓋彼主燕食以禮爲主故不可無等此主常食以養爲主故不可不隨宜

此尊卑之閤制也。天子尊庖厨遠，故其閤自房而達之夾室左右，各有五閤也。公侯伯諸侯，庖厨稍近，故于房中惟一房之中而五閤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于夾室，而但三閤。士卑不得爲閤，但于室中爲一土玷，以度食而已。

官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廊廊外有夾室五
者三牲之肉及魚膾三者豕魚腊也

片美卷
一節

全見王制

聖子日孝子
節

此明終身之孝也。終身之孝有二。有終父母之身者。有終子之身者。而孝子用心。則不在終父母之身。而在終其身也。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不貴養其體而貴養其志。必也樂其心而不違其志。斯之謂養志也。然亦豈能無外于飲食之養也哉。怡聲而問。樂其耳。柔色以養。樂其目。定昏安其寢。晨省安其處。然後以其飲食忠而養之。蓋養之樂其目。定昏安其寢。晨省安其處。然後以其飲食忠而養之。蓋養之

廣雅釋義

以物養其體也。養之以忠則樂其心。不違其志而養志矣。如是而孝子之身完全而有終也。然而飲食忠養猶是終父母之身。孝子所終終身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雖往而人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于是乎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大馬之賤盡然而況于人乎。蓋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況乎親所愛敬者也。果其近若兄弟若父母所愛若親若賢父母所敬若之慢之是薄慢吾父母而豈所語于終身之孝也哉。

樂其心不違其志。一正一反語。然亦卽下面忠養見出。甘喻父母于道太深了。

凡養老五節

此帝王養老之禮也。尊德尚齒。帝王所同。而世有升降。則其禮則異。此養老。五帝憲至三王。又有乞言者何也。蓋五帝之時。風氣未開。人情淳厚。故于老者。但法其德行。以飲食奉養其氣休。而不乞言。其有惇厚之德。足為世法者。記之于籍。以為惇史。此所謂五帝憲也。三王之世。風氣漸開。人文漸著。雖亦法其德行。然既養之後。又乞其言。比之觀感于不言之中。有氣味情藹矣。然其乞言也。其文簡略。而意深。至亦微其禮。是其憲德之意。亦不替于五帝之舊也。有惇史。與五帝同。此所謂三王又乞言也。

看來三王亦重在憲上。但世道不同。不得不乞言。以為激勵勸戒之一機耳。微其禮微字。註作微略。還重在禮意深遠上。曰微。則乞言乃所以善于憲矣。惇者惇厚也。在老者之身。則為惇德。記之于史。則為惇史。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主

廣慶堂

淳熬煎醢

九節

此因養老用珍而詳入珍與糝食醢食之法也。八珍有曰淳熬者。何也以陸稻為飯。煎醢加于陸稻之飯上。又恐味薄。更沃之以膏。名曰淳熬。此八珍之一也。

淳沃也。

有淳母者何也。以黍為飯。制之如上法。名曰淳母。此八珍之二也。

母讀為模象也。蓋法象淳熬而為之者。

八珍之三曰炮豚。其四曰炮牂。二者之名不同。其制則一。取豚若牂。

剖之剝之。殺而去其五臟。以棗實其腹中。編萑以裹之。塗之以麝香。而燒之。俟塗皆乾。則以手擘去其乾泥。擘泥手不淨。且肉熟。故必擘手。然後摩去其皺膜。于是以稻米為粉。滌漚之為粥。豚則以此粥。其外。羊則解折其肉。以此粥和之。而俱煎以膏。所煎之膏。必沒豚。不微。浸之。乃以大鑊盛湯。以豚羊為脯。香美之入于小鼎。而小鼎又置鑊湯之中。其湯須少減。不可沒鼎。恐湯入鼎而壞脯也。三日三養。不絕火。令微熱。以溫養之。至食時。則又以醢與醢而調和之也。牂牡羊也。在虞夏之類。直豕也。謹讀為墮。說文黏土也。極與滄同。減。泥也。

有擣珍者。其法取牛羊麋鹿膾之肉。必夾脊上曰胛者。以牛為準。而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主

廣慶堂

四物與之多。其若一。于是反擣之。又側擣之。然後去其筋。既去其筋。去其皺膜。而柔之以醢。醢此八珍之五也。

捶擣也。

有漬珍者。其法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橫絕其文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此八珍之六也。

湛亦漬也。期朝。今旦至明且也。醢。梅漿也。

有熬珍者。其為之也。取牛肉。生捶之。去其皺膜。然後編萑而布肉。以桂與薑為屑。先灑諸上。而後鹽之。待其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藥施鹿施膾。皆如牛羊。此珍或濡或乾。皆可。惟人所欲。欲濡肉。則以水潤。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此八珍之七也。

周禮有糝食者其法取牛羊豕之肉三者多寡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分。肉一分。合以爲飢餒之。此所謂糝食也。

八珍有肝膏者其法取狗肝一幪之以其骨濡而炙之。骨與肝皆熟而焦食之。其骨不用麥也。此八珍之八也。

舉燂者謂外之骨與內之肝皆熟而焦也。其骨卽肝骨也。此是八珍而間雜于糝食醢食之間。文不依次也。

周禮有醢食者其法取稻米舉燂漚之爲粉而小切狼臠中之膏與稻米之粉相和乃以酒醢爲餅也。此所謂醢食也。

臠胸臠也。醢註讀爲餽以醢是粥非豆實今從纂註。

禮始于謹 至末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主本

廣慶堂藏

此齊家之禮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禮始于謹夫婦。易。乾。坤。詩。首。關。雎。皆其意也。謹夫婦。故爲宮室以居之。必辨內外以防之。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各正其德。業也。官不深則內外之聲可通。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關寺不嫌處內者。故以守之。男非時不入。女非禮不出。所以爲天下之內則也。

不特辨內外已也。男女不同梳栢。不敢懸于夫之櫛。不敢藏于夫之篋。箭不敢與夫共湑浴。夫不在。飲枕篋單席褥器而藏之。又非特男女已也。雖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居無間。其前未有無間者。厚別也。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致潔敬也。慎衣服。櫛櫛。

并總解拂髦。衿纓。褰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不以廢廢長幼之倫也。妻不在。妾御不敢當。夕避僭上之嫌也。

此下皆言生子教子之禮也。妻將生子。及月辰居燕寢之室。室大。使人日再問之。作而將產。則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女師之姆衣服而對。

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不自問也。此應弧之禮也。子生。男子設弧于門左。示將有事于天地四方。左爲陽也。女子設幃于門右。示有佩服以事人。右爲陰也。亦所以示男女之表也。至三日始抱子出見父。使人代射以示其志。女子則不。重男故也。

此三日見子之禮也。國君世子生。告于國君。君命以太牢之禮接見。其子太宰掌行禮之具。太牢。禮之大。太宰官之尊。所以重世子也。三。日。卜。士。之。吉。者。而。使。之。抱。子。士。宿。齊。至。日。朝。服。寢。門。外。內。人。以。子。授。之。士。承。而。抱。之。以。見。于。父。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期。其。有。事。于。遠。大。也。然。後。保。母。受。子。于。士。而。抱。之。太。宰。以。醢。禮。養。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見。子。之。禮。畢。矣。于是卜士之妻。大夫之妻。使食子而乳養之。皆重世子故也。

禮記手說

卷之四

主本

廣慶堂藏

註詩承也。儀禮言尸酢主人。詩懷之。亦承義。按宰作太宰。出大金輔氏。註作宰。夫重世子。從輔氏爲是。又輔氏諸母擇乳母卜之者。情性之發可見。而血氣相宜。不可知也。搜義始生卜士之吉者。有之。則他日輔之正人。處之端士者。基于此。射天地四方。則他日。

之。則他日輔之正人。處之端士者。基于此。射天地四方。則他日。

綸天地綱紀四方基于此

此接子之禮有等也。凡接子擇日。天子之冢子則太牢。庶子特豕。士接子用特豕。大夫用少牢。國君世子太牢。其非冢子也。則皆降一等。所以明貴賤之義。嫡庶之分也。

冢子太牢。謂天子之元子。庶人庶子也。

此人君養子之禮也。養子有母。師有慈母。有保母。異為孺子室于宮中。擇于諸母之中。與非諸母而侍御之。屬有可者。此其擇之人也。其擇之法。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全備婦德者。使為子師。以養其德性。其次德備而微者。使為慈母。審其欲惡。又次或有德而未備者。使為保母。安其寢處。唯此三母同居于室。他人無事不得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全

禮記手說

輒往恐兒驚動也。

劉氏曰。寬則容德固多。裕則臨事不撓。慈則仁性豐盈。惠則恩澤浹洽。溫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熟。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明彰散。具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以寡言。婦人之德全矣。然後可以為子師。若夫愛之以德。時其志意。休其寒溫。察其好惡。相其寢與。順其長育者。慈母之職。保護其身。衛養其氣。明其衣服。節其飲食。侍其寢寐。防其疾苦。而專詩負之者。保母之職。國之根本。生養休戚所係。弗正厥始。弗淑其習。烏能正厥習。俾近于聖賢哉。

此下三節言卿大夫士名子之禮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其存留不剪者。為鬕。男用兩髻。女髻三髻。取陰陽之相須也。否則男左女右。更

陰陽之相類也。是日也。妻以子見于父。貴人大夫以上。則為新。新自命士以下。亦皆漱澣。以致敬也。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朝。致豐也。夫人側室之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東。相立。東面。

姆先相曰。母某氏。敢用是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敬當有以帥之。帥之者。父道也。父執子之右手。咳以示慈。而名之。妻對曰。當記夫言。有以成之。成之者。母道也。遂左還。以子授子師。子師以子之名。備告同族。早者之諸婦。尊者之諸母。先卑後尊。欲名成于尊也。于是妻乃復適夫之燕寢焉。

夫以子名告屬吏之宰。宰以子名備告同宗諸子姓之男。然後以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全

禮記手說

策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于家之書府。二十五家為閭。閭有閭史。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州史。有州伯。州伯州之長。閭史州史皆其屬吏也。宰書藏畢。又以子名告之閭史。閭史以子名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子長而就閭塾。以承教訓。以受征役。以稽德行。以應賓興。皆始于是。然後夫入與其妻禮食。如婦始養舅姑之禮焉。

此諸侯名世子之禮也。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致饗也。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見于路寢。不在三月之末。嫌緩也。君名之。乃降不執手。撫首咳而名之。嫌慢也。皆所以重國家也。

此諸侯名累子之禮也。適子者世子之弟庶子則妾子也。皆見于室之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升立之節俱帥初。如前禮也。無卿大夫士夫妻致對之辭。君尊故也。

此泛言名子之禮。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俱說見曲禮。

此大夫士妾生子之禮也。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風齊。見于適妻之內。寢禮之如妾初來嫁入室之時。夫與適妻皆稱君。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餼。不同常時。衆妾同餼。所以寵異之也。餼畢。遂入御如常焉。

此諸侯生庶子之禮也。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全 新慶堂藏

見于君致幣。敬也。傳姆之摯者。以其子見此妾若君所偏愛。而特加恩賜者。則君自名之。若累妾之子。恩寵略輕者。則使有司名之也。

此庶人生子之禮也。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妻也。與子見父之禮也。執手咳名之事。欽帥記成之詞。皆與有爵者無異。蓋分雖殊。而情則一也。

此卿大夫以下祖名孫之禮也。凡父在。孫見于祖。祖亦名之。家事統于尊也。禮如子見父。但無辭。蓋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詞也。

此以諸侯世子之食母言也。食子者士之妻大夫之妾也。于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于公宮而告辭。則君必有賜以勛勞之。

重子且酌勞禮也。

此食母之制也。大夫之子有食母。以上可知。士之妻自養其子。以下可知。稱其分也。

此見子之節也。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共生也。因以禮見于父。與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常。故大約每旬而見。非若庶人之簡略易通也。

按旬字如應氏外註為長。若正註讀作均。適子庶子同時生者。其見皆在夫。未與婦禮食之前。更解不去。

此天子諸侯見子之禮也。嫡長體重。故冢子未食而見。蓋在後。夫人未禮食之前。急于正也。不執其右手。重之也。適子庶子稍輕。故已食。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全 廣慶堂藏

而見。蓋在禮食之後。緩于庶也。必循其首。慈之也。

此以下皆言教子之禮也。子之生也。固有以養之矣。其漸長也。可無以教之乎。故子能食。食教以右手。右手便也。能言。男教之唯。而應以女教之俞。而應緩剛柔之義也。其佩囊盛悅巾也。男之鞶則用鞶。女之鞶則用絲。亦剛柔之義也。

鞶小囊。革皮也。絲。繒帛也。

六年教之一。十百千之數。與東西南北四方之名。七年男女不同。禮不共。食教之別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教之禮也。養男女。原不同。故七年已知有別。長幼貴有序。必八年以後。乃鞶。故言始焉。

九年教之數日知朔望與六甲也十年曰幼學出就外傳教學之師也日居夜宿皆在于外恐其離博而間斷也學上六者之書與九數之計以備用也

其衣也不以帛為襦袴防奢靡也所行禮節皆循初時之所教慮其妄有改易也朝夕所學皆少事長之禮欲其早以自牧熟而安也其所肄之業必請于傳擇其簡要信實者而習之防其為與欺也此皆幼學時事也

簡字依後註簡要為是前註作書篇數與諒字不類矣

十有三年學樂八音之器也誦詩樂歌之篇章也舞勺以酌詩為韻而舞文舞也十五以上為成童則舞象以象武舞武舞也蓋詩以養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全古

廣慶堂藏

性情舞以養血脉也學五射五御習成人之事也

二十而冠則成人矣故可以學禮兼習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冠而後服備故可以衣裘帛也前此舞勺舞象文武分習至此舞大夏之禹樂樂之文武兼備者也前此教讓學幼儀已知孝弟之道至此益加以篤行拓充其良心也博求之學而不可為師以教恐未精也內蓄其德而不可表著于外美在其中也皆成人之道也

博學不教為己而不為人內而不出務實而不務虛摘訓內而不

出是推博學不教之意
三十曰壯可以娶妻而成立矣于是始理治受田給役之事博學方志所慕則學之學無常師主善為師也適順朋友而觀其志之所

尚舍已從人惟善是取也

博學無方廣聞見之助孫友視志收博約之福

四十曰強道明德立之時也故可以出仕仕則與物交接有節故謀不得不出有思可思故慮不得不察然謀慮豈以偏偏加之乎必比方事物以應之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矣事人之道有合則有否故有從必有去合否在人有人有命存焉從去在我有義存焉故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也五十命為大夫政成而德尊故可執一官之大政也七十年邁而力衰故當還其職事子君也凡男拜尚左手車陽道也以上皆男子之教也

搜義方物買下謀慮物即理也事必有理比方事物揆諸義理之

禮記手說

卷之四

全五

中以求謀慮之當也謀在體上看慮在應變上看道合即謀慮周君信之也本上知理之明故守道之固意

此二節女子之教也女子至十歲則不出恒居閨閣之內也婦師教以婉于言婉于貌有聽從而無違逆所以成其容德也執麻象之織事治絲繭之蚕事與織紵組紃之織事凡此皆教以女工之事以供衣服也又使觀于祭祀欲其習此禮也非特觀之且使納酒漿饌豆蒞醴諸物以禮相長者而助其奠此教之以祭祀之禮也始于笄禮中于女工終于祭祀婦人之事盡矣

紵繅帛之屬組亦織也詩執事如組紃之制似條古人以置諸室服縫中者

十有五年許嫁而笄未許嫁者二十笄而嫁有父母喪改則二十三年而嫁必待六禮聘而后嫁者妻也不待六禮備而奔從之者妾也凡女封尚右手尊陰道也

禮記手說卷之四終

卷之四

六

禮記手說卷之五

黃岡無補陳鴻恩著 男 琮 公瑩 孫乾清

公珩 珣 珤 健

珥 珪 珣 確

公瑾 楊 習

繡谷後學 了元陳王誥訂

培甫唐必登梓

玉藻

新義此篇記天子諸侯大夫士冕服笏佩諸制及行禮之容節夫不學難服不能安禮威儀之占可以定命學者豈可視為末節而忽之哉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廣雅釋義

天子玉藻 五節

新義此皆天子守禮以為天下則而不敢稍自放佚者玉藻龍衮自然穆穆而不敢放及玄冕皮弁玄端皆所謂先王之法服也

此詳天子冕服而首舉其祭宗廟之用也凡冕以藻貫玉垂之于下曰旒覆之于上曰延天子之冕其玉藻則十有二旒而前後之延深還竟之文也其服裘衣五章裳四章畫龍其上衣之文也天子服此何所用哉以祭七廟之先王蓋對越祖考以文為貴此裘冕之用也此明天子朝日聽朔之服也玄冕之服冕三旒衣裳一章五冕之最下者天子服此何所用哉以事神則春分朝日于東門之外帝出乎

震以敬天也。以治人則月朔聽事于南門之外明堂。離明之極以勸民也。此玄冕之用也。

疏曰：知端當為免者，皮弁尊，次則諸侯之朝服。又其次玄端。諸侯皮弁聽朝，朝服視朝，蓋視朝之服，卑于聽朝。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朝，則是聽朝之服，卑于視朝。聽朝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免。謂玄冕也。方氏曰：月會于朔，陰陽交于南，故聽朝南門之外。閏月之朔聽之，亦以玄冕，但合堂而居門且合門之左，集而立于右，屏之中，蓋以左為正陽，閏非正月，此禮之異于常月者也。

此明天子視朝之服，而內及其食之事也。冠用白鹿之皮，服用十五升之布，此皮弁服也。天子服之，以常日視朝焉。及其食也，遂以此朝服而食，不敢慢于所養也。其食也，留其餘以為日中之饌，不敢厚于所養也。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奉養而食，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也。日少半朔月太半，所以為豐儉之節，且重朔也。其設飲也，飲有五，以水為上，味以淡為本也。水為上，則飲為次矣。清為上，則濁為次矣。故漿酒醴醢醕，此皆皮弁而食之事也。

方氏高子朝言聽此于朝言視何也？聽主有所受于上，視主有所明于下。

此明天子燕居之服，而因及其自防之密也。玄冠，緇衣素裳，此玄端服也。天子卒食之後，則服此以燕居焉。蓋玄者幽陰之色，居者燕息之時，于養為宜也。其居也，豈遂遠正人而忘規戒哉？一動也，則必有

禮記手說

卷之五

二

唐虞堂義疏

左史以書之一言也，則必有右史以書之。凡所以謹其言動者，何不至也？御警幾察樂聲之高下，高下中皆有和，平焉。蓋聲音之道與政通，凡所以審其政事者，何不至也？此皆玄端而居之事也。燕居且然，視朝臨政可知矣。其或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車服飲食不敢如常，所以自貶心切慮民也。

新義重設官以防言動政事上，蓋言動者身之法則，政事者身之推行，不設官以為之防，則難其服行禮而不衷之言行，不善之政事，所謂沐猴而冠耳，何取于備服也哉？

諸侯玄冕 三節

此諸侯禮服之異用也。天子玄冕聽朝，而諸侯則玄冕以祭。天子冕

禮記手說

卷之五

三

三

冕以祭，而諸侯則禪冕以朝。蓋諸侯之尊天子，亦如天子之尊先王也。天子皮弁視朝，而諸侯則皮弁以聽朝于太廟。天子玄端燕居，而諸侯則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此皆視天子而遞降者也。

按禪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隨尊卑者。在天子則為袞冕也。朝服，即上燕居玄端。諸侯之朝服也。方氏：天子聽朝于南門，示受之于天。諸侯聽朝于太廟，示受之于祖。原其所自也。天子諸侯皆三

朝。外朝在庫門外，治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亦曰燕朝。搜養朝，君重于日祭，禪亦尊于玄冕。視朝輕于聽朝，朝服亦卑于皮弁。此因上言視朝而詳其節也。朝禮，凡人朝者，辨色始入，君則日出而視之。臣雖先而不必早，君雖後而未嘗緩也。朝事既畢，可以退矣。然

非連退也。適路寢聽政焉。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也。然猶未釋服也。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凡以體羣臣。不敢先自佚也。此君臣之所以交儆也。

又朝服以食。敬養身也。其每食也。用特牲之豕。加魚腊爲三俎。其殺牲也。則祭肺。周禮祭肺也。夕服深衣。便燕居也。祭牛肉。異于始殺也。此常食之制也。月朔重于日食。故易特牲爲少牢。加三俎爲五俎。二簋爲四簋。此其豐于常食者也。子卯戒。故食損稻粱。而專用稷膳。損雞犬。而唯用菜羹。此其減于常食者也。夫人從夫。故與君同庖。不特殺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四

天子日少牢。朔日太牢。諸侯日特豕。朔日少牢。此其制也。方氏曰。君常膳稻粱爲上。稷爲次。雞犬爲羹。菜爲羹。

君無故不 二節

此殺牲之禮也。牲之殺也。凡以供祭祀及賓客饗食之用也。故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必有故而後殺也。禮也。其殺也。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而殺也。仁也。至于八月不雨。則君并不殺牲爲盛饌矣。憂民之憂也。

此歲儉之禮也。承上言不但君不舉已也。年不順成。君衣布以致憂。摺本以自貶。關以通陸。梁以通川。不收其租。山澤列其非時採取。而不征其賦。所以寬民財。土功不興。所以寬民力。大夫不得輕制作。應

車而馬從之。君憂民之憂。臣亦憂君之憂。所謂交儆也。

士以竹爲笏。而以象飾其本。摺本。君博士之笏也。列作。邇邇之義。新義要知古之爲君者。無日不念及于民生。猶見凶荒。即痛自貶損。凡可寬恤以更其困者。無所不用其情。此所以水旱相仍。而國無捐瘠之民也。不貶損更益焉。不寬恤加取焉。民命之謂何。天命之謂何。

卜人定龜 節

此邇卜之禮也。卜必用龜。龜有天地四方六者之異。以其方色辨之。隨所卜之事。各有宜用。周禮龜人所掌。故曰卜人定龜也。卜必以龜。龜鑒之以觀其所折。從墨而折大。謂之兆廣。折其旁岐細出。謂之

禮記手說

卷之五

五

兆。此史官之事故。曰史定墨也。既折則吉凶之兆有體矣。然其中變化有隨時通遷之妙。有幽深不測之機。必有明智之心。而進斷其志者焉。則非卜人與史之所得與。故曰君定體也。蓋能其事者臣也。明其義者君也。凡禮盡然而況于卜乎。

按龜有靈。釋果。龜屬若六者。卜天用靈屬。卜地用繆屬。春用果屬。夏用蜃屬。秋用龜屬。冬用若屬。朱子曰。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金兆從右。石兆上火。兆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爲吉。凶。占凶事。又以短小爲吉。又有旋者。吉。大橫吉。馬氏曰。君定體也。體。王其罔害。詩曰。體無咎言。是也。

君羔辟虎 節

此車飾之制也。凡車軾之上，有皮覆之曰轡。又有所以緣此皮者，曰植。君之車，則羔、辟、虎、植者，蓋羔取其潔，虎取其威，君德純潔而威重，故用之也。大夫、奔車，則鹿、辟、豹、植，朝車亦然。士、奔車，亦鹿、辟、豹、植。鹿取其羣，豹取其文，臣道同寅協恭而文采煥發，故大夫士並用之也。此君臣之異也。

君子之居 節

此居寢之禮也。君子之居，恒當戶，向明也。寢恒東首，順生氣也。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敬天威也。凡知禮者，當如是也。

日五盥 二節

禮記手記

卷之五

六

澡身亦所以浴德。故記君子沐浴之禮，搜義日五盥，盥之節也。作一頭下新浴致養新沐致養對看。

此盥而沐浴之禮也。日必五盥，于其間而沐浴焉。其沐也，髮則以漸，澀之水而頓面，則以漸梁之水，其櫛髮也，初沐髮濕滑，故用白木櫛，有間髮乾澀，故用象齒櫛，于是進酒與羞，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焉。既充之以和平之味，又感之以和平之音，皆為新沐氣虛，致其養也。櫛白木也，櫛乾也。沐而飲酒曰饌，應氏曰：盥而沐浴，則所以滌其垢而致其潔，養其和者，亦無所不至也。沐則先稷後梁，其櫛則先櫛後象，浴之巾，下用綈而上用絺，其席則先蒻而後蒲，大抵先用其粗者，蓋污垢之難去，不可不加刮磨滌蕩之力，及其整治之後，

則用其潤養之功

其浴也，則用二巾，上體資以絺之精，下體賤以綌之粗，其浴竟而用杆也，則踐蒲席上，而連用湯以洗其足，洗竟然後立蒲席上，而衣布以拭乾其身，乃着履而進飲，亦為新浴體虛而養之也。沐致養兼言味音而浴止言進飲者，上已見飲中賸之也。

將適公所 二節

此大夫將朝致敬之禮也。大夫之將適公所也，宿齋戒以澄心，居外寢以變常，沐浴以致潔，皆積誠之道也。于是史進象筮，書其所思，所對所命者，而人告焉，恐或遺忘，此敬之在于越宿者也。

思謂所欲告君者，對謂君曾有問，今將對之者，命謂君所使為者。

禮記手記

卷之五

七

新義一說，書其事于笏，思答君命也，亦通。

至日風興，既服朝服，則習容觀，慮其愆也。習玉聲，欲其中也。乃出與家臣揖于私朝，時則敬君之心，根心生色，德容輝如而有章矣。及登車，則敬君之心，發越尤盛而有光焉。此敬之見于啓行者也。

新義揖私朝，是謂忽略之地。然中規中矩，燁然有文，抑之揚之，然有聲，不知家臣之為卑矣。登車是謂安逸之時，然不內顧，不指，與車馬之儀而同美。右徵角，左宮羽，與鸞和之音而相應，不知乘車之為安矣。由是而入朝，則其敬德之容，又當何如哉。

天子揖筮 三節

此筮玉辨分之義也。天子揖筮，大圭之挺然無所詘者，蓋以端恭重

直之道示天下也

王之廷者爲筵左傳袞冕黼黻是矣其未全廷者爲茶

諸侯茶取舒遲之義其制前誦圖殺其首後直下角方正所以然者以示上有天子故殺其首以讓之也

大夫之筵前誦後誦上下皆殺以示上有天子下有已君無所不讓也

搜義方正之義有建極于上表正萬方無偏黨反側蕩蕩平平

讓天子之義有藩屏王室承宣德化意無不讓之義有上于天子

守陪臣之節下于已君效與聞之勞意天子兼朝祭諸侯朝天子

大夫聘天子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八

侍坐則必退 四節

此臣侍君坐之儀也人臣燕見于君君賜之坐若旁有別席可退則必退就之若旁無別席或君不許其退則當引却而離坐于君親黨之下謙敬之道也

此樂論坐席之儀也凡席之設也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登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踰席矣戒登席者勿躡也

非飲食及講問之坐爲徒坐不盡席之前一尺示無所求于前也

讀書也食也皆在席上食則置豆之處去席尺讀書則置書之處亦

與豆齊去席尺讀則恐汚書且便覽也食則恐汚席且便食也

前節不盡席尺虛坐盡後也此去席尺食坐盡前也

○若賜之食 三節

主燕見侍食言首節是待以客禮而不以客禮自處二節至唯所欲是不待以客禮而以臣禮自處凡嘗遠食至末節客與不客皆然也合上下文看要見古之君臣以情相與非若後世堂陛之森嚴也故其賜坐賜食賜爵之禮皆非朝聘宴饗之正然未嘗忘恭敬之心焉

此臣侍君食之禮也凡臣非客也若君賜之食而以客禮待之是敬其臣矣則臣處之尤宜加敬焉客禮食必先祭今待君命之祭然後祭客禮遜而後食今先君飯而備嘗諸羞若爲君嘗食然客禮食而

禮記手說

卷之五

九

告飽今則啜飲以俟君餐而後餐不敢告飽皆不敢以客禮自居也後祭先嘗後飽作三項看

若君賜食而有膳宰嘗羞是不以客禮待之矣則其食也必俟君之食然後食不敢先食也其飲也但飲以俟君之飲而後飲不敢先飲也其羞也君命之羞但羞近者必命之品嘗之然後惟所欲不敢先嘗羞也皆以臣禮致敬也客之者不命辯嘗羞不客者待命唯所欲是皆嘗遠食矣凡嘗遠食必自近始順次而食示無擇也客與不客皆然也

不客亦分三項看要知不客只是偶然賜食非有先備故不待以客非慢臣也

客之皆飲而侯不容者亦飲而侯是皆侯君餐矣然所謂侯者侯爵一食之竟而手也蓋君一食竟臣乃敢餐以勸之再再食竟臣乃又餐以勸之三故君未覆手則臣不敢餐君既食臣乃又飯餐如是者三是飯餐者三次飯也皆不先君飽而為之勸侑之禮也君既飽微臣乃執已之飯與醕以出授從者不敢先微且微之必親此皆客與不容所同者也

○食畢恐有微粒汚著則覆手以徧口之兩旁故曰覆手方氏曰覆手未覆手不敢餐者待君一食之竟然後敢勸之使再也如是者三故曰飯餐者三飯也語有三飯之舉師是已

○凡侑食不盡食 節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十

此敬者相食之禮也凡賓禮欲相勸侑則不得先盡食蓋盡食則不便侑矣非但為侑食于人不得求飽所以致謙禮也雖謙不可太過凡食必祭惟水漿不祭蓋祭非但仁鬼神亦所以重其食也水漿祭之則為太壓降卑屈矣此禮所以貴得中也

已太倖壓也

○君若賜之 節

此臣侍君爵之禮也君若賜之爵為之臣者當何如則越席再拜稽首受敬君賜也登席祭之重君賜也飲卒爵不敢留君惠也而侯君卒爵然後授虛爵不敢先君授也此受爵之禮也由是觀之可見君子之飲酒也初受一爵其體行矣而君臣之分猶嚴禮度明肅色猶

如也至二爵則情洽矣而閑閑意氣和悅斯前拜祭之禮已而不行也三爵則禮成矣酒易及亂而遂其歡則無已故謹重自得而油油引身辭退節文終遂焉此古君臣之所以歡而無失儀也不持此也既退之後取饌納饌亦有饒焉跪而取饌向隱辟處而後納之不取向人而納也其納也跪左足而納右足之履跪右足而納左足之履此納饌之儀凡常飲者皆然也

方氏詩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爵不過三古之定禮也

○凡尊必尚 節

此樂論設尊之禮也凡尊必尚玄酒示修古也惟君面尊示尊恩也禮也禮不下庶人故唯蜡祭饗野人則皆酒以致味可見尊尚玄酒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十

也臣不敢專恩故大夫側設其尊用榘士亦側設其尊用禁可見唯君面尊也

○在凡字唯字上挑剔凡尊必尚玄酒唯饗野人則不尚玄酒唯君面尊凡臣則不敢面尊面尊者君坐必向尊示惠自君出而君饗之也馬氏曰面尊則不側側尊則不面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是也

始冠緇布 八節

此詳冠禮之制也冠禮始冠緇布冠諸侯以下通用存古也然非諸王之制故冠而初加既畢即敝棄之亦可為其無用也緇布冠曰諸侯下達則天子不用矣玄冠而以朱絲組為纓天子禮

冠之冠也。蓋玄者天之色，朱者正陽之色。天子法天而理陽道，故也。雖是緇布冠，而以雜采之績為纓綬，以致飾用古而不全古制。諸侯始冠之冠也。蓋諸侯上不敢擬天子，下亦不同于大夫士，故也。至齊之有冠也，冠之有玄也，以陰幽思也。諸侯與士皆同，而纓異焉。玄冠而以丹色之組為纓，諸侯之齊冠也。尊者尚文也，玄冠而以采色之組為纓，士之齊冠也。卑者尚質也，此其異也。

緇布冠，績綬，孔子所謂其綬也。吾未之聞也。此也。

孫為祖期小祥以後，則服除矣。于是以緇為冠，凶也。以玄為武吉也。

蓋已服雖除，而父猶儼然衰經之中，故吉凶相半，未敢純吉也。子為父大祥以後，則將即吉，于是不以布為冠，而以緇，不以采為纓，而以

禮記手說

卷之五

七

素，通釋祭雖行，而餘哀未忘，故漸易凶，而不敢遽用吉也。

緇生，緇武冠卷也。素熟，緇也。紕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也。

緇冠素紕而綬之垂者，長五寸，情游失業之士，使之服此，所以恥之也。

玄冠，緇武，非凶非吉，有不帥教而屏棄不齒者，使之服此，亦所以恥之也。

禮服之冠，附著合武，燕居之冠，與武連屬，所謂居冠屬武也。此冠無分貴賤，皆著之，所謂自天子下達也。所以然者何也？蓋以君子動而有為，則詳而文，靜而無事，則略而質。居冠屬武，略而質者也。有連屬後綬，則上下不同，而文采辨矣。此屬武合武之異與。

綬，即武之飾也。屬武則不綬。

禮啓殯之後，散要經之麻，以送葬，葬畢，乃絞。五十始衰，則不備禮，加華于冠，以尊遺體，親沒，忘見，見思親，故去之，所謂變禮以全孝者，此類是也。

髦亦首飾，故序于冠制之內。

大帛冠之白者，凶服去飾，故不綬也。玄冠宜綬，但不宜用紫色，蓋非正色也。後世用之，自魯桓公始，豈古禮也哉。

朝玄端 三節

此記深衣之制也。玄端，禮服也。朝者有事之時，故服玄端，以戒褻也。深衣，便服也。夕者無事之時，故服便服，以自適焉。

禮記手說

卷之五

七

深衣之制，何如？袂，尺二寸，圓之為二尺四寸，要之廣三其袂，為七尺二寸。此要度也。要，七尺二寸，綬下齊處倍于要，則一丈四尺四寸。此齊度也。裳之交，接在身之兩旁，而袂之連衣者，廣二尺二寸，而可以回肘。蓋肘長尺二寸，倍之故可回，此袂度也。

凡衣袖口曰袂，袖之連衣處曰袂，要間曰要，裳之上畔也。下齊曰齊，裳之下畔也。裳前後交接處曰袷，曲領曰袷，純緣曰緣。

深衣非但可為夕服，其以素為純緣而著于外者，名長衣。其著于內服祭服之內者，名中衣。其制緣袂口者，以半幅而拊其一尺，則袖袷此深衣長中之所異也。袷廣二寸，袷廣尺二寸，緣廣寸半，則深衣長中之所同也。

以帛衣布 三節

此舉論衣制之宜也。凡衣之制無他貴乎相宜而已。如外服布帛為中衣。是以帛裏布矣。內外貴賤皆不相宜。非禮也。非禮豈可服哉。

周氏曰。玄兒而上衣用帛者。裏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者。裏亦用布。欲其有純一之德也。

深絲而織之為織。功多色重。士賤故不衣織。衣裳與冠異色為貳采。失位可乎。故無君者不貳采。皆欲其相宜也。

衣上而貴用青赤黃白黑之正色。謂其得五行一氣之純也。裳下面

賤用綠紅碧紫駟之間色。謂其得五行相剋之雜也。此用色之宜也。列采如黼黻正服。尊卑皆以采為等列者。非此則無辨而不敬。辨

禮記手記

卷之五

十

有表衣以蔽之。恐見體也。振則數而不敬。裘有正服以被之。表則數而不敬。君所以褻為文。襲則質而不敬。公門禮服之地。故皆不可以入公門。為其非禮也。

續為繭 節

此衣制之異名也。繭新綿也。衣之有者。用新綿。則謂之繭。取維新之義也。繭舊絮也。用舊絮。則謂之袍。取仍舊之義也。禪衣之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綱。美在于外也。帛衣之有表裏而無着者。謂之褶。內外相承也。要之繭袍綱褶名也。續繭禪帛。所以名也。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也。

朝服之以 節

此記衣制之變也。朝服之布十五升。先王之制也。季康子始用生絲。後人因之。凡古禮之亡。皆由于變也。

孔子曰朝服 節

此重朝之禮也。當時必有以朝服聽朔者。故夫子別言之曰。聽朔于視朝。皮弁尊于朝服。輕重之序。胡可紊也。故朝服而朝者。遇朔必卒聽朔事。釋皮弁然後服之。則先後不相因而節文辨矣。不如是未可言禮也。

曰國家未 節

此見服以道充也。夫子常曰。先王之于禮服也。可謂極盛而充矣。然所以為此者。以其有道也。若國家禮樂刑政未盡合于先王之道。

禮記手記

卷之五

十

亦不宜充盛其衣服。為蓋無其道。而徒具其服者。以為不稱也。思所以充其道也乎。

惟君有繭 六節

此詳裘服之等制也。當時諸侯有服大裘者。不知惟國君乃有繭。以晉省耳。是大夫士不敢以僭諸侯。而諸侯頗可以僭天子乎。大裘黑羔裘。天子郊天之服。諸侯而服之。非古也。諸侯之僭禮也。

白與黑為繭。以黑羊雜狐白為繭。文以作裘。且繭為斧形。取其斷也。君道貴斷。故服以晉軍旅。則明節制。正紀律。凜然出之。而威嚴不行。服以省耕歛。則補不足。助不給。毅然行之。而恩無不廣。唯乎亦要看見。唯君有之。非大夫士所得有也。纂註繭裘。謂狐白裘而

故以黼裳也未知孰是

國君燕居則衣狐白裘而素錦為衣如其上以陽之蓋狐白貴重素錦華美于服為稱于君為宜也若夫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但取威儀為飾耳故衣狐白哉非唯左右士亦不得衣狐白也

豈惟士哉凡大夫士之君子燕居之服有狐青裘者豹皮為裏而玄色之綃為衣以陽之蓋陽衣必象裘之色稱其青也

視朝之服有麋裘者青紆為裏而紵衣以陽之稱其蒼也

麋鹿子狂胡地野犬

朝君之服有羔裘豹皮為飾而緇衣以陽之稱其黑也蜡祭有狐裘而黃衣以陽之稱其黃也此皆大夫士之服也若夫狐白裘而錦衣

禮記集說

卷之五

末

以陽之此則諸侯之服乃衣之至美而分之獨隆者也豈下焉者可得而僭也哉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二句與前君衣狐白裘錦衣以陽之兩下

正相應此數節以君為主

下及庶人服犬羊之裘不陽者蓋以裘與人俱賤不須文飾也故不陽也

○裘之陽也 二節

新義于陽言裘于襲言服互見也各節都分兩截上是什陽襲之義下是用陽襲之宜上節言陽而以襲參之然以陽為主中二句客詞下節言襲而以陽參之然以襲為主末二句客詞有說二節

側重陽上者亦是一見

此明陽襲之異宜也裘之陽也何也取其美見于外也見美則盛如弔則襲者弔主于哀不盡飾也君在則陽者君所以文為敬盛也主于見美此所以貴陽也

服之襲也何也取其美充于內也充美則不敢見美是故尸尊則襲執玉龜重寶則襲弗敢見美也無事而在君所則陽弗敢充美也主于充美此所以貴襲也合而觀之所謂陽襲之不相因而無相漬也

執玉龜各有陽時有襲時執玉有藉者則陽無藉者則襲執龜手禮庭實則陽以下則襲此特主襲言耳

笏天子以球 四節

禮記集說

卷之五

末

此詳摺笏之制也笏制天子以球玉昭其美也諸侯以象次于玉大夫以竹為笏而蛟魚之須飾之近君而屈也士亦以竹為笏而以象飾其本遠君而伸也此笏上下之等級也

後所謂因飾者此也

以其用言之諸侯朝大夫聘見于天子與大射鄉射事人無說笏矣入太廟說笏則失之簡瀆非禮也是事神亦不說笏也小功之服雖勝情不說笏矣當事而免事勝禮則說之是無事亦不說笏矣總之皆不說笏也摺笏之禮既指必盥手為將執事也既盥之後雖有執事于朝弗有盥矣為不再盥故也

不但已也凡陳事而指畫于君前用手為失容則必用笏造君前

受命之命慮有遺忘則必書于笏由是推之可見笏人人之所畢用也故先王因而飾之以辨上下而致其用焉

見于天子等事姑舉以示例畢用又因上而推廣之不然便違了天子矣出新義應氏曰始而進見則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及其進見受命則又退而書之心思恍惚之間對揚造次之頃謹敬君命慮有廢思而進退始終皆假笏以書之是不謂之畢用乎此是畢承本條說者

以其度言之笏之度長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此度之同者也天子方正無殺矣諸侯從中新殺至上止博二寸半大夫士又從中新殺至下亦博二寸半是其殺處皆六分三寸而去其一也此度之異

者也

卷之五

大

長博之制上下所同殺之制上下所異者以大夫士又殺其下前章言前詘後詘是也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註言天子諸侯俱上殺者非

天子素帶 十節

此詳帶結之制也凡帶以素絹為質有裏又有緣為飾而緣兩旁之耳與垂下之紳並腰之前後是謂終辟故素帶朱裏終辟惟天子為然

辟緣也

而諸侯素帶終辟不得朱裏矣

大夫之素帶惟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為辟垂腰後不緣矣

士則殺其二用練緇為帶不得用素一也單用之而緇緇其兩邊為緣不得用裏一也惟緣其紳為下辟不得緣兩耳三也

居士道執義成充實光輝故錦帶尚文也弟子欽華就實近裏者已故緇帶尚質也

天子至士之帶用之朝祭之服者有因分異制意居士弟子用之燕居者有因道異制意居士道藝處士也

此明結之制也帶之交結處口紐合并其紐用組以約則帶始束而不可解矣其廣三寸其長也則齊于帶帶即紳也紳之長制士三尺自腰而下為稱也士以上可知惟有司欲便于趨走則二尺有五寸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大

耳不觀之子游之言平人長八尺腰帶而下四尺五寸三分之而紳居二焉是長三尺之謂也豈惟紳然蔽膝之鞶與組約之結三亦皆長三尺也此以知結之長制也

紳長制至紳居二焉統論紳之長以見結之長與之齊而並言亦齊也

此明帶之博制與緣色也凡帶用之朝祭之服故曰大帶大夫大帶其博四寸以上可知矣其以雜色為辟緣也天子諸侯則上朱下緇蓋朱者盛陽之正色綠者少陽之閒色示體陽于上而布之于下也大夫外以玄內以黃蓋玄者入色黃者地色示君尊于外面臣順于中也士則內外皆緇示質也其博二寸而再繞腰一面以成四寸此

其制也

此明帶之精功也。凡君大夫士之帶。當率經之處。鍼線細密。不見用。之之功。若無威功者。然此其制也。

此有事之儀也。謂服具矣。不能無所事也。于是乎帶之餘組及帶鉤之垂者。束而約之。服勤勞者。當其有事。則收斂而持之于手。或事迫而走。則頓而抱之于懷。庶有趨事之勤。而無傾跌之失也。

此詳韠之制也。玄端服之有韠也。所以為膝蔽也。其色之不同也。君則以朱。大夫則以素。士則以爵色之韠。蓋韠象裳色。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皆象爵色。此韠之色。因分而異者也。其圍殺直之不同也。天子直。四角無圍無殺。示方正于天。

禮記手說

卷之五

手

下也。諸侯下前上後。各殺五寸所殺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于天子也。大夫下方而圓。其上方。變于君也。士則上下方正。以其賤不嫌與君同也。此韠之形。因分而異者也。韠下廣二尺。象地上廣一尺。象天。其頸五寸。象五行。肩博二寸。象陰陽。以其繫于革也。故并言革帶之博焉。此則無貴賤一者也。

頸中央狹如頸也。肩兩旁之角如肩也。

一命緼韠 節

此記侯臣韠佩之制也。韠之在侯服者曰韠。其佩玉而橫于上者曰衡。一命者公侯伯之上。于男之大夫也。其韠則緼。赤黃色。緼而未車也。其衡則兩黑色。隱而不顯也。再命者公侯伯之大夫。于男之卿也。

其韠則亦發見而著矣。其衡亦兩也。三命者公侯伯之卿也。其韠則赤。其衡則黑。視國為顯也。此以命數之多寡為制者也。

王后祥衣 三節

此詳后夫人以下六等之服也。殺刻且繪之。羣形于玄衣者曰祥衣。王后從于祭先王服之。殺刻且繪之。羣形于青衣者曰榆狄。夫人從公侯伯祭先公服之。殺刻而不繪之。羣形于赤衣者曰屈狄。于男受王后之命者服之。此內服之行于上者也。

祥音輝。當作羣。榆音樞。當作屈。狄音通。屈周禮作闕。祥榆皆刻。羣為羣形。以五采畫之。而綴之于衣。屈狄則但刻形而不畫。故曰屈也。新義此周禮內司服所掌王后之六服。服皆袍制。衣裳相連而

禮記手說

卷之五

手

色同者王后六服。尊卑故別而言之。羣羣皆雉名。伊洛而南有雉素質而五色備者曰羣。江淮而南有雉青質而五色備者曰鵠。

黃衣曰鞠。公侯伯之大夫。于男之卿。再命者其妻服之。白衣曰縗。公侯伯之士。于男之大夫。一命者其妻服之。黑衣曰縗。于男之士。不命者其妻服之。此內服之行于下者也。

凡妻貴從夫。故得各服其命數之服。唯天子世婦二十七人。必俟。舉獻廟時。命之服乃服耳。其他則皆從夫之爵位也。

新義由上文推之。后以下三夫人。得視女君服。屈狄九殯得視。命服。納衣。御妻視士服。祿衣。唯世婦上不可僭夫人九殯之服。下

不可無別于節表則宜服禮衣而其服也則以獻爾

凡侍于君 節

此臣侍君立之敬也。凡侍立于君，身容必俯，惟俯故以紳則垂，以翼則委，而足如履之，以順則若賓臨前，以手則拱而下垂，此皆磨折之容也。且日必端，日端則視下而不上，恐驕也。耳端則聽上而不下，恐略也。然其視下，非過卑也，下不過帶上，不過裕，此視下之則也。其聽上，非過高也，侍立在右，聽言向左，欲其聽之審也。此聽上之則也。其正敬之所發也。

○視下而聽上句，出題而字串，蓋磨折則視下，然視雖下而聽則上，正敬之自然中節處也。

禮記年說 卷之五

凡君召以 節

此臣承君命之敬也。人君之召臣也，有節以玉為之，所以明信也。有二節者，有以一節者，合之為召以三節焉。二節事急以走，一節事緩以趨，此其稍異者也。而總之皆不可有緩心，如在官，朝廷治事之處，地之近者，可以候候，而不候候，在外官府室家之處，地之遠者，可以候車而不候車，蓋聞命即行，敬之至也。此二節一節之所同也。

士于大夫 節

此士敬大夫之禮也。士于大夫，尊卑有間，若大夫請士，不敢拜迎，恐其恭拜也。去則拜送，以賓出不顧，則不恭拜，可以伸其敬也。若士見于大夫，則先拜于門外，然後進而見面，若大夫出迎而答其拜，則走

避之皆敬之道也

士于君所 二節

此皆士之禮也。士于君所，言禮君前臣名，然大夫及矣，則稱謚及字。士沒則稱名，敬貴賤賤皆所以尊君也。若與大夫言，其生者，士則名，所以自卑，大夫則字，敬其類也。

士于大夫，所有其國之公諱，尊有所伸也，無其家之私諱，卑有所屈也。凡祭祭神也，廟中不許教學，臨文不諱，見曲禮。

古之君子必佩 八節

此詳佩玉之制也。古之君子佩玉，未有無故而去焉者，故曰必也。取乎佩玉也，人之一身有左右，而行居其中，玉之鳴也，右則中平，左則中平。

禮記年說 卷之五

角左則中平，宮羽五音克諧，身心相應，乃所謂佩玉也。

纂註徵為事，事道宜修，角為民，民道宜勤，故在右，右為動作之本，宮為君，君道宜靜，羽為物，物道宜積，故在左，左為無事之方，如此則遺了商音，有說商為肅殺不用者，豈有五音而去其一之理，大要只取玉聲之能中略分左尊右卑意耳。古人文字不必周全，而在其中也。

然非玉之能自中也急趨也，以采齊之詩為節，蓋采齊詩之和緩者也，所以舒其急而不使之迫也。緩行也，以肆夏之詩為節，蓋肆夏詩之嚴敬者也，所以振其緩而不使之怠也。其直去而回轉曰周，周旋宜圓，則中規之圓，其直去而橫轉曰折，折旋宜方，則中矩之方，進而

前其身略俯如揖而不過于其退而後其身微仰如揖而不過于其趨行周折進退之間蓋乎行矣而皆各得其節大然後佩玉之聲然可聽而右果能中微角左果能中宮羽是所貴乎佩玉者也不但此也故君子在車則聞轡和之聲矣今行則鳴佩玉焉無時無處而不得其養是以心中無斯須不和不樂而非違邪僻之心無自而入也乃知心貴得養而養心資乎佩玉所以君子必佩玉也

詳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歌采齊歌鹿更如此則周折進退何不敢乎祭計又分和之以樂節之以禮皆拘總之佩玉所以養心心和而與玉聲之和相應所以可貴耳和鈴也驚在衛和在執方氏曰心內也而言入何哉蓋心雖在內

禮記手說

卷之五

玉

有物探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故以入言焉

此明世子必佩玉也君子必佩玉矣唯世子有君在則不佩玉以自謙所謂不佩玉者非去之也設而結之耳左結佩右設佩總是明其設而結之也若而無處則設佩不敢去德也朝而見君則結佩不敢去德也此不佩之所以為佩也

舊說泥注右設佩作事佩居則設佩又作玉佩一設佩作兩樣解固非新義兩設佩通作事佩不知本文何常有事佩之說乎古人文字之妙多是互見請合前後文細參之舊說附錄摘訓右之設佩雖君在也而非玉也左結佩則玉矣若之設佩雖玉也而非君在也朝結佩則君在矣可見君在不佩玉蓋結之則有玉與無玉

同雖佩與不佩同也新義兩結佩一樣則兩設佩亦宜一樣解居則設佩則結佩可知朝則結佩則亦不必設佩矣蓋居非獨處但非臨朝對羣臣時耳此正于事父之時故必設事佩朝則森嚴之地此時無論君臣故但言結佩示不必設佩也

此明森之佩玉也凡佩玉者遇齊時則結結其佩而服爵弁恐有聲以散其志也此佩之所以為不佩也

結音爭屈也謂結其較而又屈上之也當禪士服齊則諸侯大夫亦服之帶說只重佩上

由是觀之可見凡帶必有佩玉唯喪故乃去之耳非喪故未有去者也佩玉貴其有聲銜牙觸瑱而為聲者故必有銜牙夫君子所以無

禮記手說

卷之五

玉

故玉不去身者蓋以君子修德于玉比德焉以有象之玉而擬無象之德庶幾藉有德之玉以成如玉之德德無時而可去則玉亦無時而可去矣

新義不佩玉有三世子及齊喪是不知君在及齊皆不可以言去唯喪乃可以言去也銜牙觸瑱之玉其形似牙按佩玉之制上橫曰珩下繫三綬貫以瑱珠中綬之半貫一大珠曰璜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衡牙兩旁綬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琕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瑱又以兩綬貫珠交貫于瑱上繫于珩之兩端而下繫兩瑱行則銜牙觸瑱而有聲此詳玉色與綬色之辨也玉之佩也必有綬蓋綬所以貫佩之珠玉

而相承受也。天子則佩白玉而玄組纓。蓋天子德極純潔，故比玉于無取之白，而體天道，故有取于天玄之纓也。

公侯有鎮靜之德，而體陽道，以長人，故佩山玄玉而朱組纓。山者，重不遷，朱者，正陽之色也。大夫有通達之德，而體陰道，以事人，故佩水蒼玉而緇組纓。水者，周流無滯，緇者，陰幽之色也。世子之德美而文，故佩瑜玉而綦組纓。瑜者，玉之美，綦者，色之文也。士德未成，而位未顯，故佩瑞琇而組組纓。瑞琇，次玉之石，緇者，赤黃之色也。此皆所謂比德于玉，而不去身者也。

若孔子聖德，于燕居之服，止佩象牙之環，其廣五寸，不敢表其有如玉之德，以雜色之綦組為纓，不敢示其有純德之美，然亦可以見玉不去身之意矣。

○楊慈湖曰：至矣哉象環之無聲乎！佩無聲之象環，後學莫之曉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所共視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

童子之節 二節

此童子衣服之制也。童子之禮節也。緇布為衣，全體未成也。其緣則以錦，紳亦錦，并紐亦錦，束髮亦以錦，且皆朱錦也。所以為飾也。童子不裘不帛，恐溫傷氣，且戒奢靡也。不屨絢，未習行戒也。雖有親之喪，不為着服，但往聽主人之使令，而不加麻經，為父在也。無事則立之北南面，正所謂聽事也。若見先生，則從人而入，不敢以卑沙。

煩尊長者為禮也。

侍食于先生 二節

此成人之禮也。先生齒德尊于己者，異爵，爵貴于己者，若侍食于此二者，則後祭，示饌不為已也。先飯，示為尊者嘗之也。此侍食之禮也。若平交賓主，客盛主人之饌而祭，則主人辭曰：不足祭也。謙也。客與主人之飯而餐，則主人辭以粗疏，亦謙也。嘗者，食之。主人自置其醬，則客亦自徹之。禮尚施報也。此賓主之禮也。

此徹食之禮也。一室之人，同者共事者，相聚而食，非賓客之席，有主可論也。則但推少者一人徹之而已。不但此也。有一室之人為同事而相聚以食者，亦無賓主之分，亦一人徹焉。凡燕食，婦人不徹，弱不備禮也。

食棗桃李 節

此食瓜果之禮也。主人有以瓜果食者，其食之也，棗桃李則但食其肉，而不極于核。瓜則祭其橫切之上環，食至于中，則棄其所操可也。皆不盡食之意也。

新義二者皆主人之物，弗致之類，則為客之禮也。弗致，舊謂懷其核而不委棄之于致字欠切。

凡食果食 節

此共食之禮也。古人有嘗食之禮。凡與君子共食，若是果食者，則我君子無所事嘗也。若是火熟者，則先君子嘗食之禮也。不可一論也。

有慶非君賜不賀

此慶賀之禮也。卿大夫士之家，設有喜慶之事，必君賜如爵命土田車服之類，則當賀。非君賜則不賀，蓋以君賜為榮也。

有慶者

缺文

孔子食于季氏 節

此聖人處夫禮之事也。凡客之禮，將食必興辭，食則先獻次般至，得乃飽而餐。孔子食于季氏，不辭而食，又不食肉，即告飽而餐，蓋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

君賜車馬 四節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夫

此受君賜之禮也。君之于臣有賜車馬者，有賜衣服者，其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是車馬，則乘之以詣君所而拜謝。衣服，則服之以詣君所而拜謝。所謂再拜，敬之至也。

若是諸侯之卿大夫，使于王朝而受天子之賜者，亦必歸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君未有命，未敢即乘服也。皆所以敬君也。

就問車馬衣服有恩命所特賜者，有常秩所宜得者。乘服以拜賜者，其特典也。弗敢即乘服者，其常秩也。雖常秩而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慎之禮。註謂諸侯卿大夫受天子之賜，云不知其方受

天子之賜時，可弗乘服以拜賜乎？否也。如已乘服拜賜而歸，又獻于其君，待君之命而後乘服，是二天子也。新義和經弗敢即二字

當是常秩所宜得者，決非若註所云也更詳之

此申拜受之禮也。凡君有賜則拜受，禮也。拜者當行稽首之禮，首重左手以按於右手之上，而頭與手俱至地，所以為敬也。

此申再拜之禮也。已拜受人往拜為再拜，為重賜也。酒肉之賜輕，故惟拜受于家而已。弗往再拜也，所以為稱也。

凡賜君子 節

此貴賤之分也。凡將之以禮曰賜，賜必君子，惠之以物曰與，與必小人。一者貴賤殊，故不可同日，所以為辨也。

凡獻于君 三節

此大夫士拜獻拜賜之禮也。凡獻于君，大夫使宰，不親往也。士則親往。然皆再拜稽首送之，蓋初遣宰時已拜送矣。及至君門，則或宰或士，又拜送以授小臣也。以美食膳于君，必有牽挑荷者，防不祥之變。

禮記手說

卷之五

竟

或干之也。挑以其性，牽以其氣，荷以其形。于大夫去荷，于士去牽者，形不如氣，氣不如性也。惟挑不可去焉，皆造于膳宰，以不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

此釋不親獻之義也。大夫有獻使宰，則及門之時，宰拜而大夫不親拜者，蓋恐君之出受而答已，不敢當也。所以不親也。

此釋士親之義也。大夫往君門而拜君，昨日之賜及門告小臣，小臣入白。大夫即拜拜竟即退，不待小臣報諾，亦恐君召進之而答拜也。若士則拜竟不退，必待小臣報諾而後退。既報又拜君之諾，乃退，以

君不答拜故可伸其敬也所以士親也

大夫親賜 三節

此大夫士相賜獻賀之禮也大夫親賜士士既拜受矣又往拜于大夫之室亦再拜之敬也所以答親賜也衣服弗服以拜下于君賜也敵者尊卑相等有獻而主人不在不得親拜受則往拜于獻者之家若有則不復往拜之此拜賜之辭也

凡于尊者有獻敬也而不敢以直聞如云致馬齊于有司及贈從者則謂曲以致其敬也

上于大夫尊卑遠若有慶事不敢承受大夫之親賀下大夫于上大夫尊卑近可以承賀此受賀之辭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子

親在行禮 節

此親在之禮也人子于親之在也凡行禮于人必稱父不敢私交也人或賜之則稱父拜受之不敢私受也皆謂不敢自尊禮也

禮不盛服 節

此見郊禮之盛也大凡禮不極盛者則服不內充郊禮禮之盛者也故天子之大裘不褻敬之至不敢見美也乘大路不式敬之至不敢分用也此所以為盛禮也

充有收斂為實專一聚積之義即所謂敬之至也古人入間必式所以敬賢今亦不式矣總敬上看諸說在不弔裁上下平對非

父命呼咩

三節

此重孝子不忍之心也人子于父命之呼也唯而不諾蓋唯速而諾緩而慢也手執業則投之非棄又可知矣食在口則吐之非食又可知矣走而不趨急于應命禮也

人子于親之老也出而易方則恐召已而莫知所在故不易方復而過時則恐愆期而貽親之憂故不過時遇親有疾則憂形于色而容不盛此亦人子盡孝之體而要皆常行疏節未可為大節也

惟至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以其汗漬批點之處手澤猶有存焉者爾母沒而枯園不能飲焉以其口旁潤澤之氣猶有存焉者爾蓋雖父母既沒而挾其書執其器則想見其人哀痛慘怛至不能讀且飲焉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可謂終身之大孝矣豈區區疏節可比哉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子

廣慶堂藏板

不能猶不忍也

君入門介 二節

此兩君相朝之禮也凡門中央樹短木曰闌兩旁有長木曰棖賓君入門由闌西之中上介卿從賓在後稍東而衣拂闌大夫中介以次而西適當賓後中干棖闌之間上木介則極西而衣拂棖主楨入門亦如之但由闌東耳

此卿大夫聘賓之禮也卿大夫聘而為賓其入也不敢中門稍東而近闌避國君之體也不復門限為不悖也聘享奉君之命公事也由闌西用賓禮也私覲私面申已之信私事也由闌東用臣禮也

君與尸行 六節

此詳行步之節也。君行也，與尸行也，分至尊，故行緩而步狹，接武，二足相蹠，每蹈于半，不得各自成迹也。大夫漸卑，足迹相繼，則稍速矣。士極卑，足開而間容一跡，則又速矣。此節之以分異者也。此外凡遇徐趨之時，其行緩者，皆當用此行步之節矣。

新義與舊及也。唯君之行與尸之行，接武，大夫則繼武矣。士中武矣。此言大夫之行與士之行不同，于君與尸之行也。註乃謂大夫與其尸行，士與其尸行，可啖若徐趨，正與疾趨對，註却謂或徐或趨，將亦訓疾趨為或疾或趨耶？此尤可啖。

行有當疾趨者，其履頭固欲發起，不以接武繼武為拘，然而手容必恭，足容必重，不可或低或斜而移變其常度焉。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圭 廣慶堂藏

又有當回旋而如圈豚行者，則足循地而不舉，足既不舉，身又俯抑，故齊曳地，如水之流，其行于席上，亦當然也。此又徐于徐趨者也。有當端直行者，身亦小抗，故頭直臨前，而頭如屋簷之垂，其進步則如矢之直也。有當奔急行者，則履頭刻剗而起，欲速故也。此又疾下疾趨者也。

又有執龜玉行者，龜玉重器，故執之者，舉足之前而曳其後踵，促疾而不取闊步，踣踣如也。此又以執器為節者也。

凡行雖有徐趨疾趨，執器不執器之不同，然必其心恭敬，而見于容者，惕而又惕，蓋一不惕則行步之間，必有失其常度者矣。此行者所

當致詞也

此承上言行步之節而約之于敬也。註訓惕惕，直而且疾，謂行于道路，回枉失容，舒緩近惰，皆與惕惕不切。

廟中齊祭 十八節

此詳君子一身盛德之容也。廟中禮法之所在，故其容收持而嚴正，專主敬也。朝廷政事之所出，故其容修飾而詳整，張拱而安舒，兼敬文也。

君子之容，心泰故閒雅舒達，此燕居之容也。心敬，則齊肅嚴謹，此見尊者之容也。

足容重，不輕舉移也。手容恭，不慢弛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圭

口容端，不勝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

聲容靜，不嗷咳也。頭容直，不傾頗也。

氣容屬，似不息也。

立容德，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也。

色容莊，矜持不放也。坐容尸，尊嚴若神也。

燕居之時，與告語于人之際，其容則溫而又溫，所謂申申夭夭，匪怒伊教也。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肅其如在之誠也。

此居喪之容也。喪容畢集，有所失無所歸也。其色容則憂思而不休，其視容則驚懼而惑昧，其言容則綿綿而低微，皆所謂畢集也。

此軍旅之容也。戎容暨暨，果毅遠徧也。其言容則嚴飾而簡辭，其容則振厲而莊肅。其視容則望徹而明審，皆所謂暨暨也。

立之容貶卑者，不為矜高之態也。雖貴貶損卑降，而必期于正。若佩其容柔媚其色，則流于潤矣。故戒之。

疑問立必有分辨，自卑下古大臣行止不踰尺寸者，是其辨也。不必讀為疑，疑是。

頭頸必中，頭容欲直也。

山立如山之巖然，不搖動也。

時行，當行而行也。

以行步言，不可說做因時制宜。

禮記手說

卷之五

音

氣之盛也。本體充而填實于內，則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所謂揚休也。

疑問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頓實，是充實揚休是光輝，註息之出也。如陽氣之煦物，其來無窮，似未得，且讀揚休為陽煦，何等實解。

玉色，外潤而內涵也。合之皆君子之容也。

凡自稱 十一節

此稱名之禮也。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曰予曰人，謙也。一者無對之稱，以予一人而君臨天下，則其職重矣。

伯之自稱，則曰天子之力臣，蓋二伯分主畿外諸侯，所謂股肱之臣也。

宜力四方者也。謙于力臣，則當勉者在德矣。

諸侯之于天子，其自稱則曰某土之守臣某，蓋莫非王土，特為王守之而已。此知其職矣。

其在邊邑則自稱曰某屏之臣某，蓋取藩屏之義，非蔽內而捍外，不可矣。

其于敵以下則自稱曰寡人，蓋謂寡德之人，謙也。自稱曰孤，蓋謂特立無德亦謙也。擯者亦曰孤位卑，無異詞也。以上皆諸侯朝于天子之稱也。

上大夫自稱曰下臣，蓋謂下等之臣，謙也。擯者曰寡君之光，繫老子君尊也。下大夫自稱名，降于上大夫也。擯者曰寡大夫，稱寡謙也。稱

禮記手說

卷之五

音

尊也。世子自稱名，謙也。擯者曰寡君之政，明繼體也。公子則自稱曰臣孽，稱臣，避為君也。稱孽，不匹適也。以上皆諸侯之臣聘于鄰國之稱也。

此家臣之稱也。士為家臣，自稱于所臣事之大夫，則曰傳達之臣，蓋士賤，給其主之役，使猶驛傳之車馬，供急遽之使令也。自稱于外大夫曰外私，蓋大夫之家臣稱私人，言外別于己所臣事者也。

大夫之擯詞，固曰寡大夫，寡君之老矣。然亦有不同焉。如大夫非奉命，以私事使鄰國者，大夫乃以己之私人擯，私事使而私人擯，則擯詞上大夫下大夫皆降而稱名，不敢稱寡大夫，寡君之老也。

大夫聘鄰國，隨行當謂之介，曰擯者，猶是主人之副，今以在賓館

而主國致禮則已爲主人故稱擯也私人已之屬臣也

若是以公事擯而非已之私事則擯詞乃得如前稱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耳

所以然者蓋大夫有正聘之往君必與之公士以爲擯非若私事之以私人擯也禮既重矣安得而不重其稱曰寡大夫寡君之老也哉前公士擯只說非私人且勿露正聘意至有所往方可說出明堂位

新義明堂自古有之此篇爲美周公而作言其生則踐天子之位建不世之功及則用天子之禮樂備歷代之制故魯以侯國而用王禮周公故也殊不知周公相踐祚未嘗自踐祚也魯之郊禘

禮記手說

卷之五

五

或有之然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誣其誇有不待辨而明者唯是四代禮樂服物器具亦略具于斯焉則致禮者之所不廢也

昔者周公 五節

此首言周公所制明堂之位也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新義分明有個天子在周公特輔相以朝諸侯耳未嘗身踐天子之位也此二句不曾差差在下文周公踐天子之位句舊註天子即周公者非

此明公侯伯子男之朝位也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

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面北而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諸伯以下言國象上位也門即應門明堂無重門門東門西門內之東西也

此夷蠻戎狄之朝位也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東夷北狄西戎南蠻各從其方之門其上皆以右爲尊獨南面東上者不然方氏以爲南面者疑于君故與北面者同其上也

此九采之朝位也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禮記手說

卷之五

五

廣義堂藏板

此是九州之牧諸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貢天子也王制于采之外曰采

此外有四塞之國蓋夷狄在九州之外者其朝位無定若天子新即位或其國君易世皆一來朝告至故曰四塞世告至也此皆周公所制明堂之位也合上而觀諸侯之位三公中階諸侯左右中國處內四夷處外明堂也者非明諸侯之尊卑也乎此之謂朝諸侯于明堂也

新義不言何在疑亦在其方之門外而又次于四夷也明諸侯之尊卑與首諸侯字正相應謂周公所制明堂之位則可謂周公明堂之位則不可

此總言周公大功封魯得世用天子之禮樂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
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
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
服七年致政于成王

新義見國名疑即鬼方荆楚之國其地好鬼故名劉氏曰此蓋周
洛陽舊有周公曰朕欲于明辟篇終又有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惟七年之語遂生此說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于成王也
殊不知復于明辟周公嘗洛遺使告卜之詞其所謂復乃復命非
復政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

禮記手說

卷之五

末

廣慶堂藏

復之有受命惟七年者史臣說周公留後治洛凡七年而薨也非
謂周公踐位七年也故謂周公相成王制禮樂頒度量則可謂踐
位致政則不可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
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
載弧韋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大帑版祭天之車所以圖旅旌旗之幅者其形如弓以竹為之
鞞則弧之衣也旒屬于旗之正幅而畫日月以為章即天子所畫
之太常也新義地方七百里此漢儒誇辭周禮雖云諸侯之地五
百里蓋兼附庸言之然其制實未嘗行故孟子止言公侯皆方百

其說是半王畿矣何止有車千乘耶程子曰王介甫謂周公能為

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
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宜
為也周公乃盡其為臣之職耳豈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許氏曰
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工使史角往魯
魯公止之略史謂魯公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是魯自用之也
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為明堂之說與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

魯禘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以周公配之方氏曰止用時王之禮

禮記手說

卷之五

末

廣慶堂藏

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故郊特牲諸侯祭以白
牡乘大路謂之僭禮也

此詳禘祭之器也盛酒之尊用犧尊象尊及山罍盛爵也酒之尊則
用黃目

尊酒器也犧尊一音沙刻畫鳳形安妥然也一云刻為牛形又云
尊為牛之形象尊以象首飾一云尊為象之形也山罍刻畫山露
之狀于罍也黃目黃彝也

其酌鬱鬯以灌也用玉飾之贊而大圭為贊柄其祭時薦菹醢也
玉飾之豆與雕柄之簋其行酒之爵則用夏之琖以玉飾之仍因其
形而雕飾之其行加爵也賓以璧飾之散夫人亞獻以璧飾之角其

虞仲之組則用虞之梳夏之歲以上皆禘祭之器也

玉璫大圭周鼎玉豆雕簋殷器卷邊屬璫夏爵名加者夫人亞獻于尸也夫人先用璧角獻尸後賓用璧散獻尸散角皆以璧飾其口此先言散後言角使文也虞組名梳夏組名歲

此詳禘祭之樂也升樂工于堂上而歌清廟之詩堂下以管吹象武之詩朱于王威者袞冕而執之以舞武王伐紂大武之樂又服皮弁素纁見初衣而舞夏后氏大夏之樂又樂名昧者東夷之樂也樂名任者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者言周公滅業之盛光被四夷故廣大魯國禮樂之事以示于天下也清廟周頌朱于赤盾王威玉飾斧柄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五

早

廣慶堂藏板

此詳禘祭之見服儀節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首飾服褱衣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邊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舉其職事百官有廢職不舉者則服上刑而天下皆大服周公之德以爲宜饗此此以上皆言魯禘如天子之制也

副首飾也副之言覆以其覆被乎首而爲名詩副笄六珈是已褱褱衣也本王后之服亦以尊周公用天子禮樂得服之也房太廟之東南室也贊助也命婦內則世婦外則卿大夫之妻也

此言時祭大蜡如天子之禮也是故夏初秋嘗冬烝春秋省而大蜡天子之祭也

魯在東方或有朝于方岳之歲則廢春祠故此略之秋省省歛也

省歛則知八蜡之通石故遂因之而大蜡也

此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魯無明堂而太廟如明堂之制是天子明堂也諸侯無皋門應門而魯庫門之制則如天子皋門雉門之制則如天子應門也

天子五門路應雉庫皋諸侯三門路庫雉

此言施教令如天子之制也振木鐸于朝天子之政也

木鐸金口木舌發教令則振之所以警動衆聽

此言廟飾如天子之制也山節藻梲

複廟上下重屋也重檐檐下復有板檐免風雨之壞也

刮楹以密石庫柱使之精澤也建鄉每室四戶八窓窓戶相對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五

望

達通也鄉窓屬也

反坫築土爲坫在兩楹間兩君好會獻酬畢則反爵于其上也出尊尊在坫之南南在外凡物內爲入外爲出也

圭爵禮器之重者則爲崇高之坫以康安之刻文于屏而文理疏也魯之廟飾如此此皆天子之廟飾也

此詳車旂及駕馬得兼前代如天子之制也車有鸞和曰鸞車者存虞氏之路也有曲輿曰鈞車者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木輅尚質殷之路也乘路玉輅尚文周之路也此兼四代之車制也

載于車上有旂交龍曰旂有虞氏之旗也以旄牛尾注于杠首而垂之曰綏夏后氏之旗也殷之大白白色旗也周之大赤赤色旗也此

兼四代之旗制也

綏讀綏

駕車者有馬夏后氏駱馬黑龍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蒼龍此兼四代馬之色也

此詳牲尚酒器得兼前代如天子之制也以牲言之夏后氏尚黑駱白牡周駢剛此兼前代之牲尚也

駢赤色剛壯也

以尊言之有瓦尊曰泰者有虞氏之尊也有山尊夏后氏之尊也有無足而底著于地者曰著殷之尊也犧尊象尊周之尊也

以爵言之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

禮記手說

卷之五

星

鐘磬也畫為禾稼爵如雀形

灌尊鬱尊也夏后氏以雞夷刻雞形于彝上也殷以卒周以黃目

夷讀為彝法也以其為餘尊之法故稱彝

其注酒之勺夏后氏以龍勺柄頭刻龍形也殷以疏勺刻饒疏通也

周以蒲勺合蒲為鳬頭形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未微開也此兼前代之酒器也

此詳樂器得兼前代如天子之樂也

以上為鼓未有鞀華之聲以黃為梓未有斷木之利以華為簫未有截竹之精此伊耆氏之樂也

玉磬則或附或搏琴瑟則或指或擊而琴瑟有大琴大瑟中琴小瑟

之不同此皆四代之樂器也

之不同此皆四代之樂器也

註稱搏以華為之充之以饒形如小鼓指擊謂祝歌所以節樂大琴離也大瑟灑也

此言世室如天子之制也周祖文王為文世室而魯以魯公之廟比之是魯公之廟文世室也周宗武王為武世室而魯以武公之廟比之是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皆不毀之廟也

魯公伯禽也武公名敖獻公子伯禽入世孫也

此言魯立四代之學如天子也魯有藏策盛之原曰米原者即有虞氏之學曰序也教養之義也有習射曰序者即夏后氏之學曰序也

有序之義也有習樂曰特宗者殷之學也有半辟雍之制曰頤官者周之學也此所謂四代之學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五

星

此言其實器戎器與天子同也崇鼎實鼎大璜封父通天子之器也

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崇實封父越皆國名鼎烹飪之器大璜玉也棘戟也方氏曰凡此

即周官天府所藏大寶鎮寶之類是也

此言魯所有之古樂器也夏后氏之鼓足鼓有四足也殷極鼓實之

以柱也周縣鼓懸于簣簣也垂之和鐘虞工官之鐘其聲和也叔之

離磬無勾氏作磬別名叔其聲離也女媧之笙黃女媧氏作笙黃則

笙中之金華也

宋記石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象物生之形故謂之笙

夏后氏之龍簋簠橫曰簠植曰簠所以懸樂器者以龍形飾之也殷

之崇牙刻木爲之施于其上以挂鐘磬其崇如牙也周之璧璽上
垂繒爲繫載之以璧下懸五采之羽而挂于其角焉此皆古之樂器
也。

此言魯所有之古禮器也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
周之八簋四者皆盛黍稷之器也

祖有虞氏以梳形四足如梭也夏后氏以歛足中央加橫木爲橫
之形也殷以椳足橫木爲曲撓之形如椳之枝也周以房祖祖之
上下兩間有似于堂房也

夏后氏以楊豆木質不飾也殷玉豆以玉飾豆也周獻豆刻畫鳳羽
也此皆古之禮器也

禮記集說 卷之五

獻讀爲安與儀尊同義

聖

廣慶堂藏

此言教勝得用四章也有虞氏服教教即教勝以華爲之無文飾也
夏后氏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又加龍以爲文章矣

此言牲醴所重亦兼前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
肺此用牲之兼前代也

夏后氏尚明水取于月淡而無味者也殷尚醴漸致味矣周尚酒則
味之美者此用醴之兼前代也

此言設官之兼四代也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新義當百里之國決不能備四代之官此皆誇詞也以此例上其
妄可知

此言喪祭之飾兼四代也有虞氏之綬達葬乘車所建旌旗之綬也
夏后氏之綢繡綢盛旌旗之竿以素錦也殷之崇牙周之璧璽上施
于懸樂之器此施于棺尺旌也

此總結上文之意也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
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稍弇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稍變也天下以
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朱氏曰羽父弇隱公慶父弇二君則君臣相弇矣夏父躋僖公
之變也太師華遠齊樂之變也僖公欲焚巫尪刑之變也宣公初
稅畝法之變也政逮于大夫政之變也婦人簪而吊俗之變也太
抵此篇多証

禮記集說 卷之五

大傳

聖

新義人本乎祖不尊祖不敬宗不成人道此篇專論人道之大
開口便從尊祖說起

禮不主不祫 二節

此明禘禮之大也禮不主不祫何也蓋以王者既立大廟以祭其
祖矣禘則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夫莫遠於始祖
而復禘其所自出莫尊於始祖而反以爲配是報本追遠之極矣
惟王者得行之也

朱子曰禘意最深長如人與祖考身心未常遠絕固易感格雖
天祭也猶有天地之顯然者至祭其始祖已屬遠矣今又推始

之所自出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于此哉
若諸侯五廟太祖百世不遷是及其始祖不得及始祖所自出也夫
夫三廟士二廟故必有大勳勞見祭于君乃得與祫四世及其高祖
以上再推不去此以見禮不王不禘也

○大事從其說新義註以大事為禘祭省於君為請於君不知三
廟乃分定的若可于請而及高祖又何用限為之制乎

牧之野 節

此明武王追王之意也牧之野代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大事也既
誅紂而退則有天下而為王矣于是禘祭以告天陳祭以告社稷
于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暨告而還周京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

禮記平說

卷之五

聖

奔走于祖廟行追王之禮豈父為太王季歷為王季西伯昌為文王
若是其不可緩者蓋以子孫里而為天子祖考尊而為諸侯是不欲
以子孫之卑臨祖考之尊也此追王之不可以已也

新義只以追王作主柴于上帝三句雖是告成功只要起執豆蓬
執蓬豆只要起追王末句則追王之故也疑問不以卑臨尊要
得好子孫卑也祖父尊也子孫王矣而不追王其父祖不將以
為天子而臨祖父之尊乎然以已意追王焉又不將以子孫之卑
輒用天子之號臨祖父之尊乎唯時柴於上帝祈于社故與于牧
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遂奔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王昌
若曰此皇天后土之所嘉貺也此天下人心之所共與也即釋

以繼之意是之謂不以卑臨尊也舊說不以祖考之卑臨尊大進
王之禮未嘗徧及其所及者固不以卑臨尊彼上祀先公者何徧
以卑臨尊乎

上治祖廟 二節

此明人道之不可不治也祖廟存上治之而便不忘所以尊其尊也
子孫在下治之而使可久所以親其親也苟有昆弟治之以全睦友
之道治之如何合會族人以飲食之禮大序之以班行之昭穆中
恩有隆殺屬有親疎皆出於天理之當人心之宜所謂刑之以禮
也夫人之大倫不外此上下君三者今皆以禮義治之則人道已
盡于此矣三治之外別無人道是以聖人重之也

禮記平說

卷之五

聖

禮記平說

新義合族二句單屬旁治不知族果止一輩人况已明言昭穆
平還從舊說為是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他未致詳所且先者五而民不與焉非不以民
為事也行五者而民自治也五者惟何一曰治親上治下治旁治也
二曰報功由親以及功臣也三曰舉賢由已用以及未用也四曰使
能由德以及才也五曰存愛由全而遺之前與滅繼絕以不忘其功
德也此所謂且先者五皆與民無與也然信能行之而一得于天下
上無弊政民各得所無不足且賸者如五事之中有一事舛戾則
政煩與民不自保矣是則雖不與民而民亦何常不與也哉然五者
之中治親為首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蓋闔門萬化之

原孝弟行仁之本于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三治之不可已也

舊說存愛即在上四者加察蓋親功實能皆所當愛然稍不出于公則愛所不當愛者有之故要存祭也疑問云先世常有功德于民民思慕而不忘謂之愛為之興滅繼絕所以存其愛也大傳一篇總論周道存愛是周道之大者若將祭字解存字曰四者無私意之累何以曰所且先者五也此說極有理新義先字始字相應于治道中而五者為先於五者中而人道又為始一得一字是快詞與一有元良相似正要喚下面無不足無不贍以應民不與焉足而有餘之謂贍復義一得謂皆得有兼舉咸備意于天下意禮記千說卷之五

立禮度量 二節

此例舉帝王之不變以明人道之大也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有所變以示華必有所不變以明因如立禮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祿號異器械別衣服此七者皆制度之末所得與民變革以新其耳目定其心志者也

立考改易殊異別即變革也文章典藉也正者年之始朔者月之初服色者衣服所向之色也徽與麾通旌旗之屬徽之號亦隨所

尚而異如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類也器者禮樂之器制者節制之器衣服謂制度章采之別也新義聖人立法因民而已民之所安聖人不強去民之所厭聖人不強存通其變使民不倦天下豈有微法哉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四者天地之常經所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此聖人所以必自人道始也新義將可與民變革剔出不可變革者來正見人道之大

同姓從宗 四節

此承上男女有別而分言之有同姓之男女有異姓之男女主名治際會名者而異姓之男女有別矣從宗合族屬不通婚而同姓

禮記千說 卷之五

之男女有別矣

此明男女有別之道也同姓族屬從其宗之遠近而有合食昭穆之禮此在上人道治親中已具矣其有異姓之女來嫁本族者本無定位則隨其夫之尊卑而名之遂以此名為主治父際會合之事將見名者而尊卑分定男女其有別矣何至有淫亂賊逆之禍也哉何謂名者其夫為伯叔父屬乎父道者則妻皆母道名之為伯叔母也其夫為從子屬乎子道者則妻皆婦道名之為諸婦也弟妻不可謂婦兄嫂不可謂母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素昭穆其矣由是觀之可見名者男女上下尊卑大小得之則治治人之事非二而名則其大者可無致慎於稱名而以之為主也乎

。名者人治之大二句。推開說。即論語正名無所荷意。新義母道。道正是主名。處原不重在弟妻上。只是舉一甚者。以例其餘耳。此以周道論同姓不為昏之禮也。同高祖兄弟。四世而絕。服之。盡也。同高祖之父。五世而絕。是滅殺同姓也。六世同高祖之祖者。并祖免亦無親屬。於此時。易正姓之外。別為氏姓。是其族姓則于上也。而親屬之戚。又易。中下。般人有以五世後通婚姻者。或者其以此為可乎。

戚。單於下。即上親屬。易。宗。昏。姻。可以通乎。記者。設問也。正姓為正。姓氏為庶姓。故。齊。姬。姓。而三家各自為氏。春秋諸國。皆然。上高祖以上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五

五

廣慶堂藏

自有宗法以來。大宗百世不遷。庶姓雖別。而有正姓世系。以聯繫之。未常分別。又聯綴族人。以飲食之禮。不使殊異。故雖百世而婚姻。不可通也。此周道所以為至。而人始異于禽獸與。

此記者。自為答詞也。新義繁之以姓。則猶不失為同姓也。緩之以食。則猶不失為親屬也。雖百世無通婚之禮。况六世乎。

服術有六 二節

此言先王治服之道。承上章。四不可變而言也。服之為術。也有六。一曰親親。父母為首。次妻子伯叔也。二曰尊尊。君為首。次公卿大夫也。三曰名。若伯叔母。子婦。及弟婦。兄嫂之屬。上所言之。主名者也。四曰出。女在室為人。適人為出。及為人後者也。五曰長幼。成人與三屬也。

六曰從服。下文從服有六。是也。六服者。人人由于其中。而不能知。能制。縛得人心。定。故曰術也。

黃叔陽曰。術雖有六。然不過恩義二者。流行節制於其間而已。

六術之中。從服亦有六焉。一曰屬從。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也。二曰從從。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妾從女君而服。女君之黨。庶子從君母而服。君母之父。母子從母而服。母之君母是也。三曰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母本有服而服。於君母。則無服。弟為兄本有服。而於嫂。則無服。是也。四曰從無服而有服。公子服於君母。於外兄弟。無服。而其妻。則服之。妻於夫之昆弟。無服。而於姊妹。則服之。是也。五曰從重而輕。妻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三月。則為輕。母為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之三月。則為輕。是也。六曰從輕而重。公子服於君母。自為其母。諱冠。輕矣。而其妻。則為之期服。是也。

新義曰。從服不由己。而由人。從人而服也。為親而服。其黨曰屬從。以恩制也。非親屬而服。其黨曰從從。以義起也。本有服而勢有所拘。情有所屬。則又從無服本無服。而或勢無所拘。情得自盡。則又從有服。服本應重。而或宜於輕。則從輕。此有所嫌而屈也。服本應輕。而或宜于重。則從重。此無所嫌而伸也。

自仁率親 節

此明尊祖之義也。仁以情言。用仁循親之等。而上之至於祖。世遠者。

恩愛漸疎則祖名曰輕義以分言用義循祖之等而下之至其輕者出者名分愈隆則祖名曰重一輕一重自合如是其義然也非以輕意為隆殺也

新義此篇全以祖為主。率字與至字相呼應。不可讀斷。祖該始而曾祖而言親與祖如何可輕重。但從下推上去。必由祖而曾而高。從上說下來。必有高有曾。有祖有祖。故曰輕曰重耳。所謂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親親尊祖。總是仁。但人各親其親。或不知親之所自出。漸加輕去了。故以義斷之曰重要人必尊祖如親親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並舉。中著一與字特妙。其義義字。自義義字稍別。

禮記手說

卷之五

五

廣慶堂藏

君有合族

節

此明族人尊君之義也。君有燕飲之禮。以親族人。而族人不取各以其親而親君。限於位也。蓋君之位為君。族人之位為臣。君雖行仁以睦族。族人當守義以尊君也。

庶子不祭

節

此明庶子之無關於宗祖也。禮大宗祭祖。小宗祭禰。庶子不祭。明大宗小宗各有在也。不特不祭已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明不繼祖故也。蓋宗法由祖立。故庶子輕而宗子重也。

別子為祖

三節

此明卿大夫之宗法也。宗法何為而立也。別子不敢祖諸侯。于是乎

自為祖矣。其繼別則為宗。所謂大宗也。繼禰者則為小宗焉。此自其初一二世言也。至於其後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繼別為宗。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大宗惟一。百世不遷者也。五世則遷者。繼禰者為小宗。別子之子之後。五世而下。有四小宗者也。是故一世繼禰者。兄弟宗之。再世繼祖者。同堂宗之。三世繼曾祖者。再從宗之。四世繼高祖者。三從宗之。至於四從親屬。盡絕。此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蓋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毀。小宗高祖之統。高祖之服以情盡。而五世則遷。以廟之遷不遷。為宗之易不易。立宗之法本乎祖如此。所以尊始祖。故敬大宗。尊高祖。故敬小宗。是敬大宗者。尊始祖之義。敬小宗者。尊高祖之義也。宗法其可以不明也哉。

禮記手說

卷之五

五

其可以不明也哉

此明國君之子之宗法也。宗者統之義也。君無適昆弟。使庶兄第一人為宗。以領公子。其禮如小宗。于是乎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為宗。于是乎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若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可為宗。亦無他公子宗於已。于是乎有無宗亦莫之宗者。蓋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有此三事也。

纂註此節宗之大小。以嫡庶言。新義此宗乃一時統領之事。非如上節繼祖之宗也。程子曰。凡言宗者。以祭祀為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為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庶人宗之。此無

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父為大宗。此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稱。繼稱者為小宗。此有小宗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隔之却是隔也。如此說，則公子是也。公子兼別子，別子之嫡子，別子之諸子，三項說矣。又徐註看大宗小宗與前一條，謂公子之子未及五世，猶為小宗。而公子之身，已自別於正體，不敢宗其君。是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五世後，雖為大宗之祖，而今尚無繼嗣之子，是為大宗而無小宗也。無大宗，是謂有無宗。無小宗，是人亦莫之宗。新義除註，是一公子之身，而反覆言之。即此是無人宗，又即此是無小宗。終覺分疏不明，且無宗

禮記手說

卷之五

手

句更覺糊塗。細玩下節嫡庶二字，明明可據還從註為是。

絕族無移節

此釋六世無服之義也。三從兄弟，同高祖，猶服緦麻四從，則親屬絕，無延及之服矣。蓋服之相為，以有親。今親屬既絕，其不為服，理當然也。

。疑問絕族句，恐不若註所云。蓋六世親屬，猶或或有喪葬，必親免以相恤。是其服終有不可移者。何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親者自屬，而不敢散也。如此解，可應前同姓從宗合族屬，及後親親故尊祖敬宗收族。若註所云，恐教親者之為疎也。覺有有理。

自仁率親 節

此推先王親親之效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尊祖者，始于親。禮記手說

卷之五

親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稱。尊祖者，終于親。親是故人，道不過親。親而已。惟親親，則上推親之所自出，而尊祖矣。惟尊祖，則下推祖之所由繼，而敬宗矣。惟敬宗，則各親其同宗之人，而收族矣。惟收族，則報本反始，而宗廟之禮嚴矣。既嚴宗廟，則與宗廟相為存亡者，社稷也。可不重乎？既重社稷，則相與守社稷者，百姓也。可不愛乎？既愛百姓，則刑罰不濫，而中刑罰既申，則民有所措手足，而安民既安，則各樂其樂，而食貨所資，上下俱足。財用足，則人君財成輔相，制禮作樂，平日有許多志願，而未可輕議者，今皆可為。而百志成，百志成，則風易俗，而禮俗刑，禮俗刑，則協氣嘉生，薰為太和矣。豈不可樂乎？禮云：不顯顯也，不承承也。顯而承，無厭數於人矣。即此禮俗刑，然後樂

之謂也。而皆自親親始。此先王所以貴親親也。與。

○新義重社稷重宰乃謹重之謂。有固守意。非重社稷之禮之意。故註百姓即是庶民。愛者上之加愛。安則下之自安也。舊說有官與姓者。非疑問自志成。還主在上者。言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材成輔相以左右民。為人君者。然有許大志。而末可輕議。惟至民安而用阜。則制禮作樂。以開萬世太平。事可為而其志俱可自得矣。是謂百志成。故禮俗刑然。後世太平。事與心相念不萌之說。原其無謂。禮俗刑刑字。即儀刑刑字。言風俗易而自相儀刑也。自親親至愛百姓。通是工夫。此可以見君德之生。顯自刑罰中至禮俗刑。通是效驗。此可見人心之承奉禮俗刑。禮記手說 卷之五 五十六 廣慶堂藏

少儀

新義少猶小也。非幼少之少。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故名少儀。

開始見君子 三節

此詳請見之詞。蓋相接有名。交通之所以善也。記者因譚言聞之。見君子者。其辭當曰。某本意願聞名于將命者。但恐不得。遂為階梯之主。蓋君子尊始見又重。故婉以致其誠如此也。若賓主敵體者。則曰某固願見。不必如是婉矣。其有罕見。亦曰聞名。與始見同也。罕見則曰朝夕。不必言願見矣。惟賢者無論始見罕見。皆曰聞名。

為其無見也。

君子敵者。因人異其詞。罕見。因時異其詞。見君子在將命者。不得階主上有許多委婉之意。不在固字聞名字。固只作本字。註如固辭之因。新義訓再也。皆替不得階主。宗邵氏說。請解未盡。敵者以下。總不要補將命。

適有喪者。其詞曰。比欲比方於執事之人也。童子詞曰。聽事不敢止。成人但來聽主人以事使令也。亦不必補將命。

適公卿之喪。則詞當曰。聽役於司徒。蓋公卿之喪。司徒掌其事也。檀弓孟獻子喪。司徒旅歸四布是。

禮記手說

卷之五

五十七

廣慶堂藏

君將適他 四節

此詳送遺之詞也。君有朝會之事。而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于君。其詞則曰。致馬資於有司。不敢直言君敬也。敵者亦曰。贈從者。不敢直言主人。此吉禮送遺之詞也。

馬資謂資給道路車馬之費。

以衣送死者曰。殯。臣致殯於君。其詞則曰。致廢衣於賈人。賈人識物。價主君之衣物者。曰廢衣。不敢必其殮之用也。若敵者。則其詞直曰。殯矣。親者兄弟直陳之于內。不以殯禮進。則亦不必致詞矣。

十喪禮大功以上同時之親。從不將命。即陳于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

臣爲君喪納貨具於君其謂則曰納旬於有司蓋所入之物即所受之田邑所出而非已物也此凶禮送遺之詞也不但致詞已也贈馬以送死者故可入廟門贈馬與幣以助生者大白兵車雖亦爲死者而田戰之具止用爲前導故皆不入廟門此陳列贈禮之儀也此則者授受之儀也凡授受以親爲禮惟未聘使者既致其主之命即跪而委置其物於地而不親授主人之指者即舉而取之而主人無親受也喪具於下故也

3 受立授立 節

此泛言受授之儀也凡賓主授受必跪禮也惟夫受人之物而授者立以物授人而受者立則又以不跪爲禮蓋恐煩其俯故委曲致意而禮反以曲而中晚近於恭而禮反以直而乖君子于此可以觀禮矣

始入而辭 三節

此記賓主之儀也賓始入門主人當讓賓先入故揖者皆主人曰難矣謂當致辭以讓賓恐其簡而無文也

言始辭則及階辭可知矣

及賓主各就席者恐賓主再辭故告之曰可矣言可即席而

坐不須再辭恐其煩而無節也皆中道也此辭讓之儀也

長者一人而已餘皆脫於戶外也若先有尊長或在堂或在室則後入之人雖長者亦不得脫於戶外此脫屣之儀也

問品味 節

此記問人之儀蓋問詞委婉庶無失言之愆也人之情品味有偏嗜嗜者必亟食之故問品味者不可直斥其嗜否而昭其僻但曰子食食於某平苟不亟食則非所嗜可知矣道藝有殊能者必習而善之故問道藝者不可直斥其能否而暴其短但曰子習于某乎子善某乎苟非所習所善則不能亦可知矣皆謙道也

函數也道德行也藝技能也未能而樂學之謂習既能而深造之謂善

禮記手說

卷之五

五

不疑在躬 節

此處已待人之禮也一言一行在躬之事必求當理不可使有疑也器械防患之具不可廢其多寡利鈍恐人以非心議已也大家之富爵位所致不可願望之恐啟矣求之端也重器之傳他人所寶不可鄙毀之恐啟藏者之怒也此四者君子之所宜戒也

首句行之大者信言正行不令心有可疑下三句行之小者謹言沉然不使人有可疑皆爲已而非爲人也有大德不踰而細行亦謹之意

汜埽曰埽 節

此汜埽之禮也汜埽内外曰埽專埽廳前曰拂拂重于埽也此埽之

名也。席上不得用席地之器，恐不潔也。執箕而拊，則以箕舌自門，勝前不可持向尊者，戒不敬也。此拊之法也。

拊音發，除穢也。風帶也。席，胸也。拊音發，箕舌也。

不逮問 節

此下筵之禮也。已有下筵當致其誠一之心，不可至再以肅神，即易所謂初筵告甫，肅也。人有下筵已欲問之，必先曰義與志與，義者事之宜，志者心之隱謀。故義則可問其事，志則不可問其事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六節

此古時長之儀也。尊長丁已踰等，則祖父之行矣，不敢問其年，嫌若序齒也。燕私來見，不使摺者，將命嫌若賓主也。若遇于道路，尊者見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六

已，則而見之，不見則隱避，不欲煩動之也。不請問其所往，恐卑賤也。

若于卑賤，則待尊長朝夕哭時而往，不非時恤，亦恐煩動也。

侍坐于尊長，不使之鼓琴瑟，則不得擅執而鼓之。

不得無故而盡地，及弄手以爲容，揮扇以取涼，皆戒不敬也。若尊

者寢臥之時，而傳命必跪而言之，不得直立以臨之，敬也。

古者席地而坐，于畫地爲便。

射禮先設榻于中庭，箭倚榻上，二人爲耦，各四矢，更迭取射。若卑者

侍射，則一時并取四矢，不敢更迭取之，故曰約矢也。

投壺之禮，亦各四矢，委于地，一一取而投之。若卑者侍投，則悉抱四

矢，不敢委地，故曰擁矢，皆不敢亢尊者也。

其投壺先設壺于西階上兩楹之西，勝者子弟酌酒南面置壺，

不勝者北面，就壺上取爵而飲。今卑幼故已勝，則不敢使人酌以

壺上，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尊長勝，亦不敢取壺上爵飲之，必自洗

爵而請自飲也。其待客亦如待尊長之禮，所以優賓也。凡行罰者，用

角。今飲尊者，不敢用角，但如常獻酬之爵也。投壺立籌爲馬，一勝立

一馬，三馬而成勝。然三馬難得，故得二馬者，取彼一馬以成三，今

卑幼得二馬，不敢取尊長之一馬以成勝也。此皆委曲以全敬，不

後節常禮也。

客亦如之。帶說不重，角兕觥也。獲義約矢擁矢，洗請非禮之正也。

而爲之角與擲馬，乃禮之正也。而不爲，自始至終皆委曲以全敬。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六

六

也。上二節有不敢抗意，下一節有不敢抗意。

執君之乘 節

此僕御君車之儀也。執君之乘車，則坐者，蓋凡御必立，今君未升車，

故得坐也。凡帶劍必左，以便右抽。惟僕者右帶劍，蓋君在左，嫌妨君

也。良緩，君升之正緩也。故頁之于背後，而中之于前，仍掩諸車之

轡上，以待君升。僕者則自以散緩，此皆君未就車事也。去後君出

就車，僕者執轡以防馬逸，然後行也。

朱子曰：劍妨左人，自當右帶。緩欲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

無人授已，故但取散緩以升。散緩升後，君方出就車，註疏皆誤。

請見不請退 二節

此記君子進退之節也。君子手尊長有進而請見無見而請退。嫌有厭數之心也。抑思夫凡退之名。各有其義乎。朝廷曰退。罷休之地。道合故留。不可就進也。燕游曰歸。逸樂之地。有節而止。不可忘反也。聘役曰罷。軍旅之事。一怒而安。不可持久也。此請退之意。非所施于見長之時也。

新義詩云。退食自公。語曰。水而歸。孟子曰。悅而罷三軍之師。朝廷燕游師役。其詞自合如此。

然待生。君子亦有當請退者。如君子氣乏而欠。體疲而伸。理勞而動。示欲措而起。澤劍自玩。方之而生。才氣怠不在。講論也。還後轉而正之。示欲著而行也。問曰之益莫。示欲安息也。恐妨君子就安。辭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左

請退可也。豈得拘請見不請退之正也哉。

○事君者量而後入 節

此言筮仕之禮也。事君者。當未仕之前。君臣之分未定。而去就在我。故當量其可仕而入。不可則止。若既仕之後。則君臣之分定矣。雖有不合則去之義。然或不得自專。將不勝其輕進之悔。故不可入而後量也。彼乞假于人。雖一物之微。亦當量其人之必與而後求。為人從事。雖一事之微。亦當量其事之必濟而後行。否則徒取辱招尤而已。敵者且然。況事君之大節乎。苟能量之于始而然。則君以得臣為慶。而不怨其臣。臣以得君為榮。而不獲罪于君矣。彼量其不可而止者。終身全節。亦何後悔之有哉。

新義量而後入。一正一反。甚言其不可不量也。無怨違罪。只就入者言。而不入者不待言矣。范增之于項羽。賈生之于漢文。皆不量而入者也。

不窺密 節

此明厚直之道也。不窺覘人隱密之處。不旁近人褻狎之事。不道舊故之過失。不為戲侮之容色。所以習誠而祛浮也。

為人臣下者 節

此明事君之禮也。為人臣下者。君有過。則有諫以止之。退則宵旰而無訕。揚于人。諫不從。則有逃而去之心。則惓惓而無至于疾怨。以下美上。易于過實。故頌而無譏。以是規非。易于矜詡。故諫而無厭。君志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左

弛而不振為怠。則張大而助成之。國事弊而無用為廢。則掃蕩而更新之。凡若此效勞宣力者。皆以為社稷而非一身之故也。不曰社稷之役而何哉。

○頌而無謫二句。嘉程虛美之薰心。則自聖之念修。此其慮也亦已熟矣。而安敢為謫耶。唯無謫而後所頌者。皆誘君之美意。格心之無本。而言感之已下。此其愧也亦已甚矣。而安敢為謫耶。唯無謫而後所諫者。皆誨君之良謨。

毋援來 二節

此進修之禮也。行貴以漸。不可進之銳。又貴有常。不可退之速。此二者相因之失也。

拔音跋報讀作赴皆疾意來往猶言進退

此事神持已待人之禮也神不可責當敬而達之過當速改勿循而
戴之待人以誠毋先事而度之皆君子所當戒也

○士依於德 節

此會德盛之全也士之丁德也有常之理也依之而立其本其于藝
也萬應之需也游之而化其迹德與藝合斯之謂完士矣猶之工然
既依于制器之法式又游于變通之論說則無用而不宜豈不為良
工乎

毋害衣服成器 節

此待人修己之禮也人之衣服成器不可嘗毀其不善徒取惡于人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六五

也已之言語有疑不可自我質成當取正于人也

○人之衣服不可嘗况大于衣服者乎已之言語不可質况進于官
語者乎此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之謂也

○言語之美 節

此言君子一身之容無在不美也出言語之時所以為美者穆穆
皇皇也蓋言深遠而詞明正也在朝廷之時所以為美者濟濟翔翔
也蓋心齊一而容張拱也在祭祀之時所以為美者雍雍皇皇也蓋
內整饬而外壯盛也在車馬之時所以為美者匪匪翼翼也蓋行有
文而陣整肅也在鄉里之中所以為美者肅肅雍雍也蓋唱者敬而
應者和也此之謂彰美會而德容盛也歟

徐註此與周禮保氏六儀略同然缺其三而增其一鶴和即車馬
中事不必據以為說可也

問國君之子 節

此問答之禮也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如祭祀
軍旅之事皆是也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御者六藝之一均幼而有能
不能者幼又有大小也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
如周禮樂德樂語樂舞之類大司樂以教國子者幼則曰能正于樂
人未能正于樂人正者正其善否也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
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蓋國君尊故以社稷言大夫下于君故以
教子言士賤故以耕與負薪言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六五

此與曲禮所記略異

執玉執龜 節

此與曲禮同也玉與龜策重器不趨恐其失墜也王上不趨城上不
趨皆地迫不能容步也武車尚武不事推讓故不介者甲在身拜
不成禮故不拜

婦人吉事 二節

此記婦人之儀也凡婦人拜為肅拜男子拜手至地而頭在手上為
手拜婦人以肅拜為正故有吉事雖君賜之重但肅拜而受之不手
拜也為虞祭祖姑之尸而坐其荅拜則不手拜而但肅拜若有夫與
長子之喪而為主則亦肅拜不手拜蓋終無手拜之時矣禮異于男

子故也

婦人遭喪卒哭後以葛經易首之麻經而要之麻帶則不變故云葛經而麻帶婦人重要故也

取俎進俎不坐

此俎食之儀也俎有足立而進取為便故就俎上取肉及進肉于俎皆以不跪為禮也

○執虛如執節

此明主敬之心也凡人之于事容有可忽之時而君子之心則無離敬之理是故執虛與執盈異君子執虛器如執盈滿之器入虛與有人異君子入虛室如入有人之室執虛如此則執盈可知入虛如此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六

則有人可知推執器之道以任天下之事雖微小在所不可遺也況萬鈞之重者乎推入室之道以遇天下之事雖幽暗在所不可欺也況十日之視者乎

曲禮執輕如不克即執虛之謂詩相在爾室而不見于星漏即入虛之謂

凡祭于室中節

此脫屨之儀也凡君臣上下之祭在于室中者非惟室中不脫屨堂上亦不敢脫屨惟行燕禮則堂上可脫屨也蓋祭禮主敬燕禮主歡敬多則情不親也

徐註天子諸侯灌及饋熟上大夫及祭下大夫士二厭及燕

尸皆于室中天子諸侯朝事坐尸上大夫損尸皆于堂上脫屨也

未嘗不食新

此薦新之禮也車亡如事存有新物則薦于寢廟示祖考之嘗之也若未嘗而薦則謂之不敬先食新禮也

僕于君子二節

此御君子之儀也僕于君子君子或升或下則僕者皆授之綬始乘之時君子將未至則式以待君子之升及至止之時君子下車步行然後僕者下而還車以立以待君子之去蓋升在君子之先下在君子之後始終一于敬此凡御之禮也其君子有貳車而僕者乘之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五

六

朝祀之副車曰貳則式以致敬蓋朝祀尚敬也戎獵之副車曰佐則不必式以致敬蓋戎獵尚武故也

徐註乘貳車二句承始乘則式而言言始乘雖式然有式有不式不可從

以貳車言之三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多寡不同皆有貳車者也三車則貴矣故人于其乘馬之老少服車之新舊皆不可齒次其年歲之久近不但車馬已也觀君子之衣服服劬馬不可評論其所直多少之價此皆貴貴之道以廣敬也

諸侯謂侯伯也公與子男不在其中蓋舉中而言也乘馬所乘之馬服車所服之車服劬所服之劬也

其以乘壺 十節

此詳獻物之儀也。其以乘壺酒束脩一大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壺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大。蓋物多則執其輕者。而詳于致詞也。

乘壺四壺也。束脩十脰脯也。卑者曰賜。尊者曰獻。

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物少則直執之。以將命也。

鼎肉謂肉之已解剔而升鼎者。

其禽加于一雙則但執一雙以將命。而委其餘陳列于門外也。

犬則執緹。守犬田犬則授楨者。既受乃問犬名。

緹緹約皆牽繩也。犬有三種。守禦宅舍曰守犬。田獵所用曰田犬。

充庖厨所烹曰食犬。問楨者問也。犬名若韓盧宋鵠之類。

執馬手 卷之五

太

牛則執紼。馬則執鞵。皆右之。以右手牽。由便也。

臣則左之。以右手制其變也。

臣曲禮所謂民虜也。

車則說綏而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其前者。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繫出甲而奉。以將命也。

古人獻物必有先之者。如左傳乘車先牛十二之類是也。甲鏡也。

袒開也。繫敬中衣也。自兜鍪也。

器則執蓋。蓋輕便于執也。弓則以左手屈弓。衣之觸并于弓把之處。

執之而禮所謂左手承弣而右手執蕭也。

初則啓開初匣之實。以匣之蓋。舉之匣之底下。乃加夫撓于匣中。而

以初置撓上焉

夫撓。初衣也。

笏也。書也。脩也。苞苴也。弓也。茵也。席也。枕也。凡也。穎也。杖也。琴也。瑟也。

也。戈有刃者。積而致之也。筴也。簣也。凡十六物。其執之皆尚左手。而

右手持下。陰陽之義也。獻刀則却刀而授楨。獻削亦却刀而授楨。大

凡有初刀者。以授人則辟刀。蓋不以刀正何人敬也。

脩脯也。苞苴。苴藉而苞裹之。非特魚肉。他物亦可也。苴以遺人也。

茵。褥也。上穎。警枕也。筴。著也。簣。如茵而三孔也。下穎。刀環也。躬曲

刀也。拊弓把也。辟偏也。

乘兵車出先刀 節

執馬手 卷之五

太

此軍旅兵刀行列之儀也。乘兵車而出則刀前示以刃向敵也。其入

則刀後。不以刃向國也。左為陽。生道也。將軍之行伍尚之。莫無殺賊

之虞也。右為陰。死道也。士卒之行伍尚之。示有必死之志也。一行列

之間。而尊君親上之禮備矣。

賓客主恭 節

此見行禮各有所主也。交際以禮。相示。故內非不敬。而以容貌之恭

為主。祭祀以誠感格。故外非不敬。而以內之敬為主。喪事所以送

終。故以哀心毀痛為主。會同所以示睦。故以調氣明盛為主。軍旅所

以禦敵。故思險。臨事而懼。慮敗不虞。勝則不驕。情以虞。其事露則不

神。所謂好謀而成也。此軍旅之所主也。

搜義賓客者朝聘之賓客王師有征伐之舉則諸侯皆來會王士
二歲不巡守則諸侯皆來同王命諸侯其詞氣其明盛也

燕侍食于君子 節

此侍食之儀也燕侍食于君子則先飯猶嘗食之意也而後已猶勸
食之意也毋放飯毋流歠與曲禮同也小飯以防噎噎而亟燕之猶
備兄問之言也數數而嚼易至井口為容故戒之若食訖而客欲自
飲器主人辭之則止始則敬主人之饌終則敬主人之命也

客爵居左 節

此鄉飲與爵之儀也鄉飲酒禮有賓有介有與有主主人獻賓之爵
賓受而奠于薦東賓南向是客爵居左蓋左為天道所尊立賓象天

禮記手說

卷之五

七十

故也舉觶之時賓受而奠于薦西至旅酬賓取奠西之爵以酬主人
是其飲居右蓋右為地道所尚立主象地故也若主人獻介之爵介
酢主人之爵主人酬與之爵皆居右蓋鄉飲所尊者惟賓雖介不敢
與之並而況于與故皆從主之類也

徐註介之爵主人受酢之爵與之爵儀禮皆不言其處故記者于
此明之

羞濡魚者 節

此燕食進魚之儀也凡擘濡魚從後起則膈肉易離故羞濡魚則進
尾以向食者若乾魚則進首也凡魚冬時陽氣在下則美在腹之腴
夏時陽氣在上則美在脊之鱗故隨時右之便于食也祭膳者割鱸

腹下大腸以祭也此言尋常燕食若祭祀及饗食正禮不然

凡齊 節

此調齊之儀也凡調和鹽梅者以右手執之而居羹器于左則可以
右所執者調之為便也

贊幣自左詔幣自右

此明相禮之儀也凡人臣之贊君禮也幣貢于侯邦而納于贊者其
禮輕則由君之左地道左卑也辭命于天子而詔于贊者其禮重則
由君之右地道右尊也此其儀之異也

8新義重詔辭上幣特形之耳人君威命靈爽普服天下俱在詔辭
由右者右乃動作之方明震動天下之美也

禮記手說

卷之五

七

酌尸之儀 節

此僕受酌之儀也凡御尸車與御君車者宜有酌以敬之而二僕之
在車也則左手執轡右手受爵祭軌之左右及范而乃飲焉一受酌
間而範我馳驅之禮已具矣

凡羞有俎 七節

此雜記羞爵之儀也凡羞有在豆者有在俎者在豆則祭于豆間之
地俎長而橫于人之前無隙可祭故祭于俎內也
殺食曰黍犬豕食米穀其腸與人相似故君子不食黍稷也
國黍同腴腸也

此小子之儀也走速于趨成人者有走有趨若小子則走而不趨凡

飲必祭成人者立祭坐飲若小子則跪祭而立飲皆不敢與尊者並禮也

凡洗爵者必先盥手示潔也

牛羊之肺雖割離之而不提絕其中央少許之心使可手絕之以祭必手絕者致敬也

提絕也心肺中央也言牛羊則豕可知

凡羞有無酒者有有酒者無酒者可刺有酒者大羹不和故不用鹽梅之味也

為君子擇慈難則記其本末而用其中為敬也以首羞者則進嚙與尊者而尊者先取耳以祭也

禮記手記

卷之五

主

尊者以酌 二節

此設尊之法也人君尊在東楹之西南北列之酌人在尊之東其左為南故設尊者以酌人之左為上尊者尊向南諸臣以次而北也設尊者設尊者皆以其鼻向君所謂面其鼻示尊惠也

飲酒者 節

此飲酒之儀也凡飲酒者有沐而祓者有冠而醺者皆小事也有折俎則禮盛矣故不坐不敢以小事而當盛禮也若大事而折俎或小事而無折俎則可坐矣無算爵之禮行爵之後乃得嘗羞未行爵則不先嘗先禮而後飲食也若正羞脯醢則飲酒之前得嘗之矣折俎折骨體于俎也

牛與羊魚 節

此為膾之法也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苴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膾為辟難免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

聶而切之者先大切之而後細切之也餘與內則同

其有折俎 節

此中前章折俎不坐之事也所謂不坐者非終食不坐也其有折俎者如就俎取肺而祭于俎內及祭竟而反之于俎皆立而為之不坐也若有燒肉在俎其取祭與反亦如此不坐此皆謂小事不敢當盛禮若尸尊禮宜盛故雖有折俎祭反皆坐也

禮記手記

卷之五

七三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此顧名思義之禮也衣裳之制有其名必有其義若服其衣服而不知其名義則不能顧名思義而體之于身是乃懵然無知之人矣故謂之罔也

○衣服在躬其義不在衣服而在躬矣在躬之義且不知尚安得為有知乎在躬何義體乾健坤順之德也罔言其虛生于人世徐註衣以象天象道裳以象地象事衣正色裳間色衣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之類皆有名義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 節

此夜飲之禮也天已昏而未有燭而其客後至者則主人以先莊坐

者告之欲其知人而致敬也其道替者亦然凡飲酒其有燭者則爲獻主者執已然之燭抱未燃之燭蓋身親賤役且愛客欲留之心有加無已也客起而辭然後以燭與燭授人一席之內獻酬交錯或辭或讓或歌皆不容廢惟執燭之人不暇爲此若以授人則仍爲之也

沈盥執食飲者

此事尊長之儀也本選沈盥之水于尊長及執食飲以進之時皆不可使口氣直衝尊者若此時尊者有問焉則偏其口之所向而對皆敬也

碎偏也口旁也

爲人祭曰致福 三節

禮記手說

卷之五

七十

此記歸肝將命之詞也攝主而爲人祭其歸肝之詞則曰致福謂致其祭祀之福也已祭不敢言福但曰致膳而已言味之善也

顏淵之喪亦饋孔子祥肉

此致膳之儀也上文曰膳曰告又兼致福故凡膳告于尊長之君子主人必親饔之省其善否多寡乃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面再拜稽首送使者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皆致敬也其禮太牢祭者饋牛少牢祭者饋羊但取上牲不必備饌左肩臂肫以未祭者獻也九箇七箇五箇隨牲之大小而爲所折之多寡也

臂肫肩脚也九箇自肩至上至蹄折爲九段也周人性體尚右右邊已祭故獻其左

國家康服 二節

此明愛國之禮也國家當師旅饑饉之後財力糜散民庶雕敝非復盛時庶富之景象矣

則所乘之車不宜雕幾所衣之甲不宜組縢所食之器不宜刻鏤其君子不得履絲屨馬不得食穀秣皆所以致貶損也

雕刻畫也縹漆飾之綴服也縢束縛之名不用組以連甲及爲袴帶也以穀食馬曰秣

禮記手說卷之五終

禮記手說卷之六

黃岡無補陳鴻恩著 男 琮 公瑩 孫乾清

公珩 珣 珵 健

珪 珽 確

公瑾 惕 習

補谷後學 了元陳王諸 訂 培甫唐必登 梓

學記

徐註此篇泛論教學之義與大學相表裏

發慮慮求善良 七節

禮記手說

卷之六

廣慶堂藏板

此見人君以務學為急也人君之一身天下之所親往也發一典則之憲慮要求善良之賢人一念之善足以小致聞譽矣然而未見之實行不足以動眾也

諛音小

禮下賢德之士體察在遠之賢此已見之實行足以感動眾矣然而處置無方未足以化民也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蓋人君即明德自明而大本已立尤必立之學以為化民之地酌之時以為化民之方士有小成大成之才而民臻近悅遠來之效夫然後美俗成而為治之能事畢矣豈特小聞動眾而已哉

夫化民何以必由學也蓋玉之質可以為器而不琢則不成器人之性可以造道而不學則不知道此學之不可已也而教之則在于禮

是以古之王者建立邦國以君其民必以立教立學為先務焉教以一其學之方如離經辨志之類學以定其教之地如塾庠序學之類

傳說之告高宗有曰一念終始常在于學此教學為先之意也能如此則天下皆知道之民而君師之責盡矣

大學何以知道也蓋嘉肴雖旨弗食不知其旨也至道雖善弗學弗知其善也是以貴學也是故不學則自視有餘學然後知不足蓋道

無足也不教則何困教然後知困蓋道困人也惟知不足然後能自反而學之不厭知困然後能自強而教之不倦是教與學皆有所長

禮記手說

卷之六

二

廣慶堂藏板

益于我故曰教學相長也說命曰學學半蓋自強之教與自反之學各居學之半也非此教學相長之謂乎是則所貴于學而至道之所

以知也 此節專就學者身上言教學二字只當一學字就一人看

此言古者立學立教之方也以立學言古之教者二十五家為閭閻

立一塾塾者熱也以成熱為義教民之同閭巷者也五百家為黨黨

立一庠庠者養也以養老為義教塾之所升也萬二千五百家為州州立一序序者射也以習射為義教庠之所升也皆鄉學也天子諸

侯之國都各立一學學者大學也教天子諸侯之元子眾子卿大夫士之適子及序所升俊選之士也以立教言每歲皆有入學之人閭

夫學之設如此其廣教之次第節目又如此其詳夫然後人無不學學無不成民皆化于爲善而移易舊俗近者說服其教而遠者望慕

禮記手說 卷之六 三 廣慶堂藏本

懷之此大學教人之道明德新民其效乃爾也古記有曰蛾子時術學術土之事而成大垤非卽學者由積累而成大道之謂乎此先王所以收得人之益而教學爲先也

新義有教有學便是化民。又何待官使大成之士玩前如欲字其必字及這然後足以字通是難詞。總見化民之難。正以見學之爲要也。若說快了。便失記者之意矣。

此詳大學立教之意也。古者始入大學。有司釋奠于先聖先師。服用皮弁之尊。祭用蘋藻之潔。其敬如此。蓋所以示學者尊敬道藝。使立爲學之誠也。

小雅三詩一曰鹿鳴一曰四牡一曰皇皇名華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詞也當祭菜時今歌此三篇而肄習之蓋示以教成服官之義子入學受教之始也

註中誘諭字要善看朱子曰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既要用須學三詩乃爲稱職吳氏曰學者將以居官任事也小雅三詩皆

言爲君使之事。使之肄習。蓋教以官事于其始也。搜義立志之初。便要他做忠臣孝子。佳賓賢臣。使之勤脩其德。充廣其才。他日居官爵而勞王事。庶能勝其任矣。非誘之以利也。

入學之時大胥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養以鼓聲警動其志使之孫順而進業也

孫字從鼓字來。業字從蔭字來。蓋鼓聲懽懽以動衆。最能消人粗
亢之心。而蔭之中。正業之所在者。業惟孫志。乃有獲特于鼓聲。蔭
處示其意耳。

其用夏楚二物者、朴作教刑、警其怠忽、使之收斂威儀也。
夏、櫛也。形圓。楚、荆也。形方。

未及五年卜禘之期則不視學考校所以優游其志不欲速成也。業所在時令觀覽而不盡語以明其故欲其體認而自得于心也。幼者有聽受而無問難蓋入道有序進學有時不可踰躐其等也。凡此七者乃教之大節而在所當先者。記言凡學已仕者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者則先其志意之所尚其卽此七教大倫之謂乎。司教者何可不以是爲先也。

徐註禘五年之大祭中年考校再考校則禘當小成之年五年視學再視學則禘當大成之年方氏曰以言傳道則學者止得于耳聞以默識道則學者乃得于意會時觀而弗語欲其默識之存其心則得于意會矣凡觀者不可過也不可及也當其可而已故

禮記手說

卷之六

五

廣慶堂藏

以時言之游其志所以俟其自成存其心所以使之自得居幼而爲長者之事則爲躐等謂之倫先後不可亂有教亦多術矣豈止于是亦其大略耳故曰大倫新義學不躐等舊都謂幼者未必能問雖問亦未必知若然則列此等于學官何爲設有穎悟者處其中能禁不知乎蓋一問則辨復往來便有與師互持之意此惟成人纔可若幼者則開其蒙妄之心啓其速成之意踰躐漸次有不可勝言者故禁之搜義註七事上句是教者之事下句是學者之志盡爲官教人之事以成士人爲學之志古記所云非卽七教之大倫立于上行干下而在所當先之謂乎二先字與大字呼應

大學之教

三節

此明居學之妙也古者大學之教也四時之教固必有正業矣而退息之際又必有居學焉所以然者蓋以學由能安而成安由時敏而入故時而教弦固也然初學手與弦未相得使退而不調其緩急之宜則于弦疎而不能安矣時而教詩固也然詩人之辭依于聲律使退而不習其清濁高下之節則其爲詩殆而不能安矣時而教禮固也然先王制服之義極爲煩雜使退而不考雜服之義則于禮粗而不能安矣夫操縱博依雜服者藝也退息之所宜典者也弦與詩禮者學也時教之所宜安者也唯其不與于藝是以不樂于學如此可見居學之有關於正業矣是以君子之于學也藏焉于大學之時則修焉而治其正業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于燕居之際則游焉而

禮記手說

卷之六

六

廣慶堂藏

玩其居學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此所以與藝而樂學也通節正業居學側重居學邊卽藏修息遊亦側重息遊邊蓋正業是人所定然習者惟居息之時恐其以燕獨荒疎必使其心用在學上而又恐其心太灰了故以游之意活之使心機活動萬理融通也中不學八句正見不可不居學之意不與二句又總申上六句樂字卽上安字此者意趣鼓舞于操縱等學悅而時習之也藏息實字以地言修游活字以功言謂藏而修之息而游之也修有省察克治漸造純全意游有玩物適情從容厭厭意說者謂本末故字乃上下分教學看而重立教說惟教者備其法故學者密其功云不知教原爲學設也要看得融會大全方氏不與其藝云

句藝鮮成而下亦君子所不廢焉以藝亦無非學也不作總上六句備之操縵博依徐註與註異今從徐註

承上言居學以安正業藏修合之息游君子無時無地無不在學矣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師樂友以至信其道是以雖離師友亦安學信道而不反也書兌命曰敬遜務時敏非藏修息游之謂乎厥修乃來非安樂信之謂乎

今之教者呻吟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通其蘊奧乃多發問詞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一端不能得其要領進人不顧其安躡等而進者終必退也使人不由其誠無實而得者終必失也如是則人雖有可成之才而教者不能盡充其分量矣教之所施於學者常至于悖

禮記手記

卷之六

七

廣慶堂藏

逆學之所求于教者每見其拂戾徒滋乎口耳無益于身心則與時教必有正業者異矣况居學乎故學者愛其學而不安疾其師而不親但苦其進之難而不知其得之益其業必不終雖終其業亦必速去之以其用工間斷齒齕裂而不安不樂故也此教之所以不成也

隱其學徐註隱憂貌與安字反註不以所學自表見迂甚

大學之法 三節

此歷舉大學之教法而明其為善喻也教人之失當禁于情欲未發之先如先示之誠以杜其偽先示之禮以防其淫是也有先事之防無後事之悔故謂之豫長人之善當迎其可教之機如不憤不啓不非

不發是也不失之先不失之後故謂之時施之而不踰其節優游厭飲由好而樂由立而權是也順乎人之所可至不強人之所不能故謂之孫人各相觀而進于善如人有善我取之我有善人取之是也人人相屬而並進猶兩物相摩而並精故謂之摩此四者學由教而有成教由學而見效此教之所由興也

搜義教行而有功則興起而不廢墜矣

此與上文相反已發而後為之禁則欲動情勝莫不可除將抵牾而不勝矣時過而後命之學則聰明智慮不及前時雖勤苦而難成矣凌節雜施而不孫則驟而語之無緒可尋必壞亂而不修矣獨學而無友則離羣索居無所取輔是孤陋而寡聞矣由是燕私之朋棄之

禮記手記

卷之六

八

廣慶堂藏

相與逆其師燕游之僻因之以至廢其學此六者師誣其弟子弟子苦其師教不于是而廢乎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與則舉之廢則戒之故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為人師而教喻也示之以入道之所由而不牽率其必進作興其志意之所向而不沮抑之使退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道而弗牽則循序漸進從容自得而和強而弗抑則精神百倍所向無前而易開而弗達則因端倪尋究竟而自不能已于致思和易以思皆學者深造之益也而教者能使之如此故曰可謂善喻此之謂可以為人師

註不枰格而和不動苦而易不離施以乳其心有相觀以輔其進

而思則得之覺反証繼提不必泥

○學者有四失 節

此見知心之教也。教者林其失也。而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蓋知其失。然後能林其失也。何謂四失。人之學也。或聞見博而有他岐之惑。失之多。或聞見孤而無反約之地。失之寡。二者皆以知言也。或聽人而謂無難事。失之易。或自畫而不復求進。失之止。二者皆以行言也。然此四失者。皆原于心。失多者。由其心之不約也。失寡者。由其心之徑約也。失易者。由其心之不難也。失止者。由其心之過難也。是其心。乃所謂知其失。而能救其失也。蓋心也者。博而能約之物也。博而能約。知斯善矣。而何至有多與寡之失。亦進而不已之物也。進而不已。行斯善矣。而何至有易與止之失。教也者。長善而林其失者也。而豈徒于其失處。阻塞之已哉。此所以貴知其心也。

○善歌者 節

此重繼志之教也。善歌者。非徒自善其聲已也。必能使人之聲與已之聲。脗合而無間。方謂之善歌。善教者。非徒自善其志已也。必能使人之志。與已之志。脗合而無間。方謂之善教。此豈得之言語之間哉。但見其言也。雖至約不煩。而能使人通之。雖至微不顯。而能使人善

禮記平說

卷之六

九

廣慶堂藏

之雖少所取譬而能使人曉之蓋惟其不盡言也。所以能盡志也。以教者之志。入學者之志。以學者之志。承教者之志。如是可謂繼志而所貴于善教者矣。

以志教者。不盡言。以言教者。不盡志。首二句且虛喻起。吳氏曰。善歌者起其聲而不終曲。使人和而嘆之。以繼續其聲。然後歌者之聲終。善教者開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思而繹之。以繼續其志。然後教者之志盡。繼作繼續看備之。

○君子知至 二節

此見師道之大也。明君務學必擇師。師豈易為哉。人之至學有難易者。其質有美惡也。君子教人必先知其至學之難易。因其易而知其質之美。因其難而知其質之惡。則各隨其偏而不以一類喻之。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教人而為師。能為師。然後能治人而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理天下而為君。是師之道。即為君之道。師也者。非所以學為君乎。師之道虛而君之道實。以君之道視師。是故擇師不可以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夫不曰唯其君。而曰唯其師。其即此君道即師道之謂也乎。蓋言君而推本于師。言師而究極于君。其理一而已矣。

既擇師矣。又當敬而嚴之。夫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非實有差道。忌勢之心者。不能故凡學之道。嚴師為難也。師以傳道。師嚴然後道尊。學以求道。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師其可以不嚴乎。故普天率土

禮記平說

卷之六

十

廣慶堂藏

莫非王臣而其所不臣者有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以尊神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以尊道也。蓋北面谷君臣位之常也。唯大學雖紹于天子無北而所以尊師而弗臣也。既慎擇之又嚴重之。此所以師道得而君道益隆也。

道尊在教。首身上說。教學在學者心上說。皆由嚴師致然。

○善學者師 節

此示學者以進學也。學之道學問而已矣。而有善不善焉。善學者求諸已不求諸師。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歸功于師焉。不善學者求諸師不求諸已。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師焉。善問者知先後之序。攻堅木然。先其文理之易攻者。後其節目之難攻者。其實易處既

經記手說

卷之六

十一

及其久也。雖其難者亦相証說而解矣。不善問者反此。豈惟善問者待問者如撞鐘然。理之一節處曰小叩之以小者則小鳴。理之全體處曰大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其寔善標理者無大無小。言約旨遠。其中皆包涵有無限意味。此非問者沉潛反復。從容思索。安能盡其蘊哉。是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蘊也。夫學與問總是學。善學與善問又善于盡待問者之理。總是進學。故曰此皆進學之道也。學者誠知進學而自可無負于師教矣。

如攻堅木如撞鐘皆在正意上說。此節都是贊成學者。故曰此皆進學之道。諸說皆云學問是弟子自進于學。待問是師進弟子。學太淺。

○○記問之學 節

此明聽語之教也。記誦古書以待學者之問。以此爲學。無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心源澄徹。聽學者之所問而隨語之手。此之謂博喻。而可以爲師矣。然聽語中亦有不可拘者。如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所謂力不能問也。然後語之。正是迎機之教。不待問而語者也。如語之而不知。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雖舍之亦可難問。亦不語也。此皆不拘聽語之常。若然則在師者固當以心得爲施教之本。在學者亦當以心悟爲受教之地矣。

李氏曰。君子之教人。或聽之。或語之。或舍之。其欲成之一也。

○良冶之子 節

經記手說

卷之六

十二

庸慶堂藏

此勉人之志于學也。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蓋冶鑄難精而裘軟易初。學裘正所以學冶也。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蓋弓勁難調而箕曲易學。箕正所以學弓也。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蓋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車在馬前。正所以使馬在車前也。此皆學統之事也。而况學道乎。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學。而不容以自已矣。

只在兩必學字與學駕車見得。君子不可不志于學。循序深造。自是志學中事。然非取譬本旨。輔氏曰。君子而能察夫弓冶箕裘之業。與夫調習牽駕之事。則可以有志于學。蓋學乃君子當爲之事。也可以勉之之辭。

○古之學者比物 節

此况君子務學親師之急也。古之學者比方事物而齊其類理有所不顯。而比物以明之。物有所不一。而醜類以盡之。蓋天下物理原無專主。必欲以此理明此理。反泥而不通。惟盡類而窮究之。則趣博挹洽。其間精微微義。自有相通之處。而理不患不明矣。是故鼓聲不宜不商。于五聲本無所主。然而五聲不得鼓。則無諧和之節。水無色不在五色之列。而續畫者不得水。則不章明物理如此。而况于學。又况于師乎。學于吾身五者之官。本無所主。而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師于弟子。不當五服之一。而弟子無師之教。則五服之屬。不相和親。五官不可不治。五服不可不親。而志學求師。其不可以已矣。以視鼓水聲色。正所謂比物醜類也。其他旁引曲証。引伸觸類。有不若是也哉。

禮記手說

卷之六

士

廣慶堂藏

鼓水二項。客。學師二項。主。即鼓水而得務學親師之急。非窮類之至。孰能與此。此正所謂比物醜類也。五官貌言視聽思治。即皆謙又聖。一就五服。即五倫。親者。講明其理。自相親愛。非服制之謂。

○君子曰大德 二節

此進學者以務本也。君子曰。人固不可不志于學。而學又不可不志于本。學而不得其本。則小德任一官已耳。抑知天下有大德焉。不但拘一專一官之美也乎。小道任一器已耳。抑知天下有大道焉。不但拘一器之用也乎。大信不在期約之末。非若小信之有待也。大時本無一定之齊。非若小時之不通也。君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蓋本源盛大而賅無不具。故交通不拘而用無不周也。是乃所貴于學。

也。豈但學有本。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何也。蓋以其或為海之源也。故先之。河是已。以其或為河之委也。故後之。海是已。此之謂務本。蓋先王無所不務本。而其義之高于祭祀者如此。然則學者豈可不務本也乎。

樂記

徐註。古有樂經。疑多。卷言樂舞之節。而無詞句。可讀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焉。漢興。制氏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理。其言義理。則此篇是也。當是古來流傳文字。而河間獻王賈纂述之。非成于漢儒也。黃叔陽曰。此篇大旨。不過體用兩重。

禮記手說

卷之六

士

廣慶堂藏

而已。蓋其體也。法天地之陰陽。本人心之和序。以制禮樂。故其用也。贊天地之陰陽。官人心之和序。以成極功。其寔一理也。然以樂名篇。而篇內多互言禮。何也。蓋禮樂二者。缺一不可。然必先有禮。而後有樂。周子常言得其序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已。此記者之深意也。

凡音之起 節

此見樂之生于心也。樂必有所由生。凡音之起。其由人心生乎。人心靜。逆樂之本。動該樂之全。其動也。非自動。因外物之感。而使之然耳。蓋心既感物而動。自然稅不可遏。由中達外。形于口。而為單出之聲。口之聲。與中之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長短之節。而屢變不窮。

者未定之名也。變而成方，則有定矣。清濁高下，長短細比，而成曲。可歌可咏，不謂之音乎？于是比合其音，而樂之爲八音之器，所以發音之聲者，及于戚羽旄，爲二舞之飾，所以動音之容者，聲容俱舉，謂之樂。夫心動而爲聲，聲變而爲音，音比而爲樂，可見樂音之起，由人心生矣。

凡音之音，包樂而言，謂之音，則就音言也。成方猶言成曲調，比音二字，貫下聲容二項。于戚武舞羽旄文舞，新義人知音聲之爲樂，而不知音之所自起，故首提由人心生一句，示聞樂者究樂之所自來，不徒泥聲音之末作樂者，善樂之所自始，不徒事聲容之盛。新裁人從感物後想到未感之前，喜怒哀樂無着時，有多少妙蘊。

禮記手說

卷之六

十五

廣慶堂藏板

樂者音之 二節

此詳心之感物，而因及愼感之原也。比音而爲樂，是樂者音之所由主也。然其本則不在音，而在人心之感于物焉。是故以感于物者言之，凡人喪所欲則哀，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蓋哀則氣鬱，故嗷嗷而無澤，氣歎故滅殺而不隆也。得所欲則樂，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蓋樂則詞氣發揚，故闡盡而無餘，詞氣從容故舒緩而不迫也。順其心則喜，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蓋喜則異其方來，故發生而不

窮鳴其得意，故施散而無積，以逆其心則怒，其怒心感者，其聲厲以厲，蓋怒則其氣不平，故粗而急，其氣不和，故厲而暴猛也。于所畏則敬，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肅，蓋敬則主一無適，故直而無委曲，是非不掩其實，整齊嚴肅，故肅而有分際，可否各得其歸也。于所悅則愛，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蓋愛則與物無競，故和平無乖戾，不拂人情，故柔順無亢厲也。合而觀之，人一心耳，而性情具焉，性恬寂然，有何名相？是哀樂喜怒哀敬愛六者，非性也，乃感于得喪順逆畏悅愛物而後動，而爲情，遂有六者之可指。此所以生變成方而音樂是出也與。

禮記手說

卷之六

十六

廣慶堂藏板

此節雖承上文來，却不重在音與樂上，只要引起人心之感于物耳。其本不就音說，乃樂之本也。本是根本，非始初意。哀心十二句，六以字聯說，言不徒嗷而又殺也，下倣此。

人心由于物感，是故先王有見于此，于政之所以感人心者，恒必慎之。蓋物之感，感人之情，情效動以爲用，而政之感，感人之性，性不動以爲眚者也。愼感何如？人之心發而爲志，禮以道其志而使發必中節，言而爲聲，樂以和其聲，而使言必中律，如是而有不能者，資聖之不逮也。則政以教之，而一其不齊之行，如是而猶有不率者，殺錮之漸深也。則刑以罰之，而防其奸軌之萌，是禮樂刑政雖有四者，然一以爲本，一以爲輔，相成而不相悖，相有而不可相無，其極致一歸于愼感而已。蓋以民之有心，其初本同，而感物乃異，故愼感之道所以

同以心使各得其性而吾所出之治道無遠不逮耳此禮樂刑政之不可已也然非先王自慎其所感則亦焉能慎所以感民者乎是故二字只承感物而動說與樂音聲都無干道志和聲一行防奸即感也禮樂刑政即慎也民心治道相蒙看同字出字俱推禮樂刑政成功處說所以猶言欲以也人人得其性情之正即是同民心在在風移俗易即是出治道陳氏曰聖人之于易制禮于謙作樂于豫明政于責致刑于豐則禮樂者刑政之本刑政者禮樂之備

凡音者生 四節

此詳政之通于音也大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蓋由感物而情動于中故形于口而為聲聲之清濁高下合五聲而成曲則如五色之成文而謂之音矣音非生于人心乎是故世治則音之形于民者安以樂由其君政事和諧民心安樂也世亂則音之形于民者怨以怒由其君政事乖戾民心怨怒也國將亡則音之形于民者哀已之窮而思得賢君由其君政事淫虐使民困苦民心哀思也世異異音音異異政夫聲音何以與政通蓋其道之本于心與情固然夫人君可不慎所以出政者乎

上節只言政之感人未說到聲音與政相關切處故又從人心說起到政上去以見慎感之道在慎其政也首五句輕此節音字俱指問卷詭歌之辭而言感物而動分明是個情下故直云情動于

中治世亂世公國俱指見成好歹世界說政字虛通者以政事感通之非半契之謂也詩疏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哀樂之情發見于言語之聲于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惟是聲耳至于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色成文即是聲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為樂

此申明治世之音也宮音至濁有包裹衆音之意與總攝萬化者相似故為君象商音次濁為臣之象稅略減于君而自次少降于君也角半清半濁為民蓋民有作事用物之貴而聽君臣之役使居卑卑之中也徵音次清為事蓋事理各有序而不甚相混也羽音至清為物蓋物各成其質而彼此毫不相妨也五音之象如此豈徒此擬之辭而實有貫通之妙故世之治也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五音克諧而無怙惡救敗之失矣

此所謂音指樂中之五音而言此五音者八音中皆有之註獨舉絃音蓋以例其餘非專指絃也官音亦不專指黃鍾蓋十二律還相為官特以始于黃鍾故姑就黃鍾言耳

此申明亂世亡國之音也官亂則樂聲荒散而無統由其君之驕恣而不能為主于上也商亂則樂聲憂愁由其政虛而民怨也徵亂則樂聲哀慘由其役煩而事動也羽亂則樂聲傾危由其征斂無統實出無經而財用匱乏也此各音之亂猶未至于滅亡也若五音皆亂而

陳衰危之畢見則是君臣民事物互相凌越而謂之慢也如此則國之滅亡近在旦夕無復餘日矣吁可畏哉

此即前代之音以驗亂亡之事也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以其音之所形知其君臣民事物皆失其理近于迷相陵之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以其音之所形知其上無道揆而政散下無法守而民流政散故民喪其忠誠之心而誣其上民流故各行其淫蕩之私而不可止也音之關於治亂滅亡其不爽如此非以其道之與政通也哉

鄭衛二國其音即今鄭風衛風所載之詩也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者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已七之五是鄭尤甚于衛也故失

禮記手說

卷之六

九

子獨言放鄭聲其重耳比于慢慢字承上文謂之慢而言桑間濮上之聲即衛風桑中之篇蓋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苟妻妾者也濮水名在衛地濮上紉靡靡之樂也史記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

8凡音者生節

此極君子知樂之妙而歸于實得也樂之有音生于人心之動者也而音之成樂則與君臣民事物之理相通者也蓋惟其生于人心是以通乎倫理此樂之妙也而世止于聲音問求之豈知樂者哉是故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但不知音耳禽獸是也心有所識者皆能

知音但不知樂耳衆庶是也惟君子道有所通為能于通倫理之樂而知之焉是故聲變為音審聲之所由生而即可以知音音比為樂審音之所由生而即可以知樂樂與政通審樂之所由生而即可以知政是則知政固知樂能事君子一知樂而君臣民事物之治道已全備于此知樂之中此所以為知樂也然豈徒知已哉是故不知聲之理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之理者不可與言樂無得故也知樂則知其所由生聲氣之元即倫理之統禮先而樂後不其幾而得于禮也乎幾禮而禮得知樂而樂得禮樂皆得換謂之有德德之為言正以其有實得之謂也豈徒知而已也君子之知即君子之得此所以一知樂而治道備也與

禮記手說

卷之六

十

8樂通倫理一句已見得禮樂合一了惟君子為能知樂至治道備矣知禮樂之合一也末又歸到實得上得禮樂之合一也有得方謂之知一串看方氏孤巴鼓瑟潛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8是故樂之四節

此明先王制禮樂之意也人之有欲也情也極之則逐于物而流于乏則反于性而正先王知之矣是故聲音所以為樂而樂之隆反不極音品味所以行禮而食享隆禮反不致味矣言平非極音也鼓

廟詩之瑟樂之隆也。朱其絃而聲則濁。疏其越而聲則遲。一唱三嘆而和者寡。然其中則有不盡之遺音存焉者矣。奚言乎非致味也。大享之禮。禮之隆也。尊以玄酒。尚俎以生魚。為荐太羹。無滋味之調。和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遺味存焉者矣。蓋聲味極致。則發洩而無餘。此不極致中包涵甚廣。故曰有遺也。即是而觀。可見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正教民。即不極不致之間。求遺音遺味之妙。庶可以平其好惡。而還反于人性之初。人道之正。蓋欲者人情之所不免。則好惡皆音味上起見。是欲復生欲也。反則從聲希味淡上起見。是欲還無欲也。是所貴于禮樂之教也。

8 要看一反字。人道即人性也。從性上發而為欲。從欲上反而歸性。

禮記手說

卷之六

三

性之所以正也。不反而歸性。必化而為物。情之所以亂也。合下節益見。

8 此言人情好惡之所以不平也。夫好惡何以當反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物而靜。渾然無欲。天命之性也。及感于物而動。為欲。此是人性中不可已之生機。所謂情也。夫既為性之欲。則宜性為主。物感于外。性節于內。乃為欲還無欲耳。惟是物自外至。而知逐物知。然後知動為好惡。離于內而形于外焉。離于內則無節于內。形于外則知誘于外。此時全在外之欲。不極。或可反而之內也。若又不能反躬。則外之人欲熾。而內之天理滅矣。一物之感如此。夫物之感人。無有窮時。而人之好惡。苦于無節。則是物一至。而性天之人。盡化為禽。

攻取之物也。人化為物。自相攻取。不其滅天理而窮人欲也乎。滅天理。于是有悖逆詐偽之心。窮人欲。于是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人道之所以不正矣。

人之化物。由于無節。是故先王之制禮樂。因人之情而為之節制。蓋不拂人之情。亦不至徇人之情也。其實何如。哀之于喪。紀情也。因而制為衰麻之精粗。哭泣之久近。所以節喪紀。不使之過。而傷性。不及而忍親也。樂之于安樂。情也。因而制為鐘鼓之八音。千戚之二舞。所以和安樂。而使發乎性情。止乎義理也。因其有男女之欲也。為之婚姻。以合二姓。冠笄以責成人。所以別男女。而不使之相遺。凡此因其有

禮記手說

卷之六

三

交接之事也。為之射鄉。以合長幼。食享以合賓客。所以正交接。而不使之忘尊讓也。合而觀之。禮節民心。而行無過不及。樂和民聲。而宣無所乖戾。王道有其本矣。又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無不行。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無敢踰。所以為之輔也。禮樂刑政。四者皆王道也。通達于天下。而民無悖違之者。則好惡平。人道正。而王者之治道。尚有不備也哉。蓋王道原以治人之情。人情治。則王道始完成。無虧欠。不然。以言乎備。未也。

8 禮節樂和。就本文見出。政一刑防。又禮樂之輔。行之防之。二之字。指禮樂四達。謂四者之教。達于天下也。就上人節民和民。一民防。民言。不悖。則下之人自節自和。自行自防。而從乎上矣。王道備。歸

重在不恃上者非治功有成即禮樂刑政在末可以言備也
樂者為同 節

此見禮樂之合一也。樂主于和。能統人之同而一無間隔。禮主于序。能辨人之異而一無混淆。同異原非二理也。樂惟同。故人之感于樂者。和以合同。而相親。禮惟異。故人之感于禮者。序以立異。而相敬。親敬亦非二用也。世人歧禮樂而二之。于是有一于同而樂勝者。則其弊流而不敬。不可言親。一于異而禮勝者。則其弊離而不親。不可言敬。不知禮不可無樂。樂不可無禮。情意欲其淡洽。而躰貌欲其明辨。所以合而飾之者。正禮樂合一之能事也。是故情本合也。而禮以義立。于其外則賁賤相等。何至于流矣。貌既飾也。而樂以文

禮記手說

卷之六

三

廣慶堂藏板

同于其中。則上下自和。何至于離矣。此外有不一者。不可無以輔之也。禮樂得中者為賢。所當好也。偏勝者為不肖。所當惡也。好惡若則賢不肖別矣。又其甚者。惡不徒惡。而刑以禁之。好不徒好。而爵以舉之。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平矣。此以治輔之尚淺也。仁義原吾心固有之德。而見于行。禮作樂之間。如樂中真有一段慈惠肫切之實。仁以愛之。而民無不油然而仁。禮中真有一段端嚴莊嚴之實。義以正之。而民無不截然而義。此德以本之乃深也。禮樂之能事如此。則民不徒得禮樂之分。而且得禮樂之合。不徒修禮樂于外。而且會禮樂于中。有親敬之風。而無流離之弊。民治其有不行也哉。

通主治民說同。異是禮樂之功用。在先王制作上看。親敬是人心

感化即民治也。流離則用禮樂者偏勝之弊。便是不行以下皆歸。救弊之道。始而相資。既而輔之以法。又本之以德。無非欲其無弊。而復其相親相敬之舊。故曰民治行矣。要之禮樂原是合一的。何得有弊。人把作兩樣看了。便不能無偏勝。救之亦只是以禮樂還治之。發他和序之真。使知樂中之有禮。禮中之有樂。而不二也。樂中有禮。禮中有樂。便是相資。仁義正其心中和序之真處。仁義是本。不可曰輔新。義堅確在仁愛。義正把禮樂直歸到愛敬良心上。方真切。搜剔得流離的病根。看。不曰治民曰民治者。見此親敬之道。原斯民自然之治。至此而無不行耳。

樂由中出 節

禮記手說

卷之六

三

廣慶堂藏板

此言禮樂本體之妙。而及功化之盛也。樂何為而作也。因人有忻喜。惟愛之和出于中。而樂所由作焉。禮何為而作也。因人有進退周旋之儀。著于外。而禮所由作焉。此禮樂之原也。惟其由中。故樂之出也。情意安舒。無所勉強。而靜。惟其自外。故禮之著也。威儀交錯。燦然條理。而文。此禮樂之妙也。樂至于靜。是謂大樂。大樂自然必易。禮至于文。是謂大禮。大禮不煩。必簡。蓋雖有聲容儀節。而不過一和一序以貫之。此禮樂之妙也。以是大樂大禮。和平品節。周適渾博乎天下。便是極至。樂之至也。民各得所。夫何怨。禮之至也。民各安分。夫何爭。民無怨爭。則為君者可揖讓無為而治。其原由于禮樂之至。故曰禮樂之謂也。此禮樂之效也。其實維何。寇盜之暴。民懼伏而不興。藩屏之

謂侯服而不叛。惟諸侯服故兵革可不。惟暴民不與。故五刑
可不用。由是百姓相安于閭里而無他患。天子垂拱于朝廷而無可
怒。天子如此。則至和流通而樂道達矣。所謂樂至則無怨也。自一人
而言。合和父子之親。推明長幼之序。而又以敬四海之內。無不各親
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如此。則至序充周而禮道行矣。所謂禮至則
不爭也。然必該中外之全。躬靜文之體。而參易簡之秘。乃可彼小之
乎。禮樂者。安能感化之若是哉。

8 大樂與天地同和 二節

此見禮樂之情。統天人之同也。至和莫如天地。而樂之大也。則與天
地同。其和至節莫如天地。而禮之大也。則與天地同。其節惟同和故

禮記手說

卷六

二十五

天地之和。盡見于樂。而樂中之百物。無有失其和者。惟同節故天地
之節。盡見于禮。而禮中之祭祀。無不得其節者。可見天地間。明則有
禮樂。而此和此節。即有形之鬼神。幽則有鬼神。而此和此節。即無形
之禮樂。合一如此。由是四海之內。感于禮樂之化者。無有不同節而
合敬。同和而合愛者矣。所以然者。蓋以人之情。即天地之情。天地之
情。即禮樂之情也。禮也者。經曲殊事。而惟其節。則合之于一敬者也。
樂也者。聲容異文。而惟其和。則合之于一愛者也。禮樂愛敬之情。與
人情同。故明王制禮作樂。因人之情。以是相沿而不改也。若夫貞
並者。特禮之事耳。與功倍者。特樂之名耳。豈所論于愛敬之情也哉。
用禮樂者。當深探其情矣。

8 在天地曰和節。在禮樂曰同和同節。在人情曰合敬同愛。其理一
理也。百物者。樂中之百物。不失者。不失其和。祀天祭地。各得其禮
也。獨言天地者。禮莫重于祭。祭莫重于天地也。時說百物不失。主
贊助說。與祀天祭地不協。大賈解釋。新義上文必易必簡。已涵有
天地意思了。未直說出。此直指天地言之。天地之和。陽之伸而為
神者也。而大樂之和。與之同。天地之節。陰之屈而為鬼者也。而大
禮之節。與之同。如此講與下。則有鬼神句有情。祭事二句。由文
說到情。見文異而情不異。禮樂之情同。四句。由情說到文。見情本
同。即文有異而無不同。徐註。時止于天。作事立禮者。以之天欲與
賢。則竟齊有揖讓之事。天欲除亂。則湯武有征伐之事。其事雖殊

禮記手說

卷六

三

而其情則同。歸于敬天也。功見于民。命名制樂者。以之紹堯致治
則名之以紹伐暴救民。則名之以武。其名雖異。而其情則同。歸于
愛民也。此禮樂之情同。而明王以相沿也。備之
此承上言禮樂有情有文。而明其待人而行也。異言乎異文合愛也。
全華之聲。而為鐘鼓。竹石之聲。而為管簫。文舞所執。而有羽旄。武舞
所執。而有干戚。此樂之顯于物。而為器者也。身容有屈伸。頭容有俯
仰。位列有綴兆。行止有舒疾。此樂之宣于人。而為文者也。而合愛之
情。寓于其中。異言乎殊事合敬也。禮蓋以盛地產。俎豆以盛天產。制
度為文章之辭。文章為制度之用。此禮之顯于物。而為器者也。行有
升降。位有上下。步有中規。矩之周旋。服有宜文質之楊。此禮之

于人而爲文者也。而合敬之情寓于其行之。豈易其人哉。故惟知禮樂之情。契合本原。洞觀全軀。然後能山情達文。開新創始。而作樂識禮樂之文。終合周悉。仰悟前人。然後能因文會情。樂舊成終。而述矣。夫禮樂之情。至爲微妙。而難知其文。至爲繁雜。而難識。作者知之。是之謂聰明。容知上達天德之聖人。述者識之。是之謂穎悟。貫通博極理趣之明人。從來明聖非虛稱。正以其能述作之謂耳。禮樂將不待于若人哉。

語文兩者對情言。禮謂之文。樂器與文。而情自寓其中矣。新義俞樾江云。禮樂之情自在也。不知他原有這段。發發昭著的。其意何能取其情而見之。制作禮樂之文亦在也。不識他原有這段。不

禮記手說

卷之六

三

磨滅之精神。胡能取其文而見之著述。知諸作述明聖俱平看。原不曾有輕重末二句。只申轉上明聖意。正要歸到知識上。夫以聖明之人。當述作之任。此愛敬之情。因文有寄。器數之文。緣情不虛。其能配天地。感人心。職此故也。

樂者天地

節

此言禮樂放法之本也。樂者極和。非樂之和。而天地之和也。禮者極序。非禮之序。而天地之序也。蓋天地惟和。故氣行不乖。而百物皆化。惟序。故質具有秩。而羣物皆別。聖人仰觀于天。法乎陰陽之動行。而作爲聲音之樂。聲音氣之爲也。此樂所以爲天地之和也。俯察乎地。法乎陰陽之靜具。而制爲儀則之禮。儀則質之爲也。此禮所以爲

地之序也。不明乎天地之序。而過于制禮。則禮必紊亂。而失序。不明于天地之和。而過于作樂。則樂必暴戾。而失和。故必明于天地和序之原。然後能興禮樂而同和同序也。禮樂其可以易興也哉。

劉氏曰。前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放法之所本而言也。黃叔陽曰。和序禮樂。或統言天地。自其理同者言也。或分爲天地。自其所切者言也。理一而位殊。言異而意同也。蔡氏曰。禮樂本非判然二物也。人徒見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即以爲禮屬陰。樂屬陽。不知陰陽一氣也。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真有二物也。禮樂亦止是一望。禮之和即是樂。樂之節即是禮。亦非二物也。禮記手說 卷之六 三

禮記手說

卷之六

三

論倫無患 節

此明禮樂之義。情不同于數之易知也。雅頌之詞足論。而無淺近之患。律呂之音有倫。而無錯亂之患。此樂之本情也。而在人者。則以欣喜懽愛爲作樂之官主焉。蓋必心和而後形之樂者。論倫無患也。不則無所會揖而不和矣。行之中而無過不及之邪。立之正而無偏倚之邪。此禮之本質也。而在人者。則以莊敬恭順爲行禮之裁制焉。蓋必心序而後見之禮者。中正無邪也。不則無所繩束而不序矣。斯義也。聖人在天子之位。建中和之極者。所獨有耳。若夫施散千金石

而為器播越于聲音而為文即以此所施所越者用于宗廟社稷事
平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何難知哉信乎君當明其義而不加
徒陳其數矣

情官實制詳禮樂之義之精若夫以下舉數之易知正見其義之
難知意情實三項是禮樂之本脉自具大和序官制二項則入用
禮樂當先具和序之德也

王者成功 節

此原禮樂所由作而因及其用之人也禮樂何由而作也古王者受
命而興功已成矣而後作樂以象其功非功則不作樂也治已定矣
而後制禮以飾其治非治則不制禮也樂惟象功故其功大者其樂

禮記手說

卷之六

五

美善兼備禮惟飾治故其治辨者其禮完具無缺于威之舞有武舞
而無文舞非全備之樂其功可知熟亨牲牷而祀有饋熟而無存醢
非通達之禮其治可知五帝殊時殊而功亦殊所以樂不必其相
沿而其備則一也何者功俱大也三王異世世異而治亦異所以禮
不必其相襲而其具則一也何者治俱備也禮樂之原于治功如此
用之者豈易其人哉功大樂備樂原非極于聲音而用樂者極于末
而忘其本則有樂極悲來之憂矣治辨禮具禮原非止于粗節而用
禮者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有偏而不舉之弊矣及夫敦厚于樂而不
極而愛精備于禮而不粗而偏者其惟大聖人因樂見功因禮知信
其心直與五帝三王相契合者乎蓋制禮樂以位故曰王者用禮樂

以德故曰大聖其實一人也此以知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
用也

襲禮截上似就制禮樂說下似就用禮樂說然總之理一也于威
四句只承上文反言之不必如註以韶樂古有相形新義及夫二
字緊承敦是篤厚和平作樂有節意極則不致矣敦自然不憂粗
則不備矣備自然不偏註中雖字把敦字與極字一樣看壞了不
足按五帝樂名以吳曰大淵顓頊曰大英帝嚳曰六莖堯曰大章
舜曰韶

天高地下 五節

此詳申禮樂效法成功因極贊其妙而著聖人合一之教也人知禮
禮記手說 卷之六 三

樂為聖人制作不知天氣上聚地氣下凝天高地下而萬物散殊各
正性命此自然之序何常有禮而禮制已流行于其間矣天氣下降
地氣上騰流而不息而萬物同歸于化醇此自然之和何常有樂而
樂情已于此興動焉此自天地之全體言也不寧惟是四時分布春
作夏長天地生物之仁也秋斂冬藏天地成物之義此這仁即是和
不又已近于樂而義即是序不又已近于禮乎此皆禮樂之寓于造
化者也樂之理只是一和誠能敦厚其和而與不息之化作長之仁
同將見和乃天之氣屬陽伸而為神者也樂亦敦和與神相依而上
從天以生物禮之道亦只是一序誠能分別其立而與高下之殊數
藏之義同將見立乃地之質屬陰屈而為鬼者也禮亦別宜與鬼禮

處而下從地以成物造化肇禮樂而禮樂同造化如此故惟聖人破原頭精探蘊奧乃作為之樂而極其和。非樂之和也。正以應天之和也。制為之禮而極其序。非禮之序也。正以配地之序也。是聖人把天地生物成物的道理都收拾于禮樂之中。則禮樂已有助合天地之理矣。及至禮樂和序精微。寓于制作者。昭然顯著而明。且經曲宣序聲律。和而備。由是果足以助合之。而天地因禮樂而各定其職。故曰天地官矣。是則有天地。豈可以無禮樂也哉。

召近禮以上造化肇禮樂是效法所本。從地以上禮樂同造化是處功所合。俱只論理。未到制作上。應天二句。應效法明備二句。應成功。春作六句。諸說都作申合同散殊二段。非是大都樂只是一體。

禮記手說 卷之六 三 廣慶堂藏

禮只是一序以天地全體言。高下殊散是序。不息合同是和。以分布四時言。春夏之仁是和。秋冬之義是序。近者對全卦言。亦是其理之大體相近似耳。

此中言聖人制禮之所本也。禮有君臣之分。天上而尊。地下而卑。而君臣之分已定于此矣。禮有貴賤之位。山陬而高。澤陳而卑。而自公族以至庶人。貴賤之體已別于此矣。陽主動而常饒。陰主靜而常之。聖人法之。則經禮之大曲。禮之小。正此乎殊矣。處五倫之道。各從其類。而聚之行。道中之事。則又各自其類中之萃而分之。則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然有此三綱五常之倫。其間尊卑厚薄情分之分。等不容混而一之也。蓋性命者。道立事之所從出。性命不同。則禮之

道與事自不容不具矣。在天有日月星辰之象。而聖人冕服旗章。以成在地有高卑小大之形。而聖人宮室器具。由此而起。如此可見造化原有自然之別。聖人不過因而制之耳。禮者天地之別也。聖人創制也哉。

黃叔陽曰。此節或先言天地而後及禮。或先言禮而後言性命。或專言天地而不及禮。古人文字固不拘拘于對待比擬也。

此中言聖人作樂之所本也。地位下而氣上。躋天位上而氣下降。地躋是陰。摩陽。天下降是陽。摩陰。陽摩陰。陰之播蕩。陰摩陽。地氣之播蕩。由是搏擊之雷。迅疾之霆。鼓而有聲。周旋之風。潤澤之雨。晝而發出運動之以錯行之。四時。隨暖之以代明之。日月。氣行不乖而

禮記手說 卷之六 三 廣慶堂藏

百物之化。與焉皆此天地自然之樂情也。聖人法之而作樂。其間五音六律之理。如高下法躋降之常。倡和盡靡蕩之妙。鼓舞象雷。雷。旋象風雨。終始象四時之動。繼作代日月之明。百度萬舞。象百化流行之盛。然則樂者。豈非天地之和也乎。

上節如此以上。已有取法意。此節如此以下。始言取法意。看來聖人這許多制作的巧處。都是天地間渾成的道理。何曾強生一件出來。天地造得成聖人的心。聖人造不得天地的玄機。應氏曰。此上兩節。本易繫辭傳之文。記者引之以發明禮樂之理。非深于道者不能及也。

承上言禮樂之本于天地如此。而天地亦有不可無禮樂。是故樂者

不得其和而施之教化者不當其可則和氣鬱塞并天地不能以生
物禮不得其序而男女無辨則淫僻成風亂升于天地之間然則禮
序樂和而天地乃得其職蓋有感必應相通之情如此也不然聖人
之制作何為而必法天地也哉

不時無辨者禮樂言所謂平氣也不生乳升以天地言所謂致異
也舉失以例得天地之情還重參贊邊天地本無情而感通若此
故曰天地之情此上言效法所本下節成功所令

樂之效法如此則陰和極序及夫二者之用充塞流行上至于
天下委于地而天地之間無所不之故分而為陰陽則此理與之重
行變而為鬼神則此理與之相通星辰高遠而窮極之山川深厚而

樂之效法如此則陰和極序及夫二者之用充塞流行上至于
天下委于地而天地之間無所不之故分而為陰陽則此理與之重
行變而為鬼神則此理與之相通星辰高遠而窮極之山川深厚而

樂之效法如此則陰和極序及夫二者之用充塞流行上至于
天下委于地而天地之間無所不之故分而為陰陽則此理與之重
行變而為鬼神則此理與之相通星辰高遠而窮極之山川深厚而

樂之效法如此則陰和極序及夫二者之用充塞流行上至于
天下委于地而天地之間無所不之故分而為陰陽則此理與之重
行變而為鬼神則此理與之相通星辰高遠而窮極之山川深厚而

說語說在一動一靜句覺纏擾著太始著字不必作著落著落
不息就是動居就是不動就是靜不直曰靜而曰著不動不直曰
動而曰著不息曰著則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可知寂可玩

昔者舜作 節

此言禮樂之用主于常德也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阜財
備之詩禮樂天地長養盛大之氣以吹噓吾民舜之心切為民矣
承舜命始制樂以賞諸侯之為民者蓋所以廣舜之心也川樂為民
如此即是觀之可見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為民之
德不外教養諸侯教民之德盛而教道草廢養民之德盛而五穀
熟然後以樂賞之而其賞之也又視其德之何如如勤于治民者則

德盛而樂隆故舜行列述其急于治民者則德薄而樂殺故舜行
短言舞則聲可知故觀其舞之長短則知其德之厚薄沈聞其聲之
褒貶則知其行之美惡也當時諸侯有不親感而脩德者乎

重賞德意舜舜偕起制樂不專為賞諸侯此特舉其中之一節重
耳絃是手彈歌是口咏即歌于口應于琴也舜既為民而天下之
民生惟諸侯治之故制為賞樂之典德盛而教道草廢養民之德盛而五穀
由僕加意于勞來匡直者久用心于培植勸休者然後守正為
民慎重意遠非無德但比勞者未盛正

大章章之

此詳歷代樂名之義也堯樂名大章者言光被四表協和萬邦其德

章明于天下也。黃帝樂名咸池者，言正名百物，開物成務，其德應于天下也。舜樂名韶，允執厥中，重華協帝，取其能繼紹堯之德也。禹樂名夏，文命覃敷，祗承上帝，取其能光大舜之德也。殷周之樂，曰濩曰武，湯有救護生民之德，武有底定武功之德，順天應人，行權得正，而兆民頌四海清，具人事之理，已極盡于此矣。聖人作樂，無非裒益而命之名也。

通節俱以德字為主，所謂五帝殊時，不相沿樂，而名與功偕也。于文德者，直言其義于武功者，則獨嘆之，可謂達觀時變而善言聖人之心者矣。徐註按周禮無大章而有小章，故鄭氏謂大章或作大章，然大章之義與大章不同，作章之便，無謂矣。咸池繫于堯舜

禮記

卷之六

樂

禮記

之後，孔氏謂本黃帝樂而堯增修之者，吳氏直以為堯樂，蓋因周官名堯樂為大咸，故耳。今不可考，缺之可也。

天地之道 節

此見樂教之大也。天地之道，寒暑為一歲之運，貴乎以時，不時如各有愆陽，更有伏陰之類，則民感之而多疾，風雨為一旦之候，貴乎有節，不節如春有凄風，秋有苦雨之類，則年不登而多飢，人君以樂為教，所以養民于和，是民之寒暑也，苟失其大體，而不時，則反導欲而傷世，以事為樂，所以救教之成，是民之風雨也，苟亂其細目，而不節，則為虛文而無功，樂理之切于民生如此，然則先王之作樂，豈徒然哉，以時以節，法天地之道而為治，所謂善而有德也，由是尊其德也。

其事而民之行象君之德矣，豈至有傷世無功之失也哉。此先王之所以成化于天下也。

新義樂本天地之和，故法天地寒暑風雨以為樂之教事，教即樂之象，著事即民之風雨，非比擬意，只重時與節二字。教字會下體著其教，及後廣樂成教看，蓋人君範世禍俗，化成天下之道，不徒在聲音舞蹈間已也。時是適投其機，不迫民以所未然事，即教中所設之條件也。節是當其能不強民以所不堪，然則二字，堅道中二段來為字處，已寓德字在內，德乃君心之和，作樂之本，民之所由觀化者，但在尊處方見，法治就是善，善就是君之德，象德有二意，始焉則而象之，終則比象乎君矣。

禮記

卷之六

樂

禮記

夫黍為 節

此明禮樂之用，同歸于正人情也。夫殺黍為酒，食其初意非以為酒，乳也，而獄訟由此益煩，蓋小人乘醉相侵，所致是酒之流弊生酒也是以先王制為飲酒之禮，雖一獻之微，賓主亦必百拜，故雖終且飲酒而不得至醉，蓋既用心于儀文，則不得恣情于飲食，而獄訟無由生矣。是所以備酒禍也。由是觀之，酒食之禮，所以合賓主之禮也，惟禮而無節，則恐恣德而繼淫，故于其中而作樂，非以極聲音之樂也，優柔乎中，所以象德之存于中，而正其本也。又於其中而行禮，以侈觀視之美也，莊敬退讓，所以止淫之生于後，而節其流也。然則惟用之酒食間，先王有久矣，喪之大事，必有凶禮以哀之，有吉慶之大

禍必有嘉禮以樂之。是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使哀不至無節而濫。樂不至忘反而肆。情益入之情。欲無窮。一不為備。皆足致禍。此所謂禮以綏淫也。樂之道。本聖人之所自樂。而發舒其至和者也。而樂非獨聖心有一人之和。達為天下之和。可以善人心者。于是乎在。是故就一人言。其原人深。淡于肌膚。淪于骨髓。而善民心于所存。統天下言。上行之。下效之。而淳下成之。俗汙易而美。而善民心于所發。樂化之大如此。則上知此。安得不作為樂。而著之以為教也哉。此所謂樂以象德也。此德樂之所以不可已也。

前半借酒食起禮樂。來不重。重在後半。推開說見禮樂之用大也。大福要看大字。如天倫攸敘。人紀肇修。是非世所謂福也。禮正是承天道而治人情者。樂之樂字中有節意。

夫民有血氣 八節

此申明人心應感之理。以起先王樂教之本也。夫民有血氣。即有知覺運動之性。而當其未發。則無喜怒哀樂之常。惟應其感。起于物。而動。然後心術盡形。而為聲焉。是音由人心生也。而審音不可以知。心乎。是故急促微細。惟枯殺滅之音作。而民心之哀思憂愁。可知。其上之人感之。以哀思。故民心哀而聲亦哀也。

血氣心知。申謂血氣之心知也。不可以人心道心分貼。無常。無一定。非謂不中節也。

卑寬而不狹。諧和而不怨。優緩而不迫。平易而不亢。相生相成。

夫理有作有止。而簡節奏此等音作。則民心之安康和樂可知。奏上之人感之以康樂。故民心樂而音亦樂也。

康樂在民心上。看本上人致化來。每節皆有此意。蓋上之教養。舉而民皆周于平康。逸樂之中。故發于聲者如此。音有粗厲者。猛盛于初起。初之粗厲也。奮迅于將末。終之粗厲也。中間絲竹匏土。草木之音。廣大而音憤。無所不粗厲也。則可知其民之剛毅。

以剛毅言。怒亦怒所當怒者。只少和平之意耳。

音有康直者。動而堅強。正而不邪。莊而不懈。誠而不浮。則可知其民之肅敬。

由上之人達禮教彰軌物。有以消其逸欲。晏安之氣。故民心肅敬。而形于聲者。亦肅以敬也。

寬而有容。裕而不迫。肉好而圓。瑩通滑順。成而自始至終。相生不害。和動而唱和相應。克諧不乖。此等音作。則可知其民之慈愛。

由上之人慈祥。愷悌之政。足以消其殘忍乖戾之風。故民心慈愛。而形于聲者。亦慈以愛也。按肉好以絳喻音。豎地為肉。璧孔為絳。

流蕩偏僻。邪思散漫。一終甚長。而不知所止。浸漬侵侮。而不知所厭。此等音作。則可知其民之淫亂。夫因心以生樂。亦因樂以知心。是則以知作樂之本矣。

是故先王之作樂也。本之于情之性。而太和具足矣。乃精考于上。

下生損益之度而各得其數。律之和也。又裁制之以清濁高下。民事物之理而各有其義音之和也。是和也。會合天地生氣之和而。不二道達人心五常之行而不阻生氣惟和能使陽之動不至於散。陰之靜不至於密而樂之和合之五常惟行能使剛之氣不至於終。柔之氣不至於懈而樂之和道之陰陽剛柔四者渾融暢洽交錯于。性情之中而其氣象光輝發作于聲容之外是八音萬舞無不自天。地人心太和中出來尚安有不安其位而相夸者哉。樂之和如此夫。然後可推之以化民也。立之學而司教有人立之等而進為有序。廣。其節奏而相生不窮省其文采而有條不紊此樂之全軀也是為。教人性中固有之德本來原厚者繩約之而使不失五音有大小律。

禮記手記 卷之六

三

廣慶堂藏板

則如法度整齊而使之各得其精六律有終始比則以次第聯合而。使之各得其序此樂之節目也以是為教人日用當為之事見諸躬。行者做像之而使可循然豈有他道哉人倫之理情有親疎位有貴。賤序有長幼別有男女正有之為德厚而發之為事行者使之皆形。見于樂乃所以繩之象之也樂可以觀人倫可以觀德行其義何等。精與故曰樂觀其深矣彼無本無文者淺之乎其為樂耳烏可以語。于先王觀也哉。

不相奪也。以上是樂之和。同天人之和。同天人意不重。總只見得。樂之和是論理下是然後推之以化民也。絕德厚以培民心象事。行以善民行雖二事手對要知事之所行即德之所發。親疎貴賤。

等倫理正德厚事行之實也。情性者情之性要得其正以立樂之。本度數者度之數以律言如上生者三分益一度長而數多下生。者三分損一度短而數少。稽者考正之使其足以和聲也。禮義者。禮之義就音言如云象君臣者尊隆其聲愈濁而高象民事物者。卑殺其聲通清而下制者品故之便之得宜而和也。情性曰本則此稽。制皆所以備其文矣。大小終始註中官羽黃鍾仲呂舉其至六至。小極終極始者言德厚事行都屬好一邊說調和者親疎之理清。濁高下者貴賤長幼之理陰陽律呂者男女之理時說泥註前半。多驗和一轉經提可厭新義此節以本之情性三句為主合生氣。至不相奪所謂本之情性也。然後以下正是作樂所謂稽度數制。

禮記手記

卷之六

四

廣慶堂藏板

禮義也。絕德厚象事行只言此樂之通倫理備之。此言亂世之樂與上先王之樂正相反者也。畔鑿太竭而七敝則事。木不長綱罟不時而水煩則魚鼈不大陰陽之氣衰耗則生物不得。成遂皆理之必然者世亂則上無明君而失其性情之正矣又不能。稽度數制禮義則禮必邪惡而所作之樂安得不淫泆乎。是故其聲。哀傷而不莊敬樂極而不安靜不莊則慢易簡略而至于犯節不安。則流瀆逐末而至于忘本聰之者大則容為奸宄小則思為貪欲感。傷天地條暢之氣而何以合生氣之和滅敗人心和平之德而何以。道五常之行是以君子賤之惟恐其放遠之不早也。豈敢推以為教。也哉。

○新義哀而不莊四句舊分貼體樂看來通章都是說樂則禮字只帶在其中疑問謂樂以象德全由禮以綴淫始禮恩而樂淫而字空味哀而不莊六句通根其根來是樂之淫處極融會

○凡奏聲感人 五節

此推淫樂和樂之由以起作樂之本也凡奏聲感人而乖戾之逆氣應之逆氣發于外而成象則則陰柔猛隘柔則懦弱邪媚由是淫樂如桑間濮上之類興焉正聲感人而平和之順氣應之順氣發于外而成象則則強健幹固柔則慈愛與順由是和樂如咸英韶濩之類興焉合而言之奏聲正聲主倡逆氣順氣淫樂和樂主和是倡和有應也分而言之倡和而和亦和倡淫而和亦淫奏逆之類屬回邪而應記乎說

卷之六

聖

曲者歸于淫之分限正順之類屬直者歸于和之分限矣由是人倫中親疎貴賤長幼男女萬物之理莫不以和淫之類自相感動一淫無所不淫一和無所不和和淫之原作樂之本是烏可以不慎也哉
本文有和淫順逆字不要添出善惡得失來方氏曰聲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出氣之作也不可見象之成也有可觀及形于樂則盡矣其所感者異故其所應者亦異所應者異故其所成者亦異所成者異故其所興者亦異此君子慎其所以感之此君子端作樂之本也性動為情易遂于欲反之使情合于性君子所以和其志而脩內也善惡不分從違何決比之而為善去惡君子

所以成其行而脩外也是故教養乳色淫惡禮情悞邪僻之類情之不正而入于惡類者君子反情比類不留聰明不接心術不接于身軀蓋天性至善無以逆之則本順無以引之則本正使耳目口鼻心知大小之百骸率而由之于以行其所當然自無有不合于義者如是而作樂之本端矣

一說比類成行正反情的工夫故末節只以反情一句該之也此言作樂之事而及其效也亦上言樂之本立矣然後以此志行修之而為聲音而樂于是乎始焉即以此志行之聲音文之而為琴瑟動之而為干戚飾之而為羽旄從之而為簫管而樂于是乎備焉至德蘊于中樂奮以出之而光不可掩四時各有氣樂動以運之而德歸一和親疎貴賤長幼男女萬物之理至為微與樂昭而著之而誠則必形是故樂之聲輕清明微象天氣之清明樂之體廣博浩大象地勢之廣大四時終始通運有序者音始于宮終于羽律始于黃鍾終于仲呂有定而不易故象之風雨作止周旋有節者樂之祝敬金石其中清或濁或濁或變終有節而不踰故象之五音配乎五行之色則各成文采而不亂其真八音配乎八卦之風則各從其律呂而不姦其候上生下生自一衍之而至于百者配乎百物之度則各得其損一益一之數而不失其常大以濟小小以濟大而相成終以成始始以繼終而相生有時清倡而濁和則清者經有時濁倡而清和則濁者經而通相為經樂之妙如此故其教自上及下自內及外

卷之六

聖

歸一和親疎貴賤長幼男女萬物之理至為微與樂昭而著之而誠則必形是故樂之聲輕清明微象天氣之清明樂之體廣博浩大象地勢之廣大四時終始通運有序者音始于宮終于羽律始于黃鍾終于仲呂有定而不易故象之風雨作止周旋有節者樂之祝敬金石其中清或濁或濁或變終有節而不踰故象之五音配乎五行之色則各成文采而不亂其真八音配乎八卦之風則各從其律呂而不姦其候上生下生自一衍之而至于百者配乎百物之度則各得其損一益一之數而不失其常大以濟小小以濟大而相成終以成始始以繼終而相生有時清倡而濁和則清者經有時濁倡而清和則濁者經而通相為經樂之妙如此故其教自上及下自內及外

有不到而樂行矣。而人之倫類有不極其清明者乎。自一人言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而一人之倫清矣。自一世言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而一世之倫清矣。此樂之功效也。然非有本之君子。曷觀此乎。

首然後字。承上志和行成來。為經截上。是樂理之妙。下是感人之深也。發以終音五句。樂備聲容之器。奉至德三句。樂達天人之藹。清明四句。樂法造化之象。五色七句。樂盡常變之妙。清明在五音。不況上見廣大在精粗。擬無遺上見五色八風。俱假借形容字。面直當上音八音。看不必拘拘泥定分屬舊訂八風。歌飽具條風。竹雲明庶木與清明。絲離景配土坤涼風。金兌開闔石乾不周。華坎廣黃十二律。太發夾鍾姑洗春仲呂。蕤賓林鍾夏夷則。南呂無

禮記手記

卷之六

聖

射秋應鍾黃鍾大呂冬從律者。匏竹從春木絲從夏土金從秋石。革從冬二音從三律。八音從十二律也。新義聖人極至之德。應燦乎天下者。于此聲音發越出外。曰奮天地和順之氣。流行于四時者。于此聲音鼓盪出來。曰動五聲配五行之色者也。文采雜比。幾于亂。然其配一定。何亂之有。八音配八卦之風者也。律呂參伍。幾于紊。然其從以時。何紊之有。律呂之數。具乎百物之度者也。其數至煩。幾于變。然損益有定。何無常之有。此講甚醒。可從。

此明樂之有道也。承上言樂化之大如此。故曰樂者非他也。即生于人心之所樂者也。然而宣化道欲其效不同。何哉。蓋由君子反情比類。則所樂者在得其道。小人不能。則所樂者在得其欲。樂得其道者。

非無欲也。以道制欲也。道中本有自然之樂。而欲不足以亂之矣。得其欲者。非無道也。以欲忘道也。欲中不勝眩惑之苦。而道味之樂。何有矣。是以君子樂而小人不樂。故知君子能為樂。而小人不能為樂也。

此結上文之意也。樂生于樂。而樂在得道。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而端樂之本。道融為樂。而樂出為樂。是故君子廣樂以成其教。而充樂之用。君子之樂如此。及至樂行而民向道。而君子志和行成之德。于此乎可觀矣。蓋樂者德之華。即化之成。知德之盛也。彼無德者。安望教之行也哉。

反情句。結前反情一節。廣樂句。結前聲音至達相為經段。廣非推。禮記手記 卷之六 聖

廣極言聲容理道之備也。樂行句。結故樂行數句。可以觀德。又打轉志和行成之德。而言此節。只重觀德意。餘俱在上文內了。始焉脩德以作樂。終焉因樂以知德。正見樂與德相通。而不可以偽為下節。亦即此節未盡意也。

○德者性之端也 節

此反覆言樂之必本于德也。人心之德。乃性之端緒。德出于性也。所作之樂。乃德之英華。樂以章德也。是性為德之本。德為樂之本。金石絲竹。特其器耳。雖曰德性之所寓。而實非所重也。且德非德。章于德也。其先有詩歌舞人之作詩。所以言其心之志也。詩成而歌之。所以詠其心之聲也。歌之不足。又從而手舞足蹈之。所以動其心之容也。

是詩歌舞三者皆本于心然後金石絲竹以飾其聲于戚舞蹈以廣其容而樂器從之也。由是觀之樂有情因有文情深而文乃明。樂有氣因有化氣盛而化乃神情深氣盛和順之積于中也。文明化神英華之發于外也。必積中而後能發外。是則樂之為樂豈可以為偽也哉。信乎當求端于德矣。

注以氣化作天地非是。今從大全。又方氏所積者和順。則知所發者無非無逆所發者英華。則知所積者有本有根。

樂者心之動也 節

此明樂之有本故有益于人。樂者心之動而成者也。當其動而為聲雖音容未具而已有樂之象矣。及其形之播比而文采節奏華矣。

禮記

卷之六

聖

廣慶堂藏

可觀不其為聲之飾乎。君子反情和志以動其本。生變成方以樂其象。然後樂器從之以治其飾。本文具備。先後有倫。樂之理盡矣。而其妙何如是。故樂將作必先擊鼓以警動眾聽。欲其齊也。舞將作必先三舉步以示見方法。習其容也。一節終則再擊鼓以明其進退。其容也。既進而又終則復擊鼓以謹其退。欲其節也。如是則舞之容雖若奮迅疾速而進退中節。不至于拔矣。以故樂之理雖極幽微深奧而精意可求。不至于隱焉。樂之妙如此。以之為己則為和平之道。故可以獨樂其志而不厭也。以之為人則為公普之欲。故可以備舉其道而不私也。不但已也。是故情見于外而義立于內。樂終而盛而德成。以尊君子以之而好善感餘其良心。小人以之而聽過。蕩滌其邪穢。

樂之有益于人如此。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彼無本之樂。伐性已甚。安在其為生民也哉。

首三句是樂之理。有文有本。動其本三句是君子之作樂。由本以及文。先鼓以下則詳樂之善而推及其功用之大也。先鼓六句是舉舞以見樂故。奮疾二句不可平不隱者。謂樂理之通人倫者。極幽深然身心跡之實覺有躍如之妙。獨樂四句只承此一句說。見樂非難非易。可以終身學之不厭倦也。是故情見四句實作用樂感化者。說二其道字俱以樂言。曰樂志曰舉欲曰情曰終曰好。曰聽皆所謂有得于樂之理趣者。亦是樂理之妙。自有以興起。樂也者施也 節

禮記

卷之六

聖

廣慶堂藏

此明禮樂之本也。樂雖由中然主于宣暢。禮雖由中而達于外。以施為其道者也。禮雖自外然主于收斂身心。自外而復于內。以報為其道者也。樂惟施則樂之于外矣。然樂非借資本心中原有此至和。是樂所自生也。樂正樂其所自生耳。禮惟報則反之于內矣。然及禮是樂制本心中原有此至序。在是禮所自始也。禮正反其所自始耳。由是觀之。然則樂以施而章其德。禮以報情而反其始也。禮樂雖異用而實則同一原矣。

朱子曰。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于外。禮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却做個節文抵當他。却是人做的。雖說是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應氏曰。樂有發達動盪之機。宜播而出于外。故

曰禮禮有交際酬答之文及復而還于內故曰報新義通篇論禮樂俱是樂內而禮外至此以施屬樂從其向外處言以報屬禮從其向內者言施報字只皆以見其發達收斂而註乃以詔武人物入講可刪

所謂大輅 節

此天子待諸侯之禮也車服有制尊卑有等先王之所以辨分也而無德不酌無功不報則天子之所以厚臣也是故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而諸侯得乘之龍旌九旒天子之旌也而諸侯得建之青黑綬者天子之寶龜也而諸侯得藏之且從之以牛羊之羣非僭也則天子所以贈諸侯而諸侯得用之也倘亦禮之所為報也與

禮記手說

卷之六

四

註天子賜車則上公及同姓侯伯金輅異姓則象輅四衛則革輅蕃國則木輅受于天子摠謂之大輅也龍旌九旒亦上公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也寶龜則以青黑為之緣飾牛羊非一故稱羣此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錯簡按從字泛說非從上文等物蓋備燕享牢俎之賓者

樂也者情之 三節

此言禮樂之定軀也樂也者非他也以和為主乃情之自然而不可變者也禮也者非他也以序為主乃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惟和故統同而無所乖戾惟序故辨異而不相混淆有同有異者人之情也統之辨之則合禮樂之說信雖管平人情而不至有偏同偏異

之夫矣

禮樂之說猶云禮云樂云也不必正意義解新義曰禮曰樂亦有聲音儀節在內就聲音節文看未免有變異其間而惟情理則自有不可變易者註謂發于聲音不可變著之節文不可易不是至于統同辨異能思初安能惟始謬甚

此申釋上文情理因明禮樂之道大而管人情也人情本一而變殊樂惟不可變所以能窮其本之一而知其變之殊也是所貴于樂之情也人情理危而欲危禮惟不可易所以能著其理之誠而去其欲之偽也是所貴于禮之經也以其道言之天地之情隱于於穆禮樂值而出之此本來之效法也神明之德藏于人心禮樂則通而達之

禮記手說

卷之六

四

上下之神幽而莫測禮樂則降而興之此功用之自然也聖人制作道以為本而精不遺粗器以成之而粗始夫精粗相凝而體備將見人倫日用之理無一不為其所統攝其大者父子以恩為節君臣以敬為節和親和敬而飾其領之矣禮樂之管乎人情如此

窮本以知變著誠以去偽皆申說天地之情只是個和序人心感應不測謂神虛靈不昧謂明最患其蔽網而不通達也天地間幽則為上下之神明則為對越之人最患其間隔而不感通也三句虛論理凝精粗句方實是禮樂領父子句是管人情領字即上管字蓋父子君臣乃人情之大者也

此言禮樂之贊化育也承上非但管人情是故大人舉禮樂極和序

之妙則天地化育之道將為昭宣而不可外焉。彼天地之訢合而陰陽相得也。氣煦之而萬物獲形。姬之而萬物育矣。然後草木之既成者。茂勾萌之始生者。達此植物各遂其生也。鳥之有羽翼者。奮翥之有角。駝者生。蟄虫始出而昭蘇。其未成者。羽者。蟄伏而生。子。毛者。妊孕而有子。胎生者不殯。卵生者不殯。裂此動物各遂其生也。此以故聖人作樂由人心而生。心扣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得所有如是之適。自有如是之功。歸之焉耳。言樂而禮可知矣。區音鉤。屈生也。角之有枝者曰角。昭蘇者。蟄虫初出如暗而得明。如故而更生也。姬伏即卵生。孕。鬻即胎生。殯。未及生而胎敗也。殯裂也。

禮記手說

卷之六

四九

樂者非謂節

此歸禮樂于德行也。論禮樂至天地為昭極矣。而世儒不察率求之聲容氣數之末。不知樂者非謂黃鐘大呂絃歌之數。干揚之舞也。此樂之末節也。故重子舞之于下。而人君在上。躬至和之德。非其本乎。鋪筵席。陳尊俎。列蓬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于下。而人君在上。躬至敬之德。非其本乎。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絃。而君則面南。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在後。而尸則神象在先。商祝辨乎喪禮。故亦在後。而主人則喪主在先。由是觀之。德可以兼藝。而藝不可以為德也。故德成而上。而藝則成而下矣。行可以兼事。而事不可以為行也。故行成而先。而事則成而後矣。四者本末之序。如此。夫

惟先王體和序之德。而出之為藝。有上而又有下。建和序之行。而德之為事。有先而又有後。所謂由本以及末。然後可以制禮作樂。而為法于天下。不然。本之則無。即日從事于藝事之末。一官之任耳。其何以有制于天下也哉。

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此在北面與後尸後主人處已見了。德成四句。只借上下先後字面。以明本末輕重之別耳。不必又項重子樂師。繼說大樂德與行非二物。蘊于中為德。見于外為行事。與藝亦無兩樣。所冒為藝。所行為事。新義是故先王以下傳說謂本末具舉。道器不遺。玩通節文氣跌下。只要歸重德與行上。觀其不曰有德有藝。有行有事。而曰有上有下。有先有後。正見必順此輕重之序。方可以有制耳。不然而輕重不明。以人君而代掌故之用。身先達信何以有制。講要識得此意。

禮記手說

卷之六

辛

魏文侯問 十二節

此子夏告魏文以古樂德音。不同于今樂溺音。且明其為用之大。而因及聽之之方也。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非不致敬也。則厭之。而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好之。而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可厭。新樂之如此。可好。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言其舞。則進旅退旅。東皆齊一。而無參差。言其聲。則廣而不徒。廣和正以廣。而無奸聲。絃匏笙簧之器。非一。所謂廣也。必會合相守。待擊拊及鼓。然後作。何和正乎。是故其始奏也。則先鼓以警眾。鼓聲為文。齊其始也。及其復

亂則擊鐃以飾飾聲為武正其終也應音之亂則有拊之相以治之使得其理恐舞之疾則有祝之雅以訊之使其節樂之盡善如此斯則不極音而有遺音君子于是語以探究其精微之蘊于是遠古而不禁其稱揚嘆息之深非徒道已也以此脩身嚴而泰和而節矣次及于家而相親相敬推之平均天下而合敬同愛矣此古樂之感發于外者然也而豈其有可厭也哉

旅衆也拊即相也以韋為表裝之以楸亦鼓類也以其輔相于樂故又謂之相堂上絃以琴瑟則拊為之節堂下匏以笙簧則鼓為之節也鼓聲為陽故謂之文鏡聲為陰故謂之武武亦治也雅亦樂器祝也平者無上下之偏均者無遠近之異

禮記手記

卷之六

至

今夫新樂言其舞則僂僂雜亂與進旅退旅者異矣言其聲則奸邪滌溢沉淫不反與和正以廣者異矣舞之人則俳優侏儻如獼猴之狀間雜于男子婦人之中不知父子尊卑之等和敬之節蕩然無存矣作樂雖終無可言者況可與之道哉此新樂之發也

此上兩節言古樂新樂所發之異乃見于聲容驗于功效之用者對下文禮樂之本而言也

子夏欲言作樂之本故立首樂之說以啓之今君之所問者古樂也所好者今時之溺音也夫古樂與溺音聲容俱有相近也而本末之和乖感發之邪正則實不同焉不可不知也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君欲知古樂之所謂曷觀其所自起乎夫古者天地順動而四

時不忒民皆有德而五穀昌茂疾疫不作而物無妖祥此皆大化自然之均調不煩補救者故曰大富聖人以爲自然之禮也然後因而作爲父子君臣使天下之倫凡屬于內者統于父子凡屬于外者統于君臣不猶衆目之有紀綱乎紀綱既正天下之人人親其親人長其長而大定天下大定禮教流行至樂已涵于其內矣然後聖人正

六律以備五聲以協律絃以被夫詩頌歌以咏大詩頌此之謂樂以和德也詩頌之中無非綱常倫理之極至不其爲德音乎此等德音方謂之古樂所以與音相近而不同也大雅皇矣詩曰王季雖無心于德音然其德則克明矣克明而知之至克類而觸之通以之爲長則克長以之爲君則克君以是而王此大邦則克順而不遷

禮記手記

卷之六

至

民克比而民相親愛矣比及文王其德靡有可悔蓋聖人之德偉而益盛故能受天之福延于孫子而德音自不可已正此德音之樂由紀綱大定而後作之謂也古樂之妙信非聖人不足以當之矣

樂與音樂就是德音音就是下節溺音夫古者以下兩然後字雖是先序以禮後和以樂然總是原樂之所由作非以禮樂並舉也紀綱是個活套字猶言規矩準繩一般若泥作三綱六紀誤矣德音承大當大定兩項來是齊美之詞德音便是樂了乃復云德音之謂樂者見得此德音方叫做古樂正與今音不同與首夫樂者樂字相呼應新象引皇矣之詩言王季明類順俾之德可以爲君臣父子之宗可以爲紀綱倫理之則而德音由此而起則聖人之

德音由紀綱大定而後作也。不可徵哉。時說引詩意不協。只取以証德音非是。

今君之所好者音。非德音。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溺由其志之淫。宋音燕女。由其志之溺。衛音趨數。由其志之煩。齊音敖僻。由其志之驕。四者雖有淺深。然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蓋鬼神厭弃之而不享也。

此上兩節言古樂新樂所本之異。乃始于世道之治亂。成于人心之邪正者也。好濫好為。汎濫淫及非已之色也。燕女謂安于妻妾之樂而不振也。趨數迫促而疾逸也。煩煩擾不寧靜也。敖僻僻肆而偏邪也。

禮記手說

卷之六

聖

廣慶堂藏板

溺音害德。祭祀弗用矣。若德音則何如。周頌有聲詩曰。肅雍和鳴。先祖祖是聽。夫肅者何。肅然而敬也。官商角徵羽。不相奪倫。實倫理之極。然不亂者所形容也。雍者何。雍然而和也。清濁高下。迭相倡和。實倫理之純然。固間者所播越也。夫敬以和。是謂和鳴。如是雖先祖之幽亦是聽之。又何事之不可行哉。脩身及家。平均天下。端必由之矣。一則何事不行。一則祭祀弗用。為人君者。安何如。謹其所好惡而已矣。信當好古樂而惡溺音也。所以然者。蓋以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朝廷之上。邦國之間。感應甚速。誠有如大雅板詩所謂。靡民孔易者。君之不好古樂而好溺音者何也。

新義中四句是泛言感應之機。臣民不同君上一也好行不同。從

爲一也。意念所注曰。好舉動所形曰行。

此直接上文。德音而因言樂之所由備。以及其爲用之大也。聖人當大當大定之後。既作爲音律。絃歌之德音矣。以爲未備也。然後作爲革音之鼓。鼓木音之柷。柷上音之壎。竹音之箎。此六者德音之備而爲音者也。未已也。然後越之金石之鐘。磬。匏絲之琴瑟。以和之。武所執之干戚。文所執之旌旗。以舞之。聲容俱舉。樂于是乎成矣。是德音之樂也。而何事不可用哉。宗廟之中。幽而難格。此德音之樂。和氣感通。所以祭先王之廟。而交于神也。所以獻酢醑酢而交于人。也。朝廷之上。畏而多拘。此德音之樂。和敬從容。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而可法于當時也。所以尊卑長幼。各得其序。而可示于後世也。此古樂之所以爲妙也。

禮記手說

卷之六

聖

廣慶堂藏板

前因德音二字。便把溺音相形。尚未說到樂上。故此節二然後字。緊與前節大當大定。二然後字。相承。古人文脉斷續之妙如此。時說遂以此。卽首然後字。承上好惡誤矣。德音卽前德音。不必又添實素華美。獻酢醑酢。與祭廟。當作一句看。總是宗廟而官序貴賤。長幼尊卑。明是朝廷之禮。註解極是。時說泥先祖是聽。遂都作祭先王廟中之事。至分異姓助祭。同姓助祭。猶極可笑。四所以字。俱指德音。概不外和敬之理也。

且君曰聽音。抑知所以聽之道乎。鐘磬連然而起。鐘聲一起。號令之衆。聽之而底于號。是鐘以立號。此號令威嚴。則盛氣壯滿。是號以立

橫也。盛氣壯則武功成，是橫以立武也。武臣折衝禦侮，宣威于外，而其理寓于鏗然之鐘。故君子一聽鐘聲，則思武臣。

五節每首句是聲如聲鏗聲磬之類，下鏗字等皆就聽之者說而號橫武等正心之感動處也。謂之立者是能使人如此橫以立武，橫只是氣壯不必又牽令嚴號橫武三字相通下而歸功于武，故總謂之武臣也。餘節皆然。

石磬磬然而振，石聲一振明辨之象。聽之而慮于辨是磬以立辨也。明辨不清則剛介如石，是辨以致於也。封疆之臣致守于彼此之界，致於于患難之中，而其理寓于磬然之石。故君子一聽磬聲，則思封疆之臣。

禮記等說

卷之六

五

廣慶堂藏

絲聲淒切而哀，人之處心雖當放逸之時而忽聞哀怨之聲，亦必解之惻然而收斂，是哀以立廉也。人有廉隅，則志不誘于欲，是廉以立志也。志義之臣清操大節，廉剛裁割，而其理寓于聲哀之絲。故君子

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也。竹聲汎溢而濫，濫之象能以已。容人是濫以立會也。會之義能以人而歸已，是會以聚眾也。寬容齊聚之臣包涵普徧，慈愛得眾，而其理寓于濫聲之竹。故君子聽笙簫管之聲，則思齊聚之臣也。

鼓聲之聲喧雜而譁，譁然喧雜動作之象，是誰以立動也。心意動作故能進發其眾，是動以進眾也。將帥之臣才足以勝大知足以帥眾，而其理寓于譁聲之鼓。故君子聽鼓聲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夫有一

音則有一義，有一聽則有一思。由是觀之，君子之聽音非徒聽其鏘鏘而已也。彼其音夫亦有所合于心者在。蓋其探于未有音之先，契于既有音之後，夫是以音中之藏者與音外之包羅無所不貫，而自不能已于致思如斯也。豈至有聞之而恐卧者哉。

徐註平日常存保重杜撰之心，而注想于杜撰之後，故彼所作之樂音驟聞而各有所合，自不能已于思，而益致其願望無窮之義。文侯聽古樂恐卧，其平日怠于政事可知。無怪乎其無所合也。新義文侯之恐卧，是此心無所思一任其音韻鏗鏘與自己何所關着。子夏剔動他見聽樂者當有所合欲其逐一致思也。若推測平日似與撥轉意不切。

禮記手說

卷之六

五

賓牟賈侍

十三節

前五節五問五答，夫子獨是其聲淫及商之一端。六節復有問，夫子且未答其問而先正其所答之失。七節武始以下始詳者，武王之事而發其所以遲久之意也。

此詳論大武之樂也。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大武之樂先擊鼓戒備已久，乃始作舞，何也？賈對曰：武王伐紂之時，病不得士眾之心，故先鳴鼓以戒眾，久乃出戰，今欲象此故令舞。久而後出也。

夫子又問歌聲咏嘆之且淫液之，而其長何也？賈對曰：武王恐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故長歌以致其望眾之情也。

徐註接孟津之會順天應人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周無不期不違事之事然武王之心則謂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為君臣易所謂不疾自者故猶以此為慮也實能知此可謂深得聖人之心矣

夫子又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大乎乎實對曰武王及時乘其之事故不可緩緩則後時也

下文夫子言是太公之志此亦非

夫子又問舞武之人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軒其左足何也實對曰非是武樂之坐蓋舞法無坐也

下文夫子言武亂皆坐是周召之治則武舞有坐此亦非

禮記手記

卷之六

聖

夫子又問武樂既有淫液之聲又有西方殺伐之聲何也實對曰此非武樂之音也夫子又問若非武樂之音則是何樂之音乎實對曰有司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也若非失其真傳而謂為武樂之音則是武王嗜殺而其志荒謬矣于是夫子因其言而急唯之曰述後之所聞于衰弘者亦若吾子之言其言是也蓋應天順人除殘去暴非海天下有司失傳之言上識往聖之心下解千古之惑矣

徐註淫即淫液之意但彼謂歌聲此謂樂舞商西方殺伐之聲一字為一義故以及字連之若作貪商不成文也

實平賈問更端于是起避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故問備戒已久而更又舞者何就舞位時仍久立于環遶之

又久何也夫子欲詳舉之故曰居吾語女夫作樂者或以象文德武成或以象武功之成皆是即其已成之事而做像之者也武王武功之成儼然不動此象武王武功之成也其初舞時發揚蹈厲非及時事之謂象太公董牧野之師威武奮揚殺伐用張其志不得不猛也舞將終而皆坐非武無坐之謂象武王伐商之後周公居左以任制作召公居右以施保釐其指不得不文也

武王之事待諸侯之至尚在下文看來此句乃一章之大旨正答他逐久之問下七節總是發明武王之事一句新義總于山立且不要說有人歸我無我取人等語留在待諸侯之至發之此處

禮記手記

卷之六

聖

自三千協力八百同心而武王猶不傲輕舉此雖武王之事而武王之心則所謂病不得眾與恐不違事者非矣又是一說亦不必徐註武亂皆坐訓武舞將終則皆跪而不復致意

此總言武舞六成之象也且夫武之始舞也自南第一位至北第二位是為一成象武王之北出而伐商也自第二位至第三位是為二成象已克紂而滅商也自第三位至第四位是謂三成極于北面及下兩象已克殷而南還也自北第一位至第二位是謂四成象伐紂之後服理南方之國也自第三位至第四位是為五成乃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為師召公居右為保也自第三位而復于南頭之初位是為六成象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師京四海有樂

王爲天子矣

始字當一成字看樂以節舞樂一成則舞易一位其成有六其位則四

此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則舞者以于矛四次擊刺象武王勤亂而盛兵威于中國也

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又夾之而前進象武王救民而武事蚤濟也此皆再成時事其始未出也舞者久立于行綴之位象武王待諸侯之來至也蓋人心不可失故諸侯既至濟之欲速人心不可強故諸侯未至待之必久也

夾振駟伐只重駟伐意講分夾而進再抽夾振意講威伐封之

禮記手說

卷之六

卷之六

事伐紂之事盛威者張殺伐以取殘蚤濟者急成功以安民武王不忍一人之橫行天下故不得不盛威以興師于中國勸亂之道利用威也遲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害早一日則民沾一日之賜救民之師利用早也然以待諸侯之至有人歸我之勢無我服人之心蓋威雖盛而不敢遽用其威事雖蚤濟而不敢幸成其事矣所謂遲而又久意蓋如此

且遲而又久之象不但已也女獨未聞收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廟封帝舜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蓋帝者之世已遠意其治廢之已久故封之爲急也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蓋王者之世猶近如其南商之尚存故

封之爲次也封王子比干之墓以旌其忠釋箕子之囚以專其德人行視商容而復其位以重其賢庶民則弛解紂之虐政庶士則倍增舊之薄祿此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行大賚之典皆仁政之最先者也

新義使之連箕子讀對下復其位看應氏作使箕子行商容恐未必然徐註投者舉而徙置之辭家語史記皆作封封墓之封謂積土也使之行商容當依家語作使人行商容行猶視也商容商之賢臣紂常繫其官既沒武王猶使人視之而追復其位也政即王制力政之政弛政謂寬其力役也未及下車與下車緩急之詞其實封綴于成王時事此特歷敘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

禮記手說

卷之六

卷之六

未已也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申蟬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橐將帥之士使爲諸侯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蓋前此用兵實非得已此所以急于偃武也

蟬以血塗之倒載者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也建讀爲鉞鉞也橐韜兵器之具馬牛用兵之物車申干戈用兵之器將帥用兵之人應氏馬牛縱而遂其性則物之勞者逸車申蟬而息其神則物之動者靜將帥使爲諸侯則肯治軍而今治民未已也散軍而行郊射之禮左射歌狸首以節右射歌騶虞以節而饋犒穿札之射止而不爲也所以教德也裨冕摺多而虎賁之士

去其創所以教禮也。祀乎明堂所以教孝而民知孝。朝覲所以教臣而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所以教敬而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聞身心切倫理天下之大教也。此皆修文之政也。

散軍放散軍伍也。郊射習射于郊學之中也。左東學右西學在東郊學之射歌狸首之詩以爲節在西郊學之射歌騶虞之詩以爲節也。軍中不習禮故其射主于貫革今既行禮射則此射息也。五教并下文養老以教弟爲六。

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親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酹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武王之事若此則夫周道之盡東南西北而西達禮樂之合上下內外而交通此豈一日所爲蓋自僣武修文以

禮記手說

卷之六

空

來無非盡反前日之所爲而一新天下之觀聽潛消人暴戾實習而開導其孝弟敬順之心其氣象何等雍容其容何等詳密則夫武樂象之而舒徐遲久不亦宜乎。蓋戒之久立止無急于宮天下之心遲之遲而又久又必緩以待天下之化大武雖武舞而實止戈之武修文之武矣。

酌食畢而以酒盥口也。是而總干首戴冕而手持干盾也。

君子曰禮樂 二節

此見禮樂之貴致也。君子曰世之用禮樂者皆言不去禮樂矣不知禮非儀節樂非聲容蓋和序之理不可斯須去身者是故以樂治心而極其致則無斯須不和而感化之機深矣。將見易直子諒固有

之善心油然而生則善端之萌自然發露而樂樂則心與理融寧靜不擾而安則自得之固無少間斷而久久則渾然成體非人所爲而天則聖不可知變化無方而神唯其天則不待言而信默而成之也。唯其神則不待怒而威神武不殺也。此皆一心之妙非致樂治心者而能如是乎。

兩致字研窮和序之理至于極致正所謂不斯須去也。易心不難險直心不回邪慈心不殘忍良心不暴戾摠狀一個心之極和此等心人所固有但物欲蔽之則有時而息致樂致心邪惡潛消善心自萌曰油然而生于中者有不窮之意矣。樂與安久天神信滅皆在易直慈良之心上看乃自然相因之妙非有淺深先後也。

禮記手說

卷之六

空

此心之生生不已而自得曰樂樂之定而不爲外物所播曰安之無所間斷曰久久之不思不勉曰天天之不可測識曰神信威二句極贊天神之妙非天神之外又別有此也。曰信曰威在自家心上看不可作人信人威。

以禮治躬而極其致則無斯須不順而檢制之功密矣。將見端莊以持已恭敬以接人惟莊敬故色足憚而嚴肅貌足畏而有威治躬至此斯謂至矣。有如禮樂未致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內亂其神矣。齟齬詐偽之心不乘而入之乎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躬弛其防矣。易怠慢之心不乘而入之乎去不去只斯須間而得失頓殊如此乎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

莊敬以已所形言。嚴威以人所見言。威即莊敬可畏憚處。須非
自己身上說。不可說進到心。不可說出到人。致禮到威嚴地位。其
致樂到天神一般。朱子曰。入之一字。正見得是外。誘使然。非本心
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于內則非心。而何
8故樂也者 節

此推禮樂之致。而極言其效也。樂以治心。故樂也。若動于內者也。動
于內則心治矣。禮以治躬。故禮也。若動于外者也。動于外則躬治矣。
治心只是一和。誠能易直慈諒。至安久。天神而樂極和。治躬只是一
順。誠能莊敬嚴威。而禮極順。內既極和。而外又極順。則禮樂一原。表
裏俱盛矣。由是至和之顏色。能消人乖戾之氣。肅之而弗與爭也。三

禮記手說

卷之六

至三

順之容貌。能弭人怠忽之情。望之而不生易慢焉。夫豈聲色之熱乎。
哉。德輝動于內。而民莫不承聽。其德致與德爭乎。豈容貌之不易慢
哉。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于理。敢與理慢易乎。德之內動。樂之致
也。理之外發。禮之致也。而承聽承順如此。故曰。致禮樂之道。而無斯
須去焉。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蓋致則樂之和融。而為德。而禮之順
致。而為理也。此禮樂所以貴致也。

首故字。承上文來。樂也者。二句。因一故字。便與下節不同。致禮樂
之道。是証內和外順。然致字。略在前些。即上文致禮致樂之致也。

樂也者。動于內 節

此見禮樂相資之用也。樂也者。和自中。禮也者。序自

外。若動于外者也。惟動于外。故禮主其。蓋收斂向內。以減發。其
脉也。惟動于內。故樂主其。蓋發舒向外。以盈盛為其體也。減則使
人拘而多畏。而其用在乎行之。以和是進也。故以進為美。盈則使人
樂而易流。而其用在乎抑之。以節是反也。故以反為美。禮者。過于減
而不進。則威儀消沮。必有禮勝之失。樂過于盈而不反。則意氣放肆。
必有樂勝之敝。故禮必有和。以為減之報。報者。相濟之意。樂必有節。
以為盈之反。反者。知止之謂。禮減而得其和。以相濟。則從容忻愛。而
樂矣。此樂以和禮也。樂盈而得其節。以知止。則優柔平中。而安矣。此
禮以節樂也。禮樂相須並用。而一歸于至和至序之原。故曰。禮之報
樂之反。其義一也。禮樂豈二道也哉。

禮記手說

卷之六

至四

內外禮樂之原。減盈禮樂各具之。進反禮樂相資之用。銷
勝之弊。禮有報以下。見相資之所以無弊也。減就禮儀之謹。卑退
讓者。言盈就意氣之和。順充積者。言主字。當脉字看。而進而反在
禮樂上。虛說以進。以反。方著用禮樂者。說為文。即為貴為美。意則
銷則放。雖是說弊。乃承上起下。語空輕看。報反樂安。都是發明前
意。亦無兩層。

8夫樂者樂也 三節

首尾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相叫應。中間皆言治人情之意。兩樂
之方。前在治人上看。次節在反已上看。摠之發于已心。感于人心。
無二理也。

此見樂之作本乎人情而其用足以治之情也。夫亦非他因人情之所樂而作之者也。樂因情而作而情以樂而治。是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蓋人情感物而有樂則必發于聲音而為詩歌。形于動靜而為舞蹈。是乃所性之良能。天機之應感。故曰人之道也。性一定而無變感于情則有變而猶未盡也。至有聲音動靜則性情之變盡見而無隱藏矣。曰性術而顧可使亂乎。曰變而能保無亂乎。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歌舞之形。形而不為文辭以道之則情蕩而不能無恥。先王耻其亂故制為雅頌之聲。詩雅陳王政之得失以致其勸戒。頌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其成功。凡以道之于禮義使其聲音足以為治樂性術之資而自不至于流放。使其文理足以為講明性術之資。

禮記手說 卷之六

五

自無所厭息使其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而繁或殺而滑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皆足以感動人性術之善心而已矣。而不使放肆之心邪僻之氣得接于身焉。是乃先王立樂之方使人得其性情之正也不然性術之變既已發洩而無遺治性術之道不能範圍而不漏方在其為有方也哉。盡處已便有亂意了故人不能無樂反覆漸推出亂來以啓先王作樂治情也。制為雅頌句提起重說雅頌正樂道者迥入于正也。三其字俱指雅頌三使字三足字三不字平看皆所謂道之也。立樂之方不專指三項總結因人情而准人情意。本文只說雅頌盡樂中之最有關係者其實全樂已見矣。下文只說樂。

此言正樂隨在感人因推先王本意。和而作樂所以能感人也。承上雅頌之道人如此以是而播為樂是故宗廟之中有君臣上下其地以敬為主。樂作而同聽之則不徒敬而和敬以終事矣。族長鄉里之中有長幼其地以順為主。樂作而同聽之則不徒順而和順以相接矣。閭門之內有父子兄弟其地以親為主。樂作而同聽之則不徒親而和親以相與矣。夫何以感入如此哉。蓋以人情本至和存焉而所應之情不一于是始有乖其本體而不和者。先王作樂惟精以審其一以一定其和則性情皆正而樂之本立矣。然後比之八音之器以顯聲之節比之于羽之物以顯容之節則聲容兼舉而樂之文備矣。及其節奏之合倡和清濁迭相為經屈伸俯仰各得其宜。

禮記手說 卷之六

六

若五色之錯雜以成文采而皆不相亂則樂之和極矣。由是用子而和親用之君臣而和敬以至附親至疎至衆之萬民而莫不和順其本皆審一定和之功故此審一定和者是乃先王立樂之方也。而豈徒求之聽樂之人也哉。是故頂上正樂來即雅頌聲文播于器者在是實作樂于此地也。和只是自然意非用和濟敬之謂審一句是制樂之始先立其本重看比物句是制樂之成詳治其節不與上句對節奏句是作樂之時已成其文又輕看矣所以二字從本心之審一定和而形于器來。此通結上文之意也。由是觀之性術之。雅頌之道矣故以雅頌。

而操于聲。其聲而志意得廣焉。可。治心也。以性而操于聲。執其下。威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外可以治躬。也。至此。則所謂性術之發于聲者。形于動靜者。以有道而不亂矣。而是性術。原受之于天地。而得之為中和者。向常苦于無所警醒。是以有外于天地。今得樂以警醒之。是樂即天地之命也。向常不得其所。管攝是以有悖于中和。今得樂以管攝之。是樂即中和之紀也。樂代天命。而管人心。人不能離性。則不能離情。不能離情。則不能離樂。孰能免之哉。故曰樂者樂也。人情所不能免也。

新義細按此節。通是結語。志意得廣。是見成話。頭本。

禮記手說

卷之六

李

適還之曰。得如雅頌之聲。首節已有。一。使放心邪氣得。非所謂志意得廣乎。非有兩層意思。餘可例推。容貌得莊等。不專指舞者。此段是結簡聲。音動靜之不亂處。前聲音動靜在人。不能無亂。此則道之于樂。了故得廣。得正得齊。惟不亂而性術得其正矣。皆樂之功也。天地之命二句。是又由性術之元初渾淪處。以見樂之道人。而斷其為人情所不能免也。其初也。性術之形。猶有道之之迹。至此。則樂即天地之命。中和之紀。與性術渾一了。通章看來。性術二字。自是緊關着脈處。次節所謂審一者。何。印性術也。此處通結上文。紀命二字。在性術上。惟音聲親切。

夫樂者先王

節

此見禮樂為性情之正也。人性中可。樂者先王之所以飾事也。性中有怒。軍旅鉞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人孰無喜怒。而先王之喜怒。出于性而得其正。故一人之喜。天下人之所公喜。而喜得其喜之儔焉。一人之怒。天下人之所公怒。而怒得其怒之儔焉。喜得其喜。故不喜則已。一喜則天下和之。以一入之喜為喜也。怒得其怒。故不怒則已。一怒則天下和之。以一入之怒為怒也。喜以天下怒。以天下其禮樂亦通乎天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彼以一人喜怒者。小之乎。其為禮樂耳。焉可謂于天下之盛也哉。

禮記手說

卷之六

說大旨同

子贛見師乙 三節

此明詩歌陳德之理也。人之氣稟不同。其德性亦異。先王之世。使人各因其性之所近。而歌其所宜之詩。所以保德。書所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者是也。子贛見師乙而問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是欲因詩歌之宜。以驗自己之德也。師乙曰。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君子自執焉。欲其審自己之德。以擇詩歌之宜也。以其宜言之。寔以有容。又不傷于妄動。而前以教順。又不流于詭隨。而正德之極盛者。宜歌頌。蓋頌美先王之盛德也。心體廣大。亦不撓于動。而靜事理疏達。又不夫之誣。而信德之能通政事者。宜歌大雅。蓋大雅乃朝會之詩。受聲節。以發先王之政者也。恭而

好禮則不迫俗而好，則不陋德之非。人情者，宜歌。雅益小雅，乃燕饗之詩，歡欣悅以盡群下之情者也。正直而又靜廉，閑而能謙，德之正乎性情者，宜歌風。蓋風美善刺惡，歸于性情之正者也。直情徑行而濟之以慈愛，德之剛中者也，宜歌商。商音剛決故也。溫和惠良而濟之以能斷，德之柔中者也，宜歌齊。齊音柔緩故也。歌之宜如此。夫歌者，非徒歌也，正直已身有其德而後歌以陳之者也。其未陳也，一性天之保合其既陳也，一性天之流行直已之已已之靜也。陳之已已之動也，已靜而天地萬物為一休，已動而天地萬物相與。天地位焉，四時和焉，星辰運焉，萬物育焉，非重也。始周歷而有歌終因歌而保德益壽，有大焉者矣。

禮記手記

卷之六

新義得方全在直已工夫，即直養而無

愧怍，完得性天所稟受的正理，然有此德而不思，事物欲累而天不全，故時常把詩來教陳一番，以涵養而保全之。由性天工夫到所以歌一觸之性天，即為之流行，天地應四時和等，全在吾心氣象上看出，非真有此應也。見得直已的工夫到，調羹的道理都在我手。

此特明商齊之益也。四詩之宜歌，不必言矣。奚取乎商齊也？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非商人之所作也。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非齊人之所作也。商齊之原如此，故商不徒歌，而有剛中之德，則子商之音者，則非之辨，而臨事而憂，

齊不徒歌而有柔中之德，明乎齊之音，則明取與之分而見利而能讓，臨事而發斷者，配義與道，勇之決也。見利而讓者，不為不欲義之制也。勇義固德之固有，然非歌以涵詠之，則雖得必失，安能保而勿移也哉！此商齊之所以宜歌也。

時說商齊失傳，故特明之。夫當師乙問答之時，安在其為失傳也？此詩伏歌之法，而釋其義也。曲調不合諧和之節，則乖乎中正，無以而保之矣。故歌者，聲之高而上也，則如抗而軒，聲之低而下也，則如墜而直，墮其轉聲而曲也，則如折而委，宛悠揚其止而中斷，則如樂木而斬絕均齊，其折轉而偃也，則中矩而

禮記手記

卷之六

歌法如此，斯為妙。其義不可不

言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言何以長也？心感于物而言而不足以盡其所說，故長言之。此長言之始也，所以為歌也。長言之而又不足，故嗟嘆之，而意味深長，嗟嘆之而又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歡悅之極，不知誰之所為，此長言之終也，所以不止于歌也。于是言同樂，蓋歌之理可通于樂，而樂之數不盡于歌，當時師乙答之必有詳其器制，而不但言其義者，今亡矣，吁，可惜哉！

應氏曰：師乙賤工而誦其所聞，有非後世儒者所及，蓋允王之澤未斬，人多習聞聲樂之理，故也。愚謂子貢宜歌大雅。

禮記手記卷之七終

禮記手說卷之七

黃岡無補陳鴻恩著

男

琮

公瑩

孫乾清

公珩

珩

健

珪

珪

確

公瑾

瑾

惕

緇谷後學

丁元陳王誥

訂

培甫唐必登梓

祭法

新義此篇記虞周天子以下祭祀群神之數然篇首祫郊祖宗及中間七廟壇墠七祀五祀之說多有可疑讀者正以諸經而關其

禮記手說

卷之七

所不能通則善矣

祭法有虞氏 四節

首節言四代祫郊祖宗乃內祭之法中二節言祭天地歷大宗祭八蜡望山川乃外祭之法四節言內外祭之因革以結之

此一篇詳著祭法而首舉四代祫郊祖宗之法以明之也禮而無祭

則無以報宗廟百神之功祭而無法則無以明親親尊尊之道故制

為祭法其大者無過祫郊祖宗蓋先王既立宗廟則四時有常祭三

年有大飴矣猶謂祀止始祖未足以盡追遠之意故五年一舉推祖

祖所自出之帝祀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曰祫猶謂祀止人鬼

未足以盡尊敬之道故祀天子郊而以始祖配之曰郊天子七廟

已隆矣猶謂世遠當祫則祀止大飴未足以盡功德之報故祖有郊

別立一祖世室以祀之宗有德別立一宗世室以祀之皆百世不遷

此祫郊祖宗之所自起也以四代言之有虞氏祫黃帝而郊嚳祖顓

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祫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祫嚳而郊

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祫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其禮也

徐註自殷以上世次莫詳經生用其師說推之如此故與國語不

同讀此章者但識先王祫郊祖宗四祭之義則可不必求其人以

實之也

此祭天地之法也積柴于泰壇加牲玉于柴上而燔之此祭天之禮也瘞埋牲幣于泰折此祭地之禮也其牲用騂尚赤也用饋貴誠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七

泰壇圓丘也泰折方丘也泰者尊之之詞徐註天位乎上故燔柴

以達其氣于上天秉陽故燔柴以求其神于陽天體圓故為泰壇

以象其圓所以報其覆生之功也地位乎下故瘞埋以達其誠于

下地秉陰故瘞埋以求其神于陰地體方故為泰折以象其方所

以報其載成之功也

此六宗八蜡山川百神之祭法也埋少牢于泰昭之壇春夏東南泰

昭秋冬西北太昭祭四時之禮也祖迎于坎壇祖暑迎寒則于坎祖

寒迎暑則于壇祭寒暑之禮也日之壇名王官春朝朝日祭日之禮

也月之壇名夜明秋暮夕月祭月之禮也星之壇名幽宗明隱而小

祭星之禮也求雨之壇名雩宗已月龍見而雩祭水旱之禮也四方

各為一坎一壇祭四方百物之神之禮也以上四時之錯行寒暑往來日月之代明星辰之垂象皆助成歲功者也水旱不時所當禱禱百神助農所當報祀他如山林川谷丘陵能興雲氣為風雨見推物者亦皆曰神凡此所謂百神也天子有天下者為百神之主故當祭之諸侯但得祭其境內之神而已若其地見削奪則彼奪者祭而此不得祭矣况天下之神乎此又天子諸侯之祭法也

徐註春夏為陽秋冬為陰陰陽之氣出入于地故埋牲以祭之各于其方以迎氣也相近王肅本作祖迎謂往者祖送之來者迎送之壇顯而高從著之陽坎深而隱從寒之陰其禮若吹豳頌擊土鼓之類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則送之亦必有其禮也王

禮記手說

卷之七

三

君也官之營城如官也王有日之象而官乃其居故名其禮若服玄端歌大呂之類月以夜出以明用故名其禮若用實柴荐大圭之類宗尊也星亦有明但視月則隱而小故名幽宗其禮若以燂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吁而求雨謂之雩其禮則已月上辛季辛大雩命黨正有事于雩壇之壇命女巫舞雩舞之類雩祭主旱兼言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四坎壇者方有四而位則八各一坎一壇以神有陰陽也

此結上三節總見禮制之不可變也大凡人物生于天地之間者分有大小數有修短皆曰命言其有所制也其萬物死皆曰折言其有所毀也人死曰鬼言其有所歸也此三者所命之名五代之所不變

也夫名當其實尚不可變况祭報其功人心所同乎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人以代異耳其餘天地日月山川之類神不以代異者自無更變之理此祭法之所以相因也

五代唐虞三代也加顓頊帝嚳為七代新義忽說到人物生死上者正以名之不變起祭之變不變耳內祭因人而舉人則隨時各異外祭因神而舉神則無時不然看來只重一個不變上徐註禘郊祖宗之人雖更而其制不更亦終歸于不變而已

天下有王 七節

此詳廟祧壇之祭法也天下有王統于一矣分地建國得人理矣大者置都小者立邑封建定矣報本追遠人心所同于是設廟祧壇壇而行祭禮焉然不可以無制也乃為死者昭穆祖考親疎之數而祭之疏數有時生者七五三一多少之數而位之尊卑有等此祭法所由起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四

新義此節專為祭發分地建國置都立邑乃設廟祧壇之張本曰分建置立便見天子諸侯大夫適士官師庶士庶人自有等威之列其祭自有等級之殊廟祧壇壇親疎多寡之數有不得不然者註親親尊賢平對非是

是故王立七廟七廟之外又有一封土之壇一除地之壇七廟者曰考廟父也曰王考廟祖也曰王考廟曾祖也曰顯考廟高祖也曰顯考廟始祖也始祖百世不遷高曾祖祢以視此五廟皆每月一祭

廟奉昭穆遷遷之主爲祧廟有二祧者有二遠廟也既爲遠廟則不在月祭之例但于四時祭之故曰享嘗乃止所謂七廟也其祧之遠者去祧爲壇以祭其又遠者去壇爲壇以祭所謂一壇一壇也此壇壇必須有祈禱之事則祭之無禱則止又其最遠者雖有祈禱亦不及之但泛然名之曰鬼而已

考成也父道成也王大也大于父也皇尊也尊于祖也顯明也明其爲四廟之尊也祖始也則七廟之主矣徐註陳可大曰言王立七廟而以二祧足其數則其實五廟而已安在其異于諸侯也若商有三宗則將爲四廟乎壇壇之主藏于祧而祭于壇壇猶之可也至謂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則大祫升殿廟之文何用乎又宗廟

禮記手說

卷之七

五

之制先儒講之甚詳然未有舉壇壇爲首者周公三壇同壇非此義也又諸儒以周之七廟始于共王之時夫以周之制作如此其盛而宗廟之制顧乃下同列國其必不然矣然則朱子然劉歆之說豈無見乎鄭註此章謂祫乃祭之蓋亦覺記者之失矣且去壇曰鬼則王者何以有禱乎其謬甚矣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壇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爲鬼

月祭三廟下于天子也諸侯祖考始封之君也去祖爲壇者高祖之父雖遷主寄于大廟而不得于此受祭若有所禱則去始祖之

廟而爲壇祭之也去壇爲壇則高祖之祖也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

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

適士諸侯之上士也天子之上中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

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

官師者諸侯之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者得立一廟祖禰共之是謂王考雖無廟而得祭之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六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此所謂廟祧壇壇親疎多寡之數也庶士府史之屬死曰鬼者謂雖無廟亦得薦之于寢也

王爲群姓立社 二節

此立社祭之法也社土神有生物之功故王以下皆祭之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一人之社有衆人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天子爲天下群姓立之故名至天子自爲立社則曰王社一人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諸侯爲一國百姓立之故名至諸侯自爲立社則曰侯社亦一人之社也大夫以下不得特立社與民成聚而居自家以上則共立一社即今里社是也以其爲衆所置故曰置社此衆人之社也社所以神地之道而因分立社因社異名如此

為群姓自為為字重看曰大社者見其主天下之土谷欲奠天下之民居足天下之民食而非一國一家比也王社在供案處上社因王立也諸侯倣此大社在廟門之內右國社亦在公宮之右王社侯社書傳無文崔氏以為皆在籍田所王侯所自祭以供案處理或然也

此立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祭法也七祀或報功或祈禳皆切于民者故王為群姓立之亦為民之意也其神曰司命文昌第四星主督察者為位國南而季冬祀用燄燄曰中霤光明處也主堂室者設主牖下而季夏祀先心曰國門司啓閉設主門左而秋祀先肝曰國行司往來設主轅上而冬祀先腎古帝王無後者曰泰厲司過失

禮記手說

卷之七

七

為壇國北祀于季冬而用太牢曰戶司出入設主西南面而春祀先脾曰鼈司飲食設主鼈陲東面而夏祀先肺王亦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則古諸侯之無後者諸侯亦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曰門曰行道士立三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此其因分異者也

司命見周禮中霤門行戶竈見月令泰厲公厲族厲左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以其無所歸或為人害故祀之徐註按五祀之文散見經傳者非一自天子至于士同也今增司命泰厲而為王者立七祀推而下之遂有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等不見他經傳

可疑又曲禮大夫祭五祀註言殷禮王制大夫祭五祀註謂有地之大夫皆未可詳

王下祭觴節

此祭觴之法也以尊祭卑曰下祭王下祭觴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德有厚薄則澤有遠近禮有隆殺也祭止于適重在正統不混淆也

玄孫之子曰來者以其世數遠方來而未已也王氏曰庶觴全不祭忌非

夫聖王之制祭法

此推廣祭法之意也夫聖王之制祭法也自內外祭常祀而外有人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八

焉立法可傳天下後世法施于民者則祀之有先天下而後其身以成勤事者則祀之有天下為已任以勞定國者則祀之在天曰舊有能禦大菑者則祀之在人曰惠有能捍大患者則祀之此五者皆以人制者也

法施包下立法繼法二項人在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後世子孫有名柱者作農官因名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象也周有名棄者能繼柱業柱與棄皆有功于農故並祀以為稷穀神也

厲山氏一云烈山氏炎帝神農也農見國語棄見舜典新義立我蒸民莫非爾極詩以頌稷而農與棄後先相承二人之功豈止一

手足哉又云厲山氏而下凡十四人程功度德其中不無殊差然其心其力則無有不盡者此其澤及天下萬世之遠其祀當與天而無極也

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治地道而奠民居故祀以為社上神也

左傳其工氏以水紀官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后君也為君而掌土故謂后土

帝嚳知推步之法能序星辰于以使民占星象而知休作之候明天道而授民時也

新義堯典首敬授人時本帝嚳序星辰以著眾敬天勸民自有家

禮記手說 卷之七 九

法

堯能賞而當其功均刑罰而當其罪以義終而禪位得人堯之德不止此然亦可以見其大矣

舜勤衆事而野死巡守而崩也

王氏曰舜死蒼梧之說不可信鄭氏謂因征有苗尤不可信新義

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聖人在世一日必繼

一日事與所謂死而後已者

絳障寒鴻水為舜殛死禹則能修絳之功繼其事而改正其失焉

王氏曰祀禹非祀絳也新義絳方命圯族曰殛死則死以其辜自

障鴻水則其罪昭昭可見決無祀之之理

黃帝正定百物之名于以使民因名以究其用而不惑于下因名以生其供而不匱于上然物類繁而名初起容有遺而未名名而未富者則顯類能修之焉

黃帝創制立法利澤及人不可枚舉但稱其正名百物亦猶各舉堯舜之一事也其財供給公上之賦歛修之有未備未當二意新

義禹修絳功克蓋前愆顯類修黃帝事克成盛美

契為司徒掌教之官勞來匡直輔翼自得于是五品遜百姓親而民成焉

冥玄冥水官也勤其官而水死

月令冬其神玄冥水死未聞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十

湯以克治民而除桀之虐

書克克克仁又代虐以寬新義湯除虐文武去民苗其功與再造

者同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而去紂之民苗夫自農棄至堯殺賊帝至

契法施于民者也舜與冥以死勤事者也禹修絳功以勞者也

湯除其虐文武之去民苗能禦大苗能捍大患者也此皆心賢之有

功烈于民者也故祀之以報其功也

徐註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當祀乃以繼天立極道統淵源之故

不但區區粗迹如上數者而已記者特舉以見例耳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山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此皆遠

化之有功烈于民者也。若非聖君賢相族類則不與神郊祖宗之祀。此非天地日月族類則不與燔柴沉瘞之祀。祭主于報功。此之謂祭法。

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

祭義

徐氏陳平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禮必有義。禮之所尊。莫大乎義也。况祭又禮之大者乎。然此篇不如冠昏射燕聘鄉六篇之精密。其中亦有泛言禮教不專爲祭祀作者。

祭不欲數 節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祭義之深切者也。故爲此篇之首。言祭必有時。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十一

時未至而祭謂之數。祭不欲數。數則事煩。煩則厭。厭之心生。而不敬矣。時已至而不祭。謂之疏。祭不欲疏。疏則怠于事。怠則遺忘之心生。而無愛矣。是以君子之祭。不數不疏。合諸天道之變。更察倫。祭當是已。蓋當秋之時。霜露既降。死物之府也。親之精靈流行於兩間者。亦將與物而偕往。故履霜露而有悽愴之心。此豈其棄之謂哉。如將失之耳。當春之時。雨露既濡。生物之府也。親之精靈亦將與物而偕來。故履雨露而有怵惕之心。若將見吾親然。則非其溫之謂矣。于其來也。則歡樂以迎之。于其往也。則悲哀以送之。故禴之禮有樂。正樂迎之。義而嘗之。禮無樂。正哀送之。義也。此所以爲合諸天道也。新義要知人子怵惕悽愴之心。時時在念。不因雨露霜露而有實。

因雨露霜露而動。只修祭典。還不見合通直于哀心。樂心。爲迎饗之本。纔是合道。蓋雨露霜露上天氣化之實理。怵惕悽愴。夫人思慕之實心。以實理感實心。故不但曰合天時。而曰合天道也。哀樂正悽愴。怵惕之心。所由以達。迎送便是禘嘗之禮了。有樂正是樂。無樂正是哀。蓋心之感觸不同。乃禘嘗所由起。而樂之有無不同。又禘嘗所由分。只歸重其迎來送往者。合于天道之春秋。而悽愴怵惕之心畢達。自不至不敬與忘也。

○致齋于內 三節

此明齋祭孝思之極誠也。未祭之先。致齋三日。則于正寢之內。所以慎其心也。散齋七日。則于中門之外。所以防其物也。散齋之日。思已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十二

廣慶堂藏

屬于親矣。始則思親之居處。繼乃思親之笑語。由粗及精。漸思親之志意。又思親之所樂。思親之所嗜。思之條理。專密如此。及致齋三日。思之之至。無所不通。乃若親之我文。而見其所爲齋者焉。此敬之致于未祭者也。見生于思。齊之日已然。而况祭乎。正祭之日。其入室也。親非有在也。而儼然彷彿。必有見乎親之在神位。其薦俎酌獻周還而出戶也。親非有容也。而肅然悽愴。必有聞乎親之容聲。其出戶而聽也。親非有聲也。而愴然吁噫。必有聞乎親歎息之聲。蓋齊之至。則祭之日。自然如此。此敬之致于當祭者也。

肅然就是容聲之貌。如史神君至。其風肅然也。註微惕之貌。則顯

祭者肅然矣

由是觀之。是故先王之祭。先王之孝也。親之色已遠。而不忘乎孝之目。親之聲已杳。而不絕乎孝之耳。親之心志嗜欲已化。而不忘乎孝之心。是親雖亡。而若存。親雖晦。而若著。矣。豈勉為哉。致其愛而愛。則寤寐之情切。親之精神。于是乎存。而不亡。致其慤而慤。則瞻依之心。與親之形聲。于是乎著。而不晦。是親之著存。由吾之心生也。夫因心而生。著存至于著存。不忘乎心。則至祭之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安得不愈致其愛慤而敬乎。君子終身之孝。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生則敬養。期于不辱。而死則敬享。其心之所思。以為必如是。而後終身弗辱。夫安得不著存于吾心也哉。此所以為全歸之

禮記詳說

卷之七

十三

廣慶堂

孝也

舊說注註存即三不忘。著即上文見乎其位三者。固非新義。此總結上文。言先王之孝。未祭則見所謂齊。方祭則見位聞聲。若是不平。不忘于目。不絕于耳。不忘于心。親之著存如此。豈勉為哉。良由致愛云云。存頂致齊。節著頂祭之日。節亦骨體接看來。首揭一孝字。通進一步。是論君子終身之孝也。三不忘。當就平日說。不必分頂夫安得不敬乎。方就正祭日說。結上兩節。而歸重于終身弗辱。正所謂全歸之孝。敬養敬享。側重敬享。思終身弗辱。思字重。看這一思。是前五思的張本。

君子有終身

節

此又明終身之孝也。君子有終身之喪。此言何謂也。忌日之謂也。是故忌日不用為他事。非以為不祥而避之也。言此日感親之死。哀痛慘怛。志有所致。而不敢盡心于私事也。此終身之喪。所以為終身之孝也。

夫曰此日也。私即謂他事。對親而言。則為私。

。唯聖人為能 節

此明祭饗之義也。天子祭而禮也。然未必其能饗。唯聖人為能饗之。人子祭親。禮也。亦未必其能饗。唯孝子為能饗之。所以然者。饗之為言。饗之義也。以人而嚮于神。非惻怛純至。與之俱化。不能嚮也。仁人之心。與天地為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為一人。嚮之然後能饗焉。是

禮記詳說

卷之七

十四

故孝子之饗親也。愛敬之心。嚮之已稔。于是乎祭行。臨尸而不怍。迎牲親牽。夫人奠盞。酒君獻尸。以醴醑。夫人薦饋食之豆。不但夫特

親之。而且備助祭執事之官。君行禮。卿大夫相君。夫人行禮。命婦相夫人。斯時也。凡在廟中者。齊濟乎整肅。而外極其敬也。愉愉乎和順。而內極其忠也。勿勿諸懇。到致其忠敬。而總欲其饗此薦獻之饌也。凡此皆所謂心嚮于親者。是以臨尸不怍。而致親之饗也。非孝子其孰能之。饗親如此。而饗帝可知矣。

惟其平日能嚮。所以臨尸不怍。儀之具舉。而非徒尚于儀文者。齊其敬。敬之至也。愉愉其忠。忠之至也。致此忠敬。正切切諸。與親之享也。齊齊是致。懇懇是致。愛勿勿。總承俱在心上。講方與

心嚮乎親意相合

○○文王之祭也 節

此舉文王之事以明祭義也。文王之祭也。其未祀也。事死者如事生。誠之至也。思死者如不欲生。痛之至也。忌日必哀。終身之喪也。如見親聞名心懼也。此皆其未祀之忠也。及其祀之忠也。親其來事矣。于是如見親生前之所愛。如有欲之之色。然其斯以為文王也。尊顯之名。禮文之備。非文王而祀之。忠乃文王也。小雅小宛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此雖詠宣王永懷文武。而其實惟文王思父母。是以當之。文王之詩也。蓋自祭之夜。至明日。繹祭光明。開祭之時。為明發。曰不寐者。既饗以致親之來矣。又思其去而不返也。明日且然。而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十五

況于正祭之日乎。故祭之日。樂與哀參半。饗之必樂。喜其來也。已至必哀。悲其往也。此所以為祀之忠。此所以為文王也。

事死者四句。在平日未祭言。歸直到祀之忠也。四句方就正祭言。言也。後引詩只証祀之忠。處陳壽翁曰。君子之于親。生事之以禮。故事之日。喜與懼半。所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也。死祭之以禮。故祭之日。樂與哀半。所謂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是也。

○○仲尼嘗 節

此舉仲尼之事以明祭義也。仲尼行嘗。祭泰薦而進于尸。其親自赴事也。以容貌則專一而敬謹。以行步則迫狹而煩數。一于誠敬。不事

威儀。故子貢疑焉。已祭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

濟濟漆漆何也。夫子曉之曰。事親之道。以心不以容。濟濟者。以容言也。衆盛而接疏遠者也。漆漆者。亦以容言也。對人而自修飭者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一涉于容。已非所以盡內心之敬。而况接遠對人。益非所施于親親之時。夫何神明之及交。我之祭。正以交神明也。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然此等容。自有其時。不在正祭時。自有其人。不在主祭者。天子諸侯之祭。以饋饗成。祭將畢矣。主人薦其饋食之。與牲體之。俎序禮樂。備百官。獻酬往復。凡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尚。而致其濟濟漆漆之容。當此之際。夫何有前此祭。王恍惚交神之。心乎。夫人之立言。或因事而異。或因人而施。豈一端而已。夫固各有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十六

所主也。若以祭末賓客之容。而當之主人正祭之心。則泥矣。豈所主于聽言者乎。

新義容也。猶言其為容也。註言濟濟者。衆盛之容。漆漆者。專致之容。又于遠與自反外。添出一層意思。了遠只可解個疏遠。註言非所以接親親。又犯下夫何神明之及交。了既曰夫何神明之及交。又曰夫何恍惚之有者。前言濟濟主于修容。不能交神。以見交神必誠懇意。后言濟濟宜于助祭。不必于交神。以見主祭必交神。然末二句只泛言。

○○孝子將祭 二節

此推明孝子祭養之心也。凡祭必有所行之事。事不慮則不成。而

之又貴豫也是故孝子于將祭處事也不可以不豫祭必有所設之物物不具則無奉而且之又貴備也是故孝子于此時其物也不可以不備然則將何以治之而豫備也哉是必孝敬之心純一不雜無他事而後可以處祭事無他物而後可以具祭物虛中治之庶幾乎豫而備矣

事物皆得廣凡當豫當備者皆是虛中不是空空的喚作虛中中只是一個孝敬更無他物更無他事下孝敬之心至便虛中之

豫備之大者官室既修墻屋既設其小者百物既備祭可行矣于是乎其如祭也夫婦齋戒沐浴致敬致潔奉承而進之于親所進者官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十七

室墻屋百物祭之大綱也皆事皆物也所以進者則非但事物也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其正祭也其薦俎存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于親所進者薦俎禮樂官祭之節目也皆事皆物也所以進者則非但事物也正孝敬之志意所在而于是以諭之志意諭可通神明而未必其能諭與否只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而庶或饗之耳然此庶或饗之之心正孝子之志所以結為孝敬不可度矧可敬而不敢不至者也一以為饗而孝敬之心便薄矣所當于祭義也哉

兩奉承而進之舊分主祭者朝饌助祭者饋食支離已甚新義亦未大聖今如是演之庶者幸之而不敢必或者疑之而不敬定

○孝子之祭也 節

此明祭之敬在盡其心于始事也孝子之祭也其始也心事謹而不放曰愍孝子之愍也盡其愍而愍焉心誠實而無偽曰信孝子之信也盡其信而信焉心主一而無適曰敬孝子之敬也盡其敬而敬焉三者盡內盡志矣禮有極至之則美沒者過非廢者失孝子之于禮也若其禮而不過失焉外盡物矣于是而祭也一進一退無非至敬洋洋乎如在如親瞻父母之命則或有所使也也豈非其可必者哉始之不盡而致貶于降時不可幾矣

盡其愍始謂之愍非兩層也信敬放此

○孝子之祭可知 節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十八

此明祭之生于心也凡人心至一者可知孝子之心一于親故其祭之敬可得而知也其待事而立也思在乎親則身容宜誦而孝子之立也敬以致其誠其從事而進也接在乎親則色容宜愉而孝子之進也敬以致其愉其奉物而薦也饗在乎親則心宜有欲而孝子之薦也敬以致其欲其少退而立也將以復進也而孝子之退而立也敬事之心則如將受命其已徹而退也無所復事也而孝子之徹而退也敬齊之色則不絕上而自始至終一于至敬如此而敬生于孝此孝子之祭故曰可知也若夫立而不誦則常而不變固執而不通者也進而愉則儼而不和疏遠而不親者也薦而不欲則薦為虛薦不愛乎親者也退立而不如受命則命非真命不順乎親者也已

敬而退無敬齊之色則始終不一敬非純敬而忘其本者也于是而祭失之矣彼孝子之敬也一敬無所不敬動容周旋中禮豈有是失也哉

通節敬字根孝字來可知是因其心可以知其祭也註觀其祭可以知其心似倒解了當細察之

○孝子之有深節

此明事生之孝也人子之于親以愛為其道者也而未必其深愛則發之于外必有所不至者矣惟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氣之愛也有和氣者必有愉色色之愛也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容之愛也孝弟愛也而且敬焉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焉

禮記手疏

七

十九

之蓋敬從愛生敬之至即愛之深也若一味嚴肅威重儼正謹格以習為敬則成人之道而豈所以施于事親也哉論孝者審之矣

新義以前通說祭禮此又言事生之禮宜諸口而溫厚和平曰和氣見諸面而欣喜悅樂口愉色形諸身而委曲承順曰婉容三者皆從深愛來有深愛則一時俱有三必有字通下語見自然意漸紙云當以深愛為主三必有深愛之發而為和也四如字深愛之存而為敬也正見愛之深處嚴威儼恪其愛不深豈所以事親哉舊以愛敬立說看來白文內止有敬字無敬字况嚴威儼恪豈不具敬而曰非所以事親也可見只重愛字

○先王之所以治

節

此詳先王五者之教而歸其本于孝弟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一日貴有德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是也二曰貴貴如敬大臣體群臣是也三曰貴老如杖于朝杖于學之類是也四曰敬長如同門之類是也五曰慈幼如孤不給役倬不加刑之類是也此五者先王以是為教而天下莫不服順于貴德貴貴之中興起于孝弟慈仁之化心志一而風俗同非所以定天下乎且貴有德何為也至大可貴者道也有德者雖未必盡道而實近于道既貴道自不得不貴德矣貴貴何為也至尊可貴者君也貴不必皆君而實近于君既尊君自不得不貴貴矣至孝愛者親也而老之年近于親既孝親自不得不貴老至敬事者兄也而長之序近于兄既敬兄自不得不敬長

禮記手疏

七

二十

慈愛者子也而幼之弱近于子既愛子自不得不慈幼矣此五者所以為人心之同也而總之孝弟要焉是故至孝近乎王樂天者之所以保天下也至弟近乎霸異天者之所以保其國也至孝近乎士大夫天子必有父蓋欲容保天下不可不極仁孝之至矣至弟近乎諸侯侯必有兄蓋欲長撫一國不可不極恭順之至矣孝弟之道之大如此先王之教因人心之固有而無所改易凡以其為人道之大綱而統領乎天下國家也此孝弟所以盡天下之道也

前論治道有五後獨重孝弟者蓋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屬於此也通節治字定字教字領字裏明治是方去治在定先定則治在治後未教字與首治字應領字與定字應教之正所以治之也

領之斯足以定之矣所以字正立教之意非以教言道在天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一個渾全無迹者行道有得于心則渾全者實無迹者有即得其一事一節皆有名之是達道不遠故曰近也君之尊自者積而成至尊而況左右厥辟此為親近者乎老近親長近兄弟近子理明至孝二句便義云愛親孝也廣親之愛以愛老則滿能孝之量曰至孝敬兄弟也廣兄之敬以敬長則滿能弟之量曰至弟王霸以功業言王者以仁愛民至孝以仁愛親同一惻怛之心順者以禮序其國至弟以禮序其長同一順序之舉故曰近以終有家與天下之別也摘訓人若果能有見于老之近親也而孝極其至則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而天下之民皆得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廿一

其所豈不可以王天下乎果能有見于長之近兄也而弟極其至則以其所敬及其所不敬而天下之民皆得其分豈不可以霸天下乎乎看來伯者古諸侯之通稱霸即伯也王伯二字只當天子諸侯字看觀下而接者天子必有父諸侯必有兄自了然矣天子止可言父諸侯以大國為兄王闢天子諸侯無輕重總只見得孝弟之道之大耳新義欲明孝弟為人之心固有故從天子諸侯說起欲說到天子諸侯上故借近王近霸說起得之若必如孟子王伯之說則謂此王民所以謂非孔子之言也

禮記手說

節

此見仁民之本也愛莫切于愛親人君立愛之教不必問之

民之愛也但自愛其親始而教民睦愛之達即此為寓也敬莫先于從兄人君立敬之教不必問之民之敬也但自敬其長始而教民順敬之道即此為寓也蓋民莫不有親况有以教之乎教以慈睦而民貴于有親矣民莫不有長况有以教之乎教以敬長而民貴于有長之命矣由是觀之入君特患身教之未立耳誠能孝以盡事親之道順以聽長者之命則舉而錯諸天下之民以為政教斷無有梗塞而不行者蓋孝弟為同然之理而君身實萬化之原上行下效捷于影響人君奈何不端其本也哉

用命以上二段是虛論理下乃實着立教者說舊三段分齊家治國平天下泥甚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廿二

郊之祭也

二節

此明郊祭之敬也郊之祭也天子致敬于天也然于其時長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蓋民亦因君之敬而致敬一敬之感化如此所以為敬之至也

註吉凶異道不得相干

此明廟祭之敬也祭宗廟之目其迎牲也君親牽而世子之穆皆助其牽也于是乎卿大夫士或佐幣或奉芻各以序從既入廟門乃迎牲于碑孔焉其殺牲也卿大夫袒以示有事而取牲之毛皆神則以耳為尚毛以示全耳以主聽欲神聽之也其薦牲也鬻刀以封取其脾骨乃一時暫退及至爛祭祭腥俱舉則禮終而退矣夫人君一敬

此所以為敬之至也。此所以為敬之至也。

○輔氏曰：人君郊天而後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廟而卿大夫皆序從執事，非人君誠敬之至，安能如是哉！然則在我者，敬而在人者，弗庸猶非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 二節

此日月合祭之禮也。郊之祭也，所以大報天也。然天尊而無為，可配之以其道，不可主之以其事，故以日為之主，蓋天神之顯者，莫大乎日也。有主必有配，其配則以月，蓋月明于夜，與日同其功也。此制禮之意，三代之所同也。夏尚黑，故祭其間，日沒時黑也。殷尚白，故祭其陽，日正中白也。周尚赤，故其祭也，先月，故出之初，猶逮及闇，此時日色赤也。此行祭之時，三代之所異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廿三

大報天，提也。蓋酬上天生成萬物之功，禮重心肅，非他祀可比。主日配月，正是報天，非祭天。又主日配月也，主日者，將日倣個天神主祭之，猶不敢直言獻尊者，意專主謂主配偶謂配日，非配天也。日為陽尊，代天主事，月為陰尊，配陽成象，同有照臨之功，在天皆為至大者，故以之為主為配也。新義報天，只就功德說，註道之大原出于天，次深了以朝及開作自朝以至于開不應竟日之久，此日月分祭之禮也。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何也？蓋以壇顯象日之明，坎深象月之幽，是別幽明也。壇高象陽之上，坎卑象陰之下，是制土

下也。此壇坎之義也。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何也？蓋以東象陽之動而出于外，西象陰之靜而入于內，是別內外也。東為陽中之位，西為陰中之位，是端其位也。且日象出于天地之東，月明生于輪郭之西，是又因其東西也。此東西之義也。然日月所以當祭者，何也？蓋以陽道常饒，凡屬于陽者皆長也；日則秉陽之精而長，陰道常乏，凡屬于陰者皆短也。月則秉陰之精而短，雖若各有所屬，然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一陰一陽，一長一短，終始相巡，周迴不息，由是變合生成，萬物化醇，足以致天下之和，其功如此，安得不壇坎東西以祭報之也哉。

長短是陰陽之體，終始相巡是陰陽相濟之妙，新裁宇宙間和氣。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廿四

全是日月之功致和，只在氣化上看，未說到物生上，恐陽之太亢也。而陰致之，恐陰之太肅也。而陽致之，陰陽相調以成其和也。世間晝夜相代，寒暑相乘，乃是真和光景，豈是生物纔和，註方氏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同而已。又何以致和平。

○天下之禮 節

此見禮之貴致也。聖人制禮，原以範圍天下，是非一人之禮。天下之禮也，其道有五：一曰致反始也。凡物有終必有始，聖人因而制之，始之禮，天反物之始，祖反人之始，至于推祖配天而反始之禮致矣。一曰致鬼神也。凡物有陽必有陰，聖人因而制之，鬼神之禮，氣為神之盛，見為鬼之盛，至于合以為教，而鬼神之神致矣。一曰致和用也。天下

莫不欲用聖人因而制和用之禮。然禮之變欲散通易文資至于不修有餘不屈不足而和用之禮致矣。一曰致義也。天下知有義而未得其致。聖人爲之尊卑有辨。貴賤有等。至于細微必謹。毫髮不踰。而義致矣。一曰致讓也。天下知有讓而未得其致。聖人爲之孤寡不殺。卑已尊人。至于尊卑必察。以夫勝予而讓致矣。民風之薄。及始之禮未至耳。致及始以教民。厚民未有不厚其本者也。民德之微。鬼神之神未致耳。致鬼神以教民。敬民未有不尊其上者也。民紀未立。和用之禮未致耳。致物用以足民財。民未有不立其紀者也。民之悖逆。義之禮未致耳。致義以教民。制下未有不悖逆其上者也。民之多爭。讓之禮未致耳。致讓以教民。順民未有不去其爭者也。合此五者以治民。民有厚禮記手說

卷之七

廿五

本尊上之心。無廢紀犯爭之事。道德一風俗同。信乎其爲天下之禮。而非一人之禮也。雖有奇詭邪僻。自外禮教而不治者。則亦少矣。治民以禮而行。禮以致其美。致之要也。

兩個天下之禮。正相呼應。通節致字。重看致者。極其至之謂。蓋此禮之當然。而止無可以復加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

五節

此詳祭禮鬼神之教也。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夫子曰。欲知死者之鬼神。當觀生者之氣。魄如口鼻呼吸之類。氣也。其靈處則爲鬼。生時鬼氣乃神之充實。而極其感者。死謂之神。鬼氣之餘耳。耳目視聽之類。體也。其聰明處。則爲魄。生時體魄乃鬼之充實。而極

其感者。死謂之鬼。體魄之餘耳。夫生則氣魄合而爲人。死則氣魄分而爲神。爲鬼。聖人于生時見其分。而于死時復見其合。于是合聚去已離之鬼。鬼而立一鬼神之名。以承祭報焉。蓋義理深遠。而又不墮于虛無。品節詳明。而總不涉于粗迹。以是爲教。信乎爲教之極至也。宰我問死者之鬼神。夫子以生者之鬼神告之。即答于路未知往焉。知死之意。二節衆生必死三句。申鬼爲鬼之盛。骨肉斃至神之著也。申氣爲神之盛。後三節申合鬼與神爲教之至也。合鬼與神合于重看死者鬼魄已離妙在聖人合之以示人。命名祭報皆用此起所以爲教之至。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廿六

此言死者之鬼神也。何謂鬼。陰精爲鬼。與陽氣相聚而人生焉。氣有盛時。則必有盡時。此衆生必死也。死則鬼降而復歸于土矣。蓋陰精重濁。故下降從陰也。此之謂鬼。可見鬼者。卽生鬼之餘也。何謂神。神氣爲鬼。附于體貌而人生焉。死則骨肉斃壞于下。陰而爲野上矣。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于上。或爲昭然昭明之氣。或爲溫然慈藹之氣。或爲肅然悽愴之氣。蓋陽氣輕清。故上升從陽也。此卽其初附麗于四肢百骸之物。而爲精靈者是。則神之顯著也。可見神者。卽生鬼之餘也。

徐註此之謂鬼者。以二氣言。則陰之靈爲鬼。以一氣言。則反而附者爲鬼。神之著者。以二氣言。則陽之靈爲神。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

由是觀之可見鬼非既斃之鬼乃陰精之靈也神非既散之神乃陽精之靈也聖人因其精靈之不可掩者制為極尊之稱而顯然明命之曰鬼神蓋命之鬼則與天地之成物氣往而屈者同命之神則與天地之生物氣至而伸者同此所以為極也以此為民所法則使知生死之皆靈則天下百眾萬民莫不其如臨之威而無敢慢服其為德之盛而無敢違矣

方氏曰極之為言至也名曰鬼神則尊微之至不可以復加是其所以制為之極也且鬼神本無名也其名則人命之耳鬼神至幽不可測也命之以名則明而可測矣然後人得而則之故曰以爲黔首則是乃所以為教之至也馮氏曰秦稱民爲黔首天子時未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廿七

然顯是後儒竄入然其言則非常人可及也

聖人以其為徒尊以名未足以稱其實也于是築為宮室而廟祀之而宮室中又設為宗廟祧廟宗以別其親而邇者而其祭數祧以別其疎而遠者而其祭疎凡若此者蓋以宗祧魂魄一脉相傳在今為古在終為始而在吾身正其所由生者今為宮室宗祧使鬼神有所棲止祭祀有所憑依是乃反之祖先之古追復受氣之始而不忘吾身之所由生也聖人緣人情而制禮故眾人自此心服而聽命且速豈強世也哉

新義聽之速則凡有是身者莫不思其身之所由生而不忍釋凡有是心者莫不報其身之所由生而不敢忘又不但畏以服已也

宗廟既設則祭祀可興故因其明命鬼神二端之立而制為朝事饋食之二禮以報之其建設朝事也燔燎脾膋之類黍稷之類于燔燎而合之以蕭蒿其光上見此以鬼氣歸于天故燔臠以求諸陽所以報氣也此禮專于事神所以教民反思其受氣之始也其饋食也屬以黍稷羞以肝肺首心雜以兩鬴醴酒又祭初所加之饔飧此以形見歸于地故味及灌以求諸陰所以報鬼也此禮不但事神而且及于人于是獻酬交錯而教民以相愛之道使上下各用其情神人文通幽明兩盡其禮之極至于禮之至此所以為教之至也

見聞二字合為醴醴也新義教眾反始就在報氣之內教民相愛上下用情却在報鬼之外看來亦覺支離張氏曰報氣者孝子及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廿八

思受氣之所始故曰教眾反始報鬼者孝子不忘其形之所由生而愛之故曰教民相愛報氣所以求陽于上報鬼所以求陰于下是謂上下用情惟恐求之弗付而為祭禮之極至也未知是否

君子反古 五節

以不敢不盡上段為上下耕籍養牲養蠶皆不敢不盡之實蓋就其竭力從事而見致敬發情之至也三敬之至一孝之至無甚分別互見

此詳宗廟祭禮之敬也君子以為人之有祖也乃今之古終之始而身之所由生也有是生則必有所由生一念及于所由生則不得不反之古而復其始故反古復始者正不忘其所由生也惟其然所以

祭視之禮致其敬親之心發其愛親之情而內且竭一身之力從所備之事而外盡物予以報其親不敢有內宅之不盡也且以其不敢不盡者而詳言之是故昔者天子為田于畝而朱紱而躬秉耒以耕諸侯為耕田百畝而青紱而躬秉耒以耕天王為千畝而藉千畝封疆百里而藉百畝首服尊于冕而冕以耕貴而自致其勤于用力而躬秉耒此皆自盡之道也蓋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醑齊盛于是乎取之不敢不自盡敬之至也此躬耕之敬也

○是以致其敬是以字要玩蓋不敢不盡從不忘之心來也致敬之情正內之不敢弗盡竭力從事正外之不敢弗盡非兩層意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廿九

康

氏曰有天下有一國可以取安佚役民力而必躬秉耒者以為系不自致非所以事神明此自盡之道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比歲之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蓋以色純之儀體完之容可中祭牲者皆在必于是取之臣之敬一君之敬敬之至也若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在祿三月每遇朔望君皮弁素積巡視之周禮所謂饗牲所以致力如此考之至也此養牲之敬也

徐註躬朝之謂獻官躬朝天子諸侯以聽擇牲之令也脩之方氏曰充人繫于牢之時則芻之三月而已故朔望巡牧人蕃阜其物之時則不止三月也故歲時朝歲時謂比歲之時也未卜曰牛

卜曰牲齋戒沐浴臣見君之禮也臣以見君之禮而朝之皮弁素積君視朝之服也君以視朝之服而巡之

此下皆言養繅以為衣服之事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公室之桑也蠶室養繅之室也皆近川而為之便于浴種也其桑室也高則仞有三尺置棘于牆上而外閉其戶以向內示不開也及季春朔旦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官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養蠶于室秦種浴于川采桑則于公桑風至葉乾而以食之蓋蠶性惡濕也此養蠶之禮也

周氏曰以婦功責夫人世婦而必卜吉者以為躬桑所以為祭服又將以為勸于天下不可不決于神明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七

三十

康

自去歲繅成至今歲繅成歲既盡矣世婦卒奉繭以示于君皆功也遂獻繭于夫人別內事也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別禮而受之重其事也因少牢以禮之勞其成也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蓋世代雖不同而此禮則同也此獻繭之禮也

及擇吉日夫人親繅置繭于盆中而三其手以振出其緒亦猶天子之三推也三繅後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以終其事繅成遂朱絲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天子服此以祀先王諸侯服以祀先公此繅服之禮也以上總之所謂親蠶敬之至也

君子曰禮樂

全節

此節全見樂記內惟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寒暑舉而措之無難矣

樂記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微有不同蓋樂記言措之天下舉此禮樂之道而措之天下也總在禮樂上說是由已以及人之不難也此言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天下已盡是禮樂矣由是舉措之行政事之問足以致王道之易易是由精以及粗之不難也

曾子曰孝有三節

此大賢列孝之三等而謙居其下也曾子曰孝之等有三大孝尊其親為聖賢之親格親之孝也其次兢兢保守弗貽辱于親守身之孝也其下敬以行養謂之能養末節之孝也是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又

禮記手說

卷之七

三十一

廣慶堂藏板

母之意未形而能迎之于其先使良心有所啓發父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于其後使良心有所漸長皆所以論之于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所謂以道尊親尊莫人焉者非第不辱已也參直其下能養者安能為孝乎此雖曾子之謙言而亦可以見孝之無盡矣

舊說三等以分言新義看來三者不在分上說人子若能成其身為聖賢便是尊其親為聖賢之親了不必天子乃為尊也依舊說將不為天子終無大孝耶又將為天子遂為大孝耶且看下文先應承志說以道尊親這便是尊之至者其次守身弗辱未則格親上此尊親便下一等了能養自是孝中末節故曰其下曾子謙言自居其下者若作庶人則于分便與尊親無傷矣曾子豈自謙則于

公孫志意俱就善邊說

曾子曰身也者節

此曾子明性孝之理也曰吾人有身必有行是身也者非已之身父母之遺體也行已之身不敢不敬况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蓋父母之遺體也非但遺之以體之形並與其體之性而遺之是性也以之居處則為莊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以之事君則為忠故事君不忠非孝也以之治官則為敬故蒞官不敬非孝也以之朋友則為信故朋友不信非孝也以之戰陳則為勇故戰陳無勇非孝也蓋五者身之所必行也一有不成裁及于身是裁及于親也敢不敬以行而莊忠敬信勇一以貫之乎是之謂成身之孝矣

禮記手說

卷之七

三十二

廣慶堂藏板

註承上文不辱無謂就身言為不莊就父母之遺體言則為不孝忠敬信勇做此遂成也裁及于親總只在身上看

○○亨孰饗新節

此以養形孝而明其為大本也亨孰饗新實而薦之于親可以為孝乎此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行父母之遺體無所不遂榮及于親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是則所謂孝也已以是觀之一孝立而眾敬之本裕焉是眾之本敬也性中出乃曰孝也若養特孝之藉以行者而可曰孝也哉是故養可能也敬而養為難敬可能也敬而安為難安可能也安而有終卒為難何謂卒父母雖既沒亦必慎行其身如所謂莊忠敬信勇而不遺父母惡名斯可謂能終養

通節只重一本字。仁義禮信樂盡天下之道。而皆不外于孝。所以孝爲本也。首以養起。中插養可能也。一段總見孝之不在于養。上莊忠敬信勇。在行上看本節慎行其身一句。便都有了。仁義禮信強勇。性中之德。不同居處等之有所屬比。慎行亦進一步說。

廣慶堂藏板

此見孝爲人心之同也。曾子曰：夫孝之爲道也，置而立之而塞乎天地上下，皆此孝之理所極也。溥而散之而橫乎四海，四海皆此孝之理所被也。施而傳諸後世而無一朝一夕之異，古今皆此孝之理所徼也。孝道之大如此，是以推而放諸東海而東海之人此心此理同也，準也；推而放之西海而西海之人此心此理同也，準也；推而放諸南海而南海之人此心此理同也，準也；推而放諸北海而北海之人此心此理同也，準也。大雅文王有聲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之恩服，卽此皆準之謂也。甚矣孝之大而人心之同也。上三句以理之大言，推放四句以人心之同言，惟其理之大，是以

此曾子明錫類之孝也。曰孝子之親親也。不但推之仁民而且及于受物。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蓋人心統此生理。伐之殺之。已非得已。況不以時乎。所以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者之無微而不謹也。類如此矣。

上居處不莊事君不忠非孝也是言其大德之不踰此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是言其細行之必謹

此列三等之養而因及其所得自盡者也能養之孝有三有以一身

唐虞聖君

匿者何謂用力。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已躬耕之勞思之專而至
 孝。所謂用力矣。諸侯卿大夫士尊其仁而能用愛安乎義而能用
 正功及于民善歸于親可謂用勞矣。天子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乃能萃四表之歡心合九州之職貢博施而備物則孝愛之心無窮
 而用之以將其心者亦無窮可謂不匱矣。此其以分異者也。父母
 之幸喜而不忘父母惡之畏懼而無怨父母有過幾諫而不逆父母
 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如天子諸侯不橫征聚斂卿大夫不受
 不義之祿庶人不得不義之財此之謂以禮終父母之身并終父母
 之遺體也。此其不以分異者也。

樂正子春 節

卷之七

三五

鶴子春之言痛自克責如此其得于曾子之教深哉

○可謂孝者。孝在全歸。可謂全則全歸之功。夫是虛論理項。步已下。則君子欲念全歸以致孝也。一舉足以下。舊說以舉足改屬全。

其有虞
十一節

此皆兄弟之道。

種書手記

卷之七

三六

不同之乎

月林貴老爲其近于親也皆非

是故以朝廷言之。同爵則尚齒。禮之行于臣者也。七十杖于朝。君問則爲之布席而坐。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于家禮之行于君者也。皆所謂尚齒也。而弟道達乎朝廷矣。

以道言之之少者若與長者同行則肩無並理蓋不屬行而後則
從在後也若偶遇長者則或乘車或徒行皆當避之不敢相值也至
若班白老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有特勞者也而弟道達乎道路
以鄉黨言之居鄉以齒而老之窮者不遺少而強者不犯老之弱者
少而衆者不暴老之寡者而弟道達乎州巷矣
以田獵言之古之道五十始養不為甸徒及田畢頒禽則又隆諸長
者是田獵尚齒也而弟道達乎獲狩矣

四井為邑四邑為甸四甸為甸君田獵則起其民為卒徒故曰甸
徒五十始養不從此役也頒分也隆多也

以軍旅言之什人為什伍伍則甸則甸而弟道達乎軍旅矣

禮記手說

卷之七

三七

廣慶堂藏

合而觀之孝弟之道人心所同。一自朝廷發之便如督之機括發動
而迅速莫禦行乎道路而道路達至乎州巷而州巷達放乎獲狩而
獲狩達修乎軍旅而軍旅達由是天下之衆莫不以義相守雖至于
死而不敢干犯也豈非以其心之同有終身由之而不自違也哉
聖王著其教也

因尚齒次于事親故兼以孝言朝廷甸另看自朝廷而發所以行
至放修也死字活即知明守固終身由而不違意大全朝廷政之
所出故言發道路人之所由故言行州巷則委曲而有所盡故曰
至獲狩則馳騁而有所從故曰放又見嚴飭而有所治故曰修
此明養老之教也天下有大教五宗禮教父于明堂而配上帝此

天子自致孝而所以教諸侯之孝者此為在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
老更有長道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于西學先賢有道德所以
教諸侯之德也射耕籍田祀神致養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春秋致
尊天子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上行下效自諸侯始不自諸侯
止所以激發天下人心培植萬古綱常乃天下之大教也

五教因養老并及之故下獨申養老也先賢是前代明習詩書禮
樂有道德者非單指樂禮新義五所以字足行禮示教之意蓋先
王之于教豈必詳諄命之但行禮于此人自得于彼而不知者乃
教之至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七

三八

廣慶堂藏

晉而酌見而繼于敬事如此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
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如此者皆鄉里之盡弟哉良由天子
養老于太學故人皆得于觀感是教化之原出自太學也
新義此節全重太學句蓋老之禮行于學而商讓之風遂達于鄉
里可見太學為風化之本接下齒讓之風由太學中來故齒讓之
禮雖太子亦必行之

虞庠夏序殷瞽宗周辟雍曰四學天子兼而設之總謂之太學當其
入學也雖以太子之貴而與同學之人序齒蓋太學風化之原太子
天下之本而天子以君父之尊建制作之極太子與同學齒則人皆
知長幼之節矣此又弟道之達于學校而化成天下者也

鉅走太子尚齒然天子句亦不可輕略看過陸氏曰周之四學時
雍居其中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辟宗則辟雍不在
四學數中不知孰是

此見尚齒之禮行于巡狩也天子巡狩爲見諸侯也然諸侯待于
而有百年者天子必先見之。急高年也。若有八十九十者東行天子
即西行弗收徑過西行天子即東行弗收徑過言必見之也。老者閱
歷世故熟知民間有欲言政者則君就而問之爲可此皆齒以致其
老老之義也

此見尚齒之禮行于鄉飲也壹命貴矣猶齒于鄉里再命又貴矣猶
齒于族三命至貴雖不齒而族有七十者亦不敢先皆尚齒之義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七 三九

不但鄉飲禮也七十者年尊不有大故不入朝矣若有大故而入朝
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夫在朝如此況私所乎君猶如此況宗
族乎此所以弗敢先也

曰齒于鄉里齒于族不敢先明是尚齒如何以首四句爲貴貴之
義時說泥註勿從

天子有善 節

此見讓之爲德順也善者人之所欲也而不可自有天子受命于天
故有善讓德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故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受命
于諸侯故有善薦于諸侯士庶人承教于父母長老故有善則本諸
父母存諸長老皆不敢自有而歸于其所尊也不但此也天子則歸

錫爵行慶施賞皆不敢自專而成諸宗廟天子敬天法祖則天下
君親上善日進而惡日消是內以順于心而外以順于行也非所以
示順也乎反是則逆不可以爲訓矣

只重不有其善上于天等各主所尊言之也祿爵慶賞亦重在
不敢自用上成諸宗廟自所傳言之也順者順于理而不逆之謂示
字有示教意但自讓善與命中心示其義耳經原項周氏曰天子
有善讓于天則諸侯有善歸諸天子云恭上之人不有于我故
其化然也看祿爵慶賞向則重天子是善義爲進也與讓子歸字
合若誤作薦揚便似人之善了自有自尊曰逆不自有不自專便
是順了若說示順于天下則庶人將何所示乎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四十

○昔者聖人建 節

此承上示順而言見天子之無所不讓也天子之讓不但天與祖也
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則易即天矣以故上筮之
禮易人抱龜而面而尊之也天子卷冕北面以臣禮自處也于斯時
也雖有明知之心亦必進而斷其志于易焉所以然者示不敢以明
知自專而天視易以尊天也又不但易已也天子一日萬幾謀猷政
教有善則歸之贊襄輔弼而稱人有過則曰小子無浪語爾重其
然者示不敢以善自伐而親視賢以尊賢也天子之無所不讓如此
此其所以爲至順也與
聖人義文周孔也建在立之先是身體易理立以爲易則易書作

矣易書作吉凶消長之理明進退存亡之幾著天地陰陽之情
洩于此而人得以觀象玩詞觀變玩古而不迷趨避之途上易字
指書下易字指人大全易無體體之于言則其書謂之易體之于
人則其官謂之易是也通斷其志註自外至內謂之進非是蓋以
人視天不自以為明知而求進之意也志遠居遠則則善惡吉凶
視之于易以決從違矣善則稱人二句時勢由作吉為善不吉
為過者來當照上節有善字有敬亦不意

○孝子將祭

此推本孝祭極誠之志也孝子將祭祀必有齋莊齊之心是心也
以之慮事之大則不敢忽以之具服物則不敢簡以之修官室則不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四一

敢壞以之修百事之細則不敢遺豫事之誠如此及至祭之日其始
也與親之來也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親之愛我而不來然既
來矣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誠如聞親之有語焉而不知其在何
所語者然助祭者皆出親往矣其立卑靜而有深思如將弟見親
然及祭之後親既往矣陶陶而其志和遂遂而其志得如見親之將
復來而入然人自祭之先以至祭之後孝子之心無一不在于親如
此是故內之思不違于外之身內與外一也外之耳目不違于內
之心外與內一也總之是思親之心與親為一而思慮不違親也俱
見其由內達外結諸心形諸色而自始至終每事循省之無一毫之
不周密精到也此豈求之祭之時蓋孝子平日心嚮乎親乃能有此

也非孝子而如是乎信乎其能親親矣

四段分來與既來往與既往看顏色等雖以容言全在四如字然
字描寫其思之誠至意親語焉弗及後人皆指親則愛亦當指親
語焉未之字指處所非未祭也宿者戒宿助祭者也

建國之神 節

此建神位之義也建國者必建神位所以明有尊也其建之也社稷
土穀之神建之在右蓋右為陰方地道所尊右社稷神地之道也宗
廟祖考之靈建之在左蓋左為陽方人道所尊左宗廟不忍死其親
也此制禮之深意也

祭統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四二

徐註統猶本也指心而言祭有法有義皆統于心也

凡治人之道 二節

此首揭祭義于心也凡治人之道其事甚多然莫急于禮以其為天
下之大閑也政令刑法皆在所後矣禮之常經其目有五然莫重于
祭以其為人道之大端也凶軍賓嘉皆在其次矣祭固將之以物然
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乃自中而出生于其心者也蓋時當春秋兩
目感心而心為之怵然于是乎未之以禮而具物行祭是心之怵者
祭之義也惟賢者孝愛之誠能全乎天性故怵惕之心時行于感觸
乃能盡祭之義耳若眾人雖同有是心而存焉者寡則雖有祭豈能
盡其義也哉

方氏曰奉之以禮者見乎心盡之以義者存乎心稱其物而忘其

心者衆人也發于心而形于物者君子也

此申賢者盡祭義之意也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夫何以必受也

福非世俗吉慶之謂也福者備之義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

方謂之百順而備矣何謂無所不順言內盡于己內心之順而外順

于道外物之順也內外皆順方為無所不順而內盡尤要焉

蓋人惟一心耳忠臣內盡以之而事其君孝子內盡以之而事其親

所謂其本一也而由是上則順于鬼神外則順于君長內則以孝于

親舉上下內外無不歸于我內盡之中是不日雖未祭而已有內

盡外順之理如此之謂備非徒取辦于祭時也如是則惟賢者能備

禮記三記 卷之七 四三

能備然後能祭而受福矣蓋世之所謂福求應于神而賢者之所謂

福求備于己世之所謂備備于既祭之後而賢者之所謂備備于未

祭之先世之所謂順順之于百而不足而賢者之所謂順本之于一

而有餘此其所以可必也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內

之盡也犧牲粢盛而奉之以物升降酌獻而進之以禮鐘鼓千戚而

安之以樂禴祠絜嘗而祭之以時外之順也精明之心薦獻之物交

致之而已矣而絕不求世俗之所謂福焉此其孝子之心所以必受

其福也是之謂能盡祭之義也

8 福備順是虛說至內盡外順方是福備順之實而外順又全于

內盡臨祭又本于平時所以可必以上猶是論理致其誠信以下

方就祭時盡順說時說于首句必受其福處便把平日能容受福

善之理于心填實入講則下面許多說話不消用矣

祭者所以追 二節

此言祭之為孝而因釋孝之義也禮之有祭何也親亡則欲養不及

而此心之孝無由盡矣故祭之所以追其不及之養而繼續其孝于

無已也然孝何以可繼也蓋孝之為德也心與親一聚而不忘之

義也蓋父子之道天性之道也道可忘乎父子之倫生人之大倫也

倫可忘乎必也全乎天之所以與我者而順于道盡乎人之所以有

生者而不逆于倫踐形盡性綿綿若有是之謂不忘之孝然則孝可

易言哉知其孝則知其所以繼孝矣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四四

8 孝者畜也是訓孝字之義順于道不逆于倫又是訓畜字之義

與祭無干于註畜聚畜養二義已是添足而時說還作祭者大非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三者皆

以順孝也養則觀其順也奉志為主而口體為末矣喪則觀其哀也

感痛為主而節文為末矣祭則觀其敬而時也誠敬為主而疏數不

踰矣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觀孝者豈徒謂養為孝而祭之追養

非繼孝也哉

8 世人皆知生之養為孝而不知祭之追養為繼孝故合言之三道

側重祭說為是

既內自盡 五節

首節夫婦親之句作總包下親耕親蠶致齋致禋交禩交薦說
節尾此之謂夫婦親之政相叶應

此詳祭祀求助之敬也。既內自盡矣。又必外求助焉。何謂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微也。事宗廟社稷。夫不。言他事。而曰宗廟社稷。蓋夫人助君。雖非一事。而祭則其本此求助之本也。是故大祭也者。必夫婦親之。君為主。子外。夫人為主。於內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以上祭物以供祭。其勢相須。故官備則具備。具備何如。水草土道。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既盡物。而內又盡志。內外交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四五

盡此祭之心也。然使不求助。則官不備。具亦不備。外物不脩。而此盡亦缺。然而不盡。亦何當於祭之心也哉。此可見祭必夫婦親之。而求助之為急也。

水草芹菲之屬。陸產兔鴈之屬。三牲牛羊豕也。八簋之實。謂稻粱之屬。昆蟲蠅范之屬。草木榛栗之屬。陰陽之物者。昆蟲以陰。蠅以陽。出草不以陰。枯以陽。榮也。

是故天子親耕于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蠶于北郊。以供純服。請侯耕于東郊。亦以其桑。夫人蠶于北郊。以其杼。服天子諸侯。非無人為之。耕也。王后夫人。非無人為之。蠶也。而必親耕蠶者。何。蓋祭以誠信為本。誠信貴于自致。倘使人代為之。則偽而不誠。妄而不信。矣。故必

頭方從事。身自致之。乃為誠信也。身致則此心懺然。無所遺憾。故曰誠信之謂盡。慎重而無所怠忽。故曰盡之謂敬。敬苟未盡。則雖備服具物。神將吐之。故必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當然之理。必用之心。故曰此祭之道也。此未祭時。夫婦親之之一也。

誠信就是盡。盡就是敬。盡言言之。極其心耳。敬盡盡字。輕不可與。上盡字同看。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者。何也。齊一之義也。人心本來齊一。外物之至。則不齊。不齊則不齊。內欲殺之。則不齊。不齊則不齊。齊其不齊。以致其齊。是齊之義也。是所貴于齊也。是故君子非有祭祀之大事也。非有大事之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于外之物無防也。于內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四六

之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在外之邪物。訖其在中之嗜欲。雖非邪物嗜欲。而人之所樂。在靜專時。志意易散。必禁之。而耳不聽焉。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于斯時也。心不苟處。有慮必依于道。何苟慮之有。手足不苟動。有動必依于禮。何苟動之有。夫如是。則其德不二。而精不蔽。而明。是故君子之齊也。專以致其精明之德也。是齊之意也。君子惟欲致其精明之德。故將祭時。散齋七日。以定之。如防物訖。欲慮道動。禮是乃致齋三日。以齊之。則不齊者齊矣。致而齊。則謂之齊。散而致。亦無不齊。總之謂齊。齊也者。精明之至。之謂也。精之至。至于祭之心。則為精意。精志明之。至于祭之道。則為明禮。明。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是君子之齊也。

8 專致其精明之德也。以上總是釋義論理。散肅致齊以下方是實說。將祭之齋也。要知前齊字與後精明字相應。散其志散字與專致專字相反。君子動而聽樂。所以和其志也。靜不聽樂。不敢散其志也。齋正靜專之極。故不聽樂焉。本文明解不散其志而實說以不聽樂三句。作說嗜欲又以心不苟慮四句。作防邪物可笑。物自外來。故曰防。欲自內出。故曰止。先言止後言防。止之說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守宮之宰。肅戒夫人。夫人亦戒。祭之日。致齋三日焉。合而言之。君致齋于外。夫人致齋于內矣。此將祭用夫婦親之。二也。君與夫人皆致齋內外之言。既備然後會于太廟而行祭。君絕免立于阼。居主位也。夫人加副禕之飾立于東房之中。居婦位。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四七

也。曰立者待事也。其酌鬱鬯降神也。君執瑋瓚裸尸。第一君獻也。夫人執璋瓚亞裸。惟有故然後大宗代之。第二夫人獻也。其迎牲也。君執朝親。宰卿大夫從士執芻從。夫人將薦流水之盞。齊則宗婦執以從而夫人薦之。及饋食時。君以鬱刀羞。齊出奠于俎。而夫人薦豆。此行祭時夫婦親之之。三也。故總結之曰。此之謂夫婦親之。此昏禮之所以為求助也。

宿請為肅禮夫人亞裸。有故則大宗所薦之羞進也。啗嘗也。謂尸所啗嘗之肺也。

此明諸侯在舞位之故。亦親之之事也。及入舞。君執于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免而總于率。其率臣以樂皇尸。夫諸侯尊矣。其事尸不特備。

禮物以薦之。又親就舞位以樂之。其故何也。蓋寧神之道莫大于得天下人之懽心。是故天子有天下。其祭也與天下樂之。蓋萃天下之懽心。乃可以樂皇尸也。諸侯有一國。其祭也與境內樂之。蓋萃境內之懽心。乃可以樂皇尸也。今諸侯之而能于率其群臣以樂皇尸。廟中有境內之象。諸侯有臣民之象。樂舞有樂之之象。此正與境內樂之之義也。言諸侯而天子可知矣。

。與天下樂之四句。統就祭禮說下。竟內段方指出舞。

。大祭有三重。節

此明三重之重于志也。天祭有三事最重者焉。三重者何。獻之屬有九。而莫重于裸。重降神也。聲有匏竹笙簧之屬。而莫重于升歌。重人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四八

聲也。舞有舞勺舞象之屬。而莫重于舞宿夜。重象成也。凡此皆周道也。蓋周人之祭尚氣。而清廟為文王之詩。武宿夜為武王之舞。故重之如此。然總之志為重焉。蓋凡此三道者。皆所以假于外而以增重。君子在中之志者也。故雖名重而實與志進退如君子之志。輕此三者。裸不過鬱鬯。歌不過聲音。舞不過干戚。則亦輕此與志退者也。君子之志重此三者。裸果可以降神。歌果可以助神。舞果可以樂神。則亦重此與志進者也。若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蓋聖人必無內輕而外重之事也。是故君子有見于此。其祭也必身自盡其誠敬之志也。志不盡而三者之重。晦志盡所以明重也。不特三重已也。志一盡則一切祭中儀文末節無非行之以當然之禮。是以三

重奉志又以一切行禮奉三重而總薦之于皇尸之前無非重矣此乃聖人交神明致饗之道也其矣志之重也

8 先以重爵而所正要歸重到君子之志也輕重從三重于生進退即輕重意明重明字活對晦字者三重之輕輕于不明也有作明內志為重者失之道之以禮道行也在三重外推開之就祭中禮節言以重奉志又以所行之禮奉三重則祭中一切精粗大小無非此志之管攝而無不重者矣所以為聖人之道時說俱不明

大祭有饌 四節

在三節可以觀政矣以上言祭之可以觀政以祭未行饌言也重一惠字以下言祭之可以立教以方祭備物言也重一顧字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四九

此明祭之通于政教也夫祭有饌餘之禮祭終而舉是饌者祭之未時事也惟其為未則于禮也完而寓意也遠是不可不知其義而慎之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然則善饌之終當如祭之始其是之謂也夫何以謂饌也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饌鬼神之餘也夫以皇尸之尊而亦饌鬼神之餘則其下皆饌可知矣夫在廟而言自上及下欲其饌無不通在國而言自朝及野欲其惠無不通饌者惠之小惠者饌之大其施之術同故饌之禮即惠之術也君子觀乎饌不可以觀為政之道乎此所以不可不知也

引善終如始是論饌之禮引詩小饌鬼神之餘是概饌之法術猶法也方氏曰牲既殺則薦血腥于鬼神及熟之于俎而尸始食之

是尸饌鬼神之餘也

此足上饌法以明惠術也是故尸饌君與卿四人饌君起大夫六人饌臣饌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饌庶僚君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饌徹之下饌上之餘也凡饌之道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無遺缺者其間自上而下所以別貴賤之等而下以繼上則所以起施惠之象也惠欲其均是故諸侯之禮以四簋黍饌正以見均惠之禮修舉于廟中也夫廟中者壇內之象也饌既均于廟中則惠必遍于境內矣

謾亦起也進當作饌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者晉二簋為陽厭之祭故以四簋饌也簋以盛黍稷舉黍則稷可知

禮記手說

卷之七

五一

由是觀之祭之饌澤之小而興施惠之象則澤之大者以澤大之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推施有序耳非上偏有餘積重而下偏不足有凍餒之民也此正所謂惠術也惟其有術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而今于饌之術見之是由饌言為澤之小而由惠言為澤之大矣有大澤必有大政故曰可以觀政者此也且不但觀政已也失祭之為禮大矣其與物備矣備非徒備人君實有是孝親之順德積于中而後以之備物者也順以備是謂身教其教之本也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于其親二者教之大端矣然未可幾也是故惟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一崇祀宗廟社稷而子孫順孝者何故

蓋以明君之祭宗廟社稷也。盡其爲子爲臣天性之道而毫無虧大且端其忠事孝事合宜之義而毫無偏邪是雖本當爲教而教已自生焉。蓋有本故應之速也。尊家喻而戶曉之也哉。

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一句提起與下節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首尾呼應。在行祭上說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爲其君去至下節順之至也。通說就立教者說而君子之事者也。一段又就事君者說總見教之必本于身也。明君在上四句處盡道端義四字方實所謂立教之本所謂順也。

卽以事君者言之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以身行之重本故也。如所不安于上則不以之而使下所遇于下則不以之而事上所謂身行

禮記手說

卷之七

五十一

也上下之所以相喻也。若非諸人而行諸已不以身行豈教之進也哉。是故君子有見于此其效也必由其本體也。體孝盡道端義而順之至也。然則祭之時所謂順備者其卽此順之至也與順卽是身致故曰祭者教之本也。離順別無教法也。祭之通于政教如此古聖王一舉祭而政教加于天下豈虛也哉。

事君者重身行註緊矩不必搬入順之至與前順備順字一樣看教之本也已已者竭盡之詞也。

夫祭有十倫 十一節

此見祭之所觀者深也。人祭有十者之倫義焉不可不知也。變化而有所適者鬼神也。于祭見事鬼神之道焉。嚴謹而有所守者君臣也。

于祭見君臣之義焉。父子慈孝有所順于祭見父子之倫焉。貴賤各值有所差于祭見貴賤之等焉。親疎遠近有所問于祭見親疎之數焉。爵貴恩惠有所及于祭見爵貴之施焉。夫婦內外有所辨于祭見夫婦之別焉。政事多寡有所一于祭見政事之均焉。長幼先後有所次于祭見長幼之序焉。上下情意有所接于祭見上下之際焉。夫祭之交見神也。同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人道之大常貴賤親疎上下情分之大制爵貴政事政治之大典而皆于祭中寓焉。此之謂十倫然則祭之所觀不其深也哉。

大全祭以鬼神爲上故首言鬼神之道至于惠之道則祭之末也故以上下之際終焉。

禮記手說

卷之七

五十二

鋪進而設同凡爲使神有所依也。祀以事諸尸于室中而明日又出祔祭于廟門之外祭禮之終始略具矣。夫鬼神無形者也。爲之几筵以依之而視于無形鬼神無方者也。爲之室而繹之而索于無方皆所以致精神之感而異其格也。此交神明之道也。

新義依神同其席求神異其所同者以無間待之異者以不測待之。註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于有別死則精氣無間共故一几故祝詞云以其妃配也。徐註同几則同席可知。

君迎牲而不迎尸非重牲而輕尸也。所以別君臣之嫌也。蓋尸本是臣而有君象焉。然在廟門外則猶疑于臣在廟中則全于君而尊矣。君祭本欲盡臣子之道然在廟門外則猶疑于君及入廟門則全于

臣全于子而卑矣若君出門迎尸則嫌以君而迎臣是故不出迎也所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

新義別嫌且虛下方說破嫌字從下文兩疑字生以疑于君之人而迎疑于臣之尸本是臣子迎君父而反似君迎臣矣豈不可嫌

夫祭之道取昭穆同故穆為王父尸然則所使為尸者于主祭者則子行也子行卑南面而坐父行尊父北面而事之者蓋以子行為父尸既象父之尊矣主祭者自居人之職故降已之尊而以子道自持伸尸之卑而以父道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方氏曰十倫皆倫也止于父子言倫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

禮記年記 卷之七

五三

之祭則祭之倫本于父子而已故止于父子為倫焉

凡獻朝饌二饋食二主人醑尸一是尸飲五也君子此時以玉爵獻卿獻卿後主婦醑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君乃以瑞爵獻大夫其後去賓加爵一長兄弟加爵一是尸飲九也君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其受獻者皆同皆論齒大恩一也由卿而大夫而士而羣有司是先尊而後卑也爵一也而以上以瑞以散是重尊而輕卑也皆所以明尊卑之等也

新義全重爵不重齒若必獻臣者以賓禮降助祭之人也按上公九獻禮前有裸獻二至賓長獻為正九獻然裸用鬯也尸祭與而不飲故此云尸飲七加爵二在九獻外故合之為尸飲九也孔氏

曰侯伯七獻尸飲三子男五獻尸飲一

夫祭有左昭右穆昭穆者何也父行為昭子行為穆而其間世有遠近齒有長幼于是乎情有親疎皆以之別其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于太廟則群昭穆穆咸在矣而咸不失其父子長幼遠近親疎之倫蓋父子長幼之間世近情親者隆而世遠情疎者殺也此之謂親疎之殺也

徐証此以大倫言也昭穆皆謂生者昭穆而其原則出于死者故大倫于太廟則八祖之位東向自如其羣廟之主入有居北牖下南面而為昭者其子孫之在昭列者亦名曰昭有居南牖下北向而為穆者其子孫之在穆列者亦名曰穆是祭有昭穆也父為昭而為穆者其子孫之在穆列者亦名曰穆是祭有昭穆也父為昭

禮記手說

卷之七

五四

則子為穆而孫又為昭明父子也一世昭則二世穆而三世又為昭明遠近也昭與昭齒穆與穆齒齒明長幼也世近則情親世遠則情疎明親疎也四者有序則不亂矣故有事于太廟之時凡子姓之為昭穆者無不在面亦不失其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倫總謂之親疎之殺者以情為主也夫有隆然後有殺別親疎則親者隆而疎者殺矣新義首二句先言其義有事于太廟方言其事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有所尊而不故卑也故祭之日君當一獻禮畢則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君道也所命之人北面對君臣道也史由君右以所賜爵祿之策執而命之于是命者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家廟此之謂賜爵祿于太廟此

之謂爵賞之施也

新義此節亦是先言其義後言其事再并二句因言賜爵祿之禮
遠說受者之禮輕者只在君命上見爵賞之施又云史由君右重
祖命也再并其義若君賜也

君褒冕立于序人入廟雖立于東房夫婦異位也其授受也如夫人
薦豆執中與之校其饗醴者以豆授夫人則執其下跗之饌
尸酢夫人執爵之始夫人受尸酢則執爵之足不相讓也固矣至
于君夫人夫婦相授受亦不相讓處而酢必異爵不相讓者授受之
別異爵者酬酢之別也是明夫婦之別也

此以祖之惠明政之惠也凡為祖者以當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解

禮記手說

卷之七

五五

之厚周人貴有之顯貴者凡前貴于後也是祖也將以為顯也顯
之則為惠故祖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且故其頒之也貴者取貴
骨賤者取賤骨固矣然而貴者亦取之而不至于重賤者亦取之而
不至于虛貴賤之間各得其平示惠之均也以政言之人君惟惠
不均耳惠均則能平其政而政行則民無不足而事成事成則
萬民咸豫而功立是則功之所以立者由于惠均不可不知也祖之
有惠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惠之均如此祖之均故曰見政
事之均焉

有祖之惠有政之惠示均也以上言祖之惠惠均則政行至不可
不知也一段言政之惠祖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方合言之明惠

之必均惠字指政之惠言特自祖之惠明其必均耳

此族酬之禮也凡賜助祭者爵同姓昭為一穆為一固矣而受爵之
序則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與姓凡羣有司皆以齒長者在先少者在
後也此之謂長幼有序也

此以餼之界下明政之惠下也夫祭有昇輝胞翟聞者餼也然而人
主惠下之道即此為寓也蓋人君在上當于惠下民然而分相懸而
勢易隔惟有德之君乃能行此惠下之道也惠下之道一曰明有德
之君其明也洞徹幽隱足以見之而下情不患其上故惠下之道一
曰仁有德之君其仁也涵容廣大足以與之而上恩不患其下墜所
以能行也而于祭之界見焉何也界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昇其下

禮記手說

卷之七

五六

者也能以其餘昇下此非祭中之明且仁乎輝者甲吏之賤者也
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聞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
使小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未
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昇之是故明君在上以是明且仁而施之于
政則足見足與境內之民必無凍餒者矣廟中而為昇餘境內而無
凍餒下濟上行道當如是此之謂上下之際

際交接也上下分不相接而情常相接何也民有寒者求衣饑者
求食凡不得其所者皆求遂其欲自非上之人日煦臨于下而以
其時所自有之利道之下將安仰哉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
卑而上行此際之說也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即此際字

凡祭有四時
四節

首節總舉四祭之名二節在四祭中抽出禘嘗之重三節推到行
政上去總是起四節禘嘗之義大而治國不可不知也

此列四時之祭而重其義于禘嘗也。凡祭有四時。春祭曰鉶。鉶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夏祭曰禘。禘次第也。夏物亦未成。宜俟時次第而祭也。秋曰嘗。秋物成而嘗也。冬祭曰烝。烝聚也。冬物成而聚也。此祭之名也。

鄭氏曰此夏殷禮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

禮記手說

卷之七

五七

約禘何爲也春夏陽氣餘散親與物而偕來故怵惕心生陽之義也
嘗烝何爲也秋冬陰氣斂肅親與物而偕往故懷愴心生陰之義也

陽道常饒至夏而始盛故同爲陽義而禘又爲陽之盛焉陰道常乏
而秋而已盛故同爲陰義而嘗又爲陰之盛焉蓋陰陽之氣盛于夏
秋則陰陽之義亦盛于禘嘗四時之祭皆禮之重而義之盛者禮之
尤重者也故曰其重于禘嘗也

盛字在義上看重字在行祭上看。

豈惟禮之重古者于帝也發爵賜服政之順陽義者也蓋爵以詔德服以顯情仁也仁偏于陽故于陽盛之時行之于嘗也由田邑發秋政政之順陰義者也蓋田邑賞功有制秋政後刑惟嚴義也義偏于陰故于陰盛之時行之故記曰嘗之曰發公室之賞也是出田邑之證也草可刈則人君行墨刑若未發秋政則民未敢艾草也是發秋

政之證也。所謂順陰義也。而順陽義可例觀矣。

新義陽可過陰不可過仁可過義不可過此刑賞並行不害其爲順陰義也

由是觀之。禘嘗之義順陰陽之盛。天道莫大于陰陽。陰陽莫大于盛。而禘嘗之義順焉。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惟其義大。舉而措之行政之間。裕如也。不其爲治國之本乎。君子如不欲治國。則必思其本。思其本。則不可不知其義也。蓋義寓于事。而知其義。不徒觀其事。明其義。端治國之本者。君之道也。能其事。勤助君之末者。臣之務也。不明其義。無以治國。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無以助君。爲臣不全。所以不可不知也。夫義者非他也。人心中有報本反始之志。而思其

續記手說

卷之七

五八

不達義則所以濟之也。人性中有仁義誠信之德而思其不達義則所以使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充實而盛者其志必懇到而厚其志懇到而厚者其義始顯著而章其義顯著而章者其祭之行也必敬祭敬而上行下效則境內之子孫莫敢不敬其親矣。德志義之始敬義之終而極于境內之敬謂非治國之本乎。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所以致敬也。有故則使人可雖使人也。然必君親蒞而後不失其義者以君能明其義故也。義章而祭敬此君子之所以化境內也。若夫其德薄者其志輕疑于其義而不章而求祭使之必敬弗可得矣。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而能使境內之皆敬也哉。義章而化境內不章而不可爲民父母此義之大所以爲治國之本而不

可不知也

○義字即上文陰盛陽盛之義也。新義前言義重，只以祭言，此言義大。又以治國言矣。知字包行在內。蓋反諸心，究義所以然，形諸祭表義所當然。何爲陽義？何爲陰義？一章而明之一，不知則無以治國，故曰不可不知也。不可不三，最緊而其義以下就接不可不知說。大義有二句，又從義原頭說起，指出志德二字，以起志盛德厚。此一段只重義章二字，章即明也。明其義從知字生。義章從明字生，疑于其義又從章字生。大抵義不易明，必德盛志厚而後義章。義不徒明，一義章則祭敬而境內化。看此節當以義字爲胎，以敬字爲骨。見得惟敬可以治國，惟祭可以教敬，信乎禘嘗之義。

禮記手說

卷之七

五九

大而不可不知也。祭使必敬，祭是親，蒞便是使人。

○大鼎有銘 八節

此詳鼎銘之義也。大鼎何以有銘也？蓋凡銘者，自言其心之謂也。而鼎之有銘，則人子有思慕祖考之心，無以自達于足乎託之于言，而言又託之器以傳于久，是自言其心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於後世者也。如是則世之可銘者，不亦鮮乎？蓋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此先祖者，有美而無惡，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有是心然後可以自名其心，是故惟賢者能銘，彼不賢者何以銘也哉。

○銘者自名也。舊解難通，此句只泛釋銘之義。蓋古人刀劍戶牖几

杖杯鑑皆有銘，如湯之盤，周之量，晉公之鍾，以至王之大常，廟之

金人之類，不獨鼎有銘也。名字只當言字看，與鳴字通。自名者，自言其心也。凡銘皆然。鼎之有銘，則自言其心以稱揚云云也。此四句總承大鼎有銘來，故釋之如此。下文兩銘者，方就鼎銘說爲先祖者以下承先祖之美句來，見銘之未可易舉也。蓋必先祖有是美而子孫又有是心，然後可以合而成銘。不然，先祖有美而子孫無心，固爲不肯即子孫有心而先祖無美，亦將奈之何哉？甚矣銘之難也。爲先祖者，蓋謂人之先祖有美者，有德者，有非一人之身，有美有惡也。孝子孝孫即所謂賢者也。

禮記手說

卷之七

六〇

下慶賞錫于君，聲名播于衆，爲天下人所顯列者，恐其久而湮滅之也。于是論議而酌量之，勒之祭器，自成其言焉。且以祀其先祖，以致其饗者，也是故一銘而三善備焉。顯揚先祖之美，可法可傳，所以教孝也。身比焉而不忘，善繼善述，相承之順也。且明示後世，世守祖宗之德，善是訓是行，創垂之教也。蓋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此鼎所以有銘也。

時說身比焉，謂以已各附于祭器，便是自成其名。如此則不順之甚矣。論說誤錄也。

由是觀之，夫鼎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何謂皆得？是故君子之觀于銘也，既美其所稱之先祖，是上得也。又美其所爲稱先祖者，

是下得也蓋為之者必其明足以見先祖之美而後可為仁足見其先祖同其美而後可為知足以利先祖之美而後可為合是三德可謂賢矣所以可美也然此就親銘者論耳彼為銘者但以稱揚先祖何常自以為賢也哉賢而勿伐而一出于尊祖敬宗之心可謂恭矣此所以為賢也

上節是為銘者有是賢此節是觀銘者知其賢所謂惟賢者能之也新義蓋在先祖而吾弗知則耳目之所睹記而所蔽者大矣故足見言明然亦有明知其善而後嗣弗類今名終弗歸焉則家聲之顯實由不仁故足與言仁明見之仁與之矣而識見有所未到則欲揚其美及著其惡使先祖未受美名之利而先受惡名

禮記手記

卷之二

六二

之害皆由不知故足利言知

此下四節備書衛孔悝之鼎銘而末節斷之見誣銘者之不賢而厚耻也賢者能銘不賢者強銘賢者能銘故銘可美不賢者強銘故銘可耻不觀之衛孔悝乎故衛孔悝之鼎銘其詞曰六月丁亥莊公廟嘏至于大廟因祭而賜之銘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我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又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此二事大者皆莊叔之功也按漢陽楚地成公為晉所伐而奔楚是為漢陽之難後友國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于京師寘深室是為宗周之宮雖有其事而傳載隨難即宮者非孔遠是其誣之一也

孔悝衛大夫衛莊公廟嘏之甥莊公德其立已故褒顯其先世也

至也周禮異姓之卿稱伯叔舅故悝雖甥而稱舅悝年幼故曰叔舅莊叔悝七世祖名達成公文公子名鄭射厭也事詳左傳

莊叔餘功流于後世又能開助我獻公使獻公雖有奔齊之事而亦得友國是時汝祖成叔事獻公于是獻公乃命成叔無繼乃祖莊叔服行之事也按魯襄公十四年衛孫文子甯殖逐衛侯衛侯奔齊其後及國亦非成叔之功是其誣之二也

啓開石助也獻公成公曾孫名衍成叔莊叔孫孫鈕

莊叔奔走無射成叔纂乃祖服所謂舊者欲也乃考文叔又能興備起之如作率卿士而臣僚有倡則恤衛國而百姓在念其勤公家夜不解而百事就理所謂興舊者欲也于是民咸曰休哉有臣如此

禮記手記

卷之七

六三

是國之光而民之福矣三叔之功如此于是公曰叔舅乃汝銘汝其纂乃考服

舊者欲言其先世以愛君憂國為者欲也義與以安社稷為說略同作率奮起而倡率之也若亦汝也纂乃考服又從纂乃祖服來于是悝拜稽首曰對答揚舉用吾君殷勤重大之命施勒于烝祭之彝尊及鼎鼎銘之詞止此此衛孔悝之鼎銘也按傳前嘏得罪于父劫遷其子與之非其君孔悝助逆以爭國受之非其人其先世又無功德可稱居之為非據而誇誣若此此君子所以謂之誣雖有鼎而實足以彰其可耻也

對揚至壽鼎十三字為句

由孔悝之鼎銘觀之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然後可以比其身而身順以重其國而國安以重其宗而宗榮如此此銘之所以善也如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與夫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傳弗仁也此三者皆君子之所惡也今衛孔悝之鼎銘誣甚矣不亦可耻也哉

昔者周公見 節

此明魯用天子之禮樂由于成王之賜而非僭也昔者周公旦有勲勞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此天子之禮也行禮必用樂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

禮記手記

卷之七

六三

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而魯諸侯之國用之蓋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夫有非常之勲者宜有非常之報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德故可以當人臣所不敢行之祭于是子孫慕之至于今不廢蓋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不然則德不明子孫懼焉豈敢為僭而已哉

此因孔悝事而類記之言周公之勲勞與悝不同而禮樂之賜又與銘不同矣

禮記手記卷之八

黃岡無補陳鴻恩著 男 琮 公瑩 孫乾清

公珩 珣 珵 健

公璵 璠 璣 璵 確

公璵 楊 習

續谷後學 丁元陳王諸 訂

瑄山唐必登 梓

經解

徐氏經解六經解皆經之辭也此篇首言六經而其後或言德政或言禮不盡明經然以經解名篇者蓋取首節以為名耳按孔

禮記手記

卷之八

子剛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然猶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且其時易象春秋尚未大行故歸宣子適魯始得見易若筆削之春秋又出于既沒之後豈遽以此教人哉此必後儒為之而託諸孔子也

孔子曰入其國 節

此明六經之教而歸其功于深得也孔子曰入其國見其國之人則其上之教可得而知也蓋教行而為教化成而為德其為人也溫而和肅柔而婉順敦而篤實厚而端重則詩教行也蓋詩本性情優游諷詠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能使人溫柔敦厚如此疏通而見理透徹知遠而考古闡深則書教行也蓋書主紀載古今事理灼然昭

著而不迷于往故能使人疏通知遠如此廣焉而心胸寬大傳焉而規模弘闊易而平易良而善長則樂教行也蓋樂同天地之和而渾然無際惓然無拂故能使人廣傳易良如此潔而不習汗靜而不妄動以制行言精而純一不雜微而涵藏不露以致知言則易教行也蓋易發天地之蘊而洗心凝神研幾極隱故能使人潔淨精微如此恭而謙遜儉而節制貌矜而莊心一而敬則禮教行也蓋禮有定體乃制心謹身之要故能使人恭儉莊敬如此聯屬其不一之詞而紛紜以定比合其兩在之事而可否愈明則春秋之教行也蓋春秋有定裁為彰善癉惡之準故能使人屬辭比事如此凡此皆六經之教新自有者也然而淺深異焉深厚而不察情偽則詩之失遺矣通達

禮記手說

卷之八

而不求為實則書之失誣矣寬博而不嚴立繩檢則樂之失奢矣沉潛思索多自耗蠹而且害道故易之失賊務為恭儉多忘其本而事彌文故禮之失煩弄筆褒貶易紊是非而或取禍故春秋之失亂此非經之失也治經者之淺而無所得也若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失之愚則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失之誣則深于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失之奢則深于樂者也潔淨精微而不失之賊則深于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失之煩則深于禮者也屬事比事而不失之亂則深于春秋者也蓋學經之法妙在契以精神敦以實踐沉潜反覆而得夫作者之精意然後能見天地之大全會古人之全體不滯于迹而自不陷于偽故曰深也不然教者既無涵育薰陶之化學者又

無深造自得之功即日取章句而誦讀之而其于六經何哉

大旨入其國見國人之德因其德見在上之教其人有是德則得于六經之教者也其人有是德而有是失也淺于六經之教者也其人有是德而無是失也深于六經之教者也然則入其國其教信可知矣觀其教上之人可不慎乎要知三段總是一意在首段已完全了不必謂下面有失遂當淺看失一遺原輕以作過文以起下深得耳按溫系汝原等每一字為一義惟疏通知遠是兩件屬詞比事是聯說

天子者與 節

此言天子德盛而養純故官正而事理而証之詩也天子者與天地

禮記手說

卷之八

三

參而為三者也故必其高厚之德與天地同體而兼利萬物與覆載同功乃可以言參亦與日月並明而無二者也故必其明之體照徹四海之廣而用之所及無微小之或遺乃可以言並所以致此者由其養之之密耳仁聖禮義性之德也而行之則有序焉親親而仁民愛物仁之序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聖之序也先忠信而後儀文禮之序也由心之制而為事之宜義之序也天子固無時無處不體四德于心而其在朝廷也正綱明出治所以立四方之極者則尤必講明其序而不可有幾微之或亂自是而退朝燕處則聽二雅言王政三頌美盛德之音以為克廣志意之助益處得肆之地而防範陶鑄之更切矣時而行步則有右徵角左宮羽環珮之聲時而升車則有

鸞在衡和在軌之音是無斯須去樂也。常居暫處有品節之禮進出退還有規矩之度是無斯須去禮也。養之之密如此由是德盛明生以正百官大臣法小臣廉各得其宜而無失職以理萬事大綱舉衆目張各得其序而無廢略化之成也。何如曹風鳴鳩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非即此大觀在上而天下化戾之謂乎聖人在天子之位其盛德大業有如此者。

天地日月二句且虛德記兼利正是參明照不遺正是並德配明照是德兼利不遺是用道者講論之自朝廷至進退有一步進一步意得宜得序言其化也。

終號出令 節

禮記手說

卷之八

四

此見政行之有要也。發號出令適當民心而民惟悅君德之和可知也。謂之和蓋心和而後政令也和也。上下之間情意浹洽而相親君德之仁可知也。謂之仁蓋君愛民而後民愛君也。民有欲則求有求則得此不謂信也。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蓋一念真心體恤下民如天道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無心之感乎。非言語之要約矣。不謂之信乎。泛應周旋調停處置此不謂信也。除去天地之害蓋王者一怒原以安民如天道不廢肅殺而萬物各得其正是天下之大制非一事之取裁矣。不謂之義乎。義與信和與仁全于一心施于有政可以貫通千萬民可以整齊乎天下。霸王之器所以約而易操也。若有治民之意而不得其所操之器則政令徒煩標準未立何成之有。

哉甚矣其不知要也。

新義和仁義信雖各就上句見出然屬在君身上似高一層若便以民說爲和相親爲仁把君民相親似說效了如何曰王伯之器伯王二字只當治民二字按古者諸侯之長曰伯文王亦稱西伯記中稱伯王即此非孟子王伯之辨也。害曰天地不但除賊去暴凡災災捍患皆是主術約而易操曰器在政事上說貴解。

禮之于正國 四節

皆言禮教首二節統體後二節節目。

此論禮至切而歸功君子之審禮也。禮者大中至正之道也。人情之不易正也。法禁繩之而愈紛以禮正之而無不正故禮之于正國也。

禮記手說

卷之八

五

必然而不可無者也。猶衡之于輕重也。稱輕重者不可無衡繩墨之于曲直也。定曲直者不可無繩墨。規矩之于方圓也。成方圓者不可無規矩。特患不能審禮耳。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而可誣以姦詐乎姦詐者誠信之反也。姦詐不可誣則反而歸誠信而不正者正矣。禮非所以正國也哉。

審禮審字重看得其原本而析其幾微也。國無禮不可爲國禮不審不可爲禮不能審禮而謂禮不可以正國誣者也。

夫何以不可誣也是故人有隆禮而卑法之心由禮而責之以行者則最繩矩謂之有方之士矣。不逢禮不由禮則心禮犯分何不可。

爲謂之無方之民矣。兩者較然何可誣也。且禮非但正人已也。教而不放讓而不溢。所以自正之道也。審禮者審之於讓而已。故教讓以奉宗廟則敬讓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教讓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教讓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是自正者正人之本也。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正此自正正人皆不可無禮之謂也。禮何以不審也哉。

合上節無方之民以上禮之所以正人也。敬讓之道以下禮之所以自正也。自正又正人之本。故引孔子安上治民之語以結之。抑知先王制禮之意乎。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而君接臣臣敬君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而太字小小承大也。養祭之

禮記手說

卷之八

六

禮所以慎終追遠而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尊賓尚齒而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正內正外而明男女之別也。禮教明人道正亂何由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不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乎。患在人不用而去之耳。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矣。亂患何如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淫辟爭鬪忘畔侵所謂亂也。禮廢則亂之所由生然則亂之生豈在于亂之日而禮之止亂豈止之于既亂之後

也哉。禮雖儀文而其爲教化也入人身心性情之內而會其天所謂微也。微則無形可見故其止邪也于未形微則無識可參故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不必有明政用刑之名而自收禁暴止亂之實也。若夫禮一去而亂生則毫釐差而千里謬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非此之謂也哉。甚矣禮之要也。微字從教化生隆字又從微字生未形不自知乃所謂微也。

哀公問

此篇分二段前段答問禮後段答問政其實爲政不外一禮爲禮不外一敬中間自昏姻之敬推之敬妻敬子總以敬身成身而約之不過于物物者理也理者禮之體也是夫子尊禮之旨徐註謂

禮記手說

卷之八

七

夫子答問政與中庸答問政章相表裏學者當合而觀之

哀公問于孔子曰 六節

公問君子之言禮夫子歸到君子之行禮蓋禮不在言而在行而其行禮也不以一人而以天下又不求之天下而惟本之一身此其所以能行禮也

此見君子尊禮之實也哀公問于孔子曰禮何以爲大而君子之言禮何其尊揚之甚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非不知禮者其言之可也

于是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固非一端而禮則爲大蓋食用之類不過資民之形而禮則成其性資其形者小成其性者大也何以

見其然也。天地之神所當事也。非禮則無以盡道于幽上帝臨汝而節事之也。君臣上下朝廷之位。長幼鄉黨之位也。非禮則無以各得其分與商之宜而辨之也。男女父子兄弟門內之親。昏姻疏數人道之交也。非禮則無以各得其情與理之正而別之也。凡此事神明倫人生之大而皆不可無禮。則禮信民之所由生矣。君子不尊敬禮安得而不尊敬其所由生也哉。

天地曰節事者。大。天地同節也。時說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是下辨義了。室曰昏。婚黨曰姻。閭見曰疏。亟見曰數。此指所由生言。然者如此也。

是禮也。非特君子能之。人人皆可能也。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焉使禮記手說 卷之八 八

之。因時以行禮。而不廢其會。因分以行禮。而不廢其節。則禮通之天下矣。

會節。依摘訓作二義。解註謂行禮之期節。疑問亭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凡禮嘉其際會處。自有品節。亦大費力。

又非特一時可行。後世亦可行也。故器服既具。禮事有成。然後治而正之。如雕鏤文章。黼黻之類。則禮有所寄。以嗣續于無窮。而通之後世矣。

有成事。即備器服行禮之事成也。以嗣。只在治字上見義。是禮也。通之天下。而天下順。通之後世。而後世順。其順之矣。君子之行禮。容可緩哉。然後言其義。算後禮也。備其典俎。設其豕腊。修其宗。

廟歲時以敬祭祀。以燕序宗族。祭禮也。舉喪祭而諸禮之行可知矣。而行之則有本焉。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試味。自奉如此。其薄者。凡以不傷財。不害民。而與民同利也。節已裕民。清心寡慾。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豈徒襲禮之文。于行禮之日也哉。

其順之句。只見得此禮是人心同然的。故君子行之。非時說民無違心。而後躬行倡導之謂也。三節然後字。通各承本節。非有次第。言講明也。黃曆五服歲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也。即安其居者。隨其所處而安之也。節儉也。醜惡也。雕幾。見郊特牲。器養器也。

公曰。今之君子。胡為其不行禮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貪之禮記手說 卷之八 九

甚也。淫德不儉。肆之極也。自是荒于事。怠于心。傲于人。而慢于已矣。其于民也。固民是盡。竭其財也。午其衆以伐。有違拂其心也。不但已也。凡可以求其得而當其欲者。全不顧禮義而為之。是不以其所也。夫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而用民與行禮。亦非兩心。昔之用民者。由前之節儉。是得其行禮之本。禮之所以行也。今之用民者。由後之侈縱。是失其行禮之本。今之君子。自莫為禮耳。而豈禮之不可行也哉。君欲行禮。慎其所以行之者而已。

實貨財。克實也。淫德。放蕩之行也。德有言有。故淫亦謂之德。固如固獲之。固言必欲得之也。盡。謂竭其所有也。

孔子侍坐 十二節

此論政在君身盡倫而推其本于一敬也。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問治人之道，以何者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慮切生民而功先急務，百姓之福也。周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蓋宇宙之廣，億兆之眾，惟政足以整齊化導之，而無不固于範圍，東之中所以為道之大。其他刑名法術，濡沫驪虞，悖于道而規于小者，不足以復明問矣。」

徐註：哀公即位以來，所為悖戾，人道幾于息矣。今乃有感于論，而以人道為問，蓋欲改過而有心于斯民也。故孔子以為百姓之德而將順之德，猶福也。政字包下大綱，庶物君為民從，無所不有。然此處且虛只在道字大字上見義。

禮記手說

卷之八

十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是不知為之于身也。」孔子對曰：「政之為言，正之義也。而為之則在君焉。君為正而自正，以之正人，則百姓從政而正矣。蓋凡政未有不正者，而獨為政者未必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然則欲民從政，其可不為正也哉？」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是不知為之于身之倫也。」孔子對曰：「為政非在屑屑于庶物間也。夫婦以別為正，父子以親為正，君臣以嚴為正，三者人倫之大，而一出于正，則庶物之小者從之，而莫有不正者矣。然則欲政之正，其可不先三者之正也哉？」于是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別親嚴三言之道，可得聞乎？」蓋公至是始知求正于行而又求行于所以行之道，庶乎能反之身而愈約者矣。

徐註：接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時公年十四，大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荆之母為夫人，而以荆為太子。國人惡之，又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因適于邾，遂如越。然則哀公之所以失國者，非庶物也。三綱不正而已矣。為人君者，尚其鑒諸。

孔子對曰：「君欲知所以行政之道乎？古之為政者，其意原以養人為主，故愛人為大。然愛非姑息，所以治愛人而使之得理者，則禮為大。禮非儀文，所以治禮而使之有實者，則敬為大。敬固無所不敬，而其中敬之至者，則大昏之禮為大。蓋父子君臣之敬，人所勉持，而大昏之敬，人所易忽，不知其不可不至也。是大昏為敬之至者矣。大昏既為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必冕而親迎，親迎者躬親其事也。」

禮記手說

卷之八

十一

躬親其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而必將之以見而親迎之敬，是故君子與敬，乃所以為親。含敬是遺，弃其親也。由是觀之，治人之道，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不親，故貴于愛。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不正，故貴于敬。是愛與敬以之行于夫婦，則為別以之行于父子，便是親以之行于君臣，便是嚴。由是推之，庶物則庶物從以，及于天下合敬合愛之心，舉無有不同者矣。謂非政之本也，與信乎所以行三言之道一敬而已矣。

前由愛說到禮，由禮說到敬，後又由敬說到愛，而結之以愛與敬。其政之本中出大昏一段者，為哀公發也。蓋父子君臣人皆知其當敬，獨夫婦之際以為愛厚于敬而不知敬以成愛，故特舉之，時

說乃謂行三言之道無有要于大昏至後而宗廟朝廷亦專主夫婦而結補大昏為為政之本相沿不改可笑殊甚

此二節因公問昏禮而遂申言敬之為政本以足上意也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見而親迎不太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昏禮合二姓之好者一以繼先聖之後是敬婦者敬先聖也一以為天地宗廟社稷行祭之主是敬婦者敬鬼神也是而親迎君何謂已重乎于是公曰寡人固陋者不固則不以此為問安得聞此言也寡人今欲再問但不得其辭請大子少進而排廣之以教我可耳

哀公不行昏禮要押私人故疑見而親迎為太重敬者敬以心重者重其事此以見哀公心中全無敬了

禮記手說

卷之八

十二

孔子因曰昏禮之道取象天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二姓合而世伐傳是大昏者萬世之嗣不但一時為主為後已也君何謂已重焉之斯敬之矣于是孔子遂言曰敬行于昏禮則夫婦別矣將見昏禮敬而無所不敬內以敬治宗廟之禮則足以配合祖考在天在地之神明而父子親出以敬治朝廷之禮則足以立起自大至小上下之敬而君臣嚴由是推之廢物向時物之不振而恥者禮足以振之而無復廢墜廢之不興而恥者禮足以與之而不復微弱夫政莫貴于與弱而振恥而非禮不可可見為政信先禮矣謂禮非為政之本也與敬者禮之實也是可以得行三言之要矣

為國以禮行禮以敬宗廟朝廷禮之大者閭門之內化之原者大

婦能敬則宗廟朝廷不患其不敬乃可謂禮推之政事乃可以振物恥而與國恥故結語只言禮不敬不可謂禮也物耻國耻二耻字重看夫子激發庸君全在耻字上二句亦和因物耻振則國耻與矣末二句兩政字只承此二句說本字與先字呼應惟其本故先之

此因上文敬妻而推明君子敬身之道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大夫與士皆卑于已者而敬之豈無其道哉蓋妻也者以俱養盛榮公親親之上也謹大昏明長妾敢不敬與子也者以綿本支承宗祀親之後也重冠禮明嫡庶敢不敬與敬妻則敬子則敬君子無不敬也又敬身為大益身也者親之枝也身之于親猶木之有枝親之于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其體非特為主為後而已敢不敬與苟不能敬其身非第傷其身是傷其親猶木之傷其本傷其本枝條無所附而生矣此所以尤不可不敬也然此三者何以關于政也蓋妻子與身非上一人有百姓皆有之故敬妻子與身非上一人敬是百姓敬妻子與身之則象也誠能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吾子以及百姓之子敬吾妻以及百姓之妻君行此三者則敬德懷乎天下矣昔太王敬身敬妻子遷國圖存而民皆得保其身全其妻子用是道也如此則國家之大舉無有不敬身敬妻子者極之物耻振國耻與三綱正庶物從而協氣嘉生蓋為太和矣豈不極順矣乎

禮記手說

八

十三

猶木之有枝親之于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其體非特為主為後而已敢不敬與苟不能敬其身非第傷其身是傷其親猶木之傷其本傷其本枝條無所附而生矣此所以尤不可不敬也然此三者何以關于政也蓋妻子與身非上一人有百姓皆有之故敬妻子與身非上一人敬是百姓敬妻子與身之則象也誠能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吾子以及百姓之子敬吾妻以及百姓之妻君行此三者則敬德懷乎天下矣昔太王敬身敬妻子遷國圖存而民皆得保其身全其妻子用是道也如此則國家之大舉無有不敬身敬妻子者極之物耻振國耻與三綱正庶物從而協氣嘉生蓋為太和矣豈不極順矣乎

○三者百姓之象句。虛身以及身三句。到憊乎天下。總是上人作象。于下。疑問憊字。從心從氣。有志氣充足。無間意。不但至焉。豈焉已也。亦細太王句。輕如此。紫頂憊天下。說國家順方。是百姓象之也。于是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者。民之所視效也。過言民且以爲辭。過勤民。且以爲則。率天下而相胥。于過然。則君子宜何如哉。言必有文。而不過辭。動必成法。而不過則。則民不待教令之及。而自知敬恭其上。世爲天下法則矣。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何至有傷本亡枝之事也哉。

新義過言二句。只言感應之易。輕叙起下辭則二字。是活動字。只是稟之爲式。意上之言。動既過。則作辭作則。亦自相胥于過了。註

禮記手說

十四

兩雖字。兩猶字。宜看。而時說遂添過下。況不過者乎。都把作辭作則說好了。則君子又何用不過爲哉。到不過辭。方是言之成文。不過則方是動之成法。這全是一點敬謹之心。爲之。所以民日嘉于嘉言善行。不待命令而自敬恭其上。此乃作辭作則之善者。此以下推成親。本于成身。因極言天道而歸于天人之合一也。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敬其身。而道隆譽起。以成此名者也。百姓既以是名歸之。且考世德。稽胤祚。推本于詒燕作述。若曰。非君子而何以有此乎。是已爲君子。因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是成親本于成身也。然爲政者之身。非一人之身。爲政者之成身。非獨善之成。于是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者。必以

愛人之政。爲大。蓋人與吾身本同一體。無愛人之政。必無愛人之心。是失天之所賦。而不能有其身矣。既不能有其身。則不能隨處自得。而安土。既不能安土。則不能俯仰無累。而樂天。既不能樂天。雖有此身。徒爲塊然之質耳。何以成其身乎。此成身必以愛人之政爲大也。○爲政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愛人爲大。若不能愛人。便是不能有其身矣。然則不能有其身者。非無身也。有身而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猶無身也。此成身者。所以愛人爲大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自政言之。則愛人爲大。自身言之。本來自有之物而已。蓋性天之內。萬物皆備。統之爲一原。是物則之精散之爲倫物。是物理之博。反諸身而實體之不違。至誠之盡性。聖人之至善。在是不謂之成乎。

禮記手說

卷之八

十五

不過只是盡所當然。便是應氏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于此哉。亦盡其當然而止耳。徐註物者。實然之理。不曰理而曰物者。理寓于物也。如有耳目。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故人能盡物之理。不至過違。斯能成其爲物。而成身之道。在是矣。自章句至此。皆言人道。此明天道之可貴也。公曰。成身在不遇乎物。乃又曰。不能樂天。不能成身。敢問君子何貴于天道。而必樂之也。孔子對曰。在身爲物。在天爲道。君子非貴天之天道。貴吾心之天道耳。是故以此理之恒久于再身者。是之謂時習。何不已也。不如日月之東西相從而不已乎。

惟天行健是不已一天道也。以此理之化裁于吾身者言之。隨事順應。何不閉也。而得之不已之久。豈翕而不聞之久乎。惟天動闢是不閉一天道也。以久道為成化。則此理之由身感入者。自然不假作為。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與天之無為而成歲功者一也。是天道也。以成功為文章。則此理之由今傳後者。自然不可磨滅。光于四方。顯于奕世。與天之垂象而萬古仰之者一也。是天道也。天道之在吾心。如此感身者。安得不貴之也哉。

貴其二字。貫下四項。四天道俱此理為用。自然之妙。所以可貴。義不已二段。蘊之為盛德也。久比不已。進一步無為二段。措之為大業也。明比成又進一步。總是一步進一步。不已屬知不閉屬行。

禮記手說

卷之八

十六

無為屬當時已成屬後世

公曰。寡人雖聞天道人道之教。然資質蔽于愚。事理苦于煩。未能敏悟。願子以簡切之語。志記于我心。或可請事也。

孔子以君有志于善。故慨然起敬。辟席而告曰。君知天人之理乎。善事天者。莫如仁人。仁人也。只是盡此理。而不過乎物。善事親者。莫如孝子。孝子也。只是盡此理。而不過乎物。是故以親視親。親非天也。乃視親為此理受生之始。則親即天矣。仁人之事親也。一舉足不敢忘。一出言不敢忘。期不虧吾親所生之理。不儼然天鑒之在茲乎。以天視天。天非親也。乃視天為此理從出之原。則天即親矣。仁人之事天也。窮神以為繼志。知化以為述事。期不虧上天所畀之理。不儼然

乾父坤母之日親乎。如是則天地全而賦之父母全而生之。孝子亦

全而復之。何身之不成。仁孝一理。仁人與孝子亦是一人。信乎。成身在不。過乎物矣。于是公聞之。而有意于寡過。乃言曰。寡人未聞此言。則雖過乎物。猶可諉于不知。而無罪。今既聞此言。而猶過乎物。是謂怙終而有罪矣。其如之何。孔子將順其美。故復對曰。人臣無福。以言聽道。行為福。今君及此。懼後罪之言。是臣之言行而道亦行也。豈非福也哉。然公終不能行。而至于失國。則所謂吾未如之何者。可慨已。首以仁人孝子並言。中言仁人。末言孝子。互文耳。事天事親兩事。字深看。反觀玩數句。總只是成身在不。過乎物。正所謂簡切之語也。王氏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兩句。非聖人不能言。張子西銘

禮記手說

卷之八

十七

蓋出于此

仲尼無居

此篇夫子與三子言禮。禮之制中。所以全仁。而歸其道于明者。明禮成指掌之治。不明禮。無祖洽之功。蓋仁為禮之本。禮為仁之用。君子知仁。斯無物而不在。禮行。禮必用樂。禮樂一原。而舉而措之。政故總以禮結之也。王氏曰。文雖有首尾。然詞旨散漫處多。未必孔子之言。新義聖人論禮樂。不過一個和序的理。如燕居答問。不過章布之所講求。而言周流無不備。便通于治國之道。言獻酬所事。便通于國君之禮。若徒在節文之間。則匹夫所得行者。幾何。終身汶汶于禮也哉。

仲尼燕居子張 三節

此以德之失中者明禮之制中而歸之于心之仁也。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諸事而至于禮。夫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備。蓋謂人有禮則周而不虧流而不滯隨寓而施各中其節無太過不及之偏也。子貢遽席而對曰敢問禮之爲用何如而能善行如是。夫子曰世之弃禮者往往分德與禮爲二以爲人有美德自可以行于世而不必禮之爲拘不知美德中原有天然恰好之中任所謂禮也是故曰上敬美德也而不中禮則事于內而略于外謂之鄙野矣。外敬主恭美德也而不中禮則飾于外而遺于內謂之給役矣。任事主勇美德也而不中禮則恃血氣而乖遜順謂之悻達矣。三者之中給爲甚焉是以夫子又曰給之爲言曲意徇物務以悅人其照照者覺情意之藹然有類于慈而反害乎慈其頹頹者覺誠意之愷到有類于仁而反害乎仁此似是而非奪慈仁者也故尤不可不戒也。夫敬恭勇皆美德而貫乎天下之事者而無禮則各有弊可見禮爲成德之資而體事無不在矣。

給者給役之人也。一副精神全是爲人役使故曰給。註三者之弊獨言給之爲害何也。蓋野與達二者猶是直情徑行而然使習于禮則無此患矣。惟是恭便給之人貌雖類于慈仁而本心之德則亡巧言令色鮮矣。仁而耻足恭正此意。

夫子因又言曰失禮之事不但小德已也。學問政事之中亦皆有不

禮記手說

卷之八

十八

中者焉。師爾失之過而商也失之不及。子產行政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而能節其過引其不及也。夫子曰或者其在于禮乎。恐非禮則必流于過不及矣。信有在子禮也。蓋禮者人心天然不易之則所以裁制乎事物之中而不至偏于過不及者也。學者能全體之體則德與政皆將制于中矣。

師商二人一過一不及子產一人有過有不及禮乎禮與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口氣同先疑後決其決之也新義禮在人心原是天然之中却制定的一般不可過不可不及者也。人人渾全乎禮之本體則中自在是講者多在節文儀則上有覺粗。

禮記手說

卷之八

十九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蓋見夫子言禮制中意以過不及近于惡而中爲好裁其過不及而歸之中是領惡而全好也可謂得禮意矣。故夫子然之而子游遂問禮之所在。夫子曰人心全體一仁而已對過不及而中始名焉。故禮之制中正所以全吾心之仁也。是故報本反始仁也。郊社之義行而報反之心達之于郊社矣。非所以仁鬼神乎。追養繼孝仁也。嘗禘之禮行而孝養之心達之于嘗禘矣。非所以仁昭穆乎。哀之于死喪仁也。饋奠之禮行而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矣。非所以仁死喪乎。讓之于鄉黨仁也。射鄉之禮行而賢德相先長幼有序矣。非所以仁鄉黨乎。敬之于賓客仁也。食饗之禮行而養陰養陽賦剛交錯矣。非所以仁賓客乎。仁心發

于中而後五者之禮文見于外及禮之既舉而是心全焉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是仁之周流暢達也仁為好不仁為惡禮非領惡而全好者與

○新義仁字要體貼如鬼神昭穆死喪乃吾心所欲報者鄉黨實家乃吾心所欲接者所謂仁也聖人論禮若只于儀文末節間即舉何由領好何由全試觀鄉社等項雖有無窮的節目却渾然是一個仁惟其行之而隨在暢達則吾心大中之體毫無所虧損淪洗其間惡領而好自全矣可見上節中字不當說向外而去

○子曰明乎郊社

四節

此著明禮之用自極大歷推之極細見可以治國而周流無不偏也

禮記手說

卷之八

二十

夫子常曰禮以制中而全仁而其大者有二郊社嘗禘其禮既大其義亦至深遠明乎郊社之義則明乎天人之故矣明乎嘗禘之禮則明乎古今之原矣以之治國宇宙民物特目前易見者耳不其如指諸掌而已乎甚矣明之要也

○禮必有義郊社曰義嘗禘曰禮互見也重看一明字新義郊社嘗禘此而能明則無不明矣連下以之得其字面通承明乎二字統會正所謂治國之易也

是故以是明禮者而治國則無事無禮矣以之居處有禮坐有上下立有先後故長者常尊幼者常卑而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祖父教子孫子孫事祖父故上常盡慈下常盡孝而三族和也以之

朝廷有禮九儀邦國之位朝儀辨貴賤之等故貴者處上賤者處下而官爵卑以之田獵有禮左右坐起有方殺獲取舍有制故無事之時戎事閑習也以之軍旅有禮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故有事之時武功有成也

新義是故二字緊承上來即在治國上說觀後面治國而無禮云

云自相照應可見

不特此也是故宮室有禮則得其高下大小之度量四有禮則得其制器所尚之象味得其時休多暖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醜也樂得其節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懣也車得其式作車六等異數乘車五路異用是也鬼神得其饗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入鬼皆

禮記手說

卷之八

三

格是也表紀得其哀或發于容體聲音或發于言語飲食或發于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之類是也官得其體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是也政事得其施若施典于邦國施則于都鄙施法于官府之類是也又不特此也加于身而措于前凡眾之動小事大事無不得其時中之宜此之謂國治也

是故承上有禮來恐上文五者未盡故析言宮室以下十事又恐十者未盡故總言凡眾之動以該之也宮室等字內各含有禮在註甚明中間樂得其節當與無節不作照看即作以祝止以散之類陽而不散似後一層官得其體如大臣得寅亮之體小臣得明

贊之體政事得其施如政望宏綱則大行不謬事屬節目則細行不失加于身二句成化乙丑會程日用之間事之加身措前如耳聽目視手持足履皆動也事上使下不一其事待人接物不一其時亦動也有禮則視聽得聰明之正手足得恭重之容事使得進退之度待接得揖讓之制推而廣之經焉三百皆當其可曲焉三千咸中其節

此夫子承上文反言以示明禮之意也曰事以禮治吾何以觀禮哉卽事之得其治而不亂者也凡君子有見于此于凡日用之間隨身所處無一時無事卽無一事無治所謂有止必有其治也禮也若治國而無禮則一步不可行譬猶營之無相與依依乎其行之

禮記手說

卷之八

三

一物無所見譬如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見是故手足若無禮則皆妄動而無所措耳日若無禮則皆妄視妄聽而無所加進退揖讓無以裁制而使之中節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闔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官廩失其度量喪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象衣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措于前正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何以倡天下之衆而使之和洽也哉明禮則成指掌之治不明禮則無祖洽之功甚矣明之要也

子曰慎聽之

節

此舉食饗仁賓客之一端結上文禮以全仁而重勉三子以知禮也

夫子因呼三子曰禮以制中而全仁而其道在明其儀聽之哉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禮之全猶有九者之節焉九節之中大變之所專行者有四節焉此皆國君之禮似無與于汝三人者然而其義甚大者能知此則不必身在廟廊雖今日窮居處畝之中而從事焉中正和平聲律身度亦可進于聖人禮樂之道矣以饗禮之四節言之兩君相朝揖讓入門而樂器之在懸者皆作以迎賓一節也揖讓升堂主獻賓樂作賓卒爵樂止賓酬主樂又作主卒爵樂又止二節也樂工升堂而弦瑟歌清廟之詩三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以簫吹大夏二節也曲與舞更迭而作四節也當此之時陳其所荐之俎序其始終所行所奏之禮樂備其執事服役之百官行禮如此肅然親厚之意見

禮記手說

卷之八

三

于節文之中故君子觀之而後知其心之仁焉蓋仁乃禮之本也以通行之五節言之行中規之圖一節也還中矩之方二節也出門迎賓而車上和鸞鈴聲中采齊之樂歌三節也客出歌雍詩以送之相期以和敬事天子四節也徹器而歌振羽相期以永終譽五節也此是觀之是故君子一行一步自始至終無物而不在禮矣蓋禮乃仁之用也又以大享之義言之入門而縣與具金作也金作和亦賓主以情相接其和如此也升歌清廟美文王盛德之形容示賓主以禮相讓其盛如此也下而管象美武王能大文王之事功示賓主以事相成其大如此也禮之有九如此而皆各有其義是故古之君子其相見也不必親相與言而以情與德與事諄諄勸勉也但以禮樂相

而自可然於不言矣。蓋言之所傳者淺，禮樂之所示者深也。夫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體，純然宮商角徵羽皆吾之用，故缺畝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無金奏之樂，無管象夏籥之音，舞而是禮，樂未嘗不日陳于前，特昧者不見不聞而知者自得自信也。此所以當慎所而從事也。

註以樂闕句分二節，徐註以入門縣興為一節，似可從。乃按問又云：禮有九大享，有四只形容大享之禮之大，不可不知。訓詁家乃將揖讓入門以下分作九節，謂此中大享有其四焉，似覺拘泥。且行中規三句不過形容其行其還其和為之曲中耳，如何分得二節。二節三節看來甚有理，備之新義金聲和欲賓主以情相與如

禮記手說

卷之八

音

金聲之和諧也。清廟為文王之德，音欲賓主脩德，蕩滌和穢，消渣滓而造於盛德之地，相讓意猶淺。象武之詩，美武王大文王之武功，欲賓主建功立業，或藩屏王室，或脩明政刑，不可般樂為事。無所事事也。新裁知仁仁字，即下情德事也。是仁在賓主交洽，為情在賓主相敬，間為德在賓主各盡，間為事。苟知此矣，的知字亦是如此。先把天理源頭見得明徹，就是和序極底的工夫。按此節知字當重看，即上明字義也。註知者知其理，習者習其儀，樂器之縣于荀簋者，下管上脫，升歌清廟四字，振羽即振簋清廟，夏米齊雍振羽皆樂章也。陳其序祖三句，樂舉禮也。陳之儀，無與于節數者。

○子曰禮也者理也 節

此見禮樂之本。惟君子能體之也。夫子曰禮也者，非儀文之謂，人心中有理而不亂者是也。樂也者，非聲容之謂，人心中有節而不亂者是也。君子知其然，無理不動，動必有理，則禮之本得矣。無節不作，作必有節，則樂之本得矣。世人舍本而趨末，不知不能詩，則性情未修，于正其于禮也不亦謬乎。不能樂，則舞蹈未免于拘，其于禮也不亦素乎。薄于德，則忠信未固，其于禮也不亦虛乎。是皆不待其理者也。言禮而樂可知，故亦求端于本哉。

○理節二字在心上看，是禮樂之本也。首二句虛論理，無理不動二句方著君子說是無時無處不體驗此理，節非不輕用禮樂之謂。

禮記手說

卷之八

音

不能詩六句詩禮上着二能字，可見與德皆在中之理也。三禮字則儀文之末矣。外與內反，故曰謬質而不文，故曰素浮而不實，故曰虛。三失者，虛為大謬，次之素又次之。

○子曰制度在禮 節

此夫子重思行禮之人也。曰禮一也有在，禮之禮有在人之禮，不可不知也。是禮蓋祖度之類，制度也。先王創之，後人守焉，是在禮者也。升降上下之類，文為也。先王明之，後人習焉，是亦在禮者也。然則度文為具在，而卒無能行禮者，則以行禮者必有神而明之，達于樂樂之原，而不徒拘于制度文為之末者，是其在人也乎。甚矣人之難也。子貢越席而對曰：行禮信在人矣。敢問樂事以樂稱，其亦不能行

禮者與夫子曰行之難難于今之人也。如樂者其古之人也。與信其爲古之人也。蓋古之人禮樂出于一。今之人禮樂分爲二。故有達于禮而不達于樂者。質而不文。謂之素。有達于樂而不達于禮者。和而無節。謂之偏。夫樂在當時爲典樂之官。今之人遂以爲達于樂而不達于禮。是以傳于此名耳。其實古之禮樂未嘗不出于一。信其爲古之人也。豈有不能行禮者哉。

按虞夏伯夷典禮常諒于變則要之能禮可知。而直溫寬柔等數。來儀職舞鳳之功。此豈不達于禮者。夫子言古之人收與今之人對看。蓋上古專官即是兼官。今之兼官不能專官。猶漢明專經即是兼經。今之兼經不能專經。蓋古今人不相及。大約如此。古之人

禮記手說

卷之八

美

三字時多忽略。過看者實此節之義始明。

子張問政 四節

以前是夫子言禮而通于政。此是子張問政而夫子明其必本于禮也。子張以夫子前所止于禮樂。于是問政。夫子曰師乎。前語汝禮樂不日可以治國乎。君子明于禮樂。舉而措之而政在是矣。外禮樂非政也。

子張復問。蓋將以法制禁令爲政。而不以禮樂爲政。則必以儀文繁數爲禮樂。而不以躬行心得爲禮樂矣。故夫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如是則禮自禮。政自政矣。爾以爲必行緇兆典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如是則樂自樂。政自政矣。

言中理矣。必身踐履之則當然之序實有諸已。乃所謂禮也。行中理矣。必心安樂之則自然之和無待于外。乃所謂樂也。君子致力於此。言行二者而無斯須不履不樂焉。苟見體之于身。此禮樂也。指之于政。亦此禮樂也。至禮不讓。至樂無所。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無不來朝。萬事皆從其卑。而百官莫敢不盡其職矣。此太平之象。非禮樂孰能致之。

力此二者。乃字極重。有知明守固必履中正。樂和平意。其間舉而措之政者。俱在此。字內。天下太平。渾說和序化成效驗。冒下三項物服器者。得其序而不亂。得其和而不乖也。

夫禮樂何以致太平也。蓋禮之所興。即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即衆之所亂也。然則治衆惟在興禮耳。豈禮外有政也哉。且以禮切于政者言之。雖以目巧之室。亦必有與作。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蓋與以居尊。作以居主。上下左右以明尊卑。隨行以辨長幼。序立以辨爵齒。此皆先王制禮之微義也。知其義則禮興而衆治矣。

禮記手說

卷之八

主

廣慶堂藏板

目訂謂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力相視之。巧雖苟簡爲之。亦必有與作之處也。

若室而無與作。則亂于室。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于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于車。也。行而無隨。則亂于塗。也。立而無序。則亂于位。也。所謂禮廢而衆亂也。以故古昔聖明王之治天下。諸侯之治一國。所

以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禮之塗出而非別有行政致治之方此君子所以貴禮也于是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于大子昭然知禮之用大制乎事而出于仁體于身而措于政若目之瞭然開發而有所見其所得者深矣

孔子問居第二十九

此篇分二段致五至行一無則遺棄乎父母奉三無私則德參于天地

孔子問居子夏 五節

此見為民父母之道不外于禮樂也孔子問居子夏待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夫子答之以凡

禮記手說

卷之八

五

廣慶堂藏

為政者亦欲以禮樂為首務顧不達其原委屬末節耳夫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和序之原由是以其所達者極而致之而無以復加于是乎有五至推而行之而不泥于迹于是乎有三無五至三無猶也攸行于一身而終也橫被于天下皆所以滿達之量而不特此也既圖其成尤慮其敗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而為之所則可終無敗而安享其成夫父母之于子為之就利避害而已達原是盡愛民之道而體恤者周審幾則切愛民之憂而成全者至既有子惠之實德又有病瘵之真心此之謂親民知子而為民之父母矣

和序為禮樂之本故曰原達者洋路如契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也五至三無即此禮樂之原故于政治處四方有敗二句異善

五至終以哀三無終以喪哀與喪政切于憂民者非五至三無之外別有一種愛民之心也敗者成之對憂民者未慮預防曰先知則幾于神矣受之不和不序便是敗達其原故必先知之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夫子答以五至之道豈有外于禮樂哉蓋子民君子既達禮樂之原則必欲斯世斯民盡納于和序此心何等懷到是志至也將見志之所至自然宜之于言凡咨嗟詠嘆美刺善惡無非輸其節民和民之意而詩亦至焉詩之所至則發于歌詠自見于威儀可則可象範斯民于至序之域而禮亦至焉禮之所至則言而履之自行而樂之忻喜歡愛陶斯民于太和之化而樂亦至焉夫既以天下和序為樂則必以不和不序為憂樂之所至而哀亦至焉是哀樂相生也是心也豈有形哉雖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豈有聲哉雖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惟其一千志而動于氣者存神過化而克塞乎天地耳道至克塞天地則極盛而無以復加此之謂五至矣

禮記手說

卷之八

五

五至只重五個至字相因次序不重俱就治道說由人君身上推到及于民處大要禮至樂至盡之志至詩至原其始哀樂相生要共終耳哀樂相生句細玩大文是承上起下語在上二句見出不必說到君民感應上志氣塞乎天地正是說他至處明目二項只要引起此句與中書以不見不聞引體物不遺一例其實三無之理已于此見之矣

禮記手疏

卷之八

毒

三無亦俱就治道說三無非他卽五至中之禮樂哀行之而不滯

于迹者也引詩不必與本旨脗合只大意彷彿故曰近到五起說橫說益不拘矣夙早也基始也有兌也密靜也寬靜分三意棣盛也一說密而閒習之貌環開擇也手行爲匍伏地爲匍

要古原其用功之所始則體諸心術之微而所以感人動物爲有

禮記手說

卷之八

三

之服深達自得焉而已。蓋無聲之樂自心之和也。故其始也能于自心中求暢適之理。則和而不乖。詩之所謂氣志不違者可詠也。無體之禮。自身之序也。故其始也能于自身中求舒緩之宜。則序而不迫。詩之所謂威儀遲遲者可詠也。無服之喪。自心之仁也。故其始也能于自心中求惻隱之真。則哀矜滿前。詩之所謂內恕孔悲者可詠也。人心之本體原是至和無聲之樂。既不違于和。則于本體無所失矣。不如詩之氣志既得乎人身之威儀。原是至序無體之禮。既序而不迫。則必非一干違者矣。不如詩之威儀翼翼乎人心之本體。原通天地無服之喪。既內存仁恕。則令天地萬物爲一體矣。不如詩之施及四國乎。氣志既得。則發而中節。天下達道人之所以樂從也。無聲之

祭詩不又云氣志既從子威儀得中則莊莊動善則而象之衆之所
以祖洽也無體之禮詩不又云上下和同乎萬物一體則實心實政
容保無疆仁之所以樂天也無服之喪詩不又云以奇萬邦乎人心
之從本于氣志之得則令聞廣譽日新不已無聲之樂詩所以云月
聞四方也上下和同本于威儀之中則恭安謙順久而有常無體之
禮詩所以云日就月將也萬邦之富本于仁恕之施則至誠無息積
厚流輝無服之喪詩所以云純德孔明也日聞不已則吾心之和方
興而未艾故無聲之樂其終也有如詩所云氣志既起者焉久而且
大則吾心之序無遠而不屆故無體之禮其終也有如詩所云施及
四海者焉德既孔明則吾心之仁愈久而不忘故無服之喪其終也

禮記手錄

卷之八

三

有如詩所云施于子孫者焉所謂五起如此反覆詠嘆而三無之禮
發洩而無餘蘊深長而有餘味矣

五起兼工夫效驗言前二件是工夫後三件是效驗一段添一段
各相兼推去皆由漸以造其極由身心而推于天下後世者每段
首尾相補習服尾要補興起意樂以和言志氣和之本也故屬樂禮
以序言威儀序之著也故屬禮喪以仁言內悲者仁之存也故先
內悲新義此節工夫效驗先後參差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不
必拘定一律亦是

子夏曰三王之德

四節

此明三王無私之德也子夏曰古語三王之德參于天地敢問其

如地言謂參天地矣夫子告之以王者勞天下者也然使出政之原
一涉私則其神非疲而不振即狹而不宏安能以天下勞乎夫推
三王地尊奉此三無私之德乃所以勤政無逸而勞天下此之謂與
天地參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夫子曰三無私之德即天地之德
也天之高也凡在下者無不覆是無私覆地之厚也凡在上者無不
載是無私載日月之明也凡容光者無不照是無私照三王奉斯三
者以勞天下則三無私之德不在天地日月而在三王矣此之謂三
無私此所以與天地參也以湯言之商頌長發詩曰商自契以來已
為天命所向然至湯而後王業成而與天齊蓋湯應期而降適當其
時而不遲而其聖敬之德又日升騰雖湯躬格于天遲遲甚緩無得

禮記手錄

卷之八

三

天之心一惟上帝是敬而帝自命之以為法于天下詩之頌湯如此
蓋聖敬合天是湯無私之德也

此之謂三無私屬三王說蓋未奉則天地之德既奉則三王之德
矣湯降不遲出徐註本註作湯之謙抑所以自降下者甚敬而不
遲覺太費力聖敬者敬為聖人之敬言至誠也

此言天地無私之教也蓋無私者天地之德自有三王奉之則三王
為至德而天地為至教矣以天言之天有四時何謂四時春之啓
之閉冬之固夏之盛是也而其用則為風雨之發生霜露之肅殺其
間氣一伸而天下以春以夏氣一屈而天下以秋以冬天之無私
見于此無非教也以地言之地載神氣神氣者大氣也下降而地載

之于神氣之變化散而為風薄而為雲風雲流行而成形庶幾
之以露生地之無私載見于此無非教也此三王之所奉也

春秋冬夏風雨霜露所謂天有四時也風雲流行庶物露生所謂
地載神氣也風雲流形就承上句風雲說不可作兩層意兩露亦
能生物而此專以風雲言者風雲無方而其測尤為氣之神故也
兩無非教全要體無私意

以文武言之性體內澄物不能清為清其用外微物不能蔽為明有
是清明在躬是與天地合德也由是氣志克塞與天地相為感通動
而必應呼吸影響不如神乎何謂如神聖心無欲之時之所適有不
得不如是者聖人順之所謂有欲也此者欲將至國人之為耳而天

禮記手說

卷之八

音

若為之開發其朕兆且必先焉正猶天降時雨山川先為之出雲其
如神如此其在大雅嵩高詩曰嵩山之高實維中嶽其峻上至于天
維此嵩岳降其神靈以生仲山甫及申伯此申伯及山甫皆為周室
之翰幹四國則予以蒲蔽其患難四方則予以宜布其德澤詩之言
如此天之開聖莫大乎預生賢才以為輔佐此雖宣王之詩而實推
文武可以當之蓋文有二老之歸武有十亂之集清明合天此文武
無私之德也

前說湯之德此說文武之德蓋湯武放伐發有私禹禪受無可疑
也新義氣志如神以前知聖之未妥只前本清明後開看欲更顯
結引詩言賢才之輔其証有開必先之意所謂必先者固不一也

說者早有開必先處徑作賢才之輔這是強主從客了不如源
為妙湯之德在聖教文武之德只在清明

然三王不惟身有無私之德也其先世亦皆有德焉夏有顓頊正用
百物殷有契敬敷五教周有后稷太王王季教民稼穡積功累仁實
德既久今聞愈彰是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也大雅江漢詩云明
明天子令聞不已此雖美宣王而三代之先皆以明明而致令聞是
三代之德也又云施其文德協此四國是我周太王暨王迹之德
也觀太王而夏商之先可知三代無私之德遠矣此三王所以參于
天地也于是子夏歟然而起賁墻而立曰弟子聞此民父母參天地
之至教敢不敬而承乎蓋禮樂之原無私之德皆不外身而求之也

禮記手說

卷之八

音

摘謂此節言三王之德其無私之聞聖足以得乎人心前詩是經
三代後詩是比例三代令聞就祖宗說不知何解新義以為有禮
疑問賁墻而立者聞此教而謙退以承之與循墻而懼意同恐非
皆墻而立以避進問之人未知是否

坊記

此篇所記皆以禮防民之義故以名篇而篇首即出禮以坊德
為一篇之總方氏曰君子之坊民舍禮何以哉故經解曰禮禁
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當周之衰以備坊為無所用而
壞之者多矣則坊之道固不可以不記也程子曰坊記不知何
人所作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為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董仲

舒所言蓋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記與其言甚有至理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尚致審于斯

8 子言之君子 節

此首揭禮之爲坊大也。子言之。君子之道。其以爲世坊也。譬則水之有坊與。何也。水無坊。則或泛而有餘。或竭而不足。民無坊。則人欲易有。餘天理易不足。人知坊。爲坊民之有餘。而不知理欲自勝。正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坊有餘。其坊小。坊不足。其坊大。爲之坊。民猶踰之。而坊可已乎。是故君子有見于此。知民所不足。莫如德。于是爲之禮。以坊之。而保合其固有之良。其或有悖于禮而淫者。則坊之以刑。而民有所畏。有附于禮而欲者。則又坊之以命。而力無所施。刑之制。粗命之說。精于以防淫欲之有餘。則輔禮成德。而民庶幾無不足者矣。此所以爲君子之道也。

禮記手說

卷之八

樂

此節爲一篇之總。只重禮以坊德。句。刑與命。皆其輔也。細玩坊民之所不足。句。自見有作三平。及重命說者。皆非。

子云小人 節

此夫子重貧富之坊也。云貧富人之所時有也。小人無道以安貧。斯氣歉而約。無德以守富。斯氣盈而驕。約而不獲。恣斯得而爲盜。驕而不能遷。斯犯上而作亂。二者皆情之流失也。而原起于無坊。禮之爲道也。聖人知人之情。原有賢知愚。不自過不及之兩端。因而爲之。節使過焉者雖欲爲而有所制。而不取爲之文。使不及者雖欲不爲

而有章而不得不爲。子以爲民坊之于未有失之先而得其中正之則者也。即以富貴之情言之。故聖人之制富貴也。如家富不過百乘之類。所以制富而不使之足以驕。如一夫受田百畝之類。所以制貧而不使之至于約。如貴賤有等。衣服有別之類。所以制貴而不使其快足于上。富貴貧賤各守其禮。故不至于益且亂而亂益亡也。禮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禮者因人之情。十七字。作一氣讀。泛就人情言。故聖人制富貴以下方就貧富言。制富貴制字。乃節制。非創制也。張氏曰。慊快也。足也。貴不慊于上。言不以逼上爲快足也。與莊貴者不以在上而慊于物異。

禮記手說

卷之八

樂

8 子云貧而好樂 節

此夫子重寧衆之坊也。云禮以坊貧富固矣。至有家國者。不但富而且衆。此尤不可以無坊也。不觀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與能以衆盛而安寧者。天下其幾乎。詩大雅桑柔篇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之行。而不顧。可見衆之不易寧也。故先王慮之。制諸侯之國。不得過兵車千乘之地。制都邑之城。不得過百雉之地。制卿大夫之家。不得過兵車百乘之地。皆以坊其地。廣人衆而不寧也。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而况可不坊耶。

此節貧富樂上文來。單重衆而以寧句。衆而以寧與左傳能以衆整語氣。同下有國有家。正有衆者也。茶苦菜。毒藥。千乘。諸侯之

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也。都城卿大夫都邑之域也。經度名也。高
一丈長三丈爲一雉。家富卿大夫之富也。新嘉諸侯猶有畔者。正
意却在言外。若曰有禮以坊之。月然况不妨乎。

8 子云夫禮者 節

此夫子重朝廷之坊也。云夫禮者非他也。凡物有禁而未明者。貴
章而禮則所以立之。凡物有微而未制者。貴乎別而禮則所以別之。
于以爲民坊而使之不敢忽也。故禮朝廷之上自一命至九
命而貴賤有等。自一章至九章而衣服有別。有等而朝廷有位。
如是則疑者章。微者別。尊卑大小各安其位。而定其志。民不有所
也。乎甚矣禮之坊大也。

禮記手疏

卷之八

天

8 新義諸說皆云是非不決之謂疑。章則從違審邪正方動之謂
別。則取舍定如此。泛而無味。疑與微。卽下貴賤有等之類。還在
威名分上說。疑如疑于君疑于臣之類是也。微如絲縷之小物。屬
霜之始凝是也。民有所讓。皆知章之別之矣。看來朝廷有位何處
在上二句見出有等。有別方謂之有位。民有所讓。民卽有位者。是
蓋使疑不章。微不別。民雖欲讓而無所讓矣。可見辨分乃所以定
志而生其共讓也。

8 子云天無二日 節

此夫子重君臣之坊也。云禮莫嚴于君臣。在天則無二日。在土則無
二王。豈但無二王一家之中亦無二主。一時之尊亦無二上。所以

者亦民有君臣之別而君之尊如天也。是以春秋不稱楚越之主。其
者與之也。禮諸侯稱君不稱天。避天王也。大夫稱主不稱君。避國君
也。恐民之惑于有二王。有二君而無別也。逸詩云相彼盂旦。尚猶
之鳥。及夜且之常。人尚惡之。况人欲反君臣之分者乎。晝夜者君臣
之象也。夫子又云君臣之禮尤莫嚴于同姓。故君不與同姓同車。違
之也。與異姓同車不同服者。示民無同姓之嫌也。以此坊民。民有得
同姓以弑其君。况可無坊乎。

只重土無二王句。天是引起。家尊二句。推開。總見得君之尊也。君
尊臣卑。禮一定而不可易。故曰別。註楚越之王。喪書卒不書葬。喪
之也。蓋且夜明求旦之鳥。慕就之禍。常起于同姓。故與異姓同車

禮記手疏

卷之八

堯

則不嫌

8 子云君子辭貴 節

此夫子明辭富貴之道也。云天下之患莫大于爵祿之情。貌而不
其心之所安。君子于爵辭貴而不辭賤。于祿辭富而不辭貧。賤不食
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心。自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亡也。夫君子
非性與人殊也。才德薄而受祿厚。則質之于心不安。才德厚而受祿
薄。則及之于心無愧。故酌于二者之間。與其使食浮于人也。寧使人
浮于食。求無愧于心而已。此正辭富貴之道也。而豈徒計其亡亂已
哉。

食浮于人二句。說者俱作舉受祿一端。方氏通承此正辭富貴之

道爲是又云權與之無餘不害爲賢者伐檀之案。論君子所不

十一云鬴酒豆肉 節

此夫子重身讓之化也。云禮六十以上。邊豆有加。所以尚齒也。故上之人鬴酒豆肉讓而受惡。以率之。然民猶有犯齒者。三命不齒。庸子尊東所以貴貴也。故上之人衽席之上讓而坐。下以率之。然民猶有犯貴者。族人不得服君位。所以尊君也。故上之人朝廷之位讓而賤以帥之。然民猶有犯君者。詩小雅角弓篇云。凡人之不善。其相親也。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己之曲直。入其端甚微。雖一受爵不讓耳。而禍遂至亡身而後已。以此見人情之難防。而上之不可不讓也。然則民如之何而作讓耶。夫子又云。鬴豆三者。雖微讓之事。而民猶踴

禮記手說

卷之八

甲

者以讓在禮文而不本于己身。故耳。君子分之所在。貴人而賤己。而不取亢善之所在。先人而後己。而不取驕。所謂身讓也。則民亦感之。有作讓之心。而無犯上之事矣。故禮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此貴人賤己。先人後己之意也。民之作讓。信當以身先之矣。

鬴酒豆肉。謂一鬴之酒。一豆之肉也。惡謂酒肉之惡者。至于已斯。以猶言至于已斯已也。新義貴賤先後。總是不驕不爭的意。應立月林貴賤以位言。先後以齒言。似不必。

子云則祿 節

此夫子重仁厚之坊也。云人臣之。有死于國事者。亦有生而有功于國者。有爲國事而出在外者。亦有有功而存處國內者。若人

君有財利榮祿之事。一時雖與必先與死者。後與生者。以此化民。則民亦仁厚而不僭死者矣。先與以者。後與存者。以此化民。則民亦忠義而可付託大事矣。詩。風。燕燕。篇云。先君之思。以勸寡人。是不僭死。公生之意也。以此坊民。民猶情死而號無告。況不坊乎。

就已死者言。故曰不僭。就出公者言。故曰可託。詩作勸。莊姜事歸姜戴。婦思先君莊公。以婦道勸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以勸爲高者。言能容勸我于心而不忘。蓋斷章取義也。僭死而號無告。言民僭弃死者。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告也。

子云有國家 節

此夫子明尊賢之實化也。云人君好賢。甚不可空言而無實行也。是

禮記手說

卷之八

甲

故有國家者。貴有德之人。不吝于須祿而賜祿。則民興于讓德。而能之技。不吝于賜車而賤車。則民興于才。盡貴行之化民如此。故君子稱人之賢。則必祿之。稱人之能。則必車之。而約言若小人則先言矣。口惠而實不至。何以感人哉。

賤祿賤車。非輕祿爵也。特以貴德尚能。而不惜其所當與耳。總之見得尊賢之真實處。上以實求。下未有以虛應。故與讓與讓字。只當德字看。讓者德之實也。新義讓是知不足在己。勸勉以求企及于人。意非謙讓之謂。學者。善致治良才而奮發有爲也。亦如。莊氏曰。約與先互言。君子約則小人多。小人先則君子後。前祿車亦是互言。

○○子云上酌民言 節

此見至德當順民情也。夫子云：君之于民，分相陽而心相通者也。如一政一教，不敢自用，必先參酌于輿論之可否，而後施之。則所施者，當乎上天之理，合乎民心之公，民亦尊而奉，則而象，而如天戴之矣。如上不酌民言，則事或妄行，而失其所守，是義之犯也。下不天上施，則民或肆慢，而不肯從，治是亂之階也。夫惟酌民言者，實心不欺于民，而信虛心不恃乎已，而讓以是信讓而獲百姓，則民之天上施者，亦必披赤心而不敢欺，竭忠順而不敢九親上死長，而報禮有不重乎。大雅板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以見民言之不可不酌也。酌非與事，事酌之民，只自家心中酌量，如此則輿論可，不如此則輿論否，必其可者，然後施之耳。酌民言，便是不欺于人，而信不欺于已，而讓若說以實心去酌，虛心去酌，又多一層了。報禮重亦說天上施處，略推開說，仍照信讓意講。若單作親上死長與天上施何關。

記手說

入

聖

子云善則稱人 二節

新義善者人所欲而稱之人，過者人所避而稱之已。斯道以之，使人則為厚道，以之事君則為忠臣，以之事親則為孝子。凡此皆非為民然者，而民亦隨感而化，可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顧上之德，孰何如耳。

此夫子明讓善之化也。云上者，下之倡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是上

能讓矣。上能讓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是能自責矣。能自責則怨益亡。衛風氓詩云：爾卜爾筮，體無咎言。所謂無咎，正不爭無怨之意也。

履詩作體新義，不爭不與我爭也。若說民化之不與人爭，便涉下文讓善意矣。

夫子又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已豈惟不爭無怨已哉。民之得于觀感者，自知伐善可恥，聞過可賢，以吾讓善，言讓于人，以吾咎過者，咎于已，豈不作讓乎。大雅文王有聲詩云：稽考艱下，實惟武王。其度是錫京而遷都也，王之志已先定矣。又取決于過而龜亦協從，遂以龜為正而成定此，都是武王不自以為功，而讓之龜卜也。此讓善之證也。

記手說

入

聖

均一善稱人，過稱己，而再三言之，重明其效之大耳。就人君感化上說，輔氏曰：民不爭，始之事也。進則怨益亡，而不爭不足言矣。又進則民讓善，而怨不足言矣。

子云善則稱君 節

此民作忠之化也。夫子云：人臣之于君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感之而皆興起于忠。周書君陳篇曰：罔有嘉謀，嘉猷人告用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臣而君之名亦顯也哉。此善則稱君之美也。

言切于事謂之謀，言合于道謂之猷。引書只証善則歸君意耳。至于良而且顯，則不有其善實所以善不辭其過，乃所以無過矣。故

義作忠凡盡忠于君者是不必在稱善稱過上說了良以德意爲天子之服朕爲朝廷之倚毗也顯以名言致吾君于堯舜然鴻號于無窮也猶說民作忠有小心以承君善而不敢爭正已以匡君過而不敢揚意

子云善則稱親 節

此下七節皆事親之坊

此明作孝之化也夫子云人子之于親也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感之而皆由起于孝周書太誓篇曰于克紂非于武惟朕文考無非紂克于非朕文考有罪惟于小子無良此善則稱親之義也

子云君子弛其親 節

禮記孝經

卷之八

聖

此夫子明子道也云君子之于親也有過非弟隱之已也爲善以盡其愆使漸遺忘于是謂弛其親之過而至于行之美者非弟稱之而且善述之而不忘是謂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商書高宗云三年不言乃謹此皆敬美之意也

弛過敬美用微重敬美邊新義于爲父隱弛其過也亦有克盡厥愆意善則稱親敬其美也亦有敬述不忘意

子云從命不忿 節

此夫子明不匱之孝也云人子之于親也親有命則從而其從也倘或以他事致忿而色未平猶之乎非從也則從命而不忿焉親有過則諫諫則微而其微也倘或以積誠難久而未免有倦猶之乎非微

也則微諫而不倦焉親有事則勞而其勞也倘或以任重難勝而未免有怨猶之乎非勞也則勞而不怨焉從命不忿從之至也微諫不倦敬之至也勞而不怨順之至也可謂孝矣大雅既醉詩云孝子不匱蓋愛敬順之心一有未至便是匱乏不可以爲孝也

子云睦于父母 節

此承上章明錫類之孝也夫子云人子之于親也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况宗族父母之黨乎睦于父母之黨推尊之所以愛敬父母者而愛敬之是能體親之心而廣爲子之道可謂孝

禮記孝經

卷之八

聖

矣故君子有見于此因而睦之以合族之禮也小雅角弓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夫綽綽有裕則能合族矣交相爲瘡豈能合族乎甚矣睦之要也

上句言其理下句言其事合族就是睦輔氏因孝以睦父母之黨因睦以合遠近之族把因睦二字都看錯了合族即齊衰一年四會食至總麻一年一會食之禮也令善也瘡病也

子云於父之執 節

此亦承上章明錫類之孝也夫子云孝子之不匱不但推之睦族已也又推之而敬于其友焉是故于父之執可以乘其車蓋車所同也不可以衣其衣蓋衣所獨也若此者君子所以屬羣而敬父之執聞

子父也。夫子又云：君子之所以為孝者，非以其養，以其敬也。若養小
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于小人乎？甚矣敬之要也。夫子又
云：禮父子不同位，蓋同位則尊卑相等，是不敬也。故不同位者，正孝
子所以厚其敬親之道也。商書太甲篇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蓋言君
不君而與臣相襲，則辱其先祖為子者，若使父不父而忝祖，豈得
之敬乎？

此合上節皆本孝子不隱來三段，皆當以敬字串，以厚敬責子之
盡敬也。引書亦重于一邊。

子云父母在 節

此以慈明孝之當厚也。夫子云：慈孝之心一也，而人之情往往薄于

記手說 卷之八

孝而厚于慈，則其慈也私，而愈以明其非孝矣。是故父母在，人子不
稱老，惟重親之愛以為益老也。孝所以事親，慈所以育子，言孝不言
慈，應其厚于子而薄于親也。可以娛人而使之樂者，戲也，可以感人
而使之傷者，哭也。閨門之內，戲而不嘯，所以致其娛而不忍傷也。皆
孝之厚也。奈何君子以此坊民，民猶有薄于孝而厚于慈者，而况不
坊乎？

新義孝者，吾之所以事親慈者，親之所以待我，吾所得自慈者，孝
而已。又何心于父母之慈哉？故言孝不言慈。又云：薄于孝是薄盡
于職，厚于慈是厚望親心，如此看亦不妨。

子云長民者 節

此夫子重與孝之坊也。云：君子之孝，非第孝其親已也。孝近于親，長
民者在朝廷而爵之地，猶行敬老之禮，然則人各有親，奈何不遵分
以自盡乎？其作孝也，所謂上老老而民興孝者此也。夫子又云：君子
之孝，又非第敬老已也。祭祀之有尸，為親之死而象其生也。宗廟之
有主，為神之人而寓其存也。夫人之事親也，有親則有事，無親則無
事。死如生，生如存，正所以示民有事于親也。有事則有孝，無事則無
孝。角宗廟敬祀事，正所以教民追其孝于不窮也。總之不忘其親也，
奈何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况不坊乎？

作孝以事生，言追孝以事死，言忘其親只承追孝不必兼事生祭
祀有尸二段詞平而意相承，惟宗廟有主故脩飾之，惟祭祀有尸

故敬祀之有事以行言追孝以心言

子云敬則用祭 節

此夫子重有禮之坊也。云：君子之于賓也，致其敬則用祭器，以享之
蓋敬者心之主，于中器者物之將于外，有是心而無是物，是非廢禮
有是物而無是心，是美沒禮。兩者皆謬，故君子敬而用之，不以非廢
禮，不以美沒禮。凡以成其敬而已。豈但主禮故食禮主人親饋敬客
則客祭以報，至人不親饋敬客則客不祭以報，豈但不祭故君子苟
無禮雖美不食，為夫賓之致敬一視主之能敬，以此見主賓之在敬
而不徒在于物之美矣。易既濟九五爻詞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
禴祭，貴愛其福，事在福不在牛。大雅既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殽。

享在德不在酒。非卽此賓禮之謂乎。夫享食待賓之末。近乎利。恭敬待賓之本。純乎義。此亦賓禮義利之辨也。奈何以此坊民。民猶爭利而忘義。而況不妨乎。

祭器。豆。盞。鉶。之屬。曰用祭器。則享食之美在其中矣。傳說分兩三層。可笑。通節只重一敬字。言敬言禮。禮一敬也。不以非廢禮者。子指玉。苟無禮者。子指賓。

8子云七日戒 節

此夫子重祭禮之坊也。云禮之所行。教之所示也。而教之所傳。觀之所得也。是故祭禮。將祭之時。有齋戒之禮。以純其志。有承奉趨走之禮。以敬其尸。所以教民敬所事也。陳祭之時。三酒並設。而味薄者在

禮記手說

卷之八

哭

上味厚者在下。所以示民不貪滯于味也。獻酬之時。尊者飲多。卑者飲少。示民有上下之等也。既祭之後。因祭祀之酒。肉。會宗族之昭穆。而燕飲之。教民以和睦之道也。禮各有義。義各有教。如此。當是時。堂上與室中相近。在堂上者。觀室中所行之禮儀。堂下與堂上相次。在堂下者。又觀堂上所行之禮儀。爲所觀者。不敢不肅而觀之者。又能不肅乎。是以自始至終。禮儀盡合于法度。笑語盡得其所宜。如小雅楚茨詩云。無往而非示教矣。

舊說四段。示教之義。堂上二句。示教之本。看來禮儀之肅。就在上四段。示教中見出。蓋室中卽主人。事尸。堂上卽賓長兄弟之酌獻。而堂下卽賓弟子兄弟子之聚食者也。觀字中有交相肅意。如云

室中爲堂上所觀。蓋固致其肅矣。堂上觀室中之肅。敢不肅乎。堂上爲堂下所觀。固致其肅矣。堂下觀堂上之肅。敢不肅乎。新義觀字。互體示教意。講下之所觀。上之所示也。觀之所得。教之所傳也。徐註七日戒。散齊也。三日齊。致齊也。承奉事也。趨走。謂疾行以進之也。淫猶貪也。尸飲三。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也。然後主人獻賓。是衆賓飲一也。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也。

子云賓禮 節

此以賓禮起喪禮之坊也。夫子云。賓禮賓自外而入。故每進以讓。喪禮賓自內出。故每加以遠。何以見之。浴于中。鬻飯于牖下。小飲于戶內。大飲于作。殯于客位。祖于庭。墓于墓。由中而墓。以漸而遠。皆所

禮記手說

卷之八

哭

以示遠也。以卑言之。厥人既封而弔。故弔于壙。周人反哭而弔。故弔于家。所弔雖異。其示民不惰死之意。則一也。夫子又云。喪禮至周。而大備。夫死。民之卒事也。送終事大。吾從周。從其大備者。以此坊民。禮戾猶有幾。而不葬者。况不妨乎。

子云升自客 節

此亦明喪禮之坊也。夫子云。喪禮主人升自客階。而不敢由主人之階。堂弔于賓位。而不敢居主人之位。皆不忍遽代父。所以教民追孝。不忘其親也。未終喪。則不稱君而稱子。不敢以君位自居。所以示民不爭而興讓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是齊以未沒喪而稱子。卓子以既沒喪而稱君。是其証也。以此坊民

子猶有欲其父者又不妨乎

未浚喪未終喪也晉事在周僖公九年十年

子云孝以事 四君

此夫子重君父之坊也曰世子于父尊則君矣故在朝則孝以事君入學當齒讓故弟以事長凡此皆示民不敢有剛戾其上之心也蓋君在斯為臣父在斯為子世子君父在則未為君以長人斯時一心惟知尊君敬長而已一有剛戾之心便是急于為政故君子有君在不謀仕嫌欲急于為政也惟有有故而代之下則命龜之詞稱君之貳其其餘他事皆不敢稱君貳此世子之禮也

通作世子說于下二句方協註推事父兄之道以事君長一說不

禮記手說

卷之八

辛

貳謂不二其心非制二其君長之說則不作世子于不謀仕稱二君說不去而摘訓亦謂下二句是比例備之

凡子于父喪服三年臣于君亦喪服三年蓋君非骨肉之親若不為重服則民疑君不尊故與喪父同者示民不疑于君之尊也

大凡為人子者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蓋卑當統于尊以示民有上下也

與曲禮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意同

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于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夫事親事君之道其大如此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况不妨

子

末句總結上四節自此遺彼曰饋食下奉上曰獻餘見却特牲

子云禮之先 節

此以交際明事君之禮也夫子云君子曰見必先恭敬行禮而後用幣帛以將之蓋以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象先禮而後幣帛欲民之仕者先敬事而後食祿之義也若先財而後禮則民尚利無詞而血情則民相爭豈可哉故君子于人有饋遺子已者彼無詞以為相見之禮則卻其饋而不視正先禮而後幣帛之意也易無妄六二爻詞曰不耕而獲不菑而畲以喻人臣無功而食君之祿則有凶也以

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况不妨乎

禮記手說

卷之八

五

禮指相見時揖讓之節須本恭敬未辭猶孟子辭曰饋職聞戒之辭無辭者無交接之禮辭也行情道行已情也弗能見謂無詞以為相見也視猶顧也納也凡納饋者必視其物而後納之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畲今易文無凶字而有則利有攸往五字蓋斷章取義也

子云君子不盡 節

此重義利之坊也夫子云利不在上則在下君子不盡取利所以遺之民也小雅大田詩云彼處有遺餘之粟把此處有不收歛之餽積伊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之以為利君子仕而祿足以代耕則不稼田有餘畝則不再取魚鱉而漁食四時之膳不用力務求珍羞大

夫不坐享羊之奉士不坐享大之奉凡此皆不盡利之事也邶風谷風詩云采芣非者但取其葉不以其下根體之美而并取之則德首遠播莫遠而人皆有親上死長之心矣此不盡利之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凶其身兄不坊乎

坐羊坐大張氏曰坐如春秋齊襄根坐甲之坐委而不散之意不坐猶言伐木之家不畜牛羊也按問云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故云不坐士不坐犬不坐者不坐享之謂也犬羊之皮可為坐乎新義二說俱可不至如舊說之鄙

子云夫禮坊民 節

此下六條皆明男女之坊

禮記手說

卷之八

三

此男女嫌帶之坊也夫子云夫禮者何也民有欲心易至於情而淫禮則所以坊之民有道心貴在關於分而別禮則所以章之夫民有嫌則安遠嫌坊淫章別正使民無可嫌之行於以正民猶象自之有紀而不亂也禮之為用如此故男女婚禮無嫌不交而必有嫌以通交好之情無幣不相見而必有幣以致相見之禮蓋無嫌而交無幣而相見則易於無別有嫌有幣正恐男女之無別也此禮所以為坊淫章別以為民紀者也南山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執麻如之何橫從其私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女自獻其身於人

詩齊風南山篇今詩作折薪而伐柯如何乃在豳風伐柯篇則此

誤引也克能也橫從其私言從橫耕治其田畝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 節

此男女二姓之坊也夫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于卒說見曲禮論語上

子云禮非祭 節

此男女交爵之坊也夫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蓋祭有夫人獻尸之禮非祭則同姓諸侯相饗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是異姓不交爵也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二君蓋同姓故大饗用君相朝即同姓亦廢夫人親獻之禮矣民之不可無坊如此

禮記手說

卷之八

三

陽侯繆侯兩君之謚鄭云其國未聞

子云寡婦之子 節

此男女德色之坊也夫子云寡婦之子非有才德者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嫌故遠之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有以色厚於德者

子云好德如 節

此男女嫌疑之坊也夫子云人能好德如好色則賢賢易色矣禮禮戾不內娶蓋下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則是如漁者之于魚但以食欲之心求之曰漁色矣色荒則紀綱弛民之昏禮亦化之而廢故君子遠色所以立民之紀使不以色而廢禮亂常也不但此也故男女

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但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皆遠嫌也以此妨民民猶有淫佚而亂于族者

說見曲禮

子云昏親迎 節

此親迎戒女之坊也夫子云婦人之道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故昏禮皆親迎見於外舅姑舅姑親進女子以授婿蓋恐其不知從夫之道而有違命之事也以此妨民婦道猶有不至而事多違者見不敬戒以坊之乎

出徐証解成氏曰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舅子亦謂妻之父母

禮記手說

卷之八

詩

曰舅姑但加外字耳

禮記手說卷之九

黃岡無補陳鴻恩著

男

琮

公瑩

孫乾清

公珩

珣

健

珏

珪

確

公瑾

楊

習

繡谷後學

了元陳王誥訂

培甫唐必登梓

表記

鄭氏曰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者看來篇中言仁最多仁者天下之表也其以此名篇乎方氏曰此篇稱子言之者八皆總其大同

禮記手說

卷之九

一

之略也稱子曰者四十五皆列其小異之詳也

子言之歸乎 節

此夫子明立教之本也意以道不行矣吾其歸而盡吾無已之脩乎蓋有時而不過者道也無時而可忽者脩也君子之心雖隱微潛伏而戒慎恐懼常若天地民物之交於前而至光顯者蓋無所不致其純密矣不待矜持而自然莊敬不待忿厲而自然威嚴不待言語而自然誠信闡然合乎天載而歷世依乎中庸何必歷聘駕說而後足以行道哉此所以欲歸也

新義君子隱而顯有謂身雖隱而道則顯者于下三句不協有以潛伏為隱孔昭為顯者于上歸乎不協只于歸乎下到君子處要

有粘着略有遜世不見知而不悔的意。隱而顯。就下文講。諸不動容貌不出辭氣。此至隱也。而君子視之若至顯。蓋無一時而不莊威信矣。莊威信在自己心上說。不可說在人去了。

子曰君子不失節

此夫子明善勸之理也。曰修身之要有三。貌也。色也。言也。心一不敬而三者胥失之矣。君子之心。常存敬。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不失足于人。當喜而喜。當怒而怒。而不失色于人。當語而語。當默而默。而不失口于人。不失足于人。故貌之動也。人畏之。非人畏也。不失足中。有足畏者也。不失色于人。故色之正也。人憚之。非人憚也。不失色中。有足憚者也。不失口于人。故言之出也。人信之。非人信也。不失口中。

禮記手說 卷之九

有足信者也。皆一敬之所致也。周書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舉言而貌色可知矣。

不失足。以舉動言。即貌之周于身者。色則容之見于面者。三不。是動無不謹。三足字。是動無不善。皆在自己身上體貼。惟謹故善也。敬有不敢逸意。忌有不敢放意。

子曰楊襲節

此夫子明敬事之道也。曰衣之有楊襲也。所以別文質。各有異宜者。也行禮者。或楊或襲。或先楊後襲。先襲後楊。雖一時之間。亦必易服。從事若是乎。不相因者。蓋以禮者敬而已矣。節文宜辨。而一憚其勞。便因循苟簡。相漬而不敬。欲民之無相漬也。豈得相因而任便也哉。

民字着行禮之人說。讀者敬之。反毋相漬。就在不相因內看出。

子曰祭極敬節

此夫子言敬辨之極理也。曰禮至于宗廟朝廷而極矣。顧至極之禮。非至極之心。不足以持之。人之于祭也。報本始。通貽。饗。誰敢不敬。而敬之心未純。未幾而繼以褻。褻之夫惟極敬者。無一時無一事。而不出于敬。而況于祭乎。自灌盥。至燕飲。無非如在之誠。無有繼以樂者矣。人之于朝也。正名分。出政令。誰敢不辨。而辨之心未篤。無何而繼以倦者有之。夫惟極辨者。無一時無一事。而不出于辨。而況于朝乎。自臨御至聽政。無非端肅之度。無有繼以倦者矣。君子戒懼于不覩。不聞。剖析于惟精。惟一。凡以求極敬極辨已耳。豈于臨事時勉。極也哉。

禮記手說

卷之九

三

極敬極辨。俱有平日學問工夫在。樂字。倦字。俱要看得細。如燕飲以洽情適。寢以就便。皆不可已。而易涉于樂與倦者。極敬極辨。則有其事而無其心矣。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節

此夫子明敬脩之妙也。曰君子經德不回。非以正行。豈有所為而為之也哉。而中外相合。應感潛孚。是故其慎也。非求辟禍也。而以約失之鮮禍。自此辟矣。其篤也。非求不拚也。而罔然而日章。雖欲拚之。而不能矣。其恭也。非求遠耻也。而敬人者人恒敬。耻自此遠矣。一修已而人與已俱得。君子之求諸已也。以是夫。

三以字俱自然無工夫不可作以求說

○子曰君子莊敬 節

此夫子明主敬之學也。曰修己之道。敬而已矣。敬脩之道。純而已矣。一君子也。外莊內敬。則身心有所檢束。日強一日。而為聖為賢。由此漸進。內安外肆。則身心行于放蕩。日偷一日。而為愚為不肖。由此下達。消長之理。如此。是以君子。於其內以齊其外。齊其外以安其內。不以一日之。少開間隙。使其外有僥焉。錯出之形。而內亦拘迫而不安。如不能終日也。斯之謂莊敬。日強者矣。

○玩末句一日字。是主敬要純意思。故安肆亦曰君子也。莊敬便是強。君子惟莊敬。所以天理益精明。純固。故曰日強。安肆便是偷。君子

禮記手說

卷之九

四

子倘一念安肆。天理便間斷。而有津津汗下之勢。故曰日偷。此二句。只泛論理欲之消長。如此。所以君子當審主敬之功也。君子一日句。作一句讀。口氣甚緊。躬以身言。如不終日以心言。心為身之主。不以內有由中。以制外。由外以驗中意。

丁曰齊戒 節

此夫子明敬之道也。曰天下至尊者莫如君。至幽者莫如鬼神。一念不敬。則幽明路殊。而難格。上下勢遠。而難親矣。先王制禮。教民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齊戒者。恐民之不敬鬼神也。擇日月者。恐民之不敬君也。甚矣敬之不可以已也。

徐註按玉藻將適公所宿齊戒。則見君亦齊戒也。周禮祭祀前期

十日帥執事。卜日則事鬼神。亦擇日也。此云然者。互相備耳。又云見君。謂外臣也。若內臣常朝。不擇日月。

○子曰狎侮 節

此夫子嚴狎侮之戒也。曰君子慎以避禍。世之不能畏者。倘或知其為死。道猶望懼而思改。乃有狎侮慢于人者。至于得禍以死。而猶不知畏也。豈非溺于所蔽也哉。可悼也已。

書曰德盛不狎侮。又曰弗畏入畏。畏與狎侮正相反。

子曰無辭 節

此夫子貴交接之敬也。曰交之易疎也。起于褻而不敬。故古者賓主相接。必有請事之辭。無辭不相接也。相見必有執摯之禮。無禮不相

禮記手說

卷之九

五

見也。豈樂為是虛文也哉。詞以正會合之名。摯以重恭敬之實。不如是則褻欲民之無相褻也。易蒙卦詞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實主接見信當如初筮之誠。不可如再三之瀆矣。

○子言之仁 節

此夫子明德性之蘊也。意以世之人。莫不言仁言義。言禮矣。至或以一節當之。抑知其根于性而統于同乎仁者。心之愛也。其為體也大而尊。元善在是。天下之善皆歸焉。如表之立而無一不赴者矣。非天下之表也乎。義者。心之宜也。其為體也方而嚴。物範在是。天下之物受裁焉。如制之設而無一敢踰者矣。非天下之制也乎。至若禮之有報也。即仁之愛義之宜。而見于交接往來之間者。天下人心。如此則

通順不如。此則開通。而自不容已。利之所導。誰敢塞之。非天下之利也。乎。彼。响。响。為。仁。斷。斷。為。義。層。層。為。禮。外。德。性。而。言。功。用。抑。小。矣。矣。所。當。于。天。下。也。哉。

。全。在。三。個。天。下。字。見。其。大。利。字。作。人。心。自。然。而。然。者。易。利。有。義。之。和。孟。子。故。者。以。利。為。本。義。同。

子曰以德報

此夫子明報禮之貴平也。曰報固天下之利矣。然其中有德怨焉。不可不知也。人有德于我者。我必以德報之。然後民知所勸而務于施德。人有怨于我者。我必以怨報之。然後民知所懲而不敢施怨。大雅抑詩曰。無言之得失。而不離無德之言。而不報。此報之義也。而書

禮記手疏

六

太甲曰。民非后無克。言以寧。是后有德于民。而民必報之。后非民無以辟四方。是民有德于后。而后必報之。亦報之義也。此皆報之平也。然亦有失其平者。夫子又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蓋過于仁者。不失為厚也。若以怨報德。則悖理逆天。刑戮之民而已。豈但不足為勸也哉。

新義以德報德。言報之常。以德報怨。言報之變。中間引詩。不遇為前段之証佐。耳。摘訓乃分三層。以太甲為主于從厚。子曰以下為主于過厚。不可曉。舊解寬身之仁。謂將德之而有餘。於亦支離。

子曰無欲而好

節

此見安仁之難。而成仁之有道也。夫子曰。學者之于仁。以仁為美。而好之。以不仁為惡。而惡之者。比比也。若乃無欲而好仁者。無長而惡不仁者。則非中心安仁者。不能。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知其然。議道期于極至。則以己之無欲。無畏者。示之準。而立法令。其可從。則以人之有欲。有畏者。喻其機。蓋待人貴恕。倘必以己責人。則天下無人。而民終不可入于仁矣。此君子所以成己而成物也。

欲就是欲仁。畏就是畏不仁。議道二句。側重置法邊。

子曰仁有三

此見仁有功。有情。功不可以為情。而情可以兼功也。夫子曰。仁一也。而其等有三。不可不知也。仁何以有三也。蓋以功之顯于外者。雖真

禮記手疏

卷之九

七

仁。同。而。情。之。主。于。中。者。實。與。功。異。仁。在。中。而。不。在。外。是。故。與。仁。同。功。其。情。未。必。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其。情。必。真。然。後。其。仁。可。知。也。夫。功。是。而。情。非。雖。功。亦。偽。功。非。而。情。是。雖。過。亦。仁。唯。其。情。異。安。得。樂。謂。之。仁。然。其。功。同。安。得。不。謂。之。仁。此。所。以。有。三。也。三。者。何。也。有。仁。者。之。仁。有。知。者。之。仁。有。畏。罪。者。之。仁。其。功。同。也。然。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強。與。安。利。情。迥。異。矣。由。是。觀。之。情。之。真。曰。仁。情。之。真。為。功。曰。道。仁。立。于。先。而。功。從。之。仁。者。主。之。道。也。右。先。也。道。者。輔。之。象。也。左。後。也。何。也。仁。者。天。命。之。性。道。者。人。之。性。也。是。也。道。者。處。置。之。宜。遇。事。而。有。義。是。也。此。所。以。仁。右。道。左。也。仁。者。薄。于。義。親。而。不。尊。有。情。而。無。功。是。有。右。而。無。左。也。并。其。仁。而。非。矣。厚。于。義。者。薄。于

仁尊而不親有功而無情是有左而無右也并其義而非矣皆不可以言仁也夫惟本仁以制義而兼體不偏于是乎情功合一而後可以謂之仁彼徒以功論者幾何而不真偽混也哉

大旨論仁專重情字分二段看功不可以為情故畏罪者之強不可以為仁情可以兼功故仁義之厚薄亦不可以為仁安仁利仁情功合一自無偏厚薄之病矣仁有三仁字泛論包情功言強仁仁字專主仁之功言仁者右也以下仁字專主仁之情言時說仁先後不協不可從

此列道之三等也承上言仁之有情有功如此情功合一者為至故道有至有功而不必有情者其處置亦合義故道有義二者之中皆

不可以師心自用而無考故道有考蓋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為教

之善經也道惟至故得至道者渾全純粹幾蕩無名而以王道惟義故得義道者章軌貞度今行禁止而以霸道惟考故得考道者事不輕舉動必有成而以為無失王而考焉王者之為無失也霸而考焉伯者之為亦無失也為治者考誠不可廢而得義道者焉可不求其至也哉

時說不理會上情功字則義道以伯句非理矣所以雷同王氏解非孔子之言也

子言之仁有 節

此夫子剖仁義之微也蓋以仁道所包至廣自一事一時以至全體

終身就其力之所及不有數乎義無定体宜此不宜彼宜古不宜今隨其用之所宜不有長短大小乎如云宜長宜短宜大宜小也曰有數便見人當會其全而不可以一端自盡曰有長短小大便見人當合其宜而不可以一偏自泥以仁有數言之惜恨根于中心而一休天下是愛人之仁也所發深矣勉強由乎率法而惜外益內資仁者也所發淺矣所發深故所及遠大雅有聲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是也所發淺故所及近邛畎谷風篇曰我躬不閱皇恤我后終身之仁是也愛人口數世資仁曰終身可見仁有數也而我可知矣

惜傷之切怛痛之深中心惜恨是由中達外也惜恨不由于中心是謂無本中心不發于憐怛是謂無用根心形外則其愛不親仁之所被廣矣徐註解詩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事養有事于詒孫之謀而以燕安翼輔其子耳是行仁于今時澤及于後世而為數世之仁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更愛後事是取仁于人僅成乎已而為終身之仁也草名仕事也詒遺也今詩作明閱容也皇遠同暇也恤憂也

子曰仁之為器 節

此夫子明成仁之道也曰仁也者統四端兼萬善其為器重與生俱來相為終始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其為道遠惟器重故舉之者多得此道彼而莫能勝惟道遠故行之者多始勤終怠而莫能致此可見

少能舉之行之。固此器此道之數。及由此愈舉愈重。有不可盡勝者。愈行愈遠。有不可盡致者。亦此器此道之數。是取數多者。正仁道之所以爲大也。然則人欲勉于仁而盡勝盡舉。自非弘毅之士。不能。亦難乎。是故君子之于人也。舉舉仁道之宜盡者。以繩度人。則仁何可有虧欠一疵尚存。全體之累。一息少懈。終身之累。難爲人矣。但以人所望人。則舉之行之者。即異于不舉不行。而舉之漸多行之漸加者。又賢于僅舉僅行者矣。賢者不可知哉。自責固當盡義而望人。必當以人此君子所以成己而成物也。

若若器用。道若道路。舉若手舉。行若足行。俱借來字。而器重道遠。以仁本體言。莫能二句。方着體仁者說。取數多在爲器重二句見。

禮記千說

卷之九

十

出勉于仁二句。在莫能勝二句見出。是故字緊頂仁之難盡說。以義度人四句。須側重以人二句。見君子恕以成人之仁也。

子曰中心安仁 節

此夫子勉人爲仁也。曰甚矣仁道之大也。如有中心安仁。無欲無畏。盡勝盡舉。而極仁之義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人其可不勉于仁也哉。大雅丞民篇曰。德輿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莫助之。是能舉之証也。小雅車牽篇曰。高山則仰之。景行則上之。是能行之証也。夫子又于此兩詩而總贊之曰。舉至于莫助。行至于景仰。詩人之好仁亦至此哉。吾因其好之心。而想其好之實。則向道而行。必中道力竭然後止。而試思力安得有竭。則行安得有止。故忘今

日身之老也。不知後來年數之不足也。惟勉焉。日有孳孳。以至薨而後已。可見今人惟不好仁耳。有如詩之好仁。則舉之必欲其勝行之。必欲其至。始勉終安。天下豈止一人而已哉。

大旨因上面論仁恕了。故此節重勉人以安仁也。新義安仁者。少正見人當勉仁說。首則安仁固難。然亦無不可至之理。便覺意思不接。

子曰仁之難成 節

此見君子能成己之仁也。夫子曰。仁之難成久矣。蓋以仁者人心可好之理也。人人失其所好。故過益甚。而仁難成。仁者得其所好。自然無過。即有過。正可以知仁也。不易辭乎。夫過何以易辭也。夫子又曰。

禮記千說

卷之九

十一

仁一也。自其不侮人處曰恭。恭則得禮之意。而近禮。自其不奪人處曰儉。儉則得仁之真。而近仁。自其言語不僞處曰信。信則得情之實。而近情。且行此三者。非備取于外也。本之以心之敬與讓。則有好而無過。雖有過。其不甚矣。然敬讓行此如何。便過不甚。蓋敬讓以行恭而恭近禮。則耻辱遠。而自然寡過。敬讓以行信而信近情。則人相敬而自然可信。敬讓以行儉而儉近仁。則已知足而人不怨。自然易容。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此所以雖有過。其不甚矣。信乎仁者之過易辭也。過既寡。則德日進。大雅抑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觀恭而信可知矣。又何仁之難成也哉。

易辭也。以上言仁者有寡過之美。下兩段申言過之所以易辭。

恭近禮段只詳仁之實。在敬讓以行恭儉信而過可寒恭寒過。又明敬讓以行恭儉信之所以能寡過也。寡過則仁自成。故引詩以足之。首二句輕只起仁者之過易辭句。好字與過字對。好在心上。看過在與人上看。前段恭儉信以外面一節之好言。禮仁情以全體之好言而敬讓則歸本于心也。後段恭儉信則包內外全體一節都有。可信信字是人相諒與上信字異。曰不甚曰鮮。總是其過易辭之意也。新裁夫子歷來說許多仁的難處。此節教人下手工夫人之遠于仁。只是註誤重。那點真心一時反不來。寡過是近仁之機。恭儉信與敬讓是寡過之實。過寡則德進而仁成矣。新義情是本然誠實之理。不可作性情之情看。下句變信為情者。以

禮記手說

卷之九

十一

有下信字相碍也。信既近情。則信亦直可謂之情矣。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二節。

此見君子能成人之仁也。夫子曰人之于仁也。責之大難。則有以重其畏難之心。教之太疎。又無以啓其從入之路。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者。豈有異術哉。君子之立心也。恕不以己之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而已矣。是故其立教而制民之行。也不制以己。蓋制以己。則己之所能。人之所不能。是病之也。是愧之也。惟不制以己。則人盡可能。于是民自生勸勉。自生愧耻。亦交相勸勉。交相愧耻。以行我立教之言。若或使之矣。制之之實何如。制為禮以節其易流之行。而使之齊。制為信以防其易欺之情。而使之實。制為之容。禮

而使之因外以檢內。制為之衣服之稱。而使之因服以思德。制為之朋友之交。而使之切磋以堅于成。此皆聖人以民之可能者。制民正欲民之不苦其難。而樂其易。勸勉愧耻。一于行己之言。而無他岐之感也。如是而民有不一者。獨不愧于人。而畏于天。如小雅何人斯篇所云。信乎君子能成人之仁矣。

舊分責人以恕。成仁有道。看來成人之仁。只在不制以己一句。而禮以節之五句。正不制以己之實也。欲民之有一也。句正申明使民一句。意使字欲字。俱在聖人立教之心上說。民之成仁。在引詩處見之。新義君子成人。只是一個人。上言其立心之恕。下言其立教之恕。一串非兩平意。上言愧人我愧之也。下言愧耻。彼自愧也。

禮記手說

卷之九

十三

我未有制而先愧之。民徒知仁之道。非我所能行之物。而甘心受耻。是以愧之者沮之也。我已有利制行之法。而民猶不能仁。彼將自愧。是以愧之者激之也。勸勉暗與病人相反。愧耻暗與愧人相反。時說賢者勸勉。不肖者愧耻。結實也。疑問云。衣服以移之。移字不必改作稱字。蓋服其服。未有不循禮而蹈信者。其潛移默化之力居多也。

禮信朋友之足以成仁。固矣。容貌衣服如何亦足以成仁。蓋立教者原由外以感其中。而受教者當誠中以稱其外。是故容貌不端。服不稱也。君子服其服。則必文以君子之容。詞令不順。容亦偽也。有其容則必文以君子之辭。德行不立。詞亦偽也。遂其詞。則必實以君子之

德而不已也。一有不稱。激而為耻。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夫詞猶可飾也。德則仁之實有于中。行則仁之實見于外。而皆于容服焉。基之。此容服之所以能成仁也。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此非實德有于中。言行脩于外。而稱其容服者能之乎。曹風候人詩云。維鵜在梁。則不濡其翼矣。彼記之于則。不稱其服矣。大鵬不在水取魚。而在梁竊食。以為不稱人之無功德而受顯服者。其不稱何如。寧非君子之所耻也哉。耻之如何。亦曰求其稱而已矣。

此承上容貌衣服而言。欲實之德行也。服其服六句。歸重到德上。

禮記

卷之九

古

耻服四句。歸重到行上新義。看前數則字。是體仁不容已之功。後數則字。是體仁不容已之心。唯所耻在此。故所欲在彼。正上下相足之詞。原訂衰經三句。雖申服與容。然曰哀曰敬曰不可辱。則其有是德行而後徵于色。自在其中。夫引詩見有德行者。乃為稱其服也。

○子言之君子 節

此大子明義在有事而重其責于上之人也。意以自義之不明也。人莫不憚有事而樂無事。以為賤者可勞。貴者可逸。此義其所義。非君子之所謂義也。君子之所謂義者。自貴至賤。隨其分之所宜。莫不各有當為之事。是貴賤皆有所事于天下也。而貴尤急焉。以其能為獨

故耳。至貴莫如天子。天子必親耕具梁。盛稻粢以事上帝。故諸侯亦外而藩屏。內而贊襄。勤以輔事于天子。夫事上帝。天子之事。事天子。諸侯之事也。而天子實為之倡。然則天下豈可有無事之義也哉。貴賤有事。重責。故字由天子親耕倡率也。勤字重看輔字。指得廣事上帝。事天子。正與上有事相應應。

○子曰下之事上 節

此見臣道當厚于仁也。夫子曰。人臣之事君也。德固欲其大而心則欲其小。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乎民之心。此則小心事君而為仁之厚者也。是故君子有見乎此。惠澤及民。德之仁也。而惟求以恭儉用之。何敢自以為仁。執度齊民。德之禮也。而惟求以信讓用之。何

禮記

卷之九

十五

敢自以為禮。事雖為人所尚。已則不敢自尚。身雖為人所尊。已則不敢自尊。儉于位而不敢貪夫位。寡于欲而不敢慕夫祿。讓于賢而不敢爭乎名。若是其卑已而尊人者。正以其小心而畏義。而求以事君焉耳。君而得我。小心自是。君而不得。亦小心自是。而以聽天命。大雅旱麓詩云。莫莫葛藟之盛。則施于條枝矣。凱弟君子之德。則求福而無回心。不回者。小心之謂也。是道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其舜禹文王周公也。與益舜之事堯。禹之事舜。文王之事紂。周公之事成王。有君民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故也大雅大明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翼昭事上帝。率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此言文王之小心。不同也。而三聖可例知矣。

8通節只重小心二字。仁之厚全在不敵有君民之心。上見出此處。且泛論理。以下方實推君子不敢之小心。而舉舜禹文王周公以當之也。仁之厚如云厚于仁。非以仁爲德。厚屬心。恭以束役。仁至以聽天命。一段時說鎖碎。看來當以仁禮二句爲主。以小心畏我句作鍵。中間多句。但要會仁禮意。不必分貼。總是畫出一個君子不敢之心耳。世之爲臣者。敢于自大。以故少有功德及人。便自謂至仁。自謂至禮。便自向便。便自位極欲。便嫉賢傲人。以至事君之不純。皆生此一念。不小心畏義之故。君子惟持一小心以事君。恒覺臣職之難盡。非有所矯也。是故自人見之。若見爲仁爲禮爲德之大。而君子何常自知其爲仁爲禮爲德之庶民乎。仁

禮記手說

卷之九

十六

禮皆以及于人者言。卽所謂事卽前所謂德恭者。仁之著倫者。仁之節信者。禮之本讓者。禮之實。其舜禹文王句。且虛有君民二句。方在四聖實事上講。申重小心句。如云百揆時序。地平天成。舜禹及民之德大矣。而謙德弗嗣。祇承于地。心又何小。發政施仁。制禮作樂。文周之德大矣。而服殷不改。政無二心。又何小。

8子曰先王謚以尊名 節

此夫子重行意也。曰先王之制謚法也。原爲人之賢者尊其名也。而事不樂舉。但節取其大者一端之善。此何心哉。蓋以人之名易浮于行。先王耻之。故于尊名之中。寓殺行之實。如此也。是故君子有見于此。行不欲虛。事雖大而不白。大功雖尚而不自尚。凡以求處乎情實。

而不敢虛行。不欲薄一切過高之行。弗爲率循。惟以求處乎篤厚。而不敢薄行。不欲爭人有善而彰之。人有功而美之。凡以求下乎賢人。而不敢爭。君子之務行。不務名。如此。然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矣。是道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后稷也。夫子又曰。后稷之烈在教民稼穡。是天下之爲烈也。豈一人之手。一人之足。所可測哉。然其心惟欲行之浮于名也。故但自謂便習民事之人而已。蓋論其事。雖一手足所爲。論其功。則非一子足所及也。世之名浮者。則此可自耻矣。

首謚法意。雖原只要借起各行句耳。耻名之浮于行。與後惟欲行之浮于名。緊應。看來此條臣道意。亦不必泥新義。事與功對。所爲

禮記手說

卷之九

十七

者爲事所成者。爲功善與功對。則德謂之善。事謂之功。處情處厚下賢通加一求字。可以規君子之心矣。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 二節

此見君道難于盡仁。而人君當兼體也。夫子意以君道之難也。難于仁也。世之以一節名仁者有矣。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大雅洞酌詩云。慎弟君子。民之父母。奚言乎慎也。所以強敬之也。開導其善心。懲創其逸志。雖人情之所不堪。而不暇顧也。奚言乎弟也。所以悅安之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使各遂其分。願而無不獲也。是其義雖爲二事。而其實則相並。人情莫不欲樂。樂極則荒。今則有禮以制之。而不使之荒。人道莫善于禮。禮勝則離。今則有樂以合之。而能使之

親戚莊易流于猛今出于自然而不猛孝慈易流于狎今行之以敬而不狎天樂也孝慈也說安之謂也而母慈而敬則強教未常不存有禮也威莊也強教之謂也而親而安則說安又未常不在強教父道也說安母道也人君兼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也而無愧矣此惟有聖人之至德然後能之苟非至德則二者未免有偏而不可以言禮其何以為民之父母哉此仁之所以難也

仁指仁民之治道說便有剛柔不偏恩威並著意但且虛下引愷弟之詩以明之凱以一句不重釋詩以承凱弟二字便屬君子言也六抵凱弟二字盡所為仁強教說安是凱弟之事教曰強教

卷之九

九

曰說用字最有力樂而母慈四句是強教說安之實皆本凱弟詩一出之有相濟意玩數而字每句重下截為是樂以情言如利用厚生禮以分言如正名辨分威莊以貌言孝慈以行言使民二句重使字在君子盡尊親之道說如此句方屬民末句至德便是行仁之人正見仁之難成也

此承上父母來言人物造化各有所偏見君道之難于盡仁也君道一身而兼父母試就父母之難兼者言之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謙之以此觀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不但父母為然水桑民狎而玩之親而不尊火烈民望而畏之尊而不親土近于人而有利可交親而不尊天遠于人而有威

尊而不親命今示人于明而近于人親而不尊鬼神示人于幽而遠于人尊而不親尊親之難兼如此此兼之者之所以為至也命字二說玩下節尊命尊神則命字端作命令作造化所以示人者非

子曰夏道尊命 節

此言三代之治尊親亦有所難兼也夫子曰古君道之以仁治者三代尚矣而要其終不能無偏焉夏之道以命令為尊而不輕出鬼神雖其敬事而在所遠者也惟于人情之所宜者近之而意主忠厚焉如祿者人之所慕也先之而威者人之所畏也則後之賞者人之所喜也先之而罰者人之所惡也則後之皆近人而忠之事也近則失

禮記手說

卷之九

九

于玩親而不尊其民之故蠢然無知而愚亦驕傲而鄙野質朴而不文矣展人矯之以敬畏為道故尊神而以事神之遺事民先其鬼之不可知者後其禮之可知者先其罰之可畏後其賞之可慕此遠人之事也遠則失于亢尊而不親其民之故流蕩而不知靜定之所先鬼後禮之所致務自勝以免刑而無耻先罰後賞之所致也周人見其然故尊禮而不後禮而尚施惠以為恩亦如夏之近人而忠焉其實也隆于高爵而以下則殺其罰也略于高爵而以下則詳是用辭烈也故亦如夏之尊而不親其民後皆便利而多機巧美文詞而實之不作賊害而蔽于理皆禮文煩縟而沒其實之所致也三代相承各有其弊如此固時勢使然母亦至德之未易易也與

各分三項看夏道三尊重教命一也敬遠鬼神二也近人而忠信
先解後處先賓後罰三也殷道三尊神率民一也先鬼後禮二也
先問後賞三也周道三尊禮尚施一也事鬼神二也近人而忠仰
賞罰則則列三也尊命不輕出命也故下云未賓辭用爵列如賓
因命數則有八議及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是也方氏曰近
人而忠夏周之所同也然夏之敬質而野周則文而不慚何哉蓋
夏之近人本于尊命命之所制者簡周之近人本于尊禮禮之所
制者煩其源既異故其流亦不同也新義這三代民之弊着實有
分別者蠢愚樸朴之民雖是癡呆何等朴實到那動蕩好勝競
有不安分的意思了然機心機事還不深至利巧等風一熾則靡

禮記手說

卷之九

二十

琢元氣極矣

子曰夏道未賓 節

此傷世道之漸遠于古也夫子曰夏道尊命未以辭為賓蓋不待言
詞強聒而民已曉諭也而且不過于責人之過而求備不過于求民
之財而大望于民皆近人而忠之事于時民未厭其親至殷人後禮
雖未以禮為賓而先罰後賞則已求備于民至周人尊禮則所強者
在民所未有者在神蓋民事近而神道遠故耳而一時治民之制實
爵刑罰之事纖悉備具無以復加蓋窮極于此矣然則生于殷周之
季者欲求如夏之未厭其親何可得耶

民事簡則用心于神道故殷人尊神民事煩則用心于民治故周

未賓辭三未賓皆不貴之意也如云貴實而不貴詞貴德而不貴
禮貴人事而不貴神道新義註以尊命為未賓辭後禮為未賓禮
這兩個未賓字一樣解說而尊字後字大相懸絕如何提來解未
賓亦覺泥

子曰虞夏之道 節

此較論治道之所尚也夫子曰虞夏之道質者貴人略故寡怨于
民殷周之道文者貴人詳若或窮刑罰以驅之民或飾詩簡以應
之故不勝其弊夫子又曰虞夏之道當風氣淳朴之時一以忠厚簡
略行之而質已至殷周之道當人文大著之時不得不以制度觀美
潤之而文已至質之至者非盡無文也文不勝其質耳文之至者非

禮記手說

卷之九

二十

盡無質也質不勝其文耳四代因時救弊而一曰寡怨二曰不勝
君道之難于盡仁如此

首四句是申上節意兩不勝正是至矣至者言極其盛而無以加
也非盡善之謂質文俱在政教及人上看徐註帝王治天下立本
之道雖無不同而趨時之制不能無異此文質之所由分也黃叔
陽曰質有二有從心而言者禮以忠信為質是也帝王之所同也
有從事而言者此虞夏之質是也帝王之所異也按殷尚質而此
謂文之至者蓋殷雖尚質然視虞夏則文矣

○于言之曰後世 節

此尚論虞帝能盡君道之仁也夫子言之曰帝王之道非獨至德

亦有時運焉。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其弗可及也已矣。蓋其君天下也。生則有天下。不與而無私。死則為天下得人。而不傳其子。此皆時爲之也。而其一心在于爲民。能于民如父母。子民者。道在悅安。而有德。但之愛。益結于中心。而不可解。愛之至也。道在強教。而有忠利之教。蓋根于至誠。而且通達教之善也。愛而能教。所以有母之親。而又有父之尊也。此之謂用其中于民也。于是天下化之。其在下之民。悅愛而能敬。教之所感也。感莊而能愛。愛之所成也。敬故富而有禮。節于物而無驕奢之患。愛故惠而能散。周于物而無偏黨之私。其在上看。于尊仁而又畏義。非無斷之慈也。耻費而又輕實。非過商之儉也。忠以抗飾。易至于犯而不犯。義以相正。易至于割。而能順習文觀者。似

禮記手說

卷之九

二十三

廣慶堂藏板

涉于勅。而其中能靜體寬裕者。似矢于溫。而其中有辨此天下之化。中也。周書用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夫威以肅相臨之。分明以通一體之情。而皆出于德。則天下無不感。無不明矣。非虞帝尊親兼主而致天下之化。孰能當此德威惟威。德明惟明之稱也哉。

此節只重在子民如父母句。而以親而尊結之。生無私句。只作起語。蓋生死都無所私。而一心在爲民故耳。惻怛二句。正是子民如父母處。愛而惻怛。是謂至愛。教而忠利。是謂善教。親而尊。即在惻怛忠利見出。安而敬四句。舊說作尊親時出之。妙所謂用其中于民也。看來用中在尊而親句已有。安而敬四句。是天下之民化于中。其君子至寬而有辨。則君子之化中也。君子以有位者言引。

甫刑德威屬尊。德明屬親。邊如此。緊頂德威二句。說孰能與不可及。相應。細玩首後世雖有作者句。可見帝王之興。亦是時運使然也。應氏曰。自庖民大德而下。凡三章。言臣道之難。于盡仁。惟舜禹文王周公可以爲仁之厚。而後稷庶幾近之。自君子之所謂仁而下。凡六章。言君道之難。于盡仁。惟虞帝可以爲德之至。而夏商周皆未免有所偏也。

子言之事君 節

此見臣道貴先齊之信也。夫子意以古之爲臣者。經世之學。豫定于胸中。出而事君。其未拜也。必先進言于君。爲後來之資。措然後拜命。委質自進其身。使前日先齊之言。一一見諸行事。于以成其信。而不

禮記手說

卷之九

二十三

廣慶堂藏板

爲虛耳。是故君有責于其臣。是君欲臣信也。臣有死于其言。是臣能自信也。君臣相信。故有功而不爲尸祿。無過而鮮至獲罪矣。

一說先言以爲後行之資。使君知我之學在此。便有不可奪意。死字活看。必踐其言。生死以之也。應氏曰。獻賦幡幡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伊傳先齊之言也。齊桓問答而爲書。燕昭命下而有辭。管樂先齊之言也。言于先而信于后。無一不酬者。後世若登壇東向之客。草廬三顧之策。亦庶幾焉。

8 子曰事君大 節

此承上言。見事君當慎始進也。夫子曰。事君者。既先齊其言矣。然而言有大小焉。如言大而君入之也。功及天下。澤垂萬世。則望大利矣。

如言小而君入之也。一介之善行。一官之事治。則望小利矣。祿亦有大小焉。小言宜受小祿。蓋原無非常之樹立。無假于尊官而後可也。若受大祿。則報禮之重。難以稱其所居。此古人所以辭尊官居卑食也。大言宜受大祿。蓋必如此。稱用方可展布以興大利也。若受小祿。則名位之卑。難以遂其所期。此古人所以貴過合不輕仕也。易大畜家詞曰。不家食。吉。非所謂不以大言受小祿也。子而或信可知矣。此節作中上。先齊成信。看方于理。通不以大言受小祿。如伊尹不遇成湯。傳說不遇高宗。則必不輕出也。

子曰事君不下 節

此見臣道始終當一于正直也。天子曰。事君者其于君也不下達。

禮記手說

卷之九

二十四

廣慶堂藏板

難陳善而必致之高明之域。不尚辭正已格心而不向乎諫諍之。當其始進也。則必以正而非其人。弗自焉。小雅。小明篇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夫正直之道。神且福之。況于君乎。徐註詩言靖共爾位。不下達上辭之意也。正直是與。非其人弗自之意也。

子曰事君遠 節

此見臣道戒侵躐而隨分當盡職也。夫子曰。事君者。陳遠也。而諫則有求通之意。調也。親近也。而不諫則有苟容之意。戶利也。甚矣近之不同于遠也。天子又曰。近臣有。有侍從。客勿而為。邇臣者。維持。護獻可替否。守君德之和。而不使其有過不及者也。有表率朝士而

為宰者。進君子。退小人。使大法小廉。而以正百官。為道者也。有身任天下而為大臣者。致柔。亂保未危。使中國順四夷撫。而以慮四方。義道者也。然則君德未和。邇臣當諫。百官未正。宰當諫。四方有事。大臣當諫矣。

徐註春秋傳。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不可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此守和之謂也。

子曰事君欲 節

此明臣道進諫之心也。夫子曰。事君者。事之以心而已。君有過諫而止之。使還于無過。心之所欲也。若暴揚之。使人知其有過。豈其所欲哉。欲諫不欲陳。此諫之所以為愛也。小雅。鵲巢詩云。心乎愛矣。遐不作矣。

禮記手說

卷之九

二十五

謂矣。非欲諫之謂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非不欲陳之謂乎。方氏曰。陳善閉邪。謂之敬。故諫不欲陳。陳之。是暴君之過也。然有犯無隱。則陳之矣。蓋諫之不從。不得已而後陳焉。則陳者非所欲也。故以不欲言之。徐註詩言我有愛君之心。欲諫其過。胡不遂告之乎。縱未即告。亦藏于心而不忘。但不以語他人耳。此人臣愛君之心。所不能自己者。看來只証愛君之心。極其真至。不必拘拘於貼為是。

子曰事君難進 節

此明臣道進退之節也。夫子曰。事君者。其進也極辭讓。養處而難。其退也。不貪。邇還回而易。則出處之難。明而辭讓之權重。位不有厚。

乎。若易進而難退，奔競自踰，恬退節，鮮位之亂自此始矣。故君子知其然，進必以禮，慎之至也。一如賓禮之三揖而進者，然退必以義，決之甚也。一如賓禮之一辭而退者，然凡以遠亂而有序故耳。豈過矯激之行也哉。

有序則亂就在進，難易上見。註解完了，故君子以下實着事君說。借賓禮以為喻耳。萬曆辛卯浙江出故君子三揖二句，主賓禮說。徐註君子進以禮，禮主于辭讓，故難退以義，義主于斷制，故易由是人知自重，位必稱德，有序而不亂也。若易進難退，則雖奸人在位，吾亦安為之黨，賢不肯混，清而亂生矣。故君子之為賓也，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其進亦難，其退亦易，所以然者，正欲遠亂于賓。

禮記手說

卷之九

二十六

主之問耳。若主人之敬未至而強進，則亂于始。主人之意已辭而不辭，則亂于終矣。小事且然，況于大節而可不遠亂乎。

子曰事君三節

此卽上難退之事而窮其心也。夫子曰事君者，達至于三而猶不出，竟則是內實利之而外強違之，有要利祿之心也。人雖曰不要，吾不信也。此難退之所以為亂也。

新義去國非人臣之得已，豈樂于山竟哉。然心迹之間，不可不自白也。

子曰事君慎始節

此見臣道始終如一之心也。夫子曰事君者，自筮仕之始以及居處

之終，中間官守言責之職盛衰得失之境，一以慎敬之心行之，而不敢懈。養人情終難如始，終始一心，方為純臣之道也。夫子又曰人君御臣之柄有六，以我為賢則貴之，富之，以我為不肖則賤之，貧之，以我為無罪則生之，以我為有罪則殺之。君之所加命之所在也。故順受而不苟為趨避，若欲使之為亂從君子，昏則有義存焉，雖富貴全以誘之，貪賤殺戮以迫之，而終不肯從也。此所以能慎始而敬終也。

慎始敬終，玩一而字，重敬終邊。

子曰事君軍旅節

此見臣道貴厚也。夫子曰事君者，無難無易，皆君之事。我若辟難離

禮記手說

卷之九

二十七

任難者，故軍旅不辟難，無貴無賤，皆君之位。我若辟難，誰當賤者。故朝廷不辭賤，不避難者，處難之位，履難之事，而難亦易也。不辭賤者，處賤之位，履賤之事，而賤亦貴也。若處其位而不履其事，猶之乎避難辭賤者耳。事何由治不階亂乎哉。故君子有見于此，君使我而得志也，所謂非難非賤者也。則慎慮而從之固矣。或使我而不得志也，所謂難且賤者也。則執慮而從之，于其所慎者，更加執焉。養事愈難而慮愈至也。如是則無不終之事，終事而退而不敢言功，以是處不得志之日，非臣之至厚也乎。夫世之不履事者為不能終事耳，無不終之事，則無不可履之事。如曰不履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如易上九爻詞可耳。豈有居位而避難辭賤以即于亂也哉。

辭難辭，便是不能履其事。臣之厚，只在不得志一邊見之。終事而退，退者不敢言功也。然此意亦輕，必終其事而後退，正見無不履之事也。自事君先資其言，節至此九節，皆言事君之道。

子曰唯天子節

此見人君當順天以出命也。夫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是君肯上以受命而下以出命者也。故君能法天而命之出也，則臣亦有順命不令而行矣。君不能法天而命之出也，則臣亦有違命雖令不從矣。君命逆則不可以為君，廊風鵲奔詩曰：鵲之妻，妻鵲之奔，奔人之無良，鵲鵲不若而表乃以為君乎？所謂君命逆則臣有逆命也，而順命可知已。

禮記手記

卷之九

二十八

通重天子說。馬氏曰：由其道而順天，謂之順命，不由其道而違天，謂之逆命。上者下之儀，臣之順逆亦視其君之所為而已。按馬氏則臣有順命逆命，如云君命順則臣必受之，而下于民者皆順矣。命逆則臣亦受之，而下于民者皆逆矣。又是一說。徐註：姜詩作強，賁詩作奔，姜賁賁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指宜姜君小君，蓋衛宣公奪子伋之妻，是為宣姜及公卒而庶子頑烝之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二節

此見君子不尚辭之意也。夫子曰：君子之于人也，非不以辭觀之，而不以辭盡之。蓋辭不可以盡人也。故天下有道，則道德為本，而行為有枝葉。何辭之有？天下無道，則道德無本，而辭有枝葉。辭何為？辭之

不可以盡人如此，故君子不以辭盡人也。

天下有道四句，正不以辭盡人之故。

觀人者既不可以辭盡，則君子自處而可徒尚枝葉之辭乎？是故君子于有喪者之側，不能踴焉，則不問其所費；于有病者之側，不能踴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是故君子之相接也，不貴虛詞而如水愈淡，小人之相接也，虛詞相惜而如醴之甘。君子之淡雖一時忽然而終不害乎信，故有成；小人之甘雖諛說一時而終必至于露，豈不壞乎？小雅巧言篇曰：登言孔甘，亂是用倏，正甘以壞之謂也，而淡之成可知矣。

登言小人讒賊之言，倏進也。

禮記手記

卷之九

二十九

子曰君子不以口節

此見君子樂善之誠也。夫子曰：君子者，操爵人之柄者也。其于人也，不徒以口譽之，而必有樂善之實，則民作忠而中心勸于善矣。然所謂不口譽者，如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而況于譽人乎？稱人之善，必賜之爵，是不以口譽人也。民其有不作忠者哉？曹風蟋蟀篇曰：心之憂矣，于我歸說。夫憂人而歸說，是不尚口之証也。

徐註：喻愛人之飢寒，則于我而衣食之。

子曰口惠而實節

此見君子貴實惠也。夫子曰：今有人焉，口惠于人而實則不至，人將怨之，而留及其身矣。故君子有見于此，與其有輕諾而致責也，毋寧

有不諾而相怨乎。蓋有求而不許。始雖嗾人之意。而終不寧。信人而不踐。始雖不嗾人意。而終害乎信矣。術風氓之。信言笑晏晏。而和信皆且。而明始焉。不思其反。覆今之反。覆是始者不思之也。也。今則無如之何。亦已焉哉。然則今之見責于人。正由不思而諾之耳。

口惠之說。不專指稱善諾。即口惠句。言即口惠句。已慈已字。對諾字看。蓋力不及。不能強剛。義不可。不宜傷惠。非故意不許也。

○子曰君子不以色節

此見與人貴實情也。夫子曰。君子之與人也。有是親愛之情。出于中。然後有是愉婉之貌。見于外。所謂以情親人。不以色親人也。蓋色親

禮記手說

卷之九

三十

人是情親而貌親矣。意必有為欺人。不見而為不義之舉。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其矣情之貴也。夫子又曰。色固欲情。而情又欲信。蓋信者情之實也。不信之情。雖親亦易疏矣。正猶辭之欲考。蓋考者辭之則也。不考之辭。雖善亦無稽矣。此正色修詞者所當知也。

好善惡惡。念念皆誠。是情信。法古昔。稱先王。是辭考。自天子受命于天。至此五章。皆言命令詞色之實。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 二節

此明祭禮用卜筮之微也。夫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祀天地之神明。其事之之牲物。無不卜筮而問之者。蓋不敢以其私。舉事上帝。凡以明有敬也。惟其如此。是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其日月固素定而不

可犯矣。至於牲物。則不違卜筮。其卜筮又不相讓也。其微為何如哉。○卜筮正是事之之微。不違不讓。又是用卜筮之微。不犯日月句。輕起下文耳。

不特此也。郊社大事。有時日者。不用卜筮。其他小事。祭小神。無時日者。則必有筮焉。如山川社稷之外。事用剛日。宗廟之內。事用柔日。皆決之卜筮。而不敢違也。又不特此也。夫子又曰。○之微。不卜日者。與卜日者。時日既定。而其中牲於禮樂。樂盛之類。皆不偏亦無所不敬。是以神歆其誠。錫之以多福。而災眚不生。人謂其言以爲知禮而然。恨不作就。非一敘之所感也哉。

上節祭天地用卜筮。此節上半凡祭用卜筮。蓋天地惟日月不用卜筮。而凡祭雖日月亦用卜筮也。要知祭禮無所不敬。卜筮正其敬之大者。故牲於禮樂。樂盛句。又在備物之敬上。有不違龜筮句。仍屬上文。若依註不違句。在齊盛之下。則禮樂齊盛。未聞有卜而用之者矣。

禮記手說

卷之九

三十一

子曰后稷之祀 節

此見祭之福在誠。而不在物也。夫子曰。后稷之祀。帝嘗也。力稼穡。供樂盛。未聞有難繼之物。何其易備也。然當其時。不貴外物之異。而惟存內心之誠。但見詞之達于神者。宜其怵惕之念。而極恭敬之萌于中者。無有希冀之私。而極儉其誠如此。所以其祿及于孫。至武王而有天下也。大雅生民詩曰。后稷祀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非此福奉。

欲儉而子孫受祿之謂也。故主祀者而誠如后稷焉，雖易而難，可耳。

子曰大人之器 節

此卜筮之體也。夫子曰：龜策者，聖人寓神道之教，大人之所用也。其為器也可畏，敬而不可褻玩焉。何以明之？古者大事卜，小事筮。惟天子至尊，大小事皆用卜，而不用筮。諸侯有守國之筮，則大小事皆用筮，而不用卜。然天子亦有筮時，如遷行征伐出而在，有事則筮。明殺于在內也。諸侯亦有不用筮時，蓋守筮用于本國，若在他國，則不以筮。不欲人疑其吉凶之間也。諸侯亦有卜時，蓋出行卜所為之寢室，慮他故也。天子亦有不用卜時，蓋適諸侯，則舍卜而用筮。有筮處不須卜也。凡此皆卜筮之用，蓋其威敬故用之者，從其威敬而不敢忽耳。

威敬不著人說，只言龜策之體尊嚴而可畏，可敬也。

子曰君子敬 節

此見君長之當敬也。夫子曰：君子之于賓也，敬則用祭器以享之。況若長而可不敬乎？是以諸侯朝天子，小國朝大國，皆守其朝見之禮，期而不敢廢。卜筮共貢獻之禮物，而不敢違。凡以敬事其君長焉耳。是以對民言，則我為上，而上不遺于民；對君長言，則我為下，而下不棄于上。孰非一敬之所為也哉。

舊說敬字提起，下分二項用祭器，其末則敬禮，故用祭器。此天子

迎諸侯大國，通小國時也不廢。二句中看是往則敬事，協商禮意。此諸侯朝天子，小國朝大國時也。敬事君長，總承諸侯敬事天子之君，小國敬事大國之長，看來于是以二字說不去自三代明王至此四章，皆言祭祀卜筮之敬。

緇衣第三十二

徐註：緇衣本詩鄭風篇名，因篇中有好賢如緇衣句，遂以名篇。劉敞謂公孫尼子所作，蓋依微聖賢之言為之。正理有未純，義有未足者多矣。

子曰之曰為上 節

此見君道當示人以易也。夫子言之曰：為上者，喜怒好惡一出于誠。

易為人

易為人

易為人

所事，故下其不用情，而違善去惡，皆有定理，不易為上所知。乎如是，則誠心相與，好詐不生，刑可措而不煩矣。

通在好善惡，惡為善去，惡上說。庶于刑措有情。新義上難事，故下難知。下難知，故刑罰煩。一直綽下，蓋上焉者，好惡情于正，喜怒失其常。下于是有匪其誠信以為容悅者，屈其忠直以為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為詐偽者，苟可以圖上而免其咎罰，奚所不至，刑之以煩也。

子曰好賢 節

此見君道當極好惡之誠也。夫子曰：緇衣，好賢之詩也。其曰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為今，適子之館，適子之養，今好斯至矣。恭儉

受投界有吳惡斯至矣。好賢者而誠如緇衣惡惡者而誠如卷伯。與刑原以助好惡之不及好惡。誠民心不勝其感動。踴躍將見。不資而民作惡。樂十為善。刑不試而民咸服。畏于為惡矣。大雅文王篇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蓋成王取法乎文王。故萬國作而信之人。能取法乎緇衣。卷伯有不作愿威服者哉。

緇衣鄭國風首篇。美鄭武公之詩。小雅巷伯。詩人刺幽王之詩。是旨云。爵則不能不用。故但曰不資。刑或可以無用。故遂曰不試。義儀刑與兩如字。相照。文王與緇衣。卷伯相照。作孚與作愿威服。相照。註謂文王為天下之所儀刑。便涉作孚意矣。而以好善義。

禮記手記

卷之九

三十四

屬在文王身上。與儀刑文王口氣不肖。

○子曰夫民教之 節

此君道重格心之化也。夫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乃有格心。如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遁心矣。故君民者有見于此。而民格心。將見子以愛之。而民親之。信以結之。而民不倍。恭以養之。而民有遜心。上下之間。情自通而分自肅。焉用政刑。彼政刑之甚者。莫如五虐。周書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政刑為可用也哉。

○新義此節以中段為主。以首段引起。而又以末段反証之。雖中段申言德禮之效。末段申言政刑之失。還分賓主為是。看來子以

之六句。當在德禮後一屬。蓋德禮而民格心。只須于愛信結。不資矣。焉用政刑。彼不能德。不得不不用政刑。而其禍至于絕世。可戒也已。

子曰下之事上也 節

此見君道貴慎行也。夫子曰。言之感人也淺。行之感人也深。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如上好是物。是其所行也。下必有甚焉。而從之不爽者矣。上下感應之機。如此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出于正則民皆從而正。出于邪則民皆從而邪。猶之表正影正。表邪影邪。是民之表也。如之何而可不慎也哉。

好是物。就是行了。是民之表。又原其不可不慎之故。表者人之所

禮記手記

卷之九

三十五

取以為正也。

子曰禹立三年 節

此見仁化之易也。夫子曰。繼舜而王者。禹也。禹。仁君也。有祗台之德。動儉之風。立于位以為民表。僅三年而文命單敷。聲教四訖。百姓皆成于仁焉。由是觀之。朝廷之上。但得一仁君以為民表。則天下皆仁矣。豈必盡是仁人而後足以化民哉。小雅節南山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周書甫刑曰。一人有慶。眾民賴之。大雅下武篇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可見仁化之易。詩書之言。如一轍也。

首二句。以禹實事講立者。立。仁。便有立極樹表以仁。率先天下意。遂成也。豈必盡仁。推開說。明實責君之意。引詩書只証此句。案

氏曰王者必世後仁爲繼亂言之也禹立三年百姓以仁治之也繼治而化之者易也

○子曰上好仁 節

此亦言仁化之易也夫子曰上者下之表也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蓋仁者人之生理爲仁者天下之公心況有上以倡之而出于中心之好民有不踴躍奮發而爭先者乎感應之理如此故長民者欲民之仁不求之民也志存于心章而明之教脩于身貞而固焉此以尊乎仁而卽以我所尊者爲子愛斯民之道必欲民之同歸于仁而後已則民之感其子愛者亦致力於行已之善志存乎仁身行乎仁而不敢少懈如子以從父母之命爲悅者矣大雅抑詩云有能覺

禮記手說

卷之九

三六

人以德行者則四國皆從服之非卽此仁之覺上好而下爭先之顯乎

○首二句且虛論尊仁時章章志貞教說正是上好仁致竭力也致行已說上正是爲仁爭先人爭先人其言爲之勇也曰章曰貞曰尊于好字最切曰致于爭字最切尊仁以爲子愛則愛非姑息致行以爲說上則說非順承

○子曰王言如絲 節

此見君道言行之當合也夫子曰王者行政出教虛求之言而中辭實得不知虛實之在王者甚微而問之甚大也試擬之絲綸土言如絲之微而其出不知綸之大乎綸之絲綸王言如綸之微而其出

不如終之大乎王言所關其大如此故大人不以一人無根游言而倡天下虛浮之風也如可言也不可行游言也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游言之行也君子弗行也則民言行皆求之心之安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大雅抑詩云淑慎爾止不魯于儀天下豈有行不魯而言得游者哉

○通節重在不倡游言句蓋凡言不根于心得者謂之游言王者訓教號令何常不善只是非其所有而徒求之民民亦虛應之而不顧其心之安矣故不倡游言句便包有行在內了可言不可行六句不可字活都要照游字看兩不危危字對安字看諸說俱滯

禮記手說

卷之九

三七

○子曰君子道人 節

此見君道重實行也夫子曰君子之于人也道之固以言矣願言可道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欲禁人之不善其必以行乎蓋有而後求無而後非藏身之恕民之所以喻也故君子者有見于此其于言也必慮其所終既有行矣而其于行也尤必循其所故蓋盡焉以是道民民將自道以是禁民民將自禁則民謹于言而慎于行矣大雅抑詩云慎爾出話微爾威儀敬之分子言行也大雅文王篇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言行之合于敬也是可以得言行之本矣玩三個而字宜重行邊真氏曰老莊之言非不善也其終爲游虛之害夷惠之行非不善也其敝有隘與不恭之失况人君乎

○子曰長民者 節

此君道重德化也。夫子曰：人之有衣服容貌也，所以表德也。是故其民有衣服不二而表裡如一，從容有常而始終如一，是上之德一矣。以是而齊其民，民有不各一其德者乎？蓋在上者，由中以達于外，在民則由外以求于中。衣服不二，民之德亦不二矣。從容有常，民之德亦有常矣。小雅都人士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非服其服之謂乎？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于同，實以君子之德也。此即不二有常之義，故為萬民所望而德一也。

8 從容以詞色言在不二有常上見上之德一齊者齊其德非齊其容貌衣服也一字從齊字生亦在脩德以稱此容服上看

子曰為不可監 節

卷之九

此見君臣合德之妙也。夫子曰：上下之間，以誠相與者也。誠使君之待臣也，表裏如一，望其容貌而可知其心；臣之事君也，一出忠誠，其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可望而知。則君不見疑于其臣，而可述而志，則臣不見惑于其君。德之一而不忒如此，商書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曹風鴈鳴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萬世為君臣者所當法也。

新義要有兩可字，非真去望他述他，只形容君臣相與之誠處。述字對望字淺，口重在知與志，不可以述字志字平講。感有一德引書決無復引詩以明一德之理。淑人君子，兼上下看，不忒不專止感儀體可知，可志講見其儀則之無差忒也。

子曰有國家 節

此明君道章輝之化也。夫子曰：有國家者，于人之善也，章而明之于人之惡也，癘而病之，非作好作惡也。惟民生厚，若以示民曰：此善者厚之，克敦者也。民實有善而可不厚乎？此渾者厚之，既渥者也。民實無惡而可不歸厚乎？如此好惡既明，則趨向有定，民情歸一而不惑于疑二矣。小雅小明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此章輝示厚之義也。章輝以爵刑言新義，示厚在上人說，不二在下人說，只是箇有善無惡，自性之本然處。曰厚，自心之必然處，曰不二也。

子曰上人疑 節

此明君臣相信之理也。夫子曰：上之人所言如是，所行不如是，示人以疑而不信。則百姓惑于從違，下之人所言如是，所行不如是，若以難知而不忠，則君長勞于聽察。故君民者，有見于此，章其所好，就其在善以示民之習于善，而成其俗。慎其所惡，誠在惡以御民之流于惡，而不為淫。好惡既明，無可疑者，則民情歸一而不惑矣。為臣者有見于此，必脩其身，使有可儀之行，務格君心，不重適間之辭，不以君力之所不能及者而引其君，不以君智之所不能知者而煩其君。則君信其行而聽其辭，不苦其難而樂于從而勞矣。大雅板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正君道失而百姓惑之謂也。小雅巧言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印。正臣道失而君長勞之謂也。

卷之九

卷之九

首四句及起章好一段，是上無疑而百姓不惑之事。臣儀行一誠

是下易知而君長不勞之事。儀行不重辭二句意申不及以記其之事言不知以隱僻之理言二句不可當貴難看下勞只是不難于從善意

子曰政之不行 節

此見君道爵刑之貴當也。太子曰政以正人欲其行也教以化人欲其成也。而有不行不成者何則以政教虛而爵刑實也。爵祿或加于小人不足以勸善刑罰或加于君子不足以耻惡政教者凡以便民為善去惡也。然則何由行而何由成乎。是以上人不可以棄刑而刑罰必加于小人不可以輕爵而爵祿必施于君子。然後民知所勸懲矣。周書康誥曰敬以致謹明以致察乃以行罰不棄刑之謂也。甫刑

禮記

卷之九

四十一

曰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不棄刑而成政教之理也。舉刑罰而爵祿可知矣。

播布也。迪啓迪也。今書無不字。

子曰大臣不親 節

此敬大臣之道也。夫子曰人君之于臣也既曰大臣矣而不見親信此大臣者無以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而百姓不寧此則由為君者不篤之心恭敬之禮皆有所不足。從以富貴太過為榮寵大臣故也不知大臣之所以為大臣者豈為富貴哉。忠敬不足大臣不得治其事而趨臣黨比以奪其柄百姓之所以不寧矣。即是而觀大臣不可以不敬也。一國瞻望所係猶求士而人趨之是民之表也。一不敬而民

無所瞻望自奪其表矣。通臣不可以不慎也。人君好惡所係猶路

而人由之是民之道也。一不慎而民習為敗俗自枉其道矣。是故大臣者要在慎通臣也。慎之則嚴肅之至即欲乘間抵隙于大臣而無從母以小謀大矣。慎之則侍御僕從無易灶之奸而何事聞風者之懷忠盡以清君側且遠近之間體統自在也。母以遠言近矣。慎之不至逞奸于心脅而或肆毒于屏藩猶之不慎也。一切禁絕之母以內國外矣。夫如是則大臣常相親而不怨通臣肅然于官禁不念奏以啓危疑即遠臣宣力四方者得直達于旋轅之前無間隔而成憂識矣。如此乃為真能敬大臣者而百姓何患不寧哉。葉公之願令曰母以小臣之謀敗大臣所作之事母以嬖御人之黨疾莊正之后母以嬖御士之讒疾莊正之大夫卿士即此慎通臣之義也。新義此節全以大臣為主。因大臣說到通臣。因通臣又說到嬖御忠敬俱屬君說。孟子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是一証。註忠敬分貼君臣。未是通臣比。與小謀大不同。相比以奪其柄在不治之復讒謀以成其隙在不治之先。從古大臣之離間未有不由小人之讒播者。故敬大臣要在慎通臣也。

子曰大人不親 節

此見君道好賢之貴尊也。夫子曰大人于賢者既知而貴之矣而不親視之于不肖者既知而賤之矣。而信任之以此示民上失其所親則下亦失其所親。教之亦必不勝。似以為過而已。小雅正月詩云

彼求我法則者其初如不我得焉。及其執我而仇仇也亦不我用力矣。周書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元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聖不能親賢者可為鑒也已。

馬氏曰言賢則知賤者為不肯之行。言賤則知賢者有可責之德。仇仇者仇而又仇不一仇也。

子曰小人溺于水 二節

此舉人情易溺者明君子之當慎也。夫子曰人情大可畏者。即在于所易溺之中。無位之小人則溺于水矣。豈惟水有溺口亦有溺有位之君子則溺于口矣。民亦有溺于諸侯之大人則溺于民焉。三者之溺雖有不同然皆其所樂而玩之非其所慎而畏之者也。何以

卷之九

四十五

溺于水也。夫水日用不可缺。至近于人而實能溺人。其性雖至柔易狎而其勢則深險而難親也。人情玩其易而忘其難。易以溺矣。何以溺于口也。言者常失之多聽者每厭其煩。蓋放而出之甚易追而悔之則難。人情縱其易而忘其難。易以溺矣。何以溺于民也。夫民閉于七情之人欲如欲富欲逸之類必欲得之。其心鄙陋而不知變通不可喻之以義命之理。故可敬之而厚而不困。節而不盡。豈可恃勢進害而慢之乎。慢則以其錮蔽之心觸其勃發之怒。離畔起而君遂相沒其中而不能自拔。易以溺矣。溺生于所樂而難不可為慎。故君子有見於此。雖于其所樂不可不慎。舟而不游慎于水。發必當慎于口。仁言義正慎于民。何至于有溺也哉。

大旨歸重民上水與口例辭也。三溺字又總承水字生來近于人與德易狎不可作一意近于人以其切于用言易狎則言其性之柔也。煩是煩實可厭尚未到入煩悔是悔其失言尚未到招禍也。以溺人方是禍口有鄙心則不但鄙陋不通便有任其腹見以希與在上者了。

夫所謂不可不慎者何以見之。商書伊尹告太甲曰不可顯越其命以自取覆亡。若虞人之射弩机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于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也。此以畏命為慎者也。兌命傳說古宗曰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夫家所以命有德讓于在前者戒輕與也。于戈所以討有罪嚴于前

卷之九

四十五

者戒輕動也。此以無所不畏為慎者也。太甲又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此以畏禍為慎者也。尹告又曰惟尹躬先見于西夏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此以首終為慎者也。四書之言皆不可不慎之言也。

括矢末野張處國語忠信為周新義太甲言天命之當重事机之當審先命言庶政之當戒太甲言禍患乃所自取尹言言忠信乃所自蓋皆明不可不慎于民也。若因惟口起羞把此節連慎于口說誤矣。

○子曰民以君為心 節

此見君道當脩一體之義也。夫子曰一身之中有心焉有體焉。一國

之中有君焉有民焉。君之于民分至懸矣。而孰知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平民以君為心。君當慎于正已。以率民。君以民為體。君當慎于愛民。以全已。何以言之。心莊則體從。而舒心肅則容從。而敬。心好之則身安而行之。是體之善惡一聽于心。故君好之于上。則民從而欲之于下。亦若體之從乎心也。故曰民以君為心。君當以心自處也。體全則心與之俱全。體傷則心與之俱傷。是心之傷全一由于體。故君為民所歸。則存為民所叛。則亡。亦若心之資乎體也。故曰君以民為體。若當體其民也。蓋兩者相須。而其實一身之中。心為主。君民之閒。君為主。民不過率從而護衛之耳。逸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此盡君道者也。今誰能秉國成。

禮記手說

卷之九

四

乎。乃不自為政。而卒勞百姓。此不能盡君道者也。周書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天。之于民厚矣。而寒暑之過正。兩陽之失中。民猶怨咨。況人君不能愛養之。有不怨咨乎。君道之不易盡如此。

君民一體。全重君上。心莊正。則內無所歉。而體自和。舒心恭肅。則內無所肆。而容自嚴。敬心好。兼道心好。理人心好。欲說君好。兼好仁好。暴說逸詩。先正有正已。正人。意明者。義理昭著。而明白。清義理。精微而瑩徹。君能盡道如此。國家則安寧。而無事。都邑則化行。而俗成。庶民則熙皞。而樂利也。誰能秉國成二句。今見小雅。南山。雅。書作牙。析書作祁。大也。

8 子曰下之事上也 節

此見臣道當豫。言行之脩也。夫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以為本。言以輔之。若身與心相違。而不言。與身相違。而不信。不信者。豈無一言之。合于義。而或義或不義。則義不一也。是謂不信。不正者。豈無一行之。合于正。而或正或不正。則行無類也。是謂不正。然則如之何。而後信。且正耶。夫子又曰。不言則已。一有言也。若有物在。非無實之空言也。是謂言之信。不行則已。一有行也。若有格限之。非踰矩之過行也。是謂行之正。且持此言行。守而勿失。生則不可。奪有物有格之志。蓋志者。言行之所由出也。死則不可。奪有物有格之名。蓋名者。言行之所由成也。義豈有不一。而行豈有不類者哉。然此等言行。非可不學。而至於此。是故君子有平日之脩。焉。聞不多。無以盡言之善。然多聞。不可。具在。必質正于衆人之。同以為善言者。斯守之。而服膺勿失焉。識不多。無以盡行之善。然多識中。從違莫決。必質正于衆人之。同以為善行者。斯親之。而問學不厭焉。又于所守所親之中。剖析毫釐。察疑似。精以知之。而得其至約之所在。然後用之。獻納。則為有物之言。用之匡輔。則為有格之行。而持之終身。則為義之一。而行之類矣。是乃以下事上之道也。周書君陳曰。出入自爾。衆人共。虔度庶言之。同異。此非言有物之謂乎。曹風鳴鳩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此非行有格之謂乎。

生死字。活即中庸至死不變。言不因死而變志。遂貽不令之名也。

多聞志學善之博賢守親擇善之固精略行用善之精上二層是工夫到于行之處方是有物有格精知不甚重只重行邊行之包上言說即執兩端而用中意

。子曰惟君子 節

此見君子所用之化也。夫子曰：國家用人必重用人之人者，蓋以一人邪正而天下之邪正係焉也。唯君子者，其身正非但其身正已也，且能好其正焉而一念為界，肝膽可通，若小人惡人異己，有毒其正已耳。惟好其正故君子之位所汲引者皆正人，而朋友有鄉所屏退者皆不正人，而其惡有方不特此也。天下之人皆聞風而興起于正，是故遇者習于所見而不惑，遠者得于所聞而不疑也。周南關雎詩

禮記手說

卷之九

聖

云君子好仇，蓋言君子有良善之仇，匪能好其正之謂乎。

只重君子能好其正句以下二段皆相承說去好字，體細衣註中誠字意方與能字親切，毒字用註中禍字意方與毒字完全，註中人視君子如仇常有禍之心是毒其正也。

。子曰輕絕貧賤 節

此夫子傷世之勢交也。曰人之交友也，以其賢也，然賢者不必不貧賤而不賢者不必不富貴，苟不問其人之賢否，但以其貧賤而輕絕之，以其富貴而重絕之，則其人必不能好賢，即好賢而不堅，必不能惡惡，即惡惡而不明也。其心全在于勢利，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大雅既醉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夫威儀之揖豈可與勢交者道哉。

輕重只當難易字看，輕字中便有不可絕意，重字中便有可絕意。新義此自是勢利中一輩人，故輕絕貧賤，重絕富貴，全不問人之賢與否了，不必泥定貧賤之人是賢，富貴之人是不賢。

。子曰私惠 節

此夫子嚴世之利交也。曰大凡人與人相與以禮物相惠，亦交際之常也，但私而不合于德義之公，則是利交而已。君子必不留而受之，焉小雅鹿鳴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周行之好，豈可與利交者道哉。

。子曰苟有車 節

此見言行之貴矣也。夫子曰：言行者，誠中形外之理也。而人每偏焉，則有有言而無聲者，行而無成者矣。自今觀之，凡物有其真者，此則必有其微于彼，如實有是車，則必乘之，而人見其軾矣，實有是衣，則必服之，而人見其敝矣。人苟或言之，則言有物而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則行有格而必見其成，豈有無聲而可為言，無成而可為行也哉。周南葛覃篇曰：服之無射，衣有實而服不厭，此必敝之証也。而車言行可例矣。

禮記手說

卷之九

聖

聲以聲聞言成以底續言重看言而無聲謂之無言可也。行而無成謂之無行可也。新義不重見聞重君子之言行，所以為見聞之地者不可不慎，又後一層了。

。子曰言從而行 節

此見言行貴信。然亦有以成之也。夫子曰：「言之道貴信而不貴飾者也。而世多飾。」則以其不知合一之理故耳。是故言不必行，則言可飾；若其矣。隨而行之，則言必慮其所終。言不可飾也。行不必言，則行可飾。若行矣，隨而言之，則行必顧其所言。行不可飾也。故君子有見于此，寡言而力行，以成其不可飾之信。以此化民，則民知行之不掩。言不矯情，以干天下之譽。知言之浮于行，不隱避以文一己之非。蓋有美雖可大，而不自大；惡雖可小，而不自小者，而一務實勝矣。大雅抑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寡言之意也。小雅車攻篇云：「允也君子，展也大成。」行以成信之意也。周書君奭曰：「在昔上帝降罰，割于殷，而申重獎勸，文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身，則言。」

禮記手說

卷之九

四八

行不飾，實有其德，而為大命所集矣。

8 從訓隨字，虛說以從為順理，便與下兩個不可字相得。言行當以信字為主，飾與信相反。飾字，即大美小惡，大美小惡，即不成信了。大者，修張其美；小者，掩覆其惡。此言有餘而行不足之故。

子曰：南人有言，節。

此見德之貴恒也。夫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蓋古之遺言，與蓋前知莫如龜筮，而無常之人，變怪莫測，即龜筮猶不能知其情也。況于人而知之乎？小雅小旻詩云：「我龜既厭，則不告之。」以其所謀，此不能知之証也。商書兌命曰：「爵罔及惡德，惟厥攸居，政事惟醇。」于祭祀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蓋以無恒為惡德。

為禋祀不可受爵而事神也。易恒卦三五交辭曰：「不恒其德，或承之。」蓋恒其德則貞，即婦人吉。惟丈夫以從婦為恒者凶耳。自從婦外未有人而可無恒者也。

新義不能知，還是不能測其心術。吉凶意尚略後些，兌命多有脫誤，純而二字，作贖于二字，應德贖也，分作兩項為的。

禮記手說卷之九終

禮記手說

卷之九

四一

禮記手說卷之十

黃岡無補陳鴻恩著 男 琮 公瑩 孫乾清

公珩 珣 健

珪 珽 確

公瑾 珽 協 習

繡谷後學 了元陳王誥 訂

培甫唐必登 梓

深衣

徐註此篇專記深衣經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服短褐深衣蓋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服之也古者衣裳殊制以別上下深

禮記手說

卷之十

衣衣與裳相連蓋燕私之服其被于體也深遠其取義也深遠故以深名之

古者深衣 五節

蓋有制度以應規矩權衡作一句讀是一篇之主且虛後面缺圓四句政指其實而故規者節欲服之者思其義也中間長短衽要袼袼幅其適宜處亦不可謂非制但與五法無干

此詳深衣之制也後人衣服任意為之無制度甚矣記者若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權衡焉不但已也短毋見膚短之制也恐其褻也長毋被土長之制也恐其汙也兩旁之襟曰衽其衽也與裳相連而合縫者又覆縫之以鈎束其邊便于著也衽之制也要之

上七尺二寸齊之下二丈四尺四寸是要之終半千下為相稱也要之制也

膚肉也

衣袂後與衣合縫者曰袼其前曰袂袼之高下以可以運肘為度袼之制也袂之長短以反袖之及肘為度袂之制也繫于要者為帶帶下毋得厭髀骨上毋得厭脇骨惟當其間無骨者正謂要也視朝服服之帶少下矣帶之制也此所謂近取諸身也

其制之大通一衣之衣四幅袂二幅裳六幅共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則天數也所謂上取諸天也衣之袂漸殺至袼其形圓如規以應圓衣之袼領曲相交其形方如矩以應方衣之負縫自背及腰

禮記手說

卷之十

如繩之直以應直衣之下齊前後齊平如權衡以應平此正所謂應規矩繩權衡者遠取諸物也

規矩繩權衡以形言方圓平直以義言故袂圓應規句當與下三句側看如云袂形圓如規之圓以應圓之義也下倣此不可泥定前以應規矩繩權衡句遂作以應規以應矩以應繩以應權衡也一負背也齊裳末緝處也大全十二月天數也圓者天之體方者地之象平直者人之道天者不息而袂動以致用地者不動而袂靜以成體文中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書曰平康正直語曰人之生也直此可以見其義矣

深衣之義如此然則服之者可不思其義乎故應規者非徒應規之

圓也。欲使行而舉手揖讓以爲儀容。應圓之義也。負繩抱方者。非徒負繩之直。抱矩之方也。欲使負直以直其政。而正人。應直之義。抱方以方其義。而正已。應方之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此負繩抱矩之義也。下齊如權衡者。非徒應權衡之平也。欲使思衡之低昂。由權之輕重。則知心之平側。由志之安危。于以安其志于應物之際。而平其心之本體。乃爲應平之義也。五者之法。其義如此。五法已施。則義寓于法矣。故聖人服之。由是觀之。故深衣之規矩。取其有無私之義也。深衣之繩。取其有直之義也。深衣之權衡。取其有平之義也。其義至大。故先王貴之。貴之。斯服之矣。文事重端冕。釋端冕。則服深衣。故深衣可以爲文。武事重甲冑。釋甲冑。則服深衣。故深衣可以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三

爲武蓋。雖不可臨朝祭。然贊禮而爲擯。相可服也。雖不可臨折衝。然運籌而治軍旅。可服也。深衣之用。無不宜如此。夫五法兼備。可謂完矣。而其質則布。其色則白。且弗費焉。此服之次。于朝祭者。故曰善衣之次也。

繩直在背。故曰負。袷方在前。故曰抱。負繩之直。則思直以正人。正人在後。抱矩之方。則思方以正已。正已在前。大行已以義。則貴于方。故于義言方正。人以政。則貴于直。故于政言直。新義權衡二字。重衡說。以平爲主。志以應物。動而爲用。安危無常。故譬則權心。以存主靜。而爲體。本自平。故譬則衡。以上就着深衣之人說。下文取其無私。取其直。取其平。只就深衣上說。規矩取其無私。規矩等

字只當袷袷等字。看聖人先王一人服之貴之微。有先後耳。此言深衣之緣也。具父母。大父母。所謂重慶衣。純以五采色之纁。纁也。具父母。所謂具慶。夫純以少陽色之青。致文也。如孤子。衣純以素。致哀也。所緣者三處。純袂。袖口也。純緣。襟旁也。純邊。下齊也。廣各寸半。此其則也。

投壺

徐註。此篇蓋儀禮正文。壺者。實酒之器。投壺者。射禮之細也。原其始。必燕飲之間。或因庭之脩廣。不足以張侯置鵠。或因賓客之衆。不足以備官比耦。欲行射禮。而不可得。故姑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亦庶幾可以樂賓。而習容講藝也。此投壺之所由興。先王以其

禮記手說

卷之十

四

亦可觀德而不廢也。按魏時邯鄲淳作投壺賦千餘言。

投壺之禮 十節

一節至六節。是未投時。七節至十節。是正投時。

此詳投壺之禮也。投壺之禮。其始也。主人奉投壺之矢。司射奉壺。其中。使人執所投之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咎。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受賜矣。又重以投壺之樂。敢辭。主人曰。枉矢。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咎。不足辭也。敢固以請。于是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敢從。此始請之儀也。

註中者。盛等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間。間如雁形一角。

而岐踣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其狀未聞皆刻木爲之上有圓孔以盛筭柱材不直也哨口不正也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左傳晉侯與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之也徐註謂之中者取其中而獲筭也投壺亦射類故司射奉中

禮有拜受拜送賓再拜受矢此時矢尚在主人手故不能答而般旋曰辟以止之主人阼階上拜送此時矢已入賓手故亦不能答而般旋曰辟以止之般旋身爲退避之容曰辟口爲退避之言此送矢受矢之儀也

主人曰阼階則賓在西階矣

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受之而進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五

就兩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及阼階位西鄉揖賓以就投壺之席此就位之儀也

已拜受矢句有兩意投壺席賓主皆南向

司射自西階進于賓主筵之南度量置壺壺去筵中間以二矢半爲度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取中以進而設之既設中乃于中之西而東面手執八筭而起立以請賓侯投此司射度壺設中之儀也

投壺有三處日中在室日晚在堂大晚則在庭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亦隨地之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太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二尺七扶二尺八寸九扶三尺六寸矢雖有長短而度壺則皆使去賓主之席二矢

半是室中去席五尺堂上七尺庭中九尺也八筭者人各四筭如矢數賓主各四則八筭矣

司射執八筭起而請于賓曰投矢于壺以矢本入者爲順投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筭若以未入則不爲入不釋筭也賓主須更迭拾投不得以前既入而喜不待後人投而已頻投者爲比投比投雖入亦不釋筭也其投之勝者則酌酒以飲不勝者正爵既行又爲勝者立屬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成專始待三若止得二而步偶得一則取步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而爲三是一馬從二馬也或頻得三或取足三皆謂三馬三馬既立則又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此請賓之詞其請主人亦如之司射告賓主之詞也

禮記手說

卷之十

六

註立馬者取筭以爲馬表其勝之數也謂筭爲馬者馬是威武之用投壺及射亦是習武故云馬也每一入釋一筭所以記其入之數勝一番立一馬所以表其勝之數釋之則爲筭在未卒投之先立之則爲馬在既罰爵之後

司射又命樂工之弦者曰請以弦歌狸首之詩以爲投壺之節其詩樂作止與投壺疾徐相間處俱要相應而均平如一焉于是太師曰諸君習其音而謹其事矣此詩樂之節也

徐註弦琴瑟也狸首詩篇名今亡問者樂之節也太師樂官之長新義狸首言賓主燕會不以微薄廢禮雖諸侯之節亦可通用也

司射左告主右告賓以矢具請更遞而拾投于是賓主乃投有矢人
壺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于地焉前此東面而立釋筭則坐也其
筭之位賓之黨則在司射之前稍南而于右主之黨則在司射之前
稍北而于左此正投釋筭之儀也

拾更迭也徐註更迭也如拾級拾踊之拾前左右告矢具左右字
只當賓主字看蓋席皆南向主左賓右東為左西為右也賓黨于
右主黨于左則又以司射東向之位論左右南為右北為左也且
主筭不主人蓋賓主非一人故云黨地道以右為尊釋筭及賓黨
之筭皆在司射之右釋主及主黨之筭皆在司射之左尊賓卑主
也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七

一番卒投司射執筭請曰左右卒投請數筭以別勝負數之法二筭
合為一全一全以取者如云一雙一數也其終有一筭而不成全者
為奇遂以奇筭焉如云若干全有奇也數畢矣勝負明矣乃告曰右
賢于左或左賢于右若干純奇則曰若干純有奇或某賢于某奇也
若賓主相等則直告曰左右鈞不言純奇矣此數筭告勝之儀也
純音全新義疑問曰一純以取一筭為奇是一句不是二句蓋數
數時一筭為奇不必說故但從二等為純說起二筭既為一全者
中三矢是于一純又加一筭即亦為奇故曰一純以取一筭為奇
遂以奇筭取之者進而加之也此三句專為奇則曰奇一句說
結者不察此義將一純以取為一句一筭為奇又一句則遂以二

字何以解且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則奇則曰奇句又何以解
似覺有理且此就一番論非通三番論也註乃云假令十筭則云
五純九筭則曰九奇真可發矣按疑問說解取字亦有可駁者
已非宜從本說

司射乃命酌者行罰爵曰請行酌酌者曰諾蓋西階南向洗酌而
于豐上矣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奉之而言曰榮賜之飲受之以
禮而不怨也勝者跪而答曰敬以此觴奉養獻之以禮而不矜也此
行罰爵之儀也

酌者勝黨之弟子也只論當飲者不論賓主故曰皆跪

正禮罰爵既行司射乃告賓主請為勝者樹立其馬所立馬各當其

禮記手說

卷之十

八

初釋筭之前此皆一番時事如是者三番每番勝立一馬三番勝立
三馬或兩勝而立二馬或一勝而立一馬則二馬者取一馬者助成
其勝而以行慶禮焉慶禮司射詞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
曰諾則慶禮斯行矣正禮慶禮既行司射乃請徹去其馬蓋投壺禮
畢也此行慶禮之儀也

兩正爵前是罰爵後是慶禮罰爵負者慶勝者罰爵三番慶禮禮畢
一行投壺與射皆三番而止慶禮禮畢徹馬後行無筭爵

筭多少視節

此明筭數盡矢之制也筭之多少視上人之矢數每人四矢四
筭則一賓一主共八筭推而賓主各四人則十六筭矣筭矢也

室中地狹長五扶堂上稍廣長七扶庭中太廣長九扶皆陽數也。室長八寸，天數，壺頭長七寸，腹長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亦計陽數。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亦陽數。君子之所法象，必本諸天，求諸陽，因節文而託其義，雖小事不廢也。矢以柘若棘爲之，蓋柘棘心實其材堅且重，母去其皮質而已矣。扶與庸同，脩長也，若及也。

魯令弟子 節

此記戒令弟子之辭與其黨位也。燕飲之間，易狎，童子之心易流，令之所以飭其敬也。魯令弟子其辭曰：毋撫而慢，毋敖而先人，毋借立而所向不正，毋踰言而遠談，他事撫教禁矣。即借立踰言，亦有常罰。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九

得也。薛令弟子其辭亦曰：毋撫毋教，毋借立，毋踰言。若是者，滿爵而罰之。二國之詞小異，其以教敬一也。斯時也，庭中之位有司射、庭長、樂人及冠士立者，使者童子不可以無所分也。賓以義接主，司射贊禮，庭長正禮，冠士立者觀禮，皆有義道。故屬賓黨位在西階下，東向；主以仁接賓，樂人樂賓，使人承賓，童子承賓，皆有仁道。故屬主黨位在阼階下，西向，各有其屬，則各有其序，庶幾安而不亂矣。

弟子賓黨主黨之年，得者授堂時，立于堂下，恐其或相褻狎，故戒令之。庭長司正也，冠士既冠之士，與立者皆來觀禮之人也，使者給使令之人也。徐註：賓黨位在西階下，東向；主黨位在阼階下，西向。同若慶堂，請命弦歌，舞之類，則其位不與此同。

取半以下 節

此二國擊鼓之節，圖于譜而異其用者也。按前圖，擊聲七，鼓聲五，此魯鼓之半也。其全則擊聲十三，鼓聲十，擊聲五，鼓聲三。此薛鼓之半也。其全則擊聲十六，鼓聲十二，魯薛各取其半以下爲授壺禮。其全則用之爲射禮。蓋授壺主于樂，賓其禮簡，故樂取其半，射主觀德，其禮隆，故樂取其全。此二國行禮用樂之曲當也。

取用指二國非後人用之圖以前爲主，後附載不用。徐註：按後圖，擊聲九，鼓聲四，此魯鼓之半也。其全則擊聲十四，鼓聲七，擊聲七，鼓聲三。此薛鼓之半也。其全則擊聲二十一，鼓聲十，魯薛之鼓既異，譜而傳之者又異，故記者兩存之。然以詩序考之，當以前圖爲正。

禮記手說 卷之十

十

儒行

此篇言儒者之行，誠有是事，然謂孔子之言則非也。蓋儒行一出于義理，其吾分之所當爲，非以自多求勝于天下。今其言乃有於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似與不知儒者力爭于一旦，竊禮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而爲之，有道者不然也。但其大義自不可忽，學者果踐其言，則亦不愧于儒矣。

魯哀公問于孔子 節

此見儒者所重在學不在服也。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備者之服與？夫子對曰：儒何以其服爲哉？綈袞之衣，魯之衣也。章甫之冠，宋之冠也。丘少居魯，衣魯之衣，居宋，冠宋之冠，丘聞之也。君子

欲體道于已則其學也不得不博至于服因其鄉之所宜而已不求異于人丘不知有所謂儒服也

逢猶大也逢板謂肘掖之所寬大也鄭云大袂禪衣章甫表明大夫之義縹布冠也郊特牲章甫殷道通節只重學也博句學字兼知行服字兼衣冠學也博一句串看鄉字汎言非特指宋也應氏曰儒之名始見于周官曰儒以道術名末世不充其道而徒于其服哀公見孔子被服儒雅而威儀遠近皆有與俗不同者惟而問之新義夫子對與俎豆軍旅相似正欲啓其所當問而勉之以學

哀公曰敢問儒行 節

3 通篇儒者之行十有六其自立二其容貌其備豫其近人其特立

禮記手說

卷之十

十一

其剛毅其任其愛思其寬裕其舉賢授能其任舉其特立獨行其規爲其交友其尊讓而皆曰有如此者纔要見他不同人處如首節自立在四個待字上蓋他人之自立以一身儒者之自立以天下自立以一身者小自立以天下者大也後面自立見他人之自立以勢儒者之自立以理自立以勢者可奪自立以理者不可奪也餘倣此

此見儒者自立之行以用世爲大也哀公因夫子儒服之對遂曰敢問儒行夫子對曰儒行多端遠然數之不能終其事欲詳悉數之則必久留恐更代僕人尚未可盡也于是哀公命設席夫子得坐待而三言之乃曰儒者之行莫貴于自立顧非獨善其身之謂也席上之珍

非一已之珍也以待君之幣聘而德足以致世堯舜矣夙夜強學如一已之學也以待君之顧問而學足以先民知覺矣懷忠信于心非自懷也以待人之任舉處之股肱心膂之寄而有餘力踐履之行非自力也以待人之用取使之艱難煩劇之應而無不足凡此皆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之事以天地萬物爲體以天下國家爲已任者也其自立有如此者

席上之珍是喻詞以德言人身之有德如席上之有珍新義珍本貴重之物而又以席上藉之以防外物之或褻辱之至也

儒有衣冠 節

禮記手說

卷之十

十二

此儒者之容貌也衣在身冠在首皆適于中動于身作于事皆極其慎其大讓也如于聖萬鍾不加意而忽之則如慢其小讓也如簞食豆羹不屑辭而辭之則如偽其擔當之大也則如作威然而天下事無不可任其靜處而小也則如慚愧然而天下事無一敢爲其出處仕止之闕進則難而退則易也粥粥若無所能之人也是他人之容貌脩飾于外而儒者之容貌欲戢于中脩飾于外者外若可觀而中實無主欲戢于中者外若不足觀而中實不可及也故曰其容貌有如此者

舊註祿位辭讓之大則直情抗拒之如慢而不敬食坐辭讓之小則委曲以致之如偽而不誠容貌之大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毅然不可犯而如威容貌之小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曰退

然不敢爲而如愧難進易退在賓主交接上看三揖一辭之閒
易都是他好處慢傷威慢無能皆是不好處如而實非正藉以形
容其好處耳

儒有居處 節

此儒者居處之行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然必備乃能豫也故儒
者有備豫之行焉其居處則齊莊而畏難其坐起則恭肅而敬慎言
必先信信在言先也行必中正行合于道也所謂敬以持已也道
不爭險易之利險以避之爲利易以由之爲利不爭與人同其利也
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冬以陽爲和夏以陰爲和不爭與人同其和也

禮記手說

卷之十

十三

所謂恕以待人也惟敬以恕則忿慾欲窒愛其死也養其身也且身
立德充愛其死所以有待于明時也養其身所以有行乎斯道也可
以當天下之變而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辭蓋他人之備豫在一身
儒者之備豫在天下他人之備豫在一時儒者之備豫在後日其備
豫有如此者

愛死養身字活二句渾承正見備豫處有以愛死句貼恕養身句
貼敬者非

8 儒有不寶 節

此儒者近人之行也世之言近人者耳土地已耳多積爲富
已耳儒者不寶之不所之而忠信以爲金玉立義以爲土地多文以

爲富積可謂近人乎世之言近人者易得已耳易言已耳儒者難得
而易祿也易祿而又難言也非時不見以爲難得非義不合以爲難
言且先勞而後祿以爲易祿可謂近人乎蓋不寶金玉不所土地不
所多積雖若遠人而吾自有忠信自有義自有文何者非人之所同
得是世人之近人以習而儒者之近人以性也難得難言雖若遠人
而以相吾時以守吾義以盡吾勞何者非人之所當盡是世人之近
人以情而儒者之近人以理也故曰其近人有如此者

金玉藏于家忠信存于心土地見于外立義制于行積之多也非
一日可致文之多也非博學不能故各以相比非時不見以出處
言在未仕之先非義不合以去就言在既仕之後

禮記手說

卷之十

十四

儒有委之 節

此儒者特立之行也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
富貴不能淫也切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威武不能屈也
勇足以犯難而無避如人之有勇者遇驚猛之蟲直據搏之不程量
其勇而後往才足以任事而無難如人之有力者遇重鼎直引之不
程量其力而後引也已往之事過而不留曾何執悔吝之意未來之
事順而不逆曾何執豫待之心過言不免于出然一之謂甚也矧可
再而二乎流言不免于聞然止之以智也詎可極而窮乎威以時養
可也先主之以斷則威峻故其辭以事出可也先加之以費
則謀深故不習其謀夫利義死生之交患難重大之舉往來言語

新之細皆人之所易流易倚而不能自主者。而儒者獨能特立乎。其間故曰其特立有如此者。

新義貸財者一妄字。是恣其出入。樂好着一淹字。是淺澹之深。于此處見得明守得定。是謂不虧其義。大全不釋勇字。自及而節于萬人。其往其勇也。非虛勝而後動者也。不怪其力者。仁之爲器重。舉者莫能勝也。其任也。不知其力之不足也。往者來者。不斷不替。四句俱宗疑問。

儒有可親 節

此儒者剛毅之行也。儒有可親以情而不可劫以力也。可近以義而不可迫以勢也。可殺其身而不可辱其志也。此剛毅之見于處人者。

禮記手說

卷之十

十五

而有本焉。居處以安身。不至于淫。飲食以養身。不遇于海。過失以治心。微濟之則愈精細。而面數之則無形迹也。此剛毅之見于處己者。所謂無欲之原。天行之德。與尚氣好勝者異。故曰其剛毅有如此者。海濃厚也。過之精微。不可見處。曰微。過之膚淺。易露處。曰面。學力至此。安得有膚淺之過。微辨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8 儒有忠信 節

此亦儒者自立之行也。世之所恃以禦患者。甲冑耳。干櫓耳。儒者以忠信存心。則人不敢欺。夫足以禦人之欺。非無形甲冑乎。以禮義制事。則人不敢侮。夫足以禦人之侮。非無形干櫓乎。然此猶其常也。戴仁而行。而無行敢忽。抱義而處。而無處敢遺。斯則無往而非忠信。

義矣。雖不幸有暴政橫逆之加。如是其變。而反身愈切。不更其所處。蓋德之脩而守之固。正乎已而不求乎人。此所以爲儒者之自立。而不同于世之倚附者也。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8 新義忠信以存心。甲冑服之于身。而在內。故喻忠信。禮義以處事。言干櫓。連之于手。而在外。故喻禮義。仁之體大而尊。故尊之若戴于首。義之體方而嚴。故守之若抱于懷。又有以戴仁二句作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看者。看來仁義字。仍只當忠信禮義字變換言之。可如六忠信可以禦欺。禮義可以禦侮。固矣。即或其行其處。無非仁義。而橫逆愈來。亦必以是心自守。而不更其所方。見得自立。如此一節意方貫。

禮記手說

卷之十

十六

8 儒有一畝 節

此見儒者之仕以道也。儒有一畝之官。環堵之室。簞門圭窬。蓬戶甍。居之貧也。易衣而出。衣之貧也。井日而食。食之貧也。宜乎出處之間。安由選就。以爲居處衣食之計矣。然而上答之。則道足自信。而不敢以疑。上不答。則道不容苟合。而不敢以請。一于道而不必于仕。此所以爲儒者之仕。而不同于世之苟仕者也。故曰其仕有如此者。徑一步長百步曰畝。官墻垣也。折方之。則其宮四面各十步而已。言墻方六丈也。二尺爲版。五版爲堵。周環之。則其室四面各五版而已。言室方一丈也。簞門以荆竹織門也。圭窬穿墻爲之。門傍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蓬戶。編蓬爲戶也。甍甍窓。甍圓如甍口也。

又云以敗簾口爲臍易衣而出者。合家共一衣。出則更着之也。非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也。上谷之不敢以疑者。匹夫之家。忽然而來。召旌之聘。苟非道足自信。能無疑乎。不敢以疑。其抱負可知矣。

8 儒有今人 節

此篇首憂思之心也。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繼往聖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爲稽。開來學也。以是自任。則是斯道不明。人心陷溺。百姓之病。猶已之病矣。故使遇其時而伸其志。其不忘其病。固也。卽不幸而弗逢明世。在上不援。在下不推。又詭譎之人。有比周爲黨。而共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蓋明道淑人。儒者之責。故雖危其起居。禮記手說 卷之十 十七

而此志則竟伸。統將不忘百姓之病。乃所謂伸也。時有否泰。道有通塞。而憂道覺民之心。初無改移。此所以爲儒者之憂思。而不同于世之戚戚者也。故曰其憂思有如此者。

爲稽爲稽。此便是憂世之心。適弗逢世以下。是舉其時勢之艱。而猶不忘其憂。以見其憂之深耳。摘訓以前四句作爲學憂思。只到不忘百姓句見之。非是雖危三句。卽身可危二句上虛下定。

8 儒有博學 節

此儒者寬裕之行也。學不博。則易窮。儒者則博學而不窮。行不篤。則易倦。儒者則篤行而不倦。知行並進。其德成矣。時而處學。行足以有守。而窮不失義。幽居而不淫。時而出學。行足以有爲。而達不離道。上

通而不困。窮達如一。其性定矣。用之何所不宜。禮之以和爲貴也。者則忠信之美。而優游之法焉。蓋誠實中而有順適之妙也。人之有賢與衆也。儒者則慕賢而容衆。賤方而凡。合焉爲益。分則中而有含容之度也。他人以氣質爲迂緩。或易失于因循。而儒者本德性爲問學。故自成其博大。故曰其寬裕有如此者。

3 寬裕還在後段行禮待人二項上看。前學行其大本。窮達其大節也。諸說俱牽粘不合。新義禮之句就禮說。下二句全重優游之法。優游所謂和也。忠信句只言其學禮之本耳。慕賢二句。重涵容邊。纔與寬裕合。設方者毀其圓。以爲方。是分辦意。貼慕賢。凡合者合其方。而後圓。是涵容意。貼容衆。一說以禮之和爲貴。作頭忠信優

禮記手說 卷之十 十八 廣慶堂藏

游慕賢容衆相對。毀方句。搃承都貼禮講。若五句命題如此。亦不妨。

儒有內稱 節

此儒者舉賢援能之行也。儒者之于賢也。內而稱之。則不避私親。外而舉之。則不避私怨。所以然者。蓋由程算其功。積累其事。實知其賢。則推而進達之。而原無望其報于人心。何計其爲親爲怨乎。不但此也。求賢治君之志也。君既得其求賢之志。則進賢受上賞。理固宜。然而儒者之心。惟知有國家而已。苟利國家。其心已達。不求富貴于君也。下不求報于上。上不求報于國。而一以公心行之。與市恩徵寵者異。故曰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新義程等之積累之不以一事偶合雖許其爲人之實但此節只重養賢之公不輕待意還輕然亦必如此而後可以不辟親不辟怨也。由下位舉于大僚曰達。由隱居使之行義曰達。君得句不可與苟利句相對。蓋例席求賢以共治國家君之志也。國家享安寧之利則人君遂望治之心矣。大全傳稱祁奚稱其併不爲計立其子不爲此正此意也。而大夫僕之同升者公趙文子所舉于晉國常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官仲遇盜取二人馬上以爲公臣是皆所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也。

儒有聞善

此儒者交友任舉之行也。儒者之于友也聞善言則以相告也。兄善

禮記手記

卷之十

十九

行則以相示也。道之同也。居常而爵位則相先也。遇變而患難可相死也。情之同也。如是而我可升也。友或久沉于下僚則必待之同升。然後升也。我或遠投于間散則必致之同進。然後進也。蓋他人之任舉或出偶然勢利之合。而儒者之任舉乃在相信道德之深。故曰其任舉有如此者。

新義疑問云任舉不專是任舉于朝廷之上。或窮或達任重而道遠皆有職業之當盡者。世儒但見上條有舉賢援能句。此條有爵祿相先句。將久相待遠相致。通曲解在升進上去。若此則所謂患難相死者亦將死于爵祿乎。大抵相告相示是恥獨爲君子必欲朋友同歸于善也。相先相死是好歹悉與共相待相致是彼此終

不渝若此等人同處于達克堪國家之重寄同處于窮克勝道義之重託是爲儒者之任舉也。必曰與同升與同進任舉以職事回哉俗儒之爲見矣。又曰人情可暫不可久可近不可遠久相待而不忘遠相致而不遺是始終如一之君子也。細玩覺理勝。

8 儒有澡身

此儒者事君有特立獨行之行也。澡其身以治其德身心俱清潔矣。所以立正君之本也。于是乃陳言而伏焉。蓋君之過未形有不可以言陳者則及其靜而正之。而上非知也。則謂之伏也。君之過已形有不得不以言陳者則盡其忠而舉之。然何至暴舉而失節也。亦謂之伏也。功業自高不臨人之深而爲高程積本多不加已之少而爲多。

禮記手記

卷之十

二十

世治可進而而不輕于進。進必以禮。世亂可退而不沮其退。退必以義。人皆附同然其中有不可苟合者。弗與也。人皆惡異然其中有未可輕營者。弗非也。此蓋有卓然特立一身之體有毅然獨行一世之用。大人正己物正之道也。而豈他事君之所可及也哉。故曰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臨深加少二句註分文行弗輕弗沮二句註分德志俱不必泥。徐

註前特立自守之義居多。此加獨行達道之義居多。此其稍異也。

8 儒有上不臣

此儒者規爲之行也。天子人所急欲臣之者也。而儒者上不臣天子。諸侯人所急欲事之者也。而儒者下不事諸侯。豈忘世哉。忘世切自修。

而有未暇焉耳。慎以致謹靜不妄動。易于迫狹而濟之以尚寬矣。地萬物皆一體也。則持已得其中矣。強而有執毅而有守。易于持人而濟之以容與。知愚賢不肖無可拒也。則待人得其和矣。能博者未必能約。博學而知服行之要。博約一原也。修飾者或少實功。近文章而能砥礪廉隅。文行交致也。此其陶鑄變化之妙。豈一朝一夕之功。欲先知先覺之體。未嘗將高爵厚祿之權。何取所以離分國如錙銖之輕。不臣不事也。蓋其心所謀度。事所作爲。惟正自修自信。而與世之要求利祿者異。故曰其規爲有如此者。

舊說不臣不仕固高不仕之節矣。然豈輕世者哉。以其自修者常內有所重而不屑于外也。如此則枯槁沉淵。傲世死物矣。豈夫子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主

所以論儒徐註如此說。似覺圖活。慎靜四段作相濟。極合諸說。俱非近文章二句。如威儀言詞。燦然蔚然。似近乎文章之外見。然却

能切磋琢磨以成其器。非華而不實者矣。

此儒者交友之行也。志之所向曰方。儒者之于友也。則合志而同其

方道之所習曰術。儒者之于友也。則替道而同其術。時而並立。此同方同術者。聲應氣求。何樂如之。而且虛心取善。相下而不厭也。或久不相見。此同方同術者。斷金貫石。何有二心。即聞流言而不信也。愛之篤也。而何以致是。蓋其行已也。內必本于方。而無不正之心。外則立于義。而無不宜之事。其身正矣。由是同于本方立義者。則進而

之不然。則退而違之。是其慎擇于始。所以同方同術也。而何不全委于終也哉。故曰其交友有如此者。

不信以上。是能以義全乎。既交之後。其行三句。是能以義擇于未交之先。此其先之能擇。所以後之能全也。合志同方。如云志之所向。同以聖賢爲歸也。當道同術。如云道之所習。同以仁義爲正也。並立二字。與久不相見四字對看。舊說分窮達。非其行二字。肩下本方立義。分身心皆共行也。在儒者身上說。是修己以爲取友之則也。

溫良者仁 節

此以仁道之大。明儒者尊讓之行也。德性溫良。發必愛人。而不爲刻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主

薄之事。是仁之根本也。操存敬慎。心始有主。而不爲人欲所間。是仁之實地也。寬裕有容。一念之愛。充之保四海。是仁之作用也。孫以接物。內必收斂。而無餘外。乃舒徐而不迫。是仁之能事也。禮儀中節。乃仁之形于貌。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也。言談有中。乃仁之發爲文。蓋有德者必有言也。韻聲爲歌。備容爲樂。生而不可已。舞踊而不自知。仁之至和。康也。分而不積。散而不窮。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之施及物也。八者曰本。曰地。曰作。曰能。曰貌。曰文。曰和。曰施。而歸之于仁。蓋仁者諸德之總。而百行之原也。儒者體仁。則皆養此八者而有之矣。而猶且不敢自以爲仁。而言仁也。蓋他人所不能專者。而儒者尊之。仁之所以造其極。他人所不欲讓者。而儒者讓之。仁

之所以集于虛是乃所以為仁也故曰其尊讓有如此者

入者皆是虛論理儒皆兼此三句方實就儒者說入者中惟進德禮節言談不可分餘皆二字二義

儒有不隘 節

此總承上文而中結之也謂儒者衆行皆備如此則道具于已而安往不善也故是故貧賤不能移而不隘于貧賤富貴不能淫而不充誠于富貴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皆不能困迫而使之違道而不思辱于君王不繫于長上不困病于有司若此者故謂之曰儒乃真儒也今衆人之命儒也無儒者之行為儒者之服無儒者之實盜儒者之名則妄而已耳惟其妄故常為人所詬病矣孔子言已至舍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三

哀公具食致養具官治事而館之且既聞此言也自是知儒之道大于儒者之言已信而益加信于儒者之行已義而益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何至相詬病也哉

隕如云有所墜失獲如有所割刻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者駑氣之盈滿者各氣之歡喜樂失節之貌也言行謂儒者之言行義者以為是而義之也

冠義

註疏曰冠禮起早晚書傳無正文世本云黃帝造旂冕是冕起于黃帝也黃帝以前以羽皮為冠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天子諸侯皆十二徐註古者男子二十而冠故儀禮有士冠禮而此篇則

釋其義也其文有錯出如特牲者當移置此呂氏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經所載謂之義者皆舉其經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義也

凡人之所以 五節

言舉禮義備禮義立二段泛說人道在全此禮義引起冠禮故冠而後服備至禮之始也應上禮義備段末節成人之者至可以治人也應上禮義立段中間由重冠說到冠禮者儀由諸侯說到成人由成人說到子弟臣少此文字針線綽綽有餘之妙亦不可不察然兩段分屬分應前由冠說起故言重冠是重禮後由責禮行履說故曰聖人重禮故重冠前以簪日筮賓為重冠後又以行之于廟

禮記手說

卷之十

音

為重冠皆互見也

此詳釋冠禮之義也凡人盡人耳至其所以為人者則非以其形貌而以其禮義蓋禮以義起也禮義何在形于一身而為威儀通于倫常而為理道皆是也故其始也欲備則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為容體得其正顏色得其齊辭令得其順則威儀不惑而禮儀備矣其既也欲立則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為君臣得其正父子得其親長幼得其和則倫常克悖而禮義立矣然何以備之立之也冠服者威儀之象也人之幼也冠未具服未充矣至冠加于首則服周千身是冠而後服備也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遂以君子之辭其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也而冠實基之故曰冠者禮之

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而制爲之禮焉

雖有禮義備禮義立二段不可截然兩平蓋自禮義備說起原要歸重到禮義立上去也後面雖亦兩段分承然到禮之始處則意極融貫諸說有謂首節冠者禮之始爲禮義備之始末節冠者禮之始爲禮義立之始太拘執義人只是一個禮而禮以義起故開口便說禮義禮義始于容體辭色而其用莫切于人倫故繞說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隨轉到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中間以字正是過度處然只虛虛帶下不可云以禮義去正等也君臣父子長幼重子臣幼邊備是無欠缺立是無傾倒禮義備便是人道備禮義立便是人道立隱然已伏成人之者在然必由冠始故繫承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五

廣慶堂藏板

冠而後服備

云二加便有三加之服服是服便有是容色辭令

則冠非禮之始乎故聖王重之重冠卽下筮日筮賓等

重之何如古者冠禮筮日求夫天之吉筮賓擇夫人之賢必用筮者正所以敬重此冠事也冠者六禮之一敬重冠事正所以敬重禮教禮者立國之本敬重禮教正所以爲國之本而有基無壞國其有不興者乎一重冠而國本在焉此先王所以重冠禮也

新義聖王重冠是重禮故繫承冠禮筮日筮賓

云見若此其致

敬端是重禮以爲國本也事是冠的節目卽下冠于作饌于客位等禮是冠之統體卽下所謂成人禮意爲國本卽下可以爲人可

以治人意

其禮伊何故冠于作作作者七人之階所以著其傳付之意也懸于客位以賓禮禮之三加而其服彌尊加禮于有成之人也已冠而賓遂字之以成人之道待之故敬其名也

新義筮日筮賓是敬冠事然承及所行之禮故繫接冠于作云酌而無酢非曰醴成人之道也泛泛說意若曰冠而字自是成人之道責成意雖未盡而已寓于此語中矣

不特此也見于母拜之正其受拜之禮兄于兄弟兄弟拜之正其相拜之禮蓋幼時父母兄弟皆慈愛之騎祥之已耳今以共成人故與之爲知見之禮也云冠齊冠玄端齊服執雉爲摯見于君遂以此摯見于爵尊者卿大夫齒尊者鄉先生皆以成人之禮見而不與未冠者同也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五

廣慶堂藏板

母之拜子先儒疑焉遂生出拜脯從子及適子之說細玩成人而與爲禮句是母與兄弟各還其相見之正禮卽坐受亦謂之拜非真拜子也如男子跪拜曰拜婦人手拜亦曰拜之謂從子適子都說不去

既冠成人賓與父母兄弟君與卿大夫鄉先生無不成人之矣是成人之者豈徒優之以成人之形乎將責之以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又豈徒責之以成人之禮文乎將責之以爲人子則孝爲人弟則弟爲人臣則忠爲人少則順四者之禮而實見之行焉將責四者之行于人則禮非虛禮其禮可不重與禮之重行如此故卒章忠順

之行立而後可以爲子爲臣爲弟爲少而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求入非人而治人也。行重則禮亦重。故聖王之重禮如此也。而冠重基之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禮有四冠尤其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古者重事必行之于廟。重冠故亦行之于廟。是行之于廟者所以尊重此冠事。豈但尊重事且有不敢擅重事之意焉。蓋不敢擅重事乃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而安得不行之于廟也。手服備而禮義備禮行而禮義立此冠禮之所以爲尊也與。

徐註行之于廟有二義一則尊敬重事而不敢褻一則自卑尊祖而不能專此特謂重之事。

昏義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主

廟慶堂藏板

註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呂氏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而所以合也敬則克終。苟則易離。必受之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賁之義乎。

昏禮者將合 七節

此詳釋昏禮之義也。昏之爲禮也非一身之禮也。將合此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承祖考而下以繼後世傳子孫者也。所係之大如此故君子重之。而禮所由起矣。是以昏禮始焉納采擇之禮以求之。既也問女生之母名氏以通之又求得吉卜而卽納之乃納幣以爲昏姻之證。請期以待昏姻之成。凡此五禮皆在親迎之前者也。男姓行之。

女姓主人設筵陳几于廟而拜迎使者于廟門之外入門揖讓而升聽命于廟二姓行禮如此蓋有見于昏禮之大所以敬而不敢慢慎而不敢忽重而不敢輕正而不敢邪也。

兩個主人俱指女姓者蓋六禮之行自男姓來可剛見也。新義曰重之如何加敬慎正三字凡人重其事必先主敬然其間更有許多宜詳慎處如納采而下却何等細密周到凡此皆所以正其始使承終而無敝故必敬慎正三字然後足以盡重之義二姓皆宜如此不可單指女姓中。

此親迎之一禮合上五禮爲六者也。期定而親迎舉則父親以酒饌子而命之迎所以必親迎者蓋女不自至必有男以先之而後從男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主

廟慶堂藏板

乘陽剛以帥人爲德女秉陰順以從人爲道正男先手女之義也此往迎之始也子承父命以迎女家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婦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者蓋父母以女授婿婿乃親受女于其父母之義也此親迎之時也受女畢婿登車婿降階出大門御婦車親授之綬御輪三周而後御者代之婿車在先候婦車于家之門外婦車至婿揖婦以入行共牢而食合卺之禮所以共牢合卺者蓋以夫婦之情欲其相親而其道在于夫之親之使其體必合而無間其尊卑必同而不殊則此共牢合卺中即有所以親之之義在也此既迎之後也皆親迎之禮也。

方氏分合卺爲合體共牢爲同尊卑似泥徐註爲親受之于父母

故不敢不拜以為敬似添足

此承上二節來由是親之昏禮之行也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矣夫與敬為親禮之大體而昏禮為甚正所以成今日男女之別而立他日夫婦之義也蓋男女相合貴于情親但不敬慎重正則禮未盡而失之慢男女嫌于無別而義不立情亦不可久敬而親之男女有別矣豈惟夫婦有義已哉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此敬此親也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亦此敬此親也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亦此敬此親也蓋敬以盡臣子之禮親以盡臣子之情其理一也禮莫大于夫婦義父子親君臣正而皆起于昏禮之敬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且非但昏禮已也夫禮始于冠以責成人本于昏以基人道重于禮記手說

卷之十

五

喪祭以厚臣子之恩尊于朝聘而君臣上下之分凜然不敢犯和于射鄉而賢能長幼之情藹然不容疎之數者皆人倫所寓人道所關皆不可不以敬親行之而為禮之大體也而昏禮為本焉然則昏禮之親焉可不先之以敬慎重正也哉

雖有敬親二意然看後字別字義字還重敬邊哀公問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肯同

此下四節皆明婦順之義也昏禮次日婦見舅姑未明之先則婦晨興沐浴以俟矣正明之時贊禮者見婦于舅姑婦乃執笄盛鬋束服脩之贊以見焉見畢舅姑命贊者以醴酒酌婦薦脯醢婦祭脯醢醢醢若此者蓋風興示動沐浴示潔執摯行祭以為敬示敬事舅姑自

此始所以成其為婦之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合升而分載之在胖俎饋舅右胖俎饋姑示供養舅姑自此始所以明其為婦之順也又次日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獻婦婦酢舅舅乃酢婦婦更酌酬姑姑奠置酬爵禮畢于是各還寢室則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蓋作者上人之階示姑老而傳婦將代姑為主于內也新義此除寧重在著代上著代必重其事故先之以獻享家人不事多文且以尊臨畢故享惟一獻

承上二節合而觀之或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若此者豈徒以示舅姑之慈乎正所以重責婦之順焉也何謂婦順當于夫之謂也然夫何以當上則順于舅姑中則和于室人而後當于夫舅姑不順

記記手說

卷之十

三

禮記手說

室人不和不可謂當此順道之存與倫者也勤紡績以成絲麻布帛之事而開財之源慎收歛以謹守委積益藏而節財之流此順道之在事功者也全是二者婦順乃備也義倫攸則內和事功勤則內理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則雍熙肅睦足以維家道之根本內理則規模整飾足以致家業之昌裕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夫家之長久由于婦順之備是故聖王重之不徒敬六禮于未昏之先而必責婦順于既昏之後有由然矣

方氏曰上下相從謂之順順不可不逆可不相濟謂之和和則不同舅姑之禮隆故可順而不逆三人之禮敵故雖和而不必同徐註少曰委多曰積因念曰然則三藏

此見古人于婦順之道教成之有素也。惟婦順不可不備。是以古者有見于此。于婦人先嫁之三月也。必有以教之。而教之之所。祖廟未毀。則女師教之于公宮。祖廟既毀。則教之于宗子之家。其教之事。則以貞順之婦德。與詞令之婦言。婉婉之婦容。絲麻之婦功。四者之教。成祭其所出之祖。用魚羹用蘋藻。皆水物。以陰從陰。若是乎有教者。蓋以德容功婦順之本。人曰。雖未為人婦。而將來婦順之道。則固已成于此。此教之所以不可不豫也。

註。祖廟未毀者。言此女猶于此祖有服也。則于君為親。故使女師教之。公宮。公宮。明廟也。既毀。則無服也。則于君為疏。故教之于宗子之家。此之謂也。新義。只重在教上。祭亦只告其教之成耳。詩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三十一

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言固德之著也。故言婦德。隨受之以婦言。又曰。無非無儀。容亦德之徵也。故揚婦德。婦言隨受之以婦容。又曰。婦無公事。休其養織。婦功亦定不可少者。故終之以婦功。冠義一篇。重在將貴為人子弟。臣少之禮。行為各義一篇。重在所以重責婦順焉也。一句。

古者天子后 二節

此由容義推而上之。天子之君后。即天下之男女。而有主。施教化之責者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之職。自三夫人而下。為九嬪。為二十七世婦。為八十一御妻。數皆三倍。婦人從夫也。女秉陰柔正位。下內以從人。為德所貴。在順。內治不修。則婦順不明。家不可得而理矣。立此

六官與之共聽天下之內治。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之類。正以明天下之婦順。使天下之為婦者。皆知其德當如是也。如此則內無不和。而家理矣。天子立六官之職。自三公而下。為九卿。為二十七大夫。為八十一元士。取陽數成于三。而終于九也。男秉陽剛。正位乎外。以帥人為道。所貴在教。外治不修。則男教不章。國不可得而治矣。立此六官。與之共明天下之外治。如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刑。邦事之類。正以明章天下之男教。使天下之為男者。皆知其道當如是也。如此則外無不和。而國治矣。由是言之。天子之所聽者。天下之男教也。后之所聽者。天下之女順也。男教。陽道也。天子聽之。是理陽道。女順。陰德也。天子后聽之。是治陰德。男教所以治外。是天子聽外治。婦順所以治內。是后聽內治。由是男教舉于上。而天下男化。而俗女順。備于上。而天下女化。而俗男教成俗。則外和女順成俗。則內順外和。則國治。內順則家理。到了家國治理。則男教女順之化。無往而不洽。而統正六官。表儀六官之本。端可驗矣。不謂之盛德乎。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三十二

盛德本在教順成俗之前。但玩此之謂字。只當在聽男教女順上說。得有本不必作推原。黃叔陽曰。因皆義推。到天子與后者。一以明后妃嬪御。關乎天下。取之當慎。而不特如士大夫。離闕一家之長久。一以明先王所以成婦順者。其本原固自有在。又不但公室宗室之教而已也。

豈但家國亦與天道相感通焉。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通見于天

日爲之食矣。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爲之食矣。先王知其然，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滌天下之陽事，以補救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滌天下之陰事，以補救之。以是觀之，故天子之與后，非第內外分聽已也。有外教，不可無內順。正備日之與月，有日不可無月，陰之與陽，有陰乃以輔陽，相須而後成。萬化之原，皆由此出者也。又不但天道已也，人道亦然。天下之大，父也而理男教父道也，后天下之大母也而修婦道也。有父不可無母，有男教不可無女順，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母也。故天下報之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思其義重，正禮焉可不慎乎？擇后也哉。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三十三

廣慶堂藏板

上節總治以成國家之治，此節蕩天下之陰事，以上節治以弭日月之變，皆君后分言。故天子之與后，以下君后合言。味相須二字，歸重到婦順母道邊，纔與篇義責婦順成婦順意相合。相須而後成，不連日月陰陽，只指天子與后說。朱子曰：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不食也。若國無政，臣子皆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實爲非常之變矣。

鄉飲酒義

徐註按鄉飲酒之禮，所以正交接，序長幼，仁鄉黨，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之，不特三年賓賁能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州長習射黨正

鄉飲酒之義

八節

此詳釋鄉飲酒禮之義也。禮必有義，鄉飲酒之義，何義也？賓之始至也，主人拜迎於庠門之外，其入也則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拜迎揖讓，通是賓主相讓，若足乎其相讓者，蓋讓本于此心之所尊，所以致其尊讓之心也。其獻賓也，主人盥洗而後揚觶，者蓋盥以潔其手，洗以潔其爵，所以致其潔之心也。賓至升洗爵拜受爵拜，送爵拜，飲盡爵拜，若足乎其相拜者，禮以拜爲敬，所以致其敬之心也。合之所謂尊讓潔敬也。人知有鄉飲酒之禮，而不知有尊讓潔敬之義，禮形于外，君子之相接而義隱于中，正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三十四

廣慶堂藏板

則于人不爭，潔敬則于人不慢，不慢不爭，人亦莫之爭，慢焉則違于闢辨矣。不闢辨，則無暴亂之禍，斯則鄉飲酒之行，君子之所以免于人禍者在是。而豈故欲人之爲是煩文末節而已哉？新義有句，是一篇大旨。揖讓盥洗交拜，言其禮尊讓潔敬言其義。免于人禍，又言其義之善處。潔在盥洗上，見揚觶二字輕，所以相接字宜味。蓋交接在飲酒之儀，而交接的神情意趣，一歸于禮義，而相安于大道之中者，全是這行禮之心。免人禍，要見行禮之文，自有潛移默奪，不知不覺的意思。先王立至重制禮，專在約束人事，使免于禍亂，故曰免人禍，須死。承上言惟尊讓潔敬，可免人禍，故聖人制鄉飲酒之禮，有追存焉。庄

邇人士君子飲酒其設尊也必于東房西室戶東賓主之間者蓋以酒雖主人所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與賓主共之也此設尊之義也既設酒尊又必有玄酒之尊者貴玄酒之質素故也此設玄酒之義也蓋自東房而出者以主位在東示主人之供于賓也此蓋出東房之義也設洗于庭當室東之東者亦以主位在東示主人之自潔而以敬事賓也此設洗之義也

只尊有玄酒已見賁質而註云北面設尊玄酒在尊之西地道尚右是貴其質素也似蛇足

此釋主人之義也賓主何為也賓有盛德人所則效德天成象于上人所取正而主人陳其酒饌以敬養賓猶地厚德載物萬物資生也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三十五

介僕何為也介以輔賓僕以輔主人象陰陽二氣之運行輔天地而成發功也三賓何為也三賓亦以輔賓象三光之懸象著明亦所以輔天而成覆幬也

此釋三讓之義也主讓賓至于三而後升讓之三也何也月之中有魄焉有明焉本質為魄魄陰象實受日之光為明明陽象至明顯而魄隱若非明三讓何以見魄之成主尊而賓卑若非主三讓何以見賓之尊故主讓賓之三也象月之晦前明後三日明讓而成魄也

明未盛而魄成其迹有似于讓故以讓言新義一說月成魄漸盈矣主賓之不敢遽升其讓有三猶月之不敢即盈必待三日而後成魄也更有理存以俟訂

合下節釋布席之義也賓主介僕必辨東西南北四面而坐何也蓋以象春夏秋冬之四時四時備而天道得以成歲四坐備而鄉飲得以成禮也

新義象四時止虛下文天地一段就是四時賓主一段就是象四時不可再添一步看

何謂象四時天地嚴發之陰氣始于西南為秋而盛于西北為冬此氣一行覺涼然不可犯天地之尊嚴氣也肅殺閉藏萬物各正非天地裁制之義氣乎天地溫厚之陽氣始于東北為春而盛于東南為夏此氣一行覺熱然可親天地之盛德氣也發揚動養萬物茂育非天地生長之仁氣乎主人者自卑而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三十六

西南以輔賓者蓋以賓者謹進退之節接人以義者也惟義故坐于西北應義氣之盛而介之輔賓以義者坐于西南應義氣之始也主人者敦飲食之養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惟仁故坐于東南應仁氣之盛而坐于東北以輔主人者亦以僕之輔主以仁故坐于東北應仁氣之始也此所謂象四時也是觀之仁義相接賓主之所有事而于坐席間寓其義以至于席上俎豆多寡隆殺莫不各有至當不易之數精粗內外通貫顯明不口聖乎聖立而敬以行之于坐席之間曰禮禮也者聖之見于事者也禮而體之于長幼坐席之間曰德德也者禮之得于身者也故曰古之學禮教術道者將以得身也今鄉飲之行正所以成人之德已耳是故聖人務焉而豈徒在

事數之末而已哉。

新義曰：嚴敬便見尊嚴，不可犯。故言義曰：溫厚便見德盛而可親。故言仁非仁義外別，有所謂尊嚴盛德，嚴疑溫厚也。但盛德莫著於在氣上，仁氣義氣則在物上矣。四此字相起說下來，亦相承說上去，不可平亦不必把仁義說到天地生物之心，成物之心上去。此條原只為坐席俎豆有數，不過即席間之所陳設者帶言之。說者乃至以俎豆有數句與仁義接二句對下，俱以坐席豆數並陳說去，不是聖而禮從內說出外邊禮而德從外說內去。曰聖曰禮，只要歸到德上，得于身得身，又是申其所以為德。聖人務為就承這德說，正與聖人制之相應。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三十一

禮記手說

此釋升席降席之義也。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之脯醢，又祭酒。此賓敬重主人之禮也。賓既祭酒，與取俎上之肺臠齒之所以當主人之禮也。皆于席中行之。至啐酒，所以成主人之禮，則于席末首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敬以行禮也。故祭存祭酒，臠肺正行禮，則于席中啐酒入口，近于財則于席末。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啐酒尚在于席末，及卒臠而盡飲，臠中之實則又遠在西階之上者，言是席之上亦非專為飲食也。故祭存祭酒，臠肺正行禮，則于席上卒臠致實，純乎財則于西階。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敬讓後財而不爭，則民化之亦皆興起其敬讓之心，而不爭矣。此義之所以為善也。周禮重肺祭必先肺祭畢則臠之臠肺則備嘗在其中矣。啐酒

註：飲酒入口，竊有可疑。近見秦蜀間，酒正爵後行，疑即其禮于成禮席末卒臠致實，通繞說得去。識之。

此承前俎豆有數句，因釋坐立豆數之義而結之，以孝弟之教也。飲酒之禮，以席位言，六十者坐于堂上，五十者立侍于堂下，以聽政。今後使之事，長者尊而逸，所以明尊長也。以豆數言，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老者尊而豐，所以養老也。長近于兄，老近于親，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長吾之長，亦長人之長，老吾之老，亦老人之老。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孝弟之教成，孝弟之教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悖亂之患息而後國可安也。以是觀之，君子之所謂教者，孝弟而已矣。然豈身至其家而戶曉之，日見其人而面命之哉？惟合聚之鄉射之所，教以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于尊長養老之中矣。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所通者賢而共化甚速。此鄉飲禮之所以為善也。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三十二

禮記手說

通節只重孝弟二字，明尊長明養老，正教孝弟處。三而后字，蓋歸重成孝弟之教上。徐註尊卑在儀，故于坐立之不同見之。養老在物，故于豆數之不同見之。前言俎豆有數，此獨言豆者，舉小該大也。註豆當從偶數，此但十年加一豆，非正禮也。舊說此是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非賓與賢能之飲。

孔子曰吾觀 五節

此見鄉飲禮之道大也。孔子常有言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

也蓋非王道之易而鄉飲禮之義理精微節文詳辨與王道相連而指之焉也奚以明其然也賓之未來也主人親自往速賓及介而果賓則不速而自從賓來至于門外主人拜迎賓及介而果賓則不拜而自入賓介貴而果賤賤之義別矣主人之于賓也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中間拜賓之至獻賓酬賓辭讓之節極爲繁多至介則酢而不酬視賓賓矣至于果賓則但升而受爵坐而祭酒立而飲酒不酢主人而降見又省于介也以介視賓賓隆而介殺以果賓視介介又降而果賓殺降殺之義辨矣

百句乃五節之入與末正相呼應特首虛舍末實發耳新裁鄉都行此禮敘便是為平世界說死煞了非肯

禮記手說

卷之十

三九

廣慶堂

鄉飲之有樂也樂工入升堂以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樂工勞之也吹笙者入于堂下奏南陔白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笙人亦勞之也歌笙畢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爲一終次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爲二終又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此間歌之三終也間歌畢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采芣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此合樂之三終也斯時也賓主之情既洽而旅酬之禮將行于是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告于賓而遂出一人揚觶以示旅酬之將行乃立司正焉以重其懈惜失節者歌樂以樂

之于先司正以重之于後樂終正之以禮知其能和樂而不至于放矣

新義先分作次間作次合作以漸致和樂之極也蓋不更迭而作則汎濫無統無以辨其異不合併而作則音曲間斷無以統其同賦之雖同徑作賦實時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此獻賓之一証也其是

旅酬之時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果賓其相酬也賓介果賓少長以齒爲序終于沃洗之少者亦有酬焉以齒是弟長終于沃洗是不遺少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諸說終沃洗成皆旅酬之際亦以齒爲子弟長無遺終說不去

禮記手說

卷之十

四

廣慶堂

徹俎後降復初人之位脫屣升席而坐蓋前此皆立而行禮至此乃坐則俯仰無數焉夫無算爵行宜乎其醉而廢事矣然飲酒之節以聽政聽政罷而後飲是朝不廢朝夕以修令先夕而罷猶可治事是暮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品節文章終竟申遂無少闕失焉知其能安于燕樂而又不亂而忘敬也

在無算爵見其安燕而不廢終遂見其不亂

合而觀之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豈但鄉飲有禮內焉有恭敬辭讓之實則心得其養外焉有節文度數之詳則躬有所飭以之正身而身足以正以之安國而國足以安矣國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國彼國安而天下有不安者

乎天下安則王道成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鄉飲酒之義 五節

自篇首以下說歸考考教成而後國可安此屬教一邊自孔子曰以下說歸身正國安天下安王道易此屬政一邊此節中言之雖到賓主諸人上以見政教之有自因復釋前義而結之也

此說解前文未盡之義而申結之以明政教之本也鄉飲酒之義既立賓以象天之尊立主以象地之養設介儀以象日月之輔天地立三賓以象三光之麗天也以是觀之古之制禮也有經以統其綱猶絲之有經而可緯也賓主非鄉飲禮之經乎而天地經之以賓主實經之以天地矣有紀以張其目猶絲之有紀而可理也介儀非鄉飲禮之紀乎而象日月紀之以介儀實紀之以日月矣有經有紀必有所以參于經紀二者之間三賓非鄉飲禮之參乎而象三光參之以三賓實參之以三光矣天地日月三光天道之至教也賓主介儀三賓人道之至德也天道至教而成功以成人道至德而化原以攝鄉飲酒之義政教之本也此所以能成孝弟而為王道也此申篇首蓋出自東方洗當東榮之義也烹狗以養賓也必于堂東者法陽氣之發于東方以養賓也設洗于阼又設水盥于洗之東者法陰氣之發于西方以養賓也

之位南前而北後故以東為左海居東南者蓋東方形卑水

取一義

此申篇首尊有玄酒之義也大古無酒用水而已後王因謂水為玄酒設酒尊者必有玄酒示民思禮之所由起而不忘本也

與前貴賁義小異新裁玄酒味方淡淡是諸味之本則與貴賁同矣

此申賓位之義也賓位必南鄉者何東方之位于時為春春之為言萬物蠢蠢然動生之象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以好生為德一也故產萬物者于德為聖南方之位于時為夏夏之為言萬物假大之象也物生矣從而養之長之以至于假大是顯諸仁也故于德為仁西方之位于時為秋秋之為言萬物斂然歛縮之象也聖人以秋時嚴肅之氣者物既生而長大不止之以義則不成必有陰以止之而不使之過乃成也故于德為守義北方之位于時為冬冬之為言物在其中之象也物在其中是藏諸用也故于德為藏天地之四德如此天子者備四時以為德者也故立必南面則左聖問仁右義備藏以成生長成藏之功今賓必南鄉是以天子之位尊之也所謂立賓以象天者此也

新義前言位此言鄉東方四段言四方之德且勿露專賓意至天子段方詳之蓋假擊中釋四方之義聖仁義藏者四方之德聖主屬天地原非借聖人之聖字以名註聖人德合天地不是養長乎說假之提承義獨言守主保合言也中也是物藏也是天地之德

註又把藏也解在物上了。左有事陽之義。那有對時育物之義。有卑陰之義。皆有從而輕之之義。不然何所鄉而非四方哉。此申介位主位及立三賓位之義也。介必東鄉者何。介于賓主之間。賓南鄉至北鄉。故介必東鄉也。主人必居東方者何。東方者春之爲言。春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其飲食以敬養賓。有產萬物之義者也。故必居東方也。賓介外又立三賓。而三賓必有取于三者何。以比物一則奇。兩則偶。三則相參而變化生焉。月者三月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皆三之義。今鄉飲亦立三賓。而三賓亦必取政教之本。正以其在賓介間爲禮之大參。而經祀之所待以行衆賓之所賴以統也。豈其無所取義而重之也哉。

禮記

卷之二

四三

舊說三日三卿釋禮有三讓之義。禮之大參釋三賓者政教之本之義。徐註新義三卿與三讓原無干。玩本文是以禮有三讓自是結句了。三卿與三賓相形。三卿是來治之人。三賓是參禮之人。惟丘月林月者四句。通爲引起三賓。只重三賓說。蓋三讓則前三月成魄之義已盡了。且此節與上節只專釋賓主介三賓而來。三讓一段破碎支離。甚非大旨。看來甚有理。今從之。政教之本。前已言之。宜輕只重在大參字上。須以經祀二字形容。三賓爲參對衆賓之小參。言故曰大參。

射義

註疏曰。駢辭云。故木爲弧。剡木爲矢。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

註云。一人黃帝臣。書云。侯以明之。夏殷無文。周則具矣。徐註射義。男子之所有事。其爲禮若緩而實急。若輕而實重。先王患人不知其急且重也。故于鄉射以習禮樂。于燕射以致安樂。于賓射以通好。于大射以擇士。天下無事。則用之于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皆不可闕也。儀禮載其儀。此篇釋其義。

古者諸侯 六節

此詳釋射禮之義也。射之爲道。昉于古也。古者諸侯之射。曰大射。其射也不遽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曰鄉射。其射也亦不遽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行燕禮者。非徒行君臣之禮也。臣拜君賜。竭力于君。君答臣拜。不虛取下。此皆燕禮中所寓之義。而能明之必

禮記

卷之十

四四

有所以明之。故燕禮者。正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是所貴于行燕禮也。行鄉飲酒禮者。非徒行長幼之禮也。坐立有位。尊長敘弟。粗豆有數。養老教孝。此皆鄉飲禮中所寓之義。而能明之。必有所以明之者。故鄉飲酒禮者。正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是所貴于行鄉飲禮也。夫射而先有所行之禮。則用射不苟行禮而各有所明之義。則執射益精。古人之重射蓋如此。

新義此節以射爲主。二禮進一步說。二義又進一步說。惟其有禮故由是而射也。進退升降。周旋轉折。無不中禮。禮以開其心。而內志正。禮以範其躬。而外體直。然持弓矢也。審而且固。持弓矢者。固然後其中也。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蓋非獨正內直外。

行于審固之中而立德脩行已教乎禮義之素也不然俾而中其
爲中也乎

在說內志正則持弓矢審而其巧能中外體直則持弓矢固而其
力能中折義云不必分貼以上二節比于禮也

此節射之義也古者之射不獨中禮已也又節之以樂焉以其節

也禮者之詩七節諸侯節射以之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發四矢也

采繁采蘋之詩五節卿大夫以采蘋士以采繁先歌一節以聽餘四

節發四矢也吳取乎騶虞也其詩曰彼茁者葭一發五犯言草木鳥

獸蕃也曰吁嗟乎騶虞騶虞美十二官也二官備則無不備天子官備

則可樂也吳取乎騶虞也其詩曰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不

于君所言以時會天子勤脩朝事諸侯時會則可樂也吳取乎采蘋

也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法度之詩也卿大夫循法則可樂也吳取

乎采蘋也于以采蘋于沼于沚敬職業之詩也士不失職則可樂也

是故天子以騶虞爲節是以備官爲節矣諸侯以騶虞爲節是以

會天子爲節矣卿大夫以采蘋爲節是以循法爲節矣士以采蘋爲

節是以不失職爲節矣騶虞也采蘋也備官時會循法不失職也

功者事之底于積而德行則其本焉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明乎其

節之志以不失其志之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

矣功成則有國安之效非盛德孰與于斯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而豈徒一聲歌之爲聽而已哉

新義節一段言射各有其節騶虞者一段言節各有其義是統

一段又是因次段所樂之義以申前段爲節之義下則推其效而

以盛德稱之不復就射上言矣四樂字通就四詩講若就說到射

上則下爲節一段不必用矣志志此事也有此事則有此功推之

皆德也上文內志正下文盡志于射總已之志通是此志字宜

志字正是那四樂字因射之節以明其所樂之志遂因吾之分以

盡其所爲之事如天子志在先席位以宣仁育則有廣賢才之事

諸侯志在奉天子以脩朝會則有謹侯度之事卿大夫志在循所

學之古法以興國政則有壯行之事士志在教以從事不失其

則有脩取之事能各明得此取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在天子

備而政無不修德修以建皇極者此其克端矣在諸侯時會而

無不述一德以尊天子者此其不渝矣在大夫浚明有家而信

之忱足以昭敬在士庶事克舉而從事之恪足以表忠功有不

德行有不立哉由是而無暴亂之禍由是而有國安之效非盛德

孰與于斯德行立雖于功成處見之然本文則無暴亂則國安

明兩項分頂摘訓說扭捏不可從觀盛德與前觀德行兩觀字

同一在禮上觀一在樂上觀此節比于樂也

此釋大射之義也惟射可以觀德是故古者天子于侯卿大夫士

也既舉之在位矣其猶祭也又以射而選之焉蓋以男子生有養之義射者乃其所有事也因而飾之以禮而使其進退周旋之必中飾之以樂而使其明節樂志之是禮惟飾以禮樂故諸事之中能禮樂而可數行以立德行者莫若射大德行之立既在于平居進修之時而禮樂之比自待于持弓挾矢之際故聖王務焉以是為教而選人必以也

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在平日教化學習上看

大射之制不但選臣已也又以之而試士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每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將祭必試之于射官而觀其射射之時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者得與于祭明德惟馨所以

卷之十

聖人

之也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不與是懼所以愧之也數與于祭不但士榮也而君有慶有進賢之功也數不與于祭不但士愧也而君有讓無知人之哲也數有慶非虛也而蓋地厚其祿也數有讓非徒讓也則削地薄其祿也或中或否雖在于士而益地削地則在諸侯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惟其如此是以諸侯君臣無不盡志于射以習禮樂蓋士析與祭之榮君求其地之慶夫君臣習禮樂之福如此而以流亡者未之有此射之所以為教也

此合下節俱就大射言射者射為諸侯也以上是天子制射之實是以天子制之句應此是以諸侯君臣至則安則舉也是諸侯

射之效諸侯務焉何應此末句申言天子諸侯制射務射之實以爲效者非也數與謂每歲之士相繼助祭也既曰書傳云古者諸侯之于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承上故禮首之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人君子凡以庶士小大

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與之言何謂也蓋言諸侯之爲君大夫士庶之爲臣相與燕志于射以習禮樂則貢之天子者皆中者之士試之射官者皆與祭之人若有益地之慶其心豈不安樂乎則之好德賢者有功其名舉豈不光顯乎射禮之有益如此是以天子制之選士而諸侯務焉蓋志以習禮樂夫天子制之者所以化導

禮記

卷之十

聖人

侯使之優游于禮樂之中而征伐之兵無所事用諸侯務焉所以樂自養而爲正身安國之具也而豈徒爲角力較勝負之具而已哉。要知射中之妙全在禮樂故射非徒射正所以習禮樂也故士文只說習禮樂而無流亡下節只說養養有涵育薰陶俟其自化天子養諸侯以禮樂諸侯自養以禮樂方氏曰必曰比于禮樂而後曰中多則知不比于禮樂而偶中者亦不可以言中矣

孔子射於三節

此舉聖人鄉射之教以爲習禮樂之準也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蓋禮者如堵牆之多射至于司馬蓋鄉飲旅酬畢轉司正爲司馬也蓋鄉飲有飲射者于是使子路執弓矢出而延之然却魯衆而選賢者

得入此射其非是者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矣此斥惡之教也

射畢將族又使公剛之裴序點揚解而語蓋警衆選賓也于是公剛之裴揚解而語曰勿壯而蓋孝弟之道者而守好禮之心不與俗同其類靡而脩身以俟死今衆人中有如此者否當在此賓位也蓋去者又半處者半矣此舉善之教也

射畢將族又使公剛之裴序點揚解而語蓋警衆選賓也于是公剛之裴揚解而語曰勿壯而蓋孝弟之道者而守好禮之心不與俗同其類靡而脩身以俟死今衆人中有如此者否當在此賓位也蓋去者又半處者半矣此舉善之教也

禮記

卷之十

第九

公問姓表名之語助也序姓點名揚舉也射畢則使主人之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勿壯固孝弟矣今則好學而不倦者壹固好禮矣今則好禮而不變旋期至老矣猶能論道而無違誤則又不但不從流俗修身俟死而已今衆人中有如此者否當在此賓位也蓋有存去者多而留者寡矣此責善之備也

徐註此記孔子爲魯國憲時行鄉射之禮按射禮司射比三耦人戒賓皆預選以充夫問臨時選取者豈大聖人之所作爲自易人與是可疑也

射之爲言

三節

此釋射字之義也射之爲言有二義焉釋而思之義也或又曰而止之之義也何謂釋與舍也蓋人各有欲中之志則必思所以中

矢審固則射中而得其所以止矣故又曰舍也何謂已之志非其射之謂也吾人一身隨其分之所行莫不各有所當至之道是之謂德

日爲人父者以爲父德爲人子者以爲子德爲人君者以爲君德爲人臣者以爲臣德不以爲德而視則德之至也所釋在是所中亦在是父子君臣各中其道不以射中爲而以道中爲故射者各射已之德此又舍之至也由是觀之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豈張皮侯之謂射爲諸侯之謂也射中則有慶而得爲諸侯射

禮記

卷之十

第十

不中則有讓而不得爲諸侯故諸侯視之以爲侯而射中則侯之德云耳安在而非釋與舍之義也哉此射之所以通于道而非射明者不可與也

新義釋有知意在始射時看舍有行意在既射時看先言釋後言舍蓋必先釋以思之而後能舍以止之也釋已之志且慢說理之所在如此則又與爲德處皆複了四個以爲德處是那個射的德彼視之如已之道然以爲此我之德也不可中也不中是射而中之其中者依舊是那射的但彼中之如已之道然以爲我能中之道矣所謂以神遇而不以目過者莊子紀昌飛衛之射亦解意但此以道微以術也

又由是觀之。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豈近水澤之謂。正所以擇士之謂也。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官。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于祭者。有慶益以地。通爵細地是也。此爲士者。所以視爲士。鵠而射中。即中士之鵠也。亦擇與舍之義也。

射于澤。習射也。射于射官。較射也。射官以下。正出而文略。即前說士事。但補出前澤官一段。而申釋擇與舍之義耳。徐註射侯者射爲諸侯。澤者所以擇士。語太穿鑿。

此亦承上釋舍之義而言。又由是觀之。故男子生。未暇下食。先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者。何謂也。蓋以天地四方者。非異人事。正男

禮記

卷之十

五

○射者仁之道也 三節

此見射之爲仁道也。射雖技耳。而其道有與仁相通者焉。何以言之。仁者求正諸已。射者亦求正諸已。已正而後發。仁者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射者發而不中。亦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始終一于求已。此所以爲仁之道也。

首句且虛。下文正見之。求正二句。是始射發而不中三句。是既射

此見射之爲君子也。孔子常曰。君子無所事也。射而有爭乎。然其未射也。揖讓而升。以射焉。其既射也。揖讓而下。以飲焉。則其爭也。亦君子而非若小人尚氣之爭矣。此所以爲無爭也。

徐註孔子之意。引射以見其無爭。記者之意。引無爭以見其有德。蓋各有所在也。

此見射之爲賢者也。孔子又言曰。射者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類乎。何以能聽此樂節。與射中相合乎。甚矣中之難也。若依循樂聲發矢。發而不失。正鵠如此。乎能射而又能聽。然後可以言中。其惟有德行之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也。夫賢者能中。然求其中心之心。非敢以賢勝人也。詩小雅賓之初筵云。發彼有的以祈爾

禮記

卷之十

五

新之爲言求也。求中以辭。辭故云發彼有的以祈爾。也。以當辭也。蓋以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已非老病而受其養。則不讓矣。求中以辭。辭者辭養也。求中之心。一出于讓。此其所以爲賢而能中也。與

在彼安能以中。分上明能中之在于賢下。申所以求中之心也。新義此節比上所引孔子之言。又進一步。言未射固揖讓而升。不中則揖讓而飲。然既射而能中者。求免于罰。而不飲。亦所以崇讓。求中見爭意。然其所以求中者。乃所以辭。其所以辭者。乃所以辭養。是其爭也。乃其所以讓也。又豈待揖讓而升。下而飲。然後見其爲君子哉。

燕義

余註此篇釋儀禮燕禮之義按燕有四等諸侯無事朝畢而燕一也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然此皆諸侯之禮王燕禮今上註此明君臣燕飲之義

古者周天子 五節

此因燕禮有庶子之獻而先舉其官職以明之也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何為也此庶子官專職諸侯卿大夫士之適子以其非一人曰庶以其各副貳于父曰倅也倅之何為掌其戒備使令以待國家之用而有事不患其無才又掌其教誨訓治以成國子之德而無

禮記

卷之十

五十五

事乃所以為豫就中別共等事專視其父也正其位朝廷之位尚尊學校之位尚齒也以掌戒令言之國有典禮大事庶子官率是國子而聽命于太子惟太子之所用之使之因能授任服役于行禮之日若有甲兵之事亦庶子官率致于太子授之以車馬甲兵合其卒伍而部分不亂置其有司而統領有人以軍法治之處之以義也不復受征于司馬優之以恩也以掌教治言之凡國之庶政小事如力役土功之類非禮戎大事比則有民庶為之獨國子存恤于未仕之修者蓋造就國子使之專意于脩德以全其真專意于學道以多其識于是春則合聚之于太學秋則合聚之于射官以考其道德之實而為藝也而且進退之以示勸懲之意焉庶子官職之重如此此其所

以得與于燕禮也

按庶子國子倅遊倅是諸侯卿大夫士之適子將來承襲父爵者合而言之曰庶養于國學曰國副貳曰倅永仕曰遊倅庶子官則其統率之官名也以其統率庶子故因以名之庶子之倅上是記者之言下是引周禮文以寔陳庶子官所職之事戒令教治故是庶子官之職有此二項別等正位就在戒令教治中國有大事至司馬弗正分禮車戎車提是申掌其戒令凡國之政事至末申與其教治要知戒令教治不可平看蓋無事之教治正所以為有事之戒令也通節說者有作燕義之所由起蓋燕義之設起于公族之正而公族之正始于庶子之官亦似不必道德如仁義禮樂

禮記

卷之十

五十四

皆是自其獨得于心曰德備者治其物誘之果屬行自其共由于人為道學者究其精微之蘊屬知藝即道德之習于入者學以考其文射以考其武約說學以考道德射以考道德之術進者選其才而官使之昭其榮也退者使之修德學道以待又語示其抑也優養以成其道德考校以別其能否進一步說既使之修德學道而又考校之也

此釋即位之義也諸侯燕禮之義其未設席也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君降立阼階之東南南向揖卿使進而適于已于是卿西面北上又揖大夫使進而適于卿于是大夫仍北面皆少進而前若此者所以定諸臣之位明卿貴而大夫次之也其既設席也君席在阼階

之上西向者蓋以作陪爲主人之位。君居主位亦若賓臣也。此禮是在庭中君獨升就席西面特立者所以明君尊臣下莫敢與敵之義也。蓋燕以通情而分未常不嚴。

諸侯燕禮之義句當下三節定臣位在君位上見合下節雖事各爲一義然定臣位以處之以情而莫敢敵又臨之以分莫敢亢禮似臨之以分而體之又處之以情蓋席位則嫌于太褻賓主則嫌于太峻也。

此釋賓主之義也。凡飲必設賓主獻酬合歡此飲酒之常禮也。而諸侯燕禮則君不爲主而使宰夫爲獻主者蓋以君尊臣不敢以賓主之禮相亢也。公卿在大夫之上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者蓋

禮記手記

卷之十

燕

公卿之尊次于君若後爲賓則疑于君故不以公卿爲賓爲疑也大其位卑以大夫爲賓則嫌者明矣。是明嫌之義也。當賓之入中庭必降一等而揖之以君揖臣所以禮賓也。蓋賓主辨分而情未常不通矣。

爲疑明嫌搜義分爲駁註甚是

此釋君臣交拜之義也。君舉旅于賓及君所待賜爵臣皆降席再拜稽首升席又成拜者所以明臣下之禮當如是也。君子臣拜必各拜之禮無不答拜者所以明君上之禮當如是也。何謂明臣禮臣之拜君言臣之不虛受于上也。蓋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于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竭力盡能所謂臣禮也是

以國安而君寧則臣盡禮之所致矣。何謂明君禮禮無不答君上之禮不虛取于下也。蓋上必分田制里明正道以道民民因其所道足食足食而有功然後君于上分之中而取其一是正道薄取所謂君禮也。故上用足而下不匱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則君盡禮之所致矣。夫上下和親和矣由上不虛取盡君禮所致則君禮非和之本而和者君禮之功用乎。國安君寧矣由竭力盡能盡臣禮所致則臣禮非寧之本而寧者臣禮之功用乎。是君盡君禮臣盡臣禮正君臣上下之所當然君不得無以爲君臣不得無以爲臣義無有大于此者而乃于燕禮之答拜成拜見之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而禮義爲獻酬交錯之儀節而已哉。

禮記手記

卷之十

燕

明君禮也。明君上之禮也。各就父拜上座會臣敬君事君待臣禮作。臣下竭力至君寧詳臣禮之實禮無不答至不相怨也。辨君禮之實和寧二句承上申言君禮臣禮之用大而君臣之所宜各盡者也。中間皆宜泛說至末方云于燕禮見之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竭力盡能此是不虛受報之爵祿意原輕力是分之所當爲能是才之所能爲立功即有裨生民社稷也。國安君寧申明正道道民只重不虛取用足意原輕用足不匱與和親對玩是以字亦一中重下不匱下親上邊和寧不曰禮之效而曰禮之用者蓋禮之用和爲貴人有禮則安和寧原是禮之用君臣上下稍不和寧便乖而不親危而不安矣。成何世界此必和且寧也。

禮之用君臣上下乃相維而不至于相撓也新義燕禮之拜儀節耳何爲說出這段大義來禮會間無非勸勉交儆之意且以見設立君臣無過明道道民盡心立功兩件惟一心立功以報明道道民以利下此乃君上臣下之義中最大者也但平日各做各自的事不得明燕時正君臣交會之日情意淡洽之時借拜之禮以明之

此釋席位獻酬性義不同之義也燕禮明君臣之義固矣而臣之貴賤亦因以明焉以席位言之小卿位次上卿大夫位次小卿士庶于以次就位于下是設席有上下也以獻酬言之宰夫爲主人先酌獻君若取膳爵以酬賓賓以旅酬于西階上此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

禮記平說

卷之十

七

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是獻酬有先後也以陳器言之俎豆牲體蔬醢皆有等差是陳器有多寡也席位則貴者上而賤者下獻酬則貴者先而賤者後陳器則貴者隆而賤者殺所以明貴賤也凡言獻者皆主人獻也凡言舉旅者皆君舉旅也不言君舉旅而言卿大夫士舉旅者君爲卿大夫士舉旅也爲賓爲卿用膳爵爲大夫士賜奠醴凡舉旅皆在獻後

聘義

此釋儀禮聘禮之義呂氏曰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隣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親遇會同皆朝也存禮

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備賓三歲備類五歲備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聘以除邦國之患是也有鄰國交修其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鄰國交聘之禮也聘義者釋聘禮之義

聘禮上公 入節

此釋聘賓介數之義古者賓必有介介之爲言副也所以輔行使事致文于斯禮者也上公之卿七介侯伯之卿五介子男之卿三介重

大國之卿貴于次國故獨隆次國之卿又貴于小國故遞殺所以明貴賤也

禮記平說

卷之十

七

新義賓賤不以出聘之卿相駁不可以下君二等兼明君臣之貴賤

此釋聘賓用介之義聘禮用介三等上介次介末介相繼紹而傳命所以必如此者蓋以賓臣卑也主君尊也君子于其所尊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

傳命是傳來聘之命以爲傳主君之命者非觀下三讓而後傳命自見

此見聘賓接主之讓也主君陳饋以客禮待賓賓不敢當三度辭讓主君不許而後傳其君之聘命是三讓而後傳命也傳命後主君進賓廟受賓不敢當相向三讓乃入廟門是三讓而後入廟門也入廟

門揖當階揖當碑揖是三揖而後至階也主君揖賓至階主君揖賓升賓讓主君如是者三主君先升賓乃升是三讓而後升也若此者皆賓之禮所以致尊讓于主君也

合下節此節賓禮四足賓讓主下節主禮五是主敬賓敬讓二足總承分篇末二句敬讓之效也

此見主君接賓之敬也主君之于賓也先使士迎于境上大夫則勞之郊于是君親拜迎之大門之外而廟受玉又北面拜既拜君命之辱若此者皆主之禮所以致敬于聘賓也人知君子之相接以禮而不知君子之相接以敬讓禮顯于外君子之相接而敬讓根于心正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彼外而相侵內而相凌皆傲慢爭競之心為之

禮記卷之十 卷之十 先

諸侯相接以敬讓則相侵相凌之禍何自而生乎此聘禮之所以貴也

此見賓主交盡之義也主之有損猶賓之有介也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承副上擯也士為紹擯繼續承擯也聘事畢君親執醴以禮賓賓乃以私物而見主國之卿大夫又以私物覲見主國之君聘親皆畢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饗餼于賓又還其束聘時所執以為信而受之圭璋加以賄贈之禮賄以各聘君贈以各賓介也中間饗禮再食禮一燕禮無數若此者在主國則論賓客在聘賓則論君臣交際其敬者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此下三節總見聘禮之有益于國也承上聘禮之有其義如此故夫

子制禮而諸侯行之比年小聘歲相間也使大夫三年大聘股相聘也使卿其間相厲而勸勉者必以禮蓋卿大夫奉使行聘而禮有錯誤則主君但致餼而弗親饗食也所以愧恥而勉厲之也惟其如此故兩國諸侯必相厲以禮相厲以禮則外而四隣相親而不相侵內而君臣有義而不相凌此正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而豈好為是往來之儀節而已哉

合下三節首句天子制諸侯正與末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兩相應本節只重相厲以禮一句宜一直說使者聘而誤三句正中相厲以禮之實諸侯相厲三句作效此天子二句又是天子制諸侯之意

禮記卷之十 卷之十 卒

此申聘禮還圭璋之義也以圭璋聘圭璋重器也重禮故用圭璋也而受之則近于重財故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化之亦重禮輕財而作讓矣

相厲以輕財重禮推開說不指聘聘矣舊說補璧琮束帛蓋以璧琮為財圭璋為禮行正聘禮用圭璋而非若享禮之用束帛璧琮聘之重禮也蓋圭璋受之者乃禮器也以禮器而行聘事是以禮為重也言重禮則輕財可知及賓去則還其圭璋而不與束帛璧琮同受者蓋束帛璧琮者財也以為輕故受之圭璋禮也以為重故還之是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此申聘禮致饗餼饗食燕之義也主國之待客也于客之去而出束而

入皆饋三積焉。以一積言之。其餼客于舍也。三牲備爲一牢。五牢之具。謂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也。則陳于舍之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于舍之外。乘行羣匹之會。如屬驚之屬。則日五變。此待聘賓也。以至羣介。皆有餼。牢之不同。如大夫三牢。士一牢。是又聘賓之禮。一食再饗。燕與時賜。則無數。其物豐厚如此。所以致厚于聘禮之重也。夫古之用財者。其厚其薄。其不能均如此。然而獨于聘禮用財如此。其厚者。蓋禮有常數。用財不厚。則不能盡禮。今書之于禮。正不敢薄。以結鄰國之好也。惟其盡禮。故內而君臣。外而諸國。皆以禮相與。而不相隙。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而貴故爲是往來之儀節也哉。

禮記年記

卷之十

十一

禾梁實并刈者也。芻以食馬。薪以炊爨。新從米。芻從禾也。重禮指聘禮。大全天產陽物。故陳于內地。產陰物。故陳于外。燕盛于享。享盛于食。食饗所以訓恭儉。故止于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也。故無數。禮義有飯有後。設酒不飲。食禮也。禮薦不食。爵盈不飲。享禮也。一獻既畢。坐飲至醉。燕禮也。或賜以束紵。或賜以金玉。時賜也。會享行之于朝。禮之正也。故有數。燕行于寢。時賜于館。非禮之正也。故無數。

聘射之禮 節

此以射聘並舉。見禮之至大。而行之存乎其人。也。禮之有聘也。與其有射也。二者皆禮之至大者也。惟至大。故行之至久。質明而始行。

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孰能行此禮乎。必強有力而後能行。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蓋其獻酬之節。極爲繁縟。但見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以至日暮人倦。猶在正齊。而不敢懈情。若此者。凡以有始有卒。成此至大之禮節焉耳。禮節者。何一曰君臣。一曰父子。一曰長幼。以足強有力者。行禮而正君臣。聘別爲主。爲賓。皆明其義。射則爲君爲臣。皆射其德。夫以親父子。聘則諸父諸子。皆修其好。射則爲父爲子。皆中其道。夫以和長幼。聘則兄弟之國。牧其和好。射則上下之綱。尚其得道。夫是正親和三者。皆衆人所難。而獨君子能之。故謂之有行。有行。則義無不盡。是謂有義。有義。則見義必爲。是謂勇敢。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于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于有行者。貴其行禮也。自禮言。則禮行而後義立。自義言。則立義而後行禮。皆禮義也。而勇敢行之。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然豈惟敢行禮義而已哉。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固用之于禮義。以行聘射之禮矣。天下有事。則又用之于戰勝焉。用之于戰勝。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則有強勇之用。而化強勇之迹。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如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于禮義戰勝。而用之于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于國。所誅首亂人也。豈得謂之勇敢強有力乎。勇敢強有力之可貴如此。故有禮節。事民無不順治。而國可安也。而豈徒爲行禮之虛文而已哉。

禮記年記

卷之十

十一

于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于有行者。貴其行禮也。自禮言。則禮行而後義立。自義言。則立義而後行禮。皆禮義也。而勇敢行之。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然豈惟敢行禮義而已哉。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固用之于禮義。以行聘射之禮矣。天下有事。則又用之于戰勝焉。用之于戰勝。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則有強勇之用。而化強勇之迹。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如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于禮義戰勝。而用之于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于國。所誅首亂人也。豈得謂之勇敢強有力乎。勇敢強有力之可貴如此。故有禮節。事民無不順治。而國可安也。而豈徒爲行禮之虛文而已哉。

新義此條轉折頗多。然大義只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一勾畫之
酒清至以和長幼。正強有力行禮之實。此衆人之所難。至有義之
謂勇敢是由禮說到義而推勇敢之得各故所貴于勇敢。至其
敢行禮義是由義說到禮而推勇敢之可貴。故勇敢強有力至如
此也。又進了一步見勇敢之可貴。不獨在行禮。合之戰勝而威德
益可見矣。亂人一段反言其亂。順治國安。正言其效。總見勇敢強
有力之可貴。不在此而在彼也。但以禮義為主。戰勝無敵。推其
用作說符也。順治國安。極言其效。併言者也。

子貢問玉之節

此因聘禮用玉而論玉之德以結之也。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

禮記三卷

卷之十

卷之十

貴玉而用之賤珉而不用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
爲珉之多故賤而不用。玉之寡故貴而用之也。夫昔者君子有德玉
亦有德而比德于玉焉。奚言乎玉之德也。溫而柔。潤而澤。廉而不
見于外。仁者寬裕。溫柔而能愛物。是玉具仁之德矣。縝密而實。其
也而堅。堅不可礪。知者則析精微。而且有守。是玉具知之德矣。廉有
後隅而不傷于割。而剛直義主裁制。非以傷人。是玉具方外之德
德也。佩之于上而垂之下。如墜。蓋禮主謙下。非以上人。是玉具卑抑
之禮德也。扣之其聲輕清發越。又悠長。何其和也。終則詘然。絕止。又
何節也。樂之始條理而並作。終條理而各正。和而有節。是玉具始終
條理之樂德矣。瑕中有瑜。瑜中有瑕。而皆不掩于外。一忠之盡其心

而不欺。而不大美。小惡也是玉之忠德也。平焉而精粹。瑩潔尹焉而
渾厚端方。雖在外而由內以旁達之一信之由中達外而表裏如一
也是玉之信德也。玉之氣細縹緗如白虹之照耀。天之氣亦如白
虹。是玉具天之德也。玉之精神山媚川輝。見于山川地之精神亦見
于山川。是玉具地之德也。圭璋特達。不假幣帛。德立于已而無待于
外。是玉一心之德矣。天下莫不貴重此玉。道率乎性而知愚賢否。其
不共由是玉一率性之道矣。玉備諸德之全如此。秦風小戎詩云。言
念君子。溫其如玉。夫溫者君子之德。而如玉。則比德于玉。君子即不
貴玉。安得不貴德。即不貴玉之德。安得不貴比玉之德。故君子貴之
也。而豈以其多少之謂也哉。

禮記三卷

卷之十

卷之十

貴賤就用舍上說溫潤等。每上句以玉之實言。仁也。等方以玉之
德言。德本人之德。但玉具之耳。實在玉具此等德。講不可用象似
字面。至溫其如玉。方見比德意。玉之爲天者。天之象亦如白虹也。
玉之爲地者。地之精神亦見于山川也。不可便以白虹爲天。山川
爲地。末玉獨以溫潤者。應首句溫潤而澤。以例其餘也。

禮記手書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陳鴻恩撰鴻恩黃岡人萬厯中舉人此書成於

崇禎癸未乃鄉塾課蒙之本

檀弓通二卷

〔明〕徐昭慶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檀弓通考工

通合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檀弓通二

卷》提要

檀弓考工二通序
檀弓用傳禮記列學官宋以後有訓故而為孤行者考工本自為記漢以補周之冬官宋以後有仍枌而孤行者近代士大夫中好是二書廼有櫛而合行者五禮吉凶備矣檀弓則多紀喪儀而原事始五官制度備矣考工則獨極人官而盡物曲要以義起而為禮情文相適道著而為器精賡所存以運于天下非事不立非物不章宜其合矣其為辭檀弓疏達而峻潔然猶

可率詞揆方也故其為故也易考
工僻奧而縝巖若肆若隱若紆若
直說者以儲與扈冶精搖靡覽心
鹽焉謂其辭無以加然以今古變
而名物殊其為故也難夫禮非聖
不議檀弓出衰周之末教散義垂
燼于秦麗于漢是非其曷以徵焉
工即疑于神而噐囿于形擬諸形
容物宜可象則其為檀弓也難而
其為考工也似易吾從甥徐穆如
潛心學古是二書所為中好之以
李休徵者蒐引儉而綜繹略也遂

賡諸家之訓故究晰于是非難易
之間而衷之或据遠以裁近或由
顯以導微或舉大而抒細或因漏
而致詳其積意務使晦者朗如日
中天墮者解如土委地錯繆是正
而古音奇字之克諧庶夫治此者
以免于扞格不廢于畏難得流通
而已直名之曰通漢述作以通名
者有班氏之白虎應氏之風俗大
較言制禮興樂陳事雜物顧其氣
濡不振辭曷衍鮮哉以是益信古
今不相逮而二書之于文其神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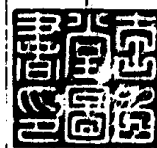
所至耶凡好者特好其文云爾子
為穆如序因念禮之壞沿于今極
也檀弓所重者非周政之所重喪
乎士大夫習而悖之即三年無所
從其至今之百工事蓋卑非苦窳
則奇袤古人飭材辨器用天任地

卷之四

四

之精意藐焉無傳時制士率占一
經考工非學官所隸試揭其名而
咨之將罔所置對抑安責于金木
搏埴乎穆如少穎不係籍經生而
攻經學廼昉此二禮也其亦深有
感也夫昔稱禮失而求之野信矣

萬曆歲庚戌臘月八日無求居士
梅鼎祚撰



江東丘義民書

檀弓通引用先儒姓氏書籍

漢

鄭氏 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有鄭氏註

唐

孔氏 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孔子裔
陸氏 德明字元朗直隸蘇州人有陸氏
經典釋文

宋

李氏 觀字泰伯江西南城人有盱江李
王氏 安石字介甫江西臨川人有說

程子

程氏 穎字伯淳號明道河南洛陽人有
程氏遺書程子粹言

呂氏 大臨字與叔陝西藍田人有藍田
呂氏說

朱子 熹字元晦號晦翁直隸婺源人有
朱子四書朱子小學書朱子大全
集朱子語類

東萊呂氏 祖謙字伯恭號東萊浙江金
華人有註

三山陳氏 詳道字川之福建長樂人有
三山陳氏禮書

蔡氏 沈字仲默福建建陽人有蔡氏書

潛室陳氏 植字器之浙江永嘉人有木
鍾集

魏氏 了翁字華甫號鶴山四川蒲江人
有師友雅言讀書雜抄

孫氏 奕字景山福建閩縣人有孫氏示
兒編

方氏 慤字性夫浙江桐廬人有方氏集

項氏 安世字平甫其先浙江括蒼人徙
江陵有括蒼項氏禮說

葉氏 夢得字少蘊號石林浙江龍泉人
有龍泉葉氏記言

應氏 鏞字子初浙江蘭谿人有應氏集

饒氏 魯字仲元號雙峰江西餘干人有
禮記講義

馬氏 禮字 人有馬氏

王氏 禮字 人有石梁

馮氏 椅號亮軒江西都昌人有亮軒馮
氏說

劉氏 有恒軒劉氏說 恒軒 人

游氏 伯字景仁四川廣安人有說

胡氏 銓字邦衡號澹菴江西廬陵人有

黃氏 震字東發浙江慈谿人有說

山陰陸氏 佃字農師浙江山陰人有說

洪氏 邁字景盧號容齋江西樂平人有

張子 逸字大隱河南滎陽人有說

陳氏 駿字叔通浙江臨海人有說

謝氏 枋得字君直號疊山江西弋陽人
有批點檀弓

元

都昌陳氏

誥字可大號雲住江西都昌人有禮記集說

長樂陳氏

樂字壽翁號定字直隸休寧人有禮記集說

吳氏

敬字幼清江西崇仁人有周禮續

明

嚴陵方氏

孝孺字希古號達志浙江寧海人有說

楊氏

慎字用脩號升菴四川新都人有

敖氏

英字子發江西清江人有說

鄒氏

泉字號蟬山直隸無錫人有古文折衷

李氏

國祥字休徵號松門江西南昌人有評說

檀弓通引用先儒姓氏書籍

終

檀弓通凡例

一是註本之漢唐古註及集說大全諸家

於中晦者則以鄙意明之略者則以鄙

意詳之所未安者則以鄙意釐之一句

一字務期通曉妥當詞之弗工勿論也

一是註惟順經文逐句釋下即諸家說有

倒置僭為分析不敢襍呈以混觀覽

一諸家之說惟欲辨明甚至重言倒語累

成長篇未免厭覽余謬為刪削期於簡

約而已

一註中用某曰者乃摘錄先儒之說也用

某云者乃採錄一二句及釋一二字也

用某謂者乃先儒及余即人之說而發

明裁抑之也

一諸家之說雖各發心得而迂鑿者夥余

謬為註釋而諸家之說不無裁抑然仍

存註末以備高明之覽

一註中名物度數拘以經文成語成字甚

不可解余於註中復註無非爲初學求明耳

一段段悉依集說如孔子既祥節末段有子蓋既祥句應另分一節此楊用脩列爲三章而集說合之今仍從集說
一吳侵陳節太宰嚭誤爲行人儀楊用脩蒙訓改正而集說未改亦仍從集說
一字句章三法悉依宋謝君直圈點如之而旁點爲句中點爲度

一評論本之謝君直參以楊用脩諸家間足鄙意

一音切俗本多用借音雜以方言殊乖音律茲悉依陸氏釋文而以正韻釋文合之間有據諸家新義而別爲音切者亦十之一二耳

宣城穆如徐昭慶識於于于樓

檀弓通凡例

檀弓通集諸家論

檀弓蒙訓序

新都楊 慎

鑒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易之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莊列九流而下其巧有差復以檀弓斟酌諸明高赤德又羣工中都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訓之者未能犁然有當於人之心也經猶招也訓猶射也一人射招或中或否未若衆人射之中之多也若鄭康成之簡與或以三字而括經文之數十字蓋寡而不可益也亦傳註之神已孔穎達之明備或卽經之一言而衍爲百十言蓋多而不可省也亦疏義之聖已賀陸黃吳補緝畧列亦各輝述者之心工已陳騷謝枋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者之天巧已濫乎曷其沒矣茲訓也於諸家擷其英華紀載之蒙發焉於二家昭其甄藻修辭之階循焉藁之不亦可乎雖其嘿傳妙筌惡乎子休與子玄至於旁搜幽藏累

味集珍何遽不若咸陽之懸金淮南之鴻寶哉



檀弓通集諸家論終

檀弓通卷上

宣城 徐昭慶穆如 輯

梅鼎祚禹金 校閱

檀弓上

劉氏曰檀弓篇首言子游及篇內多言之疑是其門人所記魏氏曰必子游門人所記蓋其語專美子游而於曾子有子輩則差貶之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

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

服伯子於門右免音問舍音搭居音基

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檀弓魯人之

知禮者孔氏云檀姓弓名今山陽有檀姓

袒免本五世之服其制以布廣一寸從項

中而交於額又却向後而繞於髻也古者

朋友死他邦而無親者亦為是服適子死

立適孫為後禮也仲子舍適孫立庶子父

兄不能止之黃氏云猶無親也弓故為之

服以示其親蓋譏之也嚴陵方氏云服非所服之服所以譏立非所立之意何居怪之辭猶言何故也楊氏曰趨自賓位趨也禮賓位之法隨主人而變小歛之前主人未忍在主位有事在西階下賓亦弔於西階下小歛之後尸出堂廉主人位在阼階下西面賓於東階下弔焉檀弓之來當在小歛前以仲子初喪即正適庶之位初於西階下行譏弔主人未覺後乃趨向門

右因伯子而發問焉

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脢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也此是古文脢徒本反

曰者弓之問也猶尚也亦猶擬議未定之辭伯邑考文王長子微子舍孫立衍行殷禮也文王之立武王先儒以為權或亦遵

也仲子恐非其持

殷制也伯子為其親隱故謂行古道獨不知有周禮之當遵乎應氏云非夫子明辨以示之孰知舍孫立子之為非

犯禮有無致方心只七字要須得妙者幾多言語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饒氏云左右音佐佑者非也左右即是方也養不止飲食之養就養就近而奉養之

也無方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子之於

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無可推托事師如事父故皆曰無方有方言左不得越右右不得越左有一定之方臣之事君當各盡職守故曰有方致喪極其哀毀之節也方喪比方於親喪而以義並恩也心喪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也劉氏曰隱皆以諫言父子主恩犯則為責善而傷恩故幾諫而不犯顏君臣主義隱則是

畏威阿容而害義故匡救其惡勿欺也而犯之師生處恩義之間而師者道之所在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疑問不必隱也隱非揜惡之謂若揜惡而不可揚於人則三者皆當然也張子曰古不制師服無定體也有得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概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

不奉土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官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葬才浪反居音基

寢之義廣古者正朝曰路寢次曰燕寢又寢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又凡居室皆曰寢謝氏云營地宅成寢廟也此亦億度之耳杜氏之葬寢未成之先有之及成寢之後則所葬乃在寢西階之下矣至是請以

在外之喪合葬於此與晏子春秋云景公成路寢之臺達于阿盆成逆後喪並得附葬景公寢中同入宮以喪入所葬之官也孔氏曰武子云合葬之禮非古法從周公以來始有至今未改我成寢之時謂此冢是周公以前不須合葬故夷平之以為寢是文飾其過也聽其將喪入葬是許其大哭是細劉氏曰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合而

不奉土

又命之哭焉矯偽以文過也且寢者所以安其家乃處其家於人之冢上於汝安乎墓者所以安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其能安乎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嚴陵方氏曰周官墓大夫之職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當是時豈有夷人之墓以成寢者而季武子乃有是事周官之法壞故也張子曰自伯禽至於武子多歷年豈容城中有墓此必是殯欲取其柩以歸合葬也楊氏

曰張子之說新矣然合此文觀之則武子非古之云未有改之云許大許小之云皆無謂矣當如舊解乃與文協也

不夫句包出
母在其中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禮記

卷之六

六

子上子思之子名白其母爲子思所出禮爲出母期而父卒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者而伯魚乃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甚而後除之此賢者過之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而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爲問則子思難乎言伯魚之過禮也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爲對孔氏云道猶禮也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者以禮揆之而隆殺也惟

禮記

卷之六

七

聖人能於禮之所當加隆者則從而隆之於禮之所當降殺者則從而殺之鄭氏云污猶殺也我非聖人惟循禮而已安能如是哉但爲我妻則白當爲母服今既不爲我妻則白爲父後而不當服矣吳氏曰伯魚父在故得爲出母服子思父祖俱沒而亦得爲嫁母服者支子不主祭故也子上雖有父在而不得爲出母服者因子思兄死時子思使其子接續伯父主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也此禮昔所未有子思以義起之門人但見常禮父在當服出母而子上不服故疑而問子思不以其子已主祖與曾祖之祭不可服出母答門人但推尊聖祖之於禮或隆或污無不得宜而自謙抑已之不能及爲伋妻者爲白母不爲伋妻者不爲白母此主祭爲後者之正服也昭按如此則吾先君子無所失道一段無味且子思不妨明言何但推尊

聖祖而已。以子思無尊命，不得代兄主祭。而以子繼伯父為有尊命，此亦億度之辭。不出自典，至以哭嫂明其有兄，獨不有從兄乎？周末記禮者已不悟，故以不喪出母。自子思始貶之，而後之註禮者，馬氏則謂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既薄矣，又從而為之辭，而葉氏、長樂、陳氏、方氏、張子皆有貶辭，甚矣其不知言，而輕於非議聖賢也。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

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此上聲後

其至此皆美之辭如易之辭大哉乾之音愬

拜禮賓也。稽顙自致也。吳氏曰：周官九拜

之目，今約之為三：一曰拜，先跪兩膝着地

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地，其首

縣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

周官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手，與凡經傳

記單言拜字者，皆謂此拜也。此拜之正也。

故得專拜之名。二曰頓首，先兩膝着地，兩

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手，此拜之加重

者。三曰稽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乃俯其

首，下至於地，在手之前，胛下溪高，如衡之

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

拜之最重者。頓首亦首下腰高，然頓首首

但至手，稽首首直至地，比之頓首，其首彌

下，故下衡二字，特於稽首言之。稽顙是即

稽首，以其為凶禮，故易首為顙，以別於吉

禮云爾。凡喪之再拜者，先作空手一拜，後

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後稽顙。九拜中此

名吉拜，輕喪之拜用此。先作稽首一拜，後

作空手一拜，則曰稽顙而後拜。九拜中此

名凶拜，重喪之拜用此。顙順也。謂之順者，

先加敬於人，而後盡哀於己，為得其序也。

順者，惻隱之發也。謂之至者，哀常在於親

而敬暫施於人，為極自盡之道也。長樂陳

氏曰：拜而後稽顙，先致敬也。稽顙而後拜，

先致哀也。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先稽顙之

爲重而或以輕爲重故夫子正之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吾從二字與論語吾從下吾從周吾從先進意同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識幟同音志

孔子父葬在防故奉母喪以合葬墓塋域也封土爲壟曰墳墓而不墳坎其中而踐其上使人弗見而已東西南北之人言其

禮記集說卷之四

宦遊無定居也識幟同標表也謂當爲壟

以標表一則恐人不知而悞犯一則恐已或忘而難尋故封築之高四尺

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句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門人後來之遲因其墓崩乃脩築之而反也不然何來之遲孔子流涕者自傷其失謹於封築之時且言古不脩墓者作墓時

當爲堅久之計不得崩壞而無事於脩也

嚴陵方氏曰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母之棺驍然暴於防而不脩何取乎古也信如其言安足以爲聖其誣孔子甚矣昭按方說的信夫子之不脩墓也不知門人之來遲正以脩墓夫子古不脩墓之言特感傷而歎之耳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

子路死於孔悝之難遂爲衛人所醢孔子哭於中庭哭以師友之間也吳氏曰哭師

於寢哭朋友於寢門外中庭在寢之外寢門外之內故謂之師友之間長樂陳氏曰哭於中庭視之猶子也有人弔焉而夫子拜之自視猶父也遂命覆醢者非特不忍食之又不忍見之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音

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也草根陳宿
是期年之外可無哭矣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
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
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附於身者襲歛衣衾之具附於棺者明器
用器之屬是也應氏云若卜其宅兆丘封
壤樹之事亦是必誠謂於死者無所欺必
信謂於生者無所疑之猶至也有悔謂有

遺憾也孔氏曰棺中物少三日之期量度
棺外物多三月之餘思忖見宜慎也

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
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嚴陵方氏曰喪三年而極死者之形雖亡
生者之心終其身而弗忘故忌日不樂祭
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
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耶曼

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父讀甫慎古音羊
刃反陸氏讀如字

不知父墓之所在而以母喪殯於五父之
通衢者欲致人之疑問而或有知而告之
者人見柩行於路皆以爲葬然以引觀之

殯引飾棺以輅音倩取名於輅與
大夫以布士以席葬引飾

棺以柳襲此則殯引耳都昌陳氏曰孔子

少孤不知死葬之地宜矣然顏氏之死夫
子成立久矣豈有終母之世不尋父葬之

地及至母殯而猶不知乎且殯母於衢路
必無室廬如風雨何此死於道路之等聖

人爲禮法宗主而忍爲是耶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春不相不巷
歌是錯對句
春不相特巷
不歌謂便不
如此妙

五家爲鄰相者以音聲相平聲勸相蓋春人

歌以助春也二十五家爲里巷歌歌於巷

也不相不歌恐助哀也

喪冠不綏綏音
威

冠必有笄也簪以貫之以紘繫笄順頤頤而

下結之曰纓垂其餘於前者謂之綏喪冠不綏蓋去飾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璽周殷人棺槨周人牆

置娶即上音稷
晏音煞

鄭氏云有虞氏上陶始不用薪也璽者用火燒土以成陶器也璽周者治土為輓四周於冢也殷世始為棺槨周人又為飾棺之具此後王之制漸文矣牆柳衣也柳者聚也諸節之所聚也以此障柩猶垣牆之

障家故謂之牆車邊置娶如扇狀此為

團扇非今之摺扇也古無摺扇自我明
永樂中朝鮮國進貢

始頒此制耳有畫為黼者有畫為黻者有畫雲

氣者多寡之數隨貴賤之等馬氏曰商人以瓦棺璽周皆陶冶之器而陶冶出於土久必復於土不能無使土親膚遂以木易之木足以勝土而仁人孝子所以深慮長思也昭按陶冶如象窰等器歷幾千年而不可馬氏謂久必復土木則入土不過百

年而朽而馬氏謂勝土未知何謂

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璽

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

殤長上聲
殤音傷

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嚴陵方氏曰長殤而下死者愈少則禮愈殺也

夏后氏尚黑大事歛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

殷人尚白大事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

周人尚赤大事歛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騂

飲去聲後倣
此驪音元

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斯時萬物皆生其色俱黑昏之時亦黑大事喪事也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用玄黑類也殷以建丑之月為正斯時萬物皆芽其色乃白日中之時亦白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斯時萬物皆萌其色乃赤日出

之時亦赤駟，即駟馬，赤色而黑鬣。音列尾
白腹也。駟，赤類。集說曰：禹以治水之功得
天下，故尚水之色，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
金之色。周之尚赤，取火之勝金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
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
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音齊音

穆公魯君，魯哀公會孫，曾子名申，曾參之

子，有聲曰哭，無聲曰泣，為母齊，為父斬，厚
曰饘，希曰粥。幕，所以覆於殯棺之上，布幕
用布為之，繆，帛也。繆幕，則有旌，旌旗之
參之者，衛以布為幕，諸侯之禮也。魯以繆
為幕，蓋僭天子之禮也。游氏曰：父母之喪
貴賤不殊，此所以自天子之達。若幕則天
子以繆，諸侯以布，穆公苟欲行禮，所謂貴
賤一者，固當一也。所謂天子諸侯異者，固
當異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
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
姬，是我傷公之心也。」音重平聲蓋音

重耳，申生異母弟，即文公也。蓋，何不也。明
其讒，則姬必誅，是使君失所安而傷其心
也。

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殺君
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何行如之言，行將何往也。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
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
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
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
卒。是以為恭世子也。音難去
狐突，申生之傅，辭猶將去而告違，蓋與之
永訣也。伯氏，狐突別氏也。狐是總氏，伯仲
是兄弟之字，字伯者，謂之伯氏，字仲者，謂
之仲氏。集說謂申生陷父於不義，不得為

以勉其出此
一句言語不
多情哉
卿曰申生
不能自明也
不能自明也
決於死後
猶以宗社為
念雖見忠臣
孝子之用心
而深恨其
經而不解也

孝而長樂陳氏謂申生於親可言而不言而且懼傷公之心於義可逃而不逃而且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以至忘其躬之不閱而且卹國家之多難不顧死生之大節而且謹再拜之末儀是恭而已非孝也春秋書晉侯殺其子申生蓋書晉侯以明晉侯之無道書申生以明申生之罪也此皆春秋責備賢者之意耳吳氏曰予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皆賢者過之之事屈原

孝而長樂

陳氏

太

過於忠忠而過者也申生過於孝孝而過者也其行雖未合乎中庸其心則純是天理之公略無人欲之私申生但知順父之為孝屈原但知愛國之為忠而一身之死生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以知申生之心哉即此議觀之而申生千古之屈少伸一二矣

楊氏曰此節僅百五十字而包括曲折有他人千言不盡者非有扛千斛龍文鼎筆

力未易及此左傳國語及穀梁皆載此事並觀之優劣自見

左傳曰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國語曰人謂申生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必歸於君是惡君

孝而長樂

陳氏

太

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皆民之伯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廟

述其始而已兩無妨於義也公墮車而佐車授之綏以登是登佐車也佐車副車也綏挽以升車之索也末之卜者言卜國微未無勇也長樂陳氏云馬驚在御不在右莊公末卜不末縣記稱縣死而不云卜死何也莊公之末卜責其輕者以見其重者也記稱縣死即其責之所不及者以見其責之所及者也二人遂赴鬪而死圉人掌馬者及浴馬方見流矢中馬股間之肉則

禮記通考

卷三

卷三

卷三

知非二子之罪矣士卑不應誅莊公以義起遂誅之吳氏云誅如今之祭文鄭氏以爲諡非也方氏云有誅則有諡斯言甚舛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問坐而執燭病疾之甚也子春曾子弟子元與申曾子子也於指曾子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

禮記通考

禮記通考

如在前左氏且是傳況漢以下文人

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晄音晃簣音責與讀歟華者畫飾之美好晄者節目之平瑩簣簞席也止使童子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呼者嘆而噓氣之聲曰童子再言也華急也變動也彼謂童子也細人小人也姑息舊釋姑且也息休也甚晦楊氏云尸子曰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註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甚明病急而必欲易之易而沒可謂焚於正矣昭按寢簣原無貴賤之制但貧賤者宜素質富貴者宜華美童子原是無知之人驚其華晄意其乃大夫富貴之簣玩一與字可見若果華晄爲大夫之簣童子當直言之而不當用一疑

詞且以曾子之賢豈受大夫之賜即受亦必不用之耳諸儒皆謂曾子非大夫不可終於大夫之簀此泥解童子所云大夫之簀四字之意也吳氏曰若循襲舊說是曾子自安於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而終也是曾子子春曾元曾申見皆不及一童子也陳氏謂童子以非禮而發問曾元知其非禮而不忍則又甚謬楊氏曰

孔子聞孺子之歌而悟自取之理曾子因童子之言而悟考終之正皆聖賢聲入心通有感而應也童孺豈賢於孔曾乎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充充滿悶填塞之意有窮如行而途窮前無可去之地蓋親之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故有此窮急之容也瞿瞿目

視不定之貌求謂索物如失物索之而不得也皇皇傍徨無依之貌孝子心無所依如望人之來而不至也至小祥但慨嘆日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則情意寥廓不樂而已○方氏曰下篇述顏丁之居喪則言皇皇於始死言慨焉於既葬問喪則言皇皇於反哭所言不同者蓋君子有終身之喪思親之心豈有隆殺哉先王制禮略為之節而已故其所言不必同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

魯僖公二十一年與邾人戰於升陘魯地也釋云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復始死招魂也禮復者用衣以招魂邾師雖勝而死傷者多軍中無衣復者乃用矢以招魂夫孝子之心冀其復生不能自己然疾病而死行此復之之禮猶可也兵刃之下肝腦塗地豈有再生之理復之用矢誣矣婦人之髮而平也自敗於臺始也

台左傳

古時以纒纒也即今韜髮凶則去纒而露其髮故謂之髻蓋古無今之假髻只以髮為髻也狐鮐邪地名狐鮐之戰在魯襄公四年蓋為邾人所敗也髻本喪用禮不以弔時家家有喪故髻而相弔也○游氏曰先王之世雖臨軍之際未有不用禮者惟以禮相與則兩軍交戰殺人要有所止故死者之家喪弔猶得行禮升陞以前未

禮考通

不卷上

主

嘗無戰死者得復以禮而不以矢狐鮐以前未嘗無戰死而相弔者得弔以衰而不以髻復以矢弔以髻則升陞狐鮐必是殺人之甚自是而遂以為常則再失之矣

亦古文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誨去聲曰爾母從從爾爾母扈扈去聲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音音明從讀縱平

南宮縚鄭氏云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孔氏云妻之姑夫之

禮考通

不卷上

主

母也誨教也上爾汝也下爾語助從後高也扈扈去聲廣也禮婦為姑舅皆齊衰不杖期之髻稍輕母得太高太廣如斬衰之髻也既教以作髻又教以笄總之法笄簪也長刺也斬衰之笄用箭竹竹之小者齊衰期年之笄則當用榛木吉笄長尺二寸喪笄一曰惡笄長一尺降吉笄二寸也總者以布束髮之本垂其餘於髻以為飾也其長八寸喪服傳斬衰總六寸此齊衰長八寸比

斬衰差二寸也

孟獻子禫禫去聲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御去聲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禫大感反縣音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禫祭名禫者澹

澹然平安之意大祥之後間一月而禫故

曰中月而禫或云祥月之中者非依禮禫

祭暫只縣樂而不作樂至二十八月乃作

樂禫祭後吉祭此吉祭乃四時之常祭若禫祭則吉祭後即

復寢若踰月亦始復其平日所御之婦人

而與之寢處當時之人禪祭之後卽作樂不俟吉祭而復寢惟孟獻子既禪只縣樂而不作時俱御婦人而獨不入寢雖於禮是常禮而特異於當時之人故夫子善之云加於人一等不謂加於禮也○長樂陳氏曰記云禪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云禪而從御吉祭而復寢由此觀之孟獻子則過乎此矣而夫子稱之夫先王制禮以中爲界子夏子張援琴於除喪之際孔子皆

本卷上

手

以爲君子伯魚子路過哀於母姊之喪孔子皆非之然則孟獻子過於禮孔子反稱之者非以爲得禮也特稱其加諸人一等而已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履音巨組音祖

吳氏云成者樂曲之一終聲者曲調之聲也不成聲謂不終曲也祥後可以彈琴矣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一曲而又廢也

十日之後則不但彈琴終曲吹笙亦終曲矣哀情之殺以漸也禮既祥曰屨無絢繩履也縞冠素紕以素飾冠緣也今方祥卽以絲爲履之飾以組組之文五采爲冠之纓服此吉服失之早矣有子聖門高弟而失禮若是疑或不然故曰蓋焉○楊氏曰三章一本在笙歌處爲一聯爲義獻子過有子不及記者舉孔子於中以明祥禮之中制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厭音壓

本卷上

手

畏死於兵厭死於巖牆溺死於水非不弔也不忍爲弔辭不忍言之也若爲國而死於兵亦無不弔之理齊莊公於杞梁之妻未嘗不弔也屈原之溺死豈得不弔乎先儒謂賤之而不弔者此乃固陋之見又謂明理可以治懼見理不明者畏懼而不知所出多自經於溝瀆此真爲死於畏又謂鬪狠亡命曰畏皆非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

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禮嫁姊之喪大功子路大功服滿而猶不除故夫子抑之非惡其過厚懼其不可繼也行道謂稍知率性之道而行之者其情必過厚先王故以禮制其情則皆有所不忍也遂除之除其服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

卷上

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

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比音庇上樂音岳下樂音洛首去聲

太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為太師故死而遂葬於周子孫不敢忘其本故亦自齊而反葬於周以從先人之兆五世親盡而後止也樂者樂其所自生禮者不忘其本禮樂皆重本也人生而樂於此豈可死而倍於此哉狐雖微獸丘其所窟藏之地是亦生而樂於此矣故及死而猶正其首以向丘

不忘其本也倍本忘初非仁者之用心故以仁目之

誰與哭者倒字法不言伯魚不當哭只一句其言在言外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

遂除之期音基與讀

曰甚者謂服期已過矣期外猶哭非甚而何遂除之除其哭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卷上

天子以四海為家南巡而崩故遂葬蒼梧

之野疏曰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

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三妃皆

未從舜之葬此記者言合葬之事古未之

有因引季武子之言謂自周公以來始祔

葬也書陟方乃死史記舜崩於蒼梧之野

孟子言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但蒼梧時在

要荒之外事未必然今廣寧陵九又堯

妻舜二女三妃亦無所攷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爨音窰後倣此

爨室廚即俗屋也士喪禮浴於適室無浴

爨室之文鄭氏云見曾元之辭易簣矯之

以謙儉也此果曾子之命爲人子者可忍

從非禮而賤其親乎當闕之以俟知者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業學業誦口習孔氏云廢業恐管思忘哀

也誦其已熟者稍而可也然或曰亦未定

之辭長樂陳氏曰業者弦歌羽籥之事誦

不奉主

至

者詩書禮樂之文大功廢業而誦可則大

功而上不特廢業而誦亦不可大功而下

不特誦而可而業亦不廢也楊氏謂業樂

虞也如此則大功誦句難釋而且無味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

死吾今日其庶幾乎語去聲

申祥子張之子也太史公傳子張姓顓孫

今日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終者對始

而言君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死

者斯盡無餘之謂小人不知盡道只是形

器消盡故曰死庶幾者庶幾盡道而終也

○游氏曰觀成王之顧命則知成王所以

學於周公觀子張曾子之言則知曾子子

張所以學於孔子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與讀歎

始死以脯醢醴酒就尸牀而奠於尸東當

死者之肩使神有所依也閣人老及病飲

食不離寢近乃置飲食於室內之閣上嚴

不奉主

至

陵方氏曰始死以禮則未暇從新以情則

未忍易舊故以閣上所餘以爲奠也山陰

陸氏曰閣其餘者幸其更生若有待焉耳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

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

也亦然

位哭泣之位凡哭必各爲之位若小功而

不爲位者是委巷中之禮也委曲也曲巷

猶言陋巷細民居於陋巷不見禮儀而鄙

朴無節文也。吳氏云：水下流之聚處，爲委言至此窮盡，無復可去。委巷，猶云窮巷。窮巷之人，見小聞寡，無所知識也。亦是叔嫂無服，宜乎不爲位。而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實其妻爲之倡踊，蓋姊姒有小功之服耳。夫無服之喪，猶且爲位，而小功之不爲位者，非也。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然哭妻之昆弟，禮以子爲主，非以妻倡踊申祥哭妻之昆弟言思也。亦如子思則又

失之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衡音橫

縮，直也。衡，橫也。直縫，橫縫。指辟積言，卽今三梁冠之過梁也。古者吉冠橫縫，而喪冠直縫，今也世衰，喪冠亦皆橫縫之。故喪冠凶冠也，而反如吉冠，實非古制也。疏曰：殷尚質，吉凶冠皆直縫。周尚文，冠乃橫縫之。若喪冠質，猶踈辟而直縫，是與吉冠相反。

時人因言古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之云：非古也。止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同直縫也。如此甚是纏繞。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起，跂音棄

先王制喪親之禮，其服衰止於三年，其哭

泣止於三月，其水漿不入於口止於三日，蓋三日可以怠而食，三月可以解而沐，三年可以祥而除也。若水漿不入口者，越三日而至七日，不幾於斃乎？且三日亦有扶而起者，有杖而起者，有面垢而已者，柰何七日乎？昭按：曾子大賢也，非不知七日之過第疾世俗之不然，而矯其不及。子思亦大賢也，非不知曾子之意，恐不可以爲訓，故據禮以抑之耳。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輸 芮反

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為之服也。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故不稅。曾子據禮而言，謂若是小功之服不稅，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地者，聞之必遲，則終無服矣。其可乎？昭按：小記曰：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則小功之不稅可知。又曰：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此論降服

耳。夫降服重於本服，降服則稅，本服則不稅也。曾子於喪過乎哀者也，而欲稅之，亦禮所不禁。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則不應稅而欲稅之者，亦可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上使去聲 乘去聲

攝，代也。集說謂貨者非也，十個為束，每束五兩，蓋以四十尺帛從兩頭各卷至中，則

每卷二丈為一個，束帛是十個二丈，今之五匹也。乘馬，四匹也。徒，空也。伯高不知何人，意必孔子厚者。冉子見孔子賻贈之，使未至，先代以束帛乘馬而行禮，是以冉氏之物而欲將孔氏之誠，故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異哉，駭之之詞。誠者，實也。禮當如是而止於如是，乃是誠實處。若不當厚而過於厚，則非誠實矣。此雖自責之言，而實則深責冉子也。昭按：弔使之命

原以將我之誠，我之使命未至，而人代我先行，如我之誠何？故他日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亦此意也。此其駭異之耳。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句。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惡為 烏為

爾之為
去聲

告死曰赴與計同廟祖父所在兄弟祖父之遺體故哭於廟父之同志於廟門外由父推之也寢我所安師成我者也故哭於寢朋友於寢門外由師推之也所知者泛交故哭於野已太也子高之於我情不止於所知於野則太疏矣然分非師友於寢則太重原其由子貢而見故以義起而哭於子貢之家使子貢為之主且教以為爾

曾子

季

而哭者則弔生之禮在子貢故宜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則傷死之禮在伯高宜勿拜也此正異於喪之正主也長樂陳氏曰哭於賜氏義也教子貢之拜不拜禮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

喪有疾居喪而遇疾也滋謂香味以其不嗜故加草木之味以為薑桂之謂一句乃記者釋曾子之言亦或曾子稱禮書之言

而自釋之與薑草之滋桂木之滋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曾子

季

矣喪明之喪去聲餘平聲女音汝罪與之與讀歟離去聲索悉各反

以哭甚故喪明也洙泗魯二水名西河子夏所居道莫尊於師子夏退老使民疑夫子無異於子夏是不推尊夫子故人之不知而尊子夏也恩莫隆於親子夏喪親人未之聞而喪子乃喪其明是不隆於親而隆於子也索散也離朋友之羣而散居之久故有罪而不自知也曾子數子夏三罪稱其名女其人若父師焉曾子不以爲嫌

子夏安受其責。至於謝過服罪。此所以爲友道之盛。吳氏云。疑當讀如擬。謂比擬於夫子也。昭按。曾子年少。子夏。曾子之父執友也。名而數之。非曾子事。或爲傳者之過。夫朋友有過。雖長者非不正之也。但少若曾子。必不若是之暴。且曾子之言。慙而謹。斯言何其倨哉。此嚴陵方氏之詳辯也。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

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齊讀

內者。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也。晝而居內。似有疾可問之也。夜而居外。似有喪。弔之可也。總見晝當居外。夜當居內耳。大故。謂喪憂居喪。則廬於中門之外。故晝夜在外。非此。則不宿於外也。致齊。不接外物并寢疾。故晝夜居內。非此。則不晝夜居內也。孔氏曰。大故。非獨喪也。兼冠戎災禍之憂。應氏曰。致齋居內。非在房闥之中。蓋亦端居。

深處於哭與之內耳。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見音現

子臯名柴。孔子弟子。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血出。則不由聲也。子臯悲無聲。其淚亦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未嘗見齒。非不笑。言微笑也。君子以爲難。言人不能然。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

功不以服勤。衰音崔當去聲齊音咨

衰。喪服也。物。指物之精粗。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物。七十物。當猶應也。謂人服衰。而心貌無哀戚之實。與衰服之物不相應。邊偏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齊衰而偏坐。齊衰輕而不偏。斬重不言可知矣。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而服勤勞之事。謂褻喪服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

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說音脫驂音參鄉讀向惡去聲夫音伏

舊館人舊時舍館之主人也。孔氏云：若是舊所經過之主人，當云遇舊主人之喪。今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已者，駕車者中兩馬爲服馬，兩旁各一馬爲驂馬。車馬曰賻，貨財曰賻。此以馬而曰賻者，客行無貨，以馬

代之也已。太也，遇偶也。入哀，偶然一哀而出涕，從自也。今若不賻，則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爲無自而出矣。汝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淚也。舊說謂主人見孔子來而哀甚，是以厚恩待孔子，故孔子爲之賻。因而謝氏云：一哀是主人出涕是夫子一句兩事。文之妙，夫上文旣曰入而哭之哀，則又何必泥一遇字，而以爲遇主人之哀乎？孔氏云：顏回子哭之慟，比出

涕爲甚，而舊館之恩，不得以比顏回。蓋舊館之情雖踈，而厚恩待我，我須有賻贈。回則師徒常恩，且回之死，亦必有物以與之矣。顏路無厭，更請賣車爲椁，故夫子抑之耳。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

行也。識音志

慕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在彼，不知親與已俱還否也。此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子貢以爲如疑，則反遲，不若速反而行虞祭之禮也。虞祭所以安神者，此惟知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故夫子申言小子識之。且曰：我未之能行也，善其哀慕，有虞祭雖遲，亦不爲害之意。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

食之。

彈琴後食，鄭氏謂散其感傷之情。程子謂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况彈琴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吳氏曰：顏淵之死，已兩期，孔子每日彈琴，乃其常事，蓋此日彈琴，適在受此祥肉之後，故記者云然。程子說是。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

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吉事尚左，陽也；凶事尚右，陰也。拱而尚右，义手以右手在上也。嗜好也。二三子之好學我也。此見夫子俄頃不怠姊之喪也。然此禮亦恐非三代所有，直是孔子自爲之耳。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

南皇學曰考
古本梁木其
壞之下有則
吾將安放五
字

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

壞叶音回，萎叶平聲，故上聲。

作起也。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曳其杖也。消搖，寬縱自適之貌。頽，下墜也。泰山爲衆人所仰，下墜則何所仰？壞，敗也。梁木亦爲衆人所仗，既敗則何所仗？猶之哲人爲衆人所放效，既萎則何所放效？萎，如草之薦不鮮而臭也。吳氏曰：此文事辭皆妄，聖人

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消搖於門，動容周旋中禮者，恐不如是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爲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爲稱，又以泰山梁木爲比，若他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爲此歌辭，則可也。聖人自爲此歌而自比，乃若是安乎？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

維縱疏云縣鐘磬之處以采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卽今旌旗末裁成火雲之狀設崇者旌旗刻繪爲崇牙之飾此則殷制綱纏也練帛也以素帛纏旌之杠也旒旌之旒鄭氏云廣充幅長尋曰旒尋八尺也如今軍中之標旗是也兩邊俱有火雲正韻釋旒曰龜蛇四旂旂之末垂者此亦如崇牙之狀而略小耳此則夏禮也然此旌旗乃送葬乘車所建吳氏曰飾棺

二字目下三者牆一也置翼二也設披三也長樂陳氏曰顏淵之死門人欲厚葬孔子以爲不可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今門人之葬孔子三代之禮莫不兼用豈孔子之心哉蓋門人以孔子有所不可及之道故報之以人所不可行之禮是雖禮兼三代亦稱情以爲文故子貢六年於墓孟子不以爲非門人三代之厚葬君子不以爲過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公明儀子張弟子疏曰褚者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公明儀尊其師故特爲褚不得爲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而爲之也不牆不翼惟於褚之四角畫爲蟻結蟻結者畫文如蟻足往來交錯此殷禮士葬之飾長樂陳氏云喪禮從殷孔門之所尚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苦詩占反枕去聲

苦草也寢苦則常以喪禮自處干盾也枕干則常以戎事自防不仕不暇事人而事也弗與共天下卽不共戴天也朝在公門之內閤人掌中門之禁兵器但不得入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臯門之內則得入也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公

不爲魁換字
妙法
古人能省文
妙法

事之處皆謂之朝兵者佩刀亦是必矛戟不反兵不反而求兵也市朝非戰鬪之處猶不反兵無往而不執兵矣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

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

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

陪其後使從俱

仕弗與共國則雖事人而事事亦恥與之

相遇也衛君命而使遇之不鬪不敢以私

仇妨公事也曲禮云兄弟之仇不反兵此

言遇之不鬪者彼據不仕者言之耳魁猶

首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不爲魁不可

爲首也若被害之主人有能報其仇我則

執兵而陪從於其後蓋情有重輕也然意

此亂世之事記者傳聞之言耳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

否經音

此弔服加麻者說見前註出外而亦皆經

乃門人加厚於師也若常禮惟二三子之羣居則經出外則否此常禮謂平常師弟之禮集說謂羣者諸弟子相爲朋友之服如此恐不見門人加厚於聖人之意

易墓非古也易音

鄭氏云易謂芟治草木孔氏云墓謂墓旁

之地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古者殷

以前墓而不墳是不治易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

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

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

也

喪主哀祭主敬有其禮而無其財則禮或

有所不足哀敬則可自盡也此夫子反本

之論亦寧儉寧戚之意吳氏曰哀敬言其

心禮之本也禮言其物禮之文也禮有本

有文本固爲重然謂之與其謂之不若此

矯世抹癸之辭耳蓋本與文兩相稱者爲

盡善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填池，讀為亦此二字從去聲與讀歟。

負夏，衛地。葬之前一日，曾子往弔。時主人已祖奠，而婦人降在兩階之間矣。曾子至，主人榮之，欲推柩而反，因奠在柩西，不便旋轉，遂徹奠，推柩而反，向內以受弔，示戚

者將出行，遇賓至而暫反也。嚴陵方氏云：

既祖，填池為一句，謂既祖而填池矣。亦通。此實非禮也。然奠在車西，婦人立車右，今柩既反，則婦人復升堂以避柩。至明日，乃復還柩向外，降婦人於階間，而後行遣奠之禮。故從者見柩初已遷，而復推反之，婦人已降而又升堂，皆非禮。故問之。祖者，且也是。且遷柩為將行之始，未是實行，又何為不可復反越宿？至明日乃還柩遣奠而

遂行乎？昭按：降者退也，退避乎婦人而後待曾子行禮，不必拘降婦人為降階之降，因而以行禮為次日行遣奠之禮也。如以次日行禮，應下反宿，則益拘矣。蓋文有轉側不下者，則可足以文外之意。如此不廢轉側之文，又何必文外添此纏繞哉？疏謂曾子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錯失而給欺說。答從者，此雖以眾人之心窺曾子而玩下文，亦不可盡為曾子文飾其無此意，不

然如文義何。

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飯上聲。

從者疑曾子之言，故又請問於子游也。飯，即舍也。飯於牖下者，尸沐浴之後，以米及貝實尸之口中也。此不言貝而單言飯者，止據士禮也。時尸在西室牖下南首也。士

喪禮小歛衣十九稱大歛衣三十稱歛者包裹歛藏之也小大之名由衣衾多寡之數也小歛在戶之內大歛出在東階未忍離其爲主之位也主人奉尸歛於棺則在西階矣掘碑於西階之上碑坎也置棺於坎中上用木覆而以泥塗之謂之殯及啓而將葬則設祖奠於祖廟之中庭而後行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此謂有進而往無退而還

也但言有進無退而反柩行禮之非自見此聖門之徒氣象忠厚其議人之失婉而不迫也君子行禮雖不可寡亦豈可多多矣乎予之謂出祖者此倒文法也猶云予之謂出祖者多矣乎也集說云多猶勝也曾子聞子游之言方悟已說之非乃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出祖也亦通

曾子襲表而弔子游揚表而弔曾子指子游

而示人曰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襲表而弔也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表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音扶

疏曰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吉服者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禡衣此禡表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之後弔者雖着朝服而加武以經武吉冠之卷也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

帶此襲表帶經而入是也大夫上語辭下丈夫之夫張子曰曾子子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故不得同議各守所聞而往也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其分契與常人殊若使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私指示於人而不告之也此段義可疑曾子有子子游輩二時行禮猶有不同蓋時已禮壞樂崩至後世文獻不足尤難行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

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見音現下上聲和去聲

嚴陵方氏云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蓋先王之制禮如此故二子除喪而見所以孔子各予之琴也作起也即含瑟而作之作而曰之而助語詞與後重有憂者而曰然之而不同夫均為除喪而琴

有和不和之異蓋子夏是過者俯而就之出於勉強故餘哀未忘而不能成聲乃自不敢不約之以禮此曰不敢過也子張是不至者跋而及之故哀已盡而能成聲乃自不敢不引之而至於禮此曰不敢不至焉鄭氏云二者雖情異善同俱順禮孔氏云說苑謂子夏與閔子孔子並以君子許疑當以此為正蓋閔子至孝孔子所稱也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文子

郭曰惠子處過子處而立

庶子故子游始以非禮之服視之再就諸臣之位禮之卒之適子終於後位固子游之力亦由於之

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為去聲

事相類

孔氏云衛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為司寇氏文子木生簡子瑕為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字也昭謹具圖於左以便學者觀覽吳氏云文子名木今日彌牟者彌牟二字反切則為木彼實稱為木而聽者若曰彌牟猶爾之為而已而止諸之為之於之乎也蔡訓云司

寇惠子衛將軍文子也彌牟惠子之兄惠叔蘭也虎者彌牟之適子派甚不貫未知何謂耳惠子廢適子立庶子故子游特為非禮之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也牡麻經以雄麻為經也麻衰乃吉服十五升每升八之布輕於弔服弔服之經一股而環之今用牡麻絞經與齊衰經同矣鄭氏云重服指經而言也文子初言辱為之服敢辭者辭此經服也

司寇惠子世系圖

文子木卽彌簡子瑕

衛靈公昭子郢

惠叔蘭虎

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

客位適讀

次言敢辭者辭其立於臣位也此時尚未喻子游之意及子游言固以請則文子覺其譏矣於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焉而子游之志達矣趨就客位禮之正也疏云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向馬氏曰死喪之深致哀戚者惟兄弟而已若朋友皆在他邦而無宗族兄弟乃得施親親之恩相爲袒免

檀弓之免子游之麻經皆非在他邦者也而其服有過焉以爲仲子之舍孫惠子之立庶而父兄不能正是猶無親也檀弓子游雖有朋友之道欲正而不可得故重爲之服所以視其親言惟親則有可正之恩就臣之位言惟臣則有可正之義○長樂陳氏曰檀弓以仲子無賢兄弟非可追而正之故服止於免趨止於景伯而示之以言姑以正法而已子游以惠子之兄弟有

文子者可以追而正之故重爲之服卑爲之趨示之以無言使之自訟而改焉然子游之知禮未必不始於檀弓故仲子之事子游惑而檀弓行之此檀弓所以爲賢與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亡讀無中去聲將軍文子卽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

禮經不載自其作始故曰庶幾云云此句釋子所謂

瑕也。禮無弔人於除喪之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之弔者。深衣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則其被於體也深遠。故名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有四。純之以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著在朝服祭服之內曰中衣。此深衣疏云。卽間傳所言麻衣。麻衣十五升。麻深衣也。在大祥祭後。而哀情未除。乃反服此微凶之服也。此亦吉凶可以通用。練冠小祥

不素主

孝

練服之冠。不純吉。亦不純凶。廟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涕蓋哭時已過。而哀情未忘也。庶幾近也。子游善其處禮之變。故曰。文氏之子。其近於禮乎。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動舉動也。中當於禮之變節也。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冠去聲

昭穆曰曰深
與白漢諸
謂深亦其
通用無謂矣

吳氏曰。冠而字。少者但稱其字。如顏淵宰我言游之類。稍尊。則字上加以其次。如伯牛仲弓季路之類。耆艾而益尊。則下去其字。止稱其次。如單伯管仲孔叔南之類。所謂五十以伯仲者。此也。疏曰。凡此之事。皆周道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別諡。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諡。葉氏曰。子生三月而父名之。非特父名之人。亦名之也。至冠則成人矣。非特

不素主

孝

人不得名。父亦不名焉。故加之字而不名。所以尊名也。五十爲大夫。則益尊矣。有位於廟。非特人不字。父與君亦不字焉。故但曰伯仲而不字。所以尊字也。昭按。名與字皆父命。然冠而父卽不名。名果若是之尊乎。至於伯仲之稱。恐非其道也。

經也者實也。經音送

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則首曰經。要曰帶。經之言實。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首

經大一搯。搯者，拇指與第二指一圍。左本在下，要帶小首，經五分之一。象大帶，兩頭長垂下，初服用之，斬衰至大功皆然。至成服後，有絞帶較要帶又小，象革帶，一頭有軀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斬衰用麻，齊衰以下用布。

掘中雷而浴，毀竈以綴足。

雷音掘綴音掘

中雷，室中也。古者室有複重也上下，穴皆開其上以取明，雨則雷之，後因名室之中。

木卷上

卷一

庭爲中雷，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也。死人冷強去聲，足辟戾，不可着屨，故毀竈取甓連綴，死人足，令足溫而直，可着屨也。

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疏曰：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牆，而出於大門，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生時出行，則爲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

中安穩如在壇，今向毀宗處出，仍將躐行此壇，如生時之出也。此乃殷道，孔子殷之後學，於孔子者，當行此殷禮也。嚴陵方氏曰：中雷則生時以居處，浴必掘中雷，示不復居處於此也。竈則生時以烹飪，綴必毀竈，示不復烹飪於此也。宗則生時以祭享，躐行必毀宗，示不復祭享於此也。

子柳之母歿，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

木卷上

卷一

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粥音育碩音石

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之兄也。具，謂喪事合用之器物也。何以哉？言何以爲用乎？謂無其財也。鄭氏云：粥，謂嫁之也。不家於喪，恥因喪之利而起家也。班，猶分也。無田祿者，不設祭器，豈宜以賻布之餘具之乎？故子柳寧分之兄弟之貧者，夫不粥庶弟。

之母者義也。班兄弟之貧者，仁也。然而粥庶母以治葬，則乏財可知。古人之安貧守禮如此。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方氏云：軍師以勝為功，或敗焉，是無決勝之策也。為之謀者可偷生其身乎？邦邑以安為本，或危焉，是無計安之術也。為之謀者可苟存其位乎？軍師既敗，難以復勝，故

死其身，邦邑雖危，猶可復安，故亡其位而已。長樂陳氏曰：思其敗之死，則無輕軍師，思其危之亡，則無輕邦邑。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瑗音願

二子皆衛大夫。文子名拔，伯玉名瑗，從隨行也。吳氏云：前猶云豫先也。請前，請為豫定其所，若徇其意，實譏非之，所謂異語之

言也。劉氏云：請前行以去子，示不欲與聞其事也。嚴陵方氏云：苟惟樂已害人之事，可為，則夫人而為之矣。細味本文，後二說總未如吳說之妥。

升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

哭踊有節。

升，地名。孺子泣者，其聲若孺子，無長短高下之節也。謝氏云：如嬰兒之失母，哭無休

也。聖人制禮，期於使人可傳可繼，故哭踊皆有其節。若無節，則不可傳而繼矣。嚴陵方氏曰：傳言由已以傳於後，繼言使人有繼於前。孟子曰：可傳於後世，為可繼也。此傳繼之辯。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

禮始死，將斬衰者，笄纓，將齊衰者，素冠，小斂畢而徹帷，主人括髮袒於房，婦人壘於

室舉者出舉尸以出也尸出戶尸出乎戶而上於堂也括髮當在小歛之後尸出戶之前主人爲將奉尸故袒而括髮耳今武叔待尸出戶然後袒而去冠括髮失禮節矣故子游謂其知禮所以甚言其不知禮也

扶君卜音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卜蒙訓云當爲僕師長也指太僕也蓋太

僕乃古時掌天子視朝之禮以正王服

所當位謂王所出入王太命宣王命於外

之人也周穆王以掌八駿秦以後遂掌馬

射人掌賓射大射之儀亦王左右之人故

君疾時僕人之長扶其右體射人之長扶

其左體君薨亦以是二人遷尸舉遷尸也

周禮云大喪射人與僕人遷尸方氏釋師

爲衆應氏以卜人爲卜筮之人皆非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

言也或曰同爨總從夫聲二夫之

從母母之姊妹舅母之兄弟從母夫於舅

妻無服所以禮經不載故曰君子未之言

時偶有甥至外家見此二人相依同居者

有喪而無文可據於是或人爲同爨總之

說以處之吳氏曰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

禮之所無而可以義起此服也張子曰此

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穉

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

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爲服

喪事欲其縱字法縱爾吉事欲其折字法折爾故喪事

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字法騷爾則野

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字法猶爾縱音總折音

縱縱亟於趨事之貌折折從容中禮之貌

陵躐也喪事雖當急遽然亦不可太急而

陵躐節次吉事雖有從容止息之時然亦

不可太緩而怠惰寬縱故騷騷而急疾不

節則若田野之人鼎鼎而舒緩怠惰則若

不修整之小人，惟君子則猶猶然得疾徐之中，則於喪事不至太疾，吉事不至太舒也。兼訓云：止容止之止，詳緩之意也。亦通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喪具，棺衣之屬，君子恥於早爲之，而畢具者，嫌不以久生期其親也。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制，蓋慮夫倉卒之變也。一日二日可辦之物，則君子不豫

爲之，所以絞紵衾冒，死而後制者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叔嫂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遠去聲

方氏曰：兄弟之子，雖異出也，然在恩爲可親，故引而進之。與子同服，嫂叔之分，雖同居也，然在義爲可嫌，故推而遠之。不相爲服，唐魏徵請嫂叔小功之服，制可。程氏云：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

姑姊妹在室，與兄弟姪皆不杖期。出適，則皆降服大功而從輕者，蓋其夫受我而服杖期以厚之，故於本宗相爲皆降一等也。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嚴陵方氏曰：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慮其廢事，故雖喪者之側必食。又慮其忘哀，故未嘗飽也。應氏謂食上疑脫孔子字，不知此乃禮也。孔子亦盡禮耳。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

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其徒，客之徒也。次，其徒所寓之館舍，卽曾子之館舍也。客之徒，不敢發喪於人館。曾子使反哭於館而弔之。士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曾子北面而弔，正欲其徒以館爲已之館也。吳氏曰：曰吾父死者，立於門側之客曰也。未知何謂。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

益引三句法
亦三章法

禮記

不孝上

卷一

禮記

不孝上

卷一

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筭筌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簠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知去聲，簠音舉。

之往也。之死謂往，送乎死者也。致極也。送死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為不仁，故不可行也。送死而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為不知，故亦不可行也。此所以先王為明器以送死者。竹，籥

簋之屬，不成用，謂無滕緣而不成其用也。瓦，陶器，不成味，不可盛飲食也。古註：味，當作沫，沫，醜也。謂洗面。蓋瓦盆不可洗面也。集說云：瓦器則匱質而不成其黑光之沫。二說俱要改字，且無意味。木器則樸而不成其雕斲之文。琴瑟則雖張弦而不平，不可彈也。筭，筌，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橫曰簠，植曰虞，掛鐘磬之架也。雖有鐘磬而無簠虞，不可擊也。凡此皆不致死，亦不致生。

而以有知無知之間待死者，故備物而不可用也。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亦不致生。其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長樂陳氏曰：不曰神明之器，特曰明器者，以神之幽，不可不明故也。周官凡施於神者，皆曰明。故水曰明水，火曰明火，以至明齋。音資，黍稷稷，明燭明竈。音吹，去聲。者，皆神明之也。蓋其有竹瓦木之所用，琴瑟筭筌鐘磬之所樂者，明之也。所用非所用，所樂

非所樂，神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

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問喪之問聲有為為桓兩為字並去聲

仕而失位曰喪。桓司馬即桓魋。靡侈也。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朝音潮為去聲

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嘗失位去魯。後得反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定公九年孔子為中都宰。制棺槨之法。制也。四寸五寸厚薄之度。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也。而豈

謀其可處之位耶。夫貧朽非人情所欲。孔子之言特為二子而發爾。誠是矣。有子乃以中都之事驗死不欲速朽猶可也。乃又以之荆之事驗喪不欲速貧。然乎。嚴陵方氏曰孔子之欲仕非為富也。為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為不朽也。為廣孝也。欲富而矜且趨以求利於蠻夷之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為民制。孔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游之答。

傳之者謬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束音穆。縣音竟。讀境。

大夫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莊子齊大夫名伯當是時齊彊魯弱不容忽略其赴。故魯之人欲勿哭而繆公召縣子以問之焉。縣子名知禮者也。脩脯也。十脰為束。問遺也。為人臣者無外交不

敢貳君也。故古之大夫雖束脩微禮亦不出境於斯時也。聞大夫之赴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也。

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縣古縣

交政於中國言當時君弱臣彊大夫專盟會之事以與國君相交接也此變禮之由

卷上

主事

也愛之哭出於不能已畏之哭出於不得已嚴陵方氏云生既畏之而不敢不與之交則死亦畏之而不敢不爲之哭矣哭諸異姓之廟者以哭非所當哭之人故哭非所當哭之廟也哭諸縣氏以其禮之所由起故爾則與哭伯高於賜氏同義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

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夫音扶

仲憲孔子弟子原憲也示民無知者使民知死者之無知也爲其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爲其有知故以祭器之可用者送之疑者不以爲有知亦不以爲無知也然周禮惟大夫以上得兼用二器士惟用鬼器也曾子以其言非乃曰其不然乎再言之者甚不然之也蓋明器祭器固是人

卷上

主事

鬼之不同然夏殷所用不同者亦是各代王制有文質之變耳非謂無知有知也若如憲言則夏后氏何爲而忍以無知待其親乎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木式樹反

公叔木衛公叔文子之子同父母之兄弟期則此同母異父者當降而為大功也嚴陵方氏曰繼父同居服期其子相為服大功乃其稱也禮經無文故子游以疑辭答之魯人齊衰三月之服行之久矣故子夏舉以荅狄儀而記者云因狄儀此問而今皆行之也不曰自狄儀始者以魯人前已為之也吳氏曰子夏固失矣子游亦未為得也按禮繼父同居有子者服齊衰三月

禮記

不舉上

卷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

哉蓋音

柳若衛人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有其禮謂禮所得為者然無財則不可以為禮又時為大有禮有財而時不可為則亦不得為也嚴陵方氏曰禮者君子恒履之器不可

斯須遠於身豈以家之貧富時之通塞為行否子思賢者其為道粹矣信斯言也烏在其喻於道昭按為嫁母服此後世之禮也禮曰父在為母齊衰期正以壓於父耳嫁則義絕於父而子厚之是薄視其父矣子思意蓋如此故上段有禮無財乃引起下文有禮有財而無時者此正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之意也

孫子瑱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禮記

不舉上

卷

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法縣古懸為去聲

縣子名瑱古者殷時也降降服也周禮已貴而降賤者之服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各以其親彼雖賤不以已尊而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也滕伯文殷時滕君名文孟虎文之叔父也孟皮文之兄弟之子也言滕伯自為

諸侯而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也。朱子曰：夏殷而上大暨只是親親長長，到周則添許多貴貴之禮。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耳。

禮記

卷上

主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縣古惡，易去聲。

后木魯孝公子惠伯輦之後，外內易謂斲削外內，使之平易。此，后木述縣子之言，以屬其子也。馮氏云：此條重不可不深長思一句。買棺之時，外內皆要精好，此孝子當爲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托者。曰：我死則亦然，記禮者識失言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

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仲梁子魯人，始死，去死衣，用斂衾覆之，以俟浴。既復之後，楔齒綴足。詳後具脯醢之奠，事雖小定，然尸猶未襲斂也。故曰：未設飾，人死斯惡之矣。以未設飾而設帷於堂者，防人之惡之也。小斂則既設飾矣，故徹去其帷。仲梁子謂夫婦方亂者，以哭位未定，故帷堂也。此記者并存仲梁子之說，以傳疑也。嚴陵方氏謂仲梁子之說爲失禮。

禮記

卷上

主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未失也。

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方，以萬物生於東，未忍死其親也。且始死之奠，未暇備禮，所以無席。魯之衰末，乃奠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此，將以爲禮斯，此也。謂小斂之時，於此席上而設奠矣。記者正之云：小斂之奠，在於西方者，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義也。曾子此言非矣。

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古也。縣古懸，綌音去，逆反，總音歲。

綌，粗葛總布之細而疏者。五服一以麻，各有升數。若以綌為衰，以總為裳，則取其輕涼而已，非古制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滅者，子蒲名，或疑非名，但以死有滅絕之義，呼而哭之。子臯，孔子弟子，高柴也。復則呼名，哭豈可呼名也？野哉，言其鄙野而不

達於禮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相，去聲，沽音古。

相，贊禮者也。沽，略也。方氏謂即沽酒之沽，以非自致，故訓略也。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以贊相。杜橋居母喪，宮中不立贊禮之相，故時人謂其於禮為略也。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疏云：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

死，則去朝服，著深衣，故曰易之而已。小歛之前，主人未成服，猶當羔裘玄冠而弔。小歛之後，夫子亦不以之弔也。蓋時有不易，羔裘玄冠，及有小歛，後羔裘玄冠而弔者，故記者記夫子之言，而又引夫子行禮之事言之。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歛首足

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稱，去聲，亡如字。惡音烏，齊音去聲。還，讀旋，去聲。縣，音懸。封，音封。舊讀為寔，破驗反。今直作封，後倣此。

喪具，送終之儀物也。稱，猶隨也。惡乎齊，言何以為厚薄之劑量也。藁訓謂直作多寡之齊。母過禮，不可以富而踰禮厚葬也。還，便也。歛其首足之形，不令露見，而即便葬之，不殯而待月日之期也。縣棺而封，謂以手縣棺而下之，不設碑綽也。封者，藁訓謂復土以閉壙之名，不必改為寔字。寔者，

下棺也。人不非之者。以無財則不可備禮也。

陽曰。此條極冷。等入世說。多類此。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

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賁音奔。同。汰音闕。

士賁。人名。集說云。賁。司士之名也。禮始死。廢牀而置尸於地。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襲者。歛之以衣也。沐浴之後。商祝將所襲之祭服。祿衣布於牀上。待飯含之後。遷尸於襲上而衣之。此襲於牀者。禮也。後世

禮記

卷上

全

禮失而襲於地。則襲矣。士賁知禮而請於子游。子游不以先王之禮稱。而專輒許諾之。若禮出於已者。故縣子譏之。汰者。過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字。

妙在既曰而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

器矣。而又實之。醯音希。醢音海。

夏禮專用明器。明器者。鬼器也。如今之以物殉葬者也。卽前竹不成用之事。此時無祭器耳。殷人全用祭器。祭器者。人器也。如

今祭祀之器。而明器則不用矣。周人兼用

二器。則實人器而虛鬼器。馬氏曰。明器亦

有黍稷醯醢酒醴以實之。宋襄公之葬夫

人百甕。譏其多於禮可也。以爲明器而不

當實之。則非矣。由是觀之。豈曾子言殷人

之禮。有祭器而不必實明器也歟。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司徒家臣也。左傳

叔孫氏之司馬驪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

禮記

卷上

全

馬也。旅。下士也。四。四方也。布。泉布也。疏曰。送終既畢。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承主人之意。使下士歸還四方來賻主人之泉布。時人皆貪。而獻子家獨能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長樂陳氏曰。賻贈之餘。不可利已。亦不可歸於人利已。則啓天下家喪之心。歸於人。則絕天下恤喪之禮。與其利於已。寧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班諸兄弟之貧者。此聖人止以爲可。

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明音

贈贈死物也應劭註漢書曰車馬曰贈杜預註左傳曰贈助喪之物也按士喪禮祖奠畢凡贈者皆致命於柩而所贈之物與其人名書之於方版次日遣奠畢苞牲行器之後主人之史請讀此方版所書之贈若欲神一一知之前既致命今又讀之是再告於神也蓋古者但有贈時致命之禮無後來再讀之禮故曾子以為非古

卷之三

金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

遺去聲革音亟

成子高齊大夫國伯高父諡成也遺慶封之族入請入卧内而請其遺命也革與亟同急也大病死也諱之之辭

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不食之地謂不可耕墾者生有益二句乃

成語子高自謂我生而不能利澤於人是無益於人也若死而葬人所耕墾之地以妨五穀是有害於人矣故欲擇不可耕墾之地而葬焉夫死且不忍妨人則生之愛人可知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

言語飲食行爾

衍音

君母君妻雖皆小君皆服齊衰不杖期然恩義則淺矣故居其喪則自處如此衍爾

卷之三

金

和適之貌集說云此章文勢推之喪下當有如之何夫子曰字舊說謂記者之略亦或闕文與又否則問當作聞四說皆非兼訓云喪雖輕未有居之而樂者子夏失問夫子是以不荅此說是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生於我館死於我殯此朋友始終之義謂之賓客者以其自遠方而來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國子高卽成子高也子高之意謂人死可惡故備飾以衣衾棺槨欲其深藏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馬氏曰周官冢人用爵等爲封土之度與其樹數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卑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

非以爲觀美也而國子高非之亦異於禮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燕平聲與讀歟

延陵季子之葬其子夫子尚往觀之今孔子之葬燕人來觀亦其宜也然子夏之意以爲聖人葬人庶有異聞若人之葬聖人與常人何異而子觀之集說合禮未必合

禮諸語恐聖門諸賢行事無不合禮者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坊音防覆敷救反鬣音列

此言封土有此四者之形封築土爲墳也若堂者形如堂之基四方而高也坊堤也若坊者形上平旁殺而南北長也覆謂茨瓦夏屋謂門廡也若覆夏屋者形旁廣而

卑也若斧者形旁殺兩上而長上狹如刃較之上三者皆用功力多而難成此則儉而易就故俗名謂之馬鬣封馬鬣馬領毛也馬領毛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也今一日者謂今封築孔子之墳不假多時只一日之間也三斬板作墳法也側安板兩邊用繩約板納土板中築土令與板平斬所約板繩更置其上而再築如此者三而墳之封築已成也尚庶幾也乎哉疑辭亦謙

不敢質言也。子夏復述夫子言葬之說以告之。見事惟從簡。而門人不過從夫子之志。此亦答其來觀之意也。

婦人不葛帶。

葬後卒哭。男子所重在首。故首經不變。而要帶則易麻而服葛也。婦人所重在要。故首經以葛易麻。而要帶則不變焉。然此謂婦人居齊斬之服者如此。若大功以下輕者。至卒哭。則並變爲葛。與男子之帶同。

有薦新如朔奠。

朔奠者。月朔之奠也。未葬之時。大夫以上朔望皆有奠。士則朔而已。如得時新之味。或五穀新熟而薦之。則其禮亦如朔奠之儀也。金華應氏曰。朔祭謂之大奠。其禮視大歛。故薦新亦如之。謂男女各卽位。內外各從事。而奠哭之儀如一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禮三月而葬。若三月之服。應除者。不待主。

人卒哭。集說。親重而當變麻。衰者變之。如是則變亦可言除乎。

池視重雷。重平聲。雷音潤。

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雷者。屋之承雷也。以木爲之。承於屋簷。木雷入木中。又從木中而雷於地。故曰重雷。天子之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雷。諸侯四注。而重雷去後。大夫惟前後二。士惟前一。生時屋有重雷。以行水。故死時柳車亦象官室。而設池於車覆。

甲。車頂下覆如鼈甲之形。故曰鼈甲。

之下。牆帷之上。蓋纖竹爲之。形似龍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

曰池。以象重雷也。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雷。

雷。

君卽位而爲禭。歲一漆之藏焉。禭音閭。

君諸侯也。禭。櫬也。親尸之棺。蓋地棺也。詳後。

人君無論少長。體尊。故卽位。卽造爲親尸之棺。每年漆一次。示如未成也。藏焉。不欲

令人見也。集說云。其中不欲空虛。如急有。

待故藏物於中覺牽強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

楔音屑綴音拙飯上聲

復始死而招魂也楔拄也招魂之後以角為柩長六寸兩頭屈曲將含恐口閉故以柩拄齒令開而受含也尸應著履恐足辟戾故以燕几拘綴之令直也飯實米與貝於尸口中也設飾尸襲歛也帷堂堂上設帷也五者並作於帷堂之時

父兄命赴者

禮記

卷上

生

生時與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告士喪禮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君王侯也復招魂也前曰廟後曰寢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小寢者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者天子始祖之寢諸侯太祖之寢也小祖者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大祖者天子始祖之廟諸侯

太祖之廟也天子有五門路應雉庫庫由

內而外也臯門者天子之郭門也明堂位

云臯庫門之制如天子臯門則是庫門者

郭門也復必於寢廟人死必反本故也門

生時所出入之地郊生時所嘗至之地也

人君禮備故復處多耳馮氏謂寢所居處

之地則以小寢大寢為燕寢正寢矣再詳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與讀歟

剝剝去也謂不以巾

裹也猶衣被之衣覆即今罩食物之罩

禮記

生

之也脯醢之奠不惡塵垢故可無巾覆必

要巾覆而不剝去者必其有祭肉蓋祭肉

易受塵垢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既殯旬殯後十日也布班也即治此二事

也集說云分列而暴乾之太鑿材為梓之

木也材與明器二者皆葬時之所需故備

之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朝奠象朝時之食夕奠象夕時之食孝子
事死如事生也逮日及日之未落也一說
日出日入陰陽之交於此求之庶幾享之
其說太鑿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未殯哭不絕聲殯後雖有朝夕哭之時然
廬中思憶則哭小祥後哀至則哭此皆哭
無時也使古說謂受君之任使然反必祭
告也全於經文不協馬氏謂哭者聲也聲

為陽所以能使魂氣之反方氏謂哭者所
以求其反哭之無時欲使死者必知其反
而已二說未知孰是

練練衣黃裏練緣練取絹反緣去聲

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
也練衣者以練熟為中衣黃裏者黃為中
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仍用衰中衣非正服
在衰衣之內但承衰而已練淺赤色今之
淺紅也緣謂中衣領及袖口也昭按紅紫

不以為褻服居喪方期而以淺紅緣領及
袖口可乎即時於禮為然亦周之文勝處
葛要經繩屨無絢要平聲屨音渠

小祥男子去首之麻經惟餘要葛也故曰

葛要經繩屨者父母初喪菅音艱茅草也

葛要經繩屨者父母初喪菅音艱茅草也

葛要經繩屨者父母初喪菅音艱茅草也

葛要經繩屨者父母初喪菅音艱茅草也

葛要經繩屨者父母初喪菅音艱茅草也

葛要經繩屨者父母初喪菅音艱茅草也

葛要經繩屨者父母初喪菅音艱茅草也

角瑱瑱天去聲

瑱充耳也吉時君大夫士皆有之所以掩

於耳君用玉為之初喪去飾故無瑱小祥

後微飾故用角為之也馬氏曰哀甚則耳

無聞故不用瑱哀殺則能有聞矣故為角

瑱以充之

鹿裘衡長祛祛裼之可也祛音橫祛音區

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則實賤有異喪

則同用鹿皮爲之嚴陵方氏謂白鹿之皮
 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袖小祥稍
 飾則更易作橫而廣大者且長之又設其
 袪也袪不但有袖口且以他物爲袖口之
 緣既袪以爲飾故禭之可也禭者裘上之
 衣吉時皆有喪後凶質未有禭衣小祥後
 漸向吉故加禭亦可也○合前練衣節明
 小祥後外仍用衰衰內有練中衣練中衣
 內有禭衣禭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
 著緇衣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隣
 不往
 三年之喪在殯不得輕於往弔然於兄弟
 則恩義存焉故雖總服兄弟之異居而遠
 者亦當往哭其喪服輕如此重者可知若
 非兄弟則雖近隣不往近居如此遠者可
 知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所識所知識往來之人若死則其兄弟雖
 與死者不同居我皆當往弔之成其死者
 之舊恩也兼訓謂承上節而下兄弟爲親
 鄰居爲疏所識雖非兄弟亦非疏外所皆
 往弔昭按如兼訓之說則鄰居豈非知識
 者是無往而不弔矣雖鄰不往之句何謂
 也此當另說不宜承上節有殯來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
 槨一梓棺二四者皆周重平聲兕音似上聲槨音恥
 水牛兕似牛一角青色牛之革耐濕故以爲親身
 之棺二革合被爲一重各厚三寸槨木亦
 耐濕故次於革爲一重即前章所謂槨也
 梓木棺二一爲屬棺一爲大棺槨棺之外
 屬棺屬棺之外大棺此凡四重上下四方
 悉周匝也此外有梓槨則不周下有茵上
 有枕席故此以周言之也
 棺束縮二衡三祖每束一衡音橫
 棺束者古無釘用皮束合之爲固也縮二

者縮縱也縱卽直直東二道也衡三者衡橫也橫東三道也衽形如今之銀定子兩頭大而中小漢時呼爲小要不言何物爲之應亦是木鑿棺邊及兩頭合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令固每束處必用一衽故曰衽每束一也名之曰衽者以衣之縫合處曰衽故此亦名之

柏梓以端長六尺長去聲

天子以柏木爲梓端猶頭也用柏木之頭

爲之長六尺每段一丈之外又長六尺也若長作平聲讀只長六尺則人已長八尺矣矧在四棺之外乎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紵音之

諸侯薨而赴於天子天子哭之爵黑多赤少之色象爵卽頭毛色弁冠也爵弁弁之色如爵也經衍字紵衣卽緇衣天子至尊服麻不加於采也此爵弁紵衣本土之祭服也疏曰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此

遙哭之故不服總衰而服此

或曰使有司哭之

鄭氏曰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

爲之不以樂食爲去聲

爲之食不舉樂疏曰此記者之言非或人之說也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輅以梓加斧於梓上畢

塗屋天子之禮也菆音春

菆菆也菆塗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

輅喪車也龍輅者畫龍於輅車之轅以梓者叢木而象梓之形也斧謂繡覆棺之衣爲斧文也先菆四面爲梓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不用頂以棺衣從梓上入覆於棺故曰加斧於梓上也畢盡也斧覆既畢又四注爲屋以覆於上而下面盡塗之也然此輅車亦在殯中非脫去輅車而殯棺也此天子之殯之禮如此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別彼列反

諸侯朝覲天子、爵同則其位同、今喪禮則分別同姓異姓庶姓、使各相從而為位以哭也、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
相去聲 父讀甫

作諡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誄、大聖之行、豈容盡列、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而已、稱名者、君臣之辭、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諡也、左

禮考通 卷上

傳所錄、有屏余一人之語、今記脩之如此、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於大廟三日、
太音 大音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大音 大音厭音曳

厭冠、喪冠也、吉冠有纓、有梁、喪冠無之、國中而亡一大縣邑、則國中之公卿大夫士皆帶厭冠、哭於太廟三日、哭於太廟者、傷祖宗基業之虧也、敗師失地、以喪禮處之、盛饌而以樂侑食曰舉、不舉、不舉樂也、此

自貶損之意、曰君舉者非也、后土、社也、哭於后土者、傷土地封疆之股削也、

孔子惡野哭者、
惡去聲

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矣、蓋哭其所知、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此所惡者、或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方氏謂哭者呼滅子皐曰野哉、孔子惡者以此、恐未然、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禮考通 卷上

稅人、謂以物遺人也、未仕者身未尊顯、且又無祿、故內不可專家財、外不可私恩惠也、或有情義之所不得已而當遺者、則稱尊者之命而已、

士備入而後朝夕踊、

備、咸也、士卑、其入最後、士咸入、則諸臣無不入者矣、而後哭踊、踊似雀之跳、足不離地也、國君之喪、諸臣有朝夕哭踊之禮、哭雖依次居位、踊必相視為節、不容有先後

也。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祥，大祥也。縞，縞冠，潔白之冠也。大祥，日著之禫。禫，祭，徙，踰也。是月禫祭，踰月樂作。馬氏曰：祥，禫之制，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同施於期之喪，則其月異。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父在為母有所屈也。夫三年極矣，而至於二十五月，其禮再不可過者，以三年之愛而

檀弓通

卷上

音

斷於期者，其情猶可伸也。在禫月而樂者，聽於人可也。在徙月而樂者，作於已可也。魯人朝祥暮歌，此孔子謂踰月則善。

君於士有賜，帝帝音亦。

帝，幕之小者，置之殯上以承塵也。大夫以上，則有司供之。士卑，又不得自為，故君於士之殯，以帝賜之也。此亦恩賜乃得有。

檀弓通卷上

檀弓通卷下

宣城

徐昭慶穆如

輯註

梅鼎祚禹金

校閱

檀弓下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殯，車一乘。適讀嫡，長上聲。殯音傷，乘去聲。

此言送殯遣車之禮。君謂國君，亦或有地大夫，通得稱君也。公專言五等諸侯也。十六至十九為長殯，葬此殯時，柩入土，將

檀弓通

卷下

行，設遣奠以奠之，牲體分析包裹，用此車載之，以遣送死者，故名遣車。車制甚小，以置之棹中四隅，不容大為之也。禮中殯同長殯，君適長三乘，則中亦三乘，下則一乘也。公庶長一乘，則中亦一乘，下則無也。大夫適長一乘，則中亦一乘，下殯及庶殯並無也。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方氏曰：受命於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

如此與上文不相貫且玩一及字當如陳說爲是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樂音落

大夫弔弔於士也大夫雖尊然主人有小飲大飲或殯之事而至則殯者以其事告辭之若非當事之時則孝子下堂迎之弔人之日不樂哀樂不同日也婦人無外事

故不越疆而弔不飲酒食肉爲餘哀未忘也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引去聲

晉反壙苦放反引車索也紼柩索也弔葬本爲助執其事故必相助引柩車然執引用人貴賤有數數足則餘人皆散行隨柩若至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悉皆執紼曰必者見弔葬不執事失其弔葬之意從一人而言必當執

引至數足不用方隨行焉曰皆者盡弔葬之人而皆執紼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喪諸臣之喪公弔之國君弔之也弔後主人當親往拜謝喪家若無主後必使以次疏親往拜若又無疏親則死者之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往拜亦可也弔曰者君語也承事承承助喪事也擯者

傳命以入之辭主人曰臨者謝辱降臨也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遇柩者遇凡民之喪也觀必使人以弔則知非有爵之喪矣鄭氏曰遇凡民之喪於路亦弔之君於民有父母之恩也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大夫之喪適子爲主拜賓或以他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不敢以卑賤爲有爵者之喪主也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免音問

此聞妻兄弟之喪而未往弔時禮也爲父後妻兄弟爲妻父之後者適室正寢也已哭之正寢使已之子爲主蓋子於舅服總麻故也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夫卽其子之父對妻而言

禮考通

卷下

六

故曰夫其入門右者以避爲主之處示無二主也哭則隣里聞者來弔故使人立門外告以哭之由若交遊狎熟之人來則使入與俱哭已之父在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於尊也妻之昆弟非爲父後哭於別室別於適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三年之喪在殯聞有居異國兄弟之喪也

與字異問之也與用語助字法同

側室燕寢之旁室也方氏謂欲其遠殯宮也哭於門內之右不居主位示爲之變也凡皆不得而往哭故也若同國則往哭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與讀或人以曾子於子張無服而非之曾子答曰我非弔乃以朋友哀痛而哭之耳楊氏曰齊衰者曾子爲母服非爲弔子張而服也往哭者朋友哀痛之情特就因其服而

禮考通

卷下

七

往非特以此服行弔禮也諸家乃以曾子之言爲文過非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悼公魯君哀公之子擯贊相禮事也立者

尊於右子游由公之左則公在右爲尊矣

禮傳君之詔命則詔命爲尊而傳者居右

時相喪禮者亦多由右故子游正之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

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

之服穀音

穀卽告告者以喪赴告之也齊襄公夫人王姬卒在魯莊公二年赴告於魯魯君爲之服大功之服二或曰傳疑也一曰由魯嫁爲之服姊妹之服所服乃大功庶幾相合一曰外祖母不知王姬乃莊公舅之妻且外祖母服小功何其妄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

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

失也孺子其圖之

獻公薨時重耳避難在狄穆公使人往弔

之弔爲正禮、故以且曰起下辭、寡人聞之

者、此使者傳穆公之言也、恒於斯、言常在

此死生交代之際也儼然端靜持守之貌

喪失位也喪不可久時不可失者勉其奔

喪反國以謀襲位故言孺子其圖之也此

時秦已有納之之志矣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

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

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舅犯重耳舅狐偃字子犯也公子既聞使

者之言入以告之子犯犯言當辭而不受

可也失位去國之人無以爲寶惟仁愛思

親乃其實也父死謂是何事正是凶禍大

事豈可又因此凶禍以爲反國之和而天

下之人孰能解說我爲無罪乎此所以不

當受其相勉反國之命也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

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

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

起起而不私與讀預

公子既聞子犯之言乃出而答客惠弔亡

臣重耳謝其來弔也不得與哭泣之哀言

出亡在外不得居喪次也以爲君憂者致

君憂慮也他志謂求位之志辱君義者

辱君惠弔之義也、不私、不再與使者私言也。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顯去聲夫音扶遠去聲

國語謂使者爲公子縶。音字子縶鄭註用之、故讀顯爲韞也、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爲後者成拜、所以謝弔禮之重、今

禮記

卷下

十一

公子、以未爲後、故不成拜也、愛父、猶言哀痛其父也、不私與使者言、是無反國之意、是遠利也、愛父遠利、皆仁者之事故稱之、曰仁夫公子重耳、○此文互見左傳國語、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禮朝夕哭殯之時、必褻音開其帷、敬姜哭其夫穆伯之殯、乃以避嫌而不復褻帷、自此以後、人皆倣之、故記者云非古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張子曰、敬

姜早寡、晝哭以避嫌、帷殯亦或避嫌、表夫之遠色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孝子之哀、發於天性之極至、豈可止遏、聖人制禮、以節其哀、蓋順以變之也、言順孝子之哀情、以漸變而輕減、不至傷生也、吳氏云、順變二字、釋節哀之義、始猶生也、始而生我者父母也、毀而滅性、是不念生我者矣。

禮記

卷下

十一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復者、招始死之魂也、行禱五祀而不能回其生、又爲之復、是愛親之心、於是可爲竭矣、故曰、盡其愛親之道也、然而復之心、卽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望其自幽而反也、鬼神處幽暗、求諸鬼神之道也、夫南爲陽、有明之義、北爲陰、有幽之義、復者、必北面

而呼者求諸幽之義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隱痛也稽顙者以頭觸地無復禮容就拜於稽顙言之皆為至痛而稽顙則尤其痛之甚者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

飯上飯聲貝邦妹反

實米與貝於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不用飲食之道而用米與貝用其美者也

嚴陵方氏曰弗忍虛則無致灰之不仁不以

食道則無致生之不知

音智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

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識旗

凡銘皆所以為名明旌謂之銘書死者之

名焉士喪禮銘曰某氏某之柩其制士長

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

命之士則以緇

黑紺色

長半幅經

音彌赤色

末長

終幅廣三寸半幅一尺也終幅二尺也是

總長三尺死者無形貌可以識別故書之

於旗以表識之旗即明旌初置於簷下西

階上及為重

見下

畢則置於重既殯則樹

於殯坎之東夫愛之而不忍其亾故為旌以錄死者之名敬之故無所不盡其道也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微焉

重平聲綴音拙

禮註云士重木長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

雖非主而有主之道故曰主道也殷禮始

殯時置重於殯廟之庭及虞作主矣則聯

綴此重而懸於死者所殯之廟不忍棄之

也周人虞而作主則微重而埋於門外之

道左不敢瀆之也夫曰重又曰主何也蓋

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

以為重也既有廟矣有廟則必立主是為

主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

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

有齊敬之心也

齊讀

虞以前親喪未久，奠而不謂之祭，其奠也以素器而無飾者，此非不敬其親也。以孝子之生者，哀心特甚，無心於飾也。虞以後親喪漸久，卒耐練祥，雖猶在喪制之中，然已是祭祀之禮，非不哀其親也。主人敬心加隆，非如初喪之素器，乃自盡其禮而漸文焉耳。此豈為死者真能來享而然，亦以主人有齊潔敬親之心也。楊氏曰：恐非所以為訓。孔子云：祭如在。

禮記

卷下

曲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

辟，婢亦反。

撫心為辟，跳足為踊。男踊女辟，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有筭數以為之準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為一節。士三日有三次踊，大夫四日五踊，諸侯六日七踊，天子八日九踊。故云：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聲

袒，去其衣，括髮，投其冠。衣冠者，人之常，此則變其常也。愠，悶而至辟踊，又哀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之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多端，惟袒而括髮，又去飾中之最甚者也。理應常袒，何以有袒時？又有襲時，袒而復襲，又以節哀也。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

弁而葬，殷人尋而葬。

尋，音許。

厭冠麻經，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絹素

禮記

卷下

曲

為弁，如爵弁之制，以葛為環經，在首以送葬。蓋喪事漸遠，至葬則漸遠之極，無所與交，有與此一點精神相交之道也。此時當有敬心焉。集註云：吾親託體地中，則當以禮敬之心，接於山川之神也。太鑿，周人之弁，猶殷人之尋，皆象祭冠，以易喪冠而葬也。

歌，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音似

歆歆粥也。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無則主人之妻也。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皆大夫之家貴也。為其哀劇而病也。故親喪三日之後。君命食之。食之者始歆粥也。若士喪君不命也。疏云。親喪歆粥之時。君命之食。疏飯也。太鑒。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養去聲。

既葬而歸。乃反哭。主人升堂。求諸其舊行。

禮之處。主婦入於室。求諸其舊所饋食之處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

反哭而賓來弔。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此反哭之弔也。當此時也。哀之至也。反而亡其親焉。失其親而不可復見矣。哀痛獨於是為甚也。此所以當反哭之弔也。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愬。吾從周。愬音殺。

殷之禮。甫葬。賓就墓所而弔。主人周禮則俟主人反哭而復弔於家。孔子謂殷禮太質。愬當從周禮。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之字本同。安食假借。形之妙。首去聲。

北方。國之北也。殯猶南首。未忍以鬼神待其親也。葬則終死事矣。故葬而北首。三代

通用此禮也。此何故也。之幽之之。往也。之故之之。語助。蓋南方陽明。夫人之生。自幽而出於明。故生者南鄉。北方幽暗。及人之死。則自明而反乎幽。此其所以北首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柩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封。則用此玄纁。贈死者於墓之野。此時祝史先歸。而肅戒虞祭之尸矣。祝。祝史也。宿。讀為肅。猶戒也。虞。祭名。安之也。詳後。尸之為言。

主也。男則男子爲尸，女則女子爲尸。蓋孝子不見親之形容，心無所係，故立尸而使之著死者之服，所以使孝子之心主於此也。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舍奠，釋。

士禮，虞祭之牲特豕，有司，掌事者，几，所以依神筵，坐神之席也。席敷，陳曰筵。舍讀爲釋，奠，置也。釋置此祭饌也。孝子既反哭，乃

禮記

卷十

十一

與掌事者視虞祭之牲，別令有司以几筵釋奠於墓左，蓋以禮地神爲親之託體於此也。待此有司之反，卽於日中時虞祭焉。虞祭者，葬畢迎精而反，日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也。虞有初虞，再虞，三虞。雜記云：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詳後。嚴陵方氏曰：必待有司反而後虞祭者，葬禮畢然後敢成葬反之禮也。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離，去。

鄭氏曰：弗忍其無所依歸。

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

始死，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朝祖，賵遣，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去喪奠，故曰以虞易奠也。卒哭，祭名，在虞祭之後。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曰成事者，蓋卒哭之祝辭有曰：哀薦成事。此卒哭之祭，乃吉祭，祭以吉爲成。猶云成吉事也。

禮記

卷十

九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祔，音附。吉祭，卒哭之祭也。喪祭，虞祭也。卒哭在虞祭之後，故曰以吉祭易喪祭也。明日者，卒哭之次日也。祔之爲言附也。卒哭時告於新主曰：哀子某來日。齊。即躋。祔爾於爾皇祖某甫。至次日，則奉新主入祖之廟而拜告之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齊祔爾孫某甫。孫必祔祖者，昭穆之位同也。禮云：明日以

其班祔祖孫正同昭穆之班也事畢仍奉
新主入廟也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
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比去聲

上文所言皆正禮此言變者以其變易常
禮也之往也吉祭即卒哭之祭比及也主
人有他故未及三月而即葬則葬日即為
虞而卒哭必在三月之後自虞至卒哭以

及於祔其中空日尚多不可無祭故遇剛
日則接連祭之如丁日葬則巳日為柔而
再虞後虞用剛日則庚日三虞也此後遇
剛日則祭至祔而後止此孝子不忍使其
親一日無所依歸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練期年也孔子善殷之祔者以不欲遽鬼
其親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

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列惡難去聲

桃性辟惡鬼神畏之茢者帚也所以除穢
戈所以刺君臨臣之喪以巫執桃祝執茢
小臣執戈蓋為其有凶邪之氣可惡故以
此三物辟祓之也臨生者則惟執戈而已
今加以桃茢故曰異於生也夫君使臣以
禮死豈可惡之然人死斯惡之矣故喪實
有惡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言也劉氏

曰非禮也是周末之記也夫君有慶臣亦
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臣疾君親聞之臣
死君親哭之若生而愛死而惡是忘生背
死也昭按此桃茢所以辟邪惡非惡臣而
然也果若劉氏之說則君之與臣以道其
與民也亦以道而一切儀從戈矛皆不必
用乎無是理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
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

朝而遂葬禮去

朝謂將葬以柩朝廟也。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而奉柩以朝祖。固爲順死者之孝心。然求之死者之心。亦必自哀其離別所寢處之室。而未入於九泉之下。故欲至於祖考之廟。而相訣以別之也。殷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故大斂之後。卽奉柩朝祖。而遂殯於寢。周人則殯於寢。及葬。乃朝廟也。

禮考通 人卷下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此孔子善夏之用明器從葬也。故謂爲明器以從葬者。知喪之道者矣。只備物之名。而不可以爲之用也。

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

此孔子非殷人用祭器從葬也。哀哉。歎詞。以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殆。幾也。以人從

死曰殉。不幾於用人殉葬乎哉。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謂之曰明器者。是以神明之道待之也。塗車以泥爲車也。束草爲人形以爲死者之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此自古有之。亦明器之類也。中古爲木人送葬。設機而能踊跳。故名之曰俑。孔子惡之。故謂芻

禮考通 人卷下

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幾於用人乎哉。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穆公魯君哀公之曾孫。爲舊君服。此古禮也。孟子言三有禮。則爲之服。冠。讎何服之有。卽此章意。加諸膝。引之。惟恐不高也。隊。

諸淵擠之欲置之死地也。母禁止辭。戎首謂為他國主兵來攻伐也。但不為戎首足矣。又何反服。長樂陳氏曰。穆公居今之世。反古之道。而欲責今之臣。行古之禮。誤矣。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為去聲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吾二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

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夫音扶。上食如字。下食音似。

三臣仲孫叔孫季孫之三家也。昭子言我三家不能居公室。而以臣禮事君者。四方皆知之矣。勉強食粥。而為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非以哀戚之真情而處此瘠乎。不若違禮而食食。上食。吃也。下食。飯食也。黎訓曰。季昭子久矣。無君。若君喪不食粥。舍曰不能而為之辭。昭按此。

節集說謂敬子語。敬子既有達禮之答。何復有此語。且三家季氏首惡。當是昭子的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與讀歟

司徒以官為氏也。主人未小斂。則未改服。故弔者不經。子夏經而往弔。非也。其時子游亦弔。俟其小斂後改服。乃出而加經。反

哭之。則中於禮矣。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遺去聲。乘平聲。

晏子齊大夫。曾子稱其知禮。謂禮以恭敬為本也。狐裘貴在輕新。乃三十年而不易。是儉於已。猶可也。遺車詳後。遺車一乘。是儉其親也。禮封後有拜賓送賓等禮。晏子封訖即還。又儉於賓也。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焉平聲

遣車之數、天子九乘、諸侯七乘、大夫五乘、

天子之士三乘、諸侯之士無遣車也、大夫

以上皆大牢。牛也士少牢。羊豕也个包也、凡包

牲皆取下體、每一牲取三體、前脰折取臂

臠。臂動處也後脰折取骼。骨也少牢二牲、則六體

分爲三个、太牢三牲、則九體、分爲十五段、

三段爲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段、

禮記通

卷下

十六

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每遣

車一乘、則載一包也、晏子之父晏桓子、大

夫也、晏子葬之、遣車止一乘、焉得爲知禮、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

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曾子意謂國有道、當重禮、今國無道、君子

恥於盈滿其禮焉、故國而尚奢、則示之以

儉、而不必拘拘於禮、國而尚儉、則方示之

以禮、而不可不及於禮也、果若曾子之言、

則儉於己身可也、若儉於親、不亦甚乎、宜乎爲有若之所難、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

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

西鄉、婦人東鄉、相去聲 鄉讀向

國昭子、齊大夫、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

之葬及墓者、自葬及於墓也、安位者、各所

安之位也、夫子、孔子也、孔子曾相司徒敬

子之喪、主人家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

禮記通

卷下

而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在衆婦之南、

禮也、

曰、噫、母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

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母無同沾音 鄉讀向

噫、喪辭、母禁止辭、斯盡也、沾、覘視也、在沾

字爲一句、昭子聞子張之言、歎息而止之、

猶云、噫、母是這言也、我之喪也、人盡皆覘

視、爾專主其事、使賓爲賓焉、主爲主焉、於

是昭子家、婦人既與男子同居主位、而西

鄉而女賓亦與男賓同居賓位而東鄉矣。鄭云噫不寤之聲斯此也。沾爾者沾沾然之類。率爾而專輒爲之也。猶曰母謂我之喪而率然自專之也。斯沾爾專之爲一句。讀如此覺費力。嚴陵方氏曰禮重男女之別。雖在喪紀憂遽之中亦莫不各正其位焉。而國昭子徒爲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失禮甚矣。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

曰知禮矣

穆伯與敬姜夫也哭夫者宜以禮故敬姜止晝哭文伯與敬姜子也哭子者宜以情故敬姜晝夜哭孔子以爲知禮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體

感於朋友諸臣之不出涕也昔者向日也

吾有此子也吾以將爲賢人而知禮也故吾未嘗與此子出入公室以觀其行今至於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之人皆行哭失聲行哭者行哭泣之道也則平日所好可見此子也平日必多曠廢於禮矣夫前云晝夜哭此不哭者暫時也

季康子之母死陳襄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襄衣何爲陳於

斯命徹之

敬姜季康子之從祖母陳襄衣陳設私居所著之褻服也不飾不着飾外之衣也敬姜以康子爲失禮命徹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慕號慕也壹猶獨也有子言喪禮之有踊我獨不知其何爲而然我久欲除去之矣

今見孺子之號慕若此則哀情之在於此踊亦如此孺子之慕也夫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子游言先王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慮賢者之過於情也故立爲哭踊之節所以殺其情故曰禮有微情者微猶殺也慮不肖者之不及情也故爲之興起衰經之物使之睹物思哀故曰有以

禮記

卷下

三

故興物者此二者皆制禮者酌人情而爲之也若直肆已情徑率行之或哀或不哀漫無制節則是戎狄之道矣中國禮義之道則不如是也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猶音搖辟婢亦反

此言樂極生哀之情疏曰喜者外境會心之謂斯語助也陶謂鬱陶心初悅而未暢

禮記

卷下

三

之意鬱陶之情暢則口歌詠之也咏歌不足漸至動搖身體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外境違心之謂愠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若舞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愠怒之生由於舞極故曲禮云樂不可極也此凡九句首末各四句是哀樂相對中間舞斯愠一句是哀樂相生愠斯戚者怒來觸心憤恚之餘轉爲憂戚憂戚轉深因發歎息歎恨不泄遂至撫心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故夷狄無禮朝殯夕歌兒童任情倏啼倏笑今若品節此二途使踊舞有數則能久長故曰斯之謂禮品階格也節制斷也嚴陵方氏云品於斯故所施之上下有常節於斯故所處之多少無失○細玩舞斯愠句欠矣劉氏欲於猶斯舞之下增一矣字而刪舞斯愠三字孫氏欲於舞斯下增蹈矣人悲則斯六字俱再詳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紼
余設。妻妾爲使人勿惡也。惡去聲。紼音覺。妻
柳同。娶音然。爲去

太古之時。於人之死也。斯乃惡之矣。於人
死而無能爲也。斯乃倍之矣。倍與背同。古
字通用。是故聖人乃制紼余以飾其體。設
妻妾以飾其棺者。何爲也。爲使人不見死
者而勿得惡之也。

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遠而行之。既葬而食之。

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
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
禮之訾也。遣去聲。食音似。舍上
聲。刺音次。訾音疵。

聖人又制始死有脯醢之奠。將葬則有包
鬻牲體之遺。既葬則有虞祭之食。若此者。
未嘗見死者之饗之也。然自上世制禮以
來。未聞有舍而不爲者。何爲也。正爲使人
莫因死者之無能而倍之也。今子所刺於
喪之踊而欲去之者。本亦非禮之疵病也。

何爲而欲去之哉。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詒使於
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
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還讀
旋。說

請境大音泰。詒
普彼反。使去聲。

魯哀公元年秋。吳師侵陳。祀神位有屋樹
者。斬祀伐祀之屋與樹也。殺厲殺疫病之
人也。太宰行人。皆官名。夫差。吳子名。是夫
猶言此人。指陳使也。多言。猶能言也。盍。何

不也。嘗試也。師必有名者。言出師伐人。必
得彼國之罪。以顯我出師之名也。今衆人
稱我此師。謂之何名乎。

太宰詒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
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
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殺
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與俱
不置許之

二毛。鬢髮班白之人也。止言殺厲。重人歸
爾子。謂所獲臣民也。還其侵略之地。縱其

俘獲之民是矜而赦之矣豈可又以無名之師議之乎此言陳使之善於辭令故能救敗亡之禍○洪氏曰按詔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吳氏從其說而易之又後節起有太宰嚭三字移在反爾地之上昭按楊氏萊訓從吳本極是第古本如此不敢輕更若宜從新本則人喜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禮記

禮記集說

卷一百一十五

禮記

節亦當從劉氏孫氏改本而四書中重出衍文甚夥可一一更改之手姑俟之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皇皇徬徨也望望往而不顧之貌慨感悵之意始死形可見也既殯柩可見也葬則無所見矣如有從而弗及似有可及之處也葬後則不復如有所從矣故

但言如不及其反又云而息者息猶待也不忍決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也蓋葬者往而不反然孝子於迎柩而反之時猶如有所疑也此論孝子哀殺有漸萊訓云息謂心與形俱息說雖細而未切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禮記集說

卷一百一十五

禮記

時君無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言乃謹者命令所布人心喜悅也嚴陵方氏曰天子之適子曰太子諸侯之適子曰世子得世國故也此於天子亦稱世子者則以世天下言之爾故稱王以別之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知飲並去聲黃音快

知悼子晉大夫名瑩平公晉侯彪也師曠
太師也李調平公之幸臣杜蕢晉之宰夫
喪臣之禮於服則衰經於饌則不舉於樂
則弛縣悼子之未葬平公乃飲酒至於鼓
鐘可乎此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所以升酌
而譏之也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曠者爾心或開予是以
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
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

詔是以飲之也樂去

言爾之初入意必有所諫教開發於我我
是以不先與爾言乃三酌之後竟不言而
出爾之飲曠何說也蕢言桀以乙卯日死
紂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故君微去晏樂
而不舉行在堂在殯也况君於卿大夫比
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悼子在殯而可
作樂燕飲乎桀紂異代之君悼子同體之
臣故以爲大於子卯也詔告也罰其不告

之罪也

陳氏曰觀檀弓之載事言簡而不疎旨深
而不晦雖左氏之富豔敢奮飛於前乎如
此章之事左氏云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
微晏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
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檀弓止十七
字而盡之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襲臣也爲一飲一
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言調爲近習之臣食於一飲一食而忘君
違禮之疾故罰之也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
與知防是以飲之也與共讀預

非猶不也宰夫職在刀匕今乃不專供刀
匕之職而敢與知諫諍防閑之事是侵官
矣故自罰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
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

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解音

揚解，舉解也。盥洗而後舉，致潔敬也。平公自知其過，命賁以酌來飲已，杜則揚解，平公又欲以此爵為後世戒，故記者云。至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解，謂之杜舉。言此解乃昔者杜賁所舉也。長樂陳氏曰：非杜賁不能改平公之過於羣臣，不言之際，非平公不能彰杜賁之善於後世矣。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

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成音庶

文子，衛大夫名拔，君靈公也。大夫士三月而葬，有時，猶言有數也。死則諱其名，故為之諡，所以代其名也。

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難去聲

藏山人錄四
李氏兩生省
文

凶饑，歲凶人饑也。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

侯之兄縶。張立反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衛地

名此衛國之難也。班，言上下之次，制，言多

寡之節，因舊典而脩舉之也。據先後，則惠

在前，論小大，則貞為重，故不曰惠貞，而曰

貞惠也。此三字為諡者，惟文子。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

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

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

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音駘

音適

駘仲，衛大夫。曰沐浴佩玉則兆，卜人之言

也。兆亦有凶卜者，以求吉為主，故經以兆

為吉也。嚴陵方氏曰：曲禮云，居喪之禮，頭

有創，瘡瘻也則沐，身有瘍，傷也則浴，非有創瘍，

固不可以沐浴矣。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

惟喪否。非去喪，固不可以佩玉矣。執親之

喪而沐浴佩玉，是忘孝忘禮也。惟石祁子

不為之龜之獨兆於祁子其有知也哉
楊氏云沐浴佩玉凡四用而不厭其復使
後人為之則曰五人皆從之石祁子不從
如此豈不減省然索然無味矣史記多此
等文法

陳子宏曰文字有不容於不多之者史
記平原君使楚毛遂請行君曰先生處
勝之門下幾於此矣曰三年於此矣
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
有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
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
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
生及見衍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
皆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
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洪容齋批云
此等重沓熟復如駿馬下注十丈坎其
文勢正爾風行於上而水波天下之至
文也若以今人減字法律之則平原君
當減云先生處勝之門下亦久矣而左
右無所稱述是所無有願留魯仲連當
減云吾觀處圍城中者皆有求於平原
君先生之玉貌獨不然若如此則不特
文字蕭然不足道且不見得當時反覆
抵拒毛遂反諄諄然稱先生而尊崇仲
連等氣象此則不容於不多之者也又
曰文字有少而多之者孟子口之於味
一段若減云耳目口鼻之於聲色臭味
則意味便不條暢退之獲麟云有聖人
者出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若以
減字法減之當云有聖人出必能知麟

之非不祥也然必須重麟字而衍作一
句則令語婉變且飽滿充壯而有餘味
又如石鼎聯句敘言道士獨明聯句識
侯劉二子應口輒發愈出愈奇二子嘗
度終日卒不能奇只足以兩三句被他
自淺至深改頭換面衍作一篇使當時
只說幾句括了則如何形容得二十被
窘困之狀又如老泉禮論云彼為吾君
拜其君必使之拜其父必使之拜其兄
若減之云彼為吾君父兄而聖人者必
使之拜其君父兄便接不得是皆有
容不多之者若論作文而但以減
字為工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
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

請以殉葬亢音剛養去聲

子車齊大夫子亢之弟亢即孔子弟子子
禽也疾時不在家夫子疾者病死瘠弱也
下地下也莫有養夫子於地下之人也於
是欲殺人以殉葬此婦人之僻見定謂已
議定所殺之人也集說云家人不得以致
其養故云莫養於下也昭按不得致養而
罪為可死殺之而已何以殉葬為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

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宰即家大夫也。二子謂妻與宰也。子亢度非可以口舌爭。故使二人身自為殉。二人懼而自止。噫。人能以人之痛痒。反而切諸身。則無害人之事矣。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飲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養去聲。還讀旋。

稱去聲。

啜飲止以菽水言者。菽不若稻梁之甘。水不若酒醴之美。則以見盡其歡者。在乎養志。不在養口體也。飲首足形還葬。說見上篇。稱猶隨也。稱其財。隨其家財之有無也。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歡者。亦有厚葬以為觀美。而不知陷於僭禮之罪者。知此則孝與禮可得而盡矣。又何必傷其貧。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

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母乃不可乎。弗果。章。從去聲。勒音的。

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奔齊。二十六年歸衛。班頌同及衛郊。將頒封邑土於從者而後入。是私於從已者之昵矣。柳莊衛之太史也。羈所以絡馬勒。所以輕馬。莊之意謂居者行者均之為國。不當獨賞從者。以示私恩。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祔之。與之邑。襄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母變也。華音亟。縣音懸。疾而曰寢。疾之不能起床褥也。獻公正欲行祭事。命莊之家。若其疾亟之時。我雖在祭事。亦必入告。乃再拜稽首而請於尸。尸者所祭之尸也。及其死也。正當公行祭事。

之時乃不釋去祭服而往至其家遂釋祭服而祔之祔者以衣服贈死者也裴縣潘二邑名又賜之二邑書而納入棺中萬子孫謂莊之後世也夫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祔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君子不以為非者恐其有尊賢之心也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

禮記通考

卷下

果殺乾音干屬音燭

屬如周禮屬民讀法之屬猶合也聚也尊已乾昔之子名不從父之亂命不陷父於不義此記者善之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去上聲

仲遂魯莊公子東門襄仲也為魯卿垂齊地名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禮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繹繹者如繹絲然以其續之

而不絕故也殷謂之彤言壬午則正祭辛巳日也猶者可以已而不已之辭萬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無聲者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有聲者也萬入者二舞皆用也去籥者去其有聲者也春秋詩記俱如此說獨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相對鄭氏據此釋之誤矣都昌陳氏引左傳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

禮記通考

卷下

聖

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乃信以萬舞為武舞然左傳又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則又徵萬舞為二舞之總名也昭以文推之武樂入而去文樂嚳之無味不如樂俱入而但去其文樂何其雋永乎楊氏彙訓亦云但去有聲者則不必辨而自明卿卒不繹者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不用樂明日則不繹也

繹且無之、况於樂乎、此聖人非之、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

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般班同肩扶音堅夫音

公輸氏若名、為匠師、方小、年尚幼也、斂下

棺於椁也、般乃若之族、即魯般也、素多技

巧、見若掌斂事而年幼、欲代之、而試用其

巧技也、機封、謂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不

用碑與綽也、公肩假、人名、魯有初、言魯國

自有初設之舊制也、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公室、諸侯也、三家、大夫也、視、不正相當、比

擬之詞也、豐碑、天子之制、桓楹、諸侯之制、

豐、大也、用大木為碑、穿鑿其中為孔、於此

孔間著鹿盧、即轆轤鹿盧兩頭、各入碑木內、

綽、即紼也、紼、束棺也以綽之一頭、繫棺之緘、

以一頭、繞鹿盧、既訖、人各背碑負綽、末頭

聽鼓聲、以漸却行而下之也、天子六綽、四

碑、兩旁二碑、各一鹿盧、故用二綽、前後二

碑、上下重、平聲著鹿盧、故用四綽、前後二碑

重、平聲鹿盧者、以棺之入椁、前後用力深也、

天子有隧、即墓道以羨道、亦即墓道下棺、所以用

碑、凡天子之葬、掘地為方壙、漢書謂之方

中、方中之內、先累其椁、南畔為羨道、以屨

車載柩、至隧、說音脫而載以龍輶、從羨道而

入至方中、乃以綽繫棺之緘、從上而下棺

於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綽也、桓楹不似

碑形、但如大楹、通而言之、亦謂之碑、說文

桓、亭郵表也、亭、郵所立表木、即今之橋傍

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一碑、而施鹿盧、故

云、四植、謂之桓也、臨川王氏曰、言公室視

豐碑、三家視桓楹、見上陵下僭成俗、人不

復以僭為非矣、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

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嘗、試也、吳氏謂得字絕為一句、得者、自快

足也。病者有虧歎也。謂爾以人之母試巧。則爾工人之心。豈不快足而自得。彼季康子以其母以試爾之巧者乎。彼孝子之心。其有虧歎者乎。二者字下有乎字。疑惑之辭。假言畢。乃更噫而傷嘆。於是衆人遂止。一說。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言爾以他人之母試巧。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自以已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於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乎。蓋使之

木下

木下

反求諸心。以已度人。而知其不可也。亦通。疏曰。言爾欲以人母嘗試已之巧事。誰有強逼於爾而爲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云。其無以人母嘗試已巧。則於爾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爾有所病。太鑿。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旣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

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禺音遇。重汪錡之重讀童錡音紀。

戰於郎。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也。郎地名。禺人。昭公子公爲也。遇。魯人之避齊師而入保城邑者。疲倦之餘。負其杖而息於塗。禺人乃嘆之曰。徭役之煩。雖不能堪也。稅歛之數。雖過於厚也。若上之人。協心以禦寇難。猶可塞責也。今卿大夫不能盡謀策。士又不能捐身以死難。豈人臣事君之道

木下

木下

哉。甚不可也。我旣出此言矣。可不思踐吾言乎。於是與其鄰人童子汪錡者。皆往鬪而死於敵。魯人以錡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喪禮葬之。問於孔子。孔子言其可。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聲上行曰。贈居曰處。哭墓。哀墓之無主也。不忍

丘壘之無主則必有返國之期故為行者言之展開也展開其墓如今之修整其墓也即數年之久未必無所侵土亦未必不崩反其國所當展者墓與祀人所易忽也而能加之敬則無往而不敬矣敬則無適而不安故為居者言之黃氏云互相問交相輔如此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

手省字法

手

諸射之斃一人韞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文有禮焉射音石韞音暢不與之與讀預

工尹楚官名商陽楚士也追吳師事在魯昭公十二年王事王家之事也子手弓而可為一句使之執弓也手弓為一句商陽之弓在手也子射諸弃疾言也韞弓衣也又及為一句又追及也謂之弃疾再告之

也揜目而不忍視止御而不忍驅有惻隱之心焉朝與燕皆在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此謂燕朝在於路寢故大夫升堂而坐於上燕亦在寢燕禮獻卿大夫之後在西階上獻士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也立於下即謂之不與也大夫於朝則坐於燕則與其責重士於朝則立於燕則不與其責則輕殺止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謂其有禮非謂其事君之禮止

不奉下

手

於是乃取其善於追敗也蓋敗北之師易窮商陽能節制其縱殺之心斃一人則揜其目其所不忍仁也然又不廢君命義也禮者仁義而已今仁且義非有禮與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含使之襲桓音宣舍去聲

魯成公十三年諸侯相會伐秦曹伯名廬者卒於相會之師中廬諡宣言桓者聲之誤也舍即沐浴之後納米及貝於尸之口

中也諸侯請舍者以朋友有相啖音食之道也裝即前請襲於床之襲歛之以衣也禮沐浴之後布衣於床及飯舍之後乃遷尸於床上而衣之也然此乃侍者所為賤人之事而使諸侯行之非禮也吳氏曰其時晉霸厲公主兵使諸侯行襲事蓋出於霸令也

襄公朝於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平先拂柩荆人悔之強上聲

荆禹貢州名楚立國之本號魯僖公元年始稱楚魯襄公以二十八年朝楚適遭楚子昭之喪荆人必請襲者以人臣之事待襄公矣魯人知襲之非禮而不能違於是以巫人先入拂拭其柩然後入焉乃是以君臨臣喪之禮也後荆人覺之而悔已無及矣此其適權變之宜足以雪恥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

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下為去聲

滕成公之喪在魯昭公三年敬叔魯桓公七世孫惠伯則魯桓公六世孫也於世次敬叔稱惠伯為族叔父懿伯則惠伯之叔父而敬叔之五服從祖敬叔往曾殺懿伯是與惠伯有怨忌嘗為防備今魯使敬叔奉進弔書於滕又以惠伯為之介介副也及滕之郊凡百由滕平日之防備此時不復在故忌其報仇見殺而不敢入惠伯知

其意而開釋之謂今奉君命政令不報叔父私仇敬叔乃敢入此一節明不以私廢公也劉氏曰左傳註云忌怨也敬叔先有怨於懿伯故不欲入滕此疏云敬叔殺懿伯恐惠伯之殺已如傳註則當於受命之日辭行不當及郊而後辭也如疏云則魯之遣使而使其仇為之副縱不念其相仇然以棄命害事亦非善處也且敬叔為正使得仇怨為介而不請易之非計之得也

又同使共事而嘗以仇敵備之則往返於魯滕之路亦難與言也使惠伯果欲報仇則其言雖善安知非誘我而遂入又非通論也按左傳云及郊遇懿伯之忌此作為兩字雖不同而皆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及郊方遇忌也或者忌字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且是惠伯親叔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敬叔欲緩至次日乃入而惠伯以禮曉之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

卷之四

不來下

書

卷之四

不來下

書

乃先入而敬叔亦遂入焉說亦通姑存之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弔音獲

哀公魯君使人弔蕢尚之親之喪蕢尚遇君之使命於道途辟讀為闕乃除闕道路以畫宮室之位而受弔焉

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歿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奪音音

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襲者以輕兵掩其不備而攻之也左傳云杞殖即杞華還音旋載甲夜入且音且于之隧音于也孫路鄭云或為兌故讀奪為兌梁以戰死此其妻迎柩於路也

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教廬在君無所辱命肆陳尸也妻妾執拘執其妻妾也梁妻謂

其夫不能免罪則將陳尸於市朝而拘執其妻妾若其夫無罪則夫尚有敝壞之廬在君無於此路中弔焉左傳云齊侯後弔諸其室此曾子因蕢尚失禮而證以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棹幃諸侯輅而設幃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

焉輶音不撥半末反輶音春輶音道
榆音于沈音審中去聲學如字

輶哀公之少子撥以撥發榆汁洒於道使輶車滑而易行者也三臣魯之三家仲孫叔孫季孫也輶載柩而殯之車也天子畫龍於輶爲龍輶諸侯不畫龍止稱輶輶覆也天子之殯叢木爲棊形而覆幬其上卽前加斧於棊上是也諸侯無棊設幬而已榆沈者榆木名沈卽藩蓋汁也以水浸榆白皮之汁以播地取其引車不澀滯也哀

公欲設撥有若以三家之設爲比顏柳以三家之設爲非蓋天子諸侯之殯以輶車之重也故爲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發之無輶則無所用沈無沈則無所用撥三臣旣知輶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必設也是徒竊取乎禮而不知竊取乎禮之不當去聲者也中者當也故顏柳戒魯君之勿學耳昭按撥義諸家解釋太鑿愚見撥者撥動之也舊說爲紼未必不是

爲榆沈之爲去聲沈音仁重也榆性堅重風俗通云榆穀取其牢強惟堅重牢強則澀而難行矣爲此榆穀之沉重故設此撥動之制也三家旣廢輶則無榆穀而又設此撥動之制是竊禮之不中者也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爲主聲與

以妻我爲我妻也此哀公溺情之舉文

過之辭疏曰天子諸侯絕旁出之期服於妾無服惟大夫爲貴妾總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也庚償也葬妻而犯民之禾償之益見仁恕之道也申祥請償者亦此意耳子臯謂孟氏不以是罪我朋友不以是棄我者何也以我爲斯邑之

長也。今買此道路而葬，則後必爲例，而難乎爲繼者矣。此亦愚而過慮之一端也。然亦出於真實之心，非文飾之辭。鄭氏謂侍寵虐民，而方氏又加以不仁不恕之說，則甚矣。豈賢如子臯而有是心哉？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使去聲

王制曰：「位定然後祿之。」此蓋初試爲士，未有廩祿者，立於其朝矣。命廩人繼粟，庖人

太宰

太宰

繼肉，而不以官定食，所謂仕而未有祿者也。此等仕者，與君有賓主之道，而非臣之者也。故君有饋食於此仕者，則不稱賜而稱獻。獻者，貢上之辭。君命此仕者出使於他國也，則不曰主君，而曰寡君。寡君者，自謙之詞。若子思之仕魯，孟子之仕齊是也。至於與君相違，去之他國，而此君薨，則不爲之服矣。所以然者，以其未嘗食君之祿也。夫曰違，則在國而君薨，爲之服矣。集說

謂有饋於君，則稱獻。出使他國，則稱寡君。二事皆與羣臣同。獨違離之後，不服舊君，乃與羣臣異。如此，則上二句全無意味矣。虞而立尸，有几筵。

未殯之前，事以生者之禮。葬則親之形已藏，故虞祭則立尸以象神也。几筵，詳前。大歛之奠，雖有几筵，而無几。此時則設几與筵相配也。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

太宰

太宰

卒哭而諱，其名蓋生事之禮已畢，事鬼之事始矣。已，語辭。古註始已爲句，未解。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官，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

周禮大喪小喪，宰夫掌其戒令。故卒哭後，使宰夫執金口木舌之鐸，振之以命令於官也。其令之辭曰：「舍故而諱新，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諱多則難避，故使人舍舊諱而諱新死者之名也。以其親盡，故可不

諱庫門自外入之第一門亦曰臯門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

言徵不稱在偏音

二名二字為名也不偏諱者不偏諱那一

字也此句係禮文下則記者釋詞嚴陵方

氏曰夫子曰不在顯更而在蕭牆之內若

此則言在不稱徵也又曰夏禮吾能言之

杞不足徵若此則言徵不稱在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素

輶輶音帶素音

戰勝而還曰愷愷者喜也而敗則為憂矣

素服哭以喪禮處之也必於庫門之外者

以近廟也師出受命於祖無功則於祖命

辱矣赴車告赴於國中之車此雖以告敗

為名然告喪曰赴車此亦以喪禮處之也

素甲衣輶弓衣告赴於國中之車曰甲不

入素弓不入輶示以再用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

三日哭

先人之室宗廟也親之神靈所憑居禮有

焚其室者則三日哀而哭之魯成公三年

焚宣公之廟神主初入故曰新宮春秋書

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此言故曰者謂

春秋文也亦三日哭者善其得禮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

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

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

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

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聞其哭式而聽之與凶服者式之意同聖

心無時不敬此蓋不期然而然者壹獨也

卽前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之壹舊註謂決

定之辭非也重重疊也而曰乃曰也去避

去也苛政苛刻之政也蓋國有苛政非死

而徙無一能存故宜避去之也今國尚無

苛政雖吾舅夫子之死而餘猶得存延於此地是以未之去也識知識也夫虎之殺人、在頃刻、苛政之害人、雖未必在頃刻、而朝夕愁苦、不如速死之爲愈、此所以猛於虎也、嚴陵方氏曰、虎之害人、機罟檻穽能制之、深宮固門能逃之、政之害人、無可制之機焉、無可逃之地焉、○石本舊監本蜀大字本越本註疏皆作子貢以家語證之子貢是也、建諸本差誤至不敢更、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
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
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
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
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
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
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涖之雖
固結之民其有不解乎韋音至夫音扶解佳買反

周豐必賢而隱者故哀公屈已見之華與

贊同執贊禮而請見也。卽禮記云：凡摯天子鬯，諸侯圭之摯，乃曰不可者，蓋古者不爲臣不見，故不敢當君之臨見也。我其已夫。已止也，不強其所不願也。然一辭而止，其視黃帝之於廣成、湯之於伊尹相間乎？墟毀滅無後之地，墟墓社稷宗廟無心於感民，而民哀敬殷誓周會，有心於制民，而民畔疑。苟若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臨洫乎斯民，則結之者雖固，民亦解而散之。

矣。此有心於結者。卽殷周之誓會也。黃氏曰。禹嘗誓師。誓非始於殷。禹會塗山。會非始於周。周豐此言。慨舉世變耳。所謂殷人周人。亦謂末殷晚周耳。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爲去聲

慮。思也。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爲厚葬。而思及於變賣所居之舍宅也。何也。舍宅賣。則宗廟亦賣。而祖宗之神何寄。不慮居

者為無宗廟也。危，亾也。君子居喪有節，不可哀毀過度，而致憔悴亡身也。何也？身亡則無為後之人，而三年之喪，虞卒哭祥禫等事，何人行之？不危身者，為無為後之人也。昭按：居宅舍也。劉氏謂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豈以家為家業乎？實與居義未切。如云：家即居也。然宗廟在所居之家中，家既廢而賣去，則并宗廟亦賣去，豈但不能獨存乎哉？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法音

吳公子札讓國而居延陵，故曰延陵季子。
贏博，齊二邑名。

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句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句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

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深去聲廣去聲隱去聲度深曰深，不至於泉，不太深也。時服，隨死時寒暑所常著之衣，不太厚也。封，築土為墳也。橫量曰廣，直量曰輪。下則僅足以揜其坎，而不太大，上則可以隱蔽而不太高。凡此皆儉制也。左為陽，故袒去其左臂之衣，以示變吉也。還，與環同，圍繞也。右為陰，故右圍繞行其封丘，而且號者三遍。此三遍乃圍繞之數，非哭聲也。足行口哭，圍繞

三遍，足止而哭亦止。臨川王氏誤分此一句作兩句，遂謂號哭者三聲，與莊子書之三號同。短其哀之不足，方氏亦襲其說，不知季子於子之喪，雖旅葬甚速，而初死哭必盡哀，再哭三哭朝夕哭，豈止一次，而乃議其不足於哀乎？向非吳氏之辨，季子千古稱屈，而夫子稱其合禮者，亦不當矣。季子謂骨肉歸而復於土中者，乃有生之初，命所定也。之，往也。若遊魂之氣，則無所不

往也。再言無所不往者，愍傷離訣之至情，而冀其竟之隨已以歸也。此不惟適旅葬之節，而又且通幽明之故，宜夫子善之，集說泥其乎二字，謂季子不盡拘乎禮者，故夫子不直言其合禮，而加以其乎二字，昭按季子此禮，原非禮之所有者，乃自創為之禮，此夫子以義度之，不得不以其乎斷之也。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

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合去聲

考公之喪，徐國之君使其臣容居者來弔，

且致珠玉之含，言寡君使我親坐而行含，

以進侯玉於邾君，侯玉者，徐自擬天子，以

邾君為已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也，其使

容居以含者，容求即行含禮也，疏曰：凡行

含禮，未斂之前，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

即使人含，若斂後至殯葬，有來含者，親自

致，辟於柩及殯，上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

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石梁王氏云：坐當訓跪。

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敕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難者，未之有也。易音異

邾之有司拒之，言諸侯之辱來邾國者，人臣來，而其事簡易，則行人臣簡易之禮，人君來，而其事廣大，則行人君廣大之禮，于猶迂也，有廣遠之意，今人臣來而欲行人君之禮，是易于相難矣，我國未有此也。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容居又答言：事君者，不敢忘其君，我奉命如此，今不能行，是忘吾君也。為人子孫當守先世之訓，故亦不敢遺吾祖也。居蓋徐之公族耳，濟，渡也。且言昔者我之先君駒王濟河而西討，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自言其疆土廣大，久已行王者之禮也。又

自言我非謫詐者乃魯鈍之人是以不敢忘吾祖欲邪人之信其言也此著徐國君臣之僭且明邾有司不能終正其當時之僭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嫁母與廟義絕其族子孫不得哭之於廟他室異室也

禮記

卷下

卷下

以有別於正故謂之他亦以義起之者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凡喪人之冠帶衣裳杖屨通謂之服此服特指杖者何也夫杖所以扶病也祝先服者祝佐含歛力勞而先病故也言祝先服而子可知矣官長大夫士也以對祝言則力有勞逸以對子言則恩有重輕故五日而後服杖也國

禮記

卷下

卷下

中男女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齊衰三月而除必待七日而服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為王總細麻衰既葬而除此三月乃據遠者之聞赴而言若近者則不待三月矣國中男女以下言服不言杖蓋大夫士之喪事須已言而後行故不許極病必杖而起所以服必有杖庶人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

有杖而不用所以止服而不杖也喪服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豈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言邑宰之士也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梓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勿其人

勿武粉反

虞人掌山澤之官也天子之棺不過四重而梓周焉畿內百縣之祀之木可用者甚多悉斬而致之無乃太多乎畿內之美材不乏何獨於祠祀斬之乎且亦未必能待

遠取若此，廢其祀，木之不至，豈神之罪，勿斷也。勿其人，雖人之罪，亦不至死，且虞人非一焉，得盡國中之虞人而勿之，此俱記者言之過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禮記

卷下

主

為食奉食之食三食字音石入聲餘音似輯集同貿音茂奉上聲與讀歟

蒙袂以袂蒙面也，輯屨，輯歛其足，言困憊而行蹇也。貿貿，垂頭喪氣之貌。嗟，閔之之辭。來，呼之之辭。從，就也。黔敖，就餓者也。微，無也。無若此，言其過也。胡氏曰：今之君子之急於祿食也，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有愧也。吳氏曰：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言，賢者之過也。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

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瞿讀懼壞華賣反

瞿然驚怪之辭。失席，驚怪不覺起身離席也。在官者，諸臣也。在官者，家人也。天下之惡，莫大於此者，是以人人皆得以誅之，無赦之之理。惟父有此罪，則子不可討之也。殺其人，殺其弑父弑君之人，壞其宮，毀壞

禮記

卷下

主

其所居之室，洿，卽池也。豬，聚水也。洿，其宮，將宮地鑿之為池而聚水焉。此極言大逆無道，宜盡除其迹也。踰，過也。君不舉爵，直待過月之外，而方舉爵者，以人倫大變，亦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自貶耳。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

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要平聲

晉獻舊說謂晉君獻之謂賀也。然君有賜於臣，豈得言獻？疑獻文二字皆趙武之謚。成室新成其室也，發諸大夫發禮往賀也。方氏云：發，落也。以禮落成，卽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同也。記者因述張老之言，從之深爲輪橫之廣爲廣，言輪以該廣也。與與煥同，謂室之華麗也。歌，祭祀作樂也。石梁王氏云：大夫祭無樂，春秋時或

不奉下

主

有之哭死，喪哭泣也。聚國族，燕集國賓，聚會宗族也。要，腰也。領，頸也。古者罪重腰斬，罪輕頸刑，全要領保全無罪也。先大夫，文子父祖也。九京，卽九原，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鄭氏云：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頌者美其事而祝其福，禱者所以免禍也。善頌善禱，非善於頌善於禱也。張老因美而譏之爲善頌，文子聞過卽服而拜爲善禱。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畜許六反爲去聲予上聲

帷蓋俱近於身，以爲障蔽者，敝壞之帷蓋不敢棄去而存之，爲埋馬狗也。帷大埋馬，蓋小埋狗。予卽予奪之予，夫子貧而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以席，此以義起也。首陷，首陷於土也。萬物重首，予之席者，不使狗

不奉下

主

之首陷於土也。蓋狗馬皆有力於人，故特示恩耳。

路馬死，埋之以帷。

路馬，君之乘馬也。死則以帷埋之，不用敝帷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闔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闔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闔人辟之。爲去聲內讀納鄉讀向辟讀避

闔人守門者廐馬房也。脩容更莊飾也。鄉者已告言先已告於主人矣。辟迴避之也。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雷音涉至也。內雷。門屋後簷也。行者遠。猶言感動之大也。劉氏曰。此章可疑。二子弔卿母之喪。必自盡禮以造門。不當待闔者拒而後脩容盡飾也。且既至而闔人辭。或當再請於闔。若終不得通。退可也。何必以威儀。

禮記

卷下

七

悚動之以求入耶。其入而君卿大夫敬之者。以平日知其賢也。非素不相知。創見其容飾之美而加敬也。而君子乃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則是二子之德行。不足以行遠。惟區區之外飾。乃足以行遠耶。楊氏云。此狀也。子張氏之賤儒。羞為之。非參乎賜也之氣象也。朱子語錄云。入到人家馬房。做了模樣進去。出來又做甚嘴臉。昭按。季孫家之廐。偶在門首左右。一進便在故。

耳。不必泥入到馬房也。闔人之辭。初不知為賢者也。脩容非脩整容顏。乃著弔服也。如今之士人。去人家守門者。初不知而忽之。及著正衣而入。闔人致敬。亦常情也。卿大夫辟位。君降等而揖。原重賢也。君子盡飾之論。非謂君卿大夫之優禮。在於脩飾也。見盡飾一件道理。闔人通報之。又避去之。而君與卿大夫俱由闔人通報而優禮之。此一件道理。所行者遠矣。推闔人之得。

禮記

卷下

七

入告而言之也。不然。闔人見其脩容而避。猶是也。君與卿大夫亦懼人之脩容而加敬乎。無是理也。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覘音詹說音悅陽門。宋之國門名也。介夫。甲士之守衛者。宋武公諱司空。改其官名為司城。子罕。樂喜也。戴公之後。覘。闚視也。介夫至賤。子罕。

一哭之哀而晉國視之以為不可伐可見人心之貴得也

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扶音服

孔子善之以其識治體也詩邶風谷風之篇扶服致力之義微無也不微晉而已雖天下亦不能當也漢書微將軍誰不欲者句法同集說云微無也宋國難以子罕得

人心可無晉憂而已然天下亦孰能當之甚言人心之足恃也然不如前說之便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莊公為子般所弑而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經葛經也諸侯弁經葛而葬葬畢閔公即除凶服於庫門之外而以吉服嗣位故曰經不入庫門也士大夫則仍麻經直俟卒哭乃不以麻經入庫門蓋閔公既吉

服不與去聲虞與卒哭之祭故群臣至卒哭而除此記禍亂恐迫禮所由廢也嚴陵方氏曰君以葬為節臣以卒哭為節者君先除而後臣敢除故也然此皆不能三年則失禮之甚矣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

之親者母失其為親也故者母失其為故也

原壤母死夫子因故舊之義而助之梓沐諸家訓治無考恐誤或衍文也登升也壤升於所助梓木之上而言久矣我之不托興於詠歌之音也狸首狐狸之首班然狸首之華文也興下句執女手之卷然女婦女也卷然好貌此偶然隨口歌詠原非贊梓文也劉氏謂班然指梓木之華文女作

汝指孔子卷與拳同如執汝手之言梓之滑膩謬甚夫子弗聞非不聞也問之而佯為不聞也過之避去也從者因其無禮疑夫子必當絕交乃云子尚未可以已絕之乎夫子言為親戚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親戚之情為故舊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故舊之好此非為母死而歌不宜絕也蓋以平生之素而事有出於一時之不意者故孔子只得且休亦隱惡全交之意嚴

禮記

卷下

夫

陵方氏曰天下之大可棄者莫甚於母死而歌此而不棄烏乎棄以是為聖人之量吾不知也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雖於評論先聲故婉其辭多少曲折甚妙

文子晉大夫名武叔譽叔向也作起也言卿大夫之死而葬此者多矣假令可以再生而起吾於衆大夫誰從乎文子蓋設此說欲與叔向共論前人賢否也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植音稱直去聲反知去聲處父晉襄公之傳行行事也并者兼衆事於已足專權也一說并并為之也恐此并字無味植者剛直而自立者也所行如此故為狐射姑所殺不得善終其身是不智也

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禮記

卷下

夫

叔譽又稱子犯可歸文子言子犯從文公十九年於外及反國危疑之時當輔之入以定其事乃及河而授壁以辭此蓋為他日高爵重祿之計故以此言要君求利也豈顧其君之安危哉是不仁也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首是趙文公辭有文子曰三字是趙文公為姓氏所屬夫其流傳也知人句在中結上生下乃枉于辭

文子自言我所願歸者惟隨武子乎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孔氏曰凡人利君者多

之金銘也謂
女子為知人
正見其所
取於前知其
於眾於後也
非此一句成
析腰矣子陶
檀弓之文載
魯事尤妙如
申生事知悼
子卒事襄
公使人弔
其事實獻文
子底室事及
此節皆妙絕
今古越文人
疏經之外宋
人謂春秋戰
國之世雖多
文人如倚相
觀射文屬原
之流然豈知
高才楚之文
源雖有放有
伯圖之氣骨
文曲中雖隱
有先王之風
矣

性行偏持不顧其身謀身者多獨善於已
遺棄故舊隨武子弘廣周備既能利君又
能不忘其身既能謀身又能不遺其友方
氏曰武子有利君之仁又有不忘身之智
異夫處父矣有謀身之智又有不遺友之
仁異乎舅犯矣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
出諸其口勝音升
中身也退然謙卑怯弱之貌勝任也如不
能任此身所著之衣也此形容謙退之意
呐呐聲低而語緩也如不出諸其口似不
能言者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
利死不屬其子焉屬音燭
管鍵也即今之鎖也庫之藏物以管為開
閉之限管庫之士賤職也賤而難知七十
有餘家衆而難辨文子之所舉雖賤不遺
雖衆不謬豈非長於知人哉然有舉用之

恩於其人而生則不與之交利將死亦不
以其子屬託之可謂廉潔之至長樂陳氏
曰文子成室不免張老之所戒樂奏肆夏
自文子始其奢僭如此而謂生不交利何
也蓋奢僭在已交利在人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
而繆經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
吾喪姑姊妹亦如此未吾禁也退使其妻總
衰而環經學音效衣音容繆音縗平聲總音歲
繆經也謂兩股相交五服之經皆然惟弔
服之環經一股疏曰叔仲皮教訓其子子
柳而子柳猶不知禮叔仲皮死子柳妻雖
是魯鈍婦人猶知為舅著齊衰而首服繆
經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見當時婦人好
尚輕細告子柳云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
子柳見時皆如此亦以為然乃請於衍令
其妻身著總衰首服環經衍又荅云昔者
吾喪姑姊妹亦如此總衰環經無人相禁

止也。子柳得衍此言，退使其妻著總衰而環絰。嚴陵方氏云：子柳雖受教於父，不若愚婦人之所爲也。陸氏曰：據文，子柳乃叔仲皮之師，其妻乃皮之妻，妻爲夫衣斬衰而繆絰，而叔仲衍以告子柳，請以其妻爲兄總衰而環絰，且言其妻嘗爲吾姑姊妹亦服總衰小功之服，然禮於夫之姑姊妹有服於夫之兄弟無服，仲衍之請非也。昭按二說，陸氏近是。若疏云無意味也。

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
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
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范音晚上聲綏音索
成魯邑名兄死不為衰聞子臯之為宰而
遂為之匡蟹背殼似匡也范蜂也成人為
之謠曰蠶絲之績也必由匡以盛平聲之然
蟹之有匡非為蠶絲之績也蟹自為背而
已首之冠者必資綏以飾之然蟬之有綏
非為范之冠也蟬自為喙而已兄死者必

爲之服衰然成人之服衰非爲兄之死也
爲子臯而已蓋以上二句喻下句也此謠
雖戲夫民之爲服者不出於誠心亦以喜
子臯之孝行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
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字法身法惡音烏
子春曾子弟子禮親喪三日不食子春勉
強至五日乃悔之曰吾不能用其真情於
母則他無所用其真情矣故悔之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
暴尪而奚若？」句法。縣古懸，雨去聲。暴步卜反。尪音汪。
然，鄭氏云：「猶焉也。」陸氏云：「問所以然。」二說
俱通。鄭新而陸深也。尪者，左傳註云：「瘠病
之人。」其面向上，暴之者，冀天哀之而雨也。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句法。虐，句法。母乃不
可與。聲與平。

巫能接神、冀神憫之而雨。

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

於以求之，猶言於此求之也。已疏，言甚迂闊也。

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徙，移也。言徙市，又言巷市者，謂徙交易之物於巷也。此庶人為國之大喪，憂戚罷市。

而日用所須，又不可缺，故徙市於巷也。今

旱而欲徙市者，行喪君之禮以自責也。縣子以其求之已而不求諸人，故可其說。然

豈不聞僖公以大旱欲焚巫尪，聞臧文仲之言而止。縣子不能舉此以對穆公，而謂

徙市為可，則亦已疏矣。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祔，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

椁中也。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椁中，無別物隔之。生既同室，死當同穴，故善魯。朱子曰：古者椁合衆材為之，故大小隨人所為。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為椁，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椁也。

檀弓通二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明徐昭慶撰昭慶有考工記通已著錄此編亦取
便於初學體例與所解考工記同其釋曾子易簣
一章謂寢簞無定制不過大夫華而士樸案古制
流傳雖不可悉考然以席之重數與夫紛純黼純
之異及車旗衣服之別推之則大夫士之簞亦必
有辨旣明曰大夫之簞則簞爲大夫之制明矣不
必好立異說也

禮記意評四卷

〔明〕朱泰禎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楊師孔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意評

四卷》提要

禮記意評小引

朱白師莊嚴時既生論語
頌序小子矣復出公穀全
編廣小子矣一時能文章
之士手眼另開春秋大旨
蓋炳目星書縣國門非嚴
所得而私也頃直指尺璧
漳浦法第一竊謂浦什伯
于蠟法浦之曜之復如之
而師固恢之解地也為實

下者披掛重風之條行
歌金浦十景並不知何以
得此即知師莫小子若之
然之璿源而莫叩所以一
師啓祇負禮評示日而知

毛少業亦知余戴大小氏業
乎小子滌襟而對思忽動
日景矣是景浦人終日十
景誦我師固不知禮評一
部誦我師也夫五經程五

行也謬于古行為主之專
位故謬以傳代經而斯以
評代傳自有此評立下
蓋之狎登齊晉終之墮
雲霧中者今始得見

天評雖出于毫而論經之
頃者頃于毫也少教之傳
者傳其言也即二蘇之
引義編記之而已矣以
毫送意安見斯評也非

是事也。子湯信之。穀字。主
曰。物身曰經。國則國。身
之。並運于主。地已。以。蘇氏
不。乃。移。之。浦。人。乃。何。乃
移。云。

辛酉秋前二日門人連信撰
首禱題



朱道子先生禮記意評序

大哉發育峻極。極洋。極。者
何物耶。聖人以察。然不可見
者。藏為神。取燦然可見者。著
為經。人性微渺。情欲易流。從
其可見者。率而循之。由其不
可見者。恬而安之。自然天則
匪待安排。不由勉強。手可持
足可蹈。情欲可通。筋骨可堅
性命可定。大而天地萬物。細

而洒掃器用遠而天下國家
近而悲嗜寢食條理範圍
通貫徹是聖人治世之權衡
生人日用之極則也大道之
行典禮明備俗之降也聖人

禮記集說卷之四

三

愛焉刪定漢華之為經以垂
天下萬世率由之準仲屋東
周志切惟以長禮周禮蒙問
自雄雖東西轍環而急之於
經下之一向所重可知已無

禮記集說卷之四

三

奈此燦然可見者日用日行
安而易忘隨取隨足忽而易
厭難跳難越嚴而易憚恣則
遺厭則素憚則阻庸愚由而
不知賢智放而不由君子知
而不盡世道之千古禮教之
未明也噫嘻人生而性具焉
發而為情之有必至必有權
流每至於濫觴而莫能禦一
節以禮則脉絡融貫天則渾

金如調五音焦緩者非節即
淫靡亦非節如和五味腐濁
者非節即濃郁亦非節蓋不
可見即未發之中兩可見時
中節之和孔子云禮用貴和
惟此中節之和先王為美小
大共由善學者為能於和
中節處求禮知天地之性情
可以官天地知人物之性情
可以府人物知鬼神之情性

可以理幽知曲折之性情可
以偕俗聖人教人不言理而
言禮蓋提其可知可見能持
能行與天下萬世相安於燦
然恬然之中節而不自知乃有
體有用範世大經非鑒室之
俗學也方今
聖明在御禮制翔洽慨然
平非遺即棄非厭即憚禮學
家祿寡、漢雲天外尤未易

聞天啟斯文

東海道子朱先生持斧古詔
首以任人成俗為雅化先生
過庭聞禮江左家傳由帙括
中窺未發已發精蘊以先生

卷之六

六

之意會作經之意又括十三
經語錄中妙意寫自家之意
簡淨明確廣大精微片言居
要一字傳心如五音按律五
味合醇令塵言詛詁火傳冰

釋讀之者如照蒸燈如聞天
眼三千三百齊耀光明信金
經之羽翼二戴之功臣自題
意評聊以鳴謙云耳不佞
孔承之學使中和未守經緯
無能敘受卒業粗窺大義
付剞劂以廣多士噫嘻是編
枕中鴻寶海內希傳萬里子
於得先著先之照信大禮
明之會也語云禮者忠信之

薄又云禮失而求諸野試以
忠信求滇士又以樸野之忠
信求禮禮教其有興乎

天啟乙丑小春之吉

欽差提督雲南等處學政布政

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吉

州楊師孔頓首謹序



禮記意評目錄

卷之一

曲禮上

曲禮下

王制

月令

文王世子

卷之二

禮運

禮器

郊特牲

內則

玉藻

明堂位

大傳

少儀

學記

樂記

祭法

祭義	祭統	經解	卷之四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坊記	表記	緇衣	深衣	投壺	儒行	冠義	婚義	鄉飲酒	射義	燕義	聘義	目錄終
----	----	----	-----	-----	------	------	----	----	----	----	----	----	----	----	-----	----	----	----	-----

禮記意評卷之一
東海道子朱泰禎著 閩漳門人連 銘較正

曲禮上第一
曲禮曰毋不敬 節
敬單指存心言若兼身心內外說下三語皆贅矣毋字着力有戒懼慎獨實功中二句記者分明把容色詞氣指他心裡之敬出來又把若思安定以描寫之若思正于無思處見他敬安者從容而不急躁定者的確而不一二安民哉雖虛論其理然君子含容辭更有何者與民相交接流貫處正是篤恭天下平實理哉字極贊歎之辭

敬不可長 節
纂應氏鑄曰矜以凌物為敬而其病根則生乎志滿逐物快已曰欲而其條暢則發于樂極四句皆君子克己之事敬欲志樂皆人情所不免便不屬不好一邊但君子檢身要從此四者下手克起耳假如之其所敬情而僻焉便是長教處了教以敬勝之欲以理防之志宜守之以謙樂宜授之以節

賢者狎而敬之 節
六句上輕下重而字皆轉語之辭安安而能遷是日新

又新光景童云首二句看兩面字中二句看兩知字末二句看兩能字余曰而字六句典之首二句之字是只就一人見出則兩之字可玩

臨財毋苟得 節

上二句看兩荷字童云看兩臨字亦可下二句看兩求字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童云質字比執字又深是疑心不解而成一形質了就要做了終身病根所以戒他直而勿有則無論明理者能解吾之疑而吾心先已虛活了心虛則理明而疑事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

自釋不必作未問已問解湛氏云疑事毋質所以立誠也直陳勿有所以立信也

禮從宜使從俗

搜義云宜乃禮之所未有而人之所便者不外文質若敬為禮之體則不變也俗是彼國之所習而使之所不便者不外儀則上若為使之節則不變也○湛氏曰從宜者法天之時從俗者因地之利天地流運而禮行矣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 節

親疏以情言嫌疑以迹言同姓異姓以人言是非以理言余曰嫌是男女之際疑如疑于君疑于臣之類定親

疏是親者禮隆疏者禮殺別同異是又以本同今異者禮殺本異今同者禮隆也不可一視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五事一類乃分二禮字者上就處已說所以養其正大簡易之心下就待人說所以崇其謙退敬慎之節○湛氏曰禮者理也悅人者諂骨辭者妄諂與妄則偽日生而天理滅矣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踰節是僭上侵侮是凌下好狎是平交不以禮

修身踐言 節

在人身上體禮說修身最重修身則自無不踐之言觀善行句可見善字不可議太好只以篤實訓之正是忠信意行脩言道是過接語實字是承精禮的根端可將和采句照看暴孔云凡為禮之法皆以忠信仁義為本

禮為之文飾

禮聞取於人 節

上二句見師道當豫養下二句見師道當自重朱大復

云上二句力行以待取下二句夙夜強學以待問也○

湛氏云來學二句申言上文之事也不追不拒無將迎也教者之禮則然矣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天下之理何者不凝聚于吾心澄徹之氣敬能養心如此則心清而精神不渙散德俱純粹矣成如成然有徹始徹終意○湛云道德仁義其禮一也惟禮為能體之于身以成性語曰立于禮又曰約之以禮約而立之道德仁義在我矣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敬以身訓以言非禮則其條件所設必有所缺畧而欠周悉其何以正俗故曰不備○測曰動之以禮教訓之本也

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測曰禮之感人深矣今有悍夫交關于市有攘臂而過者而兩家之關息故先王決訟于學也道子曰詩云素假無言時靡有爭又曰九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正此禮

君臣上下

定者心安意有而各止其所也

官學事師非禮不親

親以弟子親師言愛生于敬也測云經言事師之禮多矣所以致誠意而使之浹洽心領神受親執甚焉故古

之人尚親炙之者也

班朝治軍

節

無禮以行威嚴毋論不威不嚴即威嚴矣類不敢犯而非心不敢犯迹不敢遠而非心不敢遠撫不謂之行也

禘祠祭祀

節

測曰上焉者有祔有報所以交神也下焉者有饌有飴所以事神也必誠必莊而後內外一于敬內外一于敬而後禮行禮行而後神可格也

是以君子恭敬

節

恭敬禮之實樞節禮之制退讓禮之文盡此六字體禮之功已完了故只用一以字連下明字不可將以字着

力明是表章他出來

節

所謂身體力行亦足以發意夫既明之于未用之先自可用之既明之後物我幽明何所不可哉○測云恭敬禮之本也樞節退讓禮之文也

○集王氏子墨云自道德仁義以下皆不可無禮故君子之道明禮為先而禮之大本有三一日敬二曰節三

曰讓

太上貴德

節

纂劉氏舜曰太上者全德之人自得而已愛之不自以為仁利之不自以為義所謂不知有之者也其大愛之

爲仁利之爲義所謂親之譽之也

此禮時爲大意只重禮上往而不來四句是務施報之意往來卽施報之別名大抵報者天下之利又禮得其報則樂則知禮緣情而趨時聖人亦不能強人情而奪乎時之所適故務施報者正以延尚德之意于不窮也太上與其大德是風會使然非有高下○測云施報往來入之情也有性焉聖人因人情而爲之禮以達其性古之帝皇非不貴也其民質而不文聖人亦不得而先開之耳

人有禮則安 二節

人字兼富貴貧賤在內安危以利害言下二節是推所以安危處自卑尊人正是指出禮來負敗者必有所等之人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初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無論富貴貧賤皆當好之不驕不淫不悌尚未是安乃人之所由安也反是則危矣

測曰禮生于辭讓之心無貴賤一也是故王者尊賢而尚老况其下者乎又曰禮也者理也知好禮而後能見大見大而後能富貴不加貧賤不損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

纂方云不驕不淫以禮能有所節也志不悌以禮能

所立也

人生十年曰幼 節

數起于一止于十天地奇耦之數陰陽生成之理每至是則必更爲孰能逃其數而逆其理哉故每至十年則名以年異事以年殊見聖人制禮以律天下以節人心壯者服其勞老者居其佚未用者無躁進之心已用者有知足之戒

童云一生事業以幼學爲本蒙養基聖功也以後及時有爲因年知止俱是學中事當以學字貫全節

測云耆者老日將至也又云先王之世禮以年制上以是治人人以是自待故分易定分易定故事易稱事易稱故志易足後世禮壞治人不以其序用人不待其成處人不由其誠故人欲速而志淫國欲治可得乎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五節摠見大夫之有年而不得謝者君固崇之以禮貽之以安而其自處則又稱謂之謙告語之謹如此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

曰夫是不有其貴曰老則自表其衰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制是一定不易之典故文獻所傳者是也若禮之宜質

宜文樂之宜隆宜殺刑之律例政之紀綱一言破群心之疑遺四方之憲摠是孝成鑒鑒有據之譚

凡為人子之禮 節

溫清定省養體也不爭養志也

夫為人子者 節

五者之稱不同各隨其人之所見稱之摠見一孝立而萬善從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道子又云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內而名立于後世矣又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測曰三命宜受車馬犇顯已僑但受命而不受車馬不敢以富貴先父兄宗族也此辭讓之心孝弟慈信之至也

見父之執 節

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况父執乎于進退之節見一舉足而不敢忘親也于問對之頃見一出言而不敢忘親也

夫為人子者 節

必告必面受命于親而不敢專也有常有業體親之愛

而不敢遺其憂也不稱老極子之慕而不忍忘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無聲無形親志未萌之頃人子以聽視注之正曾子所謂先意承志喻父母于道一段神移默化深心非專為敬使也測云孝子無一念而或忘乎親也無聲無形猶然况承其顏聽其命乎

不登高 節

中間忽加孝子二字乃進一步說言服闋雖未至如嘗笑之苟而亦嫌疑所勉故充其養德之心登危雖未至如高深之甚而亦險絕可畏故充其避禍之心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測曰上句是孝子不忍私其身况其財乎慕慕云高者輕死卑者重財皆非孝也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測曰不純素遠嫌也不純采存哀也而孝子孝敬之心見矣

幼子常視毋誑 二節

存其真心測云示不誑養其誠也不妄愛養其素也必正方不傾聽養其正也摠是蒙以養正聖功也首句調其天和下二句養其正性

將適舍求毋周

四節

四節由適舍而上堂而入戶而卽席總見爲客者收歛已心而曲體人心○測云由適舍至唯諸漸造主人之禮曲盡其理矣

禮以制形爲用而以制心爲本心一不正則舉動間必流于邪僻曖昧而不自知故升堂入戶日用之常而君子致嚴如此其事雖小推而廣之有正氣忠厚之道焉

大夫士

一節

大夫士于堂簾之間與君相近其敬不必言但君門入時與君尚遠出時與君漸遠恐因其遠而有肆心故戒之由右避客禮也不踐闕懸不恪也

凡與客人者

三節

凡字兼諸侯相朝大夫相聘看入門就階登階皆君子動容周旋中禮之學

戴氏曰送迎之際登降之節一先一後一右一左爲主者極其恭敬不敢慢之心爲賓者不勝其愧縮不敢當之意交相辭遜退避不呈于此可以觀禮矣

測曰夫觀禮者其往主人迎客之間乎先右先左禮以相向爲敬也

帷薄之外

節

趨與翔皆致敬之容不趨不翔是又有時而簡率寬舒也

凡爲長者

節

掃除爲下文布席而設加帚句是將糞時中二句說帚末句說箕是方掃時事○測曰三項見始終致于誠敬也故禮始于洒掃極于性命其致一也

席南鄉

節

測云南與東向陽而位陰故上右以從陰西與北向陰而位陽故上左以從陽所爲衽席之間陰陽之道存焉○童云天地嚴凝之氣始于酉上西者肅賓主之心也

溫厚之氣盛于南上南者厚賓主之交也○南向之席在北東向之席在西皆陰方故上右西向之席在東北向之席在南皆陽方故上左

若非飲食之客

節

席間函丈則其地寬足以得遜迴旋而不迫其分嚴足以致敬盡禮而不褻非若飲食之席徒欲便于勸酬以爲歡也○測云飲食之席主于寬其情洽也講說之席主于嚴其義切也近則寬遠則嚴函丈所以致尊嚴之節也

正爾容

節

勸說是掠美以欺人雷同是附和以徇人必字正與兩
母字應則古言是心裡注向古人而必尋先王已驗之
謨訓而稱述之總在言上見不可以則古昔平對乃是
上虛下實語

侍坐於先生

二節

三則字俱是快辭總是致敬而不慢緩也

侍坐於所尊

節

無餘席致親就承聽之意也同等不起恐分敬也

侍坐於君子

節

測云端者事之初也事之初敬之始也是以起敬焉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

節

少間有役則幾事之欲容者也既屏而又待者且防君
子之更有所召也

侍坐於長者

節

不上堂則在階矣不當階則在側矣

就履跪

節

鄉長者

節

纂云出而就履屏于側則又不特不當階而已若長者
送出則跪而還屨不特屏之于側而已納之時又俯焉

離坐離立

節

測曰夫已妨人其弊均也故戒之

男女不雜坐

易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家人內政不嚴之于細微之初
不防之于未然之始其後可勝悔哉○測曰遠棄也

禮叔不通

節

測曰遠嫌也

男女言不入

節

出入非兩相傳聞也言字有經畫作為在內如舍脩齊
而議聲較豈猶眉丈夫之為乎○測曰遠別也

女子許嫁

節

測曰慎變也

父子不同席

測曰嚴分也致敬以存其恩也幻清云父昭子穆父稱

子昭豈可同席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道子曰卜者卜其萬分無償倫之事以不知而誤犯
也若曰卜其吉凶何必言不知其姓哉

寡婦之子

節

測曰彼來見而求教也我匪求而納交也解亦奇

貧者不以貨

節

只重一敬財與分不問也

名子者不以 節

測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其實也故父命之名所以責成其子也若此等何關於實乎

凡進食之禮 節

敬以剛柔分食羹以燥濕分酒漿濕之類也故處羹右脯脩燥之類也故處酒左脯與末在一片上分左右便于食也膳炙三句註明○測云摠是進食之禮順陰陽之義也

客若降等至 客坐節

測曰自卽席而讓而祭而食而節食而虛口而拜饌而終徹焉夫人之欲始于飲食欲肆而情熾不能反之天理滅矣聖人制禮以防之終日揖讓而不至窮口腹之欲焉可以見天理之流行矣

此據卑客故一聽命于主人食至則必興辭祭則不敢先舉徹則不敢先嘗殺之循不敢先飽若敵客則不然矣

主人延客 節

祭所先進不敢有所索也必循祭不敢有所遺也

共食不飽 至不敢飲

君子于觴酒豆肉之間未嘗不致謙而養廉也

客絮羹四句是明客之意恐貽主人以不安故戒之非主人實有此辭也泰云所以愧客甚非主道

賜果於若 節

果核微物也不敢棄其餘歸用微物不欲口澤之漬所謂矜小物于人情易忽若父尊威之時者何其嚴也御同於長者 二節

簋藍田云辭遜德之美者也若不有其義不稱其物則美者適足以滋病與

爲天子削 節

瓜有五制先刊皮去棗二半破三四析四橫斷五巾覆天子兼五者而有之諸侯只有其四不四析而有之申又降其綈大夫又不巾覆士又不刊皮庶人又不橫斷矣半破則天子至庶人一也

測曰削瓜微事也其重至與爵祿爲差者何顯微大小理合而已故聖人制禮常謹其微孔子爲政先正名而惜繁縷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微矣

父母有疾 二節

纂長樂云疾者齋養者亦齋則不櫛以下皆齋之事也

獻果者 節

測曰執右契貨先書也操量鼓示其實也

凡遺人弓者 節

射以觀德故以弓相授受各致其敬亦有養德意

尚筋尚角順其俯仰之宜也左手則執其稍末之簫右手則執其中央之弣隨左右之便也垂腕所以爲客避拜則以弓尚在手也

測曰遺弓數項摠主于順順者先王所以法天地之運而爲禮者也

主人自受 節

鄉與客並句當在接下承弣之上主人卻客左手亦是

左手承弣也又覆右手以提弓亦是右手執簫也

飾室薦者以綴

卿羔取其絮素大夫鴈取其知時並飾以綴則文采可觀象卿大夫華國丰獻也○測曰羔鴈者何贊也覆以綴者飾也贊質也飾文也將敬者尚文文質皆得乃所以比德也

受弓劍者以袂

以袂者何文也文其武也

凡以弓劍 節

問人卽上曰獻曰遺曰進曰効等也受命之時而豫習其容若與之相爲揖讓周旋而臨時豈有疎節乎

凡爲君使者 三節

首節爲君使而盡將命之敬次節對君使而盡承命之敬末節已使人于君而盡請命之敬題外須見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動化萬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人兢兢業業不敢忽于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如此終歸重在君似勝于單指敬君之說

傳聞強識 節

測云上句心虛而受善也不窮下句行實則進善也不息兩節摠是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意謙與不息當重發此二句可以知行分過下須云君子雖自盡而夾資則交道是賴如友人以聞識善行之理將輸納卽歡也以聞識善行之事竭心盡力相勸勉卽忠也不竭不盡之意摠欲以全交大家以善相與有成也

君子不盡 節

摠之只是君子淡以成一句

測曰何以全交也歡也忠也朋友之道也不盡不竭所以慎所感也夫感之以公則公矣感之以私則私矣此

感彼應有不可欺焉大責及以善且數斯跡況相責以其私乎

五十不致毀 節

測曰孝子之心無窮而血氣有限聖人因有限而寬其禮以限之然猶有不能自己者焉故宣便有餘哀而無宣使有違禮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測曰死者之分定故即日而數焉有所不嫌也生者之情悲故間日而數焉有所不忍也

弔喪弗能轉 節

問有三或不知而問或疑而問或有處而問故當識之

介冑則有不可犯 節

測曰何以不失也由戒慎生也摠承適墓以下數節道子曰色不可偽爲而戒慎可以自致

臨君撫式 三節

庶人另出與下節對下字不可混看

測云賤不備物貴不及惡又云刑餘惡人也殘人也天所棄也人君親賢德遠殘惡所以敬天也傳曰閭紇吳子餘祭刑人在君側之禍也

兵車不式 節

周禮五路王路建大常以祀金路載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華路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皆文事所用不載兵甲故曰德車

測曰德則抑之美在中也威則揚之神發外也

纂長樂云武欲有爲以顯仁故綬文欲無爲以藏用故結考之于詩軍攻曰悠悠旆旌出車曰彼旂旐斯胡不旃旃六月白旆央央長發曰武王載旆皆兵車故旆也庭燎曰言觀其旂采菽曰其旂淠淠淠水曰其旂沝沝載見曰龍旂揚揚閭宮曰龍旂承祀凡此皆德車故不

言旆

史載筆士載言

有史筆則君畏後世之譏而不敢肆有士言則君脩先王之法而不敢淪

纂云國史撰述故載筆以書其辭命也有司載書故載言以脩其討論也

測曰人君軍行有史以書有言以稽有五旌以警備有五旗以嚴肅有進退左右以紀律有司局以監治其軍禮嚴矣

下五節見師行號令不可言傳故示之以旗物左傳云

前章慮無是也

行前朱鳥 節

此章全重一怒字王師之發本為一怒安民而士卒以王者之怒為怒始能所向有功故為旗物以振作其怒氣然怒而不節又非王者有制之師故為度局之制使歸于義理之勇

急緒者欲士卒觀旗物之飛揚而迫作其殺伐之氣以次勝于千里之外也

進退有度 節

進退二句平看各司句雖頂左右來亦須包進退在內

四郊多壘 節

此亦二字有光景

卒哭乃諱 節

二名而偏遇其一字則不諱也

纂長樂云卒哭而諱所以盡愛敬之心二名嫌名所以

適言語之便

君所無私諱 節

揔是尊君之意

廟中不諱

廟中統于一尊即父前子名之意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用兵巡狩朝聘會盟皆外事以義勝至于斷決故用剛祭祀冠婚之內事以恩勝至于和婉故用柔

測曰聖人順天之道以成其禮也

凡卜筮日旬 節

兩某字如告卜者云遠剛日遠柔日近剛日近柔日註分大夫與士甚無謂

曰為日假 節

不過三不相襲正見他有常處

龜為卜筮 節

首一句什上筮二字兩所以重是聖王設卜筮之意信時日句使民知所尊信以定天下之志決嫌疑句使民

知所趨避以成天下之務故曰以下見人當信用之也弗非屬不吉邊必踐屬吉一邊卜筮互見也不必分泥

君車將駕 六節

測曰吾觀于御而見天理之流行矣自將駕至必步見先王之世下逮僕御之微無非執禮之至何雍雍盛哉

大抵御車有法則行止安詳而鳴和鸞清節奏不惟可以保王躬而兼可以養君心不重僕上首節初駕車次

節也駕三節四節是君未升車五節若就車六節君已

驅車

奮衣由右

節

奮衣右上二意然未上時必執貳綬既上之後又必跪

乘

節

執策分轡

車驅而騶

節

至此方至大門上數節皆在門內也車行由僕撫手欲

其暫停

故君子式黃髮

節

尊尚年故大臣愛民敬士

辟車嚙左

節

避辟車之象而不曠左嚙旋君之僭而左必式

國君不乘

二節

不乘奇車心之正也亦保身之意不廣欬口容也不妄
指手容也立視式視目之儀也顧不過敬首之儀也立
惡其仰式欲其俯

測曰人君動息必有養也故不乘奇車以養心也二句
養口也三句養手也立視節養目也聞鸞和之聲以養
耳也故邪僻之心無自而入也而道義生矣曲禮上終

曲禮下第二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一節

如不克句是形容他敬心乃敬容之主尚左是容之恭
不舉是二句是足容之重似重似敬致其立容之敬
揚義各隨禮之文質是服容之敬抱是執輕如不克也

執王其有藉者

一節

有藉是享禮為輕無藉是聘禮為重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

一節

未句推言兩不敢之故○若云世子之本名自然不敢
同亦何消說得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顧是顧同列而恐先人也望是察君子之顏色而不敢
自縱也

君子行禮

一節

審行是斟酌得宜不可大戾乎新又不可遽失其舊此
句正與皆如其國之故一句應

公事不私議

此見人臣當集衆思慮忠益公事乃濟也獨任成亂偏
聽生奸焉可不戒

君子將營宮室

一節

摠見重於奉神意

君若通拜 上節

行聘禮時大夫爲賓士爲介上二節見隣國之君首節以拜爲敬次節以不拜爲敬末節見隣國之臣以交拜爲敬也

國君春田不闢澤 一節

義以制人所以禁暴殄也仁以及物所以遂發生也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 一節

天子是臣民之德稱另提起而分下文自稱代稱分作兩脚○分職是設官職授政是頒政令有功之臣如或

進用或賞皆所以任之也予一人只是孤寡不穀之意若云獨斷則近肆矣曰云曰天子見大君者上有所

承當以天道正乎已必繼志述事乃可爲肖子也曰予一人見大君者下有所統當以王道正乎人

踐阼臨祭祀 一節

曰孝見繼述之有光曰嗣見箕裘之無忝

歸諸侯盼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繫王於天又稱字而不名其神稍卑故也

天子建天官 四節

鄭註云此四節設時制也周則太宰司徒宗伯司馬司

冠司空爲六官

纂言云太宰卽冢宰五官且摠已以聽焉下五太特其所屬非同列也周禮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石林云天官先六太以奉天道地官先司徒以奉地道人君可以輔相裁成之時也然而萬物生於天長於地人所賴以相養不可不急於先務故六府六工之設亦先王之智慧於成物以養天下也

上典字訓主下典字訓法太宰亮天工太宗事鬼神太史掌天文太祝掌六祝六祈六號之辭太士祭饗爵大士掌三兆三夢三易之法皆天道也鄭云太士以神仕者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萬民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冠掌邦禁詰奸慝利恭亂司士掌群臣之版以詔爵祿以辨貴賤之位五官各率其屬而責成焉則事無不舉矣○曰錄云周官司士者司馬之屬官今並列爲五官者意者其言宗伯而錯記爲司士也司徒之衆六卿六遠是也司馬之衆六軍是也司空之衆百工是也司冠之衆士師司隸之屬是也勿清獨未詳司士之衆

土者三農生九穀也木者山虞之材水者澤虞之漁鹽
司草者圉人之芻薪材蓄器者工人之器物貨者商賈
之貨賄摠見儲蓄有備意周官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
林衡山師也司水澤虞川衡川師也司草草人稻人也
司器商人也司貨尹人也

土工埴埴金工鎔鑄石工刮磨木工操斷獸工治飭草
草工染繪摠見物無廢材而國無乏用矣考工記攻

木之工七輪與弓廬也匠車梓攻金

之工六築削治鐵見鐘鼎段煨桃劍刮磨之工五玉

卿雕矢磬傳埴之工二陶旌簠即土工也

攻皮之工五函甲鮑消譚鼓常裘設色之工五畫

績璆鍾篴幘

歲終各獻其功則功罪不敢以自隱而黜陟不敢以自
專矣摠見下情通而君權立也貢與享皆借來字樣

五官之長 一節

曰伯見其名之尊是職方見其任之大如左伯職左方
之諸侯右伯職右方之諸侯天子之老尊王朝以威侯
國也是職方截下分檮辭天子稱自稱為三項曰吏者
奉行天子命令之義也曰老者自任之詞也曰公言其
以無私為德也曰君者有君臨之義也餘節一例外非

是繼外對下國字而言。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
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
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先王
於六卿中擇三人之尤者為三公之職卿七命也三公
則加八命三公有功德又加九命則為伯九命而任左
右之職者一人謂之相取贊助之意也所以統理王朝
者也九命而分主畿外諸侯者二人謂之伯取長大之
意也所以分理侯國者也日錄曰牧有安養之義曰侯
如藩屏之斥埃干外也牧亦是檮詞

其在東夷 節

禮記卷之五 曲禮

四夷之牧是從庶方小侯中擇其賢者一人以統諸小
侯也檮詞自稱皆從其卑尊中國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 節

秋覲取飲飾之義入而與天子議奉行天道肅殺之令
者故相見時先有一段嚴肅意曰摯曰享皆廟受之以

辨分也春朝是議行天道長育之令者故相見先有是
溫厚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以洽恩也鄭註云夏宗依

春冬過依秋

諸侯未及期相見 日盟

諸侯相與有遇會聘之禮以馭其常有盟誓之禮以馭

其要

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

孔云天下太平之時諸侯不得擅相與盟惟天子巡狩

至方岳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

約信曰誓池牲曰盟

晉是立言以要諸永久盟是歃血而質之鬼神

諸侯見天子

節

擯辭中稱臣稱國稱爵稱名事上之敬也

天子穆穆

節

首句朝時之容下四句見君之容上下各貴養德意

子有中和之養故容粹而不露正而不偏諸侯有宣猷

亮采之養故其容盛大發露大夫有浚明日宣之養故

容整理而不亂士有循道守禮之養故容端舒而不迫

庶人則朴茂率真而不必為容也

天子不言

節

此表春秋立法之義也言君子不為親惡而廢萬世之

公非故書出生名不得為天子國君掩也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不顯諫者默然相通以心消之使君不識不知自復於

無過纔是妙術

微人必於其倫

要知全在以貴比賤纔得其倫何也必合不同者並擬

則他兩邊時勢道德各提議得明白

問天子之年

節

不敢斥言其年與形故以服木為言不曰見而曰聞致

尊嚴之意也

問國君之年

節

天子國君之年問其臣也故對之辭謹大夫士庶之子

問其父兄也故對之辭謙

問國君之富

數地知賦稅之廣狹數山澤見物產之異同

天子祭天地

節

天地功在生成四方司氣有山川載物生財五祀制

度之始先人吾身所自出其祭之者報功也以漸而殺

者辨分也

泰曰鄉合

四節

泰曰四節皆染盛之美鄉合言氣見主人合莫之誠如

黍之凝結不散也箕言幹見主人向親之心與桀相交

暢意染言寔表主人明荐之衷疏言由伸主人加善之

忱此等雖搜義之俗態然題枯聊以存之愚意還當以

時和年豐告民力之蓄存隱然有重農為國本意

天子視不上於衿節

下之視上皆隨其尊卑之分以為高下之節下節明其意也

凡視上於面節

懼近于教所以不上于面也懼類于憂所以不下於帶也懼類于奸所以不出五步也

君命大夫節

肆是豫為講論商確如學者之肄業然四在字指君命說言即肆也官有圖藉府有貨賄庫有甲兵朝有政事

曲禮下

呂氏曰居是位也不敢侵他事治是事也不敢有他處此所以志無所分而收無不舉也

輟朝而顧

非所治者皆異事也非所謀者皆異慮也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禮明則君權自重體統自尊問對即是言不可如丘氏作兩層說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大饗是郊社

不問卜者日月素定誠意亦與日月俱積不饒富者饒

于內心不必饒于外物兩項抱見禮之大者只貴乎一誠

凡犇天子一節

嚮有明德惟馨意侯以溫潤之德故用圭卿德同寅有守故用羔大夫知進退酌時宜而以法和序故用雁士守介而學文故用雉輕于庶人以無德也畧于童子德未成也變通于野外軍中非習德之地也

曲禮下終

曲禮下

王制第五

王者之制祿爵 節

六節總言爵祿之制德有厚薄故爵有崇卑功有多寡故祿有豐殺首二節是制爵公侯等是列國君之爵上大夫等是列國臣之爵

天子之田方千里 節

首節是列國君之祿

天子之田亦不輕見王者亦有限制一人非有賴也不能五十里以下是甸畿甸法不合于天子二句是附庸二字之註附庸亦從子男之號列爵惟五故也以下五

節皆制祿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 節

周制列國諸侯皆選入為王卿士如衛武公入為司徒是也受田相視內外齊一所以制天下輕重之患而使遠近若一也此是天子國中諸臣之祿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 節

此節雖為庶人在官之祿而散然下士亦視上農則卿大夫之祿皆自農田而推廣之矣李氏云以農夫而制祿則治于人者必思所以養之食于人者必思所以治之三節是列國諸臣之祿

次國之卿三大夫祿 節

不減其卑郵勞也減其卑郵費也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 二節

卿大夫之位三國不同者以其命之不同士之位三國皆同者以其命之同當字居字俱是與大國相值也註中頗與聘介與特行皆兩事而各以並會二字總之幼清云此條增出中卿下卿上大夫與首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者自相矛盾矣日錄亦祖其說雖不可從却也辨得到今案此經出春秋傳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公問

位將誰先臧孫叔之答云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中是次國下是小國上是次國三分方是各國中上士

中上下士也

大國 上卿 中卿 下卿 上大夫 下大夫

上士 中士 下士

次國 上卿 中卿 下卿 上士 中士 下士

小國 上卿 中卿 下卿 上士 中士 下士

凡四海之內 節

首節見天子與諸臣分土而典理而自總其要次節見天子與諸臣分地而各享而自從其薄觀石梁王氏註

可見舊說首二句摠起截首節見圻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于天下也次節圻內封國少而餘地多侈采邑之分于王朝也末節總見先王封建大一統之盛而又有不盡之地所以公天下而不私也其經制之備如此

凡九州千七

節

兩項不與者取圻外圻內閒田祿之也

天子百里之內

節

百里千里單就遠近說不是論廣狹總見公家事急而奉已事緩註中只重他易給無勞難致有節可也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

節

長帥正伯雖同是諸侯而州伯則特加一命

方伯分而各統夫一州則大小相維而無渙散之弊總而見統于二伯則內外相制而無專恣之虞首句作總

五國至州有伯却以一州中詳設方伯之制也八州八

伯數句只要起那各以其屬一句二屬字上指正帥長

說下屬字是統屬也二人爲誰乃分天下以爲左右曰

二伯者是也

長有牧養意卽于一屬中擇諸侯之賢者爲之帥卽于一連中取之卒卽于三十國中取之至于應卒然之變

也正有表正之義伯卽于二百一十國中取之稱州牧專征伐者也

千里之內曰甸

節

首節分服次節設官有相承意蓋分服之後必設官以理之首句是分服于內甸者服田事以俟上也不外俾官爲御意次句是分服于外侯服近而采又近綏服可知荒服遠而流又遠則要服可知三曰字見遠近各有定名則貢有厚薄朝有疏數可知矣

每一級各三倍之數簡者總其綱數繁者備其職是建官以治千里之內也天子理陽道故官從陽數

卿之分尊故不濫于命或全命或半命或不命寓控制

大國優假小國意大夫士之分漸卑則不嫌于同要知

備官列國以其理千里外諸服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

節

鄭氏云使佐方伯領諸侯

方伯雖內屬于二伯又虞其違而或肆也故設三監蓋

一人或勢派而不能周徧二人或見之偏而不無異同

三人則有協謀之益無專擅之權矣又應氏云方伯權

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又內外相維大小相

統之微意也監不是制之使不得行只是稽察他使慶

賞恩威一一順理而不任情自恣也

上句諸侯以王朝之公卿大夫言大都縣內俱分封則權移于下而主勢孤畿外不世祿則藩屏無助而國勢亦孤先王立法之詳如此

制三公一命卷

節

制字貫二節

天子而下惟三公能等有擬君之漸故特嚴命服以謹其微一命衮與有加則賜通是假設之辭總見三公不得服衮耳不過九命實就三公言與下節一例愚謂三公一命卷正是九命而不可過者也故特恩寵可加服不可加命以示節制之意君子觀章操懿之際而轉覺制字之有味也

幼清云卷冕王者之後上公所服而非天子三公所得服若有加此者則是特恩所謂出封加一等是也

首節言三公以例大國之君次節言大國以例王朝之卿言小國以例王朝之大夫互文也言命數而服亦任其內矣

日錄看首節更直截曰若止爲八命之三公未加爲九命之上公則止宜警覺而乃有加者特恩也周禮所謂予以取其幸者也卽今時先加幾品服是也

凡官民材必先

節

官字合下使之爵之祿之三項三然後見慎重如不得已之意于朝又進一步不徒慎而又至公也刑是帶說童云工夫全在一論之內把此人來仔細一論則可使何事可爵何官可食何祿已有定案了然後使之爵之祿之則漸漸加去不是做一節方加一節也如此說則必先二字覺有加重意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惠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三年則大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登年天府內史貳之

諸侯之於天子也

節

聘以通好不欲其疎朝以述職無取于數此章總見天子諸侯交泰之誼爲民之勤也

第一年春東方朝二年夏南方朝三年秋西方朝四年冬北方朝五年天子以四時按方巡之第六年又是東方起

以二月東巡守

節

慎神人之序通貴賤之情

觀諸侯欲知政之得失見百年欲知民間利病

命大師陳詩 節

童云此只察民心上之政令入于人心詩中美刺上人模寫已情切而並微纔可以見民心發為好惡便則心之專向而有據其盈縮低昂捷而易轉天子明觀之總欲施挽回安養之術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 節

天子平日已歷象據時稽古定制而頒之侯國矣但承平日久不無好異之端故須慎防其漸同字虛正乃損

過節中矯偏歸正着力處如同其法律而輕重之必正同其禮樂而和序之必正同其制度衣服而大小文質之必正

山川神祇 節

易之大有先遏惡而後揚善山川以下四節似之

有功德於民者 節

功德串樹勲庸于國為功德又是功內仁民之心不外教養上加地則律隨而進如五十里加七十里則進五命為七命之類律即命數也地即取之閒田者此賞善以示勸也

天子將出 節

天子諸侯不敢輕出以上天之寄託國社之體統先人之基業為重也類者其禮有類于正祭也宜者其禮有稱于事也造者造而告之也李氏又石林云天子有天道故類乎上帝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 節

朝兼朝覲宗遇而言此句重天子下方指諸侯說禮與刑是諸侯所行之法而受之于天子者德是諸侯所秉之心而致之天子者奉法于外是尊君之節目傾心于內是尊君之根本雖三平而德為重

天子賜諸侯樂 節

四節總見禮樂征伐教化皆自天子出也首節重兩則字以天子辨分為主後三節重四個然後以諸侯奉命為主諸侯能和人民者賜樂

諸侯賜弓矢 節

能征不順者賜弓矢以威遠國能誅有罪者賜鈇鉞以刑本國孔云賜弓矢謂八命作牧者征本州九命為二伯者征半天下五侯九伯也賜鈇鉞謂上公九命者賜之專討

賜圭璫然後為鬯 節

能備孝道者賜圭璫資幣者重君命以安祖宗之心又
追養中養志之孝孔云賜圭璫亦謂上公九命者未賜
則用璋璣

天子命之教 節

學校陶鎔一世之人才必從王心上發脉始能鼓舞盡
神蒙養不離于近大成方可達于外故異其地辟雍者
言天子尊明道藝于學中而以雍容遜順之心習之豈
不使學者明曉道義而和順以進德脩業哉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節

資神謀以定其應示不敢專也查文德以決其謀見非
黷武也

出征執有罪 節

以文德之地告武功之成見任威以德偃武脩文意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 節

致孝脩禮養性三事皆人君所不可少故不得已而田
豈無故勞民害物以聘馳驅之樂者乎如此說與下節
不敬以禮俱有情

來朝者為賓來聘者為客勿清云三田之序先神而後
人先人而後已

無事而不田 節

三節皆田禮不合圖二句禮行于節之中

天子殺則下大綬 節

禮行于序之中

傾祭魚然後虞人 節

禮行于時之中註中順時序指不以火田以上廣仁意
指不廢至末

冢宰制國用必於 節

首句提起至制國用一氣說用地至末亦一氣說小大
有定故用為準則豐耗無常故必須審視用與視急遞
到以三十年上三個制國用皆虛說至末句由入而出

方是國用曰量曰為正所以制之也大都三十年為一

世天道小變中間盈虛登耗大約看得出了析四分而
用三存一是經久通融之法童云通字更要看得活變
謂三十年中將盈補縮通轉那移管取約來用三存一
光景若依註仍是死法了

祭用數之仿 句

國用莫大于喪祭故每年用三中取其十分之一以供
祀典

喪三年不祭 節

喪禮事煩而且為間值故視祭而三倍其實

喪祭用不足曰暴 節

不奢不儉正是活法非有一定之則如儉了豐年之飭雖得如常禮而非奢儉了凶年之飭雖稍減殺而非儉不足者縮于飭之內有餘者溢于飭之外此明上二節喪祭有定數之意

國無九年之蓄 節

此節是儲蓄以備賑也兩必有最重立法使之有也曰以三十年之通則三十年間那移攢借存留補湊不知費了多少心機方可備荒而天子可無憂矣

古者君民一體民蓄即是國蓄故此節互言之每日殺牲而又用樂是兩事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節

天子基業開創者始祖而燕翼者列宗其德澤發源者始祖而培植者列宗故禮極其隆下每等降殺以兩雖愛親而尤不忘敬君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 節

春夏秋冬則不疏不數而合于天時禘祫嘗蒸則或薄或厚而設于地財天子諸侯同其名者報反之心同也童云心無窮而物有時隨物稱心正是以時思之孝之至也

天子祭天地 節

三天子平起作三段看前二段因分而異其祭下一段因地而同其祭

名山莫尊于五岳故用三公九牢十六豆以奠安天下之功同也大川莫尊于四瀆故用諸侯七牢十二豆以潤澤一世之功同也天下字重發方與諸侯異

天子禘祫禘 節

此言天子四時皆祭三時皆禘禮極隆也

諸侯禘祫禘 節

此言諸侯不得四時皆祭勤王事以慰祖宗之心重義正所以重恩也

諸侯禘祫禘 節

諸侯不得三時皆禘問舉祀禮以守臣子之節屈分正以申情也

天子社稷皆太牢 節

外祭內祭因分自盡纔見心安理順見踰分尚侈者之非禮也

祭天地之牛角醢 節

上二句用于幽者貴誠下一句用于明者貴味專主天子說

庶羞不踰 節

合天子諸侯大夫士說

大夫祭器不假 節

不假言必造也未成不造又言先造也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古者二字貫至末首節至圭田節定賦也用民力一節

定役也

寬農

市廛而不稅

寬商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
王制
十三
關議而不征

寬旅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林麓之物山虞林衡入之川澤之物澤虞川衡入之以

時入于公家而未嘗禁民之採取也

夫圭田無征

厚君子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厚野人

陳氏云起一人之繇則百畝未舉起十人之繇則千畝

不舉註中豐年中年無年等極得不過意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田里鄉遂官之所頒墓地墓大夫之所掌不粥不請則使生者無兼侍而不憾于養生死者有安厝而不憾于送死

司空執度 節

居民句作頭量地遠近正是執度度地時四時在先興事任力在後總是度地居民之事愚謂不但使民習于水土亦且樹藝各有其宜註中氣候早晚為夫為井為邑總是因授井田而設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
王制
十四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 二句

只就一人之身言見寬力厚養意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 節

總見為民儲財首二句截下皆言必因之故廣谷六句正見民材之不同處脩教四句兩不易正應居材之必因處童云看數異字可見民性異者多不異者少先王因其異而異之不拂其性與欲所以使民享居材之利也又要使異之中有不異者為民德之本所以政教重政教既立方可因民俗不然因之適所以害之也教是正德政是厚生乃因民之大道理最重異俗異宜即

下俗宜二字剛柔句是氣稟從地形而變者乃宜與俗本原當另重講

鄭云因天地寒煖燥濕者使其材堪地氣也異制謂其形勢異俗謂其所好惡異齊謂其性情緩急異和鹹苦等與制如舟車等異宜謂稷與稀裕等教謂禮義政謂刑禁勿謂云民材謂人之生質也必因句另重講以廣谷大川而古則地產有異而習尚之所安各異俗雖道以七教然亦不改易其所安之俗也以剛柔輕重遲速而言則天稟有異而身口之所便各異其宜雖正以入政亦不改其所便也此居民材之人凡也數節見先王

凡居民量地以制也

二節

兩節只重然後與學句見司空仔細量度欲民之咸安其居總是養其善心以爲立教張本

居民主井田說量者量其多寡以知其所容度者度其長短以知其所至上是方欲制邑之地下是世守之也量與度意要起那必字意已含參相得在內下

之耳所以必要參相得者何恐地廣人稀則力耕者少而有曠土民稠地狹則田不足以井授而有游民食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不及之務居民之道亦期如是而已故其效云

秦云人主井天下之田農天下之民教以食之以時之節東作西成之事而向所居之民今始見其咸安矣是以禮義自生而樂君之事勸君之功以盡尊親之心其從善也輕而鄉學至是可興矣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

上六句是教民下二句是取士然不可平分須相起說去蓋禮教政道德則敏術備矣慮其或徒爲文具也又身率孝慈而端其教本焉教有從違而賢不肖分難于達故用上惡其雜故用簡

民與士一人教之有成卽爲士也

命鄉簡不帥教者

節

射以中爲上使知心中平體正之爲德而盡所以修身鄉以齒爲上使知長幼卑尊之爲禮而盡所以敬長總于簡中而寓委曲感化之意以禮文之美警策之以執事之榮愧厲之是兩意道子

勿清云鄉學初年之不帥者第二年之正月使之觀禮

三年之終有不變者則移其學而第四年正月如初禮
第五年之終有不變者則移之却而第六年又于郊學
中如初禮第七年之終又不變則移之遂而第八年遂
大夫又如初禮至第九年終不變則屏之遠方矣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

初禮卽集耆老以行射鄉帥俊士以執禮事

命鄉論秀士 節

此節因人而進之以美其名下節隨寓而優之以成其
德

二升字正是上字看兩秀字秀未便是賢乃是才德穎
露之端倪而就此造統之便是賢了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 節

給社事供田賦鄉之征也供祭祀禮事司徒之征也有
選士之造有俊士之造非是定名但取其義耳總之養
士心也

樂正崇四術 節

崇以心之尊尚言立以事之表樹言三句急趕下作一
句讀順字從容浸漬于詩書禮樂之精蘊而不可驟也
末二句正無驟之意舊以從古因時對似不必只重一
順字方氏曰禮者體也而秋主筆斂所以成體樂者樂

也而春主發散所以爲樂詩者言也言爲事之文夏與
物交而心文故也書者事也事爲言之實冬與物辨而
反會故也則順之道又有見于此鄭云崇高也高尚
其術以作教而造成諸士也詩樂皆聲故從春夏之陽
禮書皆事故從秋冬之陰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也
皆造焉皆以四術成之也以齒受學不用尊卑也

王太子王子 節

先王欲以禮讓風天下而國子民俊異日皆有治人之
責者故不徒造以禮樂詩書而又欲躬行齒讓此端本
澄源之道也

丘云以齒是帶言不重方云諸侯以下庶子不與者降
殺之別也選士方升司徒而亦得與者教無內外之別
也

將出學小舍大胥 一節

此國學簡不肖之事下二節國學尚賢之事纂方云先
王重棄人故三日不舉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故也
棘寄皆以待貴者之禮有別于賤者故爾陳氏曰先王
以衆庶之家易治故鄉學在三年大比之時時未久必
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世祿之家難化故國學出于九年
大成之後爲時久故雖兩不變而卽屏之也又云不變

者雖王子屏之遠方其公于教化而不私其子此三代之王所以後世無及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 一節

重在兩個告于王上見大樂正儲養造士以爲作賓王家之幹司馬辨論材具以慎王家名器之錫皆公心爲國求賢而非爲私門植桃李也告者籍其名升者升其人

司馬辨論官材 一節

賢字如云所長在某官也三然後寬重官之爵之祿之雖是司馬然曰論定則官爵祿俱定而王已知之矣節

中三論字與前諸論字不同

定其論以上是不敢專其權下是不敢紊其序

有發則命大司徒 一節

雖于習武之中原寓右文之教欲其以孝弟忠信爲戰也士指鄉學之士若國學則掌戒令者庶子官也車甲不必泥只是攻圍擊刺坐作進退等法

凡執技論力 二節

以上但言士君子而未及衆流賤職故復別而言之三個凡執技作三項首節言此等人自試與上人考藝俱論力不論德也然雜職不止射御故并數之末段言上

人不以通才責之亦賤而督之之意不二事欲其無智不移官欲其有常守因不耻而帶言家僕不重

司寇正刑明辟 一節

石林云刑有典而或失其平則言正罪有辟而或失其情則言明係罔圜者爲獄懲曲直者爲訟訊其可殺可刑則爲刺附從輕所以誘其爲善赦從重所以勸其改過而已

此節只是一個慎平昔正明是慎于未聽之先三刺是慎于聽之時不以正明自信而不恤輿論之公也附輕放重是慎于聽後之決斷總是罪宜惟輕體天子欽恤

之意正刑即讀律也律熟則辟之等則自明三刺以下

指大辟言愚謂首節舍下意已完次節迴刑書之原見

司寇當豫明之末節細論聽獄爲必三刺以下之註

刑是墨劓剕宮辟之五者正之使無偏枉辟有親故賢能功責動賓之八者明之使必當情愚謂制刑節是迴作刑書之始必字見每事必從父子君臣等天倫爲準而郵與罰之的當正見當正明而臨時更要于此外

尋活法也必字以下作一句讀郵是下所犯罰是上所

施孔氏曰郵是斷人罪過罰是責罰其身皆依附于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別事而爲喜怒也

凡聽五刑之訟

一節

人之犯罪只是天倫有虧故將父子君臣倫之極重者作箇斷案權者正是遊移不定而極變化之妙也下別之句正是權之實際又懼有厚顏者故用氣聽色聽懼有御愚者故要察威細問務要權到極至處疑獄以下正是有旨無簡而附從輕之事疑而必成其罪者義也欲戒其無再犯也成而必赦之者仁也懼我之殺不辜也曰意論曰慎惻曰致曰悉曰汜曰必察總見心無有一毫之不濫意

方氏曰首言權之者見先王之用刑非以為常也然事情不可以無辨故繼言以別之別之則理無遺矣故繼言以盡之盡之則獄可以決故曰以成之而終焉事非有感無所用論故須意論情非用誠不可以測故須慎測悉其聰則所聽無遺悉其明則所見無遺致其忠則不欺之至致其愛則不忍之至若是有不盡于刑之道乎

成獄辭史以獄成

一節

愚謂成字正是末節成字三聽之俱是覆審通節君與臣不必分總是君子盡心處次節說個作刑書時斷無赦法正見刑之一成不變而未成時之先心萬萬不可

不盡也

凡作刑罰輕無赦

陳氏二節云有無赦之法以禁于未然之先有盡心之史以禁于已然之後此民所以畏法而親上也

刑者側也

一節

側也句急要引出成字來

作淫聲異服

節

四誅內得罪于朝廷者一得罪于眾者三總見先王用刑以為民除害

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

首節司刑之事禁即下不敬不法不儉不仁等市者皆所聚奸偽易生關又其所從來者

四節俱司市之事

關執禁以讖

司關之事執禁亦即上四節異服異言又在執禁之外者附及之異言是淫辭邪說即左道等也非止言語之異

大史典禮

一節

方氏曰齊以齊其內志之動戒以防其外物之侵古之人將有思也將有為也未嘗不齊戒者而況于君臣上

下歲終受成之大事哉蓋歲終即所以更始期易之事將有所平始和之令將有所布宣既驗者可因為之鑒未然者可豫為之防而君臣可以不交愼乎

首句言太史常職下實是脩職處執簡策所記之禮儀及廟諱忌日之當避者六字一串以其有教諫之義故敬承之

司會以歲之成 一節

司會口管理財廢置是指造作說

大樂正司寇

司會與三官質成皆專達于天子特先之冢宰與大

司會與三官質成皆專達于天子特先之冢宰與大

臣耳大司徒掌邦教故受樂正大司馬掌邦政故受司

寇大司空居四民者也故受司市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 一節

百官是庶府之長不惟不敢專達天子且不得專達大

臣故質于三官而三官之齋成受可知三官轉達二卿

而三卿之齋成受可知總之省文也未受質故君命也

質成後而乍行歲終休息之仁復經紀來年國用之數

見古君臣間只是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意

凡養老

盛王未有遺年故其禮有加而勿替虞以恩勝夏以禮

勝殷酌于恩禮中皆風氣所為非有軒輊至周而文質大倚乃為極盛而無以加矣

周人脩而兼用之

周禮外饗言享耆老見周之用享矣行謂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耆見周之用燕矣祭義食三老五更十太學見周之用食矣

五十養於鄉 二節

通舉周禮之養國老者言養謂以饗燕食之禮因年異地以致其尊達者于家于鄉于國一皆倣之天子也

八十拜君命 一節

年愈高不欲勞之于學故但致養于家而拜受之儀恭從減省所以逸之也

五十異糧 一節

以養庶老言本節是養生下是送死

五十始衰 一節

不煖矣上是隨年而漸衰下是人君隨年而加養就室

以致尊珍從以致養

七十不俟朝 一節

國老因年而降其禮首句逸之也次句鍾念之也未句

密調之也

密調之也

五十不從力政 一節

庶老因年而恤其力上二句逸于國事下二句逸于家事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一節

國老庶老皆養者恩也必分于大學小學者義也四節

一例

纂言張子曰虞以庶人有天下故言氏禹以崇伯之子有天下故言后殷周以衆得天下故言人孔氏曰虞殷尚質貴取物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尚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陳氏曰周之學成均居中卽辟雍也其在東序以養老其右瞽宗以祀先賢三學命建于一丘之上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此小學也

有虞氏皇而祭

皇收時冕冠雖異而各用于祀以致孝之心同深衣燕衣縞衣玄衣服雖異而各用于養老以長長之心同文質隨世運亦所不重

鄭氏曰皇冕屬畫羽飾焉凡冕服皆玄上纁下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辟臣燕之服方氏云冕在首有尊尊之義而祭所以推尊尊之義故不言衣衣在身有親親之

仁而養老所以推親親之仁故不言冠

九三王養皆引年

曰引年校年則老者皆有恩賜而厚薄當自有差等也當別有几杖飲食之養不專指不從政等

瘠鰥跛躄斷者 一節

瘠者實主鰥者司火跛躄斷者司圓侏儒扶廬百工總上六者各有所用故曰工

道路男子由右

四節總見得一國禮教做成的王者不知費多少心機以孝弟禮義之教陶鑄人心且經多少年代此在必世後仁之際方有此光景見禮讓之極也

上三節道路皆教化之著末節貴賤適尊養之宜俱指風俗上看非此時教之使然也

君子耆老不徒行

上句雖是老者享其逸實重好德之化下言老者備其養實重孝敬之俗總是化行俗美之可見者

人皆好德士不失職當合觀之見君子必在位而有命車之賜故不徒行也

方一百里者爲田九百畝

五節上三節分田以多寡計以爲賦祿之制恒由節分

服以遠近計以爲貢朝之節井田方建乃天下之大根本此章模寫山川土田之勝極矣

自恒山至於南河 節

此詳言分服之法流沙千里而遙截上是詳內下是畧外自東而西橫計之三千里自北而南直計之三千里千里而近朝貢常數遙者朝貢常疎四不盡言流沙恒衡東海之外亦有不盡非更在其外只是文教四訖不必以貢賦徵之恐勞中國以事外也總是覆載之量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 節

一萬億畝截上是總計天下九州方三千里之田數也下又言方百里至末是卽上文之數去其形勢居處所值者而計其實田之數乃卽小以見大也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 以下六節

畿外地廣必封國多則管轄密而地方不至荒而無統畿內地有限必餘地多則征取裕而田賦不至窘而不給 末節註亦好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

大國卿四大夫祿

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

三大夫祿

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 節

倍大夫祿

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 節

尊王朝之命數意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 一節

大夫受地宜視子男今方伯之地以不足供故祿殺于常其爵命亦宜視子男今方伯之權重不易制故爵隆于常其祿取所監之地欲其易給而無勞也方伯爲朝 節

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道子云須玩方伯二字是八州八伯視元士則不及四百里矣豈知許慎千八百諸侯蓋京師地不能容之說

此邑在常祿之外而與以卽大之安總是體大臣厚意非限制之說

諸侯世子世國 一節

鄭云世國象賢也卽外諸侯嗣也不世爵辟賢也卽內諸侯祿也周官大司徒以賢制爵以庸制祿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此則合而言之必使以試其德及有功而後爵之也新安王氏曰芮伯爲司徒衛侯爲司寇齊

侯呂伋爲席貴是以諸侯入天子之園爲卿大夫也

使以德二句明不世爵之意先使而後爵德在未使之
先功在既使之後兼諸侯大夫在內渾渾泛說天子所
以榮辱廢置天下全在于爵一輕則視官爲世及而激
勸之權輕矣况一不得人而害政賊民不可勝言不比
祿但以租稅養之雖濫及亦以報其前功不失厚道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宜可世爵矣而不世爵者以爵必
待德與功故也世子雖無功德以先人功德故得世國
而大夫豈得比哉然世子固世國矣未爵則不過視元
士耳敢擅世國哉天子之大夫單世祿矣若諸侯大夫
祿亦不世豈但不世爵哉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節

七教以人倫言當體興民德意八政以物用言當體防
淫意皆切于日用者也

俎豆有數文繡有恒飲食衣服之政也工藝去邪而用
正器械變異以歸同事爲異別之政也度量數制註明

王制終

月令第六

孟春之月日在營節

每月先言日星使君民朝野間皆知此月所當爲之事
七節爲一章前四節驗天象而紀時令之屬後三節占
氣候而定居養之宜

其日甲乙三句

木氣用事故日之所繫在甲乙非人用事之日也

只言其主一時之令祭之意在言外

其蟲鱗其音角一節

鱗言馬氏云蒼龍木屬也其類爲鱗朱雀羽屬白虎毛

屬玄武介屬人爲土屬俱彼此調樂者以角爲宮太簇

律管自然中之非當日安排也酸木曲行酸也物以木

化而諸說多不明再查之戶音而在內故屬陽爲春祀

門耦而在外象陰之自外而入故秋祭之先脾凡祭用

牲皆先脾不專指戶

祭鄭云春氣和則角聲調太簇國語從黃鍾第之二曰

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大全云寅之氣方接乎震

泰而奏山滯焉纂言鄭氏云太簇林鍾之所生三分益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

節

鄭云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氷方曰東風發散之氣也東解則物之藏于密者起而振潛于深者躍而上矣鄭云鴈自南方來將北及其居

天子居青陽左个

居之爲頒政教行賞罰之所○大全方云少陽之稱也纂言初清曰四時之居朱子依鄭註而謂各如其方之向非也况冬寒之時而北面尤不可居陳氏禮書云王大寢一在前以聽政小寢五在後以宴息五小寢一居中央土王時所居也四寢居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此蓋本孔氏曲禮疏若以孔陳之說什天子各月之居則古制時宜兩不背矣凡居五寢皆南面道子云有旨哉初清引據之確也不惟天子每月得向明答陽之義且非若家晦翁所云井字九間之說僅隨四時所向而易其名如春以玄堂之右爲左个明堂之左爲右个難道天子亦如百姓家那移棧遞巧立名色者乎前孔子說秋寢夏寢就中寢向前而言並以東夾爲左西夾爲右春寢冬寢就中寢向後而言並以西夾爲左東夾爲右如客入門而左及由闕右並以西爲左東爲右也

乘鸞路駕

節

倉玉以上皆是從東方之色不必說麥以金旺而生兌爲羊屬金二者皆金克木故食之蓋五行之氣以相生而生以相克而成餘月倣此

纂言鄭云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當寒食之以安性也

是月也以立春 一節

皇覽逸禮曰踰冬至四十五日天子迎春于東堂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槐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漢書云歌青陽舞雲翘周禮曰以青圭禮東方鄭註詔蒼精之帝故青圭以象物之初生漢書禮儀志曰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索驗皆須麥秋退食殘進桑良大全方云還之自郊返之于朝

賞以春夏而迎之日四時皆賞者喜其氣之至也但各從其長養肅殺之類耳以上纂言命相以下摠是布大君之德也和令欲使德意均平周遍也令是布德之令下慶惠賜皆德行施皆布也曰下及則博而易失之壅滯故又欲其遂行曰遂行則速而易失之差謬故又戒其必當必是這樣纔謂之和相有調和上下之任故命

之

纂鄭云德謂善教也今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遂猶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者無非其人方云春日無有不當夏日無不欣悅互相備也當合看

乃命太史守典 節

守典奉法司天之典法也下文初字即典法為常正所以守而奉之矣大而有常曰典是載文之書詳而有變曰法是推天文之術大全

童云重一行字蓋日月星辰惟行就有許多變差出來

所以古人立歲差之法亦此意若只命他守定死規矩便有許多不合處命之司者要他活變令今日之行止遲速要與初典法不泥定又不違悖纔妙○纂言丘曰星謂二十八宿辰謂日月之舍宿留止也離經歷也切清曰日月所居所明在何辰何星之第几度推算不可差忒天文志云填星居宿其國福厚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 節

用辛重其事同于郊也曰保介御之間則保介之左御者之右也祈穀重農也耕藉敬天也方耕之際則勞逸之等異既耕之後則燕勞之惠均

纂鄭云置表于南右及御者二人之間道子云參保介三字總是重右一入之別名蓋此人用以參乘職在護衛而身衣甲者也古文以倒字為奇如立政篇不曰有司及牧夫而曰惟有司之牧夫也鄭又云大夫二十七惟士賤不與耕前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並勞私禮主于歡心故在路寢○大全云供上帝之黍盛故曰帝借民力以終事故曰藉

是月也天氣下降 節

和同即上降騰萌動從和同中來命布農事是摠命內外之臣頒布農事于天下下復特命由峻以督之也脩封疆為一事端徑術為一事善相二字直貫至所殖為一事秦云貫至道民三項平說上地即丘陵阪險原隰也所宜所殖是兩下交互言之以上三項不但教道而又躬親之則東作雖未興而田事之準備皆先定矣躬親教道須是飭飭乃戒諭之意若作整飭則與上文無相干

纂鄭云農書云土上冒板陳根可拔耕者悉發○所宜所植詳周官大司徒言五地而又言十二土者以此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順陽氣之發動故習舞以動盪血脉也因習舞而仲春

所以釋菜方氏謂以將什菜誤矣○纂言云此秦制也
乃脩祭典命祀 節

脩祭典不是舉行只是將一年所當祭者點檢而條列
之也命祀一項特祭內之一端

禁止伐木

禁其欲伐止其已伐

毋覆巢毋殺孩

節

崩卵以上為傷萌勿之類聚衆置城郭為妨農之始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

節

可見兵之一半傷天地人之心者也兵出有名無故而

檀弓兵端故曰稱若人起而我應之則曰應兵

鄭云逆生氣故必天殃兵戎為客不利主人則可故不

可從我始變天道謂以陰政犯陽絕地理謂易剛柔之

宜亂人紀謂仁之時而舉義事也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

節

國語云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國語以六呂作六間

謂在陽律之間也○大全陽生于子終于午則卯為陽

中以其位于中而止焉故曰夾鍾○纂言鄭氏云夷則

之所生三分益一夾鍾亦謂之圍鍾者以春主規言之

也

始雨水桃始華

節

方氏云鷹好殺而擊以秋鼠性貪而出以夜皆陰類鳩
鴛皆陽類卯辰陽中故陰為陽所化也爵乳子而集以
春雉求雌而鳩以朝皆陽類蛤蜊皆陰類也戌亥陰之
極故陽為陰所化也○纂言云始雨水則陰陽交而成
和矣勿清云桃始華昏姻之期也庚鳴鸞始生之時也
陸云化鳩陽氣蒸變含血使鷺者能仁候之著者也
是月也安萌芽 一節

勿少以動物言如無聲無卵之類人之勿少則諸孤以
該之矣安養存三字有厚薄見施恩有等

纂鄭云安養存助生氣也命有司節皆順陽寬也

擇元日命民社

甲為日之始而用之于社揔是祈民之足食與居生

而不已也

命有司省囹圄

酈刑之政揔是廣好生也

纂孔云夏日均臺殷曰麥里周曰園土秦曰囹圄漢曰

若盧皆獄名

是月也玄鳥至

纂言云玄鳥以施生來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

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然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
官嘉祥而立其祠神其名焉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韠
禮之謀下其子必得天材方云九嬪御卽女御八十一
御妻每九御則屬一嬪道子曰故國語云內官不過九
御也九嬪包夫人九御包世婦韠示其有能受之資兮
矢予之以所求之祥

帶弓韠授弓矢有深意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欲
其生彌綸參贊之子也揔是重國本意

是月也日夜分

白虎通云明庶風春分至王者正封疆修田疇

雷乃發聲 節

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電是陽氣漸盛與陰相
擊而有光纂孔

柞木鐸以令兆民 節

纂鄭云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孔曰君子制法不可指斥
言之故止曰不戒道子曰惡其憤也亦厚之至也勿清
乃云心主于敬雖聞雷不聲欲娠婦倍生驚惕以防產
孔太爲鄭說回護反不自然

日夜分則同度量 節

當天時之均平而以人事之平應之度量等兼在官在

民說

是月也耕者必合 節

揔是重農事之意少合養其力以爲農事用也脩閭廟
寢廟固其居以待農事之興也況大事之妨農者豈可
作于此時庶人祭先于寢借用廟宇亦可

丘云寢廟乃上人借民力之稍閒而舉此輕役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 節

生育之時禁之養魚鱉鳥獸之源也○纂鄭云順陽養
物也

天子乃鮮羔開米先薦寢廟

開米取其節宣時氣先神後人用之次序也

鄭云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
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
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米皆與焉朝之祿位
賓食後祭于是乎用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
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

命樂正習舞釋菜 節

丁者文明之象樂舞發越宣播開後學之舊而建神興
德亦是文明之事天子親往視者以帝王功德俱撰寓
在舞內舞事一動就如面會帝王一般亦可發動自家

脩德勵功意

纂鄭云夏小正云丁亥萬用入學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孔曰孟春習舞仲春習舞仲丁習樂季春合樂皆在太學仲春什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否是月也祀不用一節

體天地鬼神好生之心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 一節

國語云三曰姑洗所以脩察百物考神納賓也大全云物至辰則絜齊其絜齊也非實體也且然而已故謂姑洗纂鄭云南呂之所生三分益一

桐始華 一節

田鼠化為鴽則陰類之隱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辰則過中矣故為陰所干而虹見萍始生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以上纂馬

纂陸氏曰桐木之後花者也禪之故曰始孔氏曰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方曰虹者天地訂會之氣也

是月也天子乃薦 一節

纂陳云躬耕祈穀以祈有秋鞠衣祈蠶以祈有春又云鞠衣后服也后服此帥命婦而親蠶者薦之大皞示將

親蠶之意鞠衣象桑之色而太皞木德之君主乎春令蠶事正其所司者也

命舟牧覆舟 一節

朱子曰此段是天子脩禋于水濱如魏晉間三月二日曲水讌是也但先王自不若後世之漫遊乘舟之慎以保身也荐鱗以孝先也所麥以為民也真所謂一遊一豫可為天下萬世法者何以前諸說多畧了乘舟以上一段

纂云先乘舟而後薦鱗示親漁也道子云即季秋執弓挾矢之意日錄云先王享親牲必親牽殺必親射凡以致敬而已

是月也生氣方盛 一節

纂言方氏曰有終謂之畢無餘謂之盡復與道子所著合道子云不可以內句正與後百官貴賤無不務內句相呼應

勾萌二句緊承上二句來畢字盡字要曉得春色十分爛熳物物有以自樂而天子于此時無德惠以配之固全然不是了即有在心中尚在徘徊斟酌間就是內子豈所以承夫哉有發盡發絕無毫忽遲留之意

天子布德行惠 一節

有可以下分足食足衣諸侯以下聞名則聘見實則聘
全節總是解士民爵結之氣色也 以上俱道于論者

纂方云名士有實之稱賢有德之稱禮則不止于聘以
問之矣。幼清云天子已先有所聘有所禮矣此則有
諸侯境內者欲周天下而不遺一人也循行有序也周
視不遺也二句作主分內外言下隄防澁溝道路皆在
國邑原野中者五句總欲令無有障塞而已○纂云障
言蔽顯以為隱塞言室虛而為實

是月也命司空 一節

纂孔云此為雨決水而云開通道路言道達溝瀆時須
循溝上道路○道子云偶冬月行田見溝已用之成路
故此時須開通之

田獵置罟 一節

纂陸氏云王城回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
雀門三經經各一門是也幼清云四面三門則十二門
也此曰九門想南三門天子之正門此等之物平時亦
不出入者也道子曰陸氏之說本考工記來

是月也命野虞 一節

纂言方云野虞卽山虞也鄭云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
也首節天子預謹于獵事後二節后妃致謹于獵事毋

伐以下俱是命詞與命司空同鳴鳩二句校寫養蠶時
物候見曲植等之具不可遲也

后妃齊戒親東鄉 節

鄭云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女
卽外內女子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外女天
子之甥內同姓女也

當親桑勸戒之時預想着將來蠶成之後特爲覓服而
設夫亦愈不敢惰矣豈徒督責婦女已哉

蠶事既登 節

纂言孔云上內女外女周禮之內宗外宗也○方云既
登與年殷不登之登同義分繭所以使之繰稱絲所以
使之織効其功之多少以俱祭服而無一敢惰敬之至
也

是月也命工師 節

朱子曰此是盛陽之時筋角脂溢等物皆柔輒易治故
命工先審其多少之數以驗後日需用之數也大都諸
物等用于武備甚多工師因便及于用器也

纂鄭云畢謂物會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縣監有
常川脂時者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
之屬時使物不牢固方曰工固有巧過乎巧則爲淫

淫故足蕩主心也道子云今之詩淫水淫卽此說

百工咸理 節

上言審材以爲制器之具此則制器之事也毋悖于時如春疏達冬沍深之類

是月之末擇吉日 節

纂鄭氏曰人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方曰帥臣親往以其大也于大合吹而不率者不若合樂之備也于釋菜亦率之者謹其行禮之始也

樂正入學習之者三矣至此合奏聲容皆備歌舞相成君臣同聽之不惟可以起和敬之心實所以應交泰之象道子

是月也乃合羣牛騰馬 一節

纂鄭云出時校數書之至秋當錄納旦以并知生息之數也孔云周官牧司之掌牧通淫乃在中春鄭氏以秦地寒涼萬物後動理或然也陸氏云遊乳則牡雖在牧不得遊也蓋嗜欲不制能牡猶將赴矣遊雖牛馬之真性若牡則連之以羈屬綿之以皂棧豈可少哉

命國難九門 節

順時驅疫總是愛民實政非尚鬼也纂鄭曰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既命

方相氏帥百隸索室驅疫而逐之又磔牲以饗于四方

之神凡此皆屬春氣之不得其終故曰以畢春氣道子云將春氣在夏便是疫厲矣勿清曰難者聚衆戲劇以盛其喜樂之氣使人之和氣充盈足以勝天地之乖氣此亦是先王燮理之一事而微其機使百姓由而不知也獨夏不難者陽盛則陰慝不生故也陸氏曰言國九門不在郊外明矣道子云足證田獵豈果節其蟲羽其音微 一節

國語云三開中呂官中氣也大全陳云春爲伯夏爲仲以是時夏時始行故曰中呂鄭云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仲呂亦謂之小呂者對大呂言之也

蟷螂鳴蚯蚓 節

纂鄭云蟷螂蛙也馬云蟷螂陰而伏者乘陽而鳴蚯蚓陰而結者乘陽而伸也

天子居明堂左个

離明之象

是月也以立夏 節

纂鄭云不言帥諸侯而曰封諸侯或時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行賞可也封諸侯出土地之事于時未可應氏云封爵以此時出命而田邑至秋始割功之常者待時

而賞其非常者自不容緩行賞于內臣錫以輿服分服于外臣胙以茅土單恩千百而慶君之賜小人欣悅頂上三項臣民

纂陸云于天子言無不欣悅于相言無有不當亦文之法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預習夫禮樂之配合而成盛事者不可云習禮合樂蓋豫學曰習兼舉曰合

命太尉贊樂俊

節

此言用人貴廣而用之又貴其當也上三句重贊遂舉三字下重必當位乃各人自具之體所如素位之位非班朝之位也纂鄭云此助長氣也

是月也繼長增高 一節

長高指草木言毋壞即所以繼之毋墮即所以增之一節總是順長養之氣

纂馬曰萬物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人終天地之功者也故以無壞墮繼之增之起土功三句則是壞墮之也

命野虞出行

節

纂幼清云命野虞又命司徒者由卑而尊也掌農正地官之事野虞卑不敢自尊但為天子勸之勸其用天之

道頃刻不可怠緩故曰無或失時司徒導不敢自曠乃

自己職命之勉其盡地之利隨處不敢暇逸故曰毋休

于都循行雖不出六遠縣鄙之外而命則及之以上方氏

野虞外官也故出行田原司徒內官也故循行縣鄙勞

者慰其已往之勤命者戒其將來之怠勉作農之勉力

而作也若言勸勉則命字重複矣

纂鄭曰為傷番產之氣也

農乃登麥 節 纂鄭云麥之新氣尤盛以蔬食之散其熱也方云以水

勝火也勝所以治之也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纂方云正陽之月于陰事未宜大有所施設也

獄中暑月度氣易生故輕罪俱出則人少而重囚亦安

矣

贊事畢

節

獻闕是一事收闕稅至如一是一事末句總承獻闕受

內命婦者有飾以副禕禮以少牢意闕稅收外命婦者

就多寡中各稅十一益受桑時因分而分多寡

是月也天子飲酎

節

此時贊事既畢東作已成可以燕樂况君臣勤勞嚴肅

了一歲此特順天地欣暢之際而通其泰交之情成拜
答拜禮之盛也鹿鳴天保樂之盛也非徒降燕飲之儀
實以見和而不泥也道子

其日丙丁 節

國語云筵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大全陳云陽
至于則向衰也草木變矣陰用事而陽為賓焉故曰筵
賓鄭氏云應鍾所生三分益一

是月也命樂師 節

脩均執調飭五平總是聲容之器一一整理之還未到
聲音上○天地陽和之氣欣暢而成用樂由陽來欲以

盛樂之和氣感之而雨令足以陰嘉穀履豐年也道子

命有司為民祈祀 節

三節總以大雩以為民祈穀為主命有司雩之漸也命
百縣雩之徧也總是無神不舉以祈有秋意

大雩所以祈也與後大饗帝對所以報也祈必于仲夏
者以陰生于午而物成之始也報必于季秋者以陽窮

于戌而歲功之終也雩與饗不皆帝惟雩于帝為大雩
饗于帝為大饗

是月也農乃登黍 節

纂方云籩嘗黍以木生火也生所以養之也朱櫻受含

陽之色故以含言羞者以美物進也餘月無薦果之文
以此果先成故特記之其實諸果皆薦黍火穀難雜也

游北別奉 節

周禮校人以辨其屬趣馬以簡其節巫馬以治其疾馬
質以掌其量牧師以掌其地庾人以掌其閑圉人以掌

其養皆馬政也 是月也日長至 節

纂鄭云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節嗜欲定心
氣精不可散也無刑謂罪罰之事不可以聞方云齊戒

所以敬道萌陰也應氏云陰德安靜不可有所擾○初
清云晏爾雅云柔也內而掩身外而靜事皆是順時保

養以安定初生之柔陰成而無傷也

君子齊戒處 節

齊戒二字作主下皆其餘件也丘欲以掩身無隙為一
句對齊戒聲色對滋味此皆節內之嗜欲以定心節外

之嗜欲以定氣也 上節是謹于持身以防陰氣之生疾下節謹于行政以

防陰氣之生災丘云各節截不可以末句總承以上節
原有結語也○童云首節心氣二句不可分屬定心即
以養氣定氣即以平心還重心為主所以工夫亦從齊

戒爲本定心卽以還吾心本來清明之氣所以就是養氣工夫○既各節分則兩定字緊緊相對蓋定而後能靜正以調宴陰之初萌而聽其漸充長也定則是勿忘勿助的道理正扶陽抑陰意

纂鄭註云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群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也

鹿角解 節

纂方云鹿好群而相比陽類也夏至感陰而角解董言木別于革革也感微陰而榮故其華朝榮暮隕

可以居高明 節

人心氣局一平汗便壞了一生德業所以順時而以高遠之觀豁其胸襟山林天然之高明臺榭是人爲之高明

其日丙丁 節

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但莫不任肅純格也大全云萬物之繁植止乎此矣道子云繁植有林莽之象鄭云黃鍾所生三分去一林鍾亦謂之函鍾者以坤含洪言之也

溫風始至 節

纂鄭云夏至小正云六月鷹始擊應云涼氣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乎壁迎涼氣之微也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

已習于擊迎殺氣之微也螢一名卽照木氣之餘乘火而化離之明極于此故也

命漁師伐蛟 節

鄭云四者介類秋乃堅成周之八月夏之六月故出爭此蓋物賤之故云取鼃皮又可冒鼓

命澤人納財幣 節

材幣此時柔靱可作器物也

是月也命四監 節

纂初清云百縣不必依周制鄉遂講秦制凡屬秦地皆爲縣命四監至社稷之靈一氣說秋芻出自民間正是

令民咸出其力也 節

曰靈分內外看祈福總是足食貧居○此時尚未行祭特預爲養養之需耳

是月也命婦官 一節

以文明之時彰物采之辨黼黻文章着祭服黑黃赤着旗章郊雖而在天子而廟則諸侯大夫士俱有之故有貴賤等級○纂云旗重旌旗及章識也重識周禮事名婦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各家象其婦象又云貴隆賤殺日等隆非有餘殺非不足日給有等有給皆隨宜而度之故言度○馬氏曰上制之而下守之者法也古

為常而後循焉者故也非其質曰詐非其良曰偽不可以興土功 一節

纂卿云毋伐木為其未堅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驚則農稼稼穡故也持功者言土以受大雨澤安靜養物為功動之則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萬物作于春而氣主生長于夏而氣主養

三不可虛說兩無字方着人君言水潦以下言其故也舉大事已是搖養氣矣然未舉之先久待以妨神農是一舉而有二害也盛昌含養氣在中持功正是農神之事重云通節只重毋搖養氣蓋長養之氣原自發散的再一動搖則發洩無遺何以為後來生物之本凡神農將持功正娶此養氣為稼穡的生機而可搖動之乎

是月也土潤 節

周官曰雉氏掌殺草夏至而夷之

上潤二句是兩事行水從大雨時行來殺草兼燒與行水雨意熱湯從土潤澤暑來

纂言方曰土為火所蒸故潤潤則水勝火火辱焉

道子云周官雉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秋繼而夷之冬至而耕之若欲其化則以水火變之

此蓋資水火于天者○孔氏曰大雨行于所燒田中仍雍遏蓄之以清燒雜故曰行水雖燒水三件合即草爛而不復生是利于殺田中之草也疆土之強而不可化者

中央土

下文其帝其神及天子所居俱是四季土旺時事中央乃虛立之名耳

纂方云木化火火生土土生金土位正當在火後金前也周人兆黃帝于南郊迎土氣于季夏即此意

其蟲倮

人類之貴于羽毛鱗介猶土之貴于木火金水也孔云倮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道子曰想中國外夷人類原有此多種

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土無定位固不必調樂以為之主但宮有君象象土之獨尊于五行也土無專氣固不必倮氣以為之管但黃

鍾之宮為萬物之根本猶土為四時之權輿也○國語

云元律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其祀中霽祭先心

凡祭必先所勝此獨先心者土能生物故貴其相資而

不貴其相克歟

方氏曰五行之氣獨不迎土者以其爲中氣非自外至也

其日庚辛 節

國語云五日庚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大全云人至中而夷物至申而有成鄭云大呂所生三分去一

涼風至 節

用始行戮以鷹言若說人君順時令餘月物候中無此例

天子居總章左介

禮記月令

赤與白謂之章秋成之時其章總也故以名其堂

是月也以立秋 節

命將帥作總選士則人無不能于事屬兵則器無不習于用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熟以上纂方專任主天子言非有功不任而任之又欲其專有兩意自此至末雖一氣說下然兩以字句法相對文平而意串也以明好惡因所惡在不義見所好在義也○纂鄭云武人如環合屬有勇力者方云無以覆下謂之暴不能敬上謂之慢所詰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故曰以明好惡好惡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故曰順

是月也命有司 節

脩法制與移轉執單言自相照應中四平摠是制刑之嚴義也

勿清云雖命有司轉執然所戮者有罪未嘗及無辜也則義中有仁雖命理以端平然苟或尚刑斷之必嚴未嘗失出也則仁中有義

命理曠傷察制 節

立法欲人不致犯故用嚴至于實落用刑處又自有法中之仁審斷決二句串着端無偏枉平無刻深審若意論慎測等是也此節摠見恤刑之恕仁也或疑末二句非恕然必曰戮有罪則不及無辜矣嚴斷刑則不敢輕易矣豈非仁乎

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末節推所以嚴而後恕者扶陽抑陰之意○既曰始肅則人君亦宜漸漸致嚴豈可驟然就肅了肅殺之量後來將何可加乎○意意不必作饒之講道子

纂云天氣嚴急順天者亦當嚴急而不可寬緩羸有寬緩意未妥

是月也農乃登穀 節

寢廟絕上見奉先之孝下見恤民之仁○秋嘗之後一

歲之積儲全在此時水潦以上是儲蓄脩宮室三句是固民居無非為收歛計

纂云稷為五穀之長故特以穀名農官曰后稷土穀神曰社稷皆此意○應云前此暑氣發舒則脩利隄防無有障塞此則秋氣收歛則全隄防謹壅塞雖一通一障不同為民德也一也

其日庚辛

節

國語五間南昌贊陽秀也大全陳云氣至南而化行于西而成西所以成南而行爾鄭云太簇所生三分去一南昌亦謂之南事者以成南為事故也

育風至

節

纂鄭云夏小正九月丹鳥羞白鳥孔云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丹良也白鳥蚊蚋也言丹鳥以蚊蚋為珍羞也大全方云育者開暗之稱酉為闔戶之月故其風亦謂闔闔風

是月也養耆老

節

耆老無貴賤言几杖以養君子廢與粥疏食也飲以養陽食以養陰美品也俱以養小人

乃命司服

節

五箇有字通以自然者言工夫却在具飭與必循其故

上冠帶蒙上帶言冠以稱此服者帶以束此服者既曰有常則亦當具飭而循故矣揔是要欲先王之法服恐制久人玩而有新異之好也文繡三句以祭服言餘皆雜服衣有山龍華蟲火宗彝五者之繪蒙有粉藻黼黻之繡玄冕衮冕舉極小極大者言中間尚有七章五章三章之等也衣取諸乾而長裳取諸坤而短

乃命有司中嚴百刑

節

中嚴是一意斬殺以下是一意蓋嚴而又欲其當也此嚴字實是嚴肅非前月慎重之解

纂孔云杜謂違法曲斷主在上者撻謂有理不伸是在

下者不當謂應輕反重應重反輕使斬殺不當則以枉撻故也斬者必殺殺者未必斬

是月也乃命宰祝

節

視按瞻全說在牲上察量則以牲合于所祭之神如辛勳從陰陽蘭栗握尺從尊卑也備是總舉五者當是事恰好其字乃顧望而逆料之詞此為大饗與嘗說當云上帝之尊且然况祖考之親者乎註群神無謂

纂鄭云太宰太祝掌祭祀之官

天子乃難

節

纂鄭云此難難陽氣王居明堂禮云仲秋九門磔獮以

發陳氣樂止疾疫勿清云難以去瘴者煩鬱之陳氣達秋月清涼之氣于民間也大嘗麻者以金勝木也勝所以治之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 節

纂鄭云為民將入物當藏也王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無罹其災

三節雖三事意各相承此歛藏而為穀說城廓都邑安其居為國儲也實管園倉見家給人足之象也萊以助穀之不足麥以續新穀之未升務勸種是君臣汲汲恐穀不足以充民之食而多方補湊之此重本之深慮也

乃命有司 節

纂鄭云詩云我有旨蓄亦以御冬不特菜而已故云麥積聚孟秋物初成故百官始收歛此則物既成而收歛更不可緩也

乃勸種麥 節

纂方云麥以秋種夏穫年利甚遲恐民之情故特勸之而罰不督也

是月也日夜 節

纂鄭云周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辰見九月

初也天根見九月末也此云水竭非也道子曰鄭君獨不見始字耶孔氏曰雷是陽氣主動不惟地中潛伏而已十一月一陽初生復卦用事震下坤上是動于地下從此月始陽主生陰主殺言陰之夷物至此告酷也浸如水之浸日加益也

是月也易闢市 節

纂方云貨賄以時而納之待時而出之更為出納各從其便故曰以便民事遂者遂其志之所欲為也

易闢市最重下文分二比後段比前段進一步說曰四方集遠鄉至是不止來商旅曰百事遂不止便民事責屬四方賦屬遠鄉貢賦雖常職然闢市留難未有不遲遲愆期者也賦者五百里甸服納總納銓納結納粟納米之職貢者侯服至荒服貢金貢錫貢絺貢鹽等之職凡舉大事毋違 節

纂方曰凡物有數皆出陽而入陰人君舉事不可逆此大數數之所運為時時之所從為類必順陰陽之時而無違慎因陰陽之類而無變也

此節要着箇慎字大數在天而因之存乎人因時在人而因之斟酌在王心慎因者于順時舉事中詳審量度兢兢業業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固不先時而不舉亦不

因時該舉此事而輕易妄動也

鄭云土功等事季夏戒之孟秋乃征伐此自禁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于中為之戒焉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

節

國語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陳云陰至戌而盛陽至戌而不厭鄭云夾鍾所生三分去

鴻雁來賓

節

纂鄭云來賓言止客止未去也國語云雀入于海為蛤

桃桐華于陽月故不言有桃紅桐白不若菊之黃應陰

之感道于云還是土貫四時而為金之母若依秋令則

白為正矣

節

是月也申嚴號令纂鄭云會猶聚也方云藏冬事也內以會之則存乎秋

不先會則冬無所藏也○孔云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

得宜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此正與發倉廩等相應

申嚴承前月號令即務內之令此特順時閉藏耳使有

順時發散意

節

乃命家宰愚謂一節皆命辭備收句便含下二項舉要含收藏意

兼量入為出說國用與祀典皆重事故勉之祇敬必飭

此句當于祇敬處畧斷力即指事與心飭者極其謹極

其一之謂○纂鄭云祇亦敬也

纂方云命家宰者以國用制于冢宰而司師之掌耕耨

王藉又祿于天官故也要謂多少之總數猶宰夫之治

要司會之月要舉之將以制國用也以神倉故須敬而

又敬必使飭正

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以上單說時候下方是王政

雨露生物霜以成物百工興事造業以具人器亦有成

物之功焉天地既成人功不可休乎且將効功于孟冬

而此時豈可以不休也鄭云總聚也猶猥卒也書云厥

民隩幽風入此室處

上丁命樂正

為饗嘗也

是月也大饗帝犧牲之備也有日則精誠之備也亦有日庶無愧于天

親乎

合諸侯制百縣

節

為來歲三字貫下二項受曆明時第一要務其大者若

貢稅諸侯甸各國取之民間者受之法無使剋下貢職
皆各國獻于王朝者受之度無使慢上按義云稅法有
輕重貢數有多寡又以道里遠近定稅貢之期土地所
宜定稅貢之物摠以給郊廟重事不可拮据而有所私
也○纂方云諸侯有君道言合者自外而合之于內也
百縣全乎臣乃有上下之別焉故曰制摠之為來歲兩
大事而合且制之也所貢之物各有職故謂貢職土地
所宜若周官男服貢器物衛服貢財物之類遠近者以
詳責近以畧責遠也○道子云無有所私如云一人非
有賴也之說

是月也天子乃教

二節

三十二

周禮司馬職云旗物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後正書者司
常大閱所建司馬職王與諸侯而下有不同故用旁書
別之

纂言命僕及七騶節鄭云司馬職曰仲秋敎治兵如軍
旅之陳辨旗物之用凡九旗以帛為之者七始于大常
而終于旐以羽為之者一全羽為旐而析羽為旌言旌
旅包其餘也周禮司常云王建日月之大常諸侯建交
龍之旂孤卿建通帛之旌大夫士建雜帛之物師都建
熊席之旗州里建鳥華之旗縣鄙建旐道車建旐旂車

載旌皮車以革車為正倅車為副田車以木車為正佐
車為副依尊卑而後者也周禮掌大師田則張幕幕又
有屏司徒職施十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故摠
朴而誓即夏楚也

與車攻言因田獵而選車徒意同

軍法即寓于秋獮之中教于二字可玩田以獲利武以
効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亦先王之深心也纂方五
戎馬政正是教于田獵命僕節在未獵之先祭禽在既
獵之後習戎班馬却在方獵之時天子親弓矢之後諸
侯至百姓皆以次而獵焉政政即于此而行矣首節豫
言其法下則纂始終而詳言之

三十三

命僕及七騶

節

僕與七騶皆掌乘之官咸駕備馳驅之用旌旐備指示
之用授車以級循尊卑之等整設屏外見行列之齊設
扑而摠之示有事于教無事于刑也誓則欲其不犯命
焉必北面則以田主殺陰事故也愚謂天子在內故北
面○纂馬云仲夏班馬政以養為主此以教御為主天
子御者僕也為諸侯及群臣御者七騶也設于軍門屏
外東西廂以為行陣

蟄蟲咸俯

節

陽氣漸沉故垂頭向下以隨陽氣墜謂塗閉之碎地上陰殺已至

收祿秩之 節

春夏陽氣寬舒 人主恩賜暫行寬假今則收之

是月也天子乃以大嘗 節

纂鄭云大嘗稻以金合金也合所以和之

其日壬祭 節

國語六開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陳云始事者陽勿法者陰陽倡而陰應之鄭云姑洗所生三分去一

是月也命太史 節

禮記集說

三十四

此月萬寶告成登龜入策之時故繫其器習其理以待來歲之用重占字審字要見世間之數都是一理有理而後有此幾無理造幾不出理又不在玄虛只在人心明理者先從已心上始得絲文易卦本體

纂方云物有繫則祿作以血厭其變焉除繫猶治亂日亂周禮龜人上春釁寅月也秦則以此月為歲首故繫是察阿黨 節

文清云人官工獄吏之事多半是險薄者所以阿黨之弊因之而起故察之重民命也

纂鄭云阿黨定治獄吏以私恩曲撓謂為也馬云曲承

曰阿私附曰黨孔氏曰察之則下犯罪之人獄吏自不能掩閉掩者自上掩閉者自上閉之

是月也天子始裘

周禮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率秋獻功裘功裘以待頒賜下三節因此而發

命百官謹蓋藏 節

在官則蓋藏無不謹民間則積聚無不斂在內則坏城郭等在外則固封疆等皆人事之閉藏也

坏城郭 節

陸氏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修鍵閉而管籥不慎固封疆而邊竟不備完要塞謹關梁而後徑不塞總無益也

三十五

故要處處周密

固封疆 節

纂云固封疆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庶衆之守法也一節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有備無患使天下日受安寧之福而不自知正是脩德要務立國根本也此亦是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

是月也命工師 節

誠字最重祭器之按度誠也用器之不淫誠也兩項俱功緻誠也情是不誠之情弊也考工只考得一箇誠

纂鄭云不當取材美而器不堅也方云按據此以驗彼近取諸身而手有寸長短之數所起也是為度遠取諸物而未有黍多少之數所起也是為程鄭云程為器所容也功至者功之至其用功無所不極也然不可過過則淫巧

是月也大飲烝

題外有慰勞慰免意因烝宴臣酬今歲之功以鼓來年之勤職也因祭息民暢其一日之樂以養三時之精力也道子

天子乃祈來年

節

若勞農合下節當云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歲功畢成物之可薦者衆君子可以飲酒宴樂矣天子諸侯與其群臣飲酒于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于他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房烝是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酒雖饗而用有烝矣幽風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諸侯大飲之詩纂方云祈來年詩所謂興嗣歲也陽生于子故子月祈之慰三農之勞易曰勞乎坎是矣○道子曰依季冬止祭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則此月天宗五方之帝亦在其內當與六宗

並舉也

天子乃命將帥

節

武官其道故講之便明射御言其事故習之使熟力則相抵而已故言角

是月也乃命水虞

節

纂馬曰先王之世川有衡澤有虞皆為之厲禁以平其守而共其食以時入之頒其餘于下民豈創下益上者哉

其日壬癸其帝

節

國語元律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黃之為色則陰之值鍾之為器則陰之聚陰盛而極則陽生之矣陰盛而止則陽散之矣由陰終于亥而陽乃生于子也鄭云黃鍾者律之始也

飭死事

纂方云豈非放大閱故然乎朱子曰三字呂氏春秋淮南子時則訓庚月令並無當作衍文

命有司

二節

纂方曰而者汝有司之辭蓋運閉之時以示人者存乎天機閉之事以奉天者存乎人故以命有司為閉之事不固則是發天地之房矣馬云房者物之所止而藏焉

者自內漸外曰沮以下連上為泄當藏而反出如水之沮泄漏也

此時天地壅蔽萬物不使宜露與房舍相似也此月又名為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也寒氣一泄溫必乘之聲死民疫所必由矣

是月也命奄尹 節

申宮令作顛審門閭二句以地言省婦事無得淫以人言雖有二句以人之自外入者言宮令是陰教故于盛陰之月命之

乃命大酋 節

酒以薦馨香與燕饗故重其事末句際照六必字一正一反意一節多是命詞

天子命有司 節

天一生水則一陽初動時乃水之生氣所本迎其德而祀之通欲來歲無水旱之患

纂云大川江河淮濟之類名源者江發于岷山河發于崑崙淮發于桐柏濟發于汎水之類此月水歸于澤而復其本源故祭之

山林藪澤 節

榛栗山林之疏食也菱芡藪澤之疏食也。幼清云農

隙之時不妨取野物以益其食但採擇弋獵非農所習故野虞教之。道子云農家田里樹畜得之良難今此自然之利不待用力而得者故可稍寬之但禁其分子之外者耳

是月也日短至 節

纂鄭云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芽也馬云冬至日諸生蕩言陽之來足以勝陰夏死生分言陰之來不過與陽為敵而已

君子齊戒處 節

陽者上天一元之氣到來復之時猶然難定所以養陽之功宜重安形性即定心氣也是保一身之微陽事欲靜即無刑也是保天地之微陽此是致中和位育之實理

幼清云此言待陰陽之所定者陽欲進而陰不能阻喜之也仲夏言暑陰之所成言陰之進而不言陽之不能阻閱之也道子曰君子到底只要扶陽

芸始生 節

麋多欲而善逐陰類也感陽生而角解 荔挺馬薹也水泉動潤上行蚓在穴屈首下向陽氣動則宛而上首故結而屈也麋澤獸為陰鹿山獸為陽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鄭曰此其堅成之極時

是月也可以罷節

方云陽實陰虛是月陰消而陽長一切曠官虛器罷而去之應天地之實也

其日壬祭其帝顓頊

國語元間大呂宜中氣也大全云是為陰律之始則陰之所以配陽而行者于是為大鄭云樂賓所生三分益

一〇陳氏摠律呂云陽道體變以始物故每律異名陰道體常以効法故止于三鍾三呂而已陽律從黃鍾順

數以生之序進之陰呂從大呂逆數以成之序退之也分之則律言其用呂言其體合之皆所以述氣而已

命有司大難節

大難是一事旁磬是一事出土牛是一事

方云牛土畜又以土為之用水用事之極欲勝水者必以土迎為入送為出送寒氣故以出言

征鳥厲疾

鄭云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孔云即鵠鳩鷹隼之屬也

乃畢山川之祀節

此是備舉告成之禮重一畢字王者報合一歲功之至此始悉盡無遺山川有生物之功大臣贊相于四時神祇調燮于一歲

鄭云歲功成于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道于云此說于畢字辭寬透仲春既云祭四海大川名源則此月山川亦其畢者耳故曰畢

是月也命漁師節

道子云此與薦鮪節應

令告民出節

詩云十千維耦先王欲聯屬其民故鄉則有比遠則有

僭軍則有伍學則有朋耕則有耦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大合吹通以吹言因合族而舉此盛樂也

纂鄭云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

說小人樂

是月也日窮于次節

日月星辰皆役其故處則今歲終而來歲又始矣以下專農供祀等皆豫為更始計也

纂方云歲者數之所積而成也數之終乃所以為歲之始兩句亦互相備也鄭云專為農民之心豫有志于耕

穆之事後役之恐志散失業也故戒之小戴記以專而
并在更始節內有理

大金陵云終言幾無終之辭也頌言且無殆之辭也道
子云此二句見如環之意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 節

愚謂待字宜字德見斟酌變通不膠一定之妙用飭以
應其變而人道定于下論以防其差而天道明于上孟
春有守典奉法司天之命此又酌國典時令之宜王者
勤政授時之意慎終敬始之心真如天地之元氣流行
于四時而不已也○纂鄭云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
道子云周禮正歲則六官各以法警戒群吏謂寅月故
此月辨飭之與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
也幼清云時令雖變而從宜然無一不出于國典故先
飭其一定而後商確變遷也

乃命太史 節

外神之至尊者賦外臣之大者

鄭云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者國有小大大者出多小
者出少饗獻也諸侯有君道令出牲與王共事天地也
泛言諸侯同姓異姓俱在

乃命同姓 節

內祭則親臣供之乃天子自命非臣下所得次而賦焉
者也

命宰歷卿大夫 節

羣祀則諸臣民供之土田總卿大夫至于庶人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 節

以上諸項雖諸臣作領而財賦總是民力總結之見民
力之曾存而有以盡四表之懷心矣道子又云仰酬高
厚報君親人心所同所賦不必豐而人人徧賦之見天
子令人人各展其報友之心而一人不專掠美以祈福
也國語云獨共不侵亦此意

禮記集說卷之四

卷之四

月令終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之爲世子

節

雞鳴以下不但註出三朝更于禮文中想見文王頃刻不忍忘親之心止于孝也若云惟日不足大覺有章鄭云三皆曰朝以其禮同

其有不安節

節

劉氏云心有所懼則憂形于色亟欲侍親則履不能正不能二字極可玩

武王帥而行之

節

禮之同不能不帥情已盡故不敢有加正見繼述之善

武王世子

武王世子

武王世子

武王世子

不飲遵行故事則武王之志荒矣此句正是贊文王處道子云大全莊氏謂天下之理惟極其至則不可復加

正與吾意合

節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憂矣

節

長樂劉氏曰聖人生而知之自誠而明者罔非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焉是以寢寐所萌與天地合與鬼神契則其脩短得以自主幼清云周末有一等雜書之言不足深信道子云今既入經當用劉說

成王幼不能蒞作

節

踐祚指成王周公特相之耳周公以下七字爲一句父

子君臣長幼重子臣幼邊而治之下當云不但以已相

成王而天下治抑且以其子善成王而身脩雖兩事而

意相承非世子而抗之不疑僭乎蓋默寓長善之意于

成王也非其過而撻之不疑忍乎蓋默寓救失之意于

成王也未旬全與伯禽無干只重在教成王法祖意如

云世子之道何道也即文王之爲世子者也方云于伯

禽言法于成王言道者法則下之所守道則上之所揆

日錄云成王伯禽分錐君臣然以幼冲而日夕遊處則

情猶兄弟相親而善此實其機鄭氏云抗舉也

凡學世子

節

武王世子

武王世子

武王世子

武王世子

三節皆以必時作總舞則春夏于戈秋冬羽籥業則弦誦禮書多是必時處舞之以時也必有其地而又各有

其官業之以時也必有其官而又各有其地地與官帶

言只以時爲主○篇中只重世子觀一及字可見大凡

天時異則人之精神意氣亦有發舒收歛之不同必時

者相世子學士之精神意氣而鼓舞之則其理易入而

成就亦有機

節

小樂正學

節

東序則有教之所矣然不可無常職也學于學文有小

樂正篇師而又有贊之者則羽籥可知矣胥鼓句帶言

見不但贊小樂正而又贊族人之學南樂者也鄭氏曰
因時順氣其功易成也道子曰幼清解南字獨異詩云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謂二雅二南也天台陳氏曰詩以
南與雅合言南屬文明之方所謂治安之風也若以南
爲夷樂安得如詩所云不僭哉特與明註背不可從
春誦夏弦 節

然春夏不特于戈已也又有弦誦二者音節畧同教之
者官同而地亦同秋冬不特羽籥已也又有禮與書二
者其爲學術各異教之者官異而地亦異

典教之官春夏通而秋冬別者順陽交陰辨之義鄭云
禮記禮部 東文王世子

周王三代之學學書于有虞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
舞于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于殷之學功成治
定與已同也以上三節註

凡祭與養老乞言 節

祭以報本一事也因養老而乞善言一事也合語謂祭
養及鄉射諸禮至旅酬時人人得言說先王之法言合
會義理也一事也其間祭有灌獻之儀節養老乞言有
法德納言之儀節合語有旅酬言說之儀節日錄過到
大司成云小樂正教威儀以習其事則學者之才能未
必無優劣之異大樂正教篇章以明其理則學者之義

理未必無淺深之殊故大司成之官于東序之中而論
說之以致其誘掖獎勸使之相親而善也過下末節云
大司成之道甚尊矣侍坐者可不委曲致敬哉

大樂正學舞 節

命字與學字對命之以乞言也容節禮儀皆載在篇章
而有數大樂正不但學之命之而且授數比前稍進一
步論說卽上所授之數若非爲之論說則習其事不明
其義誦讀其言又不明其指歸與不學何異如此方與
下節侍坐及問有情但註中似在考校上微不合耳小
樂正大司成官不同也或謂容節或說義理教不同也
而皆于東序則其地同矣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 節

道子曰遠近至可以問爲句取其便于問也旣問負牆
不敢妨人之問也卽方問時亦不敢忘已之問也三致
敬也

凡學春官釋奠 三節

方云止言三時之官者春夏總一太師也習禮有禮之
先師習樂有樂之先師讀書有書之先師
三節通以什食爲主凡學凡始立學是釋奠因此而舉
合樂養老又是因釋奠而舉者也○夫什奠一也然時

教輕則不及先聖不用幣至諸侯始封立學方重其始而及先聖用幣然時教及始立學則不大合樂不養老必待天子視學方重其事而大合樂而養老釋奠之煩簡以時不同如此

首節凡學為句春為句此是詩書禮樂之官自致其尊道之心而默喻學者以敬道也乃是心教不可看淺了釋奠之意纂陳云先師德之小者親而不尊故其祭數先聖德之大者尊而不親故其祭疏

一國教化自此而始不得不加意隆重以端立教之本此亦是心教

鄭云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致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此謂先師之類勿清云若漢禮有高堂樂有制氏毛詩伏書皆是

大合樂與必有合不同乃季春之大合樂而天子率臣親往視之者也○童云歸重在養老見天子以孝治天下之心教世子及士也石林云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放重道也合樂教崇德也養老教致孝也三代盛時貴遊子弟皆能秉禮出封于外足以禦亂食采于內足以助治此道素行也

凡語于郊者

節

小學在郊語考其成也取聚廬說下三句乃其實也曲藝以下取聚以外者進其等是就其所考之中而升之以其序又就其所進之中而大之誓以待諸卻之矣又序進其等而樂之郊人遠之矣又令取爵以榮之摠見待儒士則賢與才兼收待藝士則法與恩並用皆造就之深思也陳氏云曲藝皆舊法也三而一有乃進恩也謂之郊人也于成均取爵恩也馬氏曰三或以見立賢之無方也勿清云郊人視彼鄉學以選士而得升為成均之俊士者相遠故曰遠之觀彼秀士得升于司徒之選士者相去亦尚遠故案上遠之二字而曰以及也道于此說亦新透而不合註

始立學者

節

因器而祭則不舞不授器是告神之簡其禮因器之祭而儻則一獻無介無語又禮賓之簡其禮

凡三王教世子

節

日錄曰禮樂交錯于中至末是一氣話再不可讀斷交錯二字正如樂斯二者樂則生矣其成也悻正如生則惡可已也恭敬曰溫文正如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恭敬由中達外乃是實德溫文但是就恭敬又見其氣象如此而字最可玩道子云此說宜得機勢

脩內二句分言禮樂之妙交錯二句合言禮樂之妙兩
相合謂交兩相雜謂錯俱是虛論其理是故以下方着
世子身上擇字便有交錯意註中特習之悅極似恭敬
溫文是發形之妙所以三王必以禮樂也是故以下極
言孰後尤景不必以內外分疏止要見渾合無間妙處
童云兩脩字最重交錯發形俱從脩來惟脩故成脩者
切磋琢磨去疵完純如消鎔陶成有許多着實工夫道
子云方氏論脩字極細云先王教人豈能責之以其所
無亦因其所有脩之俾勿壞而已眞山曰二者醞釀渾
暢相與無間故成馬氏曰溫以言其有容文以言其有
別目錄云是其成也但見生意油然而不可過天真自
動而不容已無強勉安排無非禮樂之順動矣

立太傅必傳

節

立字欲字指三王說首知字兼行在內只重在子臣一
邊欲其知句是養之意太傅二句方見養之之事前
後出入四句辭平而意不平又因傳而併及師保也下
隨以師保之事補之前後出入只要見無往而不得其
養不必拘定方所急要引出教喻德成意教喻屬知德
成屬行惟世子所藉于人者重故擇師不可不慎萬弗
可徒取備員引言只見四代使能三王慎師意于言外

見

一節中養字最重身教養也言教養也教以事而養不
聞于動慎其身而養不聞于靜如此養德之人而可不
慎運者乎眞山曰養者從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便
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他不過君臣父子之大倫而
已大傳以身教少傳以言教互相發也保則親也故言
入師則正也故曰出教以親長之事則知孝弟之德教
以君臣之事則知仁敬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保則
安護世子之身使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天下無身外
之道也鄭氏曰教而曰養者精漸成長之朱子曰涵育
薰陶以俟其自化

君子曰德

節

君子曰德句似士何事曰尚志君之謂也似大人之事
備矣如此想象便可迎刃而解○德成還重人倫說和
厚是虛道理若不是倫理上見他秩然有叙雍然不乖
何處見他德成要把禮樂合到人倫上方是教尊官正
國治一氣說總是虛論其效末句見雖未爲君而君道
已是在是矣泰云世子之名爲君子者曰和敬倫理之德
也幼清云受教者之德成則教者爲有功而教之道尊
隆教尊則所教之人能求賢審官而百官無不正官正

則君明臣良政事脩舉而其國無不治如此則人君之事備矣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

節

此節總是引言以起下節耳善成王是推周公抗法之意聞之以下又是信周公之決有此事以見其可為後世君父法也○細解之善成王以上已是說他迂身善君了又述所聞與之相形說以贊美之言善其君則不止于有益而迂其身則又不至于殺身凡為臣者能勉其難而況周公不為其所易乎然迂其身雖易而人未必能善君必周公之聖方綽綽有裕也然則非聖人孰能與于此哉日錄過下節云然成王何必迂曲以教之若此也蓋治人之責取之吾身必能為子以孝事父矣然後知子之所望于父者慈也則推其慈而後可以為人父能為幼以第事人矣然後下之所望于上者長人之有道也則推其道而後能使人今成王無為世子之處安望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哉故周公有大不得已焉蓋吾身獲迂曲之名而使吾君成莫大之善庶幾可為君父而使人矣

是故知為人子

節

秦云親則父尊則君言責之重有父二句言盡其責兩

有字着力能以君父道教其子而世子能君父天下是君不惟有一己之天下而且兼有世子之天下也道子云兼字看得好日錄云慎之如何盡君父之責不失尊親之道而已

之義也截首六句只要發出周公所以善成王意說周公只要引起君于世子歸重處全在末段君之于世子三句正與周公相形說言周公臣也非君父也成王君也非世子也尚委曲欲令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矧人君寔兼尊親之責者乎必大君盡君父之道以教其子而後世子可兼天下而君父之則成就世子異日之父君全在今日世子之君父必慎養纔謂之有君之尊有父之親○有父之親以下語勢甚惡必不可不慎養意須見得一不慎世子便不可以君父天下意兩節要着善成王與養世子的善養二字大凡教的工夫直致養的工夫便委曲深婉白文之義也義字乃明忠孝所以然之故而使之性焉安焉與之俱化也這纔是善成王處此段工夫豈不是養中得來教字替不得養字

行一物而三善

節

前每每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上節止說得臣子此節

特將其幼貫在 子之中說臣子處句句指着長幼此
叙事之妙體也此節無一句不說齒讓道子

二善皆得得字已屬在國治上了與後面得字不同觀
三箇國人可見國人指觀禮之百姓若誤認我字而以
爲同學之人隘矣齒讓是行一物長幼之節以上是得
三善故父在至親親正解惟世子而已一句父在斯爲
子而盡齒讓君在斯爲臣而齒讓若是乎一味齒讓而
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豈非三善皆得者惟
世子乎學爲父子三句卽教以齒讓也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得卽能齒讓也國治卽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等

句知其齒讓也末句正引言以見世子齒讓行而大化
成之謂也案與成分知行一有緊照下句謂一有大善
之人則萬國以貞矣與中庸註一有不誠同意註却把
一有做世子元良做德則末句不消指點矣
孔氏曰節不言兄在者世子無兄故也斯謂之臣者世
子于君雖曰君臣實異一義合也幼清曰得者謂于父
子君臣長幼之道無所失也王新安曰司業卽前童大
小樂正授數之詔也司成卽二傅師保之成德者石林
云乾始于元而終于貞世子有君道也體元之善則仁
以長人立事之幹則貞以及萬國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 節

大全陳云言世子而繼以正公族行法自貴者始也案
胡云正爲公族之所取正

庶子官雖掌國子之倅而此曰庶子之正于公族者却
單指宗室言觀下文何嘗有一事可收卿大夫士之子
在內者○要旨云孝弟二字作骨睦友弟之推子愛孝
之推雖好摠不若單以子愛屬父孝屬子睦友屬長弟
屬幼蓋上虛論而下責諸其人

其朝于公 節

其朝于公四字作總領下內朝外朝首節使之知一體
之誼敦大宗之翰次節使之知官守之嚴爲異姓之侶
第六節復拈出庶子治之正欲與司士爲之相對以足
上齒意耳每節首四其字正指公族方云北上則所尊
在內也

其在外朝 節

司士掌群臣之版正朝儀之位外朝正其職掌庶子則
就外朝時攝其同姓者耳三公而下皆其所司而以司
士名官司至于士則朝之所司者悉矣

其在宗廟之中 節

其在宗廟之中亦通管兩節末句當云位固同于外朝

矣然必以其爵蓋爵所以定位也事固授于宗人矣然必以其官蓋官所以治事也如此說覺層層有致

其登餞獻受爵 節

其登二字領下三項無事在堂下行此三禮則登自下而登也受爵先獻大之餞爲末文法逆數之耳上嗣是公族中適子之爲士者以亦庶子以之也

庶子治之 節

補內朝節意大全陸云司士爲之以禮恩也故庶子治之以義欲進齒一等方其以爵以官嫌齒太陵故也

若公與族燕 節

禮記意謂 公與父兄齒就接上兩句說有異姓膳宰相爲主賓而

公與族人則不在賓主之列而亦不復拘上下之分正可序齒也異姓二句爲此句而設以上篤親親之情族食句另看明親親之殺

其在軍 二節

上是庶子從君之師行而專其所守使神雖在外而常有所依下是庶子因君以事行而分其所守使君雖出外而若有其主

公若有出疆之政 節

正室諸父諸子諸孫皆公族之無事者太廟貴官貴室

下宮下室皆公官也上渾說而下分疏○幼清云按春秋傳諸侯始祖拜太廟群公稱官則昭穆四親廟爲貴官貴官中之室曰貴室親廟之外別立廟如魯仲子之宮則稱下宮而其中之室爲下室宮統言室則以官中之室言也道子云鉅背註不敢從而要其視諸說爲最長

公族其有死罪 節

陳氏曰君子公族孝弟睦友子愛以教善朝廟以教敬喪服以教哀燕食以致親官室之守以教忠計弔等以致義教之已盡而猶犯焉然後隨之以刑可也

獄成有司讞 節

不對走出春秋傳曰臣義而行不待命者此也

公族朝于內 節

明父子使昭穆之行不亂也

若外朝不以官則異姓之臣雖不言而能無心議之且以爲重私昭而撓公典今日體之所以曲體其不言之心也與下體百姓意同註未明○公與父兄齒則事父之道達于諸父事兄之道達于諸兄孝弟不自此而達乎孝愛之極其至故曰深見事生之道不若事死之爲至居安之節不若居危之爲難所以爲孝愛之深○正

室句君臣是影借字眼如云宗子有君道則庶子有臣道矣。讓者子弟讓父兄也

童云一節許多說話只求得公一團親愛的意思原其禮意是親愛也彰其賢德亦是親愛也正其名分亦是親愛也

五廟之孫 節

古者數句總上數節而推其官治之効官治有倫鄉方俱外不得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官治只說庶子盡職治字要着整齊有術約束惟謹主嚴以治說那國只指公族言鄉方方指百姓言見官治則不惟公族敦倫而一

禮記集說卷之五

十五

國之衆亦禮教于下也。秦云有倫尚未着在人上下衆字繞指公族言以次序而言曰倫以人所歸宿曰方二字意同日錄云公族之教如此特惠庶子非人曠官不治耳若其賢而稱職事無不治則孝弟睦友子愛之道大行父子長幼之倫家齊而國人足法矣邦國有倫以孝弟睦友爲人道父子長幼爲人倫而一國皆興仁興讓矣見庶子官所係之大

公族之罪 節

不以犯有司正術也私喪之也二句俱輕各重在下句

天子視學 節

道子云此應卜禘視學之禮若言始立學則太疏孔氏以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春合璧則太數矣教官致祭而天子不親者視學以觀禮爾非爲彼報也

此是始立學時事不然只祭先師而不及先聖矣行事至先聖處上虛下實本一事而相起說如崇四術一節口氣卒事及命見得先了却天子視學重道之念而後可養孝以化天下也

始之養也 節

道子云鄭氏以爲畢祭及命天子始往養老之地也陳註始立學甚無謂孔氏亦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有司卒事句當在下節與先老欲令老法停史之德行也設三老席于牖前南面而爲賓設五更席于西階下北面而爲衆賓尊卑秩然禮于是乎可行矣

適饌省醴 節

適饌正爲省醴與珍而設是一畢卽下愛之以敬處發味是一事卽下行之以禮處退倫是一事卽下修之以孝養處孝養二字纏綿說不平

反登歌清廟 節

歌語二者有互發意老更之談祀人倫多是天子以道德之音啓發他必他說得倫中一番意味出纔不負天

下歌清廟的盛心故曰以成之也語不是侈辭說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歌非娛耳合德音極致之妙理有此一句方見上下以德倫相成豈不是養老中極大的禮節

下管象舞

節

陳氏曰清廟所以著其德管象所以著其事舞大武所以著其功而又大合衆以興其事故感動如此

管舞在登歌後因歌不足以盡樂故及之而併言樂之感正位等在合語後因合語尚非躬行故及之而併言分之叙秦云當只說禮樂之義而不作効說方與紀之

禮記集說卷之四

十

以表相應○達神屬知興德屬行兩有字皆人心固有之懿也天子此番復歸南面老更復還北面是正君臣之位天子升自阼階老更降自西階是正貴賤之等馬氏曰神者藏于禮樂之中而不可知則管象舞武以達之德者藏于人情之間而不可見則管象舞以興之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

節

首二句作頌爲愛之五句之總慮字重暗與慎字相關映以仁截上是德之備也占之人一舉事二句言人之知也古之君子以下揭出慎字見慎終始而原人之所以知也引允命只證始終二字全重一慎字聖人

與下古之人古之君子只一人記事與舉事舉大事皆是養老文耳慮大在方行之時其意如此下五句註明六句俱可以孝弟作骨

一冊至文王世子終

禮記集說卷之四

十

下

禮記意評卷之二

東海道子朱泰禎著

閩漳門人連 鏞較正

禮運第九

昔者仲尼 節

此時孔子直以周公自任了是魯事日非不敢以制作自任而思謹禮以復周公之制作一謹禮則治道都完了未逮有志 意甚堅言君道無為之治雖不可追而臣道有為之威愈不可談

大道之行也 節

選賢與能即是天下為公故人不獨至為已皆是講信修睦抱是風俗之厚處大同同字正大道之行行字中間便字非着力字此節只要摹寫渾渾噩噩景象

今大道既隱 節

兵由此起截上是大道之隱天下為家五句緊論上下間迥然與前節相反了大人以下分三項世及是一項城郭是一項禮義至以功為已是一項內分紀人倫紀政事二比三項平說謹字直在六君子心上說者義伍件惣不外上文人倫政事此段正是三代英賢之所為也如也有三句反言以見必謹禮之意禮義二字不平禮中自有義也下文只說謹禮而首云以著其義可見

此節要想見英賢有為而孔子志之不可太說得衰婉了蓋升降特風會使然耳

章云謹字最吃緊上酌一代之氣運下酌民俗之便宜纔下忠質文損益之間難當不易所以此禮中之義足為倫政紀也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 節

禮之急從在執者去來夫子所答則禮之所以為急者也以承以治相挺說天禮以下正是承天治人處本于天三句禮之體見承天之道達于喪祭等禮之用見治人之情尚未着在人上故聖人二字方着實說以禮示之含承天道在內天下國家可得而正則人情無不治矣○列于鬼神乃法其屈伸往來之理耳註中就說祭字不消又說達于喪祭了敬即效法之效字

言偃復問曰夫子 節

極言欲盡前代之禮而悉言之也孰知夏商近代尚且無徵而不可盡况其他乎言外隱然有從周意見可盡者惟當代之禮耳之宋之杞處為句是指二書觀之即觀其義與等蓋義與等正禮之所在也

纂言云夏時坤乾非因之宋之杞而得之也謂夏殷之禮既不足證猶齊平日于他處得此二書因得以存其

便舉吾以是觀之是不滿之辭無非自慰耳
夫禮之効 節

人生未有禮先有飲食之性因性而動便是禮之質而
鬼神尚可格矣况于人乎猶若二字不可忽
後聖有作 節

此後聖因前代之未備而開物成務為法可傳也火利
是自然之利修者裁成輔相補造物之不及以前民用
也以養以事二句緊承上三項來
故玄酒在室 節

此雖是廟祭然有上神及承天等不妨泛說降上神先
祖意要重恐儀物不足以降之故明又肅人倫以人之
精神降之也神祖降則福祐自承福祐不可知而承受
之本已具即福者傳也之意要有一承字○周禮五禘
一曰泛禘二曰醴齊三曰盞齊四曰醢齊五曰沉齊慕
言云此處不用泛祭是禘祭禮又云此節是祭之初事
也合漢以上祭之中事也大祥以上祭之末事也自
初中至末祭禮大備故曰大成

作其祝號 節

祝號可另為一頭行上古中古之禮而是謂合莫行當
今之禮而是謂大祥兩股整對大成總承傳祝號之辭

兼古今之禮說不可遺了首句○禮不易成須萃上古
中古今時之精意而後成要之今世之大祥惟得古時
合冥之精神為之本而後文飾之以為大善則禮之所
自成又可知○余六始于古而成于今始于質而成于
文故曰大成○纂言云腥其俎是豚解謂解髀而兩肩
兩肋并脊脇凡七體也熟其穀謂體解而爛之不全熟
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肱三腕四脰五正脊六橫脊七長
脊八短脇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脰脊代脇則為十一
體也二句言天子諸侯朝踐用上豚解饋食用下體解

孔子曰嗚呼 節

此夫子志效魯東周而不得因就其僭禮處而嘆之一
原杞宋大祭之由見魯非王者之後不當郊一舉先王
制祭之法是魯為諸侯之爵不得郊言郊而稀可知矣
祝嘏莫敢易 節

祝嘏只替始終二字以經常之禮而創自古初自無可
易莫敢不必定是僭擬有一徇今之便好新之心便是
變易守古人之禮便是心古人之心此心便是福了
故仕於公曰臣 節

言臣僕之不同稱以迎維居齊齒者之非禮言喪昏之
不使以起衰裳入朝之非禮

故天子有田 節

制度以樽節限制言在三簡處字上見出處之得其法是制度也雖欲厚薄其間而不可得天子諸侯大夫之心亦安而爲之子孫者亦各享其分以自守見制度之得體處三子孫多就支脈說

纂言載應氏曰處者位置而區處之各得其宜陳氏云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 節

首句虛論大柄照末句自見五者正禮之功用見于政而君所恃以爲安者豈可須臾而不操此柄哉嫌微大率在名分上見鬼神只就人去於祀說制度註明仁義大率在倫理上辨此節當作一句讀

纂言云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斧斤之柄下明用禮爲柄之事朱子曰此解最善若註則是禮者國之大柄了依纂言則別嫌五句實就君身說更與末句覺有落其細解嫌謂似同而不同者以禮剖判之微謂可見而難見者以禮稽察之粗而長短廣狹之器數裁量稍有不定以禮稽察之精而親疎尊卑之等殺仁義所施輕重不一以禮辨別之君之執禮以爲柄者如此所以治其國之政使不亂安其君之位使不危也以下

極言君危政亂之禍見不可不以禮爲柄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 節

首句空提政字下詳政之所自出而君身所藉以安也庸禮二字註中偶引成語不必泥在敬字上見天在命字上見政命降四句觀於義于禘也發爵賜服于嘗也出田邑等可見○抱見君身必藏于天道之中乃爲得所政之敬地仁義與作制度俱以天道出之則萬物盡得其理而君身卽爲萬理管衛之身豈不甚固○興作者敬山川出財而備物立器以資民用也制度者敬宮室之制而考正制度以爲民防也

纂言云教命降于祭祖廟之時者是取法尊尊親親之仁義也降于祭山川之時者是取法山川所生可以興工作事也降于祭五祀之時者是取法戶灶門行中霤之各有制度也教命各于政事而有所取法是政皆出于禮矣是聖人所以遞護其身之牢固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 節

參並是工夫字以治政是推其意處存玩樂參並之事也禮序民治政治也然果何以見之天時地財父生師教卽天地鬼神之所存所樂也正用卽處之玩之也未句此正用又進了一步如云人君平日不能立于無過

之地則吾之一身尚未克正而道不能同乎天地智不能通乎鬼神四者自不能以正用之矣欲禮之厚而民之治豈可得哉朱子曰此節文法四換而其說參並處一節詳于一節實重聖人處一步緊于一步只是一氣貫到底下不得一句牽搭過文○纂言云正即禮也人君因天時以授人因地財以聚人因父生師教之人以爲己之民其用時用財用民一皆以正天下國家之禮而用之君身得立于無過之地者動皆以禮故也若不以禮則不免有過下節可鑒矣其過下節云君因天地人之自然而以禮用之則身得無過德既絕人而位又極尊故爲人所則所養所事而無則人養人事人之禮此禮既達于下則人皆愛其必能盡分不異歟也思其生以竊食偷生爲恥而能盡分不苟生也思字有千思百想意

故君者所明也 節

緊承上無過來見人君當正己以率物也朱子曰首三句各句以一正一反虛起故君則人三句甚言不能無過之失體反言以起下文故百姓至末實見得無過之君不徒自處之得而且爲臣民之表方得成其爲君則凡所以立于無過之地者可不講歟四故字文勢遍說

去無迴挽法

故用人之知 節

此雖憐才感心然却只在用以應卒說一云有詐之智纔有機變吾以誠心禦之消其詐而善用其智貪則以公心化之怒則以平心馴之就去取之中寓變化之意則天下併無偏才而現有棄物乎

故聖人耐以天下 節

此節以情字爲主大意言必治情而後天下中國可一必得義明利達思而後情可治必由禮而後義利與人忠去而入情可治曰解曰明曰達自聖人去治情說曰

禮記章句

修曰講曰尚曰去是天下中國之人各自治其情說重云治情以辟義爲主余曰信然蓋十義以外別無用情處即禮亦盡于此了信睦就是義中情趣爭奪不過反言之也難曰既重義何爲並數之蓋家天下人中國原是極治之象况曰耐曰必來勢甚雄故必須歷歷詳比跌出禮字方有力觀七典十對餘俱泛說可見

纂言云天下大本在干人情離合知其所以合則離者亦合矣一家如父子之相使一人如手足之相衛又云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惡者陰之情出于天然故勿學而能也慈孝良弟義聽者閨門之義惠順者卿黨之

義仁忠者朝廷之義故曰十義信則無所欺罔睦則有所顧省此皆和義利者義之和也爭而後奪奪而後殺患生亦有以弟摠見情我所固有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惟其合義而言利是以因利而生患制情立義與利去患納天下相安相養之中則自禮之外無餘說也

上節大略說知情以後治情之事此一節復實落邇說到知情上去見治情固必要使天下中國之人有禮然欲知其情又在君身先自知禮方見人之有禮者而可以窮其欲惡之美見人之非禮者而可以窮其欲惡之惡然後可以禮治情也

摠三節言家天下入中國是一層必知其情一段是一層所以治人七情一段是一層此三節又是一層逆推而上一步深似一步共有四層

故人者 節

纂言云故人者一節爲作則張本必以天地爲本而人者天地之德也必以陰陽爲端而人者陰陽之交也必以鬼神爲徒而人者鬼神之會也必以五行爲質而人者五行之秀氣也人之備道全美如此而可不治情乎全章摠見得人爲造時之最盡觀首末二節見人當踐

形盡性以道御情而無忤爾所生也蓋云造化有許多好處都是爲人而設所以合併在人身上去此說天地間人爲貴意極精透○首節德交會秀氣等俱指人說人就是天地之德不可云人具天地之德也交會二字要明析交就氣之流行說乃未生時會就體質之凝聚說乃既生時五行之秀氣見人之生獨靈於萬物而運用五行之意也當矣故二節三節言五行性情四節五節六節言五行功用根性情來也是爲人之資養于五行而說見人具理氣以生非小可者纂言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故須交氣與魄合然後成人故須會

故天秉陽 節

此承上五行之秀氣說天地之和同則五行之所始月之盈虧則五行之所運原其始而要其終可以見五行之妙矣只重得播五行一句○纂言云月有盈闕非如日星之晝夜常明故別言于後日星山川以言陰陽月之盈虧以言鬼神之屈伸也

五行之動 節

纂言云動者運轉而不一也後丘說四平亦從纂言偷得承上播五行于四時來迭還二字全是五行之和處相竭是五行之各循其序分之一定而不移也相本

處見五行互爲其根命之流行而不已也愚以謂相媾
便見爲本處矣下句五行之運于四時而爲十二月者
不可三平丘云首一句作惣下文五行五穀五味五色
通是五行之動處還相本還相官還相爲實通是迭相
期似未安丘意蓋以本節句法不類而且與下數節相
類故也愚以上略下詳則本節對不對皆可而且不失
爲下數節綱領也若四節平對非本章闡發五行之意
矣竭泉本終始不窮其生機亦不窮故足爲物用之本
五穀六律 節

五行感而爲五穀數實陰陽之六律而爲十二月之管
五味六和 節

二節依慕言則三節天然一例何必支離且十二章出
自虞廷何嘗一毫杜撰况律也和也章也件件陰陽各
六與首節陰陽末節五行兼陰陽等俱有情豈月林未
見此耶二段與上節句法同而解不同蓋六律在五穀
之外且陰陽各六則已備十二之管矣此處六和即五
味中加滑甘十二食却泛言十二月所食之物矣六章
亦然當二節另爲一例終不着慕言云五味酸苦其辛
鹹也六和十二食不知其品亦必溫熱有六和寒涼有
六和共爲十二食也五色青赤黃白黑也六章十二衣

謂衣纈六章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也裳
繡六章宗彝一藻二火三粉米四黼五黻六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 節

天地定位聖人成能代天意而運天工是天地不過軀
殼而人爲性靈矣非心乎五行運其虛氣而聖人發揮
其實理以仁義禮智信配之如物在中而緒見乎外非
端乎心字應前德字端字應前陰陽等三句首節只說
人之稟受就造化之鍾鑄乎人造化是活的人是受鑄
的此說出心端二字則世間靈妙變化參贊位育的機
關天地做不成的事人去倣五行造不出的物人去造
人是活的造化是呆的方見人爲異然皆是實理所爲
惣來只完得一個德字故曰天地之德盡之○首二句
欲人踐形定性末句欲人以道御情而生只頂味穀色
○慕言云探其本則穀爲微妙故特言別要其用則食
爲急故虛說居第二節而此處首及之

故聖人作則 節

作則惣起以天地爲本九句作則之事四靈句作則之
應下覆說其理之必然有許多善處要知作則與行政
不同政行去未必皆善則者萬事萬物之定準而所作
者件件皆法程了○爲本句從參並節來可舉則禮序

民治等可想為端從美惡皆在其心節來陰陽在動作
威儀上為柄從前四時來日星從前垂日星字面來二
字用為量前從前十二月等來勸刻藝者指民功言為
徒從穀以降命來如郊社祖廟山川五祀每歲必行則
穀地興作等政亦每歲必舉故曰可守為齊從五穀五
味五色等來五行周而復始則吾之政事亦變而不窮
可守可復二事字皆指人君政事說為器從前大柄來
事行兼君民之事言為田從知情僻義明利達患說來
典者皆得禮而治也有歸宿意即由義趨利等也飲食

兼君民

十三

纂言云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
政治也四靈其徵應也聖人作則必推其所法以通其
所治然後有所致矣大根本之先立者曰本開端造
始之可見者曰端當推操柄之可握者在四時大具執
規炎帝執衡之屬是也以日星之次舍分時合如綱有
縱以分其目視晦朔以課事功如物有量以揆其平鬼
神布列于天地之間造化之用也慘舒消息相須並行
曰徒五行變合于陰陽之內造化之體也食被別穀不
昧其所主曰質有其質而無其具則善不能以自遠故
因其自然固有之禮義以為之器而品節防範之道無

不周有其器而無其地則功無可施故因其可與為善
之人情以為之田而修治墾除之功無不至孔氏曰用
禮義以耕于人情如治田之有器也四靈變化而有神
者曰畜則德之所感可知矣自月以為量以後換以字
在下者見為本為端為柄為紐之後于是月以我而得
為量鬼神得我而後得為徒他倣此朱道子曰只解此
二句妙極矣恐禮義人情處必須著工夫上說難以例
看○又云藝極也一云藝者言各當其材也道子以為
奇甚而不可從考成也器利則事成也典主也田無主
則荒也此解快極妙極左傳云國有典主藝極者亦從
春秋貢賦無藝來

春秋貢賦無藝來

何謂四靈 節

方氏曰麟兼仁厚鳳識治亂龜知吉凶龍能變化靈字
正其德也故其類從之

故先王秉耒耨 節

纂言云設制度以上諸事既並用上筮故國必有禮也
國既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官既有御故百事各有職
主而凡所行禮皆有次第也與道子不重祭祀之說最
合蓋纂言之意根本上人情不失來故極言卜筮造置之
事制度謂造官室城隍車旗之屬

設制度截上是先王祭盡其道下是衆善所由倚重制度句是上下文大旨設字尤重制度在禮而設正匠畫在先王之心所詳列出來所以能使國有定禮可守而

故先王思禮

節

首句提一思字急急發揮他一片達禮熱腸五個所以字正祭禮中所藏之義也定天位使人知天之尊而不敢褻也本仁根其仁愛祖考之心而出也本事者戶灶以本其出入烹飪之事門行中霄本其往來闔闔光明之事也廟朝學諸臣實有講明工夫前後左右不重設官只起王中二字心無爲是真正不累于物不牽于私非過文語也守字緊接心字也見人君爲達禮教計而舉祭不若設官之專設官又不若身教之切一段段說來單爲守正一句要玩守字王心乃禮教所自出守者時時操持至正是本初無物之衷就是未發已發之中和氣象萬理之根苗也于此時而工夫吃緊守得定無私欲遷流之擾禮發出來方真而纔能四達下文効驗

皆是此念所感動的曰義修禮藏者有至正之心所以事事之修飭皆合宜也禮何以藏正則虛虛則萬理合蓄禮行特其含蓄之顯設者耳

纂言云患禮不達患下之不信也五祀制度所出推之可以治天下之事故曰本事不詳却于未然故前巫言行紀于既動故後史卜筮以除其疑譬伯以養其和隨在隨人各効其用則王之一心常在中間好無作爲事物不撓而得以守其至正也至正謂不偏之極心不着于四旁是寂然不動性之正也

政禮齊於郊

節

纂言解正法則謂有制以正法有度以正則也受職可極感神也孝慈二句感人也孝慈服言出于心安意肯而服帖之極也義字即上條五個所以字禮則本條四個禮字自字極不可忽前五所以字及四禮字已含義修禮藏了至格神人後方打轉結之故自二字極得贊嘆情味富熟玩註由此觀之四字紉絕通節言外多要根守正之心來○纂言云修者整葺無虧闕也藏謂在于其中能知五者祭祀之宜禮在其中矣蓋行其禮而不知其義者有之未有知其義而不能其禮者也此解快絕

是故夫禮 二節

兩節合來只重得其居人也曰義一句見禮之源頭極遠蓋先王合下便見得太一之理則人事所從來之理而本以降命使與人無不宜下節本天動地等正是本太一居人之着實處舊云上節重前而輕降命句是承天道下節輕前而重居人句見治人之情覺太板○纂言云太一調大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輕清重濁天地之自分也

首句不可斷氣脈至鬼神方住抱形容得一個太一其降曰命方着聖人制作纔入得註中高卑貴賤吉凶刑賞等末句官字方發得本字意足○上下異位曰分動靜相生曰轉消息不常曰變屈伸不一曰列隱隱然肇自然之禮制矣聖王制禮以降于天下其名謂之曰命有頒示曉諭使人遵守之意焉而豈自爲之哉皆至于法天而已兩句呼吸甚緊夫字即天地陰陽四時鬼神而皆太一之分布可見禮必本于太乙○纂言云上言本于太一而爲天地見一之有兩也下曰本于天動而之地見兩之本一也○鬼神者造化之迹陳列于萬物禮之陳列于萬事亦然然禮之從時而變即吉禮有四而之坐凶禮之恩禮節權皆法四時是變而從時也

協于分藝即轉而爲陰陽也分分別也藝才能也陰陽二者之別各有所能而故禮之各有分藝與之相合也儀文爲禮在人知其所以然之理爲義則而之事即列而爲鬼神也變而從時即變而爲四時也兩之字當作往字解并下從字于字若傳送造物之理于人身于居人二字極有情註中牽引前章太着相宜懇映發乃佳夫禮既一一取法于造化如此宜若涉于天道之遠而不切于人事之常也然其在人也則謂之義焉曰義則無非人事之當然矣何以見之試觀其行禮之具則以貨力皆人之所能盡所行之禮則爲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又皆人之所當爲何曾遠人以爲道哉可見其居人也曰義而制禮者必當本乎太一也

故禮義也者 一節

義在禮中觀上二節可例見大端句提起下三所以字正是大端處端者乃管攝人的機發處也以此端入于身心使人實念固而不浮此端貫于幽明使人本性慊而無憾此端徹于夫人使人性情之道共由而不阻礙這禮分明是天下之達道也豈不是大端知字要講得溪細併身體力行亦在知內不可已修齊治平固不出之不敢須臾離故身安而國可保也

纂言云三所以始言敬身申言明倫終言盡性至性三者皆禮義之功又云譬如水穴溝口上受原泉下注川流者也纂言合下節爲一章云其品有四不見于禮者聖人也厚于禮者君子也薄于禮者小人也去禮者壞其國喪其家亡其身之下愚不肖也

纂言云順人情三字爲此條之體與自此至終皆首演此順字之意

故禮之於人也 節

首二句語意未佳正是要起下文兩以字着實要緊須見人無定品猶酒無定味隨人自取藥以醖醱之耳朱子曰又要見無禁斷不成其爲酒無禮斷不成其爲人君子小人不拘厚薄都是缺他不得既缺他不得奈何人取其厚而我其自取其薄乎

故聖王修義之柄 節

十三節爲一章只重一修字下文陳講本備皆修也修非于性外索一道理即于天性中固有之理開導整頓一番惟修性以治情所以人心世道無不順末云修禮以達義爲順之實可見大順之來只是一個修禮而使義之達體信特言其修之之心直實耳
首節義之柄禮之序文平而意串撮治情之大槩言之

故人情節是聖王不得不治如農夫百畝之責萬萬不可離者耕種聚安皆從治田上借來字眼修陳講本捕皆指望王五之字皆指人情○須知禮義爲治情之大端而學之稱稱此仁之聚聚此樂之安安此也故首句提綱只言兩者

以耕句修禮之儀文教以執持則情不蕩熾猶秉耒之不至荒蕪也禮必有義雖習行其事文必敷陳其義使明于所以然則通曉理趣而善端滋長猶布種而漸生萌芽也下學仁樂俱以禮義實方聯絡識者窺千里之奧而慎思審問以求其一是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仁揔百行萬善之全而滋養培治以豐其成猶穫之收取無遺也樂其音律舞踏之節而動盪發越以宣其和猶既穫之餘安坐以食而醴醕自如也

纂言云學者格物致知之智義以學而後其義精仁以樂而後其仁熟

三節申言禮義仁其道相須而至大故治情不可偏廢也禮中有義義中有仁要者他逐節環生之妙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 節

實字不必泥作定制只作虛實之實者何以見之觀下禮以義起是未有禮之先禮固悉裁于義既有禮之後

義又悉寓于禮于是凡之制度儀節而前所謂義者全皆有實迹而可據矣非義之實乎

義者藝之分 節

藝者乃處事之才能不可就當事字首二句虛虛註個義字協于藝是好而制事講于仁是內而制心方說義之作用如此即此是得義之工夫隱隱脫卸到末句了強字只是有裁割斷制之能無委靡退托之習與下文尊字及兩節得之字俱就下人說註中俱就人君說却與治情章旨大背

仁者義之本也 節

有仁自然生出義來豈不是義之本根心一仁念念皆和順了豈不是順之體質蓋義不過仁所發見之委而本可知順不過仁所可見之用而體可知得之有工夫尊亦在民情上見其挾飛善之長為天下之表自有不勢分而尊者矣方與治情意計

纂言云藝謂所能之事即禮也禮為六藝之一禮之外別所宜者為義故曰藝之分仁者全體節如竹之節義制各有限則者為義故曰仁之節發強剛毅足以有執故曰強譬之木然各有枝節者為義共一根本者為仁故曰義之本順者行事順乎天理如發音中節之和由

全體之中發為大用之和體之中仁世用之和順也此節照序順推出來便有順達之意象了急急要引出個順來以終治情之効曰為禮不本于義可見義是禮中所寓之精義而陳義之註太淺矣

安之以樂 節

朱子曰四體三句雖是借充盈字面是達順光景然就一人之肥說起見情治之後辟益潤身自此而家而國而曰天下方是達順有本何必作譬喻說

君不姑息而以賞罰正其臣臣不務唯諾而以獻替正其君故曰相正德以政事言如仁以百萬人義以正萬

民猶行必以車而未嘗相離矣所行之仁義又一出于自然相順從容無所勉強是樂以輔德猶御之輻車而不假于推挽之勞也車御兩平亦暗寓一串之意考成也

朱子曰常字極有趣極治之世不過人之還其本情即耕食鑿飲光景

纂言云天子有德以安民之居如軍之承載有樂以和民之心如御之調適

故事大積焉 節

故事冠于七句認見自然各得其理處大積情處許多

重務也朱子曰苑字奇甚如苑圃之多叢蕪也方與大
積極有情詩曰我心苑結亦可並行如威福並用剛柔
迭施則不謬之爲難細行如一釐毫而休戚關焉一好
惡而民情向背分焉則不失之爲難深則地勢易隔而
自然能通茂則其勢易雜而自然有間連以先後相接
處言動以彼此雜俗言如此則大順無以復加故曰至
然當此極治而忌難戕則危至矣惟聖人見得明方守
得定明者見順之所從生有禮義學仁等許多工夫而
兢兢守之益嚴益固方可無危故曰守危

故禮之不同也

節

先王于至順之時思保順之道故制中道之禮以維情
而所以順之事則又合天時合地利合人事則行政處
業已調劑天地人之太和所以災疾俱消而三個不愛
以大暢之然人不愛情前天下之肥已該盡了故下月
歷數不愛道不愛寶處兩節本一氣趕說而則是無故
一句掉轉乃諸說于上節無外微外每每說三才應瑞
物臻一何其鄙陋而可笑也

故天不愛其道

節

闕也以上總是順之花此兩句方是其實也修禮即前
面治情之事義在禮中達義是情無不治也體信就存

心說又是說聖王自治其情達順則天下家國之肥也
末句正應則是無故謂所以召順者在此故曰實○三
節中順字雖有三意然必如此詳列而後大順之義始
發揮無餘也

纂言云則是無故以下言先聖王能修治其禮而達之
于禮之義以教天下之人體實理于心而達之于一身
之順充而爲家國天下之順之故也遂至天地人物同
一大順焉順理淵微初無形象今兩問嘉瑞昭然顯著
此順之實跡可見者故曰此順之寔也

禮記志評

卷四

廿四

禮記意評卷之五

禮器第十

禮器是故大備 一節

纂言解措則正句甚奇謂不動思慮放下無事時亦不失于正解君子有禮以下言外柔紉如筠故與人諸內和澤如松栢心故內無怨內外協服物無不悉歸于仁物既懷仁故鬼神亦饗德也

童云此節只重釋回增美字而增美又從釋回中來措正施行又從增美中來人能消去回邪而日增忠信之質之美則其文日溢于外豈不如竹箭之筠其德日實

于中豈不如松栢之心前所云大備威德者舍文雅真實之外又有何者為成人之行何者為威德日用此禮去釋回增美即以禮為器也首禮器二句是工夫宜重講

丘云君子有禮正舍大備威德在內下故字從外內又進了一步道子云外內二字是此童骨子故物二句極言由外以信其內也○禮器兼內外言威德是從大備斷之之辭舍下意說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 一節

纂言云此因上外內諸和而言忠者內盡于心也信者

外不欺于物也得理合宜是其文也又云本則與天地同道仁自生義義之體即是禮故有文是一本也禮器無文不行以下極其文至纖至悉大抵說小德川流之事禮運大抵說大德敦化形氣外之事

從先王創禮者言認明本文之不可偏廢也註中廣大精微見不可無本纖悉委曲是所以必有義理講甚親切

禮也者合于天時 一節

理萬物者截全重首二句是行禮順造化順鬼神二句則自然協幽明也天時四句造化本有當順者也故天

不生一段反言鬼神之不順居山一段反言人心之不舍而萬物之不得其理已在其內了

童云恐行禮者致難得之物以恣其侈心故以天時地財樽之段段都是合天時設地財末二比天不生則地不養而鬼神弗養可見當合於天時居山不以水物為知禮可見當設于地財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 一節

故字畧承上天時地財大意而推言制禮用財之節定國二句順言其綱大倫四句逆言其目大倫厚薄皆大經也廣狹上下皆定數也只重制禮有節意末言其效

以是經制之善節矣二句重看偷類厚薄還不足以盡節的良法其間有許多調停那移存留妙術○龍泉葉氏曰計其有而不虞其無喜其備而不憂其闕聖王制禮必不然矣

童說全以備荒立論恐不冠冕

禮時爲大順次之一節

童云順體宜稱不過經常不易必致之禮耳而世運之威衰人事之變化不與豈得與時並大四次字以人爲之有定不若天運之無心也揔見得世間之禮活者極大呆者極小

禮時爲大順次之一節

時字大有易理卽所爲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說禪受放伐原是古今極大之因革不必此外別求一代禮制引詩正見文王之能趨時以證堯舜湯武

丘云次卽氣次之次不可看輕了○大全云五句自慕大說至慕細慕言云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體者支體之分辨宜者義理之恰當稱者度數之均平在天者大在人者俱次又云順主仁體主禮宜主義稱主智朱道子續之云四端認歸于一實便是信信知四時卽謂時主信而爲順體宜稱之綱領不亦可乎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 一節

天地有郊祭之祭宗廟有祫嘗之事父子有慈孝之道君臣有仁忠之義四者皆自天秩之有序曰倫循序則順也

社稷山川之事 一節

鬼神在社稷山川之外乃人鬼天神也天子所祭者其體重諸侯所祭者其體輕○社稷有祈報之事山川有里祀之事天神人鬼有內外之祭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

用字交字在財物上說諸侯來朝爲賓大夫來聘爲客羔豚而祭百官皆是 一節

羔豚而祭百官皆是 一節

丘云稱一也而有二義此之謂稱是稱其事之大小此隨時而不同者也言有稱是稱其分之尊卑此一定而不易者也下多少數重總推言一個稱字

羔豚五句君臣之祭不同寶龜以下家國之守不一

禮有以多爲貴者 一節

童云貴多重要得仁孝勤儉意立廟仁也仁心無窮而孝道有限故以七以五以三之漸減也聽朔朝聘勤也奉養宜隆而物力宜節故二十有六而下漸菲也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

周禮醯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醯醢

諸侯十有二	諸侯倍下大夫朝饌各去其二	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上大夫去饌食之八下大夫于朝事巾又去茅菹麋饌也上大夫大聘下大夫小聘此是聘于隣國	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	七介者上介一以介介各三也七牢者飪牢一腥牢	飪牢各三也大夫亦行聘于天子者每等降殺以兩故用五也	天子之席五重 一節	五重莞藻茨蒲熊三重則莞藻蒲再重則莞蒲此是天子給祭諸侯相朝大夫行聘之席
-------	--------------	----------	--	--------------	----------------------	--------------------------	-----------	------------------------------------

有以少為貴者 一節	無介二句是天子之禮膳灌禮三項乃諸侯之禮特性以天與群神分多少以饋又以天子與諸侯大夫分多少	首節分尊者行無副祭尊者物不蒸	天子適諸侯 一節	膳禮二字俱作活字看膳之以饋禮之以脯醢也饋是少脯醢是多有爵也無還豆又在多少之間	天子一食諸侯再 一節	此是禮會之食	大路繁纓一就 一節	繁纓平者皆駕路馬之飾	圭璋特	圭璋以朝禮言	琥璜爵	琥璜以享禮言	大全云圭璋春夏迎氣之玉有生物之意故不待禮成而特達琥璜秋冬迎氣之玉有成物之意故必待禮成然後附爵而通也此論大司卿以資博物耳	以繡幣送酬爵則以琥將之以黼幣送酬爵則以璜將
-----------	---	----------------	----------	--	------------	--------	-----------	------------	-----	--------	-----	--------	---	-----------------------

之

諸侯視朝大夫特 一節

大夫貴故君所揖者少士賤故君所揖者多

有以大爲貴者 一節

士視禮之用爵以人而異子男享禮之設尊以地而異

有以高爲貴者 一節

堂之制隆于尊而漸殺于卑門之制專于尊而不及于

卑○大全云九者陽之極天子理陽道乾元用九之義

也其下每等降殺以兩

有以下爲貴者 一節

禮記集說卷之七

不壇掃地一串說下乃一及一正意以郊祭言

天子諸侯以享禮設尊大夫士以鄉飲設尊須知禁又

高子於○纂言云天子諸侯之尊有豐有舟雷寓時動

之義舟有覆溺之義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大夫士卑故

戒而又禁之所以無燹酒之患於無足取其不流禁取

其不犯禁有足

禮有以文爲貴者 一節

龍衣文明變化之象爲極文黼取其斷截取其辨士全

無繡續也丘云衣裳之玄纁藻之朱綠天子以下皆同

纂言云八君因天之文章以表于德德多則文備

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 一節

有以素爲貴者 一節

至敬無文畧言郊禮以與父黨對大主數句細說無文

之實也越席即設於車上者越與素對飾尊處以疏布

與棹上見素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 一節

此字指上少小下素多大高文等

朱道子曰省字極靈妙隨時隨事一一稱量不癸毫忽

用能豐殺恰中纔方禮得其稱一不省而毫釐之差禮

便輕重失倫如何使得若認得稱字透則所謂時爲大

似亦該在內了觀記者于數句中獨詳發一稱可見○

禮記集說卷之八

稱全在不同上看出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 一節

纂言云用心于外其德在表也丘云德之發揚也有以

謂萬物是大理而物博也着此一句方起得下面意思

上節制禮下節行禮俱指郊社言雖覺太拘然明註自

不可背搜義講上節云大理承德發揚來物博承謂萬

物來可見乾元坤元以一理爲萬物樞者甚大故物皆

資始資生于大理中者極博也須知備物在樂發之後

貴少在慎獨之後

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 一節

纂言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物皆德之所生故曰德產丘云德產即上德發揚詔萬物六字根本上說來邇出他敘與精微處見流行賦與之理無一滲漏何裕後也而其密敘也又精而不粗微而不顯泰云慎微指方祭之齋正祭之敬說蓋以吾精微之心而稱天地精微之德也與大學中肅上慎獨不同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 一節

纂言云內外以心言多寡以物言丘云此四句是撮上兩節言之下三句則原其所以然之故也○童云內尊外樂有分別樂不過暢吾懷而已無工夫尊則把此心

承奉不失時時刻刻守着這誠敬惟恐失墜者然其工夫甚難朱道子云上二節通作聖人制禮以待後世之行說此處制禮二字纔不為突出何註中單以貴多為制禮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 一節

儀者固豐而不稱然過與不及其失均也觀管蔡可知矣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 一節

慎字正是要稱衆之紀二句是所以不可不慎處紀字兼人與事而言纂言云紀者絲縷之數童云紀者邊織

天下使之整整齊齊絕無參差之意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 一節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引言而釋之得其道只要証出上文慎字不必又纏到稱上了童云臨事好謀所以戰之道也內盡外順所以祭之道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 一節

童云此是賢者過之事而戒之皆是要好之心太重了燔柴於與夫與者老婦之祭也 一節

燔柴於與夫與者老婦之祭也 一節

燔柴於與夫與者老婦之祭也 一節

燔柴於與夫與者老婦之祭也 一節

燔柴於與夫與者老婦之祭也 一節

燔柴於與夫與者老婦之祭也 一節

燔柴於與夫與者老婦之祭也 一節

燔柴於與夫與者老婦之祭也 一節

燔柴於與夫與者老婦之祭也 一節

燔柴於與夫與者老婦之祭也 一節

燔柴於與夫與者老婦之祭也 一節

燔柴於與夫與者老婦之祭也 一節

燔柴於與夫與者老婦之祭也 一節

童云合下節論禮貴于當而推其本于敬下節因明君子用敬之實也用心于禮為敬實用心處便是誠惟誠斯可以稱敬惟敬便無不當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誠盡慎 一節

纂言云若字雖明辭然莫見誠之所在常自若也表裏相稱內外相似之謂若即誠意而發為禮文故謂之若童云禮有竭情有盡慎有致敬而心一誠也有美有文而心一誠也見得君子之心發于內也是實的發于外也是實的此正是其致一也認若字與纂言略同丘云上句不三平謂竭誠盡慎以致其敬也總是形容

禮中意詳

內心之敬底模樣美與文疊言總形容外心的模樣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 一節

八句各相反對惟末句自為一事當融化註意含說直者以情勝然又有微情之禮在經者不以分限然又有循分之禮在上下之分似于二矣而尊之惠及于卑卑之禮同于尊君臣之體易于俯矣而天子之器服極其隆臣下之器服極其殺至于微文末節之間執之太拘則難乎為下矣故又有順而撫者是又禮之原情而上下各得其便者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 一節

四節三個禮字之禮其禮二禮相應俱着綱常說周禮單就六尸言所尚之色尋尸之禮或可小變正見大禮之不變兩一也相呼吸

纂言云或素或青質文之相變也然禮之本則憂造于前歟因于後無不同者又云道即禮之所從出者正與首句相始終丘云道既同則禮安得而異哉

周坐尸詔侑武方 一節

坐尸異于夏詔侑異于殷故下文并言尸禮之異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 二節

夏以尸本人也不宜久坐神位故立殷以尸象神也故

禮中意詳

坐周則不但坐尸而且詔侑無方則尊之者益至不但詔侑而又旅酬六尸則享之者益周曾子之言美其均

平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 一節

非其至不可作非敬之至非禮之至也血與腥皆當其氣而血在全于天爛與熟皆當其味而熟尤近乎人是禮以漸而輕則于人情以漸而近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 一節

三節不平首三句作頭下是因朝說到祭因祭說到損相節節皆有致情意見禮一本于誠敬誠敬生漸次生

蘊藉皆紆徐委曲溫潤雅致而不失之慙與蹙也慎溫與慙感反照

纂言云相見必以介者所以達其情辭讓而後至者所以舒其行丘云七介在相見之先辭讓正相見之際實三辭是初至大門時至三讓是既入大門時已慙已慙是推七介辭讓之意正見非作而致其情也

纂言云首三句言君子行禮當有積漸非是驟起而致已之情皆有所由以爲始也此辭甚奇却合章旨併存之丘云若非已慙已慙君子何樂于多事而若是之不一憚煩哉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一節

十三

故舉人將有事于上帝 一節
將有事先有事不敢躐而行之是于禮文中積之以漸也由三月而七日而三日不敢躐而行之又于時日中積之以漸也慎之至總承二項註却遺了上半節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擯介相詔而後禮行警相相資而後樂作禮樂相接以成文理猶玉以物溫暑承藉而文采溫潤可觀也至字宜發此節單出不承上漸次更好

禮也者反本修古 一節

三節初字與重直反到本心之初與禮制之初的去處

真是得心之所以然禮之所自起這箇道理愈說愈不窮愈學愈不厭極言初有許多真處也

不詔二句以反本言丘云不詔正要使之自然觸感而不可遏也以樂正是要消鎔蕩滌使賢者老者養性情而樂和平兩句總是復其本然之良心也註中反思愜願等俱太淺了

醴酒之用玄酒之尚 一節

此節是修古之事玄酒鬯刀廟祭所用鬯蘇郊祭所用丘云兩箇之用不同醴酒已用割刀不用只言其可用耳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 一節

十四

秦云末節與首二句相照應兩箇禮字所指甚廣中兩段舉以示例耳不必粘定必有王只在上文見出乃承上起下語末句玩可字還重制禮之善上學者意輕制禮有主然後學禮有方稱述以明其理着言上多學以習其事着行上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 一節

丘云節字內在觀人之先就己之禮說由禮在方觀之際又就人之禮說觀物是偶見而識其得失欲察物是有心去格物故字承上求又是因觀人搭到修己上末

物字方是事却單觀人修已在內上兩物單指人言
纂言講首句云節者即物自然而爲之制者也能度彼
者以我有度也能量彼者以我有量也苟無節于心則
在我者未定何恃而觀彼哉禮者體物以制節者也由
禮乃能得物之情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 一節

丘云首二句作總中四句詳其制禮之事財物在言外
是末句方是原其致義之意○童云達禮就是義禮
禮是天地生物之心我因是而圖報之豈不是義致義
致字極深從因其財之因字來蓋因財物之生天地有

許多化機無窮功德在內安得不極盡吾心報之之義

乎○纂言云禮言勸勉于禮言天時雨澤君子勉勉
樂之而不倦者樂其生財得以行禮而致其義故也

泰云禮言只就化工言達方是君子心上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 一節

是故承上達禮來此節總是積誠舉祭而獲效意德
以心言道以行言能以才言三等皆賢非一途故云

衆置之誓之摠上三句而言也道子云以尚尊任作平
時以置誓作臨祭時亦可因天四句正擇人行祭之事
泰云前一句言報功天與地對後二句言祭之虞以

山吉士對四平無疑搜義云因天二句似冒下二句者
亦可升中巡狩時事五年一舉者吉士是每年一舉之
郊祭也

纂言云四靈之物至五行之氣和聖人夫何爲哉故南
面而立而天下大治也童云末句當云道德賢能之人
能替我格天不能佐吾理物乎故聖人可以恭已而治
更繳到用人上○泰云格天無爲廢聖人自有位育實
功記者特因祭而極言之耳

纂言講升中二句云人之受于天者謂之申天之宰于
人者謂之帝其實一也故此升彼降上下文相感焉升

者達中心之誠于天也饗帝者以上神而歆饗其下者
來格說假與降人之感乎天也節與時天之應乎人也
其講舉賢句曰即是射中得與于祭等講皆衆曰即是
戒百官戒百姓等

童云分明是秦皇漢武封禪文必須看出他一段所以
動天之精神在用人行祭外纔妙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 一節

首二句截下舉諸侯時祭之禮看在此至位也是行禮
用樂之人法陰陽以成位也始而在東在西法天道之
分陰分陽既而交動交應法天道之根陰根陽重發至

德而至教在其中

董云天道陰陽之運就是禮樂了豈不是至教聖人禮樂之作就是陰陽了豈不是至德把陰陽摩盪之妙二氣訴合之機盡模寫發洩于一堂之上不為和之至乎禮樂盡天道之妙所以為至德也

纂言云分位定而天人不交不可以致和今禮與禮交樂與樂交而禮交與樂交又相動應則廟堂器文之間渾然造化太和之氣非和之至乎○丘云中間夾君在阼一段不重只要起東酌西酌二句和之至不可說得太深只在動應上見

纂言云雷陽也牛陰也故豐左而犧右對懸鼓則應鼓乃提之者也對應鼓則懸鼓乃倡之者也倡陽而和陰故分左右

朱道子云廟堂之上至位也俱不重只言虛位虛器截不相交一到聖人行禮奏樂處便交動交應非至德而能然乎覺搜義分陰分陽之說太着相且又多了一層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 一節

纂言云據王業之初故曰所自生據王業之末故曰所自成朱子曰此即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之說二句未說到用禮樂上以禮為反本故用以節

報本之事以樂為樂成故用以道文德武功之志能以

禮節事以樂道志則國治否則國亂雖治亂未形而禮樂已先基之故可預知也非智足以及則不能達達者觀微以知著察往以知來也○丘云遽伯玉原不為禮樂說當于言外見之所以與人則直指禮樂說慎則事無不節志無不道而可以致天下之治矣

童云與人者在禮樂而所以與人者是何物當是和序了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率牲 一節

四節為一章只重一敬字全在洞洞屬屬勿勿二句內

見出太廟之內君后親率諸臣命婦行禮以盡我洞屬勿勿之心又恐此心之無自而達也且于庭于堂于室于祊各處求之必欲其來歆我洞屬勿勿之心這纔是敬敘着恐失輕重

纂言云此論侯伯子男祭宗廟之事迎牲等三事有次第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謂血骨時割肝洗于爵嚶以告神于室及主也饋食以人事之故割牲以熟而薦以酒○然君以盞齊饋食而夫人用于朝踐君以酒獻尸而夫人用于饋食降于君故也

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 一節

纂言云從君即制祭割牲之時從夫人即薦盞酒之時洞洞註明屬屬通屬不斷勿勿註二意俱不可少納牲詔于庭血毛詔於室 一節

納牲即牽牲時事血毛即制祭時事美定即割牲時事但彼重人之行禮而此重告之非一方也道字從地之屢遷而推行禮者之心自疑如此

設祭于堂爲初平外故曰於彼手於此乎

設祭爲初非兩平只重下句纂言云于彼于此記者引成語以什求神非一日而且非一方之意不可以彼指堂此指外當虛活講

一獻實三獻文五獻案七獻神

此言諸侯之禮固無所不如在而禮重者尤加肅焉通就儀文器數在外而說不可誤作心說獻數不重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膳四海九州之美味也 一節

此天子三年大禋之禮其字與字皆記者猜度之辭末句正與此相應若謂古有大饗之禮今不可考矣其殆王禮與何以見之末云如此重禮非群祀之比矣非王者孰當行之三牲魚膳天產也而盡地之美味遠豆地產也而萃天之和氣暗寓饗萬國之歡心以替天地之化育意金或從或革乃至和之物故以示親附也先知

從前列生見情從次之上見道子云後財之義也國之所有就其來貢者言之正與無常貨相足說講重禮句當云設施備乎禮樂陳列盡于華夏○共財見天子與天下人俱不私其所有也纂言云司服以九章之裘冕纓先王則大饗爲九獻之禮惟天子行之又云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而送來祭之諸侯重其禮也廟中之賓決不至醴疑不用陟巽童云形容太廟中富貴氣象已極了總見得王者報祖功宗德不徒在儀物而各有其意義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 一節

此節只重禮中有仁義是禮之爲妙觀字意不重末句單言仁義者忠即仁之事敬即義之事也○纂言云喪禮者哭踊襲袒也註却與併服器犯重矣道字在五至字上見用幣至天子說諸侯來朝爲賓大夫來聘爲客朝聘禮畢賓客用束帛加璧以享天子天子用貺貽束紼以燕賓賓客須包至君說賓客是用下敬上之義天子是用上敬下之義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 一節

前四句是正意中二句反言且泛論人所係之重末句方說到人上不虛道三字要着言虛文雖行而真意不

行雖行猶不行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

一節

纂言云誦詩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丘云能言者未必能行禮愈進而愈大即愈行而愈不足朱道子云須見禮只重在以忠信心躬行之不可浮議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

二節

纂言云交戸交階亦通達連續之義也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季氏亦習其文而昧其義耳子路乃能連而敬焉不泥相傳之文而亦可謂知禮之意且能較一時之弊故夫子曰知善其能達權也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

十一

郊特牲第十一

郊特牲而社稷大軍

一節

諸侯以上帝事天子者崇其道也天子以社稷禮諸侯者責其功也曰天子弗食則諸侯或食之曰祭帝弗用則社稷或用之

此節只重責誠社稷諸侯借來相形不重

大路繁縷一就

一節

此只言郊車之飾尚質郊祭之物貴氣下各數語形之重云至敬至字最重敬至純是一團誠心更不用他物觀貼臭是天然之氣極純而不雜故尚之至敬兼郊血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

郊特牲

與大饗腥言過下須云不特郊禮爲然即饗諸侯亦不

饗味而貴氣臭也

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

節

纂言云諸侯來朝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

纂言云此處三饗禮異而俱以大名者以大貽毀廟之王畢陳比常貽時祭止七廟者爲大也饗元侯之禮比常時饗耆老孤子卿大夫群臣等則爲大也諸侯饗鄰國來朝之君比饗來聘之卿大夫爲大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

一節

三獻之賓是卿介是大夫位雖臣也命則君也名雖介也禮則客也首句只作降尊之案不重

樂禘有樂而食 一節

纂言云飲是清虛養陽氣食是體質養陰氣禘嘗同爲追養食衆同爲賞功故曰其義一也朱道子曰義一也而食嘗無樂正見順陰陽之氣而然非有輕重

童云專用樂一邊所以有此段議論着聲陽也便知輕重了行禮必用樂食嘗亦是大禮而獨無樂似於禮樂相須之義違了記者說出這段陰陽的理來見不用樂又是大道理

闕俎奇而適豆偶陰陽之義也 一節

童云奇偶數也而義合陰陽則數中有理水土物也而有不用養之意則物中有誠○適豆之實九字爲一句與奇耦句對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 一節

纂言云匏竹二句解上句升歌不升笙之義也泰云雖有四祭却是三件童云入門率爵奠酬上下皆是禮肆夏樂闋升歌匏竹皆是樂萬物得正指此也觀此等禮樂已是皆得了說陰陽二句迥所從來以推其所由得耳燕享是禮樂中最大者故發出他本陰陽一段大道

理見天子諸侯雍雍肅肅於一堂無非法天地發舒收歛之德以成泰交自適合其和敬之體也陰陽既屬造化上則和字必須在天子平日均調四時燮理陰陽的工夫做得到然後禮樂之法陰陽者自然不亢不肅不然豈行禮時襲取得者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 一節

之期截上是經釋其義下就旅幣中分而釋之○大全云周官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卽遠邇之期也其交有六物之異卽土地之宜也丘云知字和字就指龜與鍾言猛字德字却說在虎豹加璧之外不可作一例看前卷和字以金之性言此則以鍾之聲音服猛乃德成惟畏之象纂言云往德者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此答言常貴之法故不必知大饗之辭也○居參二字連綿看

不必倒解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一節

大全云齊桓公賢諸侯也而僭天子則餘諸侯可知趙文子賢大夫也而僭諸侯則餘大夫可知二註甚核宜看記者表而罪之惡其濫觴于一時而致洋溢于天下萬世也

周禮司烜氏凡國之大事共讀燭庭燎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 一節

朱道子云此反覆只說得大夫從君朝覲無私覲之禮
蓋私覲爲大夫行聘而設聘則儼然客也故申信之後
不可不私覲以略致已意今朝時其君爲賓既設庭實
而私覲之物一時並列竟與君無別矣此則君要如是
二天子矣口氣據大全諸侯之庭實只行于天子而非
以交鄰者與鄙見殊合何時說漏作大夫與私覲四字
連讀也

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 一節

莫敢爲主廷無客禮之故下三句指其事以明之也朱
道子云下堂而見諸侯儼然有主客之象了記者附此

以志其變

步而而族樹 一節

堂門族樹反坊是三項繡繡爲中衣之領丹朱爲中衣
之緣是一件

故天子徵諸侯僭 一節

大全馬氏曰諸侯之僭由天子之徵諸侯之見脅由大
夫之強也

纂言方氏曰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覲以貨
是祿不足以馭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馭其幸周禮

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三者爲先去此三者禮安得
不亂乎又云不敢祖天子故祖始封而有五廟之制不
敢祖諸侯故立別子而有五宗之法亦大全

天子存二代之後 一節

存字重看封爲上公使世守天子之禮朱道子云猶字
當言尚念禹湯之功德及民而尊之也厚不可過雖堯
舜之裔不得比例○纂言云尊賢有取法意取法太遠
則難行故不過二代道子云似說得太深了

諸侯不臣寓公 一節

不臣寓公以同列之故厚之至也厚亦不可過故不繼
世

君之南鄉 一節

答陽答君推到職業上言配格得過也玩義字自不專
在位上有對答奉揚不失其付托之重意

大夫有獻弗親 一節

二事禮雖從簡總以尊君

鄉人揚 一節

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纂言孔氏又葉氏曰饔
有二名以禦陰爲義曰饔猶饗也以抗陽爲義曰楊猶
檜也鄭氏以爲強鬼之名誤矣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 一節

纂言馬氏曰射者其容體比禮非難其節比于樂為難以其節應之在耳而得之於心得之於心而應之于手其妙如此而非可以言喻故曰何以朱道子曰只將安能以中四字反照便的要知天子只以備官故能應騶虞之節其所以備官處恰在平日射之以樂四字須想其不相蒙而又並用所以合節為難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 一節

朱道子曰懸弧曰發謂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初生時已志不專在射矣今長矣并其射而不能安得不托疾以

志愧乎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 一節

纂言云家語季桓子齋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絕蓋其事矣孔子不目言之詳也又曰一日代鼓則止一日齋矣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 一節

繹與枋俱祭之明日又祭也此一時事而俱在廟門外繹於西堂枋於西室也朝音昭纂言云周禮市有二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朝市宜于市之東偏道子

檢周禮云貿易之場非祭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一節

主陰氣是祭土者以陰氣為主各陰謂祭時與陰氣相對而其享也與答陽不同纂言云陽始於甲而物生陰極於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天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天地相須之義也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 一節

霜露為肅殺之氣風雨為發生之氣達之有生成萬物

意也大社以為民祈報喪國之社以為已鑒戒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 一節

纂言云考之社禮王之祭也南向其服布帛其牲用黝其祭血祭其尊大罍其樂應鍾其舞帔舞其鼓鼗鼓

朱道子曰神字有使人畏敬其神妙變化與天無二之意故下四句兩兩借天形容他親地處當虛言父天母地便有食功思報意立云地與天同而地之道可為神矣可不思所以報之乎故先王以社禮教民使與郊等矣報便是神之處矣報維何家國各有所主以示本下三節民各有所供以報本及始則取財者不至忘其功

而親地者有以致其情矣社者非所以神地之道乎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備其車賦 節

纂言云木氣終于辰故火順所生而見司燧于季春出火焉水氣兆于戌故火受所勝而沒司燧于季秋則納火焉獨周官出于仲春

又云社主陰陰主殺則為社而有田因田而習軍旅不亦宜乎

丘云君親誓社之後遂以所簡所歷之車卒往所焚之地而蒐田以習軍旅焉習軍旅何如教之以左右坐起以觀其習熟于軍旅之變態也授之以利以觀其不犯

軍旅之禁戒也習變以柔服其粗暴之志也不犯命使之不食所得之禽也求服其志故有勇知方而戰則克不食其得故獲牲以禮而祭則受福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一舉兩得矣

朱道子云求服其志二句只頂不犯命方與註合丘說用之一節則不妨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童云天以好生為心長日生物之始體上天好生之心而迎之也

大報天而至日也 節

註中主於迎長日句恰把主字泛說了何不借理以月

形出主字童云欲報之無物可報惟倣象其本體質性以自然之理報之方謂之大朱道子云大字嚴敬之極也即尊天意矣報終不似郊之大即親地意觀社末云示本云本報本反始郊末云大報本反始更可證

於郊故謂之郊 一節

用幸意預見於用甲句

上郊受命於祖廟 一節

稟命後上是如親受命而敬之至故曰尊上而決疑即為奉行而信之至故曰親此見郊之祭不惟事天而又

能事親矣纂言云事祖以神道故言廟事禘以人道故

言官

上之日王立于澤 一節

有奇則教有過則諫受教諫說得濶而其義則寓此耳

纂言云上于澤官躬以擇助祭之人是聚賢而置之也又使有司誓魯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之是聚眾

而誓之也告祖上禘是受教義立澤聽誓是受諫義王

自澤官而還致齋于路寢之室有司獻命而王親命之

庫門公朝也百姓賜之以姓者諸侯也道子云如魯姬

姓而三家各自為氏皆同姓也須知上節是執事之臣

下節是助祭之臣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事 一節

示民嚴上極事夫之誠以示民也身教立何必更須言
教故喪者以下極言見化於君而嚴上之心由裏而發
也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 一節

以象天作釋其義看○纂言云內服大裘外襲以袞

戴冕珠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一節

貴其質是象天之質若說軍之質與垂象不合矣天垂
象聖人則之撮上文而申言之也郊所以明天道又是

推原之意重云則其象者欲緣象以會天載精微之妙

也象者道之迹道者象之理纂言云聖人則天果何意
哉以天道遠而難知微而莫測故郊之服物必觀象而
取則焉所以明之也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 一節

本乎天三句正形容祖功宗德與天並大處 立月林

纂言云兩俱是本可以相配酬其恩為報歸其初為反
童云人物始生之根本與生人生物之大始德追念已
盡而報無遺故曰大○丘云以禮言之為報本之大以
心言之為反始之大道子云總不如說大報本反始乃

見嚴敬之極

大蜡 十一節

首節釋蜡字之義先嚮三節是枚舉八蜡之神土及節
是祝辭皮弁二節蜡祭之服大羅氏三節因蜡而訓諸
侯之事末節制為侯國之蜡無非重農事意

纂言云神有功以相其幽則報之民有力以致其明則

勞之

天子大蜡八 一節

月林云合聚萬物是人去合聚他
索也虛釋蜡字意合聚萬物正見神之有功此可最看

力

蜡之祭也主先嚮 一節

主先嚮而祭司嚮是指其所饗之神下句推其意也先

嚮司嚮通謂之百種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 一節

饗字貫下三項仁義在報功上至與盡全重及物上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 一節

必報之以下過文云豈惟人哉即貓虎坊廂皆若有以
使之者可無報乎

曰上天其宅水歸其壑 一節

為來歲之祝也纂言云水土昆蟲草木皆因合聚之時以饗故祝辭言其時事如此道子云纂言說更雅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 一節

周禮籥章國蜡祭則敝黜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此節當重義之盡句只就送終喪殺上說言不惟人物無遺而報之盡仁且服飾極盡報功之當蓋成功者退有終之象焉而服飾如此豈非義之盡乎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 一節

纂言云黃為土之色爰稼穡乃田夫之事故服之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 一節

使臣戴草笠以見天子尊此野服亦是重農之意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 一節

朱道子云按周禮羅氏掌羅鳥為蜡則作羅襦羅有網

獸之象襦有節女之象故假此物以明天子之禁耳若

真致鹿與女是誨淫也周禮註云羅襦網之細密者纂

言云戒好田而併及女者以其皆陰事也朱道子曰兩

事未有不兼只有好女而不及田未有好田而不及女

者也

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 一節

大蜡至此節瓜華以上為天子之蜡移民以上為所制

侯國之蜡既蜡而收以下總王侯而言又細分天子之

蜡則草服以上為蜡之事大羅三節為蜡時處諸侯之

事又再以餘意分之則皮弁以上是報神黃衣後五節

為息民○童講末節云要者謹民移民息民三意謹民

財欲其留歲終之用為來年經費之始也移民欲其暢

今歲之懷鼓來年東作之興也息民欲其養不盡之力

舉來年當為之務也總是節財力意

恒豆之道水草之和氣也 一節

此言諸侯之豆視天子之水陸兼備者不敢上同以辨

分也二豆俱兼幽明註明

邊豆之薦水陸之品也 一節

兩節言郊廟之禮全重兩個所以交交是兩稍相注射

相融結處上節以事事去便安為交下節以物物肖真

性為交

邊豆至多品只作一句讀所以二句釋其義也與下五

段列而為六末所以交于二句總推用物遠于人情之

故

精神全在幾不可上着緊所以交神者全在此依此說

則先王之薦二句當根邊豆說重

如單出首節當如按義記雜舉郊廟言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 一節

本始廣標總是一個質精神全在數個貴字反字尊字上着緊所以交於神明者全在此此節全是郊禮

補註云明之該以明潔其心之意說註中以席言反近安義矣

鬯俎奇而遊豆偶陰陽之義也 一節

貯鬯酒而列六彝之上故曰鬯氣之上尊

二段皆宗廟之器黃者四句單註黃字目字末句方合而說在尊上總是解飾尊之義非立名之義中也只言其屬土而居中央註以色言便與酌于中不合矣目以

禮記集說卷之四

十四

水為體故其氣清以火為用故其氣明夫孝子將祭盥

中以治之此非酌于中之義乎當祭而防邪物訖嗜欲非清明于外之義乎 纂言

祭天掃地而祭焉 一節

此釋郊祭用物之義又云鸞刀一段是廟祭

大全云和非斷則牽斷非和則劇故天以秋肅物而和之以兌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 一節

冠義冒下七節緇冠為太古齋時之用則不宜于今綏

為孔子之未聞則不合于古故始冠後不復用之

適子冠於昨以著代也 一節

適子有天下國家之寄者

每一加則一醺以成人而賓禮之也緇冠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不若爵弁之文服彌尊則志宜彌大矣有成喻志敬名俱可從冠義實事來說

委貌周道也 三節

首飾是始加之緇布冠次節三加之爵弁末節再加之皮弁委貌章甫與收四冠命以意毋迫與弁命以形俱纂言

禮記集說卷之四

十五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 二節

大全云冠不再昏不一故無冠禮而有其昏禮無冠禮從大夫引到諸侯從諸侯引到天子士也句實言用士之冠禮也照生而貫是釋其意復借諸侯大夫形說見繼世而有天下者亦猶諸侯之以賢大夫之以德也豈有生而即貴為天子者乎諡帶言因變禮而弁及之也天子諸侯亦有幼冲而嗣位者則何如玉藻不云乎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續綬諸侯之冠也皆始冠之冠耳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 一節

失其義三句是上文之意當連上文看故其數二句起下文之意當連下文看此節因冠禮而推言不可泥冠敬守二字極要精神方與治天下有力知而敬守正是等處可見守禮是心裡工夫就是推到民心之道理故天下可治此禮之義所以可等也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

一節

首二句言昏禮所係之重為下五節之總下歷釋昏禮之義也前四節是未成昏時末節是正成昏及既成昏時有二句見昏禮當慎始取於異姓與幣誠辭腆作兩項正是慎始處此是正其始壹與以下正其終也事人

婦德皆根直信直信之道施之則以事人存之則為婦

德下兩信字與上不同當從正註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

一節

首段一也以上釋男先女之義而又推所本之道二段萬物以上釋執摯之義而又言所關之大無別二句反結上文見二禮所係之重剛柔不專在一先上義字寓得廣其義一也只就天地君臣說不可又兼男女四然後都是難辭不可失之大快凡我所遇之人物有親疎厚薄情分這便是義制為節文施在許多人物上皆處得恰當這便是禮萬物亦只是那禮所加的安者人人

物物各得其所也立云禮義就處人倫上說萬物則又推此人倫之禮義以及天下之人也

婿親御授綬親之也

一節

天下也截上釋親御授綬而及其効下釋男先女後而申明其意大全云敬近於義親近於仁仁義正所以得天下也註引證二王極切可想○末句帥人字可開說玄冕釋戒鬼神陰陽也

一節

玄冕在親迎之時齊戒在親迎之先正是致敬處鬼神陰陽即指社稷先祖說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

一節

同字有工夫如云同其尊卑也道子云從爵從齒即從此同出尚禮然也二句當云古禮之尚然爾初非為共牢設而三王之作牢用之當補重始意陶匏器之始而昏乃夫婦之始故用之通節共六件共牢陶匏二餽餘三降階四不用樂五不賀六獨婦盥饋是起下不重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

一節

四節俱以廟祭言從天子諸侯上說

纂言云虞未致味故用氣尚有茹毛飲血之風焉夏亦仍之

般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

一節

月林四節意云周人一尚臭而陰陽兼之視尚氣而獨求諸陰尚聲而獨求諸陽者為猶餅矣重云尚氣者於歛藏處求神精神之感乎也尚聲者以發散處求神意氣之感通也尚臭兼收歛發散而求之道子云尚字總于所先處見之歟人尚聲且虛起下三句正尚聲之實所謂先求諸陽者也所以句釋尚聲之意聲音之號是承上起下語

纂言云滌蕩洗雪滌除于塵埃之境播散發越于虛無之中使無一毫隔閼也以聲音而號召之如以語言而詔告之天地之間虛曠洞達無不響應也

周人尚臭濯用幣

一節

尚臭冑羶薌以上致陰氣應補出致陽氣整整相對纂言云鬱陰也鬯陽也鬯陰也黍稷陽也玉陰中之陽欲致陰氣非此不能出脂陽中之陰欲致陽氣非此不能辟臭陰在迎牲之先臭陽在薦熟之後是先求諸陰後求諸陽也正與下章合

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

一節

凡祭句總承先求陰後求陽與陰陽合求之禮而漸推到後人行禮了有勸勉意當云三代之慎各於所尚中見得了行禮者全要慎而行之慎則不徒襲帝王之禮

而且得其心矣○舊說多着先王身上無正註不妨消看

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

一節

此因上文推言之首五句求神於陰陽之義詔祝以下求神于遠之義前後求諸二字遙相對但過處當云不但已也而又一一漸及于遠上下不平不知神以下釋求神非一方之義

纂言云燔蕭求陽濯鬯求陰黍稷求諸陰陽之間以為未也故詔祝于室求諸內也坐尸于堂求諸外猶以為未也故用牲于庭求諸下也升首于室求諸上也又以為未也宜祭祝于主求諸近也索祝祭于祈求諸遠也彼此遠人字括盡上文未只言祭于祈又特舉其遠者以該之耳祈兼當日及明日講詔祝數句乃錯舉者不依祭時次第

祈之為言倮也祈之為言敬也

一節

纂言云此訓廟祭所為之事倮猶索也方氏曰倮強也既正祭而又索祭非強有力者不能也祈俎案特牲少牢設饌後尸祭饌訖祝取牢心舌載于所俎設于饌北尸每食牲體反置于所俎是敬尸之俎也福也當以備也句內盡外順講方與長大不重複相尸之人坐則有

爰食則有伯入或逆之升或延之凡此皆心向之而欲神饗之也神隱而尸顯故曰陳○泰云長是自身說到子孫大是自身說到四海告幽全之物是皆毛血之用貴純方是釋其義也八者皆禮中之義非解其字義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 一節

亦是釋廟祭之物五股看血肺肝心首脾腎黍稷俱顯而易見故單取祭泔加明水一句詳釋之明水一句且虛言古人廟祭用二物實新之意下凡說句釋泔齊之新著潔句釋明水之新纂言云苟主人不蠲雖取日月之氣不得為明也道子云新之與潔著俱當從主人心

上肴力譜

纂言云黍稷與齊皆地產則皆陰類也何註中單承肺與明水燔燎乃司烜氏陽鑑取日中之火升者是陽之象何註中言首不言升又遺了脾腎增了黍稷道子曰說妙并存之又曰前曰求陰求陽此曰報何也求主乎人之情報主乎物之理

君用拜稽首肉袒親割 一節

通節親割也祝辭也無讓也作三段散說○大全云凡祭用拜與稽首與肉袒未必相兼今兼之則不徒服而更覺甚且盡矣非敬之至乎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對尸

言皆謂主人○又摘訓搜義新裁皆云祭祀之相以下總承上二項相字以下當補出不告尸以讓下當云肉袒不過致敬盡嘉稱孝亦不過致敬盡嘉主人恐自盡之不暇且尸尊誰敢相與為讓哉道子云此說作文覺省力亦可用○月林過文云主人之事尸致敬如此何相尸者不告尸以讓乎

腥肆爛醢祭豈知神之所饗也 一節

亦維舉祭儀釋之腥肆爛醢是一事豈知二句用此四物之故犂角爓尸是一事下釋之道子云引古者正見舉犂角是有事時而當坐下又云尸固神象而當坐祝又是將命而當詔爓有以尸祝二句泛說者誤矣○纂言云犂前代之爵天子用之角是時王之爵諸侯用之尸始即席宜在裸前孔氏饋食之說非確

縮酌用茅明酌也 一節

祭必用酒故以泔酒之法見于祭禮之後縮酌朝事所用卽醴齊也醴酒饋食所用卽盎齊也汁獻灌獻所用卽鬱鬯也纂言云醴齊濁事酒之清明者新造而亦濁故可相和下兩和各從其清道子云總不如以三酒五齊分尊卑如本註自妥

酌清明 一節

獨字紫有上三頂說謂古之醞絲汁獻於明清醞酒
卽今之明清醞酒於于醞之酒也因時人所見者而
指之見不能盡同者特於酒之法而不容或異者尚潔
之誠考古證今而貴新之法備矣

祭有所焉 一節

祈于未然報于已然弭于將然皆王者為民至情非此
族也不在祀典

齊之玄也 一節

月林云以陰幽其思也道子云借齊服發端寫出君子
精誠來○性理朱元晦云人之生生不窮者理也聚而

生散而死者其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于此則理
命于彼故理之在祖考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我者復無
間斷氣既純一而無所雜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

內則第十二

后王命冢宰 一節

朱道子曰德固天下人心所同得而尤以天子之心得
發其脈焉故曰隆從上始也不言政令重身教故摠不
外下而孝敬等○呂東萊曰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
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為問矣

子事父母 一節

事父母冠下兩節本節夙興以飭其容下二節備物以
待親用全在承奉周密處見孝

及所下氣 一節

三節中首節愛敬以養志下兩節甘毳以養體朱道子
云及所下氣怡懽已是一團至愛了中間又每事致敬
而統以柔色溫之雖愛敬各極至而天合之性總是敬
從愛生

棗栗飴蜜以甘之 一節

甘之滑之膏之就指上十一物說

男女未冠笄者 一節

不佩用而止佩臭者示未能即事也大全方氏

凡內外鷄初鳴 一節

凡內外不專指子婦言孺子早寢則不預日入之夕晏

起則不拘以昧爽之朝

由命士以上 一節

朱道子曰事君不忠泄官不敬皆非孝也故命士以上一日有一日報主之事其在早晚修之餘工用以修職乃是顯親之孝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大夫士之孝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 一節

在父母舅姑之所一句為四節之領應之速而又從容敬對也觀字法自非兩平大全云進退周旋之慎齊誠之至也誠身所以悅親而敬親所以敬身也

噦噦噦噦之不恭欠伸跛倚睇視貌之不恭唾涕則敷貌俱不恭矣大全

寒不敢襲 一節

大全云親之寒則問之而已不敢襲襦則搔之而已不敢搔親之唾涕不見而已則不敢愛之至也

父母唾涕 一節

請則容有不許然必先備灰與炭而後請敬之至也大全

五日則燂湯請浴 一節

貴賤以玉僕言

外內不共井 一節

月林云內人不自內而發言于外外人不自外而發言于內與上節言內言外自別

子婦孝者敬者 一節

子婦孝者敬者作一頭命是一樣飲食衣服是一樣加之事是一樣大全云是非故為矯情蓋委曲以行其意雖至親有不容直遂者必如是而後無所拂也孝敬而下勉子婦之孝于父母舅姑也勤勞而下勉父母舅姑之慈于子婦也兩者交盡其道而孝慈之權交結而不可解矣

父母有過 一節

西山真氏曰起者竦然興起之意熟者反覆純熟之謂輔氏曰下對怡色柔聲所以自牧也起敬起孝所以自策也自牧則無戾心自策則無倦意○得罪指父母說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 一節

兩個思字最重必非期必乃必然之意果非果決乃果然之意

婦或賜之飲食 一節

舅姑受之未嘗新愛人之賜也曰如新受賜是形容其喜之狀孝思克慰勝百朋也不得命則仍反賜之物耳未嘗更賜舅姑之賜也曰如更受賜是形容其不自安

之狀

適子庶子 三節

三節總見敬宗意飛車徒一段不敢以富入歸器一段不敢以貴入若此者正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而况宗子之尤尊者乎不惟此也獻其賢而用其次先其公而後其私即祭祀亦未嘗不以宗子為重也

飯黍稷稻粱 一節

列諸侯六飯之目稱樵二字飯之名因上六穀之生熟而異者也

膳腳膳醢醢牛炙 五節

膳字領下五節以大夫言

飲重醴 一節

飲字管下兩節以諸侯大夫享賓之禮言重醴至為醴為一黍醴二漿三水四醴五盞六此六飲也清酒曰清事酒昔酒為白三酒也總名曰飲云○道子云清醴三句雖是設醴之法以醴為醴雖是造醴之法然却只註得重醴二字

羞糗餌粉飧 一節

周禮註云醢尸後薦羞遠有此二物此則用之賓客者也

食蠋醢而苽食雉羹 一節

重云蠋醢則諸飯共之道子曰苽麥之食惟天子有之則苽食豈有一羹之理三節首言進飯之宜各句見所配之羹末句總言調羹之法飯必有殺故中節言烹殺之法殺必有配故末節言庶羞宜配之物是人君燕食慎于願養如此○大全劉氏曰聖人所以致婦女子孝敬措衰老于充肥者則蠋醢而下二十有六物之慎是也

滷豚包苦實麥 一節

此言水陸異烹包苦醬醢諸物所異實麥子腹諸物所同

脰修蚺醢 一節

道子曰各句是有相須之意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 一節

人身一小天地尊生者必外合天時斯內調人性食候按寒涼溫熱以養性也和物按金木水火土以宣氣也○月林曰四個齊字言其刻量也道子云食時斟酌其寒暖之節

凡和春多酸 一節

大全王氏曰人者五土之所生五行之所致養口納味

養形納氣故先王乘時之消息因理之盈虛以節飲食以養性命此節與春宜節通作是解

牛宜稌 一節

以地產之飯為主而以天產之膳配之各惟其宜而已尊者泛講亦不必指按五行纂言云牛宜稌土生金也羊宜黍以火同氣也豕宜稷以水配土也犬宜粱以金生于土也鴈宜麥以火生于木也魚宜苽以水同氣也

春宜羔豚膳膏臠 一節

童云此以屬克者為當扶正氣也蓋以所王者養我之旺氣而以所克和之者使主得專其養人之功也春物

小故宜羔豚牛屬土取助養脾氣也

夏物易敗宜牂臠犬屬金取助養肺氣也秋物小成故宜牂臠屬木取

助養肝氣也冬物畢成故用鮮羽羊屬火取助養心腎也○纂言云時氣太盛煎休廢之膏以節其氣也三節

是燕食之禮諱于貴而畧于賤也燕饗之食曰燕食道子曰人君有生成萬物之德雖兼天產地產之奉而非侈也故首節備飛走下節兼動植

爵鷄蜩范芝 一節

吳幼清云按賀氏以芝栭作二物則三十二物矣

大夫燕食 一節

大夫膳脯不兼士無膳脯庶人并無羹飯

膳春用葱 一節

用蓼截上因時而異和下是因物而異和

羹食自諸侯 一節

前言燕食以禮為主故不可無等常食以養為主不可不隨宜焉道子曰自諸侯以下則天子有獨異者矣

天子之閤 一節

即遠近之殊多寡之數見君臣隆殺之分一庾閤而不敢淆也

敢淆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 一節

重樂其心句使親心與理義之良心相浹洽則志自然

合理此志豈可遠他至養體雖余事而加以忠則人所難矣月林云孝子之身終句猶易所謂天下之能事畢

矣言養老至此則心力俱盡而孝子一身所當為者終竟而無憾矣然此不過終父母之身耳所謂孝子之身

終者豈終父母之身已哉下文愛敬正是終孝子之身處

九養老 一節

此見帝王雖有憲與乞言之不同而卒亦同歸于憲也纂言東萊云五帝時風氣未開人情淳篤五帝但瞻容

儀視起居以致其養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道
德之光自得于觀感不言之際而未常乞言然動容之
間見其善則記爲惇史此正是憲據三王亦憲之于躬
行間但既養而後乞且又微其禮不敢急促而從容款
曲以問故曰又也惇史三代皆有之雖兼乞言實未常
不重行也月林講下半節極妙過文曰五帝之憲固如
此矣三王雖曰又乞言實亦如五帝之憲也仍以凡之
既養後乞則于言也緩矣亦微其禮則于乞言也畧矣
三王皆有惇史亦何嘗非五帝之憲哉

淳熬煎醢 一節

禮記集說卷八

沃之以膏此淳所由名煎醢加于陸稻上此熬所由名
加于黍食上此母所由名

炮取豚 一節

刳殺也刳去五臟也炮煎薤調當作四項肴豚爲八珍
之三詳爲四

樽珍取牛羊 六節

樽珍因樽反側之得名漬因湛諸美酒得名熬註明慘
醢當作餼二物並以稻米得名肝腎亦註明

禮始於謹 一節

纂言云禮始于謹夫婦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惟謹故爲

官室辨外內以防之居內居外不徒陰陽之分蓋亦各
正其德業也宮不深則內外之轍可通門不固則出入
之禁可踰鄭氏曰闔掌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是
也男非時不入女非其禮不出所以爲天下之內則也

男女不同 一節

男女不同梳櫛自爲一意下面三箇不敢又進了一步
蓋不但男女雖夫婦亦然

夫婦之禮 一節

纂言云諸侯娶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
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夕則五日之御周也天子之御則

十五日一徧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

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

妻將生子 一節

輔氏曰當產而避燕寢居側室其自斂戢者至矣夫使
人日再問之者愛而不失于狎敬而不失于疏妻不敢
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代不敢失禮

子生男子 一節

方氏曰左者天道所尊右者地道所尊必曰設者于孤
悅有可用之道而未有能用之實也

國君世子 一節

射人二句最重期望國本全在天地四方之事上前後俱當輕叙○卜士朝服以奉其身基他日之親正人習正事也射人彌矢以喻其志基他日彌綸天地綱紀四方也

異為儒子 一節

有寬裕以下之八善而又慎而寡言此婦人之全德也故為師慈母輕于師保又輕于慈

夫告宰名 一節

徧告則諭之于衆書則藏之以傳于久正其始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 一節

祭言陸氏曰庶子就側室則世子不就側室可知其母沐浴朝服則君不沐浴朝服可知○適子世子之母弟

衆子庶子之弟

庶人無側室者 一節

問之見父兩項卒說

冢子未食而見 一節

未食已食則見之有緩急執手循首則待之有重輕執其右手符之若相與已等也循其首則撫之以示愛而已

十有三年學樂

勺武舞象文舞夏則文武全矣

二十而冠 一節

孝弟力行也博學致知也內而不出註極致是推博學不教之意道子曰未旬稔承學行亦可道子云不教還是不待師傳之繩督也正見博處此時焉得有為師之理而戒其不教哉

三十而有室 一節

無方視志又進一步說學固貴博有方則有所未周友固貴孫然不視志則不免有損

四十始仕 一節

大全方氏曰仕則與物接而有理可言故謀不得不出

有患可思故慮不得不發然豈敢以臆用哉

物以應之而已童云出發二字把平日窮理所得于心者盡數發出來事業上方物工夫平素已豫不過謀慮再加窮審非至此始方物也

女子十年不出

始于容德中于女紅終于中饋之事婦人之職盡是矣道子曰觀與納從其輕者習之埤雅云婉妻道也婉母道也左傳曰姑慈而從婦聽而婉則聽婦道也從姑道也

玉藻第十三

天子玉藻 一節

遠延以上是袞冕與龍袞二字對袞冕股中延字又與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遠對一言冕下之旒一言冕上之覆也以袞物承是廟祭○纂言云每旒十二玉相間一寸共長一尺二寸故望之深遠也朱白蒼黃玄周而復始公侯伯三米朱白蒼子男朱綠漢明帝用曹褒說皆白旒非古也

玄端而朝 一節

玄冕二字作頭下敬天勤民對閏月緊頂聽朔○緇色玄衣之冕三旒衣無文裳刺敝周禮祭群小祀者朝日于東取帝出乎震之意聽朔于南取繼明照于四方之意

閏月則闔門 一節

南門之外明堂在焉闔門則明堂之門其中乃右扉之中皮弁以日 一節

以朝服而食不敢慢于所養也日中不別造不敢厚于所養也秦而食和心志而助氣體之養也少牢大牢重朝日而調胃倫之節也以水為上則飲為次矣故以酒醴醢為序○纂言云周禮六飲此曰五飲誤也道子

曰五飲而加水獨非六乎

卒食玄端而居 一節

左右更以禮自防而致謹于言動也察樂鼓以樂自考而致謹于政事也燕居備警史則朝祭聽朔不必言矣道子云不上不下乃為中轂上則陽之散剛之怒也下則陰之密柔之懼也相去在臺榷之間而心之和乖政之得失因之其機最取所以下個幾字便有作速調變以合中轂之意

諸侯玄端以祭 一節

玄冕以祭以陰幽思也禋之言埋各從其爵之尊卑也即驚寢等也聽納受命于君親禮之大故其服尊日禮

朝禮之常故其服次纂言鄭氏云朝服玄端素裳也朝辨色始入君日出 一節

日出視朝勤于臨御也退適路寢而不敢即私勤于聽政也大夫退然後什服勤以終聽政之事也要得他惟日不足不皇暇食先景○陳科道云進則臣先于君所以明分守退則君後于臣所以防怠荒

又朝服以食 一節

纂言云朝服以食亦敬養身也祭牢肉異于朝之始殺也俎盛天產故三與五皆陽數盛以盛黍稷故用陰數

朔月故倍常疾日當自取也夫人自帶言

君無故不殺牛 一節

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有辨禮也為一段不身踐履遠庖之意亦仁也為一段不舉為一段各不相蒙

年不順成君衣 一節

衣布所以致憂指本所以自取不租不賦寬民財不興功寬民力造車而馬從之此時亦有所不服不忍矣

卜人定龜 一節

周禮註云卜史詳其細微君則視兆象而已道子云以明智之心進斷其智定體後而修吉避凶確有成算而

不易矣周禮天龜曰靈色玄而體俯卜郊用之地龜曰

繹色黃而體仰卜社用之東龜曰果色青而體右倪西

龜曰甯色白而體左倪春秋用之南龜曰獵色赤而體

却北龜曰若色黑而體前夏冬用之龜既定方可畫墨

也吳幼清云既灼之後以墨塗之圻大者食墨燦然可

見圻微者墨不能入但占其圻而已○金勝云體王其

無害○周官云君視體大夫視色士視墨

君羔帶虎犴 一節

君大夫之齊車同也而其帶與犴却異大夫士之朝車齊車異也而其帶與犴却同蓋大夫不敢與君同而士

則不嫌與大夫同也○纂言幼清云言朝車者恐人疑

大夫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言士齊車者恐人疑士之

齊車與大夫之齊車異飾也故重出鹿辟豹犴而不殺

其文云

君子之居恒 一節

東南天地仁氣所聚故當之迅疾天地義氣所形故敬之必變以告言必興以寢言不可以下句為必變之實

日五盥沐 一節

日五盥自為一事下面沐浴兩半說兩個乃字對看

浴用二巾 一節

浴用二巾是君子潔身之功而得調養氣體之宜也通

合上節總是君子潔身之功而得調養氣體之宜也通

以有位者言進飲兼進羞升歌在內

將適公所宿 一節

此章以齊戒句為精誠之至書思句誠之發于意念也

既服段誠之發于服容也揖私朝以下誠之發于舉動

也其本在齋戒以清其心居外沐浴亦齋戒中事

既服習容 一節

所習者有玉轂在而輝如有光處單指德容蓋玉轂之和本于容貌之肅故言容而玉聲在其中矣言外須知然後玉銜鳴也意纂言云輝如昧爽之際晨光猶微

也有光調質明之時晨尤已顯著也道子曰此設甚奇
其有致但恐于辨也較遲且與註背

天子指璫 一節

方正于天下有建極于上表正萬方正已而天下皆正
意諸侯則前法天子之方正以正國而後申已旬宣日
嚴之勞故前訓後直大夫進法天子之方正以正家退
法侯度之聿新以正已故前訓後訓抱之以方正相倡
效倡者全而效者偏也纂言云其動也直天道也其動
也訓地道也

諸侯茶前訓 一節

纂言陳氏曰班茶皆易也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諸
侯謹度以臣天子制節以君臣民故前訓後直

侍坐則必退席 四節

四節首言君臣次言賓主三言燕居四言書食皆席上
之儀以一敬黃首節侍坐作頭必退席句致謙之禮上
是處謙之權

讀書食 一節

豆去席尺恐汗席且便于食也書與豆齊恐襲聖言且
便于覽誦也

若賜之食而若客之 合下三節

三節見飲食燕樂之密正恭交一德之乎最宜節之以
禮防其瀆也○首節後祭一先嘗二後飽三抱君雖客

而臣不敢當客也○次節不先食一不先殮二不先羞

三是不客之禮凡嘗句併上節來○纂言云羞近者

避貪味也必順近者嫌于有所擇也○末節飲殮撤饌

之禮客與不客皆然○君未覆手二句是明上飲而俟

飯飲而俟者必每俟君食竟而始殮也飯殮者三飯

也是明又飯殮之意如云所謂飯殮者有三度殮也蓋

至三殮始足以伸勸侑之情而成飲食之禮矣豈可以

再殮而遂止哉○纂言云執飯授從以親撤為敬也若

君客之則但親撤而不授從者○秦云覆手而殮是臣

初殮後于君也君既食則三殮已竟臣又飯殮以足三

殮之數是三殮後于君也記者恐人不知此為第三殮

故釋之曰又飯殮者乃是三次飯殮也此與纂言云三

飯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同意道子云三字從又字看出

凡侑食不盡食 一節

不飽戒貪也侑卑戒語也

君若賜之爵 一節

拜祭飲俟作四項看正是一爵酒如然處下二爵三爵
雖稍寬舒而將退納俛時却又敬謹如此○拜而後受

則衷亦用布纂言周氏鄭氏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

衣正色裳間色 一節

纂言周氏曰正色所以尊道間色所以下功蓋天地五方之色爲正而五方相勝之色爲間皇氏曰木克土故綠色青詩爲東方間火克金故紅色赤曰爲南方間金克木故碧色青白爲西方間水克火故紫色色黑赤爲北方間土克水故駟色黃黑爲中央間

纂言具功清云初裘者初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初衣也襲裘者初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掩蔽初衣也非列承與襲裘同皆爲其不文衫給與表裘同皆爲其不敬

纁爲繭緇 一節

此四時之燕服纁緇神帛正四服所以得名也

朝服之以縞也 一節

康子嫌布之質而易以絹縞之幽而易以白故用縞也○纂言陸氏曰玄袍紫綾自魯相始先王冕服此二人亂之誰謂魯秉禮之國乎

孔子曰朝服 一節

先朝後朝已致君祖之敬易服而不相固又得降殺之

體

唯君有黼裘 一節

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昭其斷也大裘天子郊服豈宜倍之道子云豈宜斷以表其武省宜斷以廣其惠君衣狐白裘 一節

首句正與諸侯之服句相呼應是衣之至美而分之獨降非大夫上所得擬也狐白養之純也錦衣德之美也青玄燕居黼服之意麋裘青校辨而有文之意羔緇嚴重之意黃安息之意纂言孔氏云有虎左狼是武士之衛君如手足之衛身也

君子狐青裘 一節

纂言陳氏云狐白以象德之成狐青以象仁之發○又熊氏曰六冕皆有裘此云玄則六冕及爵弁也○周氏曰冕服雖玄不害其加于狐白裘與狐青裘之上皮弁雖曰布衣不害其加于羔裘之上狐青裘玄冕而祭于已者也道子云上兩說尚常博攷以成其信今姑闕云○狐青裘用于燕居而玄綃衣近于青也是養晦意麋裘青紆 一節

麋裘用于聽朔而綃衣近于麋之白辨而有文之意羔裘豹飾 一節

羔裘用于朝而緇衣近于羔之黑有嚴重之意狐裘用于蜡而黃衣近于狐之黃有安息之意諸侯句應轉首句

犬羊之裘 一節

月林云不文飾只在朕人上言不可與裘對言

裘之楊也 一節

二節俱在第二句截上是什楊襲之義下是用楊襲之宜于楊言裘于襲言服互見也前言楊而以襲參之然以楊爲主中二句爲客辭後言襲而以楊參之然以襲爲主末二句是客辭

笏天子以球 一節

球與象不用飾矣纂言云大夫以蛟魚須飾其竹土以竹本爲正背飾以象亦遠尊而不妨許之

見於天子與射 一節

見天子射入太廟小功四項卒說俱重不脫上既摺以下又因言笏而反執事摺笏之禮與上不脫笏無干矣○纂言孔氏云以臣見君笏以紀事射所以正威儀廟中臣雖當執事時不脫笏也君在廟中當事則可脫笏大功以上皆脫笏摺見吉事則無脫笏也○問既摺是廟中事曷爲又有執于朝曰古禮多有先廟次朝者如

先禮廟于廟而後視朝及受饗于廟受饗于朝之類凡有指畫於君 一節

笏畢用也由見天子至書于笏而推虛言之飾焉指天子以球玉飾飾乃上下有章之謂因字不關○月林云畢用謂人之所必用者也註以事言未是

笏度二尺 一節

纂言王氏云其殺六分而去一則上下皆二寸五分也其下殺則便于櫛插其上殺則便于操執而摺之也鄭氏天子杼上終葉首諸侯不終葉首大夫士杼其下首是誤認考工記大圭之度爲笏度矣

天子素帶

君臣之帶用之朝祭者則尊卑之異其等師弟子之帶用于燕居者則文質之異其宜○素帶朱裏終辟制之獨隆者也諸侯則無天子之朱裏大夫則又無諸侯之終辟士則又無大夫之用素矣率則單用又不得用裏矣止緣其下又不得如大夫之終辟矣士之帶有三殺也以上通等而殺其一

并紐約用組

此節兩帶字與前不同卽紳也紐約則結也韠類舉之者長齊以下反覆引証其長三尺之意傳三寸不待什

矣

大夫大帶四寸

一節

帶之廣君與大夫同帶之緣君與大夫異士則廣與緣皆異矣君兼天子諸侯言朱緣則兩色皆在外玄華則一色在外緇則內外止一色矣

凡帶有率

帶之製法俱貴細密則君大夫士所同也以辨分不在此上有字正與凡字對言凡帶不拘有裏無裏而兩邊有率緣度皆無箴功者也

肆束及帶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十三

道子云肆束及帶是虛喝語勤者作一人下有事與走分二項蓋大夫士任君命而為勤勞之人則兩物俱所不便故須或提或擁也

韞君朱大夫

一韞也朱素爵之色因分而異圓殺直之制因分而異至于廣狹長短之度則不可得變易者也○方氏曰二尺象地一尺象天三尺象三才五寸象五行二寸象陰陽○墓言孔氏曰圓則前方後挫角者挫上角使圓不全方也殺則前後方殺四角上下各五寸以物補方者也直則天子直是也看來月林尚未見此說○韞繫于

革帶之上故併言之不重

一命緇韍

一節

緇韍則赤黃之青韍而未章黹衡則黑色之玉璫而不明再命雖同黹衡而赤韍則南方之正色非緇比矣三命雖同赤韍而悉則東方之正色非黹比矣○墓言云他服名韞祭服名韍一物也

王后褙衣

玄天之色而青東方赤南方皆從陽者其夫皆君也君命即王后之命所謂夫尊于朝妻榮于室也墓言云韞搖狄皆雉也雉交有時別有倫守死而不犯分婦德所宜故后之五路皆重翟者亦此義褙衣畫翟者榆狄畫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搖者闕狄刻而不畫者褙衣而下不言狄以不畫狄故也闕狄曰君命則褙衣而下皆臣之命婦服也夫人天子之三夫人與三公之妻○陸氏曰褙衣當袞冕榆狄當黼冕闕狄當毳冕褙衣當玄冕將升褙衣當皮弁褙衣當朝服玄端

再命褙衣

黃地之色而白西方黑北方皆從陰者其夫皆臣也此與上節揔見分愈尊者文愈隆分漸卑者文漸殺

唯世婦命

此節專爲世婦發其他句卽上兩節言之以足上句意不重此合上共三節皆言婦人禮服非燕居也○纂言云內之二十七世婦以應外之二十七大夫言世婦則大夫而下其妻可知也

凡侍於君 一節

道子云言紳言足言頤言拱四件只形容罄折之狀耳精神專注却只在視下而聽上五字故下一句復描寫之令人宛如目覩泰云作六項者非也帶袷君之帶袷左也身之左也○纂言云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侍在君右左耳近君

凡君召 一節

赴君之召固視其節以爲趨走之宜矣然吾所處有遠近則趨速又有不同趨之不敢久稽君之延注也不俟車不俟復兼趨走言之趨走者在道之客也不俟復車者始被命之客也

士於大夫 一節

上是大夫諸士而大夫爲客下是士諸大夫而士爲客其送迎摠與平交異上是宣廢已迎客之禮下是宣廢已拜主人之禮摠不敢煩大夫之拜禮之變例也

士於君所言 一節

字大夫乃稱引他大夫非卽與言之大夫也○纂言鄭氏曰君前臣名大夫之生者士則名之道子云謚乃君賜故稱之若兩大夫一有謚者謚之一無謚者名之則不倫矣故字之

凡君子端玉 一節

左右句只虛說玉轂所中之音直到玉鏘鳴也方是所以中徵角中宮羽處必佩玉之意亦在末句養心處見過下云所設之佩如此然轂音無主全是我行止動作之間一一中節斯能致玉轂之和而養我心也○纂言方氏云孔子曰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卽佩不用商之意乎商爲秋氣而肅非溫也商爲金性而剛非柔也佩以象德也而養德者必以溫猶之樂以享神也而懷神者必以柔故周官之言樂亦無商也惟射樂偃旌于商者以習武故尚義也

趨以采齊行 一節

地之寬處宜趨急則以和緩之詩節之如采齊之禮儀卒度式禮毋讙展不過于疾也地之嚴密處宜行徐則以嚴敬之詩節之如肆夏之莫不震疊式序在位庶不過于徐也周旋直行而迴身也折旋轉角處也趨行周折俯仰作三項然後二字緊頂上重講鏘鳴方是中徵

角宮羽處在車一句帶言行則句兼上三項惟玉穀和而非心自遠正應君子必佩玉之意無非為養心之具矣○纂言方氏曰環佩以玉為之則陽精之所生翳和以金為之則陰氣之所成陽主仁入而在內之節陰主義出而在外之節也內存心以仁外制事以義所習者端所從者正故非辟無自入也繫以體言和以用言

君在不佩玉 一節

右之設佩雖君在也而非玉也魯之設佩雖玉也而非君在也摠及覆明君在之不佩玉也○纂言方氏云右設佩者示可以即事而朱足乎德也居則設者示德者孔昭雖燕有所不敢忘朝則結以示貽其德音自謙而有所未發也且佩玉而結之又示別于群臣也臣則佩必垂委而朝必鳴玉○道子云古者德佩有左右徵角宮羽是也事佩亦有左右紛輓與袂捍等是也佩者必先設事佩後加德佩示德成而上之意此節却以左為德佩右為事佩何也鄭氏以為世子之禮想獨異于諸人者耶

齊則結 一節

纂云佩穀則靜而不譁服色則幽而不著凡以幽陰思而已又熊氏云不用朱與素而用爵韠謂諸侯而下皆

以玄端齊而爵韠為韠同士禮○儀禮陳服器有順有綽順則直綽則屈綽即精也

凡帶有佩玉 一節

帶言佩玉之所由懸衡牙言玉穀所自起喪與故正見必佩意俱不重道子云于玉比德見佩是玉須寔有是德如佩玉之溫潤便比擬吾心果有此溫潤之德否庶藉有德之玉可助我如玉之德也此正是不去身之意下皆比德事

天子佩白玉 一節

道子云天子有粹精之乾德有玄穆之天體公侯有鎮靜之德而體乎陽道大夫有潤澤蒼生之職而又祖識地德世子美而文士德薄而功未顯纂言方氏云君無為而體道道則純臣有為而用事事則雜天子玉純以白異乎公侯之雜以山玄也綬純以玄異乎世子之雜以綦也公侯雖有君道而對天子則臣故朱雖純而王則雜世子有君道而父在則為臣故瑜雖純而綦則雜皆不純乎君道故也

孔子佩象環 一節

纂言鄭云孔子謙不比德亦不事也○孔氏云五寸法五行也○方氏曰孔子有自然之文故佩象其文應變

而無窮故以環志參天而地故五寸有素王之德而居人臣之位故綬以世子之綦○道子云方說太露終不若鄭云象有文理者環取可循而無窮誰不比德亦不事也即鄭說慕想自有妙解道子曰衣以緇布儉素以養德也飾以朱錦親在而致文也

待食於先生 一節

首句作頭下作三段遞設去後祭先飯執少賤之禮也然主人不可以少賤而忘讓也故而致辭焉客又不可以讓而遂抗禮也故親徹焉

一室之人非賓客 一節

徹食之終也古人敬終如始之意○道子曰一人徹不侈于僕役之衆也婦人不徹以別嫌而非慮其不勝也

食棗堯李 一節

纂言云上環在寔間脫華慶也道子曰貴本故用以祭鼎致之類皆客禮也敵者降等皆然食中與弃所操作兩項揔是不食之意明致懷核也

凡食果實 一節

果以先嘗爲新火以後食爲慎纂言

孔子食於季氏 一節

食至不辭于禮爲太簡不食肉而飧于飽爲太遽必因

季氏之失禮而以示不屑之教也

君賜車馬 一節

諸侯之卿大夫受已君之賜則不敢緩于乘服受天子之賜又不敢急于乘服皆所以敬已君也

君賜稽首

稽首頭容也據掌手容也致諸地摠承此拜賜之法也觀下節則此節正是再拜之禮

凡賜君子

賜君子以德言與小人以力言賜與俱者恩也同日者義也昔號公晉侯朝周同賜以五穀之玉君子猶以

位之不同爲譏秦盾子楚子于寓晉同食以百人之餼君子猶以富之不同爲譏况小人乎故詩勞還帥則歌出車勞還役則歌杖杜慎于尊卑故也

凡獻于君 一節

獻于君則大夫士爲親爲否者敬之異也然而同一拜送焉膳于君大夫士則葷桃茹或全或否者敬之異也而同一造于膳宰焉則二項皆敬之所同者也

凡於尊者 一節

有獻致其誠也弗聞恐其瀆也

士於大夫 一節

道子云不承賀惡上交之諂承賀者見和衷之情

禮不感服 一節

禮莫感于交不祔正是充美處路車不式帶言摠是不尚文意

親老出不易方 一節

纂言云有定所無愆期慮貽親之憂疑而已

疏節承上父命親老親齊二項形起下節追思處方見孝之至

父沒而不能讀父 一節

纂言云婦人惟酒食是議故見柩而見母也鄭氏云

禮記集說

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道子云不忍終不若不能之刺痛

君入門介 一節

上節是從君之介入門自序之禮下為來聘之臣入門自盡之禮君入門不重為下三句設耳只當以介為主

註中損是伴說者

賓入不中門 一節

中門履闔闔西闔東二者

君與尸行 一節

君主祭者大夫士助祭者禮記注疏皆宜趨者故君尸

有徐有趨大夫士亦有徐有趨非謂君尸徐而大夫士

趨也接武用于徐乃緩中之緩繼武中武用于徐乃緩

中之速接武用于趨乃速中之緩繼武中武用于趨乃

速中之速○過下云廟中與尸行之外固皆用是矣若

他事之或徐或趨又豈無其節乎

疾趨則欲發 一節

疾趨二字只有一箇趨字手足毋移比發更重些

圈豚行不舉 一節

圈豚行乃徐行之別名正與上疾趨對

端行願雷 一節

此是上二節意端行比圈豚行為尤緩奔行比疾趨為

尤速願足身復四項平說

廟中齊奔 一節

廟中一于肅朝則肅雍合焉

君子之容 一節

舒遲申天之意纂言云齊遽言欽持迫促不敢自寬奢也

立容德

纂言云立則聲振如人投物于已已受德之形也註中

說自冠冕

燕居告溫溫

詩云溫溫恭人

喪容鼎繁 一節

纂言云喪容之哀先觀顏色故色容先于視言

戎容暨暨

戎容之嚴先在貌令故言容先于色視

立容辨卑毋讎

纂言云上文立容說為九容之一後復而見者古人坐

時少立時多行禮皆立乘車亦立是以言之詳焉辨卑

即聲折與立容德意同毋讎所以防其失也

時行

纂言云其動中節道子云疑即前趨以采齊等

盛氣顛實 二節

纂言云心無愧怍則氣威不餒而常聞滿克實故氣之

充于體如陽之蒸喻色之見于面如玉之溫潤立容如

是足以該前之諸容矣蓋與幼清氏以山立四節為一

章又云休氣以溫之也考工記云角之末休于氣

凡自稱天子 一節

纂言云予一人謙自別于人而已伯上公九命之二伯也

伯曰天子 一節

下文曰諸侯之于天子則伯是自稱于國內外之人矣

諸侯之於天子 二節

兩節以分服遠近分

其於敵以下 一節

擯者亦是與敵以下行禮所用之擯

上大夫曰 一節

以下自稱與擯辭俱在交隣上說

大夫私事 三節

此下三節補上文擯者曰寡君之老及寡大夫未盡之

意道子云三節文勢甚活揔是明稱名者是變例而行

聘未有不稱寡大夫寡君之老皆小聘大聘直待末節

隨記意詳 王季 止

見之証却移此公字擯節則太早矣

經 94-569

明堂位第十四

昔者周公 一節

纂言陳氏曰周公之東征也稱王命然後往其居東也侯王察已然後復周公事成王如此其謹誰謂代之而朝諸侯乎始於荀卿成於漢儒冤矣

三公中階之 一節

纂言云中國五等諸侯朝位在門內侯西伯東俱非上三公子男非而東道子云諸臣俱上右伯獨上左者意君位在北者南上似背之耳如今世昭穆坐法俱以北第一為尊也○庚戌一寒夜曾與曹常嘏論此節因疏前解比癸丑春檢纂言馬氏云俱非上者為其近天子也正與朱抹三句相合真所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耶恨馬氏不能見吾後句耳

九夷之國 一節

纂言云四夷遠國朝位在門外○鄭氏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外藩國世一見○又曰藩因夷服鎮服藩服也

皆殷紂罰天下 一節

纂言陸氏曰孟子言伊尹說湯以伐夏而書序以伊尹

相湯伐桀以伊尹主伐事也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

伐奄而明堂記亦云以周公主伐事也道子曰定哀多微辭皆此類○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以為十歲○武王初喪周公以流言東征二公攝冢宰事成王元年居東之二年也殷亂平居東之第三年也其秋有金縢之悟而迎周公以歸仍以冢宰攝天子事成王喪畢宜親政矣以年幼故周公攝事如故及制禮作樂之事大備嘗洛邑以朝諸侯是年冬成王在洛祭八年之初自洛歸宗周始自親政周公致政之年也

成王以周公 一節

纂言云史記封周公曲阜者武王也周公但受封而不之國武王崩淮夷徐戎與武庚同叛故周公東征而遣伯禽就國詩云王曰懷柔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此言成王封姜矣○纂言鄭氏曰張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韠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又曰張以竹為之形如弓以張綵之幅

准用玉璫 一節

仍雕言既饗其玉又從而雕之加者夫人亞獻也加邊加豆于此時獻之蓋饗食時夫人薦登是也

升歌清廟 二節

彰武功錫以大武章文德錫以大夏○百官廢職七字為句

刮楹達鄉

纂言云刮楹則有察意齋戒以事鬼神之義也達鄉則有明意神而明之之義也

崇坫康圭 一節

崇坫以安其圭并取于蔽而疏之以神無方而無乎不在故也

爵夏后氏 一節

琖玉飾盛盛祿者故曰醴酒室畫為禾稼盛爵者故一名羊羹局爵玉為爵形或飾以玉

夏后氏以鷄 一節

周禮六彝春祠夏禴祿用鷄彝為羹賓烝用羊彝爵追享朝享用虎彝雉彝註云追四月禘祭朝十月祫祭其夕夏后氏 一節

其夕承濯尊來所以酌鬯酒者纂云龍刻為龍頭疏勺為雉頭道子云雉曰疏趾故也蒲勺為鳧頭其口微開如蒲之本合而未微開也

米廩有虞氏 一節

米廩以藏粢盛故名即西膠之虞庠也古樂祖矇瞽有

道德而祭于學故曰賢宗孟子以序為殷庠為周者凡養人皆可曰庠習射皆可曰序無定主也纂言

崇鼎黃鼎 一節

文王伐崇遷重器以分同姓故有此鼎又左氏傳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益大弓也陸氏曰意此龜一名繁弱豈以善中名之歟棘即戟也

夏后氏之鼓 一節

纂云是不若楹之高楹不若簠之垂亦後世之加隆者也鄭氏曰垂堯之共工也叔未聞女媧三皇承宓犧者垂所作調和之鐘叔所作編籥之磬嫫所作笙中之簫

夏后氏之龍 一節

其崇如牙夏有真虞而未有崇牙殷有崇牙而未有璧娶至周始兼備焉皆漸致其文也

有虞氏之兩 一節

纂云兩敦盛黍稷四連加稻粱六瑚加麥苽八簋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稊漸增其數也

有虞氏 一節

纂言與正註同但陳氏云殷之橫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周之下跗與三代異而直其足與虞夏同道子云左氏所云房烝即此俎也高二尺四寸廣尺四寸

夏后氏以揭豆 一節

纂言云揭木之屬也揭豆言其質玉以言其飾獻以言其用言再獻饋食所用也註言刻鳳羽從獻尊悟出亦是

有虞氏服 一節

有山有火而又有龍則其文成矣于周獨言車者文之成也士黻韜無飾卿大夫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

有虞氏祭 一節

纂言云此祭祀賓客豆間之祭

有虞氏官 一節

成王褒晉令得存四代官職名號非盡備其數也

大傳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 一節

首句且虛說惟及之者遠而配之者尊故天子而下不容擬也

諸侯及其太祖 一節

諸侯專其祫大夫請而祫雖各伸其追遠之情而終限于所及之遠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 一節

道子云此節專舉天子報本之極大者言之柴祈莫三句明以文王配天地也執豆遷見四時之和氣遯奔走

萃四表之惟心俱重率天下上

上治祖禰 一節

族人嫌于恩之太勝恩太勝則人道混故必有禮義之別而人道始盡○童大全云旁治句蓋睦友之道而不言者文之畧也合族二句依註該頂三治來月林專屬旁治者非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一節

不與焉蔽治親五句是目一得五句是所先之故末二句更歸本于治親尤為五中之要○聽天下方是為治治天下則治功之成也民無不足無不賡須是治天下

先字始字相應。一得是快辭與一有元良相似正要
喚兩無不句以急應民不與焉句道子云紕繆二句甚
言五物之不可一缺也泰云反上輕看非矣人道即治
親承上節末句言即三治也

立權度量 一節

立權度量所以示民信改正朔所以授民時考文章別
衣服所以示民禮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所以便民用
通其變使民不俸天下豈有敝法哉。二節不平只重
不可變革上

其不可得變革者 一節

承上來見聖人立法因民而已民之所厭聖人不能強
存良之所安聖人不能強去惟不可得變革正可以見
人道之大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也尊尊親親長長即
上三治男女有別則上文所未及者帶言之故下文又
申明之二節中兩得字宜玩

同姓從宗 一節

同姓句不重起下文耳至名治際會與從宗對着名著
而男女有別與合族屬對着如云同姓之人從大宗而
合始祖以來之族屬為從小宗而合高祖以來之族屬
焉同姓之昭穆始有所理矣異姓來歸之女則或主諸

母之名或主諸婦之名而治婚姻際會之事焉而異姓
之男女始有所別矣然講名者句須輕輕帶箇効驗說
若說得太重則下而人治之大無用矣

其夫屬乎父道者

此承主名治際會而言在母乎哉第婦句甚言昭穆
之不可紊也。○慎有明微之意從名分慎到稱謂上去
人治從名治際會之治來人字又從男女來不慎則男
女無別而亂從此起故曰人治之大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 二節

四世五世疎之漸也六世疎之極也親屬既竭則庶姓
別于上而各自為氏同姓若異姓矣戚單于下而各自
為宗親屬若疎屬矣然則婚姻遂可以通乎不然也蓋
庶姓雖別于上然有世系之正姓以繫之而姓未嘗別
是不失為同姓也戚雖單于下然有合族之禮食以綴
之而食未嘗殊猶不失為親屬也雖百世而婚姻不通
者周道然也況于六世之近乎

服術有六 一節

童云術者人人由其中而不能外制縛人心得定故曰
術也從服當含下意講云或因門內之治以起禮或因
門外之治以立文上五句註明

從服有六 一節

屬從以恩制也徒從以義制也從有而無從重而輕有所嫌而屈也從無而有從輕而重無所嫌而申也從服之類多故枚舉以明之非獨重從服也

自仁遠親等而上之 一節

率字與至字相呼應不可讀斷了祖義高曾祖三者名曰輕屬祖說名曰重屬祖說一輕一重是過文語其義一也乃天理人情之極至非上面義字也○纂言云因上節從重從輕之語遂申什制服輕重之義○月杪乃交互云曰輕以其義有所殺也曰重以其仁有所隆也

一節最得

君有合族之道 一節

上之所行者仁而下之所守者義不卒不戚正指合族時說位也是什其意

別子為祖繼 一節

適子云五世則遷者也以上摠是以別子作一始祖其所生適庶二支分為大宗小宗小宗有四有繼嗣而兄弟宗之有繼祖而從兄弟宗之有繼曾而再從宗之有繼高而二從宗之此卿大夫士五宗之法五世則遷者也以上言立宗之法以下言立宗之義兩宗其宗字活

指族人宗之而言其餘宗字俱指定為宗之人說敬宗

就舍在立宗內立大宗小宗而族人為其統屬稟其命令這便是敬了○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乎正適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于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起于是邦為卿大夫別于不仕者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 一節

國君之眾兄弟有適者有庶者有止于一人者其立宗之法何如或無適而有庶則當缺大宗而不以庶為大宗嫌于僭也或有適而有庶則既有大宗而不以庶為小宗嫌于分也或止于一人則并不復立彼嫌于無名也首三句且莫點出公子來是也處方可就公子實譜○秦云這小宗大宗即前所謂別子

公子有宗道 一節

承上來云然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者何如謂公子之君立嫡且弟之為士大夫者而使庶者宗之斯則嫡有以統乎庶庶不得干乎正雖以公子之卑而不敢宗君却以大宗之尊而能統庶兄弟矣非公子之宗道乎蓋

既非一人而可以無宗則安得不權設大小宗之法以統之哉不言有小宗而無大宗者例見也

絕族無殤 一節

親者屬也是釋上句之義親指父者言屬指生者言

目仁率親等 一節

自親親至愛百姓通是工夫此可以見君德之光顯自刑罰中至禮俗刑通是効驗此可以見人心之承奉禮俗刑然後樂則君之樂乃為民而樂自不為人所厭歎矣收族以下多就天子說不可說小了

纂言云自仁率親而上至于祖則始乎親親焉自義率

禮而上下 一節

六

祖而下至于補則終乎親親焉人道始終乎親親也秦云尊祖亦從首段頂來道子云此于等上順下有情可用 ○族者宗子之所等其初首一人之身也則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實有以聯合之由族人而推之其初何從始也報本反始自益嚴廟矣社稷傳之于祖重社稷不但謹祭祀之禮而且計安社稷百志凡百為善之志有所賴藉而從善輕也道子云禮俗刑即禮運刑仁之化行俗美便自可樂若待協氣嘉生又多一轉矣○纂言吳幼清云禮俗刑謂民化于親親之禮而成俗刑于四海可為後世法也人君自一身親親而推家國天

下皆親其親是始乎仁親終乎仁民首章所先五事之極功益如此

少儀第十七

聞始見君子者辭 二節

君子敵者之辭因人而異罕見亟見之辭因時而異但罕見卑頂敵者亟見兼頂君子敵者不得階主是記者志戒之辭

適有幾者 數節

數節德是致物之詞不得階主

臣爲君喪納貨 一節

入廟門不入廟門不可專說臣納

受立授立不坐 一節

纂言性之直者徇禮而不度宜朱子曰想記其直情禮

行而失禮者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 二節

辭矣可矣是相者以有節之禮詔賓主後節是賓以有節之禮自處也

問品味曰子亟食 一節

習是傳收善于習中更有精人化境者○測曰古之賓主交接非徒飲食之而已也蓋將有文會輔仁之益焉問習與善者審其所造也

不疑在躬 一節

道子云首句誠以修身三句克矜小物○纂言鄭曰不可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孔氏曰學習當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也應曰在躬之疑若衣服而不知其名亦其一也三說最可會看○測曰疑在躬行所疑也度民械語亂也願大家慕外也皆重器不敬也

汜瑋曰埽席 一節

汜瑋二句爲極之名拚席二句爲埽之節

不貳問問上筮 一節

不貳問是已有上筮必戒其廢下是問人上筮不干其私○測曰貳則不一也不一則不誠不誠則不應故曰再用三瀆瀆則不告問者上也不貳問謂非誠不上也志則否者何也志非義也非義不上也

尊長於已踰 三節

問年將命請所之皆敵者之禮故也

侍射則約矢 三節

約矢攤矢洗而勝非禮之正也而爲之角與擢馬禮之正也而不爲正委曲致敬處○測曰君子之射也投壺也所以觀德而察其志也約則謙退觀其讓也攤則捧持觀其敬也洗以請不敢徑酌也不角不敢厚罰也不擢馬不敢成勝也于尊于賓可謂敬讓之至矣客亦如

之只帶言耳下句不必兼客了不角是不敢重彼之負
不權馬是不敢成己之勝

執君之乘車 一節

執君之乘車作頭下分五項坐一右帶劍二負良綬至
諸幣三散綬升四執轡五纂言摘訓俱作君未升車奏
云叙五事處不論先後之序須善體之

請見不請退 一節

朝廷三句言三者以退為貴正明見君子無請退之體
測曰朝廷曰退戒貪進也曰歸戒忘返也曰罷戒勤這
畧也

侍坐於君子 一節

此見君子有倦色則客或有請退之時然兀可也二字
請退終不是禮○測曰時幾而作見可而請則又不嫌
于請退所以明敬也

事君者量而後入 一節

量不特量君連自家作為也要量大凡始合未有不相
投相信者所難在後面量者量君能用我之道又量吾
之道究竟行之于君而無憾如質生不能用漢文是也
不入句反言以致戒也無怨遠罪就入者言若量而不
入者不待言矣

不窺密 一節

道子云狎是賢者狎而敬之之狎益相習熟者也旁狎
是不宜與之習者而汜濫狎之易所謂比之匪人者也
四句俱接人時事當以忠厚正大立骨董云旁近狎侮
之事戲為不莊之色皆非正大窺密道皆非忠厚

為人臣下者 一節

董云此人一生只為社稷受勞苦一言不敢輕說一事
不敢輕放必要若成事濟方歇豈不是後道子云依老
童說這箇官兒是個極命苦極勞碌極多事極賤相之
妖骨耳○輔氏曰以下美上易失于諂以是諫非易失

于騎息以志言廢以事言註中失德廢事分貼得妥○
後字即易云致後乎坤之義

毋拔來毋報往 一節

測曰跋來報往向皆倏忽者也其傾險之途乎道子云
古有諺焉跋來者此人似之湛氏說最快兩無字平對
一戒其進之銳一戒其退之速註作一串則中間無字
無着落矣○纂言云毋拔來者事來則應毋報往者事
往則已未來則拔而致之既往則追而報之此世俗所
謂生事也報追也

毋賁神毋循枉 一節

三母是事神持已待人之道

士依於德 一節

大凡學欲假義理來發動我心機不是以我心死守這義理也依而游則博雅之趣足以觸發我心萬心變通機神活動方為有用之心不然欲以體理而此為理所苦依亦無得矣○道子云只看空守了定法不遊于變通器用能合時乎解脩因舉不能使人巧一語亦近之勿管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一節

上句非人下句自是皆當戒也

言語之美 章

禮記集說

五

音

且就言語之類上說他那美處君子尚在言外周禮保氏教國子六儀一祭祀之容二賓客之容三朝廷之容四賁紀之容五軍旅之容六車馬之容五儀字俱有制外養中之意教之儀教之心也言語矯和原不在六儀之中須說開不必泥定保氏

問國君之子長幼 一節

國君以保社稷為孝國君之子只曰能從是從君而行也能御見其幼未能御又見其甚幼○測曰國君伯子繼社稷而仲子則御事矣大夫伯子繼從政而仲子則聽政于人矣士伯子繼其耕而仲子則負薪矣是故雖

嫡庶之大分者莫大于禮

執虛如執盈 一節

道子云陸子靜有言獅子捉兔捉象俱用全力即無小大無眾寡之說

凡祭於室中堂上 二節

此明祭禮不可從簡之意單重祭說無則有之正明祭之無說也燕即祭畢之燕○測曰祭以神道故無說主敬燕以人道故有說主和

僕於君子 一節

升下是該始終而言始乘是未升之先下行是既下之

禮記集說

大

六

音

後乘貳車二句又以乘車者言○測曰吾觀于禮而知執御之有道也其始終于敬嚴矣是故能知御者斯知道矣能御者斯能御人矣

貳車者諸侯七乘 一節

此因上文乘貳車句遂言貳車又因貳車推知車馬衣服之類貳車者以下是人于所尊而致貴賁之等有貳車者以下是人于所尊而致貴賁之義

車則說緩執以將命申 一節

車一段即曲禮車馬不上于堂甲一段即曲禮獻甲者

執臂一句

器則執蓋弓 一節

弓則一段即出禮左手承弣一句此處言外亦須補右手執箭

笏書脩也直 一節

纂言云類是類發之義刀之柄環木之秀穗枕之驚動皆謂之類事異義同

乘兵車出先刃 一節

先刃破敵之象後刃安國之象○測曰將王生勝也卒王死必勝也陽倡而陰和將令而卒行之義也

賓客主恭 一節

賓客賓禮也祭祀吉禮也喪凶禮也會同嘉禮也軍旅

軍禮也○恭當自王人身上說方與下諸禮一例會同所以申號令嚴約束故主謂思險隱情以虞不平有人

已之外重在思險與隱情上蓋因思險故密我情計也

○測曰五禮各先其本也恭也敬也哀也謂也虞也其義一也隨在而著耳

客爵居左 一節

總見鄉飲之所尊者惟賓一人介之輔賓者且不敢同于左而僕與主人不必言矣左從天為尊右從地為卑蓋鄉飲義中備著其坐立揖讓之文俎豆多少之數獨

與爵之位無聞故列于此道子測曰客爵者何王先授

賓賓與于荐東之虛爵也其飲者何賓爵也旅酬則與于荐西舉以相酬陰實也飲食口實之義也

凡齊執之以右 一節

測曰凡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鹽梅之類也手尚右故右執之與于左所以便賓也執者之左即賓席之右也齊和氣也右陰類也

贊幣自左 一節

測曰兩君之相見則何面矣曰皆西面也是故左者賓也右者主也相者中也贊受幣自左賓主之間也賓主不親授以致敬也自右者命自君出也輕幣而重辭贊者敬君之意也泰說獨以為聘禮于諸說無考道于云

如泰說則尊王而賤賓恐不妥

酌尸之饌 一節

此明酌尸僕及尸僕受酌之禮君僕人故重之尸取子行其僕似不甚尊貴恐人之酌之或未知所重彼之受酌或未知所自重故記者借君僕明之

凡洗必盥 一節

測曰先自潔然後可以潔物矣

羊之肺 一節

測曰祭尚肺者何氣之主也離之則可絕而祭也不絕心則可執而絕也可執而絕者以致敬也

尊者以酌 一節

道子云此節只言燕饗陳尊君之尊在南諸臣之尊以次而北酌人西向其左在南故設尊之人以其左而布人君之尊焉取南方陽明之象也為猶布也此節只以設尊之人作主則以字為字方有着落乃諸說多將酌者與尊者相對遂令極淺易之題重譯而不解何其誤也

尊壺者 一節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上尊在南人君南面豈非南尊壺之尊而專惠者耶俱就燕饗說即王藻惟君面尊兩節之意盡矣道子

飲酒者 一節

飲酒者作總該機醴與未步爵兩項不坐與不啻虛相對講云凡飲者必坐所以致逸也然機醴雖小而折俎則禮盛矣故不坐凡飲者必啻虛所以致養也然未步爵時則其禮嚴矣故不啻○未步爵別是一禮若機醴安得有步爵月林

其有折俎者 一節

承上言機醴之外其他禮會有折俎則皆生然取祭

反之不坐燔肉之祭反亦不坐重祭故也尸尊則祭反亦坐矣道子云此節總見有折俎之必坐明上之特行于機醴小禮故有不坐之說耳

衣服在躬而 一節

不知其名便不能顧名思義何由實以君子之德哉道子云如衣黼當知所以斷衣黻當知所以辨等也○纂言云衣服未嘗去者也身至近者也以未嘗去之衣服被乎既近之身而末有所知故曰罔罔者神不明也其未有燭 一節

以在者告作句道誓亦然作句主人執已然之燭抱未

棄之燭何其愛客而不倦也畧此三禮欲王賓之淹淹夜飲而情益酣暢也○測曰以暮而殺禮一張一弛天之道也

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 二節

同一歸肝將命之辭也曰致福者不敢專鬼神之神福也曰膳者不敢當福以舍味之奉鬼神者奉君子示謙也告告死者之已柑生者之已練也

凡膳告於君子 一節

稽首以上致肝及反命之敬也大平以下言所致之肝隨牲之大小為所折之多寡也在肩膊肅不敢以右之

已祭者爲獻皆敬也纂言云周人貴月。測曰箇隨其命之數禮也數也者禮之殺也

禮記音評卷之三

東海道子朱泰禎著

閩漳門人連 錄較正

學記第十八

發慮慮求會良

二節

小聞者謂政之聲從會之譽也動衆者尊賢之意誠而能興起爲會之心也二事在君身上極好了然所及有限至于化民中有許多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工夫非一朝一夕可改者看由學乎語氣甚悠遠也。此三節遞推治本于學學字正宜虛說四節指所學爲道見非虛文五節指所學爲至道見非粗迹六節則論學之實而先舉學之地也七節結前文勢殊有次第

君子如欲化民

節

化成二字皆就見成說不着力欲以君心言與必字應合上二節見謹守于一身不君有爲于其國激勸之微意不若教術之顯行此三節之序廣狹之別也道子云人君必須親手鼓舞造就一番令民俗煥然一新方見聖作物觀之象非學何由致之

玉不琢不成器

節

以知道比琢玉則此學啓發人良知居多蓋知止而後有定也道即是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理非別有一道

也始終典學要人直學到大成有終的地步又是主學的深意不可說淺了典字註作常字甚好道子云倪文節公云學非有常不能日新日新二字與終始有情與成器有情與知字亦有情所以爲奴建學也王國侯國

言

雖有嘉肴

上文來云王者既興學爲先失則人可以不學乎嘉肴四句中言上節知道二字以爲發端知不足知困以心言曰反自強以功言自反自強正見是長處嘉言馬氏云自反而得之則優于教矣是以學長教也能自強而

興之則進于學矣是以教長學也證之允命之言是學

固學也教亦學也則至道之善自無有不知者矣

古之教者

節

家有塾四句則立學之廣而學之有其地比年入學中年考校而其考校之法一年至大成則立教之詳而學之有其法所謂教學爲先者此也。辨志是學者自辨知類二句上面須加一視字考校者視之也每句上二字如離經等屬知以所學言每句下二字辨志等屬行以所得言知類至不反則知行極矣知類是引伸觸類通達謂于理之源頭通徹得去理之散殊收拾得來不

反是不流不倚光景兩句只重通達與不返而不返又從通達處得力要知此大成之士直從家塾鄉學中造起到國學九年時候纔能成就如此不可遺了小學工夫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

節

此雖承上節言分明與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句遙相呼應近者情未易變故下一悅字遠者勢未易通故下一懷字此二者就是化民易俗無淺深大學之道句因化民而斷其爲明新之大道理也道子云時術而曰蛾子見人生稍有知識時便宜同學而漸漸造于大成方與知味念終始之脈絡處處牽動。道子云註中官使句從足以二字生來月林強欲抹去亦不必民字原當開說

大學始教

節

道子云開手處認得此道重便知他其中義理深遠自然用志不分不造到極頭地位不止

宵雅肄

節

道子云鹿鳴中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四牡中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皇華巾每懷靡及辟爰咨諏小雅之恭儉好禮見于君臣之間者無如此三詩肄之欲其以三詩之

事君者事君也。有其始實以其終職者課之矣。據古今諸說俱云以得君之樂誇之。何其陋也。不幾于漢高從吾尊顯之說乎。

入學啟

二節

鼓篋二節。董云自高几急之心。業便不精。遜有異以入之之意。且鼓動其心機。後面不亦悅乎。意趣俱從此得。童云竟收其威儀到心上。去使他內有誠實之心。而外有謹飭之貌。

未上禱不視

節

游志存心。講語易混。只以深造自得。分貼便明。游者使之年月深久。造理以漸而精熟也。存者使彼所得之理。涵養于心中。為默識之心得也。纂言云。時觀而弗語。使之憤排。然後啓發也。○道子曰。不語妙矣。而且觀之。而且時觀之。使學者心目之前。雖然恍然。稍有片公之外。馳而不得矣。正如宜侑弄光而兩家之兵解妙哉。此一機乎。○纂言云。教不驟。者教之長程倫理也。○道子云。首節教學為先。次教學相長。此云先事。先志。後云為君為長。皆教善待問。多將教與學伴說明乎。其欲得會學。尤須善教相生之脉。如此古今諸說。何以多畧了教者一邊。竊所未信。○又月林云。時觀者。或此籍或名物。

時時現示于學者心目之前也

大學之教也

節

不能樂學。以上言教者。于正業外斷不可無此等居學。故君子以下言學者。因有居學而不得不審其功也。纂言云。樂學。比上三個不能安進。一步心好之而耽玩不厭也。學。即上春所教之弦夏所學之詩。秋所學之禮也。此二句總承操縵等六句。見居學之廢便足為正業之害。此所以必有居學也。四焉字。不平言學者不但藏于學校。而脩其正業。抑且息于燕居。而又遊其居學也。

夫然故安其學

節

時教之正業。皆學之所及。師之所傳。友之所助。道之所存也。有居學之優游浸灌。而四者之益生焉。正業始為吾有矣。藏脩。遊息是敬。孫務時敏也。安親至不反則厥脩乃來矣。兌命所言。豈非故君子之于學也。以下之謂乎。向非教者之舍。何以得此。童云。安其學。即安弦等也。親師信友。樂道總是安其學也。離師承親師。輔承友不反承信道。則重安學可知。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

節

道子云。此節不盡其材。以上總言教者之冗雜煩苛。而以施梓求佛拈上六句。隱學四件。一氣說總見致學。

者之扞格難久而卒致于無成也恭說欲佔畢三句與正紫相反進而不顧其安與居學相反亦不必○纂言云首句言使學者呻吟其所佔畢之簡牘也施教于人而先後失宜故曰悖責望于人者淺深莫辨故曰佛總是不俟其自化而強聒之意如是則莫能明其所受于師之學而反疾其師矣已知已能者不能安則苦其難進之以所未可雖欲益之而彼不能知其益也不刑言其教不足為人之儀刑也俱纂言

大學之法

節

四者皆因人心之機而曲成之豫時遊摩總是一機却有貫串一件頂一件來從豫字下手起去其非幾長其生機而又按節于已借助于人學脉自不可紊非截然四頂絕不相蒙也道子○纂言云未發情欲未生逆防之也吳幼清曰節如竹之節俟其能此一事又教一事則為順叙而不聳併磨如兩石相磨互有資藉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魯之益多○道子云當其可如救火追亡免起鵲落惟恐過時意又方氏云既有以防其情又有以成其性既有以因其才又有以輔其仁則教之道盡矣與道子全節意同備錄之

發然後禁

節

教所由廢只看扞格至廢學六件便見教道不得成就與上節說與在言外見者不同發然後禁四段總是上句屬師下句屬學者然是為師者不遏之非心而縱之失時失之太驟置之孤立以致交匪人習染僻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

節

道子云齊處全在弗牽弗弛弗達上是躍如中道之妙景此等教法甚深婉有我心默傳彼心默受不言而喻之意故教字下加一喻字而喻字上又加一善字○纂言輔氏曰開其端緒自不能已于致思故可至于自得之地月林云註中分貼上節俱牽強不如只就弗牽等口語更覺緊而暢大略泛之言個善喻于可為人師之意已明而興廢之意自在其中也

學者有四失

節

必知之已含知心意了必字有不可不知之意所以必當知之者何也學之知行處各有有餘不足病根不知其心從何收得然所以必欲救失者又何也蓋教原為長善救失而設若不能知而救之不有愧于教乎知行之得中就是會過與不及就是失長善正所以救失宜

會學者

節

道子云繼志如武周達孝之繼志方是日新之機而非
空守師說者也玩志字自是靈妙之物玩繼字自是日
引月長之脉玩約微字譬四字最是傳燈消息重云約
則使人志可固守微則使人志可精體字譬使人志不
惑亂自然能繼矣通節只就為師者之言上發方發得
使字出末句亦不可着學者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 節

為師者雖未便為君長而君長之道彼固優為之矣道
子云誠想知難易知笑惡而更何人情政理之難知既
能譬喻而造就衆多其于化民成俗豈有限量師既可
以為君則師雖韋布實人君所宜尊信之以學習為君
之道者故宜擇之慎也引言聖人無不擇師為慎結師
道之見重于古今也慎擇擇能為長能為君之師而學
之也夫子之本鐸正是君道

凡學之道 節

首二句言人君慎擇之後尤當嚴重乎師師嚴二句推
嚴師之故是故以下究嚴師之實○為難處當云或挾
其賢則不見道義之重或挾其貴則惟知勢分之尊非
真知道義真忘勢分者不能那得不難○蔡言戴氏曰
人君而尊師若此學者可知矣古人行禮有教化存焉

嚴師所以尊道是師天下之人而皆知敬學天下豈不
大治故先王養老尊賢之義非特為其人也所以令衆
庶見也○重云只重道等二字嚴之欲尊其道也不臣
正所以使之尊道也道者人君受學之本臣民明理之
原君之虛心關民之敬不敬故人君于其師務養其氣
節氣節高縱能抑折人主而使之虛心受益以風天下
不臣所關甚匪細也○尊道以教者身上說敬學以學
者心上說詔天子以老更言

尊學者師進而功倍

尊學者問弟子自進于學尊者待問師進弟子于學二善
字辰有光景末句只承尊者不尊等反言以示戒不重
堅木一段易者節目多就所問之理正言而特借攻堅
木字面形容撞鐘一段却多是說鐘而待問意乃在言
外見總之即離之妙反言可當正言正是此等題目也
尊者在師逸上見其自得處在授受外也尊者在先易
見出如理亂絲有條不紊而師自不厭其繁雜也尊待
問在從容上見格慎發排而優游不倦玉藻所云告溫
溫者也 俱道于云

記問之學 節

道子云大做太悟機鋒多在設疑送難之際當半吞半

吐處棒喝一下如一鍋沸湯提一杓冷水相似正所謂
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豈不暢快平生者乎舍
之可也要他硬整脊梁再上蒲團提起這話頭不是教
他坐在無事甲裡此方是聽語妙處信有十分疑有十
分疑有十分悟有十分正可在此處理會若記問之說
正死心禪師所云禪道不在冊子上縱饒念得一大藏
教諸子百家也只是閑言語臨死之時用他不著在聞
之者正所謂從門入者非家珍也纂言鄭氏云舍之須
後孔氏云且令住持後更問之即此意

良治之子

節

纂言孔氏曰學者教見教習則善故三譬之又云須先
教小事如操縵之屬然後示其繁則易成也上三事皆
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則可有志於學也○童
云凡事只從易處做起纔有通透的門路所以件件做
得成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 節

道子云節中無當二字肯趣無窮凡事主一物以明一
理反泥而不通唯盡類而窮究之則趣博機活其間精
隨微義自有相通之妙而理不患不明矣○大全應氏
曰聲以鼓而震色以水而發身以學而治族以師而親

皆若緩而其急若不相關而不可廢也○道子拈此章
恍然見治與表三句當是為比物句開端耳及觀纂言
吳幼清云鄭氏曰醜類比也以事相況證以為言此以
申上文箕裘日治駕馬三者之譬○月林云原來學與
師是正意而以鼓水引起學有關於吾身所以比物以
加學問之功師有關於人倫所以醜類以求師友之助
吾不知丘氏何出似覺分析太過以水鼓作引起則斷
乎可從者秦說亦從此

君子曰大德不官 節

月林云察三者固可志學察此四者則又可有志于本
必酒養本源培植本根而不泛然用其力矣不然何以
希聖而希天哉○秦云本即在道德信時之內看出不
必又深一層道子云只須從四大字想之見有本者如
是

三王之祭川也 節

纂言幼清云來處為源委處為委月林云河乃川之小
而三王先之以其或為源也或為川之大者而三王後
之或為水之委也務本只就祭說正意言外見之因前
已說教學之事而特指務本之象使知着實下手處

樂記第十九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節

凡音與謂之音相應比音以下繞說到樂上一節單重心字首二句截是從外說入裡來以起其端人心以下從裡說出外去以申其實總是樂生于人心之感蓋之○聲只是言謂變却有無窮之變方又有一定之體作二層着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 節

本字緊根樂來非音之本也六個聲字不可就作音着○一動之後變而為音合而為樂則樂生于音而本于人心之感物也信矣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節

是故緊頂感字來先王所以端作樂之本也所以感是禮樂刑政慎是先王詳審斟酌工夫所以句推慎感之意民心指哀樂等六者同使之各得其性也治道推開說又禮樂刑政以後事

纂言云聖人制禮于謙作樂于豫明政于貴致刑于典纂言云禮自外作而道志于內道子云見飾貌之有其本樂由中出而和聲于外道子云見合情之有其驗政刑作輔者

丘氏與註不合耳竟舊說為安

舊說是再申慎感之故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節

凡音至謂之音是雖比成方之音治世等三音是歌謠須見治世政和由能慎也政乖民困由不慎也道子云樂怒思俱從安怨哀上一轉道字不閒言音雖生于民而其中之精神命脉暗與君政之得失相通也官為君商為臣 節

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借以證五事之解極得

白虎通云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微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官者客也舍也舍客四時者也

蔡季通云上生下生終于仲呂為隔八又用上生下生以求三分損益得見之矣蓋隔八相生續氣候也黃鍾生太簇太簇生姑洗皆隔一律姑洗生林鍾南呂生蕤鍾乃隔二律故設變徵變宮以均分數平陰陽三律必尋二呂三呂必尋二律陰陽之交必隔八乃可生也隔八相生此之謂也若不隔八則律自生律呂自生呂陰陽不均氣節不周無以為則也故曰隔八以正徵言

又云作樂之道得陰陽備雖樂乃可和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 節

纂言云濞水之上地有秦間者亡國之音于此之水出焉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于濞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秦間在濞陽南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 節

人心卽上喜怒哀樂愛敬倫理卽上君臣民事物首二句雖分承上數節言然須見惟生於人心故與倫

理通也在人爲倫在物爲理二字不單看下面政禮治道俱指此言聲音樂政俱就好一邊說若兼美惡則幾字得字俱說不去

末句泛泛註解德字不必繼定禮樂上須于言外補出可也

道子云此節只重惟君子爲能知樂一句謂之有德者卽君子也不觀纂言云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

纂言云謂之德者豈自外來哉得之于吾而非強探力索斯可爲德耳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 節
一唱三嘆平重言倡和皆以原非係于所好亦是規制

如此有遺音有遺味言其音與味之不足有所遺漏而未盡也若以爲其中有不盡之餘音等須與上下意俱背矣纂言輔氏劉氏亦同此說先王之意將以禮節民好惡使之平而無過將以樂和民好惡使之平而不乖是則好得其平而爲人所公是惡得其平而爲人所公非自反復于中正和樂之原而無失乎人性之初此先王制禮樂之深意也不然何清廟肅禘之不極音致味哉

纂言孔氏曰教民均平好惡好者行之惡者避之反歸人道之正也曹復齋述曰錄云先王制禮樂果何爲哉

正以好惡者人道之大端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者人君之大務是故假音味以制禮樂正所以教民卽吾不極不致之間而求其遺音遺味之妙以明理欲之分以平好惡之情而反人道之正此制作之深意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節

纂言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道子曰須見得此時清明在躬天理渾然後之反躬只要見此光景卽上所言人道之正也
然後好惡形焉 節

喜怒哀樂之未發以其未着人為故曰天之性感而遂通之初萌動處未顯為情所用事故曰性之欲物至二句言性感為情之機三項一直說下總是原好惡之所自來自無節至窮人欲處是好惡不平于是至未是人道不正而禮樂何容已哉 天理滅矣正與天之性也相應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

蔡言張氏曰性之欲也言亦性中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君心之宰不宰耳心宰則情得其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心不宰則情流而陷溺其性事為人欲失心不可無宰故貴于反躬焉平日致知力行無非為反躬之功也

又朱子曰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道子曰反躬是復吾身之本性而天理常存矣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 節

節者防其流而檢制之也節文似未切

纂言朱子云言人人皆為之節也方氏又云因人以為節道子云二說可兼

民心以在內者言行之防之二字指禮樂行其禮樂之道防其禮樂之失也纂言邵氏曰建禮樂者有政以

使之必行有刑以坊其或違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 節

曹履齋云禮謂之義自外以至內不止于異也樂謂之文由內以達外不止于同也可見相資為用處與道于說最合又云愛正二之字就禮樂說言率民以仁使之于行禮之間有惻怛慈愛之意相敬而不至于離也道民以義使之于用樂之際有裁制方嚴之道相親而不至于流也萬云仁義雖不過好惡賞罰還當在君心上說

纂言鄭氏曰同謂協好惡異謂別貴賤流謂合行不敬

也離謂析居不和也合情飾貌欲禮樂並行斌斌然也

○童云緊要在合情飾貌而緊之緊尤在仁義把禮樂直歸到愛敬良心上方真切搜剔得流離的病根着君纂言諸說並無一人作收弊說者與鄙見最合奇甚奇甚為同為異言禮樂本人情而為用之妙相親相敬見禮樂之感人心處初本無弊用之者不無偏勝而流離起焉民治自此而阻矣 合情飾貌是禮樂自然之能事未說到收弊上禮義立四句方是相資以收弊好惡刑爵分輕重看是禮樂之輔仁義又是禮樂之本當重仁義是吾心本有之德而見之行禮作樂間者此皆上

人用自已仁義以愛正斯民使民皆以仁義相愛正也
上等和均別四件俱未說到盡處至民治行方與相親
相敬搭合

看來相資收斂之說終覺添足只是要點醒禮樂原初
合一之妙為偏勝者下藥耳道子○愚謂禮之義即和
為貴也樂之文正是有序處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

樂既靜矣宜若難知然五聲六律只是一和皆本于自
然之情無事于勉強矯拂故曰易也禮既文矣宜若煩
而難能然三千三百只是一序皆本于當然之宜無事

于煩紛紛擾故曰簡也二至字猶到也

七

不然便與大樂
大禮重了掛誤句泛言以起下文耳與合情節貌二句

一例

道子云禮至樂至到也從及人處想

愚意暴民至無患總見天下無怨而天子享無怨之樂
方是樂達四海之父子長幼人人不爭而天子實司不
爭之倡故曰如此則禮行觀兩天子俱在下可見

纂言云中山原其始也外作論其形也始則樂本于靜
形則禮必有文靜則必形于動惟自靜而為動故易文
則必有其本惟自文而反本故簡

鄭氏云至猶達也行也與道子意同而更覺貼切下文
閱之不覺快舞

大樂與天地同和 節

同和同節以成功所合言見禮樂與天地同運並行而
混合無間也惟同和故昭宣化育能贊天地生物之功
而百物不失惟同節故辨別尊卑能報天地成物之功
而祀天祭地此二句是足上和節意惟其與天地相同
可見與天地同其大矣觀兩有字只言勢可以兩大非
合一之說如此字直管到首句言禮樂合造化如此造
化且不能違而況于人乎非謂必合造化而後能感人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七

心也愛敬是禮樂之情合敬同愛正是情同末二句正
是說相沿處不重在時與功上正見敬之情不與時並
愛之情不與功偕也言外當繳云明王猶相沿而不能
外如此天下又誰能外禮樂之情哉所以合敬同愛也
○童云此章只形容得禮樂之情的妙處言禮樂只是
一團愛敬的實理這理出天理之自然根人心之固有
故曰情這一段情流行天地貫徹古今更無二物更無
變易之時

又云前言和節後言愛敬字殊肯一不可二視

纂言孔氏曰鄭註氣解同和敬解同節天地氣和而生

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與天地同和也天地之形有高大下大小之數大禮辨尊卑貴賤順而不亂與天地同節也下和節二句相生成之功也聖人和節同天地如此是明則有禮樂教民者也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則四海之內合其敬同其愛也故鍾鼓管磬

節

由上文愛敬見禮樂之文本節器文見禮樂之情能作能述則制作由此而出謂聖調明則人品由此而高未句倒轉申言之要歸到知識上益以見情文爲人所當知也

情是隱于文中之道理知情者心通造化于中別有妙悟緣能創所未有識文者心通古人認得他一段不可磨滅之精神緣能刪定補綴

纂言孔氏曰禮樂之情能窮本知變者誠去偽故能聖事制宜而能作也應氏曰創新開始曰作所以祭事物之幾微而建立其規模儀節成終曰述所以因前古之遺緒而脩明其遺闕也

纂言鄭氏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

樂者天地之別也

節

董云全重過制則亂二句從來不曾說和序不可過獨此發之亦是制作緊要道理地制以上推禮樂原頭明乎天地直是明天地不過之和序以爲制作之本丘云首二句當云禮樂直就是天地之和序過制是不善于法地則禮反紊亂而失乎天地之序矣過作是不善于法天則樂反暴戾而失乎天地之和矣明乎須講得深微纂言云明乎天地所謂作者之調聖是也

節

此正是知禮樂之情者能作的道理其難知處緊要在官與制二字裡面欣喜歡愛不是一念的喜樂着寔一段致中和學問養得個位育光景在胸中方纔此意形見莊敬恭順是脩己以敬工夫已到的氣候

丘云論倫卽是無思中正卽是無邪一正一反意註作兩層非也民對制作之君言不與聖賢君子對

纂言邵氏曰情寔也官職也有此寔則有此職實者本也制者文也有此本則有此文又周氏曰欣喜歡愛者樂之所司故曰官莊敬恭順者禮之所裁故曰制

鄭氏曰情官實制先王所事也道子云見得或作或迷總明聖之獨裁民可使由臣不能贊

王者功成作樂

節

道子云此章脈線隱隱從上節生來纂言孔氏曰樂言作是動用禮言制是截斷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也鄭氏曰樂以文事爲備道子云禮以血腥燔熟爲具又云不沿襲各從己之功治故也鄭氏云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侈故憂禮人之所勸也害在僣吝故偏卽不具也此見禮樂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也前因治功故曰王者其寔卽大聖也未設禮樂處有樂備禮具意大聖處有功大治辨意○于版四句不重承上文而反言之原不會與韶樂古者對攷是篤厚和平作樂有節之意極則不敦矣粗則不備矣敦自然不憂備自然不偏註云雖敦厚于樂竟作樂極一例看了未妥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節

近禮以上言造化肇于禮樂敦和四句言禮樂同乎造化皆虛論其理以下寔言聖人制禮作樂以贊天地也註中自然二字要味天地散殊合同光景是自然之禮樂也禮樂惟由自然而出故有從天從地的妙用聖人看得世間無制作主特之則此理殘缺渾晦而造化亦幾乎毀是天地有禮樂而聖人反無禮樂以對付之故必須應之配之到天地官處無非以自然合自然也說

文曰說樂不離仁說禮不離義這纔是天地間之實理聖人把天地的仁義妙處悉收盡在制作內所以能應天配地

泰余皆云應天配地正是効法意未可便說贊助直到官字方是贊助禮樂明備是承上起下語然必到明備處天地方可官故此句亦不開明者和序之脈昭于天地間也備者一和備爲五聲六律一序備爲三千三百也○纂言云氣固有和矣樂則敦之使厚和既敦則莫不循其理而無所屈故能率神神者陽之盛而天以陽爲德則樂之敦和率神非所以從天而行生長之仁者乎物固各有宜矣禮則別之使辨宜既別則莫不安其處而有所歸故能居鬼鬼者陰之盛而地以陰爲德則禮之別宜居鬼非所以從地而行收藏之義者乎

天尊地卑 二節

首節如此以上已有聖人効法意下節如此以下纔見說文云這兩節要看他模寫天地間之別與和就是畫出一般此以寔理爲文故極其功首六句先說天地後說禮方以類聚三句是先說禮後說天地下二句又是將天地禮合說雖同是一意却變成三樣句法皆是以天地爲主末句方就禮上說道子

云有四矣字及在天在地等只言天地有可法之象不寔言聖人効法與下節倒看其妙

方親義序別信之道也類說此道中之人物如吉凶軍
賓嘉之事也羣分久從其事無混施也性命者方與物
之所從出也如此總頂上文禮包上君臣貴賤等別也
上尊卑卑高等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 節

聖人之聲容倣像其細細摩盪之機流行變化之意耳
豈不是天地之和看來聖人這許多制作的巧處都是
天地間渾成的道理何曾強增出一件來

禮記集說卷三

十三

一說百化與焉是槩拈合同而化之意而省其文耳依
此說正好與上節君臣等意例看于未句極有情道于
○泰亦云若止作萬物化醇則與字無着落且下文如
此字無所承

化不時則不生 節

纂言馬氏曰化貴其和春先夏秋先冬亦未嘗不貴其
別也男女貴其別兄弟睦夫婦和亦未嘗不貴其和也
此互文以見意道于云此處一合下節合言禮樂之妙
方有原本此說向未拈出讀之快心

纂言張陳氏云樂是氣化故鄭云害物以天地明人事

也禮是形教故鄭云亂人以人事明天地也由上文觀
之法天地者此禮樂也然贊天地者亦此禮樂也若禮
樂一或不時無辨而天地隨應之矣情字即理字乃天
地間之寔理自其感應之極相關切故曰情然則禮序
樂和而天地有不得其職哉此正承上以急起下節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 節

及夫繫承上效法來陰陽鬼神天地之用高遠深厚天
地之體着太始居成物的妙處全在極端行通窮測等
字內總之天地氣化可到的去處禮樂都到了則集就
占住了始物之位禮就占住了成物之位着不息三句
禮記集說卷三 樂記三

十四

從此二句來三也字相趕說言禮樂即天地而盡天地
間之妙用也雖從上二句來却是起下文之辭
心談云聖人把造化妙用處盡屬之禮樂要知這個不
是聖人制作的禮樂是天地間仁義之氣自然之和序
也如此方于故聖人曰禮樂云句有着落

纂言鄭氏曰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上至于
天下委于地其間無所不之道子云間字先着在此妙
甚應氏曰自天高地下至此一章本上繫之文夫子所
以明易也而以是發明禮樂之理非明聖者深究乎天
人之蘊而有見于禮樂之用未能及此

王翼明云：疊出三也字，明明是天地無全能禮樂有全功之意。故記者除却禮樂字，即說一動一靜，末句又除却天地，即說禮樂間字。作中間之間，謂不專是和，又不專是序，却好居其中間以禮樂一理動靜一機，故必交互而反覆言之也。要他活潑潑地之意。

又云：一動一靜二句，與易大傳同言天與地對待其相互處，只是陰陽兩端居其中間，則動靜之道至矣。蓋矣故聖人重禮樂之能參輔天地，蓋由握其機耳。禮云樂云，豈無係嬰妙之道者哉？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 節

禮記集說卷三

十五

此章見虞帝憐憫為民解愠，早財就有教養意。了斐制樂以賞諸侯，是體天子為民之切意。諸侯之勞，下民以受賞，中間有一段君臣相悅真意。流通的光景，德盛在教養先，一層有躬行有休養一段真精神。就平日言治民，迄比勞者略不盛些，若無德則樂全不賜矣。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 節

三帝象心法之妙，三王象及人之功，總見樂以象德意盡矣。謂從來難行之事，湯武做了費多少幹旋心機氣力，做來却自天人交與極難，而極停當，行權而不失其正處，變而不失其常也。

奈云：章如光被平章也。備如易過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繼如重華協于帝，精一執中之類。大如書克勤克儉，地平天成是也。盡如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是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 節

道子云：時不可失，節不可過。法治就是符，符就是德。無兩層教在一世，以聲容之大綱言時如十三舞勺，春誦夏弦之類，事就在一人說聲之高下清濁，容之俯仰疾徐，節如本之情性清明，象天之類為樂。兼教事說先要理伏德字，意在內益德，乃君心之和作樂之本。民所觀化者也。法治調教法，寒暑事法風雨也。舍則教時事節矣。象德則不至于傷世無功矣。

禮記集說卷三

十六

纂言方氏云：往來應期之調，時多以得所之調節氣由寒暑而連故不時則疾，食由風雨而成故不節則饑。夫祭豕為酒非以為禍也。

流禍生于人心，而聖人以禮隄防之，以樂渾化之前，只說酒禮而後又言樂者，以有禮制而無樂化則渣滓不消，融彼其淫心終勉強攝伏而未化，所以必著樂教以化其邪心而又根聖心所樂見感人之有本也。酒食三句，看饗禮說然不可平看合歡則易流故樂以

象賓主之德禮以綴賓主之歡如單作禮樂二句略可推開有大事二項廣言禮樂之用大也

纂陳云死亡凶札禍哉天事之大圍敗寇亂人事之大
大宗伯皆以凶禮哀之以服膺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
之同福祿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
所樂是聖人中節之和春作夏長之精神也故雖一念
之動而隨以善民心就一人言內而達神興德其感人
深也就入人言外而和親敬順其移風易俗也二項總
是善民心處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 節

禮記卷之十一

十七

丘云血氣之性以氣質言便舍下不好這邊心知之性
以理義言便舍下好這邊說者以首二句為性然看無
常句已到情上了無常正與起物相起說與形焉緊相
應

六節形焉以上是因心以作樂下因樂以知心六音字
皆樂也樂音作而民心可知心由于政感故人主慎所
以感之証中采詩審樂二句最緊要

童云此心術不是本來之心乃隨教化世風轉移者故
不曰心而曰心術便有許多不同在內了

纂言鄭云術所由也形猶見也孔云人性雖一所感不

常以其感物而動故心所由之道路形見也道子云周
禮衍字作道路註者甚多得此說童說可廢

嘽諧慢易

節

此卽是熙恬樂利康衢擊壤氣象繁文以中之義理言
簡節以外之度數言其上作六件

纂言輔氏曰慢猶緩也對忽之言易謂和易也平易也
繁文所以極其盛簡節所以著其誠

粗厲猛起

節

纂言陳氏云未與風淫末疾之末同手舞足蹈之謂也

奇其與証異

禮記卷之十一

十八

廉直勁正

節

廉有分辨直以委曲勁則不屈正則不偏莊則端凝誠
則堅確由上之禮教素達消其怠弛逸豫之心作其收
持嚴整之氣故耳

寬裕肉好順成和

節

寬則博大裕悠長也肉有肉地也好通滑也順成不紊
亂和動克諧而不乖也由上人撫循之德意多故慈愛
如此

纂言陳云肉謂其音寔而有所養也好謂其音虛而得
所好也又云肉好如一旋而不可窮者環也想其音亦

旋而不可窮耶

流辟邪敬秋成

節

纂言陳云秋猶夷秋調之秋以其有禽獸之道也順成之音順而治秋成之音逆而亂又云強而成也絛澁言

依註當作長變不繫嚴也道子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

節

前言音之本曰人者非性也可見音生于情不生于性而此言本之情性這本意不是感物以前着寔致中和一段工夫至于度數禮義完而樂之本文且矣先王又

以爲不曾實驗其和未可之以教人也自合生至于不

十九

攝則天地人心感于樂而大和自然氣類相通又來與樂相湊泊矣由是陰陽剛柔混融皆徹以交錯于聲容之中而其精神氣象又呈露于容容之外樂至于此尚有不妥而相奪者哉由是既驗其和而教可興矣

繩德厚二項雖平然事行却從德厚中來下親疎等便是事行其理即德厚也樂觀其深豈止觀事行之得失併事行所以得之故而觀之蓋指德性而言也

象之繩之非本性精明能得

先王作樂而有以驗其和然後立教以化民也

纂言孔氏曰五常之行木性仁金性義火性禮水性智土性信也

鄭氏云等謂各用其才之造學之文永調節奏合也均聲之飾廣與省始憚而終約也 肯註

陳氏曰以繩德厚使人復性之靜而不逐物之動又何窮人欲滅天理之有律述此者也此輔此者也述以小天之稱則樂之體以相成而無輕重之不等輔以終始之序則樂之用以相生而無先後之不倫以此象事行則事容有大小終始矣繩德厚以爲性象事行以爲行則越之聲音形之動靜一遠一近而親疎之理存焉

上一下而資賤之理存焉一先一後而長幼之理存焉

二十

一內一外而男女之理存焉能使是理莫不形見于樂豈不原于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耶沈氏曰深言其妙而難知觀若大觀在上之觀輔氏曰觀于樂則發于人者深矣道子云此節向來諸說從無此直截明快者故備錄之

土敝則草木不長

節

纂言幼清云哀則不謹狎宜莊也而乃不莊樂則不危險宜安也而反不安不莊則慢而無所敬易而無所戒故犯節不安則流而不知止迺而有所溺故忘本廢

聲緩宜有所容所容者乃奸聲感人則逆氣應之矣狹
謂聲急固足以有思所思者乃樂得其欲則以欲忘道
矣陸氏所謂廣失之無法狹失之不通是也平則條而
有理和則暢而能通上下相串之詞或言感或言感相
備也鄭氏曰動人條暢之管氣使失其所又曰感動之
微也詩所謂無感我悅兮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 節

兩如云以類相動如樂動得善來善中又生出萬般善
的枝葉來

上言理形見于樂此言理以類相動總之樂通倫理直

樂記卷三 樂象第三

十一

到倫理方是樂之寔際處此感動從人心中動出來以
聲而感氣以氣而感理漸漸感得大漸漸感得深動字
乃機之發動處就是其機如此有應言聲倡氣和而樂
即應之迅速而莫知其所所以然也

正聲即本之情性三句順氣即五常至不攝成象即交
中發外和樂與即此便知其各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倡
和既有應則姦逆淫是一套正順和是一套各歸其一
定之分限而不可移矣然豈止于是而已哉萬物句作
倫理此是舉括上兩節大意而另發一端急起反情兩
節非繳上文也

反情四節

前兩節言修身以作樂而教成後二節言君子之樂生
于道而可以觀德也通章只一義字其道與德總是志
和行成和與成總是行義首節言作樂之本而曰行義
可見樂必本于寔理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 節

首節當重反情句復其未發已發初氣象也比類當在
後一步不可平看反的工夫全在去非禮使之順正正
即中和而所行皆合宜義乃不乖不僻性情中寂切道
理所以作樂之本全在行義

樂記卷三 樂象第三

十二

丘云順是循自然之理而無所違逆正是盡當然之道
而無所偏倚內而順正則義行于內而得乎心之制情
無不復而志和矣外而順正則義行于外而得乎事之
宜類無不善而行成矣

然後發以聲音 節

然後緊頂上來聲音只是詩歌下四句方着器文上舊
至德三句是樂中骨髓語極要重看下不過是其妙處
此乃是其寔理效處倫清極重聰明和平就一人言移
易皆就就天下言總成得箇倫清順正行義不過倫理
之得宜而清也

一節爲經截上是樂成而極其妙下是樂行而感之深
首五句樂備聲容之器會至德三句樂達天人之蘊風
雨以上四句樂象造化之妙爲經以上樂盡常樂之局
下總言其效

至德以志和行成言四氣以陰陽剛柔言萬物之理同
正聲節萬物之理俱作親疏貴賤等之理言

秦云通節作三段然後字是故字故字作眼

故曰樂者樂也

節

樂也二字便有人人不能免之意所以君子小人之樂
就不同了到後來畢竟君子能樂而小人不能樂矣

禮記章句

廿三

得其道在樂也之前如云志和行成而得其道則心無
愧作而樂焉以道制欲又稍在樂也之後不亂不樂比
得道得欲又深了一步道子云直舉道與欲互言之則
見小人不能如君子之樂耳樂也是解個樂字不可做
樂本于樂看

是故君子反情以

節

和其志則行自成乃聖本之論非省文也廣樂備聲容
天人之妙非推廣之謂至于民皆同行義之方則君子
一人之順正化而爲天下之順正而志和行成之德可
以觀矣

纂言黃氏云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自制其欲廣樂以
成其教則以道制人之欲

德者性之端也

節

此節說德說心又說情須知德卽情之善者心統性情
言心而德與性情俱包矣全重三者本于心一句大抵
先動其心而後有志聲容有志聲容而後有樂情深句
與積中發外二句要看得前淺後深方有分別時說輕
和順句甚不是積中言心之動處件件中節有許多集
義工夫

首句是起第二句金石句又是終第二句只重在樂者
禮記章句

廿四

德之華上本于心正與德字相應通節華字文明英華
等便是篤樞中纔有此不可磨滅的精光豈是偽爲得
的末句須想他着實有一段本于心處須重看以前只
說大綱工夫當在此處

道子云以氣感贊情深前意已了下只須云由此觀之
作樂者必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必不可傷爲也作一
正一反說

樂者心之動也

節

上節性之端三句以漸說下這三句却是由終而徑原
其始樂之象尚未是樂飾之方是樂文承以容言節奏

以聲音即下樂舞二意動其本一句為樂之主最重所以有這等好處蓋渾然于未發之中存養得定待應感而動即為中節之和方是樂本靜極而動其發也調停均節曰樂其象有調和工夫然後治其飾也先鼓六句正是治其飾處獨樂二句以為已言務期有得于已而後已焉簡舉二句以為人言務期有益于人而後已焉惟獨樂而不厭也故有義立德尊之妙惟備舉而不私也故有好善聽過之感末二句緊頂為人為已上要旨云情見二句申言自始至終無所不嘗所以獨樂而不厭也好善二句言君子小人皆得其成所以能不私也

禮記卷之十一

五

道子云情見句羅盡反情節意樂終句羅盡觀德節意須知義立在情見之先德尊在化成之後

纂言孔氏曰方謂方將欲舞積漸之意也道子云與警戒意最合此時說之所忽也

此章纂言俱作大武說不知何意

樂也者施也

節

纂言鄭氏曰施言樂出而不反報言禮尚往來也

首二句總結其樂中二句虛用推原末句是施報之實所自生即德之所在也樂之便有欣欣得意之趣那得不章明出來而謂樂之不至于施乎所自始即情之所

鍾也反之便有念念顧祖之意那得不美報還之而謂禮之不主于報乎生處可以文德武德分講始處可以人本于祖物本于天分講然註中舜武郊禘亦當沾着纂言孔氏曰章德報情及始又覆說報施之意言樂施而不報是章明其德也禮有恩則報以人意言為報情以父子祖孫為及始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 節

道子云禮無不答明上之不虛取于下也于此節絕可想○贈字內當以報德報功入講

纂言孔氏曰大輅金輅也賜上公及同姓諸侯者視異

禮記卷之十一

六

姓之象輅四衛之章輅蕃國之木輅為大也若玉輅則以祀而不以封者也九旒亦以上公言侯伯七旒子男五旒寶龜之中金以青黑為緣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 節

不可變易須說出情理好處故能統同辨異同異人情也統之辨之是管人情也說字如禘之說說字乃不可變不可易之精蘊也

思初惟始謂從放逸中及其始初之真和自然與道德無間而無弗同矣有序有等從類聚處還其各正之分與自然于禮統統然無弗辨矣

恭言孔氏曰樂主和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人情不過乎此故也管乎人情也

則不知變樂之情也 節

承上管人情來又翻入脩已上去本窮則變自知理著則偽自去工夫全在窮著內不平夫禮樂何以能為用之大如此下數句儘力推原其故

傾宇舉天地和序之形相一一點點出來使天地不能通其情也達人性中仁義之德降與何著不息著不動也三句急查下而字方有勢見所以疑是精粗之體如此其微妙神通也傾父子君臣之節特就人情中拈出

其最大者見用之大也

纂言鄭氏曰凝成也傾猶理治也道子云不如正文之字法妙

朱子曰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只是一體周流禮則個相對著誠與去偽也禮則相刑相冠以此冠彼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明背暗論其本則一道子云此等論頭也須玩味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 節

禮樂之妙如此豈特窮本著誠感乎人情而已哉即天

地亦為之昭明矣何以見之天地新合三句是氣行而不乖下是用急口今數出這一團和氣急急歸到樂上言樂而禮可知矣玩註中並生並育而無所害生育處是樂不相害便是序是樂亦涵禮意也 道子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 節

上言禮樂昭宣化育記者恐人誤認在器數上故推本言之見欲制作者必會本末之全也朱道子云童者有司二比其整齊以為未盡禮樂之藝與事故復錯舉樂師三項因指出北面字後字並舉下見上舉後見先也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若先王句上下先後字當作德藝行事字看非位序矣四有字當歸重上與先方見有本

纂言鄭氏曰禮樂之本由人君也樂本窮本知變禮本著誠去偽此言知本者尋知末者卑鄭云尋卑備乃可制作以為治法孔氏曰以道德成就故在上君子主人是也藝術成就故在下如樂師等五項人是也行成則德成矣德在內而行在外也事成則藝成矣在身謂之藝聽役謂之事人有多少品題先其先後便尋卑得分乃可制禮作樂以班天下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 節

八句除弦匏笙簧二句外俱以聲容對言君子于是語
二句須疊說乃見樂之妙重兩是字語者口之不能自
禁也道古者神遊當日之天也秦云進旅二句大樂育
容之齊一聲之和敬以為發端道子云弦匏二句亦是
未奏時事進旅二句分言聲容之樂弦匏二句合言聲
容之器重云發字時解俱混當作動字看就是大學其
機如此的機字把脩齊治平之理洩于聲容間令人心
感之者神于聳動不覺口能言之而身能體之也
纂言陳云堂上弦以琴瑟又會守村焉堂下匏以黃笙
又會守鼓焉維清奏象武其文也武奏大武武其武也
文先之武後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揖遜征誅之義盡
矣治亂以相有文明以節之使之和而不流也訊疾以
雅有法度以正之使之奮而不拔也道子云語即周禮
以樂語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此六字各一義道古云言
古以制今也平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 節
纂言鄭氏曰饔餼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
馬氏曰子夏言鄭衛之音不足以為樂但可以謂之音
而已
吳幼清云子夏只言樂本下德六件皆從聖人一心之

和而三才之理無適不當也人之德皆和而無乖戾之
徵故疾疢不作物之氣皆和故無妖祥天地順以下六
頂平看各自相對紀綱是活套字猶言規矩繩墨註作
三綱六紀已誤又反去作三綱六紀之目益倒置矣
纂言述左傳什詩云德正應和曰莫昭臨四方曰明勤
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若茲和通服
曰順擇善從之曰比鄭氏云俾當作比施延也
莫其德音云是詩之所云德者由王季明類俾順之
德而起則古之德音豈不由紀綱既正之日而起哉觀
德音不可以知古樂之調耶
纂言輔氏曰引詩言德音而不言樂樂之功亦可致此
此于夏可證詩之一端
詩云肅雝和鳴 節
詩只云肅雝于夏如何使云肅肅雝雝還讀作肅敬雝
和為是
為君人者謹其所好 節
上只論樂之邪正至此方說歸文侯來正破其恐卧不
倦之說好惡指樂言好之行之又是泛論
纂言胡氏曰謹是好古樂惡新聲也馬氏曰臣則聽君
而和下則親侯而動鄭氏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

所好惡進之于會無難

然後聖人作為軌節

童云四所以昔廟中事以祭廟作頭祭廟必有燕饗之禮獻酬酢廟禮也曰所以寔有相洽相敬之真情在官序貴賤廟禮也曰各得其寔有相便相守之慎心在尊卑長幼之序廟禮也曰後世有序寔有不凌不犯之道教在更精透

朱道子云註中賡素二字總破跳鼓六者不是破德音德字德音即上節德音何可作兩解也

纂言孔氏曰周謂云草木一聲無管商清濁也故須用

和而後佐以舞也文賡聲容俱備可以祭先王樂九奏而鬼神格也廟中接賓客入門肆夏卒爵樂闋等也又用辨分八佾六佾等也若聞樂知德施于孫子是示後世使聽者和順和親是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鍾聲鏗鏘以立號節

鍾為兌聲為乳絲為離竹為震鼓鼗為坎纂言

上鏗字就鍾言下鏘字就人之聞者說號橫武皆心之感動處謂之立者是能使人如此也餘節倣此

石聲磬磬以立辨節

纂言云鍾磬鼓鼗陰也陰以嚴厲堅勁為事故一象武

臣一象死封疆一象將帥道子云

絲聲哀哀以立廉三節

纂言云絲竹陽也陽以純潔茲養為事故一象志義一象畜聚

會是已會人聚是人歸已

嬰有一會字此心虛靈原有箇憂時憫民欲得人以輔助意所以聲去一奏着他便機神發動此于夏格心之論見文侯恐卧是徒聽其鏗鏘不去用心思索正說出他病根

纂言陳氏曰君子聽樂聲而思人之才則有所合而無

所及鄭氏曰君子聞聲達事亦有以合成已之志意實年賡兌席而請曰節

纂言云賡禮恭辭遜可與之言故總于三句說盡武樂

象成之義此孔子所自得者若聞于襄弘者則與賈合○方氏曰以武莫若周公故繫之以志實即武王之志也以文莫若周召故繫之以治實即武王之治也

自發揚幽厲至事繫濟也雖與遲之又久無干須看得不閒方是言太公周召者發其前對之所未盡也然要與上句武王之事有情武始三節詳武舞也然要與下句久立于綴有情不可只泛泛說了

童云武王心事全在遲內夫子但與論備戒之久不意
竟竟究到遲而又久比夫子所問又深一層是深知武
樂者故夫子象成以下四節與言此定禍亂成功之遲
久且女以下與言撫綏太平成功之遲久

且夫武始而北出

節

此節總言六成之象原不重在此只要中抽出駟伐分
夾二象言之方歸到久立于綴上以申明武王之事

舜之成雖六其位則四

纂言鄭氏曰成猶奏也每奏五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
觀兵孟津時也再成象克殷也三成象克殷有餘力而

禮記禮記

三十三 三百七十三

及也四成象南國稱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成象周公
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
夾振之而駟伐

節

駟伐以象其威威則何其雄也夾進以象其蚤濟則何
其速也然方舞之初乃久立于綴又何其舒緩從容若
此蓋象武王待諸侯之畢集共行天討而不急于得天
下也是威雖盛而不敢驟用其威事雖蚤濟而不敢遽
成其事矣所謂武王之事者不于此而見其一端乎過
下節當云久立固以待諸侯之至矣然更有意在
纂言應氏曰武樂之始終不過蚤與久之兩節而已踊

厲之已蚤大將之鼓勇也分夾之蚤濟三軍之發勇也
備戒之已久不敢輕大敵而易進久立以有待不敢追
諸侯而速進敏以趨天時而以蚤為貴則動如飄風之
不可禦緩以聽人心而以久為貴則靜如磐石之不可
搖一急一緩俱不可偏然六成之舞其久之意常勝于
蚤者聖人無舍利之心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也

濟河而西

節

纂言云席皮有文欲以見文止武也道子云示服猛也
二說可兼

散軍而郊射左射經首

節

禮記禮記

三十四

民雖生于未造孝弟忠敬之心所自有者特為習氣所
侵染故日遠于文教并其綱常亦日淪沒了武王之教
急欲消其習氣而開其良心德禮孝敬忠是武王培植
八百年根本

宗祀文王於明堂行于季秋配以上帝是子之事父故
以教孝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

節

若此二字該武王克殷以下則字不可說快了必如此
然後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凡此皆所以及前日之所為
而一新天下之觀聽其氣象甚雍容其節目甚詳密此

豈一日之所能爲宜武舞象之而舒徐遲久也然則戒之久立之久固無急于富天下之心遲之遲而又久又必緩以待天下之化大武固武舞也寔止戈之武也寔脩文之武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節

童云斯須者正吾心與禮樂斷續之脉天理人欲消長緊關處曰不可去可見用禮樂之權全在我心要去就去不放他便不去一味身心上檢點便了

致薄其量也看處有工夫易直子諒總是一個和生機活潑曰樂樂則自家得意處覺十分妥帖無所推奉故

禮記集說卷三

十五

安安則安當處自無遷流自無間斷故久久則純純常常渾然無爲故天天則不二不測變化無方故神不言不怒只是贊天神之妙不可說向外來只狀他自然之至誠自然之至敬而已此妙處全在一致字上窮得他的理到方纔有心得而萬念融徹如此

纂言云油然而新生好貌也孔云潤澤之意

朱子曰天謂體性自然神謂神妙莫測

致禮以治躬 節

朱子云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寔有此惡雖非本有然心既爲所奪而得以爲主于內嚴威以上

分言致樂致禮心中以下甚言須臾之不可去也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 節

上二節極言致禮樂之妙却只在自身上此却到感人不爭不慢已見大意了德輝至承順都從上文見出所以看一故字

極和極順卽上兩致字註中自安立說反不暢也纂言鄭氏曰德輝顏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止也

樂也者動于內者也 節

上節止分言禮樂未到合同上故復就上節起句成諸後端絕類詩體

禮記集說卷三

十六

纂言鄭氏曰禮主其戒人所倦也樂主其盛人所歡也朱子曰進須力行將去反須回顧身心鄭又云兩得字謂體其義知其吉凶之歸其義一謂俱趨立于中不銷不放也朱子以爲情性之正

夫樂者樂也 三節

總見樂本人情而作故切于人而爲人所不能免也通章重審一二字性術多變不能審一也一審則性之術變而性之理不變以既定之和爲感化故爲天地作合合者以一卽天地所賦予之正理也爲中和之統紀者以中卽一和卽一之所發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節

首節方字在道字內看出惟其道之使不知不覺性術自歸于正而不亂故謂之方

觀三個使字足字還不會到樂處論處感動人處只說制雅頌之舍如此

鄭氏曰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為自然之常也性術言此出于性也盡于此不可過于此度也孔氏曰術謂道路變調變動之形即聲音動靜也流猶淫放也息猶納也方道也皆鄭氏

孔氏云惟雅頌之聲作之有節故使人愛樂而不逸蕩也雅頌之文樂德深遠論量義理而不可厭息也而已

矣當云既節之雅頌又謂之以律呂觀得其數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悖于性情矣

道于云此章血脈在而已矣三字正是樂而不亂處制字道字三個使其及足以不使等字面皆是描寫出耻

字精神來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 節

一節性也和節性之術也審字工夫微微密是樂之本更兼有節有文而感化實有不廣此節方字與上方字不同此方是本已心而立先王看得已心上之一明

白乃作樂以道人性術之變使不一者亦歸于一此以已治人有繁矩之義故謂之方

纂言鄭氏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合金章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孔氏曰人聲雖一而所感有喜怒哀樂之殊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此八音之物以節音曲之節或素作或節止以成五聲之交合和句即上和親和敬附親即和順也應氏曰精審密察于衆理之中以求其當

故聽其雅頌之聲 節

樂之感人情使不至亂而倫理身心皆得其正如此則

樂之切于人也大矣天地賦人以人倫之理賦人以身心之理而未嘗有言以教人樂即其命令也人倫亦有中和之理身心亦有中和之理但人心難于操存有樂以感人而中和之易流者樂能管攝之非紀乎無命無紀性術將不勝其變而人情孰能免之

童云天地中和字俱根性字來性即一也天地之賦予而中和之寔理即性中物也紀其不中不和之變以歸于中和之本然則人人還已之一而先王審一之功始完纂鄭云要猶會也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人須官天地道中和此樂自不可免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 節

緊要全在得解上清好惡之源調中和之節全沒一毫私意所以纔得其解方可以禮樂飾之

纂陳云禮有五經章居一焉故屬禮

纂鄭云喜怒哀節之以禮樂則垂民和從而畏敬之

子鱣見師乙而問焉

纂鄭云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

須以美威德大雅發先王之微德小雅盡群下之情風

以備笑刺而得用情之正商是剛中齊是柔中

得力處全在直已二字工夫在未歌之先朱道子曰味

直字取自家本領印各于諸詩中兼至公之心以助其

手九

合無一毫瞞昧冒認念頭與曲禮直而勿有相似直已

而後歌就是陳已之德了

天地應四時和等全在吾心氣象上看出益人與天地

萬物為一體而聲音之感又無間顯幽者也故其應如

此

道子曰應在寥廓上想和在錯行上想理在煩雜上想

商在龔育不害上想四句光景多在動字裡頭動處

須想他德被于歌而蟠際兩間無所不之故物物交動

正志一動氣之說

纂言孔氏曰大雅大正也小雅小正也諸侯之風不同

須和正者歌之五帝道大故肆直慈愛者歌之三王于

戚所起能斷是非故溫良能斷者歌之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 節

明字重看直舉剛中柔中所以然之理而透悟方與保

字有會保者如云人之有德固以歌而生苟因其德

之生而遂忘其歌則雖得必失將何以陳德乎故下一

保字

纂方云明者不為物蔽之謂肆直而不蔽于慈愛是明

商者也故臨事而屢斷以慈愛之蔽在于無斷故也溫

良而不蔽于能斷明齊者也故見利而讓以能斷之蔽

在于無讓故也保愈養其勇義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 節

兩層故字須看他相承處言由前觀之固有在宜歌矣

而歌之狀何如故歌者云歌之狀固曲盡其妙矣而

歌之名義何所取乎故歌之為言也云復暢論之

此章雖論歌而在人為歌在器為樂即破金石流管絃

之樂不過如是謂之問樂可也

講悅之處見得根于平日直已而發大約是申節的故

曲盡其妙

纂方曰上言其發揚下言其重濁曲言其迴轉止言其
闕偃則不動言聲之句則不直言聲之變聲言其終
始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鄭氏曰長言引其聲也陰嘆
和緩之也不知何歡之至也方氏曰終言子貢問樂題
上事也與周公踐祚同義

祭法第二十三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 節

禘郊在宗廟常禮之外祖宗在宗廟常數之外皆內祭
之禮

燔柴於泰壇

節

因天因地不同同于尚赤而貴誠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 節

雩宗以上禋于六宗也坎壇各四四正四隅祭八蜡而
分陰陽也周氏云如先嚳則祭於壇水牕則祭於坎歟
百神繁頂曰神神字諸侯以下則生于祭百神一段此

禮記集說卷三

合上兩節是天子之外祭○祭時於泰昭者以陰陽之

氣出入于地也其禮若祭太皞勾芒于東郊之類祖迎

若歆幽頌擊土鼓之類祭日其禮若服玄端歌大呂之

類祭月若用寶鼎荐大圭之類祭星若燃燎祀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之類雩宗若凡月龍見而雩上辛率辛大

雩命黨正有事于雩坐之壇命女巫而舞帔舞之類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 節

忽然說到人物死生者正要以前之變起祭之不變耳
不變說五代更立說四代者事之實漸文于後世而人
之情固隆于上世此名與祭有遠近之不同禘郊祖宗

之制萬世無變其人則代更耳 大全陳氏

天下有王

節

首二句與周官外卷必有惟王建國等語相類親疏多
少即是廟祧壇墠之數所以稱情而辨分也封建正是
設廟等張本此節分明是下數節起講見王者而下有
國有家各有祭而數辨焉註却得分封遂生尊賢之等
與親親之殺對誤甚矣○丘云設廟祧以行饗嘗之祭
設壇墠以行祈禱之祭然報反有同心而分則有定乃
因死者之重輕以為親疏之數因生者之尊卑以為多
寡之數○馬氏云分地建國制都立邑雖其地之大小
不同要之不出乎孝享而已則方氏說不知何出且與
鄭氏道子云首二句說盡下作註以細數之

是故王立七廟

節

祧字從兆有為之兆也意親盡而服窮祧所以去之以
其有可毀之理而毀之不可以無漸道子謂親親之殺
莫如于馬氏說祧之一字馬氏又云以二祧為文武非
也荀文武之廟而止于享嘗豈尊祖敬宗之意乎日錄
以文武二世室為祧廟何其敢于馬氏忤也豈別有文
耶其言曰周至懿王時文王親盡當祧則立文世室至
孝王時武王親盡當祧則立武世室而報功報德之典

百世不遷是七廟之外又有此祖宗二廟并太廟三昭
三穆而為九也說亦詳贍可玩

王為群姓立社

節

分不同而各有社者以地道生物之功而美其報也

王為群姓立七祀

節

觀正義說則司命主壽之事于官中乃小神也故想
燎以祭之非文昌之第四星也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
受氣以保慶謂年壽也有遭命以禍福謂行善而遇凶
也有隨命以將行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中雷主堂室居
處門戶主出入行王道路行止厲主殺罰電主飲食厲

禮記集說

卷之三

三

之必祭者以氣類相屬而不忍其無主也鄭云此亦仁
術馬氏云降于五祀之謂制度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以
其制度之所自出也命以司其生厲以司其過以至出
人起居飲食之際莫不有神以司之凡有形有氣者不
能逃改七祀之祭各以其時各有其儀月令所載是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 節

道子云制字有節制之義正伏非此族也二句言外見
淫祀無福意方氏云聖王者言有德而又有位也祭者
祀之事故下文單言祀祖而不可陳者法也施則所以
陳之勤故能免手難曰死勤事則不敢偷生定故能止

乎一日旁定國則不敢自暇留生于天可禦而也道于
曰脩教也出生于人故可亢焉道子曰化其蠶矣也

是謂之山氏之有天下也 節

幾與衆血祀以為稷孔氏曰夏末湯大旱七年變置社
稷故廢農而祀衆

其工氏之霸九州也 節

鄭氏曰其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間

黃帝正名百物 節

正百物之名則因名以致用而民不惑于下因名以生
其利而財可供于上然物類至繁而名起于初定能無

遺而未名名而未當者乎脩之使民益明而財益共也

四

纂孔疏云明民謂意本衆使貴賤分明得其所其財謂
山澤不障教民取百物以自贖也

文王以文治 節

文王至去民之舊作一句讀不然兩以便無着落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 節

此族總系聖賢變化二項

祭義第二十四

祭不欲數 節

數疏以時言煩意以言不敢忘以心言然不敢與忘

即在煩息中見如將見之以上只說因時而動心未到
祭上樂以迎來正是禘祫以送往正是禘祫懷悵惕不
可就常哀樂字有樂無樂因哀樂而帶言之日錄云天
地間只此陰陽初間初考魂魄從何而來不過此陰陽
所為雖魂升魄降之後要之一點精靈亦止是寄寓于
兩間故春生氣至則與俱來秋藏氣結則與俱往俱定
有是事故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致齊於內 節

三日之間百物既備思親之心可以靜專也則致齊于
正寢以齊其內志之動七日之間百物粗具尚或以備

物分心則散齊于中門外以防外物之侵齊三日自七

五

日積而至下二日也是要其終而言之樂以事言嗜以
物言過下節云祭前之齊而即有所見如此則祭之日
自有以致親之感格矣

祭之日入室 節

倏然肅然愾然俱從親之聲容想出過下節云祭之日

豈惟入室出戶之際而後有所見哉

是故先王之孝也 節

首四句從上節說添一步致愛正是推此四句之故致
慤正是推上節之故二者總只在上文五思字見出安

得不敬這敬字兼愛慈而言敬發敬享就按此敬字來
君子與先王只一人敬發帶說日錄云親之于子本同
一氣初不以存亡而有間也惟我無愛敬之思則親雖
然與我一而我自與親二矣今吾既有愛敬之心而于
痛又精明以思之則愛不徒愛而致愛于親則親存于
心耳日安得而忘之慈不徒慈而致慈于親則親著于
外安得不聞且見之

唯聖人爲能饗帝 節

聖人饗帝句只帶說以起孝子耳道子曰欲事親如事
天之意饗者二句是泛論其理至不忤處方看孝子益
未臨尸之前已能向之何忤之有然所謂向之者何如
君牽牲云齊齊是致慈意愉愉是致愛意末句總承
道子曰急欲繳出上向之二字只就君夫人說方與孝
子切道子云故卿大夫命婦特下二相字○項氏曰以
人而交于神非惻怛純至與之俱化者不能達也仁人
之心與天地爲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爲一人記人之
意正欲勉人之善事其心以爲感格之本蓋人人愛親
敬天之心初與聖人孝子無異特私欲蔽之不能向耳
誠能遏欲存理洗心以藏于密齊戒以神明其德則我
之心卽聖人孝子之心與天親初無間其祭也自然

天親而來饗矣又何難哉故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
過乎物而已日錄云不必求天于蒼蒼之表不必求親
于冥漠之中總求之吾心而已

文王之祭也 節

此兩節承上見文王孔子之能享親也事死者四句羅
織文王實事祀之忠至欲色然作一句讀是借來形容
文王的故下一與字疏云與字是不執定之詞詩云二
句雖引自然用文王之詩一句則亦作實事看而下祭
之明日作推原語什之只重又從而思之句過到祭之
日處當云祭之明日尚如此況正祭之日乎其樂與哀
半可知矣末二句是哀樂半之故通節只是鄉之二字
仲尼嘗奉薦而進 節

延平周氏云濟濟之容遠也漆漆之容自反也以之字
換着字極妥兩容也作虛字看則下兩容以虛接實妙
註衆盛事致便接不去末二句泛論祭言之道正意當
于言外見之○日錄講末句云天下之事變無窮而理
亦隨之各異言道者夫亦各因其事之所宜而言其理
之所至不拘拘一途正猶四時之異象百物之異形而
莫非同此天道流行之妙此一貫之旨也若賜也之疑
病在聰言而不察矣此說甚細可玩又云饗而致之與

神明之及交總是鄉之神理故云祭天親者于心求之而已

孝子將祭慮事

節

孝子二字作肩與下節末句應將祭與此時對鄭註云此時猶先時也比將祭後一步比正祭却先一步方云如先期可有一日帥百執事而卜日遂戒此慮事之豫也如天生地產莫不咸在是具物之備也豫則無不及之時備則無不足之用治之即上慮之具之也○大全輔氏獨以虛中句作正祭云恐一有不豫不備則祭時必有以動吾之心觸吾之誠非與神明交之道矣亦得日錄云虛中以慮庶凡事豫則立矣虛中以具庶順以備者矣

宮室既脩

節

宮室三句正見事慮矣物備矣祭可以行矣則夫婦以數日前齋戒沐浴之精誠而行其禮延平周氏曰洞洞言其幽深屬屬言其聯續慶源輔氏曰洞洞內之直而無蔽也屬屬誠之無息也二義可兼看如弗勝二句是形容洞屬處重云其孝敬之心至也與正是虛中處日錄過下云然助祭者或不恭則吾心之孝敬未盡也又合春熟時百官之孝敬而後令祝以孝告以喻志意于

神夫何為哉正欲恍惚以與神交而庶或享之也庶者幸而不敢必之詞或者疑而不敢定之詞此正孝子致祭之志也使孝敬少不至恐此志無以自遂矣日錄結云然則虛中以豫備于未祭之先孝敬以奉承于正祭之日豈容已哉○月林以朝饗饋食分對似失輕重

孝子之祭也

節

盡其慤方謂之慤有一毫不盡處不謂之慤故曰盡其慤而慤焉孔疏云盡慤謂心盡其慤而慤謂外亦慤其信與敬皆內有其心外著于貌日錄云三句則祭之本立矣又外盡于禮而不太過以美沒禮焉不失之不及以非廢禮也則祭之道盡矣如親聽命一句只是寫其進退必敬之容耳日錄釋三字云心一而已專謹不放日慤誠實無偽曰信主一無適曰敬葉石林云慤者信之始信者慤之著敬者禮之質禮者敬之文四者于祭祀無不盡而獨于禮不過失者明其誠敬與物為稱也道子云則或使之當云容貌之肅肅如此者良由慈信敬有以使之也自評云此說太橫祇可自娛而已

孝子之祭可知也

節

道子云可知其心正舍下得失二項必事事有敬敬真精神透露處方可觀孝徒脩其文則各著其失而此孝

可知已忘本陳氏以忘始爲言不如疏曰不思其親飯切卿氏曰進進血腥也存存熱也山陰陸氏曰以其特親故曰固以其憚親故曰疏若不得已而後存故曰不愛始立是固退立是敬更甚于固矣忘本見上

孝子之有派愛者必有和氣 節

道子云氣就言語上見方與色容有辨愛在心而層層著見于貌敬在貌而層層入于中方是孝子之愛敬若威嚴儼恪則全在容貌上做工夫矣番陽饒氏曰執

玉奉盃以平承尊之敬嚴威儼恪以上臨下之敬也延

平周氏曰執玉言其恭奉盃言其慎卿氏曰成人既冠

禮記意釋 卷之三

者孝子則不失其孺子之心也日錄結云威儼既不可

以事親愛敬又不可以爲人子當知所戒勉矣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 節

方氏曰治之然後能定二字有辨日錄云貴德如尊貴

使能之類貴貴如卿大夫以爵爲上之類貴老如致膺

告存杖國杖朝之類敬老如尚齒自朝廷以達軍旅之

類慈幼如存諸孤養幼火之類由是言之是心固有不可

待外求先王治天下舉斯心加諸彼欲人人皆得其本

心而已豈非所以定天下乎然五事之中貴老敬長亦

重焉月林過文云曰近于親近于兄則貴老敬長之中

又有孝弟之道寓焉是故能至孝自能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而仁覆天下天下皆得其所故近王至弟則制節謹度不敢縱逸故近霸王乃天子之事孝既近王則雖天子之貴必當極尊養以爲天下先而况天子以下者乎是孝爲天下之所同也弟亦然惟孝弟爲天下所同故孝弟之教因而不改豈無意哉正所以領天下國家使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其道不能易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 節

立愛四句要玩一始字須從外說入內不可從內說向外去睦即是愛親順即是敬長只在人君身上兩而民

禮記意釋 卷之三

以下方看化民說孝以事親二句緊頂有親用命作贊

歎語連落末二句又推出去了說者只繳上文覺與錯

字無所字不合○日錄看此節更妙將教民作王中二

句作推原云立愛立敬初無意于民而教民卽在平此

何也人君躬行下所則效其幾固如此也故慈睦教而

民亦以其愛事之敬長教而民卽以其敬事之由此觀

之人主特患愛敬之不立耳誠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

而德教所被又何難天下哉道子云此說重言反覆知

聖人警當時之君長者至矣

祭之日君牽牲

節

分三項麗于碑是迎牲乃退以上是朝踐而退以上是饋食末句繼承

郊之祭大報天而至日配以月 節

配以月以上言郊之禮以後言郊之時至日配月正是祭天非祭日月也下節方是春朝朝日夜暮夕月之禮

祭日於壇 節

月林云幽明上下外內其位俱指日月身上說註中通用陰陽字未是端其位截下合言日月之功以見當祭之意道子云出東生西借作陰陽長短眼目急急要遮到相連上方與致和合拍若照註則此二句既與上文

禮記章句 卷之三

十二

不粘而下陰陽等反為突出矣致和須想他及物功用見無一物不被照臨之澤也而可忘矣報耶所以各如其位而祭之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 節

天下之禮有五俱要做到極致處致反始如郊社及物之始祖廟及人之始致鬼神如齋明盛服存誠謹獨之事致和用如通功易事欽敬各適其平之類致義如辨上下定民志之類致讓如禮讓可為國之類下五句推所以當致之意未到効上到以治方是厚本尊上之類乃其効也道子曰到此方叫做五致不作効更在目錄

講天下之禮句云為治如此豈私意小智之為哉將見大中至正所以厚本尊上立紀辨分去爭者正是本之于身皆天理之節文徵之于民一人之事之儀則乃天下之正禮也由是民皆化之寧復有忘本而噴神致絕而悖爭者乎所以五者之禮皆當致其極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 節

學莫先于窮理鬼神實理之大端也不可不問故夫子告云鬼神之理不必窮其昏默也但求之人身可見矣生時之魂魄即死後之鬼神其實一氣而已但死者茫昧而難知生者顯著而易見故以生比死而見死後之鬼神非盛而生前之魂魄所以猶為鬼神之盛也凡以精靈之所聚焉夫生則魂魄合而為人死則魂魄分而為鬼為神故聖人須要合而報之合鬼與神以為教則義理深遠而又不墮于虛無情意懇到而又不離乎本體所以為至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 節

道子云上言合鬼與神故此節先說鬼魄而模寫他一片英靈便是神了那得對說因物之精制為之極 合下一節測云首句因上百物之精來不及鬼魄者舉一以見二

也日錄云極者尊上之稱等之為神與天地之生物長
物之氣至而伸者同其德等之為鬼與天地之收物藏
物之氣往而屈者同其德于是豎有則之于陽至之時
思其與物俱來陰屆之時思其與物俱往洋洋如在而
百眾以畏矣再拜稽首以示服之甚肉袒親割以示服
之盡莫不服順而無敢違其先矣是以為教乎
過下節云然鬼神無形徒命以名惑而難悟人道有
本惟動以情斯感而易通故築為宮室等而親踈遠邇
無不邇焉蓋古始祖考之魂魄一脈相傳正吾身所由
以生者今雖世數漸遠而一點精靈未散正是古始魂
魄之餘而吾身所由以生者也此正是合鬼與神處祖
考之精靈不散實然之理也子孫之報反不忘本然之
心也以實然之理起本然之心能不聽且速乎宗祧即
宮室之名所以分邇遠親踈者三句只是一句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 節

自其宗廟之禮詳言之二端謂鬼神之名既立矣由是
合而言之其精靈雖一及其始而求之其氣魄則殊所
以朝踐以報氣饋食以報魄二禮分焉報魄以下日錄
補云此亦教眾反始之一禮也然先王禮意周布首特
反始于幽哉旅酬餞餘之時上有賜于下有舉于其

上是相愛而用情也夫然則人情膠固愈久而愈不可
解古始之精靈愈久而愈有憑依矣非禮之極至乎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 節

道子云首二句想他未祭之先先有此報親之心下三
項一氣趕說不敢弗盡多從這一點心來竭力暗舍下
而耕鑿等事躬耕巡牲祭服三項各當于末句重發不
敢弗盡根于不忘其所由生而不能自己也重先古之
意須于言外見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 節

周禮牧人掌牧六畜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牲凡
祭祀供其犧牲以授克人繫之即取之以上一段克人
一掌繫祭祀之牲牲祭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
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牲
碩牲則贊即進牲以上一段按周禮又有牛人掌人鵝
人犬人各掌其牲並申下士為之先王之重予祭牲如
此○召牛養之于滌比養獸進一步君皮弁三句比獸
官之躬朝又進一步三處敬與孝可互見之總是至敬
愛情處

古者天子諸侯 節

命以樹棗築室及一皆皆君浴種風棗則夫人世婦也

歲既單矣

節

夫人曰句是見而重之之詞用此指副禘火牢而言一

盡禮于已一加禮于人

及良日夫人縗三盆手 節

先染朱綠玄黃之色而後繡繪之爲黼黻文章也一句

串說敬之至總承養蠶納繭縗絲成服三項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節

樂記衆字作民慢易作易慢不與爭作弗與乎內作于

內乎外作諸外無而天下塞焉五字指字作錯○致禮

致樂句看工夫說是言其始天下塞指內和外順說是

言其未到感入上

節

曾子曰孝有三

孝有三等見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意志俱就舍一邊

說未形而迎之于先使有所啓發既形而承之于後使

有所滋長皆所以開導其親使立于無過之地祝有過

而諫者功相百矣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 節

五者正是行父母遺體處五個非孝且虛誦不遂裁及

正是所以爲非孝處

亨純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 節

道子云一節道在能終矣截上段借參形出孝來歸至

于敬之安且終下段就能終而養矣之五句見孝道所

包者大末句言其利害之所關者太多要與慎行其身

有情仁此強此便是順此也不仁不強是反此也○月

林云稱頌亦親在時事如此二字指前五事而言道子

云此最切寔過下云以烹熟羶薌及國人稱頌觀之可

見教衆之本爲孝至其孝之所行則謂之養是養亦從

孝中來不可少也然養猶可易能但敬而至于安卒爲

難耳道子云安與卒只是敬之徹始徹終處所以爲難

衆之本教句法極可愛玩且不難解向來多作教衆之

本顛倒錯亂何必仍其陋也及觀孝經云孝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何等順暢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 節

朝夕以上三句虛言孝之全體不息克塞流行如此其

大下方看推行上見其自然之化而引詩贊之道子云

吾初意欲重橫乎四海一句以下推放四句及詩言見

之獨玩三句文法須叠言方見孝道之大處故不用童

說亦同○目錄云看此數章曾子一生學問只是弘毅

二字他只見得全體不息四字透徹如言塞天地橫四

海仁禮義信強樂莊忠敬信勇以至一木一獸一理不

盡便不成孝此便是見道之全體處所以能弘大其心
隨事精察至一貫之地直所謂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如言自終其身以至施諸後世父母既沒等便于道體
不忌處見透所以強毅其力量至于易簣簣手足而戰
兢臨履無時息也真所謂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此說極
剛暢有體會○日錄輔氏曰孝子之心兢兢業業無一
息或遺無一物不體豈有非時害理之事推一樹而民
吾一木可知推一獸而民吾同胞可知詩云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

孝有三 節

不匱矣以上有分以明義以毫髮不可僭差為孝禮終
以上有禮以盡仁以因分自盡而無毫髮不致為孝仁
義立而孝子之能事畢矣○日錄輔氏曰嘉故不忘懼
故無怨柔行異入期父母之順于理而不期父母之從
于我至于此則其誠至矣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 節

子春得曾子戰兢之教最深故憂之數月正悔悟之深
懲創之切思以謹其將來也故因門人之問而善之且
述所聞夫子之言于曾子者云云全歸不虧以全其形
不辱以全其性常念茲在茲而不可忘者忘之安得而

不憂乎然夫子所謂跬步不忘者何如行殆以上思全
形也不危親以上思全性也全形全性方是全歸而可
謂孝矣予向之傷足不特跬步之忘而自今以往又不
知其能全歸與否予豈但數月憂將終身憂矣善夫樂
正子春之痛自勉責如此其得于曾子之教者深哉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 節

道子云德爵富親不重敬弊只是急欲形容出尚齒之
同耳次即氣次之說夫事親至大而齒即次之豈非古
今極大之事而不可易者乎○日錄述劉氏曰四者之
所貴亦四代之所同記者但至于自古尚齒為言耳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 節

同爵尚齒是僚友下四句是君
行有而不併 節

不鉗則隨正是不併處敬長也車徒辟又是敬老總以
讓路言與下代勞對

居鄉以齒 節

不遺與之齒讓也下二句又以其者言之

孝弟發諸朝廷 節

日錄云朝廷首善之地故曰發道路共由之徑故曰行
問巷委曲備僻故曰至狹狹閑曠之地故曰放軍旅武

功之處文事易廢故曰脩未旬見其得于尚齒之教深也而下文急以四代之尚齒言之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節

五者人倫之大風化之原天下之大教也每以諸侯言之者先王之教自上而下也五教中教第卽居教孝之下教德教養教臣之上正所謂次乎事親因而不變則衆安得不喻哉○教德教諸侯之脩德不專指好德而已養不可做養親爲有外神在內先賢乃前代之明習詩書禮樂而有道德者豈止樂祖註疏皆無之日錄摘訓皆無不知方氏何故穿鑿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 節

通章重在第上故細舉天子尚齒之事而著其化曰鄉里而朝廷州巷搜狩軍旅在其內矣未旬見感化之本推行之機由天子始也過下三節當云天子教第之事不特事老更一節也太子之尚齒于學也天子之敬老于巡狩也有爵者之序齒于鄉族也無非教第之事

天子設四學 節

大戴記保傅篇云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始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始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知在位而功不墮

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始下不淪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義者旣成于上則黎民化輯于下矣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 節

月林云諸侯待于竟却不見諸侯而先見百年其未百年者東西相值便停車相見而弗逕過至于言政猶必就其家以致敬也日錄駁之甚當但記人只要斷章取義明教第耳

壹命齒于鄉里 節

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日錄云三命者黨正爲之立爲別席之禮位于尊東以爲僕焉是不與父族而于長長之中稍存貴賤之義耳雖然坐時黨正蒞以官法則權用朝廷體貌至未入之行步非黨正所次得以自盡故不敢先以明老老之仁不但已也人君視朝猶有不俟朝與揖讓敬老之事註豈三命得以先之乎極代得好○月林以首三句作卿飲之禮說不入朝與先揖對○纂陸氏引荀卿云三命受位朝坐燕與進于鄉矣故七十者弗敢先

天子有善

一節

善已之善也而各歸于所尊以示不敢自命已之命也而皆出于所親以示不敢自尊順總承上二件只是自家謙卑退遜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 節

陰陽以氣言屈為陰而伸為陽也天地以理言乾易知而坤簡能也情者性之動即陰陽天地之用也建諸天地不恃故用建立二字易謂前耦之畫相變易者聖人指義文周孔言所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皆在此書矣大哉易也非齊戒以神明其德者不能用此易也周禮太卜三三兆三易三夢之占故易人而抱龜兼官也龜從為善則曰贊臣之助龜逆為過則曰一人之辜此便是不伐尊賢處須與尊天句相趕說

孝子將祭祀

節

此言孝子之祭始終念親之勤而表其原于心也復入然以上分將祭正祭已祭三項過下云心身之所形如此可見孝子之至誠至善無一息而達于身耳聞目見無一息而亂其心心之思慮無一息而不在干親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哉蓋其天性之愛固結于心而不可解由是根于其心生于其色而每事思省之也非孝

子之所欲為而不容自己者乎若其心原無固結之誠則形之于色必無每事思省之理雖或勉強于須臾旋且忽忘而不覺矣又何有于始終念親之誠而無一息之或違哉道子云日錄之言斬盡葛藤可謂效矣然吾猶以為未盡也蓋首句拈出齊莊之心一字中間推到儀物而曲寫他意緒懇懇三句歸到思親上來至結諸心三句急急遽出省字與志字合拍捲上心字去橫來直撞只要寫個心字並無分頂之說

建國之神位

節

周禮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小宗伯之職

禮記意辨

卷之三

祭統第二十五

九治人之道

節

首四句推祭之重中二句發祭之義歸重在末一句道子云生心二字一節種子義字從此而出

賢者之祭也

節

父福二字乃一節之總非世所謂二句且解福字備者至如此之調備又解備字總是明必受其福句是故以下足明首句賢者之祭却以中間兩句挑之惟賢者能備以收上文能備然後能祭以起下文○細分之受福在平時未祭之先百順字尚渾混至無所不順方說破外順于道正是無所不順內盡于已又外順于道的工夫不可平看忠臣孝子舉此為例耳本是根本其本一也內就含有自盡之意若說本于自盡便把本字看差了一孝于親與兩句一例俱作効說蓋能孝于親而親亦順之矣誠信忠敬是心怵光景致字要重發物禮樂時正是奉之以禮光景而已矣三字正與下句相應不求其為又從必受其福生來正繳非世所謂福也句

祭者所以追養

節

道子云追養四字雖似平而實重繼孝邊觀下單什可見孝字脂承上孝子之志來畜字還只作聚字看蓋順

于道即上節外順于道句而百字及無所不順之意却藏在畜字內不逆于倫即上忠臣孝子可想出矣只解孝字而追養自在月林乃依畜養畜聚分二大比終不妄

是故君子之事親也

節

首二句虛提末二句實繳之道子云盡字須着實講這盡字就是上文賢者能盡盡字畜字并下文自盡字

既內自盡

節

道子云求助不重只為下面齋祭耕蠶等必夫婦親之故以昏禮發端急急趕出官備一句官備以下預以祭日之備物言之而內則盡志却在後三節見故夫婦親之在末句繳出 自評云省却許多葛藤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

節

致字當致曲講而身字尤重講身致句須留盡字光景誠信就是盡盡就是敬俱以心言敬盡盡字輕不可與上面兩盡字同看俱道子

及時將祭君子乃齋

節

首二句發端以後發明當齋之意齋之為言齊也二句作一句讀不斷是解意義非解字義是故至精明之至也又是發明齊不齊以致齋之意然精明之德以前俱

渾說個齊字下四句方點出散齊致齊而收煞到齊字
又以精明之至應專致句然後繳到乃齊句上此篇章
法極妙定之一句不重因兩字異名故括其義之同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 節

三日以上對上節看而以君致齊于外三句遞下君繼
冕至夫人薦豆九四截皆根太廟來君夫人重助祭者
輕

及入舞君

節

及字暗承上來樂皇尸截下是什其意若曰愛親者不
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況為君侯者使德不遠
施澤不下究而四海四竟之內有一人怨離心焉宗
工不其恫乎今惟相與樂之則其平日之脩德以感人
者于是用章而祖考在天之靈于是乎始慰矣躬就舞
位豈無意哉

夫祭有三重焉

節

弗能得也以前舉三重而明其本于志以後言君子能
重其志也一節頭腦在身自盡也句蓋以收上數節之
意而遙應前既內自盡也○假于外而以增君子之志
是下文輕重之故中間輕重字都從首句三重字來通
節數重字皆然志輕志重且虛說下文身自盡也正是

志重之實道之以禮不出三重之外俱秦月林講自盡
處以親耕致齋躬祭總干必身致其誠信所以明志之
重也童說自盡以平日言如福者備也之說○宿夜二
字甚奇皇氏曰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夙夜士卒皆
惟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

夫祭有饌

節

祭之末且說他輕不可不知則所以重之也中二句正
是不可不知末三句方說他重處又是不可不知之故
月林尸亦饌三字單下二節此處不可詳言恐礙下文
是故尸謂君謂卿四人饌 節

語意在脩于廟中也方住九饌之道每變以衆承上起
下之辭別貴賤象施惠雖兩承而寔重象施惠上以四
簋黍稷接衆施惠而足之末句方是解其意末句鄭氏
解云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境內也孔氏曰
饌之時君與三卿用四簋之黍欲見其恩惠脩整齊遍
于廟中也道子曰喜其與四人饌合

祭者澤之大者也

節

可以觀政以前合上二節為一意言政以後合下節為
一意言教○道子云澤之大至必將至也俱着政上即
惠術也一句由饌見之方着祭上故曰繼首節末句余

諸考工記素無廬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夫人當
作人之待于下流看更矣

道子云興物備矣足為物大矣句且起下順字三句重
重脫卸引起教字泰以首句截似非語氣順以備順字
最重與下節順字應明王二股亦重盡道端義正從此
看出道子云生字正與本字配合○外內二句下過云
教而無本則教又未必行故明君云云二比後云教必
有本如此今祭而興物也備則道之當然而不可廢者
能盡之而無所缺祭之備物也順則義之截然不容紊
者能端之而無所違越矣盡之端之則也孝之教所由
生也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 節

非教之道也以上多是客辭只要引到君子之教也三
句此三句又要引起末句以終上節之意○身行難體
認只是不求諸人而求諸己的意思道子云必由其本
正與上節生字字妙應

鋪造設同几為依神也 節

葉石林云鬼神無形而依于有形故鋪造則陳祭同几
則配祭鬼神無方而求之有方故詔祝則在廟中為祔
則在廟外依神交神明作兩項平看總是見事鬼神之

道不可以末句總承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 節

嫌字從下文兩箇疑字生出別嫌且虛說下面方說破
是別以君迎臣之嫌而為明君臣之義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 節

子忘其子之卑而事于父父忘其父之尊而事于欲人
知事父之道當如此也

尸飲五

尸飲五飲七飲九不重在尸上為獻神之先後設耳爨
貴賤而曰尊卑者以有齒在中也

夫祭有昭穆

節

祭有昭穆二句是先言其義有事于太廟方言其事有
事祫祭太廟也三個昭穆俱就生者說父為昭子為穆
而孫又為昭別父子也以倫言一世昭二世穆而三世
又昭別遠近也以世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別長幼也
以年言世近則親世遠則疏別親疏也以情言

古者明君爵有德

事也截亦是先言其義後言其事道子云受書奠廟在
臣子亦于祭見爵賞之施以答君也丘氏以帶口未是
纂應方云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也不俟獻終而命者

以爵爲重也陸氏曰一獻爲始獻耳始獻即發爵賜爵不嫌蚤者重策命也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所謂詔辭自右

君卷冕立于阼

節

首二句重阼與東房此是說夫婦異位薦豆四句說男女又引起夫婦來所重只在夫婦上酢必易爵比不讓處又進一步

九爲俎者以骨爲主 節

前五句說俎中所載之物貴賤字正下文賁者賤者張本以下至示均也說頒俎之徧及然首句且虛下五句

七

實之以下至不知也說治効之本于頒俎俎者必均也句收示均也以前會爲政者如此收不知也以前此二句承上起下之詞頒俎與下餼餘各一禮不可混了○日錄講惠均以下云俎既示均矣今人君之治國也田里樹畜無一人之不得惠均矣惠均則是能平其政而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因民所利而非私恩小補政豈有不行哉政行則四境之民無不足者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寒不饑其事成矣事成則萬民懷之尊之以爲元后戴之以爲父母矣功豈有不立哉即此功之所以立也其故可不知哉蓋由祭俎者貴賤不遺

所以明惠之必均也惟善爲政者能如是蓋惟其平日存心天下加志窮民固常極嘉惠斯民之心故其于祭察其祭俎達于人情而遂沛乎于惠斯民之澤是故政行事成功立之効靡不由之如此若使平日原無此心不善爲政則亦安能至此哉由是觀之雖爲政之害原于有素然而祭俎感發之助亦不可誣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九賜爵昭爲一

節

賜助祭之爵兼同姓異姓言分二項

夫祭有昇輝胞翟闔者

節

禮記集說

卷之三

八

首二句虛說個大旨以下至凍餒者矣是詳言其寔也然惟有德之君三句又言施惠之不易以起下文文明與仁正是德

尸又至昇之一段作一過起文興起下句當云尸有君象賤更有民象不忘而昇之如此而君可忘民乎是故明君在上則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者制里以教之樹而薄其布縷之征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制田以教之畜而薄其粟米之征則竟內之民無餒者矣豈非有德之君能行惠下之道哉

九祭有四時

節

四祭平言急急要遽到末句第二節正見陰義陽義之
盛而未節反覆言義之不可不知感親之與物俱來而
休惕心生是順陽義而祭也感親之與物俱往而悽愴
心生是順陰義而祭也

古者於禘也

節

爵以詔德服以顯庸皆仁也仁屬乎陽故為順陽義以
田邑示賞而不濫及于無功刑以懲惡而不貸于有罪
皆義之屬于陰故為順陰義也行賞之為順陽不待言
矣當則行賞並行而以為順陰豈無所徵哉于公室之
發可見古者之出田邑矣于草刈則墨可見古者之發
秋政矣○應氏又云代天爵人故于禘分地與人故于
嘗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

節

鄭氏曰濟猶成也發機發也仁孝之德極其盛則悽愴
悽愴之心極其厚然後順時以致思而陽盛陰盛之義
章義章則心休而奉之以禮故祭敬而于孫化之也
方氏曰代之雖在乎臣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其事
使之則本乎義故曰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明其義
故也又云使民如承大祭以其敬也不足以為民父母
正于祭之不敬見之

道子覆闕云此節只重明其義三字義非德感志厚者
不章一章而敬足以相感正見其義之大處身泄意帶
言不重猶云明其義雖攝祭亦足以與敬不明其義雖
親泄亦難必其敬正所謂君人不合信乎二義之不可
不知也

夫闕有銘

節

道子云通章只重惟賢者能之一句第二第三節俱從
此一句生來觀孔惺之對揚及末節子孫纂之數句可
見軍重後人矣

銘者論議

節

在心為德在事為爵立于下為功烈立于上為勲勞出
于上為慶賞出于人為聲名慶賞聲名又從德善功烈
勲勞來列于天下總承乃先會顯列于天下者也道子
曰酌字極有妙理祀其先祖以所銘之鼎感物而薦之
也論議至者也作一句讀下面之會俱從此中看出
夫銘者壹稱

節

道子云此與上二節雖三用銘者二字發端然語意層
層脫卸須熟玩所稱次節已詳故次節重發所為所稱
指先祖所為指子孫石林云矣所稱以其不遵祖考之
等矣所為以其不認先祖之寔却多在子孫上說了未

是道子又云利之利其得遂于顯揚之孝身比之順示後之教也若云利已之得次名陋矣石林云備此三善而欲伐其善則必喪其善故銘中之辭謙退委曲而不自侈大所以爲恭也賢矣而持之以恭則所爲何其盡善能不爲君子之所笑乎

乃考文叔

節

莊叔奔走無射成叔纂乃祖服即舊嗜欲也作士恤民勤政作三項說俱接與舊嗜欲說夙夜不懈總承三項民咸曰休哉又通承三叔予汝銘即上三叔之銘若纂乃考服又從纂乃祖服上來

惺拜稽首曰

節

道子云辟君也方氏曰施于葵取夫德有常而不變銘夫齔取夫德曰新而不窮道子云蒸之葵齔或取夫萬寶畢成之象齔爲後見大全方氏又云必于蒸者與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同義得此益可自信又云葵亦有銘止言闕舉重以該之也

古之君子

節

古之君子借孔惺而惟言之方冠冕論譚先祖之美是所稱者善免于三者之耻是所爲者亦善引孔銘以證賢者能之

昔者周公旦

節

前賜字主禮言後賜字主樂言然樂即作于祭之中不可與禮平看通節只要重管之子孫○升歌象周公之文德管象以象周公之武功四時之祭特言管者物成可尊禮爲尤重也况此番天子之賜與諸侯尤隆故亦曰大嘗

經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入其國

節

馬氏曰先王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而國不異教者省方觀民而不易其宜故也入國而可知者知所以爲教之不同也石林云教者上之所以勉下經者所以助成其教也道子云前其爲人也一段見人之有是德則得于六經之教者也下其爲人也一段見人之有是德而無是病者則又添有得于六經之教者也詩之失愚六句起下文語耳不重入其國而見其國人之德因其德而見其在上之教又何不可知之有哉○溫柔敦厚等三樣文法疏通虛說知遠正是疏通處屬辭此事兩平其餘多是四字平看愚誣等字俱要與上四字相似見他太過之病○石林云詩之規制嘉美要使人歸于善而已仁之事也故其教溫柔敦厚書之紀述治亂要使

人考古驗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教疏達知遠樂能和同天人之際其教動盪而脈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易能順性命之理其為教吉凶與民同患而退藏于密故潔靜精微禮節民心其教也使人飭貌以正其行春秋言約而義隱其教也使人矣不過實貶不損矣故屬詞而無間斷比事而有條理六者之失蓋不深窮其理故也易曰惟澤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月林云誣是解智以欺人潔靜之過則矯激而至于害已精微之過則穿鑿而至于害道亂是褒貶之過顛倒是非若云犯上召亂又與愚誣等不類矣○鄭氏曰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

天子者與天地參

節

與天地參是一層德與明是一層朝廷以下又一層皆向前逆推也鄭氏云道言也聖即智也幼清云口之所道無非性中之德道子云序字要看得細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仁之序也須于論道經邦時講做詳盡智禮義皆然居處以坐時言對行說月林云自朝廷以至于進退之間則無餘地自仁聖以至禮度則無餘功自治之密如此則養之有素天理日積而德自盛物累不蔽而明自生矣由是以其德與明而用人則無不當

行政則無不善自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而與天地參矣幼清云德與明二比以大德教化言朝廷以下言天子之一動一靜其庸言庸行無不合道以至用人行政之當並以小德川流言○日錄以朝廷句另說而燕處三句以致樂而心無斯須不和不樂言居處二句以致禮而外貌無斯須不莊不敬言總之見聖學存養之功其聖化同天之本乎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 節

和仁信義須在君身上見出方與治國之器合若君民相兼便就効驗上說了則王霸之事已成下段就說不去矣道子道子又云和如可否相濟之象仁如王者必世之仁信如天則不言之信義如發強剛毅之義○吳臨川曰四者皆是施于有政如器之可操執若徒有其意而無此行事之實雖有不忍人之心而無不忍人之政何以成霸王之治哉

禮之於正國也

節

道子云下四節為一章正欲借禮做個繩權規矩以考驗人之隆由與否國之治亂與否故將此三句發端又復解說一遍只要引起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下三節正是審禮而不可誣處幼清云審禮猶言詳定也○

大全馬氏曰：重曲直方員所以喻人情也。夫匠生規矩而不能捨規矩以正方圓，君子者禮義之所自出而不能捨禮義以正國。

赴故隆禮由禮

節

幼清云：隆者尊崇之意，由者踐行之實道。子云：先知而後行，兩相副也。敬讓之道也，乃起下語。故字處當云：惟上人之審禮者有分，辨如此，故人皆耻為無方之民而皆知隆且由也。故以奉云：俱將敬讓貫惟敬讓之道達于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為下之所敬讓而不危，不危則安矣。民知君之當敬讓而不亂，不亂則治矣。安與治皆從禮來，故曰莫善于禮。

故朝覲之禮

節

五所以是禮之義禁亂之所由生，又從這義上推出下節。逢辟之罪多等語是亂，夫婦之道苦等語是亂之所由生。○大全馬氏云：死者人之所惡而喪以終之，足以見其不倍違者人之所略而為祭以鬼饗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明臣子之恩。○延平周氏曰：禮可以義起而中之人未嘗無損益，至于大倫大要則不可以為無所用而去之也。蓋去之則亂患之所由生。

故婚姻之禮廢

節

未形處正是始，故不可不慎。此正見禮之教化也。微隆之與上隆，禮應言其樹有方之倡也。

三終

禮記意評卷之四

東海道子朱泰禎著

閩漳門人連 鏊較正

哀公問第二十七

孔子曰丘聞之

節

丘云丘聞之三字只管首句下三句乃詳言之節事大神辨別大倫民之所由生也而一資于禮可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矣故君子從而尊敬之尊敬有工夫崇禮以自治也豈特言禮者尊之而已哉馬氏曰事天地而曰節者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皆有禮以節之也幼清云神之大祭則舉二以該其餘人之大倫則衍五而至于八以此者指節事辨別而言道子云然字指哀公所見言禮之尊者而言下文三個然後是全章筋脉

然後以其所能

節

丘云君子尊敬乎禮則有以自淑其身心而禮無不能矣然後推已之所能者以教百姓使之因時以行禮而不廢其會因事以行禮而不廢其節幼清云禮嘉天下之會會節謂行禮中之節次也不廢者禮不下庶人隨其所得行者行之不責其備也則曰本民之性因民之情而立教也道子云此最合註又云會者禮之統節者

禮之分道子云如綱之有目也說亦可從

有成事

節

測曰成事者實事也愛敬之本也治其禮文所以繼實事而達之外也道子補云求其可久而不敝也故寄之器服湛說雖深不猶愈○上節之近千陋而無當乎宜幼清與月林輩多駁之

其順之

節

幼清釋其字云將然之辭甚是想日錄上即安其居過文云以上而言服器之所需者甚衆以下而言則喪祭之所費者甚煩君子將何以致此哉亦惟自貶損而取民有制耳道子云行禮者三字不足現成語須講到惟其節儉而民足則器服無不備矣祭無不給而禮之得行如此觀下句胡莫之行便可見矣

公曰今之君子

節

泰云哀公之問生于上文一昔字好實至有道分作五平者而以求得二句總之用民者只當君子字由字最着力○方氏曰好實無厭貪而不知止也淫德不倦過而不知改也荒于事故其心怠傲于物故其心慢因民是盡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也衆者人之所順而反忤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

求其得而當所欲不顧義理也秦云有道者衆之所慕
今乃忤衆以代之測講由前云輕財絕欲然後可盡之
于禮也日錄繳云以古今之判在于一心理欲之間而
其大係于民生得失之故如此人君安得而不懼道子
補云言禮者安得而不尊之也

孔子侍立 節

人道二字諸說俱云泛指君道不須指出治人之道

公曰敢問何謂 節

何謂爲政尚是泛問爲政之理爲政如之何方是問爲
政之實事道子云政者正也勿單着君身上說方與下
三者正有情月林所謂內而正心外而正身君若能正
已則民亦無不正矣道子云君之所爲四句什百姓所
以從正之故○月林云三綱庶物總是政裡面事俱就
君身上說幼清云大者先正而小者自正政之所謂正
者如此

孔子對曰 節

道子云此節莫妙于註中引易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二句明乎此意則大昏之足以行
三言斷可識矣政之本句須云愛與敬合推之父子而
無不親推之君臣而無不嚴故就三者以言政而大昏

又爲之本也註中太說得濶了與行三言便不切
輔氏云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親愛之
意也月林以來皆從之惜其與本註大不合耳

公曰寡人願有言 節

道子云冕爲祭服故以繼先聖主祭祀爲言見其用祭
服親迎之非過也秦說爭以爲主祭之碑下文而欲以
主宰易之特未之思耳月林云繼先聖之後則敬其妻
者正所敬先聖也爲天地宗廟社稷主則敬其妻者所
以敬天地宗廟社稷也

孔子曰天地不合 節

道子云因公欲少進故孔子曰一段申明繼先聖之後
一句遂言一段申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一句愚以
如此分疏正所爲愚柔者註脚是聖人接引鈍根之法
月林云男女者一家之天地也萬世者男女之萬物也
故男女合而後萬世傳又云配天地之神明立上下之
敬只在當日主祭于內外及聽內職外治上見不必說
到感化處朝祭兼行幽明兩得則大綱既正庶物從之
而物耻振政事不廢墜矣國耻興國體不微弱矣由此
觀之爲政必以昏禮爲本

孔子遂言 節

道子云此節忽從敬妻而說到敬子以及敬身上便悟得有一夫婦然後有父子之妙解矣杖從而亡以前言妻與子之從身而起敬而敬身為尤重以後言使民敬身及妻子而可以成化也君行此三者着實勉勵說須實行此及身及妃及子之道懷乎天下只是將大効欲動之與九經之効一意百姓之象也月林云宜虛說作引下文語幼清云象猶彷彿也石林亦云三者君行于上而百姓効于下長樂劉氏曰三者不獨君為然也百姓亦有之故身也妻也事也莫不肖象于我靡有以異也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 節

過言二句反言以起下文不重君子兩不過處着實有擬言議動工夫恭敬即是作辭作則但不命則動機尤轉覺神耳以上道子幼清云敬恭亦如君子之敬身也幼清講末句云親者身之本此身能敬則又推本于其親是使其親為完全之人也○大全輔慶源曰此節正所謂身以及身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 節

道子云成親之對聖人只是衍說上文以註脚上文君子即上不過辭不過則之君子歸之即上不命而敬恭遂言以下不粘○道子云首言愛與敬其政之本歟

接見而親迎至敬身數節敬字之義暢矣故此特以不能愛人補足上意而仍以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二語發端末節仁孝只是一愛此是章法開闢之妙故其泉講有成事云成事者敬愛之實也此句亦着得全章血脉所在吾所獨取○大全張子云愛人然後保其身斯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天矣夫達于天則成性而成身矣道子曰此却以正意什及題而益暢月林云安土以身言樂天以心言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 節

道子云不過二字極下得妙但不出于理之外而物則之內已十二成滿足了豈不是成身樣子秦云不曰理而曰物者理寓于物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也月林云身之所接者無不當身之所具者無不全

公曰敢問君子 節

公曰成身在不過乎物君子只消求諸已矣乃上曰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則是君子之成身不但不過乎物而又要樂天然則天道有何可貴而君子貴之也月林此段最粘合得妙○貴其二字領下八句道子云不已以流行之脉絡言不閉以變通言物成以變動之功力

言而明以成功之實言四件多在君子心上說而四是天道也。方今天道言之月林云前二件以盛德言後二件以大業言雖四平而實兩串言不已已可貴矣其不已而久也而又不可不貴乎物成而本于無爲已可貴矣其已成也而又明不尤可貴乎日錄則以四項串說發端云天下之道凡本不深者其用必窮用之窮者其功不成而澤亦不遠則下三句皆不已之所爲故功不可闕而體用相因之序尤不可紊。○包氏啓蒙云天道者吾身之實理卽所謂物也。

孔子蹴然

節

羅氏遺書

卷之六

七

道子云妙哉仁孝二語足以括盡全章矣第想上面敬身成親等何等慎重嚴敬豈不如事天觀上面樂天貴天道等務要全歸于身而罔缺豈不如事親西銘所云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也先儒有以不過乎物爲全章樞紐得之矣此方是以簡切之語令公志記于心之意道子又云事天事親二語微密之極石梁以爲非聖人不能道知言哉方氏乃欲以事生事死言孝以知祭言事天無論理說太粗且于哀公身上有何干涉而月林亦仍其謬何耶是故以下仁人孝子五見省文也。

哀公終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

節

丘云三箇不中禮俱指大過說道子云給字特加丁寧是聖人惡佞耻足恭之意月林云語言煦煦亂乎真慈語有條理鑿然似有德之言故亂乎真仁。

子曰師爾過

節

丘云師商二人一過一不及以學言子產一人有過有不及以政言能食不能教所以爲母。○道子云言禮乎而又賸一禮字者深有昧乎禮之妙而問一語以致其決不卽頂夫禮句正是含咀之妙勿清設爲問答固非月林先疑後決亦未爲的有何可疑處。

子貢退

節

道子云好與惡只從制中上泛說不可指上過不及等然則何如是欲數出禮之條件來故夫子細數之而領惡全好意于言外見出五仁字借來活用者不必泥。○勿清云上言制中是損其過益其不及蓋因其氣質之偏而除治之所謂領惡也下言五仁字蓋因其德性之善而充周之所謂全好也道子云勿清說仁字不着相故佳。

子曰明乎如社

節

道子云義與禮互見之詞莫作二視大全馬氏云因義以設禮因禮以考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治國其如視諸掌乎

是故以之 節

勿清云居處是群居聚處在宗戚朋友鄉黨之間皆是方氏以常言居以暫言處不必○則是有禮如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任司士正朝儀之位別貴賤之等之類田獵以寓習武故云閑軍旅則實以充敵爲功矣泰

是故宮室 節

道子云加于身二句自爲一項恐上面悉數之或不能終其物而代此一語以包括之月林云加于身事之至于吾也錯于前吾之應乎事也凡衆之動就是加于身而錯于前者

子曰禮者何也 節

首四句承上起下之詞然而實發道理處須重看治國以下反言以收上文卽事之治說得極妙上古禮制未起止是人事聖人從人事之亂而無序處整頓條理一番便是治便是禮非禮自禮而事自事也卽字最重泰道子云此句須見得因性作儀終情制禮處○卽事之

治是已治了必有其治是方去治之觀無以祖洽于衆句便見上二節可以祖洽于衆而指有國者爲言矣泰道子又云事字卽指上居處等十六件說蓋每件各還他一個停當便是禮了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卽上五個有禮十一個得其也

子曰慎聽之 節

此處大饗是諸侯相朝之禮道子云聖人已以上作一頭古之君子二句作尾總形容禮之妙而不可不慎聽之意君子知仁焉以上是專行之四節無物不在禮矣是通行之五節兩段不可分對蓋前面猶有九焉是王

子曰禮也者 節

泰云詩亦樂類繆素二意見禮之資于樂也虛則言禮之不可無本耳道子云以此解作文迎刃而解矣日錄

亦云以立德爲本而詩樂爲之輔

子曰制度 節

秦云首三句發上節末句未盡之意道子云人字暗指有德者說下三個古之人亦此意觀葉毅曾子以直寬則簡之德達之以溫柔戒之無虐無傲則豈薄于德之人而况可謂其窮歟○幼清亦承上德來說述輔氏云禮必待其人而後行必興于詩成于樂而厚于德者也幼清說變更妙言變當時爲典樂之官專守一職故但傳其達樂之名而莫知其達禮與否也若當時命爲禮官安知其不達于禮乎既是年代久遠之人莫可詳知則不可臆說也鄭氏孔氏皇氏皆欲爲變聲旋吳獨用皇說而加委宛○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使夔不諱于禮伯夷豈肯虛讓哉又變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官位序后德讓于管絃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賡歌九成鳳凰來儀變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克諧使變不達于禮安能令典樂之後神化至乎

子張問政 節

丘云前吾語女虛提言上文所備細語女等者皆政也

特患不能明之耳

子張復問 節

秦云復問不是問政問禮樂所以舉而措之之故樂也以前說禮樂不離于吾身以後則言舉此禮樂而措之卽爲政也天下太平正是政之成功處諸侯朝以下三平說各要見和序意○道子云言行二句重講方與力字合拍力字正是養之樂之之精神月林云言而養之則動不過則而得其當然之序矣行而樂之則從心所欲而得其自然之和矣

禮之所興 節

道子云所治卽在所興句中觀下五亂可見殺字卽下文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內外也

室而無與作 節

莫敢相踰越則不亂矣卽是衆之所治處此途指禮而言卽室有與作之類○三子者二句通收燕居一章五道子云昔聖帝明王諸侯非疊床誼正云帝降而王王降而伯凡有爲政之責無不以明禮樂爲本務而歸皆舉而錯之者也

仲尼終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子閒居 節

道子云子夏最深于詩故此章得意處多借詩詞摹寫極可愛玩○洞酌之詩召康公戒成王者禮樂之原尚在五至三無之前五至三無正是禮樂自其極盛言之則爲五至自其微妙言之則爲三無耳致推而極之也行方氏以爲自內而達外也月林云若將五至三無廢作禮樂之原則本文致行二字及下諸禮樂字俱說不去禮有凱意父道也樂有悵意母道也橫于天下則能致治以與民之利矣必先知之則能弭亂以去民之害

禮記意詩 孔子次仲尼

矣道子云通章只及禮樂達于禮樂之原四方句乃誠中生明正是達禮樂妙境秦說欲對作兩扇失輕重矣道子又云四方二句埋伏下哀字喪字必得此禮樂始有所補救而窮則變變則通鄭氏云至者至于民也民之父母者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聞口不能見行之在心也塞滿也應氏云五至與三無只禮樂蓋之志與詩其感發之始哀爲禮樂之所動至者周流于精神之運也無者超乎形迹之表也幼清云志之所到能使民各達其情各得其理各樂其樂各哀其哀而天下斯平矣此志不可見聞而充塞乎天地之間如此

謂之達禮樂之原非愷悌君子不能也月林云不見不聞只形出那充塞意節中庸體物節諸氣五至只在治道上說愛民之心極其誠切是志至矣自形于詩而爲愛民之言有以極其形容矣祭于歌咏者既切施于政事者必實于是止之品節彰之物軌過者俯而就不及者跂而及而禮至矣禮至則政爲善政教爲善教不乖乎事之理不拂乎人之情而至和洋溢足以納斯民于熙皞之域矣樂至則慮之者必深而卹其饑寒救其疾苦所以除民之害者無不用其極矣至是而民樂其樂民憂其憂哀樂有不相生者乎

禮記意詩 孔子

子夏曰五至 節

三無亦就治道上說觀前面行字可見若說到心上便與五至不類矣纂呂云無聲之樂和之至者也無體之禮敬之至者也無服之喪哀之至者也道子云三詩之引子夏只云近之不可以辭害義輔氏曰古之引詩各以其意之所取讀者各隨其事以觀之夙夜基命則無時不和逮逮不可選則無動而不節匍匐救之哀不至見于服也

子夏曰何如 節

五起用以咏嘆贊美故每一起而一韻及獲淫泆而三

無之道發洩無餘深長有味矣但中間工夫効驗先後參差正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纂周氏曰至樂不離乎氣志而氣志既起者至樂之終也至敬不離乎威儀而施及四海者至敬之終也至哀不離乎內恕而施于孫子者至哀之終也月林講既得句不遠則不爲外物所撻奪而氣志爲我有矣講既起云吾知其益以奮發而莫之能禦也蓋義理無窮始終有序故別求所謂起發其義者講就將云効至于和同如此其所養何如和敬之德蓋與日月而俱新也而四海皆和同矣講威儀二句云以遲遲之和而加以翼翼之敬故足以感

禮記集說

三

人而和同矣此段在前講純德句云効至于畜萬邦其仁民之德當何如哉蓋德之至純而又甚爲顯著也自然施及孫子矣豈止四國萬邦已耶餘俱註明○日錄于既起句繳云君子習無聲之樂者如此則無一息之不和矣其橫于天下也豈有已哉禮亦然繳孫子句云習無服之喪至此則念念皆仁而無一息之和不序矣

子夏曰三王之德 節

一 天無私覆三句未著三王說奉斯三者以勞天下則三

例見道子云帝命曰不遠曰齊正是參字不遲日躔遲遲是祇正是奉字帝命式于九圍惟奉之故能參之也

天有四時 節

春秋冬夏風雨霜露所以什天有四時可見天無私覆風雲流形庶物露生所以什地載神氣可見地無私載道子云兩無非教也正見不得不奉處泰云兩段俱足句句趕說下不可斷然前段重氣之運後段重物之成上節無私覆載以形體言此節以化工言不可看作一類

清明在躬 節

禮記集說

四

前已說了三王無私之德此節不重在德上了只要說出個無私之應驗來有開必先所指甚廣引詩言豫生賢後乃有開必先中之一事舉此以例其餘耳月林又云引詩前四句言嵩嶽之生賢後四句言二賢之興周此以嵩嶽比天以申甫比文武之臣繳云孰非無私之氣志有以致之哉

三代之王也 節

此承上節三王盛德而因推本于先德意首二句冒下言三王致王之由宜渾看兩引詩方就三代實事說前引詩承上令聞謂三代先世之德也後引詩承上德子

來舉王以例夏商也

孔子終

禮記集說

孔子弟子

五

坊記第三十

子言之 節

禮刑命就是大焉之坊坊以畜水亦以障水坊德是畜
其在內者正恐其不足也坊淫坊欲是障其在外者正
恐其有餘也然刑畢竟淺命又深了一步故此後通以
坊德之禮言

子云小人貧斯約 節

小人四句是人情禮者一句是坊這人情且先說禮之
能事如此下面方說聖人制禮而亂亡則人情得其節
文矣○觀不足不至不慊字面正是制之不便過于富
過于貧過于貴也慊者心滿意足之謂乃慊于心也道

子云正是滿侈之說

子云貧而好樂 節

茶毒截上言不貪亂者之少下是先王制一定之禮以
坊其畔亂言富貴而貧賤可知也

子云夫禮者 節

疑在人心微在事迹上貴賤三句正意疑別微之事有
讓則民得其坊矣

子云天無二日 節

天無二日句引起國家二句尊無二上統承引春秋與

禮政君臣之有別引詩又甚言君臣之不可無別○與異姓同車是形容同姓不同服又是形容同車○道子云不同車不必言雖同車而服之貴賤自別摠示不嫌也

子云君子辭貴 節

上君子是設言辭富貴之効下君子方是着實說

子云觴酒豆肉 節

道子云觴酒二段及詩辭摠是泛起不能以身教讓若

子貴人二句是以身教讓之實而以稱君一事證之上

三讓摠是讓在禮文上而不本于已也故民猶犯之而

禮記卷之四 廉恥

詩言可證下言禮之所在貴人而賤已則不驕欲之所在先人而後已則不爭

子云有國家者 節

興讓與藝亦是互言兩言字雖從上文祿貴來然當推

廣一步不專在貴人尚校上道子云摠言奸賢當以實

不以文也

子云上酌民言 節

上酌民言非事詢乎民只是自己斟酌如此則輿論

可如此則輿論否耳犯就是不天上施亂又說進一步

此以上摠是上下感應之理下面方着焉治之人上設

報禮重正對亂字比天上施又進一步月林云信讓在酌民言見之酌民言便是實心而不欺了故曰信酌民言便是虛心而不驕了故曰讓若說以實心去酌民言以虛心去酌民言便多一層意矣

子云善則稱人 節

此兩節善過以君言三個人字以臣言爭以善相競也民不爭于善邊較重想益亡于過邊較重

子云善則稱人 節

民以善相讓乎人不但不爭無怨而已

子云善則稱君 節

禮記卷之四 廉恥

作忠者民化之皆興起而盡忠于君也不必在稱善稱過上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是良顯之臣也

子云善則稱親 節

太哲言言前為善則稱親後為過則稱已

子云君子弛其親 節

子為父隱弛其過也善則稱親敬其美也道子曰弛與敬還該說入細懇切

子云從命不忿 節

三句平說不可將勞而不怨屬微諫上

子云睦于父母 節

首二句言其理下方就人說合族就是睦言君子因而睦之以合族之禮也綽綽有裕睦也

子云於父之執 節

道子云三段揔言不敢偶于父以致敬之意父執發端小人一句作過文厚敬句當重祭之泰云不相聯屬非也

子云長民者 節

作孝主事生說有事追孝主事死說當作兩節若然未句當揔承有事在尸主上見得追孝在脩敬二字見得

子云敬則用祭器 節

用祭器了又要不非不美不美了又要親饋有三層意相起說通節只重主人之敬客言故帶言君子之不食見不可不敬意易之禴祭受福是儉而不以美沒禮詩之醉酒飽德是豐而不以非廢禮前此而祭器後此而親饋皆可以例見矣

子云七日戒 節

教民睦也以上作四件事尸之敬設尊之等飲酒之數燕飲之情總是舉祭禮之始終而什其所示之教堂上二句又言奉祭之容不得不肅也引詩證容肅之意在上二句言外見出○日錄講堂上二句過文云祭禮自

始至終各有其義如此先王何以使之一一合禮哉當是時也以堂上與室中而相近也則使堂上者觀室中之禮儀或得或失而以詔告之以堂下與堂上兩相次也則使堂下者而觀堂上之禮儀或得或失而以詔告之是以內自室中而下達于堂或為執事或為相禮無一人不留心于禮事無一念而不注意于禮文所以不忒其儀如楚茨所云也

子云孝以事君 節

君長乃吾分內事君子不過自盡其不貳之心而要之以身教者從便若有以曉示之耳

子云禮之先幣 節

民爭以上一正一反多是虛論其禮以下方着君子說此節專言相見之禮先事後祿是所象之義引易正是戒無功而食祿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 節

遺棄二句是不盡利以遺民之證下是不盡利以遺民之事再引詩又是不盡利以遺民之効若仕而復稼等則盡利而無遺將亡身以殖貨矣何德音同死之有

子云夫禮坊民 節

日錄云自坊民所淫至末七節為一意言民男女之防

蓋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民所易犯夫婦人倫之始民所當先故坊記以是終篇且獨致詳焉其愛深矣

鄭氏曰淫猶貪也方氏曰坊之使有限章之使自明若是則天下之情無可嫌者足以爲之紀矣輔氏曰不言綱而言紀紀之事衆也

子云禮非祭 節

交爵如執校執鑑之類非以夫婦論也鄭氏云陽侯綏侯同姓也其國未聞大饗饗諸侯之來朝者夫人之禮使人攝

諸侯不下漁色

禮記意評 坊記第表記

鄭云內取國中爲下漁色道子云想是慮其便而多取如網罟之密也故云漁

子云昏禮 節

方氏曰昏禮父母戒女毋違命毋違官事

儀禮父醮女而俟迎者毋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毋左父西面戒之曰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毋戒之西階上不降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 舅姑之命毋

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庶毋及門內施饗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汝父母之言夙夜毋愆視諸矜輦

坊記終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歸乎 節

原來只在顯上見欲歸之意隱以身言顯以道言隱而顯是歸乎之故下三句是隱而顯之實

子曰君子不失 節

三個不失作工夫着下三句亦未到効驗上要着三個足字只是貌言色之皆美耳敬也應三個不失固有擇言應言足信而貌與色可例矣

子曰祿襲之不相因 節

呂氏曰禮盛者不文如大喪不祿及尸襲聘禮有襲執玉等是也禮不盛者尚文如君在則祿無事則祿受饗

時賓祿奉束帛加璧等是也鄭氏曰禮盛者襲執龜玉之屬是也禮不盛者祿受享是也孔氏曰案聘禮賓初行聘時賓襲執圭至聘訖受享時賓祿奉束帛加璧享輕于聘故也介禮輕祿而執圭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介亦祿襲不相因道子云取聘享賓介以示例耳雖不用入講而禮意自暢

子曰祭極敬 節

鄭氏曰極盡也辨分別事理也呂氏曰別嫌明微正名分辨貴賤之等叙群吏之治應氏曰極者竭盡而無餘

之詞繼者前竭而後承之謂祭一毫不敬則曠而不接其可以樂而散其志乎朝一事不辨則素而不治其可以倦而懈于事乎不繼之者竭力以畢事而不敢以此終也月林云極已到至處了繼又進一步說非一正一反之詞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 節

慎則自可無禍非為辟禍而後慎也三個以字不可作有心看

子曰君子莊敬 節

安是逸于貌也與莊相反肆是放于內也與敬相反莊以持身敬以養心則私欲無自而起外物不得而干自

禮記意評 表記

確然有守而不可屈毅然有為而不可奪日錄云日強者謂日強一日而為賢為聖不可限量也道子云日偷亦言君子者見一出于敬即入于偷間不容髮故下接云君子不以一日甚言其功之嚴密也日錄云必日日主敬以檢心焉而使外無錯出之容日日矜莊以防貌焉使內無拘迫之患雖一日不敢少懈焉則日新又新而驥驟乎聖敬之日躋矣豈不日強哉道子云不以句一氣說下方有力古人言躬則心字自在諸說以僂焉言身而不終日言心雖不碍理然語氣不緊嚴矣當融

其意而以急脉發之

子曰齊戒以事 節

孔氏曰齊戒在人日月在天神道至幽故主言在人者以明之君道至明故主言在天者以嚴之亦各有所當也且神不可噴必有事焉然後齊戒故言事而不可以言見臣之于君無一而非事也必欲見之乃擇日月故君止言見而不必言事

子曰狎侮死焉 節

道子云此言人心之蔽于所養欲人慎防其端也旅黎云盛德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大以武王之聖而召公猶卷卷致戒焉君子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禮記意評 表記

子曰無辭不相接 節

道子云相接即在相見前一步事如云請見有紹介之辭而相見復有羔鴈之贊則朝聘會聚之間俱點消狎侮之端矣二句不可分對辭即開始見君子者辭

子言之仁者 節

日錄云人性之德皆有關於天下也作三平道子云禮也者報也以禮尚往來故云方氏曰仁足以長人故言表義足以方外故言制天下字源重發正見其道之大

處仁以心德言義就處事說禮則說到與人上此三言之序也道子又云講信脩睦謂之人利

子曰以德報德 節

辟四方以上言報施之平而以詩書作證下又作一轉語云君子寧過于厚無過于薄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 節

此節單為制法以民而設議道自己形下句耳首三句作斷案以起制法意日錄云惟安仁之難君子成仁以恕也議道則以己之所當盡制法則以民之所能及蓋無欲而好仁道之至也而民則知當好而好斯已矣不必過求其無欲夫然故好之之久自然忘其所欲而至于無矣惡亦然則是則自己議道非徒厚以成己也道之分量必安仁而後至以民置法非徒薄以待人也民之資適惟利仁為可成即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意泰云議道即議民所體之道

子曰仁有三 節

道子云此章正顯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及仁人心也義入路也一意須見道者即是體仁之事乃功之本于情者非二物也日錄有此章透絕云後段仁道仁義字俱作功情二字有其言又本于吳文正足見同然

之心千古一脈余不覺私喜之極喜從此足以破俗說之支離也試詳言之此章摠見仁有功情之等而不可偏也強仁以上只完得仁有三與功而異情一句功既有心所為而其情或不在是也過既不幸所致而其情則在是也故安仁者上利仁者次強仁者又次此論仁以情為本也然功又豈可偏廢哉特當知先後耳故情之仁者為仁如舉動之先右功之合仁者為道如左之即次于右也仁何以先也有此人即有此仁而功皆從此出故當先道何以後隨其事而制以義一皆以情為本矣故為後為仁者仁以為本道以行之則功情兼得仁道以全推之天下無不準矣留內有愛人之仁而外無行仁之義是有其情而不達之于功徒善不足以為政矣其弊也親而不尊外有施仁之義而內無愛人之仁則有其功而不本之于情徒法不能以自行矣其弊也尊而不親功情廢其一則各有弊如此故但當知先後耳情固當重而功可偏廢乎但先後處須不可相無意即志至氣次之說

道有至有義 節

道之所得有淺深故治之所應有大小三件摠以治道言得極至之道則擴而充之自可以王天下三以字上

面道講些工夫則王霸無失接得有緒

子言之仁有數 節

道子云此義字卽上道者義也乃仁中可見之迹也故下文兩層言仁有長大與短小之數而義自在其中非如俗說云言仁之有數而義之有長大小大可類觀之謂也此雖以前諸儒所未之道而非余臆說也鄭氏云資取也數與長短小人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此與余言千載一契宜漢註不足憑而宋元以來諸說便能縛人耶道子云更有一快說于此中心惻惻二股言仁體之有小大兩引詩言仁之行世脉有長短摠見仁之有數處何等直截明快卽註中所發所及言已躍然惜換淺深遠近四字今本旨白日被魅耳可爲一笑此題吳文正丘月林黃玉巖未免爲窠臼所縛

子曰仁之爲器 節

惟勉于仁之難故求仁欲恕也度人望人俱可從舉行言曰錄云以民義之當然者責人則一疵尚存卽不勝一息少懈卽不致斯天下無仁人矣惟于舉之中而較其多寡則多賢于寡行之中而較其遠近則遠賢于近所謂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也不亦可使人自相勸勉

以成其仁哉張子曰仁道至大不可盡但取得分數取者爲仁如九德德多者爲賢恭用此說道子舊解云以義度人是仁而以人望人亦仁正見取數之多取數多三字是一節關鍵

子曰中心安仁者 節

道子云分明把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句立個仁之榜樣便有欲動以可好處大雅暗應上文與之小雅暗應上文行之此是字脉之妙引詩而極口替之見好仁者必當如此也詩之好仁至末語氣甚急不啻若自其口出之意自評云此章亦吳文正以來諸儒所不敢發月林云通節爲一時之言中間子曰別詩辭耳曰錄云此章與上二章相連有深意上二章俱責人之厚而示之輕以約此章俱人之責已恕故示之重以周蓋發明議道自己置法以民之意替詩數言如灘頭急水一直到下口氣不可少停

子曰仁之難成 節

道子云此見仁之難成而聖人苦苦善誘不難降格以就之卽上以人望人之說與荀志于仁矣無惡也同意恭近禮三句且言德之美正見其可好也敬讓以行三近正是不失其所好處恭寡過五句正言過易辭處過

易辭則仁之德可成矣到引詩處方言恭儉信爲仁之基恭近禮以下一路不可洩出仁字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節

成人之仁所以難者凡以責人之太嚴而以重其畏難之心而教之太疎又無該其孰仁之事故惟君子能之乃一節人肯行其言以上是責之恕有責也以上是教之密引詩慙此二意云有不行其言一其志者獨不愧畏乎方繼得能之二字出聖人即是兩君子字病人愧人二句尚虛制行不制以已便實了鄭氏云以中人爲制則賢者勸勉不肖者愧耻其言乃行也後復廣大也

禮記章句

八

極致也壹謂專心于善幼清云上言愧人我愧之也下言愧耻彼自愧也道子舊解云觀下已所能人所不能則首二句實作君子先自成其仁而後主教亦可禮以節之至末正是制行處數之字正見不制以已而以人治人也本文何等直截乃曰成仁有道何其惡俗而無謂也呂氏註五其字非指其人而何

是故君子服其服節

月松云前後兩君子俱是設言前後六個則字俱是必然之理中間君子耻處方是實說一說云首段是設言中段反言末段方證說君子有華必實也詩則慙證

上文道子云丘秦二說俱可但工夫全在耻字一段末段是德行充積而賤事著見于色也吳氏曰第二是故又添一行字謂必行于外而後德可見也秦云上段不言行者歸重在德上德可以該行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節

賤之有事人皆知之而不知義之爲義則自天子至庶人皆有事也須有易重貴者意道子云過文當云貴賤就皆有事之中而貴又所以率賤片林云上二句見貴者不當逸已以勞人下二句見貴者尤當盡已以率人有兩層意

禮記章句

九

子曰下之事上節

道子云庇民大德見仁不敢有君民之心見仁而且厚役仁二句仁之厚的綱領不自尚以下是役仁役禮的條目然不必分貼兩役字須想他致身極力求以事君光景恭儉信讓四字俱于不敢君民意最切引詩是證上文舜禹又跟詩來借詩以替其不圓而以四聖人實之也大德小心從舜禹句作一氣讀未復引文王之詩見前之舜禹後之周公皆實有此仁之厚而不誣也

子曰先王節

道子云自卑二字乃此節梗骨語宜重即不敢君民之

心也首言謚而後以名字相應中間暢發耻名之淨行也之實民敬尊之得其名也則謚以尊名數句良不輕處情過厚下賢三句緊跟上文來非解釋上文也摠之見居其實不居其名觀自謂便人句可見自卑之極矣道子又云天下之極幸苦極拙朴而無羨名者莫勞于穡故獨以后稷為言補上兩役字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節

首君子是起語之辭凱弟君子方着人君說樂而毋荒四句分兩意上二句是政教之及民者下二句是德化之在身者德化比政教進一步每句重下截使民二句

禮記意詳表記

十一

只言君有父道毋道也如此而後句便可受民之尊親也有至德之渾全者然後發之而為凱弟見仁之所以難也朱道子云首二句雖虛提却須含治道講大全馬氏云嚴以致其尊愛以致其親然後為功之成此所以信仁之難成也道子又云此章只重凱悌之合則樂而無荒四句及有父二句切不可分開細帖蔡呂氏曰詩凱風自南鼓動長養之風也周官王師大獻則奏凱樂戰勝之樂也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凱則性和而有才者也上三說皆盛強之意故訓強兄弟之弟孝弟之弟皆順也有悅下之道故訓悅

今父之親于也節

不可作四項平看父母親子是承上文而反言以補正意水火以下又因父母而推廣之命指人生所稟之氣數此乃近于入者註顯而易見非是月林云命與鬼俱是幽者但于人身有遠近之異耳鄭氏以君之命見于事近人而可行者也故玩之于下節命字甚粘合况本註亦附載之或可從也

子曰夏道尊命節

夏道五件殷道三件周道亦五件親而不尊之類俱摠承上是治體下各指其民俗言刪太方氏云三代之

禮記意詳表記

十一

政各有所尊是以各有所成則必敬勢使之然故後王承之各有收斂之政使通變而不倦相須而不窮也雖然夏與周皆近人而忠其民各別者則以命之所制者簡故尊命之敬喬而野禮之所飾者煩故尊禮之敬文而不慙源異而派亦不同也月林云觀下文夏道末清辭乃重其命令而不肯輕瀆耳近人而忠近人情而為忠厚之道即下三句是也尊命則開諭之意少故至于蠹愚忠則誠懇之意多故至于野朴

子曰夏道末清辭節

道子云不求備分明是後威後罰不大望分明是先祿

先實于民二句摠承註中省刑罰薄稅欲終格一層不知何據求備以其先罰也大全馬氏曰方周之時比有長聞有告猶有大夫其政致詳其法致嚴而善惡無所過于其間故當爵罰至其極而無可加也卽當罰用爵刻一句勿清云強民者尊禮而儀文煩縟強人以所不能也道子又云窮矣二字鄭氏以爲繁文備設深合尊禮本旨孔氏曰夏未墮辭則殷墮辭矣殷未墮禮則周墮禮矣周未墮神則周藝墮神矣夏獨言未厭其親則殷周不然矣如此方與寡怨有緒

子曰虞夏之道 節

禮記意詳 表詳

十二

首四句羅織前節之意言外須見得樂其質之便故寡怨苦其文之靡故多弊至矣以上虛作贊辭未可說到風氣人文上留待下四句發之只消云後王欲尚質者無加于虞夏之質欲尚文者無加于殷周之文可謂至矣然何以見其至也虞夏文非不足也而乃不勝其質則虞夏之質不其至乎殷周亦然如說者把不勝質之文不勝文之質說得太輕便不足以形容至處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 節

道子曰此節急急爲首節凱弟君子立一個絕頂的榜樣生無私二句不閑便足舜不自子其子而心乎子民

子民至親而尊作一句若重述上文凱弟親尊等字而虛作贊詞下是詳其實也安而敬四句各重在而字下其君子以下作八件說仁義以內外兩對費實以人已兩對能散以上是德威德明君子以下是惟威惟明摠之只是凱弟父母四字盡之三王且不及虞舜而君子之所謂仁者不亦難乎月林云富而有禮是不驕不奢不但以禮自處而五典惇五品遜也能散是順天因地而四嚮宅黎民粒也須開展方與舜稱

子言之事君先 節

禮記意詳 表詳

十三

道子云資如國語冬則資葛夏則資裘之資是先有其具而後吐之于言自綽綽有裕而必踐也日錄云拜自獻其身五字不可輕看下文云臣有死于其言義蓋本此

子曰事君大言 節

明望字只是期于必行之意憂祿二句須與小利大利相關道子云誰知此節却從上受祿不誣句生來及見月林云大言小言是先資望大利小利正要自獻其身以成其信不覺失笑童云入字最深如鹽梅之相和水火之相濟望是進言者之心日錄云易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言人學術道德充積于內所畜之大也

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于天下則道可大行德可遠被不獨為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道子云此章受祿處正宜以此入講

子曰事君不下達 節

不下達呂氏曰耻其君不及堯舜也日錄云青難也不尚辭不入適政間正已以格君也非人弗自始進以正不欲為枉已者也不下達不尚辭是靖共爾位矣弗自則正直是與矣神將福之况于君乎當補獲上意

子曰事君遠而諫 節

道子云諫則似忠而非忠尸則似慎而非慎言外便見

當因分自盡意了葉石林云通臣三公四輔也和是調

養君德獻可替否也守字最細宰天官也大宰以八法治官府少宰以六計敝群吏歲終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所以正官邪也大臣牧伯也諸侯藩衛所自出故慮四方方泰切復墮之憂既濟謹衣枷之戒居豫有介石之心道子云慮四方者愛君憂國之心無大無細無遠無近無一事不焦勞于其心也

子曰事君欲諫 節

道子曰須看他欲不欲有無窮忠愛之思大全力云有犯無隱則陳之矣蓋諫之不從不得已而陳焉非其心

之所欲也勿謂云引詩只重中心藏之明不欲陳其過于外之意

子曰事君難進 節

進以禮故難退以義故易位有序不至于競進而儼等也亂則紊而無序也一身之進退係官理之治亂如此則進退之間可以為細故而不謹耶下是賓主之所以遠亂而事君更可知已亂只就無岸上想

子曰事君三遺 節

鄭氏曰以道去君至于三而未決是為貪祿留而強與君要也日錄云此明上文難退之所以為亂

子曰事君慎始 節

鄭氏曰輕交易絕君子所耻周氏曰進以禮所以慎始退以義所以敬終方氏曰慎始量而後入敬終不為苟去三說只講慎始敬終道子云周官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六曰奪以馭其奢七曰廢以馭其罪五曰生以馭其福八曰誅以馭其過此馭臣八柄中之六事惟君所命其所不可奪者吾之義理而已若棄此而從君為亂舉天之所以與我表之所以為心而盡棄之不惟無以事君且無以為人矣此斷不可從耳此非精義安命之學其孰能與于斯

子曰事君軍旅 節

則亂也以前是論理以後方着實說不辟不辭正是發其事下句則又言以見不可不敬也得志句輕起下文耳否則三句一氣說當重着不得志或失在已須更熟思審處熟比慎更進一步馬氏曰肯與生者人之所欲也是謂得志之使賤與死者人之所惡也是謂不得志之使月林云熟慮則不辭于盡職而無怨君之心終事則不急于避位而無忘君之心這是臣之厚處然終事而退去亦未嘗不快這正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矣道子云正爲易退中有畏難而缺望者下一轉語耳

禮記意詳 卷之四

十六

子曰惟天子受命 節

日錄云此言人君出命所以不可不慎也道子云惟字最重天子惟受命于天便如子承父命一般萬萬分有順而無逆者况又有受命之士亦從而順逆之者而可不愼乎故君命順之先着實有一段祗承上帝工夫然後人心順而天意得大君其無所愧怍于天人之間而可以爲君哉

子曰君子不以辭 節

下四句正是不以辭盡人之故辭有枝葉起于天下之無道可見辭之不足貴矣所以君子不以辭盡人而必

欲觀其行也大全張子曰盡極也取也有道是有實也有實則行有文章也無實則言有文章也道子云文章代枝葉二字新而切孔氏云有道之世則所行美好似根幹之外別有枝葉測曰易云美在其中暢于四支發于事業其德之枝葉乎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 節

承上節云觀人者既不以辭盡人則君子之處已可徒尚枝葉之辭而無實意之及人乎日錄云小人之接雖力有不及亦必問之固如醴而極其甚矣然其久也而有諸責則相尤相怨始雖甘而終實所以壞之也道子

禮記意詳 卷之四

十七

云觀引詩則淡與其俱在言上見鄭氏云水相得合而

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醅少味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 節

稱人之善則爵之正是不以口譽人之實饑寒二句客辭耳日錄云此言君子身行樂善之化而申言其事也鄭氏曰譽繩也孔氏曰繩以度量于物凡口譽于人亦須量之于心故以譽爲繩道子曰此句註與疏並新異故志之

子曰日惠 節

引詩前三句見諸意後二句見責意鄭氏曰已謂不許

也道子曰許而不與人有德以取償故曰責已則止于當時相拂而已月林云義既不當與而信又不可失故只于語上已上論可否不于責上怨上較輕重也

子曰君子不以色節

情疏而貌親二句緊接上句正見以色親人之不可也方氏曰貌雖親而情實疎恐人之見其情也又何異穿窬之盜巧字作考無疑但鄭註云順而悅也應氏曰情之所蘊必盡誠情之所發必中節周氏曰苟止于辭巧豈君子乎并記之

子言之昔三代節

禮記卷之十一

十八

大全呂氏曰郊所以事上帝上帝而用之不敢必其期也卜牲而用之不敢必其物也是乃不敢以私襲事上帝也是以他祀必卜筮之而不與郊社之日月一時並舉致相妨害郊社之卜筮或吉或凶而不敢違郊社之或用卜或用筮而不相襲也月林摠意云用卜筮是敬以事帝而不犯不違不襲又是敬以用卜筮也

大事有時日節

首句承上文以起下側重在小事上下面都以小事言之道子云子曰以下當云于物則有天產地產于事則有威儀節奏可謂備矣而又時日之不違卜筮故民間

于怨神罔于恫書云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則以鬼神之依人而行故也鬼神害則百姓怨矣能禍福故言害同休戚故言怨

子曰后稷之祀節

只在辭恭欲儉上見得誠易富引起下文耳后稷之祀其先也惟竭力稼穡以供粢盛惟取足于秬秠稌苞而已不貴異物不美多品可謂至薄而易于全備矣然辭恭足以表其心之敬欲儉而不雜以邀福之私是物雖薄而意則誠矣是以神降之福而其所受之祿傳之子孫而有國有天下久而不絕也庶字與望之辭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也

禮記卷之十一

十九

子曰大人之器節

首句正起下文惟其體威敬所以藏之稱其分用之因乎地也天子用卜諸侯用筮因分而異者也下四句是不用筮者有時而用筮用筮者有時而不用筮不用卜者有時而用卜用卜者又有時而不用卜因地而異者也道子云即此常變斟酌間可知其器之威敬矣

子曰君子敬節

首句不重引起下文耳如云君子之敬賓也且用祭器以享之况君長之尊甚于賓客朝聘之禮重于祭享者

乎是以不廢日月如期而往也不違龜筮又擇吉日而往也其事君長亦如用祭器之敬然由是其為上也不為民所瀆吾之敬有以化之也其為下也不為其所戮吾之敬有以感之也

表記終

解記音訓

表記終

二十

綱目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 節

獨重焉上者易知從易事來刑不煩從易知來道子云劉氏謂云好惡悖于正喜怒失其常于是有匿其誠信以為容悅者屈其正真以為阿諛者包其禍心為詐偽者月林取之以其含下節意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 節

日錄云人君好惡之正而極其誠則無為而民自化矣道子云即書所云至誠感人詩所云無言靡爭易所云臨而不辱有孚顒若之說只是要人主實心透徹一一

如古人好惡之極至者故引言成王能儀刑文王則萬國作孚

子曰夫民教之 節

以君民者一段作主首六句引起而甫刑又交證之道子云子愛信結恭愷每句中俱是本之以德而設程于禮者書更有言舞于雩子兩階七句而有苗格則刑之不必用尤信石林云格言甚至也遜言其藏也心藏于內而外服之迫之以刑政之嚴也德不止于一故有仁有信禮則恭而已月林與秦雖祖其說實未受

子曰下之事上 節

鄭氏云不從其令言民化行不拘于言甚者甚于君也
民之從君如影逐表道子云上好是物二句正是從其
所行處不可不慎處須着實有工夫

子曰禹立三年 節

三年言禹為天子未久也豈必盡仁是因禹之事而推
言以斷之暗寓責君之意在內註誤作推原看了詩書
大雅只明豈必盡仁句泰云引一步進一步瞻以位言
頗尚虛式纔實了石林云必世後仁以繼亂言之也三
年仁遂以繼治言之也此語出孔疏道子云日錄揔意
云聖君化民之易以民之表在一人也取其與上節意
粘合

子曰上好仁 節

方氏曰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非上好仁乎民致
行已以悅其上茲非下之為仁爭先人乎鄭氏曰章明
也貞正也民致行已者民之行皆盡已心

子曰王言如絲 節

道子云君子弗言也弗行也二句着實有擬言慮動工
夫正是不倡游言處則民句見民之則而象之正如綸
如綍處慎字證兩弗字儀字證民則句陳氏曰游則民
無歸也言欲當其實而已無格之言弗言苟難之行弗

行凡物非中而過高則危故言危行危言多指過高
說不是不相顧意

日錄云王者之言始于宮闈而家道之齊否判焉達于
朝廷而政事之得失形焉播于畿甸而風俗之美惡著
焉宣于海隅而生民之休戚分焉動于天地而兩間之
災祥見焉傳于史冊而萬世之是非明焉其端甚微其
末甚大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 節

日錄云君子以言行率民而先于正已則民從其化矣
道人為善則開導誘掖在言禁人為惡則警勸愧厲在
行其關于民者甚大而可苟哉兩個其字就各指言行
說言行在我終與敝又到人上了道子云不但重慮字
稽字而兩必字尤重正是民間謹慎源頭謹言便是既
道處慎行便是既禁處引詩證民之謹言慎行引大雅
又證君之慮終稽敝一本于敬也真西山欲畧重禁人
以行一邊亦不碍但迴幹語意太費力

子曰畏民者 節

日錄云夫先王之澤入人深矣彼亂離之後人思先王
而致其嘆惜何所不可言者然而詩人之為辭獨反復
其昔日都邑人物儀容之盛而詳陳其苑結肝望之情

至欲從之以過而不可得也何哉先王之治天下也明其章服盛其儀觀非徒以飾治也朝廷典禮之所出四方綱紀之所存天下觀瞻之所係莫大于此一有不慎則人之解體彼區區之澤豈足以固結而彌留之哉此東周嘆亂之詩所以不及先王而拳拳于其都邑士女如此也道子云不貳有常正從其德之純一而徵焉者子曰為上可望 節

知與志兩字最重孔氏曰可望而知者貌不藏情不言而喻也呂氏曰可述而志可稱述而志之于書也若上有深阻難測之意則雖言而未喻下有隱匿不忠之情則雖言不可信况于志乎陸氏曰可知表裡如一可述言先後如一道子曰便是德歸于一無二三也

子曰有國家者 節

善惡以人言章獯以賞罰言惟民生厚有善而無惡不貳則專于為善而不為惡也大方氏曰章善而著之惡者耻其不若則惡者病矣夫不待刑罰而能使惡者知耻則為上者之用心厚矣則民其有携貳之心乎道子云此與舉直化枉同意立說最快并存之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

首四句及起中間兩段正說末引詩反證之而正意在

其中臣儀行不重辭串說下二句正是不重辭月林云上人疑乃糊塗猶豫好惡不分也所不及乃詭異之事不援則君不勞于力量之弗堪所不知乃隱僻之理不煩則君不勞于識見之不逮道子云二句必如是看方不碍責難

子曰政之不行 節

日錄云政教之無功夫豈民心無良哉正以上人勸懲之典不愼耳道子云不可褻刑輕爵句最重然湏發出個原本當在敬明二字言外自想日錄云端政教為化民之本慎爵刑以為輔治之具告康叔之敬以致謹明以致察此不褻刑也穆王命呂侯司寇訓刑以詰四方言其當監者伯夷之布刑以敬迪也此不褻刑可以成政教之意也

子曰大臣不親 節

道子云此章只重敬大臣然敬大臣不可不愼爾臣愼非屏去之只是聲笑不與之嘗魁柄不使之竊使我中外大僚得以安其位而行其志題肯何等直截文勢何等活潑如何來諸說槩作以臣之法失輕重矣况文字亦甚難做不觀引言處句句是愼選臣者乎日錄云觀周禮一書內而下朝外而侯國無非德行道藝之人及

立政篇常伯常任皆克宅克俊者為之而綴衣虎背趣馬小尹皆必庶常吉士也可見雖待之盡其道而又始之選其人慎之至矣大全呂監田云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國之大患也與鄙說同可為一快呂又云大臣尊嚴國之政今存焉民之望以為表不敬則國命輕矣邇臣寵暱君之好惡係焉民所從以為道不慎則風俗壞矣

子曰大人不親節

善者亦嘗知其為善而賢之矣正急宜信用乃竟疎之而不親惡者夫既知其為惡而賤之矣正急宜黜遠乃及信之而不疑道子云只是醜正惡值好諛狎暱故倒置如此雖拂人心所弗恤矣然則民不我親而教令徒煩自我致之又誰咎哉引詩書正為好賢不堅者之刺

子曰小人溺于水二節

道子云二節只言馭民者之不可不慎水口容詞可觀下節引言可見鄭氏曰皆在其所繫人不溺于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煩數也民不通于人道而心鄙詐○卒難告誦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凌虐而慢之則分崩怨叛君無所尊亦如溺矣故君子不可以不慎慎所可藝乃不溺矣閉于人

人字指五官之欲言鄙心較量貴望之心也道子又云仔細思之溺口溺民可以平重溺水一段因欲借用一溺字而先以水言之觀越厥命口起蓋可以證溺口一邊下二段證溺民一邊測曰君子慎言而敬人口錄後意亦同此

子曰民以君為心節

道子云此章只重君之御民非兩平之語首二句見一體相須之切心莊心肅二句須歸重在君身矣大全長樂陳氏云上臨之以莊則下亦舒矣上臨之以肅則下亦敬矣正此意心好至欲之見民以君為心體全四句見君以民為體詩言勞百姓是言民之所由以不安君雅言小民怨又是言君之所由以不安摠元君之當以民為體而民自然以君為心決不以體傷矣鄭氏曰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月林亦云民以君為心見君當慎于正已以率民君以民為體見君當慎于愛民以全已

子曰下之事上也節

鄭氏曰類謂比式方氏曰義不一從身不正來行無類從言不信來孔氏曰下之事上當守其一言須有徵驗行須有法式言行不妄守死善道名志俱善欲奪不可

也貨而守之親之畧而行之皆謂聞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引詩書證爲下須齊一也道子云孔疏暢絕矣細分之故君子多聞以下方是著實工夫不可奪名以上二段一及一正虛論言行之準則也多聞多志是一層實字是一層守之親之是一層多在學上說精知二字摠頂畧而行之方以之事君也此句纔是有物有格○大全陳氏曰志者言行之所由出名者言行之所由成有物有格則志之所守堅而名之所成者著

子曰惟君子能好 節

道子云首句最重玩惟字能字自見實有定其身而後交 段真實應求處故君子以下鋪叙中帶贊美意而引詩證之秦與諸說輕首句重丙四句非也月林獨欲以進賢退不肖說不重朋友說疏與大全皆無此說觀已丑會程云正人進者治之機而君子在朝則正人之福也此解極冠冕

子曰輕絕貧賤 節

道子云輕字中便有不可絕之意重字中便有可絕之意孔氏曰此明朋友之道惟善是仇以威儀相攝佐也此與下節俱該以引言補正意

子曰私惠下歸 節

道子云示我周行乃是不留私惠之意須重發德字在不自留之前月林云惠乃交際之常私則不可見君子不以私待人亦不肯受人之私深得自字意

子曰苟有車 節

道子云此是言必履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散愈不可不慎始之意觀敝字成字可見此軾字當訓作車前橫木乃造車之既成而加之者註以式字訓所以難解鄭氏曰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載也故敗衣也衣式在內新時不見孔氏曰人言行必慎其所終也觀註疏則誠之不可掩意甚不必○附陸氏曰軾言前敝計後幼清曰言君子之學先必有其聲後必有其成乃爲有其實也此二說太奇附記之

子曰言從而行之 節

道子云觀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一句則君子謹言工夫多用在敏行裡頭正文平對中正是妙其易重者不可泥之以言行整整相對也鄭氏曰從猶隨也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謂以行爲驗虛言無益于善也孔氏曰言君子言行相副則人于美惡大小不得增減皆驗于行也詩證寡言小雅證行以成其信君奭證化民之効而極言之見民心悅而天意得亦集天命于厥躬矣

抑詩美衛武公之德車攻美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君
與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
告諭以留之書本文云割申勸宣王之德謂武王也此
誤以爲文王

子曰南人有言 節

道子云甚言無恒之不可亦依傍論語之辭古之遺言
謂其有得于易詩書之餘意而作者也引允命多闕文
純而二字當從書作黜于祭祀解月林云不知還是不
能測其心術定吉凶尚在後些不我告猶事神則難證
龜筮不能知或承之蓋證而况其人乎恒其德貞二句
又指出恒之爲義如此恐人昧于用恒而流于婦人之
恒也苟能知所以用恒則神人交協不難于事神不至
于起釐矣

終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 節

幼清云深者言物之長如水之深也故地南北之修亦
曰深禮服上衣下裳殊則上衣止二尺二寸加以帶下
一尺僅可掩裳上際蓋衣之短者衣連于裳下垂至踝
此衣之長者故曰深衣用于內衣即爲長衣但袂口及
純之色不同耳凡布帛以刀裁其長短曰制以尺量長
短曰度古者二字便見聖人所制意蓋有制度十一字
爲句道子云短無見膚至無骨在五法之外言其統體
盡制之妙毋見膚雖儉而其形不褻毋被土雖隆而其
物不費以裳之下際言也大全方又云裳之前後相續
故謂之續衽居裳之邊曲以鉤束焉故曰鉤邊此以裳
之旁際言也界縫半下是齋倍要一句例言之以裳之
下際言也○測講續衽云裳斜裁皆謂衽前後六幅之
邊相續也鉤邊謂先縫又覆縫也前後續者何也象地
維也上下續者象天地之交也

袼之高下 節

深衣燕居之服故袼袂欲寬急之適繫帶適上下之中
也幼清以袼爲衣袖直下之度袂爲衣袖橫伸之度

制有十二幅 節

大全云十二月則天數也祓在前以動而致用故象天之體恰在中以靜而成體故象地之德平則不頗直則非罔故有繩下齊象人之性道子曰五法具而三才之道備矣

故規者行舉手 節

蔡言云舉手以爲容者應接之恭外無圭角也負直于後者宅心之正內無斜倚也抱方于前者制事之義外無虧缺也安志平心者存主之定內無低昂也言以者三謂以之律已也其五法已施于衣聖人所以服其衣而身其法也下言取者三謂取之范物也其所取真可

禮記集說

卷之六

十一

三

以爲法先王所以貴此法而制其衣也聖人服之謂有德而能稱此者先王貴之謂有位而能作此者大全陳長樂云志譬則權心譬則衡衡之低昂皆權之輕重則心之平傾由志之安危此所謂安其志而平心焉馬氏曰聖人制此五法者敝于一身之間而可以爲萬事之則故視其服者知其道觀其容者知其德輕重直方圓必來取法而不可欺矣此篇之制度所以爲詳也○細解之陳氏云正人以政則貴于直行已以義則貴于方月林云政蓋正字之誤服之以上爲制服所寓之意就着深衣之人言下爲用服所取之義只就深衣上說然

用服從制服來微有先後不可兩平可以爲文二句虛說下擯相治軍正是爲文武之實當云何以見其可以爲文擯相亦大禮矣而深衣有之是介冑之所不能兼矣下句是端冕之所不能兼如此說方見深衣之用太註中非若特可反貶之矣完字包盡上文不費又進一步故用且字次乃卽次之謂甚言切于日用也

具父母 節

因言衣而及其純之色則隨所處而各異因言純而弁及諸緣之制則無不同也長樂陳氏云縉備五采以爲樂也青體少陽以致敬也素存函飾以致哀也小功緣以緇則大祥緣以布吉時夕服緣以采

禮記集說

卷之六

三

三

深衣終

投壺第四十

投壺之禮 節

鄭氏曰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別錄屬吉禮亦賓山禮之正篇也皇云與射為類宜屬嘉禮或云宜屬賓禮也

已拜受矢 節

已拜受矢是兩意言主人已拜送矢于賓而父自受矢于替者也以上三節是賓主始請就位之儀鄭氏曰即兩楹者見將有事于此也揖賓就進者欲與偕進明為偶也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疏云壺在于南故知投壺皆南鄉也物長三尺濶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箭其間容弓距隨長武註云箭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

司射進度壺 一節

射以中為善故盛美之器因為名壺亦射顯故亦用之士則用鹿中也詳首節註虎兕間皮樹德之示服猛也高一尺五寸背上設圓孔容八美箭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方氏曰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及兮是也投壺亦然故主賓各四美執八筆者餘美則委于中之西

請賓曰順投為入 節

順投二句即下左右告矢具二節是每番正投時順與比兩事也而入與什則互相明也勝飲不勝者即下命酌者曰一節是每番罷投時也立馬四句即下正爵既行一節則是第三番立馬之後也此則豫言之請主人處須端出相對道子云鄭氏謂勝飲不勝是以能養不能也語微婉可思

命茲者曰請奏狸首 節

弦者鄭氏約鄉射禮用瑟也狸首之詩所云魯孫侯氏者也今逸問若一者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道子云循聲而發以比德也藍田呂氏曰狸首之詩至賓主以禮招會也猶飽葉鬼首不敢以微薄廢禮而忘驪也道子云獨呂氏以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拳然為歌恐非莊體

左右告矢 節

司射至主黨于左九四節皆司射之儀

卒投司射 節

卒投二節是卒投行爵之儀請數以上是豫告之詞下三句泛言數之法遂以至末方是數畢而告也鄭氏曰投壺什美如數射美一純以取實于左手純則束而委

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筭爲奇奇則縮諸純下
下黨欽左筭是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
獲畢則司射執奇筭以告于賓王也其賢于某者未敢
斥言主勝與賓勝也以勝爲賢而技藝也鈞則左右手
各一筭以告道子云二筭三句諸說從未有如此之明
晰也

命酌口請行觴 節

大全馬氏曰不勝者飲而不怨勝者勸而不矜其于禮
庶几不失也

正爵既行 節

正爵一節是慶禮之儀鄭氏云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
三而止也一馬從二馬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
親酌不使弟子無豐尊賢之義也徹馬者投壺禮畢故
去其勝筭乃行無筭爵之事大全馬氏曰立馬以表其
勝徹馬以掩其不勝則投壺一用而禮義爲備也

筭多少視其坐 節

日錄云上文投壺之禮既畢此則記其筭矢之制而因
及其戒令之辭也呂氏曰壺矢皆從陽數筭八二寸則
天數也君子之法象本諸天求諸陽因節文而托其義
雖小事不廢也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

故室中必用几而因几以慶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
慶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慶野投壺用指而已故用
指以度筭

魯令弟子辭 節

燕飲之間易狎童子之心易流令之所以飭其敬懼蓋
張大侈肆之意與教稍異陳氏曰司射作人者也庭長
正人者也冠上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近
于義也主人養人賓樂人樂賓使者童子事人故屬主
黨近于仁也錄云此是庭中之位又云周衰禮廢列國
之禮樂不能合一故記魯薛之大同小異如此亦因以
有古也下文魯鼓薛鼓放此山陰陸氏曰記魯令著所
以待同姓之禮如此故曰有常爵記薛令著所以待異
姓之禮如此口若是者浮則辭有不婉矣魯投壺之鼓
多而薛鼓少亦此意詩曰在宗載考有以哉

鼓 節

鄭氏曰古者舉事鼓各有條聞其節則知其事矣

投壺終

儒行第四十一

齊哀公問於孔子 節

君子之學也博是其所重也至于服則不過隨其鄉土之所宜者而已君子何容心哉正欲答其所當問而勉之以學也方氏曰學也博不狹其所居也其服也鄉不忘其所自始也

哀公曰政問儒行 節

月林云珍已足貴重之物而又以席藉之以防外物之或褻乃尊之至此只喻德之可貴耳蔡安氏曰君子比德于玉故稱珍方其藏器于身則玉韞于懷中及其

待時而動則珍陳于席上道子云如此接待聘最繁又曰夙在日出之前是先衆人而作也夜在日入之後是後衆人而息也席珍則德可貴繼學則道可尊二者有師道焉故曰待聘待問懷忠信則其言有物力行則其行有常二者有臣道焉故曰待舉待取雖有爲師爲臣之道而未嘗屈道以伸身必待彼之時問舉取然後徐起而應之故曰自立舉者因其誠之可托而委以腹心取則因其才之可用而試以煩劇

儒有衣冠中 節

呂氏曰謂卽其服也鄉不異于衆不流于俗極得註疏

之意矣鄭氏云巾是巾間謂不嚴厲也孔云衣冠在常人中不自異也道子云四個如字 個若字皆從容貌

上想象之詞不必說到心性上去中慎二字陳註太深了大則小則與尋常大小字不同須着力講若無能正是狀他個難進易退以資威儀上見月林云大讓小讓大小雖易多是他好處慢偽威儀無能多是不好處正記人之善于形容者也道子又云愚見欲以衣冠中動作慎作個綱領而下文細細模寫其發現處則中慎二字如註細說亦不妨也觀本文兩其字可見孔氏云踴躍柔弱專恩之貌○陸氏曰小則大則二則字當與讓字例看如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幼清云則謂守法不踰閑也于事之大者如有所畏而不敢爲于事之小者如有所恥而不肯爲道子云二說雖不合陳註却也最奇見先輩看書沉細至此

儒有居處 節

蔡陸氏曰雖衛戒也洗心曰齊防患曰難張子曰其難其慎思可信則言是言前有信也鄭氏曰行不爭道正不選處所以遠聞訟道子云如此接愛養二句合縫極細大全方氏曰居處齊難則人斯齊難之矣坐起恭敬則人斯恭敬之矣言先信則人斯取信矣行中正則人

斯取正矣以至不爭其利故人資其利不爭其和故人飲其和愛其死故足以有待養其身故足以有爲若是則非有待物之備先爲之豫不足以致此道子云方氏將這節豫備血脉透徹聯貫讀之可以起舞

儒有不寶金玉

節

鄭氏曰立義以爲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久留也勞猶事也大全方氏曰衆人之近人也或以金玉或以土地或多積或見之不以時或合之不以義而儒者之近人則有異焉道子云旨哉方氏之言近人也于言外穆然可想愚意只欲以易祿二字作一篇梗骨而于近人自躍然矣亦是于言外穆然可想愚舊以不爲已甚作近人亦得

儒有委之以貨財

節

孔氏曰攬搏引鬲喻儒者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挺特而立有異于衆之事道子云註中兩况字極安晏氏曰暴虎者尚勇而不尚義扛鼎者尚力而不尚德儒者獨不欲與之程計也胡氏曰攬搏雖猛引鬲雖有力然不敢與儒者較量勇力道子云二說雖奇不如孔氏之爲合作也道子云委與淹便見易虧處却與近便見易更處兵以器言呂氏云此卽是富貴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此大入所以立于世也張子曰不程勇不程力與勉焉日有所莖莖不知年數之不及斃而後已義同于問道亦然當事亦然如子路者亦無愧于此矣道子云以此發兩况字意更覺新異月林云十事人皆被他累倒獨能樹立故曰特

儒有可親

節

方氏曰德雖可親而不可劫之以力迹雖可近而不可迫之以勢馬氏曰可殺以有命也不可辱以有義也不以四支之安而過其行不以口腹之故而汚其身孔氏曰儒性剛健道子云儒者內耐而能苦皆所體者剛所用者毅然也

儒有忠信

節

大全呂氏曰言儒者一身無非義理也擇樂于外者愈固而自信于內者愈安道子云不懼不遷想見自立月林云甲冑服之于身故喻忠信于櫓運之于手而在外故喻禮義行處作仕止看不更認承不單指仁義

儒有一畝之宮

節

此節言身雖貧而仕則爲道處困如此况未至于困又肯肯于進退哉不可說是爲貧而仕不敢以疑者自信之篤不敢小吾道也不敢以誦者懷忠之深不敢棄吾

道也摠見君子之難仕如此道子

儒有今人與居 節

道子云此節只作一句讀兩志字暗藏憂思骨子首四句是正志也志在稽古則學極其遠矣志在傳後則行極其善矣正見可以逢世而濟時處乃天與人交困宜若以保身爲重矣然尚且不忘百姓之病而欲以吾所學所行之道拯救之而竟伸其憂民之志正是志不可奪處摠見其憂思在天下而不爲一身處也

儒有博學 節

鄭氏曰不窮不止也上通謂仕道達于君也既仕則不困于道德之不足也美忠信法和柔毀方而瓦合者去

五

已之大圭角與衆人之瓦礫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遠人石林云博學有以貫之故不窮篤行有以至之故不倦道子云博與篤已備力了只須以不已貞之不滯不困雖可根學行說然趣向却平叙禮之以和爲貴只就禮上說作通節轉軸語忠信充實于內優游遜接于外故能慕賢而容衆如陶者之毀方而瓦合也道子自評云諸說人已平對畢竟不似語氣依愚見則過文當云有學有守如此似易于方而礙于物矣却又能如禮之和爲貴如此雖極分辨中而未嘗與

宏之度于道無所不體而不隘以私于人無所不容而不傷于道非寬裕而何石林以不困以上爲寬言其畜德瓦合以上爲裕言其容德覺太分裂不必然也

儒有內稱 節

道子曰只是一個公字和笑之不諱不比忘親仇者也公叔之同井忘其家也趙文子之舉筦庫忘其賤也管仲之取盜忘其素也能忘是乎而惟天下國家之利然後舉賢換能盡其公矣夫望報于人求富貴于己小入之道也藍田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類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道子云合此二節似之

儒有聞善 節

道子云六句只一意散叙爲是和告相示正爲任舉地耳相先鄭云相讓也遠相致者鄭云已得近君友不得志則相致遠也叔向兄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吾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古人之任舉者如此依本註及諸說則首二句是道同中二句是情同道同情同其賢宜見用矣故相待相致也

儒有澡身 節

端慙之本盡納誨之方備學行而治亂不易所守處同

異而是非不徇乎中一節通主事君說行高文多二句
須本潔身浴德來方有此自然文行鄭氏曰臨衆不以
已位尊自振貴也謀事不以已小勝自矜大也呂氏曰
所以事君者先其未發而止其爲隱先爲之兆以嘗其
爲善此衆人所未識也所以治已者有若無實若虛不
自高自多此衆人不能也所以行于世無治亂之異
所以接于人無異同之間此衆人所不爲也晏氏以爲
其所立既出乎衆而所行又不同乎流俗是也馬氏曰
立見于有守行見于有爲兩自立對人而言此特立對
衆而言月林云不隔深見不誇意不巧以形人之短不
加少見不欺意不僞以增已之多

儒有上不臣

節

道子纂陸氏曰慎靜失之狹者疆殺失之拒人博學而
不知服則亦聖讀而庸行庶猶陸之燕隅猶城之隅皆
有分際以况君子之不苟合貶以平之厲以利之則脩
治之謂也外有備成之文內有脩潔之行所以不肯委
質而爲臣訓道而入仕呂氏作五件不相蒙說最妥一
曰有度二有守三有本四有文五有節所以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依舊說慎靜而尚寬兩
平作頭強殺比尚寬進一步知服比慎靜進一步近文

章則知服者非任質而慎靜要其成矣砥礪廉隅則強
毅者非泛交而尚寬者獲其益矣道足以自重故能
以節高之月林以近文章二句總承則曰近文章則所
得者深而在外者不足重砥礪則所守者堅而在外者
不能奪末句云是內之所規外之所爲只以自脩爲重
而外有所不屑也

儒有合志同方

節

月林云志道對言有內外之分以窮而相友言竝立三
句有離合之分就達而相友說總是交友之情下文又
進一步言交友之義同不同只就本方立義說與上面
兩同無干方氏曰竝立則無忌心相下則有遜心聞流
言則無戒心幼清云義所以方外以方爲本而立其義
朋友以義合者也道子云幼清以一義字說下半節盡
之矣須知是追遡其取友之慎故有同方等五句之妙
玩本文其字便是推原體矣

溫良者仁之本也

節

道子云本以生機言地以實際言大全方云仁無本不
立故首言本有本然後可以有行故繼以地有行則有
所事故繼以作有作則見其所能故繼以能有所能則
形于外故繼以貌形于貌則必有所飾故繼以文有其

文則無乖于物故繼以和有其和則其餘足以利物故繼之以施幼清云自敬慎遜接而禮節言談皆仁之所以為禮也自溫良寬裕而歌樂分散皆仁之所以為樂也陳氏曰禮樂皆仁以立待仁以行論儒者十五而以仁與禮樂終焉則成人之道盡于此矣幼清又云尊讓謂其德可尊而能謙讓呂藍田云儒行十五自淺至深而卒歸于仁以至于聖人不敢居仁之志盡之矣

儒有不隕穫

節

大全晏氏曰隕如籜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枯稿充則以滿而必溢訕則以高而必危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不為汚吏以取辱君王也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不為過行以連及于長上也居家裡故治可移于官不破明刑以見憐于有司也衆人之命儒也妄為其非真儒也故或慢罵而相耻或深嫉而相病矣言行儒者之言行義者以為是而義之也兩加字倍致其尊敬也吾世二句亦記者之言而謂哀公耳

儒行終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為人

節

道子云通章只重一個始字禮義備與禮義立雖分兩項然在于及以字須玩其轉法服備二節應備一邊冠于昨至末節重冠應立一邊行之于廟至末摠頂上兩項月林云言動者吾身之所具彙倫者吾身之所接皆禮義之所寓秦云身既脩便此以彙彙倫故下以字

古者冠禮

節

秦云冠而後禮義備則敬冠事者所以重吾身禮義也禮義備于身民將則而効之則重禮者所以使吾身有禮為一國之本也即月林所謂國本口就禮說不就重禮說鄭氏云國以禮為本

故冠於昨

節

孔氏曰此士冠禮也大夫同之據左傳云公冠用祿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有四則諸侯四加而有玄冕意天子必五加而有衮冕矣大全馬氏曰初加辭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三加爾德眉壽萬年永受嘏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不

惟服之加也而德亦有加卽其壽亦有加故曰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周禮適子三加一醴太古之物重也辭曰甘醴惟厚嘉荐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夏商適子三加三醴後代之酒輕也初醴曰旨酒既清嘉荐豐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醴曰旨酒既清嘉荐伊脯乃由爾服禮儀有庸祭此嘉爵承天之祐三醴曰旨酒令芳邊且有楚威加爾服有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聖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儀禮

禮記集說 卷一百一十五 冠義 節

見於母母拜之 月林云說冠于阼兩節只要起成人之者一句父母成人之者責以人子之禮兄弟成人之者責以人弟之禮君成人之者責以爲人臣之禮鄉大夫鄉先生成人之者責以爲人少者之禮合下

成人之者 節

孝弟立而可以爲人子爲人弟然後可以治人之爲子爲弟者之行忠順立而可以爲人臣爲人少然後可以治人之爲臣爲少者之行聖王重禮正與可不重與應禮之始兼治人說嘉事有六冠爲之始故曰重

重冠以下摠項上二項大全馬氏曰尊重事者不忘其先也不敢擅重事者事不專于己也不專于己所以自卑不忘其本所以尊先祖也

冠義終

禮記集說 卷一百一十五 冠義 終

三

至大集

婚禮第四十四

婚禮者將合二姓

君子重之以上言婚禮所係之重爲一篇之總君子統男女之父母及壻而言納采節女家敬慎重正于親近前也醮于一節壻家親之于親迎時也三節結上婚禮爲禮之本而以諸禮形之

儀禮婚禮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敢納采對之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惟恐不堪子有吉我與在大既吉婦吉可知

某不敢辭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我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此節于女家之廟受

見敬慎重正

儀禮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易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請惟恐弗堪不敢忘命納采等用鴈迎乘墨車士用大夫禮揖威也泰豆當以三也分三段將迎正迎既迎

敬慎重正 節

敬慎重正承女家節親之承壻家節本字最重諸禮皆從此而生也道子

夙興婦沐浴 節

婦禮摠收上沐浴執弁及祭三項婦禮婦順在將來成之明之則在今日禮者明敬事自此始也順者明供養自此始也

四節爲一章是節是重于婚禮明日厥明是重于婚禮又明日後二節結上指婚禮貴婦順而以豫教附之

厥明舅姑共饗 節
日錄云上節見婦以孝養次節見舅姑以慈育月林云奠酬者饗禮既畢姑置婦之酬爵也至此則禮終而各退矣

成婦禮 節
順于舅姑一段是婦順之實婦順倚二句方是重責婦

順之意故聖王重之正與重責意相應道子云作收上
起下語絕得秦云和字生于順男姑三字理字生于緣
麻二句兩而後多是難辭

是以古者婦人 節

成字重在教上宗室軍指小宗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 節

秦云以聽以明章兩以字相起說兩個和字以人言而
家理而國治緊緊相因聽男教聽女順作主下四句只
就此上趕去揔從上文兩個以聽以明章生來教順成
俗三句從上文兩個故天下句生來覆說此九句為末
句設耳○月林云教順男教女順也和順外和內順也
理治家理國治也九句只就上意而申言之耳盛德只
在聽男教聽女順上見之不必又推到身教上呂藍田
以為周南召南可想見盛德之化

是故男教不脩 節

月林云陰事以上與上節對上言聽治以成化此言脩
職以彌變以後又揔繳二意相須只言君后引起下文
過云何以見之天子聽外治蕩陽事其脩男教如此有
父道焉后聽內職蕩陰事其脩女順如此有母道焉正
如日月之相須以為明陰陽之相須以為氣均之不可

相無者也呂氏曰其德之盛能以天下為一家方可為
天下之大父母真西山曰家人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
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
益相表裡云

婚禮終

禮記意旨

卷之二十一

四

七十一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鄉飲酒之義

節首節至八節為一章

三揖賓之致尊于主三讓主之致讓于賓月林云君子之相接有取於尊讓潔敬者何哉蓋君子尊讓則人皆化之而不爭潔敬則人皆化之而不慢既不爭不慢則遠于鬪而不相毆奪遠于辨而不相訐訟矣既不鬪不辨則人皆安于無事而無暴亂之禍則君子免于人禍而不受暴亂之害矣等讓潔敬之感如此可不以之相接哉

故聖人制之以道

節

道謂引導故聖人至君子作一句讀制此禮以引導鄉人士君子也近戶賓道也近房主道也明酬獻將共用之也東榮主人所在故曰所以自潔

賓主象天地也

節

月林云介之輔賓象陰之輔天以西南陰位也僎之輔主象陽之輔地以東北陽位也三賓則為眾賓之大者而輔于賓見其為眾賓之所觀法而瞻仰者也大全方云介僎之輔賓主猶日月之運陰陽以成天地之光也後註云介主剛辨信是陰矣僎主與人信是陽矣月林說然可從道子○方氏三節意云有天地為之主必

資陰陽以為之用陰陽以為之用然後三光之象垂三光之象垂然後有盈虧之理有盈虧之理然後四時之序成故取象之序如此

讓之三也

節

大全方云魄陰也而禮由陰作故以況之且陽道饒而主進陰道乏而主退則讓亦陰事也泰云本上文三讓而後升言之明顯而魄隱若非明之三讓則何以成其魄主尊而賓卑若非主之三讓則何以尊其賓道子云按儀禮鄉飲主尊而賓卑

四面之坐

節

下文天地一段就是四時賓主一段就是象四時不可深一步看○道子云此節只當以太和周行于一堂意虛翻乃得之

天地嚴凝之氣

節

陰生于午而終于子陽生于子而終于午故其位如此月林云一嚴凝之氣也自其凜冽難犯為尊嚴氣自其擎歛萬物則為養氣上有體上言用仁義不可作理有道子云義氣仁氣二句急欲過到坐次上故作此轉語非疊語式也如云春作夏長仁也之說自以為優于月林矣○道子又云主人者尊賓一段只消在坐次上見

仁義等意趕到仁義接上月林復將尊嚴盛德仁義氣等牽纏非引喻之體矣雖然其以尊字應尊嚴氣德厚應盛德氣則無不可○月林云下半節以德為主曰聖曰禮只要歸到德上得于身得身又只是要原到德上務為承這德說不必及正身安國 鄉解云仁義接便是賓主有事了以席位言不可太深組豆因席位而及者聖在儀文上說敬則不徒有文而且有本矣故曰禮 泰云長幼天叙也行此禮之時因體別之知坐位有上下組豆有多寡是也此之謂德以其得天叙之理于身也術道二句引來的泛說末句方歸鄉飲上見

禮記集說

正

祭薦祭酒 節

石林云鄉飲之禮非專為飲食而已其啐爵也其卒觶也皆避其席亦所以防酒禍也○道子云末與正分貴賤席與階分先後禮與財宜泛說玩義字則不在鄉飲矣敬讓先禮之感不爭後財之感○月林云首三句且先平說于席末緊頂啐酒卒觶又是因啐酒而并言之

見又有不得在席末者啐以成禮猶近于財况卒解至定更純于象財矣

鄉飲酒之禮 節

道子云政者席中規勸之言役者席中酌獻之使○大全方云尊卑在儀養老在物故坐立以明尊長且數以明養老○道子曰長近于兄老近于親其教豈有闕乎此禮也特行之一學而教之所及與家至不異特行于一時而教之行與日見不異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之禮故云合諸鄉射

孔子曰吾觀于鄉 節

禮記集說

四

未入門之先速者貴而自從為賤拜者貴而自入為賤既升堂之後賓之禮繁為隆而省酬為殺介之坐飲酢主為隆而衆賓之立飲不酢為殺貴賤以分言隆殺以禮言○月林云賓三揖至于階主三讓以賓升于是拜至而行獻酬之禮當此時也主人辭讓之節甚繁則節繁專就拜至獻酬上三揖二句輕輕帶過耳謂三揖賓禮也豈可混作主人之敬賓者

工入升歌三終 節

歌與笙為和樂之具先分作次迭作又並作以漸而致其和樂之極也遂出以上見和樂立司正見不流○道

子云末句在禮以節樂上想 大全朱子云合樂者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此詩也揚觶者將行旅酬故先舉觶以待酌

賓酬主人 節

少長字只承賓賓而言賓主介各一人何少長之有少長以齒見第長終于沃洗見無遺衆賓以下沃洗以上還有許多人在

降說履升坐 節

降脫履升坐脩爵無數見安燕不廢夕是禮畢之後而不失其事終遠是禮畢之時而不失其禮揔見不亂

貴賤明隆殺辨 節

五行恭敬足以養心儀節足以治躬玩足以二字是論理之詞○方氏曰五行行之于一身則身正而無邪施之于國則國安而無危以天下之本在國故國安而天下安天下安則王道成矣五節皆孔子之言

鄉飲酒之義 節

經是大綱紀是衆目之紀而附于綱者參則維繫之以微纏而參錯于經紀之間者也古之制禮四句不重意欲引起末句耳天地日月三光字即代賓主介饌三賓六字不必再添象字意經紀參備而鄉飲之禮行由是

正身安國而天下安非政之本乎尊長養老而孝弟立非教之本乎本者政教自此而起也通篇國可安以上數節言教易易五節言政此節申言而總歸于賓主諸人上以見政教之有自也下又并前所未盡者而再明之

烹飪於東方 節

方氏曰陽之辰窮于戌而為陽之至則徇者至陽之畜也東方陽中之位享羊陽之獸于陽中之方有長養萬物之象焉月林云太鑿矣○左海兼在昨在洗東二頃賓必南鄉 節

春夏秋冬言方之所屬蠡假筆申言四時之名之義庶萬物者聖也等句又推其時之德總見南鄉為極尊以明主人尊賓之至耳天地生生之德便是聖不必增出聖人來養之長之平說假之總承生之以為養增之以為長養則盛長則多是以養長而假之也假也摯也以物言假之摯之却以天地言又在假也摯也之先中也

是物藏也是天地之德註中藏字與聖仁義不類了○陳氏曰易云帝出乎震帝者天之神也震者聖神之妙也此產萬物所以為聖也萬物相見乎離則物于是乎茂盛矣此夏之所以為假也○道子云勞乎坎而為天

地之房生氣翕聚能隱而不能顯此中之所以為藏也
獨父悅也與擊字相近不能因為之解

介必東鄉 節

介之東鄉主之東方與上賓之南向作三段丁并及三
讓與三賓之義月者二句只引起三讓三賓帶言三
賓者政教之本一句讀與上文介必東向等對禮之大
參釋其義也釋泰云三賓卑于賓主介饌而亦為政
之本何哉蓋有經有紀不可無參三賓錯雜于賓主介
饌之間而有輔翼贊助之力斯禮不苦于無文矣是為
禮之參而所係之大也政教不從此出乎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鄉飲義

七

鄉飲終

射義第四十六

古者諸侯之射 節

燕禮者四句明所以必先燕飲之故明君臣之義者拜
君之賜答臣之拜也明長幼之序者坐立之位俎豆之
數也○大全馬氏曰燕與鄉飲則有恩明君臣與長幼
則有義有恩有義然後以射而觀其德行此人所以樂
為之也○鄭氏曰言別尊卑老稱然後射以觀德行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 節

進退以升降言周旋以曲折言四字括射之始終矣

方氏曰能中禮者以其先行禮故也內志正然後能審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射義

禮記集說

外體值然後能固惟固也故其力能至惟審也故巧能
中義內也類外也合內志外體言之故止曰觀德行而
已及其下文合天子諸侯言之故曰觀盛德焉○鄭氏
曰內正外值習于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
也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 節

鄭云騶虞樂官備者五祀五縱樂得賢者之衆多吁嗟
騶虞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樂會時者以狸首中有
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也樂循法者謂循澗以采蘋喻循
法度以成君事也詩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樂不失職

者謂采芡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目錄云明乎其節之志者隨分而明其理也在節射時不失其事者因所明而優其事也。在平日了明理則知之明優事則行之至以此廣其業業乃富有故功成以此崇德德乃日新故德行立德業廣射非觀德而何此詩歌之益而射者必用以爲節也。○道子云樂官備也等句只就詩上什之至備官爲節等處方可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影詩意說

是故古者天子

節

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于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飭之鄭氏方云天子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虎侯天子所自射也能侯則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則卿大夫士所射也以之選人而天子亦自射者以身率之也先燕先鄉飲飾以禮也騶虞等節節以樂也道子云故事至莫若射作一句而有三轉須得急脈緩受之法務者即上用以選諸侯卿大夫士也。○月林云盡禮而可數爲以立脩身之德行盡樂而可數爲以立爲治之德行也蓋德行雖有已往將來之不同而皆于射驗之耳。道子云禮樂終是不分爲受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

節

月林云是故畋唯開謂先王既務焉以射選諸侯卿大夫上遂以射試諸侯之貢士而弁以賞罰諸侯也鄭氏曰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儲物也道子云不如直作獻貢上爲受方氏曰助祭者助天子行禮樂之事也故射中多者然後得與于祭焉比謂與禮樂相比而不失也曰比于禮樂而後曰中多則知不比于禮樂而偶中者亦不可以言中矣射者士也而貢士者諸侯也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度。○說則在諸侯焉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貢士之射有關於諸侯如此是以君臣平日必先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則貢士亦皆與習焉自然數與于祭而君無削地之罰矣又何流亡之有石林云貢士而擇之助祭者所以示敬而不敢專爵祿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

節

言君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什詩中曾孫至君所則安則譽什則燕則譽也是天子制之應上節天子之制而諸侯務焉應盡志于射。○道子云是以二字恰從安譽句生來然所以天子制之者以其爲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之具也所以諸侯務焉者以其爲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大全呂氏曰國家間暇諸侯君臣以射習禮樂是諸侯以射養其臣也試貢士而賞罰諸侯

使其迺習禮樂以事天子是天子以禮樂養諸侯也諸侯則允流亡天子則兵不用此所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者也月林以兵不用見則安自為正見則譽言禮以治躬樂以治心而表裏皆正有然有譽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 節

行射禮而至干主司馬之時則旅酬畢而將射矣鄭云使子路為司射之官

又使公罔之裘 節

公罔之語畧故處者半序點俞嚴則留者益寡一節嚴于一節來之言序賓以不侮也點之言序賓以賢也

序點又楊解而語 節

孝弟行也好學則加之以文而不倦則造理益深不止于脩行矣若蓋好學未必不變故又加以不變則不但好而已旋期猶能稱道不亂則不但從流俗脩身俟死而已

射之為言者釋也 節

道子云釋取其能思舍取其能止各釋已志應釋心平體正四句應舍然猶以為未明晰故曰八句是言釋之事各射已鵠寔言舍之事天子以下從臣鵠上生上以合章旨 道子又曰重在釋上故兩段說中處以故字

轉之首句或曰可見矣。方氏曰禮莫大于祭擇士將以與祭故曰大射獨言侯者人臣莫貴于侯見雖至貴者亦由射而得之也。正義云此一經什稱射之名及鵠與侯之文

天子將祭 節

日錄云此義重出道子曰前條未見擇士之處故特註明之并賞罰而亦及其地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 節

道子云飯食之義不得獨輕。月林云必先有彌綸天地綱紀四方而有志于所有事然後敢用君之穀正其

初生先射而後毋食之義也

射者仁之道也 節

仁之道且虛說揔于正已言外見之求諸二句以未射言不怨三句以既射言。道子云只須一宜說出不可分對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 節

由孔子之言觀之不但求諸已而為仁之道抑且讓于人而為君子之道矣此處却以射為主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 節

道子云循聲而發與何以聽相應發而不失正鵠與何

以射相應然三句須一值說歸重在不失正鵠上以見其能中也若兩平說便與下文不協蓋賢者于未射之先而德行素立由是心平體正弓矢審固而能以中也然其心則又不欺以賢自處由詩言而思其辭養之心可見賢者固能中而其中也又一出于讓而已豈特升與飲之間不忘揖讓然後見君子之無爭乎○長樂陳氏曰不肖之人事勇力忘禮樂安能中哉此先何以射而後何以聽主禮而言也郊特牲先何以聽而後何以射主樂而言也

射義終

禮記集說

卷之六

六

燕義第四十七

古者周天子之官

節

鄭氏曰職主也○道子云別等正位是戒令教治之大綱貴賤定故曰別爵齒之位隨時不同故曰正○馬氏曰軍法治之則處之以義司馬弗征則優之以恩春合諸學而教之以文所以順陽秋合諸射而教之以武也若有甲兵之事則戒令之屬于戎事者也二段申掌戒令之事凡國之政事以下則教治之見于藏脩者也春合諸學以下則教治之見于考校者也二段申教治之事○道子曰月林雖甚明琳不如馬氏之渾雅○周禮師氏職云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注云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則此游卒是游逸以爲副倅故云未仕者當云存國子之游卒

諸侯燕禮之義

節

首句管下三節遮卿所以優卿也而大夫不敢並矣少進優大夫也而士庶不敢並矣非定位之義乎居主位者分雖君而位則主人也豈敢適者位雖主人而分則君也月林定位是卿大夫既入時居主位是未入時西面特立是君臣俱就席時也○鄭氏曰定位者以其始

入跽階揖而安寔之也。○陳氏曰：面西者，作成之地，有臣之德，立于東者，造始之方，有君之道，是諸侯者，屈之而為臣，伸之而為君，卿大夫誰有偶而敵之者耶？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

節

正義曰：此經明燕禮，臣莫敢亢君，君又屈而禮之也。○

月林云：為疑也。且就公卿虛說，明嫌方着，不以公卿為賓上。○鄭氏曰：公孤也，疑自下上至之辭。○道子云：卽擬字也。兩節揔意云：雖一事各為一義，然定位居主位，似處之以情而莫敢敵，又臨之以分莫敢亢，與明嫌似臨之以分而禮之，又處之以情，蓋席位則嫌于太褻，賓主則嫌于太峻也。

君舉旅於賓

節

臣禮君禮以平時言而燕之拜與答所以明之一節俱推開說，故曰之下方見燕字。臣下竭力，玉君寧詳，臣禮之寔而及其效用禮無不答，至不相然也。詳君禮之寔而及其用和寧二句，揔承以起末句。○月林云：上下和親之和實由于上不虛取而君盡其禮之所致，則和乃君禮之用也。國安君寧之寧實由于竭力盡能而臣盡其禮之所致，則寧乃臣禮之用也。君盡能而至于和則君道盡矣，非君上治民之大義乎？臣盡禮而至于寧則

臣道盡矣。此非臣下事君之大義乎？然揔于燕之答拜及再拜成拜明之，則燕禮非徒合君臣之體實所以明君臣之義矣。報之以爵祿比舉旅賜爵竭力盡能以立功比拜民之什一比臣之拜不虛取于下比答比不虛受臣之拜。

席小卿次上卿

節

席位獻酬器物分三項皆辨分也。獻君提頭說只重臣上四而後重發有序意。君皆舉旅見君之尊與卿大夫士之情洽也。賓卿等行酬者臣榮君賜故以獻衆人也。賓卿用勝爵大夫士用莫解末句見燕禮不但明君臣之義卽臣之貴賤亦因以明之矣。

聘義第四十八

聘禮上公七介 節

聘禮骨下五節卿之貴賤各從其君五等之爵分

介紹而傳命 節

君子指聘賓所尊指主君介者聘賓設之以傳主命也

三讓而後傳命 節

讓為自讓揖則彼此相揖揖讓之禮有四足致尊讓于

主君下節迎勞拜之禮有五足致敬于使臣敬讓二字

分承

君使士迎于竟 節

此緊連上節作兩頭一脚相接者禮也敬讓者所以報

接之心也不相侵陵見不可不敬讓處

卿為上墳 節

主禮有六賓禮有二主君明賓客之義聘賓明君臣之

義各以謙自處也

故天子制諸侯 節

鄭氏曰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

聘也

制諸侯以禮制御諸侯也 道子云相厲以禮最重見

交邦聘問實有相成之誼非徒脩好而已下節亦然

陳氏曰使者得禮而榮君之命則有光華失禮而辱君

之命則有愧恥故厲其使所以厲其君厲其君則敬讓

行而兵不用矣蓋外侵內陵在天子則用兵以征之在

諸侯則自失其正身之道矣

以圭璋聘重禮也 節

典瑞所謂珪圭璋璧琮以規聘者也○鄭氏曰用之還

之皆為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還復之也財謂

璧琮享幣也受之為輕財者財可還復重賄及幣是也

義字須開說相厲也只在義上

主國待客 節

有三積有乘禽有群介之餽牛有創饗燕賜其待客之

禮如此所以從厚以重其聘禮也盡之于禮也又是推

其從厚之義惟盡于禮則內而君臣外而隣國皆有禮

以相與而不肯自處其薄故無相陵相侵之患天子制

之諸侯務焉皆有見于此也○石林云餽牛天產屬陽

故內之米禾芻薪地產為陰故外之饗所以訓恭儉也

故至于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也故無數

聘射之禮 節

道子云逐句中俱可以聘射對說成禮節序義倫皆顯

勇敢此強有力所以可貴而用之足以成威治也○月

林云此衆人所難至謂之勇敢是順推勇敢之得名所
貴于勇敢至敢行禮義也是逆推勇敢之所以可貴故
勇敢強有力至如此也又進一步見貴勇敢非但貴其
敢行禮義而又貴其有無敵順治之盛德也未句不必
通綴全節○道子云此節只認定勇敢強有力五字便
不患頭緒轉折之紛然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

節

道子云此德于玉以德爲主然宜在引詩以後見出溫
潤至道也俱只在王德上講○石林云大德曰仁故爲
首智以成仁故次智非義不足以制事故次義義以克
實平內禮所以節文乎外故次禮立于禮必成于樂故
次樂自仁至樂則脩身之至可以出而應物忠者不欺
于內外故次不欺忠以待物而物必信故次旁達忠信
人德而已人德備則與天地參與天地參則歸于德而
退藏于道矣

四則至聘義終

禮記意評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朱泰貞撰泰貞字道子海鹽人萬曆丙辰進士
官至監察御史漢儒說禮考禮之制宋儒說禮明
禮之義泰貞此書乃棄置一切惟事推求語氣某
字應某字某句承某句如場屋之講試題非說經
之道也

說禮約十七卷

〔明〕許兆金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天啓七年郎九齡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說禮約十

七卷》提要

說禮約叙

自經籍立析而曜之精而五之

當世乃并包書林雲靡波瀾英

浮沉洋溢八區瞬編乎威

三議者猶或以激衰心也東以

訓詁而支以以帖括而卑以

末帖而訛統之汰其精鑿享

其糠覈者爾然六學通湮禮

家基甚受者率諉瀚博方若
於卒業無論舉大義若是禮
固千古裏城道邪攷之禮十三
家五伯五十五篇有魯淹中古

說禮約義 劉二

經有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有
高堂生士禮有李氏周官經今
徒延君次君二氏記列於博士
爾然已童習白紛戛乎難之

矣又安望如漢諸大師家魁疊
方聞之士僣往綜經術之眇論
蘊孔佐之弘陳以揚鴻烈而
章緝熙哉夫八儒旣分本支

說禮約義 劉三

仲尼獨漆雕氏以傳禮為道
為恭儉莊肅之儒至今稱焉
苟斯未信又何傳乎即六經
微辭衛統大業昭曠遠學一

以貫之矣。可瀚博之惠為益

明興言禮惟姚江冠冕則有美

王謝諸先正魚頤島斯鼓歛

青簡以今觀於丙仲所說約

說禮約數則四

豈不漸涵鉅匠卓然有得而

彙成一家言者乎丙仲包商偃

之文學籍古多士令執筴曲臺

矢吻石渠詎出漢諸大師家

後迺猶閱其書不輕發以寘耳

觀之喙者至居哉豈漆雕氏

以信正在此不在彼方今豈不

章之臣歛然息突之間簞席

說禮約數則四

之上不次當抑要以傳禮為

道竟誰屬乎嗚呼蘭臺生

有云禮自孔子時而不具柱下

薄灑山炬稷嗣範子駿飾而

禮日失其次迄今鼎足者未嘗
而陽翟公初泥之襍廁卷褻
有能簡斥附會奮三為一本
姬孔漆雕之緒將誰屬乎歲

辛酉余濫竽分較以闕僅瞻
中模索得丙仲丙仲固曲臺
一名家也因索其所手編讀
之大都簡不陋詳不主斯

真可以說約矣印副在名山
不佞具肱篋以行丙仲又曰終
閱焉
漏

時

天啓丁卯春中

通家隣治生劉廷佐頓

首拜誤



信州門人黃啓蒙書



說禮約序

箋註盛於漢雖不必盡得經解而能各
極所見不相襲曲臺大小戴所定共氏
分門他可知已哉

明經義取士雅類箋註窮之以多束之一

說禮約序

陳一

說似不欲求其解而士目為帖括斤、
記誦亦有不暇解者諸經皆然而禮尤
甚淫末義少超悟所箋註但分析導疏
便舉子業而已誰實探玄珠於淵海耶
先大夫以禮起家認承其業質魯并記

誦難之矧能有所窺測哉然嘗竊嘆禮

始太乙其用經天地理人倫必不徒綿
叢而止而言禮者何其淺也彼見綜彙
不倫則疑不出孔氏不知七十子造有

淺深秦火後漢儒附會豈無一二踏駁

說禮約序

陳二

要大侈非聖門不能記也大學之正脩
中庸之中和樂記以樂表記以仁皆繫
於禮而禮始包衆德而一貫夫子所由
稱約也如世俗詭則禮亦煩瑣甚矣臚
列籩豆祀史饒為而待七十子哉惟不

得禮精蘊故致疑於經不得經窅窅且
愈舛於禮謂聖人制禮猶襄陵之浸脩

隄防以制審爾則天高地下亦且為太
極之濫觴萬物散殊亦且為二儀之塗
附乎又何以經天地理人倫矣故言禮

說禮約序

陳三

者必能推原太乙舉正脩中和與夫樂
也仁也約而之禮而始見綜彙者之妙
又必如記者即近舉遠即小寓大一毫
端顯獅子座而後服食器用往、動天
地感鬼神皆經緯實用而不為誕也昔

戴聖名習禮而為九江守奉職無狀其
所名禮非耳

姚江許先生以禮名家世業出其緒經
緯葛陽而民歌咏之因又以所心得旁
示海內其為說盡晚渥前案曰會正脩

說禮約序

陳四

中和以萃於仁洽於樂而約之禮益致
力勤取精眇證果弘矣異日立臺端耳
目

天子秩典禮最鉅者無過

建文之統

景泰之廟崇

興獻於王而帝誥

孔子於帝而先師諸將賴先生折衷焉今

茲說約直其嚆矢云耳

天啓七年暮春之吉

魏禮為序

陳五

瑞陽吉甫陳良佑拜手書於

乾豐尊經閣



叙

姚江文獻甲天下經術淵源博士家往往宗之余族憲副公會其從父司鐸茲土因獲與姚江諸君子聚首而講二戴之業比就試竟以是經魁予省至問其主者則又姚江名家若而人噫嘻心燈

叙一

相證鍼芥相投信不爽矣嗣是一當者繼起不乏遍傳至先君子守其成說斤斤勿失媿韜生也晚不克世業然猶記曩者童子時應對進退間先君子靡不舉是相詔而姚江諸君子之書亦間得從先君子後取而讀之每覽遺編輒時

時嚮往之矣今

上乙丑會

恠菴許先生來蒞我弋先生固姚江名家子而蘇君禹先生所取士也諸生時名甚噪諸弟子執經問難者戶外之屨常滿未幾從先生遊者亦先後輒摩天

敘二

去歲辛酉先生闢中牘主者擊節嘆賞已冥魁選矣而旋以額故奪夫先生以經義擅而賞先生者不盡先生也遇不遇豈關先生哉蓋先生鍾秘圖靈緒之奇于書無所不窺而戴記尤其所顯精業以故下車來時輒進弋人士談六經

四子義而於恭敬樽節退讓之旨尤津津不輟口已乃出說約一編間出眎余余竊惟戴記一書姚江夙稱顯門寓內習禮家固不啻水木之有本源雲仍之有譜牒先生生於其鄉傳鉢有自闡繹更多語曰多聞守約寡聞無約諒乎方

敘三

今呱呱之子詭詭之學予喜姚江諸君子之說得先生而益衷而予先君子之遺業其亦寄茲編以不朽諸門人紳先生之言寧無連翩而起如余憲副公之取券者乎則先生之嘉惠承學也抑已多矣

肯

天啓丁卯歲季春月

治下晚生范有誦頓首拜題辭



叙四

參閱姓氏

座師

劉含白先生諱廷佐江西萬安人訂

社友

喬拱壁穀侯

喬煒翰卿原諱之申

趙東曦日馭俱上海人

張治經南豐人

張耀芳爾發

張爾葆葆生俱山陰人

孫如洵世萬

王先鎔季聲

史孝蒙正父

倪棟卿隆之

雄武

胡敬辰直卿

朱元敬伯虛

史孝咸子虛

史可鑑目公

李安世君佐

姜銓仲海

陳善性夫

邵應祿伯邨

史可贊詞卿俱餘姚人同閨

弟

兆昌翼祚甫

畧

文瀾觀伯甫

文蒞清臣甫

門人

張治功惟銳南豐人 喬之仲補鄉上海人

胡夏容鮮子 徐時艾 海鹽人

胡麒生聖游德清人 沈朝鉉玉都

沈朝鉉實夫俱仁和人 葉汝荃沛之

張維城宗子 葉汝薈淨之

葉士榮彥威 張維圻介子

胡鶴齡振之 張維基平子

魯 東季東俱山會人

姓氏

葛溪門人

周師範鼎道 范允元廷一

陳士邁未能 黃興清坤寧

黃歲蒙孟項 俱授經門人

鄒廷讚時譽 詹應科宗猷

朱應暘海曙 黃中耀本來

劉邦慶君餘 朱萬祚道微

藍應春仁甫 劉有聲振鄉

鮑應標君名 汪穎芳

汪士璧楚珩

陳士選未賢

汪希甲

周胤昌紹祚

周胤星師鄉

汪士昌

鄒廷讓元白

趙鳴玉泰微

汪桂華開發

羅春華美中

李林芳

黃中炆乙來

周胤麟紹振

周胤昂吉鄉

周之彥

黃中煥孩來

汪德滋伯思

路之瀛從選同校

姓氏

弋陽清軍郎九齡

督糧謝廷璋

署學教葉景先

司訓董 喬

吳 淑

鄉紳李調鼎

黃 榜

贊政金 棟

范有韜

黃中焜同梓

梓人萬 登

目錄	一卷	曲禮	檀弓	二卷	王制	三卷	月令	文王世子	四卷	禮運	五卷	目錄一	禮器	六卷	郊特牲	內則	七卷	玉藻	八卷	大傳	九卷	樂記	雜記	十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祭法	祭義	十一卷	祭統	經解	十二卷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十三卷	孔子閒居	坊記	十四卷	表記	十五卷	目錄二	緇衣	投壺	十六卷	儒行	冠義	昏義	鄉飲酒之義	十七卷	射義	燕義	聘義	目錄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禮約卷之一

於越許兆金丙仲父誤定 信州門人黃啓家較閱

曲禮

毋不敬 節

此便是脩己安百姓的道理。只毋不敬句已包括盡了。但毋不敬。統說個存心不放。的工夫。故說中又抽出容貌之敬。詞氣之敬。來。提只成得个敬脩。全與安民無干。然安民實理。恰不出敬脩裏面。蓋脩己敬。則燕閒恍惚。兆之陽匹夫。寧勝于之懼。而不敢自慢。必不敢慢視乎天下。豈不包得安民道理。註足以二字可玩。

說禮約 曲禮

一卷一

敬不可長 節

四戒一是敬以持謙。次是敬以存理。三是敬以持盈。四是敬以綴過。總要見主敬工夫。全在隨發隨制上。戒得盡時。方是身脩。

賢者狎 節

這是主敬功深。治情功密。方有此適中之行。本文六而字。皆轉語處。得此轉開。纔合得中行。

臨財 節

下二句畢竟似進一步看。要味一臨字。求字。

校事 節

說个疑事。究竟患在自是一念。此念一起。決不肯向人遷。而堅執到底。弊也。爲固爲我。便是有處。故須無所云云。毋質在直而勿有外。有只在直字內。下語是足上意思。

禮從 節

從宜從俗。只在小節上論。若行禮的常經。爲使的大節。自然變易不得。常說兩字。看來便以禮做主。下。即從宜中一事亦好。

夫禮者所 節

從只泛言禮之用處。情有親疏。定在隆殺處見。迹有嫌疑。決在剖晰處見。人有同異。別在臧否加隆處見。理有是非。

說禮約 曲禮

一卷二

明在得失相形處見

禮不安 三節

禮以養人。正大易簡之心。故有不妄說兩件。禮以養人。謙退敬慎之節。故有不踰節三件。此便是忠信之道。禮之植本所在。是以君子學禮。務主忠信。惟是脩身踐言。則言行相顧。可謂善行。善止是慥慥意思。這正是主忠信之心。已自做到好處。故可爲禮之質幹。其餘儀文度數。直後來生出的枝葉。○按五事一類。不必分持。已待人開說。但只着禮之體上。並未涉到人身上去。○節如貴賤并級。踰節是僭上。侵侮有兩意。比好狎尤甚。是陵下。好狎是平交。不以

禮

禮聞 節

此固師道當自重亦禮不容褻處還分德行可法與學業可師兩開看

道德仁義 章

禮一耳特其周流無不徧處自有許多關切非謂逐一事便有一禮在摭之禮貫物我通幽明如此所以君子盡此恭敬寺以明禮恭敬六字即是禮身體此恭敬寺即是明禮不可把明字屬知而另有一層體禮工夫蓋身體得到便是顯明的實際

禮禮 節

由禮

一表三

道德 節

道德四字原只性中故物此見禮能緣性所在要玩註中德之聚句蓋惟禮能作人之精明而外誘不得乘能攝人之浮游而內體不得出所以能造到道明德立仁熟義精地步更須知禮不在道德仁義外說中自有一種醒徹而不迷纏約而不散處便是

教訓 節

教訓不必分身範文告摭只上之章程便是禮即教訓之至當恰好節文纖悉處一處非禮未免有矯枉過正品節不當所在只就教訓上自有偏枯不備的弊病至如感化

不齊又不備以後事

分爭 節

分辨字輕決字重決即所分所辨之不依適于附可處

君臣 節

義有輕重恩有隆殺惟禮節文淨停當故君臣上下非禮則或過而乖離或不及而陵替素胡由定父子兄弟非禮則或傷恩而賊倫或狎恩而瀆紀恩胡由定

宦學 節

親字從嚴師念頭得來有一種契洽的妙在故事師須禮總消得玩養之端而無日隔之慮處

禮禮 節

由禮

一表四

班朝 節

威嚴不在四事外四件正所以行威嚴而禮本威嚴故非禮不行不可認作禮去行威嚴看

是故聖人 節

節脈緊跟上來但禮字還該得廣濶為是制為禮教使人共稟倫常而存此幾希正剖判人禽得力處

太上貴 節

通條雖重禮上要縮出維德意來大抵施報行則無論人情稱處見出經制之宜且德意流貫正不失太上貴德本意故務為施報禮尚往來正施報之實處連後四句無非

一正一反推明此意但往來內各有施報布

人有禮 三節

打頭先把禮之得失判出安危之幾以故人當學便含富貴賤非在內有禮處便舍下隨遇檢制意在內次指出禮來見那禮非難行只自卑尊人便是節制謹度的實心便是人人同具的真心便是去危就安的分路如何不學末段直說學禮好處正見安危惟禮堅人不可不學的意思蓋富貴而知好禮則自卑尊人之心融而為不矜不亢之心所以無驕滿無驕滿便能長保富貴如何不安會賤而知好禮則自卑尊人之心移而為不恃不求之心所以

說禮約

尚禮

一卷五

無情怯無情怯便不為貪賤所累如何不安言外便見無禮則危一邊了○安不必說到即境上只是性地坦夷無入不自得處便是學字說得細不但外邊借他檢點直是起念時一稟節制總是能學禮所在後節兩好字亦勿輕看

人生 節

人生二字略斷幼穉俱屬名學寺俱屬事單重事一邊還是因年而分出不責之階殺意

大夫七十而致 五節

人生七十家事且傳于子何況國政故致事以安恬退亦

是循禮所在至如賜几杖非是朝廷優待之禮他國稱老非是老臣自處之禮

越國 節

制不必拘定彼國之制大槩是班之王朝傳之先世典籍所載賢哲所垂的便是

謀於長 節

操几杖是將事之敬辭讓是隔事之敬長者問即還詰所謀何事耳勿認作兩件

三賜 節

專重尊親之孝上故下五句雖廣譽所歸而各如所見稱

說禮約

尚禮

一卷六

之摠只了得个孝字但句句要在尊親上做出

見父之執 節

一進退不敢忘親之執則舉足不忘親可知一應對不敢忘親之執則出言不忘親可知故曰孝子之行歸重到敬父上

年長以 二節

摠一事長之禮前于行路上見後于坐席上見

為人子者居不 五節

前四節通主事生時說不登高以下又不止事生時事○視無形聽無聲摠只奉他承親念頭無時少間光景不是

先意承志寺話。○有咲以下又進一步意。謂孝子不但無有管有咲以全吾行。雖服闋未至如管矢之有。亦憐親所伏故并此不爲。不但不登高臨深以全吾懷。雖登危未必如高深之甚。亦險絕可畏。故并此不爲。未何堪承。兼虧體辱。觀兩意。○服闋原不曾說到不好處。只欺人所不見。便是冥冥墮行。

長者與之 節

提携是游戲時事。辟晦以上。是命令時事。

從于先生 二節

從則事致其敬。遇則曲致其敬。卿所視。從長之敬。不指不

說禮約

曲禮

一七

呼持已之敬。

將進舍 四節

提見爲客之義。始終一敬便了。至于揚聲而升堂。言聞而入戶。視下而無過。皆不欲干人之私。亦是窺心術正處。戶

開三句。入戶後事。毋踐屨三句。將就席事。未句既就席事。

○聲微曰聞。事重不聞一邊。開闢雖兩平。只重闕上亦闕

未闕是常禮。闕而弗遂是變例。○湯云。趨隅只是不敢中席而坐。故坐于席角。舊說依還是婿席。

凡與客入 三節

按禮先入門。次就階。次登階。是自然的節次。只就中許參

委曲是賓主交接處。○請入爲席。但只告請于賓耳。故客遂因辭而主肅之。同入勿把而入。字卑。屬主人看。先入先登。亦以階級差。差故爲之先導。非謂降。降。客也。拾給二字。輕聚足與連步以上。兩平皆拾級時事。

帷簿 節

此主賓介聘享時說。趨翔皆致敬之容。不趨不翔。是又有時而簡。步趨有一定之則。接武布武。是又有時而異。

凡爲長者 節

此禮原爲下布席而設。加帛句連着箕帚說。下二句分着

箕帚說。

說禮約

曲禮

一八

奉席 章

首節奉席之儀。次節請席之儀。三四節布席之儀。五六七

節就席之儀。布席中又分兩項。南向是布平常之席。若

非飲節是布講說之席。

南向 節

此古人因方異尚之意。只在左右上論。南向之席尚右。右

固在西北向之席尚左。左亦在西。故一以西方爲上。尊者

在西。卑者以次而東矣。東西向應看。

若非飲食 節

席間不設席之間。謂席與間也。函夫則其地寬足以揖讓

周旋而不至于迫其分嚴足以致敬盡禮而不至于致

虛坐 二節

坐必安以下各燕虛坐食坐在內搃之一坐間而舉動言貌不可不謹亦卑幼檢身之一節所在○勸說當同俱非立言的樣子故須必則云云稱先王便是則古箴上虛下實無兩意

侍坐 二節

一是承問時事一是請教時事

屏側 三節

怠荒以上視聽言動之節屏伏以上行立坐卧之節此下

說禮約

曲禮

一卷九

完服之節

侍坐 三節

首言便體之安故禮有請退次言遇事之變故禮有起對

三言避事之密故禮有屏待皆侍坐時委曲承順所在

侍生于長 三節

首飾雖有上堂當階之異同一進而解屨二三節雖有暫退終退之異同一退而著屨○屏側非但是不當階的話解屨時屨已不當階了故能階側又屏去耳遷屨納屨是必然的重在跪與俯上

外言 節

言不是空言有相與善諍營幹的意在重在男子一邊不

但外言諍諸相內大夫夫羞之即以天地四方之身視焉而分心內政成何統體故一言而內外有辨

父前 節

搃之公有所伸則私有所屈子臣專敬的念頭然只重名長名尊貴一邊

凡進食 節

此禮燕享上見亦是古人謹微所在三个左右不同殺載通設者則以一席分左右羹食各設者則隨各人分左右末一物只就頭梢分左右

說禮約

曲禮

一卷十

侍飲 節

拜受以上只重拜受此下只重後飲兩意盡之

餽餘 節

下二語是借輕明重以申首句意勿作推廣說

為天子削 節

要記四析自天子而止巾覆自諸侯而止削自大夫而止橫斷自士而止半破達于庶人此一物而辨嚴上下處

凡進弓 二節

射以觀德故以弓相授受各致其敬照各節起句領頭單以賓主分授受看張弓四句與由客二句對準較二句與

向與容道二句對

凡為君使 三節

按是臣敬君命之禮。首節是已為君使而敬以將命如此。次是君使卿命往還而敬承之如此。三是已使請命往還而敬承之如此。

傳聞 二節

前在修已上論故見出檢身如不及的好處。後在全交上論故見出與人不求備的好處。○諫與不息更進一步全要他虛心所在。便到開誠盡頭。還要居之以謙。故行極處還要鼓之以敏。豈不是个好脩的君子。○全交止在權

說禮約 尚禮

忠可當繼上發。運作有意求全看。

君子抱 節

分立尸敬尸為尸三項禮看。

兵車不式 節

武欲有為以顯仁故緩文欲無為以藏用故結。

史載筆 八節

魏魯以前是盟會時事。後兩節是行師時事。按見行有預備而師有紀律。處古天子將有出師之事必為壇國北以盟會諸侯。此舉原為行師而設。然據盟會一途又分別職備用。戴旂示警兩項。○有史筆則君長凌世之說而不敢

肆。有士言則君修先王之法而不敢專。故載以從行。

行前朱 二節

行字冒下兩節。此後作四事看。前朱易三句。張旂物以肅戎陣也。而三軍之勇在人。不振則餒。故又要作士氣急綈其怒是已。進退二句。齊作止而嚴部分也。然三軍之衆難誦無統則亂。故又要重監領各司其局是已。○測云此節全重一怒字。王師之發本為一怒安民。而士卒以王者之怒為怒。始能所向成功。故為旂物以振作其怒氣。然怒而不節。又非王者有制之師。故又有局度之制。○進退二句雖平然左右中各有進退在。

說禮約 尚禮

四郊 節

玩本文亦字不宜兩平當重責卿大夫而兼責到士上為的。

君所無 節

按見得尊君意無私諱固是。君前臣名的大體。有公諱亦見臣不敬君所在。勿認作先君為大夫之祖父。遂以尊君尊祖分看。

外事 四節

先說个外內事不同。且正起下十筮而設次兩其字。即指剛柔而言。句之外內且緊說个遠近而喪事吉事方指其

用日之事以見旬內外不同的緣故不依註把四句分作兩項看不過三不相襲正謂日時用上筮之禮如此正見他有常處末又推到聖人神道設教而轉入遵信意要看兩個所以字一則使之知所遵信以定天下之志一則使之知所趨避以成天下之務此正其設教所在弗非屬不吉一遠必踐屬吉一遠○顧文熊曰卜筮之用有二占日與占事也鬼神法今皆占日內事如擇時日以行祭是使民敬鬼神擇時日以行政是使民畏法令

君車將駕 六節

這說一乘車以上車車有將駕已駕時僕有上車試車時

曲禮

一卷十三

君有執車驅車時大抵自執策立前至授綬者僕也據碑者左右也宜升而升宜下而下者車右也不單重在僕上

凡僕人 二節

包敝者降寺在內僕之授綬同而主人則有受不受之異前節已含有下意了但未說明故又足以下節一則于受之中又為不敢直受之狀一則于不受之際曲為不得不受之儀提一時事非前直受而後又謙讓前不受而後又拘取也

故君子式 節

分敬老敬臣愛民尊賢四事看

君命 節

賤人本不當迎而君命在則迎之不為過介士本當拜而甲冑在身則不拜不以為簡此變禮所在

國君 三節

此人君一乘車而持身恤民兩得之意

國君下齋 節

分敬先敬君看

凡奉 五節

當心當帶且作平常之像看然分有不同却又拘拘奉提不得故說出執器一節然執器之儀雖異敬謹之心則同

曲禮

一卷十四

說禮約

故又說凡執主器節四五節連上來則又分个立容服容之敬只消各看

凡執主 節

單重如不克何幣圭璧分三項看此正是執主帶尚左與曳踵正是執輕如不克

立則 節

磬折垂佩是立容之常處然君佩高下不同又須倍致其敬如佩垂佩委這是立容之變例四句一氣滾下看

執玉 節

只重質文相称意不必纏到禮之輕重玉之貴賤上有藉

所以示文祔亦以文為敬無藉所以示賈藥亦以賈為敬
卿大夫 節

兩不敢稱的緣故車在末何發出故不敢與世子同名斷
作中上看燕天子諸侯于在內其不敢稱余小子者燕與
天子之世子同名其不敢稱嗣子其者燕與諸侯之世子
同名故也若說上燕雖稱丁是避名則通稱世子所同本
名世子所獨何必別名上幾避

侍於君 節

頗望有兩意在

君子行禮 二節

說禮約

禮

一卷十五

只不來變俗句便見忠厚念頭而全旨已括盡了謹審倫
行總是不敢以去國而禮有更張正皆如其故的所在反
告宗後則不變故國之俗可知興起後從新則不忍忘舊
之心可知○有列有詔無列無詔說那舊君待臣處又告
宗後與日從新方是臣之自處

公事 節

私燕地與人在內獨任成亂偏聽生奸故須集眾思廣忠
益公事乃濟如何私謀得

君子將告 二節

前節單重宗廟為先句次節燕重祭罷據賦兩句據賦亦

為祭罷而設無非敬先所在
無田祿 節

此正指圭田說器服原少一件不得但無田祿者財不足
備于是有个權宜在以祭罷可假姑留徐設耳若祭服也
不設無田祿者如何祭得不可如舊說云不設祭罷并不
為祭服可知非話

大夫士去 節

節內兩意相縮寓祭罷比不除竟又進一步喻境固辱先
而寄寓不當其人與棄之同故必寓爵等之同者正不敢
發神明之懼處

說禮約

禮

一卷十六

大夫士見 三節

見君而曲致其敬見臣而交致其敬摠出聘隣國時事未
節主客字燕大夫士在內

大夫私 節

及必告以前大夫士所異君旁之以下大夫士所同

君天下 三節

通章以君天下句作頭朝諸侯段與內事兩節分天子自稱
祝史代稱兩項看○朝諸侯以下通是君天下以內事然
朝諸侯句亦不可與分哉等字此項俱是朝諸侯時事○
踐阼節是畿內郊廟之祭其神尊故祝詞稱名臨祭祀節

是畿外百神之祭其神畢故祝詞稱而履階行事正燕內
外祭在

天子建 四節

天子有政以理天下有財以利天下于是建六卿以分理
國政則有前二節事備庶職以分理國用則有後二節事
提來五官與天官為六卿五帝并六太為六卿屬官獨詳
天官之屬者其職重也太宰寺且先列名末句方列職各
節例看○有六太以司六典則大臣無細事之勞有五官
以統五帝則小臣無紛更之弊見先王經理之密處

五官致貢 節

說禮約

曲禮

一 卷十七

功罪不進于上則下情不通黜陟不行于下則主權不立
故有致貢之典此舉雖無方物之陳而獻功之誠與獻物
並故借用享字

五官之長 四節

提見尊中國而卑四夷意故五官之長雖分个內外提是
尊其稱一遼四夷之牧與康方之族雖分个大小提是卑
其稱一遼○五官之長是二伯兼統乎內者九州長是八
伯分統乎外者曰伯見位卿之尊曰職方見委任之大先
剔此兩句下以損者稱天子稱自稱三項分看
天子當依 節

按周禮春朝諸侯以圖天下之事有商確可否之情秋覲
以比邦國之功有高下黜陟之非分明是覲以辨分為主
而秋時嚴肅隱然有極辯之象故覲于是行朝以洽情為
主而春時和煦恍乎有決洽之象故朝于是行

諸侯未及 三節

此皆諸侯相與之禮遇則近者為主遠者為賓而禮略會
則損相在前俎豆在席而禮隆聘則圭璋申信璧琮成享
而禮備此常時以禮相與而杜爭亂之隙也誓禮以言為
主如大而刺書宗彛小而刺書冊圖盟禮以神為主如始
而殺牲取血既而歃血讀書此變時以禮相命而竭臣國
之忠也其實舉舉禮名不重禮節上

說禮約

曲禮

一 卷十八

天子穆穆 節

提是一朝會而容隨分辦不必推到德上

為人臣 節

要玩个禮字凡是人臣進諫不必論到利害榮辱處只以
體統論若到顯諫所在未免激于意氣如何成个禮體故
不顯諫須有个先時靜正隱隱問天的法在

倨人 節

倨不是懸空比擬真有兩地相知使人心服的妙處故必
須識起域外直從倫類的合符上校勘此倫見得到則功

名道德之藩都可盡撤聲氣精神之表另有知心知直可使
獨立者有偶孤鳴者得和這總是善與人處

問天子 章

樞一問年而獨天子以衣服對者不敢齒天子又不敢斥
至尊所能無非尊君念頭至如侯邦之微秉禮為先故以
宗社事對世肖之家游藝為難故以御對士貴執禮故以
典謁對庶人食力故以負薪對

問國君 節

數地與山澤所出不但知與國廣狹方物多寡要見國家
自有一種生成的利在絕不煩封殖意思

說禮約

曲禮

一卷十九

天子祭 節

各段雖祭有隆殺歲徧則同此報功所在乃祭以漸而殺
又所以辨分處

凡祭有其 節

莫敢舉莫敢廢提是不敢違義處潘祀無分不應祀與義
不當祀兩意

天子視 節

各視俱應在臣下奏對時看首句當以天子二字一讀而
視字連屬下去此下三視雖高下不同然皆不得旁視士
卑則不但側視且不燃旁視然提不待高而下帶

君命 節

肆是先時謀畫意四在字正指君命四言字正指肆習要
知習字內不但是恪共君命且有和衷協贊好處

在朝 節

禮所包者廣朝廷禮法所在故言一票于禮問也依禮對
也依禮只饒一人上說正在朝言禮所在

大享 節

祭無擇時禮無備物正見大享重禮與他祭不同

凡摯 節

庶人以前因分而異摯是定禮至如有摯者不敢抗禮無

說禮約

曲禮

一卷二十

摯者不敢廢禮又禮之變處

檀弓

左右就養有方

左右同在取守上分然要貼就養字出大抵隨方授職各
有个責成的意在養如養志一般亦須隨處理會始得

道隆則從 二句

道在情理恰當處論禮之隆殺都從道上推立出來大槩
閒閒開說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

禮不但是優崇體統實有个尊賢敬上的念頭若單在尊

祿上論全是虛文羈縻那得君臣間有這段相維不懈的光景退以禮亦要想他周旋回護的意思退亦不比削逐寺只在臣子眷高肥遯上看

國奢則示 二句

又重示儉一邊謂奢弊去禮太甚先須示之以儉儉了乃始徐示以禮此正維風之妙處正見晏子非不知禮實所以救齊國之奢意

品節斯斯之謂禮

品節總是約情的說話情不可極數不可增無問哀樂都还有个恰當的分限依得恰當的分限便是禮禮原爲品節

說禮約 捌字

一卷二二

人情而設

脩其班制以與四隣交

交隣而社稷不辱全在脩班制上侯爵之非次明先有个極辨的體統用幣的成數核又有个一成的禮節自然有辭隣國而社稷增光此亦聽政一大關節

有虞氏未施 二段

要想虞夏得民自爲不解的光景信與敬何以分屬二代大抵有虞氏爲五帝之終夏后氏爲三王之始風氣上便畧有些渾厚精明之分了此意也要畧點

荷無禮義 解乎

禮義只是个無敢慢的真心忠信誠懇只是个不忍欺的實心合來不外敬信兩字

晉人謂文 餘家

知人是文子大閱節下文舉士七十餘家正見他知人所必然必先有个持已的謹謹故自視若不足視人若有餘這已具知人的脾地了所以胥庠士雖微不遺七十餘家雖卑不謬恰能一一舉用全從謹謹上得來○按文子生平豎立能使再令諸侯三令大夫何等樣擔當而身則如不勝衣生平議論能使子圖偃甲叔孫全軀何等樣剖晰而言則如不出口這全是他位高而心下望尊而眷的

說禮約 捌字

一卷二二

念頭

說禮約卷之一 終

說禮約卷之二

於越許兆金丙仲甫誤定 信州門人黃啓蒙校閱

王制

王者之制 章

雖制爵以德制祿以功不必牽據功德講只在尊卑等級
上辨公侯以下五等是列國君之爵大夫卿以下五等是
列國臣之爵天子之田節是列國君之祿三公之田以下
詳諸臣之祿而能中又分王臣侯臣兩項

天子之田 節

分田所以爲賦祿之制除天子不在制內如公侯等因尊

說禮約

王制

二卷一

單定廣狹俱論分不論功處按開方法看來天子畿內之
地各方千里蓋萬里也畿外諸侯百里七十里等各照開
方上看不能五十里是倒裝句謂諸侯之田至五十里止
矣此外又有不足五十里者謂誰乃不令云云不令二句
正附庸所以得名處雖地分廣狹提之用以廣分封公天
下而不私所在

天子之三公 節

制祿畿內亦以田言者但祿以田之所入耳諸臣受田相
視只在爵同上論

制農田 三節

說農田只要起庶人在官句然本意亦不重此先說今庶
人在官之祿視此爲準方好起到下節去見不但庶人爲
然諸侯之下士亦視上農夫蓋卿大夫之祿皆自農田而
推廣之耳

次國之上卿 二節

一是類聘時並會一是爲介特行時並會各有兩事在提
之卿大夫並會則論同國不論同官所以昭命之異且以
嚴定體士並會則論同官不論同國所以昭命之同亦以
存大體曰當曰居皆兩相直的意思

凡四海 三節

說禮約

王制

二卷二

起二語且概說每州開方千里建國規模大畧如此州建
百里以下方說畿外建國之制提八州中一州而言在建
侯分土上看天子縣內節方說畿內建國之制單就王畿
一州而言在頒邑食采上看其餘外各存開田爲加地加
祿之用提見公天下念頭元士不在九十三國之數附庸
不在千六百八十國之數正在畿內外開田上論

天子百里 節

百里即在千里內提就王畿而言只在遠近上論遲重在
給官府節御用一邊

千里之外 節

專以設方伯爲主下單舉一州爲例正詳其設方伯之制處歸結到州有伯上緊與首句相照八州八伯段輕只起下八伯各以其屬句而總計此數耳總之三十六長以前方伯通有所屬上下相維是重其權的所在八伯各以其屬下方伯又有所統內外相攝是制其權所在○連屬卒俱是州之屬國長帥正俱是伯之屬官此等取象正見他恭置絲聯杜漸防維的妙處分天下句正指二人爲二伯不重二伯所由名上

千里之內 三節

先說个分服有內外便說个設官以共理天子三公節正

設禮約 王制

二卷三

建官以治千里之內處大國三卿節正建官以治千里之外處○分服的取義要將遠近來做个準則而貢之厚薄朝之疏數因以爲節意○采是舉內以包外流是舉外以包內

天子三公 節

公卿等位有尊卑則事有詳畧所以數有煩簡不必入準陽數意

天子使 節

監宇下得恰好固非禁他不爲亦非縱他所爲只凡事監察使無敢肆便了然每國三人又取其事可協謀權無專擅的意思况此一監也以位則方伯尊而大夫卑大夫既

不敢恣以權則大夫內而方伯外方伯又不敢專此又相維相制之微權所在

天子之縣 節

縣內諸侯有其地則權移于下而主勢孤畿外諸侯不專國則藩屏無助而主勢亦孤故內諸侯但世祿不世爵外諸侯既世祿又世爵此防馭臣子妙處

制三公 二節

一是內臣命服之制一是外臣命數之制總以制字領頭服以命異故下節單言命而暗照服出須知畿內言三公以例大國之若圻外言次國以例王朝之卿言小國以例

設禮約 王制

二卷四

王朝之大夫者

制三公 節

按命服有例有恩有限皆制所在常例則加命而後加服特恩則有服而尚無命總見三公不得服衆意但八命着驚冕命固可得而加衆冕而仍八命命亦可得而加惟九命而衆冕則命服俱隆恩例已極再踰制不得了此句就指三公與下三不遇一例道子云三公一命卷正是九命而不可過者故特恩寧可加命不可加服以示節制之意○命服九命衆七命驚五命義三命玄再命緇一命爵

凡官民 節

官材的緊要全在一論字論得仔細則可使何事可爵何官可食何祿已大槩有定案了然後使之爵之祿之漸漸加去提是慎重之至如不得已念頭到那爵人于朝則不但無輕舉抑且無私爵比上意更進一層

諸侯之于天 節

聘通情朝述職此諸侯事天子之禮下九節俱天子巡狩事

歲二月 七節

此下皆東巡狩事行燔柴以告至行望秩以祭山川接見諸侯以考政治得失就見百年以訪生民利病然後親民

說禮約 王制

二卷五

風察民情考天時一王制行賞罰次第舉行如此

命太師 節

這全為慶謬而蔽大抵民風美惡從政治得失上來而風所易見無如民間詩歌寂著故命陳詩以觀如和徵淳承微清而政治即在淳清處辨了民情淳正亦從上人倡率游來而情所寄為好惡只在物價貴賤上見故命納價以觀如貴徵好賤徵惡而趨向即在貞濇處辨了

命典禮 節

考之慮其不一定之欲其不差正之欲其約異以歸同着力在此三字蓋一則惧有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者而設一

則惧有變亂成法紛更舊典者而設

有功 節

功德也得廣加地則律隨而進是一串事

天子將出 節

王者父天母地而禘廟又身所自出社乃諸侯所守國乃先君所傳故祭告不同

天子無事 節

歸重天子一邊惟上有無逸之天子故下有信度之諸侯可見天子之時見有典正天子所以自成其尊處無事便與諸侯相見正他不敢自逸的念頭考禮正刑以奉法于

說禮約 王制

二卷六

外是尊君的節目一德以傾心于內是尊君的根本此等

俱平時恪守今則來朝而加謹耳

天子賜 四節

首節重兩則字以天子辨分為主下三節重四然後字以諸侯奉命為主摠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意○白虎通云諸侯能和神民者賜樂能征不順者賜弓矢討有罪者賜鈇鉞備奔走者賜圭瓚

賜圭 節

單重首句上資瓚邊又帶正見未賜不敢專處又須知賜之用瓚者得用圭瓚資瓚的但用璋瓚又自有辨

天子命之教 節

大小學正其因命而立學處然不但立惟天子命即名亦與天子異這單以類官為主亦只重取義不重形制上

天子將出征 二節

一是王師討罪人而出之禮一是王師獲罪人而歸之禮
○受命如或戰或守稟命而行在龜卜上見受成如用奇用正決榮而往在集謀處見

天子諸侯無事 四節

按周禮大司馬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歲必四田以供三事之用下正指出三事所在無事而不田句輕只要引出个

說禮約

王制

二卷七

禮字來不合圖以下各貫入禮字看

冢宰制 節

必于歲抄一氣管下此只說得个制用之時用地小大至末亦一氣管下此方說个制用之法然三个制用都且虛提而實落制用直到量入爲出上得力在个量字○小大一定故直曰用豐耗無常故說个視二語單爲起下而說大都三十年爲一世天道小變中間盈虛登耗大約看得出了制用妙處全在一通字上見蓋歲入無常國用難定如入少而偏值兵荒多事使一年用了兩年所積也不可如如入多而又值清平寡費便一年煩積兩年也不可

故須三十年通融纔有紫盈補虛常足的景象不是用一存三年年拘得此法又要知出入字不在總數上論入是存一以外三分之所入出是三分內常用的便是此正從酌量處有通融可久的妙在

國無九年 節

此又主積貯備賑上論全重三年耕一段曰不足曰急曰非其國要說得與民命相關正見國苦要緊振起則三年耕一段上去兩必有字最重是立法以使之有也蓋至融通到三十年積久贏餘其間那移越借存而補奏不知費了多少心機方有有備無患妙處故雖曰云云日舉而且以樂委是先憂後樂的用在

說禮約

王制

二卷八

天子諸侯宗 節

春夏秋冬各有祭正不疎不數而令天時處祔禘嘗烝雖不同總是因時脩舉不敢怠忘的念頭

天子祭天地 節

此錯舉君臣之外祭須各以天子句領頭前兩段是祭因分而異者末段是祭因地而同者○兩視字雖在豆牢上見原就功德上分別出來三公九年十六豆祭五倍如其數以奠安一世之功同也諸侯七牢十二豆祭四倍如其數以潤澤生民之功同也

天子植初 三節

分一頭兩脚看制獨隆于天子故四時有祭三時皆祫諸侯因朝而缺一不得比天子四時之祭間歲植祫而畧一又不得比天子三時之祫

天子社 節

總是內外社祭因分而辨處太牢禮隆少牢禮殺有圭田之賜則有祫禘嘗烝社祭而禮備無圭田之賜則有韭麥黍稷社薦而禮簡

庶羞 二節

三不踰非直是儉已正其不敢分心于厚神處燕天子諸

說禮約 王制

二卷九

侯大夫在內下節專指大夫卑重在祭罷上

古者公田 六節

分賦役兩項雖總是仁行于法外所在却要想出古時好處真有一段留不盡以厚民生寬有餘以培國脈的念頭

司空執度 節

起二語且虛說个司空職掌下方言居民的事時四時屬在山川沮澤句上先有个時候的準則纔可辨民居的宜否此未度以前預爲量地張本至如地定而事與事與而力任正度地居民所用在又須知執度度字活看只是先定个規則而秉執之如造爲輿地一般與事卽邑井等事勿

誤認作公家力役等看

凡使民 節

凡字包得闢事典從寬會典從厚單就一人身上看

凡居民材 節

通節以因天地句作主異宜以上提見民材當因而脩教以下正其因之以居民處廣谷大川六句分三轉看異制是寒煖燥濕的根原異俗又從寒煖燥濕來異齊則在異制之浚異俗之前而異宜三句正見異俗處此卽民材所在皆其所習爲俗所便爲宜而不得不因者故居民者但脩云云政教直是相形語單重兩不易上

說禮約 王制

二卷十

中國戎夷 四節

章意以五方之性不可推移做主中二段雖說異俗所在正先王不移其性處兩言五方之民但把中國作主原只重在四夷上○丘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與前異齊相照東方曰夷節與前異俗相照下二節與前脩教等相照蓋皆有安居等便含有不易其俗意了是先王于民在中國則修教脩政在四夷則達志通欲而俗皆不易如此

中國夷蠻 節

居味等就是俗上文已含有此意此只要玩个皆有二字正見五方各安于俗所在

五方 節

從前結瓜只要歸到設官上設官固爲達志通欲而言語不通二句又從上文引出謂俗雖不同用無不足則殊方異俗何傷但只言語嗜欲不能強齊却須有个處置故有設官的事達志通欲主朝貢時看此便笑着設官說了下只指出官名便是

凡居民 二節

善居民處全在參相得內安居以上皆居民所致而尊親以上又安居所致到此然後興學正見司空仔細量度欲民安居提是養其良心以爲立教張本○居民與前不同說禮約 王制 二卷十一

前廣言而此舉指井田說量地是方欲制邑之地度地又是邑中之地此內便含有參相得意下特點明耳三相得如某地方里別畫爲一井某地方四里則畫爲四井每井居以八家每四井居以三十二家絕不使有有餘不足所在此正井田良法舉一邑做準

毋曠 節

大抵地邑民居既三相得則不至地廣人稀而無墾闢之功故無曠土不至地狹民稠而無興作之業故無游民食節事分頂上二意來安居又頂食節句來此正與前居民相應安居之民無復以失所之故謀生而樂事而勸功不

自愛其力了安居之民無復以失所之故累性而尊君而親上不自愛其情了興學蕪地與法在內

司徒脩 節

雖前六句是教民後二句是取士然兩意相連說去蓋士卽教之有成者耳脩禮四件教術已備然慮其爲文具也是身率以端教本則有耆老恤孤兩事尤慮教有從違賢不肖又易溺也於是甄別以示勸懲則又有上賢簡不肖兩事崇德并惡饒于上簡內見出

命卿簡 節

卿族皆禮事習此于學以感悟不帥教寺全在上功上齒說禮約 王制 二卷十二

內見上功使知心平體正之爲德而知所以脩身上齒使知長幼尊卑之爲禮而盡所以敬倫此只是庠師及耆老所行帥俊士而與禮事者於族司張侯設鵠之事于卿司董禮揚觶之事也此舉一以示禮文之美故他向慕之心一以示與事之榮勸他悔悟之念有兩意在

命卿論秀 二節

就上所升而言則分名之曰選士俊士就上所待而言則提名之曰造士兩不征正所以造之益以養成其才德所在

樂正崇 節

詩書禮樂即教術所在而先王所以造士處順先王句不重在法古只重在詩書禮樂上有個詩書禮樂則教得其法分个春秋冬夏則教又得其時下二語特就中抽出但此內有个意在每一時而易一業使他意氣一新間一時而仍故棄使他溫習不斷此教術之善處

王太子 節

皆造以齒分兩意但微重尊貴一邊

將出學 二節

一是國學之問不肖以斤惡事一是國學之上賢以崇德事

說禮約

王制

二卷十三

大樂正論 二節

前後論字各不同前只是論述而保舉後便是考評其才德優于某事堪為某官了先告之王以達名次升其人以聽用作兩事看○許云重在兩個告于王上見大樂正備養人才以為作賓王家之幹司馬辨論官材以慎王家名器之錫皆公心為國求賢而非為私心植莠李也

有發 節

此士指卿學之士居無事則用之禮義蕪軍旅則用之戰勝原有文武兼資的道在故司徒雖掌文教仍屈以車甲之令亦取武備中寓文教的意思但車甲不必泥摠是攻

圖擊刺坐作進退非法

凡執技論 節

力字照德看此非技流非士抱才德者比故但在力上較量下三句雖是他自家決勝正見論力所在

凡執技以 節

先說執技非人有此數項下遂分出兩意一則欲其專於藝一則欲其謀於德不齒只重執技非人上

司寇正刑 節

正刑明辟以聽獄訟是平時擬議如此至臨時聽斷却不但秉公而又行恕正情法兩盡處然早說个正刑明辟原

說禮約

王制

二卷十四

不欲隨手高下究抑的念頭且又不敢謂刑已正辟已明而悍然自信又必有三刺一節全是慎重所在

凡制 節

此專主定罪時說都罰罷事正所以即天倫處

凡聽 節

單以情字為主親義是生人大關節故聽訟者把這兩件來做个把柄但親義非便是情親義之干礙處是情此際正須權量个等差出來而實落權情所在全在別內見出別又不足以盡情實落權的極頭又在盡內見出摠是聽訟者竭盡自心所在到那情無可疑衆見無可疑此又不

在赦的一邊論了故必察云云此正聽訟結案處所以以下
文成獄詞繫承此說去舊以赦在其之後成在赦之內看
不知既赦矣又成何罪不從○輕重在事跡上論淺深在
情曲上論儘有一樣事輕而情淺事重而情深且有事恰
像輕而情實重事恰像重而情實輕者故須有公意論慎
則去別他悉致亦不在論測外但不說到實心不欺實心
不忍處遂不盡故又加一體察到此總是別之盡纔了得
个權字

成獄節

三聽皆主覆審說既三聽矣又加以三宥而後刑總是用

說禮約

王制

二卷十五

刑之極慎處

凡作刑二節

前後相受講下說个雖輕無赦正爲盡心張本刑者三句
又推君子所當盡心處○先以側字解刑字之義又以成
字解側字之義只要透出个成字然却須兩解方盡得刑
字的意義盡心不出權別蓋并便是

凡執禁六節

雖首節司刑之事中四節司市之事末節司閹之事然執
禁的禁字包得四禁在內下四禁所以齊重處閑執禁以
訊直自其從來處預先訊察耳但異言異服又執禁以外

事勿混作執禁之實看

太史典四節

首言禮官詔禮而王者重其事下言群臣履成而受者各
重其事雖詔禮非歲終所行然總屬六卿事○簡記是禮
所當遵處諸愚是禮所當避處太史原只是詔禮天子使
借作納諫看了全要他想他虛衷的領受處

司會以獻至末受質

前二齋戒是受下之質後齋戒是受上之質又須知司會
與三官所質皆是專達天子但先之家宰以示有統先之

三卿以示有長耳五官非但不敢專達天子且不敢經達

說禮約

王制

二卷十六

三卿而但得轉聞有此不同受下之質而齋戒是爲天工
天職而重其事受上之還報而齋戒是爲天命天討而重
其事○司會只管理財廩置是造作裏事

百官節

雖三百官一樣不繫司會家宰以下但須隨題活看休老
非則質成後事質成而乍行歲終休息之仁復經紀來年
國用之數見古君臣只是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意

周人脩節

脩有參劑得宜意思曰脩曰兼便見周家尚文處

五十卷于鄉二節

專主國老說一是養于學一是養于家總不外享食燕等禮

五十始節

分庶老國老兩截看

七十不佚二節

一是養國老因季而降其禮一是養庶老因年而異其力處

有虞氏養四節

養不同學是辨分之義國老庶老皆有養是尊年之義

有虞氏皇四節

說禮約

王制

二卷十七

此四代之冠與服雖異而祀先養老則同然周制亦有監前尚文意

少而無父二節

一則因窮而養一則因藝而養總先王仁政所在百工根上六項人此非雖屬廢人而百工技藝各有能處故各以罷食加瘠者司土聾者司火跛躄司閭侏儒扶廬所以使下無廢材而人得其養上無虛費而事得其宜處

道路四節

總是王道化成所致化行于道路故有隨在禮讓非事化行于賢親故有隨分安養非事講不徒行徒食須原本到

好德成風孝敬成俗上來

自恒山節

此先王分服之制詳內而畧外處分服以表計所以定朝貢之節故須分个道理遠近而山川實界之故立計則從此而南橫計則自東而西太約有个定數如此四不盡委見得有共地不加富有共民不加衆聽其自若自長而無勤兵于遠的意思

次國之卿合下諸侯之卿

體嫌于偶君則因命而殺其祿地限于所出則又因使而殺其祿此亦王制裁酌之妙處

說禮約

王制

二卷十八

方伯爲朝節

此邑在常祿外而與以即次之安總是體大臣厚處非限制之說

諸侯世子節

專以不世爵做主使德爵功正原不世爵的緣故因言諸侯之子不世爵故便說未賜爵時之禮異于世爵如此因言天子之大夫不世爵故便說諸侯之大夫并祿亦不得世而降于王臣如此

七教節

七教以人倫言當體着興德意八政以物用言當體着防

淫意

說禮約卷之二終

上經

二卷十九

說禮約卷之三

於越許兆金丙仲父誤定 信州門人黃啓蒙校閱

月令

孟春之月 七節

一言天象所在次言時令所屬三言氣候所值四言居春所宜止居春事件是天子順時令的事餘皆在造化自然處論之曰在營室或謂日會月于營室假如日月每月一會如何說今在字且十二月各有所在分明是一歲日之周天處論

天子居青 節

說禮約 月令

三卷一

居之為頒政發行賞罰之所按陳氏禮書云王大寢一在前以聽政小寢五在後以宴息小寢一居中夫土王時所居也四寢居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居秋居西角冬居西北皆南而得天子向明於陽之義原註如井田制另一說存看

是月也以立春 節

布德和氣猶虛行慶施惠便實了丁及字宜玩正如陽春之播萬無物不沾不可專指此民說曰丁及則博而或失之壅滯故又欲其遂行口遂行則速而易消于非差故又戒其不當

及命太史 節

欽天爲一歲首務故有此命典是載天文之書法是推天文之術守而奉之卽所謂以祢爲常也宿離經紀正天行之數然經紀又不在宿離外只就宿離處分合上論統之爲經紀之爲紀勿認作兩平看

天子乃以元日 節

欲神之降年也則祈谷有典欲民之致力也則躬耕有禮總是重農念頭躬耕畢重天子下又因耕而并及勞耕之禮輕帶便了○道子云參保介三字總是車右一人之別各蓋此人用以參乘職在護衛而身衣甲者古文多以倒

說禮約 月令

三卷二

字爲奇

天氣下降 節

命布農事是提命內外諸臣命田以下又專命田畯督耕事脩封疆是一項審端徑遂是一項善相丘陵貫下五谷句是一項凡此皆田事也教是使習其事道是使明其理又加以躬親而巡行阡陌耳提面命此便是田事既飭農先定準直句無工夫就承田事既飭句說來謂東作雖未興而規制井然先有成法可據了

命樂正 二節

一是教樂事一是脩禮事因陽氣發動故教習舞以示有

事因歲事更始故檢點祀典以待浚舉山林川澤特祭典中一件

仲春之月 節

本是昏井中且斗中然井八星三十二度而弧星近井之南形如弧矢號曰天弓斗十六星三十六度而建星近斗之北形如連珠號曰天旗故指相近者以便占候意

玄鳥 節

祀高祿全爲祈嗣而設禮御授弓矢寺正所以祈嗣此舉見先王重國本處

日夜分 節

說禮約 月令

三卷三

此法天道之中而平政燕在官在民在內

耕者 節

閭閻寺俱屬在上者事農廟畢備又是一轉語謂不但脩閭閻非讓廟亦脩而備之但不可作大事以妨農耳

毋竭 節

非不渙也但禁其絕流而漁非不田也但禁其以火而田皆體天地生育之仁處

天子乃獻 節

開水于此月有節宣陽氣之意在

上丁 二節

此全爲教國子設習舞卑屬農習樂卑屬聲釋菜禮輕只重習樂舞上率群臣往祝者不但教習之初鄭重其事實以帝王功德俱草寫在舞內舞事一動恍如面會帝王一般并可發勳自家修德勵功念頭

祀不用節

用圭璧二句是足上意勿認作申明說稍重稍輕即于小祀中抽出看

天子乃薦二節

一是祈泰以足民求一是祈麥以足民食稅是重民念頭○墓云先乘舟而後薦脯示親漁也道子曰即季秋持弓

說禮約

月令

三卷四

扶矢之意

生氣方二節

不可以內且虛說今思膏流布當合生道處布德以下正其不內以順生道所在宜此德惠于畿內則有命有司足衣足食非事宜此德惠于畿外則有勳諸侯聘禮名賢非事德是解士民鬱結之氣色處○生氣在發育上見陽氣在和煦上見全要玩弄與盡字總見造化的宜洩所存○名賢一在聲望上見一在才德上見聘則聞名而加以徵辟禮則見賢而隆以禮貌即此是德惠不必轉推到利澤及民上

命司空節

通節皆命詞國邑原野先揭出巡視所在而脩利寺句正其巡行內事此皆預借水患而設

命野虞三節

單歸重后妃勅發上時常可發而預備發具正爲后妃躬委張本末曾亦是預言發事之成祭服所係正后妃所以勅發的緣故

命工師二節

國家利用必先制器制器必先審材而工則器所由成庫則材所由貯故先有審庫寺命總有理治監臨寺事日彌

說禮約

月令

三卷五

內雖循時遵制兩平然天時的順逆所關猶小惟作淫巧以蕩上心到那主心不定時看是何寺收局却不是閑係宗社所在故按度雖小節亦是需用內寓防微杜漸的意思

是月之末節

大合蕤聲衣非復前番卑習一件蓋怗鬼神和邦國提係于此故君臣同聽並觀只是觀厥成而重其事意

以立夏節

行賞是一事如公卿大夫寺則錫以車服恩及內臣也封諸侯是一事如公侯以下則胙之茅土恩及外臣也慶賜

自貴及賤思徧臣民也欣悅提承

乃命樂師 節

祿習故曰習蕪舉故曰今勿認作習禮合樂說

命太尉 節

要看贊遂舉寺宇此正廣于川人以順陽道之舒暢處然
既中寺級又自不同恰如素位之錯出一酸故爵之祿之
又貴各當非是爵必當德祿必當功寺話

繼長 節

毋壞墮便是增之繼之所在看來此兩句內冒得下三事
都作一意看爲是

說禮約 月令

三卷六

命野虞 二節

野虞外官故命督耕于外且以田野之民素閑農事故但
勞之使徧以起事而已司徒內官故命督耕于內且以縣
鄙素不習農故必禁之使勉以儆惰提一重農而令意稍
別

奏事畢 節

獻簡是一事收簡稅是一事以業爲均以下正稅簡之法

天子飲 節

飲爵以畧去勞分情意流通爲主象天地之泰交也故用
禮則臣稽首成拜君各拜禮臣用樂則君鹿鳴悅臣臣天

保祝若先時習合至此乃用正見燕禮重處

命樂師 三節

品以祈殺爲主備樂原爲雩祀而設雩祀又爲祈谷而設
然雩祀不遽行故先有山川百源寺命雩祀欲遍行故又
有百辟卿士寺命前後提重在雩祀上且止是大雩天子
親行亦止是大雩盛樂餘皆不用

君子齋戒 二節

選以定晏陰句作提前分持身行政兩事看蓋人身之正
氣爲陽和氣爲陰陰政事實善爲陽罰惡爲陰大凡人身之
疾天下之災皆陰侵陽所致故當六陽已極一陰初生之

說禮約 月令

三卷七

時隨在致謹皆所以定云云定有安靜調停意不以人事
助他但聽其徐徐而進以底于成則陽往陰來有循序而
無噪兢此便是調停的方法○處必掩身屏跡當合爲一
句作及看與上齋戒對聲色滋味相對此皆節嗜慾以定
心氣所在嗜慾不在身心舍色外但心氣兩字亦不平氣
又聽命于心心分明是定心以御氣的說話

可以若 節

四可以字上虛下實山陵是天然的高明可遠眺望者臺
榭是人爲之高明可遠眺望者此亦時宜當順處

命四監 節

自四監至社稷之靈一氣注下合秩芻以養犧牲正令民出力以事神處結脈歸到爲民祈福上正見令民出力原是爲民念頭與泛常邀福於神者不同

命婦官 節

通節以辨分爲主黼黻文章與黑黃倉赤兩段正染采盡法處以給祭服紫承黼黻一邊以爲旂章紫承黑黃一邊兩開說來歸結貴賤等級上各以天子領袖

不可以興土功 節

三不可且純理上虛論毋舉大事兩語方實着人事說水潦以下正明大事寺不可輕舉的緣故舉大事說得略發說禮約 川 三卷八

令而待又進了一步春氣說得虛神農之事又實了一步水潦二句雖相承說然水潦盛昌正見春氣之盛況神農將持功全要這春氣爲稼穡生機若舉大事則妨農妨農則稼失其春而生氣播蕩不得迷了故知妨農事與播春氣是一貫語

中央土 章

中央乃虛立名目特詳此以備五行之令耳其帝其神及天子服御居食俱四季土旺時事

其音官 節

此與四季不同卑耳音律與土令相配各照註兼兩意在

內

以立秋 節

命將帥正爲征不義而設但選屬簡練是將帥事專任又是天子任任必於有功而任有功又必有專一無疑貳此下緊跟專任說來歸束到明好惡順違方上○不義卽下暴慢者是益征伐係上人好惡好惡開天下順逆他不義而詰誅暴慢則因所惡見所好因使達方服吾好惡之公不敢自陷于不義耳此正命將討罪的意思

命有司脩 三節

先說个命官制刑欲其嚴便說个命官恤刑欲其慎抑揚說禮約 月 三卷九

重在慎遠此全爲扶陽抑陰而設故于末節點明大抵命有司只要法度脩舉使民畏不敢犯故不妨于嚴刑官實在用刑便須體恤故有瞻傷寺命瞻察審視各一事決獄訟必端平是一事數有罪二句是一事

農乃登 節

命有司以下分三項看始收歛是一事完隄防二句是一事脩宮室三句是一事

乃命司服 節

宜以首二句提喝循故句提收而中間指定文繡三句是祭服的法故所在衣服句是朝燕禕服的法故所在五个

有字俱自然的工夫只在具飭及循故上然循故正是具飭處蓋有恒有制有度皆法故也以至冠稱是服者帶束是服者既云有常亦須具飭而循故矣故併及此

乃命有司 節

申嚴是一意斬殺以下又是一意蓋嚴而又欲其當也此嚴字與前嚴斷不同

乃命宰 節

按視瞻察量五平看備是五事具舉當是五事恰好此等乃外心之敬而所以使之備當處實根內心得來故上帝可享特舉上帝以况群神耳大約為季秋享嘗而設

說禮約 月令

可以築 三節

此等皆歛藏事先完城郭非備方可促之收歛也蓄菜積聚為今歲計勸種麥為來歲計提是慮切民瘼惟恐谷不足以充民之食而多方補湊此重本之深慮所在

易閏市 節

全重在易閏市上以下分作兩段便民事是一段根上平政來足用遂事是一段比前又進一步看曰四方集遠鄉至又不止來商旅曰百事遂又不止便民事○貢屬四方槩以天下言包得廣賦屬遠鄉正指畿甸言舉遠以該近在內○賦者五百里甸服納總納銓納結納粟納米等賦

貢者侯服至荒服貢金貢錫貢飾貢鹽寺取

凡舉大事 節

必順兩句正是毋逆大數處專祀秋時歛肅邊為主如天氣之肅殺為秋便是收歛之時凡國事之與陰俱肅者便是收歛之類故無逆只在慎因內

申嚴 二節

前是燕會百官後是專命冢宰務內不出歛藏等事

乃命冢 節

農事備收冢下兩事一是公田所入閏國用盈虛一是籍田所入閏祀典與廢故須祇敬必飭祇敬字虛飭字實此

說禮約 月令

正極其事之謹心之一處

上丁 節

此舉預為合族用耳提後大令吹句自見勿作備享嘗之用看

大享帝 節

此報天而配以嚴父之禮非享為報天嘗為肅祭也告備即前備嘗之備告備而後用正先事之敬處

令諸侯 節

為來歲三字管下兩項受朔日是一事頒正朔也與諸侯以下是一事定貢賦也此皆合諸侯而制百縣事稅法有

輕重賞賈有多寡計遠近以定期計地宜以定品將以給郊云云若借名供上固以自利便是私處○道子云非有所私如云一人豈有賴焉之說

天子乃教 三節

雖習戎班政正是教于田獵所在然且豫言其法如此實去教以習戎班政尚在天子親獵以浚事命僚節則將獵而備其事也天子厲節有則方獵而親其事也命主祠祭會四方則既獵而報其功也摠是教武于田以內事○威駕備驅馳之用旌旗備拍示之用授級循尊卑之非整設門外見行列之齊設朴而揮之示有事于教無事于刑也

說禮約

月令

三卷十二

誓則飲其不犯命必北面則以田主殺陰事故也

是祭 節

此條窮民罪又與有司聽斷不同直是王者加意用刑而窮治獄之情處阿者曲情掩法罪既以寬縱而蔽黨者曲法掩情罪又以偏頗而蔽是正則先把情法恰當處推置停當了然後以此省察果是曲情而失之阿否果是深文而失之黨者治獄之情窮而罪狀自露耳

命百官謹 二節

命百官是已欽在官者命有司是未欽在民者坏城郭節脩政以備內固封疆節脩政以備外此二節有逐句密去

的意在俱順時以行閉藏事○疑問云蹊徑是邊城開要中另有旁蹊曲徑可潛達者故加閉塞在固備完謹之下不應說到野獸往來去處

命工師 節

陳罷以下皆効工事陳祭罷三句分祭罷諸罷兩項功致兼此兩項在內蓋祭罷以合程度為正諸罷以去淫巧為正然如法了又必以功致為主至如合法而精便是識處悖法而粗便是偽處偽便無功故須勒各以便考驗此即季春所命今特因其成而考之耳

大飲烝 二節

說禮約

月令

三卷十三

前因烝祭而燕臣後因蜡祭而勞民大意微重臣民一遠蓋內外一神蜡祭因烝祭而舉臣民一體勞農又因大飲而行耳肅天宗以下諸蜡祭皆以報成而祈來歲意乃命水 節

水泉池澤非賦不過因利自然時入其美餘耳一或侵削則利歸于臣害歸於民怨歸于君故于收賦中又戒侵利如此

土事 二節

發蓋三件皆是禁土事然所以土事當禁以固閉藏的緣故正于下節見出○馬云房者物之所止而藏焉者自內

漸外曰沮以下連上爲泄當藏而及出如水之沮如泄之漏也

命龜尹 節

審門問三句是肅其地省婦事二句是肅其人雖貴戚等
有禁亦只是法行自貴近始的意思

天子乃命有司 節

四海即天下字樣不與下四者一例大川如江淮河漢皆
是名源如岷山桐柏皆是淵澤如孟諸雲夢皆是此等祀
爲祈潤澤而設

君子齋 節

說禮約

月令

三卷十四

此重在扶陽一邊與仲夏抑陰稍別定節前成字此以陰
陽安位而不相交處言與前調停自人者不同但扶陽的
機權妙在待字內湯平子云身欲寧頂齋戒掩身來寧身
在安形性而安形性在去聲色兩句蓋形與性本不相離
汨沒于聲色嗜欲則形勞而性裂矣如何能安得事欲靜
事字亦不必拘定刑只消開說

乃畢 節

山川載物生材大臣贊襄歲事神祇調燮氣化此時歲功
已成無論已祭未祭統有報典故以畢言

命樂師 節

大合樂吹以行合族禮是綴恩盛典然既作即止間歲復
行又是行之有節處

日第 節

數將幾終就從天象上驗來蓋惟天象沒其故處故歲數
相爲終始此下舉農事皆豫爲更始計處○新裁云日
月星沒其故處此天運之常何必說他蓋專爲更始而發
見那天道將更始于上人事何不更始于下然有提醒君
心意

天子乃與參 節

說今來歲之宜雖逆料不得然大槩規模自是不可移易

說禮約

月令

三卷十五

故國典廟飭正以待時今則論次以待亦是守常以待變
所在

乃命太史 四節

此都在預備上論先分別外內諸臣供外內非祭而統括
以民者是民力之普存也精白一心以輪上曰獻一獻字
可玩

世子

文王之爲 駕

鷄鳴鳴以下非但申釋三朝禮文正其愛日之誠無刻不
時處次節雖分出問安視膳兩款總屬三朝以內事師行

不敢加非是不敢增益真是止孝所在踰越一分不得武王不但述爲行而神爲師此正其善述處

成王幼節

踐阼屬成王周公特相之耳且不特以身相而已以已相成王則天下治以其子善成王則君身脩而天下所以治故抗法一段正教以能踐阼處要一抗字本非伯禽所宜然借來迂曲以竹舉世子事父事君事長之法以教伯禽嚙以示成王而寓長善意思至有過而撻伯禽又嚙以戒成王而寓救失意思究竟曉得所以爲世子的道理便曉得君天下的道理了文王之爲世子句弗間全重在法

說禮約

世子

三卷十六

祖上

凡學世子 三節

專以必時做主舞則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崇則春誦夏弦秋禮冬書都是必時處舞之以時也必有其地而又各有官崇之以時也必有其官而又各有其地此因時施教之法也總之地與官帶說只重在時上大都天時異則人之精神意氣亦有發舒收斂之不同必時者相其精神意氣而鼓舞之則理易入而成就有梳且單重教世子一逸

小樂正 節

即于教干戈內抽出主教之官與贊教之職來單言教干

戈邊而羽籥自在不必另補胥鼓南句湯平子立作歌二南以節舞看似較註爲勝可從

春誦 節

過此云春秋不獨教干戈也又有弦誦二教秋冬不獨教羽籥也又有書禮二教前二句對下六句看弦誦雖異崇而理實相維故教之官同而地亦同書禮不同科而教必因類故教之官異而地亦異

凡祭典 二節

祭典乞言合語等亦時教內事然疏中有个常習的事則有許多禮節在有逐一當明的理則有載此禮節的篇章

說禮約

世子

三卷十七

在兩樂正分任以揆自是教之有成了然不辨出个義理淺深才能優劣如何知所激勸故又有大司成的考成在凡侍坐 節

遠近以下雖分三轉下二意却俱承可以問來蓋問三席

則于問爲便然終則負牆既問後不可妨人之問列事未盡不同方問時又不可恣已之問侍坐時自宜有此曲節

凡學春官 三節

通以釋奠爲主均一釋奠也國學四時之教干事常故其行禮也殺諸侯立教之始于事制故其行禮也隆而凡釋奠句兼頂兩項此節不重釋奠大合樂只重必有合必春

老上

凡學 節

學有地有時前已說明此復補出釋奠一事來教茲謂之時雖分春夏秋冬而官統于太師教于太師之官雖分小樂正及樂師而時不分春夏秋冬故三官不得分春夏秋冬而統之以春官不宜補夏官出

凡釋奠 節

有合固是合樂然未必大令必待天子視學而釋奠方大合樂而行春老禮合樂教德春老教孝無非寓教所在

凡語于郊 節

說禮約

世子

三卷十八

統是郊學論士之法言揚以前固是取賢欽才無遺術了此外或有抱寸長希進取者網羅又當在常格之外故有待曲藝事誓以待又語却之矣而一善便進又取之名郊人疎之矣而取爵上尊又崇之此正非賢而通以取賢之法非才而廣以欽才之心處○一說以端士習立意郊人束于藝故不令與士並進隱然要正他趨向的意思蓋薄收乎方術正以專注于賢才使人因誓戒之施而就還正崇無非成就吾取賢欽才之心耳

始立學 節

建學制雖有告成告用二禮身重釋菜一邊不舞不授

祀者因是而祭則告神之問其禮一獻無介語者因祭而值則禮賓之問其禮此皆釋菜中事然退值又落一步看

凡三王教 三節

教禮樂與設官明倫等提是三王所以教世子處到那君子口德以下直在教成後論

本節教世子以禮樂只提端耳所以必教禮樂的緣故全在下文見出如禮樂分治則有脩內脩外好處禮樂合治則有交錯發形好處禮樂養成以後則有恭敬溫文好處此等俱只在理上虛論○目錄云禮樂交錯至末是一氣話交錯二句正如樂斯二者樂則生矣一樣其成也俾正如

說禮約

世子

三卷十九

生則惡可已一樣恭敬而溫正如惡可已則不知手舞足蹈一樣○交錯于中是禮樂中自相交錯發形於外外字對中字看直是禮樂合和一脉渾做一團而出不知誰爲禮之用誰爲樂之用丁懌是成後生意有一段可悅不可已處恭敬溫文又根據字來註于恭敬言實德者蓋由心存既定以後放心邪氣自不得侵故有此胸襟光景此亦流露的模樣這總是禮樂陶鑄妙處又須知恭敬溫文四字分得內外分不得禮樂

立太傅 節

說禮約

世子

三卷二十一

此節雖教以明倫却以教得其人為主故有大傳以身教
而少傳以言教又有師以故其知保以翼其名然後子臣
之教喻而忠孝德成看來備官固要而得人尤教世子第
一義所以歸到使能上○卷之義虛教便實了父子君臣
之道俱單重子臣一邊一則謹審以行而身示之範一則
詳審以論而明慎之知二傳已有分取了然又有師保以
夾持二傳所不及處前後出入字不必拘只緊說無往非
教之意教喻德成緊跟上來而要之此五句又是前後交
關鍵前只點出師保名目不曾說師保取掌故又補后兩
段與上審示審諭遙對教以事而喻諸德者教以子事父

君子曰德節

此君子便作君之子說也罷謂世子所以為君之子者正
謂繼體所屬有禮樂倫常之德也德成緊根上兩節看出
教尊君正國治雖遞推頂去總跟德成說未總是虛論德
成好處世子雖未為君而合來君道却已完備了故曰君
之謂○測云德成還重人倫說和序是虛道理若不是倫

理上見他秩然有叙雖然不乖何處見他德成要祀禮樂
合到人倫上方是此說有見

昔者周公二節

抗世子法以尊成王這已說他迁身善君了又泛說人
臣所為相形到周公身上去曰善其君則不止有益曰迁
其身則又不至殺身凡為臣者尚勉其所難周公乃不能
為其所易乎優為固見得公的力量全要得替美意然必
如此迁身善君者何蓋知為子云云成王幼不能泣昨雖
由于臣幼之理未經通曉然此時已有父道有君道有使
道而仍欲使知為子幸却不可得故周公曲為之處抗世

說禮約

世子

三卷二十一

子云云與成王君此句從以為世子則無為來這見得迁
其身是不得已處欲令成王知云云此句從不能泣昨來
這見得善其君是不容已處君子世子以下方推開說去
見得周公臣也非君父也成王君也非世子也且委曲以
教如此况君子世子云云此段先說个尊親無屬便見責
任之大了使不盡道以教則失其尊親與無君父等耳故
說有父二句全重兩個有字有固在盡道內看出然盡道
意却在有尊有親前一層蓋必盡父道以教斯為父之責
不虛而世子實有其親盡君道以教斯為君之責不虛而
世子實有其尊庶乎今日知為臣子然浚他日為君必能

以得諸父者父天下得諸君者君天下君親長上之貴克承而天下之大方能兼有之耳此三有字都宜着世子說卷不可不慎慎字就跟着父二句看出但盡君父之責而不失尊親之道便是慎卷

行一物 節

三衆知以內便包有國治意在故父在至親親也一段正解惟世子而已句蓋他人全于子者不全於臣全于臣者不全於子惟世子父在云云他人事親則遠君事君則遠親彼君子云云是臣子之節備于一身而尊親之道得以兩盡了所以行一物云云然只虛論得箇讓好處未曾實

說禮約

世子

三卷二二

說教齒讓意故緊接學之爲父子段單重子臣幼遜道得即是能齒讓國治即是相率而爲孝子爲忠臣爲悌弟便是○節如竹節之節分毫凌越不得君如君止之若分毫出入不得

庶子之正 節

教孝弟以下俱是正公族的戢守處孝弟二字作主子愛從孝字推出睦友汎翁字推出教孝與子愛所以明父子教弟與睦友所以明長幼明字要看細此直是隱發良心所在

其朝于公 四節

前兩節朝禮以其朝于公領頭而下分內外朝兩項後兩節祭禮以其在宗廟句領頭而下分位事殺獻等項四其字皆指公族雖中間戢守或屬同士或屬宗人然皆庶子提攝事

其在宗廟 節

爵所以定位故以爵頂位來官所以治事故以官頂事來其登餼 節

此單言遜子之士禮登字提下三項凡此皆行于上嗣原是尊正嫡但此處虛舍未露

其在軍 二節

說禮約

世子

三卷二三

一則從君行而專所守于外單屬庶子官事一則因君行而列所守於內又自公族無事者說

公族朝于內 節

尊宗室而君臣道著與守公官而讓道達俱單就生者一邊說輕重非君臣輕重明則君臣道著矣貴賤非讓道貴賤等則讓道達矣○宗室便是正室但一自祖之正嫡上見一自族之所宗上見凡係名分之殊絕者皆得言君臣故曰宗子有君道夫既宗子有君道庶子便有臣道了是宗子所係者重而庶子輕也子弟以情言則不可分貴賤以所守之室言則有貴賤尊卑異守則子弟讓于父兄而

讓道達了

古者庶子之官 方矣

有不是空名羈束直到倫敦大明方說得有字象向方者上的明倫先示以從入之方故下的率教直是向方以往耳邦國雖正指公族宜開看不必拘

天子視學 節

與秩節卽是行事祭先師先聖卽是與秩節一事相趕說下

始之卷也

始字宜作卷老之始看對下退字及字且與慎終始始字

說禮約

世子

三卷二四

相照釋莫先老何輕特因卷老而示不忘本耳先設賓介衆賓寺席說中又有不尊卑寺次在

達饌 節

分三事看達饌而省醴酒與珍具是一事歲時是一事脩奉卷是一事孝奉不在退上退而酌酒以獻乃見孝奉處

及登歌 節

及字領起登歌是天子亭既微而語是老更事然語非修詞說言父云云歌非樂耳令德云云有此二何方起得末句來若無開明倫昭德如何見出禮之大處○歌語二者

有互發意老更之談說人倫多是天子以道德之音啟發

他必他說得倫中一番意味出纔不負天子歌清廟的盛心故曰以成之也○凡文德之音皆謂德音而清廟詩中所咏如肅雍顯相不顯不承寺无文德之極致而無復加者故以致言此是申前登歌不消說了但合字要看得好如集合之合較粗卽主契合說亦好更不若以父子寺語合此德音之致說爲妙蓋文德緝熙敬止原不外倫理精微處今以父子等語合來恰是根據倫理闡發文德更覺有味

下管衆 節

說禮約

世子

三卷二五

此與上節相蒙比前較進一層謂樂不但是歌于堂上又堂下以管庭中以舞而有達神與德的好處禮不但止于言說又正位辨等而有上下義行的好處○神是惺惺不昧的靈機德是種種皆備的性體達有撥其窳而使開的光景與有鼓其寂而使奮的光景此非原屬固有自樂舞一感恰似文武精神德性更有此一番感通了正君臣三句的指老更說蓋方行禮時卑重在尊恭高年把君臣貴賤等位盡從脫畧了至此時行禮既終德是倍份一與故說个正君臣之位此在天子與老更上見正貴賤之義文在老更群老上見此便是上下之義行○陳氏曰清廟所

以著其德管象所以著其事舞大武所以著其功而又大合衆以與其事故感動如此

有司告 節

凡禮終則樂闕告樂闕即告禮終處

是故聖人 節

德備在前數句內見出衆皆知德之備在舉事必慎終始內見出此正見古人感人不于其事而于其精神凝注所在○行之寺四之字雖正指耄老禮而根原只在慮之以大句蓋從孝弟的真心上起念自有許委曲繞滿得錫類念頭所以生出行禮紀義等事此正德備所在

說禮約 世子

三卷二六

說禮約卷之三 終

說禮約卷之四

於越許兆金丙仲父誤定 信州門人陳家器

禮運

仲尼與於蟄 節

嘆魯雖因祭祀失禮却有無限傷感處大道以下又因規舊章而思古不復與嘆衆相闕了血未之逮蓋上二語雖義皇寺時其道大行三代寺時其道待人而行提是盛世光景故提括以未逮一語而急轉到有志英賢上去蓋育以衰微周名世自期而欲挽回世道實見之行則思三代原是思隆古本意

說禮約

禮運

四卷一

大道之行 節

選賢與能正是天下爲公故人不獨親至爲已皆跟講信脩睦生來提是風俗厚處謀閉以下極爲形容大同光景此非治象無待於禮而實出禮教之上故見世風盛處○湯云講信脩睦言收信也講如講和之講脩如脩好之脩如何樣去習爲得不獨親二句緊承信睦看出使老有終四句又跟不獨親兩句看出此等皆人自相使非上人所使得來男女不失其宜貨力不私其有又比上文進一步看今大道既隱 節

專重三代得時行道上其由此起以前緊說今世道與大

同相反處。禹湯以下勿遂。懿作英賢之治。看英賢卑指周召伊傅等。此却兼君相在內。提是六君子維世所在便了。○大道不行。而紀以禮義。正聖人維世大機樞處。提不外下面人倫政事兩項。如正君臣四句。屬人倫。設制度四句。屬政事。皆禮義爲紀內事。又須知紀世之禮。便是六君子所謹的禮。但此等大人却未免爲世及上密隄防。不如那六君子爲天下維世道的念頭。所以綱維愈密。變故愈生。無怪乎謀作兵起。而亂用是生了。六君子謹禮以治。乃選用後事。他曉得持世在禮。而謹禮在心。直是心與禮一而自操自攝。於以紀綱世道耳。着義等正謹禮的念頭。蓋世說禮約 禮運 四卷二

道多變。原從民心無常上來。而禮則經常之準。故六君子用世一崇于禮。言外便見六君子居小康而成極治之化。當道隱而使大道之行。夫子所以有志正在此。

言假沒問 節

通之急。徒在勢者去說來。以承天道以治人情相冠說下。治 外下文達喪祭等。此皆天道合該如此。聖人直仰體天心。奉而設爲章程耳。故用一承字。然此處且混說去。本天三句。正見承天道。達于喪祭等。正見得治人情。而實落去治情。又直到末兩句。見出本義列三字。這只就禮之本體上。現成指點。且慢入效法。非字直到達于喪祭等。

方卽此本義列者。實制爲禮耳。以禮示便是治。以喪祭等天下國家可得而正。則父子恩明。長幼序定。男女別嚴。君臣分肅了。言外正見禮之急處。

夫子之極言 節

極言禮指前所已言。可得而開。又欲盡所未言處。夫子何獨舉夏商正謂道失。而後禮出。禮莫備于三代。而夏商又尙禮所監。故獨言此。勿因兩不足微。便作不可極言看。蓋文獻無徵者。二代典禮之迹。與世存亡。而所謂本天敬地列時者。二代制禮之精。不隨時泯滅。故坤乾二句。正其極言禮處。觀字勿淺看。宜借以窺二人心精所在。○坤乾說个說禮約 禮運 四卷三

義有逆推之而意味無窮者在。夏時說个。非有順推之而次序不究者在。故謂二書非全禮則可。謂二書非禮之一脉則不可。

夫禮之初 節

始諸飲食。非謂是飲食託始。只說自有飲食以來。而禮制已行。意如何。見得禮始于飲食。蓋除是無所陳設。敬始無因而致。禮便無託而行矣。卽如燔黍。飲食何。非開風。貴梓非伯。飲食的何。非簡陋。然几筵有陳設。則敬心便有託。而梓便不嫌簡陋了。故徒若云云。可見有飲食時。就有禮求禮意者。求之真率處。乃得。

後聖有作 節

范金以後三項俱從脩火利來以事以養又承三項來荆便指後聖自今世承用而言蓋對上古則爲後聖對今世又爲往聖了

故玄酒 節

此節全重正君臣以下一段據他降上神與先祖原要承祐的念頭但神祐不在寵綏處論只在承受身上論如所稱設酒有等禮樂有備可以祭了由是脩舉禮節從祝告禋的始勅到那報告終的結末一心傾注只要降上神與先祖此是何等念頭却不知神所降歆已不在脩儀在盡

祝禮約

禮運

四卷四

道只據他迎往以來直到餞獻所在那件不合着爰倫那件不可對冥漠此便是不忤於神了故指云是謂承天之祐天字包得上神先祖在內而上神原不必拘定作天神看此只就廟祭論

作其祝雍 節

湯云此章本旨所重全在合莫與大祥上蓋鬼神之冥莫不可見矣欲其已分之鬼魄恍然復屈而與我相嘉會全須聚已之精神以合之然非物不足以將誠也故有作祝雍非從未祭之先說到薦獻此足以合莫矣而猶未也又有退而合烹以下直到祝告禋而儼若有以交乎神報告

慈而恍然有以致其福斯爲祭之盛善斯爲禮之大成蓋

合古今之禮之變凡可以居歆者無所不至不必條分之爲上古中古當世也大祥不在禮文極備上看還要本加寬曉二語上求○朱道子云禮不易成須萃上古中古今時之精意而後成要之今世之大祥惟得古時合莫之精神爲之本而後文飾之以爲大善則禮之所自成可知我觀周道 節

象之郊至事守也見魯非天子不宜僭祀宋之禮後二語見魯爲諸侯不得僭天子之禮律以事守既非其比律以禮制又非其分此魯之郊禘非禮處

說禮約

禮運

四卷五

祝嘏莫敢 節

祝嘏字只作始終字看中間儀節不一大約從祝至嘏而祭禮該矣貴賤等級分則禮之隆殺亦分此等原是常行的事古初的法截然森嚴毫不可易故即其毋敢易古處便有自然之福而大嘏歸之正與賢者之祭必受其福的福字一樣

故天子有田 節

全在處子孫上見出制度來處置得宜則天子諸侯大夫的念頭亦安而子孫亦帖然分守了三言子孫都指支庶但田饒無功德者言國就有功德者言采蕪功德有無俱

在內

禮者君之大節

大柄照下治政安君句看來當以罷比君柄比禮爲的蓋
罷執柄則舉君執禮則安政禮爲主術關係所在說于別
嫌以下見出如斯幾交幽議法考道凡此皆政而君所係
以安危處君依政政又依禮禮非君之大柄而何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節

政以藏身要玩所以兩字非謂政便能藏身政則所以藏
身者且只就政上虛論尚未實說到藏身處下言本天諸
政而聖人藏身之固方纔說破了註言聖人庸禮之政要

說禮約

禮運

四卷六

知庸禮卽是政非有兩件○本天句虛全在殺字上見下
皆殺以降命之事但降命非降祭命亦非實有殺地非命
只因此非行祭寓意以示教耳徑在示教上貼合降命便
是各句內如地自然有高卑祖自然有仁義非皆天也降
于社非皆本天以降命也殺地仁義之命降而衆曉尊卑
之倫親疎之序與作制度之命降而衆曉率作之誼寺威
之辨自然帖服于秉禮之君而國安身益都在此豈非藏
身之固處哀言以祭社非作祭殺地非爲政實照後鬼神
以爲徒看似不如寓意上說勝

故聖人參節

民治以上正泰並以善治所在下則歸本君身而言是又

參並事業所由立脚處泰並三句當一氣讀謂聖人的治

政非是私意爲的恰是參天地並鬼神以治的泰並內有

效法工夫在以此去治政則于天地鬼神之妙實已達不

悖質不疑而做將出來便了下文處玩正是泰並而禮序

民治則政所爲得其治也天生二句輕不過引起到正用

上見君身又爲泰並之本故必先立于無過然後身正而

天地可參鬼神可並禮序而民治矣須知天時地財人生

師教無非天地鬼神之所存所樂處皆政也正用無非處

玩所在卽治政也但正用且宜虛講只是順其理之自然

說禮約

禮運

四卷七

而以正道用之提不外授時阜財厚生正德等便是而正
身脩德意且留在無過句發明蓋立身無過方可對天地
而無愧當父師而無忝總做得泰並的事○存卽是序樂
卽是和存則森然定位矣有成迹可見故曰處處則從中
區處一一規畫出來法其異序者以制禮而禮便得序樂
則周流同化一氣訢合若有情狀可求故曰玩玩則純中
探索一一摹寫出來法其同和者以治民而民便得其治
此非各須體會如存在何處如何去處置他樂在何處如
何去玩索他字字剔出爲妙

故君者所則節

節脈從君身無過上來通節以禮字做主君者所則二段便是上之禮百姓則君段便是在下之禮雖似分段恰須連通下去同一則人眷人事人也在君則爲有過非在百姓則爲自治非此正禮之所在而分義較然處分定根禮達來愛死患生又與禮達分定來玩百姓則君非句雖屬百姓本非要跟君身無過爲人所則所眷所事上來講中隱隱關着君身爲妙

故用人之知 節

要知棄短取長之說固要盡中才之用只在臨時任使上論三去字非但置而不論直是一心任用絕無猜忌正所說禮約 禮運 四卷八

以善成其知勇仁之用處若平時受任自應在全才上較量一說根前正用來三去俱着用人身上說蓋謂君者正用者也必先自去其不正而人始盡其用故必去詐去怒去貪方自立于無過方謂之善用

故聖人耐 節

大言必治情而後天下國家可一必知情而後情可治故通節以情字爲主一是一其後來不一之情知是知其源動不隔之情必從原初不隔處見得十分了徹則調停聯合脈理可融爲一貫所以能家天下人中國故知字最得力下言開義正開其情之所宜明利正明其情之所趨

達患正達其情之所避皆知情裏面事既能知情乃能治情到那爲一家爲一人處人人皆由義利達患患悉聽吾治了何謂人情以下正点出各項條件而提到治情須禮作一結局 蓋禮因情爲節文貫于義之中而所以興利去患之具故治情之術無急于禮

故欲惡者 二節

前說治情須禮此見窮情須禮蓋必知所以窮情而後知所以治情正與前意相縮看欲包得喜愛惡包得哀懼怒此集七情中剔出兩件來故曰大端因他善藏故須善察但治情要使天下中國人有禮知情要自家明禮必自家說禮約 禮運 四卷九

先見得禮透方好去鑑別人

人藏 節

前四語由虛入實相挺說下正見心之難窮處但心能藏之入禮能省之出蓋禮居形性之會顯之可以治身深之可以發覆所以窮情其妙于禮近來都不依原註全不必在舉動中節與不中節上驗美惡只概說今據禮爲衡而人情畢現的說話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 章

先提出今人生本體兼備理氣便見人身非小完全一副造化載以俱來了然既以有生少不得資物用以爲養故

有五味五色三節而物所托始必先五行故又先說天秉陽節結末揔繳

天地之德 節

此與天地之心二句不同彼原轉一層主所生上論此直在所稟上論德交會秀字俱屬當人一身上看全要體一其字人即天地之德不可說人具天地之德在天地只說游理字人稟以生而人性所以常靈即人心所以不死便是天地之德了天地間不過一陰陽爲流行之運而人身中一呼一吸一動一靜那件非陰陽之變合故人即爲陰陽之交陰陽之往來爲鬼神陰凝成鬼陽散成鬼而說禮約 禮運 四卷十

人身形神之用那件非鬼神之凝成故人即爲鬼神之會有此交會而五行秀氣一併帶來了不甚分懸絕看

故天秉 節

單重五行之和上以爲下三節張本前言天地之和同則推五行之所始後言月生之盈虧則驗五行之所運是一串意蓋陰陽交而生五行五行布而成四序四序順和則日有常軌而月生如期是以三五二句正是月生所在即此驗五行之和而物生爲有本了。晦而月見西方曰眺眺者疾也月行疾在日之前故早見朔而月見東方曰朏朏者縮也

五行之動節

跟上播五行句看來五行之氣不有所竭則流而不返不有所本則絕而不續此正見五行妙處但按本文勿將竭與本兩平看其所爲運之四時分之十二月正五行之動處其所謂還相本正從五行之通竭處看出揔見五行循環之妙而下三節都從此處生出

五聲 三節

五聲虛言其氣之所主故曰宮五味五色實有今形質所尚故曰質○五聲處一讀律管雖是候氣之用然律以諧聲管以協律原以五聲而調于六律十二管者還相爲質說禮約 禮運 四卷十一

是以律管循環爲五聲之君主如春時律中太簇姑洗等則聲取角爲主而餘佐之各按五行推去看

故人者天地 節

前言德而此言心前言氣而此言端俱進一步意如心在主宰上論又從德字生發出來却似天地不能懸空主張而得人以效天人便代天地爲主宰一般端在顯露處論又從氣字尋出端緒來恰似五行不能懸空附麗而得人以寄形人便爲五行露端一般真是天地做不成的事人去做五行造不出的物人去造人是活的造化是呆的方見人爲貴食味非俱貼五行在內揔來有理氣以生有物

用以養天地生人亦蒸厚矣故須踐形盡性方是無忝所生處

故聖人作 節

一王立極天下爲楷故有作則非事畢竟以天地爲本作一摠括冒下八句如陰陽說到人情那件非天地不易的道理如爲端爲柄非那件非本天敎地的作用有此作則故宜有此微應所以說出四靈句來○天地爲本句從泰並節來此句包括得大本是把他做個根柢自然據理做去事事能理如處存玩樂而禮便得其序民便得其治故物可舉○陰陽爲端與美惡皆在其中看來情雖變幻巨

說禮約 禮運

四卷十二

測那光明曖昧的端緒自然露在威儀動作處一定而遮掩不得故情可暗四時爲柄三段大概是教民率作一遠柄是時令上做個準則如當生而樹當成而穫豈不是事可勸紀是天象上認個氣候如象現而動象移而畢豈不是事可列量是月分上定個程限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豈不是功有執鬼神爲徒根柢以降命節來五行爲庖根五聲三節來禮義爲樞機前大柄來只重必用竟原不曾說到罷必成及如成罷上只是隨事把禮義來運用如罷用之不舍一般爲田句從知情辟義說來田字與字俱借用得切以爲田原只培植正性以撥迷途以爲與卑只

向正性以求歸宿這總見聖人治情有成功處

故先王秉 節

此節玩註宜以秉著龜作一事列祭祀句且虛而縻縻宜祝嘏分作兩事正是列祭祀處合前秉著龜皆所爲設制度也故國有禮以下緊跟設制度來看出祭禮盡善的所在國有典禮可守還只看了上文虛虛挈個領袖至如有御有戒寺又跟有禮說來蓋惟有禮則備所爲行禮之官而人各有所治的事無曠官了有禮則列所爲行禮之事而掌各有分任的人無廢事了官是禮中的人事是禮中的法卽此無曠無廢內便有一整然不紊的光景便是禮

說禮約

禮運

四卷十三

之序處非制度先定何以有此各句不必紐定上文諸事拘拘搭講

故先王患禮 二節

前節以達禮教爲主到那正法則以上天下已從禮教了然禮不徒制全是禮中寓意有個象在所以能使禮教四達故又摠括如社祖廟以下

故先王患 節

禮教不達先王患之故有祭帝以下五段全重五个所以字此正先王祭中所寓之義惟恐禮教不達的念頭做出然必其人存則其禮舉於是有宗祝三句設官以達禮教

然教本則在君身於是又有無爲守正一段正身以達禮
教究竟歸到君身方佳○各祭且推他个取義達教意還
落一層敬天自是禮教中一大事勿轉到尊君上去先有
个仁祖考念頭而假祭以將故曰本仁宗祝三句不是各
官嘿然俯哉便明了禮教蓋廟朝學皆禮教所出宗祝明
祭祀之禮三公明朝廷之禮三老明學校之禮自隨在講
明了前後左右不重設官只要引起王中二字守正工夫
全在心無爲內盡心體本來至正一有牽引便把捉不定
此須有却慮屏營絕然去擾心力庶幾種作爲不至從中
牽引以挽我靜定而心體守定了故須看詩無爲二字有
說禮約 禮運 四卷十四

力

故祭帝節

郊社說在感格上祖廟五祀說在達敬上互文以見耳義
是禮中之義即前四个所以爲禮是義義的禮即本節四
个禮行要知義脩禮藏不是截然兩開看當云這个郊社
等祭所以隨處而獲效者則以祭所脩舉無非義之曲當
處而皆于禮乎府藏也於禮言藏則所包者大於義言脩
則所寓者微即此字面原有个意味在

是故夫禮必本 二節

各開看一則專言禮之不離乎天重前段而輕降命句見

禮以承天道而使天下知所尊一則專言禮之終切于人
輕前段而重居人曰兼句見禮以治人情而使天下知所
信○朱道子云兩節合來只重得居人曰義一句見禮之
源頭極達蓋先王合下便見得太一之理即人事所從來
之理而不以降命便與人無不宜下節本天動地等正是
本太一居人之着實處

太乙節

单以首句做主條皆太乙之散殊所在此內已摩無形之
禮意了聖人仰觀俯察本其流形之自然者制禮以頒示
天下謂之曰命有明白曉諭使人遵守不悖者那件不主
說禮約 禮運 四卷十五

於法天的禮法天地陰陽等而天地陰陽等又皆太乙所
爲可見禮本于太乙

夫禮必本 節

此節結脉全在居人曰義上見禮雖法造化却提歸人事
之立處如行禮之藉則以債力等那件非人所能爲行禮
之節則冠昏非又那件非人所當爲故以義言○動列非
俱着禮說總之地事時月包在一天字內動列變協包在
一本字內居人曰象者爲動爲列處人生宜有此各分寺
殺也爲變爲協處人生宜有此作爲分限也

故禮義 節

禮即本天之禮義即居人之義義便是禮中合宜處此乃生人一大關節故以大端屬之然實說禮義爲人大端全在三個所以見出但三段固外不得禮義而前兩項又外不得今天道人情大約歸結到天上上隱隱將大寶與大端相應摠來說今天道人情便包得前兩項在內便見禮之不可已處○講信兩句雖分身心其實信睦之講脩從禮義上來而身之堅固又跟信睦上得來○天道至微而難知故以達言達在經制闡明處見人情難制而易乖故以順言順在防範調停處見禮閑天人大寶如此可見是生人大端而國由此保家由此久身由此固真不可已之善

說禮約

禮運

四卷十六

物了惟聖人知禮知字不是淺淺知直有身體力行的工夫在

故禮之於人 節

先說个禮益于人直恁關切如此下遂指出君子小人的分路單在禮上略爭个厚薄便自品格優然正見禮甚關切而不可已處厚薄還在禮上說較於彙字有味

故聖王脩義 章

通章摠了得个治情的事大約聖王治情以脩禮爲始事以大順爲極功故第九節以前摠是盡道以治情處大順以上則情得其治而大順成風也用民必順以上則事極

其順而益以順保治也下俱大順之感召而以脩禮二句作一總結

本節義柄禮序兩平共頂一條字來柄在事理之衡量上見序在情分之品節上見講明此兩件以治人情使他有柄可據不復縱情于蕩軼之途有序可循不復恣情于凌越之漸此正治情大原本處而學釋釋此仁聚聚此樂安安此必有下面工夫纔成个禮義之教聖人不把情看做人之情而直當做自己之用此何非體切處所以下面逐句貼合治田字樣全要粘搭有情方好

脩禮以耕 五句

說禮約

禮運

四卷十七

五之字正指人情脩陳講本播等正治情的條件雖學仁樂俱跟禮義說來然有一節深一節意脩禮還在節文上使之習行持守先防他个本情蕩軼以爲開導根基正如耒耜耕墾使無荒穢一樣到那陳義便開陳那禮中所含的意義使他通曉理趣而善端滋長正猶既耕而種以嘉穀則漸有生機一般然此際理端既萌欲漸亦芽故須講學以攝使不惑于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而得情之正猶農之去草耨苗而芸治益精者一般然博學的工夫原即從仁之散現處講到那本仁單就他心體上攝合了故曰本仁以聚仁便是包羅學問的心體本仁便是提醒學問的

源頭此時禮義不至渙散而會萬爲一卽爲聚非另有一
齊聚的工夫也攝樂以安不過使之玩物造情優游涵養
去矜持歸渾化而泛容於禮義便了

故禮者 三節

原上所以禮耕義種仁聚的緣故學則貫通于中而到那
治成便是樂安境界了故不及學樂兩字且此三節仁義
禮縱橫亂插真有脉絡貫通頭頭是道的妙處

故禮者 節

義之實全須照下禮以義起意講禮爲邪僻義爲貞幹得
義而禮始不虛禮非義之實體而何要把義字做主纔是

說禮約

禮運

四卷十八

故協義可以起禮義便是情之協宜處禮便是情之生處
義者藝 節

藝乃處事之才能不可缺當義字看分與節且單就義之
本體分出制事制心兩意到那人情用義處於協義講仁
說出情之而義歸于分講之而仁中其節便是得義便是
強的所在只提他事有張主心有斟酌豈不是定力把持
得來須知此兩節得之字俱就人情說原註誤說到君身
上去了

仁者義 節

本對支看有不有心體的宰割如何植得時措的化裁禮對

用看有不有心體的元和如何釀成逆順的境界得仁者尊
只是良貴在我而勢分不足以抗之的說話只在人情上
論○又須知此仁義字與上稍異彼仁字以愛言而此直
指心體彼義字兼屬心而此單指事

故治國 節

此雖天賦前文却要逗出个順字以終治情功效不言治
情而言治國者治人情外別無治國的事

安之以樂 節

聖王治情到那安之以樂宜無復有順可推去了此二句
只作一語語如云到此樂安地步而從云不違于順會見

說禮約

禮運

四卷十九

世有食而弗肥者不疑問云稼穡以養人則人無不肥禮
義以治人則人無不順本文不過示治情者必至大順而
後止耳下借人身以起到家國天下之肥去但家國天下
內尚有推行工夫方見得順之達處勿把肥字便作順字
看不獨家肥而國肥天下肥故爲大順大順則怵氣熏然
太和翔洽至治蔑有加矣治情到此境界人人相忘於太
和真有一段耕食鑿飲帝力何有光景故說所以養生二
句常字宜可把玩正是安爲故常而此外更無別念了○

故事大積 節

治情到大順所在則以之治天下自然有此段極順光景

故從大積以下歷歷看出他事治好處而斷云此順之至
至便是大順之極頭處然這個順治不知從人情上幾費
訓俾纔得到此地步却不是至順中有至危者寓故須明
於順順不但是好處明直從治情的源頭上討出治亂倚
伏之機見得十分透徹了纔曉得順治不易得得之者亦
不致能享故能安不忘危而兢兢守戒長保太寧了守字
內有保順工夫而源頭却在明順上○大積積疊許多重
積也朱子曰莊子奇甚如莊園之多贅薄也方與大積有
情

故禮之不同 節

說禮約

禮運

四卷二十

據上明於順然後能守危可見欲免于危者益不宥已于
順矣故聖王順以行禮則有禮不同一段不但行禮又且
順以行政則有山者不使居川以下一段連珠貫下看○
應豐應殺正禮之不同處不豐不殺正順禮之不同處大
抵危亡的流弊多起于人情驕縱而驕縱的根源又起於
禮制無等茲惟順以行禮而階殺一如其數正以持情云
云全重持情兩字蓋驕縱之際不開自然保合上下而危
亂不生了故聖王所以順勿斷斷下讀去弗敵是因地之
利必時是因天之時必當必順是因人之情此見聖王之
召順有道處先有個順于三才之治故收三才之應無灾

天地一邊無疾屬人一邊但此是無咎微下則以休徵言
故天不愛 節

前三句從上告微搭到休徵上膏露一段又從休徵搭到
瑞物上一步說進一步看脩禮二句提原所以獲順的緣
故蓋上文感召皆皆順之華此則實有一段攝禮歸信根
信制禮而召順的大原本在此故為順之實○風雨節寒
暑時天不愛道也寶藏與貨財極地不愛寶也上易事下
易知無爾詐無我虞人不愛情也膏露醴泉氣化之異器
車馬圖形化之異鳳皇以下物化之異○脩禮是治情的
始事原即以脩家國天下協宜之禮故達義以之義惟達
而人情治了體信是治情的實心原即以體家國天下其
貫之心故達順以之順惟達而功化始極耳合來可見先
王治情本于自心達于人心而脩禮則治的大規模達順
則治的大功化融會章脈收繳

說禮約

禮運

四卷二十一

說禮約卷之四 終

說禮約卷之五

於越許兆金丙仲父誤定 信州門人黃啓蒙較閱

禮器

禮器 節

起說个禮能成德如何便有此功用所以推出釋則以下一段且饒禮之用處說他有益於人如此尚未實說到人上直至君子有禮句正是以禮爲治身之器此內便包得行備德盛了又說到感化所在認見致禮治躬的益處○矣質勿作粗看人心本來質幹渾是先天太樸纖偶不參故爲矣質增釋只在理欲消長上論這是理足以治心

說禮約

禮器

五卷一

指正施行是禮足以治身處○有筠有心要着二有字而在人句亦不閒先正把禮合到人身上去見他闊切處○外人疎而情欲難調故言諧內人親而無隙易起故言無怨下二語又進一步看物則盡天下之人鬼神則合幽明之交懷仁幸德俱要從禮上貼合

先王之立 節

此只就先王創立處論有本纔有那包含的文采有文纔顯那停毓的本質故兩件偏少不得然本文原只在存養處分名目與截然兩開者不同所以指出忠信兩句忠信是本來無妄的念頭便是渾然未做出的義理義理便是

燦然已做出的忠信文只在纖悉委曲條理得宜上論目錄云忠信如太極義理如陰陽五行都從太極中流出一之則不是

禮也者 節

單以合天時設地財爲主理萬物以上固是順造化而自然協幽明如此下則認原所以當順的緣故惟天時有生故當合天時惟地利有宜故當設地財人官物曲亦天時地利中事固不作重者亦不作喻言順文帶去便了天不生至鬼神弗享言不合不設饒到鬼神不順益見該合天時設地財若山至不知禮言不合不設饒到人心不協益

說禮約

禮器

五卷二

見得該合天時設地財諸說紛紛俱廢

故必舉 節

全重在制禮有節上禮必用財而財的定數止是地之所出與年之所入兩項故冢宰制國用必舉云云此句冒下四語便有量入爲出意了言大倫厚薄正禮之大經所在廣狹上下正國之定數所在但地有定額而今無常數所以制禮者既按地廣狹分出个大倫尤要觀年高下酌量不厚薄這正是制禮有節處故財可裕用亦可足民可供度支亦可備不測全在節處得力然究竟節字還不盡在倫類厚薄處其間有許多調停那移存留的妙術在

禮時為大 節

大與次在天人上分出雖人謀不若天運無心然除了天之所為便是人之所設皆禮所不容缺處勿遂把大字輕看總來順體宜稱皆次于時非通有非是也○禘揆便是禮之因放伐便是禮之革皆是因事舉事故屬時引詩見文王之起時而克舜湯武自見

天地之祭 節

祭事道義等且虛言所行的禮而序不可紊於倫字內見有亭曰倫循序便是順了又須知倫也體也義也俱在制

禮前一步論

說禮約

禮義

五卷三

社稷山川 節

社稷有所報等事山川有望祀等事人鬼天神有內外等祭此類各有體在如天子諸侯祭各有屬先分个體之等級了所以禮有階級在牲牢上辨出

喪祭 節

喪不儉親祭必盡物是慎終追遠之義交賓禮降交客禮終是尊卑貴賤之義

羔豚 節

稍有二義此之謂稱是稱禮之大小此隨時不同者言有稱是稱分之尊卑此一定不易者羔豚不可單着士看恐

於百官有礙只選他个祭有大小乾中分別便了不足有餘俱在祭末燕享時見

禮之以多為貴 章

貴多非總是辨分所在廟數豆數俱獨降於天子而漸殺于諸臣了他如介牢之數諸侯之朝者從其多而大夫之聘者從其寡重席之數天子之祫祭尚其多而諸侯大夫之朝聘則以寡葬期則天子遠而諸侯大夫近重要則天子多而諸侯大夫寡故曰多為貴

有以少為貴 章

天子無介二句兩平對看俱是少的一邊諸如以饋對饗

說禮約

禮義

五卷四

卑則饋少以無遠豆對脯醢則無遠豆少食數則因分而異饗數則因車而異玉之特達與附爵則因非而異席則貽神之異不假多重揖則辨貴賤之非 不混多寡揔見少為貴

天子一食 節

只在位上論位尊者禮重原不魯說到德上

圭璋 二節

雖分朝享二禮但以重在特爵遠方是貴少處○以琥璜送酬爵是琥璜與幣爵同在便多了又須記諸幣送酬爵則將以璜璠幣送酬爵則將以璜用自不同

有以大爲貴 二節

賁小邊明分兩項一在士祭禮之用爵因人而異處見一在子男事禮之列尊因地而異處見堂之制隆于尊而漸殺於卑門之制專於尊而不及於卑正貴高所在

有以文 節

制未有掃地而祭者而郊祀獨宜制亦未有設尊去禁者而天子諸侯獨廢正見貴下所在又廢禁是享禮設尊處言用於禁是鄉飲設尊處言以廢禁與於禁較則廢者爲下以於較禁又是無足之於爲下

有以素 節

分服見二項卑重天子一邊服則天子放而文諸臣放而不致見則天子取數多諸臣取數少此見文爲貴

有以素 節

大抵遠于質者禮衰全於禮者質勝故禮有貴素擬成說至敬二句且兩平下面主錢路尊分作四項通屬郊禮貴素言而父黨無容例見看來至敬句也不必贅出郊禮只消虛運他个至敬而平叙六服爲是

禮不可 節

引孔子不豐不殺語全要逗出稱字來故通節以末句爲主禮有豐有殺所以不可不省此之謂正將引語合到多

大高文上去謂孔子所謂不殺即吾多大高文之謂所謂不豐即吾少小下素之謂摠之吾所謂禮原主於稱而孔子所言亦主於稱此行禮者不可不省註豐則喻二語入益言稱上講○朱道子曰省字極靈妙隨時隨事一一稱量不爽毫忽總方禮得其稱一不省而毫厘之差便輕重失倫了如何使得

禮之以多 三節

此舉指郊社禮說摠一體而各言之從外面陳設處便見貴多從裏面存誠處便見貴少通在行禮上看未節先摠叙四語總好轉到貴稱上去作一結束要知德業揚從造

化功用處言這便是小德之川流德產之致從造化主宰

處言這便是大德之散化

本節德發揚以下推原外心的緣故而樂其發正是外心處既樂其發自不得不貴多以報其博大之功了貴少節例看○德發揚尚說得渾淪理大物博博頂前兩句便說得暢了然大理似覺推入一層物博又似稍開一層○自主宰萬物爲天地之心曰德自流行賦予爲天地之命曰理貴少 節

物有萬而備物之心惟一故稱少物在外而備物之心不在外故稱內致自他流行布護處看出一段莫破的光景

精微又就他容致內看出一段無二無雜無聲無臭的妙理合來是其實不可破其虛又不可窺德產之盛如此凡物未免着粗着顯自無可稱德了所以貴少而慎獨獨止是一念精誠所爲至精至微而與物無偶者慎只是念念齋明求完此至精至微而與德合真處

內之爲尊 節

內尊外樂跟上內心外心說來要想尊是何非樣尊直是見吾心如見造化之心而神明內悚動與天合纔謂之尊樂是何非樣樂直是見外物如見神工之所寄而借物明志了無遺憾纔謂之樂宜少者不可多正稱內心之敬宜

說禮約 禮記

五卷七

多者不可寡正稱外心之敬

是故君子太牢 五節

此以稱字做主歸到慎字上去蓋行禮有慎否正稱不稱的分路所以引出孔子一段作一能慎的榜樣此處尊重慎字不必復纏到稱上○據固不稱而過與不及提之非稱故又說出管晏兩節此等總由不慎得來故君子行禮豐儉不可不慎慎正是要稱蓋得其道斷他戎祀所以獲效的源頭雖臨事慎好謀成是戰之得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祭之得道還是他念念稱以小心事事要於合理在未戰未祭以前的心體上論

藏文仲 二節

一是廟祭之失禮一是祭火神之失禮失禮者弗恭不能正失禮之非者文仲故爲不知禮兩節俱有此意

禮也者猶體 節

前說多大高文少小下素寺禮而歸結到慎上此節分明合來作一結局先說個禮要備又說個禮要當而實落設之使當以成其備又要敬敬便是行禮之主帶攝此經問之真精神了禮猶體處徑在全備規模一樣上論下二語真喚起貴當兩句而設一氣屬下而實說禮之備在有大寺見出實說禮之當在大者不可小寺見出此禮中自有的

說禮約 禮記

五卷八

局段正如一身具體一般故見得備然既有大小等禮便應有不可損益等付他此禮中自然的位置正如人身各守一官一樣故見得當然備了當了又要敬此敬字與別處稍異如大者顯者則本之以外心之敬小者微者則本之以內心之敬是也要知經曲內各有大小顯微在勿認作大顯屬經小微屬曲看○湯云一字對千百字看與中庸所以行之一等例不得其一則千百從何處起頭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此見濫轉人處

君子之於禮 節

跟上敬字說來惟禮一本於敬所以行禮君子用心雖有

內外無不實爲敬是敬之實心處便是誠非敬外別有
誠也勿認作上是禮本於敬此又是敬本於誠看○要想
情是何等樣竭慎是何等樣盡竭情盡慎外另有一番致
敬否畢竟是竭情以致敬而誠若意即在竭盡等內看出
笑文只儀節之顯著處便是此等雖在張說上見全是一
點真實心流出故見得外心之實

三代之禮 二節

禮指綱常等禮惟此禮三代無異敬故三代之民有共由
單以此二句作主中特舉制作之不同者形講耳或素或
青與坐尸無方對正其制作之不妨于各異處夏造殷因

說禮約

禮

五卷九

與其禮亦然對正其綱常之不容于不同處然不推究个
原頭如何見得三代所以相因的緣故故復指出道一來
道不變則禮亦不變此進一步的議論前後兩一也相呼
吸看

夏立尸 二節

前言色之青素夏殷異尚了然矣周坐尸詔侑無方如何
見得異於夏殷處蓋夏立尸而卒祭尚未嘗有坐則與周
之坐尸異殷坐尸尚未嘗有詔侑則與周之詔侑無方異
且周不獨是詔侑無方於祭時又有旅酬六尸一禮提見
三代尸禮不同

禮之近人 節

近情不專指飲食凡行禮所用之物稍涉私褻便是近情
便非至禮故禮必以遠人情爲至血腥燭熱處未便露出
禮之至與不至留在節末繳破然卑重得郊血一邊

君子之於禮 三節

通章以首三句作主禮不外个誠敬而周旋委曲正所以
將誠敬故因朝禮通推到祭禮又因祭禮通推到行禮作
樂總是漸次以將誠敬意○君子於禮是後來行禮之君
子於禮內只在周族委曲不敢徑情上說而誠敬意渾全
且留在由始句發出○七介在相見前辭讓在相見後必

說禮約

禮

五卷十

如此而後不嫌于慈慶就見得非作而致其情處下言慎
之至溫之至俱照已慈已慶上生來

故衆人 節

禮不可驟而行故將有事必先有事是禮文內積之以漸
也禮又不可驟而行故由三月而七日而三日是時日內
積之以漸也合來提見个慎之至就在積漸上看出

故禮有損 節

有損詔則賓主無失色而禮得以序是承藉賓主之至有
相步則樂工無失足而樂得以諧是承藉樂工之至

禮也者及本 三節

又本脩古是體的大綱領然及脩的事尚多姑分舉兩項
爲例而端到先王制禮好處又須知本章勅字要重直及
到本心之勅與禮制之勅去處真見得心之所以然禮之
所自起這个道理儘說儘不窮儘學儘不厭極見那勅有
許多妙在○不忘其勅就在及本脩古內見本由天賦古
由聖作便是勅及脩便是不忘凶事不詔者詔之使出子
勉強而不足發其本心故不爲詔朝事以樂者非是則尊
敬的念頭鬱結而不暢故必以樂俱要說得與及字合拍
一說云欲使賢者老者養德性而樂和平復本心之良看
有主 節

說禮約 禮書

五卷十一

有主根及本脩古而可述多學又根有主上來蓋禮惟有
主則及脩的意義自可稱述而從此體認愈覺本始之思
藉是可酬古勅之念藉是可遂有一種尋繹不厭處故可
多學此不但見制禮者可傳且使學禮者要得所主意

無節於內 節

通在禮之用處見但此節看分觀人修已搭來立說不妥
看來徑主一物字爲的起二語一翻一覆講節字虛禮字
實俱着自己身上說然所謂禮何在于事則爲敬于言則
爲信此正天然品節所在不以禮則不敬不信先已無節
于內了如何去觀物可見禮爲事物之極致而欲察物者

必以禮矣一說作事兩句皆察物內事亦可○無節于內
是觀物以前事自心不能通達禮節所以物到面前無從
審个得失由禮是察物時事有心去格物而不據禮爲準
所以無從个個是非作事非禮則全無一點爲難念頭是內不足
以攝心了故弗敬出言非禮則全是一片闊捷念頭是內
不足以立誠了故弗信不必說到取信於人去

是故昔先王 節

大意以用物爲主財是禮之顯設義是禮之主意先王行
禮而因財物則禮固不虛行因財物而致義則財又非虛
設了故作大事四句且指出所制之禮如此隱含用物在

說禮約 禮書

五卷十二

內而致義意宜留末句發出如云作大事等禮雖輕重不
同未有不用財物者此何以故蓋天時云云宜宜是於穆
不已生成萬物的機緣君子却從雨澤上悟見天心便見
得天地間一裁一培何處不是宜宜中作用一財一物那
件不是宜宜中生成而用物明報自敬不得了此正見他
因財物以致義處義便當个誠字因便當个用字看

昔先王尚有德 節

要知舉祭如何便得許大感格原只重在得人上蓋先王
幽理神明治人提賴賢人協贊故尚有德等是平時舉用
得其人了及祭禮將行却又舉此等在位諸賢置列而擯

戒特藉以贊襄禮事耳因天四句正行祭所在鳳皇二段
正祭時感假所在此皆平時任舉得人天地且弗違而况
於人乎故但恭已南面而大順治成則賢良佐理之明效
大驗耳○因天因地分郊社二禮而郊事天內又分兩項
一則巡狩時事天於外五年一行者一則冬至時事天于
內每年一行者升中以告成功此非尋常禮節故瑞物併
臻亦以希世之積應幸帝以脩禮祀此歲事常禮故休徵
游至亦以一歲之和應

天道至教 節

至教兩句文平意卑端重至德一邊此正合觀天人以窮

說禮約

禮是

五卷十三

禮樂之原處下舉諸侯時祭禮以明至德而至教隱含在
內○廟堂至東酌爵分三項看器則法陰陽之尊卑如廟
堂之上六句便是位則法陰陽之方所如君在阼以下便
是行禮則法陰陽之五根如東西交酌便是其實君夫人
段不重只爲起下東酌西酌而設交動承君酌二句米交
應承縣鼓二句來和之至又承交動交應來蓋雖是禮樂
之交錯然在取法上玩却似陰陽之摩蕩者交暢於一堂
了故爲和之至摠來一禮樂耳始則法天地之分陰分陽
者以定其位既則法天地之根陰根陽者以宣其和聖人
至德非天道至教而何

禮也者及其 節

單重得視禮樂知治亂句治亂不外志事兩件而禮序樂
和無往非志事所在及生樂成不過引出節事道志來耳
慎所以與人句又跟治亂關頭上來○及生樂成不必說
到報本象功上去禮生于序樂成于和及只是還他个序
樂只是暢他个和的意思節事而凡百舉動受統于禮生
可及矣道志而凡百念頭宜暢于樂成可樂矣禮樂之本
于志事如此所以治亂雖未形而禮樂先兆之如事得其
節則禮序使人人人事得其節即爲治而否則亂志得其道
則樂和使人人志得其道即爲治而否則亂摠之天下治
亂禮約 禮是

五卷十四

亂生于志而義于事故與禮樂相關便合當慎意了慎字
根知字上來禮樂是與人交接而致序道和之具故以與
人字代禮樂言慎禮只是个事期于節慎樂只是个志期
於和此正從治亂關頭謹操和序之原處○巧內包得拙
字知內包得愚字只還他知巧二字便了不必補出拙與
愚來

太廟之內 四節

此諸侯時祭禮君夫人交致其敬而詔神非一方祭神非
一日摠太廟之敬處

卿大夫從 節

從君從夫人正指前朝踐饋食時事洞洞屬屬寺俱專就君夫人身上看

納牲節

納牲即親牽牲事血毛卽制祭時事奠定卽割牲時事但彼重在行禮此重在告非一方正於詔不同位上有個意在

設祭節

設祭爲初至重下句祭與初是祭非一日堂與外是祭非一方於彼於此只在初上取象但勿認做彼爲堂此爲外看

約禮約

五卷十五

一獻節

此亦諸侯禮一三五七等單提諸祭名彌禮在質文察神內見提因神之尊卑分禮之隆殺便了然質文察俱只在禮上說神則兼如在念頭惟禮重故心肅此內又不平大享其王事節

王事與重禮照看三牲魚膾至其財是侯邦所貢其餘無常貨一殷是外邦所貢此上皆所陳之禮肆夏而送是禮畢所用之樂總大享設施內事○尊德固是尊壁之德便說尊主德亦可內金與金次不同此言納之于廟彼言次之於庭又須知見情句要眼示和說來如云他的親附非

中離外合的却是他真情輪服所在故金居于次正要表見其情實意思如照註人情所同欲有何味况

祀帝於郊節

前說行禮備仁義忠敬之道而未單言仁義者何蓋仁內該得忠義內該得敬且仁義在心屬隱禮在外屬顯故觀仁義者禮爲之本本是憑據的說話與根本之本不同蓋據其顯而外現者便可知中藏之仁義也如蘋蘩程稷之仁廟祭觀追遠之仁郊祀觀尊天之義用幣觀交際之象便是○朝聘二禮各有燕享享時賓客用幣于主是用下敬上之義燕時主用幣于賓客是用上敬下之義

設禮約

五卷十六

甘受和節

忠信是學禮的質地正如受和之甘受禾之質一般故借甘白與起歸到學禮的人上學字細看人惟有一點實心則此中不染世味先與浮華不根者不同了隨他收歛處都是禮之真意隨他做出來都是禮之全體故必得是人然後學禮有基而禮托以行全在承受有地上見出可貴須玩是以二字

誦詩節

起二語從言搭到行上此下徒跟行禮說來又從小搭到大上想見禮之難行意思蓋誦詩如此之多則凡所以款

清廟交神明者無不會而通之謂宜行禮無不可者然詩雖多單主于言禮雖小却主于行能言者未必能行故不足以一獻推之而祖廟尊矣異代如五帝又尊矣天神如上帝更尊之至矣而禮愈大則行愈難如何把禮來輕議得故曰毋輕議禮單只看了上文作一咏嘆猶云談何容易一般不必把諫字十分重看

子路爲季氏 二節

祭與其久而息不若速而敬此孔子善子路知禮單在權禮之宜上是質明行事正與速聞相反晏朝而退正與繼燭相反內外相承上下相接總是宜速毋遲權禮以救失

說禮約

禮記

五卷十七

處

說禮約卷之五 終

說禮約卷之六

於越許兆金丙仲父誤定 信州門人黃啓蒙較閱

特性

郊特牲 節

卑重在特牲上兩太牢只相形說耳貴誠正明特牲的耳義惟膳貴誠故牲孕則天子弗食惟郊貴誠故牲孕則祭帝弗用提明上意更無兩層

大路 節

路則貴賁享則貴誠單以大路郊血爲主餘亦只形看

諸侯爲賓 節

說禮約

禮記

六卷一

此又跟前說進一步謂非獨至敬不享味天子享賓亦如此非獨至敬貴氣臭天子灌賓亦如此先以首句提起下分灌享二事平看

大享君三重 節

總是主君受客之酬爵但分朝聘時看君朝而待之同其席以賓主敵體的緣故大夫聘而待之降其席敬臣如敬君的緣故忽認作未句提看

享禘有樂 節

先以首三句提起下方推明陰陽之義以暢有樂無樂的緣故陰陽之義句且虛說不陰陽之分屬而順陰順陽意

謂下張明凡飲云云此處雖說个春陰春陽尚須泛指以爲下面張本却與其義一也無干其義一正與食嘗無樂相呼乃虛喝之詞如云春諦秋嘗同一事死之義春享秋食同一養生之義而享禱有樂獨異于食嘗之無樂者何蓋凡飲既以春陽而享與禱皆行于春以飲爲主正屬春陽氣一過故有樂以順其陽凡食既以養陰而食與嘗皆行于秋以食爲主正屬養陰氣一過故無樂以順其陰此處終說破了後又泛樂之用否原轉到禮樂本體上去謂凡聲皆屬陽而樂正有聲則亦屬乎陽矣此正與春陽氣者相協養陰氣者相反可見有樂無樂之分爲順陰陽之

禮記

卷二

義也

鼎俎音節

一是陳雷的貳義一是實品的取義祭器何以分奇偶在天產地產上辨祭品何以不用爨味而貴多品在盡志盡物上看

賓入大門節

此諸侯來朝而天子燕享事也貴人聲以前一段揭見他禮樂皆消而原轉到陰陽上去陰只是个序便是名分之森嚴處陽只是个和便是情意之流通處和則不離不流和序相濟故如入門卒爵奠解并禮成其爲禮肆夏樂闋

升歌匏竹等樂成其爲樂有此萬物得宜的好處萬物正指上文事件勿認作天地間萬物而以陰陽作二氣看○肆夏詩主嚴敬一邊樂本貴和而奏此詩入門却又主敬故云示易以敬隱見得相與中有個檢飭的意在恭德雖屬賓主却根文德上來蓋開琴文王道德所在而因以康養主賓好德念頭歌卽食酬時升歌清廟之歌匏竹則所以被衆武之曲者匏竹有待人聲無待此堂上下別出人聲貴處

旅幣節

此常貢之法除旅幣三句摠說庭實取義下皆就庭實中

禮記

卷三

座座分疏其義○別宜則不強所難得而未嘗概盡其財節期則不責所難至而未嘗概盡其力只消平看和字亦與前不同前以金性言此以鍾聲言參居此鍾聲之和于庭實間原見諸侯親附的意思又須知本文惟先知字和字直指龜與鍾言極字德字又在皮壁外寓意

朝覲節

大夫執圭以下摠明私覲非禮的緣故申信如何便可私覲恭執圭而使則非從君而行所以申君之信又是國家公事因公事行私覲則以君不行而已徇徃便不妨耳故從君而不私覲所以致敬只以執圭二語形出從君時不

可私覲而跌轉到無外交上無外交不止私覲一節二君亦勿誤作他國之君說

天子存二代 節

存不但是與滅繼絕世數雖遠依然使他世守天子之禮總是存處蓋禹湯功德易世不磨故崇德象賢以識不忘如此看來尊賢之典惟此二代為至故云不過非如限制苛話

君之南鄉 節

春字說進職榮一肩有對春奉揚不失付託的意在視一

義字可玩

說禮節 特註

六卷四

大夫之臣 二節

一是不敢與君敵體故簡其禮于臣二是不敢煩君為禮故簡其禮于君總是大夫尊君所在

射之以樂 節

此節以射作主射而用樂便見射時既要中鵠又要審音兩件偏丟不得所以為難難在兩何以上見

社祭土 節

社字總冒諸節祭土而主陰與報天而主日一例非如陰氣之主非話春陰義又與春陽象不同彼以陽字推開一層此直指地說蓋社主向陰便是陰位所在了日用甲照

註原始意講

天子大社 節

必受霜露風雨專言不產的取義親下喪國句可見霜露為天地之肅殺氣風雨為天地之發生氣達此氣以示生物之功意

社所以神 節

此又推所以祭社的緣故把天來配說正見地道之神而人當神明之意地教一段詞雖並舉專重地邊說不取財便見地于人有養道吊起親字了說个取法便見天子人有教道吊起尊字了尊天者固有郊以報親地者亦須有

說禮節 特註

六卷五

社以報故教民美報如下文家國皆有所主以示本民皆有所供以報反俱是美報俱是所以神之處

唯為社 三節

社事是方祭時事田與粢盛等是將祭時事本文唯字宜玩

季春出火 節

晉社前出提出蒐田的領袖誓內有兩意一戒不犯軍旅之法一戒不犯殺獲之制然後有習軍旅以下事兩個以觀雖一氣屬下正分出誓戒時兩事來皆蒐田寓意所在惟因田而習民于變故有戰必克的好處惟因田而獲牲以

禮故有祭受福的好處○流示之會正所以艷諸利艷諸利正所以觀不犯命來服其志跟不犯命來不貪得又是身處於燕以堪民的念頭

天子遶四方 十二節

除首節遶狩吉天之事餘皆冬至祭天事大約以迎長日二語作一領神而行禮有其義故分列兆于廟郊至貴誠一段用日有其義故指出用辛兩句卜郊至靈而姓是未祭而執事之敬處皮弁節是將祭而待事之敬處被卷以下正是正祭而法天行禮處帝牛節則又重其禮而推祖配天之事

郊之祭

特牲

六卷六

二節

大報天正迎日的緣故郊以報天而日爲陽精將他做主以伸吾報作賓主之主看於其質者於有因依之義即地質以見天休也象天地之性只在形氣上淺看天地之性全是質任自然一邊若郊祀中用器稍着以人爲之巧便與天地之性不相似乃陶以土而合以火而成貌受氣于天受形于地皆質任自然不藉人巧正與天地之性一般

卜郊 節

卜是卜牲祖能始事故于告卜見尊祖之義在稟命上見禘能成事故于用卜見親考之義在信從上見

卜之日 節

誓命勿兩平違作誓戒之命爲的所命者原是祭時之誓戒但聽命者之寓意却通到教諫上去了大抵君子臣有未知則當受教有未善則當受諫教諫說得濶特戒命內寓有此義在

獻命 節

前所誓戒爲執事諸臣而設此所獻命以聽王誓戒爲助祭諸臣而設

祭之日 節

嚴上與下聽上同看處合下兩意講祭報小事耳猶然皮

鹿禴 節

特牲

六卷七

弁以聽而致敬如此無非使之知所畏避知所供奉此便是示民嚴上處喪者二句屬畏避還沈掃二句屬供奉邊正從嚴上得來

祭之日王祓 二節

天道有章有數有質有文摠垂象所在服則龍卷而象天之章寺摠聖人則天所在蓋天道化育的機關藏于於穆顯于法象象即可見之道聖人行禮法之直是借天象的顯設闡明天道的精微非明天道而何

帝牛 節

帝牛一段純用牲上論此見天神人鬼不容不辨處萬物

三句能配祭上論此見報本及始不得不同處凡祭雖主報及未必人物兼舉郊禮不但報物之本而及物之始抑且報人之本而及人之始故爲大報反

天子大蜡章

總見蜡祭之舉是報功息民意思大段分兩截看皮弁節以前屬報功一邊黃衣以後屬息農一邊○蜡之言索且單釋個蜡之取義然蜡祭因何而舉蓋歲十二月云云神功當報全在合聚萬物上但玩合聚二字還當屬人益當此閉藏之際已得萬物合聚而神功成矣故索而祭之以明報如此到索饗處方可說求索其神出

說禮約

附注

六卷八

蜡之祭節

蜡祭有主有配主先齊祭司齊且指個所享之神出來而當祭意固在報齊句見出一說百種作八蜡中之一看

祭農節

饗字管下三項仁至義盡又總上三項斷出不但報人而并及于物則於心爲懇到而于事爲周悉故以仁至義盡言本文及字宜玩

古之君子節

前段從禽獸生來言到表之有功當報明矣而享禽獸何故蓋古之云云使字單下食晨承備農事在內下又因備

虎搭到坊庸上此等雖非真有所使而能代我除害備農便資使之有功者一般迎而祭之非報功而何

土反節

凡祭以追遠爲主惟蜡則以追遠寓冀後的意思凡祝以頌矣爲主惟蜡則以頌矣兼祿害的意思

皮弁節

報功只說得仁自先齊至水庸無一不報方是仁之至家盡只說殺上見

黃衣節

息田夫單在祭服上寓意到沒不興功方實是息農所在

說禮約

附注

六卷九

大羅氏三節

此亦蜡祭時處侯國之事貢鳥獸固以供蜡祭尊野服亦寓重農意思羅氏致鹿以下總欲其自檢以恤民處

八蜡以記節

雖前段以記年爲主後段以息民爲主歸重息民一邊蜡祭之舉固以報功全爲息民而設

恒豆節

以下皆言祭禮此節還主祭說爲的凡豆有蒲有醢水陸相間天子方得兼此品物若諸侯止得單設此又以貍等分之辨處

遷豆 二節

前言廟祭禮以逮于人爲主終逮于人之私情便與神明之精意相契故此節事要去便安後言郊祭禮以全平居爲主終全得物的本質便與神明之真性相合故此節物物要肖自然如是後宜句提頂

本節禮取逮人的意思只全味之道以前大旨已盡了先王之薦二語不過就上文見出卷冕以下又因遷豆推類說去四項分看提來平居所嗜所好苛物那件非人情所安樂故須于此有別終不叫做褻緣是所以交神明處

酒醑 節

禮記 特牲

六卷十

貴質句是提來申斷之詞結末二語又推貴質的緣故○疏布之尚與明水之尚二尚不同明水是列之在前疏布只覆尊之用餘註明

鼎俎奇 節

一在繩數上取義一在飾尊上取義○中也二句且分解倒黃目字而黃目所以取義在酌中句見出此中外字俱指尊言惟酌於中可見黃於尊無與而中有酌之象故飾尊者耶諸黃便有一念精誠與酒俱貯的意思惟清明于外可見目于尊無與而清明有外之象故飾尊者取諸目便有一念馨香與清明俱溢的意思

祭天掃地 節

三事平看郊禮二廟禮一各宜記明○貴篆的義只在取篆上見聲和後斷正其義之可貴處必有寫和之聲終有斷割之制則一用刀間却有燕而不創的義在所以可貴固不可直作斷制之義亦不可局定在寫刀上

冠義 章

言冠禮而先以冠義提端正與尊義義字照看首舉始冠之冠了便舉嫡子冠禮逐一分疏如此然未曾說得始加再加三加之冠故指出委貌三節來然冠禮又止于士故指出無大夫冠禮兩節來末又從冠禮開說歸結到禮義

禮記 特牲

六卷十一

闕切處

本節分三轉看始冠所冊之冠乃太古齋冠見制不昶于今緇布冠用綏乃孔子所未聞見制不制于古所以冠畢即棄而不用跟上存古制無文飾二意說來

適子冠 節

童云嫡子給箕裘之業者其著代則闕一代之盛衰有成則立家業之根本志廣則能繼先人之志事名重則能振先世之家聲故各禮有期望的意在

委貌 三節

亦見三代以漸而文處委貌章而俾收命以意毋追與弁

命以形三加之冠制異所以趨時再加之冠制同所以遵古但首節道字勿作閒看○童云周取安正容貌以致文殷取表明丈夫以致美夏取推舉以完樸此始加所寓之道了至三加則道有進此者周弁有容儀日整光輝日充的意思殷畔有英華忌其太露的意思夏收有真性愈爲韜藏的意思再加冠服相因不變提要敵本尚實培立身的根基返朴還醇完成人之雅道意

無大夫 二節

先從大夫引到諸侯又從諸侯引到天子故下節只以天子元子做主無生而貴正指元子繼世以下借客形主看

說禮約 附性

六卷十二

繼世二段即諸侯大夫之無生而貴形出天子正見天子所以無冠禮處死而謚又即有爵而後謚形出有賢德而後爵是轉一層意

禮之所尊 節

單重得尊象何失義五句摠透出个義之當尊而以明象之責歸到君身上去直到所以治天下處只是個知義敬守總見出義之可尊了尊是何非樣尊只天下萬世遵行不廢便是尊處知義是直從原初協義起禮處與之透合無間方說得知字敬守是兢兢體禮的工夫凡百防範人情綱維世變者都從此禮義做出正其尊義所在

天地合 節

起說个昏禮爲萬世始便不可不慎重了取異姓修誠辭映正慎重所在事人婦德俱跟直信來提此直信之道施之則以事人存之即爲婦德此兩信字微與直信之信不同彼以誠信言此謂實有不虛耳已上俱正始事故有正終好處

男子親迎 節

節內分兩段看一釋男先女而并及天地君臣等是因剛柔之義而推本的說話一釋執摯而遂及親義亦是因章別之義而論理的說話無別無義分項及應正見二禮之

說禮約 附性

六卷十三

閑切處○剛柔不止在一先上玩一象字特于男先女從暗寓此義耳然是義實有所本蓋天施而地承君令而臣共皆是剛先于柔故云其義一此句單說天地君臣說了有別頂執摯來執摯相見則內外之位正而偏僻之端絕故有別有別則一本相屬故父子親義生又流父子親推廣到親親之殺自然分限上說從此做出許多禮節去隆殺他便是禮作到那萬物安則禮達分定人人得宜之謂

婿親御 節

此亦分兩段看前釋親御授綬而并前執摯來作一總結見敬親的關係大處後提釋男先女從的緣故○兩親之

上作躬親之親下作親愛之親看敬而親正摠來執摯授綬兩項

玄冕 節

玄冕是親迎時事齋戒是親迎前事但此處且未露昏禮出鬼神陰陽暗指社稷先祖得以爲社稷主自不得不以敬社稷者敬之矣將以爲先祖後自不得不以敬先祖者敬之矣

共牢 節

通節分六項看共牢一用羃二饌餘三降階四不用樂五不賀六獨婦盥饋是起下語輕去便了○同尊卑同字有說禮約 特注 六卷十四

工夫婦從夫爵坐從夫齒又推所以同尊卑的緣故尚禮說得廣不單指共牢一事三王作共牢之禮而仍用太古所尚的陶甒只是重始意思幽陰之義即在爲主爲後上見

有虞氏 四節

摠是天子諸侯之祭三代異尚而同歸于慎處○味近人而喪氣遠人而尊此有虞尚氣之意單在未燕上論不重氣不如全全不如幽次序上

殷人 節

臭味未成以下正尚聲所在詒告于天地間則所以尚聲

的意思

周人尚 燾 節

臭一也能下達則爲臭陰能上達則爲臭陽臭之陰者所以求諸陰行于朝踐以前事臭之陽者所以求諸陽用於饋食以前事視尚氣而卑求諸陰尚聲而卑求諸陽者尤備了蕭合黍稷二句與灌用鬯臭准用王氣對故既奠二句與前既奠二句對末須補出致陽氣未與上致陰氣對○按起句尚臭爲兩節之冠未迎尸而先灌是謂以臭爲尚下文用鬯鬯與用王氣又分兩平鬯鬯以達臭是致鬯氣于陰圭璋以薦鬯是致王氣于陰故抵曰致陰氣

蕭合 節

六卷十五

既食以下方實說蕭合黍稷之事慎諸此正指尚氣尚聲尚臭非看

有虞氏 節

按有虞尚氣直以薦神無容諫矣殷周之聲臭非所以薦獻而乃以是求之陰陽者何所以推出克氣兩句然祭求諸陰陽義固如此而殷周所求又不同此下又另是求神于遠之義但能跟求字過味上去彼此遠人字括盡祝詔以下而獨揭祭于祊一語隱跟遠人句來言祭于室祭于室若可止矣而又祭于祊尚可于遠而得之也祊祭只承

緯遙

祔之爲言 節

祔祔有富如云荷天之寵是富于祿處眉壽萬年是富于壽處祿與壽爲福之偶故以福言福不出長大之義但下文總說破耳既眉壽萬年矣又引之弗替是長的耶義既荷天之寵矣又百祿是總是大的取義

血祭 節

通節分五項看祭肺肝心不必指三代只以氣之所舍言肺爲金氣所舍肝爲木氣所舍心爲火氣所舍○明水浣齊跟祭齊加明水來謂此二件乃飲之屬有何可貴而用說禮約 特按 六卷十六

之蓋貴其新潔也此句尚虛下又分疏兩邊貴新處凡浣句方實說浣齊之新潔著句方實說明水之新潔只說得新字貴新意自在言外

君再拜 節

謂國家以前分出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事尸之禮有此不同下則提言其自盡同歸于敬意再拜稽首等如何便見敬之至蓋服順是敬之原頭而服甚服盡提只明得服字以見敬之至耳以義言在追卷繼孝上耶義謂國家在續緒承家上耶義尸以象君父則主人皆臣子尸以象祖考則主人皆子孫故無所與讓此相者不告以讓之義

腥肆 節

節內分兩項看腥肆爛膾是一事牢角妥尸是一事下只從妥尸上分疎個緣故出來勿把尸祝兩句另看提見尸不得不妥祝不得不詔便了

縮酌 三節

醴齊用于朝饗益齊用于饋食汁獻用於灌獻皆天子諸侯廟祭所用雖沛法不同提是滋濁求清意思

齋之玄 節

幽陰思肅本註兩意鬼神原屬幽陰而齋之所思又屬陰幽一邊故齋時衣冠皆玄取義于此見所祭正從能思處說禮約 內則 六卷十七

得來

內則

后王命冢宰 節

不言降政令而言降德說个德字極妙蓋此德不外脩齊非事而實根性命上來降此德教于兆民是推一人的心游普爲兆姓的同得究竟立教自天子始故曰降直統括全篇在內

子事父毋 章

全在承奉周密處見孝如夙興以致容備物以待用了去必根愛敬以養志極其脆以養體凡可竭盡于職處無所

濡脉 節

此言水陸異烹包普普醢諸物所異異烹則諸物所同凡食齊 二節

人身一小天地尊生者必外合天時斯內調人性食候按寒涼溫溫以養性也和物按五行以宣氣也

春宜焦脉 節

此以屬尅者爲膏扶正氣也蓋以其所主者春我之旺氣而以所尅和之者使主從專其養人之功也○春物少故宜焦脉牛屈土取助養脾氣也夏物易敗宜脂鱸大屬金取助養肺氣也秋物小成故宜犢麋雞屬木取助養肝氣

說禮約

內則

六卷二十一

也冬物畢成故用鮮羽牛屬火取助養心腎也

贈春用葱 節

用蓼葢上是因時而異和下是因物而異和

孝子之養老 節

重樂其心句使親心與理義之良相浹洽則志自然合理此志豈可遠他至養體雖餘事而加以忠養便是人情所難處養老至此則心力俱盡而孝子一身所當爲者終竟而無憾矣故曰孝子之身終下言愛敬進說一步又是終孝子之身處

凡養老 節

此見帝王養老雖有憲與乞言之不同卒亦同歸于憲意記惇吏正是憲處亦微其禮只是不十分重的說話三王雖乞言原把這詠論看做善行之吐露處究竟歸到重行上

男女不同擬 節

不同擬擬自爲一意下面三個不敢又進一步言不但男

女雖夫婦亦然

妻將生子 節

大全輔氏曰當產而避燕寢居側室其自歛戢者至矣夫使人日再問之者愛而不失于仰敬而不失于疎也妻不

說禮約

內則

六卷二十一

敢見雖病不敢忘禮也使姆禮服而對雖代不敢失禮也

子生 節

大全方氏曰左天道所尊右地道所尊孤帨言設者有可用之道未有能用之實也

國君世子生 節

通節單重得射人二句期望國本全在天地四方之事上前後文俱輕叙看

異爲孺子 節

此諸侯養世子之禮慈母輕于師保又輕于慈

三月之未 三節

此卿大夫見子命名之禮

世子生二節

此諸侯名子之禮世子與衆子有辨處

公庶子生節

此諸侯見世子之禮

三十而冠節

孝弟是立人根本全重此停行一句博學也只攷証此孝弟所在此時一心攷信且不暇何暇分心教人這正見他近裏着已念頭故曰內而不出勿分知行等看

三十節

說禮約

內訓

六卷二十二

無方視志又進一步說

四十節

方物只是據理做個準則貫下兩項在內誅是如何慮是如何各須逐他分別

說禮約六卷終

說禮約卷之七

於越許兆金丙仲父誤定 信州門人黃啓蒙較閱

王藻

天子玉藻 五節

丘云此章以衣服為主而飲食祭之祭則見與卷朝日聽朝則玄冕視朝燕會則皮弁居則玄端此禮服之常也食則奏以少牢太牢飲則以五此禮舍之常也至如素服素車無樂又衣服飲食之變而廢于禮者總省天子說本節玉藻以極冕之文龍衮以被服之文提爲廟祀重處

玄端節

說禮約

正藻

七卷一

玄冕貫下朝日聽朔兩項分敬天勤政看朝日等禮非直是脩故事一則謂春日載陽懸象者方著明于下濟下天子踐王宮而朝之直是法天行健意思一則謂月朔更始司令者方遍轉爲一新了天子履明堂而聽之直是向明出治意思

閏月節

即上聽朔內事不居明堂而居門不居門左而居右此又聽朔之變處

皮弁節

此專以視朝爲主而并及退舍之節提見他勤政念頭與衆

滑念頭不兩用處皮弁服便而可常故常日視朝以之便見朝無輟時了日中以下遂承退食說來更不必粘到服上合來見他樂不撤惡朝必重味飲必兼列未始不備物以行禮而食餘必餽常日必減設飲尚質又未嘗侈用以恣情提是他中節所在

卒食 節

書勳三句提燕居內自檢之密處一則以禮自防而致謹于言動一則以樂自考而致謹于政事平時尚自檢點如此况年不順成更宜貶損何如於是素云云又不獨一史官矇瞍之是惕了○上下指樂聲高低言上下中各有和

說禮約

王藻

七卷二

乖在

諸侯玄、節

通節卑重服上一則見朝禮嚴于自祭而裨冕又尊于玄冕故於異服上見尊君奉先之道一則見視朝輕于聽朔而朝服又卑於皮弁故于異服上見敬天勤民之道此下至不得造車馬皆言諸侯禮

朝辨色 節

視朝即後于臣所以親幾務退朝必後于臣所以防怠荒提視聽內事其退路寢聽政者恐朝廷一事不理必有叢脞所在此無逸的念頭其視大夫而後釋服者恐大夫

一刻未退必有裁決所在此防壅蔽的念頭

又朝服 節

牢肉以上常食之禮四簋以上朔會之禮子卯旬忌日之禮

年不順 節

提婦到人君脩省上衣布指本為天下減玉帛之奉杜奢端也不租賦不興功為天下蠲賦役之費布寬仁也不造車馬為大夫省靡費之政明交儉也

十人 節

定龜是未卜以前事定墨是正卜時事定體是既卜後事

說禮約

王藻

七卷三

體則從兆象處直窺造化預定機關非合德天地者不能故屬君身內事

君羔 節

單以齋車為主大夫不敢與君同故齋車同而幣犢異士不犢與大夫同故朝車齋車異而幣犢同

日五出 節

虛是一事連下沐浴共三項提是潔身浴德意盡之

將進公酌 二節

宿齋戒等以積誠進象笏以備事俱是越宿之敬既服以下方是當日事

指以 三節

指璣燕視朝臨祭在內君道率先天下合應如此方正故
於指璣上取義祭則來朝時所用大夫則行聘時所用議
天子與無所不讓又單在分上取義

衍坐 四節

摠泛說个坐席之敬處如退筵別席敬也引去君黨明不
敢同君席亦敬也登席山前敬也雖則不敬不盡席又坐
法之常敬也讀書食則非徒坐故不以常法為拘而齋豆
去席又亦敬也

君賜之食 三節

說禮約

王肅

七卷四

大段在唯所飲一斷此下摠客與不容兩項凡堂遠食頂
前備室蓋及品嘗蓋來君未覆手不敢殮頂前兩不飲而
候來然辨嘗品嘗皆蓋也而以爵為主板後皆以飲為主
故食畢而徹授從者此又摠客與不容在內

凡備食 節

伯食不盡食此為主之禮不飽不祭此為客之禮

君若賜 節

拜受以下分四項事此正一爵酒如處然禮不可過嚴故
二爵則言言如而敬轉和三爵則油油如而敬有節不遠
為助時之酒如矣坐取屨以下又其退不忘敬所在坐取

是一意辟是一意坐右坐左是一意

凡尊 節

尚玄酒所以尊古面尊所以尊惠故除是享野人用酒此
外未有川酒者可見凡尊云云除是鄉飲時大夫士側尊
耳大夫而上未有側尊者可見唯君面尊此但舉輕禮為
証佐耳勿作推開看

若冠 節

有事後綏別是禮冠正明居冠屬武意

深衣 二節

上是深衣之制下是類深衣之制長中與深衣除繼續缺

說禮約

王肅

七卷五

口外無異制故前言要齊社袂後言祛緣互見服制之善
處

衣正色 節

一以辨色為主通君臣上下在內一以辨分為主卑就臣

看

續為廟 節

廟祀寺屬名續繼寺屬兼摠四時燕服之取象

曰國家 節

不克其服有自責自脩求至乎道的意在

唯君有勸 節

黼以昭斷君道貴斷而皆省兩件皆須決斷以行故唯諸侯得服黼然却不得服大裘此又天子諸侯之別

君衣狐 四節

單以君為主起說个君衣狐白裘正與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相照左右士君子各進一步說來摠見諸臣之服不敢重君狐白之意

裘之裾 二節

各分兩截看先釋裾製之象後辨裾製之宜處前節以裾為主中二語作客詞后節以製為主末二語作客詞

笏天子 四節

說禮約 玉藻

七卷六

球竹魚須寺正笏之飾處見天子至造命正笏之卑用處末又詳說個制度所在○士純用竹本此正禮也然或飾以象亦可蓋惟其卑而從殺也近固不敢同大夫然亦惟卑而無嫌也遠或可以擬諸侯但只用象以文竹又與諸侯純用象者不同

見於天子 節

分四項看見天子一射一入太廟一小功一此等連下指畫兩句姑舉以示例耳當事句跟小功不脫上來原不重在脫原只形容無事不脫意既指必盥是廟中事然據受贊受享禮看來朝廟一時舉行故不再用盥亦見不脫的

緣故

笏度二尺 節

度有長有廣天子以下所同度有殺天子以下所異摠之天子諸侯俱屬君道而下無所諷故從上殺大夫士俱屬臣道故從下殺此又隨分而辨處

天子素帶 章

此亦先辨分而以結帶之制作摠前段又分兩項天子等有位之帶朝祭所用故制以辨尊卑為主居士非無位之帶燕居所用故制以辨文質為主

并紐 節

說禮約 玉藻

七卷七

此專以結為主先提出個并紐約來下方細疏紐結之制用紐三寸對下長齊于帶概見他廣制與長制了又單借紳制以明長齊于帶所在此帶指紳言與下三分帶下的帶不同說个士三尺可見士以下皆三尺了說个有司二尺五寸可見有司以外皆三尺了引子游言紳居三分之二可見紳的長制定于三尺了然不但紳與結齊紳的長制亦與結齊摠只廣引以作長齊於帶的證佐

大夫大帶 二節

上下異等故帶飾隨分而辨制度一樣故纁之細密不因分而辨○四寸是廣之度襍帶是緣之制帶則君大夫同

綠則若大夫異士則并帶與綠俱異。玄華已不如朱綠而華又在內縹之類已不如玄華之文而內外又止一色至再縹以成四寸又不如大夫以上之四寸此極辨所在

肆束 節

有事是一項是此有事為甚此是一項俱承勤者說來

此玄端服之制制分三截看君朱至爵華是色之因分而辨處圍殺至前後正是形之因分而辨處下廣以後是尺寸之不因分而異處華帶直以為辨之所繫且與有同寸故并及輕帶便了

說禮約 王澤

七卷八

一命緼縠 節

緼縠則緼而未章黹衡則暗而不顯再命雖同黹衡而赤黹則南方之正色又非緼比三命雖同赤黹而惹則東方之正色又非黹比

王后褙 三節

有言君妻之服從形上辨次言臣妻之服從色上辨提之玄象夫而東方色青南方色赤皆從陽者其夫皆君道也黃象地而西方色白北方色黑皆從陰者其夫皆臣道也惟世婦無常服一惟奠醑所舍此外如王后以下六服皆是從男子處立云皆從男子則循分所宜而不至僭上且

以示婦道之當儉命于奠醑則安分所得而不敢並后且以示奉事之當重

几侍于君 節

按紳之下垂足之履齊頤之如雷手之如拱提形容個聲折光景然此猶身容耳視不欲亢聽不欲慢故上下又須合節但下又不得過卑故以君的帶袷微準上又不得過做故以身的左方做準提侍立之敬處通節精神專注全在視下而聽上五字內

几君召 節

以垂以危雖視節以分緩急而不俟車履則無分二節一

說禮約 上

七卷九

節者然此又進一步意提只形容他勅承君命而急赴光景

古之君子 二節

章意歸到養心為主但養心的資助全在玉聲和上而玉聲的調和又全在行中節上先有行有中節纔有玉玉的對鳴此正中微為中官羽所在但前只虛說个所中的音實落中處在後而究竟所以佩玉意思又直由末段見出。周旋進退提趨行時事。在車二句單以行佩玉做主非僻無自入全是隨在有養滿腔子都是和平一脈上得來是以二字宜玩

君在不佩 節

只一君在不佩玉便了却世子尊君念頭了結佩則有玉同于無玉故事佩可設而玉佩在左則結之總只曲全个不佩玉的意思所以燕居不在君所不妨佩玉比德而朝則結佩正君在不佩玉的實處

齊則 節

單重在結佩上纂言云佩聲則靜而不譁譯色則幽而不着凡以幽陰思而已

凡帶 節

於玉比德正玉不去身的緣故此與聘義微別彼立在此

龍禮約 玉藻

七卷十

並上說此恰有摹擬彷彿意

天子佩白玉 三節

除孔子燕居之佩外俱是禮服之佩雖佩綬兩事單以佩

為主而比德意自見

侍食于先生 節

逐段通看後祭先飯固是執少賤之禮然主又不可以少

賤而忘讓故兩致辭客又不可以主讓而忘報故自徹摠

侍食時事

有慶 節

有慶原燕君賜在內但說得廣不贅有兩意非但不贅人

并不承人賀

君賜車

此專指諸侯國卿大夫說受主君賜則不敢緩于乘服受天子賜則又不敢急于乘服皆敬君所在

凡獻 節

獻君則大夫士或親或否而拜送恰同膳于君大夫士則常桃菊或全或否而造膳宰則同摠是曲致其敬處

大夫拜賜 二節

一則大夫士拜國君之賜因分而異一則士拜大夫之賜因禮而異一則拜敵等之賜因時而異摠論拜賜之禮有

說禮約 玉藻

七卷十一

此不同

士于大夫 節

不承賀戒上交之誦承賀見和衷之誼

禮不盛 節

大裘不裼正見服之充處下又推出一層勿作兩平看

父命 三節

跪節該上父命親老親齊等項正形下所不忍為大節處

君入門 二節

上是來朝之介入門相序之禮下是來聘之賓入門自盡之禮君便指賓此但把君賓的入門做個準則方好說下

三句耳此段單以介邊為主

君與尸行 五節

先說側與尸行步之法因分而辨个緩急如此然不但此也凡廟中或疾或趨仍照此與尸行步一般依舊分個接武繼武中武等級了都泛就他事行禮上說疾趨正與上趨行相應罔豚行正與上徐行相應端行亦徐也但此罔豚尤緩升行亦疾也但此疾趨尤急此又足前兩節意思○端行勿便謂直身而行只作行之舒緩端正看總與應雷不礙

執龜 節

說禮約 玉藻

七卷十二

縮縮如正形容他舉前更腫的模樣更無別意

廟中 節

提只墓廟中之敬處濟濟翔翔亦不必拘定何等是身容何等是手容看

君子之容 節

舒緩只從容自如光景此不必指定是燕居但見所尊更加謹飭一番與尋常放肆而忽轉矜持者不同

戎容 節

還提首句詩看言色等起屬戎容諸諸等提屬暨暨下節例此

山立 四節

提着德容上看

盛氣 節

此與浩然之氣不同彼以理言此以氣言但按填實二字有培養工夫在內

凡自稱 五節

除天子自稱外其在邊邑以前伯與遠近諸侯所異自稱於敵句伯與遠近諸侯所同其餘自稱提只明謙意思

大夫私事 三節

私事禮輕公聘禮重輕故損以私人而卑其稱重故損以

說禮約 玉藻

七卷十三

公士而隆其稱隱然與上兩節分出此意了但此須照本文直點而公士損不稱名與私損稱名的緣故留于末節說明

說禮約卷之七 終

說禮約卷之八

於越許兆金丙仲父誤定 信州門人黃啓蒙校閱

大傳

禮不王 二節

單以首節作主而借出諸侯大夫士相形不王不禘意一

頭兩意看

牧之野 節

專主追王一邊祭所設奠雖是告成功只要起下執豆蓬

執豆蓬又要起追王意但牧室以前是牧野所行之禮遂

帥諸侯以下是歸錫京所行之禮不以卑臨尊正其追王

說禮約 大傳

念頭

上治 節

上治三句且虛而實落所以治處全在合族兩句此便是

別禮義此便包盡人道了蓋禮義外別無人道三治外別

無禮義別禮義不遏還他个思之隆殺屬之感疎便是

聖人南 節

要見聖人非緩千民事先五者正所以治民乃圖治之要

如此到那民無不足無不贍處可見五事雖無與于民却

包得民治的要領了末從五事中說進一步歸重到治親

上故起末先字始字相應先是于治道大槩中五件爲先

始又是五要中人道爲始人道便是親親以此爲始而報

功等次第舉行也必自此始跟上一得而足且贍來○本

支百世展親爲重故首謀治親由是從親親推到治人則

有功當報有賢當舉有能當使而合來又要存愛存遠在

察情上看

立權皮 二節

云重不可變革一邊特借制度相形正見人道之大而治

天下必自此始

同姓從宗 二節

前節是兩平事一是同宗之子因宗而合族以繼思爲主

說禮約 大傳

一是同宗之婦因名而單別以辨分爲主主名治會與從

宗對名者句與合族對下節單承名者說來申所以主名

治際會的緣故到那人治之大上只消推開講不必太拘

四世而絕 二節

四五世輕看六世而親屬竭者思可絕也百世而婚姻不

通者義不可絕也繁姓正與庶姓句相照綴合正與庶平

句相照

自仁率 節

單重祖一邊從仁愛論而于祖爲輕者祖通遠而情有所

殺也從義敬論而于祖爲重者祖通尊而分莫與偶也凡

此俱天理自然之節制故以義言

君有合 節

單重族人尊君一邊不敢戚君就指合族時說限于位正其不敢戚君的緣故

別子爲祖 節

此卿大夫立宗之法大段五世以前制也尊祖以下義也敬宗即在立宗上見立大小宗而族人爲其統屬稟其命令便是敬處

有小宗 二節

此又衆公子立宗之法大小宗俱一時推宜之宗與上節

說禮約

大傳

八卷三

不同上以繼世言而此以初出言機初出時君之兄弟或無嫡而有庶或無庶而有嫡又或止自一人是兄弟之適庶便分出宗之大小兄弟之有無便關着宗之絕續了所以推立宗法有此三等一則虛缺大宗而不以庶爲大宗嫡子併也一則既有大宗不必更立小宗統于分也一則既無可宗之人又無來宗之人故不復立彼爲宗嫡於無名也節末纔點出公子身上來下言公子有宗道却又說進一步雖仍是有大宗一例但前是我宗人此是人宗我又自不同○泰云這小宗大宗即前所稱別子

自仁率 節

此統言親親的功效正見聖王治天下必自人道始意故

首四語與前不同彼重祖一邊此專重福一邊仁不後親義不遺親故人道重親親謂一親親便包括人道根本非只是當先的話頭下又從人道要領推到功化極處但愛百姓以前還自親親推出功夫後方是功效所在此便見得君德光顯人心承奉而無敬的光景都在面前了故引文王詩爲証○親親以故一本固是尊祖敬宗的源頭而收族以敦親睦又是尊祖敬宗的煞着處蓋一脈之緒明則同支之愛自洽故能收族收族是天子聯屬宗盟所在如分爵祿同好惡皆是不止在合會序齒上論宗廟嚴亦不

說禮約

大傳

八卷四

止昭穆不失等意還有深一層重社稷重字有計安意在不但在崇祀上論直想到社稷安危實與宗廟關係自非敢疎略以墮先緒方是重處愛百姓亦是爲社稷而重情翼所在

少儀

開始見 二節

分始見罕見巫見三項看敵者亦屬始見一逸罕巫見各燕君子敵者在內

始入 三節

始入即席排闥三項俱就爲賓上說爲的始入而告以辭

者恐賓忘于致辭而失之簡也卽席而告以可者恐賓適于致辭而失之煩也導者在卓指在室爲是此照月林訂問品味 節

道子云古人賓主相接非徒飲食之而已蓋將有文會輔仁之益焉問習與善是審其所造處

不疑 節

提見君子持已大節克謹而細行必矜所在無擇言擇行還作有心檢點不使有可指摘以自自欺之戒處此便是求自信此便是不疑在躬了不必說到人疑上去

不貳問 節

說禮約 大傳

八卷五

一是問龜筮者嚴褻瀆之戒一是問卜筮者避干私之嫌

兩項平看

待秩 三節

約矢擁矢洗而請皆非正禮而爲之角與擢馬皆正禮而

不爲提只委曲以將敬處客亦如之句輕帶便了不角等

俱與客無干

執君之乘 節

分五事看坐是一事帶劍是一事負綬三句是一事以啟

綏升是一事執轡是一事俱君未升車時事

請見 二節

當以請見句作主下正明不可請退之意至有時請退亦可是在承順意肯處論○退有戒就進意端有戒忌返意罷有戒勸進畧意

事君者 節

起說个量而後入兩句提一始進貴慎意思到那無怨違罪正從慎始得來所謂上下成得而量入之明驗也上無怨是已不怨上在道行處看出下違罪是君不罪已在功成處看出乞假二喻輕點便了

不窺 節

四事提在持身上見窺客則舉念欠光明旁狎則舉動欠

說禮約 大傳

八卷六

正大道故非長厚之體戲色非莊嚴之度此亦小節必於

處○道子云狎是狎而敬之之狎旁狎是不宜與習者而

泛濫習之即易所謂比之匪人一樣

爲人臣 下節

君爲社稷主國爲社稷衛諫無訕亡無疾須無調諫無驕是使君無失德張急而作其勤掃廢而通其變是使國無廢事故以社稷之役言役在有勞君國上見○怠廢俱屬事看來當以怠屬君心爲的

毋叛 節

報往卽在接來內一串看提是意氣川事不能沉潛窺理

故有此病

排讀 節

分事神特已待人三開看

士依 節

卑重在全學上而循序意遂不必入德是心體依是操存工夫此便是終會不違仁的學問然天地間提此道理存卽是心精微卽是名物士誠涵養得到則靜中魚躍鸞飛何德非藝現前道德性命何藝非德所以依德丁又要游藝游正依德時一種活潑的機趣下把工來做个比喻看法有常而法之運用無常故亦復游于說以盡法之變乃

說禮約

大傳

八卷七

得

言語之美 節

的主教國子之儀看各句要在像上貼講

取俎 節

各燕祭祀燕享兩項在內

執虛 節

敬心的密處全在二如字見出就有虛時君子主敬之心無虛時入有虛境君子主敬之心無虛境此無時無地非操心所在

几祭於室 節

燕卽祭畢之燕燕則有之正明祭之無跡意

僕於君 節

總是御者之禮還立以上隨事盡禮處乘貳車以下因車異禮處

貳車 節

卽承上貳車說來三乘以前分個副車等差如此因并說到貴賁之義上

賓客 節

此門五禮等事然在朝聘之節文上見會同分時見殷見此等各有所有會如時見而有事征伐則命以約束殷見而

說禮約

大傳

八卷八

有事朝覲則命以政事皆是軍旅二語正與臨事而懼兩句意同隱虞似又從思險上來

客爵 節

起句另提作主其飲以下皆屬主一邊雖介以補賓而其爵則主人酬介而設故亦屬主一邊提見鄉飲奠爵之儀一主于尊賓意

贊幣 節

贊字領頭地道卑左尊右幣從客來命自君出故受與詔不同

酌尸 節

卑以尸僕爲主但對君僕作介卑則耳其在車以下又尸僕受爵飲爵之禮

尊者 二節

此燕享列尊壺之法一在尊君上取象一在尊惠上取義
○據酌人之左看來酌人在尊東而面向西則左是南方了方莫尊于南而尊莫尊于君故設尊者云云而諸臣之尊以次而北總見得尊君所在卑以設尊之人作主爲是
○面字作向字看如云尊者向尊壺之鼻分明是尊壺之鼻向尊者而倒折其文耳

飲酒者 節

說禮約

大傳

八卷九

飲酒者冒下機醺步爵兩項飲酒有衆組而亦或有折組則機醺者不坐不敢以小事當盛禮也有正羞亦或有庶羞則步爵而後嘗不敢以庶羞先正禮也步爵別是一禮會與機醺無干

其有折組 節

取祭反之是兩事坐則非但取反不便且此時以祭爲重故不坐尸尊非賓客此故坐燔亦如之輕帶

衣服 節

名字重看不知其名直是不能顧名思義而欲其文以君子之容實以君子之德難矣故以罔言道子云如衣繡當

知所以斷本飯當知所以辨等是

學記

發慮憲 三節

遂節層層遞下歸結在化民成俗以見學之關係大處大抵謹守于一身不若有爲於其國激勸之微意不若教術之顯行所以化成非學不可○求善良勿便作親賢看善良只如謹厚一流講須斟酌

君子如欲 節

化育工夫成便現成了此等轉移摩礪機樞全在上人陶鑄得來故必由學學不外聯師儒設學校等但且據理虛

說禮約

大傳

八卷十

論實說在下四節玉不琢節正說上之立學起第三節意與由學句相應嘉肴節正說下之爲學起第四節意與化民成俗句相應

玉不琢 節

以知道此琢玉則此學啟發人良知居多蓋知止而后有定也殺學爲先正張人不學不知道來教是摩礪之方如下離經辨志等便是學是彰教之地如下家塾黨序等便是引兌命証先務早在始學上見○意評云終始要人直學到大成有終的地步又是重學的深意不可說淺了註將典字作常字甚好

雖有嘉節

教學蓋舉正學的所在知不足知困屬心此究學的根由
自反自強纔屬工夫此究學的實地玩兩知字兩然後字
便見學有益于人丁蓋友生於知不足知不足生于學是
學長于我強生于知困知困生于教是教亦長于我故曰
相長看來學固是學教亦是學合教與學方是爲學的全
功而窺見至道所在

古之教節

家有塾一段見立學之廣而教有其地比年以下見立教
之詳而學有其法正教學爲先所在離經乃致知始事直

說禮約

大傳

八卷十一

到觸類而通處纔是學之全知辨志乃力行始事直到強
立不及處纔是學之定力所謂道明德立知之真守之固
此等地步直從家塾鄉學中造起國學養成後方有此
造詣故學有小成大成之辨不可遺了小學工夫但知類
二語還是考校內事宜照前加一視字看

夫然後節

據前節有教有學便是化民不必拘定是官使大成之士
看夫然後足以語瓜正跟上立學有地立教有法上來由
是或爲小成或爲大成便是化民所在人人化于善便是
俗易所在化民之近者而易其俗則雖情未易齊而就有

近悅的明驗化民之遠者而易其俗則雖勞未易洽而就
有達懷的明驗此二句不必看落一層揔還他个化成的
功效便了大學之道只因化成而斷其道之大處謂學術
的陶鑄直到盡民盡物所在非若曲學小道可得而與耳
故以大學之道言不必把明新牽扯在內後將賊子說个
北方打轉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上去

大學始教 五節

大學冠下七事在內各段有一事便疏一義合來皆教的
大閑節處如道術閑敬肆初志閑建明進業閑成敗威望
閑重輕以至優游存養之方循序漸進之法那件非上人

說禮約

大傳

八卷十二

所當教下人所當學處故以教之大倫提收而引記作一
証佐事與志不必分明新亦不可作每上句屬事每下句
屬志大抵就教者身上言便爲事就學者身上言便爲志
合來立此七教的大倫便是官的先務率此七教的大倫
便是士的先務其實作文不必拘

始教節

開手處認得此道重便知他其中義理深遠自然用志不
分不造到極頭地位不止○丙仲云示敬道還示以千古
道脈止此一途總曉得異端曲學不得與並的意思

齊雅節

三詩一以宴嘉賓一以勞使臣一以遣使臣這非平時磨礪而德可作賓才堪任使那得有此崇遇故釋采時歌此三詩直欲以居官稱任的本等預期于入學之初耳故曰官其始非但是款動他意思然始字便作勸志看亦可○道子云鹿鳴中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四牡中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皇華中每懷靡及周爰咨諏小雅之恭儉好禮見于君臣之間者無如此三詩故肆此三篇直欲以三詩之事君者事君實落以脩政者課之了故曰官其始

入學鼓節

孫字等俱要在教上想入孫有不疾不徐從容鼓舞的妙

說禮約

大傳

八卷十三

在當發簞時警以鼓聲正欲以天然之節奏旋動其精神而使之孫心卒業可無粗浮苛弊耳要舉得孫字出

未上禘節

上禘視學正是考校的期候大約以五季爲準正欲假之歲月優游以養成意思○時觀句要想存是何等樣存孔子的嘿識孟子的自得只得存心兩字所以大學教人有存心之法時縱觀覽以開其自悟而弗與之強聒以洩其天機正使融目會心嘿嘿參悟不至外逐于言詮而冥歸心得方是存其心處此是收向裡去的工夫正與口耳上尋者不同○道子云不語妙美而且親之而且時觀之使

他心目之前躍然恍然稍有片念之外馳而不得正如宜條弄丸而兩家其辭妙哉此一機乎

大學之教節

通節以居學爲主起二語便及重居學一邊謂四時的教固必有正業了退息時尤必有居學此便是下面操縵等此便是興起於藝以涵養此學而從勉入安的機括故君子于學藏時固脩其正業退時浪遊于居學正與起句相應○樂學比三不安又進了一步蓋既不與其藝以致絃詩禮之不安則生疎扞格先不知絃詩禮的滋味由是學也得不得學也得便不能嗜之而不厭了此正見居學是時

說禮約

大傳

八卷十四

教中大得力處藏息字實以地言脩游字虛以功言此雖徒學者說正大學之教所在

夫然故安節

安親樂信等該另提安字作主此便是安弦安詩安禮所在下都將安字貫去而歸到信道仁恭有等教以致君子之藏脩游息如此則工夫純而無間機趣久而自融學所自安矣師是傳授此學者安故與之相親了交是砥礪此學者安故與之相契合了到此儘覺道妙無窮而相尋不厭何等樣信信是安之到底不揭處此等進益雖從居學來却在正業上說不復粘居學了引允命敬恭時敏託藏

脩兩句厥脩乃來証安以下

今之教 節

此正與前二節相反施肆總上六句求拂又在六者之外
隱疾等各相蒙聯說

大學之法 節

四法總大學中善造士處以遏和萌則有先事坊閑之法
以迎善稅則有相時可之法以防躁進則有循序按節
之法以資相長則有觀摩並進之法教惟有此四法所以
能造就人才陶鍊多士故曰教所由興與在教化之成功
上見○道子云當其可如救火追亡免趨禍落惟恐過時

說禮約

大傳

八卷十五

意○又云四教總是一機有一件根一件的妙在從豫字
下手起去其非幾長其生機而又按節于已借助于人學
脈自不可紊如此

發然 節

燕朋二句又從前四項來教所由廢只看扞格等便見教
成之難處

君子既知 節

教喻以下正見可以爲師處舊以道弗牽等分應前兩節
看來不必拘只泛說个善喻便是道弗牽單只指引个入
門而聽人自爲趨赴便不至苦而不甘了故從此得和

是決治的機關強弗抑單只作興化意起而令人信爲鼓

舞便不至阻而不進了故從此得易易是向往的機關開

弗違則但提醒个端緒既使人有路可尋隱合个指端又

使人無微可探全在若舍若吐處處故人妙悟故從此得思

思是透入機關合來見教喻之善全在弗牽弗抑弗違上

得力此等教法甚妙有我心默傳彼心默受不言而喻之

意故教下加一喻字喻上又加一善字

學者有四失 節

起只彈說个四失當知而失原于心則又病根是處故又
說到知心上上去比前空空知失意進了一層然救失固先

說禮約

大傳

八卷十六

知心而救從何處下手只還他个本來無過不及便是長
善長善便不必別尋救失的方法而失自救了長善又比
救失意進一步

善歌 節

使人繼志正是傳心之教謂之曰志直是不着言詮而心
精隱現處謂之曰繼志直是不煩提命而心源接續處善
教者有一種脈脈傳心而使學者隱隱得趣光景方是使
人繼志全在下文見出曰約曰微曰罕譬何曾在言詮上
着脚不退借此觸發耳曰達曰臧曰喻委是嘿嘿証可而
師弟精神渾爲一脈了非繼志而何

君子知至 節

前段從博喻說到爲君上只要見師道之大處惟師道大故擇之不可不慎擇師處與君長不復相干了○師能長益救失師道中具有君長規模了蓋君長的道提只得个章善輝惡勸懲天下便是故所以學爲君的方法不出得師而在爲君爲字只在師道上貼出

凡學之道 節

跟上擇師說來師不但要擇尤要嚴嚴師非真是勢分兩忘道德爲重者不能如何見得師道當嚴處所以說出道尊兩句道尊不必抗之使高只嚴師內隱隱有爲型爲範光景尊則其端曲學不得與道爭馳尊則邪說誠行不得惑民危向故民知敬學敬不但是不怠實落是經正民興而聖其統一所在下言爲師弗臣正是嚴師詔天子無北而正是弗臣一步實一步看

聖學者 節

聖學並問是學者自求進之道善待問是教者進人益之道故提結云進學之道但善問處俱借字面發揮正意而攻本意言外映發善待問處俱就鐘上借講而待問意言外映發又自不同○易如名物象數淺易一邊節目如閑竅皆紫艱深一邊故善問者先易後難且從眼前易曉道

說禮約

大傳

八卷十七

理一一講究而丟起難的聽其徐悟淺來功深力到此融彼通自然相說以解直是一貫地步○盡其聲非小鳴大鳴外另有一層意思但前句隨叩隨鳴處緊說个因材答問的北方下又兼中想出个徐叩徐鳴的光景見教者按節而投正與鍾戶之有待而盡一級盡處全在待字上見

記問 節

聽語不是空空聽因而得學者之淺深生熟於言表要非心得者不能故必聽語方可爲人師然師道固在聽語又當看其可語不可語何如不能問則已露欲言的光景了故迎機而語之不知則舍之而聽其自醒此又聽語活法

說禮約

大傳

八卷十八

○道子云大徹大悟機鋒多在設疑送難之際當半吞半吐處捧喝一下如一鍋沸湯捏一杓冷水相似正所謂過大地作黃金撓長河爲酥酪豈不暢快平生乎舍之可也要他硬豎脊梁再上蒲團提起這話方是聽語妙處大抵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有十分悟有十分正可在此處理會

良知 節

有志於學單重習之有漸而不可驟守意學治而先習義學方而先習其始駕馬而前置車俱漸進的樣子察此而志學直是由物理悟到進學機關處

古之學節

此物醜類畧看得分明一物原具一理則此物以通之俾理以逐事而明萬物摠歸一理則又醜類以窮之俾理以盡物而明此正格物窮理工夫下四無當見理與物之不相涉處不得不分四弗得見理與物之可互証處不得不合所以窮理先須格物正意在言外見一說學與師作正意而以鼓水二喻引起亦可從○道子云節中無當二字旨趣無窮凡專主一物以明一理反泥而不通惟盡數而窮究之則趣轉活其間妙義自有相通處在

大德節

說禮約

大傳

入卷十九

有志於本比前志學不同彼只在漸進上看此言志本實落曉得本大則用洪直從原本上培植而不肯泛然用力此正希聖希天得力所在但本即正道德信時裏面看出不必更深一層道子云只須從四大字想便見有本者如是

三王節

務本雖只就祭川上見然亦須借本意爲的

說禮約卷之八終

說禮約卷之九

於越許兆金丙仲父誤定 信州門人

樂記

凡音之起節

起說个音由心生尚渾含未露全在人心之動以下看出心感物而成單出之聲心意與言詞相應而生無窮之變心聲變化無方而有一定之體從感物處三轉得來乃謂之音正與起二語相應此音以下又進一步見這音始於心而終於樂先爲下節作一張本蓋先有音而後有樂耳○樂之是器之有聲者于感羽旄是是之有容者俱從此

說禮約

樂記

九卷一

音上來

樂者音之節

樂成于音前已說透至人心感物而形聲處尚有許多條件故細說出衆心感以下一段起語不重樂與音上只要引出个人心之感物來其本則直指樂所從出之本耳哀心感等項且先說个人心之動而感物意留在末兩句發故中六个感字且作發動之動動字看正與而後動相應如云心動之而爲象樂等不同則聲出之而爲噍噍等不同此聲直指人聲上說六者便指象樂喜怒哀等看來心不自動從物感得來聲不自形又從心動得來非聲之形不

能積漸成樂。非情之動。又不能吐露成聲。樂非本于人心而何。

是故先王慎節

慎感源頭。跟上感物而動來。此直從哀樂喜怒以前。操端本。源之慮。感何如。如下面志從心萌。聲從心正。正與感相涉。所在。禮道志樂和聲。正慎感所在。兼以一行有政。防奸有刑。而慎感之道備了。凡此皆所以同云云。此又推出他所以慎感意思。蓋慎感然後民心同。而治道可出。要思民心同在何處。不退還中和之體便是。至此而風移俗易。太和在宇宙間。便是治道出了。

龍禮約

樂記

九卷二

凡音者生人心節

生人心一段。又與前泛論的不同。此聲音等字。都指着民間歌謠。即情動于中。情字亦是感于政治而動之情。處大約上半節引起後段而談。絕不必再牽慎感意思了。其政和等。說个音由於政。便包得情動于中。在內治世等亦只舉現成世界如此。不可便涉治上。蓋惟政之感民心者不同。故緣感而發為聲音者亦異。乃知政雖出于君。音雖出于民。乃其道又未始不相通了。要玩聲音之道。道字。此正他精神命脈兩相關着處。

聲音之道 合下五句

前言詩歌之聲音。與政事相通。要無得失。後言宮商等之音。與人道相象。不無得失。惟其聲音與政相通。故音積成樂。亦象君臣等。無非欲審樂以知政意。不可直作後節是相通處。

宮為君節

聲有五。所以極音樂之全。象有五。所以貫人道之大。樂以象政如此。然必政和而後樂和。此又見政與樂相關處。為君等五句。固在清濁上形講。各要帶為字意。然只着現成道理上論。

凡音者生于人心節

龍禮約

樂記

九卷三

想見樂理難知。而知樂惟君子便了。起二語。又重倫理一。邊言倫理。而政治禮俱在內。便見難知意了。惟君子能知樂。正其道有所通處。是故知聲五句。先說个知樂之難。而漸推到君子身上。此段且虛實落。知樂處在審聲以下見出。此是步步深入的見解。總只以樂為主。聲音是樂所托始。政治是樂所包括。知樂而直到知政。則君臣民事物的梗概。瞭然心目。故曰治道備。不必推到法戒上去。且知音知樂知政。不過從清濁配合裏面轉轉究到人道相通處。便是俱從好一邊說。若無得失則幾字。得字俱說不去。是故知聲以下。又因知樂而推出幾禮。禮即政治中之自等。

自殺而井然有辨者。於是樂之所通。幾即知政內之一微。蓋微而朗然透入者。抵是知之。所到究竟。禮不出樂外。幾不出知外。合來是君子知樂之妙處。但肯得以下禮樂雙頂。德者得句。實者禮樂皆得說。到此則中正和平之妙。實落有體會。而非浮涉了。知樂直到得處。方是實詣。○樂不外官商等。其間清濁高下。各有條理。此便是君臣民事物所寓象。此便是無體之禮。知樂者正與此等條理。辨得十分精明。而因于人道之寓象。悟得十分透徹。便是幾禮。

是故樂之隆。四節

教民平好惡。是先王制禮樂的主意。然不推到大亂處如

龍禮約 樂紀

九卷四

何見得好惡當平。故有人生二節。見制禮樂的緣由。實落制禮以節民制樂以和民。全在末節見出。此節主制節上言。至于王道備則好惡無不平。人道無不正。而各歸於節矣。通章要看幾個節字。照應爲妙。

是故樂之隆。節

起四語。只空說个降樂無極音。重禮不致味。泛在治道上。看。下言清廟。雖正是樂之隆。大享雖正是禮之重。有遺音遺味。雖正是不極音致味。大槩是借証以見禮樂之至。而平情意思。隱然未露。直到後面推原出來。謂降樂重禮如此。而願無恥極音致味者何。蓋先王之意。設使不主于平。

好惡及人道而第取于極情欲止耳。則非尚其音味不可。原來先王制禮。非以極口腹之欲。制樂非以極耳目之欲。正緣人性中和一脈。直是大音希聲。至味無味。此方是人道之正處。止爲好惡一偏。事向活哇一邊。以縱耳目。專向濃郁一邊。以恣口腹。人道所由失正了。故樂不取極音。禮不取致味。特以教民云云。要知平是何等樣平。只使他理欲持衡。而好惡恰當。自然歸到無欲之性地耳。註移風易俗。及報本反始意。俱留在遺音遺味處。說出極音致味處。且虛。

人生 二節

龍禮約 樂紀

九卷五

情原于性。故從性說起。好惡形以上。性之所以動而爲情也。好惡無節以下。情之所以流而爲亂也。人生二字。提懸靜時。即爲性。性動即爲欲。欲發即爲好惡。三項一直通下。歸到好惡形上。此時雖有好惡。尚未分善惡。但得好惡有節。便不至任情滅性。依然靜生之動了。亂萌全在好惡無節。以下知誘此無節進一步。不能反躬。又此知誘進一步。天理至此而滅者。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然不能反躬。如何便天理滅。蓋物感無窮。全領主張在我。不爲所化耳。乃好惡無節。又如此。則是物至而人見化于物也。人化物者。乃滅天云云。天理滅在淺。是自滅。滅天理在先是人。

去滅人既自滅天理而窮人欲天理有復存者乎天理便是靜生之性後來許多不好都自滅天理做出

是故先王之制禮節

惟大亂之道起于人情無節故先王制禮樂不必達人情因其不能自節處代爲之節便了本文四所以正人爲之節處節喪紀別男女正交接便是禮節民心所在和安樂便是樂和民聲所在此正所以教民平好惡而及人道之正處政刑提爲輔禮樂設耳四達屬彰殺一邊不悖屬從教一邊惟四達故不悖而王道備好惡以平人道以正提不出此更無缺隔不完處故以備言蓋因治功之成而知王道之備此正與大亂之道反照○和安樂和字淺看不過調適人情使安而不亂樂而不濫便是○歟鄉正長幼之交接會享正賓主之交接作四件禮看

樂者爲同節

此禮樂通主治民上說爲同爲異即先王治民處相親相敬即民治行處禮樂至此就是王者治功本勛原無弊但用禮樂者不免任情而過於是或過於同所以直到形迹不存而爲流或過于異所以直到情意悽隔而爲離民治于焉不行了然既有此偏勝之弊便須有救弊之事但有樂契固是禮樂救弊還須禮樂蓋天地間有禮的序便有樂

說禮約

樂記

九卷六

的和雖當辨析之極而真意流貫本來原足以合情者樂之能事也有樂的和就有禮的序雖當融洽之極而定分森嚴本來原足以飾貌者禮之能事也此只虛論相資好處是禮樂本等才幹實落相資救弊在禮義立四句內禮義立方實用禮以飾貌而禮之義立於外也義只是個序雖當惟洽時而名分合該的所在依然盡個統體正禮義立處貴賤等者和中有辨貌飾而自然不流也樂文同方實用樂以合情而樂之文同于內也文只是個和雖當辨別時而情誼相應的所在依然微以精神正樂文同處上下和者序中有和情洽而自然不離也此禮樂自相資助

說禮約

樂記

九卷七

樂可採矣然猶未也道無形易玩故又有好惡刑罰兩段用法以輔此禮樂救之于外法有限易窮故又有仁愛義正兩句本德以輔此禮樂救之于中資者彼此互相資藉工夫尚淺輔則佐其不及較相資意又深些况提出个仁義未直返到禮樂的根宗本來性體上去了救弊到此自然復還無弊如其相親相敬之體而已這是先王爲同爲異時治民原如此故見得民治行○好與爵加之禮樂得中者惠與刑加之禮樂偏勝者但既分好惡少不得到那刑爵所在別則賢否不淆而禮樂之趨定均則政令不頗而禮樂之化行○樂中原有一段慈愛懇切的意思便是仁

仁愛則愛不以貌而以心。所謂合情以救禮者。總非貌合而到底不離了。禮中真有一段精明嚴肅的意思。便是象。象正則正不以文而以實。所謂飾貌以救樂者。總非貌飾而到底不流了。蓋有樂以資禮。又有仁以本樂。有禮以資樂。又有象以本禮。此與前互相資輔者不同。又卑是仁輔樂。義輔禮了。況仁象雖民心自有也。須知鼓動挽閑何在。樂由中出 節

說禮約 樂記 九卷八
從見禮樂本體之妙。有此功用。靜文從中外看出。易簡又從靜文看出。所以樂至禮至。感化乎人。直到無怨不爭處。暴民一段。正中無怨。合父子一段。正中不爭。從來禮樂只

說禮約 樂記 九卷八
一和序。本體功效皆不出此。○中本靜而樂由中出。則以在中之靜為樂之靜。依然情意之安舒者然。故靜外本文而禮自外作。則以在外之文為樂之文。猶夫威儀之交錯者然。故文大樂大禮。即根靜文處說。必易必簡。總只形容和序妙處。蓋大樂惟中出而靜。止是一和。原無待勉強矯拂而一本自然。何易如之。大禮惟外作而文。止是一序。原無事煩縟紛擾而一稟當然。何簡如之。然易簡可言禮樂之大。不可言禮樂之至。至則治化之旁達上見。此中出而靜。外作而文者。不獨行于一處。而直達于四達方謂之至。至則便有一段無怨不爭光景。到此方是禮樂充滿世界。

揖讓字重看。若有假作為緣。天下治。便不見禮樂功用。了。天下治原只得个無怨不爭。便是禮樂之謂。只這他个禮樂而至自在內。更不消添出。至字來。暴民至無患。提見天下無怨。而天子享無怨之樂。即此便是樂達四海之父子長幼。人人不爭。而天子實司不爭之倡。故曰如此則禮行。視兩天子俱在下可見。

大樂與天地同 節

通節以感人心為主。前六句。只要推禮樂之道。大以為感。人張本。殊事以後。指出禮樂之情來。正原所以感人心而能合愛合敬的緣故。不復纏到天地上說了。雖前說和節。

說禮約 樂記 九卷九

後說愛敬。提只和序蓋之。但在天地便為和節。在人心便為愛敬。更無二理。○同和同節。在成功後。渾合無間處。論下兩句。緊跟同和同節來。此轉到成功以後贊助上說了。樂惟同和故天地以和生物。樂亦能以和昭宣化育。而百物不失。禮惟同節。故天地以節辨位。禮亦能以節辨別尊卑。而祀天祭地。明則兩句。觀幽明及兩有字。正是禮樂與鬼神。勢可兩大的說話。不得渾做合一看。人但曉鬼神之大。然禮樂之功。既與天地同派。可見在明則有禮樂。顯以提贊助之權。在幽則有鬼神。陰以握生成之柄。禮樂也。鬼神也。直可相有。而不可相無矣。如此緊接幽明二句來。謂那

禮樂配天地如此豈有明而不足以感人心者乎感于禮而知敬感于同節之禮而皆合敬以相接感于樂而知愛感于同和之樂而皆合愛以相親了愛敬正是禮樂之情合愛合敬正是禮樂之情同明王以下提只發明情同意不重在明王上末二語亦只借事與名之不同形出情之相沿意來縮轉到合愛合敬上去

故鐘鼓節

前以愛敬爲禮樂之情而殊事異文未詳故復分個器與文來此於物爲器顯於人爲文兩者對情而言又提謂之文舉文與器而情自寓蓋情是隱于中的和序即上節愛

說禮約

樂紀

九卷十

敬文是顯于外的器數即上節事文舉情文以引起述作見禮樂必待人而行意作述根情文來聖明又根作述來知有契合意知情者兼得夫文識有考究意識文者因文會情作則創始開先肇舉其罷與文而寓此情此非心通造化真見他這段發揚昭著的實意不能創所未有故以聖言述則脩廢舉墜謹守其器與文而不失此情此非心通古人認得他這段不可磨滅之精神不能刪定補綴故以明言俱在制作上見不可因聖明字分精粗看末句倒轉一申全要歸到知識上益見情文爲人所當知意

樂者天地之和節

此主效法上論禮以地制前提虛論制禮作樂之原本于天地下方歸到聖人身上謂必探本于天地而後禮樂爲我主也曰明天地正知禮樂之情者曰能興禮樂正能作者氣脈從聖作句說來前言同和同節猶二之也此言禮樂的和序就是天地的和序更深下一層如何見得樂爲天地之和益天地惟和故百物皆化這便于氣化上見出天地之和而樂情肇了如何見得禮爲天地之序蓋天地惟序故群物皆別這便于成質上見出天地之序而禮制行了實落效法在樂由天作兩句惟樂由天作可見樂就是天地之和惟禮由地制可見禮就是天地之序過制

說禮約

樂紀

九卷十一

論倫無患節

歸重象之難知一邊前段說象便含有難知意思下特舉教之易知可與民同形出象之難知惟君所獨意○論倫

便是無患、樂之本情、原只是個和、故作樂者以和爲主、欣
喜歡愛合之、皆吾心之和也、中正便是無邪、禮之本質、原
只是個序、故行禮者以序爲主、莊敬恭順、合之皆吾身之
序也、若夫禮樂渾淪說、下施金石、越聲音、卑言樂而含禮
在中、益用宗廟等、亦屬行禮一邊下、

王者功成節

襲禮以前、饒制禮作樂邊說、後既行禮用樂邊說、制禮樂
非位不可、故曰王者用禮樂非德不可、故曰大聖提之惟
聖人能制、亦惟聖人能用、原不分兩樣人看、○功在治前
治在功後、作樂以象功、制禮以輔治也、既功成作樂、可見

說禮約

樂記

九卷十二

功大者樂備、當豐功樹立時、已有太和在兩間了、故樂不
期備而自備、既治定制禮、可見治辨者禮具、當盛治旁達
時、已自有極序在宇內矣、故禮不期具而自具、于戚四語
要與禮云樂云節、例看、方妙、謂于戚之舞、非不和樂、但其
由功而作、由功大而後備者、謂何、而第取于戚止耳、畢竟
文具而情不存、豈是備樂、熟意邊彷彿此、必如五帝之樂三
王之禮方是个備樂具禮、此正指帝王禮樂本于治功處、
五帝樂如少昊大淵、顓頊承聖帝、嚳大拓、堯大章、舜大韶
是也、此等時殊功亦殊、因功作樂、豈得相沿、然要皆備樂
也、三王禮如忠質文異尚是也、此等世異、治亦異、因治制

禮、豈得相襲、然要皆具禮也、禮樂本于治功如此、這見得
制禮樂難了、然用禮樂亦不易、故用樂極二語及跌下去、
此處只須直頂上講、如云、功大樂備、則樂原非極于聲音
而用樂者、極聲音之娛、則憂矣、治辨禮具、則禮原非止于
粗節、而用禮者、任文爲之粗、則偏矣、惟大聖則因樂以見
功、因禮以知治、其心思直與五帝三王相契合、而所稱道
全德備者、故能敦云云、敦是敦篤和平、作樂有節意、極則
不敦、敦樂自無憂、粗則不備、備禮自不偏、非有兩層意思、
天高地下節

說禮約

樂記

九卷十三

之理、實落去效法以贊化、却在聖人以下、應天配地、照前
近禮以上一段、明備二句、照前敦和以下一段、○高下不
在定體上論、乃上騰下降、正與二氣周流相反、散殊亦不
在各正上論、乃收歛開藏、正與合同而化相反、一邊見出
个自然之序、故曰禮行、一邊見出个自然之和、故曰樂興、
下文恭作二語、正申合同、秋歛二語、正申散殊、仁近二語、
正申樂興、禮行之實處、仁即天地之和、而樂以和爲主、則
仁雖無樂形、有樂理、其氣血所在、恍然交錯、光景、故近于
樂、可見樂興于天地之和了、義即天地之序、而禮以序爲
主、則義雖無禮文、有禮象、其微殊所在、儼然辨別模樣、故

近于禮可見禮行于天地之序了但未有禮樂以前天地固能肇禮樂既有禮樂以後禮樂還能合天地所以樂者教云云教和別宜就成功看率神居鬼就配合看和便是作長之仁化化生生無有停息是陽之伸而爲神者也天道也大樂到成功所在則以和召和而元和若增之厚矣將神所運處樂與率循益有同運並行以上從乎天之生物者然是樂從天來而天反藉其贊助了宜便是欽藏之家大大小小殊形異象是陰之屈而爲鬼者也地道也大禮到成功所在則以序定序宜若區以別矣將鬼之所在禮與俱處蓋有代爲安頓以下從乎地之成物者然是禮

說禮約

樂記

九卷十四

從地作而地反賴其裁成了總來禮樂有效法參贊之理如此故聖人作云云應天配地正是效法勿便作贊助說聖人見得仁近樂義近禮天地已先有不禮樂了而我反無禮樂與之對付則精神妙理不能調燮以成功而運用亦無力矣於是作樂應天制禮配地使吾所作與天所肇造之樂兩相相應使吾所制與地所潛示之禮兩相配合也天地官因是禮樂的成功然必到明備處方有此等功用明不但罷文顯著直是借罷文以宣暢天地之和序處備不但制作完備直是假制作以包括天地之和序處則禮樂雖自聖人創造却已握旋乾轉坤的樞紐了

以天地可官如樂自足以教和從天而天之生物得其職禮自足以別宜從地而地之成物得其職也此總是贊助所在

天尊地卑 二節

兩節皆自效法所本處言但前節如此以上已有取法意後節如此以下始帶取法意微有不同

天尊 節

雖首六句先說天地後說禮中三句先說禮後說天地下二句合着天地與禮說變成三樣文法恰都實說聖人制禮原本天地而結語方纔喝破禮應上君臣貴賤等天地

說禮約

樂記

九卷十五

之別應上天尊地卑等○貴賤又專在諸臣等級上見陽動而常饒故法以制禮之大而大者不可損陰靜而常乏故法以制禮之小而小者不可益這便是小大殊處方乃綱常的道理物即綱常裏面事不宜誤到吉凶軍賓嘉上如親屬父子義屬君臣等便是方纔祭行于父子朝聘行于君臣等便是物聚之分之便別出個尊卑厚薄了性命不同正推此禮原頭處在天在地卑範天地形象言成象成形就聖人制禮言

地氣上齊 節

百化興焉以上只說天地之和肇自然樂情全未說到樂

上聖人效法以作樂意埋伏在如此以內。○躋降是天地交感處。摩蕩二句。從躋降中看出。雷霆四句。又從摩蕩中做出。摩有往來相導之意。想他陰陽互根。光景真有摩結以入者。然。蕩有流動播散之意。想天地旋轉光景。真有兩相播溢以出者。然。由是鼓之云云。四之字。皆以氣言。鼓此氣而為雷霆之搏擊。奮此氣而為風雨之散潤。動此氣而為四時之推遷。暄此氣而為日月之繼照。皆氣挽之成象所在。至此而百化與者。太和在兩間。而百昌于此胚胎也。聖人因之作樂。如上下相生。便是樂之躋降。倡和相銓。便是樂之摩蕩。鼓舞周旋。便是樂之雷霆。風雨終始清明。便是樂之四時。日月樂非天地之和而何。

說禮約

樂記

九卷十六

化不時節

不時無節謂禮樂不生亂升謂天地此舉華氣致異一邊該泝在內。正見禮樂得失與天地相關是感通之自然所在。蓋天地無情。因禮樂以生情。故禮樂有得失。天地有災祥徵應不爽如此。

及夫禮樂節

深厚以上統言禮樂之用遍滿天地如此。不必以禮樂逐句配看。著太始居成物從極天蟠地以下說來。著不息兩句。又從樂著禮居說來。一動一靜。又從著不息兩句說來。

此段方見成功之合。總形容禮樂之克塞流行盡天地妙用處。故聖人昭揭動靜之理。命以禮樂之名。正就其成功所合。歸到禮樂。使人知陽之動處。即是樂。陰之靜處。即是禮。禮樂天地兩分不得意。○陰陽鬼神。不過天地之用。高遠深厚。不過天地之體。行之通之。窮極而測之。不過極天蟠地之盡頭處。提之天地氣化可到所在。禮樂俱到了。既是禮樂有此功用。則惟乾始物。樂恰以播蕩之和。依神而往。宜附著在太始上。而與之同運了。惟坤成物。禮恰以處置之宜。借鬼而居。宜占他成物之位。而代之張主了。此句渾說與天地同體。至贊助意。且于著不息兩句。透出天本

說禮約

樂記

九卷十七

不息樂著太始而昭著其不息之機。則樂便是天所立命之府了。故謂樂即天地本不動。禮居成物而昭著其不動之化。則禮便是地所宰化之樞了。故謂禮即地著不息便是一動。著不動便是一靜。此徑指著禮樂說。天地間妙用只得個動靜。動靜的機緘。只是個禮樂。可見天地間不是一動。便是一靜。禮樂宜已該括兩間了。全要玩一開字。直是徹上徹下。都是禮樂充塞的話。人但曉得天地之動靜。而不知動靜即禮樂。故聖人即陰之靜處。指之曰禮。見從地以成物者。皆大禮之功用。即陽之動處。指之曰樂。見從天以生物者。皆大樂之功用。蓋直以樂動禮靜為教。非借

天地動靜名禮樂也。不教處全要在成功上講。

昔者舜作五絃 節

作樂原以賞諸侯。賞諸侯原以為民。只以德盛一段做主。下雖分做治民勞治民逸。總是有德的一類。行綴達行綴短。提是賞樂的一類。絕不在勞逸上辨。○舜歌南風。蓋將藉天地長養之氣。以喻拂吾民。此正其惓惓為民所在。變承舜命制樂以賞諸侯。提是廣舜一點勤民念頭處。可見以樂賞德。後世所不可廢了。故天子云云。德盛雖冒下教。眷兩意。然德盛在教尊時。熱以前一層。蓋由平日先有一段急躬行務休養的真精神在。故能為民正德而教之德。說禮約 樂紀 九卷十八

盛為民厚生而養之德盛。玩然後字。正為民慎重而賞必當功所在。

大章 節

提見歷代樂名都在象德上取義。但德兼心法與利澤言。不必分文德武功看。虞夏以前。非獨無功。殷周非獨無德。通作象德罷了。○盡矣。謂從來難行之事。湯武做了。費多少幹旋心機氣力。做來却是天人交與極難而極停當。行權而不失其正處。變而不失其常的意思。

天地之道 節

無功以上。提見樂理甚切于民處。為樂以下。則樂法天地。

而以和成治如此。不時則疾。可見寒暑要時。不節則飢。可見風雨要節。且泛說天地。說起引下樂教貴時樂事貴節。意來而急補民之寒暑兩段。正見樂理關切。不滑不法。天地意。教是上所設。如教以聲音而養性情。教以舞蹈而動血脈。即事之大綱領處。此等閑世道淑慝。便是民之寒暑。便見得要時了。事是下所習。如發之聲音而節奏殊方。形之舞蹈而作止異宜。即教中之條件處。此等閑人事損益。便是民之風雨。便見得要節了。但講中要把寒暑風雨貼合民身上去。勿做借喻為妙。教不時而傷世在。無補風化上。凡事不節而無功。在無益身心上。見提只論樂理如此。說禮約 樂紀 九卷十九

以下方實着先王立樂說了。為樂即立此教事等件。此內已包有德在。德乃君心之和。作樂之本。民所由觀化之樞。直在善字內見出。法治者教法寒暑。事法風雨。以為治于天下也。善則教時事節矣。象德則不傷世無功矣。要知法治即是善。善即是德。非有兩層意。○象德亦只在領教從事上見。但象字中有彷彿象兩象在。

天象為酒 節

通節在綴湑處一斷。因酒禮推出享禮。又因享禮推出綴湑。象德好處。提在備酒禮上立論。先王有大事一段。又從綴湑句推開一步。樂也者。段又沈象德句推開一步看。

酒禮獨舉一獻示例耳合惟等句雖文法三平直以合敘句掀起而卑重禮樂便是蓋即此酒會中有樂以象賓主之德則有以正其本有禮以綴賓主之流則有以節其流自不至生亂耳○哀之樂之內已含有節字意哀樂皆以禮終只在上文看出便了聖人之所樂句不重不遇引起善人心三句善人心三句又只起著其教句善人心尚虛感人更實了感人深尚狹移風易俗更潤了三句連珠通下其實感人深兩句總在善民心內感人至于淪肌而浹髓善一人之心也轉移在上所感之風變易在下所成之俗使化鴻運醇轉薄歸厚善天下人之心也著教不出本

說禮約

樂紀

九卷二十

情性稽度數等便是

夫民有血氣 六節

心術形雖只形而為一定之情然心感而有聲音少不得播北在樂上故急微以下五節即種種樂音而民心可知此等字都指樂音都從心術形處得來

彈諸慢易 節

繁文簡節即彈諸慢易裏面事康樂雖在民心要想康樂所從來處此便是熙恬樂利康衢擊壤氣象

粗厲 節

猛起奮末廣貴三句正粗厲所在

蕙直 節

蕙直等六字平看此皆音之敬處故可徵民心之敬然亦從君上彰軌樹極得來

寬裕 節

寬裕是兩意肉好是一意順承是一意和動是一意此皆心之和以柔處故可徵民心之愛愛亦從德化陶鈇上來

流辟 節

流辟和敬見非正直之音狄成滌濫見非簡節之音大抵情過喜則階亂故淫亂屬喜心一邊

是故先王本 節

說禮約 樂紀

九卷二一

作樂原為化民而設但樂不和不足以成化故備本文以作樂既驗其和于天人而後推以化民大段在不相奪處斷落本情性樂本植了而又稽度數制禮象此便是和樂所在第不足以感天人尚未見和而實驗故必到合和道行交錯發形處則天人和而樂始驗非謂樂至此而後與然後以下正推以立教所在繩德厚以維民心象事行以善民行此雖兩件要之事行所在即德厚所寓提不越親疎貴賤等理便是○本情性頂上應感說來蓋先王曉得樂從心生故直從喜怒哀樂未發處培養个天和務要攝情歸性一如元初未散光景樂本端矣由是首律蕙備

說禮約

樂紀

九卷二二

總是全樂故又要稽云云。度數以律之生度處言。如土生者三分益一度。長而數多。下生者三分損一度。短而數少。此等皆度之數。皆所以宜此情性者。也有法以稽考之。使律足以和聲。然後已。禮義以音之寓象處言。如象而隆者。其聲濁而高。卑而殺者。其聲清而下。此等皆禮之義。皆所以範此情性者。也有法以裁制之。使音足以協律。然後已。即此便是和樂。此下不重在天人之和。只重在驗樂之和。上如何要合生氣。蓋樂本于天地之和。而感于天地無二氣。故用樂去合。合有節宜調變意。如何要道常行。蓋樂發于吾心之和。而感于吾心無二理。故用樂去道。道有準。迪陶錫意。陰陽便是生氣。使之不散不密。便是合和。剛柔便是常行。使之不怒不懾。便是道行。惟其合之也。則摩盪之氣調。陰陽得中而和暢了。和則陰與陽互調。而交暢于天地之中。由是發爲作長爲歛。藏天地生氣之和。發作于外矣。惟其道之也。則中和之德備。剛柔得中而和暢了。和則剛與柔相濟。而交暢于人心之中。由是發爲嚴毅爲慈。祥人心五常之行。發作于外矣。四暢是一意。交中發外是一意。此抵說天中外的和。都來湊泊于此。以見合道實驗耳。要知各得其中的中字。是中和之中。交中的中字。是中間之中。此是天人各發各暢。非天與人交發交暢也。到

說禮約

樂紀

九卷二二

此而沒無相奪倫者。天人和便是樂之和也。和樂既興。則教化可行。然後立學云云。厚是德之本體。惟無法以繩檢之。未免恣情滅性。厚者漓矣。如先王所用以立教者。此等正音。原從天氣人心太和上來。故即以其動于天者。還歸其天。即以其出于心者。還感其心。此便是民德之維了。象事行及親疎等理。形見于樂。單着好的一邊說。蓋事即德厚中做出。的事。理即德厚中分屬的理。大抵此等有其理。無其象。所以音之大小。本來自稱此。益爲整齊一番。顯然人事中極辨的模樣。律之終始。本來自合。此益爲聯比一番。顯然人事中相統的模樣。於以爲事行之則象使有所考。正而不偏耳。使親疎等正是借樂以顯理。使人人有事行可象。而德厚可繩意。故曰樂觀其深。此處須振起通節意。方妙。如樂所自始。則生氣屬其苞孕。五行屬其橐籥。樂所自終。則陰陽藉其節宣。剛柔賴以調劑。此等俱是妙理。合藏處。一說四暢句。勿把天氣人心細貼。四暢固是天人

土敏節

前言先王推正樂以教民如此若夫世亂上先失其情性之正了由是不能精度教制禮義自然到禮惡樂涵所在據章脉禮應只宜帶說此下與禮並不相干其聲二字骨下四句而容好思欲又只是淫樂之所致想見不安其位而相奪倫與上節相反所以君子賤之則不用爲教矣此月林說甚是但原註平分姑從之

凡姦聲 節

姦聲段應表而不莊一條正聲段應本之情性一條倡和至末又總申前文以央感動之機如此姦聲邊各照正聲邊文看如本情性精度教制禮義是正聲感剛不怒柔不

說禮約 樂記

九卷二四

懾是順氣應劭發爲嚴毅柔發爲慈和是順氣成象安位無奪倫是和樂與與字當成字看只照前作和樂清樂之驗非至此始作也大抵正聲便是和樂奸聲便是淫樂宜須慮成而後驗耳倡和有應要玩一有字正謂聲主倡氣主和而有樂以爲之應也此句已括盡上文了只爲分類處不曾說明故復看下一語如逆氣和乖聲清樂應逆氣是聞邪曲歸惡之分限順氣和正聲和樂應順氣是直歸善之分限且不獨聲氣與樂自相感動而已樂成而親疎貴賤等萬物各以類相動此又因善惡歸分推到倫理上正與前節使親疎等形見句相照有作萬物在生成上看

近亦不拘

是故君子反情 四節

前言本情性以作樂是聖人自然事此言反情性以廣教是賢人勉然事首先說个脩身以端樂本到那爲經以前方實是廣樂成教處倫清以下則樂行而教成了三節中前作樂必本于脩身意末又提收全旨而打轉志和行成上來益見樂本不可不端意思

反情 節

志和行成是身脩恰好處反情是類是志和行成得力處而實落爲反爲此全在不留不接不設三段所以然者爲

說禮約 樂記

九卷二五

何正使耳目云云此正申說他反此的意來以與和志成行相應○反此有工夫和成無工夫蓋情是志之流溢處先須復還得情的正性來然後調攝得个內志定這是因用攝體一邊類是行之分途處先須分別得類之界限明然後成能得个外行核這是去邪歸正一邊然何等是反此所在人生而有耳目口鼻心知之體則欲動而有姦亂淫惡情慢之干此正情之萌而志由以不和類之混而行由以不成志行之非而義由以不行者故姦聲云云一則養真聰明爲主而雖涉姦亂過而不留一則培真和敬爲主而雖有淫惡屏而不接一則提真惇惻爲君而雖有情

慢抑僻遠而不設摠之不使蕩者撓吾天而反其情不使
惡者涸吾金而止其類便了耳目口鼻屬外心知屬內合
之皆百體而志行寓焉順是循自然之理而不遠如不以
小害大賤害貴便是正是合當然之道而不偏如耳目合
有此聰明心知合有此思慮便是此正行義所在更無兩
層意思

然後發以聲節

大段在爲經截上就作樂一邊見盡制之妙處下就樂行
一邊見感化之妙處然後字面緊跟志和行成上來文以
琴瑟等又跟聲音上來先說个樂備聲容之器下由是用

說禮約

樂五

九卷二十六

以達天人之蘊則有奮德三句此正就樂的功用上說是
節中皆能處宜重看下不過形容他妙處清明四句是樂
象造化五色至爲經是樂盡常變散散鋪張說來此下倫
清是一事耳目聰明二句是一事移風二句是一事俱樂
行之感化所在○志和行成的德本在內樂在而發揮其
言趣故言奮不散不密的氣本和樂作而鼓動其生機故
言動紛騰而難明的物理有萬樂作而昭晰其倫理之與
故言著○四象字只取相似意思如聲則有安位無奪倫
象天之輕清而其明下濟一般體則凝精粗該條理象地
之廣博而其大無外一般序則始黃鐘終仲呂而有次不

紊象四時之通運一般節則作以規正以敬而按度不差

象風雨之微潤一般○五色八風百度處各斷五色句單
說聲宮商等五聲各配五行中之五色故各成清濁之文
而不亂入風句單說音匏竹等八音分配八卦中所寓之
入風故各從陰陽之律而不好百度句兼說音律樂自有
度度自有數上生下生之度自游乎益一損十之數故一
定而有常要知樂中只有五聲八音及律呂之數五色八
風百度特就中暗寓的理論○宮音羽音相濟而作是音
之小大相成也仲呂黃鐘互根而鳴是律之終始相生也
音律之作有倡和音律之體有清濁諸律諸呂更倡通和

說禮約

樂五

九卷二十七

是音律之迭相爲經也○樂行就樂敬之流播處說如和
親和敬等便是倫清不留不接便是耳目聰明不怒不懼
便是血氣和平就一人言而周身皆倫清之德了移風則
轉潮爲醇易俗則返薄歸厚即此便是天下宣就一世言
而舉世皆倫清之德了此等固從樂行後得來先須德盛
而樂和緣有此感化妙處○五聲句分配尤易八風句各
須記明氣候于管音和於律故八風從律如匏竹之音配
艮之條風震之明庶風而木與巽之清明絲與離之景風
配焉土金之音配坤之涼風兌之闢闔風而石與乾之不
周華與坎之廣莫配焉是謂八音配八風律呂參伍幾于

奸矣然匏竹之音從黃鍾大呂大簇之律而木絲則從夾鍾姑洗仲呂焉土金之音從蕤賓林鍾夷則之律而不革則從南呂無射應鍾焉析之二音從三律合之八音從十二律提來配陽者從陽律配陰者從陰律協律調音各得其和而無奸侵錯譌之患如八風之至順時披瀝者然何奸之有

故曰樂者樂也 節

承上脩身以養和而後作樂以宣化說來見那樂惟君子有而非小人所能與所以作樂有本而樂行化成者此出耳起句只直解个樂字引到君子小人的樂上單重能樂

說禮約

樂記

九卷二八

一邊而君子所以能樂處又只重一道字蓋君子本無樂而樂從道生其得道處既與小人之得欲者分源頭君子即有樂而樂以道制其防亂處又與小人之忘道者分究竟後四句雖似進一步意正見惟君子能樂處○按得道在樂也之前只志和行成便是以道制欲又稍在樂也之後

反情末 節

過云樂化之成敗由于本源之得失如此然則君子之樂終而德尊夫亦以本原之德盛耳是故云云反情句應轉行義節不言此類者情反則類自此志和則行自成也廣

樂句應為經以前一段民鄉方應倫清以下一段如耳目心志一挽而醉樂倫風俗一返而正此等功化全自志和行成預端樂本上來故可以觀德

德者性之端 節

承上樂終觀德來通節以樂者德之華做主詩言以下摠只發明此句而以不可為偽樂作一斷不但見樂從德來直窮源到未發之性上去○德即志和行成便是性乃德之苞藏德乃性之端緒猶有物在中而緒見于外一發此直是樂之根抵處由是聲容備而為樂正從德性中流露出來猶先有根荦而生出青華一般若夫金石等不過盡

說禮約

樂記

九卷二九

飾此樂者耳這已判出本文輕重了詩言志以下方自作樂者說詩歌舞只是樂之象未便是樂志聲容雖德之發非便是德是必有本文而文從者所以指出本于心兩句來前三其字且慢露心字只虛看恐于本心處有碍此心感物而動既已形之詩歌舞三者則性之端已發出是金石之類從詩歌而制干羽之類從舞端而制則德之華已顯樂于是成矣情深文明繁頂本心兩句來和順雖便是情英華雖便是文積中形外雖便是深而明然須畧進一層總不重顯見那文之明本于情之深如此可見先有個和順的積中終有個英華的發外樂豈可以為偽得要知

情深句微重情文兩字和順句又微重積發兩字氣盛化神原是比喻近有通就樂理上論緊承情深句看出儘好道子云以氣盛贊情深前意已了下只消云由此觀之作樂者必和順積中而其華發外必不可爲偽也作一五一及說樂者心之動節

治飾以前單在作樂邊論先說个樂舞之本文而推到制作之序上先鼓以下單在用樂邊論先說个樂舞好處而推到功用之大上總只虛論道理如此此樂本于吾心之和而能感人心故以生民二語作結○心之動直原轉感物以前論樂之義且從詩歌的規模上論文采節奏雖只

說禮約

樂記

九卷三十

是聲恰包得容一邊了如清濁相濟而有文采作止有常而有節奏皆所以文致此聲者故以飾言樂有本而後有文如此下邊動字樂字治字俱重看但動本是從心之感物處爲調和樂象是從心之托响處爲均節此等俱是性地上做工夫治則從外面脩飾了且心固屬本聲是心之流露亦屬本一邊故動本樂象俱是治飾的立本所在治飾何如是故先鼓云云先鼓二句分言樂舞再始二句專言舞而聲實奏之奮疾二句又分樂舞總之先鼓四句叙樂舞之事奮疾兩句就中形容他好處奮疾疑于易拔乃中出之樂其出常靜故至疾者亦至徐如執千戚而容貌

說禮約

樂記

九卷三一

得莊行綴兆而行列得正何拔之有樂幽疑于易隱乃情深之樂其文常明故至幽者復至顯如宮商象君臣而倫理者角徵羽象民事物而人道明何隱之有獨樂四句見樂成人已情見二句見樂善始終君子二句見樂全好領惡三段散說亦可然畢竟將成已成物串綰似覺有情情見二句根成已來正申獨樂兩句謂惟其獨樂不服務期有益于已也是故情云云君子二句根成物來正申備舉兩句謂惟其備舉不私務期有益于人也是故君子云云可見以之爲已則象立德尊而獨樂之志已得語治心之道莫大于樂以之爲人則遷善改過而不怠之化已宏語華心之道莫大于樂故曰生云云○志與欲皆就司世教者說二道字皆指樂說不厭即在獨樂內不私即在備舉內如道情宣贊是謂獨樂其志此中自有欲罷不能之趣故不厭如立學等廣節奏是謂備舉其道此中自有大道爲公之心故不私義以及情比類言義立有情見之後德指志和行成言德尊在行成之先好善聽過各須細貼好是他心機上決洽與有心契慕的不同聽有輪情克治意樂也者施節

起二語猶處大意且在下四句發出然樂生又始還未見施報直到章德報情處方透出施報意了蓋生的所在即

是德的所在樂之便有欣欣得意之趣那得不章明出來此以知樂主施始之所在即是情之所在反之便有念念顧祖之意那得不矣報還之此以知禮主報施報兩字只虛虛挑講不必推原到陰陽上去

所謂大略 節

各天子處須點出諸侯字謂諸侯所有之物皆天子所有之物但未露出賜字直到末句方說出諸臣得用的緣故而酬德報功意始發明耳從牛羊以備燕享之需又在諸物之外玩從字自見

樂也者情之 節

說禮約

樂紀

九卷三二

不可變易只說禮樂之定體是个定和定序直從情理恰好處論故能統同辨異同異便是人情統便是管人情緊承前兩句看出○統同非只是聯疎爲戚的話頭玩註思初惟始是直窮原來之和而統人心之同意辨異只還他个本來等殺便了管是聽他提領的說話註于不可變易用一象字既于和字不悞而理不可易遠濫用成像字又于等殺爲粗俱不用

窮本 節

承上統同辨異說來惟禮樂能管人情故因言人情之治由于禮樂此四句不可直作管情之實看以下俱違四句

分明說盡禮樂全體領父子君臣句分明指出人情正見

禮樂之用能統人情處從本體說到功用上正與窮本四語相應○窮本比知變爲重知從窮究處悟來便有反異歸同意着誠比去偽爲重去從昭著處得來便有遏欲存理意此正是人情治處禮樂之足以治情如此則以本體妙耳禮樂二字直帶到領節句方住和序是天地間之情俱則依像而立仁義是神明之德達則闢發而出上下之神陰與陽樂由陽來禮由陰作便是降興處精粗之體道與器禮以經曲藏至序樂以聲容載至和便是凝合處由是達其情以統同而父子君臣有情以相愛處皆樂所領矣循其經以辨異而父子君臣有分以相正處皆禮所領矣蓋相親而原未嘗離相敬而原未嘗離本來原有个節在樂行而和親和敬禮行而有等有倫此是領他歸到節了領字即在窮知著去內看出

是故大人舉 節

舉禮樂不是懸空制作直是樂同天地之和禮同天地之序了故能使天地爲昭其實天地自爲昭著但從禮樂贊助得來耳訴合以下正從天地爲昭著原轉到贊助上提只一意呼應便是○訴合相得詞平意串照應句從訴合二句來然後草木以下又從昭姬句來先有个氣行不乖

說禮約

樂紀

九卷三三

方有今物生不窮皆化育之昭著處但此前且未着禮樂至末方點破贊化意來與首句相照不消補禮而樂內自該得禮在

樂者非謂一節

氣脈從天地為昭看來禮樂作而天地為昭可見禮樂不在器數必有與天地同和同節的本在故推本言此直到故後主人以前提只引起德成四句此段以用禮樂者為主重本一邊下段以制禮樂者為主重末一邊然必有德行爲制作之原又有藝事爲制作之具可見本末但缺一不可大分還重本上○樂者至北面而弦是一段這說禮約

樂記

九卷三十四

便見得藝成而下而德之上可知樂師辨聲詩帶在童子一遠宗祝至主人是一段這便見得事成而後而行之先可知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童子有司之習藝不如人君和序之德宗祝商祝之習事不若尸主人孝敬之行故位序之辨如此下文上下先後又只借此字面直作德藝行事看有上了又要下有先了又要有後四有字原帶抑揚畢竟歸重到上與先上

魏文侯問章

此章大意不過兩段前七節是一段提辨古樂今樂之異而歸到好惡當謹上后五節是一段提言君子聽樂以心

而隱然示以正心意蓋文侯非不知古樂當好新聲當惡無不溺于人欲而好惡之正變于中耳故先從樂音具處細細剖晰一番分出個當好當惡來總引到正心上去

今夫古樂一節

訊疾以上雖直叙古樂正見其篤于道德淡于聲華所以可語可道處到那脩齊平均又說進一層張上道古內看出益道古非空空談說實本諒論爲躬行了所以推到脩身上去又從身推到家與天下去樂理足以感化如此看來古樂文足論而不息理足運而不窮原有無涯妙趣含藏在内故從會心處做出脩齊平均等正是有此蘊藉

樂記

九卷三五

方有此蘊藉總見古樂妙處○進旅八句獨弦絕八句單說聲餘皆聲容相對看於是語二句雖相懸說去其實道古正是語之得趣處蓋君子此時耳聆正音心游遠古自不覺形容至此耳齊治的道理原不參身脩而身脩的道理原只得和敬君子心契古樂自然于和敬有實體而身可脩由是從身及家而家可齊如相親相敬便是從身及天下而天下可均平均如合衆合敬便是總只虛論道理俱貫入和敬在內○章云發字當作動字看正如其機如此發字一樣把脩齊治平之理洩于聲容間令人心感之者神于聲動不覺口能言之而身能體之如此

今君之所問 節

前兩節先說今古樂今樂之發明示邪正分途了然不指出個根源邪正于何而辨故又以名同實異啓發他以此一語又括盡大意了天地順以下遞推古樂所由作正見與音不同處蓋樂不易作先自禮序開端而禮又不遽與先從大化托始故天地順至大當指出大化之均調來而後有作紀綱一段父子至大定指出極序之治化來而後有正律以下一段步步推出歸到樂上方佳德音句承接上來德音便是樂了乃復云德音之謂樂者見此等德音方叫做古樂也○樂音相近不同處當以樂字作主兩邊各說禮約 樂記 九卷三六

有聲容故相近而始之從來終之感化却甚懸絕故不同下只單言古樂而音之不同自見了天地順三句只消散叙摠見得協氣嘉生三才順理所以叫做大當此時不經制而序不律呂而和無形之禮樂已在兩間了然必先序云云故聖人作云云為紀綱尚有工夫到那正的所在紀綱都已停當了天下大定則禮達分定人人就其紀綱而無有越軼也紀綱衡言規矩準繩一服要知父子君臣就是紀綱非謂以此而紀綱別極也紀綱正則建中和之極而作樂有本天下定則乘中和之運而作樂有時然後有正六律云云律和聲聲協律或弦之琴瑟而被此詩頌或

歌之人聲而咏此詩頌無非聲律之播比處即此為德音者聖人制禮總是綱常之脩飭而聲律詩歌等都從此處模寫出來故以德音言必如此德音方謂之古樂蓋可語可道而用之脩身用之齊家平天下都在德音裡面包括已盡了引評原有意在蓋言王季俾順之德可以為君臣父子之宗可以為紀綱倫理之則而德音由之以起則聖人之德音由紀綱大定而後作也此實有明証矣勿作開看

溺音 節

好濫等是音溺志等是音之本此正橫出溺音之作其本說禮約 樂記 九卷三七

原惡處

詩云蕭雍 節

承上溺音固祭祀弗用矣古樂之作何如詩云蕭雍云云蕭雍一時並有如得稱得序而出之職如是蕭如相生相成而出之純如是雍蕭言蕭敬雍言雍和非直辭字象正見古樂好處古樂自大定沒得來都是至序的形容了故有此蕭敬光景古樂自大當沒做出都是太和的洋溢了故有此雍和光景和不徒和而敬以濟和正與淫色害德的相反所以何事不行正包得脩齊平均在內

為人君者謹 節

謹好惡實有聽樂上說古樂性和敬也究至先祖是聽今樂惟流溺也究至祭祀弗用是可好莫如德音可惡莫如溺音爲人君者正須于此處致謹所好必歸德音不可誤中之姦濫所惡必歸溺音不可誤移之肅雍所以好惡當謹的緣故全在君好以下見出好爲行從各薰和正在內此就見得感人易了好惡如何苟且得

然後聖人作爲一節

節脈鉗跟緊前段還要跟紀綱節來如云溺音當惡德音當好如此非但聽樂者宜謹亦作樂者宜謹然後聖人當治定制禮之餘作爲教云云此等皆以廣素冲淡爲主故

說禮約

樂記

九卷三八

云德音此又與前言德音專本倫常者不同既曰德音矣而又係以德音之音者雖廣素無文而肅雍等音于此托始也然後有華矣之音以和此德音有文武之容以舞此德音古樂于是乎備具而何事不可行得所以說出祭廟四句此雖俱是祭祀中事隱然與夫敬以和兩句相照看○獻酬句是祭畢燕享時事賈賤之官序屬異姓言爵因人異此行之當時者長幼之尊卑指同姓言齒則萬古一定此自今日而施之後世者提還他用之廟中便是

鍾聲鏗 五節

此正見文侯聽樂恐卧全是心無所思慮思則自與樂有合

趣合則自然忘倦於何得財故把君子的聽樂來作一個榜樣喚醒文侯轉到心聽上去末三句還是推原一步正是思臣的緣故○諸節惟絲鼓二音與鍾石等另爲一例蓋哀便能使人肅謹便能使人動此直以聲之所感言餘在寓象上說

絲聲 節

立旗立志實是絲聲感人處志義二字不平謂志干節象如富貴不以累心利害不以喪守有臣如此真可肅頑起懦故聞聲而思

鼓聲 節

說禮約

樂記

九卷三九

立動進衆亦屬鼓聲感人上看○合鐘只是契合然非平時原有斟酌思臣的念頭如何便與諸音寓象觸機而合要想所以合的原頭畢竟轉到自心上去看正見君子聽樂以心爲主

賈平賈 章

此章周召以前且鉤五答中指正其所養之非處而武樂巔末全未發明直至武始北出以下始詳著武功之難成而發出所以遲久緣故武始三節言征商時純用武也而夾振兩節就在六成內且女未聞四節言征商後純用文也而合三老節又在五教外

味嘆 節

涕泣即味嘆之連延不絕處。非兩平話。恐字及前病字俱
寫出武王忠厚的念頭。蓋孟津一會。諸侯不期者八百。豈
衆猶有不得事。猶有不逮者。但武王雖應天順人。而君臣
之際。每不自安。正恐人未盡歸。則天命未絕。猶爲君臣此
忠厚婉摯處。下言武王之事亦此意。

漢揚 節

及時事在早紓民困上看

聲淫 節

味字未可直作然字看。恐于是也有碍。此下凡三轉意。聞

禮記 樂記

九卷 四十一

長弘亦若所言者。詎其言之有據。是者斷其言之合理。

賈牟賈免席 節

遲之是一層。又久是一層次。遲字只根遲之上帶來。賈問
意。單重在又久上。象成句且開說。下方用凡樂皆然何疑
于武樂作一過語。轉入武樂上去。總于山立正恭遲而又
久之間。此二語象君之事。下兩段象臣之事。要與武王之
事相形。講調總于山立而遲之又久。象武王之事不待言
矣。若初舞而發揚蹈厲。這象太公之志。而與武王之志無
干。此見及時事之恭非處。舞將終而皆坐。這象周召之治
而與武王之治無干。此見非武坐之恭非處。乃所謂武王

魏君道之不仁。封比干厲臣道之作忠。釋箕子而作之賢。
行商容而復其位。解虐政而仁及庶民。倍常祿而優及多
士。皆及商政而一稟至公處。

濟河 節

此假武之政。全爲脩文張本。散牛馬是一類。解車甲包干
文是一類。封將帥是一類。此等一是用兵之物。一是用兵
之繩。一是用兵之人。故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以此

散軍 節

合下教弟。總是脩文之事。民雖生于末造。孝弟忠敬之心
其所自有。特爲習氣侵染。故日遠于文教。綱常亦湮沒了。

說禮記

樂記

九卷 四十一

武王諸教。急欲消其習氣。而開其良心。如德禮孝敬忠孝
是培植入百年根本處。故以大教言。左右朕俱武王自家
事。貫華歟。息帛黃脫劍。俱因習禮而自然如此。與下三句
例看。祀明堂是武王亲親所在。故民皆知孝。朝覲而幽明
黜陟。一斷于天子。是尊天子。乃諸侯所以爲臣處。耕籍而
武王親致其勞。是天子所以敬神處。故知所以臣。只在尊
君上知。所以敬神。只在親耕上。要着二所以字。

企三老 節

前半段補五教所未及。若此以下。則通結全文。正申樂者
所以象成意。禮則有割牲等。以養其體。樂則總于以娛其

之事何如武始北出以下俱是大段前三節是伐商以前
事凌四節是克商以後事

且夫武始 三節

六成節俱不重只要就中抽出四伐分夾二象而設方歸
到久立于綴上以申明武王之事耳夾振四伐只重四伐
意講盛感于中國委是不忍一人之橫行天下故用威以
勘亂如此分夾而進又單抽夾振意講早濟委是急舒民
困念頭俱再成時事久立于綴則始出時事象盛感何其
雄象早濟何其速然方舞之初却又久立于綴象其待諸
侯之至又何從容舒緩若此是威雖盛而不敢驟用其威

樂記

九卷四二

事雖早濟而不敢遽成其事所謂武王之事大畧可見矣
而不特象此尚有牧野之語許多事在○始與再成等皆
是樂舞北出與滅商等皆是象成其成有六其位則四成
者歌以節舞歌出一終則舞易一位也註極北而反南尚
未實只轉身南耳疆理亦非分土列爵等語只如解
其暴政施我文德便是

且女衛未聞 節

牧野之語直管下教諸侯之弟方住大約此節是反商政
即所謂興滅繼絕舉逸民與大賚是也未下車而封以備
三恪急達世也下車而封以存二代後緩近世也長殷後

心俱天子躬親事著此二字摠收牧野之語以下來此即
是周道但說得虛禮樂即在周道看出道是周家命脈所
在禮即其精神布于忠敬孝弟者是樂即其和順從容派
于忠敬孝弟者是道之所達即是禮樂所通但達有從此
徹彼意交通則互相淪洽更無窒碍不通處了此則不惟
勘定禍亂成功如彼其遲久而太平雅化亦如此雍容不
迫固宜象成之樂遲而又久了遲久合備戒已久提千山
立在内

禮樂不可 二節

全要認禮樂真纏于不可斯須去身說得喫緊如人身内

樂記

九卷四三

中正一脈便是無體之禮便是身的真規矩人身内和平
一脈便是無聲之樂便是身的真規矩况斯須正吾身與
禮樂絕續關頭如何可離得故先喝起一句冒下治心治
躬兩項在内能致樂治心到天神所在致禮治躬到嚴威
所在這總是斯須不去中得來末沒醒味數語真是剖判
緊關令人一躍去離不得

本節致樂工夫只自腔子内理會和平的元脈便是以此治
心者認得心體元和逼真則一切私累不得不消融淨盡
即此是治心了欲念既息善端自芽所以易直云云此等
析之爲坦易心正直心慈愛心溫良心合之只完得个純

然初念耳至于生則安久天神自有許受相因之妙若有漸次實無漸次不過易直于良之心體所爲滿量處樂是心與理渼洽的機關樂則腔子中不受矯拂便自當念室一故安安則腔子中不受播弄便覺念念貞常故久到那人定合天而思勉俱融天定入神而變化不測原只復還得个心量耳不言而信兩句總是贊天神妙處徑在自心上看信只是个誠不言而信只是自然之誠謂之信者但從真個一念強爲指點原無所執以爲信而安事言也信在言前也威只是个敬不怒而威只是自然之敬謂之威者但從恂恂一腔強爲摹擬實無所執以爲威而安事怒

說禮約

樂紀

九卷四四

也威從中出也到此方是治心極處

致禮以治 節

致禮工夫只在無體中探討直與極序本體理會得密耳致禮治躬的君子原只自成个矩矱但此中自有一種嚴足憚威可像的模樣不必說到欽承的身上○心中二段正判出个禮樂疎密機關全在斯須上着神爲妙鄙詐等雖非本心但一爲他竊據便操魁柄而原初和敬又爲無主故以心言如單出本節此段俱着禮說如云禮雖所以脩身而義竅原在心假令心中云云禮雖兼以攝心而外檢原在貌假令外貌云云

故樂也者動 節

前說禮能治躬樂能治心了然禮樂如何便能治身樂只是个和而和從內出故還以治內禮只是个序而序由外作故還以治外所以首二語從禮樂根原上說起蓋樂惟動于內故治心者資之而致以和天下者亦資之禮惟動于外故治躬者資之而致以序天下者亦資之所以極和以下從禮樂效驗上說去致禮樂即是極和順舉而銘即承聽承順等更不必推開說月林云極和極順還只就禮樂說內和外順方是人能治心治躬處備矣○按致禮樂工夫在極和極順頭上樂不去斯須而治心到安久天神處

說禮約

樂紀

九卷四五

方是極和禮不去斯須而治躬到莊敬嚴威處方是極順內和外順句只相承作一墊語引下耳瞻顏色以下無非極和極順的感化處而德輝段還進一步看言不但爭慢之非心以忘且聽順于上和順之善心以存正與有恥且格句一例此直從易直于良根心生色莊敬嚴威隨動中節處感化得來○一說瞻顏色且渾下作申看謂內和外順如何便瞻顏云云蓋顏色從內和中出恰渾是德輝之內動處故莫不承聽而不忍違了又何爭之有承順邊彷彿此摠來後段從內和外順裏面抽出個德與理來以足上意耳可從

樂也者動節

憶見禮樂互爲用處主減主盈跟上動內動外來進反又跟上減盈來通節語意到進反纔住且言禮樂之用如此不進不反至末總只反覆申明前意並無相資救弊工夫故此節當以進反爲主○禮惟動于外則禮未行而序之在外者已向構節一逸了故主減樂惟動于內則樂未作而和之在內者已向益盈一路了故主盈而進而反且在禮樂上虛論個相濟道理以進以反方實着行禮用樂者說禮樂以此爲受者禮不至徇情惡樂不至縱情忘反如是而後爲美也禮減以下正申解所以交相爲用的緣故禮至

說禮約

樂紀

九卷四六

于銷而減反爲禮之累了故有和以爲減之報而以進爲文樂至于反而盈反爲樂之累矣故有節以爲盈之反而以及爲文則樂則安正與銷放相反正見進反所以爲文處其義一即所謂禮該有此報樂該有此反都是事理中合應有此相濟的話○節內六反字稍異前三反字與進字對作構節意看後三反字與報字對與上文不同蓋報反意又落進反一層進正是報那減的反正是反那盈的

夫樂者樂也 章

起二語便已括盡章旨樂必羨于六句正申樂者樂也句故人不能無樂至末正申人情不能免意但制雅頌節且

虛說个先王作樂方法足以治情而實落治情在後兩節見出——是倫理得樂而治一是身心得樂而治也是人情不能免處故天地中和二語諸家準承本節獨月林松倫理身心來極是重云通章重審一兩字一便是性體性術多變止是不能守一上來一審則性之術變而性之理不變以既定之和爲感化故爲天地作命令者以一即天地所賦之正理也爲中和作紀律者以中即是一和即是一之所賦也備錄

樂者樂也 節

說禮約

樂紀

九卷四七

樂也樂字即人情之發于聲音等便是樂之作雖本于樂然樂必云云此等全是天機自露率性良能故曰人道但樂意初萌遲滯一分含蓄到那一變爲聲音再變爲舞蹈性中作用轉形轉暢直已變幻無餘了故以盡言盡字內便有亂本當防意思所以緊接故人不能無樂數語跌到作樂治情上去先王恥其亂直以治情爲己責了故制云云雅陳王政頌矣盛德此等原屬正聲制是以此審音協律制爲正樂使凡有樂情者但咏歌舞蹈乎此引他到性情之正處自不至無節而亂耳下文三使字三足字三不字俱制雅頌內事以此雅頌而形諸歌咏曰聲足樂不流在和敬相濟上見以此雅頌而載諸篇章曰文足論不息

在脩齊平均上見以此雅頌而攝諸樂器曰曲直等音足感善心而和放不得接在平慈釋躁上見提是制此正樂使足以感人尚未實到感化處又要知不流不息不接等就足在足樂等內無兩層意即此便是立樂方法

樂在宗廟 節

此方實說个正樂感人而推到原本上去但前言立樂是本人情而立乃以人治人方法此言立樂是本自心而立乃已立立人方法又自有別○樂即雅頌之宜于聲載于文而比于器者和敬等謂自然帖服不待勉強非是以和而濟那敬親順等語正樂感人如此固已諸父子協君臣

說禮約 樂記

九卷四八

今為有不齊之倫熙然親附矣此何以故蓋由先王作樂必審云云定和無工夫工夫全在審一上一是心體和便是心之發皆中節處大抵人心止向天理一途則靜而和靜有人欲錯雜便憧憧而不和故作樂之本全在定和而定和之法全在審一審是心地上磨勘斷不使二三念頭淆我本體則已發之情依然未發之性一般這是所以凝定其和了此物二語俱跟定和說來提是一所謂劑處物比則節自飾矣節奏合則文自成矣此等都無兩層意思所以山中出之一聯人情之不一而合和父子君臣便是个和親和敬附親萬民便是个和順原只就上文感化推本

說來

故聽雅頌 節

氣脈從上接來謂正樂之本于定和如此不但諸和倫理而已亦止有俾身心故聽云云志意廣是正樂之聲足以擴人心處容貌莊等是正樂之容足以檢人身處廣是心的初體緣蔽于私便使隘了感于樂而障蔽俱融依然元初本體真是聽二雅如見帝王經綸之心聽三頌如見明聖述作之心一般却像開廊了一窗光景執干戈等各串下立有行列行有進退并前宏貌皆能卒時動靜言今來是正樂感人而倫理身心皆得其益如此可見樂者天云

說禮約

樂記

九卷四九

云天地賦以倫常之理身心之理却未嘗有言以立教惟感之以正樂則天地所未言者樂實贊之樂直代天地為之詔命矣人倫有中和之理身心亦有中和之理却不能自為之紀綱惟感之以正樂則中和所易流者樂管而攝之樂直代中和為之統紀矣樂所關切如此設或雅頌不制則性情不能無變便不能使倫常正身心治而遠天地之教命壞中和之統紀人情如何免得

夫樂者先王 節

得脩在飾喜飾怒上見出和良又在得脩上見出盛字又在天下和暴亂上見出蓋其德根于公喜公怒而其化

普爲共和共長禮樂所以爲盛處兩節字要善看如治定
功成先有可喜的事了而後用樂以飾之除殘去暴先有
可怒的事了而後用禮以飾之因治而喜因喜而飾以樂
因亂而怒因怒而飾以軍旅鉞鉞故謂之得儕通節緊要
全在得儕上是必清好惡之源調中和之節全沒一毫私
心終有得儕好處惟喜得其儕則當其喜便已釀成太和
了惟怒得其儕則當其怒便已釀成不和了孰中見中和良
不是落一步話

子貢見師節

通節在歌聲截下又因歌推到敬德之應上去六德俱性

說禮約

樂紀

九卷五十一

術之中和處以寬柔等作主而靜正等儕之謂其德宜歌
其詩者卑取詩歌興趣與性情相宜上論如寬者多縱弛
而妄動却又能靜柔者多委靡而邪媚却又能正德甚盛
矣而頌矣盛德正與此合故宜歌頌諸如此例看德不同
而歌各有宜如此到那詩歌會心處轉覺于已德上關切
了故說出直已句來已便是敬德之已德便是立已之德
一歌而使人精神煥發一切頹靡習氣消融淨盡便見直
已此時敬所吐露無非所以慕寫心神一一如肖德而出
便見陳德一直說下不可分未歌既歌兩截看動已即直
上句來惟歌以陳德則性天流行機不容遏此時所直之

已見其流動活潑宜有一腔可通造化光景了所以能使
天地應蓋旋乾轉坤的樞紐已先握也天地應而四時之
交禪于天地者和了四時不過吾心之運旋而已動則其
調燮均也星辰之懸象于天地者理了星辰不過吾心之
隱現而已動則其經緯明也萬物之含灵于天地者育了
萬物不過吾心之化工而已動則其茂對神也詩歌之通
造化如此道子云應在寥廓上想在紛禱上想育在
並育不害上想四句光景都包在動字內動處須想他德
被于歌而蟠際兩間無所不之故物物交動正志一動氣
之說

說禮約

樂紀

九卷五十一

故商者節

風雅頌是正詩惟商齊恐疑其世俗之音故特明此然亦
只是借商齊以見歌之有益處起段不重音所由名只重
五帝三王之遺上便見遠古遺音足爲起懦澄清之藉了
明商齊固是會心到剛中柔中妙處然原足得德在先而
機神奏合所在故能臨事斷見利讓不外肆直溫良等
本體做出即此是有勇有義即此是保德即此是陳德非
是目歌而始明亦非明音後方有此等好處節末二語只
從有勇義上跌轉一語正與明字相照但明商齊的得力
處直到有勇有義方見耳有作固有之有看舊說有德固

是歌，保德仍須是歌，作進一步說。

故歌者 節

兩段相承遞看，如抗則輕揚而剽舉，如墜則重濁而舒徐，如折則宛轉以出而不失于徑，如葉木則截然以止而不及于滯，中矩之方則清濁之轉換處，稜隅有辨，中鈞之圓則清濁之極頭處，屈曲無痕，如貫珠則或上或下或止或倡，等倡和相應而循環無端，凡此皆歌的方法也，但繫繫句勿作捻看，此下是取義，故歌二句大槩已說盡了，然長言必有所自始，所以說出悅之四句來，長言必有所自終，所以說出嘆嘆以下來，三不足皆指悅情之未暢處言，

說禮約

樂記

九卷五二

雜記

大夫冕而祭 四句

要記諸侯之大夫冕弁冠三項俱兼冠服說，餘冕尊于爵弁，爵弁重于玄冠，助祭尊自祭界，故冠服之辨因之不在大夫士上分別。○緇冕服三章，冠四旒，爵弁則弁用爵弁衣用纁裳玄冠則衣冠皆玄。

暢曰以栒杵以梧

暢酒降神于禮為重，故治匏者曰以栒木取馨香以薦明，德杵以梧木取潔白以表精誠意思。

管仲饒 二節

以大夫而行天子諸侯之禮，其在天子諸侯當何如？故難為上大夫而行士禮，其在士當何如？故難為下君子行禮，自有成則宜殺者，不使豐於何有，借宜豐者，不使膏於何有，偏。

君子有三患 節

患從道生，故在前恥從事，生故在後，此見君子脩己從政，都在心上做工夫，處聞是致知，大槩學則體認此聞行又

說禮約

樂記

九卷五三

實踐此學，故歷歷當患，居位無善言可聞，是不明政體有言無行，是不見實用，既得旋失，是德不堪守位，地餘人寡，是德不足聚人，役均績倍，是才不能幹事故，種種可恥。

子貢觀于蜡 全

此大夫因論蜡而思周意，蓋昔周家農事開國，既慮縱民易與為虐，又慮疲民難必其命，於是勤恤至意，蓋皆于蜡，夫子歟想久矣，而快睹此蜡，依然文武之道焉，故曰賜也樂乎，子貢却不知樂處，全是上邊恤民念頭，所以說出百目之蜡兩句來，蜡字單在屬民飲酒上看，以百目勞苦，僅得今日之蜡，則勞之為日也長，逸之為日也短，不過

一日思澤耳若并此不行何以示寬恤故漫說个文武張弛之道正見卹民在此一舉而其義大處一張一弛又重弛的一邊講中且宜開說而本意節末繳出且文武張弛妙處原不區區專在一端但就中自該有个張弛調劑的

贊大行 節

圭字作頭子男執璧非圭故於圭下宜補璧字如云朝覲必用圭璧而其制何如九寸至寸半言其度王也言其體此制有異有同者也藉此圭璧則繪藻以三色之采間采以六行之等此飾之同者也

說禮約

樂記

九卷五四

納幣 節

一束是摠數下直通肸一束耳五兩是多寡數取五行相配成十之義五尋是長短數取五行相積成偶之義

說禮約卷之九 終

說禮約卷之十

於越許兆金丙仲父誤定 信州門人黃啓蒙較閱

祭法

祭法 節

祭法二字領袖一篇與末祀典相照據本節以禘郊祖宗四字提起發揮後將四代順文說去禘郊是祭享重禮又在時祭祫祭之外祖宗二廟百世不遷又在七廟之外魯爲周所從出之祖故五年而禘稷爲周開業之祖故配天以郊文有誕膺天命之功故立祖廟于三昭之上武有執競維烈之德故立宗廟於三穆之上

說禮約

祭法

十卷一

燔柴 二節

此等俱外祭如祭天地則有燔柴燔埋等禮宗則有埋少牢至木旱等祭八蜡則有四坎甸里山川則有山林等各祭在報功上發

埋少牢 節

此條雖分禮六宗等摠是祭天神地祇之法有天下句雖緊跟山林段米然合看摠頂爲是。四時通運而春夏氣從地以升故埋少牢于東南之太昭秋冬氣從地以出故埋少牢於西北之太昭。坎壇分寒暑祖迎不分坎壇如仲春晝迎暑於壇夜送寒於坎仲秋夜迎寒於坎晝送暑

於壇各須記明

大凡生 節

起段不重只要借名之不變形到祭之變上又從五代更立邊形出祭之不變來總之禘郊等內祭因人而舉故易姓受命隨代而異天地等外祭因神而舉故報本及始無代不同兩項分結前三節意

天下有王 節

全重設廟制祭上分地二句正是設廟張本而祭法在未句見出分地屬外諸侯封國一邊制都屬內諸侯錫采一

說禮約

祭法

十卷二

而行以享嘗諸祭此內便因先者之重輕分出个親疎生者之尊卑分出个多少數已在內了但須先點提制後分細數則廟祧句且宜直喝留在下語明

王立七廟 節

此便是設廟祧寺制一碑以上是廟數下是祭法然下段又分兩項考廟至享嘗是七廟祭法去祧以下是壇墀祭法餘數節照看但原註三昭云云則二祧又在七廟外了斷以五廟併二祧合爲七廟是的

王爲群姓立社 節

立社之舉不出貧若是介兩意俱要挑醒爲字如大社爲

群姓祈福澤國社爲百姓祈福澤置社爲群衆祈福澤王社侯社則自爲先王先公供祭而設

七祀 節

七祀或報功或祈禳各以其時各以其像立而祀之下皆祀禮之因分而辨處

夫聖王之 至末

按法施于民節先將應代功烈已畢盡了此后方逐節指出功烈來見內祭所由立與禘嘗祖宗節相照及夫日月四句見外祭所由立與燔柴二節相照此族燕上兩項

厲山氏 二節

說禮約

祭法

十卷三

爲稷爲社者祀以爲二神之配也祀以爲稷處蓋農桑在內謂是以前固祀農以配稷夏以後又祀桑以配稷蓋先後作述雖殊而稼穡利民皆兩人所貽也平九州只如體國經野等有益民居便是然亦止祀后土却與其工氏無干

帝嘗 節

序星辰只崇說个占候早晚使知興作便是且勿入日中星鳥寺話

堯能賞 節

全在一能字均字義字見堯治天下一稟至公處

黃帝正名 節

明民共財兩項俱跟正名百物來脩則改所未當增所未備之謂

契爲司 節

明倫等教入在爲司徒處到那民成則百姓親五品遜直是教成後事

湯以寬 之舊

寬治與文治武功對除虐與去民甚對前後俱是一氣管下語

及夫日月 節

說禮約 祭法

十卷四

紫從歷代聖賢功烈推入造化上來一就成象處見天之有功當祀一就利用處見地之有功當祀故功與此族寺然後祀亦與此族等此正祭法所必嚴處

祭象

祭不欲數 節

單以合天道做主春秋便是天道論嘗便是合天道起說今時的疏數事的煩急心的不敬與忘抵只要起到合天道去但霜露兩段尚未說到祭上樂迎來象送往方是因時舉祭蓋心之感觸不同所以樂迎來象送往而論嘗所自起乃樂之有無又論嘗所自分也有樂正是樂不必說

有樂合天道之陽無樂便是哀亦必說無樂合天道之陰此句只重有樂無樂不重在初嘗上又須知不敬就在煩裏見忘就在忘裏見非因煩與怠而人心遂有不敬與忘生出來

致齊 三節

承前時祭來祭必先齋以積誠故說致齋一節此便是致愛致慈處嘆息之聲以上臨祭而著親于外也而致慈正所從著的原頭色不忘三句臨祭而存親于內也而致愛正所自存的原頭總之著存非兩候愛慈非兩心只精神之專注于親便是著存不忘二句緊跟著存念頭推轉到

說禮約 祭義

十卷五

致齋散齋以致敬上去此敬字包愛慈言了末又跟敬字說進一步身重敬享一邊

致齋 節

致齋是散齋後事工夫較散齋更細全在下五句內見居處親所安笑語親所形志意親所向親愛此事而有樂親愛此物而有者今雖不及見矣而人子往來念頭何時忘却故于齋而由粗及精轉轉思想此時真有與親不隔光景故由散齋之七日積到致齋之三日如見所爲齋者蓋思極而通精誠之驗也

祭之日節

儼然就是見位的光景肅然就是容聲的光景儼然就是嘆息的光景惇是齋浚精有專注故儼無聲于有聲恍無形于有形俱從親之聲容想出

是故先王 節

三不忘比前說深一層愛有追念不忘意夫惟愛到極處故愛存親亦存所以耳目心思直似不隔乎親模樣慈有專一不分意夫惟慈到極處故慈著親亦著所以出入周旋直似見聞乎親模樣人子除是不欲親之著存耳夫既欲其存而愛正所以致其存安得不致其愛敬夫既欲其著而慈正所以致其著安得不致其慈敬此等曰愛慈曰

說禮約 祭義

十卷六

著存曰敬俱一時事

君子有終身 節

此又進一步意言君子不但思終身弗辱還有終身之喪在忌日以下正明終身之喪意思

惟聖人爲能 二節

聖人孝子只一人享帝享親只一理但就享帝說屬精明之德一邊故歸聖人就享親說屬愛慈之心一邊故歸孝子所以首節孝子以下單舉享親一事照出聖人享帝便了文王孔子兩節正孝子享親的榜樣

惟聖人爲能 節

起二語又重一惟字一能字至所以能享的緣故全在向之能享句見出而享者向也又只空釋享的名象尚未着聖人孝子上向之不在臨祭時論平日靜與俱動與游無念不與天合了所以能享帝平日聽無聲視無形無念不與親合了所以能享親下單舉孝子不及聖人者仁孝一理不忤乎親即不忤乎天也忤便非向臨尸不忤全是他未祭先榮有心向而自無可忤耳不忤何如如牽牲以下獻享有禮内外有官了此時但見若夫人齊齊云云此方是不忤而能享所在敬便是致慈忠便是致愛此外更無切切欲享的念頭

說禮約 祭義

十卷七

文王之祭 節

決在如不欲生處斷文王與以前肯筆死如筆生兩語以互見思死者如不欲生想見文王致愛行祭以享親所在○祀之忠在上兩句見出如見所愛二語又看了忠的光景寫出如何見得明發云云是文王之詩蓋文王祭時固念親動了明日則祭已畢宜可成寐矣乃至明發而猶不成寐者何蓋祭畢而吾親既往此心正不能越處故又從而思之如何假寐得着此正不寐的緣故又重思之一邊祭之日以下就接上文見出此日字蓋正日明日在內猶云祭的時節一般哀樂二語亦及重必哀上看

仲尼宰節

此見仲尼致慤行祭以享親所在起四語提領濟濟者容至自反也且虛辭不濟濟漆漆之義此等皆與交神無涉今我自祭則主于盡志而不暇脩容矣何以濟濟漆漆爲此段方解已之行祭所以無濟濟漆漆的緣故下段方解已之言祭所以有濟濟漆漆的緣故蓋濟濟漆漆自有其時初不在奉薦之時也自有其人初不在主祭之人也第當反饋時而樂已成乃薦其薦俎以行反饋禮此時神事畢人事始矣爲主人者則陳設禮樂之器使旅酬有其儀合聚助祭之百官使旅酬有其人而旅酬行焉于是助祭

說禮約

祭義

十卷八

孝子將祭 二節

前節未祭而存誠以治事便要享親的念頭宮室既修云云則事豫物備可以祭了夫婦齋敬至孝敬之心一段正祭朝踐時身致其敬而盡在內之誠也猶未也又必薦其云云此正祭饋食時求助于人而盡在外之誠也猶未也于是論志意是宣志意于神而表表內外之誠也此何以故

蓋以其愬云云此便是孝子享親的念頭故末句不作提頂看○慮事備物包得廣治正治此兩項得力在虛中兩字○前言主人奉承而進固是主祭者之誠後言百官奉承而進亦是助主祭者之誠單端到主祭身上去孝敬之心至者謂孝子敬親之心極盡而無加也序禮樂等亦與前重在旅酬者不同

孝子之祭 節

節內雖分內外盡心外盡物禮容盡敬畢竟以心爲主如盡慤等是心盡于內而祭本立矣然有內心爲主有外心爲寄故又要盡禮而不過失如不以矣沒不以非庶盡禮說禮約 祭義 十卷九

說禮約

祭義

十卷九

孝子之祭可知 節

要看幾個敬字徹始徹終一點享親的念頭都從敬裏做出故觀祭可以知心中段不是反上提只是前未了意思孝子之有深 節 此着事生上講蓋孝子纔有深愛則和氣愉色婉容一齊派出非有漸次也此等愛心所發直是從中流露故下一有字執玉奉盈慤虛慕敬的光景如燕勝將失又極慕如

孰如奉光景此等敬心所存止是借外慕內故下一如字合來是愛敬兼至方成得人事親道理○道子云愛在心而層層者見于貌敬在貌而層層入于中方是孝子之愛敬先王之所以治 節

先從治道大槩說起歸約到孝弟上去治道有五固先王所以定天下然如何見得五事可貴所以說出近道近親一段然五事雖可貴而饒中又莫大于孝弟所以說出至孝以下一段見孝弟人心所同先王所以因人立教也孝便是前貴老弟便是前貴長能盡孝弟則凡貴德貴貴慈切皆可兼舉先王施爲緩急之序如此○治方是去治在龍禮約 祭義 十卷十

定之先未教字正與此相照定則各止其所如貴德而民勸善等此在治之後末領字正與此相照定天下以前重五貴字貴有德以下重五爲字五近字五者之可貴如此可見先王治天下只是個舉斯心加諸彼欲人各得其本心而已故可以治天下○孝弟滿量曰至孝到滿量所在如推其愛不敢惡于人推其敬不敢慢于人便是王者仁民氣象伐一樹必以其時殺一獸必因其可便是王者愛物氣象故曰近乎王弟到滿量所在如隅坐隨行各有其序便與伯者正名定分一般故曰近乎伯此二語不重原只引下必有王必有兄而設惟至孝近乎王則王道取諸

孝而足故雖天子云云惟至弟近乎伯則伯道取諸弟而足故雖諸侯云云此二語又不重天子諸侯只要引出孝弟人人當盡好說入先王之教耳教即教以孝弟因是因其爲人心之同而不能別立一道意

立愛自親 節

此節初無齊治平分屬意摠只承上來見孝弟爲領天下之本便了教民睦教民順只在立愛立敬身上說這雖未實實去教民然所以教睦教順的道里已在內了蓋睦便是愛親順便是敬長非有二也夫上之愛敬直自盡个親長之道耳而教即此在故教以云云教慈睦即上立愛以龍禮約 祭義 十卷十一

教睦教敬長即上立敬以教順貴有親貴用命正民從愛敬之教處孝以事親兩句就在立愛四句上見出錯諸天下二句就在貴有親二句上見出摠來後四語只是看了上文緊跌出个從身起化意耳

郊之祭 二節

分郊廟祭說各節敬之至歸重君上

祭之日 節

鹿碑以前摠是迎牲時事乃退以上是殺牲時事齊力取辟此等俱君自身親事以神道也而朝踐之禮行矣而退以上是薦獻時事祭燔祭腥事以人道也而饋食之禮行

夫摠來牽牲有像薦獻有像見主祭者極至之敬處

郊之祭大報 二節

一是郊祭禮則三代同而特則三代異一是日月之祭分配有其義而當祭有其故○主日配月正是祭天之禮蓋天秉陽日爲陽精所以把日來做天之主既有尊主固有配偶所以把月來做日之配是主日固爲報天配月亦爲報天而設

祭日 節

於壇四句明祭日月而設壇坎之義幽明在隱顯上見上下在高深處見於東四句明壇坎分設于東西之象內外

禮記

祭義

十卷十二

在動出靜入上見位在陽中陰中上見此四語各有串合意幽明別則上下可得而制內外別則陰陽可得而端別字北端與制字有力通節在此處截下合言日月之功以見當祭之義出東生西借作陰陽長短眼目急急要遍到相連上方與致和合拍若照註又申所以於日於壇東祭月于坎西之義既與上文重出而下文陰陽字交爲突出不妥○陰陽能指日月長短在並行處看終始在代明處看先有此氣行不乖緣有千百物皆化故說個致天下之和正把化育的機緘歸到日月運行的調義上

天下之禮 節

去爭以上只虛論个治理下方是川禮爲治而民從處到那奇刑無不治則本已厚上已尊紀已立悖逆爭鬪已遠這都是禮以成治的實驗了天下之治有五勿把天下字輕過全要見出經制之關係大處此等都要做到極至所在故以致言反始五句正禮之分布處勿作條目看此五禮却隨其所致皆足以遠治所以說出厚本五段此正禮之作用處勿認做功效看天下之禮合五治來纔見大的所在蓋如辛帝辛親厚生正德那件非天下大關節則那件非天下大典禮所以人即敢爲奇邪如何外得天下之禮自然相與從治了○致財用致字不外開源節流意與

禮記

祭義

十卷十三

民以富足之利正予民以興善之資此便是立民紀要知和便是民紀更無兩樣

宰我曰吾聞 章

氣鬼兩句概說个鬼神之名所由立而闡發在衆生節令鬼二句概說个鬼神之教所由立而闡發在因物以下三節細按衆生三句明上魄者鬼之盛昭明一段明上氣者神之盛因物三句正是合鬼與神而百衆畏萬民服正所以爲教處此節還只說得个命名立教到那築宮設廟報以二禮雖都屬合鬼神內事教及古教反始教相愛雖都屬立教內事然自是看進一步意

衆生必節

上言合鬼與神故此節先說鬼魄而模寫他一片英靈不可掄處便是神了不應將鬼神兩對說昭明若蒿悽愴雖三平恰一步說近一步百物便是衆生此等精英昭著正不得不神道設教的源頭

因物之精節

明命鬼神正是制爲之極處爲黔首則者使民知其有靈而有可則度有可憑依也畏是平時謹凜不敢墮行於冥冥上論服是平時遵信不敢不如其聽斷上論

聖人以是節

說禮約

祭義

十卷十四

築宮室以下比前爲黔首則較進一步衆服兩句比前畏服又進一步如前節鬼神之名雖立而未有依畏服之心雖生而未有所致故聖人以爲未足築宮室正要設宗祧此原爲祭而設使親近者若宗廟而其祭數疏遠者若祧廟而其祭疏因此別出个情誼與世數來正制爲祭禮所在民不專指百姓燕子孫在內蓋報及人心所同聖人既身先之而制爲宗廟祭祀如此故衆人先有个聽服于心因有个聽從于事要玩自此及故字意但此服字是服聖人之制兼與前節不同

二端節

此旣報反中抽出朝踐饋食二禮以見至教處先起二語作冒建設至反始朝踐以報氣也而反始之教就在報氣內蓋此時專以事神爲主薦黍稷至末饋食以報魄也而治情之教又在報魄外蓋此時無以接人爲主節末禮之至句卑頂饋食一處用情正是相愛此舉不但交神抑且治人故爲禮之至

君子反古五節

不敢不盡以上且冒下親耕等項下皆竭力從事之實而致敬族情就中見出中間三敬之至一季之至皆喚醒不敢不盡意提歸到天子諸侯身上

說禮約

祭義

十卷十五

本節○報親不敢弗盡從不忘所自生上來要看是以二字雖致敬發情是內盡竭力從事是外盡然以竭力從事爲主蓋有從事之實而後敬與情始不虛耳本節下段便是自盡以供養盛處節意原只主先古而兼言天子不必拘古者天子節

此自盡以供犧牲處敬奉俱說到天子諸侯身上蓋敬官是君設取是君取躬朝是君命使然故敬屬主祭言君召牛三句此恭獻又進一層此時養之於滌不浪談獻官了君皮三句此躬朝又進一層此時君親巡牲又不但獻官躬朝了

公衆 三節

此自盡以供祭服處先養蚕次獻繭又次繅絲染采以造服行祭搃見祭服所在

公衆節分養蚕之地與法兩截看

歲單 節

分獻繭受繭兩事看率用此正兼副禘少牢兩項來副禘而盡禮于已少牢以加敬于人搃爲君服重處

及良日 節

亦分繅絲染采兩事至敬燕三節內見

致禮樂之道 難矣

說禮約

祭義

十卷十六

此與樂記稍異卑在天下塞三字塞是和序之滿量處尚未到感人上蓋和序之理原是賦于來本體惟極和極序而直滿其量則兩間都是和序的克塞了由是推到治上而以順召順以和召和於治何有

孝有 三節

三孝各就分所得爲處別等次非有優劣意曾子既不敢當孝名而却以先意承志言者蓋大孝次孝皆限于分所不得爲惟是君子之孝正指能養者說隨人皆得自盡故獨揭言之而猶不敢居如此先意承志俱屬善一邊意尚未形先則引向善處去而使起念不差志屬兩動承則迎

機將順而使初念不轉正欲委曲開論使吾親自歸向導而不覺此卷志而不直以口體養者直養之養只在供養上論

身也者父母 節

居處事君等正行父母遺體莊忠敬信勇正敬以行遺體此等俱切有位上講方與卿大夫弗辱的孝相關

烹熟 節

此節亦跟弗辱來若止烹熟等便不得爲孝止得爲養君子之孝必須行孝于人而養特行此孝者耳故直到父母沒而慎行斯爲能終斯爲弗辱而能養之孝通節在能終

說禮約

祭義

十卷十七

處截下則就其能終而贊孝道之大勉人不可不滿其量而貽辱父母自非規作意○稱頌內便有感動效法意故爲教衆之本見那孝不易稱直如衆所稱頌真是本之以立教了這纔有錫類的好處這纔說得个孝此句結君子所謂孝一段其行曰養養字兼養言孝固不專于養亦脫不得養是必有此教衆的孝而用之奉養終叫做能養之事此句結上熟烹一段然養道無窮故自養推到敬自敬推到安自安推到卒而至能終所在教衆之孝盡此矣要知安與卒只是敬之徹始徹終處所以爲難可見君子終身體道無非一孝所貫真有一行立而萬善從者所以

說出仁者仁此一段只重孝爲德本意勿認作仁禮等所以成此孝看孝道之大如此所以體孝者不在徒養而必
要慎終卽此便是能順卽此便是弗辱卽此便是因心之
樂故復說出樂自順此生二語分明從慎不慎的分路判
出个辱不辱的關頭直是喚醒人成就个能養之孝意

夫孝置之節

孝的道理爲天之經爲地之紀無時不有無處不然故能
塞天地橫四海而所塞所橫者又無朝夕之異從見孝道
之大處下四个推而準俱是孝道自然流出自能感人如
此恰似使之共循爲準一級殊非把此作則以強人率由

說禮約

祭義

十卷十八

也引詩証放乎四海而塞天地施後世自見

樹木以時節

根上仁者仁此句來一木一豎含生雖微到那生意之相
閑處便大時伐時殺行仁雖細到那不忍之觸發處便真
了

孝有三小孝節

不憚前就分上論故有三孝不同以下就心上論便人人
盡得了庶人所可自効止有此力故爲用力之孝卿大夫
便做得功勞及物的事如尊仁而舉念利濟安養而經制
今宜此等勞出于已自然善歸于親故爲用力之孝到那

天子先有个德教的博施因有个助祭的備物此無論竭
力爲養孝止一身卽用勞及物限在家國者迥不同了故
爲不匱之孝仁者之粟如天子諸侯不橫征暴斂卿大夫
士不受非義之祿庶人不受非象之財皆是禮終摠承父
母愛之以下來

樂正子春節

節脈從慎行其身族來大意重全歸上一舉足以下正明
全歸之孝處不虧體則能全形不辱身則能全性孝在全
歸如此故跬步不敢忘孝全在一舉足一出言兩句見出
下以一舉足一出言分頭劈折前項不敢先父母之遺體

說禮約

祭義

十卷十九

行殆則能全其形此是舉足邊收語不辱不重則能全其
性此是出言邊收語摠成得全歸的事

昔者有虞節

次乎事親次字與氣次焉次字等看益人道第一義是事
親而老近於親尚齒便居其次了此正見四代尚齒的緣
故

是故朝廷節

同爵尚齒則弟行于臣杖於朝以下則弟行于君摠是朝
廷敬老之事大抵此前七節言孝此後十二節言弟
行肩節

行字晉下讓路代勞兩件不錯則隨正是肩而不併此與長者同行之禮車徒辟是途遇老者之禮此等是讓路下是代勞分兩項看

居鄉 節

窮寡弱皆屬老者此皆居鄉以齒事

古之道 節

旬徒不及始衰所以優尊願禽必隆長者所以厚養

孝弟發諸 節

尚齒一事全從親長念頭推出故言弟無言孝字發諸朝廷等各按前文入講全要挑醒發行等字明白孝弟無往

龍禮說 添義

十卷二十

不達如此衆以義見知之明此弗敢犯見守之固堪自朝

廷教化上得來

祀乎明堂 節

跟上孝弟化成處推進一層轉到教之有素上五教與樂記不同彼專重脩文此泛說周家行禮示教耳此等俱是激發天下使他敦倫興德何等開切故以大教言

舍三老 節

前五教大都是朝祭禮制養老似爲輕典故就中抽出此段指証个尚齒之實又從前抽出鄉里一段指証个尚齒之化正見養老關切處割牲等全是太學中身教故不但

可以教諸侯并可以教天下言鄉里而朝廷州巷等包括了

天子設四學 三節

此又從上遞來謂尚齒教弟之事不特親食老更一節即太子入學尚齒又不特入學一事即天子巡狩尚齒又不特巡狩一事即卿飲尚齒至如設四學句諸侯待於竟甸一命三句俱不過叙起尚齒等各輕看

天子設四學 節

此直指周天子說備學但廣立教之地耳教本全在太子

齒上

龍禮說 添義

十卷二十一

巡守 節

以其必入竟而淺見竟內老者故說諸侯待于竟旬勿作未見諸侯先見老者看八十九十連上百年者一氣通屬在先見邊此俱是就見之禮并下途遇而迂見欲言政而就見皆敬老處但未言君就是不敢造次途請故有就家訪問之禮

壹命齒 節

通節以族有七十句做主首二語又通引到三命上耳齒不齒以坐席言不敢先以入席言坐席爲禮法之場應得論爵入席非禮會之所且得序齒故三命雖不齒于族而

入席時又弗敢先此七十者蓋特以貴貴之義形起到長長之情上七十者以下又借舉不入朝與揖讓兩事來見君且優禮況三命雖貴猶在宗族安得先此七十之老此正申不敢先的意思○日錄把首三句都實作尚齒看如云一命貴矣然在鄉尤尚齒再命更貴矣然在族猶尚齒三命別席而坐於族雖不齒然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是未坐時尚論齒不論爵此說覺直捷可從

天子有善 節

示順謙讓蓋稟命兩項善已之善也而各歸于所尊以示不敢自有命已之命也而一稟于所親以示不敢自尊此

說禮約 卷二

等真是協於理遜于心處故以順言

管者聖人達 節

立易意輕卑爲下文用易張本進上而不敢專以尊天既上而不敢伐以尊賢皆用易時慎重處○建字此立字有工夫聖人視變于陰陽參兩于天地這正是建的所在此中有个自然情理而易行乎間矣由是即其動而徒者盡爲奇以象天之陽即其靜而順者盡爲偶以象地之陰使卦有定辭爻有定序而吉凶晦吝之理盡託之易則凡龜易所著現無非天道攸寓了所以用易者惟天是尊乎自然有不敢專不敢伐的念頭

孝子將祭 節

通節在慈善處斷下先說个具服一段從將祭之誠起到行祭上總說入顏色必溫四項分个初祭正祭居歆祭畢四款事來而慈善二句則提根顏色以下細摹他承祭的一段專致處結諸心三句又緊根慈善等極贊他專致的一段精誠處此二段並無兩層意思提只看了上文抽寫个孝子享親念頭便了○慮事處且虛下三句正其慮事處提來孝子思親念頭只無物可以懣心二語盡之而大概光景全在四如字四然字見出慈善不遠是敬與身一耳目不遠是身與心一思慮不遠是心與親一合三不遠便見他思親之誠了結諸心舊分属耳目不遠等句看來只宜以前三句開說而後段串合歸到述省爲是○道子云首句拈出齋莊之心一心字中間推到係物而曲寓他意緒慈善三句歸到思親上來至結諸心三句又急急遞出省字與志字合拍捲上心字橫來直撞只要寫个心字並無分項之以與愚見正合

說禮約 卷二

便見他思親之誠了結諸心舊分属耳目不遠等句看來

說禮約卷之十終

說禮約卷之十一

於越許兆金兩仲父誤定 信州門人黃榕蒙較閱

祭統

凡治人之道 節

義在中出生心兩句上見惟賢者爲能內盡心而祭之本立外盡物而祭之用行先本後文處終見得个盡義

賢者之祭 節

此正賢者能盡義所在通節以唯賢者能備二語作一閑鍵蓋能備以前只說得个備字而收煞在賢者能備句屬未祭前事此後方說到祭上而發端在能備句屬臨祭時

說禮約 祭統

十一卷一

事蓋惟內盡外順求備在平時故盡志盡物享親于臨祭信惟賢者能盡祭之義○必受其福原前一步說來福卽是道受乃容受之受此又因他能盡祭義而推到存心制行合道上論福者備句雖解个福字然福尚畧在備後百順句雖解个備字然百順字尚渾淪無所不順正說破百順正見備處蓋一有不順便帶些虧欠便不得叫做備了何謂無所不順言內盡以立順之本而又合到外順這方是無所不順分明重外順一邊而先言內盡者內盡自然外順探本之論也忠臣孝子只大槩舉例的說話各以字要玩想忠臣以去事君的光景若何孝子以去事親的光景

若何則必是內盡一邊這用之君父者雖不同而真心之自盡則一故曰其本一本內就含自盡說此三句正見內盡于已平日既盡个忠孝道理由是素行合神明實德乎君親上則可云云此三句是外順于道只就平時不愧不忤上論且未到感通處合來是無所不順而謂之百順矣故曰如此之謂備備則明無人非幽無鬼責而世所謂福不足言矣故能受福不求其爲暗與必受其福相照提之未祭前雖內盡外順以受福于先當祭時但盡志盡物絕無求福于後孝子之心如此

祭者所以追 節

說禮約 祭統

十一卷二

孝者畜也以下都在生事上論孝之義只包括在畜字內畜之象又只包括在順于道不逆于倫內可見畜備孝之象而祭又備畜之義祭非繼孝而何節末纔打到祭上是之謂畜句只該渾繳不可以畜養畜聚分貼看○承歡盡順此正率性所自然亦秩叙所當然處故于道言順于倫言不逆謂依吾性做出真愛已自慊了而緣道敦倫直是天叙合該如此講中申貼不平○道子云孝字諸根上孝子之志來畜字還只作聚字看蓋順于道卽前外順于道句而百順及無所不順之意却藏在畜字內不逆于倫卽前忠臣孝子可想出

孝子之事 節

承上追養繼孝來孝不止祭一事故以三道言生養等且分个事的節目順哀敬時方是道的所在

既內自盡 四節

通章在夫婦親之截下題言昏禮求助之義尚於躬視未涉是故天子節未祭時夫婦之親耕蚕如此及時節至先期四句將祭時夫婦之親齋如此會太廟至薦豆正祭時夫婦之親禮事如此而結末摠收一句打轉到求助于昏以爲宗廟主上大抵此等禮通指諸侯直因耕蚕并及天子說耳輕看

說禮約 祭統

十一卷三

既內 節

此申前奉之以物之事大意爲外助而發先剔出祭禮求助于昏作一摠領而昏禮爲求助本不曾說明故撫拾昏禮之詞一段昏禮求助之故又不曾說明故推出備物一段總見得祭在具備具備在官備官備又在夫婦親而夫婦親又在昏禮之求助故從外助說起外助是盡物的源頭盡物是求助的主意○內盡正指前誠信忠敬求助且作求助于夫人看蓋婦爲祭主于內是助昏禮以求祭主于內是求助而其詞云云起頭便說个共事宗廟社稷可見雖未舉祭而此詞既通之後則官備具備求助之事始

可成矣故曰求助之本下皆具備之事這已盡生成等物了天地五句直是足上語更不必說開節末二語又重盡物邊去

是故天子親耕 節

此申前致其誠信之事單重在身致其誠信何身致即上四親字夫既身致其誠信則此心罄盡而毫無虧欠即此便謂之盡既無不竭盡則此心專慤而更無疎放即此便謂之敬非誠信外別有个盡敬亦非有了誠信方有盡敬也敬盡二字不必分頂此盡只跟了敬看與上面盡字不同

說禮約 祭統

十一卷四

及時將祭 節

此申前與其忠敬之事齋之爲言二語且釋齋之取義而齋的主意在專致其精明句看出是故君子至依禮止說齋之節目而君子乃齋的實事直到散齋二句見出定之謂齊二句又因定與齊名義不同而歸一之與前齋以致齊照看按齊不齊以致齊摠不外防訛兩意說欲是杜欲的內出如耳不聽樂三句便是防邪是禁邪的外入如心不苟慮四句便是依道正是無苟慮依禮正是無苟動原無兩層意思散齋以定者於和則防於欲則說積而至于七日則此心歸于定而精明者無所攝奪于外也致齋以

齊者防之又防訖之又訖更密以三日則此心極其定而精明者絕無二三千內也然致齋言齊散齋言定似有二義恰不知定之名雖別于齊定之義同歸于齊故曰定之之謂齊正見齋之爲齊只是个齊而已精明之至就齊之極頭處看既致齋又散齋則此德已精益求精已明益明故爲精明之至

是故先期 節

跟上君子乃齋說未端見二句終就祭位也下分三項事看裸尸重裸一是裸地時事迎牲薦洗一是朝臨時事羞噉薦豆一是饋食時事夫婦親之句在本節爲一節之提

說禮約

祭統

十一卷五

在通章爲各節之提惟是夫婦親則官備具亦備矣倘不正詞以求助便無以爲宗廟主所以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正見大昏當重處

及入舞 節

此申前安之以樂之事據前後兩率群臣看來君字的指諸侯首尾正相呼應而中段但以天子相形耳如云除非天子則祭時天下臣民皆在有天下之象故當與天下共樂此皇尸若諸侯則止是一國臣民皆在有竟內之象故當與竟內共樂此皇尸今諸侯見云云此正與竟內樂之之義此處方就舞言而上文兩樂之還只虛說

夫祭有三重 節

此申前通之以禮之事周道以前且先叙起三重而三重又全在後志得來故緊接出假外增志一段到那後志明重意實落在身處以下見出節內輕重字都跟三重生來三者既謂之重便該無時不重了緣來此三者却非自有之重乃假外云云此正所由以輕重的緣故增字只當將字看惟其假物以增重所以三重無推志操其推志輕便輕志重緣重是雖有三重之名而其重與不重又只聽其志如何可見與志進退要識志輕志重只照本文盡與不盡上見盡不外誠信忠敬等即此是內志即此是明重內重而祭

說禮約

祭統

十一卷六

本立矣然後道此志于淮獻歌舞非禮以奉此三重此是因志見物從本及文聖人之役志爲本處故曰聖人之道夫祭有饒 四節

大段在第三節可以觀政處一斷前段提見祭可以觀政單在祭末行饒上言全重得个惠字後段提見祭可以立敬單在方祭備物言全重得个順字

夫祭有饒 節

節意全重不可不知上而所以不可不知意正在惠術兩句見出兩引言提只承祭末說來起到惠術觀政上一步案一步看惠在饒上看出政又在惠上看出。祭末二句

祭者即竟內有小人而思當均被之象此餽之每變以義見施惠之象所自興了原註施惠之禮等句先餘下觀政意且以明惠政之同而並非此處正解不必入講

祭者包餽在內大澤在寓象上看如云祭之有餽本是个微小的惠澤然政有澤而祭亦有澤政惟均而澤亦維均恰寓有大澤的模樣此句且虛是故以下先說个澤之大直到由餽見之處方合到澤上而結以觀政一語正與起句相應大澤二段前以惠必及下爲主後以知必將至爲主蓋惟上之澤徧故下之信深兩意相結然這澤之大雖

是故尸饌節

說禮約 祭饌

十一卷七

此正指出个餽通惠術所在通節語氣直到脩于廟中方住每變以象是承上起下語先君卿次大夫次士次百官是每變先四人次六人次八人次百官是以象雖別貴賤似于每變上見與惠象似于以象上見然却兩開不得蓋均惠的妙術全在別等別則貴賤節級而施緣可無人不到此便是惠術此便是興起惠象了四簋二句正見惠象之興舉所在四簋泰即所餽之物脩廟中即所餽之禮此只指諸侯禮言觀四簋竟內字自見而廟中二句正于此處見出要知竟內之象只在規模相似處看廟中有貴而先餽者即竟內有君子而思當先施之象廟中有賤而後

說禮約 祭饌

十一卷八

是人君施惠的事而餽禮脩于廟中猶施惠及于竟內則大澤實由餽而見可見祭寓大澤之象了澤之廣被便是君之德政故餽可觀政打轉到不可不知上去

後半 節

興物備句是足爲物大矣句且起下順字提此三句重重脫卸只引起數字即此爲教本者謂祭與教大槩相似非謂教根本于此也然如何見得顯是教本蓋教而無道則教有不立所以說出教忠教孝兩句此句且提出个教之事來教而無本則教亦不行所以說出明君二段此處還只虛論个教之行而所以立教根本全在盡道端象上蓋

明君崇祀等是就理上論个率從的稅關而盡道端義實就身上做了明君在上實落是臨政無遠以風厲臣下所以諸臣服從崇祀廟社實落是秉虔承祭以昭示子姓所以子孫順承合來忠孝之教行隱然教本上說了但由在盡道端義處細發道是爲君爲子的大規模此等當盡的道理一一完滿而無欠便是盡義是君道子道中細節目此等恰當的事理一一條飭而協宜便是端即此而教生者忠孝既足以放其良道義又足以立其準也要知盡道端義只就教本上論

是故君子之事節

說禮約

十一卷九

教盡于忠孝而本于盡道端義此皆盡絜矩之道而身教者從所謂順也此又因教本而借事君一端說个比例轉到祭爲教本上去不可又轉出絜矩一層看所不安于上四句正是身行不能身行便是不能盡道端義故非教之道此教字且就事上使下言君子之教方打轉到教忠教孝上必由其本只就明君崇祀上翻講此便是盡道端義此便是身行的工夫故見得本夫惟立教有本則不以言教而以身教不遽責人而先友已故見得順之至教不外順如此而祭之行亦一主于順因搭合到祭其是歟而跌應教本出來蓋只是个備物以順則不隔親非禮而孝之

教生不越禮犯分而忠之教生此不必以教爲教而以祭爲教事不同而順同也此正見祭之爲物大處

夫祭有十倫節

一祭而十義可見各舍下意組織入講提見祭之所關大處

鋪筵節

還照依神來神兩平看未句作提

君迎牲節

別嫌句且虛尸在君在二服先以兩疑字剔出嫌字謂雖是子迎君父之尸却疑似君迎臣了豈不是嫌是故不出

說禮約

十一卷十

句方說破別字

夫祭之節

子事父之道特寓意在尸爲神象上此正禮中取義該得廣潤在內

尸飲節

此專指上公廟祭言獻爵固有別矣而受爵的人則于同等中序齒以飲此句直帶說耳卑重序爵上獻則貴先而賤後爵則貴重而賤輕即此有个尊卑的辨在尊卑即前貴賤提只一義

夫祭有昭節

有事太廟以下方是實舉其事前只虛論昭穆之義應到
祫祭上去父子遠近等雖列四項而單以父子為主歸到
親疎上爲是謂昭穆固所以別父子而父子中有世代遠
近年齒長幼之不同情之親疎辨于此矣有事太廟正是
祫祭禮不失其倫燕尸主及子孫在內此等依次相序正
所以辨親疎處

是故明君節

此亦是先論理後敘事直到祭之日以下方實是賜爵祿
于太廟處只重策命一段受書邊并帶輕看

君卷冕節

說禮約 祭統

十一卷十一

明別在起二語及末三句見出君卷冕二句是別于位次
夫婦相授受二句是別于授受酢必易爵是別於用器中
段夫人薦豆四句只大繫說个另女之別形起下面如執
校執鉶格授受不相襲句謂不但執醴相授受爲然即夫
婦授受亦不襲其所執之故處執柄執足格酢必易爵句
謂不但與尸相酢爲然即夫婦更酢亦必易所酢之爵合
來見明別所在

凡爲祖節

通節單以均惠做主前貴於後以上且說个祖中之物而
頒俎意尚未說出然俎以明惠句猶虛到那貴者耳貴骨

五句方實說个惠均了然却都在祖惠上看未着政說由
是從惠均疊推到政上去又從功立轉歸到祖上來到底
脫不得惠均故復提出祖者所以明惠一語而跌轉善爲
政上謂惟善爲政者正如此祭惠之均一均而事成功立
都包括在內了所以不可不知看來通節大關鍵全在祖

者二句祖所以明惠之必均收示均以前一一段善爲政句
收不可不知以前一段○頒俎又與餘餘不同俎本專神
祭畢頒俎忽已及人故俎以明祭惠此內已有有均平意
但且留在下面說破卿大夫便是貴有司便是賤取骨雖
不同而不重不虛此便於各得其分處示均惠之意了惠

說禮約 祭統

十一卷十二

均就頂示均說來政行則因施惠之舉而推廣到德政頒
布上去到那事成則君惠實落到民不但周卹之空名了
功立則德惠實落有利濟又不但恩施市及了只一祭惠
之均便積漸到收功如此正所稱善爲政者也不可不知
直打轉到惠均所在觀此可見俎雖小節而貴賤均沾其
惠隱然百姓均沾其政的模樣了善爲政者如此蓋以其
均惠者均政更無兩樣也如此內不必把事成功立等纏
說

凡賜爵節

此節又重由不重爵上賜爵兼同異姓在內昭穆四句是

同姓的序齒群有司二句是異姓的序齒此昭穆又單說得生者一邊與前祫祭時不同

夫祭有界 節

界輝胞翟闢此卽百官進徹的事惠下之道亦在寓象上
看此惟有德之君能行者蓋明足見則能知民間利病之
隱仁足與則能推同人一視之恩故能行此惠下之道然
所謂界輝胞翟闢何如故說出界之爲言至以其餘界之
一段所謂惠下之道何如故說出明君在上三句明君便
是有德之君明足見而仁足與者爲能于尸得君象於輝
胞翟闢得民象于至尊不忘至賤得飽煖天下之象故諸
說禮約 祭統 十一卷十三

凡際有四時 四節

通章先以四時之祭祀到禘嘗漸引到行政又遍引到治
國全要歸重到末節看惟義重故足以治國惟象足以治
國故不可不知要識行政在禘嘗外治國在禘嘗內

初禘陽義 節

陽義陰義只在時屬上見直到莫重于禘句方以祭言蓋
惟爲陽之盛故報反以迎來者莫重于禘惟爲陰之盛故

報反以送往者莫重于嘗重字根義之盛來

古者於禘 節

裝爵賜服爲順陽義者此等俱屬仁道宣暢的一邊仁屬
乎陽故于禘祭時行爲順陽義出田邑裝秋政爲順陰義
者此等俱屬義道裁制的一邊義屬乎陰故于嘗祭時行
爲順陰義然禘時行賞正與陽義相合不待言矣嘗則刑
賞並行而單說个順陰義似無憑據故引記一段曰示賞
則于嘗而出田邑可知曰草艾云云則于嘗而發秋政可
知

故曰禘嘗之義 節

說禮約 祭統

十一卷十四

節意此節又進一層前說因禘嘗而行政固已重祭之象
了然禘嘗內恰寓治國根本則不但當重其義又當知其
義義字不必看深只陰義陽義便是義之大便暗含着治
國上見治本又暗含着像刑竟內感化子孫上見明義以
下銓接不可不知說來而含有治國意思夫象以下又接
不明其義君人不全說來而治國之本銓在其中矣德薄
以下反言不知義者不足以治國所謂不明其象君人不
知者也則信乎祭義關治本而不可不知知字深看包行
在內蓋有反諸心而究象所以然形諸祭而表義所當然
意且不可不知銓該指君身上言蓋君有禘嘗之舉又有

治國之責故不可不知勿以此句虛起而直到明義句喝
出下只跟定知字跌醒於義當明以全君道以立治本不
過借臣形君重責明義一過然不明其家如何便君人不
全蓋義者云云此又不過從義源頭叙起指出德志兩字
以起德盛志厚歸到感化上正見明義好處耳志即報反
的念頭德即仁孝的實心惟義必本于志與德則明義亦
必始于志與德是必其德云云則君真能明其家了竟內
子孫莫敢不敬直是此德此志此氣嘿嘿感觸上來明義
之化如此故見得神嘗之義大惟義大故君子祭必身親
正是明義處他曉得陰陽寒暑真若吾親往來之會迎來

記禮約

祭統

十一卷十五

送往真若神人交接之關所以祭必身親只此義一明無
論身與神對心與神對提于祭義無失了故或有故雖使
人代攝而君不失義只是可攝者使人攝之不可攝者原
已嘿致之親耳若德薄志輕則疑于其義便不章了由是
祭便不敬則無往而不失其義自不足以化竟內而為民
父母欲全為君者胡可不知神嘗之義○道子云此節只
重明義兩字義非德盛志厚者不章一章而敬便足以興
感正見義之大處身泣意只帶言不重

夫鼎 八節

趙段果說个立銘之家而推到孝子孝孫念頭歸重賢者

身上便冒盡全意了二三節都只跟唯賢者能之句說來
雖先祖者以前正見所以為銘之義而顯揚三句唯與賢
而後能相照三節美其所為以前正見所以為銘好處而
明見以下實與賢而後能相照後引孔惺銘作一証案自
六月至彝鼎通是銘詞曰乃祖考則銘之稱揚先祖可知
曰拜稽首則銘之自成其名可知曰施烝彝鼎則銘之明
著後世可知提証前立銘之義末洩提叙而提到賢者能
之上

昔節自名句且虛自名以稱二句又申釋自名之故先祖以
下則顯揚先祖而因以自名之實處

記禮約

祭統

十一卷十六

銘者論誤 節

如何見得得銘之立是明著後世所以說出論誤以下一
段酌之祭器便是勒鼎銘即此是自成其名即此是祀先
祖便包下許多好處了下面就他立銘處看出三善來俱只
在銘上見而賢者能之意隱然言外

夫銘者壹稱 節

此與上二節雖連用銘者發端然語意層層脫卸須熟玩
所稱次節已詳故此節重發所為上下皆得具重下一邊
所以下文用一既字便轉到為銘一邊去明知仁便是賢
賢而弗伐只就稱先祖上見○道子云利之利其得遂于

顯親之孝若依註作利己之次名于下全是小見識不從
乃考文叔 節

與舊嗜欲無莊叔成叔言下皆與舊嗜欲所在作卿士一
卹衛國一勤公家一分作士恤民任事三項看予文銘即
上三叔之銘若纂乃考服又從纂祖服來據下施藝鼎等
語隱然藉以顯祖此身示教了

古之君子 節

此君子又推開說丁明着先祖之美而下又此身上又重
國一舉而三得之矣此下須補惟賢者能之意起于孫
上去此亦據子孫之爲臣者說誣與不仁不知等便不得

說禮約

卷十七

十一卷十七

爲銘便不能明着後世不能此身不能重國家了故君子
所恥

昔者周公 節

內外兩大祭屬禮升歌等屬樂康周公以下正與趙段相
照

經解

入其國 節

教只是經術之陶鍊便是人有是德固從經教中得來有
是德而又無是失更從經教之深會處得來詩之失愚等
特起下語耳勿實作一段看○溫柔等雖與經術無干然

說禮約

卷十八

十一卷十八

試逐項理會恰似有一種分途受益的光景故屬以經教
看來愚詎等失原要從溫柔等好處尋出失來爲是○溫
柔敦厚等三樣文法疏通虛說知遠正是疏通處屬詞比
事兩平其餘四字平看○葉石林云詩之規制嘉美要使
人歸于善而止仁之事也故其教溫柔敦厚書之紀述治
亂要使人考古驗今而止智之事也故其教疏通知遠樂
能和同天人之際其教鼓盪血脈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
易能順性命之理其教言幽與民同患而退藏于密故潔
靜精微禮節民心其教也使人飾貌而正行故恭儉而不
侈肆莊敬而不慢易春秋言約而義隱其教也使人笑不
過實貶不損矣故屬詞而無間斷比事而有條理○月林
云誣是舜智以欺人潔靜之過則矯激而至于害已精微
之過則穿鑿而至于害道亂是褒貶之過欺倒是非

天子者與天地 節

歸重其在朝廷一段全見他聖不自聖而隨地有養所以
有百官宜萬事序的好處與天地參運虛喝起作下四句
冒頭何以見其與天地參如參之以德則能配天地而有兼
利的作用參之以明則能並日月而有普照的作用此正
是參天地處然德參天地而脩身工夫却又隨地檢點故
說出其在朝廷一段道雖舊解由字然包有商確意在如

仁有親疎厚薄之等聖有可否是非之辨禮有尊卑隆殺之義義有大小輕重之別此等各有序在件件須自心斟酌停妥方纔做出不特此也又有致樂治心的工夫如燕處三句便是又有致禮治躬的工夫如居處兩句便是此等俱一步進一步意大法小燕便是百官的得宜綱舉目張便是萬事的得序這全從養盛得來

登臨出令 節

此即徒善不能為政意和仁信義雖各就上句見出要屬政上講民悅從出酌與情上得來想他恰透的頒布真有令人欣欣鼓舞頭見德化之成光景故為政之和相親從

說禮約

五解

十一卷十九

上親下遠得來想他交親的脉絡真有一段周流貫徹元氣之益光景故為政之仁民欲待來而得終是惟虞小術此直從真心體恤而無欲不遂如天地不言而物生慈母誠求而欲中一般故為政之信去害慘柔不斷未免因循滋禍此則獨秉乾斷而旁念不撓故為政之義此等俱所由致治之術故以器言王伯不必拘只作成功字樣看○道子云和如可不相濟之和仁如王者必世之仁信如天則不言之信義如發強剛毅之策

禮之于正國 節

要知國之不治全為奸詐一流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而此

章所以得誣我好詐者全為事理無定我先無个成則耳故須禮去正他然後準則在我而一切情形無所逃了猶衡三句批只借喻以見正國須禮處勿用大小煩簡等配合為妙如何見得禮切于用處蓋衡云云就從推衡等說來歸到正國上去審字並得力乃正前一步工夫未有事先討究个至當不易之禮正使成則在我而姦邪無所容的緊要處○合下四節為一章正欲借禮做个繩樞規矩以考驗人之降由與否國之治亂與否故將此三句提端又復解說一遍只要引起君子審禮二句來下三節正是審禮而不可誣處

說禮約

經解

十一卷二十

隆禮由禮 節

氣脈跟正國來見禮不但可用以正國且可用以治身處有方無方的辨只在禮的出入上分路禮切于人如此敬讓之道正指出禮來便見那禮易隆易由而有方可循的所在奉宗廟以下則謂以此敬讓做將去自有許多好處此段原與安上治民無干引言只要透出个莫善于禮打轉到隆之由之上去奉宗廟而敬者敬讓其先也入朝廷而貴賤位者敬讓其貴也處室家而為親為和者敬讓其父兄也處鄉里而長幼序者敬讓其長也此等俱敬讓中自然之作用

故朝親節

氣脈又從隆禮由禮接來章末是以先王隆之句正與隆禮相應但隆山是脩已事隆之則臨此禮以教人而使由耳前五個所以是禮中之義禁亂所自生又是創此等禮的主意全在五所以上見出此正與陵坊止水所自來一般故借來比喻直見那禮的早計所在

故婚姻節

夫婦道苦等正亂所自生引易只承教化以下○君臣位失從親禮廢來倍叛又是位失所致諸侯行惡從聘禮廢來倭陵又是行惡所致曰止和曰從善曰達罪正教化所

在曰未形曰不自知正微的所在和屬心即君臣禮失等萌芽處善屬事即君臣有義等好處到那悖叛倭陵等便是罪了先王隆禮不過用以正君臣和諸侯序長幼別男女便是引易云云未形正是始正和未形正是慎始而不差毫釐處及使遷善遠罪不自知更無千里之繆了所以先王謹微自隆禮始

說禮約卷之十一終

說禮約卷之十二

於越許兆金丙仲父誤定 信州門人

問禮章

要知君子尊禮不但空言直是身行不但以一身行直是合天下後世以行而行的機會不外時節故先喝禮問民生一段就說出教民的會節來見隨時隨節無處非禮教了而行的憑藉不外器服故又說出離鑊黻節來見此禮世世可傳而行的率先不外喪祭故又說出明喪笑一段見此禮事事可從而行的資本究竟在財用故又歸到

卽安一段正見儉已裕民與人以行禮之資而後禮教可行禮教行綏了得君子尊禮念頭總來廣行禮之教制行禮之具盡行禮之實祿行禮之資故以君子之行禮如此作一結語雖似提承還歸結到節已裕民上爲是末節緊與卽安一段相及先是個恣已利民自身滅裂禮教而行禮之本失了如何行得

五問之節

開口說个禮爲大已包盡大意下直就中說出許多大閑切來如敬事神明辨別倫紀那件非民所由生處則那件非禮之大處君子以此等敬全要玩以此口氣但尊敬還

是隆禮由禮在在不敢褻越的意思稱揚又自尊敬上來
然後以其所能 節

此禮雖自我作則實因性牖民故曰以其所能教百姓會
是期會節是儀節因時以行禮而不廢其會因事以行禮
而不廢其節此立教之大規模處實落教的條件在言喪
奠一段

有成事 節

有成事句月林與日錄俱承不廢會節看謂民趨禮教而
會節不廢則禮事皆脩舉不墜是謂有成事覺比原註有
理到那器服有制則事成而實落有據可永久不廢了故

說禮約

袁公問

十二卷二

云以嗣亦只是創禮之意如此

其順之 節

教到上下順從所在正禮教可久挽閑故須躬行以率民
而言喪算以行喪禮備鼎俎等以明祭禮無非以所能教
百姓處然禮教行而永久不廢又全自節已裕民處得力
益先予民以行禮之資則不窮于財自不廢于禮有使禮
自爲可行的妙處

今之君子 節

雖好實無厭言其貪滯德不傳言其肆怠荒教慢與午其
衆申說滯德不傳固民是盡與求得二句申實好實無厭

提是滅裂禮教與上節已裕民相反處不言治民而言用
民正須玩个用字大抵上人費用原卽民間膏液此正閑
財用盈縮禮教興廢所在故以用民言但所以用處却不
同如用民而爲禮用便算到脩明禮教者何藉而耗蠹之
門塞了這便是由前一邊用民而專爲財用便不顧閑切
民生者何若而節省之規訓了這便是由後一邊

孔子侍坐 章

此提是論政首言人道而且揭个政字尚渾淪說次言爲
政而端重三綱又從三綱推本到大昏再單推本到敬身
而七節至末提極推敬身裏面事

說禮約

袁公問

十二卷三

問人道 節

人道是君道通套字勿便解作治人之道看大抵民生休
戚止在君心一念轉開當此王政不行生民無聊之時一
旦問及人道且及人道之大必加意生民所宜切處故爲
百姓之幸政字雖尚渾淪却含下大綱庶物之正來而後
意原重大綱上只一綱舉目張而正已率物舉提此矣豈
不是人道大處然要想孔子此對明以本計規摹所在

敢問何謂爲政 節

問爲政且泛問爲政的名義問爲政如之何方實究爲政
的設施直求以身爲政的要領了三綱爲人道大經政事

根本是時教倫已甚此對亦先正名之意然君爲政百姓如何便從政恭君之所云云爲字重且只論理如此哀公直究所以爲之者却有惑于表正之義了故遂告以夫婦三句閨門之內夫爲政所以夫婦要別別則不徇情家庭之內父爲政所以父子要親親則不傷恩朝廷之上君爲政所以君臣要嚴嚴則不干分凡此皆實落爲政處庶物包得廣三者正而庶物從所謂綱挈而紀自理也要知三綱庶物提是政裏面事俱只就君身上說庶物從雖從三綱寔從君身之正來

古之爲政 節

說禮約

哀公問

十二卷四

大昏至矣前且通推今大昏爲敬之至來乃所以行三言之道全在後段重大昏以爲政本上見出首尾二政字又不同前只泛言末直指三綱說了但謂之政本以三綱爲主而帶庶物在內○親迎以下七個親字凡二義前三字是躬親後四字是親愛然弗愛的愛字只當得躬親的親字而不親之親又畧說落一層

寡人願有言然 二節

摠見大昏當重的緣故但由繼後說到嗣世由嗣世說到治內治外等都是進一步語法正承請少進來○繼後正是爲主兩句直挺下去此主是內外神明託重之主未便

作主宅之主看先聖不可無後則敬妻直爲先聖而敬神明不可無主則敬妻直爲神明而敬冕而親迎豈遂爲重內以治宗 節

內治等雖分四件却上下相承看○宗廟朝廷等禮卑重內助一邊即此便是大綱正即此便可使庶物從由是物恥可振而廢墜者舉國恥可興而凌替者沒故緊接一語云爲政先禮此政字便指足與足振此禮字便指昏禮而恰也朝廟二禮在內益先有昏禮自然有朝廟等禮而振物恥與國恥舉收之矣合來見昏禮重處

三代明王 節

說禮約

哀公問

十二卷五

節脈跟敬爲政本說來又因妻子推到敬身大旨端重身上正與前君爲政則百姓從政意相照身爲親之技不止爲主爲后故敬身此敬妻子爲大此便是敬身之道三者百姓之象且只在寓象上看身以及身三句方實說立象以示教了如敬吾之身是爲百姓敬身的則象而聲敬先從身出便是懷天下此還只在立教上虛論个道理實落從教使人各敬其身各敬其妻子則于國家頗處謬見前言三代明王而此單舉太王者太王爲有周趙家賢君直欲哀公法祖不消說矣且太王避狄時謂郊可遷而民不可害則當時百姓委實賴以全軀保妻子故以太王愛

民之道言

敢問何謂敬身 節

節末成親兩字正跟敬身得來而敬身工夫全在言動交脩上過言過動猶且作辭作則分明當謹于言動了故君子纔出言便想到作辭所係務使言出成文而無口過纔舉動便想到作則所係務使動中成法而無身過到那不命敬恭所在亦只是作辭作則但妙在不命而然這纔見得君子的言動真是爲百姓儀表了故看出能敬身處敬吾身直敬吾親所遺之身自然令名推到原本上去則敬身內具有成親之道在言動如何苟且得

說禮記

哀公問

十二卷六

敢問何謂成親 節

節內兩截看上言成親本于成身下言成身本於愛人然能愛人則成身而自然成親意自一串○君子之于根本上言動交脩講敬脩在身令名歸親正從敬恭上來所以見他成親處公下愛人所以成身控欲哀公加意生民念頭敢問何謂成身 節

成身此敬身不同敬身是方做工夫成身則完全合脉了物即性中實理所謂生身來故物是也此等當身的道理合應如是便須一一還他無虧欠于本分內毋跳越于本分外這便是踐形盡性而身無不成矣究竟在我爲物哉

所發出爲天循環不過便是樂天故成身道理還從身裏討出

敢問君子 節

問天道原本樂天上來公意成身既在不過物則欲成身者求之物便了而又曰不能樂天不能成身天道有何可貴而貴之公却把天道與我身原備之物兩開看了不知物理外別無天道故下言天道所可貴處俱切着自身上論○貴其二字貴下四項不已是流行不息的天道屬吾身絳熙之本體處看此下俱跟不已結胎久是不已的常運處任他境緣隔碍而心靈鼓轉不窮非天道不能有此

說禮記

哀公問

十二卷七

孔子慨然 節

前不過乎物尚說得渾淪此則指出仁孝來其實仁孝一理仁人孝子止一人故下以事天事親提歸仁人而以成身單歸孝子互文自見如事天如事親全在心源意緒體

備仁孝上理會至此則父母全而生天地全而付吾亦全而歸故曰孝子成身成身者成其爲孝仁盡孝不遏乎物之身也公而志是則仁孝之念生天親之恩焉然後一言一動自然不遏乎物而三綱正庶物從人道行天道立矣故爲間切之語是臣之福只體察過意講要得一段迎機導引變成君德的神情方妙○道子曰要想上面敬身成親等何等慎重嚴敬豈不如事天觀上面樂天貴天道等務要全歸于身而罔缺豈不如事親

燕居

仲尼燕居 節

說禮約

燕居

十二卷八

周派無不徧直冒通篇在內徧是會攝之中節的說話謂使之有禮以善動則隨施而中節也後說出恭敬勇三段便見禮爲諸德之會而體事無不在了三不中禮俱着太過一邊雖然是無禮樂處但野只是太任拘檢逆只是狂逞意氣拙與深情厚貌的不同稍飾野以節文輯勇以理義便得中了性給則外面儼然慈仁一樣而恰亂了慈仁之真故謂之奪慈仁慈仁二字不必分仁中該得慈在

師爾過 節

尊重在制中上特把師商非兩失中處引出禮來益借个學術政事來提端便有把柄纔好酌中而說入禮上耳制

中與爲中不同爲是矯正的總名制則有範之一定而使過者不得受增不及者不得受減意

敢問禮也者領惡 節

領惡全好從制中上打悟出來要說得與制中意相閑惡便是失中處好便是得中處領而全之意屬一串蓋即其好之全自樂其惡之領耳然則何如直問所爲禮者何在

說禮約

燕居

十二卷九

明乎郊社 節

此見禮不但領惡全好真見得此禮透時直與治理相關是亦周流無不徧處明非淺淡工夫實勘得天地父母與吾民物是一體而分而對天親悅見其所爲脈脈相關處纔叫做明明則一切仁民愛物的作用推出便是故治固如指掌此與中庸不同須貼西銘理一分殊意講是故以之居 二節

摠承禮無不徧說來連珠遞看謂禮不但通于治國而已以之居處云云隨地而無不徧的又不但居處等而已宮室云云隨事而無不徧的先因記事推到人事又因人事

推到諸事俱此禮周流之妙處○勿滑云居處是群居聚處在宗戚朋友鄉黨間皆是

宮室得 節

因上所該未盡故析及宮室以下十事因十事所該又未盡故設括言加身錯前兩句但各句須照居處節例看如宮室有禮則得其度事事要帶有禮在

禮者何也 節

即事之治來說禮極妙事便是禮之托體事之治便是禮之條理故即治即禮分不得兩件看惟治外無禮所以君子凡事還他个條理人見君子治事周密却是君子體禮

說禮約 卷十

十二卷十

真切處二譬分知行開看

慎德 三節

此舉辛禮九節亦見周流偏處兩君相見到知仁所在正享禮專行四節之實行中規到在禮所在正享禮通行五節之實摠之四節非不在禮特從禮之發源處論故可以觀仁五節非不本仁特從仁之顯現處說故可以盡禮○畝畝字面暗與兩君相見照看見得善學禮者只在動容周旋中禮則聲可爲律身可爲度雖聖人禮序樂和之道都從此可進何必定在廟堂何必不在畝畝此正引動三子使學禮處君子便指兩君與下兩君子一樣仁是真誠應

到貫徹禮中的真脈便是先有个仁心發于中纔有个禮

文見于外故觀禮而君子仁賓客之心可知然此句便作觀禮君子知主君之仁看也得不必過拘無物不在禮只頂行中規以下五節如規矩之中采齊之中則行步升車在禮雍詩之歌振羽之歌則送賓徹器在禮此句依全節來不必推到他事上去如單出一句只消點明了推開活講此下又從九節中抽出三大節來情德事雖不出前段仁字然除示情句外還須推開一則借德音而欲賓主交勉于條德一則借象武而欲賓主交務於建功總得相期意禮樂相示便指此三件說

說禮約 卷十

十二卷十一

禮也者理 節

此以善用禮樂爲主起說个禮樂所主只是个理與節引到君子用禮樂上來理非便是禮有理而序得其制則謂理外無禮可也節非便是樂有節而和得其紀則謂節外無樂可也無理不動是吾心内先有个條理做主而禮歸于序了無節不作是吾心内先有个節制做主而樂調于適了正君子善用禮樂所在看來禮樂雖分而理便是節之條理節便是理之節文兩件原分開不得故不能詩三句雖說行禮之資然禮中原自有樂正見禮與樂同條共貫所在

制皮在禮 節

禮雖待人而行然知樂自然幾禮正不得在職掌上拘泥
子貢却以變不達禮爲問却不知其教胃子以直寬剛開
之德而達之以溫柔戒之以虐傲那件非達禮所在故夫
子再言古之人正見歌功揚叙之才未便過于悖典叙操
之士雖偏于知樂不妨達禮意思

子張問政 章

禮樂只是个和序明不是空空明原在無體無聲處理會
暗指自身的和序言但畱在下節發明此渡問不是問政
問禮樂所以舉而錯之之故言非禮言之處處是禮蓋屬

說禮約

燕居

十二卷十二

則不以空言而以寔踐周身皆無象之準繩了故爲禮行
非樂行之樂處是樂蓋樂則不以矯拂而以從容隨動皆
周身之舞囑了故爲樂然實落明禮樂以錯政的工夫在
力此以南面句內力字正是履之樂之之精神處措則以
一身之和序推而爲天下之和序便可得太平境界便有
諸侯以下一段功化各以和序貫入提之兩節只是一意
但上渾含下明說耳

禮之所興 出也

先概說个禮之興廢閑衆之治亂究竟所以相閑處原從
禮中有義得來目巧一段正說古人制禮之義而與廢治

亂意直于下節見出蓋目巧六句說得禮與古之義處且

說不得衆治下節承上問來謂何以見其爲古之義蓋室
而無云云此所以室必有與昨餘皆到此到那真敢相踰越
方是衆治皆由此塗出正見禮與此等規模井然雖較
然所以同此塗轍而蓋人稟仰可見禮之興廢與治亂相
關了昭然發矇提括通篇意講

說禮約卷之十二 終

說禮約

燕居

十二卷十三

說禮約卷之十三

於越許兆金丙仲父誤定 信州門人黃啓蒙較閱

問居

童云通篇提重氣志兩字這是君子運禮樂的神情血脈而氣志所以能運禮樂又全自無私得來清明則無私所以清明在躬便有氣志如神妙處便包括个泰兩的德榮在內可見君子爲民父母之道卽三王泰天地之道

凱弟節

大抵凱弟之道禮樂盡之禮以節民便屬凱而有父道樂以和民便屬弟而有母道提之以和序貫到徹底便了却

說禮約

問居

十三卷一

父母天下的道了達禮樂之原只在自心裡討出和序真體便是這直是五至三無托根所在由是從原本推到政治而和序之滿量處則爲五至和序之神行處則爲三無量則推致以橫天下神則廣運以橫天下提自和序念頭做出所以四方云云敗字與泛常敗亂不同緊貼禮樂反見如一物紕繆正其失序所在一夫怨謫正其傷和所在只一達原內自然有此周知而保治工夫無所不到了故爲民之父母父母于子計生全而此恰于和序之化有廣被父母于子軫疾苦而此恰于不和不序之露有先知此正其無忝凱弟處要知憂敗亂不出三無五至以外事觀

五至終以哀三無終以喪正其切于憂民所在

問五至節

提脫不得和序兩字如君子既達禮樂之原則滿腔子無非和民節民至意極其真懇故曰志至志至則凡咨嗟咏嘆間提傾駕其和民節民念頭而無不形容殆盡故曰詩至此詩字與矣刺無干只當吐露的模樣看故詩至禮至只在言行上搭講如有此想到的諫論便有此條理的設施故曰禮至禮既至則政教之條理不紊卽人情之調劑曲中處此便有太和洋溢光景故曰樂至夫既以和序爲樂則必以不和不序爲憂故以哀至終此正與四方有敗

說禮約

問居

十三卷二

二語相照哀樂相生句只看了上文一跌便了謂樂至而繼以哀至者何正以哀樂相生故也不必說到君民感應上提來志與詩是禮樂之始哀是禮樂之終分之爲五至括之止是禮樂兩件然五至之妙尚未形容故又說正明目一段此只以不見不聞起下塞天地意不言五至塞天地而直言志氣者存主在志作用在氣而詩禮哀樂皆志氣所在也但只在禮樂之原上運用故曰志氣以其可以存天下諫天下節天下和天下恤天下故曰塞天地

問三無節

三無卽前禮至樂至哀至但根禮樂之原說來樂在節奏

者有聲而樂在善政之和民者無聲禮在係文者有體而禮在善政之節民者無體喪在哀經者有服而喪在善政之憂民者無服故曰三無引詩只取大意相近先就各詩本意點明而相近意各于末句推開政上講○月林云寬靜中便有無聲之樂不必說到民心喜悅上極是

言則大矣 節

言只指三引詩而三無自在子夏妄見得三無妙處証以三詩更無他道有出言外了恰不知服此三無猶有五起謂之服者見得恁地形容提不若服行爲成功也謂之起者抽發其奧妙從始所發端直到終所究竟工夫效驗循

說禮約 問居

十三卷三

循深造不至終于不見不聞而禮會有實際也

問五起 節

雖前二段是工夫後三段是效驗却未嘗板板相配着大都從身心推到天下後世提只鋪張五起始終以盡三無妙處但各句頭上都要跟習字來此正見習三無的完量無息非和序而禮樂真可橫天下所在○樂只是和而氣志和之主故樂從氣志說入習樂者遞進到人從而又有聲譽此時氣志因以益鼓直提一和爲不斷之脉而有永保令譽光景故以起言○禮只是个序而威像序之主故禮從威像上說起習禮到和同所在全根威儀得中處來

不消說了然要知和同好處不起于寬縱而起于精明習禮者有所以振怠了則上謹于度下謹於法自然循熾粹而精神合故有此和同光景月就月將向在和同之化久而愈大上講月林却在君德上看謂效驗到和同所在則和敬之卷更與日月俱新了有理可從

三王之德 節

問參天地直問所以參天地之故奉三無私且渾說个三王所以參天地處何謂三無私單着天地言此之謂三無私總說到三王上已是既奉後了無私處是德參天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是所以參天地處下以湯無私作一証

說禮約 問居

十三卷四

佐而禹文武例見○勞固是慰勞意然奉字內却有勞心焦思意在蓋天地日月之德在何處君心之廣大就是天地君心之昭明就是日月勞之者擴其廣大昭明之體而運之天下此豈安佚之念做得故須有个焦勞做主總行得慰勞的事

天有四時 節

一在氣機上見天道至公之教一在物生上見地道至公之教此皆運行之迹俱實理之昭著不捨處故以教言教之無私還在不言行生上見正見不得不奉處

清明 節

此雖証文武無私之德其實不重在德上只要說出無私
應驗來故先說至德格天一段而証以文武例見禹湯便
了氣志如神只在本體上論不重前知意思蓋清明原是
吾躬故物清還其清明還其明而本體純然無私了則志
運氣從都是神理往來所在故有如神的覺照嗜慾二句
又轉到無私應驗上說了時雨借喻嗜慾出雲借喻開先
決言賢佐開先斷斷不與暗指四友十亂諸臣爲文武開
周上說引詩以嵩高北天以申甫北文武之臣搃應前嗜
欲二語而清明兩句在文武之德上見謂之文武之德者
文王純德不顯則周命維新而二老先歸武王敬象夾持
武王純德不顯則周命維新而二老先歸武王敬象夾持

說禮約

周禮

十三卷五

則天休震動而十亂畢集是天命卽無形之嵩嶽而賢佐
卽文武之申甫了

三代之王 節

上節以有開必先爲主是無私之徵應足以得天心此以
先其令聞爲主見無私之先德足以得人心有此淺深不
同引江漢詩專爲令聞推本而發三代先德如顯頌明民
有契敷教后稷教稼穡皆其明明之德而令聞所由不巳
處此段且提出德字爲主下引詩又從三代世德上提出
洽四國爲主謂由先世文德旁洽故令聞所由未摘耳勿
泥太王字便認前詩互証三代此詩獨証周德說末以累

世先德如此而三王又能繼祖武奉無私此所以奉天地
而王天下意入繳

坊記

君子之道 節

坊義有二一是蓄水不使不足一是障水不使有餘下言
坊德正恐不足而蓄其在內者坊濬欲正恐有餘而障其
在外者然杜外入正所以坊內出只單以坊德爲主曰刑曰
命搃之佐禮所不及而防濬防欲搃之坊德所自流處
小人貧斯約 節

雖驕亂的人情屬通一邊約盜的人情屬不及一邊禮因
情爲節文却不必分个節有餘文不足說直以節文二字

說禮約

坊記

十三卷六

作繩約等語便了然且說个禮之爲用如此實去制禮以
坊情都在制富貴以下要在不足不至不憚內討个制富
貴的枕椎出來○樵字與吾何憚乎哉憚字同看

夫禮者所以章疑 節

禮爲民坊固全在章別上直于貴賤等句見出此等俱各
分所係但體制未定却像个儉素者未必是矣大者未必
非人心終疑而不決了又像个體貌可以通行名器可以
互用事跡終微而不自了故制爲有等有別有位正去坊
民而章之別之所在到那禮達分定便是民讓處

天無二日 節

起四語以重土無二王句前一引起後一比方而以尊無二上急頂見所以示君臣之別處不稱長恐民惑于夷夏之有二王也不稱天恐民惑于中國之有二天也不稱君恐民惑于一國之有二君也然不特名分上要明白嫌疑處又要慎坊故又說君不與同姓一段不同服輕看謂吳姓但不與同服耳與同姓易生篡弑之禍者不同便雖與同車不妨正見不可與同姓同車處

君子辭貴 節

辭富貴居貧賤全是一念拳怙絕去奔兢官之所以守道

說禮約

坊記

十三卷七

士之所以守節都從此風厲得來故亂益亡惟讓可達亂如此故君子受祿寧寡只就他立心上論此但舉受祿一端以見君子寧居貧賤之大概處

觴酒 節

三讓一以長長一以貴貴一以尊尊皆教讓之事但讓在禮文而未必本于躬行故民猶有犯之者所以化民君子直須貴人賤己先人後己身教之讓如此貴賤以禮言居己于賤則不驕先後以事言居己于後則不爭故人惑之而作讓曰君曰寡君此但舉貴人賤己一例而先人後己自見

有國家者貴人 節

貴人賤祿尚技賤車正其求士以實不以言處所以風厲天下使讓善興藝正惟貴人尚技的實心有足憑耳讓善非遜讓善話只是自歡于不足而勉脩以進善正與興藝同看約言不但是有此稱揚便有此頒祿賜車的實處直是歛此言于箝絲枚卜之思而不敢以虛詞借意

下酌 節

酌民言非真去一一詢民只自心酌量如何便協輿論如何便拂民心是下天上施宜視為天命寵頒而樂樂奉行酌說話此正與犯亂相反犯是上邊違犯公理所以輿情

說禮約

坊記

十三卷八

不合故不把政教當个大事便是不天上施便是亂處也只虛論个上下感應之稅如此實落去酌民言全在信讓句見出信則持實心與民質而不敢欺讓則秉虛心與民泰而不敢驕故民之報禮重此便是天上施如無事而報以從令有事而報以効死皆上天下施內事

善稱人 二節

善遇統在君身上說讓善深于無怨無怨深于不爭一節深一節皆讓德之化處爭只如相競而不肯相下便是此段于善遠較重怨益亡于過遠較重不爭無怨則人無咎言有合于上箴之無咎言了然不但無怨不爭又且相與

讓善千人正與武王之讓善千龜一般

善稱君 節

稱善幾于讓諛然或其君設誠而行則讓便是規的所在引過疑于揜覆然或其君幡然而悟則迂便是益的所在這正是他忠君念頭故民化而作忠君陳所稱良顯全在成君今名上見蓋謀猷入告便是引君善而匡君過的門路外順而歸德于君便是善稱君而過歸己的念頭于德良而于名顯以此

善稱親 節

此稟指有位者說如曰貽謀之臧是稱善於親而見承志

坊記

十三卷九

之孝如曰繼述之玷是歸過于已而見怨慕之孝作孝便兩承善過意不妨如慎脩其身以成親令名論之干道不附親有過此皆孝裏面事引太誓分証勿依原註偏認看君子施其親 節

棄忘字活看如子為父隱固是施過單在蓋愆上發為妙敬矣只如遵行效法便了引三年無改見親沒猶思其矣親存而敬矣可知引三年不言見親沒猶掩其過親存而施過可知

從命 節

從命未足盡孝不忿乃為孝微諫不足盡孝不倦乃為孝

為親勞未足盡孝不怨乃為孝這方是愛敬之深無斷乏所在

睦於父母 節

睦族是恩義浹洽處愛敬吾父母而因愛敬及父母之卹非有錫類之孝者不能故以孝稱下言合族就是睦謂君子因而睦以合族之禮此亦是先論理後說事一例

長民者朝廷 節

朝廷敬老如不俟朝及君問則席等這便足以興孝了故民作孝然徒作其孝心耳尚未有事于孝也故又有祭祀以下兩段此直以身教而使民興孝的根原所在有事者敬

說禮約

坊記

十三卷十

事其親而不忘所自生也然神主寓于廟而廟貌弗新雖設主亦虛耳故又要脩宗廟承尸以行祭而祭事弗敬雖象神亦虛耳故又要敬祀事

敬則用祭 節

先提一敬字作冒下分陳器用物行禮三段相趲說去如用祭器了又要不菲不美總不乖于禮而成得个敬不菲不美了又要親饋總不缺于禮而全得个敬提是委曲以敬賓處引易見在誠不在物引詩見在德不在味提証个敬的意思

七日戒 節

舊以前四段爲示教而堂上兩句又是相親行禮身教所
在看月林云齋戒趨庭未必祭在廟中設尊又與所行禮
儀無干當云祭時不但以此四事示教而已至如始終禮
儀不但示民教民而自有不肅者又有相親以成的
所在如此看却好○堂中事尸堂上獻賓堂下聚族彼此
互觀不但觀者作肅爲所觀者自不肅于不肅了引詩正
與容肅相証

序以事君 節

此主世子說事君直是君子之節而不忍于匹尊處第
事長直是居幼之節而不敢于耦尊處故曰示民不二此

說禮約

坊記

十三卷十一

段念頭全自精白一腔凝結得來有君不謀二句正見不

二所在

禮先幣帛 節

此直借交際以寓臣道之防意賓主有未將之恭敬所謂
禮若其先者是也此便于臣道有事象賓主有將意之儀
文所謂幣若其後者是也此便于臣道有祿象故欲民先
事後祿一交際間寓意如此中段正推个後禮的流弊後
禮便是無辭先財便是行情此正與禮先幣帛相父到那
民利民爭所在尚曉得先事後祿否所以君子于有饋云
云弗能見是我先處于無禮了故不視饋不敢先財以慕

民利也是我先處于無辭了故不視饋不敢行情以教民
爭也庶幾通此于君臣終曉得先事後祿了引易直作無
功食祿之証

君子不盡 節

不盡利如什一在官什九在民便是下言既有仕之祿則
遺可稼之利而不盡既有田之獲則遺可漁之利而不盡
既食四時之膳則遺可珍之利而不盡既食犬羊之實則
遺取皮之利而不盡正遺民利之實處

說禮約卷之十三 終

說禮約

坊記

十三卷十二

說禮約卷之十四

於越許兆金丙仲父誤定 信州門人黃啓棠較閱

表記

君子隱而顯 節

思歸本意全在身隱道顯而道顯在何處却不出吾身的
莊威信三件蓋吾身有此好處則身之所在即道所在道
之所在即儀刑所在更不消出以顯其身而顯莫顯于道
尤了不歸何待或以隱顯作跡未形幾先動而下節作慎
獨工夫合兩節命題依此

君子不失足 節

說禮約 表記

十四卷一

三不失全在註中三慮字見工夫這便見他心存敬忌處
故只就个貌言色內自有足畏寺道理要玩三个足字絕
未曾涉到人畏上引甫刑敬忌証不失口岡有棒言証言
足信而貌色例見

楊襲 節

單重个辨字而存敬意全在辨內見出相同則爲漬不相
固則爲敬欲民毋相褻正禮取極辨的意思

祭極敬 節

敬從如在的念頭上論辨從禮節的嚴肅處論到那不繼
以樂不繼以倦終成得極敬極辨處

君子慎 節

三件皆持身善處但三以字勿作有心看

君子莊敬 節

起二句先判出个敬肆機關便見主敬工夫欲密不欲疎
了所以檢身君子宜自嚴密如此莊敬便屬天理一邊人
心惟天理中之恂慄寬足以作人精明而嗜欲不得出攻
取不得入挺然完得个剛毅體段故曰強安肆便屬人欲
一邊亦惟人欲中之恣睢寬足以引人昏蔽而濡染處多
挺持處少頽然成得个萎靡體段故曰偷都只就心體上
見不必說到成德敗度處不以一日句一氣屬下此正莊

說禮約 表記

十四卷二

敬工夫有內外交攝的妙在日強正從此得力

無辭不相 節

接在通情上論見又通情以浚事不止接了君子相接以
名故要个辭相見以文故要个禮相襲的獎多因直情徑
行上來故須有文有禮終成得个交際好處

仁者天下 節

此仁義禮自然之功用所以各着个天下字正見其爲用
大處表在儼然知敬上見制在凜然知畏上見利在文相
接恩相愛上見。且云仁義二句不重只要引起報來勿
作三平看蓋必盛稱仁義之大正見報爲天下之利處報

則有仁以相愛而恩足洽情有義以相接而文足全交是天下之利全在報內而報之所以爲利又包得仁義在內以德報節

承前報字來還在辟四方句截下上舉報施常禮見得報貴其平下舉報失其常者見報寧過于厚勸便是勸于德懲便是懲于怨無言不仇可見以怨報怨無德不報可見以德報德民非后句見后之當報后非民句見民之當報引詩書總是報得其平一邊然又有出情理之外如所爲寬身云云則與其薄也寧過于厚這又從不得已中較量○直云此節主意全在太甲以浚上段不過平喝德怨耳

說禮約

表記

十四卷三

言怨德之報而証以詩詞似兩得其平矣然據太甲云云則主于從厚但報德而不報怨據子曰以下則又主于過厚寧用德而不用怨此說可從

無欲節

節意全爲置法以民而設議道句不過引起置法而首二語又只引起下意欲便是欲仁惡便是惡不仁總知有仁可欲有不仁可惡畢竟猶與仁二惟是好出無欲畏出無惡則卽心卽仁而渾合無二了此等除却安仁定不多得所以諫云云諫道置法俱貫好惡在內如好期無欲畏期無惡原屬自己本分故依此諫道以立爲仁之準能好便

不必無欲能惡便不必無畏這須任他力量所到故以此置法引爲仁之路要知諫道原爲人諫但繩量不欲寬引人又不欲刻耳

仁有三節

通節仁字屬治道上說而以功情兩字作骨強仁以前固言觀仁者當原其情而畧其功仁右以下又言體仁者當以情爲主而功爲輔兩意相縮看○同功異情異重異情一邊仁未可知者功既有心所爲而情或不在是也過在功上形出情又在過內討出過不如功而其仁可知者過或爲仁而愛而情則可原也是故安仁利仁強仁三者功

說禮約

表記

十四卷四

非不同然安利強畢竟中情自異此論仁以情爲本然情固當原功亦不可廢兩者實相資並用所以說出仁右道左一段左右不重在先後之序上卽志至氣次一例仁便是情之本來無情做功不出如人舉動右先于左一般道便是功之合情處無功情亦不彰如人有右便有左以相成一般仁人道義則又申仁右道左的緣故仁何以屬之右慈仁卽是人是人所以立人之主而功從此出故爲右道何以屬之左蓋道卽是家是因時制事之宜而恰由情裏做出故曰左仁道相須如此爲仁者仁以本之道以行之則功情兩得仁道以全這總是體備不偏的治了他若厚

仁而薄義厚義而薄仁一邊單有此段真情而功則不副一邊徒有此段事功而情則不根自不免有偏廢之弊了

道有至 節

至義考且虛列个治道等例下方實說到治功上得道殊方致治亦異俱只在理上虛論並不分優劣看○至道如以德行仁者是這全是真心運量而天下可收度內故得之者王兼道全是力量把持而一國可歸裁割故得之者霸考道全是恪守成法而動可寡過故得之者無失

仁有數 節

數就行仁的分量上見長短小大就在義的錯綜變化上

說禮約

表記

十四卷五

見下單說出仁之數來例見義的一邊罷了仁有發端目有施及其或愛人之仁或為資人之仁先有个淺近之數了則或為數世之人或為終身之仁便有个遠近之數二詩正足上意與別處直証不同○道子云此義字即上道者義也乃仁中可見之迹也故下文兩層言仁有長大與短小之數而義自在其中又云中心潛但二段言仁體之有小大兩引詩言仁之行世脈有長短摠見仁之有數處惜註中換了淺深遠近四字

仁之為器重 節

此下仁字單在心德上說了勉于仁以前且據理論个仁

道大而難能下雖着君子說然尚是較量語恕以成人的

正意恰在言外見出○器重道遠都借字形容仁體以為難能張本取數二語正從莫勝莫致上生來又重在勉仁

之難上只此二語自有無窮意趣一則恐人怕了器重道遠竟不求仁所以放條為仁的門路謂多寡皆可名仁不必盡勝遠近皆可名仁不必盡致這便有望人的念頭一則恐人拘了勝重致遠苛責天下所以體出難齊的力量謂勉勝其重難為舉勉致其遠難為行又有恕人的念頭所以緊接以義度人四句度人望人各貼舉行在內○以人望人要認人字真切仁道原不達人只隨他自有的力

說禮約

表記

十四卷六

重認恥自具字心精不必以我作則意賢者可知亦只隨他所舉所行便屬賢的一邊只對凡民上較量賢內更無等次分別

中心安仁 節

此責已勉仁又與前恕以成仁不同起說个安仁者少便見得人當勉仁了勉仁如何蓋論仁之極處要于能安論仁的始基起于能好必如大雅美山甫之舉德而欲助其力小雅景行之可法而求行于己如此篤好方是勉仁況由此而進到舉重行遠地步安知不為天下一人乎全要得初免意但詩之好仁以下通贊詩人之為好而他人意在言

外○兩詩上段重个舉字下段重个行字暗與舉重行遠相照蓋德即仁之中舍行即仁之實體故摠括之仁於舉德處美他的舉重於景行處美他的致遠故摠謂之好仁卿道以下玩而行二字中道字并下忘身等語似獨以致遠言者蓋任重以終身也可見重遠無二理弘毅非兩事人人失其所好 節

過易辭是一節摠領下俱指出過之所以易辭處大抵仁人得以寡過只是不失所好而仁人得所好只在致力于行仁之資上都論現成道理如此勉人意亦在言外然過所易辭內又分兩意意恭近禮一段且就三資可好處虛說禮約 表記 十四卷七

論到行上具有有過不甚的道理恭近情一段總實就三資行處申說个有過不甚的緣故到那引詩處雖比寡過進一層正與仁之難成相應而所爲行仁之資直到德基上見出恭德便是仁過到消鎔淨盡所在便是仁梳滋長所在○仁之難成就極頭處言人人失所好就發脚處言失所好却誤用到私欲上去了故仁難成仁者只是不失所好一項原只就他中情粹白處已自與私欲分路故過易辭而仁可成恭儉信寺爲行仁之資全在近處見曰恭曰儉曰信摠仁道散現的名目恭只是一念冲抑得禮之意故近禮儉只是一念收攝得仁之意故近仁信只是一

念不欺得情之意故近情三資可好如此而更加以敬讓行去過如何得甚又須知三資外別無个敬讓去行敬便是三近中凝注而不分處讓便是三近中冲抑而不自滿處恭肅云云此等正跟敬讓以行得來寡過在中節上見可信在真實上見易容在寡營知足上見○顧竹江說一層深一層看起說个仁者之過易辭了豈惟足以辭過雖有過不甚了豈惟不甚以此失之者竟鮮了如此看儘便可從

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 節

此以成人爲主又與前自成其仁不同惟君子能之不外說禮約 表記 十四卷八

下責之恕教之詳兩意所以能誘掖他夫持他使皆曉然于好仁惡不仁而人人向仁了不以所能二語只一事已所能未必民所能即如無欲而好無畏而惡便是不以此愧病人先有个恕以望人的心了因有个恕以成人之教故緊接制行一段制行即制此好仁惡不仁之行使民有所云云正其不制以已念頭勸勉規恥摠在一人身上見出既使民以已所能而有所勸勉且使民以已不能而有所規恥凡聖人制行的諒論逐一去向往體認便是行其言處此時既不苦于責備之難又且樂于率性之易已是民心向仁的機括了仍恐輔道夫持略有未備未必轉向

仁的一路故又有禮節以下五件此五之字俱指仁看以此一民自然聖人之言行而好只在仁惡只在不仁更無他岐而仁成了設此時尚有不行其言不一其趨者獨不媿人而畏天乎引詩饒民心反說他仁成與剗處借証不同

君子服其服 節

此節單承衣服爲是蓋禮信容貌朋友俱與仁開切獨衣服在外似于仁無當而并立爲教所以說出此節摠見他切于成仁處大抵君子爲他成仁計原不退借外以感其中而彼自爲成仁計當思所以實中而符其外故前段先

說禮約 表記

十四卷九

通引到德主後又通引到行主蓋單說个德猶虛德而全之行總是仁有實體自是而辭而容而服皆稱實而不虛了衰經段正申服其服則文其容之實分明見容貌衣服既在必有則言辭德行都不可少而服其服者自不得不思所以稱之矣引詩見稱服在德行正見聖人制行而稱以衣服亦是立教開切處

君子之所謂義 節

貴賤有事卑重貴一途不但賤有事而貴亦有事這總是無偏輕重無私勞逸天下通義所在天子以下雖正明皆有事意恰又重在貴賤上可見貴者非但不當逸已勞

人且須盡已帥人節內有此兩層意在

下之事上節

單重得不敢有君民之心一句摠只虛論个臣子仁厚道理該如此而實去求盡仁厚全在役仁後禮以下一段摠之不敢君民一心便已完了前引詩求福不回証天命而實以舜禹文周見惟四聖足當此仁厚又引詩卑証小心亦是借文互見三聖所在○仁厚厚字全在小心處見出蓋其榮愈大心愈小事君念頭到那真篤深遠不可窺的地步豈不是厚但此等仁厚亦此難盡且須自役仁後禮做起而恭儉信讓是役仁後禮的大開節不自尚等又是

說禮約 表記

十四卷十

恭儉信讓的真體驗摠見他小心畏我所在此句作一開鏡正與不敢君民句緊相呼應然仁禮二字即在不放君民處看出仁便是他不忍忘君的念頭恭則心不放儉則心不侈正仁之可以着力所在故役仁以之禮便是他不放君民的念頭信則心不二讓則心不驕正禮之可以着力所在故役禮以之然恭儉信讓又在何處見如以仁禮處功名則有不自尚兩句以仁禮處爵祿則有儉于位句以仁禮處人已則有讓于賢兩句合成一个恭儉信讓那件非抑抑小心而凜凜分義所在故以此句摠鎖其舜禹句且虛至如數聖實事裝在下兩句內如舜之百揆時叙禹

之地平天成文之縣寡惠鮮周之制禮作樂四聖之德何等大舜至陟以帝位猶讓德弗嗣禹至衆謀僉同猶祗承于帝文至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周公攝政初主惟赤烏凡几四聖之心何等小令來見他仁厚處

先王謚 節

前以小心畏義爲主此以尚行不尚名爲主摠見臣道之盡仁處謚法段輕特借來引到事君身上見人臣沒沒謙謚猶恥浮名况當立朝更當敵尚實行何如故說出來處情求處厚求下賢三項那件非欲行浮于名以全臣道之仁處然此等雖自卑而民却敬尊之依然大吾之事尚吾

說禮約

表記

十四卷十一

之功高吾之行尊吾之賢畢竟是實行不可揜耳若君子念頭原只在務實一邊后稷天下爲烈不但是功在樹藝當時阻飢方切治水者且托以代終民人率育明倫者又藉以開始何等樣功烈大處然猶只以使人自居惟務實行而不敢居名如此引來做個盡臣的榜樣

君子之所謂仁 節

仁之難照下尊親兩全上見大抵凱弟二字盡所謂仁而強教悅安正凱弟所在其實強教悅安不出樂而毋荒四語此等俱不重轉語一邊總見相濟意思此便是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此便是君子所謂仁處至德比仁字較

進一層蓋先有个剛柔不偏的心體纔有个尊親兩全的作用止與趣句相照凱弟二字非單解釋名義徑就凱弟字面搭到仁上說了樂而四句又分兩意前二句屬政教及民一邊後二句屬德化在身一邊哀言云樂以情言禮以分言威莊以貌言孝慈以行言

今父之親子 節

單只以父母爲主下又因父母推廣說去見尊親二道不但父母不能兼即水火等皆造化之屬且不免一偏先設此難蓋一種議論正要歸到至德方能如此上去

夏道尊命 節

說禮約

表記

十四卷十二

摠見三代難于盡仁所在夏之道三尊命一事鬼敬神一近人而忠一殷道亦有三尊神一後禮一後實一周道有四另多尚施一件各段先論治體後到流弊上約說云弊處要回護得好尚忠或失則玩故民不尊尚賢或失則亢故民不親

夏道未讀詞 節

前說三代之治各有其弊如此然三代亦何心摠是時勢使然而不得不爾處故又申說此節雖不明言時勢所使而意自在觀賞罰刑爵窮矣句可玩道子曰不來備分明是後威後罰不大望分明是先祿先賞原註省刑

錄終隔一層強民即在尊禮上見只以道驅民便是都不必依藉註看

虞夏之道 節

統論三代而摠括虞夏以來治體正見全憑風氣容移故或文或質各到極處司世道者不得不酌四代而用中了○寡怨照下質字來有治閭閻民淳淳光景不勝敵照下文字來有責備嚴防維密的光景故于四代文質見他極處乃文質所為極至全在兩不勝上見出此處實在風氣人文上說了然此不勝質之文與不勝文之質勿作淺看比如虞夏去古雖未遠而制作漸備原有彬彬物采之盛

說禮約

表記

十四卷十三

了然畢竟風氣尚含人文尚溫文終不勝質的一邊終見質如虞夏所以為至般周去古雖遠而古道猶存依然渾渾淳朴之遺焉然畢竟風氣已開人文已著質終不勝文的一邊總見文如般周所以為至

浚有作者 節

浚世有作明指夏商周興起說彼各偏了尊親而舜獨兼此兩件所為盡仁而難及處生無私二語亦不開蓋其絕無自利念頭正其并心于民所在此處至惠而能散則言虞舜之用中而取証在德威德明上君子尊仁以浚則言虞治之化中而取証在惟威惟明上又須知威明根自德

來全自無私裏面做出○愛而根之惻怛教而歸之忠利合來正見尊親不偏處故摠斷以尊親一語然浚細說安

而敬以下一段如政以安民而又有可敬者在威以懾民而又有可愛者在納民富厚矣而逸欲有戒恰又使之有禮而不濫貽民惠澤矣而自殖有戒恰又使之散施而不匿此等串插處正見惻怛忠愛兼劑不偏如此君子尊仁以下亦須逐句互串全在轉關處貼出化中意來○德威虛照忠利一邊蓋威則能嚴相臨之分似與尊字相貼德明虛照惻怛一邊蓋明則能察一體之情似於親字相貼○月林云雷而有禮是不驕不奢不但以禮自處而五典

說禮約

表記

十四卷十四

舜五品遜也能散是順天因地而四興宅黎民粒也須開展方與舜和

事君先資 節

先資處便是信拜受命而委身于君便是成信蓋有此先資則志定而事業有據然又必致身終好將前所期許歷歷見諸行事而信乃不虛故先資何固重自獻亦不輕此猶預說將來的事耳至如實去成信恰在君有責二語見出既有處于其言則有功不為素冷無過不至獲罪只了得个成信的事

事君大言 節

大抵有言必有望臣子入言念頭原自如此故君子因所入之言酌所受之祿此又進一步意似宜以大言為主而掀起小言總于引易意合拍蓋進言大受祿亦大須得如此柄用方可展布以興大利非若小言只是尋常樹立無假十分知遇一遂即此便是不家企處然入字要看得必如言聽計行總說得个入字

事君不下達 節

三句一是以心事君一是以行事君一是以人事君處此等在守職爲靖共在立朝爲正直臣道宜爾而即此便是福了引詩以獲上意貼講○新教以不下達做主如云不

說禮記

表記

十四卷十五

下達固是責難的好樣然專事口說非所以引君上達故又要不尚辭始進不正非所以輔君上達故又要非人第自說亦有情

事君達而諫 節

諷則似忠而非忠尸則似慎而非慎言外便見當因分自盡意了通臣等句仍須縮到諫上爲妙通臣近君故守和屈之和在君心之中節處見守有維持調護固不縱之使流亦不亢之使激的意在宰臣表率有條故以正百官屬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故以慮四方屬之慮字包得大如方泰切復陞之憂既濟譚衣枷之戒居豫有介石之心都

是

事君欲諫 節

通節以愛字做主而愛君念頭全在欲不欲上見出陳不在諫外但諫到過意所在便近于許君一遂此便是陳不必說到退有後言處其欲諫固是他忠愛而引君無過之心共不欲陳亦是極深愛而全君令名之心引小雅澤見不必分証欲諫不欲陳明白

事君難進 節

兩亂字一樣通在位上看亂便是無序此只以一身之進退係官序之理亂引到君子謹于進退上三揖三辭直借

說禮記

表記

十四卷十六

賓禮族正意便了序在各安恬退而絕無兢進處見此際真有叙次賢能帖然相守光景及是而亂便到相傾相軋所在都是奔競一念做來三揖屬主借喻君敬臣一邊一辭屬賓借喻臣自處一邊進退俱屬賓借喻臣之仕止而達亂句竟在臣道上講

事君慎始 節

不但通籍到官成事有終始凡事委托各有終始在到底要終始一轍一一如初心做去總是敬慎合處下又申說所以敬慎的意思會則聽其自來義則盡其在我此與貪位慕祿偷生免死的不同即此便是不亂要與敬慎締得

有情

事君軍旅 節

單以居位履事做主辭難辭賤便是不履其事居位而不履事必至曠官壞事便是亂處此只虛論事君道理下方說到爲臣身上故君使使字及兩從之字都不外軍旅朝廷兩事得志二段抑揚重在否的一邊終事句緊跟整慮來臣之厚又單頂終事而退看出此又居官任事以浚有此遭際不同得志固小心抑畏慎慮以保功名至不得志時任事在多虞多敗之際立身在可安可危之間倘此時缺望一生而疎虞債事不可收拾了故必熟慮以從直到說禮約 表記 十四卷十七

事定功成而朝廷軍旅兩無負了然後奉身而退豈不是臣之厚處蓋熟慮則既不疎于供職而無怨君之心終事又不急于避事而無忘君之心所以見出他厚摠只完得个履事的本持引易言不事王侯方可高尚其事否則未免有委任在如何曠官廢事得

惟天子受命 節

兩受命單以天子爲主說个惟天子受命于天便如子承父命一般萬萬分有順而無逆者况下係臣工稟仰恁地關係如此故須順理以合天心方可出令以率臣下徑責在天子上去

君子不以辭盡 節

不以辭盡便有敦本尚實力選古道的念頭所以不盡的緣故正于下文見出有道根明聖躬行上來如有敦本的教化下有祕實的風俗自然精神注在躬行一路縱出爲諫論亦是有德而後有言處故說行有枝葉枝葉若移到辭上任他天花亂墜分毫于行無當辭如何盡人得來故君子于有喪 節

三不問就是如水如水就是淡淡則始雖落落難合而留情有餘浚終可繼如醴醴是甘甘則始雖煦煦可親而意氣已竭浚必難久此成壞分途處

說禮約 表記

十四卷十八

君子不以口譽 節

不以口譽暗照稱人則爵請獎借不徒以口而隨有明揚實意以寄懇勤名器實典以副眷注這是上人忠實之行故民化而作忠忠字亦只作誠實看下指出不以口譽的實來單以爵人做主而衣食輕引便了引詩全在心憂爾字與不以口譽上打合

口惠而實 節

諾便是無實的口惠此只于諾上已上論可否原不於責上怨上較重輕看引詩前三句見諾意浚二句見責意君子不以色 節

上下文只消開看情跡貌親便是色親人此等全是欺人不見以工矯偽之術却與穿窬何異所以君子不以色親人下二句立說作不以色親的實處通節命題可從

昔三代明王 二節

案盛以前皆三代之敬事天地處無怨無害則神人俱順而恭獲其效如此大抵敬事天地意起段偷虛全在不犯日月兩句見出然何事見他不違龜筮故又申說牲醴兩句○不犯日月謂他祭不犯此定期此句不甚重特以起下不違不褻應前卜筮之用句蓋凡物之用卜筮者或吉或凶不敢違凡物之用以定吉凶者或卜或筮不相襲掩

說禮約

表記

十四卷十九

不敢事以私褻處○害是見害怨是見怨如神格鬼享錫以多福而無爲所降禍雨暘時若民庶樂生而無爲所怨容皆敬事鬼神的明驗處○立云牲醴禮樂案盛在不違龜筮之外若作一意則禮樂案盛何以卜爲只是此等像物皆備而所用之時日又不違乎龜筮也亦有理備錄

斥穰之祀 節

只重辭恭欲儉上首句立引起下文而祿及子孫又跟恭儉上生出易富全自他不貴異物不美多品上見此等秬秠糜芑的祭品雖涉菲薄而辭恰恭如告孝以表虔則敬心可將欲又儉加明薦而無求則敬心不褻此正其恭道

所在所謂庶無罪悔者此也新裁卑重其欲儉句爲獲福根基亦是

大人之器 節

威敬卑就龜筮本體上論惟龜筮爲威敬之器故天子諸侯隨宜而異用此上威敬又進一步看前兩句或用卜而不筮或用筮而不用卜此因分而異者其常也後四句不用筮者有時而筮用筮者又有時而不筮不用卜者有時而卜用卜者又有時而不卜此因地而異者其變也

君子敬則用器 節

雖用祭器是來則敬禮不廢不違是往則敬事玩是以二

說禮約

表記

十四卷二十

字不宜兩平先以用器邊掀起而云入敬事邊爲的謂天子巡方大國來聘君子尚且敬重其禮而燕享用祭器了況身行朝聘此燕享何等鄭重往行朝聘的時日此祭器何等關係是以云云雖要如期而行尤貴擇吉而行如此去敬事君長是以上不云云正從敬事所感得來要知列侯與小國君對民而言便爲上對天子與大君國而言便爲下

說禮約卷之十四 終

說禮約卷之十五

於越許兆金丙仲父誤定 信州門人黃啓棠校閱

緇衣

爲上易事 節

專重在爲上一邊易知承易事來刑不煩又承易知來易事正與挾數任術相反所謂開誠布公之主可仰而歎也易知則表裏如一更無有匿情罔上而自罹刑辟者故刑不煩摠見刑措之治只是上下一誠相與而本原則全自上好信起

好賢如緇衣 節

說禮約 緇衣

十五卷一

此見化民不難只在如惡真處轉關如緇衣詩改衣授餐方是好賢之誠處如巷伯詩投比投吳方是惡惡之誠處好惡如此兩詩兼有用舍予奪在內而滿却好賢惡惡的分量了故能化民至此愿非獨謹厚直是勉于爲善而人有緇衣之心了服非止服其惡惡直是畏懾不敢爲非而人人有巷伯之心了引詩文王與緇衣巷伯相照像刑與兩如字相照作孚與作愿成服相照

夫民教之以德 節

此節以中段爲主先將前段提端而末段作一反証雖中段似申德禮之應末段似申政刑之應還分賓主看爲是

要知此德禮比論語較淺即下子信恭便是但不必分何者爲德何者爲禮看子愛即德禮之無私處信結即德禮之無欺處恭蒞即德禮之無慢處到那民親民不倍民遜心處直是心心向善而爲上所格了友是而政刑是務民便有遜心格于何有引甫刑見苗民蚩尤之亂而不用命正宜以德禮感他乃制以刑云云全是齊之以刑了是以民有惡德這是遜心所爲遂絕其世又惡德所爲故引以爲煩刑之戒正照出親之不倍而有遜心則安富尊榮而能長世又不但民格而止意

下之事上 節

說禮約 緇衣

十五卷二

上好二語正是從其所行蓋好非空好就是行了是民之表又原不可不慎之故就在好必有甚內見出

禹立三年 節

此只借禹以寓責君之意全重豈必盡仁句總說个立就有建標樹極以仁率天下意方立三年而百姓便以仁遂全是身率上來豈必盡仁此正因禹化民之易而推開斷說正見君仁莫不仁歸責到君身上去三引詩一層深一層瞻止以位言賴尚虛式較實矣

上好仁 節

起二語猶虛下文章志貞教正上好仁所在民致行已正

下之爭先爲仁所在章志便是心的尊仁貞教便是行的尊仁故此句作摠子愛勿作泛講使民志存此仁身行此仁真如父母愛子而欲其成德一般民悅上亦須貼爲仁看出正是所志所行斷斷在仁以求中上人意思亦如子從父母之命一般此便在上爲德行在下爲順從故引抑詩爲証

王言如絲 節

此節專重言一邊單以不倡游言作主先說个王言所係之大起而不倡游言上而可言不可行兩段摠只了得个不倡游言的實際蓋慎言正爲行地耳兩過字正與下兩

節承

十五卷三

危字相照到那民的言行亦化于中全自上邊言行相顧得來益信游言不可倡了引大雅似專証慎行邊而慎言例見

君子道人以言 節

慮終稽敝正其謹言行以禁道人處舉人爲善須有開諭誘掖之方故以言爲主禁人爲惡須有躬行倡率之實故以行爲主然禁與道的得力處全在慮字稽字上慮此言之究竟若何則一切高談闊論到底不可爲世儀者特覺游言之媿心而自然不出口了藉此行之末流若何則一切孤標奇行將來漸成其詭異者轉覺已甚之誤人而先

已不措諸躬了所以民化之亦自謹言而慎行正從慮終稽敝上得來○疏意卑重禁人以行上此後都只承禁人一邊說去言慮終行稽敝都是已分內事這言行都包在禁人以行的行字內真西山便如此看

長民者衣服 節

大意以齊民德爲主衣服兩項正其像刑載德以出而顯示人以趨向處服以稱德故要于不二這是表裡如一處容以章德故要于有常這是終始如一處以此齊民者正使見吾容貌衣服因見吾德之一而可無異趨也到那民德一處不煩繩約而趨向自定了引詩皇皇二句分証容

節承

十五卷四

服而以行歸于周証君德之一萬民有望証民德之一看爲上可望 節

摠見君臣以誠相與好處可望可述要着兩個可字無非形容他誠于待臣與誠于事君意蓋爲上者只是个真心待下則寵遇我所在實是他委託我所在故可望而知爲下者只是个真心事主則今日建立所在即他年勛名不朽所在故可述而志由是君臣相信不直見其貌而見其心君自不爲臣所疑了不徒信其名而信其實臣自不爲君所惑了這正是一德交孚所在既引書証相得了又引詩以明一德者先有个不惑而後有个相得也可望可述

正其係不忒處此又在一德以前的工夫

有國家者章善 節

厚是本來民性有善無惡的元脈但人曉得善居其厚而不見爲善的利則方見可好又疑其不必好而情二曉得惡居其薄而不見爲惡的害則方見可惡又疑其不必惡而情二這全是上之意肯不明因無以一民情如此有國云云章辨實就賞罰上論了以此示民分明指授以一定趨向專向善的一路了故民情不二好必于善而惡必于惡此正民德之歸厚處

上人疑 節

龍禮約 編承

十五卷五

要想君臣相得在何處只是个君失信而好惡可憑臣効忠而平易可法此便是兼交氣象有如君惑民臣勞君尚成个一體石故章好一段正明上無疑而百姓不惑之事臣儀行一段正明下易知而君長不勞之事蓋好惡顯明庶百姓之從違不至靡乏而惑無自生只了得个信字推行平易庶君上之聽察不至徒勤而勞無自生只了得个忠字○章好不但是顯明吾好之所在宜如舉以鹿鳴援以緇衣滿吾好善的全量而借此風厲天下使成美俗慎惡亦不但是用惡不差直如投以豺虎按以有比有吳滿吾惡惡的全量而以此制御天下使無滯和是上無可疑

之意旨了民何惑之何係刑不重辭只主係刑一邊重在

行自然輕在辭了不援以事所難及不煩以理所難知正不重詞而實行可儀虞如堯舜其君都是君做得的外此便是詭異之行仁義其學都是君曉得的外此便是隱僻之理此等一切不事而獨冥易知間能爲引君樣子便是可儀之行便是君所易從的門路又何勞之有

政之不行 節

政行教成全在刑爵上轉關刑爵當則榮辱分自然爭勸于善交恥于惡而政行教成了如何輕禁得引康誥見不棄刑引甫刑見政行教成而不輕爵自是

龍禮約 編承

十五卷六

大臣不親 節

此章單以敬大臣作主因爲大臣不親百姓不寧便緊接大臣不可不敬兩句因爲大臣不治邇臣比矣便又說邇臣不可不慎兩句慎邇臣原并歸到敬大臣上慎只是舉笑不與背魁柄不使竊搃使我中外大僚得以安位而志的念頭故又因敬大臣邇說个毋以小謀三句引業公顧命爲証搃成人君偏私之失無非見邇臣當慎處大人不親其所賢 節

要玩两个所字據他好惡所到奈知其賢而賢之矣却又疎而不親奈知其惡而賤之矣却又信而不疑這全與親

賢達奸相反了民是以云云親失屬民一邈教煩屬上一
邈引詩書提借爲疎其所賢之証

小人溺于水 節

不可不慎雖通承三易溺單以重民爲主。近于入與德
易狎是兩意近人在日用處見易狎在彙德上見此正鮮
近于入而易溺的緣故。煩是煩瀆可厭尚未到入煩上
悔亦只悔其易出尚未到召禍上召禍意在溺人處見。
人指形氣遂說閑於人正謂此等情欲閉錮不開但只一
味要得而義理所在有難理諭而鄙陋不通者所以分出
个撫后崖仇這都是鄙陋而少通方處故可敬不可慢。
說禮約 編次 十五卷七

慎字從彙字上生來舟而不游所以慎水括彙不出所以

慎口如承大祭如保赤子所以慎民

太甲 節

太甲畏命允命慎政太甲畏禍尹告圖終提明个慎字的
意

民以君爲心 節

大意歸重君上總說个以君爲心見君當正己以率民了
總說个以民爲體見君當保民以自全了心莊以下正見
民以君爲心處心以體全四句正見君以民爲體處引詩
言勞百姓是民所由以不安引書言怨咨是君所由以不

安總証君以民爲體而照出以君爲心一邈

下之事上 節

要知事君大凡不外言行而言行的極處不外義一行類
以此盟之隱衷便爲志以此標之建立便爲名其理散在
見聞而其極歸之簡畧者也身不正四句且虛揭个言行
當慎以起下有物有格意義不一從言不信來行無類從
身不正來言信只是依着當從的象去獻納故義可一身
正只是依着至善的走去匡弼故行有類是以君子言必
有物而行必有格有物只是个言信有格只是个身正生
死兩不可奪只是固守此有物之言有格之行此便是義
說禮約 編次 十五卷八

一行類此便是言行之極執了故君子多聞以下正來善
此言行而欲爲有物有格的工夫多聞志見學善之磚質
守親見擇善之審精畧行見用善之精有此三層意思但
上二句是預爲事君地者到那行約處方實用以事君矣
多聞多志止可分間見不可分言行開說多聞矣尤必質
而守多志矣尤必質而親此時執守不失尋繹不厭者大
抵可言可行的一邊了然就中有一言可當千百言一事
可當千百事者此所謂略正道之至精至一處則臨時又
須精審乃始行之此行字包言行在內以此獻納總是有
物之言而義可一以此匡弼總是有格之行而行有類事

君之道如此而志與名相傳不朽矣引君陳証多聞多志
引詩証義一行類

唯君子能好 節

好正不是懸空好直在進賢同寅上看蓋一點忠誠爲國的念頭恰與正人相合故不覺有此投契此便與小人毒害其正者分路了朋友有鄉兩句即從上文看出摠見君子好惡之情大明于天下處所以邇者習好惡之公而不惑遠者聞好惡之公而不疑言外便有曉于從正而去邪的意思

輕絕貧賤 節

說禮約

編永

十五卷九

說个好賢不堅惡惡不著賢否上原自曉得但只緣勢利念頭拋擲不下故只論貧賤富貴不論當絕與不當絕了如詩言攝以威儀可見道義之交全須在俗情上打破私惠不歸德 節

私惠如愛不以德交不以道皆是君子不留非一槩併却交際但只以德爲準斷不徇人以私耳詩言周行正借証德字私惠不歸德則非示我以周行即非所以好我君子豈其由此

苟有車 節

大抵事情的究竟只在有無上論總向于有便自遮掩不

得故借有車有衣興起到言行上去有言必聞聲直到傳播的極頭處論了有行必見成直到做出的究竟處論了言行在已聞見便在人問答否都到遮掩不住處故須在未行時斟酌終得但本文苟字勿認作誠字看言從而行之 節

兩不可飾便是言行信實處工夫全在二從字得來然從字亦不必說到順理上只作隨字看可見他言時便重在行行時又慮着言所以言行相顧到底信成了故君子寡言而行宜是輻外渡之精神併心實地上做以此成信者正成其相顧之實而求爲不可飾也大笑小惡只重謹言

說禮約

編永

十五卷十

一邊而行自該得在內蓋言不大笑而小惡行必勉其笑而戒惡可知要玩不得兩字兼有畏君子之信而不敢飾服君子之信而不肯飾意兩引詩分証言行引書又作成信之証

南人有言 節

不能知還是不能測其心術定吉凶尚略在後些下引不我告猶事神則難証龜筮不能知或承之益証而况于人句又不但不可爲卜筮了

深衣

古者深衣 四節

蓋有制度管下繩權衡處作一句讀此正虛含袂員應規以下一段而所以取象意義又在行舉手以下見出雖短毋見膚至次節是取則于身所在制十有二幅節是取象于天所在皆與規矩繩權衡無干單只以蓋有制度句作主○短毋見膚二節作六事看一是長短之中制一是衽之中制一是要之中制一是衽之中制一是袂之中制一是帶之中制

制十有二幅 節

此節只重在應字上可点出方圓平直的取象未可說出方圓平直的取義○小註云袂在前以動而致用故做圓

深衣

十五卷十一

圖者動也袂在中以靜而成體故做方方者靜也單講二句可用

故規者 節

服之以上只說制服所寓之義統着深衣的身上說貴之以上轉推到用服所取之義直就深衣上說提一義而淺深却不同看來貴之又服之之先服是服其五法之備貴是貴其五法之精惟貴之故服之耳可文可武四語言其無往而不可服又比貴之服之進一步意○直政方義分正人正已不消說了引易只在直方上取証不重取法于地意○心之平欲全聽志之安危猶衡之低昂全憑權

之輕重故下齊應此欲人曉得志無紛擾然後心定如常正如權無輕重然沒衡定不爽于以安志而平心耳○公來規施之袂矩施之袷繩施之縫權衡施之齊一衣備有五法真有制度而非苟簡不完之服了故聖人服之然五法有何可取而服此故規矩云云此等取義實統五法之施于深衣上看可文可武二句猶虛擗和軍旅正其文武兼用所在蓋深衣雖不可視朝臨祭却可贊禮而為損相此見深衣可以為文雖不敢折衝禦侮却可運籌而治軍旅此見深衣可以為武

具父母 節

深衣

十五卷十二

純素以上因衣而并及純之色隨人有辨純袂緣以下又因純而并及諸緣之制盡人所同這雖是深衣中小節亦見制度周到處要知袂緣是一件邊旁是一件邊下是一件純內有此三事然各廣寸半又無論純繪純青純素一樣

投壺

投壺之禮 一章

此禮主大夫士言大抵六節以前是未投時事十節以前是正投時事提叙投壺始終之節次如此已後又分四項看算多少至毋去其皮詳用器之制而象今至若者是淳

則二國投壺之戒今也司射至主黨詳投壺時序立之人而魯鼓薛鼓則二國投壺之鼓節也

司射進度壺 七節

此等皆司射事先度壺次請投次命樂次釋筭而釋筭以下則摠是行其所請之事如左右告矢具二節與前順投二句相照命酌者節與前勝飲不勝句相照正爵既行節與前正爵既行五句相照但前請投時皆預言其事而既投時方逐節做出耳○度壺設中兩事平看度量以置壺所以定遠近之中設中以盛筭將以紀勝負之數

請賓 節

說禮約

投壺

十五卷十三

順投兩句是方投時嚴釋筭之法勝飲不勝至多馬是既投後備表勝之法摠是告賓內事○每一入即釋一筭所以紀其入之數每一勝始立馬所以表其勝之數釋之則為筭以紀數為義立之則為馬以勝敵為義然表勝內又分兩意一馬從二馬是紀勝之法三馬立而慶多馬是崇勝之禮

命弦 節

問若一非拘定是詩歌之節與投壺之節合一的語大略詩樂作止所間之節與投壺之行止疾徐相應便是

左右告矢具 二節

此見投壺禮行司射有請投釋筭之法投壺禮畢司射有數筭告奠之法○既告矢具而更請拾投者恐臨時有此

投而失之好勝也此未投以前事既釋筭以紀勝而于賓主分左右者地道尊右義取尊賓也此正投時事要記前左右迎指賓主此從賓主之南面而分後左右只指釋筭去處此又據司射之東面而分賓黨主黨就筭上說

卒投 節

要記二筭為純一筭為奇且從兩家相對處網數當先有奇偶之分這是數筭之法某賢若干純某賢若干奇單從一家偏勝處當有此剩餘之數這是告筭之法只記一

說禮約

投壺

十五卷十四

筭為奇是奇偶之奇遂以奇筭告是餘數之奇猶云零頭一般便自明白

正爵既行 節

此即前行爵以下事罰爵行而請立馬固以表勝為主慶爵行而請撤馬又以掩不勝為主前此卒投時中一矢則釋一筭今此罰爵後勝一番則立一馬馬各直其筭者前釋賓主之筭既從司射分左右則馬亦如筭而分但畧置筭前一步

筭多少 節

此節摠不外用器之法與制矢之方二意如筭有定數則

多寡云云矢有常度則室中云云筭亦有常度則長尺云
云臺有定制則壺頸云云設臺有定式則去席云云造矢
有定體則以括云云此古人制度周悉處

魯令弟子 節

魯禮服令提為燕飲易狎而重心又易流故獨嚴于弟子
如此司射庭長非各分賓主黨提只在仁接義接上分出
取半以下 二句

此據前圖為主取用二字原指魯薛言用樂有偏全只在
二禮上較量如提壺禮簡則但取樂賓不必于備射禮隆
則用以觀德不容于嗜故有半用全用不同

說禮約 投壺

十五卷十五

說禮約卷之十五 終

說禮約卷之十六

於越許兆金丙仲父誤定 信州門人黃啓蒙較閱

儒行

夫子之服 節

居魯衣逢掖居宋冠章甫便是其服也鄉真儒所重恰不
在服上取異只在學上取精故此兩語抑揚重學看正與
聞俎豆不聞軍旅一樣有个引君意在

敢聞儒行 節

自立是儒行一生植基處故數儒行從自立起妙處全在
一待字先有个可聘可問可舉可取的地步而又絕無枉
說禮約 儒行 十六卷一

已千進的念頭這纔成得个自立

儒有衣冠中 節

都說容貌上見大讓小讓大小難易俱是他好處慢偽威
儀無能俱是他不好處提借个不好的模樣形出他容貌
之善來其實與真不好的分路自非禮脩道備涵養工夫
得到未易有此○大讓如天下弗顧千駟弗視却似儼然
傲世一般故如慢小讓如衽席坐下觴酒受惡却似故意
虛文一般故如偽大如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真
有直前難犯光景故如威小如身不勝衣言不出口真有
慙慙不前光景故如媿

儒有居處一節

前段先分个敬以持已恕以待人兩意了愛死二句全是他敬恕後磨鍊出來此時客氣銷融德性安定故有此有待有爲好處愛死以有待而他日變故之來預有个操持力量了養身以有爲而他日責任之重預有个擔當脚地了即此見出个豫而養成在乎時敬恕又見出个備以豫提之敬恕是心體上操鍊工夫有待有爲是心體內養成作用註忿愆愆窒二語不必分屬未有忿愆愆窒而不足以養身亦未有身立德克而不足以愛死者須渾融看

儒有不寶一節

說禮約 儒行

十六卷二

節意單不重在應世以義上正見他近人所在蓋自爲以德恰像立已太峻一邊而應世又以義便不爲已甚了故爲近人之行近人專在時行義合易祿上見○忠信則州里蠻貊可通所以爲寶立義則何處非周行大道所以爲土地多文則潤身華國皆從此出所以爲富提之金玉等是外物可得而奪忠信等是性分不可得而奪宜儒者所貴在此不在彼難得却又易祿易祿却又難畜妙處正在難中有易易中有難此真儒妙有權衡所在言外正見他當有道便行義相投便合勞在國便因能受祿何曾有已甚處故爲近人之行

儒有委之 一節

特立在擔當堅立上見此等非卓有識力寬易被他累倒故曰特立之行新裁以兼守二字爲諸事之冒惟兼守的工夫操練得定所以勇足犯難才足任鉅勤可當理機可應率可以敗過銷毀可以立威善謀都從義守上得力

儒有可親一節

義理是剛毅本體士必立于義理而後堅固不撓強忍不變方成得个剛毅的作用故註中推原出兼理二字然剛毅在與人處見則有可親三句是不屈于威武所在剛毅在持已上見則有居處三句是不屈于物欲所在○過失

說禮約 儒行

十六卷三

可微辨句宜須回護微或其纖疵偶失不妨與人共見至如行已大閑曾無虧欠自無可面數處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 一節

前言自立在治世上見是我不肯要求于人此言自立在亂世上見是人不能搖易乎我故自立的得力處單在不更其所句既有此全德而又不爲暴政所奪此非養得定植得堅未易有此把捉故爲自立之行○甲冑衛內故喻忠信于操捍外故喻禮義戴仁抱義遠在窮達上分貼爲是行非無義主于濟人利物一邊故用戴仁兩字戴有尊之以爲主的意思處非無仁主于砥行植節一邊故用抱

義兩字抱有守之而不脫的意思

儒有一畝節

大抵人到出處之正處非絕無顧忌者不能故言儒者之仕先從貧說起見他身雖窮而進退必正絕無患得失念頭此與常情仕進爲貧所累的不同蓋當其貧時先把窮通得喪的世情參透到了所以仕只以道做主任他若也得不得也得全是此心自信得過何疑論之有

儒有今人節

此節全重不忘百姓之病上世衰道喪人心胥溺此正百姓之病處吾儒重以爲憂者明道淑人責任原自推諉不說禮約

儒行

十六卷四

得此便是孟氏開楊墨詳詳好辨的念頭今人四句不可實作繼往開來看稽古亦只是爲學的事而後世爲稽古且無工夫只言其足以稽世耳然學必稽古便要百姓知我趨向的念頭行期可法便要百姓師我模楷的念頭隱然自任以斯道之重而憂思寓矣適弗逢世以下但舉其時勢之艱而猶且不忘伸志益見他憂思之切耳不忘百姓之病正是竟伸其志竟伸其志正是志不可奪此則不論否泰不論通塞而憂世覺民之心到底不變所以見他憂思處

儒有博學節

選把學行做主下邊處世用禮待人都從學行得來就中

自有見得寬裕處要肯徑以持已待人二意平分謂持己的寬裕在優游以上見出待人的寬裕在慕賢以下見出亦可從○博就是窮焉就窮是不倦此知行並進屬有學一邊由是學行足以執持而窮不失義故不淫學行足以設施而達不離道故不困此窮達一致屬有守一邊意自相承看○禮和爲貴且就禮上說體禮工夫在下兩句而優游句尤重優游正是和先有介忠信之美學禮的本質具了而又一稟從容要于中皮繚是體禮之善處○賢方譬慕賢是合譬衆衆析之雖有分辨而賢衆兼收未始無說禮約

儒行

十六卷五

涵容者在全要在分辨中看出涵容終于寬裕合脉

儒有內稱節

有賢不舉固是私薦賢報亦是私內稱外舉而親怨不避便見他公心了然但要彰人之賢而不望人之報但要成君國之利而并不求君報這總是儒者舉授所不可及處○程功積事內有薦賢不輕意在此句雖緊接不避親怨却屬在不望其報上苟利國家雖緊接君得其志却屬在不求富貴上摠之方舉則只計事功不計親怨既舉則只求利國不求爲私舉授之公如此

儒有聞善節

通節重在相待相致兩句先說个志同情同也只爲任舉張本蓋推志同情同所以不忍其久于淹滯而兩相待不欲其遽投散地而兩相致此正其互相任舉而不忘共濟之思處然只據他汲引念頭直與同升同進而後快耳實落升進之權在主上又不在期必上論

儒有澡身節

大抵事君張本全在澡身浴德一句儒者生平得力在此諸如格君心優文行善治亂斷同異俱從此德澡雪上來此等皆人臣所難而儒者獨能故就他持守處見特立矧他作用處見獨行○陳言而伏平時納誨如此靜正粗粗

說禮約

儒行

十六卷六

又在陳言之外着諫諍說了靜粗俱屬臣未可便着君看靜正工夫全在君過未形時潛消嘿化正大人格心所在○行卽其功業之樹立處標竹帛而著旂常行何等高而却非借人以形已文卽其制作之彪炳處光采冊而潤皇猷文何等多而却非飾虛以益短俱形容他行出自自然文爲素有意此上通是立朝的常事至如世有治亂人有同異此正節操識見關係所在則見他不輕不沮此內含有不遏進不苟退意但不可把輕字便當輕進沮字便當退字看亦非只是德常見重等話弗與弗非亦不是同者定不與異者定不非只是所與不必同已所非不必異已提

一無我意思

儒有上不臣節

不臣不仕且說儒者高行如此下提說他自脩好處蓋真知自脩工夫寔難何暇分國而治故雖分云云此正與起二語相應○慎靜在持已上見尚寬在與人上見強毅見守之定知服兄學之精近文章見潤身之益砥礪隅見脩潔之操此數句似只消散叙然月林以慎靜尚寬做主而分領相承又似有情如尚寬矣却又又要強毅云云慎靜矣却又又要博云云慎靜則醇謹有餘了更加以博學則廣而有文故曰近文章尚寬則渾厚有餘矣更加以強毅則貞而能方故曰砥礪廉隅○知服但從博學工夫討出个服行緊要耳勿依註作博文約禮看近文章要玩一近字推象固無文務華又減質近則但令願不掩文耳砥礪廉隅直形容个生平節介數方不得意思如近文章二句命題須申个互重到砥節上爲妙此正和不毀則所在

儒有合志節

通節以義字作主前雖分出个道之同情之同信之焉提是象以全交所在下却推進一層意是我以擇文處言正所由以全交的來歷得力在本方行義句方是義的初體本方立義則雖時宜通變提只自心上變化正與質直好

說禮約

儒行

十六卷七

義一般這是儒者自家制行如此而進云云只據他操行處趨向已自分途了雖擇交準則在此但同的所在使自然投契不同的所在使自然齟齬不是臨時纔去程量纔分別个進退出來

溫良節

八項皆仁之條件故註以發現言勿認作仁在中而種種有此發見看分之則有八摠之只一仁耳結末總歸到儒者身上提尊讓兩字單該自不敢言仁處見出尊是重仁之大而不敢當讓是遜仁之美而不敢居註分尊仁讓善似不必從○仁道雖大全是一種溫良總包得仁的體段

說禮約

儒行
十六卷八

故曰本正與孝弟爲仁之本一樣仁是心體敬慎則心地
上密操而不放然後念念收斂而私欲不得入豈不是仁
的實地或把敬慎根心存處做出看亦好蓋仁是心體有
主一的心體方有此縝密的操持故以地言

儒有不豫節

說儒行從前到此真有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
能屈的作用到那加信加義處儒者之言行真有以取重
于哀公矣此立與誦病相反

冠義

通篇以禮義二字作主禮義不外敬身明倫兩事禮義備一

段屬敬身禮義立一段屬明倫此只概論人人道在全禮
義如此起到冠禮上去故冠而後服備至節末聖王重冠
正應禮義備一邊自古者筮日至末節重冠正應禮義立
一邊重冠故行之于廟以下又提前兩項作繳

凡人之所以節

禮義之始正胃下兩段在內於脩身邊曰禮義備者此等
俱禮義之顯設于吾身處必至言動俱善總說得个備字
於晏倫邊曰禮義立者此等俱禮義之托重于吾身處必
至晏倫攸叙總說得个立字然兩段平中帶串蓋脩身是
禮義始事身既脩而後倫可叙玩一以字自見然就中君

說禮約

冠義
十六卷九

臣等又單重于臣幼邊看來禮義不自備由于服備而服
又不自備由于冠行故冠是禮之始正與禮義之始句相
應

古者冠禮節

筮日筮賓正重冠所在下三个所以字步達一步穩只推
原所以重冠的緣故直歸到國本總住重禮禮字直指前
禮義說正謂冠是吾身之禮義始基處所重直在禮義耳
禮義如何便闕國本蓋當加冠之日而責以成人之行則
兄弟脩忠順立而可自治亦可治人國本所係如此故須
重禮暗照下可以爲人而後可治人意講

故冠于作 一節

此皆主適子說前節正冠時所行之事下節既冠後所行之事提爲引起成人者一條而發

成人者 節

其禮可不重與以前且推出他待以成人意思然責四者之行如何禮便不可不重蓋責四者之行却有治人之道在故聖王重禮此正應前所以責成人禮行的緣故與前爲國本正相照是故古者以下又指出重冠的事來通推个行禮于廟之義實見重冠的所在○本文六个禮字分兩條看其禮可不重與與聖王重禮禮字直指冠禮餘

說禮約

冠義

十六卷十

俱指孝弟忠順謂冠爲禮之始者正言孝弟忠順之行由冠而托始也此雖結禮義立一段却須包治人意在內嘉事之重緊頂禮之始來起到古者重冠上去因冠禮能立四行故爲嘉事之重行之于廟以下作三層推去看

昏義

昏禮者將合 二節

君子重之以上冒下兩節在內本節納采以下五禮是未要前事后節親迎是正娶時事提君子重昏所在○要說个重昏禮而先從事宗廟繼後世說起便見關係甚大不可不敬的意思納采五件是男家行禮的事主人進几至

聽命于廟是女家行禮的事雖兩家交重而敬慎重正只

以男家爲主

父親醮子 節

此卑舉親迎一件合前五事六禮具矣親之只承合體同尊卑說乃迎之入室以後事

敬慎重正 節

夫婦之義以前且概原个昏禮所以正始便推出有義有親有正一段正見昏禮所以爲禮之大體而不得不正始所在夫禮始于冠以下又因昏禮并及諸禮見此等皆禮之大體而昏若其一豈不見昏禮大處但要記兩大體有

說禮約

昏義

十六卷十一

昏禮諸禮之別○通節禮字俱泛指人道上說禮之大體句且作虛喝起到昏禮正始上去如云昏禮之行也先敬慎重正凌又親之其故謂何蓋昏禮乃禮之大體所關甚重若非敬慎重正則男女嫌于無別若非親之則又嫌于過別今日無以成男女之別因無以立夫婦之義于他日便不能正始了故其敬慎云云全重在男女之別上有別而因以有義有親有正此等三綱皆禮而皆從別處托始故見昏爲禮之本本在正始上見

風典 節

婦禮在敬事上見婦順在敬養上見此等俱後來事但成

之明之自今日始

朕明節

此節單重在着代徑以先降二句作主

成婦禮節

此所貴之婦順與前不同前只是婦道中一節此摠括婦道之當盡者說雖順舅姑三句是婦順之屬爨倫一處成絲麻二句是婦順之屬事功一處當專主爨倫及入事功爲是爨倫既順由是家有絲麻等此婦順者能成之家有委積等此婦順者能審之益以其順之在爨倫者并及事功而一順百順矣故爲婦順之備婦順 備而後云云此說禮約 昏義 十六卷十二

下和理只消兩開了和則有所維繫而培植其本根理則有所締造克昌其家茶故可長久端的重順于舅姑上結末重之二字又與重責不同彼以厚望言此直打轉在成禮明順着代上去

古者婦人節

此見古人的婦順不但貴之有禮兼自奉之有素得來德容言功未便是婦順此又是婦順根本蓋當未嫁而德容言功就教之有素由是處家人理家事自然停當而將來婦順今已先成了故成字只在豫教上說

古者天子節

節內君后雖並舉單重后的一邊一則見天子之后妃嬪御閱乎天下不但如士大夫止開一家長久一則見君后明章婦順開天下婦道張本不但教之公宮宗室而已聽男教六句括前明章以上兩邊教順處俗三句又摠括明章以下兩句○男教女順就是治外治內實處此二語相照說來聽之而因以明章教順此內有小率先的身教在正本節閱鍵處下言盛德全照此看出到那內和而家理外和而國治宜在化度上說了陰陽內外摠只男教女順的別名目更無兩層意思此正所謂明章處到那教順成俗果然天下相喻于教順而明章之化成了非君后躬先倡帥未易到此地步故歸轉盛德上去

說禮約

昏義

十六卷十三

是故男教不脩節

脩職引變似此上進一步意摠見君后職內職外事者相反而理陰理陽道實相成故結出天子與后一段重君之立后一邊無非明相須之義如此相須後成竟指天子與后說象有日月氣分陰陽不過借明相成意思脩男教六句正是相須成治正與日月陰陽句相應結末四語直因父道母道字面搭去耳不可如時說上即天道以喻君后之相須下即民情以見君后之相須看男教便是外治與陽事女順便是內治與陰事故脩教內無上聽治脩職兩

項故曰天子云云見出父道母道相須成治正猶日月相須以爲明陰陽相須以爲運摠之相成而不可無者故爲天王云云可見天下原以父母望君后則文脩成治益自不可苟意

鄉飲酒義

鄉飲節

揖讓盥洗交拜等是禮尊讓潔敬等是禮之義故君子尊讓以下又言義之關係足以免禍處○必三揖必待賓之三揖也而後至階却是主至階必三讓必待主之三讓也而後升却是賓升三揖以尊主三讓以讓賓鄉飲主尊而說禮約

音義

十六卷十四

賓卑也山是主致潔于賓則有盥洗揚觶之禮主致敬于賓則有拜至拜送之禮賓致敬于主則有拜洗拜受拜既之禮摠之禮是君子之相接禮中之義是君子所以相接不爭不慢就在尊讓潔敬處見想他一味尊讓直舉勝心客氣消錄已盡便見出个不爭一味潔敬直把苟且簡褻念頭收束無存便見出个不慢不爭不慢則式相好而無相尤故圖辯遠而暴亂息這便是遠于人禍此處方推開說了然亦不說到民化上或以圖辯苛要作民的不爭不慢說來不知孝弟立而無犯上作亂等事原只在起脚處分路何必推究到民去

故聖人制節

制之以道雖眼上免于人禍說來只一道字且該通篇意在內如俎豆之規制造化之肖象主賓之雅觀皇王之治化通是道中之裁制所在鄉人士君子句輕且說出鄉飲行禮有此四樣人耳下正其制以道處○貴質全在設玄酒于尊西上見據設尊北面則玄酒之設於尊雖在西爲左而于地却屬右方固地道所尊也○一曰主人共之一曰主人自潔者東房主人所居東帝于主位爲近也

賓主象天節

單以賓主作一領袖此外介僎三賓皆爲輔賓主而設耳說禮約

鄉飲酒義

十六卷十五

但介僎不宜以陰陽分配摠之陰陽一理只取其輔賓主行禮猶陰陽輔天地運化一般讓之三節

此鄉飲讓賓之節取象于天所在蓋主之有賓猶月之有兔一般明視兔掌操其盛惟至于晦而盛者不得不衰晦于明常受其伏惟當其朔而伏者不能不見則兔之三日而成質恰似明讓之而使然故主人三讓以尊賓取象于此

四面之坐至輔主人也

摠只說得个坐象四時但下節總說明耳尊嚴盛德跟嚴

凝溫厚氣來鉅體上見仁義又跟尊嚴盛德氣來鉅用上見兩邊各自近下直指出仁義二氣以起下賓介之義主僎之仁耳大抵秋冬爲象賓介皆屬義此西北西南之位所取象春夏爲仁主僎皆屬仁此東南東北之位所取象所謂四面之坐象四時如此然主人尊賓一邊該補坐介西南以輔賓一句于結尾對下坐僎一段主接人以仁一邊該補主人自卑故坐于東南而坐僎東北一句于股頭對上主人尊賓三句○前邊雖提是坐于西南西北然自坐賓坐介言則爲主人尊賓自賓之坐言則爲接人以義後邊雖提是坐于東南東北然自主之爲賓而坐言則爲說禮約

鄉飲酒義

十六卷十六

接人以仁自主之自處以坐言則爲以德厚

仁義接賓主 半節

此下單重个德字曰聖曰禮只要引到德上曰得于身曰將以得身提歸轉到德上便至聖人務焉亦不過舉此以成德意思○仁義即上席位的仁義一席位而各有所接便是賓主有事事數不宜兩平要得輕重看去鉅此覲禮義之寄寓何所不貫通何所不顯着故以聖言聖立者即以此禮義之通明處立以爲主也加之以敬將則全了天理之節而得禮之本故以禮言蓋即敬上見禮耳由是席位有上下豆數有多寡即此是體長幼之序蓋不外禮義

而于倫常有實體故爲德言德而聖與禮提括此矣德者行于身句即在鄉飲上實看此宜以得天叙之理言不必又纏到敬上去了鄉飲是禮法故言衍禮而制以道故言衍道緊跌此一語正見鄉飲有闡實德處所以聖人務此明與聖人制以道句相照

祭薦 節

此即鄉飲賓禮寓意上便有化民好處起言敬禮嘗禮成禮且三平輕点于席末方鉅三事中抽出啐酒來說謂始而入口之禮有貴禮賤財之義於西階又因啐酒并說到本神盛實上謂終而卒解之禮有先禮後財之義俱重看說禮約

鄉飲酒義

十六卷十七

末後雖單承先禮後財却包貴賤在內蓋先禮以示貴後財以示賤明以敬讓風天下矣故民化而作敬此從先禮上得來化而作讓此從後財上得來到那敬讓則自然不爭了○以啐酒對舉祭饗則祭饗爲禮啐酒爲財以卒解對啐酒則啐酒雖近財猶在行禮卒解却純于象財了貴賤字在席中席末上辨出先後字在席末西階上辨出

鄉飲酒 節

國安以上先說个鄉飲禮行而尊養之義明尊養義明而孝弟之教成提只虛論个鄉飲足以成教爲下面張本合諸鄉射兩句方實說君子所以教孝弟而成化所在○尊

卷包得廣但借鄉飲的坐立豆數章明此義此便是示教以孝弟處民知尊長養老尚是觀鄉飲而知到那出尊長卷老却是先能奔弟子家然後推到尊養處卽此是孝弟風行而教有成功了國安卽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意君子所爲教正是教孝弟處

吾觀于鄉 節

觀鄉而知王道之易只是他禮節嚴肅處可以辨體統像度委曲處可以洽情好故觀此而知王道只形容鄉飲禮好處重云王道易易不應着理上虛看蓋合天下無處不治平經說得王道然天下雖大分開處處自爲一鄉令鄉

說禮約

鄉飲酒義

十六卷十八

鄉都去行此正身之禮教則分開各成一體俗合來便成一蕩平世界了豈不是王道關係只在一鄉飲禮上此說儻好○主人親速以下兩開平看一在拜迎上見出分定一在獻酬酢上見出禮明但前段只以賓介與衆賓分貴賤後段則先以賓介分隆殺又以介與衆賓分隆殺多一層意

工入升歌 節

和樂不流不重到不流一邊歌與笙先分作次間作又次合作總是以漸而致和樂之極處然鄉飲之行雖非樂不和恰非禮不節故又有立司正以重治旅酬等事

賓酬主人 節

弔長在少長以齒上見不遺在終于沃洗上見須不重不遺一邊

降脫履 節

安燕在首二句見不亂在節文終遂上見鄉飲之節三句準說个鄉飲始終之節引到賓出上去勿把两个不廢過作終遂看且朝夕二語亦不平不重不廢夕邊

貴賤明 節

王道以正身爲本以安國安天下爲極鄉飲中五行既有以明貴賤等則秩分以開紀約情以歸節而身不過則故

說禮約

鄉飲酒義

十六卷十九

足以正身身一正更不治在國與天下另着工夫卽此正身之理缺是治安之理自然足以安國安天下豈不是鄉飲有閑王道處故王道易易全括在正身句內

鄉飲 節

泰三光以上卽前象天地節但彼重在法造化此只以天地日月三光引入經紀參而歸到政教之本上○制禮正制此鄉飲此三句全重經紀參上發揮直把天地日月三光逐看做賓主介僎三賓了蓋禮非賓主則紊亂而無所統繫故經以天地而爲禮之主有賓主而無介僎則孤立而無所輔翼故紀以日月而爲禮之貳卽有賓主介僎而

無三賓則又直致而無所錯綜故參以三光而爲禮之輔
卿飲備此三者禮行矣政教之本即就他正身安國安天
下尊長養老而孝弟立上見全要玩一本字大抵政教之
立必先有个大綱領做主而又有紀以暢其條目有參以
盡其節文然後政教可行故說个本字

烹飪于東方 節

雖申前產出自東房洗當東榮二意但前主于尊賓此又
在取義上發揮○設洗在阼既是東方而水又在洗東故
云祖天云云左海燕註兩意善下者水性而地缺東南正
水性所歸之處善利者水德而東方水位又水德所利之
說禮約 節飲酒義 十六卷二十
處故設洗設水皆東方取義在此

尊有玄酒 節

單在月玄酒上取義與前設尊上取義不同

賓必南鄉 節

南向固是尊賓然所以尊賓而必于南向的耶義直到君
位上見出起句且虛○春夏秋冬四方分屬之時蠢假華
中四方分寄之義聖仁義藏四方分秉之德但德比義較
進一層如春之言蠢固物生動之象了然物何以蠢動蠢
前此萬物皆推殘剥落一遂至春則陽和鼓動生意轉萌
此段產物之德真與聖人不忍一夫失所而與之以生意

一般故爲聖德夏之爲假固物假大之象了然物何以能
假大蓋前此蠢動便有春機了從春得長從長得假此天
地之顯諸仁處故爲仁德華之以時察守義謂此氣乃天
地裁制之德止萬物而不遏真有以時收斂相成而不相
借者故爲義德至冬時天地之氣不翕聚不能發散蓋有
動極復靜萬物歸寂而絃芒不泄者故爲藏德此等四德
惟天子能備是以云云此直以聖仁義藏字代東西南
北看了雖左有尊陽之義卿有對時育物之義右有卑陰
之義備有後而抑之之義合來總見南向是君位所尊其
實左之向之所以收東南溫厚之氣而從陽之舒以爲舒
說禮約 節飲酒義 十六卷二十一
右之借之所以收西北嚴凝之氣而從陰之慘以爲慘是
東西南北猶偏主一區而天子直以一人兼提四方之極
君位所獨尊處今直以尊君之位尊賓了此以知南向是
尊賓所在

介必東向 節

還作四項開看介賓主句端釋尊賓的取義全在相間不
相逼上見東方者春一段釋主位居東有春賓之義三曰
成竟段單釋禮有三讓之義只以天象取法而借三卿作
个比例看三賓一段又單釋三賓爲政教本之義蓋三賓
分輕似于政教無當不知三賓爲政教本當與賓主介候

等並重全在禮之大參上見紐紀是禮的一主一輔更須大參參伍其間終不至愿慙無文所以三賓閱係政教不小正見卿飲少他不得所在一說將三卿句作三賓引語設三讓以稽天時三卿以協國典一見得法三日以成讓而禮必以天爲本一見得衍三卿以立極而禮必與政相通合來是卿飲之精處

說禮約卷之十六 終

說禮約

附飲酒家

十六卷二二

說禮約卷之十七

於越許兆金兩仲父誤定 信州門人黃啓蒙較閱

射義

古者諸侯之飫 三節

按次節可以觀德行與三節所以觀盛德意自相對一是容比禮則射中而德行可觀一是節比樂則功成而盛德可觀分項開看大抵除了樂義理久敬恭此外別無德行而備官時會諸德却自義理敬恭上做出

古者諸侯 節

二禮進一步說二義又進一步說習射而先有所行之禮

說禮約 射義

十七卷一

則用射不苟行禮而各有所明之義則紀射益精提之將射而行禮不過預習其進退周旋之節意然燕飲禮又不徒行燕則臣拜君賜君答臣拜當未射而先明君臣之義如此及大射時自各安君臣之義以期中的了卿飲則坐立有序俎豆有數當未射而先明長幼之序如此及卿射時自然各安長幼之序以期中了此處原歸重到射上故射者進 節

中禮是一項跟上行燕飲來中的是一項又跟上中禮來提之固射而素養工夫從此可按故可以觀德行此句却平承了如按其中禮則平日素嫻于禮義而德行在未射

之先者可觀按其中的則平日素慎于身心而德行在未中之先者可觀

其節天子 節

要知節雖節射原只取其意趣之相投者將來寓吾志意所在志便是節中的主意了自是如其所志而一一做出便爲事副其所志而一一有成績可紀便爲功各履其事而身有實體便爲德行總不外取節念頭而若事若功若德行統括此矣故因明志推到德行立又因功成國安轉推到觀德上○起言四節處只可說今節未可說到義上節的取象原在第二層樂字內而實落借詩以見志則又

射義

十七卷二

在備官爲節一段樂字原即下文志字然且須在意趣契合處看如天子建官分治官備其所志者故取騶虞節射宜取備官之義與吾備官之志兩相契合爲可樂耳餘彷彿此到那備官爲節處如云天子節射以騶虞既取樂官備之義則是耳聽騶虞心想官備不惟其節惟其象直以所樂者當做節了餘亦彷彿此下又說到明義好處如官備而萬物育時會而王事脩法循而憲度明成憲而庶事舉是謂功成于官備見育物之仁于時會見尊王之義于循法見信度之節于不失職見分理之忠是謂德行立德行就從功成處見只是一事到那無暴亂亦只在君臣上下各

安本等上看便是總不外義理敬恭上得來功成則國安又不過操來作一總語蓋無暴亂之外別無國安盛德即在仁愛寺內看

是故古者 節

氣脈原跟上節來蓋德既以射而規則孝德還須以射而取故天子選臣以射選如下文貢士有制試射有典進退行于上榮辱及于下等意然以射選臣的緣故雖在後半節而單重在男子之事上蓋射非男子事則無甚緊要便不消飾以禮樂既爲男子之事則關係甚重若非飾以禮樂便愿恐少文不足以數爲了故因而飾以燕飲禮爲射

射義

十七卷三

之文因而飾以虞首雍繁華樂爲射之節無非爲男子之事重也故事之盡禮樂句又在飾禮樂句看出如容比禮節比樂是盡禮樂上行之不爲襲下行之不爲僭是可數爲樂義理久敬恭是德行立三項相趁說下歸到德行立始住此正見射可觀德而選臣所必用處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 二節

大段狀爲諸侯以上是天子制射一邊此后至則安則譽是諸侯務射一邊故以天子制之諸侯務焉一句閃應而結末二語又申說所以制射務射的意思勿作效看

天子之制 節

氣脈雖跟上來却不可便作選諸侯卿大夫士之制看此
直以旌選貢士而因以賞罰諸侯耳制非制取之制只選
他制度罷了自諸侯歲獻至州地都是天子制處○中多
中少俱進一步說謂此禮樂而又中多不止禮樂而又中
少也數與於祭亦非謂一人數與如今歲貢士既得與祭
來歲貢士再得與祭是數貢而數能得人故有慶慶未至
蓋地蓋地又從數有慶得來射為諸侯正在數與祭寺內
見出蓋射在士貢士在諸侯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慶有
議在諸侯也君臣盡志于射雖包貢士在內然勿遂作教
士看總于下文盡志處說得去但須玩盡志二字志是如
說禮約 射義 十七卷四

何蓋必于平日未射之先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的工夫習
熟得慣然後臨射時將生平正直的厚養發揮出來故能
比禮樂而命中耳君臣既習禮樂則貢士亦得與習自然
數與於祭而君無削地之罰了

故詩曰 節

引程首魯孫二語雖說燕大夫四語總說射然只重在射
上旌故有則燕則舉好處卑重君一邊而帶臣在內君臣
相與二句且須透說詩言解方顯盡習禮樂而免流士
意來蓋禮樂習熟則貢之天子者皆中多之士試之旌官
者皆與祭之人既有益地之慶君之心意何等安適且有

好德賢賢有功之譽君之名譽何等光顯此時即大夫庶
士君子與有榮施矣是以天子云云然所以重旌的意謂
何蓋舉諸侯以禮樂則可使之優游馴習而潛消其不軌
便是兵不用之具諸侯自替以禮樂至于循習久而有安
譽無流亡便是自為正之具此又從習禮樂上說進一層

孔子射于 三節

全旨逐段深去看先斥惡不消說了公問語略故責之以
輕而處者半序點語詳故責之以重而存者少提見聖人
之禮射斥惡不欲寬責等不嫌偏處○孝弟脩行也又加
以好學不悖則造理益深不止脩行了雖好禮尚未必不

說禮約 射義 十七卷五

變又加以不變而且稱道不亂不但不從流俗了此責望
陳審之辨

旌之為言 節

通節以緯合二字作主而已字亦不可放過各緯已志單
說得緯的取象而旌射中實見出緯則在為人父四句內
心平一段單說得合的取義而旌射中實見出合則在各
射已鵠內大抵緯屬知一邊在始射時看合屬行一邊在
既射時看二字平中帶串微重緯邊為是蓋先明理而後
中的耳故天子以下雖似與上意無干然射中與不中處
原要縮帶緯合借侯射來作一証佐看○已字正合君臣

父子在內人各具一倫故已各有志凡志所欲中處皆理
所分屬處故各舉其理之所在便是各緣已志但此處隱
含未露○慈孝仁忠四者理有分屬便如射之有鵠四者
各止于所便如射之中鵠故此項人射時不看鵠為射
之鵠而直看做為慈孝仁忠當止之鵠便在在尋繹而有
不可不中的念頭了於是射而中之其中的依舊是射之
鵠但因射而正己之道直看做中已慈孝仁忠之鵠所謂
不以目遇而以神遇處○射侯只是大射之名射為諸侯
方釋射侯之義而得為不得為又釋射為諸侯之義如貢
士射中而繹合燕全則慶及其君便是得為諸侯射不中
禮禮射 射義 十七卷六

禮禮射

天子將祭 節

提只明射為諸侯之義將祭而試射各有其地既射而別
等各有其典大段分兩截看○擇士的取義原單為與祭
可否而設已射于擇而再試于射宮提是擇的慎重所在
進爵細地用註先後字貼講如云所謂慶蓋者即進爵以
為別地之漸是也而射中則得為諸侯可知所謂讓削者
即削地以為細爵之漸是也而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可
知

故男子生 節

男子人臣只一人天地四方與所志之事只一事未飯而
先用射既事而始用穀只一義提見始生之用射正為後
日之預期而取義遠大如此上下相蒙看○有志二字宜
玩大的天地四方的事雖屬本分內那裏臣子都做得了
然而責既在我便未必一一做而經紀淵綸之志先要沒
沒于胸中其餘事業一憑力量做去則食君之祿便無愧
了

射者仁之道 節

此與孟子不同彼以為仁作主而取射為喻此言射有為
仁之道只就射說而仁道意言外見出蓋未射而先正己
禮禮射 射義 十七卷七

禮禮射

方射而先及已始終一求諸已而絕不用心于外分明與
為仁由已一般故射有仁之道在

君子無所爭 節

此此仁之道又進一步言射不但求諸已而有為仁之道
由孔子之言觀之則其揖讓無爭且有君子之道孔子單
以無爭作主引來却以射為主不必繳轉無爭上去

孔子曰射者 節

此上節又說進一步謂未射固揖讓而升不中固揖讓而
飲然既射而能中者求免于爵而不飲亦所以崇讓處蓋
求中若有似于爭然所以求中者乃所以辭爵其所以辭

爵者乃所以辭養此爭之所以爲讓也故通節安能以中
上雖以能中爲主孰彼有的以下雖以能讓爲主然須一
氣說下捉見賢者中而能讓意

燕義

古者周天子 節

燕禮之設始于公族而公族之政始于庶子官故將言燕
禮先自庶子官說起職諸侯句且渾說个庶子官之職掌
戒令四句還概舉其所戒的大綱有此戒令教治兩件而
就中又有別等正位兩件然戒令內自分兩項一屬禮事
邊則國有大事一段一屬戎事邊則有甲兵之事一段教

說禮約

燕義

十七卷八

治內亦分兩項一屬藏脩邊則有存游倅兩句一屬考校
邊則有春合諸學二句此前兩段雖開說而意似不重教
治一邊蓋庶子官職諸侯云云全是存養這邊工夫多而
脩德學道正存之之事耳但董正之法不嚴則國子征役
太煩管轄太多便不得優游涵養于道德中了所以統之
者止一太子及之者止一二大典禮雖有戒令以使之開
習此非事原是脩德學道中存養之不可缺處蓋藝之大
端原不出禮與戎兩事○寺因父爵爲高下原有个定秩
在故以別言位因時地分異同此未嘗有定體在故以正
言又要知率致授合置皆庶子官事用治是太子事

諸侯燕 二節

此寺雖一事各爲一義然上節以設席位爲主下節以設
賓主爲主定位若主似處之以情而莫敢敵又是臨之以
分莫敢亢禮爲別疑明燕似臨之以分而禮之則又處之
以情卽一燕禮而有情分兩盡意○若立東云云不重在
君上大槩只以君身爲準全爲定諸臣之位而設此卿大
夫既入時也君席昨階上又指卿大夫未入時小臣設席
而言君獨升立三句此又君臣俱就席時以君之登席而
言全在獨升特立上看

設賓主 節

說禮約

燕義

十七卷九

設賓主是定禮惟燕禮主道雖屬君而故使宰夫爲主賓
道雖屬公卿而故使大夫爲賓又是設賓主之權處下言
賓入中庭又概諸臣在內與上所推設賓不同

君舉族 節

君禮臣禮原泛統君臣當盡的道論但于燕禮之交拜明
其義耳然拜君之爵固是明臣禮而臣禮何如故說出臣
下竭力盡能一段禮無不答固是明君禮而君禮何如故
說出明正道一段迨至君盡君禮而直到和親所在可見
君禮便是本和便是用這禮之所在便是君上之大義了
燕禮之拜不虛受而必答非以明此象乎臣盡臣禮而直

到安寧所在可見臣禮便是本寧便是用這禮之所在便是臣下之大義了燕禮之爵不虛飲而必拜非以明此義乎結語正與首二段相應○據君禮一邊先揭云言上之不虛取于下則臣禮邊似應補云臣禮何如蓋言臣之不虛受于上一語總到竭力盡能為是然臣下竭力句又特引起下文耳報之以爵祿正此着舉旅賜爵皆務竭力盡能正此着拜民之什一正此着臣之拜道有功然後取正此着君臣之拜故臣禮邊單重竭力盡能以立功句君禮邊單重有功後取兩句此君臣上下之兼緊頂禮之用未蓋和為君禮之用則若上必當不虛取以致民之和室為

禮記

燕禮

十七卷十

臣禮之用則臣下必當竭力盡能以致君之寧故謂之大義此與別處泛說不同

席小卿 節

席位有上下獻酬有先後陳罍有多寡此等便有个貴賤之分了但留在末句發出燕禮本以明君臣之象而燕以明臣之貴賤此又說進一層○四行酬字皆當讀裁為是蓋旅酬只是舉此旅酬之爵皆指君言行酬方是行此旅酬之禮各指賓卿大夫言獻卿獻大夫士獻庶子又自宰夫為主者言各須記明獻者酌酒以獻如獻君是獻君以酬賓獻卿大夫士是獻君以酬卿大夫士也若舉旅君為

賓舉旅卿舉旅大夫士舉旅君為卿大夫士舉旅而使之行酬也四行酬是賓卿大夫自行因舉旅而行酬者臣榮君賜故也

聘義

聘禮上公 節

介數多寡單舉公侯伯子男之卿言故明貴賤處即于卿上見出不可以下君二拜誤燕君臣之貴賤說

介紹 節

單以聘賓設介為主君子正是聘賓所尊正是主君傳命就是不取質不敢質就是敬之至處

禮記

聘義

十七卷十一

三讓而後 二節

致尊讓是賓讓主之道致敬是主敬賓之道合來揖讓如勞是君子之相接敬讓則所以相接也到那外而敵國不相侵內而尊卑不相陵總是敬讓足以全交處○聘賓之禮四傳命一入廟一至階一升階一肯正聘始入時事主君之禮五迎竟一郊勞一拜迎一廟受一拜覲一此入竟至正聘時事

卿為上 節

紹賓以前是行聘時事禮賓以後俱既聘時事私面私覲單重私覲上既私面卿大夫而又私覲主君是聘賓所以

明君臣之義餘皆主君所以明賓客之義

故天子制 二節

一是相屬以行聘之禮節一是相屬以輕財重禮一是相屬以用財之蓋禮也。是天子制而諸侯務處。制諸侯還作制馭之制看使者聘而誤三句正其相屬以禮處到那隣國有禮以相好而彼此不相侵本國有禮以相安而君臣不相陵都自相屬以禮得來

以圭璋 節

雖用圭璋是聘賓的重禮還圭璋是主君的重禮然只言圭璋爲禮之重引起下文耳勿作兩平看相屬以輕財重

禮 節

十七卷十二

禮只就此一聘一還的寓意便是相屬處。前重禮的禮字指聘禮下重禮的二禮字指圭璋但就義上開說層

主國待 節

主國待客句冒下一節出入三積到時賜無數皆待客之禮而厚重禮句則釋所以待客之義盡之于禮又自他從厚處推出。出入三積概說个送往迎來之禮如此直管到陳于外住饋客于舍又兼下內外兩項統跟三積說來而乘會以下又三積以外事群介饋牢雖殺于賓然禮下厚重禮語意不重在分隆殺上只重群介不遺意思且厚重禮的厚字須與下文厚字看來合拍蓋此待客之禮有

三積有乘會群介之饋牢有食饗燕賜皆是一概從厚以重此聘禮念頭。故括以厚重禮一句不可作厚其重禮看。此不相侵與上來脈不同彼根相屬以禮來則有相好而無相爭故無侵陵非患此從盡之于禮來則交相厚而無相薄故無侵陵非患此見行聘好處

聘射之禮 節

通節以強有力者將以行禮做主下都發明此意故須從此截下起處且說个聘狀禮大引出个強有力來酒清人渴至和長幼正強有力行禮所在此衆人所難至謂之勇敢是因其行禮而順推出个勇敢單只以勇敢爲主故所貴

禮 節

十七卷十三

乎勇敢至敢行禮義又因行禮上逆推出勇敢之可貴此又以貴勇敢爲主天下無事至此之謂盛德又進一步看見勇敢不但行禮可貴且又可用之戰勝合來有無敵願治好處所以聖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亂人一段反見勇敢所貴在此不在彼總要人善用勇敢意思。質明始行事日中方禮成正見禮之大處惟強有力者行禮全在下文見出下文三不敢正所以卷其強力勇敢處以成禮節緊頂三不敢來以正君臣等便是有義的義字即在聘射禮成人倫自者耳正親和等便是有義的義字即在聘射禮內如備介陳擯各明其義爲君爲臣各中其鵠則以此禮

禮節

附義

十七卷十四

節而正君臣諸父諸子各脩其好爲父爲子各終其志則以此禮節而親父子兄弟之國以時而會上下之耦以齒而序則以此禮節而知長幼此便是行禮此便是行義蓋即禮即義俱從聘射見者也有行即是成禮節有義即是正君臣非有義則載義而行即是浩氣擔當所在故謂之勇敢此正與強有力句相照看故所貴勇敢以下全重敢行的敢字勇敢強有力正於此處見出後段禮義戰勝雖平叙兩開但因禮義推到戰勝講中自應有个斟酌在到那無敵順治便不消偏輕重了用之禮義便用之聘射禮節而着父子君臣長幼等義也順治似又比正親和說落

一層又在人各止所處看了盛德不必推開即在無敵順治內見知即神武之威而知君子浩氣之養即文教之敷而知君子理義之養便是末句如此二字正在善用其勇上見正答養其力勇敢不用之爭鬪而用之禮義戰勝者順治國安仍無上二意在內如有禮義之教民得順治于脩文而國其內變不起之安外有戰勝之威民得順治于耀武而國其外患不作之安穩自善用其勇得來

敢問君子貴玉、節

原缺

節內有三層意因玉有德故比德于玉因比德于玉故貴之如此比德于玉以德爲主溫潤而澤非以玉爲主海上

說禮約十七卷

安嶽巡撫
孫進本

明許兆金撰兆金字丙仲餘姚人天啓中貢生官弋陽縣知縣是書乃坊刻講章於名物制度絕無考證其註王制有曰三命元再命希考周禮孤四命希冕非再命也如此者比比而是亦太踈舛矣



21181888482166